DS
753
.H7
v.1

明通鑑

明通鑑

明通監

光緒癸卯年夏四月
上海點石齋書局印

明通鑑序

是書屬草蓋在咸豐同治閒其時元和陳氏明紀一書猶未雕行作者所未見而用意乃適與陳氏合陳氏之書雖參稽稗野大氐原本正史是書則網羅較富決擇務精自為攷異以明從違之故其經營視陳氏為尤密也有明一代得失是非之迹至賾且煩如建文遜國三案紛爭諸大端

國初史館諸公未嘗不斷斷討論必求翔實則轉蹈傅會之嫌欲守闕文則難弭迂疎之誚甚矣作史之難也以一人之才識上斠三百年之是非下垂千百世之鑒鏡必鑒空衡平一無訾識雖司馬子長班孟堅有所不能況後於子長孟堅者卽令夫一闤之市蠻觸之爭見者異議聞者異辭一獄之讞越月踰年覆盆不揭往往而有見聞可及者且若是矧乎歷歲遥遥非見聞所能及一憑記載之辭而記載非盡可憑如太祖實錄經永樂再修三修以文篡奪之跡洎三朝要典頒行而朝野鉗口黑白混淆於斯為甚時無南董孰敢以丹鉛而嘗試鼎鑊卽私家撰述非厲禁所能盡又安知不藉傳聞以逞恩怨是故信之不如其疑也詳之不如其畧也此夫子所以有猶及闕文之歎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豈謂書之不盡可信哉誠以屬辭過實自古而然求是而失誣不自今日始矣是在讀者識其大義約其疑辭持權衡於方寸之閒而往者之是非自見而作者之得失自見甚矣作史之難而讀史亦非易易也是書刊本卷帙繁重學者致之不易槐廬主人遂縮之石印以廣其傳屬識付印歲月爰書所見如此時光緒閼逢困敦陬月華亭閔萃祥

明通鑑目錄

前紀一至四 太祖起元至正十二年壬辰至元二十七年丁未
紀一 太祖洪武元年戊申
紀二 太祖洪武二年己酉
紀三 太祖洪武三年庚戌
紀四 太祖洪武四年辛亥至五年壬子
紀五 太祖洪武六年癸丑至八年乙卯
紀六 太祖洪武九年丙辰至十二年己未
紀七 太祖洪武十三年庚申至十五年壬戌
紀八 太祖洪武十六年癸亥至十八年乙丑
紀九 太祖洪武十九年丙寅至二十二年己巳
紀十 太祖洪武二十三年庚午至二十七年甲戌
紀十一 太祖洪武二十八年乙亥至三十一年戊寅
紀十二 惠帝建文元年己卯至三年辛巳
紀十三 惠帝建文四年壬午
紀十四 成祖永樂元年癸未至三年乙酉
紀十五 成祖永樂四年丙戌至八年庚寅
紀十六 成祖永樂九年辛卯至十五年丁酉
紀十七 成祖永樂十六年戊戌至二十一年癸卯
紀十八 成祖永樂二十二年甲辰 仁宗至洪熙元年乙巳
紀十九 宣宗宣德元年丙午至二年丁未
紀二十 宣宗宣德三年戊申至五年庚戌

紀二十一 宣宗 宣德六年辛亥至十年乙卯

紀二十二 英宗前紀 正統元年丙辰至五年庚申

紀二十三 英宗前紀 正統六年辛酉至十二年丁卯

紀二十四 英宗前紀 正統十三年戊辰至十三年己巳

紀二十五 景帝 景泰元年庚午至二年辛未

紀二十六 景帝 景泰三年壬申至五年甲戌

紀二十七 景帝 英宗後紀 景泰六年乙亥至天順元年丁丑

紀二十八 英宗後紀 天順二年戊寅至五年辛巳

紀二十九 英宗後紀 天順六年壬午至八年甲申

紀三十 憲宗 成化元年乙酉至三年丁亥

紀三十一 憲宗 成化四年戊子至六年庚寅

紀三十二 憲宗 成化七年辛卯至十年甲午

紀三十三 憲宗 成化十一年乙未至十四年戊戌

紀三十四 憲宗 成化十五年己亥至十九年癸卯

紀三十五 憲宗 成化二十年甲辰至二十三年丁未

紀三十六 孝宗 宏治元年戊申至三年庚戌

紀三十七 孝宗 宏治四年辛亥至七年甲寅

紀三十八 孝宗 宏治八年乙卯至十一年戊午

紀三十九 孝宗 宏治十二年己未至十五年壬戌

紀四十 孝宗 宏治十六年癸亥至十八年乙丑

紀四十一 武宗 正德元年丙寅

紀四十二 武宗 正德二年丁卯至三年戊辰

紀四十三 武宗 正德四年己巳至五年庚午
紀四十四 武宗 正德六年辛未至七年壬申
紀四十五 武宗 正德八年癸酉至九年甲戌
紀四十六 武宗 正德十年乙亥至十一年丙子
紀四十七 武宗 正德十二年丁丑至十三年戊寅
紀四十八 武宗 正德十四年己卯
紀四十九 武宗 正德十五年庚辰至十六年辛巳
紀五十 世宗 嘉靖元年壬午至二年癸午
紀五十一 世宗 嘉靖三年甲申
紀五十二 世宗 嘉靖四年乙酉至五年丙戌
紀五十三 世宗 嘉靖六年丁亥
紀五十四 世宗 嘉靖七年戊子至八年己丑
紀五十五 世宗 嘉靖九年庚寅至十一年壬辰
紀五十六 世宗 嘉靖十二年癸巳至十五年丙申
紀五十七 世宗 嘉靖十六年丁酉至二十年辛丑
紀五十八 世宗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至二十五年丙午
紀五十九 世宗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至二十九年庚戌
紀六十 世宗 嘉靖三十年辛亥至三十三年甲寅
紀六十一 世宗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至三十七年戊午
紀六十二 世宗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至四十一年壬戌
紀六十三 世宗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至四十五年丙寅
紀六十四 穆宗 隆慶元年丁卯至三年己巳

紀六十五 穆宗 隆慶四年庚午至六年壬申
紀六十六 神宗 萬曆元年癸酉至五年丁丑
紀六十七 神宗 萬曆六年戊寅至十年壬午
紀六十八 神宗 萬曆十一年癸未至十六年戊子
紀六十九 神宗 萬曆十七年己丑至二十年壬辰
紀七十 神宗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至二十三年乙未
紀七十一 神宗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至二十六年戊戌
紀七十二 神宗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至三十年壬寅
紀七十三 神宗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至三十五年丁未
紀七十四 神宗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至四十乙年癸丑
紀七十五 神宗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至四十六年戊午
紀七十六 神宗萬曆四十七年己未至光宗泰昌元年庚申
紀七十七 熹宗 天啟元年辛酉
紀七十八 熹宗 天啟二年壬戌至三年癸亥
紀七十九 熹宗 天啟四年甲子至五年乙丑
紀八十 熹宗 天啟六年丙寅至七年丁卯
紀八十一 莊烈帝 崇禎元年戊辰至二年己巳
紀八十二 莊烈帝 崇禎三年庚午至四年辛未
紀八十三 莊烈帝 崇禎五年壬申至六年癸酉
紀八十四 莊烈帝 崇禎七年甲戌至八年乙亥
紀八十五 莊烈帝 崇禎九年丙子至十年丁丑
紀八十六 莊烈帝 崇禎十一年戊寅至十二年己卯

紀八十七 莊烈帝崇禎十三年庚辰至十四年辛巳
紀八十八 莊烈帝崇禎十五年壬午
紀八十九 莊烈帝崇禎十六年癸未
紀九十 莊烈帝崇禎十七年甲申盡夏四月
附記一上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起夏五月至秋七月
附記一下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秋八月至冬十二月
附記二上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起春正月至夏五月
附記二下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夏六月至冬十二月
附記三 大清順治三年丙戌
附記四 大清順治四年丁亥至五年戊子
附記五 大清順治六年己丑至八年辛卯
附記六 大清順治九年壬辰至康熙三年甲辰

與朱蓮洋明經論修明通鑑書同治壬戌

前奉來書有石屋注史之役聞之不禁狂喜方欲條答適有催租敗興之事執筆中止今更論之明史初稿係萬季野其後橫雲山人成之季野當鼎革之際嫌忌頗多其不盡者屬之温晒園別成緯史弟年來校證貴池書捜輯明季野史無慮數百種以明通鑑無書慨然欲輯之涑水通鑑如禍水冰山等語皆自野史得來若謂野史不可信則正史何嘗無采自野史而折衷之者安見登之正史遂無傳聞之誤乎若以恩怨而言則修史之初半係先朝遺老亡臣子孫其中或以師友淵源或因門戶嫌隙近閱明季稗史參之官書頗有本傳所記錚錚矯矯而野史擯之不值一錢亦有野史所記其人之本末可觀而正史貶抑過甚者豈非恩怨之由貴在知人論世者折中一是耳執事欲補注勢不得不兼采稗野旁及諸家文集說部之書而同異得失之間不能無辨遂有一事非累幅不能了者莫如擇野史之確然可信者參之明史及明史紀事本末等書入之正文而以襍采稗乘疑信相參者夾行注於其下是即裴松之注三國志之例亦即貴鄉彭文勤公五代史補注之例也拙撰明通鑑采野史者不過十中之一二而其為世所傳而實未敢信者俱入之攷異中其正史有未敢信而刪之者亦入之攷異中　四庫書提要謂温公特創此例自著一書以明其去取之故故較之三國志裴注又加擇焉前明一代關係之大事非通鑑不足以經緯之而庚申建文二事正史多不具然歷代帝王無以誕生之年得號者此蓋如讖緯相傳不知其何所自來而已當元順帝在位之日千喙一詞至於權衡余應皆元末明初人焉有自述其先朝而妄加誣衊者況庚申君三字已明見太祖詔旨後又著其六更之讖於通鑑博論中此當援錢虞山萬季野及後來全謝山各家引證之書而補之一也建文出亡從亡致身二錄雖不可信而明人野史汗牛充棟無以惠帝為自焚者自焚之語僅見永樂實錄蓋即指后屍為帝屍事也惠帝之是死是遜且不必論而從亡之一百餘人最著者四十餘人豈皆子虛烏有其不可信者如袈裟雜刀藏於鐵匣即有其事亦從亡諸臣藉神道以聳聽耳至於復還大內則楊行祥冒名被繫錮死獄中已見正統實錄而王弇州諸人亦已辯之今宜芟其不可信而信其所可信此當據明史紀事本末遜國之前一段而參之鄭端簡朱文肅之紀載闕其遜位以後而補其為僧以前事二也英宗北狩除正史外如北使錄否泰錄北狩事蹟天順日錄諸書亦與正史大致符合惟於忠肅不諫易儲及薛文清不救忠肅為後世疑案不知揆時度勢人臣有不能得之於其君者故先主東行武侯追念法正蓋自度其不能而言之徒以僨事況忠肅當日又安知其無造膝之陳引裾之泣乎文清之於忠肅亦知不可挽回

一經訟寃則寸磔便成鐵案此正其救忠肅之苦心通儒如黃南雷尚不能知何況其它是宜檢郎氏七修類稿皇史宬一段及

御批三編論易儲一條補入之三也大禮之議楊毛未必皆是張桂未必全非然張桂之罪在尊孝宗爲皇伯致浮於逆祀之夏父而實自楊文忠致孝宗以興獻爲皇叔父之二語啟之世宗之繼統在武宗稱武宗而祖孝宗此有二傳魯僖公之鐵案在何至引宋濮議之不相類者而令武宗之統絕孝宗之世系至論濮議之濂水伊川皆當世兩大儒千秋而下豈能爲之回護謂其稱濮王皇伯致爲有典耶伯父叔父乃天子謂其臣下之詞而加之於所生則不倫毛大可大禮一議醞襍參半記事之體不宜妄下雌黃而言之是非人之邪正亦宜稍有斷制四也江陵當國功過不掩訾之固非揚之亦非明史所載似不如紀事本末之据事直書爲得其實至於結馮保構新鄭固不能爲之詞而至援高拱自撰之病榻遺言則直是死無對證語高張二人易地爲之仍是一流人物今但取正史可信者書之而閏月顧命等詞一律删汰以成信史五也妖書之獄史不載憂危竑議之大畧亦似滲漏至二次妖書全無影響直是沈一貫門客所捏造以構歸德江夏者而會審皦生光一案亦不似梃擊之詳是宜取酌中志先撥志始及毛大可之彤史拾遺記節錄其要以成信讞六也三案本末後人悉付之疑案實則梃擊非疑案也張差之非風顛千真萬確故明史於王之寀一傳全錄供詞破例載入此似出四明特筆而讀者猶不能無疑及檢孫退谷春明夢餘錄則福清當日修光宗實錄時曾親質之張司寇（即張問達）身在局中親讞是獄又朝邑方訾其爲調停風顛者而其答福清一則曰千真萬真之案所言無一不實又言風顛飾詞焉有持梃入東宮而出自風顛者据此數語（並見葉文忠集）則當日原奏調停似出萬不得已而問達亦以此得罪矣夫梃擊既非風顛則主使之人鑿鑿可據光廟寢疾鄭貴妃在旁又濟以同惡之李選侍紅丸一事安得不令人疑旣而宮車晏駕閉門不納群臣及至請見東宮又被韋衣阻之宜楊左移宮之請不俟終日矣今敘三案必須詳明首一案以闢執後世訛訛之口七也三案無關於逆奄而與爭三案之人爲仇者推刄於逆奄以報之首翻梃擊者楊維垣也首翻移宮者賈繼春也合三案爲一以成要典之誣者霍維華也三人之惡不減崔倪而奸險過之乃逆案中槪從末減明史所載亦多不實不盡（如以楊爲狥難是不實也賈之本傳敘其前疏而遺其後疏是不盡也）今宜檢兩朝從信錄撮其三疏之大畧著之於篇明正其罪八也逆案凡三易而後定元年大計一也南北兩察二也爰書定案三也倪文正兩疏是陰陽消長之一大關鍵卒之正不勝邪長垣見用華亭長山被黜遂使爲程韓城一輩人一手障日翻案

之根實萌於此此宜博采剝復先撥二書及烈皇小識所載以昭明季信史九也甲申之變正史語焉不詳所記殉難諸臣亦多遺漏宜博采北畧繹史綏寇紀畧及甲申以後之野史必使身殉社稷之大小臣工悉取而登之簡策以勸千秋忠義十也舉此十事以槪其餘則執事補注及鄙人通鑑之役豈可一日緩哉定本尚俟異日姑先舉其草創之大畧為其從事於明史者商之惟鑒不宣

蓮洋名航高安人中道光戊子副車芷汀孝廉舲其從弟也芷汀之弟茂才舫號芳洲俱從事於明史年來所購凡坊間所未見者都自其九芝仙館中借鈔而芳洲同預於校讎之役者二年又山陰平景孫觀察步青時任江西糧儲所輯明季國初為增補攷正數十事其要者俱入攷異中並識之

義例

江西永寧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一正統改元先明授受第明太祖之天下取之於元而非受之於元與宋太祖之受周禪者異若論其自元至正十四年下滁州後平江南江西平浙閩與漢高祖之定關中取齊楚次第略相似然漢高之即帝位在五年而元年至霸上秦王子嬰降則亦有所受之矣漢時無建元事乃以子嬰降之年為元年以繼秦統此史例也若明太祖自元至正十二年歸郭子興越十五年始即帝位建元又七月始克元都中間起兵拓地節目繁多非洪武元年之下所可追敘者爰以鄙見立為明前紀始於元至正十二年終於至正二十七年凡此皆以元紀年非關涉明事者不書別為卷目以後始入明紀又自明崇禎十七年甲申五月我
大清兵入京師福王稱號於南京踰年明亡三編輯覽仍存宏光年號於二年五月之前乾隆間復奉
詔坿唐桂二王本末於輯覽後今謹遵其例列為坿記於
大清紀年下別書曰明以存閏位也不曰紀以非帝不紀也（此即晉書載記之例）凡此皆取關涉明事者書之亦別為卷目是為前此通鑑未有之創例

一前漢書高祖本紀記高祖起事於秦二世元年之九月凡三年紀中皆以秦二世元年二年三年為之綱而於其末為沛公以前稱高祖而已沛眾立為沛公則書沛公元年項羽立為漢王則書漢王而五年未即位以前不書帝溫公通鑑書法亦如之此史例也若明太祖起自元至正十二年野史自此以後有但書歲陽歲陰者有自至正十五年後以宋龍鳳紀年者皆非也但系干支是無統也若紀宋號則是時徐壽輝僭號治平陳友諒僭號大義張士誠僭號天佑何獨林兒若以太祖之奉其正朔而書之則秦楚之際史未聞以義帝紀年義帝立為懷王在秦二年尊之為帝在漢元年夫非高祖與項羽之所奉乎王鴻緒史稾例議定太祖未即位以前概稱太祖其間封公封王從實錄諸將與羣臣為文其紀年也不用干支而書至正某年直至太祖即位則書洪武元年後修明史亦從其例今撰明通鑑前紀因之

一溫公通鑑以所受者為正統故於漢建安二十五年之正月即去漢統書魏黃初元年（是年十月始受漢禪）朱子謂其奪漢太

逮子魏太遽綱目雖以正統予蜀而用分注例遂為後世史法謹按
御纂通鑑綱目用一歲兩繫之例故洪武元年仍首書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而分注洪武元年於其下直至閏七月
元亡以後乃以明統為正又奉
聖諭於崇禎十七年甲申五月以後始紀順治元年其福王立於南都仍從分注例踰年五月始去明統以示大公今
撰明通鑑謹遵此例惟通鑑主記事而書法較寬且是編專記明一代事以明為主則直書太祖卽位於洪武元年
正月而以元至正二十八年入分注中又如英宗天順元年為景泰八年三編依朱子綱目書唐中宗及分注睿宗
例大書景泰八年而分注天順元年於其下今亦稍變通之於天順元年正月丙戌英宗卽位之日始入英宗後紀
而於正月丙戌以前別書景泰八年存其年號此又一月兩繫之例凡以便紀事之稱號也若萬歷四十八年八月
以後書泰昌元年出自當時所定以存光宗之統三編謂與前一歲兩繫之例不同者是也此為明一朝通鑑之專
例

一通鑑之例自卽位以後皆書上閒有書帝者又有甫卽位而書其謚號者此沿舊史傳寫未及更正耳今所紀明各帝事卽位以後書上崩則書帝上謚號以後則某宗某帝隨事書之以歸畫一宰相七卿以下皆書其官連事類記者亦但書其名省文無義例也惟涑水通鑑於公侯大臣之薨卒皆冠官爵封謚於上而明初文臣無賜謚者文臣有謚自王禕始其後如劉文成宋文憲等皆追謚也封贈亦多在後故明本紀但書卒書官而已今循其例而封謚之等但於本事下終書之

一綱目三編於姚廣孝之卒特書曰死惡而貶之也通鑑義不主褒貶故勳戚大臣宰輔七卿亦多繫其官於姓名之上若權奸誤國之諸臣及庸碌無所表見者或罷或卒雖不書其官無嫌也今於廣孝及楊士奇張居正諸人例所必書者省文而已明史本紀所記則於宰輔之等多用此例

一宰相除罷自唐以後本紀皆備書之明史亦然按明自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設四輔官十五年仿宋置殿閣大學士二十八年詔嗣後無得置丞相然曰四輔曰大學士實則宰相惟品秩無一定耳永樂初簡翰林直文淵閣預機務自此多以輔臣閣臣稱之故明史統列之宰輔年表是也明初罷中書省歸其職於六部尋罷御史大夫設左右都御史所謂七卿者是也本紀七卿除罷有故則書然既列為表則俱有年月可稽今据書之若侍郎以下及府寺

之等則不勝書惟或以事著或以人重則自科道部曹以下亦間書之然非例也封王則書自侯以下有故則書之

一日食星變前史遇有修救者書之然記一代之事宋史書之最詳明史本紀日食必書偶軼一二乃漏脫也野史日食多誤俱經明史推厤改正三編倣綱目例紀月不紀日而日食則書朔書干支其不及一分不救護者不書陰雲不見仍據書之蓋實食也星變則本紀但載災異修省下詔之月日餘皆見天文志中亦有志所不載而見之傳者通鑑兼參志傳則遇有修救及陳時政見於列傳中者亦擇而書之餘則倣溫公通鑑目錄七政著上方例別詳所撰目錄月分下

一溫公通鑑稾正史之本紀志傳合而成書朱子因之修綱目以法春秋綱則孔子之經目則丘明之傳也然其所謂綱者大都筆削本紀之書法而其目則傳志中語也通鑑因事書之而綱目並見然其編年之例則稍異矣蓋綱目以書法為主而於其時事之不甚相遠者多彙著之目中中間繫以先是至是及初字尋字之等其又遠者則遞著其年月而統繫之一綱下故其書法嚴而年月稍寬矣通鑑則主於記事而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於是有特書分書不一書者皆按其年月之先後更有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者皆本左氏之例杜氏所謂紀遠近別同異者是也溫公攷異一書首辨年月其後續通鑑者往往以攷證之失詳致年月之多舛今撰明通鑑以此為第一事蓋繫月繫日編年之專例然也

一年經月緯此史例之大綱而月內紀日之干支動輒謬戾溫公病之乃屬劉羲叟先推朔閏排入長編因據以攷證月中之日分合者從之疑者闕之日分不合則改繫是月下其有干支不在是月而灼知其誤者則於攷異中辨之若王氏陳氏薛氏諸家所續宋元事則有本月干支淆入前月或後月者推之於厤本月實無此干支也更有傳鈔舊史漏去上下文而以次年同月之干支當之者更有所記干支竝非是月之朔而誤以為朔者又於子午乙巳等字往往以形似淆譌徐畢二家雖有攷異而不先推厤遂不得其致誤之由夫記事之體偶差旬日不足為病而干支一誤遂至此後之朔閏大小建皆不可推則關係非細也明史紀志所載干支較為詳核然予偶檢天文志成化五年九月丙子朔太白犯軒轅左角甲午庚子俱犯左執法推厤五年九月壬午朔而丙子乃八月之下旬甲午庚子雖在五年九月而史中有金星連犯之文則亦非五年九月事也乃以成化六年之厤推之則正九月之朔在丙子及再檢薛氏憲章錄孫氏二申野錄六年金星四犯皆在九月而丙子所犯即是軒轅左角乃知志中書五年掩犯事下漏去六年二字也又如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無人不知是日乃丁未亦見紀中而上文書三月庚寅朔則十九日

豈非戊申然以是年四月戊午朔上推之則三月之朔爲己丑而所書庚寅大同事在三月二日見甲乙紀中是衍朔字也舉此二事它可概推今撰明通鑑先推麻而後繫事其大小建偶有不詳者闕其朔而已要知大小建之偶差卽明人自以大統法推之亦多互異如洪武三年封劉基汪廣洋爲伯本紀書十一月乙卯潛菴史稿十二月乙卯蓋以十一月則晦以十二月則朔干支同而大小建異也南渡後之朔閏有粵中麻有海上麻同用大統而所推各別則從蓋闕者得之

一明史本紀多据實錄故其月日干支最詳然稽之傳志則多不合蓋實錄所記攻戰勦撫及克復郡邑等事多据奏至京師之月日而傳中記事本之原奏者多据交綏月日故有近者數十日遠者數月不等然準繫月繫日之例則原奏中如有事繫推鑿之月日俱宜攷證書之方爲紀實若但据奏至月日則叙事舛錯而先後之次第不明又如災異修省蠲振等事本紀多据頒詔月日其星變雷震地震水火之等見於天文五行志者具有月日而告災請振亦有因事之書不得僅据頒詔一語以終之上徽號册皇后有行禮之月日有下詔之月日定郊祀更廟制有議禮之月日有諏吉之月日其有事可紀及有關於廟堂之興革者不得但以詔中之月日終之皇子皇孫之生有誕生之月日有詔告之月日實錄中分書之而見之本紀者大都据頒詔月日故往往與本帝紀中月日不合光宗生於萬歷十年八月丙申見明史稿明史系之九月丙辰者下詔之月日故三編据實錄改入八月熹宗生於萬歷三十三年史稿明史書是年十二月乙卯而證之天啟四年孫承宗入賀萬壽則十一月十四日故三編据實錄改入十一月凡此之類有月日可紀不得但据頒詔書之蓋諸帝之誕崩皆大節目也宰輔九卿有涖任之月日有起召之月日其卒也有在朝赴告之月日有里居奏報之月日故往往與傳狀中不合凡此苟無事可紀者仍据本紀月日無義例也

一明史紀志之文皆本之實錄正史而列傳則兼采野史如鐵鉉下闡程濟祭碑不必實有其事取以爲致身從亡之左證而已至於建文遜國英宗北狩正德南巡萬歷妖書明季三案甲申殉節正史之所不備者苟事有鑿於得失義有關於勸懲雖稗官外乘亦宜擇而書之温公取淳方成禍水之語抑亦史例之所不可無者若夫惠帝重返大內薛方山入之編年宣宗託體建文王守溪形之筆記甚至雙溪瑣綴筆下操戈病榻遺言夢中說鬼此豈足備信史之采擇它如傳狀歸美之詞禁廷奏御之語正史亦多据之然其不可信者亦十中之二三後修明史頗有翦裁

似勝初稿今撰明通鑑所購明人紀載無慮數百種而稗販野穫未敢濫收其有為世所傳而實未敢信者亦於攷異中辨之

一野史易辨而野史之原於正史正史之本於實錄明人恩怨糾纏往往藉代言以修憝筆如憲宗實錄邱濬修郄於吳陳（謂吳與弼陳獻章）孝宗實錄焦芳修郄於劉謝（謂劉健謝遷）武宗實錄董玘修郄於二王（謂王瓊王守仁）而正史之受其欺者遂不少弇州所辯十之一二耳至如洪武實錄再改而其失也誣光宗實錄重修而其失也穢當明史開局時草創之稾多不能辨率以竄改之實錄闌入其中殊非信史惟明史蔵事於六十年後故其所擇精三編重修於乾隆四十年間故其取裁當今悉據二書為藍本有從蓋闕者則於攷異詳之溫公於四皓諫易太子事辯正史記數百言因自撰攷異一書以明其去取之故　四庫書提要謂為特創之例不揣僭妄竊願取法焉

一建文遜國一事為明初一大疑案然宮中自焚之事惟見永樂實錄而僅以帝后自焚一語朦朧敘過蓋指后屍為帝屍此實事也明人野史汗牛充棟無主自焚之說者若夫楊行祥下之詔獄已具爰書（見正統實錄中）惠帝之塋在西山無非疑冢故明之朱睦㮮撰革除遺史並其為僧事亦辨其必無然其書法猶記宮中火起帝遜位為傳疑之詞亦可見所焚之是后而非帝明矣遜位一事明人不諱乃至四百餘年後修前代史者為之力白其誣此不可解且不必論建文之是死是遜而其時從亡之一百數十人豈能盡付之子虛烏有後修明史結以帝不知所終一語最得存疑之體更增入牛景先一傳（初稿雖有景先傳不及兩行）存帝為僧出亡之或說遂及從亡之程濟以下以逮河西傭補鍋匠之屬悉坿入傳中始稍稍有所表見明史成後重修三編及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奉
旨將建文諸臣悉準專謚通謚之例坿入卷末而入祠之職官葉希賢以下九人及入祠之士民燕山衛卒以下無姓名可考者九人悉坿錄之復
命於三編大書帝不知所終而坿從亡諸臣於質實中援司馬遷程嬰公孫杵臼之例揭日月而闡幽潛
御批謂忠貞之氣屈極而伸竊謂似此已成定案今遵書之不曰自焚亦不曰崩仍從遜位為詞而遜位以後之事悉闕焉庶幾紀實存疑為兩得之

一明成祖於建文所修之太祖實錄一改再改其用意在適出一事蓋懿文太子薨則其倫序猶在秦晉若洪武之末則秦晉二王已薨自謂倫序當立藉以文其篡逆之名也並引周王為五人同母者蓋燕周本同母也明史黃子澄

傳曰周王燕王之母弟剷周是翦燕手足也此初修本之僅存者解縉奉詔再修盡焚原草而獨存此數語者蓋縉等欲取媚成祖遂謂懿文太子秦晉二王皆諸妃出惟燕周二王同為高后生以證立適立長禮之所宜㝡則縉之所謂同母乃母高后與子澄傳中同母之語詞同而意異矣縉之得罪在永樂九年時必有譖之於成祖者謂懿文庶出之語駭人聽聞修實錄者留此罅漏以滋天下後世口實於是成祖並疑李景隆茹瑺等心術不正語見沈氏野獲編乃於九年復命姚廣孝夏原吉等為三修之役而楊士奇等主之因自懿文太子以下五人悉繫之高后所出遂為定本而忘卻子澄同母一語自相矛盾未及追改又入之永樂實錄中而燕周二王之為庶注反成鐵證是目論而不自見其睫者也夫誣太祖以易儲之亂命又誣太祖以適出之周王降為孽子謂令吳王為孫貴妃行慈母服吳王後徙封周王成祖之罪擢髮難數且以此欲蓋而彌彰矣明都亡時錢謙益李清於太廟中啟出碽妃一主見三垣筆記惜修明史者未及詳攷仍以五人同出自高后受前史之欺則甚矣攷證之難也

一家藏永樂實錄係京師所購之鈔本全帙撰通鑑時詳加校閱成祖自受封燕王以及防邊之命靖難之由無不與所改之太祖實錄先後同符永樂實錄中有皇考本欲立朕語則預改太祖實錄東閣門召諭群臣增入國有長君吾欲立燕王又增入劉三吾對置秦晉二王於何地語以肅清沙漠為一人之功則預於太祖實錄中竄入晉王無功及欲構陷成祖之語三十一年防邊與遼王並命成祖欲以節制之師為易儲之券則於太祖實錄中增入五月命楊文郭英從遼王備禦開平俱聽燕王節制之語原文命楊文聽燕王節制郭英聽遼王節制不謂遼王亦同在燕王節制中也太祖不豫遣中使召王至淮而返語具永樂實錄復又於太祖實錄中竄入敕符召燕王還京師至淮安用事者矯詔卻還及帝臨崩猶問燕王來未之語種種偽撰無非欲以太祖實錄為之張本此再修三修之所由來也王氏史稿不察其偽據以入之二祖本紀及齊黃諸人傳中而至於東閣門召對所云欲立燕王者明人野史皆知其為偽而刪之史稿乃於三吾傳中據成祖實錄又增入燕王神武似朕之語凡此之類後修明史大半刪去可謂謹嚴之筆今一依之其有刪之未盡者並坿著於攷異中以存信史史稿例議於建文永樂事辯正累幅今悉不從故著其改正之由於前例中餘皆詳攷異各條下

一明史記我
大清事始於萬歷十一年討尼堪外蘭克圖倫城以後遇
大清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事皆跳行頂格書之此亦温公記五代宋太祖及元史記明太祖例也當修輯覽時奉
純廟諭儃代崛起之際稱開創之君而繫以我者亦非體例今欲盡去歷朝臣私其君之習而歸之正見輯覽御製序中仰見
聖意淵深一秉大公無我之見竊以臣民著書自稱其國與君為我者乃尚書春秋以來之通例惟是編專記明事則
其中所謂我者多屬之明若併為一詞轉致立言淆混今仍從涑水通鑑例但跳行書
大清
太祖
太宗而自崇禎十七年五月始見我字書法謹識於此一自我
大清定鼎燕京踰年明社既屋其時奏報章疏見之東華錄聖武記者俱書明為偽王將吏為偽官更有直斥為賊者
後因輯唐桂二王本末荷
純廟指示謂二王及其臣子未可遽從僭偽之例君則正其位號臣則目以原官惟孫可望李定國等本屬賊義子自
王師定蜀即南走滇中旋附桂王受其爵號必應示以區别以彼身為賊黨其所稱平東安西等號皆獻忠偽受自宜重加貶絕書賊書偽以正其罪仰見書法權衡尺寸不越今謹遵其例於明自福王以後魯益諸王亦從例概不書偽而諸臣將吏亦不没其殘明所授之官惟李定國自附桂王後盡瘁邊陲訖無異志而鄭成功竊據一方猶擁明號即李成棟父子託名反正終於一死亦似較之金聲桓王體仁差勝一籌今革其爵號書其名姓仍繫之殘明下若孫可望附賊叛明罪無可宥而金王之等目為叛將亦復何詞蓋通鑑取記事而已固不敢操筆削之權亦取與綱目之例稍别也敢以質諸當世之論史者

一是編於明一代朝廷紀綱禮樂刑政天文厤法河道漕運以及營兵練餉折色加賦有關於一朝治亂之源者靡不詳稽傳志參之明會典一統志王弇州史料朱氏大事記徐氏典彙孫氏春明夢餘錄以及王氏續文獻通攷秦氏五禮通攷薈萃折衷務使脈絡分明條理綜貫亦温公通鑑例也

一明一代之郡邑沿革山川分隷以及村莊鎮堡之等地理志所不備者重修三編博采群書證明出處而於緬譯地理塞外河源為前史所未有者悉著之實實中今欲逐條攷證分註之本事下而未暇及也人名字里明史著之列

傳中而附見諸人亦多書某縣某人及某人字某三編輯覽則更於一人二名及數人同名者分析證明以資攷核
通鑑主於記事間一及之不能盡載然此等地名人名之書法檢之明史三編亦可開卷得之

一明史所載青海朶顏等人名俱循舊譯鄙倍相沿訛謬特甚前奉
詔修遼金元三史語解悉用三合音改正會奉
諭修輯覽三編亦令將滿洲蒙古文字槩從新譯仍注明舊譯於下以便省覽今謹遵改惟三史語解蒙古源流等書
猝不及購多据輯覽三編書之其二書所不具偶從舊譯者不過百中之一二耳

一明史忠義一傳於封疆死事及甲申前後殉節諸臣詳加采摭者其事實中間章連坿錄多至數十人百餘人不等
會書成復
詔修通鑑輯覽重修三編又奉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冃明史外凡見之
大清實錄及一統志各省通志采訪參稽多至三千六百餘人而散著於三編輯覽遂多明史所不具者三編重修已
較輯覽增多數倍及續輯唐桂二王本末則又較前修之輯覽以漸加詳遂有殉節錄所遺而續補者如三編載甲
申殉難之巡視中城御史趙譔雲南人罵賊被殺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愍殉節錄無其人錄中通謚四等無忠愍
名目則又似專謚而前卷亦不及也（据原進簽內言乾隆四年允 廷臣之請殉節錄之修在後疑修時尚未奉 旨故遺之）又輯唐桂二王事所記順治三年
廣信殉難之都司劉芳伯以下十三人四年記太湖先後阻兵之鎮南伯金公王以下十五人俱　賜謚入祠有
差而殉節錄亦佚其姓名然則湮沒而不彰者可勝道哉今所記明季死事諸臣以明史輯覽三編為主參之殉節
錄旁稽野史凡正史所不具者俱坿著攷異下又三編記崇禎事終於十七年三月而保定殉難統入之京師陷目
中故所載稍畧今詳稽明史何邵諸人傳旁參繹史北畧綏寇紀畧諸書大半坿入攷異中凡此皆仿三編質實補
載例也

一是編所載明季殉難諸臣其書贈謚者皆明之卹典若殉節錄所載皆出自
本朝追賜專謚通謚者以非明事故不入亦史例也至死封疆而一時傳聞之誤遂為卹典所不及者如賀世賢之戰
沒有疑其叛降者遂不予贈謚孫傳庭沒於陣或言其未死帝疑之故不予贈䘏而二人死事之烈具見明史本傳

中如此之類皆入正文而坿著我

朝追謚於歿異中然非例也南都贈謚去取未公不足為重而以係明事故於正祀祔祀之等亦見坿記中

一明史敘事詳核用筆謹嚴自歐陽公五代史後罕有其比惟所記甲申以後事頗畧而張煌言不為立傳未免如劉道原所譏韓通者煌言流離海上與宋之陸秀夫相似就刑杭城與宋之文天祥相似若其身膏斧鑕距我

大清定鼎已二十年疾風勁草足以收拾殘明之局為史可法以後之一人列之忠義傳猶非其例況無傳乎至如太湖義旅但載雲閒山寨殷頑不登隻字以及沈壽民不坿黃道周傳中顧杲不列吳應箕傳後此則不無可議者耳三編終於福王以後不得不畧然福王南渡則於唐王釋罪魯王從封以及桂端王卒于梧州皆於目中終書其乙酉以後事則本末固完具也輯覽所續謂唐桂二王事仍從綱目撮要之書野史如林幸多燕郢傳訛之說今坿記殘明事於温氏繹史計氏南畧外兼采

國初黃顧侯魏諸家之書以及李世熊之寒支集錢澄之之所知錄王夫之之永麻實錄雖非盡信之書抑亦正史之亞也若夫魯藩事軼而黃南雷表章於前全謝山掇拾於後江干海嶠之役皆足備徵文考獻之資坿記之例亦有取焉

一修史必取徵實錄明克元都兵迫史庫危素往告鎮撫吳勉輩出之十三朝實錄得無失因據以修元史我

大清定京師兵不血刃明實錄貯之皇史宬者固無恙然卷帙浩繁檢尋未易頻年從事明史反覆推究似尚未覩明實錄之全重修三編始盡得之建文崇禎皆無實錄景泰坿入英宗光熹二朝亦似佚之又復親稟

聖裁折中至當故其書網羅宏富體大思精卷內增入各條多有明史野史所不具者心知其出自實錄而未敢定吾友楊素園觀察於宜黃故家得三編鈔本授而校之乃當日夾簽進呈原書皆標明出處於上方而所增益出自實錄者十之六七予所得實錄僅五朝而首尾完具者永樂正德嘉靖三朝而已今得見原簽證其來歷則雖不覩實錄之全亦可無蓋闕之憾三編更正之處往往據實錄旁及野史明諸家文集奏議如福王莊田減二萬頃據葉向高集改正羅從彥李侗從祀據孫慎行奏議改正而所輯明季事更謹遵我

大清實錄訂其譌舛如李自成並無遷明太祖神主事是又集綱目之大成讀史者可無不足徵之患矣

一是編攷年月以定事繫一年之朔望既準乃攷定干支日分排入月緯中擇其事之宜繫者提之為綱目之所不能

定者則繫以是月月之所不能者定則繫以是春是夏之等又不能定則繫以是歲凡此仍編年例也通鑑既成乃卽其提爲綱者義取簡明不主褒貶撰爲目錄亦仿温公例標明紀中卷數以便閱者檢尋惟温公不繫月年經國緯著其朔閏於上方此則以朔閏爲主仍依年經月緯例取天文五行之見於志傳者按日分繫以此攷證明紀中月日朗若列眉其大小建偶有參差則闕其朔義主記事卽精要語亦不盡載也此則例之稍爲變通者

一是編攷異俱依胡身之注通鑑例散著本事下惟篇幅所限不得不删繁就簡而二十餘年精力實始於參證群書攷其同異有疑則闕擇善而從去取既明然後敢下筆編次原稾加詳有不盡人力之攷異中者別成攷證十二卷不嫌重複也

一史家之例敘而不斷然直書其事而得失勸懲寓焉故攷其事之本末則其事之是非自見聽其言之公私則其言之誠僞自見觀其人之與居與游則其人之清流濁流自見若必欲臧否而短長之非史事也史評自有專書 四庫書別爲一類班范以後所有論次皆入贊中温公臣光云云繫之本事下間采它人評論是編亦仿其例而恭錄
御批及明鑑後按三編發明居多其他論列及鄙見所及者亦掛入之

一史記漢書皆有後序自明其著書之義例温公通鑑無序以宋神宗御製序在前也錢大昕答馮集梧書謂古來紀傳編年之書祇有本人自序未有它人代爲之序者蓋史以寓褒貶其用意所在惟著書人可以自言之按温公通鑑原有釋例凡三十六事出於其曾孫伋之所輯見 四庫書提要中釋例卽著書用意之所在不須自序亦更不敢求它人作序也

明通鑑前編卷一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前紀一（起元黓執徐盡著雍掩茂凡七年）

太祖

元至正十二年壬辰春二月定遠人郭子興起兵于濠州閏三月甲戌朔明太祖往歸之太祖姓朱氏諱元璋字國瑞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鍾離生四子太祖其季也以元天歷元年戊辰九月丁丑生母陳氏方誕之夕赤光燭天里人望見驚以為火輒犇救至則無有異之比長姿貌雄傑志意廓然至正四年甲申里中大饑疫父母兄相繼歿貧不能葬里人劉繼祖與之地始克葬于鳳陽太祖時年十七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為僧踰月游食合肥道病輒見二紫衣人與俱護視之病已遂不見凡歷光固汝潁諸州三年復還寺當是時元政不綱盜賊四起潁人劉福通奉韓山童假宋後起汝潁間羅田人徐壽輝僭帝號與其將倪文俊等起蘄黃間而黃巖人方國珍已先起海上于是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亦擁兵襲濠州據之攻掠郡縣天下大亂太祖時年二十五（攷異明史本紀子興起兵于濠州太祖時年二十四按太祖以元天歷戊辰生推至是年壬辰當二十五又上文言至正甲申太祖年十七自甲申十七推至壬辰亦二十五又太祖崩年七十一則四字誤也）謀避兵卜於神去留皆不吉乃曰得無當舉大事乎卜之吉大喜遂入濠州抵門門者疑為諜執見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留置左右為親兵長久之甚見親愛凡有攻伐必召與謀命之往輒勝子興自是兵益盛初宿州人馬公與子興為刎頸交馬公卒屬以季女子興因撫之為己女至是欲以妻太祖子興次妻張氏復趣之曰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宜收召豪傑吾見朱某誠異人可與共功業慎勿棄之以資他人用子興意遂決乃妻以馬公女是為孝慈高皇后　秋九月元師大破李二于徐州二蕭縣人時號芝麻李因歲饑家有芝麻一倉盡以濟人故名維時元兵數為徐壽輝所敗二乃與其黨彭大趙均用乘間攻徐州據之至是元丞相托克托（舊作脫脫）大敗其眾二走死彭大趙均用遂率潰眾奔濠州（攷異明史本紀及郭子興傳皆作彭大諸書作彭早住徐氏通鑑後編攷證謂早住乃彭大之子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七年書趙均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踞淮安明其時彭大已死而早住代之蓋彭大之死即在至正十三年與均用相吞併明實錄誤作早住死其實十三年之死者即彭大也故元史于十二年犇濠書曰老彭老彭即彭大也大以十一年與李二趙均用同踞徐州十二年敗後與均用犇濠州遂有均用執郭子興及太祖卒興二子求救于彭大之事皆據早住之父言之語詳畢尚書續資治通鑑攷異中明史改早住為彭大亦据後編今從之）初子興起濠同事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各稱元帥不相下四人日事剽掠子興意輕之四人浸不悅合謀傾子興而子興多家居不視事太祖乘間說曰彼日益合我益離久之必為所制子興不能從及

是大與均用至德崖等以其故盜魁有名乃共推奉之使居己上大有智數子興與之厚而薄均用德崖等乃譖諸均用曰彼知有彭將軍耳不知有將軍也均用怒乘間執子興幽之德崖家太祖方在淮北聞難歸亟奔子興二子訴于大大曰我在誰敢爾乃偕太祖詣德崖家破械出之使人負以歸子興由是得免　是冬元將賈魯以兵圍濠州時徐州已平丞相托克托班師還留魯追討餘寇且謀復濠也太祖乃請釋前憾合力拒之　是歲徐壽輝連陷湖廣江西諸郡縣遂破昱嶺關陷杭州別將趙普勝等陷太平諸路勢大振然無遠志所得多不能守而劉福通初起奉韓山童為號元遣吏捕山童誅之其子林兒與母楊氏逃匿武安山中福通遂據朱臯破羅山上蔡真陽確山犯葉舞陽陷汝寧光息眾至十餘萬元兵不能禦時二軍皆以紅巾為號而壽輝據蘄水為都國號天完建元始平

十三年夏五月壬午元將賈魯卒于濠州軍中元兵遂解圍去太祖得閒歸里中募民兵七百人至濠子興喜署為鎮撫而是時彭趙所部多暴橫子興力弱不能制太祖憂之　是冬彭大趙均用皆僭稱王子興及德崖等為元帥如故太祖度濠事不可為乃以所部兵屬他將而獨與徐達湯和等二十四人謀略定遠取滁陽達時年二十二和長于太祖皆濠人也達在子興部下獨識太祖一見語合和亦初從子興以功授千戶至是並歸心于太祖方南至定遠道中遇病還病已復率達等行（攷異通鑑輯覽書太祖起事系之至正十三年之末蓋下滁州張本也明史本紀亦系之十三年若畢氏宋元通鑑則直于十三年七月書太祖取滁陽及道遇李善長事按元史賈魯圍濠州在至正十二年十二月魯卒于軍中在十三年五月元紀系之五月壬午則在望後也魯卒而濠圍始解圍既解而後太祖始得歸里募兵畢鑑謂以六月朔至濠已失其實蓋欲遷就取滁州之前一月而不知取滁州實十四年之七月檢吳楳龍飛紀略及谷氏明史紀事本末皆同明史本紀及三編不過牽連並記而輯覽系之十三年之末者承上起下之書法本無舛誤而畢氏編年之體直書之于十三年之七月是据紀略紀事二書之月分而攷其年分尤舛誤矣且畢氏攷異於十四年彭趙陷盱泗引辯證云洪武實錄于甲午七月克滁陽之下書云未踰月彭早住趙均用邀上將兵守盱泗云云然則甲午七月之克滁州證之實錄固明明在至正十四年今据實錄參紀略及紀事本末書之　彭趙稱王据畢氏攷異引明實錄辯證云滁陽王唐碑言二姓稱王在壬辰奔濠之時與實錄異以高帝紀夢攷之則云明年元將賈魯死城圍解當年冬彭趙僭稱王當年冬者癸巳之冬也以時勢言之二姓雖草草僭竊亦當在元兵解圍之後而不在自滁奔濠之日當以實錄為正按辯證之說是也唐碑固彭趙稱濠牽連並記非太祖自述之語前後矛盾也且二姓稱王即太祖不欲畱濠之張本其同在十三年之冬明矣令宜從實錄）

是歲元遣使招諭方國珍國珍自至正八年為怨家所告遂與其兄國璋弟國瑛國珉亡入海聚眾數千人劫運艘梗海道尋寇溫州元以博羅特穆爾（舊作孛羅帖木兒）為江浙行省左丞督兵討之兵敗被執乃遣大司農達實特穆爾（舊作達識帖睦邇）招之降會汝潁兵起元募舟師守江國珍疑懼復叛襲台州元兵擊退之復亡入海使人潛至京師賂諸權貴仍許之降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國珍不聽命仍擁船千艘在海中阻絕運道先是元諭江浙行省左丞特哩特穆爾（舊作帖里帖木兒）議招撫浙東元帥府都事劉基持不可曰國珍首亂赦之無以懲後左丞稱善聞于朝進基行省都事至是國珍以賂故授

官遂坐基擅持威福奪職羈管紹興自是國珍益不可制基青田人

泰州白駒場鹽丁張士誠反士誠有弟三人竝以操舟運鹽為業緣私作姦利頗輕財好施得羣輩心常鬻鹽諸富家富家多陵侮之或負其直不酬而弓手邱義更窘辱之士誠忿甚即帥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竝滅諸富家縱火焚其居入旁近場招少年起兵時諸丁方苦重役遂共推士誠為主初陷泰州元高郵守李齊諭降之復叛殺元行省參政趙璉陷興化結砦德勝湖有眾萬餘元遣人以萬戶告身招之不受至是紿殺齊襲據高郵自稱誠王僭號大周建元天祐

十四年太祖帥諸將徐達等南徇地至定遠有張家堡者集民兵三千人為驢牌寨孤軍乏食太祖欲因其饑撫而降之選騎士費聚等從行聚覘其兵盛請益人太祖曰多無益祇取疑耳直前行下馬渡水而往諭以恩信其帥許諾請留物為劵太祖立解佩囊與之卒猶預不至乃簡兵三百人薄營誘執其帥眾恩請焚其壘悉降之時定遠人繆大亨者集民兵二萬屯橫澗山元授為義兵元帥又遣張知院共督之太祖既得驢牌之眾命花雲帥之夜襲其營知院敗走遣人說大亨悉率所部來降于是軍聲大振雲懷遠人貌偉而黑驍勇絕倫從行二十四人中之一也攷異畢氏通鑑記收兵定遠事于十三年今据龍飛紀畧改入十四年太祖以是年七月下滁州則收兵在春夏間今並系之秋七月克滁州前橫澗山之屯明史本紀以為張知院紀事本末以為繆大亨畢氏通鑑從之證之明史繆大亨傳言大亨初為元義兵與張知院同守橫澗山据此則義兵為大亨所收集而元又遣張知院督之也今並書之二萬諸書或作三萬今据本紀

太祖將自定遠謀取滁州道遇定遠人李善長與語悅之嘗從容詢天下當何時定善長對曰秦亂漢高祖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殺人五載遂成帝業今元政不綱天下土崩瓦解公濠産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為天下不足定也太祖稱善遂留為記室參預機謀攷異明史本紀道遇定遠人李善長與語大悅遂與俱攻滁州下之善長傳但云迎謁其下亦云從下滁州据此則道中者即定遠至滁陽之路從下滁陽則迎謁在略定遠之後取滁州之前畢氏通鑑皆系之至正十三年今改入十四年其事當在春夏間並叙入是年七月前

秋七月太祖自將攻滁州使花雲為前鋒以數騎導大軍行猝遇賊數千雲舉鈹翼太祖拔劍躍馬衝突而過賊大驚皆曰此黑將軍勇甚其鋒不可當也大軍繼進遂克滁陽因駐師焉

是月朱文正李文忠先後來歸文正者太祖兄子文忠姊子也文正奉母避亂在塗與太祖相失文忠母死其父攜之走亂軍中瀕死者數矣至是俱至謁太祖于滁陽太祖喜甚文忠年方十四牽上衣而戲太祖曰外甥見舅如見母也時有沐英者定遠人方十歲父母俱亡太祖憐之令高后育之為子遂與文忠俱賜姓朱攷異諸書記文正文忠來歸皆在太祖取滁州之後或系之七月或系之八月然取在至正十四年也畢鑑誤系克滁州于十三年而文忠來歸仍入之十四年不知文忠至滁之年即太祖取滁州之年畢鑑歧誤也

太祖既下滁州分兵收沿山諸寨皆降之時彭趙在濠竝為王數有爭相鬬大中流矢死均用欲并其部曲專狠益甚大子早住代領其眾為均用所持乃謀挾郭子興攻盱眙

泗洲將害之太祖時在滁遣人說均用曰大王昔困彭城投于濠郭公開門而納之以有今日今不思報德反聽細人言自翦翼羽失豪桀心竊為大王不取也且郭公即易與其部曲猶有强者殺之得無後悔乎均用聞太祖兵甚盛憚不敢發太祖又使人賂其左右子興用是得免乃帥其所部萬餘就太祖于滁州攷異畢氏通鑑書彭趙陷盱泗于十四年之六月此恰不誤惟以為克滁州之次年而不知克滁州之同在十四年也彝已見前至彭趙稱王乃十三年濠圍既解之後是年則彭大已死而早住代之畢氏又誤以十三年之稱王者即是早住亦誤也今並刋改　盱泗之陷諸書有以為張士誠之兵故畢氏引實錄辯證之說謂士誠方起高郵攻揚州豈能遽及盱泗其為濠兵無疑也按明史子興傳言趙均用脅子興以攻盱泗太祖既取滁州乃遣人說均用以免今據之

高郵城外大敗之攷異明史本紀士誠敗于高郵在十月畢鑑在十一月今統系之是冬時濠兵方據六合托克托遺兵圍之事急濠兵遣使求救于滁州郭子興與其帥有郤怒不發兵攷異明史本紀分兵圍六合未詳據六合者為何兵據畢鑑是年九月濠州兵陷六合縣證之子興傳所謂與其帥有郤者即指趙均用孫德崖輩也今從之太祖曰六之與滁脣齒也六合破滁豈得獨存可以小憾而廢大事乎時元兵號百萬諸將莫敢往太祖自帥師趨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壘日暮垂陷詰朝再攻則完壘如故尋設伏誘敗之然度元兵勢盛且再至乃還所獲馬遣父老具牛酒犒師謝元將曰守城備他盜耳奈何舍巨寇僇良民元兵引去城賴以完托克托既破士誠軍聲大振會中讒遠解兵柄于是江淮亂益熾

郭子興之至滁也太祖謹事之敕諸軍稟其號令稱滁陽王而子興性悍直少容方事之殷輒就太祖取進止倚如左右手事已更信讒疏之凡太祖左右任事者悉召之去又欲收李善長寘麾下善長涕泣自訴不肯從自是征討之權太祖皆不得預屢出戰不敢當先子興謂其無勇使與諸將出禦敵敵至諸將皆反走太祖從容擊卻之所向披靡子興亦內愧而諸將自外歸皆有所獻太祖所至禁剽掠有得即分之麾下遂一無所獻子興浸不悅高皇后知之乃悉所有遺子興次妻張氏張喜由是疑釁漸釋

是歲太祖取滁陽滁人范常杖謁軍門太祖夙知其名與語意合留置幕下有疑輒問常悉以實對又得二將曰鄧愈曰胡大海皆虹縣人也愈據臨濠承父兄沒眾推領軍事年甫十六每戰先必登陷陳軍中咸服其勇太祖起滁陽愈自盱眙來歸授領軍總管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聞太祖起走謁滁陽命領軍為先鋒又定遠馮氏兄弟三人曰國用曰國勝自幼俱喜讀書通兵法元季結寨自保太祖略地至妙山國用國勝偕來歸甚見親信太祖嘗從容詢天下大計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為根本然四出征伐倡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太祖大悅俾居幕府

十五年春正月滁兵乏糧諸將議所向太祖曰困守孤城誠知非計今惟和陽可圖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不可以力攻也向所得廬州寨兵三千使為前導今皆椎髻左衽衣青衣佯為北軍以四駝裝載貨物而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

和陽賞賚將士和人必開門納之因別以兵萬人皆衣絳衣繼其後約祖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為應絳衣兵即鼓行而前破之必矣子興從其計使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其後天祐子興妻弟也行至陡陽關和陽父老以牛酒出迎天祐兵從他道就食舉火稍遲再成意其已入城中遂帥眾直抵城下元兵亟開門縋將士出戰再成敗中矢走元兵追至千秋壩日暮收兵還而天祐適至與元兵遇亟擊敗之追至小西門縋梯尚在湯和乘之而登將士繼之遂克和州再成敗歸謂天祐等必已陷沒子興恐儀又報元兵入滁遣使招降子興亟召太祖與謀太祖趣呼使者入以計懾而遣之乃議收集散卒仍規取和陽比至則天祐已據城矣是時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率驍勇先行太祖繼至遂入城中撫定其民民皆安堵　太祖既得和州子興檄之總軍事時諸將皆子興部曲不相下惟湯和奉命唯謹李善長亦委曲調護之太祖欲以計服諸將祕其檄期旦日會聽事時席尚右諸將先入皆踞右太祖故後至就左比視事剖決如流諸將多瞠目不能發一語始稍稍詘乃議分攻甃城期三日太祖先成諸將皆後于是太祖始出檄南向坐語諸將曰奉主帥命總諸公兵今甃城皆後期如軍法何諸將皆惶恐謝所部兵多不戢范常言于太祖曰得一城而使人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太祖乃切責諸將悉搜軍民所掠婦女還其家民大悅　三月元兵十萬攻和州太祖以萬人拒守間出奇兵擊之元兵數敗多死者乃解去而是時元太子圖沁（舊作禿堅）樞密副使弁珠瑪（舊作絆住馬）民兵元帥陳埜先分屯新塘高望鷄籠山等處阻我餉道太祖率諸將擊走之　濠州舊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太祖納之子興故與德崖隙聞之怒自滁至和德崖亦不自安謀引去前軍已發而德崖留視後軍太祖送其先發者行三十里忽城中走報滁軍與德崖鬭德崖為子興所執太祖大驚策騎欲還而先發之眾遮擁太祖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某者力止之于是傳言太祖亦被執子興聞之如失左右手徐達請挺身往代太祖得脫歸子興憾德崖甚將甘心焉以太祖故勉釋之德崖既去達亦免歸　是月子興以德崖故悒悒病卒太祖代領其軍先是劉福通物色韓林兒得之碭山夾河迎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建元龍鳳以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福通為平章遣人招滁和諸將惟張天祐往至是天祐自亳歸齎丞相檄授子興子天敘為都元帥天祐右副元帥太祖左副元帥太祖慨然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耶不受（考異据明史林兒傳僭號改元在是年二月太祖本紀系之三月郭子興卒之下蓋因檄授天敘等辭連並記也時張天祐至亳亳中始知子興已卒故檄授子興之子畢氏通鑑入之四月今据明史本紀系之三月子興卒下諭書皆云子興卒太祖代領其軍蓋以是年正月子興檄太祖總軍事之語則代領其軍即出自子興之遺命可知也畢鑑則言子興卒諸將推子興子天敘為元帥時孫德崖以宿將代統其軍天敘恐不能制乃以書邀太祖為己助云云此蓋因龍鳳檄中有授天敘為都元帥之語而致誤其實滁和乃太祖自取子）

興方往依之子興既没太祖代總其軍天敘擁空名而已若孫德崖已去即令再至諸將亦必不推子興之仇而與之共事也今仍据明史紀傳　既念林兒勢盛可倚藉因奉宋龍鳳年號以令軍中

論曰大丈夫不受制于人太祖之志可見矣然不受其官爵則何以猶奉其年號哉況奉其年號則固稟其正朔矣若謂其勢盛可倚則大丈夫不受制于人者又豈肯因人以成事若謂十二年之久使命不通軍書不報彼林兒因無能為而劉福通方憑藉宋號以為奇貨之居肯使太祖之陽奉其名而陰收其利哉然則實錄但言太祖奉年號而其餘皆不及者諱之也予謂太祖之不受副元帥則以子興之子天敘為都元帥不欲受制以掣軍事之肘而已若自下太平集慶後林兒固已檄之為平章為丞相而吳國公雖係諸將所奉亦必稱龍鳳之制以授之辨見考證中惟是太祖起兵不藉林兒尺寸之力而徒奉其年號則已失之又豈有奉其年號而不受其封拜者乎若使不奉林兒則異日瓜步沉舟亦與友諒之中流矢士誠之縊弓絃同為帝王之驅除而已何至以廖永忠一獄啟千古之疑終為盛德之累哉予是以惜太祖此舉不能慎之于始也

夏四月懷遠人常遇春來歸遇春貌奇偉勇力絕人猿背善射初從劉聚為盜察聚終無成聞太祖在和陽往覲之未至因臥田間夢神人披甲擁盾呼曰起起主君來驚寤而太祖適至即迎拜屈事之亡何自請為前鋒太祖不許固請乃曰能相從渡江乎取太平後事我未晚也　太祖駐和陽久城中數乏糧與諸將謀渡江無舟楫會巢湖有廖永安俞通海及趙普勝擁眾萬餘水軍千艘當元季盜起通海之父廷玉率通海兄弟及永安等結水砦以禦寇而是時元將左君弼據廬州數為所扼五月丁亥遣通海間道納款太祖喜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適至此天贊我也親往收其軍永安迎于巢湖其弟永忠年方少從兄後太祖顧之曰汝亦欲富貴乎永忠對曰獲事明主掃平寇亂垂名竹帛是所願耳太祖嘉之壬辰太祖登舟出湖口至桐城閘有元兵中丞曼濟哈雅舊作蠻子海牙集樓船扼之于馬腸河口普勝中叛通于元永安等請以舟師屯黃墩先攻曼濟哈雅會天大雨水漲遂從小港縱舟出敵船高大進退不利而永安通海等素習水戰操舟若飛再擊再敗之遂出大江至和州于是渡江之策始定　六月太祖率諸將渡江廖永安請所向太祖曰牛渚前臨大江敵難為備攻之必克從此北取采石定太平則集慶可圖也乙卯乘風引帆直達牛渚太祖亟趣軍士鼓勇徑趨采石時元兵皆陳于磯上舟距岸且三丈許莫能登常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前應聲挺戈躍而上大呼跳盪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沿江諸壘望風迎降維時諸將以和州饑欲取資糧而歸太祖謂徐達

曰渡江幸捷若舍而歸再舉必難江東非吾有也乃悉斷舟纜放急流中舟皆順流東下謂諸將曰太平甚近當與公等取之遂自官渡向太平直薄城下縱兵急攻元兵戰不勝平章僉事皆棄城走丙辰克之執萬户納克楚（舊作納哈出）太平路總管靳義出東門赴水死太祖曰義士也令棺葬之先期命李善長為戒飭軍士榜及入城揭之通衢一卒違令立斬之城中肅然

太祖之至太平也當塗陶安舉元鄉試方避亂家居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太祖謂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至是太祖召安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今明公帥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太祖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太祖大悅禮之特厚于是改太平路曰府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領元帥事以李善長為帥府都事汪廣洋及安皆為帥府令史參幕府事仍稱宋龍鳳年號（攷異據明史本紀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領元帥事是此時之元帥曰興國曰太平惟太祖一人而郭天敘張天祐皆不與焉無論林兒之檄太祖之果受與否而是時已自置元帥府則龍鳳亦將如其所自置者授之矣而畢氏通鑑則去太平興國翼元帥之語然則下文所謂帥府都事帥府令使者果何人之帥府乎又云時三帥雖共府署事所運籌決策皆出自太祖詳此則似太祖仍與天敘天祐為三帥而太祖仍居左副元帥之任一國三公此必不然者也再檢畢鑑是年九月郭天敘張天祐攻集慶不克而死下書云二帥俱没諸將遂奉太祖為都元帥此蓋追就上文三帥共府署事之語不知滁和皆太祖自取不藉豪兵尺寸之力故林兒檄之為左副元帥猶且不受曾謂既取太平仍推天敘為都天祐為右待二人没而後自為之此尤不然者也今据明史本紀陶安叅幕府事語見本紀而不言所授何官證之安傳則云留參幕府授左司員外郎此沿野史之誤也今檢陶學士集集首載龍鳳四年十月剖付都事陶安龍鳳四年乃至正十八年安授都事則其進左司員外及郎中皆四年十月以後事攷明史職官志行省都事正七品員外正六品郎中正五品是員外正都事之進階而都事之下則令史也是年克太平授李善長為都事汪廣洋府令史都事令史皆幕府之僚屬則安之所授亦必令史之官明年克金陵應陞都事而其年學士以憂歸故太平府志語學士以至正十八年始謝稱服闋授行省都事正與集中龍鳳四年剖授都事陶安之語合而至其進左司員外及郎中又在龍鳳四年十月以後可知也又證之集首所載劉辰國初事蹟言克太平授安令史後陞都事云云則本紀所云參幕府事者不設之令史非員外也今據之）以李習為太平知府習時年八十餘矣是時太平四面皆元兵元將曼濟哈雅阿嚕輝（舊作阿魯灰）等以巨舟截采石閉姑孰口而義兵元帥陳埜先與靳人康茂才以數萬水陸之師分道寇城下太祖遣徐達湯和鄧愈逆戰別出奇兵自後夾擊之遂設伏禽埜先以歸

秋七月陳埜先至太祖解其縛而釋之埜先問生我何為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竝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埜先曰然則欲我軍降乎此易爾乃為書招其軍明日皆降曼濟哈雅等見埜先敗不敢復進攻率其衆還屯峪溪口

八月太祖命鎮撫徐達等分道徇溧水溧陽句容蕪湖皆下之諸將謀進攻集慶路而埜先既發書招其衆降自悔失計及聞攻集慶謀脫歸太祖召之至諭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強也縱之還埜先復收其衆屯于板橋陰與元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合

乃爲書報太祖曰長江進兵不易及晉隋取東南持久之難太祖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合舟師方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扼其咽吭豈晉隋當日形勢所可同年語耶埜先卒不從

九月郭天敘張天祐帥諸軍進攻集慶埜先自板橋馳至與元兵合天敘天祐皆戰死埜先追襲至葛仙鄉爲鄉民所殺其從子兆先復收其衆屯方山與哈雅犄角以窺太平攷異本紀但云子興子天敘而据子興傳言子興三子長子前戰死次天敘天爵是天敘乃子興次子畢氏通鑑以天敘爲子興長子又據兆先本紀作埜先從子紀事本末及畢鑑皆作埜先子今從明史

冬十二月壬子朔太祖釋元萬戶納克楚北歸納克楚者元故太師穆呼哩裔孫也舊作木華黎初獲時待之甚厚而納克楚居常鬱鬱不樂至是太祖召語之曰爲人臣者各爲其主況爾有父母妻子乎遂縱之歸

是月元師大敗劉福通於太康遂圍亳州福通挾林兒走安豐

十六年春二月壬子朔張士誠遣其弟士德陷平江路並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改平江曰隆平府士誠自高郵徙都之毀承天寺佛像爲王宮攷異畢氏通鑑言元史月而不日徐氏後編据太祖實錄書於是月之朔今從之

丙子太祖自將攻元曼濟哈雅於采石大破之時哈雅以舟師屯據采石我軍輜重皆在和州江道中梗太祖令常遇春以奇兵分其勢自將正兵與之戰戰則出奇兵擣之縱火焚其舟艦哈雅僅以身免自是扼江之勢遂衰

三月辛巳朔太祖督諸將攻集慶路水陸並進至江甯鎮攻破陳兆先營盡降其衆凡三萬六千人禽兆先尋釋之一時降者多疑懼不自安太祖命簡其驍健者得五百人使居帳下是夕令入宿衛環榻而寢悉屏左右獨留馮國用一人侍卧榻旁太祖解甲酣寢達旦衆心始安庚寅進兵圍集慶國用帥五百人先登陷陣大敗元兵於蔣山入其郛元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出戰數敗力不能支城破猶督兵巷戰坐伏龜樓指麾左右或勸之走叱而射之曰吾爲國家重臣城亡與亡尚安往哉頃之兵四集遂遇害元參政柏嘉努舊作伯家奴達嚕噶齊舊作達魯花赤達尼達斯舊作斯思亦死之又有治書侍御史賀方以文學名同時殉焉攷異諸書但記福壽之死餘皆不載證之明史陳友定傳言明兵攻集慶福壽戰死於兵參政伯家奴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皆戰死又檢畢鑑有達尼達斯而軼去伯嘉努又治書侍御史賀方明史亦佚之今据增入曼濟哈雅遁歸與張士誠合[illegible]其衆[illegible]凡得軍民五十餘萬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今我之來爲民除亂耳其各安堵如故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除之吏毋貪暴殃吾民民乃大喜改集慶路曰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辟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葬元御史大夫福壽以旌其忠

太祖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戢士卒爲民患乃佯怒數諸將之縱軍士者欲寘之法都事李善長力救乃解尋命徐達爲大將軍委以東下之任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卿宜體

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殺僇有犯命者處以軍法縱者罰毋赦達頓首受命行丙申攻鎮江丁酉克之元苗
軍元帥楊鄂勒哲舊作楊完者出走守將段武平章定定戰死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然尋分兵徇金壇丹陽
皆下之改鎮江路曰江淮府命達及湯和為統軍元帥鎮守其地已復改江淮府曰鎮江府　夏六月太祖命總督鄧
愈師邵成華雲龍等攻廣德路下之改曰廣興府以愈為廣興翼統軍元帥鎮守　秋七月己卯朔諸將奉太祖為吳
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是時宋龍鳳亦遣人稱制授太祖平章政事右丞相攷異諸書所記皆有行丞相事及平章政事之語證之太祖自撰朱氏世德碑
言龍鳳降制贈其祖已上曰中書右丞相考曰平章右丞相其為克集慶所授太祖之官爵可知也徐氏後編則以江南行省亦係宋置具詳攷證中接太祖既用龍鳳年號則無論太祖自稱及諸將所奉皆稱龍鳳制行之既得天下
史臣諱言之耳後編云云非無据也於是置江南行中書省太祖自總省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為參議李夢庚郭景祥侯元善楊元杲孔
克仁陶安阮宏道王愷樂鳳夏煜等數十人為左右司郎中員外都事令史等官尋又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徐達湯和
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親軍以馮國用為總制都指揮使復置左右前後中五翼元帥府及五部都先鋒置提刑按察
司以王習古王德為僉事攷異据明史宋思顏傳省中官數十人思顏與李善長為首其次則李夢庚郭景祥等云云又据明史紀事本末授李夢庚陶安等為左右司郎中員外都事等官据此則參議之下有
此數等即此數十人所授之官秩也安以克太平授令史則克金陵應進都事而明史安傳以克太平授員外克金陵進郎中云云皆誤也辨見前　太祖之下集慶也處張士誠在平江梗我
東道乃遣儒士楊憲通好貽士誠書曰昔隗囂稱雄於天水今足下擅號於姑蘇事勢相等吾深為足下喜睦鄰守境
古人所貴竊深慕焉自今信使往來毋惑讒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以太祖比之隗囂不悅留憲不報初常州有奔牛
鎮人陳保二者聚眾鄉里皆以黃帕裹首為識號黃包軍及徐達克鎮江保二降未幾士誠脅之叛令以舟師助攻鎮
江是月達等邀擊於龍潭大破之士誠復寇宜興守將耿君用以爭柵中槊死宜興入於士誠太祖聞之諭達等曰張
士誠起於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鎮江是其交已變宜速出軍毘陵先發制之達等乃帥師攻常州不克下請益師太
祖復遣兵三萬往助之　徵元人秦從龍於鎮江從龍洛陽人仕元為校官罷還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居鎮江
徐達之東下也太祖語之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材器老成城下之日當為吾訪之至是達得之還報太祖喜甚命朱文
正裔文綺造其廬聘焉既至太祖迎之於龍江居從龍於西華門外事無大小悉咨之從龍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
太祖呼為先生而不名　九月戊寅太祖如鎮江謁孔子廟分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農桑尋還應天　是月徐達湯和
等進兵攻常州士誠遣將來援達語諸將曰士誠師甚銳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於距城十八里之地分設伏兵奇
兵以待之而自督大師與之戰鋒既交王均用率鐵騎橫衝其陳陳亂反走遇伏兵突起大敗之禽其張湯二將士誠

始懼（攷異畢氏通鑑系圍常州於七月紀事本末系之九月證之明史本紀七月士誠引兵攻鎮江徐達敗之進圍常州不下是圍常州始於七月而敗士誠之兵及獲其張湯二將皆七月以後事也畢鑑言達攻常州請益師太祖遣兵三萬往助之則與本紀攻常州不下之語合請兵往返必需時日則攻士誠兵當在九月而士誠以十月請和其為敗後可知也至太祖貽士誠書乃在下集慶後取鎮江前畢鑑系之六月乙亥是也紀事本末系乙亥貽書於九月下是年九月亦無乙亥此舛誤也今分系攻常州於七月並敘貽書在前事其敗士誠兵仍系之九月　獲張湯二將事見明史徐達及張士誠傳但張湯二將不著其名据龍飛紀畧皇明通紀紀事本末皆以是年所獲之張將即士誠之弟士德也數紀事本末又言十月復敗士誠弟士信於舊館禽其驍將湯元帥是張湯二將諸書皆以為張士德湯元帥而證之明史徐達傳言明年克常州徇宜興使前鋒趙德勝下常熟禽士誠弟士德又趙德勝傳亦云攻常熟禽張士德握此則士德被禽乃十七年下常熟時非是年所獲張湯二將中之張將可知而士德被禽乃在常熟並非常州又可知也輯覽亦据明史系禽張士德於十七年三月克常州後則諸書以十六年所獲為士德者因張湯二將之語而臆度以為張士德誤矣若傅氏明書則於攻常州下書云禽其弟士德并其張湯二將軍則是獲兩張將矣又證以十月所獲之張德豈非三張將乎畢鑑刪去獲張湯二將之語但於是冬記禽張德事而仍系禽張士德於十七年下常熟時予謂張德單名偶同野史遂誤以為士德因而展轉淆譌則以為士德之外又有張德今從明史列傳餘皆不取）

冬十月戊申張士誠遣其下孫君壽奉書至建康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觔以為犒軍之費太祖答書責其歸我楊憲歲輸五十萬石且曰大丈夫舉事宜赤心相示浮言夸詞吾甚厭之士誠得書復不報　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兵七千人叛而相應遂圍徐達於牛塘達勒兵與戰不克副帥常遇春亟帥廖永安胡大海自外來援夾擊大破之餘兵奔入城士誠復遣其兵呂珍潛入常州拒守達等復進軍圍之　十二月甯國長鎗元帥謝國璽攻廣興鄧愈擊敗之俘其總管武世榮獲甲士千餘人尋遣裨將費子賢分徇武康安吉等縣　是歲徐壽輝將倪文俊建偽都於漢陽迎壽輝居之文俊為丞相專制國事時有陳友諒者沔陽漁家子也本謝氏祖贅於陳因從其姓少讀書略通文義有術者相其先世墓地曰法當貴友諒心竊喜嘗為縣小吏非其好也壽輝兵起友諒往從之依文俊麾下為簿掾從戰數有功至是亦進領兵元帥

十七年春二月丙午朔遣耿炳文自廣德進攻長興炳文君用子也君用既死令炳文襲其父總管職領其軍時張士誠遣其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炳文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戊申克之禽其守將李福安等獲戰船三百餘艘長興據太湖口陸通廣德與宣歙接壤為江浙門戶太祖得其地大喜改曰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府以炳文為總兵都元帥守之　徐達等圍常州既久呂珍入城城中糧頗足以誘叛軍入因之兵多糧少不能自存達等攻之益急珍宵遁三月壬午克常州改常州路曰常州府立長春樞密院進達僉樞密院事以湯和為樞密院同僉統兵鎮守（攷異紀事本末作三月戊午據是年二月丙午朔戊午乃二月十三日三月無戊午也畢氏通鑑作壬午今從之）　夏四月統軍元帥徐達常遇春等攻甯國長槍元帥謝國璽棄城走守將拜布哈（舊作別不華）楊仲英等開城拒守城小而堅攻之久不下遇春裹創而戰太祖聞之丁卯親至甯國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為重蔽數道並進布哈仲英見事急開門迎降遂克之百戶張文貴（張一作朱）殺其妻妾自刎死禽其

元帥來亮祖得軍士千餘萬馬二千匹（攷異據明史本紀四月丁卯自將攻甯國則太祖以四月丁卯至甯國也紀事本末畢氏通鑑皆同惟通鑑輯覽係之五月蓋是時攻甯國久不下太祖以丁卯至己在四月下旬是則輯覽據其克甯國之月書之耳拜布哈之降見本紀楊仲英之降見輯覽今竝書之）亮祖六安人（攷異諸書及畢鑑皆作六合人明史亮祖本傳則云六安人證之明一統志同今据之）元授義兵元帥太祖克太平來降令仍舊官尋叛去數與我軍戰軍士為所獲者六十餘人遂入宣城據之達等圍甯國亮祖突圍戰遇春被創而還諸將莫敢前至是太祖親督戰始獲之縛以見問曰今何如亮祖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耳太祖壯而釋之令立功自贖（攷異據明史亮祖傳言太祖克甯國禽亮祖喜其勇悍賜金帛仍舊官居數月叛歸於元下文始敘其據宣城及克甯國被執之事按亮祖自克甯國降太祖後竝無叛歸於元之事證之紀事本末言亮祖初為義兵元帥太祖克太平來降尋叛去云云然則亮祖初次被禽蓋在克太平時傳中甯國二字乃太平二字之誤也亮祖以克太平被禽而降不久即叛當在太祖取金陵之前故傳言太祖方取建康未暇討也今據紀事本末改正又傳言我軍士為亮祖所獲者六千餘人按太祖彼時取太平金陵兵力強盛亮祖即勇悍不應軍士被獲至六千餘人之多紀事本末作六十餘人為得其實今從之）

五月乙亥張士誠遣其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興寇長興屯上新橋守將耿炳文擊敗之生禽數百人原明等遁去部將費聚復遁至瑁橋敗之自是士誠不敢犯長興者四年　己卯命兩淮分院副使張鑑同僉何文正帥兵攻泰興士誠遣兵來援元帥徐大興張斌擊敗之禽其將楊文德遂克泰興　是月諸將下水陽時俞通海張德勝皆以功授行樞密院判遂帥舟師略太湖馬蹟山降士誠將鈕津等東趨洞庭山橇舟胥口會呂珍兵猝至諸將欲避其鋒通海不可曰彼衆我寡退則情見勢詘不如擊之乃身先士卒敵矢如雨中其右目不為動徐令帳下士被己甲立船上督戰敵以為通海也不敢逼徐引去由是通海一目遂眇　六月遣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吳良等帥兵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雨敵兵犇潰我軍遂據其山明日乙未進攻城西門庚申克之擢良為分院判官督兵守之江陰密邇士誠去姑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太祖復命長弟禎增兵協守竝諭良曰江陰我東南之屏蔽汝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貪小利毋與爭鋒保竟安民而已良奉命謹修守備敵至輒擊走之　秋七月徐達徇宜興使前鋒趙德勝攻常熟時張士德守禦城中達戒德勝曰張九六狡而善鬬若使之勝則其鋒愈不可當唯宜以計取之九六者士德小字也丙子德勝師次城下士德迎戰不利遇伏馬蹶遂為德勝所禽丁丑克之士德善戰有謀能得士心浙西地皆其所略定既被禽士誠大沮　廣興元帥鄧愈移鎮宣州太祖命與右翼胡大海進攻徽州路先下績溪遂踰嶺抵新安元守將巴斯爾布哈（舊作八思爾不花）及建德路萬戶吳訥等拒戰皆敗之庚辰克徽州路布哈遁走訥與阿嚕輝李克膺等退守遂安大海引兵追及於白際嶺復擊敗之訥自殺改徽州路曰興安府進愈行樞密院判官統兵守之（攷異紀事本末言訥等自殺按是時自殺者惟訥一人見明史陳友定傳中若阿嚕輝以明年為李文忠擊敗於萬年街是阿嚕輝以此時遁）

去無自殺之事今刪去等字訥一作納初元翰林院待制鄭玉被徵辭疾不赴家居與門人講學著書愈等既克新安欲要致之玉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留久之親戚故舊攜具餉之玉從容盡歡且告以必死狀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玉字子美歙縣人攷異玉以至正十七年殉節見元史忠義傳中畢鑑克徽州下遺之今增入　八月徐達常遇春康茂才襲江陰馬馱沙克之　是月張士德至建康太祖以禮待之供帳畢具以俟其降士德不食不語其母聞之令士誠歲餽糧十萬石布一萬匹請釋士德歸太祖不許士德以身繫事無所成遣人間道貽士誠書俾降于元遂不食而死攷異畢氏通鑑攷異引後編辨證曰實錄載士德被誅而劉辰國初事蹟云不食而死今攷陳基祭文云能屬聲罵賊而不能食不義之食則以為不食而死者也按士德被誅此實錄正名之書法證之士誠傳亦云士德在金陵竟不食死今從之　是時士誠累敗勢日蹙乃使元中丞曼濟哈雅為書請降于元浙江丞相達實特穆爾達實知其反覆不可苗帥楊鄂勒哲固勸乃許之承制授士誠太尉士誠雖奉元正朔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胡大海既克徽州進攻婺源會元苗帥楊鄂勒哲帥兵十萬謀復徽州時城中新附守備未完而大海又分兵入婺守備單弱鄧愈乃激厲將士開門待之苗兵疑不敢入大海在婺聞之兼程而進遂合愈兵內外夾擊大敗之鄂勒哲遁走殺其鎮撫呂才禽其裨將董旺呂昇等遂分兵徇休寧婺源等縣攷異畢鑑系之七月紀事本末系之十一月朔按苗兵謀復徽州必在七月之後是時城守單弱以之當十萬之師利在速戰是年九月有閏必無持久將及半年之理又證之鄧愈傳擊敗苗兵後始下休寧婺源而婺源之降已在是年之九月則敗苗兵在九月之前七月之後可知也今系之是年八月之末　九月癸酉婺源州元帥汪同與守將特穆爾布哈舊作帖木兒不花不協偕總管王起宗黟縣萬戶葉茂祁門元帥馬國寶詣胡大海降甲戌江浙平章夏章等亦來降　丙戌費子賢攻武康敗其守將潘萬戶斬首百餘級遂下之　是月天完將倪文俊謀弒其主徐壽輝不果自漢陽奔黃州文俊之專政也陳友諒居其下心不平至是遂襲殺文俊并其眾自稱宣慰使尋為平章政事時太祖略定東南欲規取江西而壽輝雖弱友諒方强遂為爭戰之勍敵云　冬十月壬申遣中翼元帥常遇春同僉廖永安等會合舟師自銅陵進取池州又命親軍舍人李文忠領兵策應永安去城十里而遇春已率吳禎舟師直薄城下水陸合攻自辰至巳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守將洪元帥斬之并禽其副將魏壽徐天麟等薄暮陳友諒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復大敗之遂克池州攷異據諸書所記洪元帥乃天完守將而薄暮以舟師逆戰者即友諒也畢鑑以為官軍似洪元帥仍是元之守將不知徐壽輝是時連陷湖廣江西諸郡縣雖未必能守而池州為必爭之地上以規取安慶下以規取太平是時余闕所守不過安慶而太平金陵已為太祖所有友諒安得不急爭池州一路能復為元將所守耶又證之明史友諒傳言太祖取太平與為鄰友諒陷元池州太祖遣常遇春擊取之由是數相攻擊云云然則此時池州已先為友諒所陷而太祖之克似非取之于元也今但書守將洪元帥　甲申太祖閱兵于大通江命元帥繆大亨率兵攻揚州路降青軍元帥張明鑑初明鑑聚眾淮西以青布為識號青軍又以善長鎗號長鎗軍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元鎮南王博囉布哈舊作孛羅普化鎮

揚州招降之以為濠泗義兵踰年食盡明鑑謀擁王作亂王走死淮安明鑑遂踞城屠居民以食大亨言于太祖謂賦饑則易撫强則難制且明鑑驍鷙可用無為他人得太祖以為然命大亨督兵攻之至是降得其眾數萬馬二千匹悉送其將校妻子于建康改揚州路曰淮海府置淮海翼元帥尋復改曰揚州府置江南分樞密院進大亨為同僉樞密院事總制揚州鎮江大亨為政寬厚不擾而治軍嚴肅禁暴除殘民甚悅之未幾卒後太祖過鎮江嘆息遣人祭其墓攷異克揚州紀事本末系之九月皇明通紀系之十一月今從明史本紀

十二月己丑太祖下令釋囚以干戈未寧人心初附故也

是歲徐壽輝將明玉珍陷蜀之重慶路踞之玉珍隨州人世習農頗以信義為鄉人所服初聞壽輝兵起集鄉兵千餘人屯隨州之青山寨結柵自固未幾壽輝招之降令以義兵元帥守沔陽久之帥舟師掠糧川峽間因乘間溯夔而上至是遂襲破重慶元右丞旺扎勒圖舊作完者都出走已而復會平章埒克達舊作朗革歹參政趙資屯嘉定之大佛寺謀復重慶玉珍遣其將萬勝禦之復分兵陷成都尋又陷嘉定執旺扎勒圖等三人以歸欲降之皆不屈遇害時謂之三忠于是蜀中大亂

十八年春正月丙午陳友諒陷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為屏蔽命義兵元帥胡巴延舊作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而下巴延與戰四日夜敗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于東西二門簡死士奮擊敗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臨城闕分遣諸將扞禦晝夜不得息賊增兵來攻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州祝寇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二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為引刀自刎墮清水塘中妻伊伯氏舊作耶卜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同官死者數十人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强衣冠而出嘗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卒以盾蔽闕闕卻之曰爾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帥諸生詣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之入翰林闕以國步艱危辭不往其忠君愛國之心蓋所素定云事聞贈淮南江北行省平章追封豳國公謚忠宣攷異据元史余闕傳言城陷之日則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也證之宋文憲余左丞傳丙午為正月初七日是月庚子朔也惟据元史傳中陳友諒攻安慶始于十七年之十月而所記壬戌癸亥皆十一月干支据順帝本紀十一月辛丑朔壬戌為十一月二十二日癸亥二十三日是十月無壬戌癸亥也又自壬戌癸亥以下年月不分干支刊誤今皆不取但据陷安慶之月日書之而追敘去年攻小孤山之事槩以先是二字　余闕之謚畢氏通鑑攷異引錢辛楣之說謂諸書所載互異程國儒序青陽集云謚文忠追封夏國公張紳以為初封夏國公謚忠愍攷贈豳國公謚忠宣丁鶴年又稱余文貞公宋景濂手定元史而集中余左丞傳亦作文忠未審孰得其真攷謚之說近是今按元史本傳作封豳國公謚忠宣而攷之宋文憲余左丞傳則云謚忠愍追封夏國公並無謚文忠之語疑錢氏誤記也攷文憲洪武聖政記記太祖表章余闕令有司立祠肖像云云疑攷謚忠宣當是洪武

初年事而修元史者据書之文憲傳中忠愍之語仍据元謚也今從元史　庚戌鄧愈克婺源州元守將特穆爾布哈死之士卒降者凡三千餘人又分兵徇高河壘下之攷異据元順帝本紀作正月庚戌徐氏後編系之乙卯　是月張士誠遣兵攻常州湯和擊走之　二月丁亥太祖以水軍元帥康茂才為都水營田使諭之曰今軍事方殷度支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今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在宣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有司增設館舍迎送犇走所至紛擾無益使于民而反害之非吾委任之意也　是月行省樞密院同僉廖永安院判俞通海等攻江陰之石牌戍初石牌民朱定販鹽無賴導張士誠由通州渡江遂陷平江以定為參政而遣元帥欒瑞戍石牌以通舟師往來太祖既取江陰命永安等擊之瑞拒戰行樞密院判桑世傑奮戈躍馬陷陣而死永安等直前奮擊遂拔其戍禽定瑞等盡獲其海舟太祖復進吳禎為天興翼副元帥仍助良守江陰　李文忠以舍人將親軍驍勇冠諸將既下池州遂別攻青陽石埭太平旌德皆下之是月敗元院判呵嚕輝于萬年街復敗苗兵于於潛昌化進攻湻安夜襲洪元帥降其眾千餘授帳前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　三月己亥朔太祖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凡笞罪者釋之杖者減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贓者免徵武將征討之有過者皆宥之于是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不宜太寬太祖曰自喪亂以來民初離創殘以歸于我正宜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為本而刑新國則宜用輕典執而不變非時措之道也　丙辰鄧愈胡大海由徽州昱嶺關會合李文忠攻建德路克之元守將布哈等棄城遁走父老何良輔等帥眾降改建德曰嚴州府命文忠統兵填守攷異克建德路紀事本末平吳條下作三月丙申按順帝紀是年三月己亥朔丙辰大明兵取建德路丙辰為三月十八日是月無丙申也畢氏通鑑亦作丙辰今從之　夏四月己巳陳友諒陷池州時巢湖叛將趙普勝方歸友諒普勝故驍勇號雙刀趙友諒既得安慶遣普勝據樅陽為水寨以窺池州守將趙忠被執遂陷焉　丁丑元苗帥楊鄂勒哲攻建德以苗獠數萬水陸奄至李文忠將輕兵破其陸軍取所馘首浮巨筏上水軍見之懼而遁鄂勒哲復來犯文忠會鄧愈共擊克之禽其將李副樞凡前後降溪洞兵三萬攷異紀事本末平吳卷內言張士誠率苗獠水陸奄至城下證之明史李文忠鄧愈傳但言苗兵不及士誠士誠傳亦無之且是時士誠與完者不睦是年八月即謀殺之不應此時與完者合攻建德也今仍据明史列傳書之鄂勒哲退屯烏龍嶺踰月復擊敗之　是月陳友諒陷江西之龍興路　五月劉福通破汴梁因迎韓林兒都之陳友諒連陷江西瑞州吉安撫州諸路又遣其部將康泰趙琮鄧克明等分寇福建邵武路攷異趙琮畢鑑作邵宗今据元史本紀　六月癸酉李文忠率兵下浦江縣浦江義門鄭氏舉家避兵山谷間文忠重其累世雍睦訪得之悉送還家禁兵士侵犯　甲午張士誠遣兵寇長熟廖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追至狼山獲其

戰艦而還　秋七月郭天爵伏誅天爵子興第三子也天敘戰没林兒復授天爵為中書右丞時太祖勢日盛進平章為吳國公天爵失職怨望謀不利于太祖遂被誅子興後遂絕（攷異事見子興傳不著年月畢氏通鑑系之是年七月蓋據徐氏後編本之洪武實錄也今從之）　八月元苗帥左丞楊鄂勒哲被殺初江淮既亂元兵屢敗議者以為苗兵可用遂自湖廣招至累破士誠兵士嘉興杭州積功陞左丞然苗性貪殘好殺所過屠僇無遺郡縣苦之士誠既降欲以前憾圖鄂勒哲而江浙行省丞相達實特穆爾亦浸厭鄂勒哲驕横不可制乃陰定計用士誠兵圍之鄂勒哲乘城拒戰十日力盡自經死士誠自此益無所憚尋遣兵據杭州嘉興達實擁空名而已　九月丁酉楊鄂勒哲部將員成蔣英劉震等率所部詣李文忠降且言其部下李福等三萬餘人在桐廬皆願効順文忠請于太祖自往撫之（攷異楊完者被殺紀事本末系之九月然丁酉請降在完者既死之後證之本紀是年九月丁酉朔則完者之死在八月明矣今從畢鑑）　是月陳友諒陷贛州路元江西行省叅政全普諳薩里（舊譜作庵薩作撒）及總管哈納齊（舊作哈海赤）死之時江西下流諸郡皆為友諒所據普諳薩里乃與哈納齊戮力同守友諒遣將圍其城使人脅之降普諳薩里斬其使還甲登城拒守凡四月兵少食盡遂自刎哈納齊守譙尤有功城陷語賊將曰與汝戰者我也毋殺我民請速殺我遂遇害

冬十月進胡大海樞密院判官令帥兵攻蘭溪州大海先至婺州之鄉頭禽元萬戶趙布延布哈（舊作伯顏不花）平其五壘壬申進攻蘭溪（攷異後編作辛未今据元史本紀）　元兵千人出戰敗之執元廉訪使趙秉仁等分兵守其要害遂進攻婺州　甲戌大將軍徐達平章邵榮克宜興先是達等攻宜興久不下太祖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地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出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士內乏破之必矣乃遣總管丁德興分兵遏太湖口而達等并力攻城遂克之是役也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帥舟師從焉既克宜興永安乘勝深入太湖遇士誠將呂珍與戰不利舟膠淺失援遂被執永安長于水戰所至輒有功士誠愛其材勇欲降之不可遂被拘留太祖欲以所獲將士三千人易永安士誠以士德故不從永安被囚凡八年卒于平江太祖遙授行省平江政事封楚國公後吳平喪歸太祖迎祭于郊既定天下追贈賜謚後官其從子昇為指揮僉事　以楊國興為右翼元帥令守宜興國興勞來安集民多歸之遂城宜興三月完之士誠水陸來寇輒為國興所敗逡巡遁去　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畊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在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畊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升擢無功者還復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得寓兵于農之意故大海攻婺州久不克甲子太祖命徐達還應天與李善

長居守自率馬步水軍元帥常遇春及親軍都指揮使楊璟兵凡十萬往征之由甯國道嶽州召儒士唐仲實問漢高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平一天下其道何由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今公英明神武驅除禍亂未嘗妄殺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太祖曰君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又聞前學士休甯朱升名鄧愈得薦焉召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太祖悅命叅帷幄　是月陳友諒陷福建之汀州路　十二月太祖師至蘭溪有和州人王宗顯避亂寓居嚴州胡大海薦其學行召見之太祖悅曰此吾鄉人也令其先往婺州覘敵宗顯至近城五里有舊識吳世傑語以城中守將不相能狀還報太祖悅曰吾得婺州當以汝為知府是時元行樞密院判官舒穆嚕宜遜舊作石抹宜孫分治處州其母及弟厚遜舊作厚孫皆在婺聞大軍至蘭溪宜遜泣曰義莫重于君親食祿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難而不赴是無親也無君無親尚可立天地哉時方與叅謀胡深章溢等造師子戰車數百兩遣深率以行而自率精銳萬餘出縉雲以應之深至松溪太祖語諸將曰松溪山多地隘車不可行若以精兵要之于阨可立破也援兵破則城可計日下矣翼日遣胡德濟誘深兵于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德濟大海之養子也深聞敗遁去城中勢益孤甲申克婺州元浙東廉訪使楊惠達嚕噶齊僧珠舊作僧住死之禽元將特穆爾賚斯舊作帖木兒烈思及舒穆嚕厚遜等既入城首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民皆安堵改婺州路曰甯越府尋復改曰金華府　丙戌置中書分省于婺州攷異明史本紀不載置中書分省事畢鑑据後編書之紀事本末同按湯潛菴史稿本紀書丙戌置中書分省丙戌為克婺州之第三日置省當在是時今據之　召郡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吳履孫履張起敬及蘭溪吳沈凡十三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敷陳治道已又聞金華范祖幹葉儀名召之至祖幹持大學以進令剖陳其義太祖稱善與儀竝授諮議尋置官屬以宗顯知甯越府王興宗為金華知縣興宗故隸人從太祖久以其勤廉能斷擢用之又命宗顯開郡學辟葉儀及金華宋濂為五經師浦江戴良為學正蘭溪徐源及吳沈為訓導自兵興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無不欣悅攷異据明史本紀辟范祖幹葉儀許元等十三人證之文苑戴良傳言命良與胡翰等十二人是連良數之正十三人也又證之吳沈傳言召沈及同郡許元等十三人昭皆有戴良胡翰在內而無范祖幹葉儀之名攷二傳之文詳略不同而所謂十三人者堪以互證若如本紀增入范祖幹葉儀則豈非十五人乎意范葉二人或召在先或召在後抑或二人已授諮議不入分講之列皆未可知今十三人之名皆据沈傳備書之而別敘范祖幹葉儀二人于下方太祖之下婺也先一日城中人望見城西有五色雲如車蓋以為異後知為太祖駐師地民望益歸之至是太祖入城首發倉粟振貧民下令禁酒選甯七縣富民子弟充宿衛號御中軍有女子曾氏自言能通天文誑説災異惑衆太祖以為亂民命戮于市于是民皆悅服　戊子太祖遣典籤劉辰招諭方國珍時國珍據慶

元溫台等路太祖既克婺州謀規取浙東郡縣乃遣辰往諭以禍福令納地請降辰至慶元國珍使人飾二姬以進辰叱而郤之攷異按明史方國珍傳太祖遣主簿蔡元剛招諭國珍不言劉辰而證之辰傳則記其奉使至慶元及叱郤進姬之事意當日遣使有正有副不止辰一人而諸書所記又有陳顯道者今據辰傳又畢氏通鑑亦作劉辰蓋據辰所撰國初事蹟云云故諸書皆從之

明通鑑前編卷二

前紀二 起屠維大淵獻盡昭陽單閼凡五年

太祖

元至正十九年春正月乙巳太祖既克婺州將以次徇浙東未下諸路集諸將諭之曰克城以武戡亂以仁吾比入集慶秋毫無犯故一舉而定今新克婺州正宜撫綏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諸路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武豈惟國家之利即子孫實受其福　乙卯方國珍遣使奉書于太祖方劉辰之至慶元也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竝起惟江右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今與我為敵者西有吳南有閩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於是遣使隨辰來進黃金五十觔白金一百觔文綺百匹太祖復遣鎮撫孫養浩報之攷異諸書記國珍奉金幣及獻地遣子為質竝系之三月丁巳畢氏則正月遣使三月遣子分為兩次證之明史國珍傳遣子為質在孫養浩報書之後是前次遣使隨辰來後次遣子隨養浩來灼然為二事也今從畢氏分書之　諸書所記國珍語皆云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按友定是時在閩不過一總管耳至正二十一年破陳友諒將鄧克明于汀州始遷左丞又三年始受平章開省延平此時安得便與國珍為敵故明史國珍傳別據他史改云西有吳南有閩西指士誠南指友諒蓋友諒在江西去國珍尚遠也十八年遣人入閩破汀州踰年陷杉關攻邵武延平諸郡則逼近浙東國珍所謂與我為敵者乃正指友諒野史誤諒為定耳今從國珍傳　庚申樞院胡大海攻諸暨州守將先期宵遁萬戶沈勝以城降既而復叛大海擊敗之生禽四千餘人改諸暨曰諸全州攷異元史順帝紀系大明攻諸暨州于甲午之下辛丑之前明史太祖紀作庚申按是年正月甲午朔庚申二十七日也諸書皆作庚申今從之　是月樂平儒士許瑗謁太祖于婺州瑗以元末兩舉于鄉皆第一會試不第至是見太祖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足下欲掃平僭亂安定黎民非延攬英雄難以成功太祖曰予用英雄有如饑渴方廣攬羣策救民塗炭共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喜留參軍事已復授瑗為太平知府時又有諸暨人王冕者辟地隱九里山嘗仿周官著書一卷曰持此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太祖下婺州物色得之置幕府授諮議參軍冕自謂得行其志未幾病卒

二月甲子朔張士誠大舉兵入寇江陰艨艟蔽江而下樞院判君吳良與其弟禎謀曰彼衆我寡宜分道設奇以禦之時士誠將蘇同僉方駐君山指麾進兵良令禎出北門迎戰潛遣元帥王子明帥壯士馳出南門夾擊大破之禽其

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衆敵遂宵遁　癸酉平章邵榮攻湖州士誠將李伯昇敛兵退守攻之不克乃還屯臨安伯昇復來攻榮設伏敗之　三月甲午赦大逆以下　丁巳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温台慶元三路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為質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不信易而為質子此衰世之事吾豈蹈之夫質以釋疑不疑何質乃厚賜關而遣之然國珍方覘士誠勝負仍陰持兩端不決　是月陳友諒由信州略衢州復遣其將趙普勝寇甯國太平縣總管胡惟賢遣萬戸陳允義士汪炳等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與戰于栅江口破走之　陳友諒將趙普勝既陷池州遣别將守城而自據樅陽水寨時太祖方經略浙東慮其乘下游之勢以窺太平應天命徐達會院判俞通海舟師亟攻之遂大破普勝栅江營普勝棄舟陸走夏四月癸酉達等遂復池州禽僞將洪鈞等盡獲其巨艦艨艟太祖聞之大喜進達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通海僉樞密院事令乘勝亟攻安慶　是月張士誠遣兵寇常州湯和擊敗之尋士誠復攻建德駐兵大浪灘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帥精鋭出烏龍嶺循屯口而上擊破之士誠復遣兵屯分水嶺以窺建德世明復擊走之斬首五百餘級　胡大海既克諸全太祖令移兵攻紹興不下親軍都指揮馮國用卒于軍時年三十六太祖哭之慟歸其喪既定天下追贈郢國公賜謚（攷異据紀事本末系此事于三月之末言太祖自將取紹興以馮國用守之國用卒于軍士誠復遣兵詔紹興按太祖親征紹興本紀不載證之馮國用傳但言攻紹興卒于軍既不言取紹興亦無從太祖往征之語又證之士誠傳言士誠數以兵攻常州江陰建德長興諸全輒不利去而太祖遣邵榮攻湖州胡大海攻紹興常遇春攻杭州亦皆不能下据此則攻紹興既未下而所遣之將為胡大海太祖未嘗親征也太海傳亦但書其自諸全移兵攻紹興再破士誠兵亦不言其取紹興也又證以是年五月太祖召大海守甯越諭以紹興為士誠將呂珍所據是紹興彼時並未下非既下而復詔也畢氏通鑑系之是月但敍大海再破士誠兵不言其下而國用卒于軍中正在是時畢氏亦遺之今据國用傳增入而刪去太祖親征語）

五月辛亥太祖將還應天召胡大海于紹興既至諭之曰甯越為浙東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以爾為才故特命之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巴延布哈（舊作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略舒穆嚕伊遜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為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密邇甯越宜與常遇春同心協力伺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未可輕也仍命左司員外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欒鳳綜理錢糧軍務事未幾有道于大海再攻紹興請為内應者太祖知其詐命法司拷問則士誠間也遂併其家屬誅之　六月壬戌朔太祖還應天　甲子張士誠將呂珍圍諸全大海自甯越帥兵援之珍堰水灌城大海奪堰反以灌珍珍勢蹙乃于馬上折箭誓解兵大海許之都事王愷曰賊狡猾難信不如因而擊之大海曰彼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遂引兵還　陳友諒之弟友德帥兵圍信州元江東廉訪使巴延布哈德克津（舊作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引兵來援與鎮南王子大聖努（舊努作奴）樞密判官席閏參謀該里丹（舊作海魯丁）等共入城守凡六閱月

糧盡軍民唯食草苗茶紙既盡括韡底煮食之又盡則羅掘鼠雀及殺老弱以食然猶出兵屢卻賊是月僞將王奉國來攻城晝夜不息者踰旬德克津登城麾兵拒之已而士卒力疲不能支萬戶顧馬兒以城叛城遂陷閏出降大聖努該里丹皆死之德克津力戰不勝遂自刎部將蔡誠盡殺妻子與蔣廣奮力巷戰誠遇害廣爲奉國所執愛其勇欲降之廣曰我寧爲忠死不爲降生汝等一草中盜耳吾豈屈汝乎奉國怒磔廣于竿廣大罵而絕義兵陳受亦被禽不屈賊焚之初德克津之赴援也自念天子司憲不忍坐視信州危急所不忍者有太夫人在即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即死何憾德克津乃命其子額森布哈(舊作也先伯花)奉其母間道入閩以江東廉訪使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事聞元贈官謚曰桓毅

秋七月故濠黨趙均用被殺初均用與彭大之子早住既陷盱眙泗州遂自泗州寇淮安陷之以至正十七年據淮均用稱永義王早住稱魯淮王未幾均用失淮奔山東會劉福通之黨毛貴連陷山東諸路據益都聲勢大振均用往依之既而互相猜忌均用遂襲殺貴據益都欲併其衆貴黨續繼祖聞之自遼陽入益都遂殺均用由是其黨互相讐敵彭早住不知其所終(攷異彭早住爲彭大之子畢氏據實錄辯證之說是也然彭趙稱王則在十三年濠圍既解之後未幾大死早住代之然無名號也據元史順帝紀則稱永義稱魯淮者乃在十七年踞淮安時畢氏遂移之十四年似彭大在時未嘗稱王而稱王實始于早住與元明二史皆不合今不從辭詳前卷考異中)

八月庚午命朱文遜秦友諒攻無爲州陷之文遜太祖義子也

是月元陝西行省左丞察罕特穆爾(舊作帖木兒)帥兵攻汴梁復之察罕系出北庭其祖父徙河南爲潁州沈丘人居平慨然有大志及汝潁兵起奮義起師沈丘子弟願從者數百人與信陽州羅山人李思齊同設奇計襲破羅山縣事聞元授察罕爲汝寧府達嚕噶齊知府事于是集義兵得萬人自成一軍數討賊有功十七年以援陝西報捷行臺御史王思誠言於朝請令察罕專守關陝仍許便宜行事從之於是授陝西行省左丞竝以西齊爲四川左丞至是謀復汴梁率歸亳陳蔡之師水陸竝下又大發秦晉兵會汴城下圍之三月偵知汴梁城中食且盡乃與諸將分門而攻夜帥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韓林兒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退保安豐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元京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御史中丞仍便宜行事詔告天下察罕乃以兵分鎮關陝荊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于是遂謀大舉以復山東

九月癸巳奉國上將軍徐達僉院張德勝等克潛山達等既克無爲州遂自州登陸夜至浮山寨敗趙普勝別將于青山追至潛山友諒遣參政郭泰渡沙河逆戰德勝復大破之斬泰遂拔潛山命將守之

乙未陳友諒殺其將趙普勝先是普勝據安慶諸將攻之不克僉院俞廷玉卒于軍中諸將患之太祖曰普勝勇而寡謀友

諒驕而忮功若用間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數為普勝畫策見親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誤達普勝客見疑不自安遂來歸盡得普勝陰事乃重以金幣啗客潛往友諒所間普勝普勝不知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遂忌之至是憤潛山之敗疑普勝貳于己乃詐以會師為期自江州猝至普勝不虞見圖且燒羊出迎于雁汊甫登舟友諒遂執而殺之併其軍　丁未同僉樞密院常遇春克衢州先是遇春攻衢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乘之以登又穴地攻其大西門元守將宋巴延布哈等悉力捍禦以束葦灌油燒呂公車架千斤秤鉤懶龍爪用長斧斫木梯築夾城以防穴道遇春攻之凡兩月餘不能克至是以奇兵掩其不意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戰具城中遂亂院判張斌度不能守潛出小西門迎降宋巴延布哈不知尚督兵拒戰俄而城中火起我師入城衆遂潰總管馬浩赴水死宋巴延布哈被執（攷異馬浩死見明史陳友定傳畢氏通鑑馬浩作馮浩）改衢州路曰龍游府尋改曰衢州府進遇春僉樞密院以王愷為衢州總制　是月張士誠復遣兵寇常州湯和遣統軍元帥吳復督兵出忠節門奮擊大敗之院判吳良復遣萬戸聶貴蔡顯帥衆出閒道殲其援兵于無錫之三山守將莫天佑遁去（攷異畢氏通鑑系之十月今据紀事本末又是時攻常州非江陰也證之明史吳復吳良傳皆同畢鑑作江陰今不從）　冬十月太祖遣浙東分省博士夏煜授方國珍福建行省平章其弟國瑛參政國珉樞密分院僉事各給符印仍以所部兵馬城守俟命征討煜既至國珍欲不受業已降欲受之恐見制乃詐稱疾自言老不任職唯受平章印誥而已是時元亦以國珍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徵海運糧于張士誠令國珍治運歲漕十萬石于京師（攷異据明史本紀系之十月畢鑑作九月甲寅蓋据煜奉使月日也）　十一月僉院胡大海與樞判耿再成合兵攻處州初再成從太祖取婺州為前鋒太祖命屯兵于縉雲之黃龍山以遏敵衝謀取處也黃龍四面陡絕再成樹柵其上元處州守將舒穆嚕伊遜遣兵分據要害而令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時將士皆怠弛無鬭志會大海出軍抵樊嶺再成與之合連拔桃花嶺葛渡二砦進薄城下伊遜戰敗棄城走將士皆潰敗壬寅遂克處州大海分兵略定諸縣遣使諭深曰吾王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時自附將誰與僇力且去年爾戰則敗今年我不戰而勝天意亦可見矣深默然之遂以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先降餘相繼下之以再成統兵填守句容孫炎為總制太祖素知深名召見授左司員外郎遣還處州招集部曲以俟征討　戊申陳友諒遣兵陷福建之杉關

十二月甲子張士誠以分水之敗復遣其將據新城三溪結塞數出寇掠李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擊之斬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焚其壘自是士誠不敢窺嚴婺　初陳友諒破龍興徐壽輝欲徙都之友諒恐其來不利于己遣人尼其

行至是友諒據江州壽輝遂引兵發漢陽次州城下友諒陽遣使出迎而陰伏兵于城西門外壽輝旣入門閉盡殺其部屬居壽輝于江州自稱漢王置官屬自是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擁虛位而已　是歲陳友諒遣兵入閩寇邵武汀州元總管陳友定禦之戰于黄土寨盡獲其部衆僞將鄧克明遁去友定一名有定福清人至正十二年盜起海上汀州判蔡公安募人擊之友定時以明溪驛卒好談軍事公安奇之授為黄土寨巡檢從討延平邵武諸山寇平之積功擢為清流縣尹為人沈勇喜游俠衆憚服之至是行省授為總管以禦寇功奏聞友定名始著云

二十年春正月己亥夏煜自慶元還應天言方國珍奸詐狀非兵威無以服之太祖曰吾方致力姑蘇未暇與校乃遣都事楊憲傅仲章復往諭之曰吾始以汝豪桀識時務故命汝專制一方汝顧中懷叵測欲覘我虛實則遣侍子欲卻我官爵則稱老病夫智者轉敗為功賢者因禍成福及今能滌心改過則三郡之地庶幾可保其審圖之國珍得書不省　是月以馮國勝為帳前都指揮使典親軍先是國用卒子誠幼而國勝先已積功為元帥太祖乃命襲其兄職國勝後更名宗異最後始以勝名　二月庚申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歸附請降時友諒兵入杉關犀盜竊發閩中大擾天祿見國勢不振聞太祖師下浙東方國珍降乃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以書納欵而福清州同知張希伯亦遣人請降太祖皆納之賜書褒諭攷異福寧請降明史本紀系之正月無日明史稿系之二月亦無日惟潛菴史稿書二月庚申與紀事本末平閩條下合按是月戊午朔庚申為二月初三日是明史本紀據其遣人納欵之月亦無不合惟湯氏兼具日分畢鑑同今從之

三月戊子朔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溢龍泉人琛麗水人先是太祖下婺州召見濂而是時基溢琛尚在處州元舒穆嚕伊遜幕中故太祖謂伊遜善用士及胡大海克處州基已先棄官歸而溢與琛自伊遜敗後避入建甯大海乃竝濂薦之時郎中陶安亦屢為太祖道四人之賢太祖因遣使以書幣徵之孫炎方總制括蒼承命招基使者再往返不起尋以寶劍贈炎炎作詩貽基謂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豈敢私受封還之卒為基開陳天命而安贈基及濂歡駕之詩踵至于是與溢等同至京師至是太祖召見喜賜坐勞之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因問今天下紛爭何時定乎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太祖稱善基陳時務十八策悉嘉納焉濂長基一歲皆起東南負重名基雄邁有奇氣而濂自命儒者以文學受知皆備顧問太祖為築禮賢館處之一日從容問安曰此四人者於汝何如對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太祖多其能讓云攷異伯兄弢甫撰陶學士年譜證以集中有送孫伯融赴括蒼詩又有寄劉伯温宋景濂二公詩中有東山好慰蒼生望南國那容皓髮安之語以其時攷之則至正十九年太祖徵基等四人而先生為之勸駕也又二十年四人既至集中有喜伯温景濂輩至詩有攄才要濟邦家用為治當調鼎鼐和及當朝輔佐伴伊呂汗簡芳名耿不磨之語蓋以命世期之也當太祖起兵之初中原未定劉宋諸老佚處剬東隱而不出先生遠道貽詩慇懃趣駕其後雲集帝都卒成王業史以徵聘屬之孫炎

推薦歸之李善長而不知先生啟釁之功尤不可沒予謂太祖得此四人獨以問安則安與此四人相知之深其數稱道于太祖之前可知也集中所載皆當日之實錄今據增之若孫炎封還贈劍之事據明史炎傳又遜志齋集孫伯融傳同

時李文忠亦薦諸儒許元王天錫及義烏王禕元即婺州所召十三人中之一也竝見徵用寘之館中而禕以文章名世太祖雅愛重之攷異王天錫皇明通紀紀事本末皆作黃天錫今據明史王禕傳

是月召常遇春于杭州過春之出師也太祖戒之曰克敵在勇全勝在謀昔關侯號萬人敵為呂蒙所破為無謀也爾宜深戒之及攻杭州戰不利故召還仍命從徐達攻安慶

夏五月丁亥徐達常遇春等敗陳友諒于池州趙普勝之死也樅楊水寨不能守達等遂拔之友諒盛兵來援聲言出安慶遇春策其必攻池州乃與達謀伏銳兵于九華山下而以羸弱守城明日友諒兵果至直造城下鋒銳不可當須臾城上揚旗鳴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夾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禽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旅不殺將為後患達不可以狀聞而遇春輒以夜掩殺過半太祖令使者亟還諭勿縱殺絕歸附心使者返僅存三百人太祖聞之不懌乃命達盡護諸將兵禁妄殺者攷異紀事本末作四月今據明史本紀其日分據潛菴史稾

是月陳友諒挾徐壽輝東下攻太平守將行樞密院判花雲師戲下三千人結陳迎戰元帥朱文遜力戰死之友諒攻城三日不能拔乃引舟師薄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閏月丙辰朔陷之賊縛雲雲奮身大呼縛盡裂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行至斮爾為膾也賊怒碎其首縛雲于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賊不絕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俱被執不屈死雲自濠州隸麾下每戰輒立奇功因命宿衛常在左右至是以太平為建康上游重地命雲守之遂死于難年三十九方雲之與賊戰也勢急其妻郜氏祭家廟挈三歲兒泣語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義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撫之雲被執郜赴水死侍兒孫氏瘞畢抱兒行被掠至九江孫夜投漁家脫簪珥屬養之及漢兵敗孫復竊兒走渡江遇潰軍奪舟棄江中浮斷木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有老父自稱雷老挈之行踰年達太祖軍中孫抱兒拜泣太祖亦泣寘兒膝上曰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太祖賜兒名煒及長累官水軍衛指揮僉事追封雲東丘郡侯瑗高陽郡侯鼎太原郡侯立忠臣祠竝祀之煒傳五世請于朝追贈郜貞烈夫人孫安人立祠致祭攷異據明史本紀閏五月丙辰花雲傳亦云閏五月三編輯覽皆系之五月據友諒攻太平之月分牽連竝記蓋以五月攻閏月陷也丙辰為閏五月之朔日證之雲傳友諒攻城三日不得下則來攻在五月明矣今分別書之

戊午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而自立友諒既陷太平亟謀僭偽號乃進駐采石磯遣部將佯白事壽輝前乘間持鐵撾擊殺之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改元大義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張定邊為太尉會大風雨羣臣班沙岸稱賀不能成禮方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士誠以連敗齷齪不敢應于是友諒欲乘勝攻應天江東大震初劉基見太祖留

參軍事從容問征取計基對曰士誠自守虜不足慮今友諒方刦主脅下據我上游宜先圖之陳氏既滅張氏亦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太祖大悅曰先生有至計勿惜盡言會友諒將東下諸將獻計者或議降或議奔據鍾山基獨張目不言太祖召入內問計基對曰主降及奔者可斬也太祖曰先生計安出對曰賊驕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且天道後舉者勝以逸待勞何患不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矣太祖意益決時諸將議先復太平太祖曰不可彼居上游舟師十倍我猝難復也或請太祖自將迎擊太祖曰不可彼以偏師綴我而全軍趨金陵半日可達吾步騎急難引還百里趨戰兵法所忌非策也乃馳諭胡大海以兵擣信州牽其後而密召指揮康茂才語之曰汝與友諒雅游吾欲以計速之來非汝不可可亟作書遣使約降為內應且給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應聲曰諾時參政李善長在側曰今方憂寇來何為誘致之太祖曰遲則二寇將合為害益大何以支今先破此賊則東寇膽落矣善長稱善友諒得茂才書大喜問使者曰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橋問橋何如曰木橋乃與酒食遣之還令歸語茂才至則呼老康為驗太祖聞使者歸喜曰賊入吾彀中矣乃命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友諒果引兵東于是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陳兵南門外楊璟屯兵大勝港張德勝等以舟師出龍江關太祖親督軍盧龍山以待乙丑友諒帥舟師泊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港狹僅容三舟入友諒令引退直出大江徑趨江東橋見橋皆石甃知已受紿乃連呼老康無應者亟率舟師趨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太祖預戒山上左右各偃赤幟黃幟一約以寇至舉赤幟兵交則舉黃幟伏兵見黃幟即起諸軍應之會烈日張蓋督兵友諒至龍灣衆欲戰太祖曰天且雨諸軍輒食會當乘雨擊之須臾果大雨雨少止赤幟舉士卒競進拔其柵友諒方麾衆爭柵太祖命發鼓舉黃幟遇春等伏兵起徐達兵亦至于是水軍張德勝朱虎等率舟師畢集內外夾擊漢兵大潰其乘舟遁者值潮落舟膠殺溺死者無算生禽七千餘人獲巨艦百餘艘戰船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院判張德勝以舟師追至慈湖焚其舟又追之采石友諒復麾兵迎戰德勝陷陣死之指揮廖永忠馮國勝等大呼而入右副元帥華雲龍擣其中堅奇兵元帥王銘突陣入被敵兵攢搠傷其頰銘三出三入殺傷過當遂大敗之友諒遁還江州徐達乘勝攻太平守太平者聞友諒敗皆無固志遂復之

攷異據元史順帝紀友諒弑偽主徐壽輝于太平路在五月丁亥朔之下又云己而同駐于江州按明史本紀陷太平在閏五月丙辰弑壽輝無日潛菴史稿作戊午是陷太平之第三日也又龍灣之敗明史及史稿皆作乙丑去戊午僅七日是月丙辰朔乙丑初十日也元史誤以為前五月因有同駐江州之語若龍飛紀略紀事本末等書皆作閏五月丙辰陷太平而其下敘采石僭號之後率衆還江州又自江州引兵東下此誤也戊午尚在采石乙丑便敗若還至江州然後東下安得有往返七日神速如此況還江州係上游之程又值南風司令必不然也蓋友諒在采石時初意欲約張士誠入寇及得康茂才書則以速趨金陵為

得計而太祖遣茂才紿之亦正恐其久則與士誠合而欲其速來故其敗不過數日問證之明史紀傳竝無回至江州之語則野史仍沿元史順帝本紀之誤也今不取復太平取安慶皆在大破友諒之後潛菴史稿以為乘勝者是也紀事本末系復太平于辛酉辛酉去戊午僅三日正友諒在采石謀東下之時故是時諸將有先復太平之議而太祖以為不可此可見矣今從史稿明史系于閏月乙丑之後　丁卯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為提舉太祖命長子標從受經學　戊寅胡大海克信州路先是大海奉命擣信州遣元帥葛俊往道過衢州總制王愷亟止之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為友諒門戶彼既傾國入寇甯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全軍臨之不可大海然之乃親帥兵攻信州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迎戰大海擊敗之督兵攻城守者不能支衆潰遂克之攷異紀事本末系之六月戊寅按戊寅乃閏五月二十三日六月無戊寅也蓋據元史順帝紀而紀中本無日今從畢鑑改信州曰廣信府　六月辛亥築太平城初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為陳友諒舟師所陷至是常遇春移築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置樓堞守禦遂完　壬子元舒穆嚕伊遜攻慶元不克死之初伊遜既失處州以數十騎出走至建甯欲圖恢復而所至人心已散知事不可為嘆曰處州無守地也今勢窮無所往不如仍還處州死亦為處州鬼耳遂以兵攻慶元耿再成擊敗之伊遜衆潰走竹口欲還福建道經桃花坑為鄉兵所邀擊伊遜力戰死總制孫炎以聞太祖嘉其盡忠死事遣使祭之攷異明史伊遜敗死系之六月無日今據潛菴史稿　是月諸軍追友諒至池州遂克安慶先是有趙普勝部將張志雄者帥兵從友諒東下頗以普勝故怏怏及龍灣之敗遽帥衆來降因獻取安慶之策遂克之太祖命僉院趙仲中守之攷異據明史趙庸傳仲中即庸之兄也明年張定邊復陷安慶仲中棄城奔還太祖斬之紀事本末作伯仲惟畢氏通鑑作余元帥皇明通紀作俞伯仲俟攷　秋七月乙丑浮梁守將于光降光徐壽輝舊將也聞友諒弒壽輝尋敗遂帥衆擊走漢將取饒州遣使降于鄧愈愈遂移填饒州　九月戊寅徐壽輝將歐普祥降普祥守袁州友諒弒壽輝徵兵于普祥普祥遂叛乃以袁州來降友諒遣其弟友仁攻之普祥擊敗其衆遂禽友仁友諒懼與之約和始釋友仁歸　是月張士誠遣其將呂珍徐義等帥舟師自太湖入陳瀆港分三路寇長興耿炳文擊敗之獲甲仗舟艦甚衆尋士誠復遣兵寇諸全守將袁實戰死　冬十二月復遣夏煜以書諭方國珍曰福基于至誠禍生于反覆隗囂公孫述故轍可鑒大軍一出不可虛詞解也國珍雖不省然始稍稍懼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江南行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參謀劉基怒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太祖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有在太祖大感悟乃定西征之計攷異事見明史基傳然傳言歲首當在二十年敗陳友諒之後傳中記其不拜小明王殺于友諒東下之前標以初字牽連竝記本非編年之體然據此以為二十年之歲首則彼時基尚未至何緣有斥為牧豎之語故皇明通紀紀事本末皆系之二十一年之正月朔者近之若畢氏通鑑系之至正二十四年未知何據惟時太祖已平友諒擊走士誠兵于安豐以林兒歸居之滁州遂以二十四年正月即吳王位無論彼時不得有奉小明王之事即謂中書省循前例仍設御座而林兒之為牧豎人皆知之何待基之斥而後知其無能為彼耶惟郎瑛七修類稿以為即至正二十年龍灣之捷後事蓋奏捷行慶賀禮也徵之誠意伯集首行狀所載謂友諒既敗中書省設御座將以明年正月朔奉小明王行慶賀禮正與明史傳中語合而史家牽連記事偶倒置耳然非二十

四年之正月則無疑也今不取　辛酉以鄧愈為中書參政仍僉樞密院事總制各翼軍馬　二月甲申始立鹽茶課令商人販鬻以資軍餉　己亥置寶源局定錢鈔法攷異明史本紀作乙亥按是年二月癸未朔有己亥無乙亥也潛菴史稿作己亥而明史系之二月甲申之下則乙字乃己字之誤今據史稾　二月丁丑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外事參議宋思顏參軍事　元泗州守將薛顯以城降初趙均用據徐州以顯為元帥守泗州均用既死顯遂以泗州來降授觀軍指揮使從征江西　戊寅方國珍遣使來謝且歸金玉馬鞍以獻太祖命卻之諭曰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材所用者粟帛其它寶玩非所好也　夏四月辛巳朔以李善長兼領大都督府司馬進行省參知政事　五月甲戌命胡大海移填金華時大海既克信州使其子德濟守之友諒遣其將李明道進攻據草坪鎮以逼浙東援兵大海至婺遣部將繆美帥兵來援而賊已保玉山德濟將夏德潤拒戰不克死之明道遂進圍信州　六月李明道圍信州急胡德濟以兵少閉城固守遣人求援于大海大海即帥兵由靈溪以進德濟乃引兵出城與明道戰大海縱兵夾擊丙午大破之禽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初漢二有兄曰溥安仁人仕友諒為平章守建昌太祖命將攻之不克又遣院判朱亮祖擊于饒之安仁港亦失利而太祖必欲招之降以絕友諒之援至是大海禽其弟遂送之行省李文忠文忠令漢二為書以招溥復送之建康太祖命仍其舊職用為鄉導以取江西　秋七月甲子以范常為太平知府諭之曰太平吾股肱郡其民數困于兵宜令得所常以簡易為治興學恤民官廩有穀數千石請給民之種者秋稔輸官公私皆足民親愛之　太祖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習經濟者參軍事宋思顏進曰主上躬行節儉真可示法子孫惟願終始如一太祖嘉其直賜之幣它日又言句容虎為害既捕獲宜除之今豢養民間何益太祖然之即命殺虎分其肉飼百官攷異事見明史思顏傳證之洪武實訓在是年七月甲子今據之　壬申友諒將張定邊復陷安慶守將趙仲中遁歸太祖怒按以軍法常遇春以渡江勳舊請赦其死太祖曰將不能堅守城池敗則逃之不殺何以懲後乃誅仲中而官其弟庸行樞密僉事　八月己卯太祖遣使通好于元平章察罕特穆爾時察罕謀復山東輿疾抵陝洛大會諸將議師期分兵五道水陸竝進而自帥鐵騎渡孟津踰覃懷而東復冠州東昌遣其子庫庫特穆爾舊作擴廓帖木兒擣東平東平僞丞相田豐者劉福通之黨也據山東久軍民附之察罕乃先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遂降從大軍東討一時羣賊皆在濟南察罕分遣奇兵由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邱及瀕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大破賊黨魯地悉定太祖聞之欲徐察其所為以覘其變而是時察罕方攻益都未下太祖乃決計先討陳友諒方李明道之降也太祖詢以友諒虛實乃言友諒自弒徐壽輝後將士離

心政令不一驍勇如趙普勝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足恃也太祖乃召諸將諭曰友諒弒主僭號犯我近疆殞我名將觀其所為不滅不已爾等各厲士卒以從于是命徐達常遇春等先發　庚寅太祖親御龍驤巨艦帥舟師乘風溯流而上戊戌師次安慶敵堅守不戰乃以陸兵疑之尋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拔其水寨攻城自旦至暮不下劉基請棄安慶徑趨江州直擣友諒巢穴太祖然之（攷異據明史本紀戊戌克安慶而龍飛紀略云攻安慶不拔至是冬始拔安慶陳氏通紀事本末皆云克江舟旋師攻安慶下之又證之明史基傳亦云攻安慶自旦至暮不下基請徑趨江州云云今謂江州之役制勝全在舟師攻破其水寨基請疾趨以擣其不意豈待城之下哉今于戊戌下刪去克安慶語仍據基傳）遂帥舟師西上過小孤友諒將丁普郎傅友德帥所部來歸友德宿州人初從劉福通之黨自山東入蜀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帥所部走武昌從友諒無所知名常鬱鬱不樂至是聞太祖來喜曰吾得真主矣太祖一見奇之擢為將使從常遇春徇地壬寅次湖口遇友諒舟師出江復邏擊敗之乘勝直薄江州友諒大驚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卒不能軍維時廖永忠以舟師前導見州城臨江守禦甚固乃預度城高下造橋于船尾名曰天橋以船乘風倒行橋傅于城我師攀堞而上癸卯克江州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甲辰進拔南康分兵徇蘄黃黃梅廣濟皆下之　九月辛亥友諒將王溥以建昌來降太祖命溥仍守建昌是月友諒守將餘干吳宏龍泉彭時中吉安曾萬中孫本立等聞友諒敗皆遣使約款請以城降乃遣行省參政鄧愈徇臨川撫州後翼元帥趙德勝徇瑞州臨江等郡　冬十月張士誠聞我軍西上遣其將李伯昇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竝進城中兵少不能禦太祖在江州遣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分三路兵往援皆不利耿炳文嬰城固守副元帥劉成出戰死于是敵復圍城結九寨為樓車下瞰城中取土石填壕塹放火燒水關城中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復遣人求援于江州　十一月戊午太祖聞長興圍急命行省參政常遇春亟帥兵往援　己未鄧愈克撫州時友諒將鄧克明據城拒守愈駐師于臨川之平塘遣吳宏進攻撫州敗之克明佯遣使通款于愈愈知其無降意由間道卷甲夜馳二百里比明入其郛克明單騎出南門走自度不得免乃詣愈降愈留克明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因請詣太祖于江州愈以兵送之中途克明復遁歸新淦　甲戌常遇春兵至長興與李伯昇素憚遇春棄營遁遇春追擊俘斬五千餘人太祖聞之不悅　諸將還師攻安慶下之命遇春覽其城時太祖諭取龍興友諒偽行省丞相胡廷瑞守之太祖遣使招諭使以城降廷瑞聞友諒敗亦內懼十二月己亥廷瑞遣使鄭仁傑詣九江納款具言將校部曲請勿解散改屬它人太祖有難色劉基蹴所坐胡牀太祖悟報以書曰仁傑至言足下有効順之誠此足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此足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有能審天時料事幾不

待交兵挺然委身來者皆推赤心以待隨其才任使之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安肯散其部曲使人自危疑負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僇猜忌若此竟何所成近建康龍灣之役所獲長張渠鈙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長張破安慶水寨鈙等攻江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以完城來歸者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當早自為計長張即志雄也廷瑞得書意釋乃遣部將康泰詣江州請降攷異胡廷瑞以龍興降明史本紀系之二十二年正月據其迎降及太祖至龍興之月日也太祖既得江州即遣人招諭廷瑞故諸書多系之八九月間至廷瑞遣鄭仁傑及太祖貽書事畢鑑系之是年十二月己亥證之明史稿亦分書之但稿中無日分耳己亥乃十二月二十一日今據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亥胡廷瑞以龍興降乙卯太祖發江州己未次樵舍廷瑞遣人齎陳氏所授丞相印及軍民糧儲之數來獻辛酉太祖如龍興廷瑞帥行省僚屬祝宗康泰等迎謁于新城門壬戌太祖入城首謁孔子廟開倉庫振貧乏悉除陳氏苛政放友諒所蓄麋鹿于西山民大悅改龍興曰洪都府時袁瑞臨江吉安等府皆相繼下攷異太祖如龍興明史本紀書正月乙卯潛菴史稿書正月壬戌蓋一據其發江州之日一據其至南昌之日也樵舍事見明史胡美傳畢氏通鑑系之己未而元史順帝紀書正月庚申大明取江西龍興諸路以次第攻之畢鑑所記干支皆不誤今據之據順帝紀是年正月戊申朔則辛亥為正月初四日以後皆可攷也　二月太祖還應天命鄧愈以行省中書參政填洪都　癸未金華苗兵作亂行中書省參政胡大海郎中王愷死之初苗帥楊鄂勒哲死其部下蔣英劉震李福等自桐廬來歸大海喜其驍勇留置麾下待之不疑至是三人謀叛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月之七日起事是日大海晨在分省署中英等入請觀弩于八詠樓大海出遣其黨遮跪馬前訴英等將殺己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出袖中椎擊大海中腦仆地又殺大海子關住及總管高子玉時愷方佐大海治省事其帥多德愷欲擁之而西愷正色曰吾守土義當死寧從賊耶遂殺愷及其子寅掾史章誠亦死之攷異據明史本紀苗兵作亂系之二月辛未證之元史順帝紀二月丁巳朔是月無辛未也紀事本末言英等約衢處苗帥以是月七日起事以丁丑朔推之七日當為癸未潛菴史稿系之是年二月癸未是明史辛字為癸字之誤明矣今據潛菴史稿改正大海善用兵而嚴于紀律嘗自誦曰吾武人不知書惟知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掠婦女不焚毀廬舍以是軍行遠近爭附及死聞者無不流涕後追封越國公太祖既定天下復賜謚大海等七人賜謚事見後初太祖克婺州禁釀酒大海子首犯之太祖怒欲行法時大海方征越王愷請勿誅以安大海心太祖曰寧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竟手刃之及關住被殺遂無後云愷當塗人以克太平召為掾累官至郎中善謀斷常白事不聽卻立戶外抵暮不去太祖怪問之愷諫如初卒從其議後贈奉直大夫飛騎尉追封當塗縣男　丁亥處州苗帥李祐之賀仁德一作得遁應金華蔣英等相繼作亂殺行省樞密院判耿再成總制孫炎知府王道同元帥朱文剛皆死之再成

方與客對飯聞變上馬收戰卒不及二十人迎戰不克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反耶賊攢槊刺再成再成揮劍連斷數槊中傷墜馬大罵不絕口死炎等三人皆被執寘之空室脅之降不屈仁德㷀雁斗酒噉炎炎且飲且罵賊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主上所賜吾當服以死遂與道同文剛皆遇害再成持軍嚴士卒出入民間蔬果無所取炎談辨風生雅負經濟有詩名後再成追封泗國公炎贈丹陽縣男命建像再成祠與道同文剛皆祔祀文剛太祖養子名柴舍者也　金華之亂典吏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嚴州告變于李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掾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溪蔣英等懼乃驅掠城中子女西走降于張士誠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犇赴文忠亦率將士至填撫之民乃定　辛卯拓江西洪都城先是太祖既定洪都相度形勢以舊城西南臨水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又以東南空曠復展二里餘至是成之　壬寅命平章邵榮率兵討處州苗　三月癸亥降人祝宗康泰叛先是洪都之降廷瑞主之宗與泰浸不悅及太祖還應天以廷瑞從廷瑞度二人必叛密言于太祖時上將徐達方追友諒于武昌營于漢陽之沌口太祖發使詣洪都令宗泰帥所部兵往湖廣從達聽征調二人舟次女兒港遂以其衆叛遇商人布船因掠其布為旗號進刦洪都是日暮至城下發鼓舉火攻破新城門都事萬思誠知府葉琛皆被執不屈死之鄧愈聞變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從騎死且盡愈窘甚連易三馬馬輒踣最後遇養子馬乘之始得奪撫州門出洪都遂陷愈奔趨應天太祖以其功多弗罪也尋遣使詣漢陽命達等還師討之　是月明玉珍陷雲南初玉珍據蜀聞徐壽輝為陳友諒所弑謀討之命以兵塞瞿塘絕不與通立壽輝廟于城南隅遂自稱隴蜀王至是拓地至滇參謀劉楨謂西蜀自古形勝之地勸其建都稱號以繫人心玉珍善之乃僭稱皇帝于重慶國號夏建元天統攷異明史本紀系玉珍稱帝于三月無日通鑑輯覽則于是年三月書玉珍陷雲南五月稱隴蜀王至二十三年正月始稱帝蓋據元史順帝紀畢鑑據平夏錄改入是年三月己酉今撿平夏錄云三月戊辰竝非己酉蓋玉珍陷雲南在三月甲寅則稱帝在甲寅之後者似之若作己酉則似先已稱帝後陷雲南未知畢氏何据抑偶誤記平夏錄而以戊辰譌作己酉歟至其稱隴蜀王據平夏錄在至正二十年友諒弑壽輝之後證之明史玉珍傳亦云至正二十年友諒弑壽輝玉珍與之絕自立為隴蜀王然則明史紀傳皆本之平夏錄也今從之亦系于三月之末並追敘稱王事　婺州之亂張士誠遣其弟士信乘間帥兵萬餘圍諸全守將謝再興預遣將設伏城外自引兵出戰戰既合伏起大敗之禽其將士千餘人士信憤益兵攻城再興度不能支告急于李文忠時金華叛寇初定而嚴州逼近敵境處州又為叛苗所據文忠自度兵少不能應援聞邵榮討處州之兵將至文忠乃揭榜義烏古朴嶺揚言平章邵榮引兵五萬出江右右丞徐達引兵五萬出徽州約會金華刻日抵諸全士信兵見之大驚謀夜遁會胡德濟自信州率兵來援與再興分門而守夜半令諸軍蓐食帥死士開門突擊賊衆驚潰士信遂脫圍遁去　夏四

月己卯平章邵榮師諸軍復處州先是李文忠聞處州亂遣將屯兵于縉雲山中會耿再成子天璧方奉命徵發苗兵中塗聞變遂馳至文忠所得再成舊部朱絢等會榮攻之榮師元帥王佑胡深等燒其東北門軍士乘城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德戰敗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建康伏誅處州遂平方二郡之煽亂也衢州兵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歸過衢州迎之入城一夕遂定事聞授文忠浙東行省左丞總制嚴衢處信諸全軍事（攷異克處州畢鑑系之己丑今據明史本紀又紀事本末作癸酉按四月丙子朔癸酉則三月也蓋處州以三月攻四月復故諸書所記互異）　甲午徐達復洪都祝宗康泰俱敗宗走新淦依鄧克明後為志明所殺（志明克明之弟）泰走信州為追兵所獲送建康太祖以廷瑞甥特宥之廷瑞以避太祖字改名美　五月丙午太祖念洪都重地非骨肉重臣不可守乃以大都督朱文正統副元帥趙德勝親軍指揮薛顯同參政鄧愈填之德勝攻陳友諒將于南昌之西山破其寨俘斬三千餘人　是月元陳友定復汀州路先是友諒將鄧克明復寇汀州友定擊敗之遷左丞至是命守汀州進參知政事行省平章雅克布哈（舊作燕只不花）擁虛位而已　六月戊寅元平章察罕特穆爾遣使報書太祖言已奏朝廷授以行省平章事太祖不答謂左右曰察罕徒以甘言誘我耳且以書來而不反我使者其情偽可見也今張士誠據浙西陳友諒據江漢方國珍陳友定又梗于東南天下紛紛未有定日惟徐以俟之是月察罕以攻益都久不下遂為叛將田豐王士誠等所害初豐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數出入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行觀營壘左右皆以為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至是察罕從輕騎十一人行至豐營士誠遂刺之與豐走入益都衆乃推察罕子庫庫特穆爾為總兵官復圍益都事聞元贈察罕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謚獻武尋授庫庫特穆爾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庫庫姓王小字保保察罕甥也養以為子至是力圖報仇與益都兵戰生禽六百餘人斬首八百餘級太祖聞察罕死歎曰天下無人矣（攷異明史本紀系察罕被殺于報書之下是同月事也證之元史順帝紀乃六月戊子則去報書時僅十日耳庫庫敗益都之兵系之己亥仍是六月之下旬今並系之是月下）　平章邵榮自克處州歸驕蹇有異志與參政趙繼祖謀伏兵為變秋七月丙辰事覺伏誅太祖自起兵所任將帥最著者徐達常遇春與榮為三而榮尤宿將善戰太祖以勳舊欲宥其死遇春直前曰人臣以反名尚何可宥臣義不與其生太祖乃飲榮酒流涕而僇之自此益愛重遇春　八月癸巳陳友諒將熊天瑞寇吉安守將孫本立戰敗走永新天瑞復攻破永新執本立殺之遂陷吉安友諒遣其知院饒鼎臣守之（攷異紀事本末系之是年十二月蓋因朱文正之復吉安牽連並記也潛菴史稿陷吉安在八月癸巳今據之）　冬十月戊子池州元帥羅友賢據神山寨作亂謀通張士誠杭歙震動命常遇春帥兵討之（攷異紀事本末作十一月宅書宿作十月證之畢氏通鑑則十月戊子也今從之惟畢鑑是月壬寅朔寅）

字乃申字之誤也元史順帝紀十月壬申朔且畢鑑系癸卯朔于九月則十月為壬申朔尤可證蓋寅字轉寫誤也　辛卯設關市抵驗所官主通百貨鹽十分而税其一它物十五分税一　十一月乙巳元平章庫庫特穆爾復益都田豐等伏誅庫庫既襲父職身率將士誓不共之仇奮力攻城賊悉衆拒守乃遣壯士穴地通道而入遂克之盡誅其黨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庚戌遣關保以兵復莒州山東悉平庚申元詔授庫庫特穆爾太尉餘官竝如故將校士卒論賞有差初察罕特穆爾平山西晉冀之地而是時河南行省平章博囉特穆爾以捍蔽京師移兵塡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與察罕兵爭元帝屢下詔令罷兵終不聽及察罕克汴梁平山東兵勢日盛朝廷方倚之以為安及其沒也庫庫復修其職振其軍于是東至淄沂西踰關陝皆晏然無事乃駐兵于汴洛令以次進兵江淮而博囉特穆爾復數以兵爭晉冀朝廷雖屢解諭之而釁隙日深　十二月丁亥大都督朱文正遣兵復吉安饒鼎臣出走遂以參政劉齊陳海同李明道曾萬中粹中共守之以朱叔華知府事

太祖威名日重元帝乃遣戶部尚書張昶等齎龍衣御酒八寶頂冒榮祿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使宣詔書航海至慶元蓋方國珍之計欲兩以為功也乃遣其檢校燕敬報太祖太祖不之答敬還國珍懼乃送昶于福建元平章雅克布哈所時左丞王溥在建昌聞之以告太祖命溥招之昶遂偕郎中瑪哈木特舊作馬合謀至建康時太祖已聞察罕死遂不受殺瑪哈木特以昶才留之竝授以官元庫庫特穆爾既還河南遣尹煥章致書于太祖竝歸我使人　甯海布衣葉兌以經濟自負聞太祖已定甯越規取張士誠方國珍而察罕恃其兵强名順欲招太祖為助兌乃列一綱三目言天下大計其略曰愚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初見高祖畫楚漢成敗孔明卧草廬與先主論天下三分形勢者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絶李察罕南併張九四撫温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規中原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長江天塹此所以限南北也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誠宜建都於此守淮以為藩屛守江以為門戶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内以此為基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我何哉且江之所備莫急上流吳魏所爭在蘄春與皖郎今江州之境今義師已克江州足蔽全吳況自滁和至廣陵皆吾有又足以遮建康襟帶江州匪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張氏傾覆可坐而待淮東諸軍亦將來歸北略中原李氏可併孫權不足為也今聞察罕妄自尊大致書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操所為事勢不侔宜如魯肅計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此其大綱也至其目有三張九四之地南包杭越北跨通泰而以平江為巢穴昔田豐說袁紹襲許以制曹公李泌欲先取范陽以傾祿山殷羨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峻皆先傾敵巢穴今欲攻張氏莫若聲言

捲取杭嘉湖越而大兵直擣平江平江城固難以驟拔則以鎖城法困之鎖城者于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環繞其城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屬邑收其稅糧以贍軍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張氏重鎮在紹興紹興懸隔江海所以數攻而不克者以彼糧道在三江斗門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攻杭州絕其援兵紹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既拔杭城勢孤湖秀風靡然後進攻平江犂其心腹江北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即奉書納款後遣夏煜陳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顧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之納款誘令張昶齎詔而來且遣韓叔義為說客欲說明公奉詔彼既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獪如是宜興師問罪然彼以水為命一聞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彼則寇掠東西捕之不得招之不可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越一平即當納土不過欲款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日期責其歸順彼自方國璋之歿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還稱我師之盛氣已先挫今因陳顯道以自通正可脅之而從也事宜速不宜緩宣諭之後更置官吏拘集舟艦潛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定福建本浙江一道倚山瀕海兵脆城陋兩浙既平彼必計浙江四道三道既已歸附吾孤守一道安歸哉下之一辯士力耳如復稽送款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耳太祖奇其言欲留用之兒力辭賜銀幣襲衣以歸後數歲太祖削平天下其規模次第大略如兒言（攷異事見明史葉兒傳畢氏通鑑系之是年六月案罕遣使下按兒書中已有張昶至慶元及方國珍遣人說太祖奉詔之語則在是年十二月以後所上可證也今改系之昶奉使至金陵之後）

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以湯和為中書左丞　丙寅太祖遣都事汪河報書于元庫庫特穆爾並送其使人尹煥章歸汴　初太祖命諸將分軍于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積穀充牣它皆不及二月壬申朔諭諸將曰屯田數年未見功緒惟康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石分地均而所得有多寡由人力勤惰不齊耳今宜督軍及時開墾以盡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癸酉張士誠發兵攻安豐以呂珍為前鋒士信帥大兵繼之珍至安豐圍其城久之城中乏食劉福通遣人告急于建康太祖曰安豐破則士誠益張不可不救時方召劉基至京基諫曰漢吳伺隙（吳即士誠見後）未可動也不聽未幾珍破安豐殺福通　戊寅移置浙江行省于嚴州時士誠屢寇諸全李文忠應援不及于是徙省治于嚴留總制徐司馬守金華司馬太祖養子名馬兒者也　是月陳友諒將張定邊復陷饒州

時守將于光與吳宏等不協都昌盜江爵等乃導定邊等入寇倉卒無備皆出走惟理問穆燮死之郎中楊憲走還建康　三月辛丑朔太祖帥右丞徐達參政常遇春等援安豐時呂珍水陸連營據城樹柵外掘重塹會左右軍失利阻于塹不得出太祖命遇春以兵橫擊其陣三戰三捷俘斬無算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遇春又擊敗之珍君弼皆遁去以韓林兒歸居之滁州復命達等移師討廬州達等既去元將珠展（舊作竹貞）實都（舊作忻都）遂乘間入安豐是月太祖還應天

閏月處州總制胡深言關市之征舊例二十取一今令鹽貨十取其一稅額過重則商販不通軍儲缺乏且使江西浙東之民艱于食用又它物十五分取一亦恐稍重請仍循二十取一之例從之　是月太祖自撰朱氏世德碑遣官祇詣鳳陽泗州告祭先陵竝稱龍鳳制贈三代右丞相平章政事吳國公（孜異此据郎氏七修類稿所載朱氏世德碑蓋太祖自撰也碑中稱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降制贈曾祖祖及考云云又言以閏三月十一日祇詣先瓏焚香告祭云云正至正二十三年之閏三月也洪武實錄不載蓋既得天下諱之耳今敘入）　夏四月陳友諒聞太祖援安豐果大舉兵入寇洪都先是友諒自忿其疆土日蹙乃治巨艦高數丈外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為蔽置艣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艣箱皆裹以鐵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至兵號六十萬壬戌薄城下友諒欲以大艦乘水漲傅城而登至是城移去江三十步艦不得近乃大為攻具勢甚張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門拒守于是參政鄧愈守撫州門僉院趙德勝等守宮步士步橋步三門指揮薛顯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程國勝等守琉璃澹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自將精銳二千往來策應　乙丑諸全守將謝再興叛降于張士誠初再興有心腹二人常往來販鬻杭州太祖怒其洩軍事捡二人誅之召再興赴應天別遣參軍李夢庚總制諸全已復遣再興歸至是憤夢庚出己上遂作亂殺知州欒鳳執夢庚赴紹興降于張士誠總管胡士明棄妻子單騎走應天時左丞李文忠聞變遣同僉胡德濟屯兵五指山下自將精騎二千往來援應鳳高郵人知諸全有能聲被殺時其妻王氏以身蔽鳳并殺之已而夢庚亦不屈死太祖以再興數有功叛非其志故鳳與夢庚皆不得卹　丙寅陳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載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并力攻城壞二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軍隨樹木柵賊爭柵朱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復完于是總管李繼先及海龍國旺珪潛等皆先後戰沒　五月己巳朔友諒分遣諸將陷吉安時值守將李明道與曾萬中兄弟不協謀為內應遂開門納漢兵參政劉齊朱叔華被執尋陷臨江同知趙天麟被執癸酉分陷無為州知州董曾死之　諭置禮賢館集劉基陶安等諸人講論經史　丙子友諒復攻新城門指揮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副樞各一人敵兵乃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明有膽略嘗出劫友諒營獲其良馬以歸故見殺

六月辛亥友諒增修攻具欲拔柵自水關入塗文正遣壯士以長槊迎刺之敵奪槊更進乃命鍛鐵戟鐵鉤穿柵復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見城中備禦萬方堅不可拔乃欲以計脅之命執吉安臨江被獲之劉齊朱叔華趙天麟以徇于城下文正等不為動三人者亦不屈死之考異明史本紀潛菴史稿皆記劉齊等四人之死于五月證之紀事本末則劉齊朱叔華趙天麟三人者皆死于南昌城下蓋執之以徇城不屈又殺之欲以脅城中之降也此似得之攷南昌忠臣之祀獨此三人在殉難下五人之數而董曾不預蓋曾非死于南昌者故別祀之若劉朱趙三人皆江西守土之官又以其同死于南昌城下故得入南昌忠臣祀中今據紀事本末書之乃復遣兵攻宮步士步二門僉院趙德勝暮坐城門樓指麾士卒弩中腰膂鏃深入六寸拔之出嘆曰吾自壯歲從軍傷矢石屢矣無重此者丈夫死無所恨恨不能掃清中原耳言畢而絕年三十九後追封梁國公復賜謚洪都被圍久內外隔絕文正遣千戶張子明走應天告急子明取漁舟夜從水關出潛至石頭口宵行晝止凡半月始至太祖問友諒兵勢何如對曰友諒兵雖盛戰死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又師久糧乏援兵至必可破也太祖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執友諒曰若能誘之降非但不死且富貴子明陽許之至城下大呼曰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行至矣友諒怒殺之時徐達常遇春方圍左君弼于廬州三面阻水君弼自城上為釣橋謀夜劫達等營擊敗之遂入城斂兵拒守凡三月不克至是太祖遣人諭曰為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于是達遇春皆解圍還

秋七月癸酉太祖自將救洪都禡牙于龍江凡舟師二十萬刻期竝發達遇春及樞院馮國勝俞通海右丞廖永忠等及儒臣劉基陶安夏煜等皆從考異據明史夏煜傳言太祖親征陳友諒儒臣惟劉基與煜侍草檄賦詩今證之陶學士集有康郎山應制詩又龍江閱兵詩序云癸卯七月閱兵龍江臣安悉侍從又大明鐃歌曲引云安悉侍從觀大戰于彭蠡湖據此則儒臣侍從安固預焉今據學士集增入癸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于九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之兵扼之于武陽渡防其奔逸

陳友諒圍洪都凡八十五日聞太祖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太祖師諸將由松門入湖丁亥與友諒師遇于康郎山太祖見友諒列巨舟當前顧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排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鱗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一千五百人獲一巨艦還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礮焚寇舟二十餘艘殺溺死者甚衆徐達等搏戰良久火延及達舟敵乘之達撲火更戰太祖亟遣舟援達力戰敵乃退僞友諒驍將張定邊直前犯太祖舟舟膠于沙漢兵遶三面我軍左右奮擊身先捍蔽定邊不得前于是指揮韓成首以衛鋒墮水死元帥宋貴陳兆先繼之萬戶程國勝繼之皆陷陣死焉事急遇春飛矢射定邊通海永忠復飛舸夾擊定邊負重創始遁去太祖舟甫脫而遇春舟亦膠淺亟麾兵救之值諸舟驟

進水湧乃解會日暮太祖命鳴鉦收軍集諸將申明約束又慮張士誠乘虛入寇命徐達還守應天是役也諸將皆殊死戰而程國勝者先以守撫州門被創落水得不死復從太祖禦友諒于湖東卒死之而南昌城中先以陣亡撫州門聞故豫章康山兩祀之云致異諸書皆言康郎山忠臣之祀凡三十五人證之明史趙德勝傳言凡贈公一人侯十二人伯二人子十五人男六人實三十六人也蓋明史傳中言三十五人者除程國勝數之故傳末復記國勝守南昌與牛海龍夜劫友諒營海龍中流矢死國勝泗水得脫抵金陵從太祖戰鄱陽張定邊直前犯太祖舟國勝與韓成陳兆先駕舸左右奮擊太祖舟脫國勝等續出戰艦後援絕力戰死而南昌城中謂國勝已前死故豫章康山兩祀之云此事本之朱善所撰國勝神道碑蓋國勝至金陵一節惟太祖知之故南昌城中謂其已死遂入之豫章忠臣中後經太祖更正改祀國勝于康郎山特命朱善述其事于碑中而野史但據實錄三十五人之語遂遺國勝又見豫章改正祀典去國勝之名遂兩遺之畢氏通鑑于康郎山之戰不知据明史趙德勝傳攷其顛末特以國勝已死于撫州門不應更有死于康郎山之程國勝故不知据何野史而增入萬國勝之名實所不解惟龍飛紀略七修類稿所載康郎山之祀三十六人連程國勝數之為得其實今据之

己丑太祖命鳴角師畢集乃親布陳復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為陳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舟小不利仰攻太祖親麾之不前右師卻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元帥濠人郭興諫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此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至晡東北風起命以七舟束草為人飾以甲冑各持軍器若鬭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于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而至焚其水寨數百艘煙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師乘之又斬首二千餘級友仁即所稱五王也眇一目有智略梟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為之奪氣普略即新開陳也先是我軍方對敵忽院判張志雄舟檣折為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樞院同知丁普郎從援南昌有功又從入湖至是戰不利身被十餘創首脫猶植立舟中不仆持兵若戰狀太祖聞而義之時元帥余昶右元帥陳弼徐公輔皆同日戰沒並祀康郎山忠臣廟初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覺謀并力來攻太祖知之庚寅夜令諸舟盡白其檣旦視莫能辨敵益駭　辛卯太祖復聯舟與友諒戰自辰至巳不決太祖方坐胡牀指麾劉基侍側忽躍起大呼趣太祖急更舟倉卒從別舸坐未定漢兵飛礮奮擊所御舟立碎友諒乘高見之方喜甚而太祖麾舟更進皆失色廖永忠俞通海等以六舟深入敵漢軍若起若沒友諒初無所見我軍亦愕眙意已陷沒須臾六舟繞漢舟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之勇氣百倍呼聲震動波濤立起于是環攻漢舟殺其士卒殆盡而把舟者猶不知尚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友諒兵大敗喪旗鼓甲仗浮蔽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時張定邊見戰不利欲挾友諒退保鞋山而我軍已先截罌子口友諒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五里許遣人挑戰敵不敢應諸將欲退師少休士卒太祖曰兩軍相持先退非計也通海以湖水淺請移舟扼江上流而基亦密言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太

祖從之時水路狹隘舟不得竝進恐為敵所乘至夜令舟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皆銜尾至乃泊于左蠡友諒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友諒有左右金吾二將軍咨之計其右金吾曰今戰不利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為再舉左金吾曰今雖不利而我師尚多僇力一戰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舍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堪再舉耶友諒猶豫不決既而曰右金吾言是也于是左金吾聞之懼及禍遂率所部來降右金吾見勢急亦率所部降友諒既失二將兵益衰太祖乃倚舟貽之書曰吾欲與公約從以安天下公失計肆毒于我我是以下池陽克江州奄有公龍興十一郡今猶不悔復啟兵端一困于洪都再敗于康郎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頓兵敝甲與吾相持逞其狂暴之性正宜親決一戰何至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早決之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周回巡寨令所獲我將士盡殺之太祖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傷者賜藥療之悉遣還下令曰自今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士之戰死者師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　八月太祖復移友諒書曰昨吾船對泊渚溪嘗遣使齎記事往不見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江淮英雄唯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欲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即公僥幸逃還亦宜卻帝號坐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答乃分兵克蘄州興國友諒食盡遣舟掠糧于都昌朱文正使人燔其舟友諒益失據進退狼狽謀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嘴我軍輒列柵江南北岸阻遏不得前是月壬戌友諒計窮乃冒死突出欲由湖口繞江下流而遁太祖麾諸軍邀擊以火舟火筏衝之追犇數十里自辰至酉戰不解至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未幾有降卒來犇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益爭奮禽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尸及其次子理犇還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太祖既平漢顧謂劉基曰不聽卿言致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之出建康空虛順流而下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友諒亡天下不足定也

攷異太祖兩致友諒書見明史友諒傳按初次移書則八月也是年戊辰七月朔辛卯為二十四日又相持數日則七月已盡計友諒之死在八月壬戌是年八月丁酉朔壬戌則二十六日也中間太祖初致書之後又相持旬有五日則二次致書之在八月中明矣今敘于八月壬戌之前

九月丁卯朔太祖發湖口壬申還應天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田餘將士金帛有差壬午命李善長鄧愈留守應天復師常遇春康茂才廖永忠

胡美等親征陳理于武昌　諸全叛將謝再興以張士誠兵犯東陽左丞李文忠帥兵禦之以行省郎中胡深為先鋒是日遇賊于義烏擊敗之再興遁去深建議以諸全為浙東屏蔽失之則衢州不支文忠然之乃度地去諸全五十里于五指山下築新城分兵戍守太祖初聞再興叛急馳使諭文忠别為城守計至則工已竣嘉深賜之名馬未幾士誠將李伯昇大舉入寇兵號六十萬頓于城下不可拔乃引去　是月張士誠乘太祖西征之間脅元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求請封王達實不得已為聞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即姑蘇治宮室置官屬時士誠尚奉元正朔元遣使徵其糧不與淮省郎中俞思齊言于士誠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其可乎士誠怒抵案撲地而入思齊知不可為棄官歸遂杜門謝病以卒郎中參軍事陳基以諫止士誠稱王士誠欲殺之不果已而超授内史遷學士凡飛書走檄碑銘傳記多出其手基每以為憂而未能去也　冬十月壬寅太祖至武昌馬步舟師水陸並進命常遇春分兵四門立柵圍之又于江中聯舟為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于是湖北諸郡皆降　十二月丙申朔太祖發武昌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豘處牢中久困當自服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乘其敝無患其城之不下也甲寅太祖至應天戊午閱武于雞籠山

明通鑑前編卷三

前紀三 起閼逢執徐盡柔兆敦牂凡三年

太祖

元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長徐達等帥羣臣奉太祖即吳王位先是諸臣以功德日隆屢表勸進太祖曰今戎馬未息創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善長等固請乃許之建百官置中書省左右相國以善長為右相國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立子標為世子仍以龍鳳紀年下教稱令旨（攷異畢氏通鑑攷異云明祖尊奉龍鳳見于明人紀載者皆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錢辛楣據陶學士集首所載龍鳳十年二月十二月令旨各一通即至正之二十四年也今按潛菴史稿至正二十四年正月太祖即吳王位下教曰令而自此至二十六年所有教諭皆稱令日此太祖奉龍鳳正朔之確證今從之）諭善長等曰建國之初首在正綱紀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動今將相大臣宜以為鑒協心圖治毋茍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民志定上下相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諸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暴亂由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將帥皆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於我即與之定名分申約束故皆

稟號令無敢異者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于始而忽于終也　二月乙未朔太祖以武昌圍久不下復親往視師辛亥至武昌趣攻城城東有高冠山漢兵據其上俯城中可瞰也亟命奪之諸將相顧莫敢前傅有德帥數百人一鼓先登矢中頰洞脇不為動卒奪之敵有驍將陳同僉突抽槊馳入中軍帳下太祖坐胡床疾呼曰郭四為我殺之郭四者興之弟英也英持鎗奮臂一呼應手而殞太祖曰尉遲敬德不汝過也解戰袍賜之陳理張定邊見事急潛遣卒縋城走岳州告其丞相張必先使入援至是必先引兵至洪山去城二十里太祖命常遇春率精銳乘其未集擊敗之遂禽必先必先驍勇善戰軍中呼為潑張敵方倚以為重及被禽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今已為我禽復何恃必先呼定邊曰吾已至此兄宜速降定邊氣索不能言後數日太祖復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理使其降復仁吉水人初事友諒知其無成遁去遂從太祖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德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恨矣太祖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誤汝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復相持哭哭已問故復仁諭以太祖意辭旨懇切時陳氏諸將無右定邊者定邊亦知不可支癸丑陳理肉袒銜璧帥定邊等詣軍門降理見太祖俯伏戰栗莫敢仰視太祖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懼也令宦者入其宮傳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悉令自取之遣其文武官遼以次出門妻子資裝皆俾自隨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晏然不知有兵城中民饑困命給米振之召其父老撫慰民大悅于是漢沔荊岳郡縣皆相繼降

乙卯置湖廣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璟為參政初友諒之從徐壽輝也其父普才止之不聽及貴往迎之普才曰汝違吾命吾不知死所矣普才五子長友富次友直又次友諒又次友仁友貴鄱陽之役友仁友貴皆前死至是理敗悉送之應天　叛將李明道聞太祖定武昌懼而走剪鬚髮逃之武寗山中有識之者縛送武昌太祖數其反覆之罪誅之　是月以陶安為黃州知府時黃州初下太祖思得重臣填之曰無踰安者遂有是命（攷異安守黃州龍飛紀畧繫之至正二十一年陳氏通紀系之二十年皆誤也且是時未平友諒何緣使下黃州今據學士集有是年二月令旨）中　戊辰以中書左丞湯和為平章政事時和守常州率元帥吳福興以舟船徇黃楊山遇張士誠水軍擊敗之禽其千戶劉文興等獲風船六艘故有是命　己巳諭中書省臣曰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就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者參用之待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其宣布此意令有司知之　庚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太祖觀之謂侍臣

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以異一牀工巧若此其它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命毀之置翼軍總以元帥至是罷諸翼元帥府置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　辛未太祖御西樓有軍士十餘人自陳戰功以求陞賞太祖諭曰爾從我有年才力勇怯我縱不知將爾者必知之爾有功予豈遺爾爾無功豈可妄陳且爾曹不見徐相國邪今貴為元勲其同時相從者猶在行伍予亦豈忘之以其才智止此不能過人故耳爾曹苟能黽勉立功異日爵賞我豈爾惜但患不力耳于是軍士乃不敢復言　夏四月甲午朔太祖退朝與郎中孔克仁論前代成敗因曰秦政暴虐漢高帝起布衣以寛大馭羣雄遂為天下主今元政不綱羣雄蠭起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又曰今天下用兵河北有博囉特穆爾河南有庫庫特穆爾即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路不通餽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唯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謀尚間諜御衆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衆修軍政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對曰主上神武當安天下于一今其時矣　丙申命建忠臣祠於鄱陽湖之康郎山祀丁普郎張志雄韓成宋貴陳兆先余昶昌文貴王勝李信陳弼劉義徐公輔李志高王咬住姜潤石明王德朱鼎王清常德勝王鳳顯丁宇王仁汪澤王理陳冲裴軫王喜仙袁華史德勝常惟德曹信逯德山鄭興羅世榮竝前戰撫州門未死復從戰康郎山而死之程國勝凡三十六人又命建忠臣祠于南昌府祀趙德勝李繼先許珪趙國旺牛海龍張子明張德山夏茂成徐明朱潛以上十人皆死于友諒攻南昌之難者　劉齊朱叔華趙天麟以上三人皆陷吉安臨江執至南昌城下而死者　葉琛萬思誠以上二人死于祝宗康泰之難者　凡十有五人竝追封贈勲爵有差攷異康郎山之祀三十六人連程國勝數之見上至豫章之祀據明史趙德勝傳言立忠臣祠于豫章竝祀十四人以德勝為首所云十四人者除德勝數之文義甚明而諸書所記皆據十四人之語于是紀事本末遺去趙國旺郎氏七修類稿遺去朱叔華又有趙德昭無趙國旺或一人而二名歟畢氏通鑑於康郎山作三十五人遺去程國勝又于南昌作十四人遺去趙國旺皆沿舊史之誤不知趙國旺之死已於撫州門之戰記其與李繼先等同在戰死中何以南昌之祀未及詳考而遺之今悉據明史趙德勝傳所載十五人及三十六人之名詳考書之　又按詹菴史稿亦云丁普郎等三十五人趙德勝等十四人蓋亦据明史傳中語而不知其一除趙德勝數之一除程國勝數之傳中所載逐人逐事皆有攷核竝不誤也　乙巳太祖聞諸功臣家僮有橫肆者召徐達常遇春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勲匪朝夕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踰越禮法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它日或生釁隙寧不為其所累宜速去之如治病當亟除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為身害　丙午中書省言湖廣行省所屬州縣故有鐵冶方今用武之際非鐵無以資軍用請興建鑪冶以備鼓鑄從之　丁未命左相國徐達師兵取廬州左君弼聞達至懼不敢走入安豐留部將殷從道張煥等守城達督兵圍之　己酉命中書省凡商稅三十取一多者以違例論改在都官店為宣課司府州縣官店為通課司　壬

戊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設大使副使各一人頒大中通寶大小五等錢式使鑄之　是月平章俞通海等帥兵略劉家港敗張士誠兵禽其院判朱瑱等　中書省進宗廟祭享及月朔薦新禮儀太祖覽畢悲不自勝謂宋濂孔克仁曰憶吾昔遭世艱苦饑饉相仍當時二親俱在吾欲養而力不能給今賴天地之佑化家為國而二親不及養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竝錄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為常　五月丙子太祖御白虎殿閱漢書問起居注宋濂郎中孔克仁曰漢治不三代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雜故也太祖曰誰執其咎曰在高祖太祖曰昔高祖𠞘業遭秦滅學燔詩書未遑禮樂孝文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遜巡未遑使漢業終于如是帝王之道貴不違時三代之王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為周世宗則無時而欲為之者也又問克仁曰漢高起徒步為萬乘主所操何道對曰知人善任使太祖曰項羽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然承以柔遜濟以寛仁卒以勝之今豪傑非一我今守江左任賢撫民以觀天下之變若徒與角力則猝難定也攷異此與上論前代成敗事皆見克仁傳紀事本末一系之四月一系之五月蓋五月論漢治兼有宋濂在侍也證之皇明寶訓則論漢治在五月丙子今從之　六月戊戌湖廣溪洞長官向思明等納款思明元所授湖廣安定宣撫使也初陳友諒據湖湘諸苗畏其強友諒又啗之以利往往資其兵力為之驅使及友諒既敗太祖進克武昌湖南諸郡望風歸附于是思明以元授宣撫使印來上請改授乃命仍置安定等處宣撫司二以思明及其弟思勝為之又置懷徳軍民宣撫司一統軍元帥二其它各溪洞皆置長官于是降者踵至　太祖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夫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　戊午復諭廷臣曰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臣之間亦各任其責不宜有所隱避若隱蔽不言相為容默既非事君之道于己亦有不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毋隱　秋七月丁丑徐達常遇春克廬州時州城被圍三月衆皆饑困不能戰張煥與賈丑潛通款于達謂攻東門約為內應于是進兵亟攻之城中諸軍悉救東門煥乃斷吊橋開西門納我兵入城執其部將吳副使竝左君弼母妻及子皆送建康以指揮戴德守之　己卯左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降仍命榮守之改廬州路曰府置江淮行省命平章俞通海攝省事鎮之兵革之際民多逃匿通海日加招輯為政有恵愛復業者衆　是月元博囉特穆爾舉兵犯闕初御史大夫羅達錫舊作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舊作禿堅帖木兒得罪於元太子太子欲誅之乃奔大同為博囉所匿帝以羅達錫母舅故欲寢其事而太子不可時丞相綽斯戩舊作搠思監官者布不布哈舊作朴不花附太子必欲窮究其事帝無如之何會庫庫特穆爾駐太原與博囉構兵屢敗之太子方倚以為重乃下詔誣博囉與羅達錫等謀為不軌削其官職奪其兵命庫庫率

兵討之博囉不受詔遂舉兵犯闕索綽斯戩布木布哈殺之至是又合圖沁特穆爾兵再犯京師前軍抵居庸關庫庫遣部將白索珠（舊作鎖住）以萬騎入衛戰于龍虎臺不利遂奉太子犇太原于是博囉入朝詔以為中書左丞相仍諭以與庫庫特穆爾各棄宿忿弼成大勳皆不聽（攷異據元史順帝紀初次犯闕在四月至七月又合兵犯闕庫庫與戰不利乃奉太子奔太原輯覽則系之四五兩月今據元史牽連記之）　八月壬辰朔常遇春鄧愈等徇江西上流未附州縣率兵討新淦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塞平之執叛將鄧志明送建康與其兄兗明皆伏誅　乙未命徐達會參政楊璟徇荊湘諸路　戊戌常遇春鄧愈等復吉安先是遇春次吉安遣人語饒鼎臣曰吾今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坐而飲之酒遣之告曰歸語而父將欲何為匿而不出吾往矣不能為爾留可善自為計鼎臣懼即夜棄城走明日遂下之乃引兵趨贛州　是月張士誠使人面數元江浙丞相達什特穆爾過失勒今自陳老疾避位又言丞相之任非士信不可士信即逼取其所掌符印自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徙達什于嘉興幽錮之士誠又諷行臺為請于朝使即真王元御史大夫布哈特穆爾（舊作普化帖木兒）不從乃使人至紹興索行臺印章布哈封其印寘之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更衣賦詩仰藥而死達什聞之曰大夫且死吾何生為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委政于士信士信既為江浙丞相乃廣建第宅蓄聲妓恣荒淫每出師不問軍事輒攜樗蒱蹴踘擁婦女酣宴寵信黃敬夫蔡彥夫葉德新三人皆諂佞險邪日事蒙蔽一時有黃菜葉西風十七字謠西風謂建康兵也太祖聞之謂諸臣曰吾諸事經心法不輕恕尚且有人欺我張九四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有不敗者乎九四者士誠小字也（攷異黃蔡葉三人姓借蔡為菜也明史張士誠徐達傳皆同而三人姓名皆具士誠傳中諸書多作王蔡葉而畢氏通鑑前作黃後作王尤矛盾不合也十七字謠見明史五行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朝西風起乾鼈）　九月辛巳命中書省繪塑功臣像于卞壼將子文廟以時遣官致祭其南昌及康郎山處州金華太平府各功臣廟亦令有司依時致祭其未褒贈者論功定擬以聞　甲申徐達楊璟等師師進攻江陵故漢平章姜珏詣達乞降且曰當死者珏耳百姓無辜達善其言下令禁兵侵擾列郡聞之皆望風歸附乙酉遣裨將傅友德徇夷陵故漢將楊以德率耆民出降乃改江陵路曰荊州夷陵曰峽州尋徇潭州湘鄉土酋易華集少壯據黃牛峰十餘年至是達使招降之又故漢歸州守將楊興亦以城降達以興為千戶守州城　是月方國珍弟明善攻平陽初溫州土豪周宗道據平陽數為明善所偪乃率衆詣處州參軍胡深降深師兵援擊敗之遂下瑞安于是謀進兵溫州國珍懼請輸歲幣銀二萬兩太祖許之乃諭深班師還　冬十月常遇春等圍贛州久不下太祖諭之曰熊天瑞困守孤城如籠禽阱獸復何能為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耳當以保全生民為念

昔鄧禹不妄誅僇子孫世昌此可為法向者鄱陽之戰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為我用苟得城無民將安用之時天瑞拒守益堅其子元震竊出覘兵勢遇遇春亦乘數騎出元震猝遇之初不知既遇春還始知之復來襲遇春遣壯士揮雙刀擊之元震奮鐵撾以拒且鬭且卻遇春曰壯男子也舍之去　張士誠遣其弟世信寇長興永興衛指揮耿炳文指揮同知費聚擊敗之獲其將宋興祖　十一月辛丑置湖廣提刑按察司　張士信憤長興之敗再益兵入寇圍其城時太祖命平章湯和自常州往援辛巳與士信戰自巳至申不解殺傷相當耿炳文自城中出內外夾擊大敗之俘其士卒八千餘人而還炳文守長興凡八年大小數十戰戰無不克故士誠迄不得逞　是月湖廣土官覃垕夏克武來降　十二月庚寅朔徐達克辰州時辰州為故漢左丞周文貴所據達先遣指揮張彬擊之文貴部將張川拒之于白雲關彬敗之文貴棄城走遂克辰州又分遣傅友德攻衡州守將鄧祖勝棄城退保永州于是衡州亦下　丙辰新淦鄧仲謙作亂襲破州治殺知州王真江西大都督朱文正遣參政何文輝指揮薛顯等討之仲謙志明從子也攷異王真潜菴史稿真作貞　是月太祖復與庫庫特穆爾通好貽書曰博囉犯闕古今大惡此正閣下正義明道不計功利之時也然閣下居河南四戰之地承潁川新造之業而博囉寇犯不已虞變之術誠未可以不審閣下何靳一介之使渡江相約予地雖不廣兵雖不强然春秋恤交之義常切慕焉且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又何彼此之分哉英雄相與之際正宜開心見誠共濟時艱毋自猜阻庫庫得書留使者不報攷異致庫庫書畢鑑系之是月己巳按是月庚寅朔無己巳也疑己字為乙字之誤今不書日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平章常遇春參政鄧愈等克贛州時熊天瑞被圍凡五閱月糧盡乃遣子元震出降尋天瑞亦肉袒詣軍門盡獻其地遇春送天瑞于應天太祖聞遇春不殺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捷至予為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茲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先是天瑞據贛常加賦橫斂民財太祖命悉罷之并免去年秋糧之未輸者元震本姓田氏為天瑞養子善戰有名遇春喜其才勇薦之授指揮後復姓田氏攷異克贛州明史本紀潜菴史稿及諸書皆作正月己巳是年正月己未朔己巳乃十一日也畢氏通鑑系之己未疑誤也友諒傳言天瑞拒守五越月鄧愈傳亦云五月克之蓋遇春以去年九月至贛也遇春傳作六月今不從　壬申遇春進師南安遣麾下踰嶺南招諭韶州諸郡之未下者于是故漢韶州守將張秉彝及南雄守將孫榮祖各籍其兵糧來降遇春令指揮王璵守南雄秉彝守韶州時左相國徐達亦徇寶慶路克之于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湖湘悉定達與遇春皆振凱還　進鄧愈江西行省右丞愈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將早貴者李文忠外愈其一也行軍最嚴善撫降附方自贛還軍至吉安時饒鼎臣走據[illegible]愈遣兵討之

部卒掠其男女千餘人安福州判官潘樞告愈曰將軍奉揚天威以除禍亂渠魁未殄而良民先被其害非弔伐之義也愈立起驚謝趣下令掠民者斬大索軍中所得子女盡出之樞因閉置空舍中自坐舍外煮糜粥食之卒有謀夜劫取者愈鞭之以徇樞因悉護遣還其家民大悅愈還至富州復討山寨平之　參政何文輝指揮薛顯等討新淦鄧仲謙斬之　甲申大都督朱文正以罪被執歸初文正從渡江有功太祖問以若欲何官文正對曰叔父成大業何患不富貴爵賞先及私親何以服衆太祖善其言益愛之及江西平文正功居多太祖賞諸將念文正前言知大體錫功尚有待也文正遂不能無少望性素下急至是益暴怒無常任掾吏衛可達奪部中子女按察使李飲冰奏其驕侈觖望太祖遣使詰責文正懼飲冰益言其有異志太祖即日登舟疾駛至南昌城下遣人召之文正倉卒出迎太祖泣謂之曰汝何為者遂載與俱歸至應天馬后力解之曰兒特性剛耳無它也羣臣請寘于法太祖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此一子若寘之法則絕矣宋濂進曰主上體親親之誼置之遠地則善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未幾卒文正子守謙時方四歲太祖撫之曰爾父倍訓教貽吾憂爾它日長成吾封爵爾不以爾父廢也命馬后育之　乙酉閱將士命鎮撫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以其勇敢賞之仍賜之醫藥諭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覆若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鮮不敗者故使汝等練之今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時為試之冀得精銳以待用也又謂同曰孫武殺吳王二寵姬以教兵此司馬遷好奇之論也夫以吳國之衆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乃出宮人試之且當時武欲試其能亦何必婦人哉　二月己丑朔陳友定侵處州參軍胡深帥兵往援友定聞深至遁去深追至浦城守將拒戰深擊敗之遂下浦城　辛丑命千戶夏以松守臨江張信守吉安單安仁守瑞州宋炳守饒州竝屬江西行省節制又命參軍詹元亨總制辰沅曲靖寶慶等州郡聽湖廣行省節制　丙午張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帥馬步舟師二十萬踰浦江報諸全之怨也伯昇挾叛將謝再興攻諸全之新城造廬室建倉庫預置州縣官屬為持久必拔之計又分兵數萬據城北隅遏我援師行省參政胡德濟堅壁拒之告急于嚴州行省左丞李文忠文忠令指揮張斌率兵出浦江遙為聲援士誠又以兵自桐廬泝釣臺窺嚴州文忠命以舟師拒之分署諸將各為備禦居守自率指揮朱亮祖等馳救丁巳去新城二十里而軍德濟潛使人告賊勢盛宜少避其銳以俟大軍文忠曰以衆則彼勝以謀則我勝昔謝元以兵八十破苻堅百萬兵在精不在衆也乃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一戰可克

且其輜重山積此天以富汝曹也勉之詰朝軍方食候卒告敵至文忠率精鋭張左右翼使元帥徐大興湯克明等將左軍嚴德王韶等將右軍而自以中軍當敵衝會胡深遣耿天璧以援師至文忠軍益奮與諸將申約束即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以精騎圍文忠數重矛屢及膝文忠大呼手格殺其驍將數人所向皆靡左右軍乘之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士誠兵大潰逐北十餘里斬首以萬數文忠命收兵會食遣朱亮祖張斌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偽同僉韓謙等六百八甲士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如山收旬日不盡伯昇再興僅以身免太祖聞捷大喜召文忠德濟入京賜御衣名馬尋擢德濟行省右丞　三月辛巳平章常遇春至應天太祖御戟門頒賞勞將士（攷異此據畢氏通鑑所記明史本紀則但有四月庚寅命常遇春徇襄漢諸路之語而不言其還至應天證之遇春本傳則云自贛州還定安陸襄陽似遇春並無還至應天之事今按遇春以正月平贛若不還應天則襄陽之行不應遲至四月蓋振凱還應天以三月至四月復出畢氏蓋據實錄今從之）　癸未起居注宋濂乞歸省金華太祖賜金幣遣之濂侍左右太祖嘗召講春秋左氏傳進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太祖一日御端門口釋黃石公三略濂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畢具願留意講明之已論賞賚復曰得天下以人心為本人心不固雖金帛充犒將焉用之太祖悉稱善至是濂還家進表謝致書世子勉以孝友恭敬進德修業太祖覽書大悅召太子至為諭書意賜札褒答並令太子致書報焉（攷異據明史濂傳講春秋以下二事皆系之乙巳告歸之前證之文集行狀講春秋則壬寅八月事乃至正二十二年也論三略則乙巳正月事即是年正月也王圻續文獻通考亦系之至正二十五年正月濂即以是年三月告歸今牽連並記之告歸之下）　夏四月己丑朔參軍胡深進攻建寧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太祖聞之喜曰子玉驍將禽之則友定破胆乘勢攻之理無不克深既下松溪留元帥李彥文安輯其衆因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之兵規取入閩（攷異紀事本末四月乙丑據是月己丑朔無乙丑也乙字當為己字之誤今從畢氏通鑑）　太祖遣廣信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深齊進　庚寅命常遇春徇襄漢諸路太祖嘗與徐達等論襄漢形勢曰安陸襄陽跨連荊蜀乃南北之襟喉英雄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況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壤地相連易于煽動辟之樹木安陸襄陽為枝沔陽為榦榦若有損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沔陽庶幾不失其宜至是始命遇春往取之　五月庚申廣信指揮王文英率師趨鉛山次佛母嶺遇陳友定之兵擊走之　乙亥平章常遇春攻安陸克之禽其守將任亮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安陸己卯進攻襄陽（攷異明史本記作乙卯誤也是月無乙卯今據潛菴史稿作己卯）守將棄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偽僉院張德羅明以穀城降送之建康先是遇春既行太祖復命江西右丞鄧愈領兵繼其後諭之曰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景陵汝居武昌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

軼愈奉命行尋授愈湖廣平章使鎮襄陽又調浙東提刑按察使章溢為湖廣按察僉事太祖復以書諭愈曰汝戍襄陽宜謹守法度山塞來歸者兵民悉仍故籍小校以下悉令屯糧且耕且戰汝所戍地鄰庫庫若汝愛加于民法行于軍則彼所部皆將慕義來歸如脫虎口就慈母汝其勉之愈于是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拊循招徠威惠甚著溢至湖廣以荆襄初平多廢地請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太祖從之

是月浙東元帥何世明敗張士誠兵于新溪又敗之于紫溪胡深等兵至浦城亦敗陳友定兵于浦城之南

六月丁酉克安福州饒鼎臣棄城走茶陵先是鄧愈遣兵攻安福不克太祖復命元帥王國寶會江西參政何文輝討之至是始下

壬子參軍胡深進兵攻樂清克之禽方國珍鎮撫周清等送建康時朱亮祖等已至閩深遂會兵攻崇安建陽克之進攻建寧時陳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軍次城下亮祖欲攻之深覘氣祲不利謂亮祖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亮祖曰天道難知山澤之氣變態無常何足徵也迫深進兵深猶持不可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督戰益急深不得已遂引兵鼓譟而進破其二柵德柔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日已暮深突圍出伏兵忽起馬蹶被執友定素重深禮遇之深因盛稱太祖神聖威武天命有歸且援竇融歸漢故事以喻友定友定雖不聽亦無殺深意會元使至督趣之遂遇害深久蒞鄉郡馭衆寬仁用兵十餘年未嘗妄僇一人太祖嘗問宋濂曰深何如人濂曰文武才也太祖曰然浙東一障吾方倚之比伐閩有星變太祖曰東南必折一良將至是深果應之太祖聞報深加悼惜遣使祭追封縉雲郡伯

乙卯下令課民種桑凡農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綿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為差有司親臨督率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使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綿出麻布綿布各一匹

是月以儒士滕毅楊訓文為起居注諭之曰吾見元大臣門下士多不以正自處唯務諂諛以苟合見其人所為非是不相與正救及其敗也卒陷罪戾爾從徐相國幕下久而無過故授爾此職宜盡心所事勿為阿容又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録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主于無過之地而後為盡職吾平時于百官所言一二日外猶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不可不盡言也復命毅訓文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始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曰吾觀此者正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為鑒戒耳

秋七月丁巳朔命降將張德山歸襄陽招諭未附山寨

初故漢守將周安聞友諒亡即以永新歸降行省即遣安守之及討安福饒鼎臣安疑而復叛仍結諸山塞拒守太祖命平章湯和移師討之克其十七寨禽其偽官二十餘人圍其城攷異湯和討永新山塞畢鑑叙于正月據其下令之月也實則和之進兵在七月明史本紀不書據潛菴史稿以為七月丁巳紀事本末同惟連叙斬周安事于下乃牽連並記之體實則斬周安克永新皆閏十月事也證之明史湯和傳言和圍永新凡五閱月則是以七月攻閏十月下正與五閱月

之語合故史稿別書克永新于閏十月戊辰今從之　庚申故漢左丞周文貴之黨復攻陷辰溪總制辰沅等州事參軍詹允亨遣兵討之　甲子太祖復貽元庫庫特穆爾書令還我使者汪河不報　壬午置太史監以劉基為太史令攷異明史本紀不載厤志則始于吳元年上戊申厤然是時劉基為太史院使不云太史令也證之職官志言明初置太史監吳元年改監為院秩正三品即院使也據此則初名太史監設太史令後改為太史院乃設院使故潛菴史稿系故太史監事于是年七月壬午畢氏通鑑同蓋皆據洪武實錄也若基傳言吳元年以基為太史令上戊申大統厤此牽連記之寔則吳元年改授基為太史院使也今分書之　是月元博囉特穆爾等伏誅先是庫庫特穆爾以兵攻大同取之元太子乃趣大舉以討博囉亡何博囉幽皇后索元帝所愛女子帝怒欲圖之于是威順王子華善舊作和尚受密旨謀于士人徐士本結壯士金諾海舊作金拜海等六人挾刀衣中立延春門東排仗內會博囉入奏事壯士突前以刀斫中其腦六人者遂攢殺之羅錫達被執圖沁特穆爾遁尋被禽皆伏誅明日遣使函博囉首詣太原詔太子還京立命庫庫特穆爾扈從入朝　令從渡江士卒被創廢疾者養之死者歸其妻子　八月周文貴復攻辰州千戶何德帥輕騎直抵其寨敗之文貴走保麻陽德追擊又敗之文貴遁去　九月丙辰朔置國子學以故集慶路為之　是月太祖命都事孫養浩報之時玉珍取雲南失利諸將暴掠不能制太祖復以書戒之　冬十月戊戌太祖以張士誠屢犯疆埸將舉兵討之下令曰士誠啟衅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搆禍罪不可逭今命大軍致討止于渠魁在彼軍民無恐無畏毋妄逃竄以廢農業已敕大將軍約束官兵有擄掠者以軍律論　辛丑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美及同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規取淮東泰州等處時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淮安徐宿濠泗至濟寧與山東相距太祖謀先取通泰諸郡翦其羽翼然後專事浙西故命達總兵以次取之　乙巳徐達兵趨泰州浚河通州遇士誠兵擊敗之駐軍海安壩上　丁未進兵圍泰州新城擊敗士誠淮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　己酉士誠復遣淮安李院判援泰州常遇春擊敗之禽萬戶吳聚等遣人諭城中降偽將嚴再興夏思忠張士俊等拒守不下益兵圍之　饒鼎臣既走茶陵復合浦陽群盜于南峰山寨時出侵掠　癸丑遣元帥王國寶等擊敗之鼎臣遁去　信州盜蕭明帥兵攻饒州時陶安自黃州移守饒集諸父老諭以糧實城堅但能堅守數日援兵至可破也因與千戶宋炳親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勇健為游兵晝夜巡捍而請救于江西行省安登城諭賊曰爾衆吾民也反為賊用得毋失計乎皆唯唯賊衆登城安命射之矢下如雨賊不敢逼越三日行省援兵至遂大敗之蕭明遁去禽其偽招討都海萬戶袁勝斬之諸將欲屠從賊者安不許曰民為所脅之奈何殺之太祖聞之賜詩褒美州民建生祠祀之攷異明史本紀不載證之陶安傳則以為陳友定之兵按友定時據建寧未必遠至饒州圖取江西之地故諸書皆以為信州盜者近之潛菴史稿亦云信州賊蕭明蓋信閩連界友定方强

或蕭明等假其旗幟以入寇亦未可知證之學士首集所載劉辰國初事蹟亦但云寇至攻城而已又明史稿書十一月信州盜陷婺源證之諸書即蕭明也此必自饒州敗遁況饒婺連界故復有寇婺之事也今据潛菴史稿及畢氏鑑

閏月乙卯朔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即遣人報曰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于江中旅山往来出沒請為之備太祖揣知其情諭達等曰寇初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分駐舟師設詐疑我使我陸戰之兵還備水寨我兵既分彼又將棄水趨陸擣吾之虛此一詭策也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兵不過萬人此非有抗我大軍之勢不過欲誘之深入去泰州既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使我軍勢分首尾衡決不及救援此又一詭策也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爾宜審慮使至即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城以逸待勞何患不克泰興以南竝江寇舟亦宜備之己未太祖親至江陰茂才水寨覘察軍情　戊辰平章湯和克永新執周安送建康斬之　庚辰徐達常遇春克泰州禽士誠守將嚴再興等捷聞命達等以便宜守城亟乘勝徇未下諸郡縣于是遣千户劉傑分兵徇興化士誠守將李清戰敗閉城拒守士誠復遣將援清傑擊走之　是月元封庫庫特穆爾為河南王時巴咱爾舊作伯撒里為右丞相累朝舊臣而庫庫以後生晚出與之竝相居兩月即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非元所有太子屢請出督師元帝難之至是特封庫庫命總天下兵而代之行于是庫庫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尋還河南欲廬墓終喪左右咸以為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　十一月辛卯徐達進攻高郵太祖恐其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命馮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俾達還軍泰州圖取淮安濠泗會士誠兵寇宜興達渡江擊敗之俘其士卒三千餘人　甲午元帥王國寶邀擊饒鼎臣敗之鼎臣中弩死餘黨遂潰　是月信州盜蕭明自饒州敗走復寇婺源知州白謙力不能禦懷印出北門赴水死　十二月張士誠遣兵八萬寇安吉初廣德翼元帥費子賢從鄧愈下武康安吉遂築城守之士誠兵數來犯輙敗去至是命張左丞盛兵來攻而子賢所部僅三千人堅壁拒守設車弩城上射殺其梟將二人乙卯解圍去子賢以功進指揮同知攷異畢氏通鑑言貴聚敗士誠寇安吉之兵誤也證之明史貴聚傳言聚征淮安湖州平江有功所謂從征湖州者乃從耿炳文守長興禦士誠疊次寇長興之兵非安吉[illegible]之將明史坩全興旺傳中言子賢取武康安吉築城守之士誠兵數來犯輒敗去最後張左丞以兵八萬來攻子賢僅三千人守甚固設車弩城上射殺其梟將二人乃云云即指此事也紀事本末潛菴史稿皆作子賢[illegible]敘入至子賢敗士誠之兵史稿系之是月乙卯乃十二月初二日也畢鑑誤作十二月庚子朔庚子乃十一月十七日蓋是年十一月甲申朔也士誠之兵以十一月庚子來攻安吉至十二月乙卯始敗去義當如此但庚子非十二月尤非十二月之朔此則舛誤之尤甚者今据潛菴史稿　左丞相徐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士誠遣其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之義怨士誠以為驅之死地屯崑山太倉等處三月不進　是歲之夏元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都事楊琛歸欵并納元所授宣慰使印太祖喜曰仁智僻處遐荒世長溪洞乃能識天命先來

歸誠可嘉也俾仍為思南道宣慰使授思州等處宣撫使給以三品銀印其秋思州宣撫使田仁厚亦遣使獻其所守地命改宣撫司為思南鎮西等處宣慰司亦以仁厚為宣慰使

二十六年春正月癸未朔張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馬馱沙凡數百艘將溯流由江陰以窺鎮江樞密院判吳良與其弟指揮吳禎嚴兵以待太祖親師大軍水陸並進比至鎮江士誠焚瓜洲掠西津而遁太祖命良會都督副使康茂才出江追之比至浮子門士誠以五百艘遮海口乘潮來薄良與茂才督諸軍力戰敵舟首尾相失遂大敗之其棄舟登岸者預伏一軍于江陰之山麓悉掩擊殆盡獲卒二千是役也茂才以水寨制勝而良自江陰來且守且戰太祖勞軍至周巡壁壘嘆曰良今之吳起也良守江陰十年捍守有方訓將練兵常如寇至暇則延儒士興學校修屯田太祖嘗嘉其保障一方使我無東顧之憂命宋濂等為詩文美之辛卯太祖還應天（攷異明史本紀但云康茂才追敗士誠不及吳良畢鑑亦但云吳守將以聞守將即良也而亦不言其追士誠之事惟紀事本末則專叙良兄弟之功並追士誠于浮子門亦歸之于良不及茂才皆兩失之今參之二書並紀其功至士誠始窺江陰雖太祖下令親征而良之守禦有方故士誠旋即遁去惟追之于浮子門則茂才之功居多耳觀于太祖至江陰勞軍周巡壁壘比其功于吳起以此觀之良之功固不可沒也）

是月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勍退官員省臣傳瓛等言今天下更化庶務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太祖曰不然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致效亦有遲速夫質樸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于急促不能無損于民迂緩者雖于事或有未逮而於民則無所損也于是有勍退仍起用者又命按察司僉事周楨等定擬按察事宜條其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唯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可行威福鬼魅能為妖禍爾等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即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殃民此即鬼魅也凡事當持大體毋沽名賣直以察察為名苛刻為能則風憲之職舉矣

二月癸丑朔湖廣參政張彬敗周文貴于辰州

丁卯四川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遣其弟光受等以元所授宣撫勅印來歸太祖以光寶為四川行省參政兼容美洞等處軍民宣撫使仍置安撫元帥治之並立太平臺宣麻寮等十寨長官司

處州青田縣山賊連福建陳友定兵攻慶元時章溢擢授浙東按察副使溢辭請仍為僉事既至值胡深入閩陷沒處州動搖溢宣布詔旨誅首叛者餘黨悉定至召舊部義兵分布要害賊至遂擊走之

己巳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所領凡二十九場

初徐達援宜興太祖命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張士誠將俞同僉（畢鑑俞作余）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為應國勝信之夜遣指揮康泰帥數百人先入城敵閉門盡殺之太祖怒召國勝決大杖十令步詣高郵國勝慚憤力攻適徐達自宜興還癸酉達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常遇春督水軍為高郵聲援太祖從之復遣使諭達曰士誠起自高郵以有吳越此其巢穴也大

軍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已入海或由射陽湖或由鄃子角或出寶應趨高郵不可不備又令達駐師泰州以防賊窺海安　辛巳下令禁種糯稻其略曰曩以民間造酒醴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價稍平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　是月偽夏明玉珍卒子昇自立　三月庚寅徐達自泰州進兵會馮國勝等攻高郵丙申克之俘偽將俞同僉俘其將士命悉遣戍沔陽辰州仍給衣糧丁未太祖諭達令乘勝取淮安其餘兵馬悉令常遇春統領守泰州海安為江上應援時孫興祖守海安防禦甚嚴會士誠兵自海口來侵擊敗之禽偽彭元帥獲其將士二百餘人　是月命中書省嚴選舉之禁凡府縣每歲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

初元李思齊與察罕特穆爾同起義師齒位相等至是庫庫特穆爾總天下兵檄調關中四軍四軍者思齊及張良弼圖魯卜（舊作脫列伯）孔興也思齊得檄大怒罵曰我與若父同鄉里今乳臭小兒黃髮猶未退乃欲總兵調我耶于是張良弼遂首拒命孔興圖魯卜等亦皆恃功懷異請別為一軍莫肯統屬庫庫嘆曰吾奉命總天下兵而鎮將皆不受調遣何平賊為乃遣關保和爾齊（舊作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思齊與良弼合自是東南搆兵不解　夏四月丙辰徐達兵至淮安聞徐義舟師集馬騾港夜率兵往襲之破其寨義泛海遁去我軍進薄城下士誠中書左丞梅思祖等封府庫籍甲兵開門迎降並獻所部四州太祖嘉其知命保民授大都督府副使命指揮蔡先華雲龍守其城　戊午徐達由鄃子角進兵攻興化克之淮地悉平　命平章韓政取濠州濠自郭子興棄後孫德崖亦死士誠將李濟竊據守之太祖命李善長招之以書不報太祖曰濠州吾桑梓之邦今為張士誠所據是我有國而無家也即命政督指揮顧時以雲梯礮石攻其水簾洞月城又攻其西門城中不能支庚申濟及知州馬麟出降太祖甚悅壬戌遣人賚書諭宿州吏民以誼屬鄉鄰不忍遽興師旅凡我父老宜重體此意時守將陸聚為元樞密院同知自脫脫敗芝蔴李于徐州彭大等奔濠聚撫輯流亡繕城保境寇不敢犯至是聞徐達經理江淮遂以徐宿二州降值太祖諭至率衆歸誠太祖喜以聚為江南行省參政仍命守徐州　甲子太祖發應天將幸濠州省陵墓命博士許存仁起居注王禕從行存仁金華元儒謙子也時陸聚遣兵略定魚臺以次徇邳蕭宿遷睢寧皆下之丁卯太祖至濠州念祖考葬時禮有未備乃詢改葬典禮服制于存仁等皆以儀禮改葬緦對太祖猶以為輕命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絰皆以粗布為之時有言發祥之地靈秀所鍾不宜啟遷以洩山川之氣太祖然之乃令增土以培封置守冢二十家里人劉英汪文與太祖故舊召至相勞苦並以守冢事屬焉汪文即太祖自製皇陵碑所謂汪氏老母者文其子也　戊辰濠州父老經濟等謁見太祖與之

宴極歡謂濟等曰吾去鄉十有餘年艱難百戰乃得歸省墳墓與父老子弟復相見今苦不得久留歡聚為樂父老幸教子弟孝弟力田毋遠賈濱淮郡縣尚苦寇掠父老善自愛濟等皆頓首謝曰久苦兵爭不遑安處徼吾王之威德不及此

初太祖既定淮地遣使諭左相國徐達曰聞元將珠展領馬步兵萬餘自桃灘渡入會營其部將潛運自陳州而南給其餉饋亟宜遣兵絕其糧道俾遠來之衆師不宿飽野無所掠然後遣劉平章薛參政部下騎卒五百并廬州之兵與之速戰一鼓可克也不然事機一失為我後患乎是達等率馬步舟師三萬餘人進兵安豐辛未薄城下分遣韓政等以兵扼其四門乃于東城龍尾壩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遂克之實都珠展左君弼等皆出走我師追奔十餘里獲實都及裨將貴元帥而還珠展君弼並走汴梁日晡珠展復率師來援政等再與戰于南門外大敗之珠展遁去追至潁獲其運船以歸遂置安豐衛留指揮唐勝宗守之

戊寅太祖將還應天謁辭墓召汪文劉英賚以綺帛來粟曰聊以報宿昔相念之德又語諸父老曰鄉縣租賦已令有司勿征一二年間當復來相見也

五月甲申太祖至應天（攷異明史本紀潛菴史稿皆作壬午按戊寅太祖將還應天中間尚有辭墓及召汪文等賚勞之事畢鑑系之甲申者近之壬午據元史本紀為五月朔日）

庚寅命有司徧求古今書籍以充祕府

秋七月丁未太祖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問計右丞相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宜俟釁而動太祖曰彼淫昏益甚生釁不已今不除之終為後患且彼疆域日促長淮東北之地皆為我有我以將師臨之何憂不拔況彼敗形已露豈待觀隙邪左丞相徐達曰張氏驕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驍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衆為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輩皆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定也太祖喜曰諸人局于所見獨爾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將簡士卒擇日出師

是月太祖復遣使貽元擴廓特穆爾書告以拘我使者不足為利而反為害仍不報

八月庚戌朔命拓應天城初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距鍾山既闊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為宮稍庳隘太祖乃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陽延亘周圍凡五十餘里（攷異明史本紀八月庚戌紀事本末作庚申按是月庚戌朔庚申為八月十一日今從明史）

辛亥命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兵二十萬討張士誠太祖親御戟門誓師諭諸將佐曰城下之日毋殺掠毋毀廬舍毋發邱壠士誠母葬平江城外毋侵毀皆再拜受命遂為戒約軍中事令人給一紙將發召問諸將曰此行用兵當何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宜直搗平江破其巢穴其餘城邑可不

勞而下矣太祖曰不然湖州張天騏攷異天騏畢氏通鑑作天麟今從明史杭州潘原明為士誠臂指平江既蹙二人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平江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制勝不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披則平江勢孤可立破也遇春猶執前議太祖乃屏左右密語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為吾間也天瑞之所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勿令知但云直搗姑蘇天瑞知之必叛而輸之于張氏如此則墮吾之計中矣癸丑達等師諸軍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己巳遇士誠援兵于港口敗之禽偽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癸酉進至湖州之毘山又擊敗偽將石清汪海禽之士誠駐軍湖上不敢戰將遁達指揮熊天瑞果叛降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偽右丞張天騏分兵三路以拒我師偽參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當中路天騏自當北路偽同僉唐傑為後繼達遣兵分派遇春攻寶王弼攻天騏而自出中路與子實戰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鎗軍直扼其城遇春與寶戰寶敗走入城城下吊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遂被禽于是天騏子實皆不敢戰斂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來援由荻港潛入城我軍四面圍之伯昇及天騏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西門自以大軍繼之子實及偽同僉余德全等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其偽平章朱暹同僉呂珍等及其五子者率兵六萬來援屯城東之舊館築五砦自固時平章湯和自常州來與達遇春等分兵營于東阡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時士誠壻潘元紹駐兵烏鎮東為呂珍等聲援達遣兵乘夜襲之元紹遁遂填塞溝港絕其糧道原紹原明弟也士誠見事急親率兵來援復敗之于皂林　是月元以陳友定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友定自敗胡深後有勝兵萬人益發取諸州縣遂盡有福建八郡之地開省延平時張士誠方國珍等各據一方歲漕粟大都輒不至而友定事朝廷未嘗失臣節歲輸粟十萬石海道遼遠至者嘗十之三四元帝嘉之下詔褒美故有是命友定粗涉書史數招致文學知名士寘之幕府然頗任威福所屬有違令者輒承制誅竄不絕漳州守將羅良心不平以書責之曰郡縣者國家之土地官司者人主之臣役而倉廩者朝廷之外府也今足下視郡縣如家室驅官僚如圉僕擅廩庾如私藏名雖報國實自為身家不審足下將欲為郭子儀乎抑欲為曹孟德乎友定大怒竟攻漳殺良並良妻子及其弟羅二一時如福清宣慰使陳瑞孫崇安令孔楷建陽人詹翰皆以拒友定不從被殺于是友定威鎮八閩　九月己卯朔士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我師欲攻姑嫂橋遇常遇春與戰會大風雨天晦冥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遂禽志堅得眾二千餘人　乙未命行省左丞李文忠自嚴州帥師攻杭州指揮華雲龍自淮安帥師攻嘉興以牽制張士誠　乙巳左丞廖永忠參政薛顯將游軍

駐湖州之德清遂克之獲船四十艘禽偽院判鍾正及叛將吾德成　張士誠自徐志堅敗甚懼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常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乃潛遣人約張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戰士誠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甫得脫與潘原紹率赤龍船兵屯于平望别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别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衆軍潰走自是舊館之援遂絕饋餉不繼多出降者　周文貴復攻掠辰州諸郡湖廣叅政楊璟帥兵進討又分遣指揮副使張勝宗討湘鄉之賊斬其帥易華　冬十月壬子常遇春兵攻烏鎮徐義潘原紹皆敗走追至昇山破其平章王晟六寨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偽同僉戴茂乞降許之是夕晟亦降　甲子李文忠帥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偽將戴元帥復遣袁宏孫虎徇富陽禽偽同僉李天禄遂合兵圍餘杭　戊寅徐達復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出敵船掩其不意帥壯士躍入敵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偽五太子盛兵來援遇春兵為之稍卻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敵衆大敗五太子及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皆將軍之功吾不如也五太子者實士誠之養子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善沒水朱暹呂珍亦皆善戰士誠倚之至是聞其降為之奪氣先是達等所獲將士悉執以徇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　十一月甲申又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州城下諭其司徒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呼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何忍負之抽刀欲自殺左右抱持不得死語之曰援絕勢窮不降何待伯昇俛首不能言會張天騏等以城降伯昇不得已亦降　辛卯李文忠攻餘杭下之先是文忠兵至城下偽守將謝五者再興弟也文忠遣人語之曰爾兄以李夢庚小隙歸張氏非爾謀也今爾若降不死且得富貴于是謝五率其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進兵杭州未至士誠平章潘原明懼遣其員外郎方彝詣軍門納欵文忠曰吾兵適來勝負未可知而遽約降得無欲以計緩我乎對曰天兵如雷霆當之者無不摧破誠念百萬生靈為之請命耳文忠留宿帳中明日遣還報而駐兵以待原明乃籍土地錢糧並士誠所授諸印又執叛將將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迎文忠叱去之壁麗譙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借民釜立斬以徇城中帖然得兵三萬糧二十萬執元平章努都長壽等與將英劉震皆送應天原明泰州人與士誠俱起鹽徒元軍圍高郵士誠與十八人突圍出走原明及李伯昇呂珍三人與焉三人相繼降士誠益孤立矣　庚子克紹興偽同僉李思忠降命駙馬都尉王恭千户陳清李遇守之辛丑華雲龍嘉興偽守將宋興降　大將軍徐達等既克湖州引兵至南潯偽元帥王勝降至吳江偽叅政李福知州楊彝降至壬寅師次蘇州城南鮎魚口擊偽將竇義走之值都督副使康茂才自湖州來遇士誠兵于尹山橋擊敗之茂才持大

戰督戰覆其將士焚其官濱戰船千餘艘癸卯合兵圍平江達軍葑門遇春軍于虎邱郭興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温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于其上又設襄陽礮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泅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閶門水柵縛送大軍達釋而用之時平江城堅不可拔天祐阻兵無錫為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得其彼此所遺蠟書悉知士誠天祐虛實遣指揮茅成攻婁門成中流矢死　甲辰李文忠送元平章努都長壽等至應天太祖以其朝臣命有司給餼廩歸之元誅將英劉震命懸胡大海像剸英等心血祭之以潘原明全城歸順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其官屬皆仍舊職聽李文忠節制尋授文忠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文忠至是始命復李姓　先是徵儒士能鼎朱夢炎至應天居之賓館太祖令集古事質直語以教公卿子弟名曰公子書又以民間農工商賈子弟多不讀書宜以其所當務者直詞詳說為務農技藝商賈書俾各通知大義可以化民成俗是月書成御賜鼎等人白金五十兩及衣帽靴韈物　十二月乙卯永寗縣賊饒一寗作亂江西行省遣指揮畢榮討之擒其元帥王子華餘黨悉平（攷異畢氏通鑑作十二月乙卯朔誤也是年九月己卯朔十月己酉朔畢鑑誤作辛亥朔是則辛亥乃十月三日也十二月戊申朔乙卯為十二月初八日畢氏此數月干支多誤）　陳友定守建寗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欵　韓林兒在滁州太祖命廖永忠迎歸應天行至瓜步沉之于江林兒既卒始命以明年為吳元年羣臣請建宮闕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廟社命有司以次營建是月甲子太祖告事山川已巳興營繕以宮室圖進凡有雕琢奇麗者即命去之

論曰韓林兒之卒也本紀但書其卒而于林兒傳中則並存或說謂太祖命廖永忠迎林兒歸應天至瓜步覆舟沈于江云又永忠傳言林兒在滁州遣永忠迎歸應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由或說觀之似瓜步之沈太祖實授意焉由帝咎永忠之言觀之似永忠實有擅殺之罪于是遂以為八年永忠賜死之張本及太祖晚年命寗王權編輯通鑑博論于至正二十六年大書曰廖永忠沈韓林兒于瓜步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據此則出自太祖特書之筆以為萬世戒然則當日永忠自瓜步歸何難明正其罪而誅之邪予謂永忠之沈林兒與黥布之弑義帝事絕類太祖殆欲避項羽之名而纂漢高之義遂使永忠無淮南之反而蹈黥布之誅不亦千古之大疑案乎夫大丈夫不受制于人因林兒之勢盛而用其年號此太祖之一失也乎友諒之後既稱吳王即當建國必待林兒既死而後稱吳元年此太祖之再失也沈林兒于建國之後猶得曰臥榻之旁豈容它人鼾睡今建國于沈林兒之後

是代之也代之而何以自解于奪之之名乎十二年中無北面之事無尺寸之倚而徒奉其年號以令軍中一旦改之則為無名因之則將終事此林兒之所以卒不免也觀史所記永忠邀封公爵正自以其瓜步之功是有挾而求也以太祖之猜忌功臣永忠即無沈舟之事亦終與馮勝傅友德等先後賜死今不正其罪于建國之初而歸獄于賜死之後又命寗王書之博論中是欲蓋而彌彰也伏讀

御批明鑑云明祖聞副元帥之檄謂大丈夫寗能受制于人固已中情流露瓜步沈舟之事未必盡誣云云實春秋誅意之書予謂當文成斥林兒為牧豎時太祖固已心領之矣惜文成不能于平漢之後上勸進之書則當日之兩失也

是歲偽夏明昇以父喪遣使告哀已又遣使來聘太祖亦遣侍御史蔡哲往報之哲至蜀盡圖其山川險易以獻太祖覽而善之　方國珍恃元屢晉官爵輙驕横不奉命畏太祖逼之許以三郡獻終不納土又請輸歲幣亦不至太祖屢遣使詰責陽奉陰拒太祖曰姑置之待我克平江欲奉正朔晚矣

明通鑑前編卷四

前紀四　盡一年 彊圉協治

太祖

元至正二十七年吳元年春正月考異畢氏通鑑是年正月癸巳朔吳王始稱吳元年誤也按去年十二月甲子告事山川則已下令以明年為吳元年矣至其即吳王位則已在至正二十四年之春故明史本紀及諸書于是年正月記事並無癸巳下令稱吳元年之語且是年二月丁未朔正月之朔若大建則丁丑小建則戊寅癸巳乃正月之中間畢氏作癸巳朔尤舛誤也今仍據明史本紀書稱吳元年于去年十二月之下乙未諭中書省曰太平應天諸郡吾創業地供億最勞昔在軍中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亦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未嘗忘之況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其何以堪戊戌下令免太平租二年應天鎮江寗國廣德各一年考異明史本紀戊戌諭中書省云云明史稿作乙未潛菴史稿戊戌令日據此則乙未乃據其諭中書省之日戊戌則下令之日也今分記之　庚子松江府嘉定州守臣王立忠等詣徐達軍降時平章俞通海從達克湖州後分兵徇太倉州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爭獻牛酒迎道左於是崑山崇明等縣皆望風歸附通海遂從達等進圍平江　辛丑諭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儆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牋文頌美之詞過多而規戒之言罕見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牋文但令平實勿以虛辭為美也　癸卯副指揮戴德攻沅州圍其城六日守將李勝出降遂下之考異克沅州潛菴史稿係之戊戌下令從元史順帝紀圍城六日則是以戊戌攻癸卯下也　甲

辰復與元庫庫特穆爾書初太祖遣汪河被留不報復遣錢楨亦如之乃復告以今日事勢張思道操刄于潼關李思齊抗衡於河間俞寶善變於肘腋王信生衅於近郊連兵構禍首尾牽制若復棄我舊好拘我使臣則是內外交攻兵連禍結閣下之境必將土崩瓦解矣庫庫仍不悟會元趣庫庫南征而庫庫畏江南疆盛不得已遣其弟托音特穆爾（舊作托音帖木兒）及部將摩該（舊作貊高）駐兵濟甯鄒縣等處名為保障山東因以遏南軍入北之路復命元帝曰此為肅清江淮張本也至是太祖知其無意南征乃復責其拘使不還之罪曰若能遣汪河錢楨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天下不然是又關我南方之兵為彼後時之戰閣下雖深謀如莽操詭計如懿溫英雄滿前何以取生古云功被天下守之以遜富有天下守之以謙況其為臣者乎惟審思之思道即良弼以字行者俞寶王信皆據山東之地合從張李者也（攷異据明史庫庫傳言太祖七致書皆不答其可攷者至正二十三年正月遣汪河報書一也二十四年十二月貽庫庫書言博囉犯闕事二也二十五年七月責送汪河還三也二十六年七月再責送使者四也是年正月三責送使者五也又是年九月送元神保大王至京師貽庫庫書六也七次致書當在即位以後今按明史本紀但記二十三年汪河報書之事而是年九月亦但言致書元主不及庫庫惟潛菴史稿所載特詳但畧去二十四年一次耳今按二十四年之書係約共討賊不及汪河至二十五年始責送汪河以後凡三貽書責送使者而是年書中之詞則又兼及錢楨是楨當為二十五年所遣今並敘入）　是月李思齊張良弼等會於含元殿基推思齊為盟主以拒庫庫之師　二月丁未朔元庫庫特穆爾遣左丞李二寇徐州駐陵子村參政陸聚指揮傅友德禦之友德度兵寡不敵遂堅壁拒守詗其出掠乃以步騎二千溯河至呂梁登陸擊之刺其驍將韓乙餘衆敗去友德度李二必益兵復至亟還城開門出兵陣於野外臥戈以待約聞鼓聲則起二果至鼓而破其前鋒餘衆大潰多溺死者遂禽二獲其將士二百餘人馬五百匹太祖聞捷謂都督府臣曰此蓋庫庫之游兵欲以此餌我使我將驕兵惰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善戰者知己知彼察於未形可語安豐六安臨徐濠郢守將嚴為之備尋進友德江淮行省參知政事　壬子溫州茗洋降賊周瑞卿叛（攷異瑞潛菴史稿作遂）　浙東僉事章溢遣其子元帥存道合平陽瑞安總制孫安兵討之斬瑞卿獲其黨六十餘人　癸丑置兩浙都轉運鹽司於杭州設三十六場　是月大將軍達以平江久不下遣人自軍中來請事太祖手書慰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自天性沈毅有謀用能戡亂定難雖古豪傑何以加茲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欲造次誠邦家之福社稷之慶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今軍中緩急惟將軍便宜行之達得書遂檄各路進兵時太祖以平江圍久不下復以書遺士誠勸以全身保族如漢竇融宋錢俶故事士誠得書卒不報（攷異達自平江軍中來請事語見明史達傳紀事本末系之是年二月之下諸書皆不載按達檄各路進兵俞通海自太倉以兵來會而通海之卒在四月則進兵在三月以此推之遣人至金陵請事紀事系之二月者是也惟通海之卒紀事牽連並記誤之潛菴史稿則其卒在四月乙卯其圍平江中創歸金陵當在三月也今分月書之）　江西行省遣兵會湖廣行省千戶徐

興攻平江瀨寨鎮撫楊五以寨降　參政陸聚遣兵攻宿州禽其僉院邢瑞　三月丁丑設文武科取士　壬午江西行省參政楊璟克澧州戊子思沅兩界軍民安撫使黄元明以其地内附又用參軍詹永亨言授黔陽縣前元帥蔣節為靖州安撫使俾討平山寨且耕且守　丁酉頒科舉取士式令曰應文舉者察其言行以觀其德攷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騎射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 攷異據明史太祖本紀但云始設文武科取士而下令之文見龍飛紀畧紀事本末等書又證之明史選舉志亦云使有司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云云據此則是年僅頒科舉取士之令未書開科試士也而攷之陶學士知新近稿中有與員外黄觀瀾李彥章試士西掖詩云王業興家國人才薦廟堂風簷留晷刻冰鑑照毫芒列坐清儀肅終篇耿論昌顧言登用者一一是賢良又次黄觀瀾韻有云右掖蒼柏陰揮筆司文柄按東西掖在午門之左右吳元年始建宮殿則集中云試士西掖者正是年三月事也草創之初設官需才故其時僅就東南人士命安等試之于廷此正明初設科取士之濫觴既試之後復頒科舉定式以為三年後各省通行之例故諸書所紀有系之三月丁丑者有系之三月丁酉者蓋一據其試士之日一據其下令之日未可據令中之語而以為是年未嘗開科取士也今分書之仍叙下令原文而附識于此

夏四月丙午上海縣民錢鶴皐作亂據松江先是松江既平即令王立忠守府事已太祖又遣荀玉珍代之會大軍檄徵磚甓城鶴皐不奉令遂結士誠故元帥府副使韓夏泰施仁濟糾衆三萬餘人攻松江通判趙徵倉卒不能禦同妻子赴水死玉珍棄城走賊追殺之鶴皐遂自稱行省左丞偽署官屬令其子遵義率小舟數千走蘇州欲歸士誠以求援徐達遣指揮葛俊討之兵至連湖蕩見遵義之衆皆操農器知其無能為也乃於蕩東西連發十餘礮賊皆驚潰溺死者衆遂復松江獲鶴皐檻送大將軍斬以徇施仁濟等脱走率其黨五千餘人入嘉興刼庫藏軍需而出海甯衛指揮孫虎等率兵追擊悉禽之　乙卯行省平章俞通海卒先是大將軍檄通海會圍平江行至滅渡橋擊敗士誠兵進搗桃塢中流矢創甚乃遣將以兵會達身歸應天太祖幸其第視病病革太祖呼謂曰平章知我來問疾乎通海已不能語太祖揮淚而出至是卒年三十八後追封虢國公賜謚 攷異通海之卒惟潛菴史稿有日月今據之

「己未方國珍入貢復陰泛海北通庫庫南交陳友定太祖遺書責國珍數其十二過且徵貢糧二十萬石曰克杭有日何負約如故也張士誠與公接壤取公振落耳所不敢者以誰在耶吾旦暮下姑蘇奄至公境背城一戰亦丈夫矣不然去之入海亦一策也然自古未有老海上者公審思之國珍思與其弟姪將佐謀郎中張本仁曰江左方圖張氏勝負未可知彼安能越竟而致于人劉庸曰江左多步騎奈吾海舟何獨幕下士邱楠力爭之曰此皆非主福也唯知可以決事唯信可以守國唯直可以用兵昔者江淮之間豪傑並起人人莫不欲帝然分鼎足者漢與二吳耳友諒敢戰不怯尚死九江張吳區區如甕中鼠敗可知已江左法嚴而軍威諸將所過秋毫無犯所得府庫還封識之以奉其

主且業已并漢勢復兼張公經營浙東十餘年矣不能越三郡不以此時早決不可謂知既許之降抑又背馬不可謂
信彼之徵師則有詞矣我實負彼不可謂直幸而扶服請命庶幾可視錢俶乎國珍不能用　丁卯李文忠請調兵戍
沿海州縣　是月諭起居注詹同日國史貴直筆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
以公天下也朕平日言行是非善惡汝等皆宜直書不宜隱諱庶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　五月己丑湖廣行省遣兵
討平江花陽山寨禽其賊首王世明　乙亥初置翰林院設學士等官以陶安潘庭堅為翰林院學士庭堅亦當塗人
初以安薦召為帥府教授尋守浙東至是與安並召未幾庭堅以老告歸時徵集諸儒議禮以宋濂方家居乃命安充
議禮總裁官（攷異明史本紀傳云初置翰林院不言設官及召陶安等事證之職官志是時初置翰林院秩正三品所謂學士也又証之安傳言吳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陶安為學士時徵諸儒議禮命充總裁官學士集所載
國史同又潘庭堅傳言庭堅與王愷守浙東太祖為吳王設翰林院與安同召為學士據此則安與庭堅皆首召之人也今增入並據傳補充議禮總裁之事此事必鑑失載）是月旱命減膳素食令曰予
以布衣定江右十有三年中原之民流離顛頓無有所歸徐宿濠泗壽邳海安襄陽安陸等郡縣及自今新附之民皆
復田租三年　太史令劉基以旱故請決滯獄太祖即命基平反之未幾雨澍基因請立法定制以止濫殺又以熒惑
守心請下召罪己皆從之（攷異熒惑守心及旱請決滯獄明史基傳皆以為吳元年事証之誠意伯行狀但云某月某日故明史天文志亦不載今因五月旱牽連並記系之是月之末）徐達等圍
平江數月士誠堅守不出六月己酉士誠欲突圍決戰覘城左方見我軍嚴整不敢犯乃遣徐義潘元紹潛出西門轉
至閶門神武衛指揮楊國興戰死義等將襲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後遣軍與戰良久未決士誠復
遣其參政率兵千餘助之自出兵山塘為援山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卻遇春拊元帥王弼背曰軍中皆呼爾為猛
將能為我取此乎時弼在軍有雙刀王之稱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卻遇春率眾乘之遂大敗其軍人
馬溺死於沙盆潭者甚眾士誠有勇勝軍號十條龍者皆善為盜者也士誠每厚賜之令被銀鎧錦衣出入陳中是日
亦敗溺死萬里橋下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
客詣士誠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
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死垓下天下歸於漢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
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得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
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厄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馬御將帥有功者賞無功
者罰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但三吳可保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

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將帥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童舞女日夕酣宴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內殿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遂至今日士誠嘆曰吾亦深恨無及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死而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而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吾恐勢極患生一旦變從中起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吾為公計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遣一介之使疾走金陵陳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侯況曾許以竇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辟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俛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　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鋒甚銳遇春禦之兵少卻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然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遂鳴鉦收軍遇春乘勢掩擊大破之追至城下復築壘遶其城自此士誠不敢復出時徐達所轄四十八衛令將士每衛取所製襄陽礮晝夜轟擊士信方張幕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　戊辰大雨羣臣請復膳太祖曰雖雨傷禾已多其賜民今年田租　癸酉命朝賀罷女樂　是月遣送元降人努都長壽等北歸初元前戶部尚書張昶奉使至應天太祖留之授官參知政事然昶外示誠款心懷歸計與楊憲胡惟庸等皆相善昶有才辯智識明敏熟於前代典章凡江左建置制度多出其手裁決如流事無停滯太祖雅重之其後見元事日蹙而太祖威德日隆陰使人上書頌功德且勸太祖及時行樂太祖疑之以語劉基基曰是欲為趙高也基曰然必有使之者太祖不欲窮治但斥之焚其書而已昶復勸太祖重刑法多陳厲民之術用意多不測太祖雖不聽而昶既被留元帝猶擢用其子會努都等北歸昶陰奉表元帝且寓書其子詢存亡值楊憲往候于昶臥內得其稿奏之命大都督府按其事昶書八字於牘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太祖惜其才欲赦之既見所書牘詞曰彼意決矣遂誅昶

秋七月乙亥朔太祖御戟門閱雅樂自擊石磬起居注熊鼎言八音唯石聲最難和太祖曰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即八音諧矣鼎曰樂不外求在于君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和而樂亦無不和矣太祖深然之時學士朱升審五音誤以宮為徵太祖哂之　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布帛道里費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諭曰以養汝廉俾之奉公毋漁民以自利也　甲申右相國李善長等請曰王起濠梁不階尺寸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削除殆盡遠近歸心願早

正大位以承天命太祖曰自古帝王知天命有歸猶且謙讓以俟有德嘗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大驕恣速亡吾豈能更蹈之　己丑雷震宮門獸吻赦中外罪囚　辛丑置太常大理司農將作四司　是月元庫庫特穆爾部將關保摩該叛先是庫庫命關保攻張李不利乃用孫翥趙恆之謀檄摩該一軍疾趨河中渡河搗鳳翔以覆思齊巢穴而摩該部將多博囉特穆爾之黨行至衛輝軍變相約脇摩該以叛摩該善論兵先為察罕所信任關保自察罕起兵以來勇冠諸軍功最高至是皆不服庫庫遂列其罪狀以聞舉兵攻之　八月癸丑立圜丘方丘及社稷壇壇皆二成仿漢制也　甲寅始定樂律元末有冷謙者知音善鼓瑟以黃冠隱吴山至是太祖置太常官屬召謙為協律郎令協樂章聲譜俾樂生習之取石靈璧以製磬采桐梓湖州以製琴瑟乃攷正四廟雅樂令謙較定音律及編鐘編磬等器及定樂舞之製樂生用道童舞生則取軍民俊秀子弟充之　丙寅太祖親祀山川還宮　是月元帝詔太子親出總制天下兵馬初太子之犇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庫庫特穆爾不從及還京皇后奇氏遣人諭庫庫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帝禪位庫庫逆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以數騎入朝故太子深銜之及與李思齊相持經年帝數遣人諭令罷兵專事江淮而庫庫欲遂定思齊等然後引軍東下不奉詔帝亦心忌之至是命太子總制軍務而分命庫庫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以其兵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圖魯（舊作禿魯）以其兵與張良弼孔興圖魯卜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東汛地詔書方下而關保摩該等已搆衅稱兵於是太子復用錫喇岱爾（舊作沙藍答兒）巴延特穆爾（舊作伯顏帖木兒）等計奏立大撫軍院專備庫庫又以摩該首倡大義賜其所部曰忠義功臣是時摩該方襲據衛輝彰德以窺懷慶庫庫聞之亟帥河洛之兵北渡於是朝廷下詔黜其兵權即命摩該討之　先是方國珍得太祖書不報唯日夜運珍寶集巨艦為泛海計是月命參政朱亮祖討之戒之曰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殺一人　九月甲戌朔太廟成四世祖各為廟高祖居中曾祖居東第一廟祖居西第一廟考居東第二廟（攷異明史本紀太廟成在九月甲戌畢氏通鑑系之八月己巳今依明史）　辛巳大將軍徐達等克平江執張士誠時圍城既久叛將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拆城中木石盡又毀祠廟民居為礮具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不受矢石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破閶門新寨遂率眾渡橋進薄城下偽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唐傑不能支投兵降於是周仁潘元紹等皆降日晡士誠軍大潰諸將蟻附登城城破士誠更使其副樞密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毅亦降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耳初士誠屢敗謂其妻劉曰我敗且死若曹

何為劉曰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城破自焚死士誠獨坐室中達遣李伯昇諭意時日已暮士誠拒户自經伯昇抉户令降將趙世雄捄解之氣未絶復蘇達又遣潘元紹諭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語乃以舊盾舁之出葑門易以户扉舁至舟中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等并元宗室神保大王赫罕等送應天而誅熊天瑞方城垂下達先與遇春約中分撫之先集將士申明上意令將士各懸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拆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及城下達軍其左遇春軍其右號令嚴肅居民晏然　太祖聞平江之捷命平章胡美取無錫州仍遣大都督副使康茂才繼之初莫天祐據無錫士誠累表元為同僉樞密院事因以羈縻之徐達數遣使諭降俱為天祐所殺至是美等攻城將不支州人張翼見事急率父老謁天祐曰張氏就縛縱固守將誰為一城生命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天祐沈愚良久許之翼縋城納款于美美曰城不受兵皆汝力也癸未天祐出降　徐達遣兵取通州乙酉次狼山其守將帥所部降　己丑朱亮祖駐軍新昌遣指揮嚴德攻關嶺山寨平之　士誠將至應天卧舟中不食比至龍江堅卧不起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與之語不答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太祖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葬之士誠為人外遲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實無遠圖既據有吳中吳承平久户口殷實士誠漸奢縱怠於政事又欲以得士要譽士有至者無問賢不肖輙重其贈遺資以輿馬故士多往趨之及士信用事疏簡舊將奪其兵權由是上下乖疑凡出兵遣將當行者輙要求官爵美田宅即如言賜之及喪師失地而歸士誠亦不問或復用為將其威權不立多類此士信愚妄濟以驕淫上下嬉遊卒以亡國太祖以其為黃蔡葉三參軍所誤命駢誅之並殺潘元紹磔莫天祐推李伯昇潘元明以先降獲宥命仍故官己又命原明以平章守杭州改平江曰蘇州府　辛卯置宣徽院　甲午朱亮祖兵至天台縣尹湯盤降丁酉進攻台州方國珍出師拒戰亮祖擊敗之我指揮嚴德中流矢死德采石人也　戊戌遣使送元宗室神保大王及赫罕等九人於元又以書與庫庫曰閣下如存大義宜整師旅聽命于朝不然名為臣子而朝廷之權專屬軍門縱此心自以為忠安能免於人議若有它圖速宜堅兵以固疆土時庫庫方拒元命太祖知其無它心而所為不順故云（按畢据明史本紀是月戊戌遣使致書于元主送其宗室神保大王等北還証之諸書但有再貽庫庫書無致書元主之語檢潛菴史稿亦云遣使送元宗室等九人于元主再以書貽擴廓帖木兒不言遺元主書畢氏通鑑同今据之删去致書元主語）　浙西既平諸將振凱還京師辛丑太祖御戟門論功行賞封李善長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餘進爵賜金帛有差諭諸將曰滅漢滅吳皆公等力古之名將何以加諸今當北定中原公等勠力進取明日入謝太祖曰公等還第亦置酒為樂乎對曰荷上恩有之太祖曰吾亦欲與公等為一日歡唯中原未平非為樂

時也公等不見張氏乎終日酣飲宜以為戒　參政朱亮祖克台州初台州為方國珍弟國瑛所據聞亮祖至即欲遁去會國珍入慶元治兵為城守計遣人謂國瑛堅守勿去國瑛乃約束軍士聚眾拒守然士卒多懷懼散亡者亮祖等亟攻之國瑛度不能支以巨艦載妻子乘夜出興善門走黃巖亮祖遂入城撫定之分徇仙居諸縣亦下馬元台州總管趙琬至黃巖絕粒死　癸卯新內三殿成曰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文樓武樓殿之後為宮前曰乾清後曰坤甯六宮以次序列皆朴素不尚雕飾命博士熊鼎彙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太祖曰以此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甃地太祖曰敦崇儉朴猶恐習於奢華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侈麗耶言者慚而退　冬十月甲辰朔太祖謂中書省曰軍士因戰而傷者不可以備行伍令新宮成宮外當設備禦合於宮牆外周圍隙地多造廬舍令寢疾者居之晝則治生夜則巡警皆給衣糧贍之　遣起居注吳琳魏觀等以幣帛求遺賢於四方徙蘇州富民實濠州　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先是承元制尚右至是改之以右相國李善長為左相國徐達為右相國又命定國子學官制以博士許存仁為祭酒劉承直為司業改太史監為院以太史令劉基為院使　辛亥敕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沒名存垂訓於天下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褒崇前代忠義所以厲風俗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壬子置御史臺以湯和為左御史大夫鄧愈為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為御史中丞基仍兼太史院太祖諭之曰國家所立唯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係於此其職實為清要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姦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　元帝詔落庫庫特穆爾太尉丞相並諸兼領職事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為食邑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庫庫既受詔即退軍屯澤州　甲寅命平章湯和為征南將軍都督府僉事吳禎為副討方國珍于慶元諭之曰爾等奉辭伐罪毋縱殺僇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集乃吾所願也時朱亮祖追方國瑛兵至黃巖國瑛復遁入海元守將哈爾魯以城降　命中書省定律令以左相國李善長為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傅瓛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為議律官初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唯元不仿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姦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故有是命復諭之曰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

可重使貪猾之吏得以因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善良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悉心參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　丙辰遣使以書遺元李思齊張良弼等使息兵解鬬思齊等得書不報　辛酉太祖將北伐謂徐達等曰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王宣反側河南則庫庫跋扈關隴則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元祚將亡其幾已見今欲北伐何以決勝常遇春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可取勝也都城既克有似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可建瓴而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矣諸將皆曰善　甲子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討大將軍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為副將軍率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是時名將必推達遇春兩人才勇相類遇春剽疾敢深入而達尤長于謀畧遇春每下城邑不能無誅僇而達所至不擾獲壯士間諜結以恩義俾為己用至是太祖面諭諸將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無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身為大將好與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　是日又命中書平章胡美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師取閩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皆命由江西取道入閩美行諭之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取福建左丞何文輝為爾副參政戴德聽調發二人雖皆吾親近勿以其故廢軍法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非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制入能立志何事不可為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宜深知其地利險易今總大軍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美拜命出同日復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師武昌荊州潭岳等衛軍取廣西文輝至是始復何姓（攷異張彬畢氏通鑑作周彬證之明史楊璟傳言璟師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將武昌諸衛軍取廣西蓋彬是時為湖廣行省參政即二十六年敗周文貴于辰州者也畢氏作周未知何据）　乙丑遣世子標及次子棣往謁臨濠諸墓諭世子曰商高宗舊勞於外周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皆知小民疾苦故在位勤儉為守成令主兒生長富貴習於宴安今出臨郡縣游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塗險易以知鞍馬勤勞觀閭閻生業以知衣食艱難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惡即祖宗所居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不易又命中書擇

官輔導以行所過郡邑城隍山川之神皆祀以少牢　先是平吳之捷太祖即決計北征命虎賁左衛副使張興師勇士千人赴淮安候師期又命濠州練習平鄉山寨軍會取膠州東萊又命江淮衛以兵千人守禦邳州至是達等出師太祖先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官民令速歸附丁卯達等師次淮安遣人招諭元將王宣及其子信宣揚州興化人元季為司農掾治河有功授招討使後從元將復徐州授義兵都元帥洎信從察罕破田豐復令宣父子還鎮沂州太祖將議北征以書諭之曰爾父子數年前與吾書云雖在蒼顏皓首之際猶望閣下鼓舞羣雄殄子嬰于咸陽俘商辛于牧野以清區宇令吾整兵取河南已至淮安爾若能奮然來歸相與僇力戡亂豈不偉哉信父子得書不報及達至淮安宣聞之始懼達復以書招諭之己巳太祖又以大軍進取山東恐庫庫弟托音特穆爾乘閒竊發命廬州安豐六安濠泗蘄黃襄陽各嚴兵守備　辛未元沂州王信既得徐達書乃遣使納款應天且奉表賀平張士誠太祖遣徐唐李儀等至沂州授信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麾下官將悉仍舊職令所部軍馬聽大將軍節制時信與其父宣陰持兩端外雖請降內實修備太祖知之乃遣人密諭徐達勒兵趨沂州以觀其變　是月朱亮祖自黃巖進兵溫州陳於城南七里國珍令其子明善引兵拒戰亮祖擊敗之破其太平寨追至城下餘兵潰奔入城亮祖遣部將湯克明攻西門徐秀攻東門柴虎將游兵策應晡時克其城明善遁去亮祖入撫其民分兵徇瑞安元守將同僉謝伯通降　十一月癸酉朱亮祖會吳禎舟師襲敗方明善於樂清之盤嶼時禎副湯和攻慶元乘潮夜入曹娥江抵軍廄會降卒言國珍已遁入海禎勒兵攻及之盤嶼適湯和自紹興渡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密及上虞縣尹沈煜（煜畢鑑作溫）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府判徐善等率耆老迎降辛巳下之國珍乘海舟遁去和等帥兵追敗之禽偽將方惟益等還師慶元分兵徇定海慈谿等縣　壬午徐達克沂州先是徐唐等傳太祖諭令王宣父子以兵從大軍征討宣陽諾令信密往莒密募兵而遣人詣達詐犒師使還宣以兵夜劫唐欲殺之唐脫身走達軍達即日帥兵抵沂州亟攻之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放水宣自度不能支開門降達令宣為書遣鎮撫孫惟德招信降信殺惟德與其兄仁走山西於是嶧莒海州及沭陽日照贛榆沂水諸縣皆下達以宣反覆並怒其子信殺惟德執宣僇之命指揮韓溫守沂州　己丑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會湯和由海道討方國珍　庚寅太祖復使諭徐達曰將軍已下沂州未知兵欲何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銳將士於黃河扼其衝要以斷援兵使彼外不得進內無所恃我軍勢重力專可以必克如未下益都即宜進取濟甯濟南二郡既下則益都以東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難遙度隨機應變自在將軍吾不中制

也　甲午太祖親閱郊壇世子標從令左右導之農家徧觀服食器具又指道旁荊楚曰古用此爲扑刑以其能去風
雖傷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兒念之（致異諸書多記圜丘方丘壇成于是月蓋彙連記之耳其實壇成在八月世子至濠在十月此是冬至連一日太祖往觀之而世子方自濠歸故興宗傳
以爲是冬潛菴史稿系之十一月甲午據洪武寶訓今從之）　乙未冬至太史院進戊申歲大統曆太祖謂劉基曰古者以季冬頒來歲之曆似爲
太遲今於冬至亦未宜明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時所詳定皆出自基及其屬高翼之手太祖命詳校而後刊之　己
亥太祖聞應天有滯獄曰京師且然何況郡縣諭有司自今依時決遣　辛丑徐達攻益都克之元平章李老保降宣
慰使巴延布哈（舊作普顏不花）總管胡濬知院張俊皆死之遂分徇壽光臨淄昌樂高苑令指揮葉國珍等守之初我軍壓境
巴延布哈力戰以拒及城陷巴延還拜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有二弟可爲終養已乃趨官舍坐堂上達素聞其賢
遣人招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巴延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臣各爲其主肯事二姓乎遂不屈而死其妻阿魯珍
及二弟之妻各抱幼子投井死李老保陽武人又名保保從察罕起兵數有功後爲平章留守益都至是遂降達送之
應天　壬寅胡美率師度杉關略光澤下之　是月召浙江按察僉事章溢入朝命其子存道守處州太祖諭羣臣曰
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悉平功不在諸將下復問溢征閩諸將何如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美自江西入必可
制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策也太祖即命文忠屯浦城　十二月丁未都督同
知張興祖至東平元平章馮德棄城遁興祖遣兵追之東阿參政陳璧等以所部來降復以舟師趨安山鎮右丞杜天
祐左丞蔣興降興祖德勝之養子本姓汪以德勝子尚幼命之嗣職累有功至是將衛軍從大兵由徐州進取山東時
有使者宋迪自山東還言興祖能推誠待人降將皆樂爲之用太祖曰此非良策聞興祖麾下有領千騎者一旦臨敵
變生何以制之乃遣迪往諭興祖令後得降將悉送以來勿自留也　方國珍之入海也其部將先後來降湯和復遣
人持書招之國珍窮蹙乃遣其子明善明則等納省院諸印於軍門至是復遣子明完奉表應天謝罪太祖怒其反覆
及覽表憐之表出其臣詹鼎所草詞辨而恭太祖曰孰謂方氏無人耶錫國珍書曰吾當以投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
（致異國珍之降潛菴史稿系之是月庚戌畢鑑系之戊申今從明史本紀）　戊申徐達兵至章邱元守將右丞王成降庚戌至濟南元平章達多爾濟（舊作朶兒
只）等以城降命指揮陳勝守之　胡美至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　張興祖兵至濟寧元守將陳秉直棄城遁興
祖分兵守之　辛亥太祖遣使諭徐達常遇春曰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乎敗乃可無敗能慎乎成乃可
有成若一懈怠必爲人所乘將軍其勉之　方國珍及其弟國珉率部屬詣湯和於軍門得士馬舟楫數萬計和遂送

國珍及其官屬之降者於京師先是朱亮祖克溫州執元浙江行省郎中劉仁本送之應天不屈太祖怒命數其罪鞭背潰爛而死仁本國珍同縣人數從名士謝理趙俶朱佑等賦詩有稱於時國珍海運輸元仁本實司其事故其不屈而死論者以為盡忠於元云（攷異明史列仁本于國珍傳後並書其爵里姓字今按仁本雖在國珍幕中未嘗為之參謀而是時元徵張士誠漕於東南國珍治海運事仁本所司乃為朝廷催促輸輓而其始授溫州路總管後進行省郎中皆元官也然則其不屈節于明乃為元抗節非叛臣之比不當與降官郎補詹鼎等並論也今分別書之仁本有文集四卷姚寶甫廉訪采入乾坤正氣集中）　癸丑中書左丞相李善長帥百官奉表勸進太祖不許羣臣固請乃曰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　丁巳胡美何文輝克建陽　先是律令成頒行天下凡增損得二百八十五條太祖復命儒臣作直解俾人人通曉官吏不克因緣為奸至是律令直解成命頒行者為令　戊午元蒲臺守將荊玉鄒平縣尹董綱皆詣徐達軍降達以降將酈毅守鄒平指揮張夢守章邱唐英守蒲臺　庚申命湯和廖永忠吳禎帥舟師自海道取福州辛酉廣信衛指揮沐英破分水關克崇安縣　太祖御新宮以羣臣推戴不已甲子祭告於上帝神祇其畧曰如臣可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來臨天朗氣清如不可者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時善長等進儀衛太祖見仗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顧善長曰此夸大之詞非古制也命去之

徐達自濟南復還益都進取登萊州縣己巳元登州守將董秉萊州守將安然皆詣大軍降　庚午征南將軍湯和克福州初陳友定環城外築壘為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守之聞我軍入杉關留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自帥精銳守延平相為犄角時和等自明州海道乘東北風徑抵福州入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為元平章庫春所殺我師登岸將圍城庫春出南門逆戰指揮謝德成等擊敗之衆潰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密遣人納款我師遂於臺上蟻附登城南門陷和擁兵入鄧益拒戰不克死之賴正孫謝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庫春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參政尹克仁赴水死宣政院使多爾瑪（舊作朵兒麻）不屈下獄死時元僉院拜特穆爾（舊作柏鐵木兒）居侯官聞攻城急嘆曰戰守非我所得為無以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二女縱火焚之遂自刎和入省署撫輯軍民遣袁仁暨員外郎余善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等州縣未附者分兵徇之　辛未命官撫戢山東已下郡縣尋定各縣為上中下三等稅糧十萬石以下為上縣六萬以下為中縣三萬以下為下縣又以得金華時軍食不給暫增民田租以足用至是以李文忠請令免其所增之數　元帝聞山東郡縣相繼不守南軍日逼乃詔陝西行省左丞相圖嚕總統張良弼圖魯卜孔興各枝軍馬以李思齊為副總統守禦關中撫安軍民圖魯卜孔興等出潼關及取順便山路渡黃河合勢東行共勤王事思齊等皆不奉命時太常禮儀院使陳祖仁上書元太子言庫庫屢上書

明其心曲是猶未自絕於朝廷且今為國家計不過戰守遷三事以言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守則望其勤王之師以言遷則假其藩衞之力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在於旦夕不幸一日有唐元宗倉卒之出則是以百年之宗社委而棄之此時卽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敢不顧嫌忌奉書以聞太子不報

明通鑑

第二冊

DS
753
.H7
v.2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一（著雍涒灘盡一年）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洪武元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春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太祖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建元洪武　追尊高祖考曰元皇帝廟號德祖曾祖考曰恆皇帝廟號懿祖祖考曰裕皇帝廟號熙祖皇考曰淳皇帝廟號仁祖妣皆皇后　立妃馬氏為皇后世子標為皇太子　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諸功臣進爵有差　丙子頒即位詔於天下追封皇伯考以下皆為王　丁丑大宴羣臣於奉天殿宴罷謂御史中丞劉基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猶且憂之況德匪唐虞處天下者其得無憂乎朕賴諸臣輔佐之功尊居天位每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中夜思之輙寢不安寐憂懸於心　辛巳御史中丞劉基翰林院學士陶安言于上曰適聞仿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為不善而一概是從譬猶登高岡而卻步渡長江而回楫豈能達哉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時帶刀舍人周宗上書請教太子上因謂起居注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兼其職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之意至深遠矣于是以李善長兼太子少師徐達兼太子少傅（攷異明史達傳及潛菴史稿皆作少傅惟諸王傳作太傅誤也按之上下文師保皆無加太者今從達傳）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其詹事左右率府諭德贊善賓客等竝以朝臣兼領諭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安居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於安佚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旦緩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不可忘也（攷異置東宮官明史本紀系之辛巳紀事本末作辛丑誤也至陶凱請置東宮官屬在三年見明史禮志蓋凱以三年七月為禮部尚書請置東宮官當在其時諸書並系之是年正月下蓋牽連並記耳今分書之）　初皇后馬氏從上軍中躬習勞苦親緝將士衣鞋值歲大歉上又為郭氏所疑嘗乏食后竊炊餅懷以進肉為之焦居常儲糗糒脯脩供上無所乏絕而已不宿飽及貴上比之蕪蔞豆粥滹沱麥飯每對羣臣述后賢同於唐長孫皇后退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同貧賤願無忘羣臣同艱難且妾何敢比長孫皇后也至是以諸臣進秩上欲訪后族人官之后曰爵祿私外家非法且妾家親屬未

必有可用之才一旦驕淫不守法度前代外戚之覆敗皆由於此陛下加恩妾族厚其賜予使得保守足矣若非才而官之恃寵致敗非妾所願也上遂止　上朝罷從容謂劉基章溢曰朕起淮右以有天下戰爭之際橫罹鋒鏑者多常惻然於懷夫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飢渴之望飲食若更毆以法令辟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民何賴焉溢頓首曰陛下及此天下蒼生之福也時溢與基同拜御史中丞廷臣多伺上意務嚴苛溢獨持大體或以為言溢曰憲台百司儀表當養人廉恥豈恃搏擊為能耶　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諭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過制之取民多病焉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于寬賦今遣鑄等往定稅額此外毋令有所妄擾是時處州之糧以軍加徵至十倍章溢屢以為言至是請定處州七縣稅糧視宋制畝加五合餘悉除之上多劉基功命青田縣勿有加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傳為美談也一日問基以生息之道基曰在於寬仁上曰不施實惠而概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民必先阜民之財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基頓首曰此所謂以仁心行仁政也　丁亥上御東閣陶安章溢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事安謂喪亂之源由於驕侈上曰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卿之此論深契予心又與羣臣論學術安進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自非豪傑鮮不為所惑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遊說諸侯人主急於功利多中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安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可謂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孜異明史安傳兩事並記無月日證之學士集首所載劉辰國初事蹟作是月丁亥撿洪武實訓同惟實訓論學術別書癸巳今仍據學士集牽連記之　征南將軍湯和既克福州遣人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甯等州縣之未附者分兵徇之遂進攻延平初上既平方國珍欲遣使招諭友定使者至延平友定置酒大會諸將及賓客殺使者瀝其血酒甖中與衆酌飲之酒酣誓于衆曰吾曹並受國恩有不以死拒者身磔妻子戮及福州之敗友定自帥精銳守延平和復遣人招諭之不答孜異紀事本末言湯和進兵延平垂發先遣使招諭友定友定殺使者瀝血飲酒酌衆將及賓客證之明史友定傳言太祖發兵伐閩而別遣使至延平招諭友定因有殺使者瀝血取飲之事据此則友定所殺乃太祖所遣之使者與紀事本末異又按明史湯和傳言和駐師南台使人諭降不應是諭友定降恰是兩次然當友定執至應天太祖面詰之言殺我胡將軍又不納使者云云按胡將軍謂胡深也事見至正二十五年太祖責之以殺胡將重而但言不納使者似太祖所遣之使友定未嘗殺也然則紀事本末言殺湯和之使者亦似不誤蓋和使人諭降或即時閩中人且與朝使有別故太祖不深詰也今合而次論降並系之是年仍据明史友定傳書之而坿識其異于此　平章胡美左丞何文輝攻建甯克之元守將同僉達里瑪舊瑪作麻夜潛至何文輝營納款美怒其不詣己欲屠其城卒止

不可曰與公同受命至此為安百姓耳今城降而欲以私忿殺人可乎乃止壬辰美等整軍入建甯秋毫無犯民為之執元參政陳子琦送京師遣指揮費子賢守之　湯和兵至延平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河攻其西門友定戰不利謀于眾曰敵兵銳難與爭鋒不如持久困之乃日夜勒將士擊刀斗被甲偶立不許更番稍休守者怨甚會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攜貳收蕭院判殺之于是軍士解體多出降者圍十日忽軍器局火城中砲聲震地我師乘變亟攻城庚子遂克延平友定見事迫乃與元樞密副使謝英輔參政文殊哈雅(舊作海雅)訣曰公等善為計吾一死以報國耳退入省堂按劍仰藥飲之英輔與達魯噶齊巴哈瑪勒(舊作白哈麻)皆具服北嚮拜自縊死哈雅及所部兵爭開門迎降大軍入趨視友定氣未絕也舁出水東門俄天大雷雨友定復蘇會友定子自將樂來自首軍門請從父死俱械送京師上面詰之曰元已亡若為誰守殺我胡將軍又不納使者今何憊也友定厲聲曰死耳尚何言遂並其子誅之友定子名海一名宗海工騎射元末所在盜起民間起義兵保障鄉里稱元帥者不可勝計元輒因而官之其後或事元不終或去而為盜惟友定父子死義時人稱完節焉友定以農家子起傭伍目不知書及據八郡數招致文學士知名者如閩縣鄭定廬州王翰之屬留寘幕下纚涉文史習為五字小詩皆有義理其子亦喜禮文士有儒將風陳氏既滅鄭定浮海入交廣間久之還居長樂上即位徵之至累官至國子助教唯王翰自友定敗以黃冠隱棲永泰山中者十年上聞其賢強起之自刎死　平章胡美等進兵克興化遣建陽降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及甯化連城等縣元汀州守將陳國珍納款于是泉州以南郡縣皆望風歸附惟漳州路達嚕噶齊迪里密實(舊作迭里迷失)引佩刀刺喉而死時稱閩有三忠謂陳友定迪里密實及福州拜特穆爾也(拜特穆爾見前紀)　以右御史大夫鄧愈為征戍將軍帥兵畧定南陽以北州郡

是月湖廣行省平章楊璟進兵攻永州元全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逆擊敗之遂薄州城下守將鄧祖勝出南門拒戰不克閉城而守進兵圍之又分兵攻寶慶元守衛百户周迪戰死遣官祭之　上既即位元丞相伊蘇(舊作也速)上書元主頗言庫庫悔悟元主乃諭之曰省伊蘇奏卿來意良用惻然朕視卿猶子卿何惑于憸言不體朕心遽棄其先業今能自悔固朕所望其思昔委任肅清江淮之意即將冀甯真定諸軍就行統制渡河直擣徐沂康靖齊魯則職任之隆當悉還汝但無以摩該為名縱兵侵暴耳時元太子仍以庫庫拒命為詞命圖魯李思齊及關保摩該合兵討之(致與元主諭庫庫之語見元史順帝本紀系之至正二十八年正月辛巳輯覽謂盡削庫庫官爵在諭書後明史不載今系之是年正月之末)　初上克集慶罷諸翼統軍元帥置武德龍韜等十七衛後又罷元所設平章總管等名定以所部兵五千人為指揮千人為千户百人為百户五十人為總旗十人為小

旗至是復用中丞劉基議更定衛制大率度要害地係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衛五千六百人所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隊伍撫綏操練務在得宜凡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還則上所佩印于朝單身歸第軍士亦各歸其衛權皆出自朝廷不敢有所擅調又定取兵之法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留戍之兵歸附則勝國及僭僞諸降卒謫發則以罪遷隸為兵者其軍皆世籍此其大略也（攷異明史本紀不載紀事本末系之二月證之宋文憲洪武聖政記書洪武元年正月且言出太史令劉基所奏與基傳合今從之）

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諭曰天下新定百姓財力俱困如鳥初飛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惟廉者能約己而愛人貪者必朘人以肥己況人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皆不廉致之也爾等宜戒之

二月壬寅朔定郊社宗廟禮初學士陶安充議禮總裁官大祀之禮多出安所裁定至是與中書省臣李善長等始進其議其論圜丘方丘曰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周禮大司樂冬日至禮天神夏日至禮地祇禮曰享帝於郊祀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經典所載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是祭社所以親地又書言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是知古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則皆對天而言也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自秦立四時漢增北時遂有五方色帝之名武帝又增立渭陽五帝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則未嘗舉行魏晉以後宗鄭元者以為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宗王肅者以為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雖因革不同大抵多參二家之說又自漢武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因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鄭元又惑于緯書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昆倫之祇七月于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為二後世又因之一歲二祭若夫合祀天地始於王莽元始間莽奏罷甘泉泰時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由漢歷唐千餘年間皆因之合祭其親祀北郊者唯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元宗四帝而已宋元豐中議罷合祭故政和之專祭北郊者凡四南渡以後唯用合祭之禮元成宗始合祭天地五方帝已而立南郊專祀天泰定中又合祭文宗至順以後唯祀昊天上帝中間唯仁宗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為正依周制分祭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夏至則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嶽五鎮四瀆從祀其論宗廟曰周制天子七廟而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有之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親盡而遷此有天下之常禮若周文王武王以有功當宗不祧故皆別立一廟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百世不遷漢每世輒立一廟不

序昭穆又有郡國廟及寢園廟光武中興于洛陽立高廟祀高祖及文武宣元五帝又於長安故高廟中祀成哀平三
帝別立四親廟于南陽舂陵祀父南頓君以上四世至明帝遺詔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于世祖
之廟由是同堂異室之制至于元莫之改唐高祖尊高曾祖考立四廟于長安太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元宗創制
立九室祀八世文宗時以景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百代不遷親盡之主禮合祧遷至禘祫則合食如常其
後以獻文武三宗為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為九世十一室宋自太祖追尊僖順翼宣四祖每遇禘則以昭穆相對而虛
東向之位神宗奉僖祖為太廟始祖至徽宗時增太廟為十室而不祧者五宗崇寧中取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
乃建九廟高宗南渡祀九世至于寧宗始別建四祖殿而正太祖東向之位元世祖建宗廟于燕京以太祖居中為不
遷之祖至泰定中為七世十室今請追尊高曾祖考四代各為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從之安等
又言古者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廟唯春秋于各廟自漢而下廟皆同室異室則四時皆合祭今宜仿近制合祭
於第一廟上親加裁定命以孟春特祭于各廟三時及歲除則祫祭于德祖廟又定制大祀圜丘方丘宗廟皆天子親祀
歲以為常　癸卯命平章湯和提督海運時大軍北伐使造舟于明州運糧輸之直沽以給軍食　以平章廖永忠為
征南將軍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為副將軍由海道取廣東諭之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以除暴亂朕昔平定武昌荊
湘諸郡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兩廣之地遠在南方
彼此割據民困久矣今聞入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慴若先遣人宣布威德必有歸款迎降者不得已而舉兵則扼
其險要絕其聲援聞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諸郡可以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
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　丁未詔以太牢祀先聖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　戊申上親祀社
稷先是中書省進社稷議曰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之祀壇而不屋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
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然天子有三社為羣姓立者曰大社其自為立者曰王
社又勝國之社屋之國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唯立大社大稷社皆配以句龍稷皆配以周棄漢高祖除亡
秦社稷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祀光武立大社大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春秋二仲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並建
社稷元宗升為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如東漢時元世祖營社稷于和義門內以春秋二仲上戊日祭今宜因之是
日上親祀社稷服皮弁服省牲祭服通天冠絳紗袍行三獻禮初上命中書省翰林院議創屋備風雨學士陶安言天

子大社必受風雨霜露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建屋非宜若遇風雨則請于齋宮望祭從之

論曰明初議禮始于吳元年召陶安為翰林學士充議禮總裁是元年所進者即安議禮時所定之大祀而事由中書省故李善長傅瓛之名在前蓋瓛時為中書省參知政事也明史陶安等傳賛曰明初之議禮也宋濂方家居諸儀率多陶安裁定大祀專用安議其餘參彙眾說從其所長祫禘用詹同時享用朱升釋奠耕耤用錢用壬五祀用崔亮朝會用劉基祝祭用魏觀軍禮用陶凱皆能援据經義酌古準今郁然成一代休明之治伯凡跋甫陶學士年譜云明初以圜丘方澤宗廟社稷朝日夕月先農為大祀而證之明史學士所議之大祀圜丘方澤宗廟社稷而已圜丘方澤用周禮冬夏至分祭至洪武九年太祖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分祀天地情有未安乃作大祀殿定為正月南郊並祀天地于是天地之分祭者變而為合祭矣宗廟則立四親廟以德祖為高祖是德祖即始祖也嘉靖四年奉德祖于祧室則祖之百世不祧者變而祧之矣社稷則据古禮異壇同壝以句龍配社后稷配稷至洪武九年用禮部尚書張籌之議請合祀社稷罷句龍后龍之配而易以仁祖以成一代之盛典于是社稷之異壇者變而同壇祖之不配社者變而配社矣一代休明之治不得與明為終始可勝嘅哉按學士議禮謂社稷之社與郊社之社異社與郊對舉則天地分祭之本義也社與稷異名則社稷異壇之本義也攷洪武元年之制社稷本為中祀一以示二社之分一以明配祖不配祖之異自九年配以仁祖而社稷不得不升之上祀于是先農朝日夕月之等反降而為中祀矣此則議禮之跡也夫以仁祖配南郊合祭之社又以配五土之社而二社隆殺之義淆矣社稷同壇則則既以仁祖配社者復以仁祖配稷而配祀之制稷與先農本無區別（后稷以配稷又以配先農是先農即稷也以五穀言則曰稷以農祈言則曰先農二仲之祭常祭也故與社同日農祈之祭因祭也故與稷異名）今以罷句龍后稷之配遂並先農之配位而罷之豈知先農者固始為稷之人議禮之初列之上祀具有精義今以配祖之故躋社稷于先農之上則何以解於逆祀之譏哉然則學士議禮誠為酌古準今而不謂太祖已及身而盡變之彼張籌者固不足論何以宋文憲之默無一言也

壬子詔衣冠悉如唐制　癸丑副將軍常遇春克東昌元平章申榮自經死茌平等縣皆降　甲寅湖廣平章楊璟克寶慶先是璟分兵取寶慶下之復為陳友諒將周文貴所陷至是璟遣千戶王廷進兵莱萸灘賊眾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文貴遁走遂復寶慶　己未學士陶安等請制五冕上曰五冕禮太繁今唯祭天地宗廟服袞冕社稷等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四冕皆不用（攷異明史禮志系之是年無月日今据陶學士集卷首所載國史作二月己未）　壬戌敕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等帥師會廖永

忠取廣東上諭仲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自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兵為犄角之勢必無不克廣東既平合兵取廣西先聲既振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殺掠　乙丑命中書省定役法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恐役及貧民乃議驗田出夫于是省臣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尋編應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饒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歸其田多而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資其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畝資米二升五合上又諭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泛之役宜悉罷之　丙寅大將軍徐達克樂安先是達未至樂安俞勝納款禮而遣之勝歸復叛會常遇春克東昌將會師濟南與達合兵追擊勝敗之距樂安五里為土河所隔命軍士填壩以進郎中張仲毅出降達遣指揮華雲龍帥兵守之　庚午命選國子生國琦王璞張傑等十餘人（致異國琦潛菴史稿典彙皆作周琦今仍據明史興宗傳）侍太子讀書禁中琦等入對謹身殿儀狀明秀應對詳雅上喜因謂殿中侍御史郭淵友等曰諸生于文藝習矣然與太子處當端其心術不流浮靡庶儲德亦有裨助因厚賜之　三月辛未朔命儒臣修女誡時朱升方進翰林學士命總其事諭之曰治天下者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俾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恩寵或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壼政由內出鮮不為禍唯明主能察于未然下此多為所惑卿等其纂女誡及古賢后妃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于是升等編錄上之（致異明史本紀作三月辛未按是年二月小建故辛未乃三月之朔也紀事本末作丁未二月無丁未誤今據本紀）　楊璟既克寶慶遣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帥師取全州壬申克之元平章阿思蘭遁去于是道州莫友遜甯遠州李文卿藍山縣黎元帥相繼降　甲申大將軍徐達奏上所獲山東土地甲兵之數時近臣因進言山東有銀場可興舉者上曰銀場利于官者少損于民者多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不許戊子命中書省給榜撫安山東郡縣並令所在訪賢才凡仕元者皆予錄用　辛卯彗星出昴北大陵天船間長八尺餘掃文昌近五車踰月始沒（致異元史順帝紀作庚寅按明史天文志作辛卯又云己酉乃沒辛卯則是月二十一日己酉則四月初九日潛菴史稿云十九日乃沒者是也今據明史天文志又參之驗二申野錄同）　丙申征戍將軍鄧愈帥襄漢兵攻唐州克之進兵南陽敗元兵于瓦店逐北抵城下丁酉克南陽擒元史國公等二十六人　徐達引舟師泝河克永城歸德許州至陳橋己亥左君弼以汴梁降初君弼自唐州走安豐又自安豐走汴梁元汴梁守將李克彝使守陳州上遣使諭以書曰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亂世今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天各一方度日如歲足

下縱不念妻子忍忘情於老母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復得幸留意焉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上乃歸其母于陳州君弼感泣至是大兵下山東西指汴洛李克彝夜驅軍民遁入河南君弼乃與元將珠展等（珠展譯見前紀）帥所部詣達納款達遣都督僉事陳德守汴梁師步騎自中灣進取河南　是月遣官祭告仁祖陵　夏四月辛丑朔蘄州進竹簟郤之令四方無妄獻（攷異紀事本末系之三月乙酉今据明史本紀作辛丑蓋是年四月之朔也）　廖永忠舟師發福州先以書招諭廣東行省左丞何真真東莞人元末盜起真聚衆保鄉里元至正十四年縣人王成陳仲玉作亂真攻之不克會惠州人王仲剛與叛將黃常據惠真擊走常殺仲剛以功授廣東都元帥守惠州海寇趙宗愚陷廣州（攷異趙宗愚潛菴史稿趙作邵諸書又有作鄧者今据明史列傳）真以兵破走之復其城擢廣東分省參政尋擢左丞贛州熊天瑞引舟師數萬欲圖真真迎之胥江天大雷雨天瑞舟檣折真乘間擊走之廣人賴以完因舉兵再攻王成誅仲玉而成卒固守遂圍之募禽成者予鈔十千成奴縛成以出真予之鈔命具湯鑊趣烹奴號于衆曰有奴叛主者視此于是緣海之叛者皆降時中原大亂嶺表隔絕有勸真效尉佗故事者不聽至是聞上定天下得永忠書遂航海趨潮州永忠至潮真遣其都事劉克佐籍郡縣戶口奉表詣軍門永忠以聞詔褒真曰朕惟古之豪傑保竟安民以待有德若竇融李勣擁兵據險角立羣雄間非雄主不屈朕實嘉之今爾真連數郡之衆乃不煩一兵不折一鏃保竟來歸漢唐名臣何多讓焉是日永忠至東莞真帥官屬迎謁虎頭關遂入廣州元將盧左丞亦降時分遣指揮陸仲亨等徇英德清遠連州皆下之永忠入城首禽趙宗愚數其殘暴斬以徇廣民大悅遣使馳諭海南海北諸道令納印請降事聞詔真馳驛入朝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者次也負固偷安身死不悔斯其下矣卿輸誠納土不逆顏行可謂識時務者擢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攷異明史永忠本傳馳諭九真日南朱崖儋耳等郡重修三編以為此皆漢郡非元明間地名乃易為海南海北諸道今從之）

丁未祫享太廟奉懿祖以下皆合祭德祖妣居中南向懿祖妣東第一位西向熙祖妣西第一位東向仁祖皇考妣東第二位西向先是詔製太廟祭器上曰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隨時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夫生既不用死而用之甚無謂也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儀　戊申命諸臣圖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諭之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積善餘慶以及于朕今圖此者欲令後世子孫知王業之艱難不敢以富貴驕也　徐達帥大軍自虎牢關進次河南搭兒灣元庫庫弟托音特穆爾以兵五萬陳于洛水北常遇春單騎突入其陳敵發二十餘騎攢槊刺之遇春發一矢殪其前鋒大呼馳入麾下壯士從之敵大潰脫音收散卒走陝州我軍追

犇五十餘里達遂進營于洛陽城北門李克彛復走陝 西元梁王阿擒降舊作阿魯溫輯覽譯改阿哩袞今據重修三編寧罕特穆爾之父也
餘皆望風降遁達遣左丞趙庸守之 壬子常遇春克嵩州元守將李知院降甲寅入其城分兵下未附諸山寨 丙辰
禁官官預政典兵上謂侍臣曰史傳所書漢唐宦官之禍亦人主寵愛自致之耳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輩在宮
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而已若使宦官不預政不典兵雖欲為亂其可得乎 楊璟圍永州久不下乃命指揮胡
海洋等築壘困之復造浮橋于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至是城中食盡援窮鄧祖勝仰藥死參政張子賢等猶率
眾拒守百戶夏昇縋城詣璟降因言祖勝死狀璟趣軍士四面亟攻之丁巳夜三鼓湖海洋等踰城入子賢復帥眾巷
戰天明眾潰子賢與元帥鄧思誠等俱就執獲其全城士馬璟調衡州衛指揮同知丁玉守之于是耒陽等州皆相繼
降 戊午元鞏縣孟夏寨參政李成降庚申福昌知院張興鈞州守將哈剌魯許州右丞謝李陳州知院楊崇皆遣人
詣大軍降辛酉參政傅友德分兵取福昌山寨元右丞潘恭兒降常遇春下汝州又分兵徇郟縣于是河南悉平 壬
戌都督同知馮宗異克陝州元脫音特穆爾復遁以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大軍徇裕州守將郭雲以義兵保其城累
遷至平章時河南郡縣皆下唯雲獨為元堅守徐達遣指揮曹諒圍之雲出戰被執大將軍呵之跪雲植立嫚罵求
死脅以刃不動大將軍壯之送之京師上奇其狀貌釋之會上方閱漢書問雲識字否對曰識之因授以書誦其語甚
習上大喜厚加賞賜尋用為溧水知縣有政聲 詔免山東夏稅秋糧凡中原經兵亂流離失業者遣使分振之 甲
子上發京師幸汴梁時有言汴梁居天下之中宋之故都在焉上方欲與大將軍謀取元都遂以視師行留左丞相李
善長御史中丞劉基居守 丙寅馮宗異克潼關方大軍之下河南也元將李思齊張思道合兵守潼關會火焚思道
營思齊移師退守胡盧灘遣其部將張德欽等駐關至是聞大軍至思齊棄輜重走鳳翔思道走鄜城宗異入關引兵
西至華州元守將望風潰遁方宗異克陝州上遣使諭曰若克潼關勿遽乘勝而西今徐達方有事北方宜選將守關
以遏西路之援事畢且帥所部兵回汴梁 是月曲阜孔克堅來朝克堅先聖五十五世孫也元至正間襲封衍聖公
有薦其明習禮樂者徵為太常同知禮儀院事以其子希學襲封未幾克堅還國子祭酒尋謝病歸時天下方亂起為
集賢學士山東廉訪使皆不赴方大軍之定山東也克堅稱疾遣希學來謁大將軍達送之京師希學奏父病不能行
上敕諭克堅未有稱疾則不可之語會克堅奉建元 詔下將入朝行至淮安聞命皇恐兼程而進至是進見于謹身殿
上問其年對曰臣年五十有三上曰卿年未邁而疾嬰之今不煩爾以官惟先聖子孫不可不學爾子溫厚宜俾之進

德修業以副朕懷克堅頓首謝即日賜宅一區馬一匹米二十石明日復召見命以訓屬族人因顧侍臣曰先聖後裔宜優禮之養以祿而不任以事也命暫留京師　初置山東行省以江西參政汪廣洋調任山東參政翰林學士陶安為江西參政上之即位也進安知制誥兼修國史安事帝十餘歲視諸儒最舊及官侍從寵愈渥御製門帖子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時人榮之至是以江西參政闕諭安曰朕渡江卿首謁軍門敷陳王道及參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之地撫綏化導宜莫如卿安辭上不許遂之官攷異據安傳擢知制誥兼修國史在是年授江西參政之前潛菴史稿系之元年正月庚子證之學士集首冊命之文則同在是年四月無日蓋一月先後間事也賜帖子在知制誥時今並系之四月授江西參政之下

五月庚午朔馮宗異請益兵守潼關謀于大將軍達達曰此三秦之門戶目前健將無如郭興者乃今興將慶陽衛指揮于光威武衛指揮金興旺兵守之宗異同師至陝州與達俱還河南達分遣指揮王臻討平虢州山寨指揮豐諒任亮討平葉縣雞翎山寨並天堂王山等寨參政傅友德取凌青黑山二寨悉收叛民降之　己卯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元達魯噶齊拜珠舊作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布延特穆爾舊作普顏帖木兒張翱以奉詔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大兵適至募民兵迎戰無應者既而藤州守將吳鏞出降布延帥所部百餘人走鬱林朱亮祖勒兵追之布延戰沒翱赴水死亮祖駐師藤州攷異翱紀事本末作翔今據三編　庚寅車駕幸汴梁召大將軍達等詣行在　辛卯改汴梁路曰開封府　副將軍常遇春都督馮宗異自河南來謁行在上授宗異為征虜右副將軍留守汴梁　癸巳置中書分省於開封　甲午朱亮祖引兵至容州克之于是鬱林潯貴諸郡悉平尋會楊璟之師于靖江　丁酉以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扈從授河南衛指揮使都督同知康茂才留守陝州任亮守嵩州

六月庚子朔徐達朝行在攷異據明史本紀達朝行在在是月庚子而紀事本末言五月庚寅詔達等辛卯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是二人之至行在在先達以在河南部署留守事宜故遲十日始行也諸書並系之五月蓋牽連記之耳今分書之其徐達至之月日仍據明史上置酒勞之且謀北征問計達曰臣自平齊魯掃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觀望不進及潼關既克張李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今乘勢直擣元都可不戰有也上據圖指示曰卿言誠是然北土平曠利騎戰宜選裨將提兵為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使彼外援不及內潰自生必可克也達復進曰使元都克而其主北走將窮追之乎上曰元運已衰行自澌滅不煩出兵出塞之後固守封疆防其侵軼可也達頓首受命　壬寅上躬祀開封府諸神仍遣官祭境內山川　癸卯徐達辭行在會副將軍之師議北征　甲辰元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及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等皆遣使納欵歸附　初楊璟克永州先遣左丞周德興分兵扼靖江險要絕其聲援大軍至直薄靖江屯北關分遣參政

張彬屯西關會朱亮祖自廣東來屯東門象鼻山下四面圍攻凡二旬不下璟謂諸將曰彼所恃者西濠水耳決其隄
破之必矣乃遣指揮邱廣引兵攻牐口關殺守堤兵盡決濠水水涸築土堤五道傅于城城中固守又兩閱月元守將
額爾吉納舊作也兒吉尼等勢蹙驅兵出南門戰指揮胡海洋擊敗之璟乃陰遣人構其總制張榮學以書繫矢射璟營期
以是夜降壬戌漏二鼓榮遣其戲下裴觀縋城出備言城中之食可取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為識約四鼓從賓
賢門入至期命諸將帥衆徑退額爾吉納聞變倉卒走追至城東伏波門禽之時靖江都事趙元隆陳瑜劉永錫廉訪
使僉事特穆爾布哈舊作帖木兒不花元帥納尼圖們舊作元孛蠻萬戶董緯哈舊作董丑漢府判趙世傑皆先後力不支自殺攷異據諸書所
記克靖江兒吉尼而自帖木兒不花以下四人之死皆不具今據明史陳友定傳及重修三編補入先是張彬攻城為守者所詬恚曰城下當悉屠之比克城璟先下
令曰殺人者死彬懼而止衆心遂安　乙丑詔賜北征將士夏衣　戊辰廖永忠進兵南甯元土浪屯田千戶宋真執
其守將平章耀珠等舊作咬住遣使降永忠悉收諸司印命真守其城送耀珠至京師　是月定國子學官制增設祭酒司
業等官以太子賓客梁貞兼祭酒掌監事　遣使祭元故平章察罕特穆爾　秋七月己巳朔廣西左江太平路土官
黃英衍右江田州路土官岑伯顏遣使賷印詣平章楊璟軍納欵　元平章阿思蘭自全州遁後帥餘衆退保象州廖
永忠遣指揮耿天璧等討之師至賓州界阿思蘭遣其部將李左丞拒戰天璧擊敗之阿思蘭窮迫乃遣其子僧保詣
永忠納欵許之　征戍將軍鄧愈克隨州降元右丞王誠于是葉舞陽魯山等州縣皆相繼下之壬午分遣指揮吳復
討平牛心光石洪山諸叛寨均房金商之地悉定　戊子永忠下象州阿思蘭帥所部自詣軍門上元所授銀印三銅
印三十七　庚寅命振恤中原貧民　辛卯上將還京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上諭之曰中原之民久苦兵革
朕欲拯之水火故命卿等北征非得已也唯是元之祖宗入主中國天實命之及其子孫罔恤民艱始厭棄之君則有
罪民復何辜每觀前代革命之際屠僇如仇違天虐民朕不忍也諸將克城之日勿虜掠勿蕩焚必使市不易肆民安
其生凡元之宗戚宜善待之庶幾上荅天心成朕伐罪弔民之志　丙申上發開封　丁酉楊璟徇地至郴州元守將左
丞楊以誠詣大軍送欵是時廣西悉定璟自靖江振旅還　是月帶刀舍人周宗上疏請天下府州縣開設學校上嘉
納之　廣東既平有南海賊馮簡等作亂邑人關敏倡義擊賊死之官兵討賊既平以其事聞上曰敏生未授官而能
仗義討賊沒于王事朕甚軫之詔特贈敏敦武校尉兵馬司副指揮表其鄉曰忠義命立祠祀之　閏月己亥朔大將
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會師于河陰遣諸將分道徇河北地庚子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兵至衛輝元平章龍二棄城

走彰德辛丑克之癸卯至彰德二復走降其部將陳同知等甲辰龍二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十艘來歸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昰棄城遁邯鄲尹都文玉帥父老迎降進攻趙州獲元將侯僉院等凡所克城邑皆遣裨將守之友德等各帥師會于臨清　丁未車駕至京師　己酉大將軍達師次臨清議以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遣人詣東昌檄都督同知張興祖詣樂安檄指揮華雲龍皆以師來會庚戌令傅友德帥步騎以開陸道會友德游騎獲元將二人以為鄉導又令都督副使顧時浚牐以通舟師自臨清至通州之路（考異顧時浚牐通舟師見明史徐達及時傳而紀事本末乃書朱亮祖勒民夫濬河知府方克勤禱雨之事此大誤也克勤授濟甯知府乃在洪武四年至朱亮祖勒民夫濬河乃洪武八年鎮北平事是時克勤方自京師朝覲歸其年十月罷官則朱亮祖之至及克勤之禱雨正八年五六月間事也且是年亮祖征廣西何嘗從大將軍北征耶今刪去改入洪武八年）　癸丑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俱以師會臨清大將軍達遂帥馬步舟師刻期北發命政守東昌並鎮撫臨清會副將軍常遇春已先驅陷德州遂合兵取長蘆戊午元守將左僉院遁遂克長蘆扼直沽河得潞艘七比橋以濟師于是遇春與張興祖各帥舟師並河東西以進大軍統步騎在前水陸輻輳元丞相伊蘇左次海口望風而逃燕都大震　癸亥大軍至河西務敗元平章之兵禽其知院等三百餘人丙寅遂克通州元知樞密院事布顏特穆爾（舊作卜顏帖木兒）力戰死之是日元主聞報大懼集后妃太子議避兵北行曰今日豈可復作徽欽于是詔以淮王特穆爾布哈（舊作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舊作慶童）為中書左丞相同守京城時左丞相實勒們（舊作失烈門）及知樞密院事赫色（舊作黑廝）官者趙巴延布哈（舊作伯顏不花）皆諫以為不可行不聽巴延布哈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死守奈何棄之臣等願帥軍民及諸集賽岱（舊作怯薛歹）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遂以夜半開建德門由居庸關北走先是元主詔李思齊等東出關與摩該合攻庫庫而令關保以兵戍太原庫庫憤甚引軍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于是元主下詔盡削庫庫官爵令諸軍四面討之時大軍方進兵潼關思齊等倉皇西遁而摩該關保等尋為庫庫所禽殺元主大恐乃悉復庫庫官令與思齊等分道捍禦詔下而思齊等會諸將于鳳翔總關陝秦隴強兵十餘萬不急國難猶日與庫庫干戈相尋未及一月而大軍直薄都城救援不及以至於亡　是月詔定軍禮中書省會儒臣議親征遣將禮奏之　詔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諭中書省曰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先養其廉恥然後責其成功定制自今除府州縣官賜白金十兩布六疋又諭新授北方守令曰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以安養之將復流離失望矣爾等宜體朕意善拊循之毋加擾害簡役省費以厚其生勸孝勵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特民有受惠之實即汝亦獲循吏之名勉之　詔免吳江廣德太平甯國和滁水旱災租　八月庚午徐達等兵至元都次齊化門將士塡濠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

國宗室淮王特穆爾布哈中書左丞相慶通平章德爾畢什(舊作迭兒必失)送保賽音布哈(舊作卜賽因不花)及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穆長灘(舊作滿川)等不降死之餘不僇一人封府庫圖籍寶物令指揮張勝以兵千人守宮殿門宮人妃主皆令其宦者護視禁士卒毋侵暴吏民安堵市肆不移尋下令凡在元大小諸臣皆令送告身時元翰林待制黃殷仕欲投井為其僕所守乃給僕取酒乘閒投井死左丞丁敬可郭允中皆死之達遣人赴京獻捷仍令薛顯傅友德等分守古北諸隘口又所獲宣府鎮南威順王子六人皆送京師　壬申以京師火災四方水旱詔中書省集議便民事　甲戌徐達遣人詣東昌令韓政分兵守廣平又遣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張興祖徇永平路下之　丁丑始定六部官制初中書省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諸務至是分吏戶禮兵刑工為六部每部設尚書侍郎等官仍隸中書省又各部設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官以資佐理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初上幸汴梁基與丞相李善長居守基謂宋元寬縱失天下今宜肅紀綱令御史糾劾無所避宿衛宦寺有過者皆啟皇太子寘之法人憚其嚴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抵罪善長素暱之請緩其獄基不聽馳奏報可方祈雨即斬之由是與善長忤上歸善長愬基僇人壇壝下不敬諸怨基者亦交譖之會上以旱求言基奏士卒物故者其妻悉處別營凡數萬人陰氣鬱結工匠死骸暴露吳將吏降者皆編軍戶足干和氣上納其言旬日仍不雨上怒會基有妻喪遂請告歸許之　己卯以元都平下詔大赦殊死以下將士從征者恤其家逋逃許自首新克州郡毋妄殺輸賦道遠者官為轉運災荒以實聞免鎮江租稅避亂民復業者聽墾荒地復三年衍聖公襲封並授曲阜知縣如前代制有司以禮聘致賢士學校毋事虛文平刑毋非時決囚除書籍田器稅民間逋賦免徵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許擢用鰥寡孤獨廢疾者存恤之民年七十以上一子復他利害當興革不在詔內者有司具以聞　壬午上幸北京初上欲營都于汴梁不果及平元都下詔曰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其以應天為南京開封為北京朕將以春秋往來巡守又命徙北平民于北京尋改大都路曰北平府置六衛改飛熊衛曰大興左衛淮安衛曰大興右衛樂安衛曰燕山左衛濟寧衛曰燕山右衛青州衛曰永清左衛徐州五所曰永清右衛留兵三萬人分隸六衛命都督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龍守北平　癸未詔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大軍往取山西又授平章湯和為偏將軍與右副將軍馮宗異平章楊璟等從行　甲午放元宮人　是月以滕毅為吏部尚書錢用壬為禮部尚書楊思義為戶部尚書周楨為刑部尚書毅鎮江人上初平吳毅以儒士見留徐達幕下尋除起居注吳元年出為湖廣按察使尋召還至是擢居吏部一月改江西行省參政卒用壬廣德人元故翰林院編

修奉使至平江爲張士誠所留大軍下淮揚來歸累官御史臺經歷預定律令尋佐陶安定郊廟社稷諸儀至是授爲禮官凡禮儀祭祀宴享貢舉諸政皆專屬之又詔與儒臣議定乘輿以下冠服諸式時儒生多習古儀而用壬考證尤爲詳確云思義未詳其籍里吳元年設司農卿以思義爲之至是擢居戶部凡請令民間植桑麻及奉詔設立預備倉諸善政皆其所經畫者時稱其能禎江甯人上平武昌用禎爲江西行省檢事歷大理卿與李善長劉基陶安等定律令書成上覽之稱善至是遂擢刑部尋改治書侍御史　初上將即位召同知南康府事王禕還與諸儒臣議禮尋坐事忤旨出爲漳州府通判至是上疏曰人君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昔周家忠厚故垂八百年之基漢室寬大故開四百年之業蓋上天生物之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間雷電霜雪有時摶擊肅殺然可暫而不可常若使雷電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法天道順人心今浙西既平科斂當減幸陛下留意焉時上反元政尚嚴厲故禕以爲言上嘉納之然不能盡從也　詔徵充故官至京師　九月癸卯江西行省參政陶安卒安前守黃饒有政聲擢爲監司益修其職蒞任數月遂卒于官病劇猶草時務十事以上上覽而惜之親爲文以祭追封姑孰郡公安字主敬少敏悟博涉經史尤長于易元至正初舉浙江鄉試授明道書院山長避亂家居上克太平安一見識爲真主慨然以身許之凡事上十有四年所陳皆王道所論皆聖學故君臣契合自劉基宋濂外罕有其比若其寵遇不衰始終一致則基與濂尚不及也初安入爲侍從信任不專有御史記之言其隱微之過于上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耶命黜之時中書省臣謂御史職居言路有失宜容之上曰不然夫植佳木者必去蟫蠹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大者必絕邪人亂邪人之事上必先結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敢爲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撲之則易爲力不則害滋大矣卒黜之 攷異學士之卒三編書之九月曆巻史稿書九月壬寅之下證之學士集但云是月戊戌朔伯兄撰年譜定爲癸卯初六日又草時務十事明史本傳作十二事今悉據本集首之御史言安遇洪武寶訓在八月甲午則安卒前一月事也今牽連記之　癸亥詔曰天下之治天下之賢共理之今賢士多隱巖穴豈有司失于敦勸歟朝廷疎于禮待歟抑朕寡昧不足致賢將在位者壅蔽使不得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豈甘沒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願與諸儒講明治道有能輔朕濟民者有司禮遣　乙丑副將軍常遇春下保定留指揮李傑守之丁卯下中山以指揮董勲守之遂師師趨真定元守將孫平章棄城遁達嚕噶齊濟農實克章 舊作鈒納錫彰 聞大兵已取元都朝服投崖死 攷異取真定達魯花赤鈒納錫彰死諸書不載今据明史陳友定傳及三編譯改補入　是月定正旦朝賀之儀 初登極朝賀儀注

皆中書省會禮官奏定至是大略仿之又定中宮朝賀之儀　冬十月戊辰朔大將軍徐達[illegible]

間兼領府事令右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帥師自河南渡河由武陟取懷慶庚午克之元平章白素珠棄城遁我軍遂踰太行破碗子關元兵奔潰進取澤州元平章賀宗哲棄城遁進克潞州分兵克雄州　丁丑車駕還京師戊寅以元都平布告天下　甲午司天監進元所置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勞心于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左右碎之　是月置京畿漕運司以襲曾薛祥為都轉運使時薛祥轉運河南夜半抵蔡河賊驟至祥不為動好語諭散之上聞之大喜以方用兵供億艱故設官轉職其事祥分司淮安浚河築堤自揚達濟數百里徭役均平民無怨言時元都方下官民南遷道經淮安祥必多方存恤之　十一月己亥詔徵天下賢才特遣起居注詹同魏觀侍御史文原吉等分行各府州縣訪求以聞攷異明史本記遣使分行天下不言其人潛菴史稿云遣文原吉等紀事本末云命學士詹同等十八人今證之同傳有同與文原吉魏觀等觀傳則云偕詹同吳輔趙壽等有名者凡五人重修三編備列之惟是年十一月建大本堂有命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讀書之事觀傳同其下文云未幾偕文原吉詹同等分行天下則是二事同在十一月蓋所召有先後之不同耳今並系之十一月其干支仍據本紀及潛菴史稿　庚子冬至始祀上帝于圜丘壇二成第一成昊天上帝南向第二成東大明星辰西夜明太歲用李善長陶安等議也有司請配祀上謙讓不許先期親為文告太廟曰歷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獨不敢者以臣功業有未就政治有闕失去年上天垂戒有聲東南雷火焚舟擊殿吻早莫兢惕恐無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惟祖神與天通上帝有問願以臣所行善惡奏帝前無隱候南郊峻事臣帥百司恭詣廟廷告成大禮以共享上帝之錫福　辛丑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徵四方名儒以教太子諸王謂太子賓客梁貞王儀等曰範金礱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天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于高明然後于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使無非僻之干積久而化他日為政自能合道卿等勉之又令廣選才俊之士充伴讀官上時臨幸堂中商搉古今評論經史嘗御文樓太子侍問近與諸臣讀何史對曰漢七國事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景帝為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為帝又輕聽晁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是若為諸子講此則宜言藩王當上尊天子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　甲辰詔以孔子五十六代孫希學襲封衍聖公進二品秩賜銀印置衍聖公官屬曰掌書曰典籍曰司樂曰知印曰奏差曰書寫各一人立孔顏孟三氏學曰教授曰學錄曰學司各一人又立尼山洙水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徭役又授

其族人希大為曲阜世襲知縣　癸丑徐達克趙州薛顯敗元脫音特穆爾之兵師次保定取七垛寨將分兵與湯和馮宗異徇山西會元庫庫特穆爾遣其驍將哈扎爾舊作韓扎兒來攻澤州平章楊璟等往援之遇元兵于韓店我師失利璟大敗而返方元帝之北走也庫庫謀援大都不及會元帝至開平仍趣庫庫引兵出鴈門由保安徑居庸以攻北平大將軍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全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兵足以禦之今我軍乘其不備直擣太原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者也彼若西還自救此成禽耳諸將皆曰善乃引兵徑趨太原　癸亥上手詔召劉基還方基之告歸也瀕行奏曰鳳陽雖帝鄉非建都地王保保未可輕也時上方銳意滅庫庫又欲營中都故基言及之洎聞庫庫阻大兵頗思基言乃手詔叙其勳伐趣赴京師基既至賜賚甚厚又追贈基祖父皆永嘉郡公攷異按基以八月告歸越三月即手詔召還證之基傳基言王保保未可輕已而定西失利庫庫竟走沙漠卒為邊患是基之召還正以此也然明兵出塞凡失利兩次一本年韓店之敗一五年大將軍定西之敗皆如基言則當韓店失利太祖已悟故亟亟召之也韓店之敗在是月癸丑去癸亥十日則正失利奏至之時今系之本月召還之下為得其實　十二月丁卯徐達師諸軍攻太原克之時庫庫出師行次保安聞之亟還軍自救前鋒萬騎突至傅友德薛顯帥敢死士數十騎衝郤之副將軍遇春言于達曰我騎兵雖集步卒未至驟與之戰必多殺傷若夜劫之可以得志達曰善會庫庫部將呼必勒瑪舊作豁鼻馬潛遣人約降請為內應乃選精騎乘夜銜枚擊之舉火為號內外相應大軍繼進敵聞鼓譟聲自相驚擾不戰而潰庫庫方然燭治軍書倉卒不知所出跣一足乘孱馬以十八騎走大同呼必勒瑪以其眾降得兵四萬遂下太原遇春帥輕騎追至忻州不及得行入汪河還庫庫走甘肅攷異據潛菴史稿汪河還在十二月辛卯按庫庫據太原河被拘在彼至十二月歸太原庫庫走始得河歸紀事本末系之十二月克太原之下今從之　己巳置登聞鼓于午門外日令御史一人監之凡民間詞訟冤抑府州縣及按察司不為伸理及有機密重情許擊登聞鼓由御史引奏其他戶婚田土及鬬毆軍役等件但許具狀赴通政衙門及當該衙門告理不許徑自擊鼓守鼓官不許受狀有軍民人等故自傷殘恐嚇受奏者由守鼓官校執奏究教唆主使之人一體治罪其後又移設于長安右門外六科給事中派一人監之　庚午徐達遣傅友德薛顯邀擊賀宗哲于石州拔白崖桃花諸山寨友德又敗元將圖魯卜于宣府副將軍馮宗異克猗氏禽元右丞賈成進攻平陽禽元右丞李茂等進攻絳州禽元左丞田保保等又分遣裨將陸聚等討平諸山寨于是陽曲榆次平遥介休皆以次下山西悉平　辛未詔中書省會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時御史高原侃奏言京師人民循習元俗凡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唯較酒餚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效弊可勝言況送終大事尤不可不謹乞

禁止以厚風俗上是其言尋又詔中書省定官民房舍服色等第諭之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代風俗相沿流于奢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所以失也宜明立禁條頒示中外俾各有所守以正名分致異定官民服制見明史禮志蓋洪武元年御史高原侃所奏潛菴史稿紀事本末皆系之十二月辛未今從之 壬辰遣使以書諭偽夏明昇歸命 是月行人汪河至京師河奉使庫庫被拘六年上甚嘉之擢為吏部侍郎陳西征方畧踰年改御史臺侍御史後遷晉王左相居數歲卒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命禮官定三師朝賀東宮儀議曰唐制羣臣朝賀東宮行四拜禮皇太子答後二拜三公朝賀前後俱答拜今擬凡大朝賀設皇太子座于大本堂設答拜褥位于堂中設三師賓客諭德拜位于前仿唐制行四拜禮皇太子答後二拜從之 是冬以崔亮為禮部尚書錢唐為刑部尚書亮藁城人平吳歸附授中書省禮曹主事遷濟南知府以母憂歸至是尚書錢用壬請告去起亮代之方亮居禮曹時即位大祀諸禮多所條晝由是知名及擢本部尚書一切禮制凡用壬先所議行者亮皆援引故實以定其議而考證詳確過之唐象山人上即位以明經對策稱旨特授刑部尚書以代周楨 是歲方國珍入朝上以其謝書懇誠弗罪也居數月授廣西行省左丞食祿不之官國珍卒以善終京師其時國珍官屬降者皆徙滁州獨赦邱楠以為韶州知府嘉其曾勸方氏歸誠識天命也詹鼎以代草謝書為上所賞鼎甯海人有才學為國珍府都事判上虞有治聲既至京未見用乃草封事萬言候駕出獻之上為立馬受讀欲官之而為省臣楊憲所沮蓋忌其才也憲敗除留守經歷遷刑部郎中坐累死 北征之役令浙江江西及蘇州等九府運糧三百萬石于汴梁已而大將軍又令忻崞代堅臺五州運糧大同又令發萊州洋海倉于是始定於遼東北平由海運輸餉 改太史院為司天監徵元太史張佑張沂等十四人至京師有黑的兒者回回國人也上詢以元定歷之官兼設回回歷科踰年復召回回司天臺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于是始定歷法兼設回回司天監 陳友定之滅也閩中悉定平章胡美請置延平衛以部將蔡玉守之是年六月友定故將金子隆馮谷保等復帥眾寇延平玉擊敗之追至沙縣青雲寨子隆負險拒守會建甯指揮沐英攻鉛山上命會平章李文忠進兵夾勦禽子隆谷保等誅之餘黨遂平 上自為吳王時命攷周禮五輅制以玉輅太侈用博士詹同言常乘皆用木輅至是即位有司奏乘輿服御應以金飾詔用銅有司復言萬乘尊嚴此小費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豈恡乎此第儉約非身先無以率下且奢泰之習未有不由小而致大者也卒不許一日上退朝還宮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臺

館榭為游觀之所誠不忍重傷民力耳昔商紂瓊宮瑶室天下怨之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之費當時國富民安猶不欲耗中人之産以為一身之娱爾等宜以為法鑒

明通鑑卷二

紀二 屠維作噩盡一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二年春正月庚子上御奉天門召元故臣至京師者入見上詢以元政得失馬翌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未之聞也夫弦急則絶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宜用寬元季君臣耽於逸樂馴至淪亡失在縱弛實非寬也大氐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事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時元故臣至京師者惟金谿危素古田張以寗名最重素長於史以寗長於春秋上皆授為翰林侍講學士攷異三編系召元故官于京師在元年八月據其徵召之年月也證之危素傳以二年授翰林侍講學士紀事本末系之是年正月庚子今從之

乙巳詔立功臣廟於雞鳴山下攷異諸書及明史本紀皆作雞籠山今據三編質實云雞鳴山一名雞籠山在江寗府西北七里 上親定功臣位次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一人死者像祀生者虛其位又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勝德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配享太廟攷異功臣二十一人之次死生祀像生者虛位弇州史乘攷誤云前列次序六人沓王也其明年為六公所謂生封公死封王者至洪武二十八年而始定何以預知李善長馮勝之不終而華之是時沐西平一指揮耳何以預知其有功而列之胡大海之前蓋塑像虛位誠有之以後有不克終者不得入而所定位次則據永樂初年見在者而言耳此沓姚解諸公忽略之過也今攷二十一人廟祀在洪武二年其元年以前死者八人見存者僅十三人耳當日所定生者虛位之次必不止此證之三年所封功臣凡六公二十八侯必多有在虛位之數者惟此十三人如中山開平歧陽寗河東頤黔寗江國海國斬國黔國巢國等沓以功名終燕山安國二人死於王事亦沓有純而無疵故其位次至洪武之末而始定成祖遵而行之遂為定典若太祖當日所定之位次雖不同攷而如韓國如宋國如德慶穎川之等亦必在生者虛位之列其為在後刪之可知矣至有刪亦必有補而如黔寗者則又在後補之數故王景撰黔寗神道碑言王甍之明年塑像功臣廟祀以太寗則其後入可知也錢牧齋功臣廟攷曰見此二十一人中初封之二十八侯僅見五人遂疑生者虛位之語必無其事而不知洪武二年原定位次恩經刪汰故弇州以為後定者得之而史家牽連並記不考顛末謂之忽畧宜矣今仍据明史書之而坿識於此

丁未享太廟始命學士朱升等撰齋戒文請以大祀七日前四日戒後三日齋上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山川等神為天下祈福宜下令百官齋戒若自有所禱于天地百神不關民事者不下令又曰致齋以五日七日為期太久人心易怠止臨祭齋戒三日務致專精庶可格神明遂著為令　庚戌詔曰朕淮右布衣因天下亂帥衆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五年荷天眷祐悉皆戡定用是命將北征齊魯之民饋糧給軍不憚千里朕軫厥勞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蘇其更賜

一年頃者大軍平燕都下晉冀民被兵燹困征歛北平燕南河東山西今年田租亦予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久欲惠之西北未平師過其地是以未遑今晉冀平矣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今年稅糧悉除之又詔曰應天太平鎮江宣城廣德供億浩繁去歲蠲租遇旱惠不及下其再免諸郡及無為州今年租稅　癸丑更定大廟時享日期用清明端午七月望冬至祭之　甲寅副將軍常遇春帥師取大同庚申申克之元守將珠展棄城走時參政傅友德將兵屯朔州大將軍徐達遣參政陸聚分兵守井陘故關聚所部皆淮北勁卒雖燕精騎不及也徐達將進兵陝西故使聚守之　癸亥遣使賚勑往山西諭諸將曰近者御史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有定賞以大將軍等滅元未還故也于是還諸偏將仍從北征楊璟兵出澤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負累軍此亦兵家常事且太原得此為掎綴亦分其勢今定左副將軍馮宗異居遇春之下偏將軍湯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翦除餘寇宗異即國勝也自後始以勝名攷異據明史馮勝傳勝初名國勝又名宗異最後名勝今按諸書所記或稱國勝或稱馮勝惟自吳元年從大將軍北征後改書宗異則是彼時由國勝更名宗異也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始稱馮勝則傳中所云最後名勝者是也此係二年正月詔書之原文仍以宗異稱之則是更名勝者當在洪武二年之後三年之前故滑菴史稿吳元年及洪武元年二年年此三年中俱書宗異其為實録之原文明矣今仍之明史勝傳詔書之語因前己叙明故直書勝之後名以便省覽特于是月詔書下揭出自此以後則皆書馮勝云　是月倭寇山東濱海郡縣倭古日本國也宋以前皆通中國元興遣使招之不至命將以舟師往征行至海中遭暴風而沒終元世不相通自張氏方氏之亂相繼誅降諸豪亡命入海往往糾島人入寇至是轉掠山東濱海州縣上遣行人楊載詔諭其國日本王良懷不奉命自是遂為邊患　二月丙寅朔上以克元大都得元十三朝實録時宋濂方服闋召還京師元之故臣亦至馬乃詔修元史以左丞相李善長監修濂及漳州通判王禕為總裁其他纂修命廣徵山林隱逸之士充之上諭善長等曰元初君臣朴厚政務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後嗣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阽危間有賢智之士忠藎之臣不獲信用馴至土崩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諸所言行亦多可稱著卿等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諱惡以垂鑒戒初元都破危素時為翰林學士承旨間難趨所居報恩寺方入井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遂止大兵迫史庫往告鎮撫吳勉輩出之元實録得無失至是上訪以元興亡事甚悉同時被徵之士有胡翰汪克寬宋僖陶凱陳基曾魯高啟趙汸趙壎謝徽等凡十六人皆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翰自克婺州來歸召至金陵時方籍金華民為兵翰從容進曰金華人多業儒鮮習兵籍之徒糜餉耳上即罷之授衢州教授有薦其文章與宋濂王禕相上下復徵之克寬祁門人祖華受業饒雙峯得勉齋黃氏之傳克寬承其家學尤邃于經四

方知名士出其門下者居多汸沭寗人從臨川虞集游獲聞吳澄之學通貫諸經尤長于春秋凱基皆臨海人僖餘姚人啟徵皆長洲人同以詩名壎新喻人魯新淦人時命開局于天界寺並取元虞集所撰經世文典等書以備參攷

庚辰元丞相伊蘇侵通州時大軍徇山西北平守兵不滿千人平章曹良臣守之伊蘇以萬騎營于白河良臣自度衆寡不敵謀以計破之乃于瀨河舟中多立赤幟亘十餘里伊蘇驚遁良臣出精騎逐北百餘里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

初御史尋适請行耕耤享先農禮上命禮官錢用壬等議謂先農與社異當以耕耤日祭之國語農正陳耤禮韋昭注云祭其神為農祈也漢以耤田之日祀先農其禮始著由晉至唐宋相沿不廢政和間命有司享先農止行親耕禮南渡後復親祀元雖議耕耤竟不親行其祀先農命有司攝事今議耕耤之日皇帝躬祀先農禮畢躬耕耤田以仲春擇日行事從之詔建先農壇于南郊在耤田之北壬午上親祭先農配以稷祭畢行躬耕禮是日宴百官耆老于壇所

是月以禮部尚書崔亮言上仁祖陵曰英陵尋改皇陵詔立皇陵碑上手錄大略授侍講學士危素撰文（攷異事見元史危素傳碑文即素所撰也本紀不載潛菴史稿書二月乙亥仁祖陵立碑上陵名曰英陵又是年五月更英陵曰皇陵然則英陵碑即皇陵碑也此太祖初次命素所撰至洪武十一年復行改撰詳郎氏七修類稿碑首言儒臣粉飾之文不足以為後世子孫之戒所謂儒臣即是年危素所撰李善長等所上者也今分記之）

平章楊璟征唐州叛卒平之璟自韓店還愈唐州為鄧愈所克復叛州中兵亂賊將老馬劉煽聚南陽郡縣相應大將軍達承制遣璟討之誅其首惡餘黨悉平遂復南陽

三月乙未大將軍達渡河遣副將軍常遇春馮勝等先驅入陝西

丙申以旱災祭告仁祖廟丁酉祈雨祭風雲雷雨山川等神凡為壇十八中五壇上親行祭告禮餘遣官分獻

庚子大軍次鹿臺時元將李思齊據鳳翔遣部將張德欽等守關中張思道與圖魯卜孔興龍濟民等駐鹿臺以捍奉元聞大兵入關先三日思道等由野口遁去達遣都督僉事郭興帥輕騎直擣奉元守將棄城走達統大軍繼進涇渭父老千餘迎降達撫兵遣左丞周凱撫諭城中乃整軍入改奉元路曰西安府留都督僉事耿炳文守之大軍之至鹿臺也元御史桑圖錫里（舊作桑哥失里）守關家洞達遣攻之力屈與妻子俱投崖死撿校阿什克布哈（舊作阿失不花）自經死郎中昂克（舊作王可）仰藥死（攷異桑圖錫里重修三編作桑噶實哩昂克作思克）三原尹朱春與其妻投繯死時關中饑詔戶振米三石炳文守西安修築涇陽洪渠十萬餘丈民賴其利

癸卯遇春等次鳳翔先是上以書諭思齊曰足下據秦中之險雖有張思道尊尚詐力孔興等自為保守庫庫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勍敵足下不以此時圖秦自王已失其幾今中原全為我有與足下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豈可久邪朕知足下鳳翔不守必將深入沙漠以圖後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倘中原之衆以塞地荒涼一旦變生肘腋妻孥不保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

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幡然來歸當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得書有降意其戲下有謗以西人㕲蓄者思齊惑之丙午遇春至鳳翔思齊恩遂奔臨洮時參政傅友德分兵取鳳州皆克之

癸丑始置北平行中書省又以廣西初隸湖廣至是全省既平亦分置焉初慶遠既下詔改為慶遠府行省臣奏言慶遠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土酋為安撫使統之大軍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欵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統其民則蠻情易服守兵可減從之詔改慶遠府為慶遠南丹軍民安撫使以天護為安撫使同知踰年省臣以天護庸弱不能制仍請設府置衛守其地　戊午詔工部增益太學齋舍　夏四月上以通州被侵北平之守單弱丙寅詔常遇春還師備邊竝授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為偏將軍會遇春出塞規取上都　大將軍徐達會諸將于鳳翔議所向蓋是時思齊在臨洮思道在慶陽也諸將以思道易取欲先由豳州取慶陽然後度隴以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精未易猝拔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戎得之其人足備戰鬭物產足佐軍餉今蹙以大兵思齊不西走胡則東首就縛矣臨洮既克于旁郡何有諸將然之乃留偏將軍湯和守營壘輜重別遣指揮金興旺余思明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隴州丁卯克之尋至秦州馬跑泉元守將呂德張義遁追獲之遂克秦州分遣合肥衛千戶王宏將兵五百守隴州張規魯將兵千人守秦州達遂統大軍進師鞏昌　戊辰置陝西山西行中省書改河南分省為行省　己巳詔諸王子受經于博士孔克仁功臣子弟亦令入學克仁侍帷幄最久上數與論治道謀畧及天下形勢前代興亡皆與聞之已出知江州入為參議坐事死　乙亥詔定封建諸王國邑之制　徐達師次鞏昌元守將梁子中汪靈真保等以城降遣郭興守之趣副將軍馮勝進攻臨洮　丙子賜秦隴新附各州縣稅糧　丁丑馮勝師至臨洮思齊窮蹙舉城降勝遣人送大將軍營提聞上即遣使諭達曰思齊既降宜進攻慶陽寗夏但張思道兄弟多詐若來降當審處之慎勿墮其計中也　都督同知顧時克蘭州以指揮韓溫守之乙酉徐達遣薛顯襲走元豫王于西寗獲其部落輜重　是月淮安寗國鎮江揚州台州各獻瑞麥一莖五穗三穗者甚眾群臣稱賀上曰朕為天下生民主惟修德召和使三光平寒暑時此為國家之瑞不以物為瑞也昔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好功生事卒使海內空虛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至山崩地震而漢德于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瑞而災異有徵可不戒哉已而禮部尚書崔亮奏言唐六典有大瑞及上中下三瑞大瑞則景星慶雲麟鳳龜龍之屬若岐禾嘉麥是為下瑞今擬有大瑞者所司表奏餘則驗實繪圖以進上曰卿等所議但及祥瑞不及災異不知災異乃上天示戒所繫尤重今後四方有災異無論

大小皆令有司即時奏聞　五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丁酉大將軍達師至蕭關下平涼分遣指揮朱明克延安命守之遂至慶陽會張思道聞大軍克臨洮懼走寧夏至則為擴廓所執達既下平涼即令湯和守涇州別遣指揮張煥帥騎兵往偵慶陽時思道留弟良臣守之煥諭歸命良臣聞思道被執方懼辛丑遣其知院李克仁等籍軍民馬數請降達遣右丞薛顯帥騎兵五千人往良臣出迎匍伏道左示歸順狀顯信之　癸卯始祀地于方丘有司復請配位上執不許固請乃曰俟慶陽平議之禮成仍詣太廟恭謝如圜丘儀上祀方丘患心不寧學士宋濂從容言曰養心莫善于寡欲上稱善良久　戊申夕張良臣復叛以兵劫薛顯營張煥被執顯受傷走還達聞語諸將曰上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言然良臣之叛秖取滅亡當與諸公僇力前之于時馮勝傅友德聞變師兵自臨洮至涇州湯和亦以師來會達恐良臣黨羽相扇為聲援乃先遣兵抄其出入派令俞通源將精騎略其西顧時略其北友德略其東陳德略其南通源通海弟也達自統大軍趨慶陽四面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麾兵擊敗之　是月御史中丞章溢卒溢字三益弱冠師事王毅得金華許謙之傳與劉基宋濂等並召累官浙江湖廣僉事元年上御極與基並拜是職能舉憲綱務為寬厚上嘗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禮不合致天變溢委曲明其無罪乃貰之子存道佐李文忠平閩閩平詔存道以所部鄉兵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上不懌溢曰不得已則擇昔嘗叛逆之民籍之為兵使從北上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生迂闊哉然非先生一行無能辦者溢行至處州遭母喪乞守制不許鄉兵既集命存道由永嘉浮海而北再上章乞終制詔可溢悲戚過度營葬親負土石感疾卒上悼惜親撰文即其家祭之　上追念外家仁祖妣之父曰陳公母某氏上即位命中都守臣訪其墓在盱眙立祠于太廟之東追封外大父陳公為揚王大母某氏王夫人明年復即墓次立廟設祠祭奉祀一人守冢戶二百一十家上自製揚王行實命翰林學士宋濂文其碑京師廟成上親祀之禮官請御通天冠絳紗袍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為不當服袞冕何也宋濂對曰袞冕唯天地宗廟之祭用之餘皆降禮也是日又追封皇后父馬公為徐王媪王夫人亦建祠祀皇后親奉安神主祝文稱孝女皇后馬氏謹奉皇帝命致祭　六月乙丑副將軍常遇春偏將軍李文忠等發北平往攻開平道三河經鹿兒嶺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川次全寧伊蘇以兵迎戰敗之進攻大興州分千騎為八伏守將夜遁遇伏兵邀其歸路盡禽之遂師兵道新開嶺進攻開平己卯拔之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俘其宗王齊克慎（舊作慶生）及平章鼎珠等（舊作鼎住）凡得將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　辛巳張良臣遣人往寧夏求援于擴廓為大軍所獲斬之遣糸隨

王敔祖將兵守彭原　初廖永忠等平定兩廣安南國王陳日煃謀遣使納款以元梁王在雲南不果去年冬上詔漢陽知府易濟招諭之日煃遣其正大夫段悌黎安世等奉表來朝貢方物至是達京師上喜賜安南使臣宴壬午詔封日煃為安南國王遣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賚勑書往竝賜國王大統歷領塗金銀印　秋七月甲午大將軍達遣降將李茂等將騎兵千人往隆德秦安等處招捕諸未附餘黨皆平之　己亥鄂國公常遇春卒于軍遇春自開平還師次柳河川猝遇疾卒年僅四十遇春沈鷙果敢善拊士卒摧鋒陷陳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用兵輒與古合嘗自言能將十萬眾橫行天下軍中稱常十萬長于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聽約束唯謹一時名將推徐常為開國元勳上聞震悼喪至龍江親出迎奠詔禮官議天子為大臣發喪禮請用宋太宗喪韓王趙普故事從之追封開平王賜謚忠武尋奉詔以李文忠領其軍會大將軍于慶陽　辛亥元庫庫遣其將哈扎爾陷原州指揮陳壽死之徐達聞報與馮勝傅友德議以驛馬關當其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據之又遣指揮葉石真守彭原調指揮韋正守邠州友德與薛顯駐靈州扼之勝復與大將軍謀曰今大軍圍慶陽良臣雖困未能遽下王保保欲為良臣聲援故令哈爾扎攻原州以解慶陽之急請移兵逼關以扼原州彼無所施矣達然之勝遂以其軍西臨驛馬關去慶陽三十里而軍是夜哈爾扎復攻陷涇州辛酉馮勝自關引兵往援擊哈扎爾走之追至邠州而返勝仍還屯驛馬關慶陽之援遂絕　八月丙寅元兵寇大同會李文忠奉詔平慶陽行次太原聞大同圍急謂左丞趙庸曰我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苟利于國專之可也今大同甚急援之便遂帥兵出雁門次馬驛敗元游兵禽其平章劉特穆爾（舊作劉帖木兒）進至白楊門會天雨雪駐營文忠引數騎入山寨視疑有其伏遽令移前五里阻水為固元兵果乘夜劫營文忠預下令堅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殊死戰度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禽元將圖魯卜等凡俘斬萬餘窮追至孟克桑（舊作莽哥倉）而還初元帝之北走也屯哈里泊之地（舊作蓋里泊輯覽作噶爾布今從三編）詔圖魯卜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圖魯卜被禽孔興走綏德其部將斬之來降元帝知事不可為自此不復南向矣圖魯卜俘至京師上命釋之曰彼各為其主耳賜之冠服

己巳命吏部定內侍官制上曰朕觀周禮閽寺未及百人後世多至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此輩所事不過洒埽給使令而已若求善良于中涓百無一二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腹心即腹心病馭之之道但當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尋又詔自今內臣不得知書識字著為令　癸酉元史成諸儒徵召入纂修局者或投官而歸或不受者賜金幣文綺遣之惟陶凱曾魯後至顯官云先是所得十三朝實錄唯元統

以後之事闕焉上復遣儒士歐陽佑等十二人往北平山東采求遺事時尚未至也　丙子封王顓為高麗國王初上即位遣使賜高麗璽書續又送還其國流人于是顓遣使表賀貢方物且請封既至京師上遣符璽郎偰斯齎勅書及金印誥文往封之　癸未大將軍徐達等克慶陽先是大兵圍城守將張良臣出戰東門顧時擊敗之復自西門出馮勝又敗之良臣勢蹙登城呼呂德約降達不聽外援既絕音問不通城中餉盡至烹人汁和泥嚥之其將姚暉及熊左丞胡知院等知事不濟開門迎降達勒兵自北門入良臣父子俱投井中命引出斬之良臣饒勇善戰軍中呼為小平章有養子七人皆閑技術軍中又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金牌張者思道之饒將同走寧夏被執于庫庫者也良臣恃慶陽高而險又城下有井泉可據以守又外藉庫庫為聲援賀宗哲哈扎爾為羽翼內以姚暉格斡（舊作葛八）等為爪牙故欲負嵎拒守以圖大功卒至于敗　元將賀宗哲因慶陽之圍欲以牽制我師乃帥精銳攻鳳翔時指揮金興旺方自潼關移守鳳翔與知府周煥嬰城拒敵敵編荆為大箕形如半舫每箕五人負之攻城矢石不能入投藁焚之輒颺起興旺乃令置鉤藁中擲著其隙火遂熾敵棄箕走復為地道薄城城中以矛迎刺敵死甚衆而攻不已興旺與煥謀曰彼謂我援師不至必不敢出乘其不意而擊之可敗也潛出西北門奮戰敵少卻會百戶王輅自臨洮收李思齊降卒東還即以其衆入城共守敵拔營去衆欲追之輅曰未敗而退誘我也遣騎偵之至五里坡伏果發還師圍城衆議欲走興旺叱曰天子以城畀我寧可去耶以輅所將皆新附慮生變乃括城中貲蓄充積庭中令曰敵少卻當大犒新兵新兵喜乃協力固守相持凡十五日洎宗哲聞慶陽下始解圍引去由六盤山遁達偵知之遣顧時薛顯傅友德帥兵騎馳追宗哲又以其衆掠蘭州馮勝帥步騎一萬七千道靖寧擊之宗哲渡河遁勝乃還于是陝西悉平　庚寅詔儒臣纂修禮書先是上即位屢敕儒臣編集郊廟山川等儀及古帝王祭祀感格可垂鑒戒者名曰存心錄尋又詔郡縣舉高潔博雅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京師一時徵召之士首山陰楊維楨元季隱居松江上以其前朝老文學特命詹同奉幣詣其門維楨年已七十餘謝曰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未幾上復遣有司敦促賦老婦謠一章進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強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上許之賜安車詣闕廷留百有十日所纂敘例畧定即乞骸骨上成其志仍給安車還山史館胥監之士祖帳西門外宋濂贈詩以為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蓋高之也其他徵入禮局者有新喻梁寅滑縣宋訥天台徐一夔山陰唐肅永豐劉于及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等凡十八人而曾魯以修元史成賜金帛居首乞還山會禮局方開復命留之　是月賜偽夏明昇書

先是上遣人至蜀責昇貢大木昇遂遣使修貢會大師平關陝蜀人震恐昇丞相戴壽讓昇曰大明遣將用兵所向無敵以王保保李思齊之強尚莫能禦況吾蜀乎昇將吳友仁曰蜀非中原之比設有緩急據險可守為今之計莫若外假修好以緩敵內修武事以自強昇遂從其言至是始歸上復賜璽書曰朕歷觀古有蜀者如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必圖所以善守者而後可耳遠勞致禮姑以此復昇得書不省攷異明昇之貢本紀系之七月丙辰紀事本末系之八月證之潛安史稿昇貢在七月賜書在八月蓋蜀使以七月至八月歸也今並系之八月之末　詔京師衛軍儲倉遞增至二十所又設臨濠臨清二倉以利轉運　九月辛丑詔大將軍徐達偏將軍湯和班師還京以右副將軍馮勝留總軍事　癸卯上詔問羣臣建都之地或言關中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汴京亦宋故都或言北平宮室完備上以平定之初民未休息供給力役悉資江南建業長江天塹足以立國臨濠前江後淮有險可恃有水可漕乃詔以臨淮為中都　戊午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還京師命皇太子郊迎仍送歸第　是月天壽節禮部尚書崔亮奏請以聖壽日祭壽星同日祭司中司命司祿又定以八月望日祭靈星踰年立星辰壇始罷靈星之祭　冬十月壬戌朔上遣平章楊璟至蜀諭明昇歸命昇牽于臣下吳友仁等之議不能決璟將還遺昇書曰古之為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故能身家兩全反是者敗足下沖幼席先人之業不思至計而信羣下之言自以瞿塘劍閣一夫當關萬人莫敵此不達時變之言也昔之據蜀稱盛者無如漢昭烈又輔之以孔明綜核官守訓練士卒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君臣以此況彼相去萬萬而欲藉一隅之地延命須臾抑亦不自量矣我主上仁聖威武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更事變恐惑于羣議失遠大計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足下可不重念乎且以向者陳張之輩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河積糧過山岳強將勁兵自謂無敵然而鄱湖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足下視彼何如哉友諒子竄歸江夏勢窮面璧主上宥其罪復剖符錫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今足下無彼之過而能幡然覺悟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且智哉若必欲崛強一隅假息頃刻魚游沸鼎燕巢危幕禍害將至恬不自知恐天兵一臨凡為足下計者各自便身謀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子將安所歸禍福利害瞭然可覩足下其細審之昇終不聽　甲午甘露降于鍾山羣臣危素等請告廟不許先是甘露屢降上問宋濂以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春秋書異不書祥為是故也上曰然　辛巳馮勝以關陝既定輒引兵還上怒切責之念其功大赦勿治而賞賚金幣不能半大將

軍　辛卯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兵革以來人習戰鬬朕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于是定制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一俱設訓導府四州三縣二生員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並給學官月俸師生月廩有差生員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攷異立學事明史本紀是月辛卯紀事本末作辛巳今從明史辛卯蓋是月之晦也　是月遣使贈元帝書勸其安分順天以存宗祀勿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世為邊患自取滅亡不報　十一月壬辰朔大將軍徐達等還自陝西　乙巳有事于圜丘始奉仁祖配禮部尚書崔亮請罷禮成語太廟躬謝之儀唯先祭之日詣太廟以配享告從之上以祭祀省牲去神壇甚邇有所未安命亮考定古省牲之儀遠神壇二百步時亮又奏言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今宜增天下神祇壇于圜丘之東方澤之西上又慮郊社諸祭壇而不屋或驟雨沾服以致失容亮引宋祥符九年南郊遇雨於太尉廳望祭及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建屋避風雨故事奏之遂詔建殿于壇南遇雨則望祭亮之援据古今比傅經義皆此類也　初楊璟自廣南還上問土官黃岑二氏所轄情形璟言蠻獠頑獷散則為民聚則為盜難以文治宜臨之以兵彼始畏服上曰蠻猺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同若撫之以安靖待之以誠諭之以理彼豈有不樂從化者哉丙午上遣中書照磨蘭以權齎詔往諭左右兩江溪峒官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德以化遠人此古先哲王威德並施遐邇咸服者也睠茲兩江地邊南徼風俗質朴自唐宋以來黃岑二氏代居其間世亂則保境土世治則修職貢良由其審時知幾故能若此頃者朕命將南征八閩克靖兩廣平定爾等不煩師旅奉印來歸嚮慕之誠良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諭爾其克慎乃心益懋厥職宣布朕意以安居民以權至兩江之民無不懾服左江黃英衍隨遣使奉表貢馬右江岑伯顏亦如之乃改左江路曰太平府右江路曰田州府以英衍伯顏為知府世襲自是朝貢如制　十二月甲戌封阿答阿者為占城國王占城古越裳地漢以後改稱林邑其王所居之都城曰占城因以為號先是上遣官以即位詔諭其國阿答阿者隨遣使奉表貢方物至是達京師命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齎詔往封並賜綵幣頒大統厤尋又以占城與安南搆兵上命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賫勑諭罷兵兩國皆奉詔　甲申振西安諸府饑戶米二石攷異此据明史本紀證之重修三編言二冬年詔有司正月二日戶給米一石三年正月以書民宋昇等言民多飢死戶部奏請運粟濟之帝曰民旦暮待哺若待運粟死者多矣即命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西安鳳翔振之戶加粟一石据此則本紀据初次所振記之也坿注于此　己丑大賚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時上方欲論功行封會聞元庫庫寇蘭州而止　庚寅元庫庫在甘肅聞大軍南還乃帥兵襲蘭州守將張溫等方會諸將謀捍禦

而敵兵奄至城下温等出戰少卻斂兵入城庫庫進圍之時鷹揚衛指揮于光守鞏昌移師往援行至蘭州之馬蘭灘猝遇庫庫兵戰敗被執驅之至蘭州城下令呼温等出降比至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但堅守徐大將軍行至矣敵怒抶其頰遂遇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堅温善方略敵初至語諸將曰彼遠來未知我虛實乘間擊之可挫其銳至是設奇禦敵屢有斬獲庫庫圍數月不利聞大軍至乃引去上以此奇其功擢大都督府僉事方圍事之急也元兵乘夜梯城而登千户郭佑被酒不能起他將邏城者擊卻之圍既解温將斬佑天策衛知事朱有聞爭曰當其時將軍斬佑以狥衆軍法也今賊已退誅之無及徒有擅殺名温謝曰非君不聞是言乃杖佑釋之上聞而兩善焉並賞有聞綺帛

是歲徵處士陳謨至謨泰和人邃于經學旁及子史百家涉流泝源要諸至當元季隱居不仕而究心經世之務嘗謂學教本本莫加于性莫重于倫莫先于變化氣質至于禮樂刑政錢穀甲兵度數之詳亦宜講習一時經生學子多從之游事親孝友于弟鄉人有為不善者不敢使聞上聞其名徵至京師召見賜坐以寵之學士宋濂待制王禕請留為國學師謨引疾辭歸後屢應聘為江淛考試官著書教授以終

明通鑑卷三

紀三 上章掩茂 盡一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三年春正月上以元庫庫特穆爾為西北邊患議大發兵肅清沙漠癸巳以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北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為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為左副副將軍湯和為右副副將軍時上召諸將問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卿等出師宜何先諸將皆曰王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保保失勢可不戰降也上曰保保方以兵臨邊舍彼而取元主是遺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者朕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出潼關自西安擣定西以取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至沙漠以追元主使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元主遠在塞外不意我師之至如孤㹠之遇咋虎取之必矣此一舉而兩得者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行　壬寅吏部請謫有罪人儋厓上曰前代謂儋厓為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子下一家若有風俗未淳宜更擇良吏治之豈可棄之化外不許　二月辛酉上遊後苑見鵲巢卵翼之勞喟然歎曰禽鳥劬勞如是況人母子之恩乎今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故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

八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衣服而遣之　儒士歐陽佑等自北平采遺事歸乙丑詔重開史局（攷異明史本紀不載續修元史月日潛菴史稿系之是月乙丑又成書在七月丁亥證之孫氏春明夢餘錄同今据之）仍以宋濂王禕為總裁復徵四方文學士朱右貝瓊朱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汶張宣張簡杜寅殷弼俞寅趙壎等十四人為纂修官而壎以前修史成未歸復命入局先後纂修三十人兩局並預者唯壎一人而已右臨海人廉義烏人二人皆以書成不受官歸瓊崇德人彝嘉定人師事王貞文得蘭溪金履祥之傳學有端緒嘗著論力詆楊維楨為文妖一時聞者異之汶當塗人博學多才後除巴東知縣晚年歸里以經學訓後進宣江陰人初以考禮徵尋預修元史年最少上親書其名召對殿廷即日授翰林院編修呼為小秀才遜志蕭縣人師貢師泰周伯琦等文章典雅成一家言孟兼浦江人劉基為上言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上頷之簡吳縣人與杜寅同邑又禮局徐一夔者工文章與王禕善時禮書將成禕薦之入史局一夔遺書自言不材多病又言史之根柢在日厤而元代不置日厤不置起居注其于史事固甚疎畧又況順帝三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唯憑采訪以足成之竊恐事未必覈言未必馴首尾未必穿貫而向之數公或受官或還山復各散去僕雖欲仰副執事之望曷以哉遂不至其後預修日厤書成將授翰林院亦以足疾辭終不仕　癸未追封郭子興為滁陽王妻張氏王夫人令有司立廟祀之並以其三子祔祀　戊子詔求訪賢才堪任部職者上諭廷臣曰六部總領天下之務非學問博洽才德兼全之士不足以居之誠慮有隱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訪以聞　是月始行朝日禮于東郊先是禮官議古者祀月日之禮有六然郊之祭大而報天主日配以月此從祀之禮非正祀也大宗伯肆類于四郊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覲禮祀方明禮日于南門之外禮月于北門之外此因事之祭非常祀也惟春分朝日于東門之外秋分夕月于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蓋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陰陽之義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始長故祭以二分今宜各設壇專祀朝日壇于城東門外夕月壇築于城西門外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則祔祭於月壇上謂書中省臣曰星辰祔祭非禮也禮部議於城南諸神享祭壇正南向增九間日月及周天星辰皆于是行禮朝日夕月用春秋分星辰則於天壽節前三日從之（攷異明史本紀不載見禮志在是年据潛菴史稿正月定朝日夕月禮二月丙子朝日東郊今並系之行朝日禮下蓋二月春分當行朝日之祭所云丙子蓋即是月春分節也）　初陶安等議郊祀禮太歲及風雲雷雨諸神皆從祀圜丘已而上命禮官議專祀乃定太歲風雲雷雨諸天神合為一壇地祇諸神為一壇至是復以諸神陰陽一氣流行無間乃合二壇為一而增四季月將之祀皆以驚蟄及秋分後三日祭之　詔諸郡縣富民入師師召

見面諭以孝敬父母和睦親族周卹貧窮各賜酒食而遣之　北平行省叅政華雲龍攻下雲州獲元平章和爾呼達（舊作火兒忽荅）右丞　海等大同衛指揮金朝興克東勝州獲元平章荊麟等十八人都督同知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時張德勝子宣已長世襲衛指揮同知于是興祖始復汪姓　三月庚寅朔詔免南畿河南山東北平及浙江江西廣信饒州今年田租　壬辰享太廟以忠武公常遇春配　丁酉鄭州知州蘇琦上書言三事一關輔平涼北平遼右餘孽未平調兵轉餉事難猝辦宜屯田積粟為長久計一沙漠之地宜徙其人民分布內地而擇重臣塡守要害以綏靖之一墾田開戶宜責之守集招集流亡官給牛種及時耕耨上命中書省采行之　戊戌蠲徐州邳州夏稅　是月以勝德懋為戶部尚書德懋吳縣人有才辨器量宏偉長于奏疏一時招徠詔諭之文多出其手始自外任召拜兵部尚書尋改戶部　倭寇登萊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責讓之　是春衍聖公孔克堅以疾告歸上遣中使慰問疾篤詔給驛還家賜白金文綺舟次邳州卒　夏四月乙丑封皇子九人㭿為秦王棡晉王棣燕王橚吳王楨楚王榑齊王梓潭王杞趙王檀魯王又封從孫守謙為靖江王上懲宋元孤立乃仍古封建制擇名城大都豫王諸子待其壯遣就藩服用以外衛邊陲內資夾輔諸王皆置相傅官屬及護衛甲士少者三千多至一萬數千皆隸兵部車服邸第下乘輿一等公侯俛伏拜謁內外大臣禮無與鈞唯列爵不治民分藩不錫土與周漢制稍異焉　大將軍達師至潼關出西道元庫庫退屯車道峴左副將軍鄧愈立柵以逼之是日大軍出安定庫庫駐師于沈兒峪達進軍薄之隔溝而壘一日數戰庫庫遣精兵千餘人由間道潛刼我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失措一軍驚擾達亟帥親兵擊之斬東南壘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栗丙寅整兵深戰奪溝深入遂大破庫庫兵于川北禽其郯王濟王及國公閻思孝平章哈扎爾等凡一千八百餘人士卒八萬馬萬五千餘匹庫庫僅挾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都督郭英追至寧夏不及而還達以德濟失律械送京師上念其舊勞貰之仍以書諭達曰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德濟失律正宜就軍中僇之今歸之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彼信州諸全之功朕豈得不念乎今赦之懼將軍以此緩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　丙戌元帝崩于應昌（考異三編據明實錄丙戌乃四月二十八日也是月己未朔大建五月己丑朔小建本紀書六月戊午朔推之正合又五月癸卯文忠至應昌諸書以為五月十五日亦合）子阿裕錫哩達喇嗣（舊作愛猷識里達臘）帝諱托歡特穆爾（舊作妥懽帖木兒）以元仁宗延祐七年庚申生于沙漠相傳為宋瀛國公之子瀛國宋恭帝也降元尚公主有言其將興宋室者世祖欲殺之以公主故謫居沙漠為僧奉詔居甘州山寺娶一回回女子其年四月帝生之辰值明宗出居沙漠過其地見寺上有龍

文五采又聞筌鏞聲異之乞以為嗣遂並載其母以歸泊泰定帝崩明宗以適長當立迎于北方行至翁郭察圖(舊作晃忽义)文宗襲位至順初明宗后遇害乃徙帝于高麗踰年又詔天下謂帝非明宗子再徙于廣西之靜江文宗後悔之將崩遺詔立明宗子令迎帝于靜江而是時大臣雅特克穆爾(舊作燕鐵木兒)以曾預篡弒之謀遲迴久之尋立明宗幼子鄜王踰月而崩文宗后堅執遺詔遂迎帝立之至元之初以臺官奏太皇太后非陛下母遂貶太后及文宗太子雅克特古思(舊作燕帖古思)尋皆遇害于是尚書復希旨謂文宗在日曾言陛下非明宗子帝大怒撤去文宗廟主並逮當時草詔者時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方謝病歸令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至大都集取文宗親改詔草呈上帝意始釋回回女者帝即位後追尊其所生母瑪里達(舊作邁來迪)為貞裕雲徽后者是也帝生于延祐庚申距宋太祖開國之年年為第六庚申相傳宋時宮中以四更末即轉六更蓋太祖因陳摶有怕聽五更頭之言而改之不知更之為庚也其後元世祖以第五庚申即位越十七年而宋亡又四十三年為第六庚申而帝生宋祚以續一時皆稱之曰庚申君帝北遁之次年有太行隱士葛溪權衡著庚申外史其事始著後上詔甯王權編輯博論有云瀛國外婦之子綿延宋末六更之讖蓋上在當時深悉其事之顛末故詔書中亦數稱庚申君云(攷異按庚申君之為宋後　四庫書提要劾駁之而　本朝如錢牧齋萬季野多主宋後之說全謝山鮚埼亭集則據其生于塞外及中間文宗徙之高麗再徙廣西及其後即位追封其生母邁來迪后及以皮繩馬尾拴召虞集之事以為前後無不脗合非呂嬴牛馬之事涉曖昧者比也予謂此事之顛末太祖當日早知已之故其見之詔書中皆稱庚申君又命甯王纂輯通鑑博覽而直揭出外婦之子及六庚之讖語似非無稽之傳聞可比令詳叙于順帝崩之下以存舊說)

初上命侍讀學士張以甯封安南既至而陳日煃先卒其兄子日熞嗣位遣其臣阮汝亮來迎請誥印以甯不予日熞乃復遣杜舜欽等告哀請命于朝是月舜欽等至上素服御西華門引見命編修王廉往祭賜賻別遣吏部主事林唐臣往封日熞為安南國王杜舜欽之來也以甯駐安南俟命其告哀也以甯實教之又勸其世子行三年喪令其國中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上聞而嘉之賜璽書比之陸賈馬援尋賜御賜詩八章比還道卒詔有司歸其柩所在致祭

置宏文館以劉基危素為宏文館學士素時年七十餘上特賜小車免朝謁屢賜宴輒遣內官勸之酒賜御製詩以示恩寵素居館中一日上御東閣閣簾外履聲橐橐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哂曰朕謂是文天祥耳御史王著尋希旨論素亡國之臣不宜列侍從上曰何不令守余闕祠遂謫居和州踰二歲卒(攷異危素之謫和州證之明史本傳在授宏文館學士時而置宏文館在洪武三年四月故紀事本末系之三年四月下雖其授官在四月未必即以四月被謫要亦牽連並記耳若素之卒則宋文憲為撰墓志乃洪武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故志中敘其謫官之事下云閱再歲卒證之明史本傳亦云歲餘卒紀事本末但云踰年卒亦微誤也今據文憲所撰學士墓志書之)

上將剖符封功臣召宋濂議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歷據漢唐故實量其中而奏之上皆嘉納焉

五月己丑大將軍達進攻興元克

之達破走庫庫乃分遣左副將軍鄧愈招撫吐蕃而自帥所部趨興元以參政傅友德為前鋒自徽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略陽克沔州分遣指揮金興旺等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元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等迎降留興旺及指揮張龍守之大軍還西安　甲午置司農司上以中原兵興以來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官領之于是設司開府于河南　乙未詔嚴宮閫之政上以元末宮嬪女謁私通外臣或番僧入宮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褻亂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為令皇后止治宮中嬪婦事宮門之外悉不得預宮費奏自尚宮內使監覆之始支部違者死私書出外者亦如之宮人疾言其狀徵藥羣臣命婦非朝賀不見中宮人君無見命婦禮以上皆垂為永制命子孫世世守之　左副將軍李文忠出師與左丞趙庸帥步騎十萬出野狐嶺克興和進兵察罕諾爾（舊作腦兒）禽元平章珠占（舊作竹貞攷異珠占即珠辰見前紀舊作竹貞又作竹昌而畢氏宋元通鑑誤以竹昌珠辰為二人今改正）次駱駝山走平章沙布鼎（舊作沙不丁）丁酉師次開平元平章沙達哈（舊作都罕）上迎降時李文忠偵知元帝已崩遂兼程趨應昌（攷異據明史本紀潛菴史稿皆系文忠下興和事于是年二月竝敘其進兵察罕腦兒執元平章竹貞之事接文忠以是年四月奉命北征統師十萬出野狐嶺一月之問便有此捷不應若是之神速也計是時文忠與大將軍分道一西一北而史所記大將軍出安定在四月計文忠之出塞亦當在是時紀事本末系之五月者近之蓋出野狐嶺方至興和由興和進兵至察罕腦兒過駱駝山至開平史稿記文忠次開平于五月丁酉正與紀事本末合自開平聞元帝崩兼程趨應昌計元帝之崩在四月丙戌文忠之至開平在五月丁酉自丁酉至癸卯不過七日便至應昌本紀記克應昌于甲辰蓋以癸卯至甲辰克亦與紀事本末合以此推校文忠之克興和必在四月明矣紀事本末入之五月者牽連並記耳今記文忠下興和以後事統敘于五月癸卯至應昌之前為得其實其克興和以後月日仍參明史史稿書之）

己亥詔設科取士定以三年一舉子午卯酉鄉試辰戌丑未會試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又詔定科舉格初場試經義四書義二場試論三場試策中式者十日後試以騎射書算律五事厥後雖有變更增減而經義四書義試之初場遂為一代永制蓋上及學士劉基所定仿宋經義之例為之後遂謂之八股通名之曰制義　癸卯李文忠師至應昌元嗣主北遁甲辰入其郛獲元帝孫密迪哩巴拉（舊作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官屬數百人並得宋元玉璽金寶玉冊鎮圭大圭玉斧等駝馬牛馬無算窮追至北慶州而還道興州禽元國公江文清等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元將楊思祖之眾萬六千餘人維時與大將軍先後獻捷至京師上御奉天殿受朝賀　丁未詔行大射禮定制凡郊廟祭祀先期行之命工部製射侯定以七鵠天子虎鵠皇太子熊鵠親王豹鵠文武一品二品同三品至五品糝鵠六品至九品狐鵠文武子弟及士民俊秀皆布鵠采自五采以下有差布鵠無采其司正司射管官皆仿古射禮增損用之上又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之事專習于武夫而文士多未解乃詔國學及郡縣生員皆習騎射　戊午有事于方丘奉仁祖配　辛亥鄧愈克河州追元豫王于西黃河于是陝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索諾木袞布（舊作瑣南普）詣軍

門降其鎮西武靖王伯都訥(舊作卜納剌)亦帥吐蕃諸部來納款自河州以西朶甘烏斯藏等部皆歸附征哨所至極甘肅西北數千里而還　是月遣使頒科舉詔于高麗安南占城　大將軍之出塞也都督孫興祖帥燕山六衛之卒以從師次賽音布拉克川(舊作三不剌川)遇元兵力戰與燕山衛指揮平定大興衛指揮麗種皆戰沒于五郎口海寧衛指揮副使孫虎師至落馬河及元太尉瑪魯(舊作買驢)戰亦死之　上以久旱祈禱齋戒后妃躬執爨皇太子諸王饋于齋所　六月戊午朔上素服草屨徒步至壇席藁曝日中夜臥于地凡三日詔賚將士省獄囚命有司訪求通經術明治道者壬戌大雨　癸亥上以山川之神不宜加以國家封號詔曰為治之道必本于禮考之禮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皆自開闢以來受命于上帝幽微不測豈國家封號之所能加自唐以來瀆禮不經莫此為甚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自今悉依古制凡嶽鎮海瀆之神竝去前代加封本號止以山川本名稱其神至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諡義之稱皆與革去惟孔子明先王之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壬申李文忠捷奏至上命仕元者勿賀又以庚申君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諡曰順帝上自製祭文遣使致弔　癸酉文忠俘送元皇孫諸王等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密迪哩巴拉獻俘太廟所得寶器令百官具朝服以進上曰寶冊藏之庫不必進也獻俘之禮於古有之然武王伐殷用之乎憲等對曰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孫恐不爾也不許又以捷奏多侈詞謂宰相曰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亦預享其太平奈何為此浮薄之言命亟改之　乙亥密迪哩巴拉朝見奉天殿其母及妃朝見坤寧宮俱賜以中國冠服是日封密迪哩巴拉為崇禮侯命賜第龍光山上又以元后妃等久于北方不能耐暑食肉飲酪嗜好各殊敕中書省臣務令飲食起居適宜若其欲歸即當遣還漠北勿強也　丙子以平元告捷南郊丁丑告太廟頒詔天下仍遣使賫詔諭高麗安南占城是日百官表賀上諭之曰當元之季君則宴安臣則跋扈國用不經征歛無藝天怒人怨盜賊蠭起天下已非元有矣朕取天下于羣雄非得之元氏也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暇逸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雖欲乘之其可得乎　辛巳詔免蘇州逋糧又徙蘇松嘉湖杭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耕種官給貲糧牛種復三年一時徙者凡四千餘戶　是月倭寇浙江福建瀕海州縣先是趙秩奉詔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境守關者拒弗納秩以書抵良懷乃入倭盛兵陳于海岸秩不為動為陳大明天子神聖文武良懷氣沮始奉命遣使稱臣納貢而是時倭寇已轉掠溫台明州遂入福建沿海官兵擊敗之(攷異據明史本紀是月倭寇山東浙江福建濱海州縣此牽連並記耳證之明史日本傳是年三月遣萊州同知趙秩責讓剔使時寇山東也秩至日本責其稱臣納貢)

日本國王已從之而出掠之舟尚在浙江福建一帶故是年六月復奏報浙閩入寇事潛菴史稿記倭寇登萊在正月詔諭日本在三月復記入寇浙閩于六月與明史日本傳合今据史稿分書之並据日本傳詳其顛末始定開中鹽法時山西行省上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運至太和嶺路遠費煩請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二百斤一小引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自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運費省而邊儲充上從其言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倣行之一時鹽法邊計相輔而行稱善政焉　詔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浙江等處水火葬　初危素至京師宴見時為上言元至元間西僧楊喇勒智舊作楊璉真伽為江南總攝發宋會稽六陵事又截理宗顱骨為飲器後楊喇勒智敗籍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今其骨猶在上嘆息良久命北平守將吳勉訪得之于西僧汝克彌舊作汝納所諭有司厝于京城之南高坐寺西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敕葬于故陵致異事見明史素傳素以洪武二年至京師傳言明年敕葬故陵則正洪武三年也明史稿潛菴史稿皆据實錄系于是年六月下三編因之今据補　文忠之出塞也元宗室四大王遁入靜樂岢嵐山中結寨自固是月率眾寇武州太原指揮程桂等擊敗之追至龍尾莊獲其三大王托郭特斯穆爾舊作脫忽的帖木兒送京師　秋七月丁亥學士宋濂等續修元史成上之　丙辰偽夏明昇將吳友仁帥兵三萬寇興元時金興旺以功擢大都督府僉事仍與張龍帥兵三千守城尋改興元路曰漢中府友仁初至興旺擊卻之明日復來攻興旺面中流矢拔矢再戰斬數百人敵益進興旺度眾寡不敵乃斂兵入城友仁決濠填塹為必克計大將軍達自西安聞報即移師屯益門鎮遣傅友德帥三千騎夜襲木槽山攻斗山寨令軍中人持十炬連亙山上友仁驚遁興旺出兵躡之墜崖石死者無算友仁自此奪氣一時興旺威震隴蜀上屢以戰守功推之　中書左丞楊憲有罪誅初上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劉基以其勳舊能調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且立覆及善長以眷遇衰屢請致仕上意欲相楊憲以問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憲有才辨明敏善決事然忮刻有不足于己者輒以事中傷之在中書欲盡易省中故事凡舊吏皆罷去更用己所親信者會善長病上以中書省乏人召陝西參政汪廣洋為右丞憲專決省事廣洋依違其間猶不能得憲意嗾侍御史劉炳劾廣洋奉母無狀上切責放還已又奏徙廣洋于海南上不悅自此益疑憲是時炳復有所論劾上覺其誣下之獄炳自言受憲指上積前怒收憲並炳誅之復召廣洋還考異楊憲誅在是年七月明史本紀潛菴史稿三編皆同紀事本末書其事于胡藍之獄卷內而追溯其始事云洪武二年冬十月上欲以楊憲為相問之劉基基以為不可云云證之明史基傳基以元年冬召還下文記上責李善長即及與基論置相事皆標初字字是太祖早有相憲之意故與基論及之並不因李善長之罷而始欲相憲也蓋太祖自即位後浸厭善長故有易相之議而是時意在憲等故決之于基基以為不可遂止是論置相之時善長實未嘗罷也而明史基傳中乃謂善長罷

帝欲相楊憲則誤矣憲之誅在是年七月善長罷相在四年正月其時憲誅已久則論置相事當在洪武元二年間召還之後紀事本末以為二年十月者必有據矣又証之誠意行狀責善長在吳元年其論置相在元年召還之後是時上方眷憲故有此問今統記于憲誅之下而汪廣洋胡惟庸則分別書之

是月太史奏文星見　以陶凱為禮部尚書凱與崔亮同時議禮各有論建軍禮及品官墳塋之制皆凱議也未幾亮卒凱獨任之遂奉詔定科舉之式　八月己未都督同知康茂才卒茂才從大將軍經略中原取汴洛留守陝州是年復從征定西取興元還軍道卒追封蘄國公子鐸年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大本堂後襲封蘄春侯賜諡武康攷異茂才卒據晉菴史稿誤書是月乙未于乙丑之前蓋己字之誤也今刊正　己卯禮部尚書崔亮言古者四時之祭皆用孟月其仲季之月不過薦新而已既行郊祀則時享仍宜改從舊制從之于是復定四時之祭皆用孟月增入歲除為五祭　乙酉遣使瘞中原遺骸　是月開鄉試科取士自應天外凡十一行省皆舉之京畿鄉試以劉基秦裕伯為考官宋濂詹同等為同考官裕伯大名人仕元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遭亂棄官避地上海居母喪盡禮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上命中書省檄起之裕伯對使者曰食元祿二十餘年而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遂辭元年上即位復徵之稱病不出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民好鬬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涕泗橫流不得已偕使者入朝授侍讀學士固辭不允尋改侍制遷治書侍御史遂有是命　九月儒臣纂修禮書成上之賜名曰大明集禮其書分五禮吉禮目十四嘉禮五軍禮三賓禮二凶禮二益以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音樂凡升降儀節度制名數皆具焉　鄧愈既克河州上命指揮韋正守之正初至城郭空虛骼齒山積將士咸欲棄去正曰正受命帥公等出鎮邊陲當不避艱險以報國恩今無故棄之遂生戎心吾與公等死亡無日妻拏不相保保毋寧死乎王事乎于是眾皆感激聽命正日夜拊循軍民河州遂為樂土正本姓寗章姓養子也至是始請復姓焉　是秋青州民孫古朴作亂襲莒州時烏程牟魯為莒州同知城破被執賊脅魯欲降之魯曰國家混一海宇民皆樂業若等悔過自新可轉禍為福不然官軍旦夕至無噍類矣我守土臣義惟一死賊不敢害擁至城南魯大罵遂遇害賊既平詔恤其家　上以秋日御闕樓編修高啟謝徽俱入對稱旨擢啟為戶部右侍郎徽吏部郎中啟自陳年少不敢當大任徽亦固辭許之已並賜白金放還　冬十月丙辰朔詔儒士更直午門為武臣及功臣子弟講說經史從御史袁凱奏也時武臣恃功驕恣得罪者漸眾凱上言諸將習兵事恐未悉君臣禮請於都督府延通經學古之士令諸武臣赴都堂聽講庶得保族全身之道上乃敕臺省延名士為之　先是湖廣慈利安撫使覃垕構諸蠻入寇上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討之垕詐降璟使部卒往報為所執上遣使讓璟璟進兵而垕遁癸亥上授湖廣行省左

丞周德興為征蠻將軍帥兵進討 攷異明史本紀系覃垕作亂于四月而不書命討之事至十月癸亥始書周德興為征南將軍討垕垕遁證之明史楊璟傳璟是時為湖南行省平章命帥師往討垕垕詐降執璟使者上遣使責讓璟督將士力攻賊乃遁云云据此則是璟攻垕不克而後命德興德興至而垕已先遁矣紀中亦不言平垕在何時證之德興傳明年上命德興副湯和伐蜀是時德興正在湖廣故紀事本末于四年二月言德興會胡海等取蜀之龍伏監奪覃垕溫陽闕克之是攻垕正便道伐蜀之路德興既平垕乃從湯和伐蜀傳中言其師還論功上賞德興而責和且追數征蠻事謂覃垕之役楊璟不能克趙庸中道返功無與德興比者是則德興先平覃垕而後伐蜀紀事本末之月日可据也今增入平垕事于四年伐蜀前又于此補入楊璟不克一段統系之德興討垕之下

庚辰有赤星如桃起天符至壘壁陣抵羽林軍爆散有聲五小星隨之至上司空旁發光燭天忽大如椀曳赤尾至天倉沒須臾東南有聲　辛巳遣使遺元嗣君書曰近獲徹里特穆爾知為君之舊人特遣之歸並致朕意今適元史告成朕以令先君為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曰順善之于史君之子密迪哩巴拉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為況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　上之將封功臣也議為鐵券而未有定制或言台州民錢氏家藏有吳越王鏐唐賜鐵券遣使取之因其制而損益焉其制如瓦第為七等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高廣尺寸遞殺有差外刻歷履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字嵌以金每副各分左右左頒功臣右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焉　十一月壬辰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等振凱還京師上迎勞于龍江甲午告武成于郊廟丙申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是日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諸王侍丞相帥文武百官列于丹陛左右上自定功臣次第進宣國公李善長為韓國公信國公徐達為魏國公開平王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鄧愈衛國公馮勝宋國公自湯和中山侯以下侯者二十有八人並賜誥命鐵券明日左右丞相帥諸臣入謝上賜坐華蓋殿從容論取天下之略曰朕起鄉里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視羣雄所為徒為民害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强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逼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為之援向使先攻士誠平江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且腹背受敵矣及北定中原先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以庫庫特穆爾李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庫庫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則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己亥命設壇親祭戰沒將士　庚戌有事于圜丘辛亥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有司歲計登耗以聞及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著為令　乙卯封中書右丞汪廣洋忠勤伯宏文館學士

劉基誠意伯封基制詞比之諸葛亮王猛云致異封汪廣洋劉基事明史本紀係之十一月乙卯證之功臣表亦云十一月封蓋乙卯乃十一月之晦也惟潛菴史稿移乙卯于十二月之朔未知何據按十二年甲申享太廟此歲除之祭也若據史稿則十一月小建據明史則十二月小建疑所據明曆各不同耳今從明史　是月命曹國公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潁川侯傅友德延安侯陸仲亨同知都督府事　自吳元年十月至是年十一月覈計軍士逃亡者四萬七千九百餘乃下追捕之令立法懲戒小旗逃所隸三人降為軍上至總旗百户千户皆視逃軍多寡奪俸降革其從征在外者加等示罰

十二月丙辰上以太廟時享未足以展孝思命禮官陶凱等議之凱奏言古者宗廟之制前殿後寢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廂有室曰寢廟是棲身之處故在前寢是藏衣冠之處故在後今太廟祭祀已有定制請仿宋建欽先孝思殿于宮中之制在乾清宮之左別建奉先殿奉四代神位衣冠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忌日皆致祭如家人禮從之甲子始建奉先殿　戊辰封行省右丞薛顯為永城侯初顯從大將軍達取中原上謂達曰薛顯傅友德勇略冠軍皆可當一面之任及征山陝還上以顯擅殺胥吏獸醫火者馬軍及千户吳富念其功大勿問至是面數其罪封之勿予券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一以贍所殺吳富及馬軍之家一以給其母妻令功過無相掩　初上遣使訪先代帝王陵寢命各行省具圖以進禮官考其功德昭著者凡三十有六庚午詔監書秘丞陶誼等往修祀禮上親製祝文遣之竝令以時修葺　己卯賜勳臣田土　壬午上以日中時有黑子詔廷臣言得失自上年十二月甲子日中有黑子今年九月以後數見之先是上疑祭天不順所致欲增郊壇從祀之神禮臣以為漢唐煩瀆取法非宜乃止至是遂下求言之詔致異明史本紀云以正月至是月日中屢有黑子三編同鑑之明史天文志二年十二月甲子日中有黑子三年九月戊戌十月丁巳十一月甲辰並如之據此則自去年十二月朕至本年十一月黑子凡四見非月月見也今據天文志但書云去年十二月黑子見之日分本年則云自九月以後數見之　甲申享太廟行家人禮　是月户部請于陝西察罕諸爾之地置鹽課提舉司報可　上念大將軍等連年征伐犯霜露冒矢石死生以之天下既定宜少休息詔自今或三日或五日一朝有事則召議之　是歲改司天監曰欽天監并回回歷入焉凡設科四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歷曰回回歷置監令少監統之歲造大統民歷御覽月令歷七政躔度歷六壬遁甲歷四季天象占驗歷御覽天象錄各以其時上其日月交食分杪時刻起復方位先期以聞　宏文館之設也會翰林院編修羅復仁自安南還安南國王遣以金貝土產甚厚悉卻不受上聞而嘉之授宏文館學士與劉基同位復仁在上前率意陳得失嘗操南音上顧喜其質實呼為老實羅而不名間幸其舍負郭窮巷復仁方堊壁亟呼其妻抱杌奉上坐上曰賢士豈宜居此遂賜第城中尋乞致仕已又召至京師奏減江西秋糧許之留三月賜玉帶鐵柱杖裘馬之等遣還以壽終　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

兼領之職以專責成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賢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誠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生嫌隙江充之事可為明鑒朕今立法欲君臣一心父子一體庶幾無相搆之患

論曰太祖初立太子以廷臣李善長等兼東宮官屬三年禮部尚書陶凱請建官屬太祖始以別設官僚易生嫌隙之語告之予謂以廷臣兼東宮官可也兼東宮官而遂不置東宮官屬則不可夫諭德贊善賓客丞率之屬其秩不尊其望不重以之輔翼太子各有其職而論教非其任也古東宮官之最貴者三師三少而已然攷之大戴保傅篇云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曰少傅少師此與太子宴者也（賈誼新書宴作燕） 夫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彼三公者日在王之左右而任之以保傅師者文王世子云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然則三公之于師保傅蓋兼官也若三少則專官矣故曰與太子宴謂燕居之地與太子朝夕居處者也今太祖不設三師但設三少而三少所兼自丞相以下則仍古三公之職豈能專心于論教而反自曠其所司又況武臣在外不過被以虛名何預于東宮之輔導乎若慮太子監國別設官僚易生嫌隙則是懲羹而吹齏因咽而廢食也厥後雖設詹事院不過坊局之司及出閣講讀之任既多兼領亦無常員而況秩尊望重亦非師保傅之比故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意蓋在此自太祖立法兼領于是東宮師傅止為兼銜及加贈之具文而自成祖時以姚廣孝為太子少師留輔太子遂為古制之僅見者然則凱之請罷兼領未可因太祖之言而輕訾之也

追贈故廣東肇慶府經歷裴源官加二等初源之任以公事赴興與過山賊陳勇卿被執勒令跪源大罵曰我命官乃跪賊遂遇害

遣使以平沙漠詔諭外藩是年占城瓜哇及西洋瑣里等國皆先後入貢

明通鑑卷四

紀四（起重光大淵獻盡元黓困敦凡二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四年春正月丙辰左丞相韓國公李善長致仕善長在中書久明習故事裁決如流上巡幸征討皆命居守凡朝廷議禮議律典章制度封建爵賞事無巨細悉李善長與諸儒臣會議行之當上之大封功臣也謂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久給軍食功甚大一時封公者六人善長位第一制詞比之蕭何褒稱甚至善長外寬和內多忮刻比進大

國意稍驕上亦浸厭之會善長以疾請上遂許之于是擢汪廣洋為右丞相胡惟庸為左丞相初上以劉基論置相因楊憲次問廣洋基曰褊淺殆甚于憲又問惟庸基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比憲誅上復任廣洋而惟庸以幽謹當上意上數稱其才至是遂並用之　上遣使諭明昇欲假道以征雲南昇不奉詔又遣吳友仁寇邊上乃決計討之丁亥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副以江夏侯周德興德慶侯廖永忠及滎陽侯楊璟等帥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又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前將軍副以濟寧侯顧時及都督僉事何文輝等帥步騎由秦隴趨成都諸將陛辭上復召友德諭之曰蜀人聞我征西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扼我師若出其不意直擣堦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患不勇耳友德頓首受命戊子命衛國公鄧愈赴襄陽督餉以給蜀軍　詔魏國公徐達赴北平訓練軍士繕治城池並給守邊將士衣　庚寅建郊廟于中都　丙申免浙江諸暨縣水災田租　丁未詔以天下初定令直省鄉試連舉三年自後三年一舉著為令攷異據明史本紀洪武三年設科取士其詳具載選舉志而志中則但云時以天下初定令行各省連試三年證之宋文憲集中會試紀錄題辭言明皇設科既詔天下三年一賓興猶以為未足復勅有司自壬子至甲寅三歲連貢歲擢三百人逮于乙卯始復制據此則舊去年己下三年一舉之令至此復令連舉三年也今據本紀下詔年月　戊申免山西豐州東勝州太原府興縣旱災田租攷異明史本紀戊申免山西旱災田租重修三編免浙江山西被災田租目云浙江紹興諸暨縣被水山西豐州東勝州太原府興縣被旱詔免其田租又證之潛菴史稿是月丙申諸暨水蠲田租戊申山西旱蠲田租是免浙江田租在丙申山西田租在戊申也今分書之　是月御史臺進擬憲綱凡四十條上親加刪定頒給諸臣　二月戊午太白晝見攷異明史天文志二月戊戌太白晝見按戊戌乃三月十四日三月乙酉朔見本紀二月無戊戌也今從潛菴史稿作戊午　甲戌上幸中都壬午至自中都　初元帝北走其平章高嘉努固守遼陽山寨行省參政劉益屯蓋州與為聲援上遣斷事黃儔招諭之益遂帥所部來歸詔立遼陽衛指揮使司以益為指揮同知未幾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合謀殺益右丞張良佐房暠復擒彥翬殺之保保走依納克楚于金山良佐因權衛事執彥翬之黨以獻上復授良佐為蓋州衛指揮僉事　是月蠲太平鎮江寧國田租　定中鹽輸米之例凡納米各行省諸倉計道里遠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其納糧支鹽則各省布政司各轉運提舉司稽之編置勘合底簿各執其一比照相符則如數給與鬻鹽有定所鹽與引離即以私販論罪　始開會試科以禮部尚書陶凱翰林院學士潘庭堅為考官庭堅以老告歸至是復召主會試又以司業宋濂前貢士鮑恂學士詹同吏部員外原本為同考官得俞友仁等一百二十人凱以禮官主試程文進御序其簡首遂為定例攷異是年始開會試陶凱潘庭堅為考官見明史本傳又吳宗伯傳云是年成進士考試則宋濂鮑恂蓋同考官也證之宋文憲會試紀錄題辭濂恂之外尚有詹同原本共四人再證之題辭則庚戌京畿中式鄉舉七十二人皆已授官此時會試惟十一行省而已大約一歲一鄉舉之令即定于此時故是年秋復行鄉舉而王鳳洲筆記則云洪武四年京畿鄉試吳琳宋濂為考官尋合諸省之士會試云云似壬子鄉試在前而會試反在後不知會試在春賜伯宗等進士月日皆具實錄而壬子鄉試在秋則文憲自序可證也今以開科之始

著之　江夏侯周德興指揮胡海等進兵取蜀之伏龍隘進奪草屋溫陽關中山侯湯和克歸州山寨分遣南雄侯趙庸宣寧侯曹良臣取桑植容美諸洞蠻會周德興兵至合攻草屋之茅岡寨克之　三月乙酉朔始策試天下貢士賜吳伯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伯宗金谿人先是詔高麗安南占城皆得預鄉會試至是高麗人金濤亦賜進士　乙巳魏國公達奏請徙山後民萬七千户屯北平　丁未誠意伯劉基致仕初基既召還上屢欲進基爵基固辭又欲以基為相基辭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意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蓋指楊憲胡惟庸輩也憲既誅上方嚮用惟庸基遂不安于其位上賜之歸手書問天象基條答甚悉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時上用法嚴峻故基及之

論曰左傳言齊景公繁于刑晏子因踊貴屨賤之對于是一言而齊侯省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夫利之溥于民必其言之得于君也觀太祖懲元寬縱失天下當時臣下多以峻法繩之故元年王忠文之上書也曰上天以生物為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閒豈無雷電霜雪然可暫而不可常若使雷電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劉文成之致仕也上手書問天象條對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嗚呼二公所論豈非仁人之言哉而卒不能止太祖晚年之誅僇豈太祖之明反出齊景下哉毋亦狃于其自用者專而虛受之意少也觀太祖當日召對元臣謂以寬失天下吾未之聞及手書問天象則謂元以寬失天下朕救之以猛何其言之相反也蓋為子孫之遠慮欲遺之以安強重以勳舊盈廷猜嫌易起而不嗜殺人之志惜未能始終以之若使如二公之言培養元氣感召天和安知不足以弭靖難之變哉

是月湯和自歸州進次大溪口楊璟帥舟師進攻瞿塘初蜀人聞我師將至遣偽將莫仁壽以鐵索橫斷瞿塘關口又遣吳友仁鄒興等益兵為助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砦鑿兩岸石壁引鐵索為飛橋用木板置礮以拒大軍璟攻瞿塘分遣指揮韋權率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逼夔之南岸以攻南城砦璟自督舟師與都督僉事王簡出大溪口皆為仁壽友仁等所遏不得進于是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　閏月（攷異是年閏三月明史本紀以無事不書今據紀事本末及潛菴史稿）命吏部定內監官品秩自監正令五品以下至七品有差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不過司晨昏供使令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吾防之極嚴犯法者必斥去之履霜堅冰之意也　以陳修為吏部尚書初滕毅首掌吏部佐省臺裁定銓除考課諸法略具至是修與侍郎李仁詳

考舊典參以時宜按地衝僻為設官繁簡凡庶司黜陟及課功覈實之法皆精心籌畫銓法秩然未幾卒于官　有吳興人王昇以事繫獄其子為平涼知縣昇以書託御史幕官宇文桂達之會刑部搜獄中囚得其私書以奏上覽其書內云為官須廉潔自持貧者士之常古人謂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為心報國以忠勤為本處己以謙謹為先進修以學業為務暇日宜讀經史並先儒性理之書見得透徹則自然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學蓋未可偏廢人便則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后來餘物非所覬也上嘉嘆良久釋之旌以金帛仍復其家

傅友德受征蜀之命疾馳至陝集諸軍聲言出金牛而潛引兵趨陳倉選精銳五千為前鋒攀援巖谷晝夜兼行自帥大軍繼其後夏四月丙戌直抵階州蜀守將丁世珍拒戰（攷異世珍諸書或作貞或作眞蓋太祖父名世珍避諱改也今仍作珍）友德擊敗之生禽偽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珍遁遂下階州進兵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拒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奮兵援擊破之世珍復遁己丑克文州　庚寅上以湯和等伐蜀三月未得捷報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為右副將軍帥師助之　乙未廣德侯華高卒高性怯且無子請得宿衛有所征討輒稱疾不行令練水師復以不習辭上以故舊優容之時諸勳臣多出行邊惟高不遣最後繕廣東邊海城堡高請行上曰卿復自力甚善至是事竣行至瓊州卒初有言高殖利者故歲祿獨薄及卒貧不能營葬上始悟而憐之命補支祿三百石以無子納誥券墓中贈巢國公謚武莊官其從子岳指揮僉事　丁酉傅友德下青川杲陽關遂渡白水分兵徇江油彰明皆下之辛丑克龍州（攷異實錄作隆州今據三編改詳下）癸卯遂趨綿州遣都督僉事藍玉夜襲蜀將向大亨營友德自帥精銳繼其後俄大風起諸軍乘風縱擊大破之大亨走渡漢水遂克綿州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為固于是戴壽吳友仁等亟分瞿塘之兵以援漢州保成都友德軍至漢江水漲不得渡伐木造戰艦百餘艘成都大震

戊申太白晝見　五月友德戰艦成將渡漢欲以軍事達湯和乃削木為牌數千大書克階文龍綿日月投漢水順流而下蜀守將見者皆解體（攷異克階文龍綿日月皆見洪武實錄惟實錄誤龍州為隆州明史疑之故友德傳但云克階文綿日月而已三編質實謂蜀之隆州有三皆非階文入蜀之道蓋龍州即今龍安府實錄誤龍為隆耳友德由階文而擣江油趨綿州則龍州為必經之路今據書之）己卯友德舟師逼漢州蜀守將向大亨悉兵陳于城下友德選驍將擊敗之會瞿塘之援兵至友德乃激厲諸將曰戴壽等勞師遠來聞大亨破已膽落奚能為也自帥師迎擊壽等大敗之　是月免江西浙江秋糧　以詹同為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逃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

平以辨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偽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六月壬午朔太白晝見　傅友德克漢州戴壽向大亨等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獲其卒三千餘人馬三百匹吳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顧時守漢州自帥大兵追之大敗其衆禽偽宣慰胡孔彰等友仁遁還保寧維時湯和尚滯留大溪口上聞友德捷書至大悅又恐和以逗留緩事復諭之曰傅將軍冒險深入連克數城蜀已無險可恃此時正宜水陸並進使其首尾受敵將軍抑何怯也和得書猶豫未決會德慶侯廖永忠舟師至偵知戴壽等已撤其精兵西救其留守瞿塘者皆老弱也戊子永忠帥所部先發自白鹽山伐木開道出紙牌坊溪徑趨舊夔府蜀守將鄒興飛天張等迎戰永忠分軍為前後陣鋒既交出後軍兩翼夾擊大敗興等辛卯至瞿塘關飛橋鐵索橫亙關口山峻水急舟不得進永忠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持糗糧水筒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蜀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走崖石間度已至乃帥精銳出墨葉渡夜五鼓分兩軍攻其水陸寨水軍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先破其六寨會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遂會下流之師前後夾擊大敗蜀軍鄒興中流矢死乃乘勝焚三橋斷其橫江鐵鎖禽偽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飛天張遁走遂克夔州明日湯和始至永忠與之分道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重慶　友德之下文州也留指揮朱顯忠守之偽將丁世珍既遁復構蠻寇數萬來攻文州城中食且盡援兵不至或勸之走顯忠叱曰為將守城與城存亡豈有求活將軍邪戊戌世珍攻之急自旦至莫顯忠裹創力戰卒不支城陷死之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罵人磔之于文州東門士卒從顯忠守者七百餘人城破存者僅百餘人友德遣兵來援世珍棄城走事聞贈卹有差　廖永忠舟師直擣重慶沿江州縣望風送款次銅鑼峽明昇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成都昇母彭泣曰成都可到亦僅延旦夕命耳今大軍所至勢如破竹不如早降以活民命于是昇遣使納款于永忠永忠以和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重慶永忠駐師朝天門外昇面縛銜璧與母彭及劉仁奉表詣軍門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禁侵掠並招諭戴壽向大亨令兩家子弟持書往成都趣之降時朱亮祖之兵亦至焉　戊

中倭寇温州攻興明史本紀作勝州誤之日本傳言是年掠温州五年遂寇海鹽澉浦及福建濱海郡縣又据潛菴史稿五年五月寇海鹽六月指揮毛驤敗倭寇于温州八月倭寇福甯與傳中浙閩郡縣之語合蓋紀中勝字誤也是月魏國公達徙山後民三萬五千八百戸散處北平衛府籍爲軍者給衣糧爲民者給田以耕又徙沙漠遺民三萬二千餘戸屯田北平凡前後置二百五十四屯墾田一千三百餘頃　命禮部尚書陶凱與吏部尚書詹同定宴享九奏之樂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行九曰樂清甯先是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詞詞成命協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又襍以北方之音甚者以祀典神祇飾爲隊舞諧戲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自今一切流俗喧嘵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上御奉天門謂詹同曰論行事于自前不若鑒之于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于唐虞三代可以爲法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蓋有時而窮然爲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故擇術不可不慎也　秋七月辛亥朔詔魏國公達練兵山西　辛酉傅友德下成都先是戴壽向大亨等退守成都聞大軍至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拒戰友德令前鋒以强弩火器衝之身中流矢不退督將士殊死戰象反走壽等兵躙籍死者甚衆會明昇降報至壽等得書知其家室皆無恙乃帥所部請降友德整軍自東門入得士馬三萬分兵會朱亮祖徇州縣之未附者壬戌僞崇慶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判官王桂華率父老降友德之復文州也丁世珍復遁帥餘黨寇秦州攻圍五十餘日城中食盡括牛畜以食軍友德調兵往援擊走之世珍逃竄山谷間自以屢拒官軍殺傷者多懼不敢出夜宿梓潼廟中爲帳下小校所殺及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上曰小校殺本官非義也不賞　是月以方克勤爲濟甯知府克勤甯海人元末避亂山中上即位之二年辟縣訓導以母老辭至是徵至京師吏部試第二遂授是職時中原初定詔民墾荒閲三歲乃税吏徵率不俟期民以詔旨不信輒棄去田復荒克勤與民約税如期區田爲九等以差等徵發吏不得爲奸野以日闢又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廟堂教化興起盛夏守將督民夫築城克勤曰民方耕芸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鍤請之中書省得罷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濟甯人歌之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視事三年戸口增數倍一郡饒足克勤爲治以德化爲本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自奉簡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時上用法嚴士大夫多被謫過濟甯者克勤輒周恤之　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上

以劉益之變納克楚方據金山未附特命雲等備之黃儔奉使至金山納克楚留之不遣已而被殺雲等由登萊渡海駐兵金州招降元參政葉廷秀擊走平章高嘉努（舊作家奴）遂進至遼東繕兵完城上復遣都督僉事仇成鎮遼東靖海侯吳禎帥舟師由登州餉運給邊軍　八月甲午免中都淮揚及泰滁無為等州田租　江夏侯周德興會潁川侯傅友德之師合攻保甯庚子克之執吳友仁送京師先是上聞全蜀已平惟保甯未下復以書責中山侯湯和至是始克之于是蜀地悉定　湯和送明昇等至京師其臣戴壽向大亨行至夔峽皆鑿舟自沈死昇既至廷臣請如孟昶降宋故事上曰昇幼弱事由臣下與昶異詔免其伏地上表待罪之儀尋授昇歸義侯賜第京師上以吳友仁首造兵端致明氏失國命僇于市其餘將校皆徙戍徐州（攷異明史本紀書明昇至京師于七月乙丑按六月癸卯克重慶癸卯去乙丑僅二十二日不應如是之速蓋据其發自重慶之月日故紀事本末皇明通紀皆系京師于八月今從之）己酉振陝西饑　高州海寇作亂通判王名善僇其酋何均善未幾均善黨羅子仁等帥衆潛襲州城執名善不屈死踰年雷州千戶黃青討平之（攷異据明史本紀記海寇作亂通判王名善死之在洪武五年紀蓋据其作亂之年月牽連並記耳證之忠義傳名善被殺傳言海寇何均善為名善所僇明年其黨羅子仁率衆入城執名善不屈死至海寇之平据潛菴史稿雷州千戶黃青討平之亦類記於是年八月下今從之仍据傳書其顛末）是月謫國子司業宋濂安遠縣先是濂遷國子司業會京師修文廟爰命禮官儒臣釐正祀典濂乃上孔子廟堂議曰（攷異宋濂議禮据明史禮志及王圻續文獻通考孫氏春明夢餘錄皆在四年證之鄭楷宋文憲行狀言三年十二月授國子司業四年八月謫安遠縣知縣是上廟堂議當在是年春夏間今據狀中謫安遠之月而敘議祀典事于其下）世之言禮者皆取法孔子不以古禮祀孔子是褻禮也古者先師位皆東向漢章帝幸魯祀孔子帝西向再拜唐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向失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為菆無像設之事開元禮設先聖神座于堂上兩楹間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禮記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所謂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古之學者非其師弗學非其學不祭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于天下固宜若七十二子止于國學祀之庶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祀顏子今以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權勢亦廁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回參伋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于廡間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釋菜以禮先師其學宮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也今襲用魏晉律

所制大成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其儀注雖不可攷然開元禮倣彿儀禮饋食之節三獻皆有飲福及尸酢主賓之儀今憚其煩惟初獻行之可乎哉它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褻乎流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不可枚舉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以次而列其臣若稷契皋陶伊尹太公周公以及傅說箕子之等皆天子公卿之師式秩祀太學禮亦宜之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宜通祀于天下議上上以舜禹湯文不宜祀于國學不悅遂坐不以時奏謫知安遠縣其後助教貝瓊希吉作釋奠解駮之時祭酒魏觀亦被謫而同時翰林院待制王褘亦著孔廟從祀議謂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新莽何休注公羊而黜周王魯王弼注易而專尚清虛如此之等猶在祀列何以在漢獨遺董仲舒在唐獨遺孔穎達至如宋之范仲淹歐陽修真德秀魏了翁元之吳澄凡此七八人並宜從祀用以蒐累代之曠典昭萬世之公議又謂顏曾思父子配位倒置不免春秋逆祀之譏亟宜釐正天下之禮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者名教所關不可不慎其語多與濂合厥後上置國子監先聖改用木主卒從濂議其它所論後代之議禮者率多宗之

論曰據孫氏春明夢餘錄所載文憲議考祀孔子之全文所謂伏羲以下祀于太學者乃其緒餘之論非正指也蓋洪武二年有孔廟春秋釋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之詔時尚書錢唐伏闕上疏爭之不聽文憲知上浸厭儒臣不得不將順其意而為之詞前言七十二子止祀于國學與後言伏羲以下祀于太學其意並同言此等祀典即不通行天下未嘗不可而孔子則天下所必當通祀者與錢唐傳中所載程徐之疏大略相似（徐言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也然發明三綱五常之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則孔子之力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凡此皆重在祀孔子）況疏中列最後一條以存或說（夢餘錄所引一條作或曰）後太祖偶摘其數語以為君師不必並祀而貝瓊釋奠之駮遂斥為邪說豈非希旨乎夫七十二子不必祀于國學以荀況揚雄之輩褻置妄列與其務多不如貴少也祀伏羲以下于太學所以明帝王之尊非府州縣所得祀也而以為邪說是肆意詆誣也後之閱此疏者未嚌其胾而拾其殘膏賸馥以為文憲病試取其全文讀之謂像設之非宜則洪武十五年置國子監文廟改用木主已從其言矣謂荀況揚雄等之不宜從祀孔顏曾之父不宜坐于堂下則當時王忠文亦持此議及洪武二十九年行人楊砥請罷揚雄從祀詔從之而其後嘉靖議禮悉竊取其說以正祀典之非然則文憲此疏誠一代議禮之宗而惜其不能得之于開創之英主也

濂之被謫也時翰林院應奉唐肅亦先後免官未幾謫戍濠梁傳聞上一日御奉天門外西廡旁觀外國所獻海東青

教儒臣應制賦詩濂七步成有自古戒禽荒語上曰朕偶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肅亦呈一絕句有詞臣不敢忘規諫卻憶當年魏鄭公語上不懌而起 考異此據姚福青溪暇筆所云觀海東青及與濂應制賦詩之語皆肅自記于詩從明史濂傳所謂奉制詠鷹但據其家狀中語不如肅同在應制中所記為得其實且傳言上欣然以為善諫亦狀中歸美君德之辭而據肅所記則二人之詩皆太祖所不懌而見之詞色明啟濂之諫但云譏禮不以時奏而肅之免則因疾失朝皆藉微罪以斥之證明史文苑傳肅以洪武三年修禮樂書其秋京畿鄉試為分考官尋免歸是其在濂被譴之先後可知矣據弇州所記庚戌京畿鄉試並無肅名惟辛亥會試充對讀而已未知明史何據也今以此二詩有關規諷因類敘于宋濂諡禮被譴之後

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置行中書省于成都改成都重慶等路皆曰府命曹國公李文忠經理蜀事文忠以成都舊城庳隘增築新城規模略備時湯和駐兵重慶傅友德駐兵保甯各招輯番漢民人及明氏潰卒來歸者皆籍之為軍分駐諸郡要害丙子置成都四衛及保甯守禦千戶所調濠梁等衛官軍守之　丁丑詔州縣始設糧長以田多者為之督其鄉賦稅糧以萬石為率設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擢用其後官軍兌運糧長不復至京師在州里頗為民害其孱弱者復為豪豪所凌至有蕩產以償逋者民頗苦之　是月以端復初為刑部尚書復初溧水人端木氏之後裔時為刑部磨勘官案牘填委鉤稽無遺上嘗廷譽之性嚴峭人不敢干以私一時僚屬多以貪敗復初獨守清白得免至是遂超拜尚書會杭州飛糧事覺逮繫百餘人復初用法平允治其尤者人皆服之 考異潛菴史稿復初作以善證之明史本傳以善字復初蓋其始以字行故史家兩稱之

冬十月丙申中山侯湯和等自蜀班師還　十一月丙辰有事于圜丘禮官奏定先祭六日百官沐浴宿官署翼日朝服詣奉天殿丹墀受誓戒丞相以祀期徧告百神復詣各祠廟行香次日駕詣仁祖廟告配享又定天子親祀齋五日遣官代祀齋三日降香齋一日　庚申詔自今官吏有犯贓者罪勿貸　是月免河南陝西被災田租　初命大將軍徐達等出備邊塞上詔諸將各以便宜上方略時淮安侯華雲龍奏言北平邊塞東西邊關其衝要處宜設屯兵又紫荊關及蘆花山嶺尤要害宜設守戶千禦所皆從之尋又詔山西設戍兵凡七十三隘是月雲龍行邊至雲州襲元平章僧嘉努于牙頭突入其帳禽之盡俘其衆至上都大石崖攻破劉學士寨擊敗魯爾 舊作驢兒 國公于高州武平追至漢北自是元兵無敢內犯者又遣人招諭元惠王儲王宗王子等皆來降　十二月丙戌華雲龍遣人送元惠王布都布哈 舊作伯都不花 等至京師上命賜第宅衣物並月給錢米贍之　辛卯賞平蜀將士上以湯和逗留大溪口聞友德連克數城始進而永忠已先發直搗重慶故手製平蜀文有傅一廖二之語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彩緞二十表獨不及和又以楊璟討覃垕無功趙庸中道而返朱亮祖至亦稍遲又擅殺軍校皆不賞惟周德興平蠻有功保甯之役乘勝先趨而水陸兩路之師始合自傅廖二將外無與比者故賞亦及之　是月漢中府知府費

震坐事逮至京師震鄱陽人以賢良徵為吉水知州有惠政擢守漢中歲凶多盜震發倉粟十餘萬石貸民約以秋成收還盜聞皆來歸鄰境民亦爭赴之震令占宅自為保伍籍之得數千家上聞其事曰此良吏也宜釋之以為牧民者勸越二年設寶鈔局提舉司擢震任之（設寶鈔提舉在七年）　是歲處士陳遇召對于華蓋殿遇先世曹人徙居建康沈粹博雅精象數之學元季為溫州府教授棄官歸隱上渡江克集慶以秦從龍薦發書聘至與語大悅遂留參密議日見親信屢授供奉及翰林學士皆辭上即位之三年奉詔至浙江廉察民隱還賜金帛除中書左丞又辭至是復召對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宏文館學士復辭西域進良馬遇引漢故事以諫上嘉納之累除太常少卿及禮部尚書皆不受上沈吟良久從之自是不復強以官尋又欲官其子遇曰臣二子皆幼學未成請俟異日上亦弗強也數臨幸其第語必稱先生或呼為君子後卒賜葬鍾山同時又徵餘姚王綱以劉基曾薦之也綱有文武才最善基常語曰老夫樂山林異時得志勿以世緣累我基卒薦之時綱七十齒髮神色如少壯上異之策以治道擢兵部郎潮民弗靖除綱廣東參議督兵餉歎曰吾命盡此矣以書訣家人攜子彥達行單舸往諭潮民叩首服罪還抵增城遇海寇曹真截舟羅拜願得為帥綱諭以禍福不從遂大罵遇害彥達時年十六罵賊求死賊黨欲並殺之其酋曰父忠子孝殺之不祥乃舍之彥達綴羊革裹父尸出御史郭純以聞詔立廟死所彥達以蔭得官痛父終身不仕　召甯國知府陳灌至灌廬陵人元季盜起率武勇結屯自保一鄉賴以保全上平武昌灌詣軍門謁見與語奇之累遷大都督府經歷從大將軍達北征尋命泰州築城工竣除守甯國時天下初定民棄詩書久灌建學舍延師教授又訪問疾苦禁豪右兼并創戶帖以便稽民上取其式頒行天下至是以治最召至京師尋病卒（攷異陳遇陳灌王綱三人之召據明史本傳皆在是年遇以至正十六年秦從龍之薦遂見太祖其後屢授官皆辭是年復召之故仍書處士也綱則據忠義傳並其廣東殉難事牽連記之）　安南高麗及浡泥暹羅三佛齊等國皆以是年先後來貢惟日本王良懷以奉詔詰責始于十月遣其臣僧祖來奉表貢方物上宴勞有加遣人護送回國而倭人叛服不常尋復入寇上乃詔靖海侯吳禎練兵海上以備之

五年春正月癸丑遣翰林院待制王禕使雲南初元世祖封其子和克齊（舊作忽哥赤）為雲南王和克齊死封其子松山為梁王至正閒巴咱爾斡爾密（舊作把匝剌瓦爾密）嗣位鎮雲南大都不守元帝北去王歲遣使自塞外達帝行在執臣節如故蜀平天下大定上以雲南僻遠不欲煩兵會王所遣漠北使者蘇成為北平守將所獲送至京師上乃遣禕齎詔偕成往招諭之禕至滇勸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兵旦夕至王不聽館之別室它日又諭曰朝廷以滇中百萬生

靈不欲殲于鋒刃若恃險遠抗明命龍驤鷁艫會戰昆明悔無及矣王竦服為之改館（攷異据明史本紀言禕使雲南不屈死此章連並記耳證之禕傳禕死在六年十二月傳中並叙其死之月日云時十二月二十四日也蓋据禕子紳所撰滇南慟哭記今分書之）　乙丑徙陳理明昇于高麗時有告理等怨望上曰彼童孺耳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為小人蠱惑不能保始終宜徙之遠方則隙無自生矣　賜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交阯弓五十彤弓百　上以元庫庫特穆爾數為邊患議大征之甲戌（攷異潛菴史稿作庚午今據明史本紀）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出雁門趨和林李文忠為左副將軍出應昌馮勝為征西將軍取甘肅分道並發命靖海侯吳禎督海運餉遼東軍士是日又授衛國公鄧愈為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副之分道討湖南廣西洞蠻　是月置親王護衛每王府設三護衛指揮使司衛設左右前後中五所所千戶二人百戶十人又設圍子手二所所百戶一人　二月丙戌安南陳叔明弒其主日熞而自立懼討遣使入貢以覘朝廷意至京師主客曹受其表將上主事曾魯取副封視之白尚書詰使者曰前王日熞今何驟更名使者不敢諱具言其實上曰島夷乃狡獪如此邪命卻其貢叔明懼復遣使謝罪乃命姑以前王印視事上由是重魯問丞相魯何官以主事對即日超六階授禮部侍郎　辛卯始置茶馬司先是戶部奏言陝西四川產茶甚旺宜設官收稅十取其一以易番馬從之詔有司定稅額設茶馬司于秦洮河雅諸州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斯藏行茶之地凡五千餘里于是西方諸部落之市馬者悉至　三月魏國公達師抵山西境遣都督藍玉為前鋒出雁門敗元游騎于野馬川丁卯復敗庫庫于圖拉河（舊作土剌）　應天府請役京民運輸宮物上不許曰京民自開國以來勞費倍于外郡今兵革漸息正宜以時休養命免其役未幾又賜京民絹戶一匹　壬申高麗王顓遣使賀平蜀且請遣子弟入國子學上曰入學固美事但涉海遠不欲者勿強時高麗貢獻數至元旦及聖節皆遣使朝賀泛海失風多溺死者上憫之詔中書省臣曰古諸侯之禮三年一聘高麗貢獻繁數既困敝其民復虞海風覆溺其令今後三年一貢貢物惟所產毋過侈可明諭國王使知朕意　是月以吳雲為刑部尚書雲宜興人　夏四月己卯振濟南萊州饑　戊戌詔禮部奏定鄉飲酒禮儀命天下有司學官帥其鄉士大夫之老者行之學校著為令　庚子征南將軍鄧愈至澧州討散毛等三十六洞蠻悉平之　五月元庫庫自圖拉河遁後與賀宗哲合兵復振壬子徐達親帥大軍至嶺北庫庫拒戰大敗我師死者數萬人達固壘自衛故徹侯功臣無死者上以其功大勿問然益思劉基言語晉王曰吾用兵未嘗敗北今諸將自請深入敗于和林輕信無謀致多殺士卒不可不戒　癸丑夜中都雨雹大如彈丸戒將士嚴備不虞　戊午有事于方丘上祭畢還宮以天久不雨令后妃以下皆素食　詔曰天下

大定禮儀風俗不可不正諸遭亂為人奴隸者復為民凍餒者里中富室振貸之孤寡殘疾者官養之毋失所鄉黨論齒相見揖拜毋違禮昏姻無論財喪事稱家有無毋惑陰陽拘忌久停不葬禁僧道齋醮襍男女恣飲食違者有司嚴治之禁閩粵豪家毋閹人為火者犯者抵罪　是月宋國公馮勝帥穎川侯傅友德出西道次蘭州友德帥驍騎五千直趨西涼敗元將失剌罕追至永昌又敗元岐王多爾濟巴勒（舊作朶只班）于和囉噶口（舊作忽剌罕口）獲其輜重驢馬進次索琳山（舊作掃林）與勝兵會擊走元將友德手射殺其平章布哈降太尉鎖納爾等（舊作兒）　六月丙子朔上以唐宋女謁過多嬖寵致禍乃詔定宮官女職之制設六尚局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皆六品又詔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詞懸于宮中並申定宦官禁令　戊寅馮勝等至甘肅元將上都魯（舊作驢）帥所部民八千三百餘戶詣軍門降勝撫輯其民留官軍守之進至額濟訥路（舊作亦集乃）元守將巴顏特穆爾亦降次賓都山（舊作別篤）元岐王多爾濟巴勒遁去獲其平章昌嘉努（舊作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無算友德復引兵至瓜沙州敗其兵將獲金銀印及馬牛二萬而還于是甘肅悉平是時三道之兵惟勝等以全勝聞會有言勝在軍私匿駝馬者賞遂不行　甲申太白晝見至丁亥凡四日

壬寅征南副將軍吳良出靖州討會同洞蠻遂以次平五開古州之地凡二百二十三洞籍其民一萬五千收集潰散士卒四千五百餘人　癸卯指揮毛驤敗倭寇于溫州　甲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破元兵于鄂爾坤河（舊作阿魯渾）初文忠出師率都督同知何文輝等由東道出居庸趨和林行至口溫元兵遁走獲其牛馬輜重遂進次臚朐河諭將士曰兵貴神速宜乘勝追之乃令部將韓政守輜重自帥大軍人齎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圖校河元太師曼濟（舊作蠻子）哈剌章覘知之悉衆渡河列騎以待文忠引兵薄之敵稍卻復進至鄂爾坤河敵兵益衆我師敗績宣甯侯曹良臣與指揮周顯常榮張耀俱戰沒（攷異據明史本紀但書宣甯侯曹良臣戰沒潛菴史稿同證之李文忠傳言是役也兩軍勝負相當而宣甯侯曹良臣指揮使周顯常榮張耀俱戰沒以故賞不行按明史顯以下三人皆附良臣傳重修三編據以補入目中今從之）榮開平王遇春之再從弟也文忠馬中流矢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蔽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敵騎乘之文忠策馬更進士卒皆殊死戰敵始敗走逐北至青海（舊作稱海）敵兵復大集文忠乃斂兵據險椎牛饗士又縱所獲馬畜于野敵疑有伏始稍稍引去文忠亦引兵還夜迷失道行至僧格爾瑪（舊作桑哥兒麻）乏水渴死者甚衆文忠默禱于天忽所乘馬跑地長鳴泉水涌出三軍俱給是役也濟甯侯顧時與文忠分道出沙漠糧盡遇寇士卒罷不能戰時奮勇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軍復大振遂破敵掠其牛馬還　乙巳上以功臣多恃鐵券犯法奴僕殺人者匿不以聞乃詔工部作鐵榜戒以保全終始之道又頒律令于各齋禁止軍官軍

人不得私接受公侯所與信實金銀段匹錢物及非出征不得於公侯之家門首侍立其公侯非奉特旨不得私自呼喚軍人役使違者俱論罪　是月定六部職掌及歲終考績之法　振山東陝西饑時山東高唐濮二州及聊城堂邑朝城等縣饑上命吏部尚書趙翥往振之又命以米六萬六千餘石振萊州東昌並蠲登萊二州逋租及今年夏麥又命振陝西慶陽府安化合水環三縣饑　秋七月丙辰中山侯湯和從大將軍出塞征陽和遇元兵于斷頭山敗績處州指揮章存道死之初存道帥所部鄉兵浮海至京師上褒諭之命從馮勝北征元都既平復從徐達西征留守興元敗吳友仁入寇之師再守平陽皆有功至是戰沒（攷異明史本紀記斷頭山敗績不及死難之人證之湯和傳亦但云是月亡一指揮不言指揮何人惟潛菴史稿及重修三編書指揮同知章存道死之存道章溢子事見溢傳今據傳敘入）　壬戌京師風雨地震　是月李文忠俘送故元官屬子孫及軍士家屬一千八百餘人至京師上以其殺傷相當又違失良將四人故賞亦不行　貴州思南宣慰使田仁智等之來歸也上皆令以元所授故官世守之時方北伐中原未遑經理荒徼又仁智等歲修職貢最恭順故僅遣將築城守之賦稅聽其輸納未置郡縣至是有貴州宣慰靄翠與普定府女總管適爾等先後來歸上亦令以原官世襲當靄翠之歸附也先請討其隴居部落上不許曰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之具會仁智入朝諭以歸而善撫之　自五月至七月鳳翔平涼二府雨雹傷豆麥詔免其稅又蘇州府崇明縣水詔以所報恐未盡令悉免之　五開五谿諸蠻復叛八月丙申征南副將軍吳良復討平之　甲辰元兵犯雲內州突入城同知黃理師兵巷戰死之（攷異黃理明史本紀作理忠義傳作里實一人也三編亦作里）　是月免通州海門縣被水田租　九月丁巳靖海侯吳禎遣送平章高嘉努等于京師時禎坐事謫定遼衛指揮尋召還仍領海運事倭寇福寧明州衛指揮僉事張億討之中流矢死　戊午江夏侯周德興討婁鳳安田等洞蠻悉平之遂克泗城州冬十月丁酉馮勝西征師還　是月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諸郡縣田租　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圜丘始定制凡郊祭皇太子留宮居守諸王戎服從　甲子鄧愈等征南師還　壬申賞征西將士上謂馮勝曰祭遵憂國奉公曹彬平江南所載惟圖籍當以古人為法勝等頓首謝　十二月甲戌朔詔中書省凡有司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始以最聞違者降罰　辛巳令百官奏事啟皇太子（攷異據明史本紀是年及十年皆記奏事啟皇太子事惟是年則但書啟事十年六月始有裁決奏聞之語蓋是年奏事但令皇太子預聞不令裁決也至十年太子已長諳練國事故使之裁決以試其當否諸書多并兩事為一事輯覽亦但記是年啟事之語而十年略之惟重修三編始據本紀分書今從之又按潛菴史稿復有六年九月命諸司常事啟皇太子大者乃奏聞之語）上嘗謂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異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豈但一身一家

取敢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胥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甲申太白晝見　初元皇孫密迪哩巴拉俘于京師上遣使兩致元嗣君書皆不報將欲送密迪北歸先遣使以誠意動之是月壬寅晦與之書曰朕觀前代所獲亡國子孫皆獻俘廟社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鴆即殺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朕賓禮之以俟君遣使來取歸必不食言至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朕始議興師為弔民伐罪之舉此乃天運非人力也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人臣致身于君貴有終始君之故主蒙塵而崩幼君嗣立朝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事之誠可嘉尚今朕特遣使者致書沙漠令取其子密迪哩巴拉歸俾父子相依宗社不絕即二生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六軍征討勢如振落以二生身膏草野固宇宙奇男子事但恐不能殉國偷生免死復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圖之　是月禮部侍郎曾魯引疾歸道卒魯以文學邀上眷遇不次超遷遂為侍郎會戍將捕獲倭人上命儒臣草詔歸其俘閱魯稾大悅曰頃陶凱文已起人意魯復如此文運其昌乎尋命主京畿試與詹同為考官湻安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士二人以筆為舌者宋景濂以舌為筆者魯得之也魯屬文不留稿其徒間有所輯錄亦未成書云　禮部尚書陶凱上言漢唐宋時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今起居注雖設其諸司所領諭旨及奏事簿籍宜依會要編類為書庶可以垂法後世下臺省府者宜各置銅櫃藏之以備稽攷俾無遺闕從之　是歲京師文廟成車駕幸太學行釋奠禮上偶覽孟子至草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命罷配享時上怒甚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曰臣為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為唐危上鑒其懇誠不之罪踰年詔曰孟子闢邪說辨異端發明先聖之道其復之宋濂以議禮被謫尋召為禮部主事至是亦遷贊善大夫攷異五年釋奠明史本紀不載但於十五年紀太學成釋奠事證之春明夢餘錄則釋奠始于五年蓋元年係遣官釋奠也是時即以應天府為國子學四年修文廟五年成太祖親行釋奠禮蓋在應天府學行禮也至十五年別立國子監成太祖復于國子監行釋奠禮此兩次釋奠之可據者故秦蕙田五禮通攷亦引兗州府志云五年上釋奠于太學而典彙則云是年釋奠于應天府學之文廟尤為明析且罷孟子配享即在是年見明史禮志及明闕里志是因釋奠而罷之明矣明史錢唐傳記其抗疏上諫則所謂踰年復之者證之王圻續文獻通攷復配享在六年則五年之罷是也今據書于是年之末

論曰罷孟子配享見于明史錢唐傳中言帝讀孟子至草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典彙則並記其祖胸受箭之事春明夢餘錄則並記是年雷震謹身殿之事據此則太祖三十一年中為盛德之累者此其一也然踰年而復之則亦可謂善于補過者矣若其修孟子節文則又失之何者使孟子之文而可節則罷其配享未為過也蓋太祖紿

不悅于孟子而其復配享也實出于一時之清議故修孟子節文而自護其短也據典彙所記其所節者自草芥寇讎外凡不以尊君為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為輕之類皆刪去然則其所節者大概可知已

自騎兵之起車制漸廢上以車騎並重北方尤宜是年始詔造獨轅車北平山東千兩山西河南八百兩　初上命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及僧克新等三人往使西域招諭諸番于是烏斯藏始以是年冬入貢烏斯藏國在雲南西徼外其地多僧而好事佛元時多以法王帝師之號錫之上即位懲唐吐番之亂欲以制馭許因其俗授以元故官于是烏斯藏攝帝師納木扎勒藏布（舊作南加巴藏卜）先遣使朝貢至京師上賜之紅綺禪衣及錢物遣還其占城琉球等國之至者皆令仿高麗例三年一貢著為令

明通鑑卷五

紀五（起昭陽赤奮若盡旃蒙單閼凡三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六年春正月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以去冬召還上欲修邊備至是復諭達等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開荒裔之地不如守邊朕與卿等同起布衣削平禍亂每念向者創業之艱及古人居安慮危之戒不敢自寗今邊塞未靖倉卒有警卿等豈能獨安及此無事之時訓練軍士修葺城池此正所謂有備無患者也壬子詔達文忠分往山西北平達自是留北平者凡三年（攷異据明史本紀但書三月授徐達為征虜將軍證之紀事本末則正月命達等防邊三月授征虜將軍盖即軍中命之也防邊之命本在正月達等既行始報元兵入寇故命將在三月本紀不書正月防邊事紀事本末不書三月命將事今分書之）　癸丑詔免遼東金復二州旱災稅　甲寅右丞相汪廣洋罷時胡惟庸為左丞專決省中事廣洋無所建白遂左遷廣東行省參政　是月天下守令皆朝覲京師賜宴遣還諭之曰慈祥豈弟身之德也刻薄殘忍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小人縱其賊而悖其德朕之任官所用惟賢君子不可以偽為小人不可以幸免各宜勉修厥德以副朕懷　上留意文學廣儲人才乃開文華堂于禁中時各行省雖連試三年而官多缺員舉人俱免會試赴京聽選于是有選入國子學讀書者命於諸司先習吏事謂之歷事監生又有小秀才老秀才之目至是上又擇其年少俊異者得張唯王輝等凡十餘人皆授翰林院編修又授蕭韶為祕書監直長並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太子賛善宋濂等為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評其文字優劣錫以鞍馬弓矢白金有差尋又徵元進士山陰趙俶至授國子博士上御奉天殿召俶及助教錢宰貝瓊等曰汝等一以孔子所定經書為教慎勿雜蘇秦張儀縱横

之言于是俶請頒正定十三經于天下屏戰國策及陰陽讖卜諸書勿列學宮明年上又擇諸生穎異者三十五人命俶專領之尋又擢李擴黄義等入文華武英二堂說書皆見用　初選朝天宮道士專掌樂舞供事郊壇凡天地社稷山川香幣皆令司之（改禩道士供郊壇事明史本紀潛菴史稿皆不書今據明鑑三編增入是年正月下）　二月乙未詔暫罷科舉諭中書省臣曰科舉之設務得經明行修文實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辭亦若可用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行省宜暫停科舉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　壬寅命御史臺及按察使考察天下有司奏請黜陟諭臺臣曰古人言禮義以待君子刑僇加于小人蓋君子有犯或出于過誤可以情恕小人詭計百端無所不至然有犯當按法去之不爾則遺民患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始定救日禮是日上常服不御正殿中書省設香案百官朝服行禮鼓人伐鼓食復乃止又定救月食禮設香案于大都督府百官常服行禮不伐鼓雨雪雲翳則免　乙巳始設六科給事中初吳元年置給事中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與起居注同秩五品實統名也元年設六部至是部各設科科設給事中二人鑄給事中印一推年長者一人掌之改從七品定制章奏出入所經由及有所遺失牴牾皆許封駁凡朝政軍事及舉劾官員皆許聯署以聞　戊申大閱上親御校場諭諸將曰畜兵所以衛民勞民所以養兵爾等無耕耨之勞而充食無織紝之苦而足衣皆出于民也若不知捍禦之道橫起淩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馴至困斃是自絕其衣食之源也且貴能思賤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者善體衆情也不違下民之欲斯合上天之心庶可長享富貴矣　上既命徐達等備邊尋報元兵寇武朔保德諸州納克楚侵遼東庫庫特穆爾犯雁門壬子復授達為征虜大將軍文忠及鄧愈馮勝湯和等副之　初上遣使送倭使還國念其國信佛可以西方教誘之乃遣僧祖闡克勤等八人往至其國演教國人頗敬信而良懷倨慢無禮拘留闡等不遣尋寇閩浙海上諸郡未幾復寇登萊甲子上授指揮使於顯為總兵官令出海備倭　上御極之二年詔尚書陶凱等編輯漢唐以來藩王事蹟可為鑒戒者曰昭鑑錄初成一卷上覽之復命秦府右傅文原吉與禮部主事張籌增益數事合為二卷至是書成上既自為序又命贊善大夫宋濂序之以頒賜太子諸王　初祭酒魏觀被謫尋召為禮部主事時廷臣薦觀有吏才五年授為蘇州知府前守陳甯苛刻人呼陳烙鐵觀至盡改甯所為以明教化正風俗為治建黌舍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誠與教授貢穎之定學儀王彝高啟張羽訂經史者民周壽誼楊茂林文友行鄉飲酒禮政化大行課績為天下最至是擢為四川行省參政未行以部民乞留命還任

初蘇州府舊治張士誠據以為宮遷之于都水行司觀以其地湫隘還治舊基又濬錦帆涇興水利涇故吳王舟遊地也或譖觀興既滅之基上使御史張度廉其事遂逮及高啟王彝俱坐法死啟之放歸也上以其嘗賦詩有所諷刺嗛之而未發啟歸居青邱觀移其家至郡中旦夕延見甚歡觀既獲譴上見啟所作上梁文因發怒而彝亦坐交通觀同及于禍　夏四月辛丑命有司察舉賢才（攷異明史本紀罷科舉察舉賢才俱系之二月乙未下蓋連書之記耳按紀事本末罷科舉在二月察舉賢才在四月傅氏明書察舉賢才之詔系之四月辛丑其下詔之文與明史選舉志同今分書之）詔曰賢才國之寶也古聖王勞于求賢若高宗之于傅說文王之于呂尚彼二君者豈其智不足哉顧皇皇于版築鼓刀之徒者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藝可稱者有司采舉禮送京師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是時定制專用辟薦其目曰聰明正直曰賢良方正曰孝弟力田又有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目皆徵召至京不次擢用而各省貢士貢生亦皆由太學以進于是罷科目者凡十年　是月詔有司圖山川險易以上

五月壬寅祖訓録成先是上即位命儒臣編輯親加裁定凡六年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曰內令至是成命頒之天下（攷異據明史本紀編祖訓録在洪武二年是年所頒則但書昭鑑録于三月其實二書竝以是年頒蓋祖訓録編于二年成于六年也據潛菴史稿典彙頒昭鑑録在是年三月頒祖訓録在五月紀事本末則二書竝頒于三月今從史稿分書之惟太祖自序言編輯六年始克成書則似元年太祖已手自編輯踰二年復詔諸臣也今竝記之五月下而刪去二年編祖訓録語）　六月壬午盱眙民獻瑞麥御史荅祿與權請薦宗廟上曰以瑞麥為朕德所致朕不敢當歸之祖宗御史言是也　大將軍達駐師于臨清甲申遣臨江侯陳德出朔方敗元兵于三岔山壬辰遣指揮吳均擊拒庫庫兵于鴈門上懲定西之敗戒諸軍士毋出塞窮追　是月免北平河間河南開封延安汾州被災田租　秋七月壬寅詔戶部稽渡江以來各省水旱災傷分數優恤之　壬子授胡惟庸為右丞相自汪廣洋之罷也上難其人久不置相惟庸以左丞專決省事至是遂相之惟庸又薦其黨陳甯商暠等上尋擢甯為御史大夫暠御史中丞　是月宋濂遷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詹同兼學士承旨竝命與學士樂韶鳳等奏定釋奠先師樂章徵元鄉貢進士桂彥良詣公車授太子正字彥良慈谿人時上方開文華堂命彥良與宋濂分教諸貢士嘗從容有所咨問彥良對必以正上每稱善書其語揭便殿　八月乙亥始詔祀三皇及歷代帝王初御史荅祿與權請祀三皇上以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立廟京師春秋致祭乃命禮官考定有功德者建歷代帝王廟于欽天山之陽倣太廟同堂異室之制　丙子鞏昌侯郭興會陳德之兵與元軍再戰于荅剌海口斬首六百級禽其同僉實都等五

十四人（實都節折都見前紀）　丁丑遣御史大夫陳甯釋奠于先師時甯兼領國子監事故有是命丞相胡惟庸參政馮冕等不陪祀而受胙上以為非禮命各停俸一月甯坐不舉奏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著為令（攷異事見明史陳甯傳傳有胡惟庸馮冕劉基等不陪祀而受胙甯坐不舉奏皆停俸云云按基以四年致仕因談洋請設巡檢為惟庸所搆遂奪祿基懼入謝留京不敢歸按基是時在京師並未授官其所奪者伯祿耳若謂致仕之官不預陪祭而受譴或時基春正衰故及之然非是實也今刪去基名但書惟庸冕等）　是月衍聖公孔希學服闋來朝詔有司致廩餼從人皆有勞賜踰月辭歸賜之襲衣冠帶白金文綺命翰林官餞于光祿寺　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頗用重典一日謂正字桂彥良曰法數行而輒犯奈何彥良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上以為至言　九月庚戌命翰林院儒臣擇唐宋名臣箋表可為法式者詞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令中書省頒為式並禁駢麗對偶體　是月定有司季報歲報之式初府州縣戶口錢糧學校獄訟每月具書于冊縣達州州達府府達行省彙咨中書吏牘煩碎而公私糜費實多又有司決獄杖八十以上皆送之府州徒以上送行省官吏受賕牽多出入輕重因緣為奸乃命中書省御史臺詳議改月報為季報以季報之數彙為歲報凡府州縣決囚依律斷決毋俟轉發其有違枉御史及按察使以時糾劾天下便之　始定散官資階散官者初授之資階也其有陞授加授者以歷考為差時上欲任學士宋濂以政事特加授中順大夫濂辭曰臣無它長待罪禁近足矣上益重之　冬十月壬辰命考究前代糾劾內官之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各一人專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　十一月壬子元庫庫特穆爾寇大同徐達遣將擊敗之先是上方召達及馮勝還尋以報至命達仍留鎮時李文忠行邊山西北平亦敗敵于三角村　甲子遣兵部尚書劉仁振真定饑（攷異潛菴史稿作是月壬子今從本紀）初饒陽知縣郭積見邑中大饑民食草實木皮遂以上聞上覽其奏復咨訪得晉冀等州皆饑乃命仁等往各州縣振之蠲其租賦　丙寅冬至上不豫改卜郊　是月潞州貢人參上曰人參得之甚艱毋重勞民往者金華進香米太原進葡萄酒朕俱止之國家以養民為務奈何以口腹累人命卻之　閏月乙亥錄故功臣子孫未嗣者凡二百九人皆予襲授指揮千百戶等官有差　壬午有事于圜丘　初上命陶安周楨等詳定律令時劉惟謙為大理少卿亦與焉上即位之二年授惟謙為刑部尚書諭之曰膏粱所以充饑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舍膏粱而餌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為政若舍仁義而專務刑罰是以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尋命惟謙等與儒臣講唐律日進二十餘條上親加裁定擇其可行者以為式至是命惟謙詳定篇目務合輕重之宜凡六百有六條曰大明律又命宋濂為表以進庚寅命頒行天下　十二月庚申翰林院待制王褘遇害于滇南初褘奉藥

招諭梁王王聞其言論益敬禮之會元嗣君立遣其臣托克托（舊作脫脫）徵餉至滇知禕在王所疑王有它意脅以危言王不得已出禕見之托克托欲屈禕禕叱曰天既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爝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邪且我與汝皆使也豈為汝屈或勸托克托曰王公素負重名不可害托克托攘臂曰今雖孔孟義不得存禕顧王曰汝殺我天兵行至禍不旋踵矣遂殺之王遣使致祭具衣冠斂之禕字子充師事元儒柳貫黃溍遂以文章名世上平江西禕獻頌上覽之喜曰江東二儒惟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自漳州被謫召還與宋濂修元史遂擢知制誥兼修國史其死也滇南未平贈卹之典遂闕其後禕子紳訟其事追贈翰林學士謚文節後復改謚忠文禕死時紳年十三鞠于兄綬長博學師事宋濂濂器之曰吾友不亡矣蜀獻王聘紳待以客禮紳啟王往雲南求父遺骸不獲即死所痛哭致祭述滇南慟哭記以歸後為國子博士卒于官　是月以唐鐸為刑部尚書鐸虹縣人初知延平府召還為殿中侍御史復出知紹興府事上久上素知其能遂擢拜之　上以釋老教行僧道日多蠹財耗民莫此為甚乃詔天下　府州縣止存大觀寺一僧道並處之非有戒行通經典者不得請給度牒又禁女子年四十以下為尼者並著為令　是歲上念天下大定諸功臣如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桑世傑皆已前沒未有謚號乃下禮部定議議上永安謚武閔通海忠烈張德勝忠毅大海武莊再成武壯趙德勝武桓世傑永義制曰可（攷異賜永安等七人謚事見明紀永安傳系之六年明初定例武臣伯爵以上者始得賜謚文臣無賜謚例也文臣賜謚始于建文時追謚王禕今七人之賜謚係奉特敕故詳著之）　詔每歲春秋遣官祭元御史大夫福壽著為令嘗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孤臣為人臣者當如是也　初起居注吳琳奉詔訪求賢才還擢兵部尚書是年改吏部與詹同迭主部事踰年乞歸上遣使察之使者潛至旁舍見一農人坐小杌起拔稻苗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前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以狀聞上為嘉嘆　詔中書省大都督府會六部臺諫定訓練軍士律凡騎射步射皆定以中矢遠近之式專責成于將領校閱時各領赴御前驗試能者受賞否則軍士遣還自都指揮以下降官奪俸有差　是年夏京師城成周九十六里門十有三外城周一百八十里門十有六

七年春正月庚午諭吏部曰古稱任官惟賢才凡郡得一賢守縣得一賢令如潁川之黃霸中牟之魯恭何憂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繁劇同祿入供給適以罷民于是吏部奏汰河南山東北平府州縣凡三百八人又詔六部官毋得輕調有年勞者就本部升用　甲戌詔都督僉事王簡等分往河南山東北平經理屯務時上以北邊重鎮大率食租稅于民民力日疲而軍政日惰惟古屯田之法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自不勞此為長

治久安之道其屯制定以三分守城七分耕作人授田五十畝給以牛種官收稅畝一斗足以蘇民困而實軍儲乃遣簡及僉事王誠平章李伯昇等各帥官軍分屯彰德濟甯真定等處凡開墾訓練諸務許以便宜行之　初上以倭寇出沒無常詔靖海侯吳禎籍方國珍故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沿海無田糧之民曾充船戶者凡十一萬一千七百餘人隸各衛為軍時以方氏餘黨多入海剽掠故也禎既至三郡多挾私意牽引平民甯海知縣王士宏力陳其不便上嘉納其言立命罷之踰年德慶侯廖永忠上言倭寇乘風侵掠來若豺狼去若驚鳥非多造海舟未易翦捕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櫓快船派將統領無事則沿海巡徼以防不虞有事則大船薄之快船追之彼欲為內寇不可得也上從其言至是授禎為總兵官都督於顯副之令帥江陰等四衛之兵出海備倭方茶馬之開市也戶部奏言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土貿易因設市舶司置提舉官以領之始設于太倉之黃渡尋復設于甯波泉州廣州以通日本琉球及占城暹羅西洋諸國上以日本叛服不常獨限以十年之期許通市一次人不踰二百舟二艘以金葉勘合表文為驗以防詐偽侵軼尋以海禁日嚴恐瀕海居民及守備將卒私通賄賂遂并市舶司暫罷之

是月振松江府水災八千餘戶戶賜錢五千　曹國公李文忠駐師代縣遣諸將分道出塞至賽音布拉克川俘元平章陳安禮尋又禽太尉布哈于白登斬珠展魯（舊作真珠驢）于順甯楊門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是日春分禮官奏朝日禮改用巳亥上丁釋奠先師孔子改用仲丁制曰可（攷異據明史本紀是月丁酉朔日食證之禮制言是月祀先師以上丁日食改用仲丁又典彙云是日春分禮官奏朝日禮改用巳亥上丁釋奠先師改用仲丁制曰可據此則丁酉乃二月春分節也今據書之）　衍聖公孔希學上言廟堂圮毀祭器樂器不備請飭有司葺治戊午詔修曲阜先師闕里及祭器樂器仍設孔顏孟三氏學　癸亥臨江侯陳德獲韃靼圖嚕密實（舊作禿魯迷失）等九十七人于會甯等處六安侯王志獲韃靼一百餘人于朔州等處皆送京師　是月免平陽太原汾州歷城汲縣田租以旱蝗故也　三月丁卯勅大將軍達分遣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庸駐山西營陽侯楊璟汝南侯梅思祖駐北平屯田備邊詔馮勝鄧愈湯和等還京師　乙亥甘肅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買的不從著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事聞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為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悖大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　夏四月己亥都督藍玉帥兵攻興和元守將托音特穆爾棄城遁追敗之于白酒泉禽其國公特爾穆齊（舊作帖里密赤）等五十九人　壬寅永道桂陽諸州蠻寇搆亂詔金吾指揮同知陸齡討平之　丙辰命馮勝鄧愈湯和及鞏昌侯郭興仍鎮北邊戊午都督僉事金朝興敗元兵于黑城獲

其太尉盧巴延舊作伯顏平章特穆爾布哈舊作帖木兒不花並省院等官二十五人　五月丙子免真定等四十二府州縣被災田租辛巳振蘇州饑民三十萬戶癸巳減蘇松嘉湖極重田租之半　初上自起兵臨濠及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儒臣詹同請編日麻從之命同與學士宋濂為總裁官禮部員外郎吳伯宗等為纂修官是月書成上之自起兵至洪武六年共一百卷同等又言日麻祕天府人不得見請仿唐貞觀政要分輯聖政宣示天下乃命復輯皇明寶訓自後凡有政蹟史官日記錄之分四十類依類增入焉攷異明史本紀不載潛菴史稿書編日麻于六年九月壬寅修皇明寶訓于七年五月丙寅今證之詹同傳日麻即以是年五月成因日麻祕天府人不得見故同等請輯寶訓今並系之五月下參同傳書之　學士承旨詹同請致仕上許之賜詔褒美

六月倭寇膠東百戶許彰追寇于海口不克死之攷異明史本紀是年七月倭寇登萊諸書所記或云倭寇膠東或云倭寇膠州同一事也證之日本傳四年寇溫州七年寇膠州即登萊也寇在六月官兵敗倭在七月故潛菴史稿連敘于是年七月下今分書之　陝西平涼延安靖寗鄜州雨雹山西山東北平河南蝗並蠲田租　秋七月甲子朔曹國公李文忠師師攻大寗高州克之斬元宗王托克托實勒舊作朶朶失理輯覽譯作克托鋼哩擒承旨伯嘉努追犇至氈帽山擊斬魯王獲其妃及司徒達哈勒濟等舊作答海俊　壬申靖海侯吳禎帥沿海各衛兵出海擊倭追至珍珠大洋獲其人船俘送京師贈百戶許彰官並恤其家　日本王良懷以國內爭立攜難送我使者僧祖闡等歸是月復遣使來貢方物無表文上命卻之其大臣亦遣僧來貢上曰此私交也亦卻之並令中書省移文詰責　八月京師歷代帝王廟成時上令帝王皆塑像服袞冕惟伏羲神農時未有衣裳不加冕服甲午朔上躬祀于新廟禮臣議歷代帝王宜祀者凡三十六人已而罷隋高祖之祀　戊戌遣元威順王子伯伯賫詔雲南諭梁王　辛丑詔軍士陣殁父母妻子不能自存者官為贍養百姓避兵離散或客死遺老幼並資遣還遠宦卒官妻子不能歸者有司給舟車資送　丙辰李文忠追擊元兵于豐州擒元故官十二人馬駝牛羊甚衆窮追至遠塞乃還　庚申振河間廣平順德真定饑並蠲租稅

是月上御武樓賜學士宋濂坐謂曰天下既定朕方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其議論根據六經異才也已而濂持其文以進上召見于謹身殿授翰林應奉直起居注傳實僧也攷異事見明史文苑傳在洪武七年典彙及薛氏憲章錄均系之是年八月今從之　九月丁丑遣元崇禮侯密迪哩巴拉北還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幾欲遣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已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于外父子相失今送之歸以全骨肉其善自愛又遺其二官者從諭之曰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善護視之又貽元嗣君書致織金文綺　是月燕山衛指揮宋杲通州衛指揮僉事鄭治汝寗衛指揮僉事馮俊密雲衛指揮僉事張斌等帥師出古北口防秋猝遇寇皆力戰死上

命厚恤其家賜文祭之　冬十月己未皇長孫雄英生攷異此據典彙東宮門補益長孫雄英早卒為建文嗣立之張本　雄英皇太子之長子也未幾
卒　庚申琉球三佛齊入貢　是月始定郊壇分獻儀舊制大祀分獻官太常寺先期請旨至是上以大祀終獻畢始
行分獻禮於義未協命宋濂詹同等考定乃請以上初獻奠玉帛將畢分獻官即行初獻禮亞獻三獻亦如之遂為定制
又命學士樂韶鳳等奏定祭祀駕還樂舞凡三十九章有酣酒色荒禽荒諸曲皆寓規諫　十一月壬戌朔孝慈錄成
先是九月貴妃孫氏薨勅禮官定服制尚書牛諒等奏曰儀禮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上曰父母之恩一也
而低昂若是未免不情乃勅學士宋濂等考定喪禮濂等乃廣稽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主三年者二十八人
主期年者十四人上曰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今觀主三年者倍于期服豈非天禮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為定制子為母
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適子衆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時貴妃無子上命吳王橚行慈母服斬衰三年皇太子諸王
皆齊衰杖期皇太子進曰禮惟士為庶母緦大夫以上則無服陛下貴為天子而令適長為庶母杖期非所以敬宗廟
重繼體也不敢奉詔上大怒正字桂彥良言于太子曰殿下當緣君父之情不宜執古禮以虧大孝太子乃持衰服入
謝上怒始釋至是命儒臣輯喪禮五服之差命曰孝慈錄頒之天下著為令攷異明史本紀不載據潛菴史稿是月壬戌按五禮通攷引洪武實錄云十一月壬戌朔孝慈錄成今從之並據明史禮志增入議喪制語
論曰自公羊有母以子貴之文而服問君之母非夫人鄭注亦云時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是庶子為其所生
即周制已不能如古而不論父之存沒皆服齊衰三年亦自唐宋以來相沿不改惟自太祖易齊為斬則並慈母養
母及婦之為舅姑而皆改入斬服于是五服中無齊衰三年之服矣若夫適子衆子而使行庶母杖期之服以尊則
不正以親則不體徒以貴妾之寵悍然不顧禮義而行之宜太祖之令之不行于太子也幸也不宜執古禮以虧大
孝猶得桂彥良之微言正論以善全于骨肉之間若使太子而竟不奉詔則且以違父之命而得罪矣後之論者能
毋咎太祖之陷太子于不孝乎庶母之緦定自周公二千餘年莫之或易即明集禮之初頒者亦因之一旦牽于私
愛不能正其名是則宋濂諸臣不得不受其過矣
辛未有事于圜丘　是月納克楚犯遼陽　高麗入貢請自後仍每歲一貢貢道由陸路經定遼無涉海之險上不許
時高麗王顓為其權相李仁任所殺顓無子以寵臣辛旽之子禑為嗣于是仁任遂立禑　十二月戊戌召鄧愈湯和
還　是歲淮安侯華雲龍塡坮平有言其據元托克托故宅僭用故元宮中物上命都督何文輝往代之召雲龍還未

至京道卒上命宋濂撰碑鐫其功過以示褒貶　先是學士承旨詹同致仕上以其時方議大祀分獻禮復留之遂再起承旨未幾卒同以文章結主知上嘗與論文章宜明白顯易通道術達時務無取浮薄同所為文多稱旨而操行耿介遇事規諷上初即位御下嚴峻中丞劉基曰古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請室自裁所以厲廉恥存國體也同時侍側因取大戴記及賈誼疏以進複剴切言之上嘗與侍臣言聲色之害甚于鴆毒不可不謹同因舉成湯不邇聲色垂裕後昆以對其隨事納忠皆此類也　西番撒里輝和爾（輝和爾舊作畏兀兒）及阿難功德國皆以是年始入貢輝和爾為唐吐蕃屬地元時封其宗室因特穆爾為寧王鎮之其地廣袤千里東近罕東北通沙洲南接西番居無城郭以氈帳為廬舍產多駝馬牛羊上即位之三年遣使招諭西番遂及之卜因特穆爾使其府尉麻答爾等來朝貢鎧甲刀劍諸物上喜寵勞其使者乃分其地置阿端阿真若先帖里四部尋請置安定阿端二衛從之乃封卜因特穆爾為安定王以統之阿難功德國者亦西方番國也聞烏斯藏入貢而慕之亦遣其講主必尼西來朝詔賜文綺遣還後不復至

八年春正月辛未增祀功臣于雞鳴山初上親定功臣位次皆肖像于廟中其後兩廡各設牌一增祀戰沒之指揮千戶衛所鎮撫等官書其姓氏官爵皆從祔祀之例六年增入高茂等三千六人至是又增入華雲龍等一百六人明年又增入余隆等一百三十八何文輝等一百六人（攷異據明史本紀但云增祀一百八人潛菴史稿云華元龍等一百八人典彙則云華雲龍李思齊等（下文云八人蓋誤衍一百二字也）按雲龍卒于七年思齊以庫庫斷其一臂歸而卒庫庫之卒在八年則思齊之卒亦當在六七年間又證之史稿言六年七月增入新戰沒指揮高茂等三十八人（鑑作功臣廟改作七年 [illegible]）九年正月又增入余隆等一百三十人七月又增入何文輝等一百六人今併前後增祀人數統入之）

癸酉命有司察窮民無告者給之屋舍衣食諭中書省臣曰朕昔在民間目擊鰥寡孤獨饑寒困苦之徒常自厭生心為惻然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初心亦於代天之工有所未盡卿等為輔相宜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不獲也有山陽縣民父罪當杖而其子請代者上謂刑官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艱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為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　辛巳命鄧愈湯和等十三人分屯北平陝西河南　丁亥始詔天下立社學上以府州縣皆有學而鄉閭遠者未沾教化乃詔有司仿古家塾黨庠之制區之為社延師儒以教子弟兼令讀御製頌行諸書及新定律令　是月河決開封大黃隄詔河南行省參政安然發民夫三萬塞之　翰林侍講學士宋濂取上即位以來有關政要者輯為洪武聖政記凡七類上之　二月甲午宥各處人民襍犯死罪以下者皆工役終身其官吏犯私罪者輕則屯種重則工役皆適鳳陽　癸丑

遣官享先農上躬耕耤田　召徐達李文忠馮勝還令傅友德等留填北平　是月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諭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內之民養馬恐所司收養失宜或擾害養馬之民皆當告戒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具鈞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强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歲為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邪其為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違者罪之又一日因試將士諭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于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馭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況攻戰之際馬功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志追奔克敵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調養使其力乏則臨陳必至敗事無以成功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者罪之　三月辛酉詔始行鈔法初上設寶源局于應天天下既定又令各行省設寶源局皆嚴私鑄之禁始令民有私鑄錢作廢銅送官償以錢其後有司責民出銅民率毀器皿輸官頗以為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便用錢上乃稽宋交會制及元之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命中書省定鈔法設寶鈔提舉司至是造大明寶鈔民間通行其等凡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貨物交易違者罪之以金銀易鈔者聽于是始罷寶源寶錢局尋復定稅課錢鈔兼收錢什三鈔什七百文以下止用錢越二年復設寶泉局　甲申德慶侯廖永忠坐事賜死初永忠覆韓林兒之舟于瓜步上不悅及大封功臣諭諸將曰永忠戰番陽時忘軀拒敵可謂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邀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及楊憲在中書省永忠與相比憲誅永忠以功大得免至是坐僭用龍鳳諸不法事誅之後上追思勳舊復封永忠子權嗣為侯永忠勇而善謀行師有紀律平廣東四川善撫綏降附民懷其德俱為立祠（攷異三編質實云永忠之死明實錄諱之曰甲申德慶侯廖永忠卒上賜遣之甚厚而甯王通鑑博論記丙午事云是年廖永忠沈韓林兒于瓜步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又劉辰國初事蹟王世貞史乘攷誤俱以為永忠被誅夫林兒僭號十二年明祖用其年號不無憑藉猶漢高之於楚心光武之於更始也如永忠者其亦黙布謝祿之流乎按林兒之卒詳元至正二十五年下）　是月上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于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年長德優者卿宜選取俾之分教北方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于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上以舊韻出江左多失正命學士樂部鳳與廷臣參攷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命曰洪武正韻　夏四月辛卯上幸中都謁皇陵也車駕至滁州遣官祭滁陽

王廟甲辰至中都以營建郊廟成祭告天地于圜丘乙巳仁祖忌日躬詣皇陵致祭是日遣官祭開平王祠丙午遣官祭陽王廟辛亥仁皇后忌日躬詣陵祭　丁巳上還京師（考異是月上幸中都以下事支皆據典彙及潛菴史稿）　是月誠意伯劉基卒初基言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南抵閩界為鹺盜藪方氏所由亂請設巡檢司守之奸民弗便也挾逃軍反吏匿不以聞會基致仕歸令長子璉奏其事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挾前憾使吏訐基謂談洋地有王氣基圖為墓民弗予則請立巡檢逐民上雖不罪基然頗為所動遂奪基祿基懼入謝乃留京師不敢歸未幾惟庸相基大慼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惟庸覘上眷基衰乃陽為通好以正月挾醫來視基疾基飲其藥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間以白上上不省也前月基疾劇上親製文賜之遣使護歸抵家踰一月卒基自負王佐才不用于元遭際真人任以心膂自謂不世之遇故知無不言遇急難勇氣奮發定計立談間人莫能測上亦雅重之嘗曰伯溫吾之子房也有謂基有祕授善陰陽風角之術上曰基數陳王道數以孔子之言導予豈有是邪所為文章氣昌而奇與宋濂並為一代宗（考異明史本紀系基卒于四月丁巳下證之誠意伯集行狀薨于乙卯四月十六日是月庚寅朔十六日則乙巳也今系之是月之末不書日又基事見明史本傳惟飲胡惟庸醫藥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狀下據紀事本末增入間以白上上不省語亦本之行狀中基文成之眷衰故惟庸之毒行也）　免彰德太名臨洮平源河州被災田租罷中都營建之役　五月己巳詔永嘉侯朱亮祖偕傅友德鎮北平亮祖將舟師數百艘過濟甯會臨清河水涸舟膠不得動時方克勤守濟甯亮祖趣其五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克勤不忍頓民歸禱于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師遂達役者得免民以為至誠所感云（考異亮祖勤民夫濬河克勤禱雨事明史本傳書于濟甯知府下證之本紀亮祖鎮北平在五月己巳又證之方正學先府君行狀言八年春入朝三月重至官越五月被劾十月罷官謫江浦則是年禱雨正五六月間事也今因亮祖鎮北平並記之）　初鄧愈克河州招納吐蕃諸部遂設河州衞指揮同知皆予世襲其知院僉事及千百戶之等皆使其酋長為之于是番酋日至自設茶馬司許西番以馬互市馬之至者漸多而其所用之貨率與中土異鈔法既更番人不便馬至者少上患之是月遣中官趙成賫羅綺綾絹並巴茶往河州市之馬漸集中官出使自此始　上以翰林所撰圜丘方丘樂章文過藻麗命更製之是月皇太子攝祭地示于方丘（考異本紀不載此據典彙補入蓋太祖以四月幸中都恐祭時不及歸故有太子攝行之詔及四月丁巳歸不改前詔故仍使太子攝之典彙所記必有所據今從之）　六月壬寅貴州蠻連結苗獠二千作亂平越安撫司乞兵往援上命指揮同知胡汝討平之　是月高郵州水災免租六萬三百餘石仍振之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辛酉改建太廟前正殿後寢殿皆有兩廡寢殿九間間一室奉藏神主如同堂異室之制　壬戌命曹國公李文忠濟甯侯顧時往塡山西北平召傅友德朱亮祖還　戊辰京師地震　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上言近制士大夫聞父母喪在外必待移文原

籍審覈還報然後奔喪近者彌月遠者半年自今官吏若遇親喪其家屬陳于官移文任所即令毋赴然後覈實上深然之詔百官奔父母之喪者聞喪即行不俟報　丁丑免應天太平甯國鎮江及蘄黃諸府被災田租　八月己酉元庫庫特穆爾卒庫庫自定西之敗走和林元嗣君仍任以政從徙金山之北遂卒于哈喇諸海（舊作哈剌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經死庫庫自視師河南後上七致書不答既出塞復遣人招諭亦不從最後李思齊降上使往招之始至待以禮尋使騎士送歸至塞下辭曰主帥有命請公留一物為別思齊曰吾遠來無所齎騎士曰願得公一臂思齊知不免斷與之還未幾卒上以是心敬庫庫一日大會諸將問今天下奇男子誰也皆對曰常遇春上笑曰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尋冊其妹為秦王㰅妃　丁巳太白晝見　九月戊辰上以雲南久不下議再遣使招諭梁王時吳雲出為湖廣行省參政召至語之曰今天下一家獨滇南不奉正朔殺我使臣卿能為朕作陸賈乎雲頓首請行會梁王遣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大將軍所獲送京師上釋之令偕雲往既入境鐵知院等謀曰吾輩奉使被執罪且死乃誘雲令詐為元使改制書共紿梁王雲不從知院等遂殺雲梁王聞之收雲骨送之于蜀賙于給孤寺其後雲子㦸上其事于朝詔馳驛還葬與王褘並祀京師額其祠曰二忠　是月命皇太子及秦晉楚靖江四王講武中都學士宋濂從時上得輿圖濠梁古蹟一卷遣使賜太子題其外令濂詢訪隨處言之太子以示濂濂因歷歷舉陳隨事進說甚有規益濂傳太子先後十餘年凡一言一動皆以禮法勸諷使歸于道至有關政教及前代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皇太子每斂容嘉納言必稱師父云（攷異宋濂侍皇太子至中都證之濂傳在八年九月集中行狀同明史本紀系之十月壬子蓋以九月至十月講武也今據傳及行狀系之九月之末）　冬十月丁亥詔舉富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　是月開封府祥符杞陳留封邱蘭陽商水西華及睢州淮安府鹽城水詔皆免其租　詔翰林考議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學士樂韶鳳等言漢諸廟寢園有便殿日祭于寢月祭于廟時祭于便殿後漢都洛陽以關西諸陵遠但四時祀以特牲每西幸即親詣歲正月郊祀畢以次上洛陽諸陵唐園陵之制皇祖以上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臘社各一祭皇考陵加以薦新宋每歲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朝諸陵我朝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遣官致祭祠以太牢白塔二處遣中官祭祠以少牢今擬如舊儀增夏至日用太牢伏臘社及每月朔望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伏臘社朔望同日則用節禮制曰可（攷異定陵寢祭祀及郊社宗廟行脫舄禮據明史禮志及樂韶鳳傳皆在是年典彙並系之十月其郊壇脫舄之儀據春明夢餘錄謂始于是年今分書于十一月下）初京師行省皆設都衛指揮使節制方面至是詔改在京留守都衛為留守衛指揮使司在外都衛為都指揮使司也

都司十有三北平陝西山西浙江江西山東四川福建湖廣廣東廣西遼東河南又置行都司二甘州大同俱隸大都督府其後雲南平又增置雲南貴州二都司　十一月丁丑有事于圜丘時學士樂韶鳳等奏定大祀登壇脫舄之儀謂古者以屨不上堂為敬漢魏朝祭皆跣韈惟蕭何劒履上殿以為異數宋南郊皇帝至南階脫舄升壇入廟脫舄升殿所以崇敬也今議于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席藉地設御幕于壇東南門外設執事官脫履之次于壇門外西階側祭日大駕入幕次脫舄始升壇殿行禮分獻陪祀官皆脫舄于外協律郎樂舞生皆跣韈上以其援據故實詔始行之　十二月戊子京地震　癸巳元納克楚犯遼東初上聞黃儔被殺知納克楚仍將內犯勅都指揮葉旺馬雲等預為之備至是果悉衆寇邊見守禦嚴不敢攻越蓋州至金州時金州城守朱完指揮韋富王勝等督士卒分守諸門納克楚之驍將鼐喇呼舊作乃剌吾帥精騎數百挑戰城下中伏弩仆為我軍所獲敵大沮富等縱兵擊之敵引退不敢出故道從蓋城南十里沿柞河遁旺等先以兵扼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壘冰為牆沃以水經宿凝沍如城市釘板沙中旁設阬穽伏兵以伺雲及指揮周鶚吳立等建大旗城中嚴兵不動寂若無人已寇至城南伏四起兩山旌旗蔽空矢石雨下納克楚倉皇趨連雲島遇冰城旁走悉陷于穽遂大潰雲等自城中出合兵追擊至將軍山畢嚕河舊作必栗斬獲及凍死者無數乘勝追至猪兒峪納克楚僅以身免事聞進葉旺馬雲俱為大都督僉事　甲寅遣使振蘇州湖州嘉興松江常州太平甯國杭州水災　是月陝州人有獻天書者上命斬之　上諭御史臺曰比設粮長令其收民租以總輸納無有司之擾于民甚便自今糧長有襍犯死罪及流徙者止杖之免其輸作使仍掌稅糧御史臺臣言自今糧長有犯許納銅贖罪制可

明通鑑卷六

紀六　起柔兆執徐盡屠維協洽凡四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九年春正月甲戌上以元將巴延特穆爾舊作伯顏帖木兒為邊患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之師都督僉事藍玉王弼中書右丞丁玉等備邊延安諭和等曰自古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今延安地控西北與北虜接境其人聚散無常待其入寇而後逐之民必受害朕勅邊將嚴為之備誠恐久而懈惰為彼所乘卿等率衆以往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是月冊魏國公徐達女為燕王棣妃　上御便殿太子諸王侍顧謂之曰汝

等聞進德修業之道乎濂率襟佩身之容也恭遜溫良德之容也古之君子德充於內而著於外故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臻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業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易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為戕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妨賢之荊棘所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於嗜好鮮不為其所陷矣　二月乙巳太白晝見至己酉凡五日考異太白晝見五日干支諸書互異明史天文志丁巳至己酉按五日則當云丁巳至辛酉此有誤字惟重修三編目云自乙巳至於己酉三編明史多據實錄然則明史天文志丁字為乙字之誤也潛菴史稿云辛丑太白晝見五日則自丁酉至辛丑也今從三編　三月壬申太白復見　己卯詔曰比年西征燉煌北伐沙漠軍需甲仗皆資山陝又以秦晉二府宮殿之役重困吾民平定以來閭閻未息國都始建土木屢興畿輔既極煩勞外郡疲於轉運今蓄儲有餘其淮揚安徽池五府及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今年租賦悉免之　是月湯和等至延安元巴延特穆爾遣人請降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邊備之敕友德曰無事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慎之　以和尼齊舊作你赤為翰林蒙古編修更其姓名曰霍莊　夏四月庚戌京師自去年八月不雨至是日始雨　五月癸酉自前月庚戌雨至是日始霽　是月晉王妃謝氏薨上始命學士宋濂等考定王妃喪服之制濂等議皇帝素服入喪次十五舉音百官奉慰皇帝出次釋服服常服制曰可考異晉王妃謝氏薨詔宋濂等考定服制語見明史禮志在洪武九年五月今據之　詔中書省作親王宮室毋得過飾省臣奏親王宮飾朱紅室飾大青綠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興阿房西苑秦隋以亡諸子年方及冠去朕左右豈可靡麗蕩心　六月甲午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凡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悉罷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設布政使一員秩從二品置左右參政各一員秩從三品其後又增置左右參議　初設布政以王興宗為河南布政使吳印為山東布政使興宗從上克婺州命知金華縣事以治行聞累遷懷慶蘇州知府遇上計至京師上以事詰諸郡守至興宗獨曰是守公勤不貪不須問至是以擢布政陛辭上曰久不見爾老矣我須亦白宴而遣之印以僧被上寵遇欲驟貴之故有是擢會因星變求言上手詔褒印謂其面陳至計披露肝膽印以是益自恃時張孟兼為山東副使獨易之印謁孟兼由中門入孟兼杖守門卒又以宅事與相抂上先入印言逮孟兼孟兼憤捕為印書奏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上大怒曰豎儒與我抗邪械至闕下遂坐誅　辛丑召李文忠還　是月進宋濂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贊善如故未幾又官其子璲為中書舍人孫慎為儀禮序班上數試璲與慎並教誡之笑語濂曰卿為朕教太子諸王朕亦教卿子孫矣濂行步艱上必命璲慎扶掖之祖孫父子共官內廷時以為榮考異濂進承旨據本傳在是年證之文憲集中行狀則六月也官其

子孫據行狀在授承旨之後但書是年某月今彙記於進官之下　時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以長於督運山西汾州平遙主簿成樂能恢辦商稅皆注上考上曰令佐之職在撫安百姓豈以督趣恢辦為能邪官司之考非是命吏部移文訊責　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是月蠲蘇松嘉湖水災田租凡二十九萬九千四百餘石又免永平縣旱災田租仍振之　元巴延特穆爾果乘間犯邊傅友德設伏大敗之俘其衆獲馬畜輜重無算於是元平章烏林特舊作兀納失執巴延以降　以韓國公李善長子祺為駙馬都尉尚上長女臨安公主始命禮官定公主下嫁之儀先期告奉先殿下嫁前二日遣使冊公主其拜舅姑及公主駙馬相向拜皆如家人禮　八月己酉遣官省歷代帝王陵寢禁芻牧置守陵戶忠臣烈士祠令有司以時葺治又分遣國子生修嶽鎮海瀆祠　是月西番多爾濟巴舊作朶兒只班寇罕東河州衛指揮甯正擊走之先是多爾濟巴率部落內附上授熊鼎為岐甯衛經歷鼎至知寇偽降密疏論之上遣使慰勞復遣中使趙成召鼎還鼎既行寇果叛脅鼎北還鼎責以大義罵之遂與趙成及知事杜寅俱被殺上聞悼惜命葬之黃羊川立祠祀之鼎臨川人以鄧愈鎮江西薦其才上欲官之以親老辭乃留愈幕府贊軍事母喪既除累官至浙江按察司僉事分部台溫有政聲調山東僉事奏罷不職有司數十輩列郡肅清尋進副使從晉王府右傅坐累左遷復授王府參軍召為刑部主事未至改授是職上聞多爾濟巴之叛復趣鼎還卒以不屈死考異明史本紀書西番叛於是月不著死難之人證之忠義傳是時熊鼎為岐甯衛經歷與中官趙成知事杜寅皆遇害三編亦於去年趙成出使河州下書云成後為西番多爾濟巴所殺與鼎傳合今據明史忠義傳增入　九月中書省奏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笞奸吏至死上賜璽書勞之曰君之馭臣以禮臣之馭吏以法吏詐則政蠹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凡吏卒違法繩之以死奈何有司貪縱為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兩參政能寘奸吏於繩刑所謂唯仁人能惡人也朕嘗嘉之　是月皇次孫允炆生考異諸書有系之八年九月者今據憲章錄及建文朝野彙編　閏月庚寅以災異詔求直言先是六月有星大如彈丸白色止天倉經外屏卷舌入紫薇垣掃文昌指內廚入於張凡四十餘日乃沒又前月上遣使往諭北平大將軍達曰今年七月火星犯上將此月金星又犯之占有奸人刺客在左右宜慎備之至是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上以上天垂象益勵修省故有是詔考異明史本紀書以災異求直言災異即五星紊度日月相刑史於日月五星之變自日食外皆不入紀中故但以災異書也三編求直言目云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故有是詔質實云按洪武實錄是年二月歲星逆行入太微三月熒惑犯井四月犯鬼五月太白犯畢井有客星大如彈丸白色止天倉越數日益有光入紫薇垣掃文昌尋入於張自六月戊子至七月乙亥凡四十八日乃滅按此皆五星紊度之事孫氏二申野錄亦記此二事今六月以後悉據明史天文志書之而是年九月太祖諭大將軍有七月大星犯上將是月金星又犯之之語皆星變也今並系之閏月求言下　冬十月己未新建太廟成定同堂異室之制仍以四孟及歲除凡五享孟春擇上旬日三孟用朔日及歲除皆合享自是始罷特祭又定親王配享在東廡功

臣配享在西廡　丙子命秦晉燕吳楚齊諸王治兵中都　十一月辛巳朔上與侍臣論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四裔之禍曰木必蠹而后風入之體必虛而后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已漢亡於外戚奄寺唐亡於藩鎮戎狄然制之有道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私愛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奄寺職在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壅蔽謹威福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財歸有司兵待符調豈有跋扈之虞至於禦四裔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憂凡此數事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省亦社稷無窮之利也　壬午有事於圜丘　戊子徙山西及真定民無產者田鳳陽　是月平遙縣訓導葉伯巨應詔上書伯巨字居升甯海人聞詔語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者易見而患遲一者難知而患速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雖不求猶將言之況明詔乎乃上書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急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所以强幹弱枝遏亂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諸王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豈有抗衡之理然獨不觀於漢晉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無他分封踰制之過也昔賈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向使文帝早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陛下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減其衛兵限其疆域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世為屏藩與國同休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消天變而安宗社莫先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任德而專任刑者何者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固欲其並生非欲其即死不幸而有犯法者乃不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議者曰宋元以姑息亡國今欲懲其敝故制不宥之刑使人知懼而莫測也臣謂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五刑之用出於大公近見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趨求意旨務為深刻之律不聞平恕之條臣以為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后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也古之為士者以登進為榮今之為士者以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箠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佚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除官多以貌選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一有差跌苟免誅僇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為哉欲人之懼而不

敢犯也然數年以來誅殺不少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識賢議能之法廢人不自屬而為善者怠也夫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於法則苛其短而盡棄其長無怪廉恥道喪一日為官無不爭事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比比而然豈非用刑太煩之所致乎周自文武至於成康漢自高帝至於文景所謂王者之作必世而後仁為治之方誠無取乎過驟也今天下大定法令修明可謂治矣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知適從臣愚以為天下之趨於治猶堅冰之泮也冰之泮必太陽之以漸而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亦猶是耳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知所務風憲知所重而尤莫先於朝廷知所尚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為急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巡行點視於是興廢之實上下視為具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而禮義廉恥掃地矣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德化察善惡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為要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末節而不暇舉但知去一贓吏決一獄囚便謂稱職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乃治之大者此守令風憲不審輕重之失也今陛下急於求賢令天下諸生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於太學者或未數月而遽選之入官委以民社臣恐其未諳時務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所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此臣所謂求治太急之過也書上上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速逮來吾手射之既至省臣乘上怒稍懈奏下刑部卒瘐死獄中當伯巨上書時諸王止建藩號未曾裂土有謂其言之過激者其後靖難師起乃服伯巨為先見云考異伯巨上書諸書多係之九月蓋因星變求言牽連並記耳明鑑三編俱系之十一月蓋據洪武實錄也今從之

十二月甲寅振畿內浙江湖北水災

己卯命都督同知沐英乘傳詣關陝抵熙河問民疾苦有不便者更置以聞

是月遣送故元臣蔡子英出塞子英永甯人元至正中進士察罕開府河南辟參軍事累遷至行省參政元亡從庫庫走定西庫庫既敗子英單騎走關中亡入南山上聞其名使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變姓名傭舂久之復被獲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和怒爇其須不動其妻適在洛請與相見子英不許至京上命脫械以禮遇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曰陛下乘時應運削平羣雄薄海內外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復得脫亡七年之久重煩有司追跡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賜之冠服酒饌授以官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但名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

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破亡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陛下創業垂統方挈持大經大法垂示子孫臣民奈何欲以無禮義廉恥之俘囚廁諸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哉臣自咎往日之不死至於今日分宜自裁陛下待臣以恩禮臣固不敢賣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昔王蠋閉戶以自縊李帝闔門以自屠彼非惡榮利而樂死亡誠以義之所在雖湯鑊不敢避也澌焉之軀上愧古人死有餘恨惟陛下裁察上覽其書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曰無它思舊君耳上知不可奪命有司送之漠北令從其故主於和林

是歲上以星變求言一時應詔言事者葉伯巨外曰曾秉正曰茹太素曰鄭士利秉正南昌人為海州學正上書其略曰古之聖君不以天無災異為喜惟以祗懼天譴為心陛下聖神文武統一天下天之付與可謂至矣兵動二十餘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於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已切矣創業與守成之政大氐不同開創之初則行富國強兵之術用趨事赴功之人大統既立邦勢已固則普天之下水土所生人力所成皆邦家倉庫之積乳哺之童垂白之叟皆邦家休養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業於永久為難耳於此之時則宜盡革向者之所為何者足應天心何者足慰民望感應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既有警變不虛生因極論大易春秋之旨上覽而嘉之同時刑部主事茹太素亦陳時務累萬言上厭其繁瀆命杖之次夕復於宮中令人朗誦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朕求直言欲其切於情事而文詞太多便至熒聽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因令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上自序其首頒示中外踰年遂與秉正先後同出為參政當伯巨等諸人之言事也適考校天下錢穀冊書而空印之獄起空印者先署印而後書者也有司相沿莫之正上以為欺罔一時主印吏及署者守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凡數百人而士利兄士元亦以河南時空印入逮中時上方盛怒丞相御史亦知空印無它奸莫敢諫士利獨嘆曰上不知以空印為大罪誠得人言之宜有悟會星變士利欲應詔而詔中有假公言私之禁度其兄非主印者得杖當出既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獨詳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書冊乃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比縱得之亦不能行況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決至部乃定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冊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聞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莫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無詞朝廷求賢士置庶位得之甚難

位至郡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事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為陛下惜之書成閉門逆旅泣數日兄子問以所苦答曰吾有書欲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生數百人復何恨遂入奏上覽書大怒下丞相御史雜問究使者士利笑曰顧吾言足用否耳吾業為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為我謀獄具與其兄士元皆輸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士利亦甯海人與方克勤葉伯巨皆同里克勤守濟甯考績得最八年春入覲宴勞遣還越五月以屬吏程貢不職被笞挾嫌訟其事上遣御史按問而御史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乃摘克勤以私用倉中炭葦事坐罪謫江浦踰年當釋歸而空印事起克勤復逮繫以是年九月卒卒後而士利復以論空印得罪時又有給事中莆田方徵者亦以論空印事謫沁陽驛丞云考異輯覽於葉伯巨上書注中並及茹太素上書事而漏去鄭士利重修三編始增入之今按明史太素傳太素是時為主事其上書似在詔求直言之前史因有太祖杖太素而嘉東正之語故牽連記之若士利上書則正在星變求言之後又值起空印之獄時也證之遜志齋集先府君行狀克勤以八年被謫踰年釋歸又以空印事被逮九年九月卒於京師然則克勤之死正在下詔求直言之時空印為洪武九年一大獄而明史本紀及史稿皆遺之重修三編補入鄭士利一段蓋士利所論於空印事獨詳也今並系之是歲之下並參明史士利傳書之又按潛菴史稿但書曾東正上書於閏月明書則但書茹太素上書事今並入之

國子博士趙俶致仕御史臺言俶以詩經教成均四年其弟子多為方岳重臣及持節各部者乃賜翰林院待詔歸宋濂率同官諸生千餘人送之

十年春正月詔中書省定奏對式初上覽茹太素等奏書繁冗頗厭之以問廷臣或指其書曰此大不敬此誹謗非法獨承旨宋濂對曰彼盡忠於陛下耳陛下方開言路惡可深罪既而上覽其書有足采者召廷臣詰責因呼濂字曰微景濂幾誤罪言者先是濂以年老請致仕許之上嘗廷譽濂曰朕聞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始終不二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每燕見必設坐命茶旦則侍膳往復咨詢常夜分乃罷濂不能飲上嘗強之至三觴行不成步上大懽樂御製楚詞一章命詞臣賦醉學士詩以娛之至是請歸乙酉陛辭上問濂年幾何曰六十有八上賜御製文集及綺帛謂濂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可也並令每歲一來朝考異文憲致仕告歸三編系之正月證之潛菴史稿則正月乙酉也然此乃據其告歸之日若其致仕則文憲行狀系之九年十一月有致政之語故諸書多系文憲告歸於九年之冬蓋據行狀也又據狀言二月歸金華方正學祭文亦言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則史稿系之正月乙酉者得之至所謂事朕十九年者當為九年語蓋文憲以至正十八年太祖克金華來見推至洪武九年正十九年也若所云六十八歲者則十年告歸時語蓋文憲卒於洪武十四年年七十二是告歸時正六十八也今並系之正月下

上將遣秦晉燕王之國辛卯詔以御前羽林等軍益三府護衛

是月諭中書省臣凡職官聽選者早予銓注勿使資用乏絕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

工部承差張致中上書言三事一慎擇監察御史二京師及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斂散三北方開墾曠土令農民自實畝數以定稅糧守令不得往里甲虛增額數上飭戶

部采行之並擢致中究平知縣　二月丁卯詔免見任官繇役著為令　己巳遣御史吉昌等十三人分巡天下　是月遣官享先農始命應天府官帥農民耆老陪祀　三月上與羣臣論天與七政之行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為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日月五星右旋今但墨守蔡氏左旋之說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考異論七政事明史厯志在十年三月諸書不載今據之）　是春振蘇松嘉湖水災戶米一石凡十三萬一千二百餘戶　夏四月己酉命鄧愈為征西將軍沐英副之討吐蕃也初西域烏斯藏入貢詔設朶甘烏斯藏二衞其後屢遣使來輒為吐蕃所邀阻九年之冬烏斯藏使者以侵掠告於是命愈等分兵為三道窮追至昆侖山俘斬萬計留兵戍諸要害而還　是月振太平甯國及宜興錢塘諸縣水災　五月庚子命韓國公李善長曹國公李文忠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議軍國重事初善長罷相踰年病愈命董建中都宮殿及徙富民田濠州經理凡數年七年上擢善長弟存義為太僕丞及其弟子皆授以官越二年善長子祺復尚臨安公主寵遇更隆於是御史大夫汪廣洋陳甯劾善長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不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引罪大不敬坐削歲祿千八百石至是上復委以軍國重事尋又令督圜丘工時以為善長黨於丞相胡惟庸云

癸卯振湖廣黃州常德武昌三府及岳州沔陽二州水災戶給鈔一定丙午上諭中書省曰朕聞荊蘄水災寢食不安乃戶部主事趙乾不念民艱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振濟民之死者多矣夫民饑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咎將誰諉命誅之以為不恤民者戒　是月召濰州知州吳履還履蘭谿人李文忠鎮浙東聘為郡學正久之薦於朝授南康丞遷安化知縣有政聲遷濰州知州山東兵需以牛羊代秋稅履與民計曰牛羊有死瘠患不若輸粟便它日上官令民送牛羊之陝西他縣民多破家濰民獨完至是改濰州為縣召之還濰民皆涕泣送上方欲用之尋乞骸骨歸（考異召濰州知州吳履還典彙系之是年證之明史本傳履為濰州知州尋以濰州改縣召履還證之地理志濰州改縣在洪武十年之五月今據之）

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歸命終身不齒諭諸臣曰此輩日在左右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結君心及其久也假竊威權以干政事遂至於不可抑自古以此階亂者多矣今立法不許寺人干預朝政決去之所以懲將來也　六月丁巳詔臣民言事者實封達御前丙寅命羣臣大小政事先啟皇太子裁決上聞上諭皇太子曰自古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人情周物理故處事咸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鮮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

臨群臣聽斷諸司啟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則不惑於邪佞惟勤則不昵於安佚惟斷則不牽於文法凡此皆心為權度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惟恐處事少有不當以負上天付託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爾所親見若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也又時令儒臣為太子講大學衍義　秋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正使一人秩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參議各一人正五品掌受京外章奏於早朝彙達御前徑自封奏者參駁午朝引奏臣民言事者有機密報不時以聞諭曰政如水焉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名官尋召陝西參政曾秉正為通政使未幾以忤旨罷考異置通政司據明史茹太素傳言初置通政名陝西參政曾秉正為之今據紀於置通政下　是月始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說以惑朕聽今命汝等出巡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治以安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惟知據法守正慎勿沽譽要名朕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德意通下情者惟在爾等其各慎之　自監察御史之設也一時以敢言著者首推山陰韓宜可是時丞相胡惟庸方用事陳甯涂節等附之皆有寵於上嘗侍坐從容燕語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上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邪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同時又有山陰周觀政以九江教授擢監察御史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執不聽中使慍而入有頃出報曰御史且休女樂已罷不用觀政又拒曰必面奉詔已而上親出宮謂之曰宮中音樂廢缺欲使內家肄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無不驚異　八月庚戌改建大祀殿於南郊始合祀天地也初上用儒臣分祭議建圜丘方丘為二壇其後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分祭天地情有未安欲舉合祀之典乃命即圜丘舊址為壇而以屋覆之命曰大祀殿　癸丑上又以社稷分祭配祀未當下禮官議時張籌以禮部員外郎驟擢尚書奏請合社稷為一壇行合祭禮罷句龍棄配位奉仁祖配饗以明祖社尊而親之之義上從其言乃合社稷同壇改建於午門之右初社稷列中祀自奉仁祖配乃升上祀籌在禮曹久諳歷代禮文沿革然頗善傅會一時迎合上意輕變舊章識者非之考異明史本紀但書八月建大祀殿潛菴史稿並記改建社稷壇事是也今按合祀天地出自太祖之意而社稷同壇則張籌希旨所奏紀事本末一系之庚戌一系之癸丑今從之並据明史籌傳增入　是月選武臣子弟讀書國子監上念武臣子弟鮮知問學命大都督府選入國學其在鳳陽者即肄業於中都　罷宏文館　九月丙申振紹興金華衢州水災　辛丑以胡惟庸為左丞相汪廣洋為右丞相惟庸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有不便己者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廣洋雖並相

浮沈充位而已上數誡諭之　冬十月戊午封沐英為西平侯英年少明敏在都督府機務繁積剖決如流皇后數稱其才上亦器重之至是論平吐蕃功始錫封予以世券　辛酉賜百官公田　十一月癸未衛國公鄧愈征吐蕃還行至壽春卒愈為人簡重慎密不憚危苦軍令嚴善撫降附所至招徠咸惠甚著上念其盡瘁馳驅功高齡促追封甯河王賜謚武順　丁亥冬至以大祀殿工未成始合祀天地於奉天殿上親製祝文大意謂人君事天地猶父母不宜異處遂令每歲合祀於孟春為永制　是月免河南陝西廣東湖廣被災田租　四川威茂土酋董貼里叛詔以御史大夫丁玉為平羌將軍討之至威州貼里請降承制設威州千戶所　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丁未錄故功臣子孫五百餘人授官有差　是歲外番來貢惟高麗使五至皆卻之初高麗王顓死禑襲位遣使來告哀上知顓實被弒遣使往祭弔以覘之是年春又使來請王顓謚號上曰顓被弒已久今始請謚將假吾朝命塡撫其民以掩其弒逆之跡不可許其年夏復遣周誼貢馬及方物冬又遣使賀明年正旦上曰王顓被弒奸臣竊命春秋之義亂賊必討夫又何言第前後使者皆稱嗣王所遣莫明其實命悉卻其貢仍勅中書省遣人往觀其所為且詰其嗣王何人政令何在以知彼中虛實　自八年改建大內宮殿是年告成闕門曰午門午門之內曰奉天門內為奉天殿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殿之後曰華蓋殿又其後曰謹身殿殿後則乾清宮之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間有門左曰左順右曰右順左順門外有殿曰文華為東宮視事之所右順門外有殿曰武英為皇帝齋戒時所居制度如舊規模益宏

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封皇子椿為蜀王柏湘王桂豫王楧漢王植衛王改封吳王橚為周王罷杭州護衛　己卯進封湯和信國公　是月徵天下布政使及知府來朝上謂廷臣曰布政使即古方伯之職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不則瘝官尸位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職朝廷治體以懲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覘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天下何憂不治　以寶鈔司提舉費震為戶部侍郎禮部員外郎朱夢炎為本部侍郎兵部郎中陳銘為吏部尚書上諭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為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一時超擢者九十五人尋進震尚書（考異按不拘資格之語見明史費震傳傳中系之洪武十一年孫氏春明夢餘錄並引張江陵集在是年正月證之潛菴史稿震進尚書在四月）　上又諭吏部曰披沙將以求金掘井在於獲泉薦士期於得賢今薦舉之士名實不副視為具文豈昧於識人那抑賢才之果難得也其令有司悉心詢訪務求真才以禮敦遣　二月四川茂州蠻作亂指揮胡淵等討平之初茂州土酋楊者七來貢命權知州事會四川都司遣兵修灌縣橋梁至陶關汶川土酋孟道貴等集部落遮阻關道淵與

童勝分兵二道擊之一由石泉一由灌口由灌口者進次陶關蠻衆伏兩山間投石崖下兵不得進適汶川土官來降得其間道大破之其由石泉者亦敗其衆兩軍遂會於茂州者七迎降承制置茂州衛仍以者七領其衆留指揮楚華將兵三千守之

三月壬午命奏事毋關白中書省上於是始疑胡惟庸等

始命秦王樉晉王棡之國上賜秦王璽書曰關內之民自元氏失政不勝其敝今吾定天下又有轉輸之勞民未休息爾之國若宮室已完其不急之務悉已之晉王就藩太原中道笞膳夫上馳諭曰吾帥羣英平禍亂不為姑息獨膳夫徐興祖事吾二十三年未嘗折辱怨不在大小子識之時吳王已改封河南命與燕楚齊王同駐鳳陽俟命定制諸王之國皆令詣辭皇陵而后行

是月各官朝覲來京師者上命吏部課其殿最分為三等稱職無過者為上賜坐宴有過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畢始退朝覲考察自此始

夏四月元嗣君阿裕實哩達喇殂子特古斯特穆爾嗣舊作脫古思帖木兒時元丞相魯爾舊作驢兒哈剌章曼濟等舊作蠻子寇塞下考異據明史本紀三編元嗣君殂在四月紀事本末系之五月今從本紀

江陰侯吳良督田鳳陽上命修葺皇陵至是成詔曰皇堂新造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竊恐前此碑記出自儒臣粉飾之文不足以為後世子孫戒特述艱難以明昌運乃自制碑文命良督工刻之考異重建皇陵碑明史不載事具郎氏七修類稿中前引太祖自述之文云洪武十六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部造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況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不足以為後世子孫之戒特述艱難以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其碑詞則通體皆用陽韻此重建皇陵碑之本末也徐氏典彙則云十一年四月上又以前建皇陵碑恐代草者有文飾復親製文命江陰侯吳良督工刻之秦氏五禮通考亦引其文此即本太祖自序之意也證之良傳良是時督田於鳳陽故太祖就命之迨十二年命良建齊王府於青州十四年良卒於青州據此則七修類稿十六年之六字誤也蓋十六年所建乃滁陽王廟碑郎氏誤記年月或誤寫一字為六耳今據典彙所系年月而記其重建序語之大略云

五月丁酉存問蘇松嘉湖被水災民戶賜米一石蠲逋賦六十五萬有奇先是戶部以蘇州逋賦太多請論官吏上不許曰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傾貲輸官困將益甚至是命悉免之

六月壬子遣使祭故元嗣君

己巳五開蠻吳面兒作亂殺靖州衛指揮過興詔以辰州衛指揮楊仲名為總兵官討之

秋七月丁丑振平陽饑

是月蘇松台揚四府海溢人多溺死詔遣官存恤

八月免應天太平鎮江甯國廣德諸府州秋糧

九月丙申追封劉繼祖為義惠侯

冬十月丙辰河決蘭陽

甲子大祀殿成

西番諸蠻數為邊患十一月庚午授西平侯沐英為征西將軍帥都督藍玉王弼等討之

是月楊仲名討平五開蠻吳面兒適上初遣內臣吳誠觀軍至是又遣尚膳奉御呂玉視捷上嘗語侍臣曰朕讀唐書至魚朝恩為觀軍容使未嘗不嘆此曹掌兵遂恣肆至此然代宗苟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亦有何難惟在斷與不斷耳漢唐宦官之禍朕深鑒之故此輩左右服役之外其重者傳命四方而已然是役也兩遣內臣出使宦官之預兵

事自此始。大同白羊鎮巡檢張文煥遇元兵於焦山戰沒其妻聞之同日死一子貧寒十指俱墮上命取至京師月給米一石終其身　十二月上以佛經遣僧宗泐偕其徒使西域求之凡三年而還　國子助教貝瓊致仕卒瓊與清江張美和聶鉉齊名時稱成均三助云考異事見明史宋訥傳中　是歲有彭亨百花等國始來貢彭亨在暹羅之西百花居西南海中皆西南洋之小國也詔皆宴勞其使而遣之

十二月春正月己卯始合祀天地於南郊上自制大祀文並迎神以下九章之樂　甲申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等叛據納鄰七站之地時沐英討西番敗之於土門峽降其萬戶乞迭迦等上乃命英移師平洮州　初四川松州蠻叛詔平羌將軍丁玉移師討之丙申玉平松州請置軍衛上勅玉曰松潘僻在萬山接西戎之境今克松州則將進取潘州擇其險要而守之則威戎不窮兵而自服於是始并潘州於松州置松州衛指揮使司遣寧州衛指揮高顯城其地

二月戊戌命曹國公李文忠督理河岷臨鞏軍事與沐英討番寇英至洮州舊城三副使遁去追擊大破之斬其酋長阿昌失納等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請事宜上命置洮州衛文忠言官軍守洮州餉銀民勞上遣人勞師諭之曰洮州西控羌戎東蔽湟隴漢唐以來備邊要地今棄不守諸番將復為邊患惜小費而忘大虞豈良策邪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充兩年軍食其如敕行之考異按遣沐英討西番在去年至是年二月始命李文忠督理軍事文忠之去以二月還以七月英再破西番禽其三副使在九月則文忠已還也三編及明史英傳皆牽連並記今分書之　乙巳詔曰今春雨雪經旬天下貧民困於饑寒者所在多有其令有司給以鈔又命視京民孤幼者戶給鹽十五斤孤寡者戶十斤　丙寅詔信國公湯和帥諸將練兵臨清　三月戊辰朔上御華蓋殿皇太子侍問以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上曰看書亦知為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耳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於天下係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后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時國子助教吳伯宗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說上聞而嘉之改翰林院典籍伯宗始以不附胡惟庸坐事謫鳳陽上書劾惟庸專恣不法久之必為國患詞甚愷切上得奏召還賜衣鈔奉使安南稱旨除助教尋改入翰林　是月上退朝御便殿召儒臣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迪馬懿獨無言上謂諸臣曰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以為古之慎言人此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詞上足以匡君下足以澤民孔孟歷聘諸邦惟恐其言之不用今思迪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主論列殿廷之上又得人主虛心就問而緘默不言學孔孟者固如是乎且思迪等事朕如此欲其盡心以訓國子生不可得也令謫之　高麗之入貢也上

屢卻之而敕遼東守將潘敬葉旺等謹飭邊備會高麗復遣周誼賫表獻方物夏四月敬等奏聞上諭之曰此非彼殷勤致敬之意蓋間諜之萌也且人臣無外交爾等宜慎之　五月癸未詔蠲北平田租　閏月戊戌太白晝見　六月丁卯命都督僉事馬雲征大寧克之雲與葉旺鎮遼陽翦荊棘立軍府撫輯軍民墾田萬餘頃至是雲以賞功召還旺留鎮如故旺在鎮前後凡十七年遼人德之　是月編春秋本末成上以春秋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終始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分列國而類敘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以尊正統次魯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以內中國至是書成上之　高麗龍川鄭白等率衆詣遼東請降潘敬葉旺等又以奏聞上復諭之曰高麗僻居海國其俗尚詐況人情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此必示弱於我如墮其計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踵其害非細自今有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彼國以破其奸慎勿貪受降之虛名而貿實禍也　秋七月丙辰平眉縣賊先是眉之妖人彭普貴為亂焚掠十四州縣知縣顧師勝率民兵禦賊力戰死之都司普亮等不能克詔丁玉移師進討盡殲其衆捷聞上手詔褒美進玉左御史大夫師還拜大都督府左都督（考異據明史本紀七月丙辰丁玉回師討眉縣賊平之證之玉傳即彭普貴也玉以本年正月平鑾至是命移師討之證之潛菴史稿眉縣賊作亂在是年四月此則據其討平之日月也今據本紀而系以先是二字並據玉傳增入進秩事）　己未李文忠還仍掌大都督府兼領國子監事文忠之還也為上言西安城中水鹻鹵不可飲請鑿地引龍首渠入城以便民汲從之　是月增祀功臣吳禎等百九十三人於功臣廟　八月辛巳詔凡致仕官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先是定給致仕官告敕秩三品以上仍舊四品以下各加一級至是又定制致仕官居鄉與宗族親黨相見序尊卑如家人禮異姓無官者相見不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並著為令　九月己亥沐英進師西番大破其衆禽其酋長三副使凡英前後戰拓地數千里俘男女二萬獲雜畜二十餘萬冬十一月甲午班師還封仇成藍玉等十二人皆為侯　十二月右丞相汪廣洋謫廣南尋賜死初廣洋與胡惟庸並相上漸覺惟庸奸狀而廣洋依違其間無所救正上亦薄之是年九月占城入貢惟庸等不以聞中官出見之入奏上怒敕責省臣惟庸及廣洋頓首謝罪而微委其咎於禮部禮部又委之中書上益怒詔下諸臣獄窮詰主者會中丞涂節言劉基為惟庸毒死廣洋宜知狀上大怒切責廣洋朋欺遂被謫舟次太平又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朱文正在中書不發揚憲奸值惟庸事發遂敕賜廣洋死廣洋之賜死也其妾陳氏從死之上詢之乃前知縣之女沒入官者怒曰沒官婦女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仍敕法司取勘　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至京師是時又詔郡縣舉故元遺民布政使沈立本以元吏部侍郎巴廷資中（舊作伯顏子中）密聞於朝詔遣使以幣往聘資中不至飲鴆死資中本西域人後仕江西因家焉

初為元建昌教授江西盜起授分省都事守贛州而陳友諒兵已破贛資中間道走閩陳友定辟為行省員外出奇計以友定兵復建昌浮海如元都獻捷累遷至吏部侍郎持節發廣東何真兵救閩至則真已降於廖永忠資中墮馬折一足被獲永忠脅降不屈義而釋之乃變姓名冠黃冠游行江湖間上求之不得籍錄其妻子資中竟不出嘗置鴆自隨久之事寖解乃還鄉里上益重其人欲以禮致之使者至資中太息曰吾死晚矣為歌七章哭其祖父師友而死

是歲高麗貢黃金百斤白金萬兩以不如約卻之

明通鑑卷七

紀七 起上章涒灘盡元黓掩茂凡三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十三年春正月戊戌胡惟庸謀反及其黨陳寧涂節等皆伏誅初惟庸方任用大將軍徐達深疾其奸從容言於上惟庸銜之誘達閽者福壽以圖達為福壽所發會劉基死惟庸益無顧忌與太師李善長相結以兄女妻其從子佑自是勢日熾惟庸舊宅在定遠忽井中生石筍出水數尺諛者爭言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夜有光燭天惟庸益自負遂有異謀時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嘗犯法上切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戇勇見惟庸用事因密相往來漸以不法事轉相告語陳寧久事上上以為才犯法屢宥之出知蘇州以惟庸薦召為御史中丞寧守蘇號稱酷吏及居憲台益厲威嚴上嘗責之不能改其子孟麟亦數諫寧怒捶之至死上深惡之曰寧於其子如此奚有於君父耶寧聞之懼益與惟庸比而是時涂節及御史商暠皆以惟庸薦驟貴一日惟庸與寧坐省中閱天下兵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有勇力及亡命者為心膂又使太僕寺丞李存義陰說善長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兄壻李佑父也善長初不許而年老不決輒依違其間於是惟庸以為事可就乃遣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嗣君請兵為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陳寧涂節等謀起事陰告四方及武臣從己者值上以占城入貢事將罪惟庸及在事諸臣涂節等懼禍及乃先上變告惟庸而商暠時謫為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上大怒命羣臣更訊詞連寧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欲以告變自脫遂并誅之獄詞既具株連黨與凡萬五千餘人上以善長功大與陸仲亨等皆置不問 考異三編質實云明史紀事本末正月戊戌惟庸詭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臨幸帝許之駕出西華門內使雲奇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端舌駃不能達意帝怒左右撾捶亂下雲奇右臂

將折垂斃猶指賊臣第上悟登城望惟庸第中藏兵刀槊林立亟發羽林掩捕考掠具服磔於市與明史及實錄不同考實錄正月癸巳朔甲午中丞涂節告胡惟庸謀反戊戌賜惟庸等死若然則正月二日惟庸已就告發不應戊戌尚有是帝幸第之事蓋傳聞異詞云按据質實所云則實錄中並無雲奇勒馬言狀之事惟皇明通紀記此事與紀事本末畧同并云帝聞雲奇已死深悼之追贈右少監賜葬鍾山令有司春秋祭祀仍給洒掃戶六人据此則奇以死事追卹有明文似非憑空臆造今仍据三編書之而附識其異於此

三編

御批曰劉基遇毒及惟庸反狀皆自涂節發之及獄成而節亦同戮且以逆黨目之揆之於理殊未可信節如果為惟庸謀主甯不知事敗之必將自累乃轉以首告希圖倖免實情事所必無況從逆須有左證如陳甯向坐省中閱兵馬籍附和之狀昭然若節則並無一事載在爰書而僅以其黨兩字坐之又何異於莫須有定獄且陳甯奸狀史傳所載綦詳未嘗有一語及節而節亦別無事蹟是甯與節雖同以胡黨見誅其虛實判然可見蓋必惟庸憾節發其逆謀妄加誣引而當時亦不求左驗遽行具獄節遂無以自明耳今以明史及洪武實錄互證之足以釋千秋疑案後此藍玉之反載玉強辯不服詹徽叱玉吐實玉言徽即我黨遂併殺徽事正與此相類益可見當日斷獄者之賣非信讞矣

癸卯大祀天地於南郊　始罷中書省升六部尚書秩正二品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上懲胡惟庸亂政遂定制不置丞相倣古六卿制以政歸六部並著之祖訓其畧謂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雖有丞相然其間亦多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署分理天下庶務大權一歸朝廷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請者寘之重典　是月以安然為御史大夫考異据明史七卿年表然任御史大夫在是年之正月蓋以陳甯既誅名然代之證之潛菴史稿則然授御史大夫在去年九月甲辰與丁玉並命玉左然右也又證之然傳然是時以浙江布政使召入御史台右大夫蓋召然在去年至是年正月始任史稿蓋据其召拜之年月耳今仍据明史表系之正月又然傳言十三年改左中丞坐事免證之七卿表不書改左丞事但云五月致仕按罷御史台在五月然既致仕猶命事善長攝台事則罷御史大夫改御史中丞當在五月之後而傳中所載似然改左丞在致仕之前或即以改左丞時致仕也潛菴史稿系然改左丞于正月亦與明史表不合今仍据表書之而書罷御史台于其下仍据本紀系之五月

增祀功臣顧時等二百八十人於功臣廟　始定南北更調用人之法凡北平山西陝西河南四川人於浙江江西湖廣直隸用之浙江江西湖廣直隸人於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廣東廣西福建用之廣東廣西福建人亦於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用之考覈不稱職及以事降謫者不分南北悉於廣東廣西福建汀漳江西龍南安遠湖廣郴州之地選用　二月壬戌朔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凡先後至京師者有司以禮遣

送吏部隨時以聞　戊辰詔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聽致仕給以誥敕　是月以傑斯為禮部尚書薛祥為工部尚書斯初授吏部尋改禮部祥以八年為工部尚書時造中都宮殿上坐殿中若有人持兵鬬殿脊者太師李善長以為工匠厭鎮之術上怒欲盡殺之祥固爭乃杖而罰其工役踰年改行省為布政司以北平重地特授祥三年治行稱第一為胡惟庸所惡坐營建擾民謫知嘉興府惟庸誅復召用之上曰讒臣害汝何不言對曰臣不知也省臣事敗吏多坐誅惟劉敏時以舉孝廉為中書省吏獨無所預上賢之擢為工部侍郎尋改刑部　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宗忠漢蔣子文晉卞壼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尋徙建雞鳴山下以春秋致祭著為祀典　三月詔減蘇松嘉湖賦額初大師平吳久不下上怒蘇松嘉湖之民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徵簿為稅額及楊憲為司農卿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時軍事方興未暇減也已而覈四府之糧踰於浙江全省之額乃命免其逋賦前後數十萬而逋者不已壬辰始命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止徵三斗五升然較之它省猶為極重之賦云　壬寅遣燕王棣之國北平　元國公托和齊（舊作脫火赤）知院按珠（舊作愛足）屯和林為邊患詔西平侯沐英總陝西兵討之壬子英帥兵由額齊訥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七日至其境分四翼夜襲之而自以驍騎衝其中堅禽托和齊按珠等獲其全部以歸　夏四月己丑上命羣臣各舉所知諭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皋陶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待天下士也但世有升降才有等差為人上者能量才授職何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朕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理天下又豈足以盡知天下之賢惟在卿等各舉所知以聞　是月以劉崧為禮部侍郎崧以舉經明行修召用累官至北平按察司副使為胡惟庸所惡坐事謫輸作尋放歸惟庸既誅上復徵之未幾傑斯改禮部擢崧署吏部尚書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詔告天下曰朕以菲德託於萬姓之上奉天勤民於茲十有三年矣間者宰輔非才肆奸亂政朕思創業之艱難念民生之不易按法誅之然昧於知人實朕之過上天垂戒豈偶然哉可大赦天下丙申釋在京及中都屯田輸作者己亥詔免天下今年田租又還山西軍二萬四千人為民官吏以過誤罷者命還其職　壬寅西安衛指揮濮英進兵赤斤站襲故元豳王於額林沁（舊作亦憐真）及其平章瑚圖特穆爾（舊作忽都帖木兒）皆降之獲其部曲千四百人初英守西安上以其軍政不修召還遣葉昇代之昇更言其賢命還衛時陝西備邊衛卒惟英所練稱勁旅云　是月御史大夫安然致仕命韓國公李善長理台事時上惡臺省專權欲並罷之未幾詔設御史左右丞各一人秩正二品左右侍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尋罷御史臺而

以戶部郎中范敏署本部尚書敏閿鄉人以舉秀才召用在戶曹五年上以其才超擢拜之　命從征士卒老疾者許
以子代老而無子及寡婦有司資遣還　六月丙寅雷復震奉天門上避正殿省愆丁卯敕諭江陰侯吳良等曰昨者
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為先其王府一切役作皆令停罷以仰答上天愛民之心時良等營建齊楚各王府故有是
諭攷異按是年五月雷震謹身殿六月復震奉天門而五月詔中無罷王府工役之文攷明史本分書之三編並系之五月下輂連並記耳證之典彙有賜吳良時在青洲建齊王府敕齊王之妃良女也今並記之

論曰春秋震夷伯之廟左氏以為有隱慝解之者曰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
感動之予觀太祖開創之賢君而本紀所記吳元年雷震宮門獸吻及是年五月雷震謹身殿六月雷震奉天門若
其見于五行志者則又有二十一年五月雷震元武門獸吻六月雷震洪武門獸吻見于齊泰傳者則言雷震謹身
殿太祖禱郊廟擇歷官九年無過者陪祀泰與焉攷泰以十八年成進士歷禮兵二部主事以九年推之則洪武二
十六七年間事也春明夢餘錄記罷孟子配享雷震謹身殿則洪武五年事又證之洪武元年太祖祀圜丘祭告德
祖之文自言雷火焚舟擊殿吻即吳元年然則三十二年中雷之震宮門者凡三震殿者四而震謹身殿者三何天獨譴
太祖之深也蓋五行之氣乖則致戾人自召之天何與焉觀于十三年之震者二正胡惟庸之獄後事二十六年之
震者一正藍玉之獄後事是二人者皆以謀逆誅甯得謂太祖用刑之失而二獄之株連三萬餘人死于捕者不知
凡幾死于獄者不知凡幾死于桎梏箠楚之下者不知凡幾而誅僇其顯焉者耳陰氣鬱而陽不得宣則激而為雷
豈非感傷和氣之所致哉夫去殺期以百年與仁俟之必世自古漸仁摩義之主猶恐決于天下不能得之于其身
況積其威約之勢而欲遺子孫之安誠未見其可也

丁丑置諫院官設左右司諫各一人秩正七品左右正言各二人秩從七品　是月以蘇恭讓為漢陽知府恭讓玉田
人以舉聰明正直召見擢授是職為治嚴明而不苛漢陽密邇行省凡徭役科徵倍于他郡恭讓每遇重役輒詣上官
反復陳說賴以減省而是時有漢陽知縣趙庭蘭亦能愛民任事朝廷嘗遣使徵陳氏散卒它縣率以民丁取應庭蘭
獨力言無有民以不擾一時漢陽人言郡守則稱恭讓言縣令則稱庭蘭云　胡惟庸之誅也上命翰林儒臣纂輯歷
代諸王大臣宗戚宦官之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命曰臣戒錄頒布中外以昭炯鑒　秋七月癸巳罷秘書監所
藏古今圖籍改歸翰林院典籍掌之　甲午太白晝見　八月丙戌命天下學校師生日給廩膳　九月庚寅永嘉侯

朱亮祖坐罪死亮祖勇悍善戰而不知學去年奉詔出鎮廣東所為多不法時番禺知縣道同執法嚴非理者一切抗弗從亮祖以威脅之同不為動有土豪數十輩抑買市中物同械其魁于通衢諸家賄亮祖求免亮祖置酒為同言之同厲聲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破械脫之富民羅氏納女于亮祖其兄弟恃勢為奸同復按治亮祖又奪之去同積不平條其事奏之未至而亮祖先劾同訕傲無禮狀上不知其由遂遣使誅同會同奏亦至上悟以為同職甚卑敢斥言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鯁可用復遣使宥之兩使者同日抵番禺後使至則同已死上怒亮祖誣奏趣召還與其子府軍衛指揮暹俱鞭死葢欲為同論抵也既念亮祖功御製壙誌鐫其事命仍以侯禮葬攷異朱亮祖事見明史本傳傳言九月召還以誣奏道同與其子暹俱鞭死證之功臣年表是月庚寅並據道同傳書之道同雖以忤權貴得禍而自上治亮祖後守令稍稍行其法軍衛之暴橫者亦稍斂戢焉初有歐陽銘者令臨淄會開平王常遇春師過其境卒入民家取酒相毆擊一市盡譁銘笞而遣之卒訴令罵將軍遇春詰之銘曰卒王師民亦王民也民毆且死卒不當笞耶銘雖愚何至詈將軍將軍大賢奈何私一卒撓國法遇春意解為笞卒以謝後大將軍徐達至軍士相戒曰是健吏嘗抗常將軍者毋犯也同河間人銘泰和人

辛卯上欲召魏國公還乃命營陽侯楊璟永城侯薛顯景川侯曹震往屯北平　乙巳天壽節始受羣臣朝賀初上即位中書省請于聖壽節師百官行慶賀禮上不許其後高麗屢遣使稱賀並賀皇太子千秋節上俱卻之至是韓國公李善長等以天下太平上春秋高請以聖節日受賀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自明年始俱聽表賀是日上宴羣臣于謹身殿　上既罷中書省分其職于六部又念論思密勿不可無人詔天下舉賢才戶部尚書范敏薦耆儒王本等至丙午始置四輔官告于太廟仿古四時命官之制以本及杜佑龔斆為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為夏官秋冬闕命本等攝之俱兼太子賓客位列都督之次隆以坐論禮命協贊政事均調四時會立冬朔風釀寒上以為順冬令乃賜本等敕嘉勉尋又定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雨暘時若驗其稱職與否刑官議獄四輔及諫院覆覈奏行有疑讞四輔官封駁以聞　是月詔陝西衛軍以三分之二屯田　冬十月吏部引見國子生二十四人皆授府州縣官　十一月乙未魏國公徐達還　丙午元兵寇永平指揮劉廣戰不克死之　是月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以長孫慎坐胡惟庸黨被誣與濂季子璲俱下獄死時並逮濂至京師論死皇后諫曰民家為子弟延師尚以禮全始終況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上不聽會賜后侍食不御酒肉上問故曰妾為宋先生作福事也上為惻然投箸起明日赦濂安置茂州踰年行至夔州道卒攷異宋濂安置茂州明史本紀系之九月三編系之十月證之行狀言是年之冬則書十月者近之今攷遜志齋集宋仲珩壙志云三十有七庚申死季冬入月時加巳仲珩即文憲之子璲也季

冬入月則十一月之末也又謚之文憲孫相瑞志言其死于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則鄭慎二人之誤 在是年十一月文憲之安置茂州卽在其時今並系之十一月下其卒于夔州據行狀在十四年五月 濂狀貌豐偉美髯須視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數字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手學無所不窺為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在朝郊廟山川朝會宴享大制作以及四裔貢賞錫勞敕文元勳臣卿碑記刻石悉以推濂遂為開國文臣首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後先相踵外國如高麗安南日本貢使至出兼金購文集且數問宋先生起居四方學者悉稱為太史公不以姓氏雖白首侍從其勳業爵位不逮劉基而一代禮樂制作休明則濂之功尤多云開創之初文臣無謚武臣非封侯伯不得賜謚厥後定三品以上賜謚詞臣例得謚文于是始追謚基曰文成濂曰文憲　十二月天下府州縣所舉士至者八百六十餘人授官有差　陽山歸善猺叛命南雄侯趙庸往鎮廣東以便宜討之　是歲吏部奏天下所設稅課司局前經戶臣覈其征商不如額者百七十八處詔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官一人覈實立為定額惟查局中歲收額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處宜罷之報可時胡惟庸伏誅上諭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析及錐刀朕甚憫焉自今軍民嫁娶喪葬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遂罷天下抽分竹木場　日本貢寇相仍上屢命中書省移牒責之九年以後遂不貢是年復遣使來貢無表但持其將軍奉丞相書詞又倨乃卻其貢遣使賫詔譙讓初胡惟庸之通倭也倭人遣僧如瑤率兵卒四百餘人詐稱入貢且獻巨燭藏火藥刀劍其中既至而胡惟庸已敗計不行然上是時尚不知也越數年而其事始著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授魏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信國公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為左右副將軍帥師北征先是元平章旺扎勒布哈鼐爾布哈犯永平千戶王軺擊敗之禽旺扎勒布哈而鼐爾布哈入寇不已乃復命達等討之達自此鎮北平每歲春出冬暮召還以為常　命新授官者各舉所知時上罷科舉專用辟薦凡中外大小臣工下至倉庫司局諸襍流亦令推舉文學才幹之士其被薦至者又令轉薦一時山林巖穴之士由布衣而登大僚者接跡矣　乙未大祀南郊　丙申上諭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為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于賞罰未嘗敢輕一時處分恐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甯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幸耳 攷異論賞罰事諸書多系之十三年今據洪武寶訓系是年正月丙申　癸丑命公侯子弟皆入國子學　是月詔定賦役籍令天下編造黃冊以一百十戶為一里有里長十戶為甲有甲首歲役里長甲首各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其先後以丁糧

多寡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編為冊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一年兩征曰夏稅曰秋糧皆以戶為主冊首有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為畸零僧道給度牒有田者入民冊無田者亦為畸零冊凡四一上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焉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制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上之戶部以黃紙為冊面故名之曰黃冊時范敏主戶部事諸冊式皆其所裁定云 攷異定賦役籍明史本紀不書據三編書于是年正月並著是年所頒黃冊以稽天下戶口二十年頒魚鱗冊以覈天下土田今分書之並據食貨志采入

以李叔正為禮部尚書叔正靖安人三為國子監學正助教上方銳意文治于國學人才尤加意時諸生多貴胄不率教叔正嚴立規條旦夕端坐無倦色朝論賢之擢監察御史奉命巡嶺表瓊州府吏許其守踞公座簽衰文叔正為別白抵吏罪上嘉之曰人言老御史懦乃明斷如是邪累官禮部侍郎至是進尚書 詔求山林隱逸士 二月庚辰詔覈天下官田數以聞 是月有告浦江鄭氏交通胡惟庸者時上以奸臣亂政獨嚴通財黨與之誅有告者雖一面之識必窮治之湖州王蒙元趙孟頫之甥也以知泰安州時嘗與供奉郭傳觀畫于惟庸第中坐逮入獄瘐死鄭氏家以義門聞上即位之初處士鄭濂以田多推為糧長入覲于朝上頗識之至是為奸人所誣濂時在京師吏捕其家濂之從弟曰湜者與諸兄爭先詣吏至京師濂迎謂曰吾為家長當任其罪湜曰兄老矣弟當任之兩人相爭入獄上曰吾知鄭義門必無是人誣之耳俱召至廷慰勞勉之並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具以對上悅擢湜為福建布政司參議 攷異鄭氏義門事紀事本末系之二月皇明通紀系之五月蓋宥罪在先授官在後耳三編據紀事並授參議統系于是年二月下今從之 三月丙戌詔曰唐虞三代之君任賢使能民皆遠罪刑措不用享年永久朕夙夜究心未臻斯效意者委任非人致民陷于刑辟朕甚閔焉其大赦天下與民更始 辛丑詔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初吏部尚書劉崧之官踰月即致仕是時雷震謹身殿諭廷臣陳得失崧以修德行仁對上頗思其言是月詔與前刑部尚書李敬並徵拜敬國子祭酒崧司業賜鞍馬令朝夕見見輒燕語移時未旬日卒疾作猶強坐訓諸生及革敬問所欲言曰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無一語及家事上命有司治殯斂親製文祭之 攷異劉崧以去年致仕本年三月召為司業語見明史本傳傳言明年則崧卒在四月也潛菴史稿系國子司業劉崧卒于四月而不言其致仕後召為國子司業事今據本傳增入

夏四月丙辰置國子監初吳元年置國子學以應天府學為之至是詔改建太學于雞鳴山下尋改國子學曰國子監 攷異明史本紀不書但于十五年書太學成證之與彙春明夢餘錄建國子監在十四年潛菴史稿系之四月丙辰今從之 庚午魏國公達師諸軍出塞傅友德為前鋒軍至北黃河敵騎遁友德選輕騎夜襲灰山大破之禽其平章太史等時西平侯沐英分道出古北口略公主山長寨獲全甯四部度臚朐河執元知院李宣等盡俘其眾達還師仍鎮北平 五月湖廣五溪蠻叛

時江夏侯周德興自福建召還上以其年老欲令少休息德興力請行乃壯而遣之賜手敕曰趙充國征西羌馬援討交阯皆年老自請行朕常嘉其事謂今人所難卿忠勤不怠何多讓馬德興至五溪蠻悉散走會四川諸洞作亂德興移師討平之　六月丙辰選國子生得三十七人以備擢用　秋七月皇后千秋節始定朝賀儀　以刑部郎中胡禎為本部尚書禎以御史臺吏起家上破格用之　以賢良方正何德思為河南右參議聰明正直金思存為北平右參議孝弟力田聶士舉為四川左參政賢良方正蔣安素為四川右參政　八月乙丑南雄侯趙庸討陽春蠻平之先是廣東右衛百戶翁顯討山寇房文廣力戰死之會倭寇閩洋上命庸兼鎮閩廣至是陽春之捷俘囚無算庸奏戮其魁餘悉散遣之　丙子詔求明經老成之士令有司禮送京師　庚辰河決祥符原武中牟有司請修築上曰此天災也今欲塞之恐徒勞民力但令防護舊隄勿重困吾民　辛巳魏國公徐達還　是月前御史大夫安然卒然既致仕上置四輔官所用多老儒不久尋致仕王本坐事誅乃召然代之然久歷中外練達庶務眷注特隆至是卒當王師下山東時然以故元左丞守萊州率眾先歸上念其誠親製文祭之　九月壬午朔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左右副將軍帥步騎三十萬征雲南諭友德曰雲南自昔為西南夷至漢始置吏臣屬中國今元遺孽巴咱爾斡爾密等自恃險遠害我使臣在所必討朕嘗覽輿圖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甯別遣一軍向烏撒大軍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然後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噤喉彼必并力于此以扼我師出奇制勝實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向烏撒應永甯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疲于犇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徑趨大理先聲已奪勢將瓦解其餘部落遣人招諭可不煩兵下也師行上親餞之龍江　丁未傅友德師至湖廣分遣都督郭英胡海陳桓等帥兵五萬由四川永甯趨烏撒友德自帥大兵由辰沅趨貴州　是月命徐達仍鎮北平　以李幹何顯周為四輔官　衍聖公孔希學卒希學好讀書善隸法文詞爾雅每賓客讌集談笑揮灑爛然成章承大亂之後廟貌服物畢力修舉盡還舊觀至是卒遣官致祭于是始定諸王大臣賜祭葬之制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癸丑命法司錄囚同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等官會議平允以聞　癸亥又命御史林愿石恒等分按諸道錄囚　浙東山寇葉丁香等作亂己卯命延安侯唐勝宗帥兵討之禽其首從凡三千餘人又分兵平安福之賊至臨安降元右丞阿卜台等　是月免應天太平廣德鎮江甯國田租又免開封祥符等八縣及陳州被水田租　是時工部尚書薛祥坐累杖死天下哀之（攷異薛祥被杖死事見本傳及刑法志七卿表系之是月今從之惟刑法志誤作夏祥今據本傳）　給事中鄭相同奏舊制百官見東宮皆稱名惟宮臣

稱臣下廷臣議編修吳沈等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承天位也臣子尊敬之禮不宜有二請凡啟事皇太子者皆稱臣如故從之　初吉安侯陸仲亨從湯和練兵臨清以胡惟庸黨逮至京師既而釋之十一月壬午命仲亨移鎮成都　丁未江陰侯吳良卒良安齊王妃也王既封上命良往建王府數年遂卒于青州追贈江國公謚襄烈良與弟禎俱以勇略聞從上起濠梁積功兄弟並封為侯禎先二年卒謚襄毅俱肖像功臣廟　庚戌趙庸討廣州海寇平之時寇攻掠東莞南海及肇慶翁源諸府縣庸帥步騎舟師八道擊之　禽賊酋鏟平王等　十二月丁巳罷翰林院承旨直學士及待制應奉等官定學士正五品凡諸司章奏命同春坊正字等官考覈平允則署銜曰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列名書之　辛酉傅友德帥藍玉沐英至貴州攻普定普安皆下之留兵戍守進師曲靖元梁王遣司徒平章達爾瑪（舊作達里麻）將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掩其不意上所謂出奇制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進師丙寅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諸軍銜霧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爾瑪大驚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師遠來利在速戰然急濟恐為所扼乃整師臨流若欲渡者而別遣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陳後張旗幟山谷間元兵驚擾英急麾兵渡江使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破其前軍敵卻數里我師畢濟戰數合英縱鐵騎搗其中堅遂大敗之生禽達爾瑪等俘衆二萬友德既下曲靖即自帥衆數萬向烏撒分遣藍玉沐英趨雲南壬申元梁王聞達爾瑪敗棄城走入普甯州之忽納砦焚其龍衣驅妻子赴滇池死遂與左丞托迪（舊作達的）魯爾（舊作驢兒）俱自殺癸酉玉英等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保以城降玉等整軍入秋毫無犯改中慶路曰雲南府

都督郭英之出永甯也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也遂帥兵攻赤水河去河二十里而軍時久雨水漲英曰賊恃水險不意吾濟趣令諸軍斬木造筏乘夜濟河敵大驚潰禽蠻將一人諸蠻悉震會友德自曲靖取間道循孤格山而南直搗烏撒元右丞實卜方屯赤水河拒英等聞大軍至遽遁去友德下令城烏撒版築方興實卜引諸蠻復大集友德據高岡嚴陳待之諸將請戰友德曰必欲戰者有進無退時芒部土酋悉衆來援我軍爭奮擊之戰數十合蠻衆中槊墜馬死者相踵遂大潰斬首三千級實卜帥餘衆遁遂城烏撒克七星關以通畢節進兵可渡河于是東川烏蒙芒部水西諸蠻皆望風降附是役也錢唐衛千戶袁興自請為前鋒陷陣死之詔追贈恤其家　是月罷京畿都漕運司　初吳元年置大理司卿秩正三品上即位之初罷之置磨勘司尋又罷之是歲復置大理寺改卿秩正五品左右少卿從五品左右寺丞正六品其屬左右寺正各一人寺副各二人左評事四

人右評事八人又置審刑司共平庶獄其大理寺所理之刑審刑司復詳議之　諸藩入貢惟安南卻之時廣西思明土官控安南犯境而安南亦訴思明擾邊上移檄數其奸誑罪因卻其貢

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宴羣臣于謹身殿始用九奏之樂蓋詹同等所定復更之也 攷異据此始用九奏之樂似前此詹同等所定未曾奏用且据明史樂志所載同等所奏自本太初以下九章皆有其目而無其詞若十五年所定自炎精開運以下九章其詞並詳志中則是同等所奏復更製之明矣野史有以為是年所奏即詹同陶凱所定者非餘詳攷證中　藍王既定雲南遣宣德侯金朝興景川侯曹震等分道取臨安威楚等路震至威楚元平章等降朝興駐師臨安元帥及土酋楊政等壬午元曲靖宣慰司及中慶澂江武安三路皆先後詣藍王沐英等營納款雲南遂平 攷異此事明史本紀系之正月書云景川侯曹震定遠侯王弼下威楚路按是時下臨安威楚兩路證之震傳下威楚者震也又證之金朝興傳下臨安者朝興也又證之紀事本末則云藍王別遣曹震王弼金朝興等帥兵二萬分道進取臨安諸路皆下之是此三人俱從亟征雲南而弼傳但敘其平大理之功不言下臨安威楚等路本紀所載但言威楚不及臨安但書王弼不及朝興至于震下威楚朝興下臨安傳中分記其功並非震與朝興合兵取威楚又取臨安也本紀弼與震同取威楚而弼傳不及且其時震下威楚降元將閻乃馬歹等朝興下臨安降元完者都及土酋楊政等是本紀所敘既遺卻臨安又遺卻金朝興三編言取威楚等路似已兼臨安在內然但言王弼不及朝興與本紀同其實取臨安當為朝興及唐勝宗二人之功相傳擬宗又按明史土司傳言取臨安之事亦以為朝興不及王弼紀事本末前敘三人則總從征雲南之有功者而著之蓋平威楚乃曹震之功平臨安乃朝興之功平大理則王弼之功也今分記之為得其實　丁亥置貴州都指揮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司事　己丑減大辟囚　甲午上遣使諭友德曰貴州雲南相距甚遠今須別置雲南都司以統諸軍既有土有民亦須置布政使及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之地亦宜留兵守衛控制渠長　乙未大祀南郊　庚戌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是月命編類蒙古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但借高昌之書製蒙古字而譯語未有成書難以通曉乃命翰林院侍講和約爾濟勒 舊作火原潔 及編修瑪實伊克等 舊作馬沙亦黑 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復朔漠皆能通達其情　二月壬子河南河決遣駙馬都尉李祺振之　癸丑置雲南都指揮司以都督謝熊馮誠署司事誠國用子也　甲寅以雲南平詔天下　乙卯始置雲南布政司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署司事以張紞等為參政參議等官　是月以劉仲質為禮部尚書仲質分宜人上即位之初以宜春訓導薦入京授翰林院典籍上優其學超擢拜之　閏月癸卯藍王沐英攻大理平之大理為段氏世守之國元世祖封其子為雲南王仍錄段氏子孫守其土段氏有大理傳十世至寶者當上平江西湖廣時曾遣其叔段真奉表歸款友德既克雲南授寶子明為宣慰使明不受遣使貽書請奉正朔如外蕃入貢例友德怒辱其使明復貽書請友德班師乃與藍王沐英等議征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為固聞大軍至聚眾扼下關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也號猛險王等

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為掎角勢自帥衆抵下關造攻具遣胡海由石門間道夜渡河遶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崖而上立旗幟昧爽軍抵下關者望見皆踴躍讙譟蠻衆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没馬腹將士隨之乃斬關入蠻兵大潰遂拔其城禽段明弟世送京師大理悉定尋分兵取鶴慶破石門關下金齒諸蠻部相帥解甲降　三月庚午河決朝邑　是月藍玉遣兵攻拔三營萬戶砦更定雲南所屬府五十二州六十三縣五十四傅友德遣使送元梁王家屬及元威順王子伯伯等三百十八人至京師奏言雲南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核但當就今要害量宜設衛又据故元司徒平章達爾瑪言元末田土多為豪右隱占今循元舊制歲用不足諸衛軍食請以今年所徵糧並官田鹽課所入悉給之報可未幾置雲南鹽課司以益軍食　以李信為吏部尚書時罷中書省部權始專而銓政尤要惟上用法嚴旋拜旋罷皆不克久於其任信歷侍郎擢尚書幾二年卒于官凡內外封贈蔭敘之典多信所裁定云　夏四月甲申徙故元梁王及威順王子家屬于耽羅　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初上即位之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時刑部尚書錢唐伏闕上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報本之禮必不可廢侍郎程徐亦上疏言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後宋濂為司業亦言之皆不報至是始詔禮官劉仲質等曰孔子道冠百王功參天地今天下郡縣並建廟學而報祀之典止行京師未徧宇宙豈非闕典歟乃詔仲質等與儒臣共定釋奠儀頒之天下令每歲春秋以上丁日通祀文廟　丁亥太白晝見　壬辰免畿內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稅糧　是月大理寺卿李仕魯坐言事死初上汰黜天下僧道禁令頗嚴其後以僧宗泐等數至禁中為所惑乃詔徵東南戒僧屢建法會于蔣山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襴袈裟衣召入禁中賜坐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皆驟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橫甚讒謗大臣舉朝莫敢言時給事中陳汶輝疏言古帝王以來未聞縉紳緇流雜居同事可以相濟者也今勳舊耆德咸思辭祿去位而緇流憸夫日益讒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上不聽諸僧怙寵者遂請為釋氏創立職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為僧錄司設左右善世左右闡教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凡先後度僧尼道士數至踰萬仕魯少好朱子之學上素知其名會有司薦舉入見上喜曰朕姑以民事試子行召子矣除黃州同知期年治行聞至是召為大理寺卿仕魯乃上書言陛下方創業凡意旨所向即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舍聖學而崇異端章數十上皆不報而仕魯性剛介由儒術起用方欲推明朱子之學以

闢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遽請于上曰陛下深溺其教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遂置笏于地上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而汶輝為大理寺少卿尋亦以忤旨懼罪投金水橋下死其後諸僧益肆為不法事上始悔之仕魯濮縣人汶輝詔安人（敍異仕魯被誅三編系之四月今証之明史仕魯傳陳汶輝請除釋氏之疏在仕魯上疏前其懼罪投金水橋下死又在誅仕魯之後今据仕魯傳牽連並記之）

初上置都督府其屬有拱衛指揮使司尋改為都尉府以為親軍管領五衛軍士而設儀鸞司隸焉至是罷儀鸞司改置錦衣衛秩從三品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恒以勳戚都督領之以鎮撫司隸焉自是上有所誅僇下鎮撫司禁治不由三法司所屬校尉五百人祿秩名號無異京衛于是始不隸大都督府　詔旌高希鳳家凡節婦五人先是元臣名祖自定遼來歸上問遼東風俗名祖言俗尚禮教往年石城有高希鳳者本光州固始人戊戌秋在遼東老鴉寨為亂兵所掠斷腕死其妻劉氏被虜罵不絕口死之希鳳仲弟藥師聱亦死于亂妻李氏攜其子文殊及孤姪僧保往高麗避難中途度不兩全以其子差長棄之挈姪以行及明興遼民復業李氏訪得其子同歸守夫墓希鳳季弟已延布哈為納克楚所殺妻郭氏高麗人居渾灘自縊于馬櫪希鳳從子達實鼎為仇誣陷死妻金氏與姑邢氏縊于魚塢又言定遼南河寨斡羅村有卒裴皮鐵者死其妻李氏女直人年二十三後二年葬其夫自經于桑鄉人合葬焉上即日詔旌表希鳳家為五節婦之門裴皮鐵家為貞節之門　五月己未國子監文廟成上將幸太學行釋菜禮侍臣有言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上曰昔周太祖如孔子廟左右謂不宜拜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師何敢不拜朕嘉其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有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禮宜加崇乃命禮部尚書劉仲質詳議仲質請上服皮弁執圭詣先師位前再拜獻爵又再拜退易服詣彝倫堂命講庶典禮隆重制曰可乙丑上詣先師廟釋菜如禮禮成退御講筵宣祭酒吳顒等以次進講講畢賜宴竟日還宮次日祭酒師師生上表謝尋頒釋奠儀注于府州縣並定國學及各行省主祭官之例國子監設六堂曰率性修道誠心正意崇志廣業以館諸生旁有號舍以宿諸生厚給廩餼又以時賜布帛文綺之屬庚午頒學規于國子監又頒禁例十二條于天下鐫立臥碑置明倫堂之左其不遵者以違制論　丙子廣平府吏王允道上言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鐵冶上曰朕聞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利不在官即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于官今民生業甫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命杖允道流之海外初上即位以軍事方殷詔于江西之進賢新喻湖廣之興國黃梅以及山陝廣東產鐵等處凡置鐵冶十三所自罷斥允道數年之間各布政司鐵冶以次停止尋又復之然其歲輸鐵額亦較前稍減云先是有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取西戎水銀坑亦斥之　丁丑遣

行人訪經明行修之士　是月上聞士卒海運多溺死者詔議遼東屯田　諸蠻既平上欲通滇黔蜀三省之路因直東川烏撒烏蒙芒部諸衛指揮使司詔諭諸部人民隨其疆界遠邇開築道路各廣十丈準古法以六十里爲一驛以至奉行又敕諭友德等曰烏蒙烏撒東川芒部諸酋長雖已降恐大軍一還仍復嘯聚符到日悉送其酋長入朝又諭以貴州已設都指揮使然地勢偏東今宜于實卜所居之地立司以便控制卿其審之已烏撒諸蠻復叛上諭友德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即有此變朕前已慮之今果然然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勢在必守其東川芒部烏蒙未可遽守也且留屯大軍掃蕩諸蠻僇其渠長方可分兵守禦耳六月上復授安陸侯吳復爲總兵平涼侯費聚副之命會征南諸軍討烏撒烏蒙諸叛蠻授以方略令勿與蠻戰于關索嶺上當分兵掩襲直擣其巢使彼各奔救其家之不暇必不敢出以抗大師俟三將軍至破之必矣會傅友德回軍與沐英會于滇池分道進討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守之造舟以渡往來　秋七月戊申太白晝見凡二日　乙卯河決滎澤陽武　辛酉罷四輔官上以所任輔臣皆老儒起田家愔樸無他長自安然辛後李幹等或出外或罷去是官遂廢不復設　乙亥傅友德沐英進兵烏撒大敗其衆斬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萬計餘衆悉遁復追擊破之又分兵平東川建昌芒部諸蠻請置烏撒畢節二衛又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請改隸四川布政使司俱報可　八月丁丑朔詔復設科取士三年一行爲定制　丙戌孝慈馬皇后崩后宿州人仁慈有智鑒好書史佐上定天下恒勸以不嗜殺人爲本及册爲皇后勤于內治暇則講求古訓吿六宮以宋多賢后命女史錄其家法朝夕省覽平居服大練浣濯之衣雖敝不忍易嘗以穎絲緝衣裳賜諸王妃公主使知蠶事艱難妃嬪宮人皆厚待之命婦入朝如家人禮愛誦小學嘗求上表章上決事或震怒輒隨事微諫雖上性嚴爲緩刑僇者數矣上嘗令重囚築城后曰疲囚加役是速之死也上乃赦之上幸太學還后問生徒幾何曰數千后曰人才衆矣諸生豈無父母妻子待以仰事俯給者乎乃立紅板倉積糧賜其家諸將克元都俘寶玉至后曰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寶歟上曰朕知后謂得賢爲寶耳對曰誠如陛下言妾與陛下起貧賤至今日恒恐驕縱起于奢侈危亡起于細微故欲得賢人共理天下又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姦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上曰至言也命女史書之其規正類如此寢疾之日羣臣請禱祀求良醫后謂上曰死生命也禱祀何益且醫何能活人使服藥不效得毋以妾故罪諸醫乎疾亟上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慎終如始崩時年五十一上慟哭遂不復立后　皇后之喪禮官援宋制爲請凡內外百官仍循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七日而除素服百

日自太子諸王以下皆如孝慈錄所定制曰可　己丑命延安侯唐勝宗長興侯耿炳文屯田陝西　初上詔徵天下秀才凡先後至者吏部試之召見授官丁酉擢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是時都御史趙仁言曩者以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所取士列置郡縣多不舉職今又聘取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以為當分等考覈以定去留上覽其奏謂刑部尚書開濟曰設官所以安民官不得人民受其害今徵至秀才宜試其能否考其優劣然後授之以職其詳議以聞于是濟議以經明行修為一科工習文詞為一科通曉書義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練達治理為一科言有條理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三科以上為中不及三科者為下從之辛丑詔徵至秀才分六科試用　乙巳遣使諭傅友德沐英等曰得報知七月二十八日已擊破烏撒次第搜捕林箐諸蠻然此地山高道險愼勿輕動人自七星關來者皆曰烏撒芒部之等至夜舉火挈家入靄翠符至可令靄翠之民縛送軍前其關索嶺非古道古道又在西北大軍若開此道以接普定即芒部渠長可盡獲也已又諭曰雲南士卒既艱食不宜分屯止于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往無礙矣若靄翠之地必用十萬衆乃可定也時靄翠雄踞貴州是年之春因平蠻懼譴復來朝貢上賜之冠帶衣鈔而遣之然其地遠未置郡縣故上于平滇詔中謂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不能守也至是聞烏撒諸蠻部就之故欲其乘勝宣威以通普定之路云　九月丁未朔太白晝見　己酉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上諭之曰自古知人堯舜猶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耶卿等固皆賢人君子然山林之士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所知朕將復徵之于是濟甯單縣儒士張以甯董倫等復有所薦遣使就徵仍賜韜等人鈔一定授布政使參議等官　乙丑熒惑犯南斗上敕將軍傅友德等曰上天垂象以示鑒戒自昔蠻夷叛服不常卿等率師久勞于外恐衆心懈弛為寇所乘宜嚴加儆備以防不虞且蠻夷好置毒水中將士飲食極宜謹慎以副朕懷（攷異據明史天文志在是年九月乙丑又据典彙上以星變敕將軍傅友德等今并增入）　庚午葬孝慈皇后于孝陵時諸王奔喪送葬畢將還上命各選僧一人侍從之國為孝慈皇后修佛事吳僧道衍先以宗泐薦名在燕府籍中一見相契燕王因奏請從行道衍者姚廣孝僧名也（攷異三編明鑑皆系之九月證之姚廣孝傳正諸王葬高后喪將還之時又太祖以是年四月誅李仕魯正崇信釋氏之時故有為高后薦福之語典彙系之十七年者似誤今系之庚午葬高后之下為得其實）　是月詔翰林院李翀吳伯宗等譯回回厤書　北平都司奏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烽火遠斥堠控守要害可以讋服胡虜撫輯邊氓按所轄關隘曰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曰前鋒嶺如此類凡二百處宜以各衛校卒分戍其地詔從之　儒士沈士榮應聘至上書曰陛下恭勤求治于今有年在朝賢哲豈皆不言耶

所用臣等豈皆不賢耶恐言之不能拔其本用之未盡展其才故重勞宸慮也況今智者自為身謀甘于暴棄愚者不思自守累犯憲章皆由進言者無拔本之論選官者無量才之實昔魏徵隨事立諫不能格君心之非是無拔本之論也漢文帝屈賈誼于長沙是無量才之實也夫賢之難遇如淘沙中之金不淘則金不可得也用人而歷試之如鑛之鍊銀不鍊則銀不可成也願陛下詳加采擇勿謂儒者皆賢而盡用之或一士不稱餘士皆棄則賢在其中亦莫能辨此猶金之未淘也進用之初或不當其職其人雖有才能先已敗事此猶鑛之未鍊也如蒙特賜優容敢乞給以筆劄條列事宜上手詔褒諭曰卿八閩志士守儒者之道一旦應召而來傑然特出攄誠納欵欲罄所懷朕之願也尋擢為翰林院待詔

傅友德等之出也馮誠守雲南諸蠻見城守單弱土官楊苴因乘間紿其下曰總兵領大軍歸矣雲南城可圖也遂糾衆二十餘萬攻城城中乏食誠率將士斂兵拒守多置弓弩戰具賊至輒射之多應弦而斃伺賊少怠更出奇兵衝之賊不能攻遂圍城為久困計時沐英駐師烏撒選精騎萬餘來援至曲靖先遣人入城報知為賊所得紿之曰總兵官領大軍三十萬至矣賊衆駭愕拔營夜遁走安甯羅次邵甸富民晉甯大理江川等處復據險樹柵以圖再舉英至與誠等合軍勦降之凡斬首六萬餘級生禽四千餘人諸部悉定

冬十月丙子更置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八人秩正七品分監察御史為浙江河南山東北平山西陝西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四川十二道各道置御史或五人或三四人秩正九品每道鑄印二一畀御史久次者掌之一藏內府有事受印以出既事納之文曰繩愆糾繆時以秀才李原明詹徽等為監察都御史吳荃等為試監察御史徽同之子也攷異按明太祖吳元年置御史臺設左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之等皆仍元制自十三年胡惟庸之獄始罷御史臺所云罷御史臺者非罷御史罷其總領之御史大夫也時但設左右御史中丞而分巡之監察御史如故十四年更置都察院始有都御史之名然攷之職官志乃監察都御史非左右都御史故其秩不過正七品是以詹徽李原明皆得以秀才擢用而野史所記遂以為徽等試左右都御史誤矣左右都御史至十六年始設正三品十七年又升二品故詹徽之升左都御史在十七年七卿之名至此始定即明初御史大夫之職也餘詳攷證中

丙申錄囚上命御史袁凱送皇太子覆訊多所矜減凱還報上問朕與太子孰是凱頓首言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以凱老猾持兩端惡之凱懼佯狂免告歸凱工詩以賦白燕為楊維楨所賞徧示坐客人遂呼袁白燕云攷異據紀事本末系之是年二月今改系于是月錄囚之下至凱所言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紀事以為上喜從之證之凱傳則太祖惡凱持兩端其佯狂免歸正以此也今據凱傳書之

是月詔南雄侯趙庸班師還庸既平陽山歸善等蠻又討粵盜前後獲賊黨萬七千八百餘人斬首八千八百餘級尋招降番禺等縣民三千三百餘戶又奏籍蜑戶萬人為水軍上嘉其功還賜綵幣上尊良馬

初太子正字桂彥良遷晉王府右傅上親為文賜之彥良入謝上曰江東大儒唯卿一人對曰臣不如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彥良至晉以

更定王府官制改左長史是時入朝京師上太平治要十二策曰法天道廣地理順人心養聖德培國脉開經筵精選舉審刑法敦教化馭四夷蒐才俊廣咨訪上覽之曰彥良所陳通達事理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彥良還晉府越三年告歸尋卒　魏國公徐達還京師　十一月戊午上既罷四輔官欲仿宋制置殿閣大學士以備顧問乃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為東閣大學士攷異明史本紀洪武十五年十一月置殿閣大學士以邵質吳伯宗宋訥吳沈為之證之列傳伯宗授武英殿大學士訥授文淵閣大學士沈授東閣大學士而同時授華蓋殿大學士者乃劉仲質也再檢明史職官志置殿閣大學士注云時邵質以禮部尚書授華蓋而稽之仲質傳亦同質[illegible]傳云仲質十五年拜禮部尚書其年冬授華蓋殿大學士則與本紀所載之邵質其官同其殿名同且邵質之名雖見本紀及職官志中其他別無事實散見于他傳者是其人之有無殆不可知而以明史紀傳互證殆因劉仲質一字之同誤其姓名遂不詳攷耳別詳攷證中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徵耆儒鮑恂余詮等為之輔導太子秩皆正五品訥徵修禮樂書事竣不仕歸久之以四輔官杜斆薦授國子監助教說經為學者所宗國子監成命撰宣聖廟碑稱旨遂超遷翰林學士恂崇德人故元學正上即位之四年開科取士徵至京師與宋濂俱為同考官試已辭歸至是年踰八十與耆儒余詮高郵張長年登州張紳皆以明經老成為禮部主事劉庸所薦召至京是時詮亦踰七十賜坐顧問翌日並命充是官與恂皆以老疾固辭未幾放還紳後至以為鄠縣教諭尋召為右僉都御史　壬戌命禮部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板諭之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蓋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于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仍命工部督匠修治之並命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校　是月以兵部尚書唐鐸為諫議大夫上初置諫院既設司諫正言等官欲崇其秩乃設諫議大夫鐸以老成望重為之未幾左遷監察御史鐸既改官乃以趙仁為兵部尚書　以任昂為禮部尚書代劉仲質也昂河陰人以辟薦起為襄垣訓導擢御史至是拜尚書時上加意太學罷祭酒李敬吳顒命昂增定監規八條遂以曹國公李文忠大學士宋訥兼領國子監事會司諫關賢上言邇來郡邑所司非人師道不立歲選士多缺甚至俊秀生員點充承差乖朝廷育賢意昂乃奏定天下歲貢士從翰林院考試以為殿最明年詔科舉與薦舉並行昂條上科場成式視前加詳取士制始定　初東宮官屬有左右詹事同知詹事院副院丞及左右率府諭德贊善等官皆以勳舊大臣兼領其職其屬又有文學中舍正字洗馬庶子等官至是更定左右春坊官各置庶子諭德中允贊善司直郎又各設大學士尋定司經局官設洗馬校書正字時以耆儒劉靖關賢為左右司諫兼春坊左右庶子趙庸何顯周為左右正言兼

左右諭德凡諸司奏啟皆與翰林詳看兼司平駁其後改院改府遂為詞臣遷轉之階　十二月己卯以營孝陵功封
中軍都督府僉事李新為崇山侯　辛卯振北平被災屯田士卒　己亥詔永城侯薛顯練軍山西　是歲始定天下
府州縣衙門錢糧書冊悉用半印勘合行移懲空印之舊弊也初空印之獄各府州縣重者論死輕者謫發內外官員
株連大半至是始議以半印勘合出納關防各司府州縣俟年終將發去勘合底簿折帖具本奏繳仍具清冊一本送
原發衙門稽查比較遂為定例

DS
753
.H7
v.3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八 起昭陽大淵獻盡旃蒙赤奮若凡三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十六年春正月乙巳朔以皇后喪御殿不舉樂　庚戌遣官祭陣亡指揮雍桂郵其家　壬子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財求免御史執之竝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有論決者宜再三詳讞覆奏施行慎毋重傷人命〔攷異諸書皆系之正月史稿系之正月庚戌下憲章錄系之戊申今據洪武寶訓在正月壬子從之〕　乙卯大祀南郊　戊午命魏國公徐達仍鎮北平　壬申北平按察司言高陽諸縣嘗被水三皇廟分司廨宇圮壞請修治上曰居官宜卹民不可勞民今北方水患方息正當問民疾苦以撫恤之若有修造俟歲豐足為之未晚遂命停止　二月乙亥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為訓自後女主竊柄唐祚遂衰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閹豎小人朋比于國中卒召藩鎮之禍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丙申初詔天下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于京師由翰林院考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一等入國子監二等送中都不中者遣還提調教官罰停廩祿用諫官關賢及尚書任昂議也時大學士宋訥兼祭酒凡功臣子弟皆就學及歲貢士常數千人訥為嚴立學規終日端坐講解無虛晷夜恒止學舍其後開進士科所取士由太學進者率三之一云　丁酉免鳳陽和州田租　是月大學士吳沈等進精誠錄先是上將享太廟致齋于武英殿召沈等謂之曰朕閱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卿等其以類編輯庶便觀覽至是書成上賜名精誠錄命沈序之　潁川侯傅友德等遣人送元故官及渠長段世等至京師上賜之衣服以元右丞觀音保為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觀又傳諭段世曰爾父寶曾有降表朕不忍廢賜其長子名歸仁授永昌衛鎮撫世賜名歸義授雁門鎮撫改大理路曰大理府置衛設指揮使司時友德等進平蒙化府鄧川州過金沙江又平北勝麗江等府平津等州凡蠻民降者數十萬戶　三月甲辰詔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班師留西平侯沐英帥眾數萬填滇中自此沐氏遂世守雲南云　庚戌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盛稱周祚之長上曰周自公劉后稷弈世積德以

及文武遂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何患不昌　丙寅復鳳陽臨淮二縣民繇賦世世無所與諭戶部曰鳳陽朕故鄉皇陵在焉昔漢高帝生於豐起于沛豐沛之民終漢世受惠朕今永免鳳陽臨淮二縣稅糧徭役其榜諭之　壬申罷提刑按察分司　夏四月乙亥上諭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于所好者鮮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故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者也　庚寅上以開濟定詐偽律好為深文議法巧密諭曰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鷇巧密之法民何以堪由是浸惡濟　是月故元儒士戴良卒于京師良字叔能世居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上克婺州徵良為學正與宋濂葉儀輩訓諸生上既旋師良忽棄官逸去元至正末用薦者言授良江北行省儒學提舉良見時事不可為避地吳中依張士誠既知其將敗挈家泛海抵登萊欲間行歸庫庫軍道梗寓昌樂數年洪武六年始南還變姓名隱于四明山上遣人物色得之以上年徵至京師試以文命居會同館日給大官膳至是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遂暴卒蓋自裁也良以元之亡不忘故主每形之歌咏間故卒不獲其死同時被徵之士有王逢者字原吉江陰人元至正中作河清頌臺臣薦之稱疾辭張士誠據吳其弟士德用逢策北降于元以拒江南上滅士誠欲辟用之堅卧不起隱上海之烏涇自稱席帽山人去年以文學徵有司敦迫上道時逢子掖為通事司令以父年高叩頭泣請乃命吏部符止之又六年始卒元之亡也同時又有丁孝子名鶴年回回人父以世蔭為武昌達魯噶齊卒于官至正壬辰武昌被兵鶴年年十八奉母至鎮江母沒鹽酪不入口者五年避地四明時方國珍據浙東最忌色目人鶴年轉徙逃匿為童子師或寄僧舍賣卜給及海內大定牒請還武昌而生母已道阻前死瘞東村廢宅中鶴年慟哭行求母告以夢乃嚙血沁骨斂而葬烏斯道為作丁孝子傳鶴年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國順帝北遁後飲泣賦詩情詞悽惻晚學浮屠法廬居父墓學洽聞精詩律楚昭莊二王咸禮敬之最後始卒攷異三編系元臣之不仕于明者如蔡子英巴延資中皆特書卒月獨九靈山人遺之諸書亦不載證之文苑傳良以十五年召至京是年四月自裁也王逢之徵亦在十五年今悉據良傳並記席帽山人及丁孝子事　五月乙巳赦天下衛所至冬帥所部赴京師候較閱　庚申免應天太平鎮江寗國廣德稅糧詔曰五郡為興王之地其民助朕居多數免其稅所以酬其勞也有司有侵漁者必寘之法　是月滇南品甸土酋杜惠來朝授為千夫長詔六安侯王志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督兵至品甸繕城池立屯堡置郵傳

安輯人民（攷異城品甸據明史土司傳在是年紀事本末系之五月今從之惟品甸誤作尋甸蓋品甸乃雲南大理府所屬尋甸則軍民府也今從土司傳）　始定文官封贈蔭敘之典禮部尚書任昂奏也時有廣東都指揮狄崇王臻以妾爲繼室乞封下廷議昂持不可從之乃命昂及翰林院定嫡妾封贈例因詔偕吏部定文官封贈例十一蔭叙例五頒示中外並著爲令　六月辛卯免畿內十二州縣養馬戶田租一年滁州免二年（攷異免畿內及養馬戶田租三編並系之五月今據明史本紀一五月庚申一六月辛卯史稿同三編蓋章潢記之今分書五六月下）　戊戌大學士吳沈進講周書國罔有立政用憸人諭曰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沈對曰所謂去邪勿疑也（攷異續文獻通考在是年八月洪武寶訓作六月戊戌今從之）　先是雲南姚安土官自久作亂詔傅友德以班師時留兵討之是月友德遣兵次九十九莊自久遁去踰年復寇品甸沐英奏請以土官高保爲姚安府同知高惠爲姚安州同知從英討自久平之　秋七月庚戌上諭侍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由於勤儉其敗未有不由于奢侈前代得失可爲明鑑後世昏庸之主縱欲敗度不知警戒卒瀕於危亡深可慨嘆大抵處心清淨則無欲無欲則無奢縱之患欲心一生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亡隨之朕每一念及未嘗不惕然于心（攷異諸書不載此據洪武寶訓增）　辛亥分遣監察御史錄囚于諸道　壬子遣官祭媧皇陵于趙城　是月東閣大學士吳沈以進講後期降翰林院侍書尋改國子博士以老歸沈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爲非禮宋濂王褘之論祀典皆未之及也其後更定大禮改稱至聖先師實自沈發之云

八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甲戌詔曰比者政事苟且上下相蒙閭郡連歲不聞有所激勸其云吏稱民安其令御史按察司巡行訪察之（攷異憲章錄系之八月下令據史稿作甲戌）　九月甲辰詔曰頻歲豐稔民多貧困其咎安在豈徭役之重及吏民因緣爲奸耶有司宜思所以振救之法令頻苛者罪不宥　江西龍泉永新山民作亂煽聚徒黨號稱順天王都指揮戴宗師兵捕之不克　癸亥上命申國公鄧鎮爲征南將軍（攷異據本紀鎮爲征南將軍而本傳及潛菴史稿皆書征南副將軍證之薛氏憲章錄九月命申國公鄧鎮爲征南將軍臨江侯陳鏞濟寗侯顧敬爲左右副將軍是副將軍者乃鏞與敬非鎮也今仍據本紀書之）臨江侯陳鏞濟寗侯顧敬爲左右副將軍討平之鎮愈之子改封申國鏞德之子敬時之子也鎮所部兵不戢時泰和蕭執以親老告歸親沒廬墓詣鎮責之鎮爲之諭禁止侵擾邑人以安執以洪武四年鄉舉爲國子學錄嘗以夏至北郊與宋濂陶凱等齋宮奉詔賦山梔花上獨喜執作徧示諸臣寵眷遂傾一時時上留意文學往往親試廷臣執與陳觀知遇尤異觀以訓導入覲試王猛捫蝨論立擢陝西參政在陝以廉謹稱或問陝産金何狀觀大驚曰吾備位藩寮何金之問其卒也妻子幾無以自存而執是時亦以純孝爲一鄉之望故二人雖以文學結主知實皆篤行君子也（攷異蕭執責鎮不能戢兵事見趙敘傳執泰和人時廬墓在家龍泉泰和皆連界之地故有責鎮之事今據書之）　冬十月丁丑召魏

國公徐達還　甲申免雷州東安島課　壬辰太白晝見至乙未凡四日　乙巳安陸侯吳復卒于普定復以總兵從傅友德等勦捕諸蠻遂由關索嶺開箐道取廣西是年克墨定苗已至吉剌堡築安莊新城平七百房諸寨斬獲萬計轉餉盤江至是以金創發卒追封黔國公加祿五百石予世券賜諡威毅復臨陳奮發衝犯矢石體無完膚平居恂恂口不言征伐事在普定置妾楊氏年十七獲死視歛畢沐浴更衣自經死封貞烈淑人子傑嗣　十一月上手書滁陽王郭子興事命太常司丞張來儀撰碑文勒之石來儀名羽以字行從父宦江浙兵阻不獲歸與友徐賁卜居吳興領元鄉薦為安定書院山長再徙于吳洪武四年徵至京師應對不稱旨放還再徵授是職上素重其文故有是命尋坐事竄嶺南未半道召還羽自知不免投龍江死　禮部尚書任昂請更定冕服之制及朝參坐次又奏毀天下淫祠正祀典稱號蜀祀秦守李冰附以漢守文翁宋守張詠密縣祀太傅卓茂鈞州祀丞相黃霸彭澤祀丞相狄仁傑皆遺愛在民李龍遷祀于隆州謝夷甫祀于福州皆為民捍患吳丞相陸遜以勞定國宜祀于吳以子抗從子凱配元總管李黼立祀江州元帥余闕立廟安慶皆以死勤事從闕守皖全家殉義者有萬戶李宗可宜配享闕廟皆報可尋詔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復令制大成樂器分頒學宮是時以八事考課外吏及次第雲南功賞事不隸禮部者上皆令昂主其議　十二月癸未江西參議胡昱請設衛禦盜上曰民之為盜由無良吏撫綏之豈在兵耶不許　甲午刑部尚書開濟坐罪誅濟治獄因令郎中仇衍開脫死罪為獄官所發濟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斃之時鄭人陶垕仲以國子生擢監察御史首發濟舞法狀且言濟奏事時置奏劄懷中或隱而不言覘伺上意務為兩端奸狡莫測役甥女為婢妹早寡遂其姑而略其家上怒遂下濟獄並希哲衍等皆棄市濟慧敏有才辯初以安然薦召試刑部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皆綜核有條理品式可為世守上甚信任之浸兼領它部事謗議滋起上又見其用法深刻益疑之遂及于禍垕仲自劾濟後直聲震天下（考異濟誅在十二月本傳年表同紀事本末係之十月據其事發之月也濟為陶垕仲所劾今據明史濟傳增入）　是月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坐弟仲實為三河知縣薦舉不實謫連伯宗降檢討伯宗為人溫厚然內剛不苟媕阿故屢躓蹟年卒于官　是歲西洋國有須文達那者始入貢其國在占城之南滿剌加之西蓋即蘇門荅剌譯音之異云其年之夏倭寇浙東又寇金鄉平陽

十七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南郊　戊申命魏國公徐達填北平　壬戌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沿海諸城防倭（考異據明史本紀書湯和防倭于十七年之正月又書和征思州蠻于十八年之四月是和奉防倭之命不久卽還也若其至浙築衛設城之是乃十九年征蠻班師之後以二十年春至浙其年十一月還據明史本傳及方正學撰神道碑皆不著十七年）

防倭事發是時奉詔未行抑或去而即還無事可書蓋其設衞築城一切處分皆在二十年也今分書之　是月孔子五十七代孫訥服闋來朝詔襲封衍聖公訥希學子也上命禮官以教坊樂導送至國子學學官帥諸生二千餘人迎于成賢街自是每歲入覲給符乘傳時罷丞相官遂定制以衍聖公班列文臣之首　更定都察院官制以詹徽為左都御史初監察都御史之秩止于七品上以臺官職掌風紀品秩太輕乃設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僉都御史各二人正五品未幾又陞都御史正二品副都御史三品僉都御史四品其十二道監察御史亦陞為正七品自此臺職與部權竝重七卿之名遂為一代定制　以余熂為吏部尚書劉逵刑部尚書　二月詔吏部凡文武憂制稽其在職一年廉勤無過者照品給半祿終制三年歷考無過者給全祿終制著為令　三月戊戌朔頒科舉取士式仍定以子午卯酉鄉試辰戌丑未會試鄉試中式者各布政使司送禮部會試會試中式者赴殿試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定制鄉會試各三場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沈傳詩主朱子集傳皆兼古注疏春秋主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二場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內科一三場試經史策五其應試舉人則國子學生府州縣生員及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預焉惟罷閒官吏及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均不准入試試官定制主試二員同考試官四員皆于儒官儒士中訪明經公正之士先期幣聘在內由應天府在外由各布政司主之　曹國公李文忠卒文忠器量沈宏人莫能測其際臨陣踔厲風發遇大敵益壯頗好問學常師事范祖幹胡翰通曉經義為詩歌雄駿可觀釋兵家居恂恂若儒者上雅愛重之嘗勸上少誅僇又諫征日本及言宦者過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以是積忤旨不免譴責去年冬得疾上親臨視使淮安侯華中護醫藥至是卒上親製文祭之追封岐陽王賜諡武靖中以護醫藥失謹坐貶死雲龍子也攷異文忠之卒弇州史乘攷誤引野史云文忠多招納士人門下上聞而弗善也一日調上內臣太多宜少裁省上大怒謂若人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其門客教之因盡殺其客文忠驚悸得疾暴卒上發悲怒殺諸醫及文忠侍者百人此似屬不根之詞及考其嗣公景隆誥頗有咎文忠語末云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似切責及殺門客之事有之史蓋曲為諱也据此則文忠之死或出自裁或服毒死實錄蓋諱之耳今据正史坿識于此　壬子蠲常德被水田租　甲子大赦天下　丙寅詔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公署于太平門外　是月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班師還京師友德征滇上前後下璽書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皆中友德奉行不敢失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廣屯田遠邇悅服威望益隆　夏四月壬午論平滇功進傅友德穎國公列侯藍玉仇成王弼竝益祿五百石予世券封陳桓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是日大賚從征將士　庚寅諭兵部移文有司凡征南將士死者悉收其遺骸具棺葬之　是月增築國子學舍　上語諫

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故言有邪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謗言近於忠諛言近于愛惟不惑于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于諛言則智日明而倭人自遠矣鐸對曰聽言之難自古為然陛下聖諭深得其情（攷異據憲章錄綴之是月證之洪武寶訓則是月己丑也今繫是月下）　五月甲寅詔恤海運溺死軍士家　丙寅涼州衛指揮使宋晟討西番叛酋至額齊訥路擒元海道千戶額森特穆爾帖木兒（舊作也先）及吳國公等俘獲萬八千人送酋長京師簡其精銳千人補卒伍餘悉放遣詔進晟右軍都督僉事仍鎮涼州額森特穆爾之叛也涼州衛百戶劉林力戰死邊人壯之名其所居竇融臺為劉林臺（攷異據明史本紀晟討西番于額齊訥路證之本傳擒額森特穆爾送京師蓋額森始降而後叛也又攷濮英傳劉林戍涼州值額森叛林力戰死之正平涼州前事也今據英傳增入）　六月庚午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禮樂為先或言有禮樂不可無刑政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徒務刑政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故禮樂者治民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也　秋七月戊戌禁內官預外事竝敕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上謂侍臣曰前代人君多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伺動靜夤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後雖知而去之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鑒也朕所以嚴為之禁者欲見危于未形制治于未亂耳　癸丑詔百官迎養父母者官給舟車　丁巳免畿內今年田租之半　庚申錄囚　壬戌盱眙人獻天書命斬之　乙丑秦晉燕周楚齊六王來朝　八月丙寅河決開封東月堤自陳橋至陳留橫流數千里又決杞縣入巴河遣官塞之竝蠲被災租稅尋又詔蠲河南諸省逋賦　壬申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獻方物上元所授宣慰司印詔賜倫發朝服冠帶及鈔定遣使還初大兵下金齒平緬壤地相接土酋思倫發懼遂請降因置平緬宣慰使司以倫發為之至是來貢復改為平緬軍民宣慰使司平緬去西南夷稍遠前代未嘗通中國元時始招諭竝及平緬連界之麓川因分置兩路各統所部時上以倫發先來朝貢遂命兼統麓川之地然倫發以懾于兵威不久尋叛　乙亥孝慈皇后神主祔太廟　九月己酉諸王之國　冬十月丙寅朔冊李氏為淑妃攝六宮事妃壽州人未幾卒更冊郭氏為淑妃妃甯王之母英興其兄弟也　丁卯復遼東海運　河南大水又同時漳河東決河南之臨漳經真定河間一帶趨天津入海故北平亦大水丙子分遣駙馬都尉李祺等往振之（攷異據本紀是月河南北平大水證之河渠志是時漳水東決河南之臨漳由真定河間一帶趨天津故北平亦大水也今增入）　乙酉景川侯曹震上言四川至建昌驛道經大渡河往來者多死于瘴癘詢之父老自眉州峩眉至建昌有古驛道平易無瘴毒已令軍民修治請以瀘州至建昌驛馬移置峩眉新驛從之震又請以貴州四川二都司所易番馬分給陝西河南將士亦報可　丙戌以趙瑁為禮部尚書以任昂告歸代之也　丁亥以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為監察御史　閏月庚子選

儒士五十人試各道監察御史　癸丑詔天下布政按察使所上刑名其間人命重獄具奏者由刑部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後奏決著為令初上命刑部議定罪名入奏既奏錄所下旨送四輔官諫院給事中覆覈無異然后覆奏行之有疑獄則四輔官封駁踰年罷四輔乃命議獄者一歸于部院寺謂之三法司是時三法司改建署成命之曰貫城下敕言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邪私故獄無囚人貫內空中有星或數枚者即刑繁官非其人有星而明為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其各慎乃事法天道行之令貫索中虛庶不負朕肇建之意

是月召魏國公徐達還　欽天監漏刻博士元統上言厤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況授時以至元辛巳為厤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七十年而差一度之大約計之每歲應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今以洪武甲子冬至為大統厤元而七政運行有遲速逆順伏見之不齊其理深奧未易推演聞有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宜徵令推算以成一代之制報可尋擢統為監令統乃取授時厤去其歲實消長之說析其條例得四卷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為厤元命曰大統厤法通軌時上又命纂天文分野書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縣凡郡縣下又詳載古今建置沿革之由通為二十卷書成頒賜秦晉諸王其大略謂晉天文志分野始角亢唐始女虛危然古言天者皆由斗牛以紀星故始斗牛命曰星紀（攷異明史本紀不載據潛菴史稿典彙皆在是月又證之厤志元統上書論厤即在是年之十月令姑記之）　是時始造觀星盤　永城侯薛顯母卒工部請給棺上曰賜乃朝廷之恩豈可請邪自今公侯夫人賜棺非奏特旨不許奏請著為令

十一月庚午上諭禮部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有言邊境不必建學者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甯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塞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令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造就其才它日亦可資用　是月上御東閣謂侍臣曰責難不入于昏君諂諛難動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毋患得患失也

十二月壬子蠲雲南逋賦　是月翰林院待詔朱善上疏論昏姻律曰民間姑舅及兩姨子女法不得為婚仇家詆訟或已聘見絕或既昏復離甚至兒女成行有司逼奪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為昏者有禁蓋謂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為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姑舅兩姨子女無尊卑之嫌成周時王朝相與為昏者不過齊宋陳杞故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為甥舅之國後世晉王謝唐崔盧潘楊之睦宋陳之好皆世為婚媾溫嶠以舅子妻姑女呂榮公夫人張氏即其母申國夫人

姊女古人如此甚多願下羣臣議弛其禁從之明年拜善文淵閣大學士尋主會試嘗講家人卦心箴上善之攷異事見明史本傳系之十八年拜大學士前蓋其為待詔時所奏也三編系之是年十二月今從之至善以明年三月拜大學士薛氏憲章錄十七十八兩年複記誤益十七年尚在待詔任中也　是歲徵婺源汪叡泰和蕭岐皆授官叡以胡大海克休甯與其弟同帥衆歸附後同為張士誠所殺上授叡為安慶稅令未幾徵參贊川蜀軍事以疾辭去至是復徵召見命講西伯戡黎篇授左春坊左司直常命續薰風自南來詩及它應制皆稱旨請春夏停決死罪體天地生物之仁從之敦實閑靜不妄言笑及進講遇事輙言上嘗以善人呼之踰年疾作請假歸岐幼孤事祖父母以孝聞有司屢舉不赴至是復以賢良徵强起之上十便書大意謂止刑罰過中訐告風熾請禁止實封以杜誣罔依律科讞以信詔令凡萬餘言召見授潭王府長史力辭忤旨謫雲南楚雄訓導岐即日行遣騎追還歲餘改授陝西平涼再歲致仕嘗輯五經要義又取刑統八韵賦引律令為之解合為一集曰天下之理本一出乎道必入乎刑吾合二書使觀者有所省也當是時上治尚剛嚴中外凜凜奉法救過不給而岐所上書過切直雖不為忤亦終不用云攷異事見明史本傳叡以洪武十七年召見命講西伯戡黎篇岐以十七年舉賢良上十便書皆見傳中今系之是年之末　初鈔法既行天下稅糧令民以銀鈔錢絹代輸定其所折之直其願入粟者聽之是年詔雲南以金銀貝布漆丹砂水銀代秋租于是謂米麥為本色而諸折納稅糧者謂之折色折色之名始此

十八年春正月甲子擢太原同知溫祥卿為兵部尚書山東布政徐鐸戶部尚書廣東布政徐本工部尚書

辛未大祀南郊　癸酉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縣來朝覲者凡四千一百餘人詔吏部考其殿最分為五等稱職者陞平常者復職不稱職者降闒茸者免為民貪汙者送法司罪之　是月以通政使茹瑺薦召荼陵劉三吾至年七十三矣奏對稱旨授左贊善累遷翰林學士時天下初平典章闕畧上銳意制作宿儒凋謝得三吾晚悅之一切禮制及御製敕修等書多令總其事或為之序初上復孟子配享而終以草芥寇讎及君為輕貴戚易位等語為褱中士夫不為君用者所藉口乃詔三吾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為主者皆刪之書成有連江孫芝者上書詆三吾為佞臣云攷異明史錢唐傳但言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三吾傳言御製敕修之書皆總其事不及修孟子節文語證之實錄三吾等奉詔修孟子節文于洪武二十七年上之據此則錢唐傳所謂儒臣者即三吾也孫芝以力詆三吾後遂與錢唐竝配享亞聖廟事見全氏鮚埼亭內外集詳攷證中

二月上以當春久雨陰晦不解雷電雪雹間作甲辰詔天下臣民極言得失國子祭酒宋訥陳邊事曰今海內乂安惟沙漠尚煩聖慮若窮追遠擊未免勞費陛下為聖子神孫計不過謹邊備而已備邊在乎實兵實兵在于屯田漢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而單于引却陛下宜于諸將中選謀勇數人以東西五百里為制

立法分屯布列要害遠近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策也上頗采用之時國子博士陳潛夫亦應詔上書言甚直臣簡師儒屬廉恥審用人四事上皆嘉納之攷異明史本紀是月甲辰以久陰雨雷雹詔臣民極言得失三編云雷雹雨雪潛菴史稿云雷雹雨雹證之五行志有雹兼有雪不書雪者正月之雪非災異也惟久陰之語亦見典彙今參核書之五行志作甲午紀作甲辰據下詔之日也又典彙記陳潛夫宋訥言事皆在是時今並入之　乙巳五星並見　己未魏國公徐達卒達在北平一日上仰觀天象見太陰犯上將心惡之亟召達還時達患背疽稍愈上遣其長子輝祖護歸至是病篤卒年五十四上為輟朝臨喪悲悼不已達言簡慮精在軍令出不二諸將奉持凜凜而在上前恭謹如不能言善拊循與士卒同甘苦無不感恩願為將軍効死者以故所向克捷尤嚴戢部伍所平大都二省會三郡縣百數閭井晏然民不苦兵歸朝之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論終日雍雍如也上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貨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北平之鎮春出冬還還輒上將印賜休沐宴見歡飲有布衣兄弟稱而達愈恭慎上為治邸第以故吳王府為之表其第曰大功坊卒後追贈中山王三世皆王爵諡武寧賜葬鍾山之陰上親製神道碑文推為開國功臣第一云攷異中山之卒野史因李仕魯傳中有徐達劉基之見猜幾等于蕭何韓信語于是有達病疽甫痊賜蒸鵝流涕食之而卒之事按仕魯被誅在洪武十六年中山之卒在十八年則所謂見猜者第指其平日偶因忤旨觸怒之事今据正史書之而刊正野史之誤于此　是月開會試科取士以大學士朱善國子監典籍聶鉉為典試官得士黃子澄等四百七十二人鉉試畢上欲留用之乞便地自養令食廬陵教諭俸終其身　三月壬戌朔廷試賜丁顯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讀卷官初奏一甲三人花綸練子甯黃子澄也上以花綸年少抑置第三又抑子澄入三甲擢丁顯第一傳者謂上以夢故用也子甯對策極言今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僇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又言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區區小故縱無窮之誅何以為治言剴切不避忌諱上嘉其忠不易也子甯新淦人子澄分宜人初翰林院官皆由薦舉未有以進士入者故四年開科狀元吳伯宗止授員外郎榜眼探花授主事而已至是詔更定翰林品員設學士侍讀侍講學士及侍讀侍講又定進士一甲授修撰二甲以下授編修檢討其秩自學士正五品以下至七品有差又定進士所授官其在翰林院承勅監中書六科者曰庶吉士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者仍稱進士其餘則以其未更吏事欲優待而歷練之俾之觀政于諸司給以出身祿米以待擢任命之曰觀政進士其庶吉士及觀政進士之名皆上所自定而翰林遂為科目進士清要之階云攷異按進士授翰林始于是科而是科之制則一甲三人俱授修撰至戊辰始改定一甲第一人授修撰二三人授編修也子澄以是科成進士明貢舉攷列之一甲第三人準以初制當授修撰而不知子澄實未嘗賜一甲也證之明史本傳言子澄以洪武十八年會試第一由編修進修撰則子澄所授不過庶吉士踰一年授編修直至洪武二十五年立太孫命侍東宮講讀始授修撰也是科廷試原定花綸第一子澄次之上擢丁顯第一

改綸第三子澄抑入三甲見弇州別集詳攷證中　詔中外官父母沒任所者有司給舟車歸其喪著為令　乙亥免畿內今年田租命天下郡縣瘞暴骨　己丑戶部侍郎郭桓有罪誅初桓以試尚書主戶部坐盜官糧七百餘萬石上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桓為奸利敕法司拷訊供詞牽引直省官吏繫獄擬罪者數萬人自六部左右侍郎諸司皆不免覈贓所寄借徧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氐皆破一時咸歸謗于朝廷御史余敏丁廷舉等以為言上乃手詔列桓等罪狀敏等又言桓所妄指皆法司逼令共招遂成冤獄上嘆曰朕詔有司除奸顧復生奸擾吾民邪乃牓桓罪示天下而論右審刑吳庸等極刑以厭天下心　是月詔禮部選年紀小秀才將尚書陳氏蔡氏傳及古注疏參考是非定奪去取編成新書刷板印送各處教習以為下次科舉之用于是部臣行取博學通經之教官董其事參攷編類成之　夏四月丁酉吏部尚書余熂及國子助教金文徵以罪誅時方開進士科上覈其出自太學者居多以為祭酒宋訥功賜勅褒美文徵等嫉之搆之于熂牒令致仕訥陛辭上驚問大怒以熂專擅威權並文徵下獄論死尋勅諭訥曰君子之道猶嘉穀小人之道猶稂莠稂莠不去嘉穀不生卿勿以是稍貶其節于是訥任職如故熂既誅改趙瑁為吏部尚書未幾亦得罪誅攷異據明史本紀但書余熂以罪誅今據陳氏通紀補金文徵黨搆事　己亥太白晝見至辛丑凡三日　丙辰思州蠻叛上命信國公湯和為征虜將軍江夏侯周德興副之時楚王楨已就國武昌招與和等合兵進討　五月戊子上覽輿地圖侍臣言幅員之廣古所未有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正當戒慎元之天下地非不廣也一失其道國祚隨之可為殷鑒　六月丙申太白晝見至辛丑凡六日　戊申上諭吏部曰天下府州縣官一歲一朝未免曠官滋費自今定為三年一朝布按二司亦然著為令　辛亥太白復晝見　是月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元默則有之至于用人蓋未盡道初自代邸入首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其諸將相列侯宗室大臣皆在所緩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沙欲相竇廣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我為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為天下用人而避私嫌非君人之道也　初上屢卻高麗貢輒遣其陪臣請罪乃諭禮部責其五歲違約不貢之物令足之去年高麗王禑遣使貢馬二千四以代輸金餘皆如約遼東守將唐勝宗為之請乃許之是年使至上諭禮臣曰高麗屢請不已朕故索積年逋貢以試其誠偽耳非利其貨也今既聽命宜損其貢數令三年一朝未幾禑又上表請襲封並請賜故王謚　秋七月甲戌攷異明史本紀作七月甲辰按甲辰在六月七月無甲辰也今據潛菴史稿作甲戌詔封王禑為高麗國王賜故王顓謚曰恭愍　庚辰五開蠻叛時吳面兒遁後尋寇古州詔湯和等移師討之　是月冉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以事當就逮者民數十人詣闕

訟其撫民有方上特命釋之時州縣有罷任請留者皆然侍臣以為言上曰為政以得民心為本故其去也愛而留之若不才方恐其去之不速豈肯留之耶此可以知其賢否矣　八月庚戌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俱備邊北平　癸丑命大都督府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　是月振河南水災　以進士方昇梁德遠等六十七人為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邪者國之蠹故忠良進則國日治奸邪用則國日亂觀唐太宗用房杜則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元宗用楊李則安史作亂蒙塵播遷此可鑒矣　九月戊寅太白經天與熒惑同度又有客星見太微垣犯右執法出端門乙酉入翼軫長丈餘時太白復晝見丁亥又見犯熒惑　是月湯和等討平古州蠻禽吳面兒送京師誅之凡俘僇四萬人　以茹太素為戶部尚書太素自浙江參政請養回里十六年召試刑部郎中居一月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復降為翰林院檢討至是擢為尚書太素抗直不屈屢瀕于罪上時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首續句曰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上為惻然未幾謫御史復坐排陷詹徽與同官十二人俱鐐足治事卒坐法死　上諭戶部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業本必先于黜末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伎作于是一農作末而百家待食一女躬織而百夫待衣欲民之毋貧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華靡宜申令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攷異諭戶部禁棄本逐末紀事本末係之是年正月今據洪武寶訓系之九月）　冬十月己丑頒大誥于天下初上既定律令有司遵守而犯法者日多上曰本欲除貪奈何朝殺而夕犯乃令采輯官民過犯條為大誥其目有十曰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為奸曰空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寰中士夫不為君用罪至抄劄書成頒之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獄囚有能讀大誥者罪減等一時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皆賜鈔幣遣還未幾復為續編三編時上懲元季貪冒徇私滅公故立法務為嚴峻而于贓吏尤重繩之故其序首言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而寘之重典凡三誥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至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科上所特設而一時有貴溪儒士夏伯啟叔姪斷指不仕蘇州處士姚潤王謨被徵不至皆誅而籍其家則前代所未有也其三編稍寬容然所列進士監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猶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還職率戴斬罪治事故文武臣之善惡皆列其名于誥中自郭桓之獄誅僇益多官吏皆重足而立矣　庚寅客星犯軍門彗掃天廥癸巳太白晝見至丙申凡四日又自戊戌至辛丑晝見凡四日　癸卯召馮勝還　翰林待詔孔希善上言孔氏子孫有以罪輸作者二人上命遣還甲辰

又詔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豈禮先賢之意哉其令有司加意詢訪凡聖賢後裔有輸作者皆免之孜異本紀但書免孟氏子孫輸作于是月證之儒林孔希學傳是年希學奏免孔氏子孫輸作者二人因並及孟子今增入　是月詔罷觀星臺于雞鳴山以唐鐸為刑部尚書　十一月甲子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則親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繫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致使百姓流亡朕念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也　乙亥蠲河南山東北平湖廣田租孜異本紀無湖廣今據三編增入　十二月丙午詔有司舉孝廉　癸丑麓川平緬宣慰使思倫發反帥衆十餘萬寇景東景東者南詔之地元置開南州自王師平滇景東土官俄陶帥衆先歸詔置景東府以俄陶知府事至是思倫發攻景東之北吉寨俄陶帥衆禦之為其所敗都督馮誠往援不克千戶王昇死之俄陶率其民徙大理　是月以吏科庶吉士楊靖為戶部右侍郎給事中秦昇為戶部試侍郎時任諸司者率進士及太學生然時有不法者上製大誥舉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瑺工部侍郎秦逵及靖以風厲之曰此亦進士太學生也能率職以稱朕心安得以資格限之孜異据明史楊靖傳靖以是年成進士明年授戶部侍郎證之春明夢餘錄引江陵集在是年十二月按是年十月頒大誥上舉靖以風厲之曰此亦進士太學生也是靖被寵遇正在是時今據之　是歲湯和等討思州蠻蠻衆出沒不常聞大軍至輒逃匿山谷間退則復出剽掠和等抵其地恐其驚潰乃于諸洞分屯立柵與蠻民襍耕作蠻不復疑久之以計禽其渠魁餘衆悉潰留兵填之思州本思南宣慰使所轄踰年上仍以田大雅為思南宣慰使移填鎮遠大雅仁智子也孜異本紀書十月討平五開蠻按五開之叛即吳面兒寇古州事在是年七月庚辰先是四月思州蠻叛命湯和討之五開之叛在後詔和便道往討故九月俘吳面兒即五開也至思州之平當在是年之冬蓋明年正月和班師是二蠻俱平也惟明史和傳言平思州俘獲四萬禽其酋以歸則以平五開事誤入之今据土司傳及方孝孺東甌神道碑

明通鑑卷九

紀九 起柔兆攝提格盡屠維大荒落凡四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十九年春正月辛酉振大名及江浦水災　甲子大祀南郊　是月湯和等征蠻師還　上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所謂順其情者使之以時用之以道而已若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顙非其性也　二月丙申耕耤田　癸丑河南水災詔振之　是月雲南臻洞西浦等蠻叛詔穎國公傅友德帥師討之時方置平越衛改為軍民指揮使隸四川值衛民麻哈苗楊孟等作亂詔友德移師討平之　上坐東閣與侍臣論仁智上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為愛物奸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與

侍臣論儉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遣使勅勞蘇州府常熟知縣成竒時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公堂竒怒其越禮執之事聞上喜其能命以酒勞之　三月壬午蠲吳江被水田租　是月上諭戶部曰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餘饒輕徭抑末使得盡力農桑自然家給人足毋事聚斂傷國體攷異據憲章録坐東閣論仁智在二月論治民在三月證之洪武寶訓一二月己丑一三月戊午今分系之二月三月不書日　夏四月丁亥遣御史蔡新給事中宮俊視河南災民振卹不及者補給之　甲辰詔贖河南饑民所鬻子女　是月擢慈谿知縣秦仲彰為寧波知府降知府李仲文為慈谿縣丞時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仲彰械仁生至闕下上嘉之故陞仲彰而降仲文攷異據憲章録及典彙皆在是月今從之　五月戊辰福建妖僧彭玉琳伏誅玉琳自號彌勒佛祖師作白蓮會新淦縣民楊文等惑其教謀作亂玉琳自稱晉王建元天定偽置官屬知縣某率民兵捕獲之械送京師攷異事見明鑑史稿繫之戊辰今據書之　是月常州知府范好古劾行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謹黷貨無猒上嘉好古能守邦憲以遵朝廷發奸貪以安黎庶諭禮部遣人賷禮勞之仍令械良送京師　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嘗干謁富室不應乃詣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眾謀亂詔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密召父老詢之皆曰無有孟賢又微服往察見其男女耕織如故歸語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于田土今無故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邪即具疏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誣上命法司論妄告者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孟賢南昌人攷異械送王良麗水賣卜事年月皆見憲章録及典彙又繫之江西通志同今據之　六月辛丑雲南地震　甲辰詔有司存問高年貧民年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絮一斤有田產者罷給米應天鳳陽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鄉士天下富民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上社士皆與縣官鈞禮復其家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歲給米六石士卒戰傷除其籍賜復三年將校陣亡其子世襲加一秩巖穴之士以禮聘遣　丁未振青州及鄭州饑　秋七月癸未詔舉經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郡縣禮送京師時禮部郎中鄭居貞言人六十精力衰耗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徵上曰正謂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用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概以老而棄之也乃詔定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備顧問六十以下則于六部及布按二司用之　是月蘇州知府王觀治奸吏至死上遣使賚勅勞之　八月乙酉上與侍臣論宋太宗改封椿庫為內藏庫上曰人君以四海為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是它如漢靈帝西苑唐德宗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數貸于

內藏課賦有餘則償之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內藏既盈乃以牙簽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簽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財利之端及其後世困于兵革三司財用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佐軍需者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又論漢高帝聽張良之言趣銷六國印事上曰高祖聞一善言轉圜甚速如此安得不興後之為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從善故其為治亦有可稱上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漢高也　甲辰命皇太子修泗州盱眙祖陵又詔禮部製帝后冠冕命太子詣陵寢行葬衣冠祭告禮　九月庚申西平侯沐英奏言滇南地廣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邊儲詔英以便宜行之　冬十月詔官軍已亡子女幼或父母老者皆給全俸著為令　是月胡惟庸之黨林賢通倭事始發命族誅之（攷異事見明史胡惟庸傳）　十一月辛酉日本入貢卻之　己卯雲南地震有聲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是月命宋國公馮勝分兵防邊發北平、山東山西河南民運糧于大寧將征納克楚也　是冬詔王府慶賀在外文武官不得越赴　是歲始建議防倭先是上以倭數寇沿海郡縣又通胡惟庸事發乃決計絕之而專意整飭海防時信國公湯和方征蠻歸上春秋浸高天下無事魏國曹國皆前卒意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會和以休沐之暇從容為上言犬馬齒長願得歸故鄉營骸骨之墟上大悅立賜鈔治第中都竝為諸公侯治第既而倭寇上海上患之顧謂和曰卿年老強為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嘗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衞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則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之民四丁籍一以為軍戍守之可無煩客兵也上以為然詔鳴謙從和行（攷異據明史本傳在征蠻班師之後方氏東甌碑同則是年之冬也他書有繫之明年正月者蓋據其陛辭至折寧連竝記耳今繫之是年之末）

二十年春正月癸丑（攷異紀事本末及憲章錄征納克楚在正月壬子蓋是月之朔也明史本紀書癸丑今從之）　上以元故將納克楚擁衆數十萬屯金山數為邊患命馮勝為征虜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為左右副將軍帥二十萬衆征之諭勝等曰納克楚詭詐未易得其虛實爾等且駐師通州先遣人覘其出沒彼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既克慶州則以全師擣金山出其不意必成禽矣已復遣前所獲元將鼐喇固（舊作乃剌吾）北還以書諭納克楚使降尋以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為左參將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為右參將竝命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皆從行茂遇春子景隆文忠子也　初上設錦衣衞有罪官民多不盡由三法司其重者輒令收繫衞中于是有非法淩虐者上聞之怒命取錦衣衞刑具悉焚之以繫

因仍付刑部審理　甲子大祀南郊禮成天氣清明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上曰敬天以實不以文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職分所當盡故祀天地非祈福于己實為天下蒼生也　二月壬午朔五星俱見　御午門大閱

甲申馮勝等兵至通州遣邏騎出松亭關偵知敵騎有屯慶州者右副將軍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斬其平章郭勒(舊作果來)禽其子布喇奇(舊作不蘭奚)獲人馬而還　乙未上親耕耤田　是月湯和至浙請于浙之東西置衛所防倭上令悉以便宜行之和乃度浙東西並海設衛所城五十有九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之　初上命儒臣書洪範揭于御座之右朝夕省覽因自為注至是成謂學士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道所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原于天道而驗于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因命三吾為之序　三月辛亥馮勝等師出松亭關築大甯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駐兵大甯(攷異紀事本末作辛未今從明史本紀)　夏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至福建練兵築城以防倭寇上既命湯和至浙乃謂德興曰卿雖老亦當强為朕行于是德興度福建福興漳泉四郡要害之地築海上十六城籍民為兵又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　庚寅罷山東北平河南山西運餉大甯者今年夏稅　是月北平布政司請以鈔折鹽糧而每斗加五升上不許謂戶部曰以鈔代穀者謂其輕可以便民然鈔亦穀也而又加之益損民矣夫權變者當究其實拯弊者當探其原不知權變而昧其原不幾于救跛而成痿乎　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不悛宜並論前罪誅之上曰用刑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前罪已宥今復論之則為不信且罪未至于死而輒欲誅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命杖而遣之　五月庚申西平侯沐英奉詔自楚雄至景東每百里置一營又自永甯至大理六十里設一堡皆留兵屯田以備蠻寇已又詔景川侯曹震選四川精兵駐雲南品甸普定侯陳桓靖甯侯葉昇總制滇南諸軍駐定邊姚安等處立營屯田以俟征討　是月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上曰為惡或免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聽之于天彼為善無福為惡無禍者特時未至耳(攷異憲章錄系之是月證之洪武寶訓蓋丁卯也今系之是月之末)　馮勝等謀趨金山留兵五萬守大甯自帥大軍至遼河東獲納克楚屯卒三百人馬四百餘匹六月庚子進師駐金山之西臨江侯陳鏞帥所部與大軍異道相失陷敵死癸卯大軍駐金山先是鼐喇固北還至松花河納克楚見之驚曰爾尚存乎鼐喇固因諭以朝廷德意納克楚喜遣其左丞劉特默齊(舊作探馬赤)來勝

軍獻馬且覘我軍勝受而送之京師趨師師踰金山至女直苦屯降納克楚之將慶國公和通（舊作觀童）于是納克楚見大軍奄至度不敵丁未因鼐喇固請降勝使藍玉輕騎往受之先是納克楚分兵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鵞莊一曰龍安一禿河畜牧蕃盛至是為大軍所逼遣使陽納欵而陰覘兵勢洎藍玉至一禿河納克楚所遣使亦還報極言大將軍兵盛納克楚大懼仰天嘆曰天不復使我有此衆矣遂帥數百騎詣玉玉大喜飲之酒歡甚因解衣衣之納克楚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克楚取酒傾地顧左右咄咄語謀遁去鄭國公常茂時在坐其𢧐下有解蒙古語者以告茂茂直前搏之納克楚驚起就馬茂拔刀斫其臂一時納克楚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克楚被傷遂驚潰都督耿忠恐事敗亟擁納克楚見勝勝曲加拊慰復遣降將和通往諭其衆始定凡降士卒四萬餘羊馬駝驢輜重亘百餘里納克楚既降勝遣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京師竝奏劾常茂激變狀茂勝之壻也由是勝茂二人俱得罪（攷異本紀書馮勝出師事皆在六月庚子癸卯丁未皆六月干支也紀事本末系出師于六月而所書庚午辛未則五月干支證之勝傳五月出師六月至金山本紀據其至金山及陳鏞失道之月日書之）

是月以御史李原名試禮部尚書時原名方奉使平緬歸言思倫發懷詐窺伺宜嚴邊備又言靖江王以大理印行令旨非法為遠人所輕語皆稱旨遂超擢拜之既而思倫發果叛上以原名預悉邊情自是多咨以遠方之事　閏月庚申馮勝等班師還次金山都督濮英殿軍遇伏死之初納克楚之降也餘衆驚潰者皆竄匿洎聞大軍還以其降衆俱行乃設伏于塗俟大軍過竄取之未發英帥三千人在後猝為所乘衝突不能出馬踣遂見執潰者思挾英為質英絕食不言乘間引佩刀剖腹死事聞贈金山侯諡忠襄　秋七月丁酉納克楚所部守將王失八剌禿等來降　壬寅太白及三辰俱晝見　是月封何真東莞伯予世襲踰年真卒　禮部請立武學用武舉仍依前代故事建武成王廟上曰立武學用武舉是歧文武而二之適以輕天下也三代以上之士文武兼備用無不宜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後世之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于一藝之陋哉至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攷異據明史禮志系之二十一年蓋以太公從祀歷代帝王廟牽連竝記耳其實罷武成之祀在前一年紀事本末及典彙均系之是年七月春明夢餘錄同今據之）

論曰祀太公始于唐元宗天寶間至肅宗上元元年追封武成王竝配以十哲同於孔子據通攷所記蓋奸臣盧杞之等欲藉以躋其先人入配享之列而宋元因之不廢明太祖毅然罷之一代變禮之善者此其最也

八月有言馮勝在軍所獲良馬皆匿不報使閽者行酒于納克楚之妻求大珠異寶王子死二日強娶其女失降附心

又失濮英三千騎上聞遣使戒諭之會勝械常茂至京師茂亦于上前訐勝過上曰勝亦不得無罪癸酉收勝大將軍印召還命藍玉攝軍事　九月戊寅納克楚至京師封海西侯竝授鼐喇固千戶　馮勝還師城大甯請置都衛從之癸未置大甯都指揮使司又置大甯中左右及會州等衛踰年改為北平行都司　丁酉安置鄭國公常茂于龍州上以故元帝孫特古斯舊作脫古思特穆爾終為邊患丁未詔即軍中授藍玉為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為左右副將軍都督僉事耿忠孫恪為左右參將帥兵十五萬征之恪興祖子也　冬十月戊申封都督僉事朱壽為舳艫侯張赫為航海侯賞督運功也連年北征壽等專司漕運以給軍食而赫以習海道前後往來遼東十二年凡督十運勞勤備至上尤嘉之　是月命宋國公馮勝就第中都奉朝請勝兩次坐法皆以功大不賞自此不復將大兵

十一月己丑信國公湯和還攷異據本紀于是月書還竝敘其所置五十九城之事蓋牽連竝記耳證之紀事本末奉詔在十九年請築城在是年二月至是還明年就第編年之體宜分書之和在浙東經理海防不避勞怨時置衛築城盡發州縣錢及罪人貲給役役夫往往過望民亦多擾有以民讟告者和曰成遠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顧細謹有讟者齒吾劍踰年城成稽軍次定考格立賞令浙東民四丁以上者戶取丁一戍之凡得五萬八千七百餘人而是時周德興經理閩中凡浙閩粵三省沿海之區聲援相應上方趣福建廣東各具戰艦期以九月會浙江捕倭而倭不至至是和還會中都新第亦成和于是歸計益決　甲午藍玉駐師薊州奏言元丞相哈剌章鼐爾布哈舊作乃爾不花追入和林請進兵勦捕許之　十二月壬申振濟南東昌東平饑民凡六萬三千八百餘戶又遣刑部尚書唐鐸運鈔百餘萬錠振登萊饑攷異明史本紀但書振登萊饑三編據實錄增入濟南東昌東平三府今據之　是歲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天下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先是黃冊之制以戶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四柱式而魚鱗圖冊以土田為主諸原坂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別畢具于是以魚鱗冊為經凡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凡賦役之法定焉其有質賣田土者備書其稅糧科則官為籍記之于是始無產去稅存之患　詔推廣折色之例時楊靖為戶部侍郎上命靖會計天下倉儲存糧二年外竝收折色惟北方諸布政司需糧餉邊仍輸粟如故攷異三編書于十四年定賦役冊目中竝連記二十年定區事明史食貨志亦系之二十年又楊靖為戶部侍郎定折色例據食貨志亦在是年今竝系之是年之末　戶部上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為定額上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民不許

二十一年春正月辛巳麓川蠻思倫發入寇馬龍他郎甸之摩沙勒寨西平侯沐英遣都督甯正擊走之斬首千五百

餘級　辛卯大祀南郊　甲午振青州饑時青州旱蝗有司匿不以聞有使者歸奏之上亟遣人往振並逮治其官吏　是月以凌漢為右都御史漢原武人以秀才舉獻烏鵲論授官歷任御史巡按陝西疏所部疾困數事上善之召其子賜衣鈔漢鞫獄平允及還京有德漢者邀置酒欲厚贈以金漢曰酒可飲金不可受也上聞嘉嘆故擢拜之　二月丙寅有星出東壁占曰文士効用上大喜以為將策進士之兆也　是月上以大明夜明已從祀南郊罷朝日夕月之祭又更定享先農儀注不設配位　是科會試聘金華蘇伯衡為典試官伯衡為古文有聲元末貢于鄉上為吳王置禮賢館伯衡與焉洪武初被薦召見擢翰林編修力辭乞省覲歸十年學士宋濂致仕上問誰可代者濂對曰伯衡臣鄉人學博行修文詞蔚贍有法上卽徵之入見復以疾辭賜衣鈔還至是聘主會試試竣復辭歸尋為處州教授坐表箋誤下吏死　三月乙亥朔賜任亨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始命立石題名于大學復定制一甲第一人授修撰二三編修著為令　丙戌振東昌饑　甲辰西平侯沐英討思倫發大敗之倫發欲報摩沙勒之役帥眾號三十萬寇定邊新附諸蠻皆為盡力英聞報選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隔壘而陣蠻毆百象被甲荷欄盾左右挾大竹為筒筒置標槍銳甚英分軍為三置火礮勁弩成行遣都督馮誠將前軍甯正將左指揮同知湯昭將右將戰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因乘風大呼礮弩並發象皆反走蠻有梟將昔剌者率眾殊死戰左軍小却英登高瞭望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來須臾左軍遙見一人握刀馳下士卒大恐奮呼突陣大軍乘之無不一以當百蠻眾大敗遂直擣其寨斬首三萬餘級俘降萬餘人生獲象三十有七餘皆被矢如蝟死渠帥中矢伏象背而死者相望思倫發遁去諸蠻震慴自此麓川不復道梗矣捷聞上遣使諭英移師逼景東屯田固壘以待大軍勿輕受其降也攷異是月思倫發寇定邊蓋報正月之敗也本紀書寇馬龍甸于正月甯正擊敗之故三月復寇定邊本紀系之甲辰是也三編書沐英破思倫發于三月而記摩沙勒之敗則書先是二字于目中與本紀合惟沐英傳系寇馬龍于是年而定邊之役則云二十二年蓋因其明年請降入貢牽連並記耳今從本紀分系之正月三月　是月上御武英門召讀卷官陳宗順等賜食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鄭子竊鈇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于心信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己待人則自無偏信偏疑之私庶幾得好惡之正矣因給紙筆令諸進士撰疑信論　遣進士分巡郡邑時廷議新進士未經事宜令行監察御史事以久任御史一人與俱從之新進士之任巡按自此始　夏四月藍玉帥師出大甯至慶州偵知元君特古斯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進乙卯師至百眼井去海四十里不見敵欲引還定遠侯王弼曰吾輩提十餘萬眾深入沙漠無所得遽

班師何以復命玉曰然弼請戒諸軍穴地而爨毋見烟火丙辰夜至捕魚兒海南偵知敵營尚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令弼為前鋒疾馳薄其營敵謂我軍乏水草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敵無所覺猝至大驚元太尉曼濟（舊作蠻子）倉卒拒戰我軍擊敗之陣斬曼濟衆懼而降特古斯與其太子添保努（舊作天保奴）暨知院丞相等數十騎遁去獲其次子廸保努等（舊作地保奴）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妃主等五十九人官屬三千男女七萬馬牛駝羊十五萬捷聞上大悅遣使賚勅勞玉比之衛青李靖云

中書庶吉士解縉以舉本科進士授職侍上左右甚見愛重一日上在大庖西室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是月縉上封事萬言其略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姦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終始如一者也陛下嘗云世不絕賢又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今陛下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或朝賞而暮僇或忽罪而忽赦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臣又見陛下好觀道德心經說苑韻府諸書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多戰國縱横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抄輯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子下及關閩濂洛之書隨事類別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伎非人道之所為痛懲法外之刑永革京城之役婦女非帷薄不修毋輕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順天應人皆此類也近年以來臺省之建綱不過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勳勞而御史糾彈大都承望風旨宜陛下之以為虛文塞責也然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姦倚法之律所謂用之如泥沙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夫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使世家大族以身先之將見作新於變至于比戶可封不難矣至于鼎革之際民困未蘇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過昔年之稅糧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欲拯民而革其弊莫若復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著若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偽書今之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而有過者里胥必陷于罪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則又何取夫義夫節婦哉夫粢盛之潔衣服之舉儀文之備此畏天之末也薄

書之期獄訟之斷鉤距之巧此治民之末也惟陛下垂鑒焉書奏上稱其才已又獻太平十策上雖不及行頗嘉納之而縉恃才不檢嘗入兵部索皂隸語謾尚書沈溍以聞上曰縉以冗散自恣邪居數月詔改為監察御史考異解縉上書憲章錄及紀事本末俱系之四月蓋縉以是年三月成進士授庶吉士則正授官後也三編書其七月授監察御史事證之縉傳則以索皂隸于兵部上謂其以冗散自恣乃改御史明之進士以翰林為重御史則左遷也今仍據憲章錄並據本傳書改御史本末

論曰明之解縉其才有似于賈誼其得君有似于魏徵然跡其生平殆裴行儉之所謂有文藝而無器識者歟大庖西室之奏太祖奇其才而迂其論謂其年少而語夸也然已刮目視之矣及聞其以謾語索兵部之皂隸何其器小而易盈也始以冗散之恣改授御史繼以同列之忌令隨父歸可謂知臣莫若君矣然而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則太祖方欲老其才以為子孫之用而豈知知人之難僅得之于方孝孺而不免失之于解縉乎夫生慚先帝之知死負比鄰之約謂王艮是直躁而已矣代人草疏而自暴其長奉詔方人而不免于汰語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縉以不謹持躬而卒以不密取禍是直淺而已矣躁也淺也四條之所以不克令終而縉似之豈享爵祿之器哉

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六月甲辰信國公湯和就第于中都率妻子陛辭上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定綵幣四十餘端夫人胡氏賜亦稱是並降璽書褒諭諸功臣莫得比焉　初雲南既平以所屬烏撒烏蒙芒部改隸四川踰年又割東川隸焉乃并烏撒等三部為四軍民府而東川最強至是遂叛上命沐英以便宜討之英奏言東川蠻見據烏山路作亂反狀已著惟其地重關複嶺上下三百餘里人迹阻絕非以大兵臨之恐難得志上以為然甲子命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英與普定侯陳桓副之帥諸軍會討勅友德等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皆出于玀玀厥後子姓蕃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烏蒙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相爭鬭有事則相為救援若唐時閣羅鳳亡居大理官兵追捕道經芒部諸境群蠻聚眾據險設伏唐將不備墮其計中喪師二十萬皆將帥無謀故也今須預加防閑嚴為之備　秋七月藍玉送迪保努及妃主等至京師命有司給供具賜之鈔幣既有言藍玉在軍私元主妃事上怒玉無禮切責之妃慚懼自殺迪保努由是出怨言上聞之曰朕嘗與諸臣議欲封之以盡待亡國之禮今迪保努乃若是豈可復居之內地戊寅詔安置迪保努于琉球　辛巳安慶侯仇成卒成有疾上遣人賜內酒以書勞之未幾卒追封皖國公賜謚忠襄考異憲章錄系之六月辛丑按六月無辛丑辛丑乃七月之晦也檢明史功臣表七月辛巳從之　八月壬寅沐英遣都督甯正從傅友德討東川時烏撒軍民府葉原常獻馬三百匹米四百石于征南將軍以資軍用且願收集土兵從征沐英等以聞從之復命

景川侯曹震靖甯侯葉昇為左右叅將分討東川　癸丑徙澤潞民無業者墾河南北田賜鈔備農具復三年　藍玉肅清沙漠又破元丞相哈剌章于和林獲人畜六萬　丁卯師還大賚將士　戊辰以北征功封孫恪為全甯侯　是月頒賜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誦習又御製八諭訓飭遵守　九月丙戌秦晉燕周楚齊湘魯潭九王皆來朝　癸巳越州蠻阿資叛阿資越州土官龍海子也沐英南征駐兵其地龍海先降遣子入朝詔以為越州知州尋為亂英討禽之徙之遼東至蓋州而卒阿資襲職益桀驁至是搆羅雄州營長發束等作亂詔英會征南傅將軍友德討之　是月覈天下衛所屯田歲得糧五百餘萬石勅五軍都督府曰養兵而不病于農者莫如屯田今海宇甯謐邊竟無虞若使兵坐食于農農必受敝非長治久安之術惟督兵屯糧于各衛所庶幾古人寓兵于農之遺意昔之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此策勳當時垂名後世爾都督府其申諭之　召見給事中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上以為適符元士數詔改給事中為元士尋以六科為政事本源又改曰源士不久尋復時卓敬以本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敬瑞安人鯁直無所避嘗開創初制度未備諸王服乘擬于太子敬乘間言京師天下視效陛下于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適庶不分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上曰卿言是朕慮未及此益重之　冬十月丁未傅友德等捕獲叛蠻五千五百三十八人東川平　庚申高麗國王禑遣使來告請遜位于其子昌初上命戶部咨高麗以鐵嶺北東西之地舊屬開元者遼東統之鐵嶺之南舊屬高麗者其國統之宜各正疆境毋侵踰本年夏禑奏稱鐵嶺之地實其世守乞仍舊便上曰高麗舊以鴨綠江為界今飾詞鐵嶺是詐也時禮部尚書李原名亦言遼東之文高和定四州皆故元版圖今鐵嶺已置衛不可許其年秋高麗有千戶陳景來降具言是年四月禑欲冦遼東遣李成桂繕兵西京而令景屯艾州尋以糧不繼退師王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遂叛還兵攻王城破之遂囚王景懼禍及故來降是時上方遣遼東嚴守備且偵虛實至是禑果以遜位請上曰前聞其王被囚此必成桂之謀姑俟之以觀其變　十二月壬戌進封藍玉涼國公上始欲封王為梁國以過改為涼仍鐫其過于券　是月安南黎季犛弒其主煒初安南陳叔明立三歲傳其弟端端死弟煒代立國相黎季犛方竊柄因廢其主而立叔明子曰焜主國事尋又弒煒方煒之立也以入冦思明被上譴責頻年貢奄豎金銀象馬之屬愈謹又奉詔饋滇南軍餉五千石于臨安於是年上命使賚勅及幣往賜煒煒遣使謝復進象上令禮部尚書李原名諭意令仍循三年一貢例毋進犀象然是時煒已被弒仍假其名入貢朝廷不知而納之越數年其事始覺　是歲定每歲郊祀祔祭歷代帝王于大祀殿仍以歲八月中旬擇日遣官祭于本廟其春祭停之又令尚

書李原名考定歷代名臣從祀奏擬風后力牧等三十六人上命去趙普安童阿朮而增祀陳平馮異潘美穆呼哩即木華黎譯見前紀餘皆報可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戌改大宗正院曰宗人府設令一人左右宗正宗人各一人竝以親王領之尋以秦王樉為宗人令晉王棡燕王棣為左右宗正周王橚楚王楨為左右宗人　丁亥大祀南郊　傅友德等討阿資道經平夷以其山險惡宜駐兵屯守遂徙其山民往居卑午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守之置堡其地已而阿資帥衆寇普安友德擊敗之斬其營長乙未復進兵蹙之阿資屯普安倚壁為寨蠻衆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禽一千三百餘人獲馬畜甚衆阿資遁還越州遣甯正等追擊又敗之斬其黨五十餘人阿資懼始以踰月請降初阿資之叛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至是窮蹙歸命英乃請置越州龍馬二衛扼其險要分兵追捕悉平之英又以陸涼西南要地請置陸涼衛指揮使司報可　二月己未命涼國公藍玉練兵四川修城池　壬戌禁武臣預民事初上置軍衛以武臣統領所部兵馬除軍民詞訟事重者許會問外其餘不得干預時有廣西都指揮耿良造譙樓令有司起發科斂民丁財物青州衛造軍器亦擅斂民財上聞之詔申明禁例凡在外都司衛所遇有造作千戶所移之衛衛達指揮司司達五軍都督府奏准方許之其物料竝自官給毋得擅取于民民間詞訟雖事涉軍務者均歸有司申理毋得干預竝著為令　湖廣安福所千戶夏得忠誘結九溪洞蠻為寇詔靖甯侯葉昇會東川侯胡海等討之癸亥昇等師至九溪潛兵出賊後掩擊遂禽德忠斬之奏置九溪永定二衛　是月進楊靖為戶部尚書沈溍為兵部尚書秦逵為工部尚書溍先試兵部侍郎嚴戢武臣劾諸軍衛不法者凡一切訓飭事宜皆奏請承旨行之時干戈甫息將士暴橫至是始斂溍之力也逵為工部侍郎時營繕事部中缺尚書凡興作事皆逵領之定工匠更番力役之制量地遠近為班次置籍為勘合付之至期齎驗免其家徭役著為令上念逵勞勩詔有司復其家至是竝擢拜尚書　三月庚午詔傅友德帥諸將分屯四川湖廣防西南蠻也　夏四月己亥徙江南民田淮南賜鈔備農具復三年　癸丑命魏國公徐允恭開國公常昇等練兵湖廣允恭達之子輝祖也後以避太孫諱始更之昇遇春次子也常茂既得罪又無子上念遇春功乃以茂弟昇襲改封開國　甲寅詔徙元降王于耽羅　是月上諭戶部九江黃州漢陽武昌岳州諸郡多貧民其遣人運鈔往振之又賜山東流民居京師者鈔振萊州兗州饑又振常德長沙辰州靖州衡州永州寶慶郴州德安沔陽安陸襄陽貧民凡鈔二百六十四萬餘錠戶部請造小鈔自一十文至五十文以便民用從之遣

御史按山東官匿災者御史許珪巡按河南言自開封永城至彰德旱請減夏稅左都御史詹徽以其希旨要譽請罪之上曰御史能卹民隱達下情何罪耶卽命振貸蠲其稅（攷異明史本紀但記是月遣御史按山東官匿災不奏者三編據實錄增入賜鈔事今據書之）　五月辛卯置泰甯朵顏福餘三衛于烏梁哈（舊作兀良哈）三衛者元烏梁海氏所居之地以地繫姓也其地在黑龍江南漁陽十塞北為漢鮮卑唐吐谷渾宋契丹故地元時為大甯路遼北境上元都既滅元故遼王惠甯王及朵顏元帥相率請內附已數為韃靼所抄乃卽其地置三衛以故元歸附阿爾察錫喇（舊作阿扎失里）為泰甯衛指揮使塔本特穆爾（舊作塔賓帖木兒）為指揮同知哈克三納達齊（舊作海撒男荅奚）為福餘衛指揮同知托羅海徹爾（舊作脫魯忽察兒）為朵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互為聲援獨朵顏地險而强不久尋叛　是月僉都御史黃政從征雲南還次普安遇冦與其子琬皆死之　秋七月元伊遜岱爾（舊作也速迭兒）弑其主特古斯特穆爾初藍玉北征特古斯遁去將依丞相耀珠（舊作咬住）于和林行至圖喇河為其下伊遜岱爾所襲衆復散適耀珠來迎欲共依庫庫特穆爾（舊作濶濶帖木兒三編質實云非王保保又是一人）大雪不得發伊遜兵卒至遂縊弑之竝殺添保努于是故元臣納克林（舊作捏怯來）等皆來降詔置之全甯衛尋又令朵顏衛等招撫之降者益衆自特古斯死後元祚不復振矣（攷異也速迭兒弑元主事諸書皆係之是年三編則係之二十一年十月蓋因藍玉出塞之後牽連並記耳明本紀係之是年之末是也皇明通紀及典彙並係之是年七月下今從之）　潁國公傅友德等自雲南班師還　八月乙卯詔天下舉高年有德識時務者　是月刑部奏言比年律條增損不一請編類頒行俾知遵守乃詔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參攷更定凡四百六十條皆依類編次

論曰虞書言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後世笞杖之所昉也鞭之字從革則以皮為之扑之名曰楚則以荊為之說文有支而無扑其訓支曰小擊也是鞭重而扑輕古人之制刑寬于士民而嚴于官吏此可見矣後世之笞有似于扑杖有似于鞭而予觀太祖所列刑圖笞杖之大頭小頭皆有分數笞以臀受杖則兼有以腿受者而其用荊條則同具刑法志中言太祖行郊壇指道旁荊楚示太子曰古用此為扑刑取能去風雖寒不傷也然則太祖所謂扑刑者蓋兼笞杖言之矣刑圖所列有笞杖而無鞭而其論笞杖曰毋以筋膠諸物裝釘則用皮之有禁也然明之廷杖卽鞭之遺制而其為毒豈但用皮而已明史刑法志言洪武六年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太祖曰六卿貴重不宜以細故辱命以俸贖罪後群臣詿誤許以俸贖始此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書薛祥（志誤作夏）斃杖下故上書者以大臣當誅不宜加辱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夫作法于涼其敝猶貪自古酷吏之不貪者幾希矣而明之厰衛淫刑以逞五毒加之亦以是為于貨之左券而已然則謂為太祖之作法不為過也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丁巳西平侯沐英來朝上賜宴奉天殿賚黄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五百定綵幣百疋親拊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攷異此據明史本傳證之潛菴史稿在是月丁巳今從之）　十一月丙寅命宣德侯金鎮等練兵湖廣鎮朝興子也　己卯思倫發降倫發兩受大創乃遣把事招綱等來言往者逆謀皆由把事刀厮郎所為乞貸死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上乃遣通政司經歷楊大用賚勅往諭令修臣禮悉償前日兵費倫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竝獻叛首刀厮郎等三十七人麓川遂平　是月沐英奏景東乃百夷要衝蒙化亦邊遠梗化均宜置衛分兵駐守從之詔置景東蒙化二衛以錦衣指揮僉事胡常等守之　海州同知陳龔福坐胡惟庸黨貶雲南龔福元御史大夫福壽子也上念其忠臣之後命宥之越二年擢為太僕少卿（攷異三編系此事于是年十二月證之憲章録則二十五年三月事又證之潛菴史稿則二十五年三月癸卯也蓋三編據其黨事之發牽連記之今據書于是月下竝及其被謫擢官之本末）　十二月甲辰周王橚棄其國來鳳陽上怒將徙之雲南尋止使居京師命世子有燉理藩事　遣定遠侯王弼等練兵山西陝西河南　是歲高麗權國事王昌奏請入朝上不許未幾李成桂復廢昌而立定昌國院君瑤（攷異明本紀是年之末書高麗廢其主禑又廢其主昌蓋牽連竝記耳其實廢禑在去年也又書云安南黎季犛弒其主日焜此尤誤按安南列傳季犛弒日焜乃在建文元年且自季犛立日焜後連年窺邊故二十八年討龍州之役上諭日焜毋自疑此時安得有被弒之事且事隔十年亦非牽連記事之體其為本紀之誤無疑今刪去）　上以詹事為東宮要職而官聯無統乃置詹事院欲得望重者居之諭吏部曰三代保傅禮甚尊嚴兵部尚書唐鐸謹厚有德量可以為詹事食尚書俸如故以鐸嘗請豫教故也鐸尋致仕而上眷遇不衰後復起用時又改欽天監令丞為監正副

明通鑑卷十

紀十（起上章敦牂盡閼逢掩茂凡五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上以元故丞相耀珠鼐爾布哈等尚為邊患又諸王封國凡竝塞居者宜令謹邊防預軍務丁卯命晉王棡燕王棣師師北伐竝命潁國公傅友德師北平兵從燕王定遠侯王弼師山西兵從晉王皆授征虜將軍受二王節制　甲戌熒惑入斗分　己卯大祀南郊　庚辰貴州蠻叛詔延平侯唐勝宗往黄平平越鎮遠貴州諸處練兵屯田相機勦捕勝宗鎮遼東七年威信大著至是授以征蠻事　乙酉命齊王榑師護衛及山東徐邳諸軍從燕王北征　贛州賊結湖廣峒蠻作亂蓋夏得忠之黨也詔胡海葉昇等復討平之（攷異本紀是年正月書贛州賊為亂胡海陳桓葉昇討平之贛州之賊通紀典彙俱作夏三蓋即去年之夏得忠也證之胡海陳桓傳云平澧州九溪洞蠻即湖廣蠻故通紀是年亦書湖廣蠻推明史葉昇傳則云贛州賊結湖廣洞蠻為寇令據之至胡海陳桓葉昇三人即去年平湖廣蠻之將蓋兩事實一事）

今分記之而附識于此　是月有潮州生員陳質以其父戍大寧死有司以質勾補軍籍質上書請除之願歸卒業時部臣沈溍
以鈌軍伍持不可上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士難遂除之　浙江金鄉衛以造軍器科民財溫州府平陽知縣張礎執
不可具以聞上嘉其稱職遣使勞以上尊楮弊　以韃靼指揮使安童為刑部尚書武臣任文職始此　二月丁酉國
子祭酒文淵閣大學士宋訥卒訥嘗病上以其有壽骨無憂已使畫工瞷訥圖其像危坐有怒色上以問訥訥驚對曰
諸生有趨蹌者碎茶器臣愧失教故自訟耳陛下何自知之上出圖訥頓首謝長子麟舉進士擢御史出為望江主簿
上念訥年老召還侍至是訥病甚麟請歸私第訥叱曰時當丁祭敢不敬耶祭畢舁歸舍卒年八十上悼惜自為文祭
之為治葬地文臣四品給祭葬自訥始後謚文恪攷異諸書或系之二月或系之三月惟史稿及憲章錄俱作二月丁酉與本傳今据之　初湖廣施州衛置三
撫司曰施南曰散毛曰忠建至是諸洞蠻叛施南宣撫覃大勝從中搆之忠建宣撫田思進以八十餘乞致仕以其子
忠孝代之不能制戊申命涼國公藍玉為征南將軍帥兵進討攷異本紀是月藍玉平西番叛蠻證之玉傳言二十三年施南忠建二宣撫司蠻叛玉討平之又云平都勻安
撫司散毛諸洞此皆湖廣貴州交界之地與西番無涉且本紀於下文閏四月書藍玉平施南忠建叛蠻六月平都勻散毛諸洞蠻据此則二月所書乃奉征蠻之命閏月六月所平即所謂三撫司者也三撫司皆湖廣之蠻疑紀誤以湖
廣為西番耳今据列傳　丙辰耕耤田　癸亥河決歸德州東南鳳池口逕夏邑永城詔發興武等十衛士卒與歸德民并力築
之罪有司不以聞者　三月壬申發山東河南倉粟振貧民　燕王傅友德等出古北口諜報鼐爾布哈舊作乃兒不花乃駐牧
伊都舊作伊遜方進兵值大雪諸將欲止王曰彼不虞我至正宜乘雪速進癸巳師次伊都隔一磧敵不知也王先遣指揮
和通徑詣其營至則相持泣倉卒間大軍已壓其營鼐爾布哈等驚欲遁和通止之引見王王賜之酒食慰諭遣還鼐
爾布哈大喜過望遂收其部落與耀珠同詣大軍降捷至京師上大悅曰肅清沙漠燕王功也是時元降軍先後歸附
其至北平者皆聽燕王調用燕兵自此益疆　是月定朝臣衣服之制上見文臣衣服多取便易日至短窄有乖古制
乃詔禮部尚書李原名等泰酌時宜仍與古寬袍大袖之制相近又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胥吏宜更易
之時秦逵方任工部命製式以進凡三易始命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緣皂縧軟巾垂帶命曰襴衫上又親服試之
始頒行天下又賜國學生藍衫縧各一以為天下先益士子衣冠之創制云　夏四月丙申潭王梓自焚死王英敏好
學善屬文嘗會府臣設醴賦諸親品其高下賚以金幣王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子琥方坐胡惟庸黨王慎之不自安
上遣使慰諭召入見王益懼與妃俱焚死無子國除攷異据明史諸王傳言王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子琥初為寧夏指揮二十三年坐胡惟庸黨俱坐誅梓不自安上遣使慰諭且召
入見梓大懼與妃俱焚死按惟庸黨獄發於是年之四五月間其時顯父子尚未被逮即逮亦未必即誅何至王懼而與妃焚死耶今删去於顯被逮伏誅語再攷典彙書此事則云潭王母定妃與民家坐事王不自安上遣使諭之王懼

與妃自焚死此似近之附記于此　丁酉月掩太白　是月勳臣吉安侯陸仲亨等坐胡惟庸黨黨皆先後逮下獄　閏月己巳授囊爾布哈等官有差　丙子藍玉平施南忠建叛蠻時諸蠻結寨于龍孔玉遣指揮徐玉襲之禽宣撫覃大勝餘黨潰走分兵搜捕殺獲男女一千八百餘人械大勝及其黨八百餘人送京師磔大勝于市尋移兵克散毛洞蠻禽刺惹長官覃大旺等萬餘人奏言諸蠻叛服不常黔江施州衛兵相去遠難援應請于散毛連界之大田置大田守禦千戶所命千戶領土兵一千五百人填之報可　五月甲午遣諸公侯就第賜金幣有差　初胡惟庸之獄株連黨與萬餘羣臣請究問李善長及陸仲亨等交通狀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軍門以為復見天日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朕意遂掌書計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亂兵掠持一斗麥藏于草間朕見之遂來從朕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膂也其勿復言以故惟庸誅後仍命善長理臺事而仲亨等亦尋出朕十八年有人告李存義父子實惟庸黨者詔免死安置崇明善長不謝上銜之十九年通倭事覺上族林賢二十一年藍玉征沙漠獲封績善長不以奏上益疑之而善長年踰七十耄不檢下嘗欲營第就信國公湯和假衛卒三百人和密以聞是年四月京民坐罪應徙邊者善長數請免其私親丁斌等上怒按斌斌故給事惟庸家因言存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命逮存義父子鞫之詞連善長云惟庸有反謀使存義陰說善長善長驚叱曰爾言何為者審爾九族將滅已又使善長故人楊光裕說之云事成當以淮西地封為王善長驚不許然頗心動惟庸乃自往說善長猶不許久之惟庸復遣存義進說善長嘆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為之又有以善長匿封績事告者于是御史交章劾善長而善長奴盧仲謙亦告善長與惟庸通賂遺交私語獄具上謂善長元勳國戚知逆謀不發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上意遂決乙卯賜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死時年七十七竝其妻女弟姪家口七十餘人皆坐族于是陸仲亨及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陸聚等皆同時坐惟庸黨誅而已故營陽侯楊璟濟寧侯顧時等追坐者又若干人上手詔條列其罪傳著獄詞為昭示姦黨三錄布告天下善長子祺與主徙江浦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尋罷世襲謫為指揮鎮撫等官　是月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為令于是楊靖改刑部尚書與趙勉換官秦達改兵部尚書與沈溍換官達溍等尋皆復任惟靖在刑部獨久上諭靖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者益衆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又曰在京獄囚御等覆奏朕親裁決猶恐有失在外各官所擬豈能盡當卿等宜詳讞然後遣官審決靖承旨研辯多所平反上皆納之

嘗鞫一武弁門卒檢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偽也安有珠大如此者碎之上聞嘆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求悅一善也不窮追投獻二善也不獎門卒杜小人僥倖三善也千金之珠卒然而至略不動心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善也　六月乙丑貴州都勻散毛諸蠻復叛鳳翔侯張龍從唐勝宗屯田于貴州藍玉遣龍討平之　庚寅選耆民有才德知典故者授之官　秋七月壬辰河決開封西華諸縣漂沒民舍凡萬五千七百餘戶遣使振之　癸巳崇明海門海溢決堤二萬三千九百餘丈發民夫二十五萬築之　八月壬申詔毋以吏卒充選舉　召藍玉還增歲祿五百石尋詔還鄉　是月振河南北平山東水災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己卯振湖廣饑　初誠意伯劉基爵止及身至是上追念基功又憫其父子皆為惟庸所厄召其次子璟至命襲父爵璟言長兄子廌在上大喜以璟為閤門使諭之曰考宋制閤門使即儀禮司朕欲汝日夕左右以宣達為職不特禮儀也時都御史袁泰奏車牛事失實上宥之泰忘引謝璟糾之服罪上因諭璟凡似此者即面糾朕雖不之罪要令知朝廷綱紀攷異憲章錄典彙俱系是事于是年十月證之明史基傳云璟以洪武二十三年命襲父爵璟言有長兄子廌在上大喜命廌襲封以璟為閤門使即是年十月事也若廌之襲封則年表系之二十四年三月辛丑基傳亦云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嗣伯則是在璟授閤門使之次年也沈氏野獲編言基孫襲爵在二十三年十月廿七日再攷劉璟遇恩錄言是年十二月召見授閤門使令歸祭墓明年三月復名據此則璟以十月授官十二月召見辭爵乃改封廌野史牽連並記耳今仍據明史系授閤門使于是年十月封廌于明年三月　十一月癸丑免山東被災田租　十二月癸亥詔殊死以下囚令輸粟北邊自贖　壬申罷天下歲織文綺緞匹有賞賚者給以絹帛　是月國子生程通言其祖父謫戍陝西年過七十請放歸上嘉其志破格許之　是歲左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監察御史印篆相同慮有詐偽乃詔更鑄監察御史印曰某道監察御史印其巡按印曰巡按某處監察御史印　西番之地有哈梅里者去甘肅千餘里故元諸王居之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練兵西涼故王始懼遣回回阿老丁來朝賜文綺令招諭諸番後輒與別部相仇殺乃詔甘肅都督宋晟嚴兵備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癸卯大祀南郊　戊申命傅友德等備邊北平上封燕晉諸藩歲遣大將巡行塞下督諸衛士屯田戒以持重寇至則敗之而元自特古斯苑部帥紛挐數傳之後不復知有帝號其後篡立者自稱汗國名韃靼云　丁巳免山東登萊青兗濟南被水田租　是月以芝陽知縣李行素有實政擢刑部右侍郎新化縣丞周舟以廉勤稱考課得最升吏部考功主事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舟去後民被擾不安詔復以舟為新化縣丞仍令禮部宴賞遣之攷異行素擢刑部侍郎見明史列傳二十八卷督中證之春明夢餘錄引江陵集與新化丞周舟事同在是年之正月今從之惟芝陽集作蕪湖　二月壬申耕耤田　復振山東高密棲霞莒州被水民萬五千九百戶攷異諸書不載二月振山東事今據三編增入　是月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立社稷施恩惠賜民

之爵子孫相仍以為法或遇有事輒賜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若天下之人無賢不肖皆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為勸賄謀若此誠未盡善（攷異憲章錄系之二月通紀系之正月證之洪武寶訓則是年二月丙寅也今從之書于二月之末）　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詔魏國公徐允恭曹國公李景隆涼國公藍玉等備邊陝西　乙未靖寧侯葉昇練兵甘肅　丁酉賜許觀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觀貴池人本姓黃以父贅許從其姓初貢太學以孝名至是禮部廷試皆第一累官至禮部侍郎乃請復姓尋又擢下第舉人張孟鏞等為主事　辛丑封劉基孫廌襲伯爵增祿五百石

是月故元遼王阿爾察錫喇叛詔傅友德等從燕王討之　上謂皇太子諸王曰昔元世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夏至順帝偷惰荒淫天厭人離遂至喪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爾等宜以順帝為戒克勤克慎庶可永保基業　上謂廷臣曰朕昨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者工數人閱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不禁惕然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邪正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夏四月乙丑振河南被水州縣　辛未封皇子㮵為慶王權寧王楩岷王橞谷王松韓王模瀋王楹安王桱唐王棟郢王㰘伊王　癸未燕王督傅友德等諸將出塞　是月河水暴溢決原武黑洋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東南由陳州項城太和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元時賈魯治河之故道遂淤又由舊曹州鄆城兩河口漫東平之安山而元時轉運故道之會通河亦淤　五月戊戌命漢衛谷慶寧岷六王練兵于臨清時以河決餉運艱命儲糧十六萬石于臨清以給訓練騎兵　甲寅振北平被水州縣　是月燕王遣傅友德等追元遼王行至哈者舍利道上友德遽下令班師敵信之越二日忽進兵深入踰月至黑嶺大破敵衆獲其人口馬匹而還（攷異本紀系出塞于四月云敗敵而還蓋牽連記之耳據紀事本末燕王以三月出塞七月始還其追至黑嶺則在五月今據書之）　六月己未詔廷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冠服車室器用制度自公侯伯駙馬都尉以下有差　甲子上以久旱命錄囚　秋七月庚子徙富民實京師上懲元末豪強并弱立法之初多右貧而抑富至是命戶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及應天十八府州富民凡萬四千三百餘戶以次召見悉徙之　辛丑免畿內官田租之半　是月龍江衛吏以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聽吏徑至午門外撃登聞鼓訴之上切責徽聽吏終喪同時有青文勝者仕為龍陽典史龍陽瀕洞庭數罹水患逋賦數十萬敲朴死者相踵文勝慨然詣闕上疏為民請命再上皆不報嘆曰何面目歸見父老復具疏撃登聞鼓以進遂自經于鼓下上聞大驚憫其為民殺身詔寬龍陽租二萬四千餘石定為額邑人建祠祀之妻子貧不能歸養以公田百畝（攷異事見明史刑法

志洪武寶訓書七月辛巳令據之更補出明史青文勝傳中舉登聞鼓及請免龍陽稅糧皆同時事竝系之七月下　八月乙卯上以秦王樉多過失召還京師後以太子自關
陝歸為之請踰年始復令歸藩　乙丑敕皇太子巡撫陝西初上以應天開封為南北京臨濠為中都時御史胡子祺
上書以為據百二河山之險可以聳諸侯之望者舉天下形勝所在莫如關中上韙其言至是諭太子曰天下山川惟
秦地號為險固汝往以省觀風俗慰勞秦父老子弟于是擇文武諸臣扈太子行既行復諭曰比來一旬久陰不雨恐
有陰謀宜慎舉動嚴宿衛施仁布惠以回天意仍申諭從行諸臣以宿頓聞　初哈梅里請以馬互市于延安綏德平
涼寧夏等衛上曰番人黠而多詐互市之求安知非藉以覘我利其馬而不虞其害所喪必多宜勿聽時西域回紇來
貢者多為哈梅里所遏有從它道來者輒遣兵邀殺之上聞之怒乙亥命都督僉事劉真偕宋晟督兵討之真等自涼
州西出令軍中多備糧糗倍道疾馳乘夜直抵城下四面圍之其知院岳山夜縋城降黎明兀納失馬驅馬三百餘匹
突圍而出官軍爭取其馬兀納師家屬隨馬後遁去真等遂拔其城斬豳王國公等一千四百人獲王子及部屬千七
百七十人馬六百餘匹踰年兀納遣使貢馬騾請罷上納之按異事見本紀及西域本傳紀事本末及諸書多作哈密誤也哈密與哈梅里同在甘肅嘉峪關外而國名互異明
史故分列之今據紀傳竝參宋晟傳書之　九月乙酉遣使諭西域　是月倭寇雷州百戶李玉鎮撫陶鼎死之　冬十月丁巳免北平河
間被水田租　是月南豐縣典史馮堅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請清心省事不與細務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
諸王年方壯盛左右輔導宜擇取老成之臣出為王官使得直言正色以圖匡救三曰攘要荒請務農講武屯戍邊圉
以備不虞四曰勵有司請得廉正有守之士任以方面旌別屬吏以聞而黜陟之五曰褒祀典請勅有司采歷代忠烈
諸臣追加封謚俾有興勸六曰省宦寺晨夕密邇其言易入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裁去冗員庶防其漸七曰易邊將假
以兵柄久在邊陲易滋縱佚請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勳臣實可防將驕卒惰內輕外重之弊八曰訪吏
治廉幹之才或在上官所忌僚吏所嫉上不加察非激勸之道請廣布耳目訪察廉貪以明黜陟九曰增闗防諸司以
帖委胥吏俾督所部輒加箠楚害及于民請增置勘合以付諸司填寫差遣事訖繳報庶有司不輕發以病民而庶
務亦不致曠廢書上上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語侍臣曰兵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勝無以周知倘得
趙充國班超者又何取數易為哉堅之此言則未然也乃擢堅為左僉都御史在院頗持大體踰年卒于官　十一月
甲午五開蠻叛詔都督僉事茅鼎討之　庚戌皇太子自陝還京師獻陝西地圖時太子已病病中猶上書言經略建
都事晉王棡隨太子來朝初棡在國驕縱多不法或告王有異謀上大怒欲罪之賴太子力救得免至是來朝上怒稍

鮮仍勅歸藩　辛亥振河南水災　是月傅友德監王奏請勒兵巡邊就討西番之未附者上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愼毋輕舉也今友德宜還京師王且帥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為武備待其有釁而后取之朕當有後命也　是月以通政使茹瑺為兵部尚書瑺試兵部一年至是實授　十二月庚午遣周王橚歸國亦皇太子調護力也　初西平侯沐英請置陸涼衛既又以阿資叛報不常請徙越州衛于陸涼塡之辛巳阿資復叛上命都督僉事何福為平羌將軍討之　是月以詹徽為吏部尚書仍兼都察院務以袁泰為右都御史徽與泰皆以明決邀上眷而用法多希上旨務為苛嚴泰踰年卒而徽遂不免于難　是歲天下郡縣賦役黃冊成計戶千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五丁五千六百七十七萬四千五百六十一　鑄渾天儀　韓國公李善長既死之踰年虞部郎中王國用上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矣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與惟庸猶子之親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惟庸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為此者必有深讐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臣恐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上得書竟亦不罪也久之有言其疏為御史解縉代草者而是時都御史袁泰方用事縉又為同官夏長文草疏劾泰泰深銜之時近臣父皆得入覲縉父開至入見上謂開曰大器晚成若以爾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縉遂放歸 按異善長以二十三年誅據本傳言明年王國用上書則是年也書為解縉所草故上遣縉歸諭其父以十年後大用未晚正在是年又其時縉為同官夏長文上疏劾袁泰泰深銜之證之七卿表泰以明年卒又縉傳言歸八年而帝崩正是時事也今竝系之王國用上書之下

論曰觀於太祖之待功臣而益嘆高皇后之賢也當太祖之冊后也以比唐長孫皇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蓋預知太祖之不能保其終而樂之也宋文憲之逮也太祖必欲殺之后曰民家延師尚以禮全終始況天子乎上猶不悟至于不御酒食託為宋先生作福事以動之嗚呼可謂賢矣然則高皇后在韓國可以不死豈但韓國而胡藍之獄數萬之生靈繫焉周有亂臣十人而婦人叅預焉中宮之助豈曰小補之哉

日本自通胡惟庸等覺詔絕其貢而是時有王子滕佑壽者來入國學上猶善待之其年五月特授觀察使留之京師後著祖訓列不征之國十五日本與焉自是朝貢不至而海上之警亦漸息占城大臣閣勝弒其主阿答阿而自立遣太師奉表來貢上惡其篡逆詔禮部卻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子周王橚來朝　庚寅河決陽武氾陳州中牟原武封丘祥符蘭陽陳留通許太康扶溝杞十一州縣有司具圖以聞詔發民丁及安吉等十七衞軍士修築免被水田租　乙未大祀南郊　平羌將軍何福帥至越州值連月陰雨水溢阿資援絕請降福擇曠地列柵以處其衆復調普安衞官軍置寧越堡塡之越州既定會都勻九姓等洞蠻作亂福移師討平之詔以兵會都督茅鼎討五開蠻未行而畢節衞蠻復叛福遣都督陶文往而自留兵搜捕諸蠻建堡設戍乃趨五開攷異明史本紀書是月平都勻畢節諸蠻證之土司傳都勻既平詔命何福至五開會茅鼎之師會畢節叛福乃遣都督陶文往而自留兵平畢節土司傳與本紀合惟紀載二月茅鼎平五開不及福會今据土司傳書之　辛丑令死囚輸粟塞下　壬寅晉王棡燕王棣楚王楨湘王柏皆來朝　是月更定府州縣歲貢之制每學一人二十一年定府州縣學以一二三年為差至是定府學歲二人州學二歲三人縣學歲一人著為令

二月戊午召曹國公李景隆等還京師命靖寧侯葉昇等練兵于河南及臨鞏甘涼延慶等處　都督茅鼎等平五開蠻時何福至軍請因兵力討水西蠻上不許攷異本紀上年書茅鼎討五開蠻平之本年二月又複書平五開蠻事其實五開至此始平二十四年十一月紀中衍平字也何福至軍則五開已平故有請討水西蠻之事今並記之　丙寅耕耤田　庚辰詔天下衞所軍以十之七屯田　是月遣太監聶司禮慶童等賫勑往陜西河州等衞與番人市馬以茶易之　三月癸未命宋國公馮勝等十四人分理陜西山西河南諸衞軍務時詔列勳臣望重者八人勝居第三而上春秋高多猜忌諸勳臣自就第奉朝請外悉以邊屯練軍之任委之不使預軍國事也　丁亥命舳艫侯朱壽等督海運遼東　庚寅改封豫王桂為代王漢王楧為肅王衞王植為遼王　夏四月壬子涼國公藍玉略地至西番罕東境遂招降其衆下之罕東在嘉峪關西南漢燉煌郡地也初上命王理甘肅蘭州莊浪七衞之兵以追逃寇祁者孫至罕東阿眞州土酋哈昝等驚遁其部衆多竄徙西寧三剌等處玉為書招之遂相繼降　癸丑四川建昌衞指揮使伊嚕特穆爾叛舊作月魯帖木兒詔藍玉移師討之伊嚕特穆爾者故元平章守建昌路洪武十五年平雲南置建昌衞指揮使司時伊嚕方自建昌來貢上元所授符印詔授伊嚕為建昌指揮至是叛合德昌會川等西番土軍攻建昌轉攻蘇州指揮僉事魯毅帥精騎出西門擊之賊衆大集毅且戰且卻復入城拒守事聞詔置建昌蘇州二軍民指揮使司及會州軍民千戶所調京衞及陜西兵萬五千餘人往戍之　丙子皇太子標薨太子少師事

宋濂通經史大義稍長上輒令省陵墓觀郊壇俾知衣食艱難道塗險易厥後百官奏事裁決明敏濟以寬仁故刑獄多所平減仁慈出自天性尤篤于友愛諸王有過輒調護之上初撫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為子或以事督過之太子輒告高后為慰解以故宗藩勳舊莫不歸心其薨也上哭之痛禮官議期喪請以日易月及當除服上猶不忍羣臣固請乃釋服視朝　戊寅詔都督聶緯徐司馬瞿能討伊嚕特穆爾命侯藍玉至軍聽節制　五月己丑振陳州原武水災　壬辰北平江西陝西饑發倉粟振之　是月寧夏千戶何忠以缺伍削官上以其為萬戶何勝之孫特宥之並予世襲　六月丁卯西平侯沐英卒于雲南之本鎮英初聞高后崩哭至嘔血遂感疾至是聞太子薨哭極哀卒年四十八英填雲南十年闢守令課農桑歲校屯田增損以為賞罰墾田至百萬餘畝浚滇池通鹽井定貢稅均力役疏節闊目民以便安自二十二年入朝還鎮再敗思倫發及阿資之衆皆降之使使以兵威諭諸番每下片楮番部輒具威儀出郭叩迎盥而后啟曰此令旨也其卒也軍民巷哭遠夷皆為流涕詔歸葬京師追封黔寧王謚昭靖命其子春襲封西平侯遂世填雲南初上起兵時多畜義子及長令偕諸將分守各路一時有道舍柴舍周舍馬兒之等周舍即英也其死難者有文剛文遜之等文剛即柴舍也其勳業最著者則英為首次則道舍何文輝馬兒徐司馬皆以功名終云　是月上以皇太子新薨而時享將及命禮官翰林院議之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等議王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不以卑廢尊也宋會典真宗居喪易日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皆服衮冕所有鹵簿儀仗車路登科鼓吹並如常儀真宗批荅云除郊天用樂其鹵簿鼓吹之等皆備而不作今議宜如宋制惟太廟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恐神不歆聽宜亦備而不作制曰可　秋七月癸未四川都指揮瞿能等師各衛兵大破伊嚕特穆爾于雙狼寨禽偽千戶段太平等賊衆大潰伊嚕遁走能等督兵追捕攻托落寨拔之轉戰而前進至打沖河三里所與伊嚕遇又大敗之俘其衆五百餘人溺死者千餘獲牛馬無算時藍玉已至統官軍入德昌能遂調指揮同知徐凱分兵入普濟州復架橋于打沖河遣指揮李華追捕托落寨餘孽進至水西斬伊嚕偽官把事等七人土渠長沙納的等皆中矢死能進攻天星卧漂諸塞皆克之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伊嚕復遁入柏興州　上留心民事凡教官給由至京師者悉召見詢民疾苦是月有苛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恒以給由至京師上召問民事皆言職在訓士于民事無所知上曰宋胡瑗為蘇湖教授設經義治事二齋兵農水利靡不兼之當時得人稱盛爾二人既不通世務罔識民情則平日所教何事生徒將安賴耶命竄之遠方榜示天下學校以為鑒戒　改詹事院為詹事府定詹事秩正三

品春坊大學士正五品司經局洗馬從五品皆各有印而事總于詹事府　江夏侯周德興自防倭功成以年高就第歲特入朝賜予不絶八月己未以其子驥亂法竝坐誅　庚申葬皇太子于孝陵之東謚懿文　丁卯詔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等分行山西籍太原平陽民為軍又以北平行都司設于大寧其地西接大同乃築東勝城于河州東受降城之東凡設十六衞與大同相望自遼以西數千里聲勢聯絡　甲戌始給公侯歲禄初上賜勳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又賜諸武臣公田以其祖入充禄而勳臣莊佃率多倚勢不法至是始定禄由官給悉令歸其田于官　丙子靖寧侯葉昇坐胡惟庸黨誅昇與藍玉為姻踰年復以玉敗追坐遂名隸兩黨云　皇太子之薨也上御東閣門召對群臣慟哭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承統禮也于是上意定九月庚寅立孫允炆為皇太孫允炆懿文太子第二子也既立上命裁決庶務寬厚亦如太子中外莫不頌德攷異此據明史劉三吾傳按諸書所記有太祖言吾欲立燕王及三吾對言置秦晉二王于何地皆成祖再改之實錄橫雲山人悉據之惟明史於三吾傳則刪去欲立燕王及置秦晉二王于何地二語書法謹嚴惟其以此事為三吾臨大節不可奪似亦誤也三吾太孫世適之語不過希旨入奏與泰氙之老猾相似觀其修孟子節文一事可見矣今據明史三吾傳竝臨大節之語亦汰去為得其實云　又按欲立太孫及置秦晉二王于何地皇明通紀憲章錄俱不載蓋明人已知其後增而刪之矣

是月詔求精曉歷數之士有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時山東周敬心為太學生上疏極諫且及時政數事其略曰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厤數三代尚矣三代而下最久莫如漢唐宋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其久也以有道其短也以無道陛下膺天眷命救亂誅暴然神武威斷則有餘寬大忠厚則不足陛下若效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道之人耶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為恥不得傳國璽耳昔楚平王時琢卞和之玉至秦始名為璽歷代遞嬗以訖後唐治亂興廢皆不在此石敬瑭亂潞王攜以自焚則秦璽固已毀矣敬瑭入洛更以玉製晉亡入遼遼亡遺于桑乾河元世祖時札剌爾者漁而得之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璽仁為之璽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陛下奈何忽天下之大璽而求漢唐宋之小璽也方今力役過煩賦斂過重教化薄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于武帝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願富兵願強城池願高深宮室願壯麗土地願廣人民願衆于是多取軍卒廣籍資財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治也臣又見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于兹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夫豈無故哉言皆激切報聞然亦終不能用也

以寧海方孝孺為漢中教授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濟寧知府克勤子也幼警敏雙眸炯炯讀書日盈寸長

從宋濂學濂門下知名士皆出其下而孝孺顧末視文藝嘗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嘗卧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克勤坐空印事就逮死孝孺扶喪歸悲動行路既免喪復從濂卒業洪武十五年以待制吳沈薦召見上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後為仇家所連逮至上見其名釋歸至是又以薦召上曰今非用孝孺時遂除學職至任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冬十一月甲午藍玉兵次柏興遣百户毛海以計誘致伊嚕特穆爾送京師誅之初玉師至罕東伊嚕已遁去上聞之遣諭玉曰伊嚕信其逆黨達達楊把事等或遣之先降或親來覘我不可不密為防閑其見在柏興賈哈喇境內更須留意賈哈喇者麼些洞土酋也大軍克建昌授以指揮至是從伊嚕叛玉至掩其不意而襲之遂降其衆因奏言四州地曠山險土番出入之地如馬湖建昌嘉定等處皆宜增置屯衛報可命玉班師還　十二月甲戌命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等兼東宮師保官以黃子澄進修撰命侍東宮講讀

孜異子澄乙丑進士是年定進士授翰林之制一甲三人俱授修撰二甲以下始授編修檢討此初制也明貢學孜載子澄一甲第三人則是子澄已授修撰矣此貢舉孜誤據野史也孜典彙科目門言十八年廷試此係花綸弟一練子寗第二黃子澄弟三上以夢故易丁顯第一因實花綸弟三而抑子澄入三甲據此則子澄以抑入三甲故不得授修撰是年帝令侍東宮讀欲進其秩因念子登原係一甲三人被抑故復進修撰也典彙所據與明史子澄後進修撰之語合貢舉孜所列一甲以子澄為第三蓋讀奏官所進之原第而於上抑置之本末未詳孜也自靖難之後成祖遷都應天太學題名之碑已不可孜故野史所聞異詞然以黃子澄進修撰一語致之則其廷試時原係一甲三人而上抑之可槪見也黃氏明貢舉孜畧別據他本旁注云花綸一本作丁顯黃子澄一本作花綸是各本所見不同之證黃氏亦但知其異而不知其所以異盖亦于明史進修撰之語未詳孜也

是月安陸知州余彥誠以徵稅愆期逮至京師州民楊么等伏闕乞留上賜宴遣還么等亦預宴未幾擢彥誠永州知府時上以重典繩臣下守令坐小過輒逮繫其部民走闕下乞留旋遣還且加賞賚同時有歸安丞高彬曹縣主簿劉郁衡山主簿紀惟正霑化典史杜濩皆坐事以部民乞宥復其官更有因之遷擢者惟正以主簿立擢陝西叅議則尤破格用之也　閏月戊戌命馮勝為總兵官傅友德副之練兵于山西河南兼領屯衛事　是歲高麗李成桂逐其君瑤而自立初瑤既立遣其子奭朝賀入京師奭未歸而成桂逐瑤遂簒其國瑤出居原州王氏自五代傳國數百年至此絕其年秋九月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無嗣權臣李仁任以辛旽子禑主國事皆暴所殺至欲興師犯邊大將軍李成桂以為不可而回軍禑負罪皇恐遜位于昌國人弗順啟請恭愍王妃安氏擇宗親權國事遂立瑤已及四年昏戾信讒戕害勳舊子奭癡騃不慧王氏子孫無可當輿望者中外人心咸繫成桂臣等乃以安民命退瑤于私第師國人耆老推主國事惟聖主俞允蓋成桂自為之詞也上以高麗僻在海隅非中國所治詔聽之既而成桂又請更國號上命仍古

號曰朝鮮

論曰春秋莒僕弑其君以寶玉來奔及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文子臧武仲皆目之為盜文子之言曰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盟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武仲之言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然則利其器而主其藏其為凶德一也禮外盜而欲禁民盜是抱薪而救火也予觀洪武初高麗王顓被弑立其寵臣辛肫之子禑太祖惡之五貢不受請謚不許可謂大居正矣洎十七年貢馬二千匹始封其嗣王而謚其故君然猶曰五歲之約數倍償之許其能補過也海隅非中國所治禑之真偽不足深詰也若夫李成桂廢禑而立昌又廢昌而立瑤卒篡其國計王氏自五代傳國數百年至是絕太祖于此討之可也即不欲勞師襲遠絕之可也乃因成桂之請為更國號又易其名是奬篡也是賞奸也若使太祖無欲豈肯為之益太祖是時方開馬市所欲得者馬耳高麗貢馬歲不過五十匹王禑以二千匹償五年之貢猶有代金之輸（表言金非地所產請以馬代輸）而太祖已恐人之疑以為利也諭禮臣曰高麗屢請不已朕故索歲貢以試其誠偽耳非以此為富也今既聽命宜損其貢數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然則太祖固有成約矣其後仍循歲貢貢輒踰額不過始欲得鐵嶺之地繼出自成桂之謀所謂幣重而言甘誘我也至傳中所書成桂嘗更號易名之際一歲之貢多至九千八百餘匹太祖所酬不及其十之一而李旦之所以嘗太祖者不禁懷易與之心前恭而後倨矣二十七年以後之表文始而謾語繼涉譏訕雖太祖不欲稱兵召衅而已為外邦所輕矣況外盜未懲而欲求內患之弭豈可得哉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申詔免天下耆民來朝　辛酉大祀南郊　是月都督僉事在副總兵徐司馬征建昌還至成都卒司馬年九歲無依上以為義子從征數有功洪武初建北京于汴梁號重地以司馬賢特委任之宋國公馮勝方練兵河南會有星變占在大梁上遣使齎敕勝且曰竝以此語馬兒知之其後屢有詔敕書官而不名倚重與宋公等好文學性謙厚善附循士卒在河南尤有惠政公暇退居一室蕭然如寒素雖戰功不及何文輝而雅量過之竝稱賢將云　二月丁丑命晉王㭎統山西河南軍出塞㭎既歸藩自此折節待官屬有禮吏以恭慎聞時上整飭邊防自燕王外惟㭎數被重寄凡將兵出塞及築城屯田之事皆以委之　乙酉涼國公藍玉坐謀反伏誅（攷異諸書皆系之二月紀事本末書正月乙酉正月無乙酉也本紀書二月乙酉年表同今從之）玉長身赬面饒勇略有大將才中山開平既沒數總大軍多立功上遇之厚寢驕蹇自恣多蓄莊奴假子乘勢暴橫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怒逐御史北征還夜扣喜峯關關吏不時納縱兵毀關入上聞之

不樂後又以在軍私元主妃事上戒勑之玉猶不悛侍宴語傲慢在軍擅黜陟將校進止自專洎西征還以太孫立命兼太子太傅玉不樂居宋穎兩公下曰我不堪太師耶比奏事多不見聽益怏怏語所親曰上疑我矣至是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玉謀反下吏鞫訊獄詞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及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為變將俟上出耤田舉事獄具族誅之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凡萬五千餘人于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上又以是疑宋國公馮勝等即日召馮勝傅友德常昇王弼還初王征納克楚歸言于皇太子曰臣觀燕王在國陰有不臣心又聞望氣者言燕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益王為常遇春妻弟而皇太子元妃常氏遇春女也太子殊無意而語嘖嘖聞于燕王遂銜之及太子薨燕王來朝頗言諸公侯縱恣不法將有尾大不掉憂上由是益疑忌功臣不數月而玉禍作己丑上手詔布告天下命條列爰書頒逆臣錄　藍玉之獄詹徽從皇太孫錄其事玉不服徽叱令速吐實毋株連人玉大呼徽即臣黨遂並坐（攷異事見臣林記三編據增入今從之）　時有吳縣名士王行父子皆坐玉黨死初青丘高啟家北郭與行比鄰時有徐賁高遜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張羽呂敏陳則皆卜居相近號北郭十才子行以洪武初有司延為學校師已謝去隱于石湖其二子役于京行往視之玉館于家數薦之于上得召見竟以是及禍又順德孫蕡曾徵修洪武正韻授翰林院典籍出為平原主簿穌州府經歷坐累戍遼東及玉敗大治其黨以蕡嘗為玉題畫遂論死臨刑作詩長謳而逝（攷異事見明史文苑傳今據書于玉誅之次）　庚寅耕耤田　是月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書言五事其末言今華夏治安北寇遠遁正歸馬放牛之日昔唐太宗初年置府兵分隸禁衛天下八百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兵不敵關中此居重馭輕之法也請自今外衛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畜衛移置京畿不勝社稷之福上觀其言有可采者授為太和縣丞　三月辛亥命代王桂帥護衛兵出塞聽晉王節制桂時方就藩上以大同糧餉艱遠令立衛屯田以省轉運至是始命之出師　詔長興侯耿炳文練兵陝西　丙辰詔馮勝傅友德備邊山西北平其屬衛將校悉聽晉燕二王節制　庚申詔燕王棣晉王棡總制北平山西軍事事大者方奏聞　壬戌會寧侯張溫坐藍玉黨誅　是月頒示稽制錄于功臣上即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攷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差皆因時損益然諸功臣多武人不學往往恃功驕恣或任情廢法及藍玉以罪誅籍其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因詔儒臣稽攷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輯成書御製序文頒示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潛侈之萌　夏四月乙亥孝感饑有司請發預備倉糧萬一千石貸貧民上遣行人馳驛往給之並諭戶部曰歲荒民饑必待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旬月民之

饑而死者多矣自今凡遇歲饑皆先貸後聞著為令　壬午瀋陽侯察罕坐藍玉黨誅察罕納克楚子也考異紀事本末書三月辛酉誅張溫察罕据本紀誅張溫在壬戌早逹僅一日惟察罕之誅則在四月壬午見明史年表今分書之　戊子周王橚及其世子有墩來朝　庚寅旱詔羣臣言得失省獄囚　以吏部主事翟善署吏部尚書詹徽傅友文既誅命善署侍郎事尋遷署尚書善明于經術奏對合上意上曰善雖年少器宇恢廓宅人莫及也欲為營第于鄉善辭又欲除其家戍籍善曰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上益以為賢

除期服奔喪之制先是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至是吏部言期年奔喪皆令守制或一人連遭數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煩數曠官廢事自今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喪不許奔赴但遣人致祭制曰可考異諸書多系之二十三年閏四月三編据書之證之明史禮志則事在是年之四月典彙所載年分亦同今從禮志

五月有陝西民謫戍邊中途病其弟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並罪監送者上聞之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之是亦有人心矣賜其弟道里費並賞監送者

六月進戶部侍郎郁新工部侍郎嚴震直並為本部尚書

秋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官分直文華殿侍皇太孫進講民間利害田地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為常一日太孫侍上側見邏者獲盜七人徐目之言于上曰六人者盜其一非是訊之果然上問何以知之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先此人眸子瞭然顧視端詳是以知其非盜也上喜曰治獄貴通經信然

是月欽天監副李德芳上書請仍依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其畧曰臣按故元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毎十年長一日毎百年消一日其法至密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以考春秋魯獻公十五年戊寅歲天正冬至比辛巳為元差四日六時五刻不合實測今宜復用辛巳為元及消長法疏入元統奏辨上曰二說皆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然朝臣多是德芳言自是大統曆元雖定用洪武甲子而推算仍依授時法考異憲章錄書于是年之七月證之明史歷志是也惟德芳憲章錄芳作秀今据歷志

八月癸未秦晉燕周齊五王來朝

九月癸丑代肅遼慶寧五王來朝

上以胡藍二黨誅殺過當乃下詔今後赦其餘黨皆勿問

甲子以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王懃為右春坊右庶子上以太孫時初立欲增置東宮官屬乃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工部尚書嚴震直以浦江鄭氏對上曰朕素知鄭氏更聞其里王氏力行鄭氏家法可並徵兩家子弟以勸天下濟即鄭湜等兄弟行也初浦江王澄慕鄭氏家法令其子孫同居一時孝友之名鄭王並稱方鄭湜授福建參議時上命復舉所知湜以王澄之孫應對亦授參議懃即應之從弟也

是月命崇山侯李新開臙脂河以通浙運諭之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費浩繁一自浙河至丹陽舍舟登陸轉輸甚難一

自大江泝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今欲自畿甸近地鑿河流以通于浙俾輸者不勞商旅獲便特命爾往督其事自此漕運悉由常鎮矣　冬十月丙申擢國子學生劉政龍鐔等六十四人授行省布政按察使及參政參議等官時雖設科而國子監生與薦舉人才悉叅用之一時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勝數　是月頒大成樂器于天下府學攷異潛菴史稿系之正月今據明史禮志　十一月各省學官秩滿來朝上召問經史及政治得失令直言無隱有泰州訓導門克新對詞亮直紹興府教授王俊華文詞工贍上擢克新為左贊善俊華為右贊善諭吏部曰左克新右俊華重直言也　十二月命儒臣輯歷代諸王宗室為惡及悖逆者編次成書命曰永鑑錄頒賜諸王　是歲覈天下土田凡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及夏稅秋糧之實數　定天下都司衛所共計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內外衛三百二十九守禦千戶所六十五　朝鮮李成桂以篡故朝貢愈謹乃以是年二月進馬九千八百餘匹詔給紵絲綿布一萬九千七百餘匹酬之其年六月又表謝貢方物並上前恭愍王金印請更己名曰旦許之時遼東都指揮使奏朝鮮招引逃軍五百餘人潛渡鴨綠江欲入冠上遣使詰責旦懼械送逋逃軍民三百八十餘人至遼東上亦不深詰也　安南黎季犛弒逆事覺詔廣西守臣絕其貢使

二十七年春正月乙卯大祀南郊　辛酉命曹國公李景隆為平羌將軍填甘肅　詔發天下預備倉穀貸貧民先是命戶部遣耆民於各郡縣糴穀置倉儲之民間委富民守視以備荒歉至是戶部議以粟藏久致腐宜貸于民而收新者乃有是命　是月上諭五軍都督府曰朕嘗令武臣子弟演習武藝今天下久安彼年少者惟安享父兄俸祿甘酒嗜音博奕游戲一旦襲職弓矢不諳能為國家效力乎近揚州衛指揮使單壽襲其父職帥兵泰州捕寇卒與賊遇遂懼而走由其素不練習故耳自今武臣子弟年及二十五軍都督府試其騎射閑習者許襲否則授職止給半俸候三年復試之中者給全俸不能者謫為軍著為令　二月倭寇浙東命都督楊文劉德商暠巡視兩浙　三月庚子朔賜張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辛丑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防倭于浙江　庚戌上諭工部曰人之常情飽則忘饑煖則忘寒卒有不虞將何以備其廣諭民間如有隙地種植桑棗益以木棉並授以種法而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攷異本紀書之是年三月庚戌紀事本末誤作四月四月無庚戌也今據正史　甲子以四方底平收藏甲兵示不復用　是月命韓王松瀋王模省視秦晉燕周齊王以敦友悌　夏五月癸亥以修撰任亨泰為禮部尚書自李原名致仕後禮臣多碌碌無聞亨泰以廷對第一為上所器重遂擢拜之　六月癸酉上御便殿謂侍臣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

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喜則矜其所長而志滿將恃才以傲物憂則知其所不足而志下必能虛心以受人以是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故莊王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可勿鑒諸（孜異諸書皆系之六月證之洪武寳訓則是月癸酉也今据之）　秋八月甲戌命吳傑及永定侯張銓練兵備倭于廣東並率致仕武臣行　乙亥遣國子監生分行天下督修水利上諭工部曰湖堰陂塘可蓄洩以備旱潦者因地勢修治之復諭諸生曰周時井田制行有瀦防溝遂之法故雖遇旱潦民不為災秦廢井田溝洫之利盡壞于是因川澤之勢引水溉田而水利興惟有司奉行不力則民受其患今遣爾等分行郡縣毋妄興工役毋掊克吾民尋給道里費遣之　丙戌陝中階文二州軍亂詔都督甯正為平羌將軍討之　九月庚申奉勅輯寰宇通志書成計封域廣輪之數東起朝鮮西控土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磧凡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九百四里　是月命徐輝祖節制陝西沿邊諸軍　詔禮部議旌表例時有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禱于岱嶽祠誓以母愈當殺子祀神已而母愈竟殺其三歲子山東守臣以聞上怒其滅絶倫理命杖之百戍海南乃召尚書任亨泰定旌表孝行事例亨泰議曰人子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謹其醫藥卧冰割股事非恒經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墮宗絶祀尤不孝之大者宜嚴行戒諭倘愚昧無知聽其所為亦不在旌表之例制曰可（孜異事見明史任亨泰傳在是年輯覽三編系之九月按亨泰以是年五月拜禮部尚書明年八月使安南則議旌表例正是時也今据書之）　冬十月己丑停建岷王宮殿以雲南民力未紓俟十五年後作之未晚　是月倭寇金州　十一月乙丑穎國公傅友德坐事誅友德喑啞跳盪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雖被創戰益力以故所在立功上屢敕奬勞子忠尚壽春公主女為晉王世子妃二十五年友德請懷遠田千畝上不悅曰祿賜不薄矣復欲侵民利何居爾不聞公議休事耶至是坐法賜死以公主故録其孫彥名金吾衛千户　越州酋阿資復叛詔西平侯沐春會平羌將軍何福討之　十二月乙亥定遠侯王弼坐事誅弼與馮勝傅友德同時召還藍玉之誅也友德内懼弼謂友德曰上春秋高旦夕且盡我輩奈何上聞之遂相繼賜死　是歲命博士錢宰等編輯書傳會選成初上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它注與鄱陽鄒季友所論有未安者徵天下宿儒訂正之兵部尚書唐鐸薦宰及致仕編修張美和助教靳權等詣行人馳傳徵至命學士劉三吾總其事上時賜宴于江東門酒樓宰等賦詩謝上大悅諭諸儒年老願歸者先遣之宰年最高請留上喜至是書成頒行天下厚賜宰馳驛歸年九十六而卒美和以洪武初為國子助教與聶鉉貝瓊齊名　朝鮮李旦遣其子入貢賜宴遣還安南黎季犛再遣使由廣東

入貢仍卻之

明通鑑卷十一

紀十一 起旃蒙大淵獻盡著雍攝提格凡四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二十八年春正月丙午階文冠平時洮州蠻叛詔秦王樉帥諸衛兵討之復命甯正以兵從王受節制　丁未大祀南郊　甲子沐春等平越州禽阿資斬之初春將進兵與何福謀曰此賊積年逋誅者以與諸土酋姻亞展轉亡匿今悉發諸酋從軍麾擊之而多設營堡制其出入授首必矣遂趨越州分道逼其城伏精兵道左以羸卒誘賊縱擊大敗之阿資亡山谷中春陰結旁近土官詗其在所樹壘斷其糧道賊困甚已出不意擣其巢遂陣斬阿資並其黨二百四十人皆誅之尋分兵破廣南酋儂貞佑俘斬千計福分徇甯遠禽其酋刀拜爛餘眾悉降　是月命周王橚晉王棡帥河南山西諸衛軍出塞屯田燕王棣帥總兵官周興出遼東塞並諭晉燕二王以備邊十事　二月丁卯宋國公馮勝坐事賜死勝自征金山還屢以細故失上意上嘗戒勝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道乃以不足奉有餘嗚呼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勝嘗築稻場瘞甗其下以碌碡碾之取其鞺鞳聲走馬以為樂有告勝場下瘞兵器者遂坐法或曰上召勝飲之酒歸而暴卒蓋自誅藍玉召還識者已知其不免也　甲戌以工部侍郎王儁為本部尚書　己丑諭戶部編民百戶為里昏姻死喪疾病患難里中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春秋耕穫通力合作以教民睦壽又令民閒鄉里各置木鐸一耆老每月振之徇于道路以儆鄉愚又四時置一鼓遇農事則里長擊之聞鼓聲皆至以驗勤惰　三月癸丑秦王樉薨先是樉奉詔征叛番至洮州番懼而降上悅賚予甚厚至是薨上賜謚冊曰哀痛者父子之情追謚者天下之公朕封建諸子以爾年長首封于秦期永綏祿位以藩屏帝室夫何不良于德竟殞厥身其謚曰愍王元妃為故元河南王庫庫之女弟王薨妃殉焉一時並以忠烈稱　夏四月辛未詔停造遼王宮室敕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況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刼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逼東鄙近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當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為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遼東之糧軍士饑困儻不即發

沙嶺倉糧賑之必啟高麗招誘逋逃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為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六月壬申詔諸土司皆立儒學　辛巳總兵周興等自開原追元遺寇至甫荅迷城不及而還　己丑上諭奉天門諭廷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灼見情偽懲創奸頑或法外用刑使人知所儆懼此特權宜處分非守成之君所用以後嗣君止宜循律與大誥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蓋嗣君生長深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又申諭自後嗣君毋許復立丞相臣下敢以請者寘重典又定制皇親惟謀逆不赦餘罪宗親會議取上裁法司止許舉奏毋得擅逮皆令勒諸典章著為令　秋七月戊戌河南確山縣野蠶成繭令廷臣勿表賀　是月有道士獻書論長生術上曰朕為天下主將躋天下生民于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命卻之初鄭國公常茂謫龍州龍州者廣西土司也洪武初其酋趙貼堅歸附詔以為龍州知州許世襲貼堅死無子從子宗壽嗣會常茂至州貼堅妻黃以愛女予茂為小妻擅州事亡何茂病死黃與宗壽爭州印相告訐或搆蜚語謂茂實不死宗壽知狀上怒責令宗壽獻茂並遣致仕尚書唐鐸往諭宗壽獻茂詣闕而宗壽終不敢出于是廣西守臣奏宗壽抗命且言奉議諸蠻皆梗化八月丁卯詔都督楊文為征南將軍指揮韓觀都督僉事宋晟副之師未至鐸自龍州還奏茂實前死宗壽尋伏罪請朝詔罷征龍州命文等移師討奉議南丹諸叛蠻攷異潛菴史稿記唐鐸使龍州在是年四月甲申其自龍州還則八月辛巳也本紀及諸書皆系征龍州于八月丁卯去辛巳僅十四日是師尚未至而鐸已還且趙宗壽服罪即在其時故本紀系之八月然則鐸之招諭龍州其為四月明矣今據土司傳系以初字並叙鐸奉使于八月丁卯之前　又按史稿別系宗壽服罪于九月丙申蓋與唐鐸先後至本紀因鐸之還而書之

戊辰致仕信國公湯和卒和自歸第歲一朝京師二十三年來朝正旦忽感疾失音上即日臨視遣還疾少間復命其子迎至都令以安車入內殿宴勞備至去年病寖篤不能與上思見之詔以安車入覲手拊摩與叙里閈故舊及兵興艱難事和不能對稽首而已上為流涕賜金帛為葬費遣歸至是卒年七十和前守常州時請事不得辭出怨言上聞而銜之鐫其過于鐵券晚年益恭慎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媵妾百餘病後悉資遣之所得賞賜多分遺鄉曲見布衣時故交遺老歡如也同時公侯宿將坐黨事先後麗法鮮免者和獨以功名壽考終追封東甌王謚襄武　九月丁酉免畿內山東秋糧　戊戌崇山侯李新以事誅新以營孝陵功封後又命改建帝王廟于雞鳴山頗有心計將作官吏視成畫而已以洪武二十三年遣就第時諸勳稍僭肆上頗嫉之以黨事緣坐者眾新首建言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各有常數餘者宜歸有司上是之尋命禮部纂稽制錄頒之公侯于是武定侯郭英還佃戶輸稅信國公湯和還儀從

戶曹國公李景隆還莊田皆自新發之也　庚戌頒皇明祖訓初上命陶凱等編輯祖訓錄自為之序命大書揭于右順門之西廡隨時損益至是重加更定名曰皇明祖訓序中言創業之君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更事亦熟以視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者甚相遠矣又言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度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以干天和此甚不可書成頒示中外復諭曰後世有敢言更制者以奸臣論毋赦　閏月庚寅定減諸王歲供之數初洪武九年定諸王歲支祿米五萬石至是上謂戶部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眾多天下官吏軍士日增俸給彌廣其斟酌古制量減各王歲支以足軍國之用于是定議減五之四並郡王公主以下皆議減有差著為令　冬十月庚子冊光祿卿馬全女為皇太孫妃　定東宮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每一字為一世以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臨時自定合二字為名編之玉牒　十一月乙亥楊文等討奉議蠻平之時上仍遣唐鐸參軍事文等發廣西都司護衛官軍二萬調田州泗城土兵三萬餘人至奉議蠻竄入山林據險自固文督諸將分兵勦捕復調參將劉真等分道攻南丹左副將軍韓觀等分兵追討都康向武富勞上林諸州縣叛蠻悉平之鐸相度形勢奏請置奉議衛及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諸處守禦千戶所填以官軍皆報可　十二月壬辰詔河南山東桑棗及二十七年後新墾之田皆勿徵稅　是冬河渠之役各郡邑交奏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水利既興田疇日闢一時稱富庶焉　是歲置皇城四門倉儲糧以給守衛軍增京師諸衛倉凡四十一又設北平密雲等縣倉儲糧以資北征　安南黎季犛聞兩絕貢使而懼比征龍川季犛愈懼是年之秋上遣尚書任亨泰嚴震直使安南諭日焜毋自疑但慎守邊境毋助逆毋納叛為述朝廷用兵之故以安慰之尋又遣尚書楊靖諭輸米八萬石金千兩銀二萬兩餉龍州軍季犛言龍州陸道險請運至憑祥洞靖不可乃令改水運輸二萬石於沲海江江距龍州止半日靖因言日焜年幼國事皆決于季犛乃敢觀望如此請足之上以趙宗壽已納款移征向武諸蠻遂令輸粟二萬石而免其金銀攷異據明史七卿表任亨泰嚴震直以八月使安南蓋諭安南陳日焜也尋又遣楊靖使安南責之餉龍州軍士事見靖傳此三人奉使皆在唐鐸之後並系于是年記安南事下

二十九年春正月壬申大祀南郊　是月以詹事府丞杜澤為吏部尚書左贊善門克新為禮部尚書克新以亮直見重尋引疾上命太醫給藥物不輟其俸居數月卒　二月癸卯湖廣郴桂諸蠻亂詔征虜將軍胡冕討平之　辛亥甯王權上言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遺道上恐有邊寇往來上曰狡寇多奸此必示弱誘我

也于是詔燕王棣帥師巡大甯周世子有燉帥師巡北平關隘　是月命濬常州之犇牛呂城二壩以通浙運　三月
辛酉楚王楨湘王柏來朝　甲子燕王帥諸軍北至察察爾徽舊作徹徹爾遇寇敗之禽其將布琳舊作孛林特穆爾等數十人追
至烏梁海城又敗哈拉固等舊作哈剌兀而還　壬申行人司副楊砥上疏言揚雄為莽大夫諂諛萬世董仲舒天人三策
及正誼明道之言足以扶翼世教今孔廟從祀有雄無仲舒非是上是其言詔罷揚雄從祀增祀董仲舒孜異事見明史禮志系之
廿八年憲章錄及紀事本末書于是年三月壬申蓋志據楊砥上書年月二書據下詔年月今從之　秋八月丁未免應天太平五府田租　是月四川鄉試聘方孝孺
及茶陵陳南賓為典試官孝孺在蜀名重一時而南賓時為蜀府長史蜀王好學與孝孺竝見敬禮造安車以賜南賓
又為搆第名安老堂一時蜀中典試稱得人孜異事見桂彥良傳證之遜志齋集亦云是年蜀中校士蓋二人時皆官于蜀由行省布政司聘取非奉詔也今竝陳南賓事系之八月之末
九月乙亥召致仕武臣二千五百餘人入朝大賚之各進秩一級　是月命甯王權編輯通鑑博論蓋倣編年兼綱目
書法例也其書至正二十六年韓林兒事則云廖永忠沈韓林兒于瓜步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蓋其書法大都
奉上指示云孜異據錢曾讀書敏求志事在是年之九月竝書廖永忠沈韓林兒事以為大明惡其不義而殺之前於至正二十六年下已辨之矣茲更據書以見太祖之特筆云　殺監察御史王朴
朴性鯁直數與上辯是非上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諭曰汝其改乎對曰陛下不以臣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
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汝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
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竟戮死朴同州人孜異此事明人書皆不載惟明史朴傳記其事但無年月耳三編特系于是年九月據實錄也　冬十月辛亥熒惑犯上
將　十二月癸卯熒惑守太微垣　是歲再逮永州知府余彥誠尋釋之復其官同時有知縣齊東鄭敏儀真康彥民
岳池王佐安肅范志遠當塗孟廉定遠高斗南及丞懷甯蘇億休甯甘鏞當塗趙森凡十人竝先後以事逮耆老詣闕
具其善政以聞上復嘉之賜衣鈔遣還竝賜耆民道路費諸人既還任政績益著尋舉廉吏數人竝列其名于彰善榜
聖政記以示勸焉又有知縣靈壁周榮宜春沈昌昌樂于子仁丞新化葉宗凡四人竝以部民叩閽立擢知府而一時
如懷甯丞陳希文宜興主簿王復春以善政擢已知其貪肆旋寘重典所以風厲激勸者甚至故其時吏治多可紀述
云孜異余彥誠凡兩逮兩釋一為安陸知州時三編書之二十五年十二月者是也此則擢永州知府後復以事被逮見明史列傳二十八卷贊中以為二十九年憲章錄及典彙同今據之惟二書皆系之是年十二月與二十五年之
月分同恐未必然今系之是年之末竝據贊中增入先後被逮之十人等　詔重定東宮儀制以諸王皆尊屬命朝太孫于內殿行家人禮　更定六部諸
司官屬竝通稱清吏司　初上平定中原征南諸將及雲南越州之功賞格雖具然不預為令至是始定沿海捕倭之
賞格凡指揮千百戶獲倭船一及賊者陞一級賞銀五千兩鈔五十定軍士水陸禽殺倭賊皆賞銀鈔有差

三十年春正月丙寅大祀南郊　初太僕寺掌養馬之政各行省設羣牧監隸馬十八年罷羣牧監以其馬歸有司牧養至是因西番馬市開孳息漸蕃丁卯始置行太僕寺于山西北平陝西甘肅遼東如京師太僕寺之秩是時上留心馬政以備邊防朱守仁以楚雄知府上計入朝拜太僕卿首請立牧馬草場于江北滁州諸處所轄十四監九十八羣馬大蕃息一時馬政之脩實自守仁始　己巳詔左都督楊文屯田遼東　甲戌詔授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西將軍武定侯郭英副之以備西北邊時諸勳臣坐胡藍二黨誅僇且盡炳文以開國功臣榜列其名與大將軍達為一等是時元功宿將無出其右者英兄弟貴顯女弟為甯妃恩寵尤渥上自起兵以來存者僅炳文與英二人而炳文亦年踰六十矣（攷異據潛菴史稿言是月沔縣賊高福興作亂命耿炳文討之證之明史本紀炳文之命蓋備西北邊也下文云於是月沔縣盜起詔耿炳文討之則是因備邊順道征討非因沔縣之亂而命將也今據本紀於是月下分書之）

是月始置雲南按察使司　以禮部員外郎侯泰為刑部左侍郎司務暴昭為刑部右侍郎　沔縣盜起詔耿炳文討之　二月庚寅水西蠻叛詔右都督僉事顧成為征南將軍會平羌將軍何福討之　辛亥白虹亙天貫日　是月黃巖儒士陶宗儀帥諸生赴禮部試讀大誥賜鈔歸宗儀少試有司一不中即棄舉子業於古學無所不窺元季舉行人辟教官皆不就張士誠據吳署為軍諮亦不赴洪武四年詔徵天下儒士六年命有司舉人才皆及宗儀輒引疾不赴晚歲有司聘為教官非其志也至是仍不受薦擢歸久之卒著有輟耕錄于元代軼事多所攷證云（攷異宗儀事見明史文苑傳言洪武三十年率諸生赴禮部試讀大誥賜鈔歸試禮部在是月今系之二月之末）　三月癸丑朔賜陳䢿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庚辰古州蠻林寬作亂攻龍里陷之龍里千戶吳得鎮撫井孚皆戰死寬遂犯新化突至平茶千戶紀達帥壯士突陣殺數人寬走已而煽結諸蠻勢復熾官兵捕之不克（攷異諸書或系之三月或系之四月蓋一據奏至一據出師也明史本紀叛在三月討在四月皆有日分今分書之）　壬午熒惑入太微垣凡八十日（攷異據天文志在是月壬午三編書熒惑之入太微凡八十日今據增）　是月刑部奏請加反逆法宜依漢制夷三族上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漢用秦法未免過重今律已定勿有所更固請不許　是科始命乙榜舉子署教諭訓導等官其年未三十不願署者聽之　夏四月己亥授湖廣都指揮使齊讓為平羌將軍帥兵五萬征古州蠻　壬寅顧成何福等會討水西俘斬叛蠻數千人　壬酉居宗必登遁禽其黨魁誅之水西平　是月詔燕王棣築大同城　楊靖嚴震直自安南歸靖與震直前為尚書皆坐事或免或降至是以出使有功擢為左右都御史未幾靖坐事誅　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甲寅頒大明律誥上之定律也草創于吳元年損益于洪武六年整齊于二十二年屢經更定而大誥所頒率多峻令出自一時權宜非上之本意也至是始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略附載于律既成上御午門諭廷臣曰朕仿古為治明禮以

導民定律以除頑刑著為令行之既久犯者猶衆故作大誥以示民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為祥刑豈非欲民並生于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令刑官撮要附于律文各條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及律誥該載外其襍犯大小罪悉依贖罪例論斷令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俾天下知所遵守初刑部請將比年律條依類編次上特改名律例冠于篇首又首列刑圖次列禮圖刑圖凡二首為圖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分其輕重之等也次為圖七曰笞曰杖曰訊杖曰枷曰杻曰索曰鐐著其長短廣狹之度也禮圖凡八皆以服制表之凡係族親有犯視其服之等差以定刑之輕重故有因禮以起義者如養母繼母慈母皆服三年則毆殺之律與嫡母同罪舅姑服皆斬衰三年則毆殺罵詈之律與夫之于父母同罪書成諭太孫曰刑原于禮此書首列刑圖次列禮圖者重禮也顧愚民無知若于本條下即注寬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德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可也太孫請更定五條以上上覽而善之又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條復諭之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　乙卯詔楚王楨帥師討古州蠻湘王柏副之楨不親莅軍請餉三十萬詔書詰責又以熒惑之變令謹天戒命城銅鼓衛而還　己巳敕晉燕代遼甯谷六王勒兵備邊戒勿輕戰寇至則乘其懈或邀截要路擊之　南宮之試士也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偕吉府紀善白信蹈為考官得泰和宋琮等五十一人北士無預者諸生言三吾南人私其鄉上怒命侍講張信等覆閱不稱旨或言信等故以陋卷呈三吾實屬之上益怒信與信蹈及陳郊等皆論死三吾以老與宋琮同戍邊攷興通紀吾學編俱言三吾暴卒證之明史三吾本傳言三吾以老戍邊又云建文初召還久之卒並無暴卒事也今據本傳　六月辛巳上親策諸貢士再賜韓克忠等六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皆北士及川陝人也時稱為春夏榜亦稱南北榜云　己酉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初詔西番互市始設茶馬司于陝西四川等處令番人納馬易茶並嚴禁私茶出境時倫奉使至川陝輒載巴茶越境貿易所在不勝其擾陝西布政司檄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家人周保索車至五十兩蘭縣河橋司巡檢被捶不堪訴于朝上大怒遂坐法並保等誅之茶貨沒入官以河橋吏能不避權貴賜敕襃嘉　秋七月致仕尚書唐鐸卒　八月丁亥河決開封城三面受水詔改作倉庫于滎陽高阜以備不虞　甲午詔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練兵河南　己亥以義門鄭沂為禮部尚書　是月諭工部移文諸王不許私有興作有不可已者必以上聞　九月庚戌耿炳文等討漢沔寇高福興等悉誅之宥其脅從之民凡四千餘人攷異平沔寇三邊系之八月並叙其正月為亂之事明史本紀書九月有日今分書之　麓川思倫發之降也上遣行人李思聰往諭歸國適其部長刀幹孟叛思

聽以朝廷威德諭之叛者稍退而倫發欲倚使者服其下強留之賂以象馬金寶思聽不受歸述于上竝詳紀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甚悉蓋知刀幹孟之必將終叛備征討也初平緬俗不好佛有僧至自雲南善言因果報應倫發信之又有金齒戍卒逃入其境能為火硫火礮之具倫發嘉其技能遂與僧竝貴寵在諸部長上刀幹孟等不服戊辰刀幹孟叛與其屬帥兵攻逐思倫發倫發挈家走雲南西平侯沐春遣送至京師　齊讓奉詔討古州蠻逗留不進乙亥詔授楊文為征虜將軍代之　冬十月戊子停遼東海運時以北地軍餉羸羨又方興屯種之利遂罷之　辛卯詔耿炳文練兵陝西　乙未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初上以太學為京師首善之地而文廟規制殊隘乃命工部改作其制皆上所規畫大成殿門各六楹櫺星門三東西廡七十六楹神廚庫皆八楹宰牲所六楹　十一月癸酉詔西平侯沐春為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等副之討刀幹孟竝遣思倫發還滇諭春以兵送之　是月上御奉天殿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對曰五百貫上曰五百貫農夫十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爾乃費之于一衣豈非暴殄命切責之　是歲因十二月乙巳思倫發還雲南至潞江沐春遣人告刀幹孟令迎其主歸竝傳上命如怙終不臣即興師討之江浙閩廣之民重錢輕鈔有以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者由是物價翔涌圜法益壞乃命復申交易用銀之禁又以陝西通賦困甚諭戶部議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歲許任土所產折收米絹棉花及金銀等物著為令于是戶部定鈔一定折米一石金一兩十石銀一兩二石絹一疋石二斗棉布一疋一石苧布一疋七斗棉花一斤二斗上猶以為重命金銀折米之數仍加一倍鈔止二貫五百文折一石餘如議　改太常司為太常寺官制如舊又改侍儀司為鴻臚寺陞秩正四品設官六十二員又設外夷通事隸焉　初安南入寇思明屢侵州境思明土官黃廣成訴于朝言自元時設思明總管府所轄左江州縣東上思州南銅柱為界元征交阯去銅柱百里立永平寨萬戶府其後交人攻破永平越銅柱二百餘里侵奪思明所屬五縣地乞詔諭安南仍畫銅柱為界以五縣地還臣上命行人陳誠呂讓往諭之季犛執不從又為日焜書移戶部上知其終不肯還曰蠻觸相爭自古為然彼恃頑必召禍姑靜以俟之

三十一年春正月壬戌大祀南郊　乙丑上以山東河南多惰于農事詔戶部遣所舉人材分詣各郡縣督民耕種具籍所種田地與歲收穀粟之數以聞　二月辛丑古州蠻平先是楊文未至齊讓已俘林寬送京師上命文討其餘黨俘獲三十岡等處洞蠻二千九百人以歸遂班師　刀幹孟既逐思倫發懼朝廷加兵乃遣人詣西平侯請入貢是月沐春以聞且奏言幹孟此舉蓋欲假朝廷之威以拒忽都其言未可信忽都

曰遣蠻詭詐誠有之姑從所請審度其宜毋失事機春以兵送倫發于金齒幹孟竟不納乃遣何福及都督瞿能等以五千兵往

倭寇山東甯海州百戶何福戰死指揮陶鐸擊敗之尋寇浙江之海澳千戶王斌鎮撫袁潤倶戰死詔發兵出海追捕 攷異明史本紀系倭寇甯海于是年二月乙酉甯海山東州也三編則併記寇浙江事目云海澳寨是所寇凡兩省明史外國傳不見證之潛菴史稿寇山東浙江一二月乙酉一二月丁酉也今並系之二月下

三月詔增修南郊壇壝于大祀殿

夏四月庚辰廷臣請討朝鮮上不許初李旦以更國更名上不深詰輒懷易與心自二十七年以來貢表文詞多謾詔誥責之則諉之門下官鄭道傳所撰及命建道傳則又以病不能行辭至是來賀本年正旦表涉譏訕上以其僻在海隅不欲稱兵召釁惟拘留其兩次所遣之使以為亂邦搆衅皆此輩為之也

是月敕燕王棣率諸王防邊諭曰北騎南行不寇大甯即襲開平可召西涼開平遼東諸將分左右翼爾與代遼甯谷諸王居中策應彼此相護首尾相救兵法示饑而實飽外鈍而內精其毋忽 攷異此据紀事本末所記大畧書之是時秦晉二王已卒燕王居長故令之率六王防邊耳非聽燕王節制也太祖實錄所云四月乙酉敕燕王防秋者即此至五月戊午之敕則專敕楊文郭英之從燕遼二王實錄又增入乙亥再敕燕王節制諸軍之語明史三編節而書之是也辨見五月戊午條下

五月丁未何福等討刀幹孟帥兵踰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殺刀名孟斬獲甚眾回兵擊景罕寨寨憑高據險堅守不下官兵糧械俱盡賊勢益張福使告急于沐春春帥五百騎往援乘夜至潞江詰旦渡車騎馳躪揚塵蔽天賊不意大軍至驚潰遂破之乘勝擊崆峒寨賊皆夜遁刀幹孟遣人乞降詔不許命春俟變討之

甲寅上不豫然臨朝決事如平時

戊午詔都督楊文從燕王棣武定侯郭英從遼王植備禦開平均命聽二王節制 攷異明史本紀是年五月戊午都督楊文從燕王棣武定侯郭英從遼王植備禦開平倶聽燕王節制三編發明云考明太祖實録是年四月乙酉敕燕王防邊五月甲寅帝不豫戊午敕都督楊文郭英乙亥再敕燕王節制諸軍此皆重脩之太祖實録不可盡信又云二十八年秦王卒是年三月晉王卒燕雖勢居寵逼燕節制之命豈遽為易儲之據哉据此則防邊之敕出自實録之後改者今攷洪武二十三年命晉燕二王防邊令傅友德從燕王王弼從晉王倶聽節制是聽晉燕二王節制也是年之書法同則謂楊文之從燕王郭英之從遼王亦是聽燕遼二王節制耳非與遼王共聽燕王節制也今据太祖實録書于四五兩月而刪去燕王總制諸軍語餘詳攷證中

是月以言事擢暴昭為左都御史尋遷刑部尚書又擢天策衛知事周璿為左僉都御史

閏月癸未帝疾大漸乙酉崩于西宮年七十一遺詔曰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以期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知好善惡惡不及遠矣夙昔憂慮常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衛以福吾民喪祭儀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臨三日皆釋服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帝天授智勇統一方夏緯武經文為漢唐宋諸君所未有肇造之初沈幾觀變次第經營故自述其取天下之略起事東南收功西北如操券刻符莫之或爽即位以後考定禮樂訪求賢材澄清吏治整肅宮闈廣開屯田以

足兵食興修水利以勸農桑用能武定禍亂文致太平豈非所謂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者歟惟其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晚年誅僇過多功臣芟夷略盡亦足為盛德之累云　辛卯皇太孫即位大赦天下詔以明年為建文元年是日葬帝于孝陵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攷異明史本紀書上廟號於五月辛卯葬孝陵之下通紀及建文朝野類編皆書六月甲辰按惠帝即位于辛卯是日葬太祖于孝陵葬後即當上諡號不應遲至甲辰且甲辰乃閏月二十九日亦非六月也今據本紀仍系之葬後　詔行三年喪羣臣請循前代以日易月之制諭曰朕非效古人亮陰不言也朝則麻冕退則齊衰杖經食則饘粥郊社宗廟如常禮遂命定儀以進　丙申詔文臣五品以上及州縣官各舉所知非其人者坐之　六月詔省併州縣革冗員　以齊泰為兵部尚書黃子澄為太常卿兼翰林院學士同參軍國事泰溧水人以洪武二十八年擢兵部侍郎太祖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袖中出手冊以進太祖奇之上為皇太孫亦雅重泰其時子澄方進修撰伴讀東宮一日太孫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奈何對曰諸王護衛兵僅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大小強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上是其言至是燕王自北平奔喪援遺詔止之于是諸王皆不悅流言煽動聞于朝廷謂子澄曰先王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于是始與泰建削藩之議攷異明史本紀三編皆系之六月證之七卿表泰以五月任兵尚諸書以為太祖遺命則閏五月表脫閏字也泰等五月授官六月命參軍國事本紀竝系之是月今從之　戶部侍郎卓敬密疏言燕王知慮絕倫雄才大略酷類高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強金元所由興今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夫將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可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奏入翌日召問敬曰燕王朕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敬叩頭曰臣所言天下至計願陛下察之竟不報攷異紀事本末憲章錄皆系卓敬上書於建文元年二月燕王來朝之下此誤據野史也元年二月燕王竝無來朝之事永樂實錄亦不載明史三編删之是也今據三編及明鑑系卓敬上書于是年之六月　秋七月長星西隕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賦　削藩之建議也齊泰與子澄謀之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問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翦燕手足也會周王橚次子有爋告橚謀不軌詞連燕齊湘三王乃命曹國公李景隆以備邊為名馳至開封執橚歸攷異明史后妃傳以懿文太子及秦晉燕周五人皆高后生此三修之本後世不知而誤據之證以燕周同母之語則二人皆非高后所生明矣辨見攷證中韻書無爋字但有爋字明史作爋三編又作爋燕實錄作爋今從之　徵漢中府教授方孝孺至擢翰林院侍講初上在東宮素聞孝孺名甫即位令馳驛召還日侍左右備顧問讀書有疑輒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之又以檢討陳性善薦召前監察御史韓宜可于雲南入拜左副都御史　八月上欲釋周王使復國泰與子澄不可久之不決出相與言曰上婦人之仁耳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復入言之乃廢橚為庶人攷異本紀書廢周王于八月三編書之六月因被執而竝記之也周王以七月執至京師上意

久不決故八月始廢今分書之竄之蒙化諸子皆别徙尋又命逮齊王榑代王桂岷王楩等于是燕王益疑懼　詔興州營州開平諸衛軍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衛所軍單丁者放為民　是月以雲南布政陳迪為禮部尚書　九月西平侯沐春卒于軍初太祖命春討刀幹孟幹孟乞降詔春勿受仍總滇黔蜀兵攻之未發而春卒上命左副將何福代領其眾春材武有父風積功授都督僉事羣臣請試職太祖曰兒我家人勿試也遂予實授英卒襲爵在鎮七年大修屯政闢田三十餘萬畝鑿鐵池河灌宜良涸田數萬畝民復業者五千餘戶為立祠祀之賜謚惠襄無子弟晟襲爵　冬十月癸惑守心攷異見明史天文志無日程濟上書見明史牛景先傳中亦不著熒惑守心事三編記守心亦不著程濟上書事今据紀事本末牽連記之意即初修實錄也時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之學上書言北方兵起在明年某月日上以為妄言逮至將僇之濟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臣言不驗死未晚詔下之獄已而燕兵竟起如其所推之月日濟朝邑人　前都督府斷事高巍遼州人以洪武中旌孝行授職尋以決事不稱旨謫戍貴州關索嶺太祖嘉其孝許其弟姪代役至是以詔辟赴吏部因上書論時政時削藩議起巍獨以為不然其略曰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既皆過當諸王又率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今盍師其意勿行鼂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則不削之削也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賢者下詔褒賞之有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悛則告太廟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書奏上嘉之而不能用　上有疾晏朝御史尹昌隆上疏諫其略曰昔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不敢稍怠陛下嗣膺大業宜追繩祖武未明求衣日旰忘食今乃即于晏安日上數刻猶未臨朝恐自此上下懈弛曠官廢事非社稷之福也書入左右請以疾諭之上曰直諫難得何可沮也命頒其疏于天下　初僧道衍從燕王至北平住持慶壽寺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及高祖崩以次削奪諸藩周湘代齊岷等皆相繼得罪道衍遂密勸燕王起兵王曰民心向彼奈何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乃進袁珙及卜者金忠珙善相人術有異傳洪武中遇道衍于嵩山寺謂之曰公劉秉忠之儔也幸自愛至是以道衍薦召至北平王襍衛士類己者九人操弓矢飲于肆珙一見即前跪曰殿下何輕身至此王乃起去召珙入府諦視曰龍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王意益決與道衍選將練兵收召材勇異能之士久之事遂露時有以燕齊事告變者上問子澄孰當先對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寘異人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露不可不亟圖之復召齊泰問曰今欲圖燕燕王素善用兵北卒又勁奈何對曰今北邊有寇警請以防邊為名遣將戍開平悉調燕藩護衛

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從之十一月以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布政使都指揮使謝貴張信掌北平都指揮使司並受密旨伺察燕事　詔求直言並薦舉山林才德之士　十二月癸卯朔乃（攷異憲章錄是年十二月癸丑朔按癸丑乃是月十一日非朔也疑卯字之誤今據本紀）上以明年將祀南郊乃詣郊壇省牲滌器禮畢還宮　征虜將軍何福破斬刀幹孟降其衆七萬又分兵徇諸寨悉平之于是思倫發始還平緬麓川遂定　是月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釋黥軍及囚徒還鄉里　召宗懌于茂州懌濂之孫也濂卒于夔一時家屬悉徙茂州至是上追念濂為興宗舊學召懌還尋授翰林　燕府長史葛誠奉燕王命奏事京師上召見問府中事誠具以實對上遣誠還使為內應至則燕王察其色心疑之（攷異皇明通紀紀事本末系之建文元年正月證之明史葛誠附傳中言洪武之末則是誠至京師在本年諸書據其使還之月也今系於十二月之末）

明通鑑卷十二

紀十二（起屠維單閼盡重光大荒落凡三年）

恭閔惠皇帝（按明建文無謚至我大清乾隆元年追謚恭閔惠皇帝謹據三編明史書之）

建文元年春正月癸酉朔上受朝不舉樂　庚辰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配　是月敕修太祖實錄以禮部侍郎董倫王景為總裁官太常少卿廖昇高遜志副之召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教授胡子昭崇仁縣訓導羅恢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時楊士奇以布衣被薦徵為教授方行修撰王叔英復以史才薦遂同召俱授翰林充纂修官上復命侍講學士方孝孺總其事（攷異明史本紀書修太祖實錄于正月據廖昇傳正總裁董倫王景副總裁昇及高遜志也又云李貫王紳胡子昭楊士奇羅恢程本立皆為纂修官按李貫舉二年進士則預修史之役在後而明史王艮傳亦言艮總史事又有南昌知府葉惠仲以修實錄指斥靖難族誅是皆後入之人若是年正月之敕同時並命據野獲編凡九人又方孝孺傳言孝孺修實錄為總裁三編亦據書之今增入又按此即初修之實錄沈氏所謂解縉盡焚舊草者此也若則翦燕手足一語乃初修之僅存者）

二月追尊皇考曰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妣常氏曰孝康皇后尊母妃呂氏曰皇太后冊妃馬氏為皇后立皇長子文奎為皇太子封弟允熥為吳王允熞衡王允熙徐王詔告天下舉遺賢賜民高年米肉絮帛鰥寡孤獨廢疾者官為牧養重農桑興學校致察官吏振罹災貧民旌節孝瘞暴骨蠲荒田租衛所軍戶絕者除勿勾　詔諸王毋得節制文武吏士　是時諸王入賀京師徑行皇道登御陛御史曾鳳韶劾之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情不報（攷異明人所記及紀事本末皆於是年二月書燕王來朝明史稿例議辯之以為必無之事四庫書提要載姜氏祕史以為曾鳳韶劾燕王事云本吉安府志又證以南京錦衣百戶潘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三月二十三日敘撥隨侍燕王還北平往坐云云據此則來朝明矣第不知所云貼黃者果進數信否也予謂建文改元諸王入賀是其常例故野史有曾鳳韶劾諸王來朝不得行皇道云云覲謙織以為他藩之事者是也野彙編皆云做諸王至燕王以上書救周王不報遂稱疾此正不朝之張本且果入朝無事而歸此正所謂天之所興誰能廢之乃成祖第一快心之事何以永樂實錄無一語及之耶其為必無之事）

明實今刪去燕王來朝而祖義曾鳳詔動諸王事于是月之下更定官制用學士方孝孺議也升六部尚書為正一品設左右侍中位侍郎上改都察院為御史府都御史為御史大夫罷十二道為左右兩院左曰拾遺右曰補闕改通政使司為寺大理寺為司詹事府增置資德院翰林院復設承旨改侍讀侍講學士為文學博士設文翰文史二館文翰以居侍讀侍講文史以居修撰編修檢討又殿閣大學士並去大字各設學士一人改謹身殿為正心殿增設正心殿學士一人其餘內外大小諸司及品級階勳悉依周禮制更定時論以為不急之務而孝孺志在復古上悉從之　以景清練子甯為御史大夫

二月甲午京師地震求直言罷天下諸司不急之務　是月上釋奠于國子學文廟　陳瑛自山東按察司調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變告瑛與右布政曹昱副使張璉等受燕府金錢有異謀詔逮瑛至京師尋謫廣西于是敕都督宋忠帥兵三萬屯開平又敕都督耿瓛練兵于山海關徐凱練兵于臨清調北平永清二衛軍于彰德順德瓛炳文子也並密諭張昺謝貴等嚴為之備　遣刑部尚書暴昭戶部侍郎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分行天下昭至北平得燕王諸不法狀密奏之　夏四月湘王柏自焚死齊王榑代王桂皆以罪廢為庶人　太祖之崩也諸王世子及郡王皆在京師遺命三年喪畢遣還燕世子及高煦高燧預焉時燕王方稱疾遺詔至遣人扶掖哭臨又數月乃上書乞遣三子歸視疾齊泰勸上勿許且請收之黃子澄曰不若聽之歸以示不疑乃可襲而取也上從子澄言竟遣還燕世子兄弟魏國公徐輝祖甥也輝祖亦勸上留之且密奏曰三甥中高煦尤勇悍無賴非但不忠且叛父它日必為大患上以問輝祖弟增壽及駙馬王甯皆力庇之乃悉遣歸國高煦陰入輝祖廄取其馬以行輝祖使人追之不及至則燕王大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于是反志益決攷異明史本紀系之是月而野史所載謂燕王遣世子二王來京師行太祖小祥禮至是遣歸非也太祖崩時遺詔止諸王入臨遣世子郡王來京師三年後還國語見張芹備遺錄證之成祖實錄亦云時世子二郡王三郡王皆在京師故明史入漢王傳亦云太祖崩成祖遣仁宗及二王入臨京師燕則非因小祥而來明矣如果為小祥而來則遣之還國當過五月即燕王以疾請亦無悉遣之理今不取　六月岷王楩有罪廢為庶人徙之漳州　乙酉燕山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官校於諒周鐸等陰事詔逮至京師皆僇之復詔責燕王王遂稱疾篤佯狂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臥土壤彌日不甦張昺謝貴入問疾王盛夏圍爐搖顫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昺等稍信之長史葛誠密語之曰王本無恙公等勿懈會燕王使其護衛百戶鄧庸詣闕奏事齊泰請執訊之具言王將舉兵狀乃密敕昺等圖燕使約葛誠及指揮盧振為內應初張信之至燕也與昺等同受密旨憂懼不知所出以告母母大驚曰吾聞燕都有王氣王當為天子汝慎毋妄舉取赤族禍也至是又密敕信使執王信見事急三造燕邸辭不見乃乘婦人車徑至門固請之王召入信拜牀下密以情輸王王猶佯

為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毋爾也臣今奉詔禽王王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幸勿諱臣王察其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于是召僧道衍謀舉兵會昺等部署衛卒及屯田軍士布列城中一面飛章奏聞布政司吏李友直竊其草獻之府中燕王亟呼護衛張玉朱能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　秋七月詔至逮燕府官屬于是張昺謝貴等帥諸衛士以兵圍府第索之急飛矢入府內燕王與張玉朱能等謀慮衆寡不敵能曰先禽昺貴餘無能為矣王曰是宜以計取之道衍密語曰朝廷遣使來索官屬可悉依所坐名收之即令來使召昺貴付所逮者如此則昺貴必來來則縛之一壯士力耳王曰善壬申王稱疾愈御東殿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昺貴不至復遣中使示以所逮姓名乃至王方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器王索刀割且詈曰今編戶齊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為天子親屬旦夕莫必其命天下何事不可為乎乃擲瓜于地一時伏兵盡起前禽昺貴捽葛誠盧振下殿王擲杖起曰我何病為若輩奸臣所逼耳昺貴及誠等不屈皆斬之于是張玉朱能等帥勇士攻九門克其八獨西直門不下都指揮彭二躍馬呼市中曰燕王反從我殺賊者賞集兵千餘人將攻燕會燕健士從府中出格殺二兵遂散盡奪九門王尤恨誠振二人以為貳于己也夷其族伴讀余逢辰有學行王信任之以故得聞異謀乘間力諫不聽及兵起復泣諫曰君父不可兩負聞誠等被殺亦死之北平人杜奇者才雋士也王起兵徵入府奇因極諫宜守臣節王怒立斬之　癸酉燕王舉兵反上書指斥齊泰黃子澄為奸臣並援祖訓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為天子討平之書既發遂自署官屬稱其師曰靖難以張玉朱能邱福為都指揮僉事擢李友直為布政司參議戍卒金忠為燕府紀善時布政司參議郭資按察司副使墨麟僉事呂震等皆降于燕都指揮馬宣俞瑱與昺等合兵攻燕城不克宣走薊州瑱走居庸關都督宋忠退保懷來甲戌燕師陷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王欲自通州南下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丙子燕師陷薊州馬宣及鎮撫曾濬力戰死之于是遵化指揮蔣玉密雲指揮鄭亨皆以城叛降燕時俞瑱守居庸關練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燕王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吭我得之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是拊我背也己卯燕師陷居庸瑱力戰不克走依宋忠于懷來甲申燕師攻懷來帥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至先是宋忠紿將士言其家在北平皆為燕兵所殲欲以激衆怒燕王知之令其家人張旗幟為先鋒衆遥識旗幟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無恙皆曰宋都督欺我遂相率解甲降忠倉皇列陳未成王麾師渡河鼓譟而前忠軍大敗奔入城燕兵乘城而入遂執忠及俞瑱皆不屈死都指揮孫泰彭聚亦臨陣死之其諸將校為燕所俘者皆不肯降凡死者百餘人斬首數千級獲馬八千餘匹攷異懷來之役諸書記宋忠俞瑱等

之死下云餘衆悉降證之忠傳一時諸將校爲燕師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以死今据增入而删去餘衆悉降四字丙戌永平指揮陳旭趙彝郭亮以城叛降燕旭等遂從燕將徐忠分兵克灤河之考異明史建文紀書克永平于甲申召懷來下明史稿作丙戌距甲申二日也今据之庚寅大甯都指揮卜萬與其部將陳亨劉真等引兵號十萬出松亭關攻遵化燕王遣兵來援萬等退保關内萬有智勇而陳亨等陰欲輸款于燕畏萬不敢發燕王貽萬書盛稱萬而詆亨召所獲大甯卒置書衣中解縛賞勞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卒至萬所則同歸者發其事亨等搜卒衣得其書遂縛萬下獄上之于朝廷以萬爲貳詔籍其家不知其爲燕之反間也考異大甯之降明史本紀不載据紀事本末作庚寅今据之通紀作庚申申字蓋寅字之誤也庚寅距丙戌僅五日庚申則八月也壬辰谷王橞聞燕兵破懷來自宣府奔京師是月燕王反書聞齊泰請削燕屬籍聲罪致討或難之泰曰明其爲賊敵乃可克遂定議伐燕布告天下時太祖功臣存者甚少乃拜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副之帥師北伐又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瓛都指揮盛庸平安等分道並進出程濟于獄授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時上方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軍事皆取決于泰子澄二人炳文等瀕行上戒之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祥之甚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父名尋置平燕布政司于真定以暴昭掌北平布政司事侯泰代爲刑部尚書八月己酉耿炳文師次真定分遣諸將徐凱以兵駐河間潘忠駐鄚州楊松帥先鋒九千人扼雄縣燕王使張玉往覘炳文營還報曰軍無紀律炳文老潘楊勇而無謀可襲而俘也今欲通南下之路宜先取潘楊王曰善遂躬擐甲冑帥師至涿州壬子屯于婁桑令軍士秣馬蓐食晡時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飲酒不設備此可破也夜半至雄縣襲其城忠援兵不至前鋒麾下九千人皆戰沒燕王度忠在鄚州未知城破必率衆來援乃命護衞千戶譚淵帥壯士千餘伏月漾橋水中人持茭草一束蒙頭通鼻息俟忠等援軍已過即出據橋王遣兵逆擊忠敗之忠退趨橋不得渡燕兵腹背夾擊生禽忠松餘衆皆溺死甲寅燕師據鄚州王問諸將計皆曰南軍盛宜且屯新樂王曰彼雖衆皆新集耳今宜乘勝徑趨真定可一鼓破之王曰善會炳文部將張保來降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王厚撫保遣歸使詐言被執得脫且具陳雄鄚敗狀燕兵且旦夕至諸將皆曰今趨真定將以掩其不備奈何遣保告之使備王曰不然彼師半營河南半營河北分之是也今令彼知我至則其南岸之衆必移于北并力拒戰一舉可盡殲之兼使知雄鄚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若徑薄城下北岸雖勝南岸之衆乘我戰疲鼓行而渡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也炳文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壬戌王帥驍騎數千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逆戰

張玉譚淵朱能等帥衆奮擊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攻横衝其陣炳文大敗犇還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陣南軍披靡蹂藉死者甚衆棄甲降者三千餘人燕騎士薛祿引槊中李堅墜馬獲之甯忠顧成亦被執燕王謂堅至親送北平道卒謂成先朝舊人釋其縛與語曰皇考之靈以汝授我成遂降王遣人送北平輔世子居守炳文奔入真定閉門固守吳傑帥衆來援聞敗而還乙丑燕師攻城三日不下引兵還北平　上聞真定之敗始有憂色謂黄子澄曰奈何對曰勝敗兵家之常無足慮因薦曹國公李景隆可大任齊泰極言其不可竟用之丁卯拜景隆為大將軍以代炳文賜景隆通天犀帶親為推轂餞之江滸召炳文還京師致異明史子澄傳言炳文之敗子澄謂勝敗常事不足慮因薦景隆若通紀紀事本末等書則又云今天下全盛區區一隅豈足當之今調兵五十萬四面夾攻衆寡不敵必成禽矣按炳文方以三十萬衆敗于真定子澄謂勝負常事不過以此紓帝憂耳若謂區區一隅不足以當夾攻之五十萬子澄亦必若是之淺此皆成祖實錄歸罪子澄鍛鍊之語不足信也今据明史本傳刪去下文　是月召遼王植甯王權權不至詔削其護衛初太祖諸子燕王善戰甯王善謀又在邊友于最篤燕兵既起齊泰等慮二藩通約乃竝召之權果不至燕王聞之大喜乃遣甯王書以求援師植至京從之荊州初谷王之奔京師也長史劉璟從之歸獻十六策上命璟贊畫李景隆軍事時高巍亦上書願使燕曉以禍福令休兵歸藩上壯而許之命俱從景隆行　監察御史韓郁上書言燕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乃諸臣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于是周王既廢湘王自焚齊代相繼被摧為討者必曰兵不加則禍必稔今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既久軍興輒之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赤子困于轉輸民不聊生日甚一日臣恐陛下之憂方深也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此言深有至理願陛下少垂鑒察興滅繼絶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歸藩明詔天下篤厚親親則宗社幸甚不報　九月戊辰朔致異明史建文本紀九月壬辰吳高圍永平戊寅燕兵援永平按戊寅在壬辰之前十五日敘次倒誤且高已於戊寅敗于永平是其圍永平又當在戊寅前也明史稿作九月戊辰吳高圍永平證之成祖實録又明史成祖本紀皆系圍永平于戊辰則建文紀壬字乃戊字之誤也　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永平高良之子也燕師之起高守遼東與楊文耿瓛謀出師以撓燕遂圍永平戊寅李景隆調各道之師竝收集炳文餘衆合兵五十萬營于河間燕王聞之謂諸將曰九江紈綺少年耳未嘗習兵色厲而中餒今畀之以五十萬是趙括之續也九江者景隆小字也燕王自以在北平景隆必不敢至乃命世子居守姚廣孝輔之諸將皆疑北平之守弱王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吾在外可隨機應變兵事不可預度也且今之去亦豈專為永平直欲誘之至而禽之耳吳高素怯楊文少謀聞我出援必走是我一舉而兩得也丙戌王自率師

援永平壬辰燕師至永平高等果不戰而走追擊敗之攷異吳高以中間走詳十二月削爵下　冬十月戊戌燕王欲遂趨大甯諸將皆曰松亭關險塞未易猝拔景隆兵方盛不若回師援北平王曰今自劉家口間道趨大甯不數日可達大甯將士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老弱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下之日撫綏其家則松亭之衆不降且潰矣北平深溝高壘吾正欲其頓兵堅城之下歸師擊之如拉朽耳遂定計攷異按永平之援松亭之拔皆為取大甯張本其實援永平而吳高已走至松亭而陳亨先降皆預以反間取之何待燕王親行況是時景隆以五十萬衆近在河間不謀固守北平反藉援師以出盡其意欲得大甯三衛之勁卒以解北平之圍又不欲與諸將顯言故但言我在此景隆必不敢至又言此去豈專為永平直欲誘景龍至而禽之耳此兵家致人之計而係用兵之飾詞野史多襲其夸大之言而忘其注厝之本末今據其可信者書之解即直趨大甯故其既得大甯喜曰吾取邊騎助戰大事蔑不濟矣實錄所載俱　壬寅燕師至大甯王單騎入城詭言窮蹙求救執甯王手大慟甯王信之為草表謝請赦其死居數日情好甚洽時北平銳卒伏城外吏士得稍稍入城陰結三衛部長及戍卒己酉燕王辭去甯王祖之郊外伏兵起擁甯王行三衛彍騎及諸戍卒一呼畢集守將朱鑑不能禦力戰死甯府長史石撰不屈死壬子燕師南還甯王同行甯妃世子皆從悉以三衛配北軍大甯城為之一空初燕王之起兵也語諸將曰曩予巡塞上見大甯諸軍慓悍安所得用之至是乃大喜曰吾得大甯取邊騎助戰大事蔑不濟矣　乙卯燕師至會州始立五軍張玉將中軍鄭亨何壽副之朱能將左軍朱榮李濬副之李彬將右軍徐理孟善副之徐忠將前軍陳文吳達副之房寬將後軍和允中毛整副之寬理文皆大甯降將也　丁巳燕師入松亭關方卜萬之中間也劉真陳亨聞燕兵將至皆退保關及燕自間道攻大甯真及亨皆自松亭回救中道聞大甯破亨乃與陳文徐理等約降以夜二鼓襲劉真營真單騎走浮海還京師亨遂帥眾降燕時李景隆聞燕王自將征大甯果引軍圍北平渡蘆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為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分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于鄭村壩親督之以待燕王部署既定下令諸軍人自為戰非受命不得輕動初攻順城門幾破燕府儀賓李讓燕將梁明等拒守婦女竝乘城擲瓦石攻者稍卻燕世子嚴肅所部謹烽燧舉刁斗又選勇士夜縋城斫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唯都督瞿能與其子帥精騎千餘攻張掖門垂克景隆忌之使候大軍同進方大寒燕人夜汲水沃城踰時冰凝不可登景隆日夕戒嚴不恤士卒皆植戟立雪中凍死者相踵于是北平之守益堅　十一月庚午燕王回師至孤山將渡河是日大雪至夜冰合遂濟師擊敗景隆之前哨陳暉卒未戰于鄭村壩連破其七營遂逼景隆燕將張玉等列陣而進乘勝抵城下城中兵亦鼓譟而出內外夾攻景隆師潰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燕兵次第破其四壘餘眾聞景隆已走遂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退還德州乙亥燕王再上書自理謂朝廷所指為不軌之事凡八皆出齊泰黃子澄等奸臣所枉請

誅之以告天下不報考異明史建文本紀是月燕王再上書于朝帝為罷齊泰黃子澄官仍留京師又子澄傳亦云帝乃解二人任以謝燕按此皆据野史而節其文也證之王鴻洲雜編所載燕王遣景隆書謂兩次上書數訴中悃悉不賜答又謂景隆之敗子澄等匿不以聞此皆燕王欲加子澄等專權之罪遂疑兩次上書帝未之見于是實錄据此數語遂謂景隆喪師實係子澄等匿不報聞又遣人密語景隆隱其敗勿奏于是野史復增入踰月加景隆太子太師之命不知匿敗不聞上書不答則解二人任以謝燕者何自而來景隆之敗子澄使之今既解子澄之任何以反加景隆官且加景隆以太子太師是帝實不知其敗而解子澄等之任似帝又已知之種種謬戾不詰自窮明史本紀傳中刪去加景隆太子太師之語極為有見而至于解二人任以謝燕則核之實錄亦無其事今悉刪之而于燕王上書但据明史稿結以不報二字為得其實　十二月李景隆既退德州調兵集士期以來春大舉燕王亟諭諸將攻大同曰我攻彼必來救大同苦寒南兵脆弱可不戰而疲也乙卯王帥師出紫荊關庚申次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　是月詔削江陰侯吳高爵徙之廣西初高與楊文守遼東燕王恐其終為永平患謂諸將曰高雖怯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則文無能為也乃遺二人書盛譽高而極詆文故易其函授之二人得書並以上聞朝廷果疑高遂有是譴文守遼東耿瓛數勸其攻永平以撓北平文不聽　河北指揮使張倫等聞薊州馬宣之死發憤結盟因合兩衛官師所部南奔詔從李景隆于軍倫勇悍負氣喜觀古忠義事後從戰皆有功　是冬高巍至燕上書燕王曰太祖上賓天子嗣位布維新之政天下愛戴皆曰內有聖明外有藩翰成康之治再見于今矣不謂大王顯與朝廷絕張三軍抗六師臣不知大王何意也夫以順討逆勝敗之機明于指掌今大王藉口誅左班文臣實則吳王濞之故智其心路人所共知巍竊恐奸雄無賴乘間而起萬一有失大王得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雖易若建瓴然自兵興以來業經數月尚不能出蕞爾一隅之地況所統將士計不過三十萬以一國有限之衆應天下之師亦易罷矣大王與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在離間況三十萬異姓之士能保其同心協力效死于殿下乎巍每念至此未始不為大王灑泣流涕也願大王信巍言上表謝罪再修親好朝廷鑒大王無它必蒙寬宥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倘執迷不悟舍千乘之尊捐一國之富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抗衆為僥倖不可成之悖事巍不知大王所稅駕也況大喪未終毒興師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逕庭乎雖大王有肅清朝廷之心天下能無篡奪嫡統之議即幸而不敗謂大王何如人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性不畏死洪武十七年蒙太祖高皇帝旌臣孝行巍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巍至願也如蒙賜死獲見太祖在天之靈巍亦可以無愧矣書數上皆不報　是歲上建省躬殿成置古書聖訓其中論以尚父丹書之旨夏書聲色宮室之戒命學士方孝孺為之銘孝孺銘而序之大略謂天下國家之本在君君之所以建極垂範四海者在身而置此身于無過之地俾黎元蒙福後世承式者則以心為之宰因推本于古聖人省察之功如堯舜之兢業不懈禹之祗德而拜昌言成湯屏

聲色貨利而聖敬日躋武王之從事于敬怠義欲而銘于席鑑衣冠以自警凡此其為事不同其敬以省躬一也上嘉納之　是歲安南黎季犛復弑其主陳日焜攷異明史本紀誤系之洪武卅二年之末前已辨之今改入是年之末

二年春正月丙寅朔詔天下來朝官勿賀　燕師次蔚州指揮王忠李遠以城降攷異明史本紀二月燕兵陷蔚州因進攻大同而牽連記之也永樂實錄系次蔚州于正月明史成祖本紀書丙寅克蔚州惟蔚州乃請降非陷也今據紀事本末書之　丁卯上釋奠于國子學文廟　是月詔均江浙田賦初太祖惡蘇松嘉湖極重田畝至是復諭戶部減每畝不得過一斗迨革除後浙西賦復重云又詔蘇浙人皆得官戶部攷異此事據三編在正月明史本紀系之二月下　二月丁酉燕師攻大同　丁未韃靼可汗遣使來燕納款且請助兵　癸丑李景隆果引兵援大同景隆出紫荊關燕王聞之自居庸關還北平敕諸將堅守勿與戰景隆軍凍死者甚衆墮指者十二三癸亥景隆遣燕王書請息兵王荅書索齊泰黃子澄等又以前兩次上書悉不賜荅此必奸臣慮非己利匿不以聞今備錄送觀之景隆得書遂有貳志　是月保定知府雒僉叛降于燕　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廷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十一人賜胡靖王艮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靖更名廣是科一甲三人皆授修撰入文史館預修太祖實錄艮吉水人

夏四月丙申李景隆自德州進兵北伐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等自真定進兵期會師于白溝河庚子燕師復出癸丑景隆兵至河間遣都督平安為先鋒乙卯燕師渡玉馬河營于蘇家橋己未遇安兵于河側安伏精兵萬騎邀擊燕王曰平安豎子耳往歲從出塞識我用兵今當先破之及戰安素稱驍勇奮矛直前都督瞿能父子繼之所向披靡燕師遂怯會燕千戶華聚百戶谷允陷陣而入斬首七級又執我都指揮何清日色已暝始收軍是役也真定之師亦至合兵六十萬陣列河上郭英等預藏火器于地中燕師多死王從三騎殿後夜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梢辨東西始知營所在倉卒渡河而北王還營令諸軍蓐食詰朝庚申復渡河索戰景隆橫陣數十里燕後軍房寬戰不利大甯降將陳亨為平安飛槊所刺中創而走攷異紀事本末言安斬陳亨于陣蓋之明史亨傳亨敗而走實未嘗斬也亨之死在圍濟南時中創還北平遂卒今據明史亨傳[illegible]　燕王見事急親冒矢石又令大將邱福衝其中堅不得入王遶其左突景隆兵繞出王後飛矢雨注王馬三創凡三易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劍鋒復折馬阻于隄幾為瞿能平安所及王亟走登隄佯舉鞭招後騎景隆疑有伏不敢進會高煦救至乃得免比日晡瞿能復引衆搏戰大呼滅燕斬馘數百越嶲侯俞通淵陸涼衛指揮滕聚引衆赴之會旋風起折大將旗南軍陣動王乃以勁騎繞其後乘風縱火能父子及通淵聚皆死安與朱能戰亦敗官軍大亂奔聲如雷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棄其器械輜重殆盡燕師追至月漾橋降十餘萬人景隆走德州是時上慮景隆輕敵命魏國

公徐輝祖師兵為殿景隆敗輝祖獨得全軍還攷異据明史建文紀言是月己未景隆及燕兵戰于白溝河敗之明日復戰敗績云云是景隆以己未敗燕師至庚申復戰始自敗也据成祖本紀則己未之戰平安伏兵河側王以百騎前佯却誘安陣動乘之安敗走遂薄景隆軍戰不利瞑收軍此据成祖實錄之文而諸書所記竝無平安敗走之語至庚申復戰景隆兵繞出王後飛矢雨注燕王三易馬矢竭劍折急走登隄幸高煦救至得免一時諸將皆失色則是燕師初亦大敗直至薄暮再戰會旋風起燕師乘風縱火乃得斬瞿能父子于陣安亦敗走諸書所記與明史本紀大略相同惟斬瞿能父子一事先後不同即明史紀傳亦互異蓋瞿能父子之死乃在傳暮再戰旋風折旗之時而本紀則云王自帥精騎横擊斬瞿能父子令邱福衝其中堅不得入乃有矢竭劍折之敗證之瞿能平安傳不免自相矛盾傳中言景隆兵繞出王後王矢盡劍折敗走登隄幾為瞿能及平安之槊所及建文朝野彙編所引亦云王阻于隄幾為瞿能所及若如本紀所記斬瞿能父子在先則馬得有追王幾及之事明是能父子之死及平安之敗皆在乘風縱火之時所以然者蓋本紀所据者實錄之文傳中所記大都參以野史故不同耳今叙此兩日之戰悉据紀事三編諸書參以明史瞿能平安本傳差得其實

壬戌燕師進攻德州

白溝河之役有臨淮人王指揮被創立馬植戈而死又中卒楊本通壬遁術從景龍討燕有功景隆忌不以聞景隆之敗本上書劾之及敗被執下北平獄卒殺之

五月辛未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癸酉燕師入德州獲糧儲百萬勢益張方景隆之北伐也山東參政鐵鉉督餉無乏及景隆敗諸城戍皆望風潰鉉從景隆趨濟南適高巍自燕還與鉉遇于臨邑酌酒同盟感奮涕泣遂趨濟南與都督盛庸等誓以死守庚辰燕師攻濟南時景隆兵在城下者尚十餘萬燕王乘其未陳馳擊之景隆大敗南走燕師遂圍濟南鉉與庸等乘城守禦王知不可驟克令射書城中趣降有儒生高賢甯在城乃作周公輔成王論請罷兵不報辛巳燕師隄水灌城城中兇懼鉉乃佯令守陴者皆哭撤守具遣千人出城詐降王大喜軍中懽呼鉉設計預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候燕王入下板擊之又設伏斷城外橋以遏歸師計既定千人者皆伏地請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為社稷憂誰非高皇帝子誰非高皇帝臣民其又奚擇焉唯是東海之民不習兵革聞大軍壓境將謂聚而殲旃是失大王安天下子元元之意也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等具壺漿以迎王許之下令退軍越日壬午王乘駿馬徐行張蓋率勁騎數十人直至城下城門啟比王入門中人呼千歲鐵板下稍急傷燕王馬首王驚覺易馬而馳伏發橋倉卒不可斷王鞭馬自橋逸去憤甚復設長圍攻之鉉隨宜守禦燕師持久頓城下者凡三閱月卒不能下攷異按鐵板詐降之事明史成祖本紀不載而鉉傳特詳之蓋紀据實錄傳据野史也三編輯覽亦載此事而辨之云此出明李賢古穰雜錄而國史攷異以為文皇善用兵不應妄信輕率若此舊史例議深以為然考賢在天順閒去革除時未遠功臣尚有在者見聞必非無據考異之說為文皇諱耳何足深信今仍依遜國記諸書採輯按此說是也明史稿不載此事故後修增入鉉傳今据之

初燕師之陷德州也分兵轉掠濟陽教諭王省為游兵所執省從容引譬詞義慷慨游兵竟釋之省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語之曰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之義何如因大哭諸生亦哭以頭觸柱死省吉水人攷異明史本紀系之四年正月燕兵南下時而明人所載皆在是年五月重修三編亦存其說今證之明史王省傳則以為是年五月者近之辨見四年條內

六月上聞濟南圍急用齊泰黃子澄計遣使赦燕罪以緩其師己酉命尚寶丞李得成詣燕師諭王

罷兵王不聽留之得成遂附于燕　秋七月都督平安將兵二十萬進次河間之單家橋謀出御河斷燕餉道欲以解濟南之圍且攻德州也　八月癸巳承天門災詔求直言時方孝孺請改午門曰端門端門曰應門承天門曰皋門前門曰路門從之　初燕王之攻真定也三日不下即解兵去惟自以得濟南足以斷南北道即不下金陵畫疆自守亦足以徐圖江淮故乘此大破景隆之銳盡力攻之期于必拔不意鉉等屢挫其鋒又令守陴者詈燕燕王益憤乃以大礮攻城城中不支鉉書高皇帝神牌懸之城上燕師不敢擊王計無所出僧道衍曰師老矣不如暫還北平以圖後舉會平安還水卒五千人將渡河攻德州戊申燕師解圍去盛庸鐵鉉追擊敗之進兵德州燕守將陳旭遁遂復德州九月辛未擢鐵鉉山東布政使參贊軍務尋進兵部尚書封盛庸為歷城侯授平燕將軍以代景隆都督陳暉平安副之詔庸屯德州平安及吳傑屯定州徐凱屯滄州相為犄角以困北平方鉉之守濟南也有宋參軍者逸其名鉉署為贊畫軍務城守之計悉以咨之至是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南來其留守者類皆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堅守者尚多郭布政輩書生耳公能出奇兵抵真定收合潰逸諸將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之間素稱勁勇公檄集諸守臣倡義勤王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而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率北平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南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閱卒苦激發忠義　是月詔錄洪武功臣罪廢者後　冬十月丙午燕王聞南師已北謂張玉曰德州城壁堅牢大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完急難猝下獨滄州新築未成凍土易敗出徐凱不意疾攻之旦暮可克也又恐南師為備乃陽下令征遼東密遣徐理陳旭至直沽築浮橋丁未燕軍至通州丙辰自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行戊午師至滄州城下凱等方四出伐木晝夜築城倉卒收築具出戰燕師四面攻之張玉帥壯士由城東北隅肉薄而登庚申拔之預遣兵截其歸路遂生禽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俞琪趙滸等降卒三千人燕王令給牒以次遣都指揮譚淵一夜盡殺之王不悅凱等遂附于燕遣至北平仍其官祿燕師復乘勝掠獻縣知縣向朴率民兵禦之不克被執懷印死攷異向朴之死諸書不具年月今据三編目中乃滄州之役掠及近境也　是月召李景隆還赦勿誅黃子澄痛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祖宗勵將士御史大夫練子甯執景隆數其罪請誅之不聽子甯憤激叩首大呼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為朝廷除賣國奸死有餘罪即陛下赦景隆必無赦臣因大哭求死上為

罷朝宗人府經歷宋徵御史葉希賢皆抗疏言景隆失律喪師懷二心宜誅兹不納子澄搯膺頓足曰大事去矣薦景隆誤國萬死不足贖罪也　十一月甲子燕師過德州盛庸出兵襲其後不克壬申燕師次臨清將進薄濟甯庸移師屯東昌以邀之鐵鉉帥兵躡其後甲戌燕師自館陶渡河遂略東阿東平　十二月丁酉燕師襲破盛庸將孫霖于滑口乙卯燕師抵東昌庸背城而陣列火器毒弩以待燕王直前薄庸軍左翼不動復衝中堅庸開陣縱王入圍之數重燕將朱能率番騎來救王乘間突圍出而燕軍為火器所傷甚衆大將張玉死于陣會平安至與庸合兵丙辰又戰復大敗之前後斬馘數萬人燕師遂北奔庸等趣兵追之復擊殺無算是役也燕王瀕于危者數矣諸將徒以奉上詔莫敢加刃王亦陰自恃獨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逼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至擊退庸兵獲部將數人而去王聞張玉敗沒痛哭曰勝負常事不足慮艱難之際失此良將殊可悲恨丁巳燕師退走館陶庸檄吳傑平安等自真定遮其歸路燕師大衂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以凝命神寶成告郊廟始御奉天殿受朝賀　乙丑吳傑平安等邀擊燕師于深州不利燕王遂還北平　辛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丁丑享太廟告東昌捷　二月燕王恥東昌之敗謀于僧道衍道衍力趣之朱能亦請圖再舉戊戌王自為文流涕祭陣亡將士張玉等脫所服袍焚之將士家父兄子弟見之皆感泣王乃激勸諸軍士復出師乙巳燕師復南下己酉次保定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吳傑平安在真定燕王與諸將議所向邱福等請改定州王曰野戰易攻城難今盛庸在德州吳傑平安在真定我若頓兵城下彼必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此危道也今真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介其中敵必出迎戰取其一軍餘自膽破諸將曰腹背受敵奈何王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薄勝負在呼吸間雖百步不能相救況二百里哉明日遂移軍東出　三月庚申燕師次滹沱河游騎哨定州真定為疑兵以誤之辛未盛庸軍營于武邑縣南之夾河平安軍營于單家橋己卯燕兵自陳家渡過河逆之相距四十里辛巳庸軍及燕兵遇于夾河庸結陣甚堅陣旁火車銳弩齊列燕王以輕騎掠陣過庸追却之乃復以步騎攻其左掖不能入燕將譚淵從中軍望見塵起遽出兵逆擊之都指揮莊得帥衆殊死戰遂合庸軍斬淵及其部下指揮董真保于陣燕王與朱能張武等復以勁騎繞出南軍背乘暮掩擊莊得陷陣死又殺楚智張皂旗三人者皆南軍驍將也張皂旗逸其名或曰能力挽千斤每戰輒麾皂旗前驅軍中呼皂旗張死時猶執旗不仆是日戰酣殺傷皆相當而燕軍連失大將張玉譚淵二人王為奪氣自以十餘騎迫庸軍野宿天明見四面皆庸兵王引馬鳴角

穿敵營而之悦還營復嚴陳約戰謂諸將曰昨日譚淵逆擊太早故不能成功今爾等嚴師以待我帥精騎往來陣間敵有可乘之隙即入擊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光武之所以破王尋也壬午復戰庸軍西南燕軍東北燕王臨陣張奇兵左右衝擊自辰至未兩軍互有勝負會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兩軍咫尺不相見北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擊之庸軍大敗棄兵走燕師追至滹沱河踐溺死者甚衆其降者王悉縱遣之庸遂退保德州是役也庸恃東昌之捷有輕敵心而燕王恃上有毋使朕殺叔父之語不戒于敵方野宿穿營過時諸將士卒莫敢一矢相加遺以至于敗吳傑平安方自真定引軍出與庸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退保真定攷異按夾河之役辛巳壬午連戰兩日而斬譚淵及莊得等三人之死皆在辛巳史所謂殺傷相當者是也通紀則系莊得等三人之死于壬午按壬午雖大敗而戰死者皆失其人今參紀傳書之 丁亥都督何福援德州 閏月癸巳上以夾河之敗罷齊泰黃子澄謫于外蓋使之募兵也攷異明史建文本紀書癸巳于三月之下閏月之前推曆則癸巳乃閏三月初四日也檢成祖實錄癸巳係閏月永樂本紀亦書閏月今據之 燕王以真定城堅未易攻欲誘之出戰以挫其銳乃下令軍中四出取糧而令校尉抱嬰兒佯作避兵狀報言燕師出外求糧營中無備傑等謀掩其不意擊之丙申傑等出軍滹沱河戊戌遇燕師于藁城傑等列方陣于西南燕王謂諸將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敗則其餘自潰矣乃以軍摩其三面而自帥精銳攻東北隅燕將薛祿出入敵陣馬蹶為南軍所執奪敵刀斬數人復跳而免王復帥驍騎循滹沱河遶出陣後傑安等預藏火器發大弩射王矢集王所建旗勢如蝟毛燕師中火器及弩死傷甚衆竟不及王騎平安于陣中縛木為高樓上可數丈登之以望燕軍燕王帥精騎衝之將及樓安墜而走己亥復戰會大風起發屋拔樹燕軍乘之傑等師大潰燕王麾兵四向蹙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至真定城下傑等走入城王遣使送所建旗還北平諭世子曰善藏之使後世勿忘也燕師自白溝河至藁城凡三捷皆得風助王以為此天授非人力也 己酉燕師掠順德辛亥掠廣平癸丑次大名諸郡縣皆望風降燕王聞罷齊黃以為緩兵之計復上書曰比聞奸臣竄逐臣亦將休兵就藩而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猶聚境上是奸臣雖出而其計實行臣不敢奉詔上與方孝孺謀孝孺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橋搗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禽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其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蹴之不難矣上以為然 夏四月上命方孝孺草詔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馳報燕盡赦燕罪使罷兵歸藩又為宣諭數千言授嵓持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嵓至燕見王王問上意云何嵓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即旋師王曰此不可紿三尺兒嵓皇恧不能對居數日王遣中使送之歸攷異薛嵓使燕本紀系之閏月蓋據燕王上書牽連記之耳其實燕王上書在閏三月癸丑已

是二十四日則嵓之使正四月也今書于四月之下　五月燕師駐大名盛庸吳傑平安等分兵扼燕餉道己丑燕王復使指揮武勝詣京師上書謂朝廷已許罷兵而庸等攻北絕我糧餉與詔旨相違此必有主之者上得書欲竟罷之孝孺曰兵一罷不可復聚若使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上從其言乃下武勝于獄王聞怒曰俟命三月令武勝見執其志不可回矣彼軍駐德州資糧所給皆道徐沛我以輕騎數千邀而焚之德州必困若來求戰吾以逸待勞可勝也乃遣都指揮李遠等帥輕騎六千而南　是月薛嵓自燕還為上述燕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將士同心南軍雖眾驕惰寡謀未見可勝上曰誠如嵓言曲在朝廷齊黃誤我矣孝孺曰此為燕游說也踰年嵓果降燕攷異燕王上書在閏月癸丑嵓之使燕在四月計其歸當在四月之下旬故燕王五月再上書言嵓歸未及十日實錄系于五月之朔則嵓之還京師正五月也諸書多系之三月四月牽連記之耳　六月辛酉燕將李遠南過濟甯穀城皆令士卒易甲冑襍南軍中揷柳枝于背為識于是盡焚南軍糧餉壬申至沛縣南軍不之覺凡糧艘所在悉焚之軍資器械俱為煨燼漕運軍士散走京師大震德州糧餉遂艱遠率兵還壬午盛庸遣都督袁宇以三萬人邀遠軍遠設伏敗之　秋七月己丑燕師掠彰德時都督趙清守之燕王遣數騎日往來城下擾其樵採城中乏薪折屋而炊清設伏邀之燕師遂引去　丙申燕師陷林縣丁酉平安自真定乘虛攻北平營于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燕世子督眾固守遣人詣燕師告急時王在大名遣將劉江帥兵往援　初蜀人林嘉猷以洪武丙子校士四川方孝孺識之薦入史館授編修尋遷陝西僉事嘉猷嘗以事入燕邸知高煦謀傾世子狀攷異嘉猷曾入燕邸事見本傳證之永樂實錄亦云臣之徒有林嘉猷者燕王嘗召至府中今據增入　而是時河北師老無功德州餉道絕孝孺乃言于上曰兵家貴間今貽世子書令歸朝廷許以王燕彼誠攜貳王必北歸王北而我餉道通事乃可濟上曰善命孝孺草書戊戌遣錦衣衛千戶張安往世子得書不啟封並安等馳送軍前燕中官黃儼素諂事高煦高燧比書至北平則已先使人馳報燕王曰世子且反高煦從中徵之王大怒則世子所遣使以書及安俱至王啟視喜曰幾殺吾子乃執安等囚之　壬寅盛庸檄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荊關掠保定下邑駐易州水西寨寨在萬山中昭據險為持久計以窺北平燕王在大名聞之曰保定吾股肱郡失則北平危矣乃下令班師　八月丁巳朔燕師渡滹沱河留其將孟善填保定而自帥兵圍水西寨丙子諜報吳傑等遣都指揮韋諒以兵萬餘轉餉房昭軍燕王曰昭據水西寨所乏者糧耳使真定餽餉入昭得固守未易猝拔也不如邀而擊之援兵敗則寨不攻而自破矣丁丑別令朱榮等以兵五千趨定州語之曰彼聞我分兵往定必速來來則還兵合擊此致人之計也時燕軍圍寨久寨軍多南人天寒衣薄有潛出寨降燕者　九月甲辰燕將劉江與平安戰于北平敗之安退保真定冬十月丁巳真定

援兵至燕師自定州馳還合圍寨之兵出戰于莪眉山下攷異明史建文紀作齊眉山成祖紀作莪眉山按四年八河之役復云戰于齊眉山二山名同地異三編實實云齊眉山在易州西南百里亦曰莪眉山識之永樂實錄亦作莪眉蓋恐混于四年靈壁之齊眉故易之耳今從之令勇士卷旆登山潛出陣後張旗幟寨中望見大駭與真定兵俱潰斬首萬餘級獲援將花英鄭琦等房昭韋諒走免己卯燕師還北平　十一月乙酉遼東守將楊文引兵圍永平畧薊州遵化諸郡縣燕王遣劉江率衆往援諭之曰爾至永平敵必退歸山海勿追之但聲言還師北平彼必復來我則卷旗囊甲還入城中潛師夜襲必大獲也壬辰江及文兵戰于昌黎敗之獲兵將士王雄等凡七十一人歸之北平燕王悉縱還之仍令歸諭楊文等　己亥燕師北歸平安邀擊燕將李彬于楊村敗之乙巳燕王自為文祭南北陣亡將士當是時王稱兵已三年矣親戰陣冒矢石為士卒先常乘勝逐北然亦屢瀕于危所克城邑兵去旋復為朝廷守所據僅北平保定永平三郡而已會詔有司繫治中官奉使之不法者先後奔燕具言京師空虛可取狀王乃慨然曰頻年用兵何時已乎要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道衍亦力勸燕王毋下城邑疾趨京師此抵亢擣虛之策也遂定計

十二月丙辰燕師復出癸亥燕師焚真定軍儲丙寅燕王帥師南下駐軍蠡縣命李遠帥輕兵前哨　是月太祖實錄成　上聞燕師將南敕駙馬都尉梅殷鎮淮安殷汝南侯思祖從子也尚太祖女寧國公主有才智太祖崩時曾受顧命至是命殷為總兵官召募淮南民兵號四十萬殷統其衆駐淮上以扼燕師　是歲倭至浙東登岸剽掠象山知縣易紹宗死之攷異三編書倭寇浙東于九月記紹宗之死甚烈證之明史紹宗傳同今據書于是年之末

明通鑑卷十三

紀十三 起元黓敦牂盡一年

恭閔惠皇帝

建文四年春正月甲申召故周王橚于蒙化居之京師　命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往援山東　燕將李遠兵至藁城遇德州裨將葛進領馬步萬餘乘冰渡滹沱河邀擊不克進兵死者四千餘人　平安帥師數萬謀復通州戊子遇燕將朱能于衡水敗績于是燕王長驅至館陶乙未渡河連陷東阿東平汶上及兗州之單縣攷異諸書皆書辛丑陷兗州實錄不載但載過兗州而毋侵曲阜鄒縣境中通紀以為兗州之單縣者近之至于丁酉陷東阿戊戌陷東平庚子陷汶上明史稿所載地名日月皆本之實錄而實錄無陷濟陽之語其王省之死乃在二年燕師入德州時號見明史本紀于是年正月東阿東平汶上兗州下增入濟陽二字蓋因王省之死而誤敍耳實是年燕師即過濟陽亦無陷城事也其時東平吏目鄭華與其妻蕭氏皆殉城死庚戌燕師攻沛縣指揮王顯以城降知縣顏伯瑋方遣縣丞胡先間行至徐州告急援不至命其弟珏子有為還家侍父題詩署壁誓必死燕師夜入東門

伯璋冠帶升堂南向自經死有為不忍去還見父尸自刎其側主簿唐子清與史黃謙俱被執燕將欲釋子清子清曰願從顏公于地下又遣謙往徐州招降謙不從俱死之癸丑燕師至徐州　二月甲寅何福平安陳暉軍濟寧盛庸軍淮上燕師謀斷餉道遣番騎欵台師十二騎前覘至鄒縣遇南師轉餉卒三千人欵台大呼馳入其陣曰燕王大軍至矣轉餉卒驚潰甲戌燕師攻徐州城中兵出戰敗績閉城而守時燕軍士四出取糧恐後至者為城中兵所掩乃設伏以誘之俟其出戰自腹背夾擊之自是王以單騎來往城下城中兵竟不敢出而王亦疾趨南下不暇取徐州也　己卯更定尚書以下勳階　三月甲申燕師趨宿州壬辰次渦河丁酉平安師步騎四萬躡燕軍燕王設伏于淝河命都指揮王真與白義劉江各帥百騎逆之緣路設伏要兵將至真誘之戰束草置囊中如束帛狀遇安軍擲而餌之安軍士競取囊燕師伏發真帥壯士直前斬馘無算後軍不繼安軍圍之數匝遂斬真真夙稱驍將身被重創猶格殺數十人燕王嘗曰諸將奮勇如王真何事不成聞其死自帥兵迎戰安部將和爾和舊作火耳灰挺槊大呼直前刺王馬忽蹷為燕所禽安軍乃却退屯宿州攷異據明史建文紀是月燕兵攻宿州平安追及于淝河斬其將王真遇伏敗績下文又云四月丁卯何福平安敗燕兵于小河斬其將陳文據此則王真死于淝河之役陳文死于小河之役真死在前文死在後也明史紀事本末則云淝河之役燕將王真設伏遂破安軍至小河之役則王真陳文同時敗死皇明通紀亦云小河之敗一斬陳文再斬王真皆非也至王真設伏不勝而死淝河之役平安有勝無敗本紀謂安斬王真之猶遇伏敗績此皆據成祖實錄之飾詞今書安斬王真于淝河之役不書其遇伏敗績蓋王真設伏而為安所敗非安自敗也平安駐宿州為持久計斷其糧餉可不攻而自潰也清至徐州擊轉餉兵大破之還至大店為南軍所圍燕軍望見旗幟亟馳赴援鐵鉉擊卻之和爾和之被禽也燕王令入宿衛至是從王欲立功自贖乃以身翼王殺南軍數十人圍解遁去　是月燕兵過蕭縣陷焉知縣鄭恕死之攷異諸書有兼破蕭縣于正月沛縣之前者證之憲章錄紀事本末乃三月事鄭恕二女當配亦死之見本傳　燕師次于睢水之小河燕王令陳文扼要處為橋以濟丁卯平安列陣爭橋會何福軍亦至張左右翼緣河而東擊敗燕軍遂斬陳文于陣安轉戰至北坂横槊刺王幾及之燕番將王騏躍馬入陣掖燕王得脫南軍奪橋而北勇氣百倍燕將張武率勇敢士自林間突出與王騎合擊卻之于是南軍駐橋南北軍駐橋北相持者數日南軍糧盡燕王曰更待一二日南軍饟稍集未易攻也乃留兵千餘守橋而潛移諸軍輜重去南營三十里夜半渡河繞出南軍後安等大驚而徐輝祖之援兵適至甲戌與燕兵大戰于齊眉山攷異通鑑輯覽注云山在鳳陽府靈壁縣西南山開八字如列眉然按此乃靈壁之齊眉山與三年真定之齊眉異自午至酉南軍頗勝斬燕驍將李斌維時王師再捷燕人兇懼會淮土暑溼蒸北軍疾疫乙亥燕諸將請渡河擇地休息士馬僕罷而動燕王曰兵事有進無退乃下令欲渡河者左不欲者右諸將多趨左王怒曰任公等自為之朱能曰諸

君勉旃漢高十戰而九不勝卒有天下況敵已饑疲邀其饟道可以坐困利已在我豈可有退心諸將乃不復言會朝廷訛言燕軍已北京師不可無良將乃召輝祖還未幾平安被執何福軍益孤矣　丁丑何福移營與平安合軍靈壁深塹高壘為持久計而糧運為燕兵所阻不得達時南中餽餉五萬安帥馬步六萬護之己卯燕王帥精鋭橫擊截其軍為二福空壁來援殺燕兵數千卻之會高煦伏兵突出燕王還軍復戰福遂敗走于是南軍糧乏乃下令期以明日聞礮聲三即突圍出就糧于淮河辛巳燕師攻靈壁壘發三礮令軍士蟻附而登福軍誤以為己號爭門走燕師乘之人馬擾亂遂大潰指揮宋瑄力戰死之瑄晟子也福單騎走免安及陳暉馬溥徐真孫成等三十七人皆被執安久駐真定屢敗燕師斬驍將數人燕將莫敢嬰其鋒至是被禽軍中懽呼動地曰吾屬自此獲安矣爭請殺之燕王惜其材勇遣鋭卒送之北平安遂降時文臣在軍被執者副都御史陳性善奉詔監軍與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等燕王悉縱之歸性善曰辱命罪也奚以見吾君朝服躍馬入河死餘姚黃墀陳子方與性善友同死之兵部主事樊士信守淮亦力戰死與明伯完俱亡去不知所終　五月癸未遼東兵潰于直沽初北兵南下上用齊黃謀調都督楊文帥遼兵十萬至濟南與鐵鉉合以絶燕後行至直沽遇燕將宋貴等邀擊敗之全師遂潰竟無一至濟南者　己丑燕師下泗洲王謁祖陵賜父老牛酒　淮北之役盛庸獨以一軍列淮之南岸燕師不得渡燕王乃遣使至淮安假道于駙馬都尉梅殷以進香為名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不遵者為不孝燕王大怒復書言今興兵誅君側惡天命有歸非人所能阻殷割使者耳鼻縱之曰留汝口為殿下言君臣大義燕王氣沮欲取道鳳陽而鳳陽知府徐安亦折浮橋絶舟楫以遏燕燕王乃令邱福朱能等帥驍勇數百人潛自上流得漁舟以濟辛卯福等潛師襲庸軍後庸倉卒不及禦遂棄其戰艦軍資而走燕師遂克盱眙燕王與諸將謀曰今淮安鳳陽皆有備不若由天長徑趨揚州指儀真則江淮人心皆震動矣

攷異據明史本紀及明史稿言燕師克盱眙燕王集諸將議所向或言宜返鳳陽或言宜取淮安王言鳳陽城堅淮安多積粟不如由天長乘勝直擣揚州按此皆據實錄之文也是時梅殷守淮安徐安守鳳陽燕王畏此二人故不敢取道惟重修三編則云燕王假道于淮安以進香為名梅殷劓其使又其時鳳陽守徐安方折浮橋斷舟楫以遏燕師故燕王決計舍此二處直趨揚州此據遜國記書之為得其實今從之

壬長都督韓觀禦燕師于鐵窶寨敗績癸巳燕師趨揚州己亥至天長遣使招諭揚州守將王禮先是禮聞燕師至謀以城降監察御史王彬巡江淮治揚州與指揮崇剛嬰城堅守晝夜不解甲知禮有異謀執之與其黨俱繫獄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禮弟崇者厚賂力士母呼其子出會彬解甲而浴為千戶徐政張勝所縛遂出禮于獄開門降彬與剛者不屈死庚子燕師克揚州　辛丑燕師次六合我軍迎戰敗績　壬寅詔天下勤王遣御史大夫練子寧右侍

中黃觀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召齊泰黃子澄還于是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璡徽州知府陳彥回樂平知縣張彥方前永清典史周縉等先後入衛方孝孺言于上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至勝負未可知也甲辰上遣慶成郡主詣燕軍請割地以講和燕王曰此奸臣欲緩我以俟外兵耳不聽主燕王從姊也

六月癸丑朔燕師將渡江盛庸扼之于浦子口敗之燕王欲且議和北還適高煦引兵至王仗鉞拊其背曰勉之世子多疾于是煦帥衆殊死戰庸兵失利退屯高資港攷異據明史建文本紀書是月癸丑盛庸帥舟師敗燕兵于浦子口復戰不利成祖紀則但書其乙卯復戰敗績之事今按諸書所記癸丑之戰燕兵大敗燕王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兵至許以改立世子乃帥衆殊死戰庸遂有乙卯之敗蓋此事後修實錄諱之也今參憲章錄紀事本末書之會朝廷遣都督僉事陳瑄帥舟師往援瑄叛降燕時兵部侍郎陳植監師江上慷慨誓師部將有金都督者首議迎降植責以大義甚厲金遂殺之以降且邀賞燕王怒誅之令具棺斂植葬之白石山上甲寅燕王祭大江乙卯燕師自瓜洲渡江盛庸迎戰于高資港敗績諸將請徑薄京城燕王曰鎮江咽吭不先下之往來不便戊午至鎮江守將童俊以城降方事之殷也刑科給事中黃鉞丁父憂在家方孝孺弔之屏人問燕事鉞曰蘇常鎮江京師左輔也唯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而納盜也指揮童俊狡不可任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浮將有異志至是俊果降鉞常熟人　庚申燕師營于龍潭京師大震上徘徊殿廷問召方孝孺問計時廷臣勸上幸浙或湖湘以圖興復孝孺曰城中尚有禁兵二十萬唯有力守以待援兵即事不濟國君死社稷正也無已且遣大臣諸王等再詣燕師以緩之辛酉上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復至燕軍申前請燕王曰皇考已分封今割地何名公等歸奏上但奸臣至我即解甲謝罪退謁孝陵歸奉北藩景隆等惶恐不能對遽還壬戌上復遣谷王橞安王楹等往王卒不奉詔唯與諸王相勞苦宴罷遣歸甲子上遣人潛齎蠟丸四出促援兵皆為燕游騎所獲是時王叔英募兵于廣德齊泰奔往從之姚善起兵于蘇州黃子澄往從之而練子寧募兵于杭州黃觀募兵于上游皆倉卒不得至上唯與方孝孺執手流涕命徐輝祖等分道出禦谷王橞李景隆等守金川門時左都督徐增壽久蓄異志至是首謀應燕御史魏冕大理丞鄒瑾率同官毆之請速加誅上猶不聽攷異據明史廖昇傳言燕兵犯闕都督徐增壽徘徊殿廷有異志冕率同官毆之通紀及典彙所記則同官之毆者共十八人而据紀事本末則云毆李景隆按是時上方遣景隆至燕師議和恐無是事增壽後為建文所殺益因同官之毆疑之已徐得其實耳今据明史昇傳　乙丑燕師薄金川門時北兵駐龍潭王處京城完繕勤王之師四集乃遣劉保華聚等領騎兵十餘哨至朝陽門覘知無備還報燕王遂帥大隊整兵前進至則增壽果謀內應上乃手刃之于左順門而是時谷王穗李景隆已開門納燕師輝祖等力戰敗績上知事不可為縱火焚宫馬后死之傳言帝自地道出翰林院編修程濟御史葉希賢

等凡四十餘人從

考異據明史稱言宮中火起帝及皇后馬氏崩此據成祖實錄之文也下文或言帝自地道出亡則紀以野史之說然其例議中仍不據也若後修之明史則云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是不據自焚之說已預為遜國張本惟既云帝不知所終何以下文又有出帝后尸于火中之語未免上下矛盾惟綱目三編書法詳明其綱曰京師陷帝不知所終目云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詭云帝尸越八日用學士王景言備禮葬之然葬地所在後無聞焉或曰帝由地道出亡其後滇黔巴蜀間皆傳有帝為僧時往來跡世遂以帝為遜國云按此益據遜國記之文也王鴻緒初修之史據實錄為正說明史雖刪其自焚之語猶不敢遽定其為馬后之尸三編所書必當日奉　　敕裁定故輯覽注云遜國之說明舊史例議力辨其妄且言建文帝闔宮自焚身殉社稷死之正也後人心惡成祖誅夷忠烈之慘而不忍建文之遽殞故說言削髮出亡以明帝之不死于火耳此言良是但據王鏊陸樹聲薛應旂鄭曉朱國楨等所載諸書皆歷歷可攷雖有舛訛未必悉出傳會且史傳載黃觀出募兵未還或告言宮中火帝已失後神宗時嘗命閣臣錄帝在滇詩以進似又非盡無稽者第事難徵覈姑從闕疑今故增錄出亡之略而復辨之如此據此則三編輯覽未嘗不兩存其說而實信遜國之語之未必盡誣也明人紀革除遺事無慮數十百種之多即其收入四庫書存目者亦有二十餘種其中如符驗黃佐稍稍駁正然皆辨遜國以後為僧之事不謂宮中火起便是建文結局朱睦㮮遜國記序中力闢建文髡緇遁去及正統五年迎入大內之說而于建文四年六月之書法則云宮中火起帝遜位作為傳疑之詞然則自焚之說即睦㮮亦不敢據也陳建皇明通紀作于正德間[illegible]其所載變服遁去及詭指后尸為帝尸者皆本遜國記中語三編之所記亦大略相同此可見矣　國初力闢此事者唯朱竹垞時以鴻博在史館力持成祖實錄中帝后自焚之說故明史稿因之而仍存出亡之或說于後直至重修明史修三編始以帝不知所終一語結此一局而自此建文遜國遂成定案矣　又按明史雖以遜國為或說而據紀傳所載恰處處留住建文出亡地步觀葉希賢傳已見大略而復于牛景先傳中據遜國記革除遺事諸書備載從亡諸臣而自程濟以下皆有可攷此則明史稿所未及者

是日燕王自金川門入御史連楹叩馬欲刺王遂被殺屍植立不仆云王既入遣中使出馬后屍于火詭言帝屍持之泣曰癡兒何至是尋下令索齊泰黃子澄等榜其姓名曰奸臣計左班文臣凡二十九人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禮部尚書陳迪文學博士方孝孺御史大夫練子寧右侍中黃觀大理少卿胡閏寺丞鄒瑾戶部尚書王純戶部侍郎郭任盧迥刑部尚書侯泰暴昭工部尚書鄭賜工部侍郎黃福吏部尚書張紞吏部侍郎毛泰亨給事中陳繼之御史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經歷宋徵戶部侍郎卓敬修撰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敬皆懸賞格購首告及縛送者　丙寅諸王及文武羣臣上表勸進時文臣叩馬首迎附知名者吏部侍郎蹇義戶部侍郎夏原吉侍中劉儁侍郎古朴劉季箎大理寺少卿薛嵓侍講王景修撰胡廣李貫編修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中胡濙金幼孜兵部郎中方賓刑部員外宋禮國子助教王達鄒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等禮部侍郎董倫以嘗勸帝睦親藩故不入奸臣榜中時已八十燕王命致仕尋卒

考異據明史所記二十餘人如解縉黃淮之等明史散見于各傳中惟董倫傳則云成祖即位倫年踰八十命致仕尋卒是則倫固未嘗仕于成祖也勸進之二十餘人倫有其名竊謂倫已耄年受建文寵遇不能死節固不得為無罪然以此入之勸進班中與解縉黃淮等並列似未平允夫勸進列名未必倫之自署即謂其年老依違而踰八十之衰翁隨班叩謁似亦非事實況成祖令其致仕則倫之不願改事成祖可知所以不殺倫者以其有請親睦宗藩之書故特宥之耳今別書董倫致仕于勸進二十餘人之末差得其實云

方燕王之入城也楊榮迎謁請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王乃悟己巳王謁孝陵諸王文武羣臣備法駕奉寶璽迎王于道呼萬歲王乃升輦詣奉天殿受朝賀即皇帝位是日朝賀班中兵部尚書茹瑺居首上迎

謂曰朕今日得罪天地祖宗奈何瑺對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得罪上大悅時榜中逮捕諸臣鄭賜王紳黃福尹昌隆自陳為奸臣所累乞宥罪又以茹瑺李景隆言並宥張紞及毛泰亨皆先後授官或仍其故職尋復揭榜于朝堂增徐輝祖鐵鉉周是修姚善甘霖鄭公智葉惠仲王璡黃希范陳彥回劉璟程通戴德彝王艮盧原質茅大芳胡子昭韓永葉希賢蔡運盧振牛景先周濬等共五十餘人　庚午復周王橚齊王榑爵　壬申葬建文皇帝葢馬后也上以葬禮詢之王景對曰當以天子之禮葬從之尋遷興宗孝康皇帝主于陵園仍稱懿文太子　丁丑殺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文學博士方孝孺皆夷其族泰之謫也帝令與子澄密在外募兵後以蘇州知府姚善言復召二人還泰行至中途聞京師不守犇往廣德時王叔英募兵在廣德疑泰有貳心欲執之泰告之故相持慟哭共圖興復榜購泰急泰常騎白馬墨之以行行稍遠汗出墨脫有識之者曰此齊尚書馬也遂被執子澄就姚善于蘇州聞召未行而京師陷欲與善航海乞兵善不可乃就前袁州知府嘉興楊任謀舉事為人所告與泰先後縛至京師俱不屈死任以匿子澄與二子禮益俱斬泰從兄弟及子澄二子俱從坐上之發北平也道衍以孝孺為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上頷之然素重孝孺名召至使草詔孝孺衰絰入悲慟聲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上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上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上語塞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哭且詈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上曰獨不畏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上猶欲强之孝孺乃索筆大書燕賊篡位四字上大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報國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有六孝孺兄孝聞力學篤行早卒弟孝友同時就戮亦賦詩一章死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是獄也泰與子澄皆坐族而孝孺以十族故並及其朋友弟子于是廖鏞與其弟銘皆德慶侯永忠孫也以曾受業孝孺為拾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遂被逮死太常少卿盧原質以中表故與其弟原朴皆坐死御史鄭公智陝西僉事林嘉猷皆同里弟子孝孺嘗曰臣我者二子也刑部侍郎胡子昭以孝孺薦預修太祖實錄河南參政鄭居貞孝孺友也諸人皆坐黨被逮死又孝孺主應天試所得士有長洲劉政桐城方法政曾草平燕策未上聞孝孺死遂歐血卒法官四川斷事以諸司表賀登極不肯署名及被逮行次望江瞻望先人廬舍再拜自沈江死凡先後坐孝孺黨而死者八百餘人攷異編質實引遜國臣傳云孝孺投筆哭罵上怒叱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後繫獄籍其宗支及母族林彥法等妻族鄭原吉等示且脅之執不從上怒

甚乃收朋友門生廖鏞等為十族誅之然後詔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親之外親族盡數抄沒發充軍坐死者復千餘人臣林外紀云成祖曰吾固能族人孝孺曰族至三赤矣成祖曰吾能四乃大收其朋友門生凡刑七日紀事本末云文皇大聲曰汝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舊史例議以廖鏞等逮論在孝孺死後朱彝尊以孔安國及馬鄭解九族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不及異姓則反輕于秦法之三族謂十族之說非實按夏侯歐陽解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成祖並非經生一時激怒不同議禮何暇辨九族之當從何家言乎且成祖誅夷之條一時坐黨禍死者按朱彝尊明詩綜詩話言長陵靖難受禍者莫慘于正學先生坐方黨死者相傳八百七十三人其次黃太常坐累死者族子六十五人外戚二百八十人若胡大理之死郡志稱其族棄市者二百十七人坐累死者數千人茅大芳妻斃于獄有與狗嚙之旨載袁褧奉天刑賞錄云云然則當日或加三為四或加九為十傳聞異詞不足辨而一時門生朋友濫及無辜則亦不能為之諱也

翰林修撰黃巖王叔英方在廣德募兵聞齊泰就逮知事不可為乃沐浴更衣冠書絕命詞又自題其案曰生既已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己卯叔英自經于元妙觀銀杏林樹下時御史古田林英亦在廣德相繼自經後陳瑛希旨請簿錄其家于是叔英妻金氏自經死二女下錦衣獄投井死英妻宋氏下獄亦自經死　是月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輝祖戰敗歸守父祠上入城諸武臣皆迎附輝祖不屈召詰之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乃下吏迫取供招唯書其父開國功臣及免死有券上怒欲誅之徘回既久竟從寬典勒歸私第削其封爵　殺御史大夫練子寧戶部侍郎卓敬夷其族子寧在杭州為臨安衛指揮劉傅縛以獻上親詰之語不遜命磔死族其家姻戚俱戍邊敬在朝被執責以建議徙燕離間骨肉敬抗聲曰惜先帝不用敬言耳上怒憐其才命繫獄使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泣曰人臣委質有死無二先皇帝有何過舉一旦橫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邪上猶不忍殺道衍故與敬有隙進曰敬言誠見用陛下寧有今日乃斬之誅其三族子寧既誅其從子大亨官嘉定知縣聞之同妻沈劉家河死里人刑部主事徐子權聞子寧誅亦慟哭自經死敬立朝慷慨美丰姿善談論凡天官輿地律歷兵刑無不博究故上屢欲用之後言及輒嘆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耳宗人府經歷宋徵與子寧同請誅景隆又上疏請削罪藩屬籍同時被執不屈死　燕師之入也唯太常寺卿襄陽廖昇最先死時朝廷遣使請割地不許昇聞而慟哭遂自經　泊燕師薄城修撰王艮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時同里解縉胡廣及吳溥皆比舍而居城陷前一日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廣亦奮激艮獨流涕不言既去溥子與弼尚幼嘆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須臾隔牆聞廣呼家人謹視豚溥顧與弼曰一豚之不舍肯舍其生乎俄聞艮舍哭畢飲酖死攷異王艮殉難事見明史本傳中典彙所載亦同而坿辨其下云諸本皆云艮以辛巳即建年九月卒帝遣郎中黃觀諭祭之革朝志力辨其非言艮家飾此以避追錄耳吳與弼少從其父溥即舍目覩艮事能述之按姜氏祕史据王氏家譜以艮死在前一年並及黃觀諭祭之事四庫書提要辨證云革除之際誅鋤異己凡効忠于建文者皆禍及子孫安知王氏家譜非為宗族計諱其死難以自全未必遽為定論明史艮傳仍用前說益以有所攷也此所論與典彙說合今据書之

金川門陷進士葉福守門不克死之宮中火起都給事中義烏龔泰赴援被執以非

奸黨不殺自投城下死衛府紀善泰和周是修聞難留書別縉廣及蕭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具衣冠為贊繫衣帶間入應天府學拜先師自經死江西副使崇德程本立由僉都御史改官未行聞燕兵入自縊死大理寺丞鄒瑾御史魏冕聞帝殺徐增壽宮中火起二人俱自刎死時秦府長史鄒朴聞瑾死不食卒兵部郎中譚翼自焚死妻子殉焉凡此皆在燕師陷城之數日間而孝孺既誅上欲以草詔屬侍讀樓璉璉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承命不敢辭歸語妻子曰我固甘死正恐累汝輩耳其夕遂自經死或曰草詔乃括蒼王景或曰無錫王達云　右侍中黃觀募兵在外詔有司追捕收其妻翁氏並二女給象奴奴索釵釧市酒肴翁悉與之持去亟攜二女及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觀行至安慶聞京師陷或告曰新君即位三日矣觀嘆曰吾妻有志節必死招魂葬之江上命舟至羅剎磯朝服東向拜投湍激處死觀弟覲先匿其幼子逃它處或云覲妻畢氏孀居母家遺腹生子故黃氏有後于貴池方觀妻投水時嘔血石成小影陰雨時輒見相傳以為大士像有僧舁至菴中翁氏見夢曰我黃狀元妻也比明沃以水影有愁慘狀後移至觀祠傳以為翁夫人血影石云　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南郊以太祖配赦天下詔自今年六月後仍稱洪武三十五年攷異此語見七月朔詔中以仍稱洪武三十五年之語推之則革除以後當以建文元年為洪武三十二年二年為洪武三十三年三年為洪武三十四年當日靖難兵起紀年之例一定如此乃實錄則直以建文元年二年三年為永樂之元二三年及至是年七月則又改書洪武三十五年當日史臣之謬戾已不自顧其前後之矛盾雷同矣附識于此以證實錄之誣妄以明年為永樂元年凡建文中干犯者一切弗問山東北平河南被兵州縣復繇役三年畿內鳳陽淮安徐州滁州揚州皆蠲租一年餘州縣及未被兵各省皆蠲田租之半

癸未召前北平按察陳瑛于廣西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凡建文朝廢斥者盡還故宮　甲申詔建文時所改官制一切復之一日上顧侍臣太息曰只此一事前代沿襲已之何關利害亦欲改耶乃令吏部尚書張紞戶部尚書王鈍解職務月給半俸居京師紞懼自經于吏部後堂侍郎毛泰亨懼亦死攷異據張芹備遺錄及典彙所載俱列張紞毛泰亨于壬午殉難諸臣中其實紞雖在奸臣榜中據皇明通紀紀事本末皆云以茹瑺李景隆之薦仍故官及踰月成祖以建文改官制咎及紞等命與戶部尚書王純解職紞畏懼自經于吏部後堂毛泰亨亦死證之明史紞傳亦辨其非殉難而死者然則紞不但不得與于殉難之列竝不得與削爵之徐輝祖致仕之董倫比也今據明史本傳書之又按年表紞以七月自經今據之方紞之在吏部也值變官制小吏張祖言曰高皇帝立法創制規模甚遠今更之未必勝徒滋人口願公力持之紞雖不能用然心賢祖奏為京衛知事及紞死屬吏無敢視者唯祖獨經紀其喪云　辛卯執蘇州知府安陸姚善至不屈死初善守蘇州黃子澄聞金川之變欲與善航海募兵善曰公朝臣宜收兵圖興復善則守土與城存亡耳子澄去善方練兵守蘇州為麾下許千戶縛以獻至京師上詰之曰汝一郡守乃敢抗我善大聲曰各為其主耳命誅之刑科給事中黃鉞者善之執友也方丁父憂家居蘇州聞童俊以鎮江降杜

門稱疾不出善以書招之許侯營葬畢至軍及聞善被刑乃以越日登琴川橋西向再拜赴水死（攷異姚善之死諸書皆云七月十日蓋辛卯也又云鉞以十一日赴水死按明史鉞傳言鉞以戶科召行至中途自投于水以溺死聞故其家得不坐云至華除遺事諸書所記則鉞以是年七月姚善被誅之次日死蓋成祖不知其死而召之故其家以溺死聞蓋避追錄也此與王艮之死其家譜以為卒于辛巳者同故明人亦有避追錄之語而明史傳中所載語有斟酌今仍系之善被誅下更於明年召官時補出鉞死之本末）

懷恩王徐王允熙敷惠王隨呂太后居懿文太子陵園　甲辰命致仕尚書王鈍偕工部尚書嚴震直府尹薛正言等巡視山西山東河南陝西燕兵之入也鈍踰城走為邏卒所執遂降仍其故官至是與張紞同罷尋復用之震直分巡山西行至澤州而卒（攷異明史震直傳但書其巡視山西至澤州而卒又張紞傳言世傳震直奉使至雲南遇建文君悲愴吞金死考諸國史非事實也按此即世所傳搜山打車諸傳奇今據明史本傳餘悉刪之）

是月殺刑部尚書暴昭侯泰禮部尚書陳迪戶部侍郎郭任盧迥昭潞州人前掌北平司事在真定與鐵鉉輩悉心經畫及平安軍敗召歸燕師陷城昭出亡被執抗詈不屈支解死昭之出也侯泰代之燕師既起力主抗禦之策會督餉山東行至高郵被執不屈與弟敬祖子玘俱死迪宣城人李景隆之敗迪陳大計命督運軍儲已聞變赴京師召至責問抗聲不屈遂與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磔于市既死人于衣帶中得詩及五噫歌詞意悲烈蒼頭侯來保拾其遺骸歸妻管氏縊死幼子珠生五月乳母潛置溝中得免任丹徒人一曰定遠人初佐戶部飲食起居俱在公署時方貶削諸藩任言天下事先本後末則易成今日儲軍實運財粟果何為者乃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策也且兵貴神速苟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將坐自困耳上時在藩聞而惡之兵起任與同官迥主調兵食京師不守被禽不屈死子經同坐少子戍廣西迥仙居人飲酒高歌不拘細行人目其狂及仕折節恭慎至是被執慷慨就刑長謳而死迪在禮部有侍郎黃魁通習典禮迪與侍郎黃觀皆愛敬之又戶部主事巨敬充史官以清慎稱皆與迪同召不屈死

召大理少卿胡閏御史高翔至閏鄱陽人嘗題詩吳芮祠壁太祖見而奇之因累官至卿貳翔高邑人洪武中以明經為監察御史燕兵之起二人晝夜畫軍事上聞其名欲用之翔喪服入見語不遜遂與閏同不屈死翔坐族親黨皆戍邊並發其先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高翔也閏子傳道亦坐死幼子戍邊有四歲女郡奴給配功臣家稍長識大義嘗以爨灰汙面其後遇赦還鄉貧甚誓不嫁見者爭遺錢穀曰此忠臣女也遂以貞節終

殺副都御史茅大芳僉都御史周璿大芳泰興人洪武中為淮南學宮召對稱旨擢秦府長史制詞以董仲舒為言大芳益奮激盡心輔導額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為之記建文時擢官臺憲燕師起遺淮南守將梅殷詩詞意激烈聞者壯之璿當洪武末以天策衛知事建言擢是職並見收不屈死而大芳子順童道壽俱坐誅二孫死獄中一時諸御史以抗

節死者王度歸善人燕兵起贊畫軍事及李景隆敗盛庸代之度密授機宜遂有東昌之捷小河之役奉命勞軍徐州還與孝孺誓死社稷遂坐方黨謫戍賀縣坐語不遜族之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累官侍講太祖諭之曰翰林雖職文學然既列禁近凡國家政治得失民生利害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裨益當時汝宜以古人自期已改監察御史建文更官制改左拾遺上即位召見不屈死之德彝死時兄弟竝從京師嫂項氏家居聞變度禍且族令闔舍逃去匿德彝二子山中毀戴氏族譜獨身留家收者至無所得械項至京榜掠終無一言故戴氏獨免于族云董鏞逸其里諸御史有志節者時時會鏞所誓以死報國諸將校觀望不力鏞輒露章劾之城陷被殺家戍極邊于是諸城謝昇聊城丁志方懷甯甘霖嘉興姚瑄皆坐誅而給事中則有莆田陳繼之西安韓永當兵事亟繼之數條奏機宜永亦慷慨論兵事時上欲官之卒與繼之同抗辭不屈死繼之之死又坐其父母兄弟悉戍邊云　上之即位也有詔至不屈而死者祥符王良當建文時遷刑部侍郎議減燕府人罪不稱旨出為浙江按察使上頒德之詔至浙江竝使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之衆劫之去良集諸司印于私第將自殺未即決妻問故曰吾死自分未知何以處汝耳妻曰君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饋良食食已抱其子入後園置子池旁投水死良斂妻畢以子付友人家遂積薪自焚印俱毀上聞之曰死固良分但毀朝廷印不得無罪命徙其家于邊漳州府教授陳思賢茂名人以忠孝大義勗諸生及登極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堅臥不迎詔率其徒吳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六人即明倫堂為舊君位哭臨如禮有司執之送京師思賢及六生皆死六生皆龍溪人　初勤王之師自姚善王叔英外則徽州知府陳彥回莆田人曾坐父罪謫戍雲南比至蜀家人多道死惟彥回與祖母郭在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貧不能歸依鄉人知縣黃積良冐黃姓久之以閩中教諭嚴德政薦授保甯訓導考滿陛見擢平江知縣踰年太祖崩入臨又以給事中楊維康薦擢守徽州建文初祖母郭卒當去百姓詣闕乞留彥回衰絰入京自陳乞復姓許之唯連乞終制不許葬郭于徽城之北對百姓曰吾昔亡命冐它姓徒以祖母存耳今祖母沒宜自請死天子特宥之敢不以死報國乎燕兵逼京師赴援不及被禽至遂抗節死之樂平知縣張彥方龍泉人初為給事中以便養改官樂平時應詔勤王師所部抵湖口被執械至樂平斬之梟首譙樓當暑一蠅不集經旬面如生邑人葬之清白堂同時又有松江同知者失其姓名或曰周繼瑜也勤王詔下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竝指斥靖難之師乖恩悖道械至京磔于市其武臣之死者河北衛指揮張倫從盛庸戰有功庸敗燕將招倫降倫笑曰張倫將自賣為丁

公乎遂不屈死之京師陷武臣自盛庸平安以下無不歸附從容就義者唯倫一人而已而是時有台州樵夫日負薪入市口不貳價聞京師陷慟哭投東湖死溫州樂清亦有樵夫聞其鄉人卓敬死亦號慟投于水二樵以遯世逸其名或曰其一即指揮張安也又陳質者建文元年宋忠之敗質以參將退守大同代王欲舉兵應燕質持之不得發洎燕攻大同蔚州廣昌已附于燕質取之至是追論其罪與鎮撫周拱元俱坐誅　八月壬子命侍讀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竝預機務縉首迎附召對稱旨命與淮常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上就寢猶賜坐榻前語以機密重務內閣預機務自此始（攷異諸人入閣本紀統系之八月章連竝記也今據宰輔年表分書月分）　執兵部尚書鐵鉉至陛見背坐廷中抗詈不屈上令兩武士夾棒持之脅其一回顧終不可得遂磔于市鉉鄧縣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都督府斷事嘗讞疑獄立白太祖喜字之曰鼎石建文初任山東解濟南之圍又與盛庸大敗燕師于東昌自此燕兵徑取徐沛不敢復道山東渡江之役屯兵淮上庸敗績鉉兵亦潰上以鉉非朝臣故不族鉉父仲名年八十三與毋薛竝安置海南子福安戍河池二女發教坊司誓死不受辱久之赦歸鉉之死也高巍在外聞京師不守免自經于驛舍而高賢寧前以射書城外上說其言為之緩攻至是被執入見上曰此作論秀才好人也可予一官賢寧固辭錦衣衛指揮紀綱素與賢寧善勸就職荅曰吾嘗辱王先生之教矣蓋賢寧濟陽人王省之弟子也綱為言于上竟得歸年九十七卒其參鉉軍事之宋參軍及繼巍上書之御史韓郁皆變姓名遁去不知所終云　丁巳分遣御史巡察天下利弊當興革者以聞　戊午授都督何福為征虜將軍鎮守寧夏節制山陝河南諸軍都督同知韓觀練兵江西節制廣東福建福自淮北敗彝還上以其宿將知兵推誠用之又聘其甥女徐氏為趙王妃　甲子命西平侯沐晟填雲南　丙寅殺御史大夫景清夷其族清本耿姓訛為景真寧人建文初出為北平參議上在燕邸與語言論明晰大稱賞還遷左都御史與孝孺等約同殉國及京師不守清知建文之出亡也密謀興復乃詣闕自歸上喜曰吾故人也命仍故官委蛇班行者久之是日早朝清衣緋懷刃而入先是日者奏異星赤色犯帝座急上故疑清及朝清獨著緋命搜之得所藏刃詰責清奮起曰欲為故主報仇耳上怒命磔于市清罵不絕口而死一日上晝寢夢清繞殿追之上曰清猶能為厲邪乃夷其九族盡掘其先人冢墓又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攷異據三編質實云王鏊守溪筆記文皇至金川門百官迎拜江次清獨直立罵不已乃命左右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噀上衣乃命醢之罪及九族久之上晝寢夢清入殿追之上曰清猶能為厲耶乃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其說與明史異紀事本末有青州教授劉固者依清居清遇害連及固與弟國母袁氏同受刑于聚寶門外固子超年十五有膂力臨刑仰天大呼綑索俱斷奪刀連殺十餘人詔磔之）　上之即位也駙馬都尉梅殷尚擁兵淮上不降上乃迫寧國公主齧血為書以授

殷殷得書慟哭乃還既入見上迎勞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耳上默然以公主故不誅然自是益銜之　九月甲申論靖難功封邱福淇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等侯者十三人徐祥等伯者十一人福與張玉朱能以首奪九門功最大而謀畫智計遜于玉其敢戰深入與能埒然為人樸戇沈鷙每戰勝諸將爭前效虜獲福獨後故上嘗嘆曰邱將軍功我自知之至是大封功臣獨首福又追贈張玉榮國公譚淵金鄉侯而大寧降將陳亨以白溝河之戰中創幾死已攻濟南與平安戰于鋒山大敗創甚輿還北平其年十月卒上尤惜之至是追贈涇國公與玉等皆賜謚　論歸附功增李景隆祿封駙馬都尉王寧為侯茹瑺陳瑄及都督同知王佐皆為伯　命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同直文淵閣預機務與解縉黃淮凡七人並朝夕左右　甲午定功臣死罪減祿例　乙未徙山西民無田者實北平賜之鈔復五年　江西盜平先是命韓觀討之未至盜已就撫乃授觀為征南將軍填廣西　是月以吏部侍郎蹇義為本部尚書戶部侍郎夏原吉為本部尚書義迎附以吏部右侍郎還左時方務反建文之政所更易者悉罷之義從容言曰損益貴適時宜前改者固不當今必欲盡復者亦未悉當也因舉數事陳說本末上稱善原吉以建文時充采訪使巡福建所過郡邑核吏治咨民隱人皆悅服之之移駐蘄州上即位或執原吉以獻釋之尋轉左侍郎有言原吉建文時用事臣不可信上不聽遂與義並擢尚書又改工部尚書鄭賜于刑部晉黃福為工部尚書劉儁兵部尚書　逮谷府長史劉璟至璟之參李景隆軍事也景隆敗璟夜渡盧溝河冰裂馬陷冒雪行三十里子貊自大同赴難遇之良鄉與俱還上聞見錄不省遂歸里稱疾不起至是逮至京師上親詰之璟對詞猶稱殿下且抗聲曰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篡字遂下獄自經死初溫州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于璟破賊還稱璟才略太祖喜曰璟真伯溫兒矣上在藩邸嘗與璟奕璟輒勝上曰卿不少讓我邪璟正色曰可讓處則讓不可讓者不敢讓也上默然璟既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上以基有功故不許　前太常寺少卿高遜志卒遜志字士敏蕭縣人燕師入遜跡于東甌雁蕩山中弟子文淵閣侍書蔣兢從之為經紀其喪兢宜興人（攷異明史高遜志附王艮傳言燕師既入存歿無可攷朱竹垞明詩綜詳其本末並載蔣兢祭高先生文據祭文蓋九月之晦也今增係之九月之末）　冬十月丁巳吏部上言前北平所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靖難時俱棄職逃亡宜按名逮寘之法詔從寬典悉令入粟贖罪遣戍興州上既即位諸州縣奉前詔起援兵者皆入奸臣榜中次第逮捕唯日照王璡守寧波燕兵臨江璡造舟艦謀勤王為衛卒縛至京師上詰造舟何為璡曰欲泛海趨瓜洲阻師南渡耳上壯其言竟不罪放歸永清典史周縉武昌人燕師起守令相率迎降永清地尤近縉獨為守禦計攝令事已度不

可為懷印南奔道聞母卒歸終喪燕兵已迫糾義旅勤王聞京師不守遂亡去至是有司捕縉械送戍所居數歲子代還年八十而沒其朱寓等二百餘人皆不可考云　己未詔重修太祖實錄命曹國公李景隆監修尚書茹瑺副之侍讀解縉為總裁建文初臨海葉惠仲以知縣被徵預修太祖實錄還知南昌府至是以坐直書靖難事指為逆黨遂逮至族誅（攷異此即再修之實錄據沈氏野獲編言解縉秉筆盡焚舊草舊草即建文初修之實錄葉惠仲預焉遂以此坐誅）時上于宮中得建文時章奏千餘道命縉等編閱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之餘有干犯者悉焚之一日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縉不敢對修撰李貫對曰臣實無之上曰爾以獨無為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左右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于建文者特惡夫誘建文之壞祖法者耳貫慚而退　丙寅命鎮遠侯顧成塡貴州成自太祖時以洪武八年調守貴州已從傅友德征雲南有功進貴州都指揮同知尋還右軍都督僉事佩征南將軍印又會何福討平水西寨凡在黔十餘年威信大著建文初召還進左軍都督以從耿炳文禦燕師于真定被執遂降輔世子居守北平南軍圍城防禦調度一以委之至是論功封侯仍命鎮貴州　壬申徙封谷王橞于長沙　甲戌詔從征將士掠民間子女者悉令放還歸其家

是月以僧道衍為僧錄左善世　十一月壬辰立妃徐氏為皇后后之為妃也孝慈皇后深愛之從上之藩居孝慈喪三年蔬食如禮靖難兵起一切部分世子多禀命焉及册為后后弟增壽常以國情輸燕及其誅也上慟惜之欲追贈爵后力言不可上不聽卒封定國公命其子景昌襲以告后后曰非妾志也竟弗謝其深明大義如此　廢廣澤王允熥懷恩王允熞皆為庶人　是月進郭資為戶部尚書仍掌北平布政司使事　十二月癸丑蠲被兵州縣明年夏稅　是月擢保定知府雒僉為刑部尚書仍知保定府又擢右通政李至綱禮部尚書　初金川門不守建文帝東西走殿廷欲殉社稷翰林院編修程濟請遜國以圖後舉帝不決乃以為僧請自任扈從于是帝泣急命舉火焚宮是日帝自地道出從亡諸臣或絕域或由水關出薄暮會于神樂觀中中官託言得高皇帝所遺度牒三紙首應文與帝名合次應能時吳王教授楊應能在從亡中自任之唯應賢不審誐監察御史葉希賢至毅然曰臣名賢何疑焉于是僧溥洽為帝祝髮應能希賢亦竝祝髮一時從帝出者凡五六十人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勢必究詰有等妻子在任心多縈繫宜各從所便乃議以二十餘人從濟與希賢應能三人或稱道人或稱比邱皆朝夕在帝左右譏察防衛其餘或往來道路運給衣食或游歷所至更番為主而姓名爵里世莫得傳傳者亦不無異詞于是有河西傭補鍋匠及馬二公子之屬嘖嘖稱人間河西傭者常披葛冬日走乞金城市中已至河西傭于莊浪魯氏得直買

羊裘而以故葛衣覆其上葛雖破縷縷終不肯棄去力作倦輒自吟哦或夜聞其哭聲久之有識傭者與語不答走之南山後卒死莊浪屬主人曰我死幸勿埋我俟西北風起火之會家從其言補鍋匠者常往來夔州重慶間業補鍋凡數年川中人多識之時在夔有童子師能為古詩詩後題馬二公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一日遇補鍋匠于市中相顧愕然已相持哭共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復相持哭別去或曰馬二之合蓋馮姓也又一僧二樵者皆隱于浙東僧自稱雲門僧或稱稽山主人每泛舟賦詩歸即焚之二樵一在會稽自號若耶溪樵每于溪沙上以荻畫字已輒亂其沙有疑之者從後抱持觀之則皆孤臣去國之詞也一在金華之東山時稱玉山樵麻衣戴笠終身不易以上皆逸其名唯玉山樵嘗為王姓者題詩曰宗人故疑其為王姓云葉希賢之從帝為僧也自號雪菴和尚壯年落髮雲游滇蜀間走重慶之大竹善里愛其山水里中有隱士曰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游為結茆于白龍山和尚率數人居其中或云其徒或云其所奉者帝也和尚昕夕誦易乾卦山中人疑其不誦佛經景賢固知之不敢言亦不忍問而和尚亦默會景賢意乃誦觀音經然好觀楚詞時時袖之登小舟棹急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之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衆莫測其云何也希賢與應能皆先帝卒卒之日其徒問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始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卒不答有知之者曰此前監察御史與練大夫先後請誅李景隆者也又牛景先不知何許人嘗為御史金川門啟易服宵遁卒于杭州僧寺中自帝遜國後越數十年有松陽人王詔游治平寺于轉輪藏上得書一卷記建文亡臣二十餘人事蹟楮墨斷爛可識者僅九人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節皆定海人同族同仕于朝田玉官郎中京師破去為僧良玉官中書舍人變姓名走海南鬻書以老良用為舟師死于水中節好老子太元經　道士何申宋和郭節俱不知何許人同官中書申使蜀至峽口聞變嘔血疽發背死和及節俱挾卜筮書走　域客死何洲海州人不知何官與和節俱友善亦去為卜者客死郭良官籍俱無攷與中節相約棄官為道士其餘十餘人俱失其姓名疑即程濟葉希賢輩也其最後晚出者曰致身錄相傳得之江南茅山道書中為吳江史仲彬所述仲彬者建文時為侍書帝之出也欲往滇南依西平侯仲彬以為不可適其家有艇來遂迎帝至吳江之黃溪主仲彬家其後帝凡三至遂為仇家所訟逮捕仲彬繫獄死（攷異明史牛景先傳言仲彬實未嘗為侍書錄蓋晚出不足信）錄中所載與諸家紀革除遺事或先或後互有出入而所載從亡諸臣皆有姓名爵里可攷凡二十二人其與治平寺藏內所載之九人中有梁田玉良玉中節及宋和郭節得五人又以河西傭為編修趙天泰三原人補鍋匠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馬二公子為刑部司務馮漼黃巖人此外又有兵部侍郎廖平

襄陽人翰林院待詔鄭洽浦江人王資失其官杞縣人皆帝游歷所至更番爲主者而毀印自焚之王良亦在所主中又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檢討程亨澤州人劉仲失其官杞縣人太監周恕和州人皆往來伺應共資糧扉屨者而四川參政南康蔡運有傳其踰年坐奸黨而死者亦在焉合之濟希賢應能景先仲彬五人共二十二人惟所稱雲門僧即宋和而雪菴和尚別屬之郭節東湖樵夫即牛景先與台州投東湖而死之樵夫是一是二皆不可攷所謂傳聞異詞者也二十餘人中或先帝卒或散在四方而客死惟濟從亡在外近四十年益與帝爲終始云濟朝邑人据致身錄所載又云績溪人通道術遜國之議自濟倡之時有傳其奇術者云徐州之捷諸將樹碑紀功濟時參軍事名在碑中一夜濟往祭碑人皆莫測後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椎之已又止之曰先爲我錄文來時椎甫下遽停而碑已缺損乃据其可識者錄以上令按碑行誅而濟名適在椎脫處遂得免或曰徐州未嘗有捷事之有無殆不可攷也初燕師之入節御史給舍四十餘人一夕盡遁去詰朝御史以聞上不問後始有嘖嘖言遜國事者或云僧溥洽知狀或云匿溥洽所上乃以宅事禁溥洽而命給事中胡濙以訪張三丰爲名內監鄭和以下西洋爲名徧物色之不可得溥洽坐繫十餘年迨姚廣孝將死始請于上出之至于帝之與濟則皆不知其所終云

三編發明曰惠帝以柔孝之資丁强藩之逼智力兼困以至于亡然其天性仁厚親賢好學除軍衛單丁減蘇松重賦澤施未久善政在民是以天命雖移人心猶結而成祖本由逆取復果于殘殺一時忠義如林蹈九死而不悔何其酷也至若遯山逃海諸人流離晉昧身之既隱焉用文爲而聞風感興若將親炙然疑交作所由來矣夫據左氏傳則程嬰杵臼皆爲烏有然馬遷逸事人人樂道故明史以爲與其過而去之甯過而存之忠貞之氣屈極而伸至今四百年後易名列祀折一衷而定論存他說以闕疑所以揭幽潛于日月懼亂賊于春秋豈不韙歟

攷異按壬午殉難亡遁諸臣野史所記如大理寺丞劉端刑部郎中王高皆以孝孺坐誅已見成祖實錄此外又有高不危者與高巍同時死義不危弟宣坐譎南海衛戍曰不危即巍字也典彙辨之以為別是一人又僉都御史司中召見不屈命以鐵帚刷其膚肉至盡姻婭坐死者八十餘人又晉府長史龍鐔被執不屈死有拾其遺骸得自書絕命贊典彙所記畧同並載其絕命詞凡四言十句又工部侍郎張安國聞燕兵入與妻賈氏訣賈請隱乘舟入太湖聞京師陷皇帝自焚乃鑿舟自沉死又胡子昭殉難其弟子義時為蜀府典寶聞其兄死辟世丹稜蜀獻王憐之令為僧子義以親遺體辭有二子竟棄去不知所終今檢明史子昭傳亦遺之若典彙所記則有山西布政使理問徐讓孝義縣丞衛健二人俱奉詔使燕還在軍戰沒又御史王玭蘇州人以匿奸黨逮至玭死子孫坐誅又儲福無錫人以奸黨挾瞞在錄中戍曲靖衛舟行忽仰天哭曰吾雖一介戰卒義不為叛道臣遂不食死妻范氏營葬養其姑守節以死里人立廟祀之又龔詡年十七為金川門卒兵入詡大哭還鄉宣德中巡撫周忱兩薦為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曰詡仕無害于義恐負往日城門一痛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諡曰安節先生以上所記明史皆軼其姓名而劉端王高之等三編已補入族孝孺目中其他亦大半采入所謂與其過而去之甯過而存之是也又三編所載黃觀在外募兵同時有金侍郎者遯其名募兵江西有朱進者常州人隱行俱被執就戮又金川門之陷有編修

陳忠者鄞縣人殉難死凡此又皆野史所不具者若夫燕兵初起湯宗告變野史以為靖難後被誅入之壬午死事中昔人辨之今明史所列湯宗傳尤為確證此又不可不辨者也

謹按重修綱目三編在乾隆四十年是時方

勅大學士九卿等稽考明季殉難諸臣定專諡通諡之例下至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議諡難于概見者亦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撰為勝朝殉節諸臣錄踰年正月復奉

上諭念及建文革除之際其諸臣之仗節死難者史冊所載甚多當時永樂以藩臣犯順稱兵陰謀奪國諸人義不戴天雖齊泰黃子澄等輕率寡謀方孝孺識見迂闊然迹其尊主鋤強之心實堪共諒及大勢已去猶且募旅圖存抗詞抵斥雖隕身湛族百折不回洵為無愧名教其宅心若景清鐵鉉等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雖致命不同而恚節凜然皆可謂克明大義下至東湖樵夫補鍋匠之流雖姓名隱晦不彰其心均足嘉尚特以永樂性成殘刻逞志淫刑其屠僇之慘極于瓜蔓牽連殆非人理朕讀史至此未嘗不深憤恨因念勝朝革命之際其抗我顏行者尚念其忠于所事況建文諸臣不幸遘遭內難為國捐生成仁取義豈可令其湮沒其應如何分別予諡之處著同前旨交大學士等一體詳查集議具奏稱朕崇獎忠良有加無已之至意欽此于是建文殉難諸臣亦悉依專諡通諡之例附入卷末而入祠之職官如葉希賢牛景先程濟以及梁田王等此人又入祠之士民如燕山衞卒金川門卒台州樵夫樂清樵夫河西傭補鍋匠雲門僧玉山樵塞馬先生之等皆從附錄存疑之例均予入祠致祭于此見褒忠之典

恩隆異代度越千古初未嘗以野史流傳聽其湮沒則誠所謂忠貞之氣屈極而伸者矣

明通鑑卷十四

紀十四 起昭陽協洽盡旃蒙作噩凡三年

成祖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永樂元年春正月己卯朔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宴文武羣臣及屬國使　乙酉享太廟　辛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上之即位也周王橚齊王榑代王桂岷王楩前為建文黜逐者皆復其爵至是詔仍故封各令之國谷王橞改封長沙上以其開門迎降尤德之賜樂七奏衞士三百尋又增歲祿二千石　癸巳命保定侯孟善鎮遼東　丁酉授宋晟為平羌將軍鎮甘肅晟討涼州廣西番苗有功建文初命鎮甘肅至是以上即位入朝進後軍左都督仍遣還鎮 攷異据明史紀書晟鎮甘肅證之晟傳蓋晟本以建文時鎮甘肅至是因入賀復還鎮也今參晟傳書之　是月擢陳瑛左都御史　詔以北平為北京二月庚戌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國子監改北平曰順天府　乙卯遣御史分巡天下自是遂為永制　丁巳遣官設奠于先師　戊午祭太社太稷　己未貽書韃靼可汗郭勒齊 舊作鬼力赤 初元自特古斯死五傳至坤特穆爾咸被弒後郭勒齊篡而代之自稱可汗上即位遣使諭以通好賜銀幣並及其知院阿嚕台等是時郭勒齊與衞喇特相仇殺 舊作瓦剌輯覽衞一作威剌 往來塞下上敕邊將嚴兵備之　徙封寧王權于南昌初寧王之被誘入關也上許以事成中分天下比即位大寧城已空王乞改南奏請蘇州上曰畿內也請錢唐上曰皇考以予五弟不果建文無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其它善地惟弟擇焉遂封之南昌上親製詩送之詔即布政司為王邸　癸亥耕耤田　乙丑遣司禮太監侯顯使西域徵番僧也初西域烏

斯藏攝帝師納木扎勒巴勒藏布（舊譯見三卷）以洪武五年朝貢至京師太祖禮而歸之十四年復貢時納木扎勒巴勒藏布巴卒有僧哈里瑪勒（舊作哈立麻）國人以其有道術稱之為尚師上在燕邸知其名欲致一見乃命顯偕僧智光齎書幣往徵之並選壯士健馬護行自是中官銜命異域者先後接踵矣（攷異本紀二月遣使徵尚師哈立麻于烏斯藏使卽侯顯也然紀不書侯顯而于九月遣中官馬彬使爪哇則云初遣中官是以遣中官出使實始于馬彬然則前此所遣之侯顯非中官乎徵尚師于烏斯藏非出使乎又證之鄭和傳言成祖銳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貴西洋則和及王景宏西域則李達迤北則海童而西番則率使侯顯今以先後攷之中官出使之始于顯甚明而本紀但書遣使不書中官侯顯惟輯覽及三編以顯為中官出使之始故其目云未幾又遣馬彬使爪哇蘇門荅剌諸國李興使暹羅尹慶使滿剌加柯枝諸國于是中官銜命異域者四出紛紛矣今据三編書之○又按顯本傳言顯出使在是年之四月與本紀書二月遣使不合或者以二月奉詔四月始行故紀傳互異耳輯覽亦系之四月惟重修三編改入二月據實錄追令從之）己巳振北京六府饑　辛未命三法司五日一引奏罪囚　壬申詔瘞戰地暴骨　甲戌命高陽王高煦備邊開平　是月改户部尚書郭資刑部尚書雒僉為行部尚書　三月庚辰命江陰侯吳高填大同　壬午改北平行都司為大甯都司徙保定初太祖封甯王于大甯以守北藩馮勝之征納克楚也築大甯寬和會州富峪四城納克楚既降尋置泰甯福餘朶顏三衛于烏梁梅（舊作兀良哈）以居塞下之降附者而置北平行都司于大甯治焉靖難師起刼甯王以歸選三衛士卒三千人入關助戰數有功天下既定遂割大甯畀之以償其勞于是洪武間所築諸城悉廢竝調營州五屯衛及東勝左右衛悉遷之内地而遼東宣府之聲援一旦為之隔絶　戊子命平江伯陳瑄督海運餉北京遼東初洪武間遼東及迤北諸路用兵悉資海運以餉軍士至三十年以遼餉贏羨令遼軍屯種其地而罷海運至是上以北方軍儲不足命瑄與都督僉事宣信皆充總兵官帥舟師由海道運糧四十九萬石于遼東北京自是歲以為常　甲午振直隸北京山東河南饑時編修楊溥上疏言洪武間定制每縣四境設倉以官鈔糴穀儲備荒歲之需振貸斂散皆有成規又于縣之各鄉開濬陂塘修築濱江近河隄岸以備水旱此皆萬世之利自有司雜務日繁便民之事卒不暇及一遇災荒莫知所措近聞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至倉亦無存原開陂塘多被土豪侵占及堙塞為私田隄岸坍塌闕壞皆為農患大氐親民之官得其人則百廢興不得其人則百弊興伏望命部行移各布政司令有司遵依舊制竝加整理除近被災傷外凡豐稔之處于現有官鈔支糴穀粟儲以備荒郡縣考滿吏部計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巡按御史竝取勘實蹟歲終奏聞有欺蔽怠事者罪之庶幾祖宗卹民良法不為小人所壞矣疏入從之　是月北鹵寇遼東三萬衛都指揮沈永不能禦又不奏聞上怒其欺蔽誅之　瀋陽軍士唐順上書請開衛河其畧言衛河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經衛輝城抵直沽入海距黃河陸路綫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而距黃河百步置倉廒受南運糧餉至衛

河交運公私兩便上命廷臣議之未及行　夏四月丁未朔享太廟　初安南黎季犛復弒主日焜立其子顒已又弒之而立顒弟𡨵𡨵時方在襁褓中（攷異三編質實云成祖實錄載陳天平奏云臣天平前安南王烜之孫奣之子日烇之弟也日烇卒弟曔立子晛繼之晛子顒顒子𡨵皆為季犛所弒與史傳小異）季犛欲簒其國復弒𡨵大殺陳氏宗族遂自立更姓名曰胡一元名其子蒼曰胡奃謂出帝舜裔胡公後僭國號大虞年號元聖尋自稱太上皇傳位于奃是時靖難師起安南自帝其國匿不以聞及上即位遣官詔告其國奃懼遣使奉表朝貢及是至京師表文自署權理安南國事詭言陳氏嗣絕臣陳氏甥為衆所推權理國事于今四年乞賜封爵事下禮部部臣疑之請遣官廉訪上乃命行人楊渤等賫敕諭其陪臣耆老詢以陳氏繼嗣之有無及胡奃推戴之誠偽令具實以聞　己酉命户部尚書夏原吉巡視浙西治嘉湖蘇松水患時諸郡頻罹于水屢敕有司治之無功原吉既至循覽水勢上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頗高環以太湖綿亙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溪澗之水散注澱山諸湖以入三泖頃為浦港堙塞漲溢害稼拯治之法在濬吳淞諸浦按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常疏之而當潮汐之衝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抵下界浦百二十餘里水流雖通實多窄淺從浦抵上海南倉浦口百三十餘里潮汐淤塞已成平陸灩沙游泥難以施工嘉定劉江港即古婁江徑入海常熟之白茆港徑入江皆廣川急流宜疏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令下流遏塞難濬旁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水道既通乃相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啟閉每歲水涸時預修圩岸以防暴流則水患可息上命發民丁開濬原吉晝夜徒步以身先之　癸亥萬壽節宴百官詔預定位次　辛未岷王楩有罪楩之廢于建文也西平侯沐晟實奏其過上即位召還漳州使復其國而楩遂與晟交惡上兩戒敕之楩沈湎廢禮擅收諸司印信殺僇吏民上怒奪其册寶已念其幽繫久復予之僅示薄懲降其官屬而楩仍不悛　甲戌命襄城伯李濬填江西時永新盜起濬捕其為首者誅之尋召還（攷異据明史濬傳蓋討永新賊也今据書之）　是月申定金銀交易之禁循洪武舊制通鈔法也自鈔法行定制民間交易錢鈔兼收而商賈大率重錢輕鈔至是復申其禁犯者以奸惡論其鈔楮昏爛者許赴行在庫倒換新鈔然收受艱難故法雖嚴而禁不行　五月丁丑除天下荒田未墾者額稅　癸未宥死罪以下遞減一等　丙戌以太祖忌日謁祭孝陵　庚寅山東蝗命有司捕之未幾河南蝗詔免今年夏稅　乙未敕諭烏梁海　是月再論靖難功封駙馬都尉袁容李讓皆為侯又以淇國公丘福等議封都督僉事李彬為侯陳亨子懋王真子通等六人皆為伯　殺右副都御

史黃信時尚書李至剛妻父麗重法當誅至剛乞免于上上曰法司鞫獄輕重外人何由知之對曰此黃信為臣言上怒命錦衣衛鞫有實遂誅信（攷異明史紀不載皇明通紀系之四月國史紀聞系之五月按殺信事見李至剛傳傳言信右都御史而七卿年表不書[illegible]紀聞以為右副都御史是也李至剛諸書皆作右通政證之本傳至剛于去年十二月自右通政進禮部尚書今據書之）　六月壬子代王桂有罪上賜璽書戒之曰聞弟縱戮取財國人苦之告者數矣且王獨不記建文時耶尋詔有司自今王府不得擅役軍民斂財物聽者並治之（攷異本紀書削其護衛證之諸王傳代王有罪降敕戒諭在是年之十一月其下文云召入朝不至再召中途遣還革其三護衛則是戒諭在十一月削護衛又在明年蓋王妃為仁孝皇后之妹上特優容之傳中所記本之實錄今據本紀系之是月而刪去削護衛字）御史分行天下撫安軍民有司奸貪者逮治之　丁巳上皇考尊謚曰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皇妣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攷異此成祖改上之謚號非後定之二十字今據書之）　曹國公李景隆等修太祖實錄成上之　戊辰命武安侯鄭亨充總兵官帥武城侯王聰安平侯李遠填宣府亨密雲降將也從上戰數有功歷遷中府左都督遂封侯亨至邊度宣府萬全懷來形便每數堡相距中擇一堡可容數堡士馬者為高城深池浚井蓄水謹瞭望寇至夜舉火晝鳴礮併力堅守規畫周詳後莫能易　秋七月庚寅復貽書諭郭勒齊　八月己巳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　甲戌徙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實北京　九月癸未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窮民　庚寅遣中官馬彬使爪哇蘇門答剌李興使暹羅等國（攷異據本紀遣彬出使在是月是年中官出使外域者凡四人侯顯在二月馬彬在九月紀皆書之惟李興尹慶不見證之外國傳興使暹羅在九月是與彬以同月命也慶出使滿剌加柯枝在十月今據傳分月書之又傳言彬使爪哇便道使蘇門答剌又使西洋瑣里國是彬出使凡三國也）　乙未奪歷城侯盛庸爵初上命庸鎮淮安旋移山東庸常不自安都御史陳瑛誣以心懷異謀遂削爵下獄庸尋自殺瑛自廣西召還攝臺憲事天性殘忍受上寵任益務深刻專以搏擊為能甫蒞事即言陛下應天順人萬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順命効死建文者如侍郎黃觀少卿廖昇修撰王叔英紀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縣顏伯瑋等其心與叛逆無異請追僇之上曰朕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況爾所言有不預此數者勿問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簿觀叔英等家給配其妻女疏族外親莫不連染大理少卿胡閏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慘語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等為無名矣於是諸忠臣遂無遺種及擢任左都益以奸發為能自劾庸後以次及諸勳戚中外文武無不側目重足矣　庚子岷王楩復有罪削其護衛　是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奏車里宣撫司土官刁暹答侵威遠地虜其知州請發兵討之上謂兵部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如其不從加兵未晚乃勅晟遣人諭之刁暹答果悔悟乃還所虜知州及威遠之地遣人

入貢方物謝罪　冬十月乙巳朔享太廟　上之即位也遣使詔諭外蕃諸國日本預焉日本王源道義遣使表貢方物至甯波禮官李至剛奏故事番使入中國不得私攜兵器鬻民宜敕所司覈其舶諸違禁者悉籍送京師上曰外夷修貢履險蹈危所費實多有所齎以助資斧亦人情豈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準時直市之毋阻向化　乙卯日本使者至京師上優禮之遣官護送還國竝賚道義冠服龜紐金章及錦綺紗羅細軟之物　是月遣中官尹慶使滿剌加柯枝等國　十一月乙亥朔頒麻于朝鮮諸國著為令　壬辰罷遣浚河民夫召夏原吉還　甲午北京地震是時山西甯夏亦震　乙未命六科辦事官言事上初即位欲周知民隱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考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者令于六科辦事俾各言所治郡縣事卒無言者上諭給事中朱原貞等曰郡縣之間豈無一事可言令在朕左右尚猶默默況遠在千萬里外乎卿等可以朕意諭之何利當興何弊當革皆勿隱若令不言有他人言之則無所逃罪矣　丙申征南將軍韓觀討廣西山賊平之觀為忠壯侯成之子生長兵間有勇略洪武間歴平湖南廣西諸蠻凡前後斬獲以萬計建文初練兵德州禦燕師無功上即位以觀將家子委任如故遂由江西改塡廣西而觀性鷙悍誅罰無所假下令如山人莫敢犯上既命觀節制兩廣官軍知其嗜殺特賜璽書諭以蠻民易叛難服宜先以德義綏懷之毋專殺僇會羣蠻復叛上遣員外郎李宗輔賫敕招之觀大陳兵示將發狀而遣使偕宗輔往于是桂林蠻復業者六千家惟思恩蠻未附而慶遠柳潯諸蠻方殺掠吏民觀乃上章請討遂與指揮葛森等擊斬理定諸縣山賊千一百八十有奇擒其酋五十餘人斬以徇獲其所掠男女歸之于民而撫輯其逃散者民皆大悅　閏月丁卯封胡奃為安南國王時楊渤等奉使至安南奃復遣使隨渤還進其國陪臣父老所上表如奃所以誑上者乞即賜封爵上信之乃命禮部郎中夏止善賫敕賜封奃遣使謝恩帝其國中自若

三編

御批曰安南既列藩封其篡弒相尋固王法所必討然成祖自燕邸稱兵身冒不韙其得國所自與胡奃父子亦何甚逕庭成祖既欲明正其罪然自返慚德何以為辭顧乃令具狀上聞興師進討其與楚靈王負慶封斧質以徇于軍者又何以異所以歸國之請使方來而芹站之伏兵已起坐為遠夷所侮雖由黃中等昧于機宜亦其德不足以服遠雖懾以兵威終無益也

十二月甲戌侍讀學士解縉等奉敕修古今列女傳成上之上親製序文頒行　壬辰詔禮部選國子監生三十餘人

分詔天下軍民之家有收藏高廟御製宸翰詩文者皆送官繳進仍重賚之以建文遜去大內毀于火故也　初衛河運糧之議倡自唐順而戶部尚書郁新謂轉餉北京由衛河交運雖陸路五十餘里騾難開濬而濟以車運實亦公私兩便之計乃上言自淮抵河多淺灘跌坡運舟艱阻請別用淺船可載三百石者自淮河沙河運至陳州潁溪口跌坡下復用淺船可載二百石者運至跌坡上別用大船運入黃河至八柳樹諸處令河南車夫由陸運入衛河轉輸北京至為近便上是其言是冬命都督僉事陳俊運淮安儀真倉糧百五十萬餘石赴陽武由衛河轉輸北京悉如新言行之時以為便　是歲始命內臣出鎮（攷異此據明史本紀書于是年之末按三編質實云王世貞史料以中官出鎮始自永樂八年遣馬靖明史本革除備遺錄始于是年特書于本紀今據之）初建文帝御內臣嚴燕師渡江率逃入軍中漏洩朝廷虛實燕上甚德之及即位行封賞諸宦官言功不已上患之會遣顧成韓觀何福等出塡貴州廣西甯夏諸邊別選宦官有謀略者與之偕行賜公侯服位諸將上未幾置三大營又命以提督監京軍由是大權悉以委寄遂為一代厲階之梗云　壬午之獄凡建文諸臣不在榜中及捕至自陳為奸臣所累不敢抗命者皆宥而用之時刑科給事中黃鉞以戶科左給事中召鉞已前死其家乃以行至中塗溺水死聞避追錄也同時並召者又有御史曾鳳韶廬陵人金川之難從建文帝出帝以其名在榜中恐累及其妻子宗族麾之使去鳳韶泣曰臣當以死報陛下遂歸上素重鉞名而鳳韶為御史時奉使至北平請罷兵歸國上雖不報雅器重之是年以原官召鳳韶不赴又以侍郎召鳳韶知不免乃刺血書衣襟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腸讀書登進士第仕官至錦衣郎慨一死之得所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氏子公望勿易我衣即以此歛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守節死（攷異黃鉞曾鳳韶之召據野史皆在永樂元年而鉞已前死故其家以溺水聞所謂避追錄者是也鳳韶則以金川門陷後因建文不許其從亡遂歸廬陵明年復召乃自殺野史有謂鳳韶亦以建文四年自殺者蓋因從亡中無其人也今乃據明史本傳）　靖難師之初起也遼王植畏其偪自泛海歸京師王府紀善績溪程通從焉入朝上封事數千言陳禦備策進左長史上即位從王徙荊州有言其前上封事多指斥者械至死于獄家屬戍邊並捕入友人徽州知府黃希范論死一時先後坐事就逮者有黃彥清歙人官國子博士以前在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帝被誅蔡運南昌人歷官四川參政勁直不諧于俗罷歸復起知賓州有惠政至是亦追論奸黨死或曰運蓋從帝出亡云又石允常甯海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官河南僉事廉介有聲坐事謫常州同知建文末帥兵防江軍潰棄官去後追錄廢周藩事繫獄二年免死戍邊　建文之初朝鮮國王李旦表陳年老以子芳遠襲位許之上頒即位詔于朝鮮芳遠遣使至京師朝貢者六自是歲時貢賀以為常又遣使請冕服書籍許之

二年春正月乙卯大祀南郊　丁巳定屯田賞罰例時尚書郁新上言河南等處管屯都指揮劉英等上屯田歲入之數臣部核計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之食請定例凡管屯都指揮指揮及千百户所管軍旗各以歲所入之數通計一歲軍士人食米十二石之外查均餘石數多寡以為賞罰由巡按御史及按察司覈實以聞從之新又言湖廣屯田所產不一請皆得輸官粟穀穈黍大麥蕎穄二石准米一石稻穀薥秫二石五斗穇稗三石各准米一石豆小麥芝麻與米等著為令　己巳召世子高熾及高陽王高煦還京師　是月夏原吉上言蘇松之水雖由故道入海而支流未盡疏洩請復往治之上從其言命原吉再行浚白茆塘劉家河大黃浦又以大理少卿袁復為之副已復命陝西參政宋性副之凡九月工竣水洩蘇松農田大利原吉踰年始還攷異明史本紀不載惟王氏史槁有正月復命夏原吉治水蘇松之語又證之原吉傳言原吉召還京師證之諸書原吉召還在去年十一月罷浚河民夫之時以支流未盡疏濬請復治之乃以正月復行明史槁系之是年正月是也今據增　壬午大比之歲以靖難不舉元年八月始合南北兩京及十二藩補行之二月會試天下貢士以解縉黃淮為考試官中式楊相等四百七十人　三月乙巳賜曾棨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己酉始選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初洪武乙丑始設庶吉士然擇進士為之不專屬之翰林也至是既授一甲三人為翰林修撰編修復命于第二甲擇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人俱為翰林院庶吉士于是庶吉士遂為翰林之專官尋命解縉等選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縉等選修撰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及庶吉士楊相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數庶吉士周忱自陳少年願學上喜而俞之增忱為二十九人時謂忱為挨宿上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暮饌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上時至館召試五日一休沐必使內臣隨行且給校尉騶從是年所選王英王直段民周忱陳敬宗李時勉等名傳後世者不下十餘人攷異三編質實云選進士為庶吉士謂之館選其後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所選多寡無定額比三年試之其留者二甲授編修三甲授檢討不得留者為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外為州縣官謂之散館宣德五年始命學士教習以吏禮二部侍郎為之　庚戌吏部奏有千户薦士者定制武臣不得薦士請以違制罪之上曰馬周不因常何進乎武臣薦士亦其忠君愛國之心果才授之官否則罷之可耳不許　戊辰改封敷惠王允熙甌甯王奉懿文太子祀　夏四月辛未朔置東宮官屬以吏部尚書蹇義兼詹事翰林學士解縉兼右春坊大學士侍讀黃淮胡廣以下皆兼庶子中允諭德等官　壬申以僧道衍為太子少師復姚姓賜名廣孝道衍佐上定策起兵凡轉戰山東河北在軍三年或旋或否戰守機宜咸取決于道衍雖未嘗臨戰陣然上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為多至是論功第一拜資善大夫上與語呼少師而不名命蓄髮之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常歸僧寺冠帶而朝退仍緇衣如僧服　甲戌立世子高熾為皇太子初

靖難兵起世子居守高煦扈從數有功上以其類己高煦亦以此自負謀奪嫡至是議建儲淇國公丘福駙馬都尉王甯等皆言高煦有功宜立獨兵部尚書金忠以為不可忠自姚廣孝薦以卜得幸于上靖難師起召置左右决以疑事輒有驗又時進贊畫預機務上即位論佐命功擢工部侍郎輔世子守北京會從召還進兵部尚書因議儲在上前歷數古適孽事上不能奪又密以告解縉黃淮尹昌隆等一日上詢之縉縉曰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上不應已又頓首曰好聖孫上頷之尋以問淮昌隆對皆與縉同先是太子未至諸臣屢請建儲上不允蓋意在高煦也一日諸臣應制題虎彪圖圖畫一虎領衆彪作父子相親狀縉援筆成四絕句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上感其意立召太子歸至是遂立之復以忠兼詹事與蹇義等同輔導太子同日封高煦漢王高燧趙王高煦既不得立又聞之國雲南艴然曰我何罪乃斥萬里之遠卒不肯行以此益銜縉等致異据明史金忠傳建儲之議始于金忠成于解縉而縉之中讒實始于此郎瑛七修類稿載縉題虎顧衆彪圖上感其意立召太子是縉之歸心太子又在前也朱竹垞明詩綜以此為楊廉夫作而傳會之按縉與廉夫相去不過數十年安知非縉詩之竄入者且郎氏所記本彭文憲公畜德錄今按其四語與唐肅之賦海東青同一規諷體故並入之不必核其眞偽也

壬午封琉球故山南王從弟應祖為山南王琉球居東南大海中自古不通中國至洪武初其國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尚為姓而中山最强山南次之山北為最弱太祖即位之五年遣使詔告其國中山王朝貢在先而山南山北並接踵至先後貢獻不絕中山山南又屢遣子弟及寨官子來請肄業國學皆許之建文帝嗣位三王亦奉貢如故上即位詔諭如前元年三王並來貢皆賜冠帶遣之歸是年二月中山王世子武甯遣使告其父喪命禮部遣官諭祭賻以布帛遂命武甯襲位未幾山南王從弟應祖亦遣使告其故王承察度之喪謂故王無子傳位應祖乞加朝命且賜冠帶上並從之遂遣官冊封時山南使臣私齎白金詣處州市磁器禮部尚書李至剛請論其罪上曰遠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中國禁令悉貫之致異据明史本紀書汪應祖證之琉球傳琉球凡三國中山山南山北皆以尚為姓又云山南王從弟王應祖然本紀据實錄未知實錄何据也今据傳但書故王之從弟並記其以尚為姓事

是月文華寶鑑成先是上命侍臣輯古嘉言善行可為法鑑者為書以授太子至是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于此書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便足為治又顧講臣解縉等曰帝王之學貴切己實用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今此書所載皆大經大法卿等輔導東宮日為講說庶幾成其德業它日不失為守成令主

五月壬寅命豐城侯李彬塡廣東彬以元年討永新寇命帥師策應李濬未至寇平乃命以所統往塡廣東又命清遠伯王友充總兵官帥舟師沿海捕倭

六月丁亥上諭吏科給事中曹崇曰官冗則坐食者衆食衆則力本者困生息之道由于節儉朕觀吏部錄中外官

數比舊額增至數倍古云官不必備惟其人爾以此意諭吏部令諸司汰冗員以省國用而紓民力于是吏部尚書蹇義等言在京各官額外添設者送部別用在外令所轄上官嚴行考覈今年所取二甲三甲進士量留七十人分隸諸司觀政各王府教授伴讀缺于第三甲內選用餘悉遣歸進學從之　辛卯振松江嘉興蘇州湖州饑少師姚廣孝奉使往賑蘇湖上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取之于民民窮君豈可不恤君父也民子也為子當孝為父當慈各盡其道少師宣往體朕心毋為國惜費廣孝少好學工詩與王賓高啟等友善宋濂蘇伯衡亦推獎之晚佐靖難功又著道餘錄頗詆先儒識者鄙焉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惘而去　甲午封哈密恩克特穆爾舊作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哈密東去嘉峪關一千六百里漢伊吾盧地元末以威武王納固爾舊作納忽里鎮之尋改封肅王卒弟恩克特穆爾立洪武中太祖既定輝和爾地置安定等衛漸逼哈密恩克特穆爾懼將納款會上即位遣官招諭之許其以馬市易即遣使來朝貢馬百九十匹元年冬至京師上賜賚有加並命有司給直收其馬四千七百四十匹擇良者十匹入內廄餘以給守邊騎士至是復來貢請封詔封為忠順王賜金印復貢馬謝恩踰年為韃靼可汗郭勒齊毒死國人以病卒聞　是月命翰林院更試會試下第貢士擇文詞優等者得張鉉等六十人上召見皆賜冠帶送國子監肄業考異据憲章錄通紀諸書所載皆在是月證之選舉志言永樂初會試下第輒令錄其優者俾入學給以教諭之俸即指書之

秋七月壬戌有鄱陽儒士朱季友年七十餘詣闕上所著書多斥濂洛關閩之說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送饒州會同府縣官兵聲罪杖之悉焚所著書　丙寅振江西湖廣水災　是月山東郡縣有野蠶成繭有司以聞禮部尚書李至剛請百官表賀上曰野蠶成繭不過衣被一方必天下之民皆飽煖而無飢寒方可為朕賀也不許

八月丁酉故安南國王陳日烇弟天平來奔先是胡奃以紿上得封旋侵奪我思明邊境上敕令還不聽尋復据占城訴稱安南侵掠脅彼國為屬臣又邀奪天朝賜物上惡之方遣官切責而安南故陪臣裴伯耆詣闕告難言臣祖父皆執政大夫死國事而賊臣黎季犛父子弒主纂位屠僇忠良滅族者以百十數臣兄弟妻孥亦並遭害臣棄軍遁逃伏處山谷思詣闕廷披瀝肝膽展轉數年始見天日竊惟季犛乃故經畧使黎國髦之子世事陳氏叨竊寵榮及其子蒼亦蒙貴任一旦篡奪更姓易名僭號改元忠臣良士無不痛心疾首臣不自量敢効申包胥之忠哀鳴闕下伏願興弔伐之師隆繼絕之義盪除奸凶復立陳氏臣死且不朽上得書感動命有司周以衣食未幾復据老撾國送天平至上言臣天平前王烜之孫奣子日烇弟也黎賊盡滅陳族臣越在外州獲免臣僚佐激于忠義推臣為主方議興師討

賊而賊衆我寡兵敗見迫倉皇出走竄伏巖谷萬死一生得達老撾恭惟皇帝陛下入正大統臣有所依歸匍匐萬里哀愬明廷陳氏後裔止臣一人臣與此賊不共戴天伏乞聖慈垂憐迅發六師用章天討上益感動命所司館之會胡奎遣使來賀明年正旦上出天平示之皆錯愕下拜有泣者伯耆責使者以大義亦皇恐不能答上曰奎父子悖逆鬼神所不容而國中臣民共為欺蔽一國皆罪人也且遣使詰責令具其篡弒之實以聞　九月丙午周王橚來朝時橚畋于鈞州獲騶虞獻之羣臣稱賀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王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驚與怠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為祥在朕更當修省　丁卯徙山西民萬戶實北京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曰往處守令未必得人故命御史監察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之役于官者詢之輒以為信如此何由得實宜入其境如其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即守令之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即守令無足取矣且詢言非一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但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不阿小人賂遺求譽而即墨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之國人自今御史巡行察吏毋得摭拾人言賢否皆具實蹟以聞　解縉等七人之預機務也上嘗諭之曰爾七人朝夕左右朕嘉爾勤慎時為宮中言之但恒情慎初易保終難願共勉焉因各賜五品服命七人命婦朝皇后于柔儀殿后勞賜備至又嘗以立春日賜縉等金綺衣與尚書埒縉等入謝上曰代言之司機密所繫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一日上御奉天門諭科臣直言因顧縉等曰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懼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願與爾等共勉之是月始出胡儼為國子祭酒不預機務縉等七人寵任如故　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至海岸詰之則云暹羅與琉球通好因籍其貨以聞上曰二國修好此甚美事不幸遭風正宜憫惜豈可因以為利其令所司治舟給粟俟風便遣還　冬十月丁丑河決開封壞城初河決率由開封北東行洪武之季下流淤塞河遂決而之南攷異據本紀在是月五行志系之九月者蓋河決在九月十月乃奏報之日月也今據紀系之是月丁丑　乙酉蒲城河津黃河清　是月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殺先是刑部尚書鄭賜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鞓僭逆不道詔籍其家炳文懼遂自殺炳文長子璿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太子長女江都公主建文初進駙馬都尉炳文北伐璿勸直擣北平不聽上即位璿杜門稱疾坐罪死公主亦以憂卒次子瓛後軍都尉僉事建文時守山海關嘗勸楊文攻永平以動北平不聽後與弟尚寶司卿瑄同坐罪死炳文雖太祖功臣而以建文肺府之戚故賜等希指劾之遂坐誅攷異明史紀系之二年十月證之功臣表云二年國除而諸書皆作元年十月又炳文傳言燕王稱帝之明年疑被劾在元年誅在二年也今仍據本紀書之　十一月甲辰上御奉天門錄因諭錦衣衛

等官曰此等因久在獄中而初至朕前欲辯則無及欲言則不敢爾等更以朕意從容審之如得其情猶可及時平反也　癸丑京師地震時濟南開封亦震敕群臣修省　戊午蠲蘇松嘉湖杭五府水災田租　是月上以海運但抵直沽別用小船轉運北京命于天津置露囤千四百所以廣儲蓄　十二月壬辰同州韓城黃河清　是月以禮部侍郎宋禮為工部尚書　曹國公李景隆有罪籍其家錮之初景隆以迎降功加太子太保左柱國班諸臣之首衆皆不平會周王來朝發其建文時在邸受賂事詔勿問已成國公朱能等復劾其與弟增枝謀逆有狀詔削勳號絕朝請至是李至剛復訐其家居不道事遂奪爵並增枝及妻子數十人錮之私第沒其財產景隆遂廢

三年春正月庚戌大祀南郊　甲寅遣御史李琦行人王樞齎敕諭責安南　庚申復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是月韃靼索和爾（舊作掃胡兒）請內屬許之索和爾者阿嚕台之別部也與其部人察罕達嚕噶等（舊作達魯花）皆先後來歸

二月己巳行部尚書雒僉有罪誅僉自刑部改北京至是以言事忤上意陳瑛遂希指劾僉貪暴下獄論死（攷異本紀作行部尚書書是時建北京設行部也僉本刑部尚書元年二月改行部見七卿年表行部例不入表故不書其誅之月日明史稿作刑部尚書誤也皇明通紀云北京行部尚書最為明析）　癸未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　是月封哈密托克托（舊作脫脫）為忠順王（攷異明史紀但書恩克封忠順王于去年是年恩克之死及再封托克托皆不書今攷哈密傳在是年之二月據增）上聞恩克特穆爾卒遣官賜祭托克托者恩克兄子也自幼俘入中國上拔之奴隸中俾列宿衛至是欲令其歸嗣封爵恐其國不從遣官問之不敢違請還主其衆乃冊封遣之國並賜其祖母及母綵幣托克托旋遣使貢馬謝恩　三月甲寅免湖廣被水田租　夏四月壬申除直隸浙江湖廣四川廣東江西福建河南戶絕田租計田三萬五千一百八十餘頃（攷異明史本紀不書今據三編增入其日分據實錄增）　是月改工部尚書黃福于行部　五月以書戒諭周楚齊蜀諸王　六月己卯遣中官鄭和使西洋諸國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和蹤跡之且藉以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乃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將士卒三萬七千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自福州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西南洋諸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使之朝貢有不服者則以兵懾之自侯顯至西域後中官奉使外蕃後先相望而和與顯尤著云　庚辰遣中官山壽等帥兵出雲州時上命武城侯王聰出覘邊塞別遣壽帥騎兵出雲州北行會之人齎一月糧每三十里置五騎以待馳報自上即位後中官出使歲以為常此又典兵之始云　甲申振蘇松嘉湖饑時戶部尚書夏原吉再治浙西水利工竣還上復命僉都御史俞士吉大理少卿袁復往並發粟三十萬石給牛種有請召民佃水退淤田益賦者原吉馳疏止之姚廣孝還自浙西稱原吉曰古之遺

愛也原吉初至浙西上使士吉齎水利書賜之因留督浙西農政湖州逋糧至六十萬石有司欲減其數以聞士吉曰欺君病民吾不為也具以實奏悉得免原吉奉使月餘會戶部尚書郁新卒復召原吉還掌部事　初戶部以鈔法不通由于出鈔太多收斂無法請暫行戶口食鹽法計口納鈔因議大口月食鹽一斤納鈔一貫小口半之至是以農民不便免其納鈔　庚寅安南胡𡗶遣使謝罪方李琦等至安南詰𡗶篡弑之實國人莫敢隱會雲南甯遠州復訴𡗶侵奪七寨掠其壻女𡗶益懼乃遣其臣阮景真從琦等入朝抵言未嘗僭號改元請赦其罪願迎天平歸國奉以為主且請退還甯遠及前所侵奪思明地上不虞其詐諭以果迎天平歸事以君禮即當建爾上公封之大郡命行人聶聰賫敕偕景真往　秋八月戊辰禮部尚書李至剛坐事下獄攷異本紀不載七卿表系之是月今據實錄日分至剛以言事得上心而務為佞諛然其所建白亦多不用上既立太子令兼左春坊大學士直東宮講筵與解縉後先進講至是得罪尋釋之謫為禮部郎中以縉嘗疏其附勢不端遂與縉有隙　九月丁酉蠲蘇松嘉湖水災田租凡三百三十八萬石　丁巳徙山西民萬戶實北京　是月改刑部尚書鄭賜為禮部尚書擢真定知府呂震為刑部尚書　冬十月乙丑殺駙馬都尉梅殷先是殷家居上嘗遣中官伺察詞色恒不平于是陳瑛希指劾殷招納亡命私匿塞外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咒詛上曰朕自處之因諭部臣考定公侯駙馬儀仗從人之數而別命錦衣衛執殷家人送遼東至是殷入朝前軍都督僉事譚深錦衣衛指揮趙曦擠殷笪橋下溺死以殷自投水聞都督同知許成發其事上命治深曦罪對曰上命也攷異據明史紀書盜殺蓋本實錄之文而歸罪于譚深趙曦二人故書之曰盜其實殷之被殺成祖使之事詳甯國公主傳中今據三編刪盜字並據通紀增入對曰上命也五字上大怒立命力士以金爪落二人齒斬之遣官為殷治喪謚榮定而封許成為永新伯初殷之死也甯國公主謂上果殺殷牽上衣大哭問駙馬安在上曰為主跡賊毋自苦尋官殷二子順昌為中軍都督同知景福為旗手衛指揮使賜公主書曰駙馬殷雖有過失兄以至親不問比聞溺死兄甚疑之許成來首已加爵賞謀害之人悉寘重法特報妹知之踰月進封甯國長公主鄂爾和舊作瓦剌灰者降人也事殷久謂深曦實殺殷請于上斷二人手足刳其腸祭殷遂自經死　丁卯齊王榑有罪榑之復國也益驕縱上召入朝面諭以毋忘患難時而榑不悛陰蓄刺客招異人術士為咒詛又以護衛兵守青州城禁守吏往來上聞之賜書戒敕時周王橚亦中浮言上書謝罪上命封其書以示榑攷異據本紀但書戒敕齊王證之諸王傳時周王亦中浮言上書謝罪上封其書以示榑故通紀並書之今據列傳增　戊子頒祖訓于諸王　十一月癸巳加封信安伯張輔為新城侯增祿三百石輔玉之長子也玉戰沒于東昌輔嗣職從入京師論靖難功封伯上又冊其妹為妃至是邱福未能言輔父子功高未可以私親故薄其賞遂進

爵同日又封平羌將軍宋晟為西寧侯是時晟在甘肅招徠降附有功故進侯爵晟前後四鎮涼州凡二十餘年威信著絶域上以其舊臣有大將材專任以邊事所奏請輒報可御史劾晟自專上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統制一邊寧能盡拘文法即賜晟書諭之仍敕以便宜從事毋恤人言　是月下忠誠伯茹瑺于獄瑺以首勸進功得封又詔選其子鑑為秦府郡主儀賓命瑺出營郡主府第還朝坐不送趙王得罪尋放歸為民　殺庶吉士章朴朴坐事與序班楊善同註誤家藏有方孝儒詩文善借觀之遂密以聞上怒逮朴僇于市而復善官是時詔天下有收藏孝儒詩文者罪皆至死故朴及之孝孺門人王稌隱居山中絶意仕進輯孝孺遺文潛錄為侯城集遂得行世稌忠文公禕之孫國子博士紳之子也　十二月戊辰西平侯沐晟討八百大甸降之攷異明史本紀書討八百降之證之土司傳言永樂初置軍民宣慰司二以土官刀招你為八百者乃宣慰司招你弟招散為八百大甸宣慰司其邀阻朝使乃八百大甸之刀招散非招你也今据三編增入大甸二字並据其目書之　八百者相傳其部長有妻八百各領一寨故又名八百媳婦國以洪武二十一年入貢置宣慰司自後頻入貢賜予如例上即位之二年置軍民宣慰使司凡二以土官刀招你為八百者乃宣慰使以其弟刀招散為八百大甸宣慰使令五年一貢已而遣內官賫敕諭孟定孟養等部道經八百大甸為招散所阻上遣使敕諭不從至是始命晟帥車里諸宣慰兵至八百境內破其猛利石崖及者荅二寨又至整線寨亦非兵破其江下等十餘寨八百恐遣人詣軍門伏罪奏聞敕晟班師　是月聶聰自安南還胡奎復遣其臣阮景真從聰等入朝具報請迎天平歸聰又力言奎無貳心宜可信上從其言庚辰敕廣西左右副將軍黃中呂毅將兵五千護送天平還安南聰亦偕行　是歲日本復來貢初上冊立皇太子日本遣使來賀會對馬臺岐諸島賊抄掠濱海居民令使者歸諭其王捕之王發兵殲焉執其魁二十人以修貢之便俘送至京師上嘉之遣鴻臚少卿潘賜偕中官王進賜其王九章冕服及錢鈔錦綺加等而還其所送之人令其國自治之使者至寧波盡置其人于甑蒸殺之　上即位之初有西洋剌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上曰商稅者國家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許是年以諸番貢使益多乃置驛于福建浙江廣東三舶司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廢後平安南復設交阯雲南市舶提舉司接西南諸國朝貢者悉以中官領之番舶既多抽分牟利而海上紛紛多事矣

明通鑑

第四冊

DS
753
.H7
v.4

江西永寧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十五 起柔兆掩茂盡上章攝提格凡五年

成祖文皇帝

永樂四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南郊　丙辰初御午朝上謂六部及侍臣曰早朝四方奏事者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以從容陳論毋以將晡疑朕倦于聽納朕有所欲言者亦可及此時與卿等商搉行之是月陳天平陛辭上厚賚之並敕封胡𡗝順化郡公盡食所屬州縣　遣侍郎俞士吉賫璽書賜日本封其國之山為壽安鎮國之山御製碑文頌立山上　二月河南南陽盜起上謂兵部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可鑒也時豐城侯李彬方自廣東召還與新城侯張輔帥師討平之攷異傅氏明書系之二月國史紀聞系之正月明史紀不載今入之二月之下　三月辛卯朔上幸太學釋奠于先師孔子服皮弁行四拜禮御彝倫堂賜講官及大臣翰林坐祭酒胡儼司業張智等皆序進講堯典泰卦畢賜百官茶還宮　甲午設開原廣寧馬市凡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一在廣寧以待朵顏三衛既而城東廣寧皆廢惟南關市獨存　乙巳賜廷試進士林環等及第出身有差　丙午安南胡𡗝襲殺陳天平于芹站先是黃中等送天平至邱溫𡗝遣陪臣黃晦卿來迎中等以𡗝不至遣騎覘之無所見而迎者壺漿相望中不虞其詐遂徑進度雞陵關將至芹站寇伏兵邀殺天平時大理卿薛喦謫廣西中舉以輔行遇伏自經死中等亟整兵擊之寇斬絕橋道不得進引兵還奏聞上大怒遂議興師攷異明史本紀記大理卿薛喦死之證之國史紀聞又有行人聶聰按聰以去年使安南還復令再使故與喦並遇伏而使惟諸書不載聰死事坿識于此　夏四月上視朝暇御便殿閱書史召翰林儒臣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尚多闕耳己卯命禮部遣使四出購求遺書　五月丁酉振常州廬州安慶饑　庚戌齊王榑來朝廷臣復劾榑罪榑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事邪會盡斬此輩上聞之不懌留之京邸削其官屬護衛時廷臣請罪王府教授葉垣等上曰王性凶悖朕溫詔開諭至六七猶不悛教授輩如王何垣等先自歸發其事可勿問　是月錄囚諭法司曰決獄貴明而無滯前見刑部引奏遼東衛官縱軍士往高麗者一指揮專理屯田未嘗預知而一概逮繫久不疏決至于病危誤死是枉殺之也令天氣已熱徒流以下令所在發遣　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尚書鄭賜請賀上曰天下至大它處見者多矣且陰陽家言日食而陰雲不見者水將為災可賀乎不許　丙寅南陽獻瑞麥諭禮部曰

比郡縣屢奏祥瑞獨此為豐年之兆命薦之宗廟　是月回回國進玉椀上曰朕朝夕所用磁器甚適意奚事此且受之則必厚費之後將有奇異于此者接踵而至矣命卻之　西南夷大古剌小古剌等部落皆來朝貢詔于雲南置宣撫使司二長官司五統之（攷異据皇明通紀是時因西南夷大古剌小古剌來貢置雲南宣撫使司二長官司五以統之明書亦載大古剌來貢於是年五月之末惟明史本紀是年朝貢之國無之大古剌之名惟見土司八百國傳中其地在八百國之西通紀以為西南夷者是也明會典宣撫司凡六湖廣則施南忠建散毛容美凡四四川則石砫酉陽凡二而据明史土司傳則四川有永寧宣撫司雲南有干崖宣撫司南甸二宣撫司又平麓川分其地置隴川宣撫司皆見明一統志通紀但云置雲南二宣撫司一統志言雲南之干崖南甸皆西南夷地未知所置即此否也今据通紀系之是年六月下）　秋七月辛卯大發兵討安南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沐晟張輔副之命兵部尚書劉儁參贊軍務行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督餉敕沐晟帥兵由雲南臨安府朱能等帥兵由廣西思明府分道進發詔曰安南皆朕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惡必誅他脅從者皆釋之罪人既得立陳氏子孫賢者毋恃亂毋翫寇毋毀廬墓毋害禾稼毋攘財貨掠子女毋殺降有一于此雖功不宥癸卯禡祭出師　乙巳申嚴誹謗之禁　初上以北平為北京尚書李至剛以為興王之地宜為首善之區上是其言與近侍大臣密計數月先以為行在閏月壬戌始下詔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宮殿分遣大臣宋禮等采木于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山西等處命泰寧侯陳珪董治其事　八月丁酉詔通政司凡上書奏民事者雖小必以聞　齊王榑既被留益懷怨望上乃召其子至京師癸丑並廢為庶人　九月戊辰振蘇松常杭嘉湖流民復業者十二萬餘戶　是月設苑馬寺于北京遼東平涼甘肅（攷異明史紀不載据職官志在是年明書系之九月今据之）　冬十月戊子成國公朱能至龍州卒于軍追封東平王謚武烈能既卒張輔代領其衆詔以輔為征夷將軍制詞以李文忠代開平王常遇春為比且敕乘冬月瘴癘未興及時滅賊輔自廣西憑祥進兵度坡壘關望祭安南境內山川檄胡查父子二十罪乙未連克隘留雞陵二關長驅至芹站安南伏兵邀擊敗而走遂抵新福會沐晟自雲南至庚子會于白鶴安南有東西二都依宣洮沲富良四江為險寇緣江南北岸立柵聚舟其中築城于多邦隘連亘九百餘里兵衆七百萬欲據險以老我師輔乃自新福移軍三帶州伐木造船以圖進取　是月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會倭寇沙門追擊至朝鮮境上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　十一月己巳甘露降孝陵松柏醴泉出神樂觀薦之太廟賜百官　是月戶部人材高文雅上書言時政通政司据以奏聞書中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恤民事陳瑛劾其狂妄請寘之法上曰草野之人何知忌諱其言苟可采奈何以直廢之諭鄭賜曰不罪直言則忠言進諛言退瑛刻薄非助朕為善者命吏部量授文雅官　十二月辛卯赦天下殊死以下是時法司進月繫囚數率數百人大辟十之一上曰寒沍淹禁必有死不當罪者凡襍犯死罪以下約二日悉

發遣至是遂大赦　張輔軍次富良江北遣驃騎將軍朱榮破安南兵于嘉林江遂與晟合軍進攻多邦城丙申都督黃中等將死士人持炬火銅角以夜四鼓越重濠雲梯傅其城都指揮蔡福先登軍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城下兵鼓譟竝進遂入城賊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反走賊大潰斬其師二人追至繖圓山盡焚緣江木柵遂拔其城丁酉克東都吏民降附來歸者日以萬計皆撫輯之又遣別將李彬陳旭取西都癸卯亦克之黎季犛率衆來援皆大敗一時三江州縣望風送欵季犛窮蹙乃焚宮室倉庫遁入海　辛亥甌寧王允熙邸第火王暴薨諡曰哀簡是時廣澤懷恩二王皆自漳州建昌召還錮之鳳陽先後卒初建文帝太子文奎遇燕師入城宮中火起莫知所終少子文圭時方二歲繼之中都廣安宮號曰建庶人　是月西番尚師哈里瑪勒隨侯顯至京師　是歲琉球中山王遣寨官子六人入國學竝獻閹豎數人上曰彼亦人子無罪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部臣言不受則阻其歸化之心請但賜勅止其再進上曰諭以空言不如示以實事今不遣還彼必將繼進天地以生物為心帝王可以絶人類乎竟還之

五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南郊　己巳張輔沐晟大破安南兵于木丸江先是季犛父子遁泊黃江輔等偵知其去交州不遠今清遠伯王友帥兵悉破其江中寨盡得其舟遂乘勝定東潮諒江諸府州賊悉舟師來援遇于木丸江大敗之斬首萬餘級溺死者無算　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披剃為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人禮部以聞上怒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者何多也命付兵部籍為軍發戍遼東甘肅（攷異諸書皆系之二月今據實錄改入正月）　是月以右都御史吳中為工部尚書　二月庚寅出翰林學士解縉為廣西參議縉以迎附驟貴才高勇于任事然好臧否無顧忌廷臣多忮其寵又因建儲事獨歸心太子與邱福等異議高煦以此深恨之會朝議發兵討安南縉獨以為不可失上意而太子既立高煦寵益隆禮秩踰適縉復諫曰是啟爭也上不懌以縉離間骨肉恩禮浸衰四年賜黃淮等五人二品紗羅衣獨不及縉而福等議稍稍傳播外廷高煦遂譖縉洩禁中語至是有劾其上年廷試讀卷不公事遂有是謫禮部郎中李至剛挾下獄之嫌譖縉實中傷之乃奏言縉怨望尋改交阯命督餉化州（攷異諸書或系之正月或系之二月今據明史本紀與實錄同）

三月丁巳封西番尚師哈里瑪勒為大寶法王哈里瑪勒之至也上迎見于奉天殿尋賜宴華蓋殿賞賚優厚至是命建普度大齋于靈谷寺為高帝后薦福凡七日上躬自行香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祥連日畢見上大悅侍臣多獻賦頌于是封哈里瑪勒為法王領天下釋教其徒孛隆逋瓦桑兒加等皆為大國師已命哈里瑪勒赴五台山建大齋

再為高皇帝后薦福賜予加渥　辛巳張輔等追安南賊至富良江命都督柳升以舟師橫擊大破之斬馘數萬江水為赤季犛父子以數小舟遁去　是月下駙馬都尉胡觀于獄觀東川侯海子也初陳瑛劾觀强取民間女子娶娼為妾預李景隆逆謀詔以至親勿問罷其朝請至是瑛又劾其怨望遂逮之下獄　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不輟者上召諭之曰爾身備宿衛不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乎若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乎今後乃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　夏四月辛卯皇長孫瞻基出閣就學時年十歲（攷異明史本紀不載輯覽三編系之是年四月據傳氏明書在四月辛卯據實錄也今從之）上使少師姚廣孝等侍講讀諭之曰朕長孫天資明睿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解不必如儒生繹章句工文詞也　己酉振順天河間保定饑　五月甲子張輔等生禽安南黎季犛父子檻送京師安南平先是季犛父子以小舟遁至海門涇龍淺時天晴水涸賊棄舟走官軍至驩兩水漲數尺舟畢渡抵茶籠縣循舉厥江至日南州奇羅海口衛卒王柴胡等生禽季犛及其子澄尋為土人鄉導又獲偽王黎蒼即胡奃並其偽太子芮于高望山時上命輔等訪求陳氏子孫安南耆老千餘人詣軍門言陳氏為黎賊殺盡無可繼者安南本中國地請仍入職方同郡縣輔等以聞上詢之群臣皆曰設郡縣更從之　是月以禮部侍郎趙羾為本部尚書羾以事每為言者所劾上不問至是進官賜宴華蓋殿撤膳羞遺其母　河南饑命逮治有司匿災者諭都察院曰河南郡縣洊罹旱澇有司匿不以聞有言兩暘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所收十不及四五或十不及一至掘草實為食朕聞之惻然亟發粟振之已有飢死者此朕任用匪人之過已悉寘之法其榜諭天下凡有司遇災傷不以聞者皆罪之不宥　六月癸未以安南平詔告天下改安南曰交阯設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演州乂安順化凡十五府分轄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縣又設太原宣化嘉興歸化廣威五州直隸布政司分轄二十九縣置三司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黃中副之以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福建布政司左參政王平為左右布政使前河南按察使阮友彰為按察使又命行部尚書黃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其究要害咸設衛所控制之（攷異明史本紀置交阯布政司其設府州縣具安南傳中輯覽所載謂設府十七直隸州五證之明史傳殊不合蓋初以太原宣化為直隸州後升府治故有十七之數若是年置郡止十五也其直隸州則宣化名與府複而演州係府治改入之直隸州中又于十七府中增入升華疑亦先後建置更易也重修三編載實錄最詳具質實中今從之）　己丑以山陽民丁鈺為刑科給事中鈺居山陽見時嚴誹謗之禁乃訐其鄉人里社賽神事指為聚衆謀不軌坐死者數十人法司因希旨謂鈺才可用立擢之由是陰伺百僚有小過輒以聞舉朝側目卒以貪黷被劾戍邊　甲午詔自永樂二年六月後犯事去官者悉宥之　征南

將軍韓觀在廣西值大兵討安南由憑祥入坡壘關觀師所部營隘下伐木治橋梁給軍食既平安南命觀措置交阯緣邊諸堡而柳潯諸蠻乘觀出復叛觀還師抵柳州賊望風遁匿觀乃上書請移征交阯兵討之且請俟秋涼濤入上敕張輔分兵協助乙未輔遣都督朱廣方政帥兵往會上又遣使發湖廣廣東貴州三都司兵俟朝進討　癸卯命張輔訪交阯人才禮遣赴京師是時安南方入版圖上加意綏懷除黎民一切苛政遭刑者悉放免居官者仍其舊與新除者參治凡有懷才抱德之彥敦遣赴京至是又詔訪求山林隱逸明經博學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聰明正直廉能幹濟下及書算兵法技藝術數之等悉以禮敦遣至京錄用于是輔等先後奏舉九千餘人　初僉都御史俞士吉與大理少卿袁復先後為陳瑛所劾同繫獄復死獄中士吉謫為事官乃令治水蘇松是月召還復職上聖孝瑞應頌蓋指是年春番僧薦福事也上不懌曰爾為大臣不言民間利病乃獻諛耶擲還之　秋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后好讀書嘗為上言當世賢才皆高皇帝所遺陛下不宜以新間舊又言帝堯施仁自親九族始上嘉納之嘗召六卿命婦入見諭之曰婦之事夫奚止饋食衣服而已必有助焉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旦夕侍上惟以生民為念願共勉之嘗采女憲女戒作內訓二十篇又類編古人嘉言善行作勸善書頒行天下至是疾革惟勸上愛惜百姓廣求賢才恩禮宗室毋驕畜外家崩年四十有六上悲慟為薦大齋于靈谷天禧二寺聽群臣致祭光祿為具物　丙辰勅禮部定喪儀　丁卯河溢河南　是月西寧侯宋晟卒晟嘗請入朝報曰西北邊務一以委卿非召命毋輒來尋命營河西牧地及圖出塞方畧會晟病遂卒　八月乙酉命都督何福移鎮甘肅　庚子錄囚祺犯死罪減等謫戍流以下釋之　黎季犛既禽餘黨竄山谷中出沒為冦是月都督僉事高士文敗之廣源益兵進圍其寨再破賊突走士文與戰中飛石死事聞追封建平伯　九月壬子鄭和還西洋諸國皆遣使者隨和入朝並執舊港酋長陳祖義至舊港者故三佛齊國也古名干陁利以洪武三年入貢九年請封而是時爪哇強已威服三佛齊國而役屬之聞天朝封其國為王與己埒大怒遣人誘朝使邀殺之會胡惟庸之亂貢使遂絕三十年禮部以諸蕃久缺貢奏聞太祖乃傳諭暹羅託言將遣使至爪哇恐中途為三佛齊所阻令暹羅諭意爪哇使轉諭三佛齊維時三佛齊已為爪哇所并改其名曰舊港而爪哇不能盡有其地于是華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據之遂有廣東人梁道明陳祖義先後自稱頭目于上即位之四年各遣使朝貢而祖義復為盜海上邀截往來貢使是年和自西洋還遣人招諭之祖義詐降謀邀刦有施進卿者告于和祖義來襲遂為和所禽至是俘獻入朝命僇于都市　乙卯都督柳升俘送黎季犛及其子蒼等至京師

上御奉天門受之詔季犛父子及其僞將相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芮等令有司給衣食大賚征安南將士　冬十月甲
午冊謚皇后曰仁孝皇后 考異據明史后妃傳皇后崩在七月乙卯下云甲午謚曰仁孝皇后按七月無甲午傳中牽連記之脫月分耳諸書皆系之十月蓋十月甲午也今從之　又是月辛巳朔明書及國史紀聞皆書日食明史及三編刪之蓋以曆推是月無日食也凡日食皆據正史後仿此 韓觀討潯柳蠻平之時諸軍並集分道進剿觀自以貴州兩廣兵由柳
州攻馬平來賓遷江賓州上林羅城融縣皆破之與大兵會于泉州進攻武宣東鄉桂林貴平永福斬首萬餘級擒萬
三千餘人群蠻復定捷聞上嘉勞之　是月殺交阯明經甘潤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處同知　增設北京苑馬寺凡
六監二十四苑　十一月甲子冬至以皇后喪免朝賀　丙寅彗星見諭趙王高燧曰彗星見燕分爾宜謹出入愼邊
防毋稍怠忽 考異事據三編又證之明史天文志在是月丙寅惟實錄則云是夜彗星不見蓋以陰雲之翳　諭趙王事在前一日今據正史 是月特命戶科給事中胡濙頒御製諸書
並訪仙人張邋遢徧行天下州郡鄉邑時鄭和已還上終疑建文帝遜國事故以訪異人爲名陰物色之濙奉詔出垂
十年乃還所至亦間以民隱聞　修永樂大典書成上之初上即位之元年諭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
書篇帙浩繁未易檢閱朕欲悉採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嘗觀陰氏韻府群玉錢氏回溪史韻二書事雖
有統而紀載太略卿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
毋厭浩繁縉等奉詔編纂依韻排次于二年十一月上之賜名文獻大成既而上覽所進書尚多未備復敕太子少師
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箎與縉重修三人總其事復命學士王景王達等五人爲總裁侍讀鄒緝修撰梁潛曾棨等凡
二十人副之既又徵儒士陳濟擢爲都總裁又簡中外官及四方老宿有文學者充纂修選國子監及郡縣生員能書
者繕寫開館于文淵閣命光祿寺給朝暮膳至是書成凡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更賜今名上
親製序弁其首濟武進人以布衣入館發凡起例區分鈎考秩然有條書成授右贊善　十二月甲申朝鮮貢馬三千
匹至遼東送之京師　甲午以太祖戒飭功臣鐵榜及敕旨頒賜武臣　是歲魏國公徐輝祖卒時上詔群臣輝祖與
齊黃輩謀危社稷朕念中山王有大功曲赦之今輝祖死中山王不可無後遂命輝祖長子欽嗣爵　左中允楊士奇
奉宮僚職甚謹是年進左諭德會廣東布政徐奇載嶺南土物饋廷臣或得其目籍以進上閱無士奇名召問對曰奇
赴廣時群臣作詩文贈行臣適病弗預以故獨不及今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當無它意上即命取其籍燬之　中官尹
慶至滿剌加其地在占城南昔役屬于暹羅無王號國號慶至宣示朝廷威德其酋大喜以三年隨慶入朝上嘉之始
封爲滿剌加國王厚賚之復命慶往其使者言王慕義願同中國列郡歲效職貢請封其山爲一國之鎮

遣使入貢

六年春正月丁巳岷王楩復有罪削長史以下官屬　辛酉大祀南郊　初朝鮮國王李芳遠嗣位請立其子禔為世子從之是月世子禔來朝賜織金文綺及歸上親製詩賜之　二月丁未除北京永樂五年以前逋賦免諸色課程三年　肅王楧在國以擅殺衛卒三人及受哈密進馬詔逮其長史官屬　三月癸丑命寧陽伯陳懋佩征西將軍印填寧夏　乙卯詔河南山東山西永樂五年以前逋賦亦除之　韃靼知院阿嚕台以郭勒齊非元裔殺之而迎元之後布尼雅實哩（舊作本雅失里）于巴什伯里（舊作別失八里）立為可汗上聞之是月以書諭布呢雅實哩曰自元運既訖順帝後凡六傳瞬息之間未聞一人善終者我皇考高皇帝於元氏子孫加意撫恤來歸者輒令北還如遣脫古思歸為可汗此南北人所共知朕之心即皇考之心茲元氏宗族不絕如綫去就之機禍福由分爾宜審處之不報（致巽郭勒被弒明史本紀及三編俱係于六年之末證之明史韃靼傳蓋是年之春也國史紀聞繫之是年三月今從之）　夏四月雲南巡按御史陳敏言雲南自洪武中已設學校請如各布政司三年一試從之丙申始詔雲南以本年八月舉行鄉試　五月壬戌夜京師地震　六月庚辰詔罷北京諸司不急之務及買辦以蘇民困流民來歸者復三年　丁亥張輔等班師還上交阯地圖東西相距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戶三百十二萬自唐之亡交阯淪于蠻服四百餘年至是復入職方上大悅為賦平安南歌　是月禮戶尚書鄭賜卒以劉觀為禮部尚書　秋七月癸丑論平交阯功進封張輔英國公沐晟黔國公王友清遠侯封都督僉事柳升安遠伯餘各陞賞有差初交阯平上問夏原吉遷官與賞孰便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遷官為後日費無窮也至是從之原吉雖居戶部遇國家大事輒令詳議召語移時　八月丙子朔以明年春巡幸北京命禮部翰林院定巡守儀上之乙酉交阯復亂時交阯方為郡縣中朝所置吏務以寬虐輯新造而蠻人自以非類數相驚恐有陳氏故官簡定者先降將遁詣京師偕其黨陳希葛逃去與化州偽官鄧悉阮帥等謀叛定乃僭大號紀元興慶國曰大越出沒化州乂安山中伺大軍還即出攻盤灘鹹子關扼三江府往來孔道寇交州近境慈廉威蠻上洪天堂應平石室諸州縣皆響應事聞詔沐晟為征夷將軍統雲南貴州四川軍四萬人由雲南征討復命尚書劉儁參贊沐晟軍務　丙戌詔曰成周營洛肇啟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統御之初已陞北平為北京今國家無事省方維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于境內朝見非經過之處毋得出境凡道塗供應皆已節備有司不得有所進獻尋命禮部頒巡狩禮並行直省凡有重事及四夷來朝與進表者俱達行在所小事達京師

啟皇太子奏聞　是月浡泥國王來朝攷異明史紀凡外藩朝貢皆系之歲終據浡泥傳蓋在是年八月明書作九月今從明史浡泥地近爪哇闍婆等國洪武間始一貢上即位之三年其王麻那惹加那遣使入貢上遣官封為國王王大悅至是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來朝次福建守臣以聞上遣中官迎勞遂至京師王執禮致詞甚恭上慰勞再三宴于奉天門妃以下饗于宅所禮訖送入會同館踰兩月王卒于館中上為輟朝三日遣官致祭有司具棺槨明器葬之安德門外石子岡樹碑神道建祠墓側有司春秋祀以少牢謚曰恭順又賜敕封其子遐旺嗣為國王　九月己酉命刑部疏滯獄時科臣劾刑部都察院淹禁罪囚瘐死者眾上切責尚書呂震等期三日內悉疏禁犯死罪以下囚　癸亥遣鄭和復使西洋　冬十月右庶子楊榮有母喪榮以五年奉使甘肅經畫軍務歸奏所過山川形勢及軍民城堡上大悅踰年以父喪給傳歸即葬起復視事至是連遭母喪乞歸上以北巡期迫不許　十一月丁巳錄囚　十二月丁酉沐晟及安南賊簡定戰于生厥江敗績參贊尚書劉儁行至大安海口颶風作揚沙晝晦且戰且行為賊所圍自經死交阯都司呂毅參政劉昱皆力戰深入陷陳死之　是月命安遠伯柳升平江伯陳瑄帥舟師沿海捕倭　改刑部尚書呂震于禮部劉觀改刑部

七年春正月癸丑詔以上元節張燈弛夜禁賜百官假十日著為令　乙卯大祀南郊　初洪武中設茶馬司令番人進馬者給以茶上馬一匹給茶百斤內外中下以次減之上即位招來遠人遞增其數至是碉門茶馬司用茶八萬斤僅易馬七十匹由是市馬者多而茶恒不足茶禁亦稍弛馬又多瘦損乃詔申嚴茶禁增設洮州茶馬司又設甘肅茶馬司于陝西行都司地攷異明史本紀不載輯覽三篇皆書之目中言洪武中以茶易馬上馬給茶八十斤中下以次減之據實錄之文也明史食貨志言洪武初置茶馬司河西番商以馬入雅州易茶由四川巖州衛入黎州始達茶馬司定價馬一匹茶千八百斤于碉門茶課司給之番商往復迂遠而給茶太多巖州衛乃請置茶馬司于巖州而改貯碉門茶于其地且驗馬高下以為茶數詔茶馬司仍舊而定上馬一匹茶百二十斤中七十斤下五十斤與實錄上馬八十斤不合其後嚴私茶出境互市之禁馬價稍減則茶價宜稍增然洪武之末太祖語戶部尚書郁新謂洪陝西漢中茶三百萬斤可得三萬匹是所給之茶以馬之上中下牽算則上馬給茶亦當在百斤內外志又言太祖嚴私茶之禁駙馬都尉歐陽倫以私茶坐死誅倫在洪三十年乃製金牌信符命曹國公李景隆賫入諸番定要約牌凡四十一面共約馬一萬三千八百匹三歲一遣官使符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門運茶五十餘萬斤獲馬萬三千八百匹然則馬價之賤通牽上中下三等不過五十斤內外之茶數則又減前價之半矣若其初詔所定上馬給茶之數仍據食貨志大畧書之年八十以上賜酒肉九十加帛　丙子徵致仕知府劉彥才等九十二人分署府州縣　辛巳以北巡告天地宗廟社稷　壬午車駕發京師皇太子監國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留輔太子戶部尚書夏原吉右諭德金幼孜翰林學士胡廣右庶子楊榮扈從　交阯之叛復命英國公張輔清遠侯王友益發南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廣西軍四萬七千人助沐晟討之　戊子謁鳳陽皇陵　庚子次濟寧州魯王肇煇迎覲

道旁召見行殿厚賚之　是月茹瑺下獄死瑺釋歸為民其家人復告瑺不法事逮至京久之復釋還道經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為言時方重藩王禮陳瑛遂劾瑺違祖制逮下錦衣衛獄瑺知不免命子銓市毒藥服之死瑛又劾銓毒其父請以謀殺父母論尋以銓實承父命減死與兄弟家屬二十七人謫戍河池　禮部試天下貢士中式陳璲等八十四人以上巡幸北京詔寄監讀書俟辛卯三月車駕還京始舉廷試　三月甲辰車駕次東平州望祭泰山辛亥次景州望祭恒山　乙卯行後府都督僉事平安自殺安自靈壁被執送北平上憐其才即位以為北平都指揮使尋進是職至是上北巡將至覽章奏見安名語左右曰平保兒尚在耶安聞之遂自刎命以指揮祿給其子　壬戌車駕至北京(攷異明史紀書壬戌諸書皆作壬辰誤也三月無壬辰今從本紀)　癸亥大賚官吏軍民丙寅詔起兵時將士及北京効力人民樵犯死罪咸宥之充軍者官復職軍民還籍伍　壬申柳升大破倭于青州海中追至金州白山島奉敕還師　江淮饑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巡視兩淮啟言民乏食請發廩振貸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嗷嗷待哺尚從容啟請待報獨不聞汲黯事耶亟發廩振之毋緩　是月以夏原吉兼署行在禮兵二部及都察院禮部尚書趙羾兼署行在刑部兵部侍郎方賓晉本部尚書兼署行在吏部　夏四月癸酉朔皇太子攝享太廟　壬午海寇犯欽州副總兵李珪遣將擊敗之

閏月戊申諭尚書蹇義等皇太子所決庶務令六科逐月類奏以聞　丙辰行在法司奏請錄囚諭曰發遣以上皆五覆奏庶不失欽恤之意　五月己卯營山陵于昌平封其山曰天壽山　乙未封衛喇特(舊作瓦剌三編又作威拉特)瑪哈穆特(舊作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巴圖博囉(舊作把圖孛羅)為安樂王衛喇特者蒙古部落也在韃靼西元亡其強臣孟克特穆爾(舊作猛可帖木兒)可據之上自起兵北平即與通好已而孟克死衆分為三曰瑪哈穆特曰太平曰巴圖博囉其酋長也上即位遣使往告復使鎮撫諭之賜以文綺去年冬瑪哈穆特等始遣諾觀達什(舊作暖答失)等來貢馬請封至是遂封之竝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賜之印誥蓋藉以控制韃靼也　上之北巡也遣御史考覈郡縣長吏賢否以聞六月壬寅御史還言汶上知縣史誠祖治行第一上賜璽書勞之曰守令承流宣化所以安利元元朕統御天下夙夜求賢共圖治理往往下詢民間皆言苦吏苛急能副朕心者實鮮爾敦厚老成恪共乃職持身勵志一于公廉平賦均徭政清訟簡民心悅戴境內稱安方古良吏亦復何讓特擢爾濟寧知州仍視汶上縣事其益恭乃職慎終如始以永嘉譽欽哉竝賜以上尊衣鈔誠祖解州人洪武末詣闕陳鹽法利弊太祖嘉納之擢授是職是時上過汶上欲徙其民數百家于膠州誠祖奏免之屢當遷職輒為民奏留閱二十九年卒于任同時有貝秉彝者上虞人任東阿縣善決獄能以禮義導民歲

大祲上平糶備荒議詔頒行各郡縣邑西南有巨浸積潦為田害秉彝相視高下鑿渠引入大清河泗之得沃壤數百頃民食其利尤善綜畫凡廢鐵敗皮朽索故紙悉藏之暇令工匠者煑膠鑄杵擣紙絞索儲之庫會上北巡勅有司建席殿秉彝出所儲濟用工速竣上嘉其能將召之東阿耆老百餘人詣闕請留許之詔進一階上即位以來守令多久于其任有遷擢者率令帶升銜仍在任視事先後間有錢唐知縣黃信中開化知縣夏升青田知縣謝子襄並九載課最當遷其部民相率訴于上官乞再任巡按御史及布按等以聞上嘉之即擢信中杭州知府升衢州子襄處州俾得治其故縣而吉水知縣錢本忠有廉名詿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乞留郡人胡廣力保之得還任民間本忠復來空閭井迎拜後卒官民哀慕請留葬邑中争負土營其墳云攷異明史本紀書是月壬寅察北巡郡縣長吏擢汶上知縣史誠祖治行弟一證之循吏傳言汶上知縣史誠祖治行弟一上賜璽書勞之擢為濟寧知州仍視汶上縣事又言是時上過汶上欲徙其民數百家于膠州誠祖奏免之而同時有東阿令貝秉彝亦以上過東阿知其能欲召之東阿耆老百餘人詣闕請留許之詔進一階是二事同在一時也今並前後守令之續著于循吏傳者附入誠祖後　御史又上言今貪吏虐民無如易州同知張騰立徵下獄　辛亥命給事中郭驥使韃靼時布尼雅實哩擾邊境獲其部曲二十二人上復使驥賫書往諭之不聽遂殺驥攷異憲章錄系之四月今據明史本紀月日　丁卯召御史張循理等廿八人詢其出身有洪秉等四人皆吏也上曰用人雖不專一途然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達治體者乃黜秉等為序班詔自今御史勿復用吏踰年復申諭吏部著為令　是月都御史陳瑛在台黨附者率恃瑛為奧援瑛又恃上寵搏擊無忌太子之監國也有御史袁綱覃珩俱至兵部索皂隸兵部主事李貞不應綱等銜之遂附瑛誣陷貞謂貞受皂隸葉轉等四人金瑛奏請下貞獄無何貞妻擊登聞鼓訴冤太子命六部大臣廷鞫之自辰至午貞等不至惟葉轉至訊之云貞不承不勝考掠死三皂隸皆笞死三日矣貞實未嘗受金于是刑科給事中耿通等言瑛及綱珩朋奸蒙蔽擅殺無辜請罪太子曰瑛大臣蓋為下所欺失覺察耳置勿問械繫綱珩以其罪狀奏行在時又有學宮坐事謫充太學膳夫者太子令法司與改役瑛格不行中允劉子春等復劾瑛方命自恣太子謂瑛曰卿用心刻薄不明政體殊非大臣之道由是深惡瑛而以上方寵任無如何久之上亦寖疏瑛攷異三編系李貞方恢事于是年二月下蓋因太子監國牽連記之也李貞事實錄入之六月方恢事入之七月今從之　秋七月癸酉命淇國公邱福為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霍親舊作火真副之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右參將帥精騎十萬北討布尼雅實哩諭以毋失機毋輕犯敵一舉未捷俟再舉　是月御史方恢以附陳瑛匿父喪皇太子發其事執送行在罪之　八月甲寅淇國公邱福敗績于臚朐河福及副將軍王聰霍親左右參將王忠李遠皆死之全軍皆沒初福之北征也時布尼雅實哩[illegible]

率千餘騎馳至河南遇遊兵擊破之軍未集福乘勝渡河獲卤部尚書一人飲之酒問布尼雅實哩所在尚書言聞大兵至皇恐北走去此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禽之初福奉命已行上慮其輕敵連賜敕謂軍中有言敵易取者慎勿信之至是諸將請俟大兵集偵虛實而後進福不從以所獲尚書為鄉導薄敵營戰二日每戰敵輒佯敗引去福脫意乘之李遠諫曰將軍輕信敵間懸軍轉鬭敵示弱誘我深入必不利退則懼為所乘獨可結營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緩之夜多然炬鳴礮以張軍勢俟我軍畢至并力進攻即其不捷亦可全師而還始上與將軍言何如而遽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厲聲曰有不用命者斬即先馳麾士卒從行控馬者皆泣下諸將不得已與俱俄而敵大至圍之數重聰戰死遠帥五百騎突陣殺數百人馬蹶與福等皆被執不屈死之上聞震怒以諸將無足任者遂決計親征

庚申張輔敗安南賊于鹹子關時阮帥等推簡定為上皇別立陳季擴為帝紀元重光季擴本蠻人詭言陳氏後于是交人不忍陳氏之亡信而歸之賊勢益熾輔初至以賊負江海不利陸師乃駐北江仙游伐木吡覽山大造戰艦而撫諸逋寇便為前驅遂連破慈廉廣威諸營柵偵其黨鄧景異扼南策州盧渡江太安橋乃進軍鹹子關偽將軍阮世每眾二萬對岸立寨柵列船六百餘艘樹樁東南為扞蔽會秋令西北風急輔督諸將陳旭朱廣等悉鼓划船乘風齊進礮矢飈發斬首三千級生禽偽監門將軍潘低等二百餘人奪船四百餘艘進擊景異景異先走乃定交州北江諒江新安建昌鎮蠻諸府是役也張輔遣都指揮同知徐政守盤灘賊黨鄧景異來攻政與戰飛鎗貫脇猶督兵力戰敗賊賊退腹潰死（考異徐政之死實錄係之八月辛丑今類記于張輔敗安南賊之下）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韃靼布尼雅實哩等徙居臚朐河欲收諸部潰卒窺河西北征之役上敕總兵官何福嚴兵為備于是遣北王子國公等及司徒以下十餘人帥所部駐額齊納路（即亦集乃見前）乞內附福以聞上命庶子楊榮往佐福經理其眾至是悉降福親至額其納填撫之送其酋長于京師上嘉其功詔榮即軍中封福寧遠侯且詔福軍中事先行後聞（考異明史何福封侯詳本傳中稽之功臣年表則九月庚子也据是月庚午朔無庚子傳氏明書系之是月朔日食之下則表中子字乃午字之誤今刊改）

張輔帥兵追安南賊于太平海口鄧景異以三百艘迎戰復大破之

甲戌贈北征死事李遠莒國公王聰漳國公以二人力諫邱福故獨得褒卹

丙子命武安侯鄭亨壬午命成安侯郭亮同備邊開平

冬十月丁未上憶北征之敗歎曰邱福不用朕言以致剛愎喪師詔削封爵徙其家屬于海南王忠霍親亦坐除爵

乙卯定行在諸司常服及朔望儀

是月上以北征餽運艱難謂夏原吉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難繼朕欲以所運糧緣邊築城貯之量留官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于是原吉等議用武剛車三萬兩約

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亦如之每城斟酌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寇覺而追則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糧詔如法行之　十一月安南賊屢敗陳季擴懼遣人詣大軍自言陳氏後求紹封輔叱曰向者徧索陳氏後不應今詐也吾奉命討賊不知其它遂遣裨將朱榮蔡福等以步騎先進輔帥舟師繼之自黃江至神投海會師清化分道入磊江戊寅禽簡定于美良山中及其黨真送京師誅之　十二月庚戌賜濟寧至良鄉民頻年遞運者田租一年　乙丑召英國公張輔班師還　是月內官有誣奏城門郎罪者皇太子命治之 攷異三編書始令內官刺事然目中言太子治內官罪仍榜示今後內使有言事不實及挾私枉人者寘之重典是令內官刺事不始于是年也今但記太子罪刺事內官于是年之末　是冬進封寧陽伯陳懋為寧陽侯懋鎮寧夏招降故元丞相昝卜及平章司徒國公等十餘人已而平章都連等叛去懋追至黑山禽之盡收所部人口畜牧遂論功進侯爵

八年春正月辛未召陳懋扈從北征　己卯皇太子攝祀南郊　癸巳免去年揚州淮安鳳陽陳州水災田租又詔被災軍民有鬻子女者官為贖還　張輔討安南惟陳季擴走乂安未獲而季擴之黨有阮師檜者與僞金吾上將軍杜元措等別據東潮州安老縣之宜陽社師檜僭稱王有眾二萬餘人是月輔進擊之斬首四千五百餘級禽其黨范支陳元卿阮人柱等二千餘人悉斬之築為京觀輔將班師上言季擴鄧景異等尚在演州乂安近逼清化而賊黨又塞神投福成江口踞清化要路出沒乂安諸處若諸軍盡還恐沐晟兵少不敵請留都督江浩都指揮俞讓花英師祐等軍佐晟守禦從之並命雲陽伯陳旭副晟以討季擴 攷異明史本紀不載惟于七年十月書召張輔還蓋輔將班師以陳季擴之黨未靖故平後始還也今據實錄在是月諸書同

二月戊戌上將親征命皇長孫瞻基留守北京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輔導兼掌行在部院事　辛丑以北征詔天下　乙巳皇太子錄四奏貰雜犯死罪以下報可　丁未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從癸亥遣祭告所過名山大川乙丑大閱　三月丁卯朔命清遠侯王友督中軍安遠伯柳升副之寧遠侯何福武安侯鄭亨督左右哨寧陽侯陳懋廣恩伯劉才督左右掖都督劉江督前哨戊辰駐蹕興和乙亥復大閱誓師丙子過大伯顏山小伯顏山登凌霄峯絕頂望漠北萬里蕭條語侍臣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也丙申駐蹕清水原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俱渴行數里忽有甘泉溢出上取親嘗之賜名曰神應泉勒銘山上　夏四月癸卯駐蹕元石坡勒銘于立馬峯戊申次楊林甲寅至廣武鎮庚申至威虜鎮是日行程無水命以槖駝負清泠泊載水給衛士上視軍士食罷始進膳甲子次長清塞有泉水甚清賜名曰玉華泉夜漏初下上立行帳殿前指北斗語金幼孜等曰此為極北之地遙望北斗皆在南

矣丙寅駐蹕順安鎮　五月丁卯朔發順安行十餘里見山中多白雲賜名曰白雲山度一岡遂臨臚朐河上立馬久之賜名曰飲馬河又名其河上地曰平漠鎮己巳發平漠行一日次蒼山峽會哨馬營遇虜騎擊走之得箭一枝馬四匹而還甲戌獲虜騎知寇去此不遠于是大兵遂渡飲馬河乙亥命王友駐兵河上留金幼孜在營上帥輕騎前進人齎二十日糧以方賓胡廣從諜報布尼雅實哩遁己卯上帥輕騎追及于鄂諾河舊作斡難河布尼雅實哩拒戰上麾兵奮擊一呼敗之布尼棄輜重孳畜以七騎遁去鄂諾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上之出塞也布尼雅實哩聞之懼欲與阿嚕台俱西阿嚕台不從其衆潰散于是君臣始各為部布尼雅實哩西奔阿嚕台東奔至是布尼遠遁車駕還次飲馬河丙戌下詔移兵征阿嚕台　丁亥回回哈剌馬牙殺都指揮劉秉謙等據肅州以叛千戶朱迪等討平之時回回約赤斤蒙古為援赤斤不應帥部下禽其賊大人以獻上嘉之改赤斤蒙古千戶所為衛擢其長塔力尼為指揮僉事其部下授官者三人　是月沐晟討安南陳季擴于虞江季擴棄柵遁追至古靈縣及會潮靈長海口斬首三千餘級獲偽將軍黎弄季擴大感尋上表乞降攷異追季擴及獲黎弄事明史本紀不載三編據實錄書之是年十二月目中繫以先是二字蓋實錄分書追季擴于是年五月丁丑也今係之五月之末　六月丁酉車駕經庫楞舊作闊灤海子遙望水高如山自上而下茫無津岸上謂金幼孜等曰此水周圍千餘里鄂諾臚朐凡七河皆注其中因賜名曰元溟池庚子至青楊戍癸卯夜度飛雲壑甲辰遇阿嚕台于靜虜鎮命諸將嚴陣以待遣人諭之降阿嚕台欲來衆不可遂率所部來犯上自將精騎徑衝虜陣大敗之追北百餘里丁未及之回曲津又大敗之己酉車駕發廣漠戍見虜騎尚出沒山谷間欲以躡後邀我輜重上自帥精騎殿後禽數十人殲焉遂班師　是月皇太子奏免潁州等處水災田租從之　秋七月丁卯車駕次開平宴勞軍士初上在軍中每日暮中官具進膳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先飽至是謂諸將侍臣曰朕自出塞久素食非乏肉也念軍士艱苦食不甘味耳是日宴賚始復常膳

壬午車駕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賜夏原吉等鈔幣甲午論功行賞有差　是月命西寧侯宋琥佩將軍印填甘肅琥晟之次子也以尚上女安成公主遂嗣封　八月壬寅進封柳升安遠侯　乙卯寧遠侯何福自殺初上以福舊臣寵任踰諸將福亦善引嫌有事未嘗專決在鎮嘗請取西平侯家蓄馬充孳牧上報曰皇考時貴近家多許養馬以示共享富貴爾所奏雖為國然非待勳戚之道不聽至是從征數違節度群臣有言其罪者都御史陳瑛遂劾福怨望福懼自經死爵除　庚申河溢開封壞城二百餘丈民被災者萬四千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上以國家藩屏重地特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河間王玉之從子也舉建文二年鄉試第一歷刑科都給事中數言事而從兄英國

公輔尤重之屢薦其賢遂擢侍郎尋有是命　是月長沙妖人李法良作亂時豐城侯李彬備倭海上皇太子命移師討平之 攷異明史本紀不載惟李彬傳言彬時備倭海上皇太子命移師討平之彬之備倭正在是年諸書系之八月今從之　九月己巳車駕幸天壽山　是月上聞周王橚于國中作殿祀太祖賜書告以支子不祭及諸侯不敢祖天子諭之乃止 攷異明史本紀及傳皆不載諸書言周王請祀太祖于國中按成祖英嚴周王未敢請祀故實錄以為出自上聞蓋私祀也今據書之　冬十月丁酉車駕發北京　癸卯御製務本訓成上以皇長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幸命之侍行使歷觀民情風俗及農桑勞苦之事且舉太祖創業之難及往古興亡得失可為鑒戒者書成賜名務本云 攷異諸書不載此據憲章錄月日　是月倭寇福州平海衛千戶繆真戰沒　十一月甲戌車駕還京師　十二月癸巳朔阿嚕台遣使貢馬納之　戊戌河決汴梁壞城上聞黃河水高三尺亟遣官往視之　丁未以書諭阿嚕台　戊午宥安南陳季擴罪以為交阯右布政使初安南之降上心知其詐姑許之並其黨阮師鄧景異陳原樽潘季祐等皆授都指揮參政副使等官季擴卒不受命尋復反　是歲復命中官王安王彥之等監都督譚青等軍又命馬靖巡視甘肅馬騏鎮交阯內臣監軍出鎮遂以為常　碩尼堪 舊作失捏干 寇黃河東岸寧夏都指揮王俶敗沒碩尼堪阿嚕台之子也 攷異據明史本紀系于是年證之韃靼傳失捏干即阿嚕台子也是年五月征本雅失里旋移師征阿嚕台失捏干入寇當在是時今據紀系之是年之末

明通鑑卷十六

紀十六 起重光單閼盡彊圉作噩凡七年

成祖文皇帝

永樂九年春正月甲戌大祀南郊　丙子安遠侯柳升鎮寧夏　己卯復命英國公張輔為征虜副將軍會沐晟討交阯上以輔為交人所憚復命討之輔至申軍令都督黃中違節制詰之不遜斬以徇將士惕息無不用命 攷異斬黃中事永樂實錄不載明史張輔傳中及之疑本葉氏水東日記弇州攷誤謂攷之正史及碑誌俱不言輔傷黃參將事惟三下南交錄略及之而不詳按黃中初以都督僉事同呂毅送陳天平還國為黎季犛所驩殺天平後大軍南討殺為鷹揚將軍中無職壽從罪自効擊敗賊于生厥潭舍二江其後賞功典下謂呂毅黃中先失律敗事後雖有功不在賞典尋命掌交阯都司黔公之敗殺以戰死再用輔率師南討簡定等伏誅中時在軍而論功姓名絕不之及豈其時中不用命為輔所謬即葉文莊之所記者謂文廟初以是怒張英公而正史不及豈為其功成而寬之且諱之耶今按斬黃中三編明史皆據書之必別有確據也今據之　丙戌命豐城侯李彬平江伯陳瑄帥浙江福建兵捕海寇　二月辛亥陳瑛有罪下獄誅初瑛為都御史劾勳戚大臣十餘人多希上旨上以其能發奸寵任之一時傾險善類不可勝計上亦知其殘刻所奏讞不盡從會自北京還聞其諸不法狀下獄論死天下快之　上以交人好亂恐陳季擴之黨脅聚日多丙辰詔自九年二月以前有嘯聚山林者咸赦其罪軍復原伍民復原業其官

吏軍民有犯毋論已發未發俱赦除之　丁巳倭掠廣東陷昌化千戶所殺千戶王偉敕副總兵李珪戴罪討之攷異明史本紀書于二月丁巳三編並書其殺守將事證之典彙蓋千戶王偉也李珪之討亦據三篇蓋珪時以副總兵官塡廣東也　己未命工部尚書宋禮初開會通河會通河者元故運道也元至元中壽張尹韓仲暉請自東平安民山鑿河至臨清引汶絕濟屬之衛河為轉漕道名曰會通然岸狹水淺不任重載終元之世海運為多太祖定天下輸餉遼東北平亦用海運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絕安山湖會通遂淤上初建北京命平江伯陳瑄兼督淮海二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淮運漕東南之粟浮淮入河至陽武陸輓百七十里入衛河歷八遞運所民亦苦其艱至是濟寧同知潘叔正上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淤者不過三之一濬之便乃命禮偕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往治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而汶有大小二河其會合之處經寧陽北堈城西南流百餘里至汶上其支流曰洸河亦經堈城西南流三十里會寧陽諸泉經濟寧東與泗水合元初于堈城左汶水陰作斗門導汶入洸後又分流北入濟由壽張過臨清入海而汶流遂弱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堈城及東平之戴村壩遏汶水使南無入洸北不歸海滙諸泉之水盡出南旺中分為二道以四分南流接徐沛六分北流達臨清南旺地勢高以為脊決其水南北分注因相地勢置閘三十有八以時蓄洩凡發山東及徐州應天鎮江民三十萬蠲租一百十萬石有奇二十旬而工成自是輓漕北京尋罷海運公私便之　三月甲子集己丑禮部貢士補赴廷對賜蕭時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壬午浚祥符縣黃河故道初張信奉詔至開封相視黃河上言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若濬而通之使循故道則水勢可殺因繪圖以進從之發民丁十萬命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偕金純相視並命宋禮總其役　戊子命中軍都督劉江塡遼東　夏五月倭寇浙東盤石衛攷異明史本紀不載證之日本傳是年冠盤石盤石在浙東溫州府樂清縣地理志縣西有盤石衛洪武二十二年置又吾學編書是年五月倭寇浙東憲章錄書五月倭寇盤石今據增　是時日本國王源義持嗣位海上屢以倭警告上遣官諭義持勅捕尋獲海寇以獻上嘉之遣中官王進賚敕褒賚進歸收市物貨義持與其臣謀阻進不使歸進潛登舶從他道遁還倭寇仍不絕自是不入貢者數年　六月乙巳鄭和自西洋還俘錫蘭國王亞烈苦柰兒以獻初和出使至錫蘭山其王亞烈苦柰兒欲害之和覺去之它國王又不睦鄰境數邀刼往來使臣諸番皆苦之及和歸復經其地謀誘和至國中發兵五萬刼和塞歸路和先覺之乃師步騎二千由間道乘虛攻拔其城生擒亞烈苦柰兒及妻子頭目以還廷臣請誅之上憫其無知並妻子皆釋且給以衣食命擇其族之賢者立之有邪把乃那者諸俘囚咸稱其賢乃遣使賚印敕封為王其舊王亦遣歸自是海外諸番益服天子威德貢使載道　是月下交阯右參議

解縉于獄初縉自化州督餉入奏事會上北征縉謁皇太子而還漢王高煦因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上震怒時檢討王偁亦以罪謫交阯縉偕偁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鑿贛江通南北奏至逮縉下獄拷掠備至詞連大理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並及李至剛皆下獄汝玉貫紘引高得暘俱瘦死獄中貫與縉及王艮皆同里又與艮成進士同為一甲金川門陷唯艮死之至是貫臨卒歎曰吾愧王敬止矣　秋七月張輔督軍二萬四千與沐晟會討交阯時賊據月常江樹樁四十餘丈兩崖置柵二三里列船三百餘艘設伏山右丙子輔晟等水陸並進阮帥鄧景異等來拒輔令朱廣等連艦拔樁以進自率方政等以步隊勦其伏兵水陸夾攻賊大敗帥等皆散走生禽偽將軍鄧宗稷黎德彝阮忠阮軒等獲船百二十艘　丁亥柳升破寧夏叛將于靈川以捷聞　是月黃河故道成自洪武間河決原武會通河淤而元賈魯所治之故道亦淤河遂自此南徙則河南受災獨重至是金純等濬河自封邱金龍口下魚臺塌場會汶水經徐呂二洪南入于淮是時會通河已開黃河與之合漕道既通而河南水患亦稍息　九月壬午諭戶部凡屯田軍以公事防農務者免徵子粒著為令　是月通政司上言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色彝古所進楚王書聚眾觀之書中多干犯語請下法司究治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有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者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也命勿論　是秋禮部尚書趙羾以朝鮮使臣將歸例有賜賚不奏上怒下之獄尋釋之　冬十月乙未寬北京謫徙軍民賦役　癸卯封哈密推勒特穆爾舊作兔力帖木兒為忠義王推勒者托克托從弟也托克托受封之國上眷遇特厚而托克托顧淩侮朝使沈湎昏潰不恤國事其下交諫不從上聞之怒遣官賜敕戒諭未至而托克托以暴疾卒訃聞遣官賜祭遂以推勒特穆爾嗣位又擢都指揮同知哈剌哈納為都督僉事填守其地自是哈密修貢惟謹　乙巳詔重修太祖實錄時上以前監修官李景隆茹瑺等心術不正又限期迫促未及精詳至是復命姚廣孝夏原吉為監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為總裁纂修等官太祖實錄自建文至此凡三修士奇皆預焉攷異此三修之實錄卽今明史所據之本也據野獲編士奇三修皆秉筆今據書之　十一月戊午蠲陝西逋賦　癸亥張輔等進兵追勦陳季擴其黨偽龍虎將軍黎蕊等斷銳江浮橋阻大軍于生厥江輔督水師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追殺餘賊殆盡　丁卯立皇長孫瞻基為皇太孫上親冠太孫于華蓋殿冕服如皇太子玉珪如親王　壬申以韓觀為征夷副將軍改鎮交阯仍佩征南將軍印總兵事又命都指揮葛森填廣西　丙子敕法司決遣罪囚毋淹滯　是月浙江海溢堤圮自海門至鹽城凡百三十里詔平江伯陳瑄以四十萬卒

築治之為捍湖堤萬八千餘丈已而瑄又言嘉定瀕海地江流衝會舟停泊無高山大陵可依請于青浦築土山方百丈高三十餘丈立堠表識踰年成賜名寶山上親為文記之　十二月壬辰詔切責福餘朶顏泰寧三衛初上既以三衛地畀烏梁海其頭目來朝貢者皆授以官令掌三衛事又令通馬市四年三衛饑請以馬易米上命有司第其馬之高下各倍價給之久之三衛陰附韃靼掠邊戍復假市馬來窺伺上既敕責尋宥之令其以馬贖罪　是月阿嚕台遣使納欵請得役屬吐蕃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詞麾其金酒中飲諸酋長以盟朝議欲許之左庶子黃淮獨不可曰彼勢分則易制合則難圖矣上顧左右曰黃淮論事如立高岡無遠不見遂不許　閏月丁巳命府部諸臣陳軍民利弊又詔京官七品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賢能廉幹一人由吏部考驗擢用　是歲浙江湖廣河南順天揚州水河南陝西疫遣使振之

十年春正月己丑命入覲官千五百餘人各陳民瘼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勿問　丁酉大祀南郊　癸丑振平陽饑時蒲州等處耆老言歲歉民飢采蒺藜掘蒲根以食上惻然命逮治布政司及郡縣官不奏聞者　是月諭吏部曰守令郡邑之長牧守之寄甚重近聞諸司造作襍務輒遣經營此不識大體其禁止之　二月辛酉蠲山西河南八年以前逋賦　庚辰削遼王植護衛植之改封荊州也請止給一衛以備使令而留其三衛于廣寧防邊焉上終以起兵時植貳于己至是竝一衛削之僅留軍校廚役三百人備使令　三月丁亥命豐城侯李彬往甘肅與西寧侯宋琥經略降酋（攷異此據李彬列傳其討叛寇事在是年之冬明史本紀竝系之三月今分書之）　戊子賜馬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甲辰免北京水災租稅　是月陞順天府為府尹秩正三品設官如應天府　夏四月復命工部尚書宋禮治衛河禮以去年八月還受上賞竝賜潘叔正衣鈔至是御史許堪上言會通河成則衛河與之合而自臨清以下堤岸數決請命禮并治之禮言衛輝至直沽河岸多低薄若不究源析流但務堤築恐復潰決勞費益多請自魏家灣開支河二泄水入土河復自德州西北開支河一泄水入舊黃河使至海豐大沽河入海上從其言命俟秋成後為之（攷異本紀不載證之禮傳在開會通河之明年正是年也又許堪上書上從其言命俟秋成後為之則事在是年之春夏間明書憲章錄俱系之四月今從之）　六月甲戌諭戶部凡郡邑有司及朝使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治　秋七月丙戌以水災免直隸吳江長洲崑山常熟四縣田租　癸卯禁中官干預有司政事　八月癸丑張輔擊交阯賊于神投海賊舟四百餘分三隊銳甚輔帥兵衝其中堅賊欲左右隊迭進官兵與相鉤連殊死戰自卯至巳大破賊禽渠帥七十五人進軍乂安府賊將降者相繼　己未敕邊將自宣化之長安嶺逾西至洗馬林皆築石為垣濬深濠塹以固防禦

九月以都水主事蘭芳為工部侍郎宋禮薦之也初河決陽武中鹽堤漫中牟祥符尉氏上遣芳按視芳言堤當急流之衝夏秋汛漲勢不可驟殺宜捲土樹樁以資捍禦無令重為民患又言中灤導河分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誠萬世利但緣河隄埽止用蒲繩泥草不能持久宜編木成大囤實樁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楢貫樁表裏築堤上為殺水固堤之長策詔悉如其法為之　是秋殺大理寺右丞耿通初上北巡太子監國漢王高煦謀奪嫡陰結上左右為讒間宮僚多得罪者監國所行事率多更置通從容諫上太子事無大過誤可無更也數言之上不悅至是復有言通受請託故出人罪者上震怒命都察院會文武大臣鞫之午門曰必殺通無赦群臣如旨當罪斬上曰失出細故耳通為東宮關說壞祖法離間我父子不可恕其置之極刑廷臣不敢爭竟論姦黨磔死（攷異殺耿通事諸書不載今按明史本傳在是年之秋據增）　冬十月丁卯命皇太孫演武于方山戊辰上出獵城南武岡　十一月壬午命庶子楊榮經略甘肅（攷異明本紀作侍講楊榮三編據實錄改今從之）先是上遣李彬至甘肅與宋琥會討叛番先後禽酋長捌爾思及朶羅歹等別遣土官李英防野馬川會涼州酋畏達衮（舊作老的罕）叛都指揮何銘戰沒英追躡盡俘其眾惟畏達衮追走赤斤蒙古衛宋琥以聞上使榮往會李彬議進兵方畧榮還奏言隆冬非用兵時且有罪不過數人兵未可出而是時彬亦以道遠餉艱宜緩圖之乃賜敕詰責赤斤蒙古衛指揮僉事塔力尼今縛獻之明年復以彬代琥填甘肅塔力尼果禽畏達衮以獻如榮等言　丙申命鄭和復使西洋（攷異明史十一月丙辰鄭和使西洋按十一月無丙辰證之三編質實和以是年十一月往則非十二月也明史稿作丙申在十一月十五日今從之）

十二月宋禮治河還初上將營北京命禮取材川蜀禮伐山通道得神木數株不勞人力朝廷以為瑞至是河工成復使禮採木入蜀　殺浙江按察使周新新南海人由鄉舉為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謂之冷面寒鐵遷雲南按察使尋改浙江數有異政名震一時時錦衣衛指揮紀綱方用事使千戶緝事浙中作威受賕新捕治之千戶脫走訴于綱綱誣奏新罪上遽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榜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朝廷法官也臣奉法捕惡奈何罪臣上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真鬼臣無憾矣上尋悟其冤惜之

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先是鴻臚寺奏元旦賀儀上召禮部翰林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謂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為宜上以問楊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旦日食多不受賀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撤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上從之敕曰朕非治理上累三光眾陽之宗薄食元旦群臣尚勉輔朕弭消

弭災變朝賀宴會其悉罷免　壬午諭通政司禮科給事中凡朝覲官境內災傷不以聞為它人所奏者罪之　辛卯大祀南郊　丁酉以天壽山陵成命漢王迎仁孝皇后之喪于京師　辛丑前大理寺左丞王高右丞劉端以縱姦惡外親棄市高與端皆南昌人方孝孺之下獄也二人同在法司以縱孝孺息樹陰事覺棄官去至是捕得之詰其逃則曰存身以圖報耳上怒命劓其鼻端厲聲曰鼻雖去猶留面目地下見皇祖耳上怒立命誅之（攷異此事重修三編補入族孝孺目中並引成祖實錄事在永樂十一年正月今按姦惡外親似即指孝孺而二人以棄官去逃逮十年始得之似與野史所紀無大牴牾今參書之並據實錄月日左丞王高三編作刑部郎中今據實錄）　詔李彬填甘肅詔宋琥還

是月倭寇昌國衛之爵溪守禦所擊敗之　詔宥建文諸臣姻黨時錢習禮吉水人以去年成進士授庶吉士與練子寧為姻戚先是建治奸黨習禮偶獲免然恆為鄉人所持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閒以聞上曰使子寧今日在此朕猶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尋授習禮為檢討　二月辛亥始設貴州布政使司貴州古西南夷地也元時置軍民宣慰使司以羈縻之太祖既克陳友諒聲威遠振而思南宣慰田仁智思州宣撫田仁厚率先後歸附即以故官授之命世守其地時元至正二十五年也及洪武五年則有貴州宣慰靄翠及普定女總管之等先後來歸皆予以故官世襲朝廷為立貴州長官司即其地設衛命顧成為指揮使是時雲南未定仁智等恪修職貢賦稅聽其自納未及置郡縣也上即位後思南宣慰田宗鼎者仁智之孫素凶暴與其副使黃禧搆怨奏訐累年朝廷以田氏世守此土又先歸誠曲宥之改禧為辰州知府未幾思州宣慰使田琛者仁厚之孫亦與宗鼎爭沙坑地有怨禧遂與琛結合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發其祖墳並戮其母屍所過無不殘害宗鼎訴于朝屢敕琛禧赴闕自辨拒命不至且有逆謀上命行人蔣廷瓚往召之而令鎮遠侯顧成帥兵五萬壓其境遂禽琛禧械送京師皆引服上欲治琛罪宥宗鼎復職遣還思南而宗鼎必欲報怨上以其免禍不自懲乃更逮畄亦留之而宗鼎怨望出誹言上復命刑部正其罪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地可更郡縣設貴州布政司總轄之乃命成以勦為撫諸苗悉定踰年遂分其地為八府四州以蔣廷瓚為布政使貴州為內地自此始于是兩宣慰廢田氏遂亡（攷異田氏興廢具詳明史土司傳中諸書所記互異蓋沿田汝成炎徼記聞之誤弇州史乘攷誤辨之今據本傳）　癸亥令北京民戶牧馬既而復令飛熊廣武英武三衛軍五人共養一馬歲課一駒二十八年罷群牧監悉歸有司專令民牧江南十一戶江北五戶各養馬一匹免其身役課駒如三衛軍至是上命行之北京計丁養馬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十六丁以上養馬二其以事編發者七戶養馬一除其罪為良民自是馬孳生昌蕃更推行之山東河南民漸苦之　甲子上幸北京皇太孫從以尚

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輔皇太子監國　乙丑車駕發京師令給事中御史所過存問高年賜酒肉及帛　營天壽山于昌平成命曰長陵丙寅葬仁孝皇后于長陵　辛未車駕次鳳陽詔皇陵　夏四月己酉車駕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竝于是日祭告天地及遣官祭北京山川城隍之神　五月丁未山東曹縣獻騶虞禮部尚書呂震請表賀上不許震固請上曰大臣當以道事君汝不見宋之季流耶震慚而退　是月端午節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皇太孫連發皆中上喜宴群臣盡歡而罷　定死罪納贖例命法司按情輕者斬八千貫絞六千貫准納贖免死流徒以下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　上命吏部翰林簡老成人侍皇太孫蹇義舉禮部侍郎儀智上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大體能直言向元旦日食呂震欲行賀唯此老與楊士奇力言不可遂令侍太孫　六月甲寅聞徐州水災敕戶部遣人馳驛振之　秋七月戊寅封韃靼知院阿嚕台為和寧王時阿嚕台為衛喇特所攻帥其部落南竄保塞外遣使奉表入貢且言願輸誠內附為故主復仇（故主即韃靼布尼雅實哩事見后）請發兵討賊自率所部為先鋒上義之故有是封　八月丙子北京地震（攷異此据明史本紀及三編皆本實錄惟明史五行志承六年五月壬戌竝云京師地震蓋誤北為南也今從本紀）　乙丑顧成及都督同知梁福討思州靖州叛苗平之　九月壬午詔郡縣官每歲春初行視境內有蝗蝻害稼即捕絕之不如詔者竝罪其布按二司　冬十月丙寅以璽書命皇太子錄囚　十一月戊寅以野蠶繭為衾命皇太子薦太廟　壬午衛喇特犯邊初瑪哈穆特以詔許阿嚕台入貢怨之遂拘留敕使不遣復請以甘肅寧夏歸附韃靼者多其所親請給還上怒命中官海童切責之至是復擁兵飲馬河將入犯而揚言襲阿嚕台于是阿嚕台告警上命開平守將嚴兵備之　甲申詔寧陽侯陳懋都督譚青馬聚朱崇巡寧夏大同山西邊寨命陝西山西及潼關等五衛兵駐宣府中都遼東河南三都指揮使司及武平等四衛兵會于北京將親征衛喇特也　乙巳命應城伯孫巖師練兵備開平　十二月壬子張輔與沐晟合軍至順州會安南賊黨阮帥等設伏于愛子江據昆傳山之險列象陣迎敵輔戒士卒一矢落象奴二矢射象鼻象遂奔潰自蹂其衆我軍乘勢進擊矢落如雨賊大敗生禽偽將軍潘徑阮徐等五十六人唯李擴逃又安山中來蘿阮帥亦遁去　丙辰命陳瑄宣信領舟師運糧于北京　癸亥湖廣沔陽州水災請折輸鈔帛從之　是歲韃靼布尼雅實哩為衛喇特瑪哈穆特等所殺上之北征也瑪哈穆特上言請得早為滅寇計許之至是布尼雅實哩被弒乃立塔爾巴（舊作答里巴）為可汗時阿嚕台已數入貢上亦厚報之而衛喇特懼其為故主報仇乃托言欲獻故元傳國璽恐為阿嚕台所邀請中國除之又請賞賚賜軍器上曰衛喇特驕矣然不足校賚其使而遣之（攷異明史紀傳同諸書云十年瑪哈[illegible]）

望無被弒事直至二十年書阿嚕台弒其主雅失里把此則本雅[illegible]在二十年阿嚕台非馬哈木也今据正史並識其異于此又此事明史傳中係之十年今据本紀

十二年春正月庚寅思州苗平（攷異憲章錄是年正月丙子朔日食免朝賀又六月壬寅朔日食明史三編删之證之實錄正月丙子御殿受賀其為野史之誤明矣已明史不書日食者皆野史之誤）

辛丑發山東山西河南及鳳陽淮安徐邳民十五萬運糧赴宣府備親征也　是月張輔擒交阯賊鄧景異又追斬阮帥于南靈州並獲季擴家屬　二月己酉大閱庚戌下詔親征衛喇特命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侯鄭亨領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青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為前鋒凡馬步軍五十餘萬　庚申振鳳翔隴州飢並按長吏不言者罪　三月癸未張輔追禽陳季擴于老撾初季擴逃入叉安之竹排山輔遣都指揮師祐襲之遂走老撾祐躡其後老撾懼大軍躪其地請自縛以獻輔檄令祐深入克其三關賊黨盡奔遂獲季擴及其弟偽相國驪等悉送京師交阯平　庚寅車駕發北京（攷異明史本紀作庚寅國史紀聞作庚辰辰字誤也金幼孜北征後錄是月庚寅為三月十七日）皇太孫從學士胡廣金幼孜庶子楊榮等並扈行上語諸侍臣曰皇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宜歷行陣俾知兵法且可悉將士苦勞知征伐不易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每日營中間暇卿等仍與之講論經史以資典學　夏四月甲辰朔車駕次興和大閱己酉頒軍中賞罰號令庚戌設傳令紀功官乙卯車駕次屯雲谷博囉布哈等來降（舊作孛羅不花）　五月癸酉駐蹕楊林戍復大閱軍士丁丑命尚書光祿卿給事中為督陣官糾軍士不用命者　六月甲辰前鋒劉江遇衛喇特兵于剛哈拉海（舊作康哈里孩）擊走之上度其必大至命嚴陣以待乙巳獲諜知馬哈穆特去此百里兼程進戊申駐蹕和拉和錫家（舊作忽蘭忽失溫）瑪哈穆特及太平博囉三部掃境逆戰上逆以鐵騎挑之寇奮而下乃命柳升等攻其中陳懋王通攻其右李彬譚青馬聚攻其左上自帥鐵騎馳擊大敗之斬其王子十餘人部眾數十級追奔度兩高山寇勒餘眾復戰又敗之窮追至圖拉河瑪哈穆特脫身遁皇太孫請及時班師從之庚戌命宣戩于阿嚕台戊午駐蹕三峯山阿嚕台遣使來朝仍賜犒遣歸己巳以敗衛喇特詔告天下是役也鄭亨追敵于和拉和錫家中流矢指揮滿都死之內侍李謙特勇導皇太孫追敵于九龍口幾敗上大驚亟遣人追還謙懼罪自經死　秋七月戊子次紅橋詔大師入關有踐田禾取民畜產者以軍法論己亥次沙河皇太子遣使來迎兵部尚書金忠賫表至　八月辛丑朔車駕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　丙午蠲北京州縣租二年　戊午賞從征將士及運糧官軍　九月丁亥榜葛剌國獻麒麟禮官呂震等請賀不許　癸未命成安侯郭亮興安伯徐亨備邊開平亨祥之孫也　丙戌靖州苗平　甲午命都督費瓛鎮甘肅劉江鎮遼東　是月封平陽王濟熺為晉王濟熺晉恭王棡之庶子也洪武之季恭王薨子濟熺嗣上即位封其弟濟

熿為平陽王濟熿幼很戾失愛于父及長就學京師與高煦等相比不為太祖所愛會上即位之初濟熺坐緣下黜其長史懼欲上護衛不許至是濟熿啖諸郡王及府中宮校日訴濟熺過于朝上信之奪濟熺爵並其子美圭皆為庶人守恭王園而以濟熿襲晉封 攷異明史本紀是年十一月庚戌廢晉王濟熺為庶人而不載濟熿襲封亦不載濟熺之世子美圭同廢事按此非國除之比但書廢不書封似是漏脫惟三編封濟熿並書同系之十一月證之實錄封濟熿在九月廢濟熺及其子美圭在十一月蓋濟熺已廢此揭其至京師之月日也今並系之九月下 閏月甲辰逮東宮官屬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先是上至北京義等輔皇太子居守時漢王高煦謀奪適日夜譖太子並及義等會上北征回以太子遣使奉迎緩且書奏失辭歸咎于輔導之官遂有是逮中途有旨宥義還南京淮先至下獄次日士奇及問繼至上曰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尋召士奇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太子孝敬凡所稽遲皆臣等罪上意稍解行在諸臣復交章劾士奇不當獨宥遂下錦衣衛獄已而釋之淮及溥等遂長繫獄中 攷異明史本紀不書徵蹇義證之諸書義以中途宥還故不入下獄之數今據書之 甲子召江陰侯吳高還時高守大同被劾踰月遂免為庶人爵除 丁卯命都督朱榮填大同 冬十一月甲辰錄四 庚申蠲蘇松杭嘉湖五府水災田租凡四十七萬九千石有奇 是月命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等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十三年春正月丙午塞居庸以北隘口防北寇也 丁未衛喇特瑪哈穆特謝罪貢馬且還前所留使詞甚卑上曰衛剌特不足較納其馬館其使者 壬子上元節北京午門火都督馬旺焚死 戊午敕內外諸司蠲諸宿逋將士軍官犯罪者悉宥之 是月前交阯參議解縉死于獄時錦衣衛紀綱上囚籍上見縉姓名曰縉猶在耶綱遂希指醉縉酒埋積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遼東 攷異解縉之死明史本紀不載三編類系之九年下獄目中證之縉傳縉死在十三年諸書皆系之正月下今從之 二月癸酉遣指揮劉斌給事中張磐等十二人巡視山西山東大同陝西甘肅遼東軍操練屯政覈實以聞 甲戌命行在禮部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 癸未張輔等征交阯師還戊子賞征南將士 乙未釋工作囚徒先是上命出繫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上曰此皆衣食空乏出于不得已遂命見役者悉遣還共釋四千九百餘人 三月己亥上策士于行在賜陳循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丙午廣西蠻叛都指揮同知葛森討平之 是月貴州布政使蔣廷瓚上言去年北征詔至思南府大巖山有聲呼萬歲者三禮官呂震復請賀上曰呼譟山谷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布政司不察以為祥爾為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獻諛豈以道事君之義耶震慚而止 夏四月戊辰張輔班師甫還會韓觀卒復命佩征夷將軍印填交阯討餘寇陳月湖等平之 是月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先是上

北征還慈徵東宮官屬而以忠勲舊不問已密令書案太子事忠言無有上怒忠免冠頓首流涕願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不廢而宮僚黃淮楊溥等亦以是獲全忠起卒伍至大位甚見親倚每承顧問知無不言然慎密不漏處僚友恒推讓不自居至是卒詔給驛歸葬命有司治祠墓復其家後追贈少師諡忠襄進陳洽為兵部尚書仍參贊交阯軍務　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初宋禮治河還言海運經歷險阻每歲船輒損壞有漂沒者有司修補迫于期限多科斂為民病而船亦不堅計海船一艘用百人而運千石其費可辦河船容二百石者二十艘每艘用十人可運四千石以此而論利病較然請發鎮江鳳陽淮安揚州及兗州糧合百萬石從河運給北京其海道則三歲兩運是時平江伯陳瑄兼督江淮漕運議造淺船二千餘艘初運二百萬石寖至五百萬石河運大便于是始罷海運惟江南漕舟抵淮安率陸運過壩踰淮達清河勞費尚鉅至是瑄用故老言請鑿清江浦以通東南漕運詔行之乙丑瑄督工發人夫自淮安城西管家湖鑿渠二十里為清江浦導湖水入淮築四閘以時宣洩又緣湖十里築堤引舟由是漕舟直達于河省費不貲一時又浚呂梁洪以殺水勢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又築高郵湖堤于堤內鑿渠四十里避風濤之險又自淮至臨清置閘四十有七淮上置常盈倉四十區貯江南之漕北至徐州濟寧臨清德州皆置倉以利轉輸乃定支運法江西湖廣浙江之糧至淮安倉分遣官軍就近輓運自淮至徐以浙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軍以次遞運歲凡四次可五百萬餘石其法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通數年以為哀益期不失常額而止由是海陸二運皆罷一時漕運在齊魯間者宋禮功為多在江淮間者陳瑄功為多云　是月改封漢王高煦于青州初高煦不欲之雲南遂從上巡北京嘗力請並其子歸南京上不得已聽之又請得天策衛為護衛輒以唐太宗自比所為益恣黃淮等之下獄也上徐察太子無過讒間不行至是以高煦不欲遠行遂封之近地然猶遷延不肯之國上始疑之（攷異高煦改封青州明史本紀不載證之諸王傳言十三年正月改封青州又不行上乃疑之明書系之是年五月與史合今從之）　六月振北京河南山東水災　改劉觀為左都御史　秋七月癸卯鄭和自西洋還俘蘇門荅剌老王之弟蘇幹剌以獻蘇門荅剌國在西洋滿剌加之西國曰即洪武十六年來貢之須文達那也上即位遣中官尹慶使爪哇便道至其國踰年遣使隨慶入朝始封為蘇門荅剌國王和至此凡三使其國先是其國王之父與鄰國花面王戰中矢死王子尚幼王妻號于眾曰孰能為我復仇者我以為夫與共國事有漁翁者帥國人往擊馘其王而還遂與王妻合國人稱曰老王既而王子年長潛與部領謀殺老王而襲其位老王弟蘇幹剌逃山中連年率眾侵擾至是和使其國蘇幹剌以頒賜不及已怒統數

萬人邀擊和勸部卒及其國人禦之大破其眾追至南渤利禽之俘以歸其王旋遣使入謝　乙巳蜀山都浮露叛都督同知李敬討平之　八月庚辰振山東北京河南州縣饑　九月壬戌北京地震　冬十月甲申獵于近郊　壬辰法司奏侵冒官糧者命僇之及覆奏上曰朕過矣其論如律自今死罪皆五覆奏著為令　是月吏部員外陳誠使西域還初誠偕中官李達等奉使出嘉峪關歷哈密土魯番火州哈烈撒馬兒罕等凡十七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朝貢誠還備錄其所歷山川人物風俗之異為西域記上之詔宣付史館攷異陳誠自西域還事見明史傳中明書憲章錄俱系之是年十月永樂實錄是月癸巳　十一月麻林國進麒麟請賀仍不許　十二月詔蠲順天蘇州奉陽浙江湖廣河南山東州縣水旱田租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振北京河南山東饑凡發粟一百三十七萬石有奇又免十二年以前逋賦　辛酉命都督金玉討山西廣靈山寇平之賊首劉子進煽惑鄉民自言在石梯嶺遇道人授以異術能驅役鬼神眾信之糾集山民劉與兪貴等妄署職名以皂白旗為號奪太白王家莊驛馬殺大同衛卒官軍不能制玉至擊敗之禽子進等百三十五人械送北京上曰此輩未必皆莠民或因飢寒或為官府虐害不得已相率為盜可罪其首惡以示懲戒餘悉發交阯充軍尋召玉還　三月癸巳都督梁福鎮湖廣貴州　壬寅阿嚕台與衛喇特戰敗之遣使獻俘詔賜賚有差　是月改封趙王高燧于彰德攷異明史紀不載憲章錄及明書系之是年三月通紀則與改封漢王並系之十三年之三月學編又並系之十四年之三月皆牽連記事體也今據實錄分書之又實錄封趙王在是年三月甲辰　時高煦尚居南京上賜敕曰既藩封豈可常居京邸前以雲南遠憚行今封青州又託故欲留侍前後殆非實意茲命更不可辭然高煦遷延如故　以禮部侍郎金純為本部尚書　夏四月甲子詔曰奸臣齊黃等惡類已剪凡遠親未發覺者悉宥之　壬申禮部郎中周納上書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請封禪泰山刻石紀功垂之萬世尚書呂震謂宜如納請上曰今天下雖無事四方多水旱疾疫安敢自謂太平且六經無封禪之文事不師古甚無謂也大學士胡廣亦以為不可因上卻封禪頌上益親愛之　乙亥擢廣為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坊職攷異明史本紀但書震請封禪上不許云云證之震傳則郎中周納所請而震贊之明史稿所載較詳今據之惟本紀以壬申系之三月之下三月無壬申蓋倒誤也明史稿載壬申于四月甲子之下今據以刊正後修明史之誤　六月丁卯都督同知蔡福等備倭山東　秋七月丁酉遣使捕北京河南山東州縣蝗　壬寅河決開封州縣十四經懷遠由渦河入于淮　乙巳錦衣衛指揮使紀綱有罪伏誅綱便辟詭黠善鉤人意上愛幸之令典詔獄都御史陳瑛滅建文朝忠臣數十族親屬被俘者數萬人綱希上指廣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上悉下綱治深文誣詆上以為忠遂擢掌錦衣衛事綱益恣橫又多蓄亡命造刀甲弓弩萬計會端午節上射柳綱屬鎮撫龐瑛曰我故射不中若折柳鼓譟以覘眾意瑛如其言無敢

糾者綱喜曰是無能難我矣遂誣不軌內使譖綱者皆具其罪命給事御史廷劾下都察院按治具有狀即日磔綱于市家屬無少長皆戍邊天下快之　八月癸酉旦壽星見禮官請表賀不許　丁亥作北京西宮　是月上工部尚書吳中于刑部　九月癸卯京師地震（按明史本紀三編皆作京師時尚未還都指南京也五行志作北京今不從）　戊申車駕發北京　是月初命監察御史巡鹽　冬十月丁丑車駕次鳳陽祀皇陵癸未還自北京謁孝陵　十一月上自北京還遷都意決工部請擇日營建上曰此大事須集廷臣議之壬寅詔文武羣臣集議遷都之宜乃上疏曰北京乃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宜勑所司營建從之　丙午召張輔還輔凡四至交阯前後建置郡邑及增設驛傳遞運規畫甚備交人所畏惟輔輔還而交人復萌叛志　戊申削漢王高煦二護衛初上巡北京高煦居南京私選各衛健士又募兵三千人不隸籍兵部縱使劫掠兵馬指揮徐野驢捕治之高煦怒手鐵瓜撾殺野驢衆莫敢言遂僭用乘輿器物至是上還盡得其不法數十事切責之褫冠服囚繫西華門內將廢為庶人皇太子涕泣力救乃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暱數人　是月徙山東山西湖廣流民于保安州賜復三年　周王橚楚王楨皆來朝　十二月丁卯鄭和復使西洋　初上在北京以璽書諭皇太子命翰林儒士編輯歷代名臣奏議壬申書成上之上諭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無隱天下何患不致遂命刊布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十五年春正月丁酉大祀南郊　壬寅上元節上以長安永安公主喪命罷張燈宴　壬子平江伯陳瑄督漕兼運木赴北京備營建也　是月倭寇浙東金鄉平陽等衛　二月癸亥谷王橞有罪廢為庶人橞恃開門功益驕肆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長史虞廷綱數諫誣以誹謗磔殺之招匿亡命習兵法戰陣造戰艦弓弩器械日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劉信謀呼成師尚父智信國老令公偽造圖讖以己為高皇帝十八子與讖合謀于元夕獻燈潛入禁中伺隙為變其護衛張興懼禍及因奏事北京白之上不之信興過南京復啟皇太子且乞他日無連坐橞又致書蜀王椿為隱語欲結椿為援椿移書切責不聽會椿子崇寧王悅㷿得罪逃橞所橞因詭衆曰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帝今在邸中我將為伸大義蜀王聞之上告變上歎曰朕待橞厚張興常為朕言朕不忍信今果然立命中官馳敕諭橞歸悅㷿于蜀且召橞入朝示以蜀王章橞伏地請死諸大臣請援大義滅親誅之上曰橞朕弟也且令諸兄弟議之是時周楚二王皆入朝未行各上議橞違祖訓謀不軌蹤跡甚著大逆不道誅無赦上曰諸王羣臣奉大義國法固爾吾寧生橞于

是竝褫二子皆廢為庶人官屬多誅竄惟興以先發得不坐是時谷王之反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夏原吉請以百口保之乃得寢　谷王之反也前中允尹昌隆坐罵先是禮部尚書呂震用事性刻忮昌隆以解縉之獄改禮部主事震屢屈辱之昌隆以皇太子故見親幸震因奏昌隆假託宮僚樹黨潛畜無君心遂逮下獄上每巡幸輒載獄中重囚以從昌隆預焉至是谷王事發震以王前奏昌隆為長史坐同謀詔公卿雜問昌隆辯不已震折之獄具實極刑死夷其族後震病且死號呼言見昌隆守而殺之云攷異尹昌隆坐谷王黨死事見本傳今據增　丁卯命豐城侯李彬佩征夷將軍印塡交阯　壬申命泰寧侯陳珪仍督北京營繕事珪以四年董建北京經畫有條理甚見獎重至是命鑄繕工印給珪竝設官屬兼享行在後府又命安遠侯柳升成山侯王通副之　三月丁亥交阯始貢士至京師　丙申宥雜犯死罪以下囚令輸作北京贖罪　丙午徙封漢王高煦于樂安州先是上怒高煦漸得其奪適陰謀以問尚書蹇義不敢對復問諭德楊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侍東宮外人無敢為臣兩人言漢王事者然漢王兩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將徙都輒請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處置以全父子之恩上默然至是因其有罪徙之樂安竝趣令之國毋久留　壬子上北巡發京師命皇太子監國以胡廣楊榮金幼孜扈從　夏四月丁巳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于兩京六部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學　己巳車駕次鄚城申禁軍士毋踐民稼有傷者除今年租稅或先被水旱逋租亦除之　癸未北京西宮成　五月丙戌車駕至北京　閏月交阯復亂大軍之還也交人故好亂會中官馬騏以採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情騷動桀黠者從而鼓煽之于是陸那阮貞順州黎核潘強與士官同知判官千戶之等一時竝反順州土官路公丁陳思齊死之李彬初至遣將分討六月丁酉斬黎核然反者猶不止　己亥中官張謙使西洋還敗倭寇于金鄉衛捕數十人械至京師廷臣請正法上曰威之以刑不若懷之以德宜還之乃命刑部員外郎呂淵等齎敕責讓令悔罪自新中華人被掠者亦令送還　是月以陳諤為順天府尹諤廣東番禺人初以舉鄉入太學授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無所避每奏事大聲如鐘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故曰是天性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露其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已復忤旨罰修象房貧不能僱役躬自操作適駕至問為誰諤匍匐前具道所以上憐之命復官至是擢為順天府尹　秋七月冊皇太孫妃胡氏攷異明史紀不載據后妃列傳在是年吾學編明書皆系之是月今從之爲後廢張本衛喇特順寧王瑪哈穆特死會中官海童奉使歸言衛喇特拒命由順寧今順寧死賢義安樂皆可撫也上乃復使海童詣衛喇特勞太平巴圖博羅賜綵幣布有差　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咸寧縣人進金丹及方書上曰此妖人也棄

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餌之方書亦並毀之毋令別欺人也　九月丁卯修曲阜孔子廟成上親製文勒石　冬十月李彬敗交阯賊楊進江斬之　十一月癸酉改禮部尚書趙羾為兵部尚書巡視塞外凡軍民利弊及邊務不便者具以聞

明通鑑卷十七

紀十七起著雍掩茂至昭陽單閼凡六年

成祖文皇帝

永樂十六年春正月甲寅交阯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反利初事陳氏為金吾將軍歸命後授巡檢常怏怏及大軍還遂反僭稱平定王以弟石為相國與其黨段莽范柳范宴等放兵劫掠李彬遣將朱廣討之禽宴斬以徇利敗走　甲戌倭陷松門衛時浙江按察司僉事石魯不設備寇薄城下踰城遁事聞坐誅　是月命興安伯徐亨都督夏貴備邊開平　戒諭朝覲官有過者姑貰之　陝西耀州民獻元兔羣臣以為瑞上表稱賀又有獻詩文者上封以示皇太子曰一兔之異喋喋為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汝其審之攷異陝西民獻元兔事明史本紀不載憲章録系之是年正月證之實録則正月丙寅今據憲章録補入諭皇太子語並據實録　二月辛丑交阯故四忙縣知縣車綿之子三殺知縣歐陽智以叛李彬遣將擊走之是時乂安知府李祐子也嗣父職不堪馬騏虐遂反王為塗山寺僧自言天降印劍遂僭稱羅平王紀元永甯署相國司空大將軍官號攻掠城邑彬東征西勦日不暇給　是月行在禮部試天下貢士三月甲寅賜李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命都督僉事劉鑑充總兵官備邊大同練兵　戊寅姚廣孝卒上震悼輟視朝二日命有司治喪以僧禮葬追贈榮國公上親製神道碑誌其功　是月改令民運自支運法行東南之漕運至淮安倉即由官軍遞運入北歲以為常至是因連年征討官軍悉以供調遣仍令民自運輸之北京　夏四月乙巳日本遣使隨呂淵等來貢託言海寇旁午貢使不能上達其無賴鼠竊者實非下國所知願貸罪容其朝貢上以其詞順許之禮使者如故然海上之警猶不絕　代王桂自奉戒敕稍稍斂戢己酉命復其護衛及官屬　五月庚戌重修太祖實錄成尚書夏原吉等上之共二百五十七卷為二百五十冊又寶訓十五卷為十五冊上御殿以受令別錄藏古今通集庫頒賞有差實錄自是始定　丁己胡廣卒廣與同里解縉迎附擢為閣臣同預機務而廣獨以醞謹見幸從上北征與楊榮金幼孜數召對帳殿或至夜分過山川阨塞立馬議論行或稍後輒遣騎四出求索再北征皇太孫從上命廣與榮幼孜軍中講經史凡所獻納委蛇

求合上意又性縝密在上前所言及所治職務未嘗告人故始終得保恩寵時人以方漢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
文臣得謚自廣始初廣與縉同侍宴上曰爾二人生同里仕又同官縉有子廣女可妻之廣頓首曰臣妻方娠未卜男
女上笑曰定女矣已果生女遂約婚縉敗子禎亮徙遼東廣欲離婚女截耳誓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大人面承之有
死無二及赦還卒歸禎亮時人以此少廣而重其女云　辛未以行在主事李時勉為翰林侍讀陳敬宗侍講時勉安
福人敬宗慈谿人　皇太子之監國也上在北京相隔數千里而諸小人陰附漢趙者譖構百端侍從監國之臣皆朝
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太子令謫交阯立功數日念其有軍功復宥之有譖於上曰上所謫
罪人太子曲宥之矣上大怒立逮千戶殺之是月又逮東宮官屬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於是上復疑太子　六月遣禮
部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諭曰人言東宮多失德汝至京師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須大晚至即欲
觀也濙至京師居稍久楊士奇等疑之趣之行濙以治冬衣為辭比行至安慶以皇太子誠敬孝謹七事密奏之自是
上疑始釋攷異明史成祖本紀不載惟仁宗紀書胡濙出使覘太子事於十六年證之列傳濙巡江浙湖湘諸府在十七年据皇朝通紀紀事本末皆系之是年六月言遣濙出巡江浙諸郡陛辭上面諭東宮多失德汝至南京
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云云按是年五月成祖以太子宥陳千戶事大怒殺千戶並逮東宮官屬梁潛周冕故蹕月有遣濙出巡江浙之命使過南京就訪太子也諸書言濙至南京稍久楊士奇謂公為命使宜亟行濙之權詞答以治冬
未完至安慶始以所見七事密奏据此則濙至安慶已在于冬暮春初其時訪察太子事畢遂膺出巡之命歷江浙湖湘諸府傳中系之十七年者似不誤惟傳言太子監國南京漢王為誹語譖太子帝改濙官南京因命廉之云云按是時
尚未還都安得有改南事又濙以奉命巡湖湘便過南京至冬即行並無授官之事　秋七月己巳赦責陝西諸司比聞所屬歲屢不登致民流莩有司坐視不
恤又不以聞其咎安在其速發倉儲振之　甲戌下梁潛周冕於獄以輔導皇太子有闕也潛等至行在上親詰之具
以實對上謂楊榮呂震曰事豈得由潛然卒無人為白者遂與冕俱論繫未幾有言冕放恣者上怒遂並潛誅之潛妻
楊氏痛潛非命遂不食死攷異明史本紀系之是月己巳今据實錄日分紀事本末系之五月蓋是時成祖在北京諸書皆据逮冕等之月日而實錄則据其至北京下獄之月日也今分書之至冕等被誅又在
七月之後並据潛傳牽連記之　冬十二月戊子申嚴官吏犯贓禁諭法司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贓者必寘於法故吏尚清謹
民免措克貞觀之治所以為盛朕屢敕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夫擅斂一錢而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繼今有犯贓
官吏必論如法　辛丑陝西旱命成山侯王通偕戶部官馳傳往振諭之曰民飢朝不保夕譬之赴救水火當速往毋
緩於是振飢民九萬八千餘戶給米十萬四千三百餘石　是歲咸喇特瑪哈穆特之子托懽舊作脫懽遣使隨中官海童
來貢請襲爵詔封托歡為順甯王而海童撫諭太平巴圖博囉等皆聽命自是咸喇特三部皆奉貢
十七年春正月安定王尚炌有罪廢為庶人尚炌秦愍王之庶子也　二月乙酉命[illegible]

三月詔吏部尚書蹇義起復義以父喪歸上及皇太子皆遣官致祭尋奪情起視事攷異蹇義丁父喪起復證之本傳在是年而七卿表不載證之實錄在是年之三月今增入　夏五月交阯賊黎利復出踞可藍堡丙午李彬遣都督方政擊之獲其僞將軍阮箇立等利匿走老撾　六月壬午免順天府去年水災田租　戊子遼東總兵劉江大破倭寇於望海堝初江守遼東以不謹斥候爲海寇所乘邊軍致敗上怒遣人斬江首既而宥之使圖後效江巡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堝上其地特寛廣可駐兵防禦詢之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曾於此築堡備倭去金州城七十餘里凡寇至必先經此實濱海咽吭之地上疏請于此築城堡設烽堠嚴兵以待寇詔從之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度寇將至亟引兵赴堝上倭至王家山島乘海艚直逼堝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獰惡揮兵率衆勢銳甚江令褊師秣馬略不爲意別遣都指揮徐剛伏兵山下百戶江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斷其歸路自以步卒迎戰佯卻賊悉衆赴之一時旗舉砲發伏兵盡起賊大敗走入空堡中江開西壁縱之復分兩翼夾擊盡覆之斬首千餘級生禽數百人無一逸者倭頻年入寇至此始受大創不敢復窺遼東捷聞賜勅褒美攷異此據明史本紀江即列傳之劉榮也弇州史乘攷誤云望海之捷遼東志以爲劉江水東日記載其事而遺其姓名攷之國史榮父名江卒于戊子榮乃以父名補伍累功至右都督當奏捷之日尚名江及封伯始具其事遂更名榮按榮之更名明史本傳亦言之蓋本之實錄也又攷功臣年表劉榮以是年九月壬子封是破倭在六月論封在九月今分書之並于封爵下著其更名事　秋七月庚申鄭和使西洋還凡歷滿剌加古里等十九國咸先後遣使朝貢　八月癸未官兵敗交阯於乂安潘僚率衆走玉麻州　九月壬子封都督劉榮廣甯伯榮冒其父江名曾給事燕邸從起兵爲前鋒至是以破倭功論封始更名榮

丙辰卿雲見禮官請表賀不許　是月召刑部尚書宋禮還　冬十一月學士楊榮疏陳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上覽之密諭榮曰卿言甚當但侍臣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相猜疑不若使御史言之於是御史鄧真疏入奏處皆請罪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　十二月庚辰諭法司曰刑者聖人所慎匹夫匹婦不得其死足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甚非朕寛恤之道自今在外諸司死罪咸送京師審錄必三覆奏然後行刑　乙未遣工部侍郎劉仲廉等覈實交阯戶口田賦察軍民利病以聞　是月巡按交阯御史黃宗載上言交阯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而郡縣官多兩廣雲南舉貢未歷國學遂授遠方牧民之任若俟九年黜陟恐益廢弛宜令至任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及兩司覈實舉按以聞從之因謂行在吏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交阯郡縣官出一時之宜今御史所言良是自今宜慎選之攷異黃宗載請定交阯考績諸書皆繫之是年十二月據實錄也事見明史本傳中今增入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李彬及都指揮孫霖徐源敗交阯黎利于磊江利伺方政等還潛出殺王局巡檢己復出磊江叔

掠官兵追擊敗之是時羣盜次第殄滅而利益深匿不出　閏月丙子以學士楊榮金幼孜爲文淵閣大學士一庚辰擢薦舉人材布衣馬麟等十三人爲布政使參政參議　二月己酉山東妖婦唐賽兒作亂詔安遠侯柳升帥師討之賽兒蒲臺縣民人林三之妻自稱佛母以幻術往來諸州縣煽惑鄉民奸人董彥昇等帥衆附之據益都之卸石柵寨詔升帥京軍往勦都指揮劉忠副之時青州衛指揮高鳳帥兵往捕賊乘夜衝擊官兵潰鳳等陷沒賊勢益張　三月辛巳柳升師至益都圍卸石寨賊遣人詭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議趨之升自以大將意輕賊信之即往据汲道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中流矢死賽兒遁去比明升始覺追之不及僅獲其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時賽兒之別黨賓鴻等攻安邱急知縣張旟縣丞馬攜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復下莒即墨合衆並力攻之聲言屠城城中人兇懼會都指揮僉事衛青備倭海上亟帥千騎日夜馳至甲申奮擊敗之賊收合餘衆再戰又大敗之斬馘六千餘人時城垂陷復完青之力也比三日升始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己捽出之而鰲山衛指揮王真亦同時敗賊於諸城賊遂平惟賽兒卒不獲云上以三司縱寇殃民戊子徵山東布政使儲延張海按察使劉本等下獄誅之於是刑部尚書吳中劾奏升征勦失機當賊憑高無水又乏資糧宜坐困之升乃全不爲意及賊夜斫營殺傷將士劉忠身先士卒升不救援衛青解安丘圍反忌其功而摧辱之請治其罪上曰升方命失機娼功忌能罪不可宥戊戌徵升下獄尋釋之　夏四月戊午廣甯伯劉榮卒榮爲將驍果善戰馭士卒明紀律有恩信於諸夷凡款塞者綏輯有方既卒人悲思之追贈侯諡忠武　五月壬午命左都督朱榮鎭遼東　上以交阯久不平命榮昌伯陳智爲左參將助李彬討賊又降敕責彬曰叛寇潘僚黎利車三僂文歷等迄今未獲兵何時得息民何時得安宜廣設方畧速奏蕩平彬得書皇恐會黎利出沒交阯剽掠郡縣左參政馮貴練土兵二萬餘人每出戰有功馬騏疾之盡奪其兵僅餘羸卒數百人右參政侯保亦率民兵築堡捍禦而賊勢披猖官軍失援庚寅貴保等禦利不克皆力戰死之　六月丙午北京地震　秋七月丁亥命徐亨備邊開平　是月擢刑部郎中段民爲山東左參政時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或混處女道士中乃下詔大索盡逮山東北京尼已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凡幾萬人民至加意綏撫凡株連者悉曲爲矜宥人情始安（攷異諸書皆系之七月三編輯覽彙記于二月賽兒作亂日中惟吾學編所載在月同而傳中則系之十九年之冬誤也又民後升刑部侍郎以宣德九年卒而吾學編記其卒於永樂九年八月此尤外誤）　八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是月置東廠於北京初上命中官刺事皇太子監國稍稍禁之至是以北京初建尤銳意防奸廣布錦衣官校專司緝訪復慮外官瞻徇乃設東廠於東安門北以內監掌之自是中官益

尋擒不可復制攷異設東廠諸書皆系于是年之八月三編系於是年之末輯覽則彙記於元年內臣出鎮下謹據十八年作按七年令中官刺事是廠衛之設已久此以將遷北京命復設耳今增入北京二字
月己巳上定都北京欽天監奏明年正旦吉宜御新殿遂遣戶部尚書夏原吉齎敕召皇太子尋敕太孫從行期十二
月終至京師　丁亥詔自明年正月改京師為南京北京為京師設六部去行在之稱並取南京各印信給京師中諸
衙門別鑄南京諸衙門印信皆加南京二字　是月復遣中官侯顯使西域初顯以通榜葛剌國使隨貢麒麟上悅之
至是榜葛剌國王賽佛丁遣人來告以己居東印度之地為西境沼納樸兒所侵上乃命顯復往宣諭賜金幣遂罷兵
顯自元年奉使西域至是凡五出與鄭和相亞云攷異顯以是年九月使西域事見宦官傳今據增　庚申都督方政追黎利於老撾敗之時老撾請官軍
毋入境當盡發所部兵捕利送大軍許之然仍匿利不遣　是月有告周王橚謀反者上察之有驗乃發金符召王期
為翰林院編修侍皇太孫講讀　冬十月壬子皇太子發南京　擢教授蘭從善林長楙教諭徐永達並
以明年二月至京師　十一月戊辰以遷都北京詔天下　是月振青萊飢　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耆老進謁有
知太祖隆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優厚過鄒縣歲荒民飢耆老迎謁者皆賜之鈔問以所苦輟所食賜之時山東
布政使石執中來迎太子命亟發官粟振之執中請人給三斗太子曰與六斗汝勿以擅發為懼吾見上當自奏也
十二月己未皇太子太孫至京師太子因奏山東發粟振飢事上曰善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
百姓固吾之赤子乎　癸亥北京郊廟宮殿成論營建功進封薛陽武侯擢工部郎中蔡信為工部右侍郎　是月上
以右副都御史李慶為工部尚書尋兼領兵部事以右副都御史王彰為右都御史
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上恭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命皇太子詣郊壇奉安天地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社稷神
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羣臣　甲戌大祀南郊　戊寅詔曰朕荷天地
祖宗之祐統馭萬方祇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仿成周卜洛之規建立兩都為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
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祇祀天地社稷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宏敷寬恤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其大赦天下
癸巳命鄭和復使西洋　是月戶部奏直隸開州等州縣民飢上命復申先振後聞之令　禮部尚書呂震言於皇太
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稟牘每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斥其妄今宜疏此人皇太子曰吾豈能無過今至尊既
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卒置之　二月辛丑命都督僉事胡原師舟師巡海捕倭　是月阿魯台貢使至邊邀劫行
旅上謂楊榮金幼孜曰阿魯台為衛喇特所攻窮而歸我我待之甚厚生聚畜牧日以滋蕃遂慢我使者既拘留之又

時窺我邊塞吾欲北征何如榮等請先遣使敕諭從之乃遣使者齎敕諭其部落然阿嚕台終不悛　周王橚至京上示以所告詞王頓首謝罪上憐之不復問遣歸國王歸獻還三護衛　三月辛巳賜曾鶴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詔羣臣直陳缺失其畧曰朕仿古建二京不意三殿同災實惟祇懼意者敬天事神禮有怠歟祖法废政務乖歟小人在位賢士隱遯歟刑獄寃濫歟讒慝交作歟掊克及田里歟蠹財妄費用無度歟積稅太重徭役不均歟軍旅未息征調無方饋餉乏歟工作過度民力敝歟奸人附勢羣吏弄法有司闒茸不治歟爾文武羣臣其盡言無隱　乙巳以三殿災詔罷不便於民及不急諸務蠲十七年以前逋賦免去年被災田粮　己酉萬壽節以殿災止賀　癸丑敕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分巡天下問軍民疾苦及文武長吏擾民者奏黜之　是月殺主事蕭儀（攷異明史紀不載諸書多系之九月三編系之四月殿災之下並李時勉下獄書之蓋牽連記事體也重修據明史本紀時勉下獄在十一月辛巳而分書殺蕭儀于四月皆据實錄今從之）時言者多以建都北京不便致召天災而儀言之尤峻上大怒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遂坐儀誹謗下獄誅一時言者因劾大臣上命跪午門外質辯諸大臣爭詈言者惟尚書夏原吉獨奏曰彼應詔無罪惟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計罪在臣等上意稍解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細矣眾始歎服　翰林院侍講鄒緝應詔上封事其畧曰陛下肇建北京工作之大調度以百萬計農民終歲供役不暇力作猶且征求無藝至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為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本非土產動科千百民相率斂鈔購之它所及其進納又多留難往復展轉甚至竭二萬貫之鈔不足供一柱之用又自營建以來工匠小人假託威權驅迫移徙號令方施廬舍已壞及遷移甫定又復驅之他徙至有三四徙不得息者迨其既去所空之地經月踰時工猶未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貪汚官吏虐取苛求無有限量朝廷每遣一人有司承奉惟恐不及因而貨賂公行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而誅求若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聚集僧道萬餘日耗廩米百餘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朝廷歲令天下織錦鑄錢遣內官市馬外蕃所出常數十萬而所取曾不能一二馬多駑下責民牧養及至死傷勒令賠補甚至鬻妻子以供養馬此尤害之大者漠北降人陛下賜居室盛供帳意欲招其同類也不知來者豈真遠慕王化靡不有意窺覘宜于來朝之後遣歸本國不必留為後日子孫患至宮觀禱祠之事有國者所當深戒古人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者乎凡此數事上違天道下失民心奉天殿實明堂也而災首及焉可不儆乎國家所恃

以長久者惟矢命人心而天命常視人心為去留今天意如此不宜勞民願陛下毋聽小人之言復有興作以誤於後也書奏不省緝吉水人同時翰林院侍讀李時勉上書條時務十五事時勉性剛鯁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上建都北京方招徠遠人而時勉極言營建之非及遠國入貢人不宜使羣居輦下忤上意已覽其它說多中時病抵之地復取視者再然終以斥時政銜之惟緝得無罪居數月進右庶子仍兼侍講　五月乙丑出給事中柯暹御史鄭維垣何忠羅通徐瑢等俱為交阯知州時上遇災而懼下詔求直言而言者多觸時忌於是工部尚書李慶等復希旨詆言者請罪之上以夏原吉言宥不問尋有是謫（攷異出建言諸臣于交阯是謫也憲章錄以為陞且云言者語侵工部李慶等數請罪之上恐慶等謀害諸人故悉陞外任此語全非事實今據明史柯暹等傳並參夏原吉傳書之）　庚寅豐城侯李彬上言交阯地遠不通餽運乞依各都司衛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粮餉度地險易為屯守征調之多寡詔從之　六月甲辰發倉粟賑蘇州之吳縣浙江之西安江西之瑞昌乙卯又賑安慶之潛山河間之東光　是月西僧大寶法王來朝上欲郊勞之尚書夏原吉以為不可及法王入原吉見但長揖不拜上笑曰卿欲效韓愈邪　秋七月己巳上將北征阿嚕台敕都督朱榮領前鋒安遠侯柳升領中軍甯陽侯陳懋領御前精騎永順伯薛斌恭順伯吳克忠領馬隊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領左右哨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領左右掖　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攷異吾學編國史紀聞皆作是月辛巳朔日食誤也今據本紀證之實錄同）　九月李彬奏老撾久不遣黎利觀望持兩端上敕彬拘其頭目送京師詰之老撾懼乃逐利（攷異吾學編紀事本末皆書敕黎利授清化知府於是年之十月證之明史安南傳是時利方在老撾安得有敕授官之事直至仁宗踐祚以中官山壽自安南還力言利可撫請往諭之乃有遣壽賚敕赦利授官之事而利仍寇清化不已今據安南傳但敘老撾逐利事而改系赦黎利于二十二年寇清化下）　冬十月阿嚕台復寇邊　十一月辛酉分遣中官楊實御史戴誠等查勘兩京及天下庫藏遞年出納之數覈實以聞　丙子上銳意親征沙漠召戶部尚書夏原吉禮部尚書呂震兵部尚書方賓刑部尚書吳中等議皆言兵不宜出未奏會上召賓賓力言軍興費乏上不懌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上怒立命原吉出理開平粮儲而吳中入對如賓言上益怒乃召原吉還並中繫之內官監又繫大理丞鄒師顏以嘗署戶部也賓懼自縊死上遂欲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日所為榮力言其無它上意稍釋乃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而已上既繫原吉等乃以震兼領戶兵部事震亦自危上令校官十人隨之曰若震自盡爾十人皆死蓋是時論北征事惟震獨無迕又乘間言賓等憸邪誣罔故上獨任之　辛巳下侍讀李時勉於獄上雖可時勉奏終惡其言近訐直會有太臣希旨詆以謗訕者於是上發怒並諸言者先後下獄　甲申命侍郎張本等分往山東山西

河南順天及應天五府滁和徐三州督造粮車發丁壯輓運期以明年二月集宣府　是歲威喇特賢義王太平安樂王巴圖博囉來朝

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免朝賀詔羣臣修省　辛未大祀南郊　壬申豐城侯李彬卒詔榮昌伯陳智代塡交阯贈彬茂國公　二月乙己詔北征軍餉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繼之以隆平侯張信總前運兵部尚書李慶侍郎李昶副之保定侯孟瑛總後運遂安伯陳英副之各帥騎兵千人步兵五千人護行凡前後運用驢三十四萬車一十七萬七千五百兩有奇役民夫二十三萬五千有奇運粮三十七萬石瑛善之子英志之孫俱以靖難功襲封者　三月丙寅詔有司遇災先賑後聞　乙亥阿嚕台復大舉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喚（攷異喚諸書作煥又作瑛惟三編據明史及實錄作喚今從之）　丁丑上親征告廟命皇太子監國　戊寅車駕發京師　辛巳駐蹕雞鳴山阿嚕台聞上親征懼而宵遁諸將請追之上曰虜非有宅計譬之狼貪得所欲即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也　夏四月辛丑師次龍門戍卒言虜倉卒遁去遺馬二千餘匹於洗馬嶺敕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　乙卯次雲州大閱　是月倭寇浙東之象山　五月辛酉駐蹕獨石以端午節賜從征文武羣臣宴　乙丑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　丁卯復大閱諸將諭侍臣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得勢者也然必先使之熟習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右前後無不中節矣　戊辰觀士卒射有一卒射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鈔錠上自製平虜曲俾將士歌之　辛未車駕發隰甯次西涼亭亭為故元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森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業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壬申大閱于西涼亭命自張輔以下皆就營馳射上親觀之惟輔及陳懋連中餘或半中應城伯孫亨以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充辦事官　癸酉次閱安下令軍中樵採不得出長圍二十里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右哨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外有長圍周二十里　乙酉次開平　六月壬辰令軍行出應昌結方陣以進　癸巳次威遠會開平來報寇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上曰詐也彼慮大軍擣其巢穴欲以牽制我師敢攻城哉　甲午次陽和谷攻萬全者果遁去　秋七月己未車駕次沙琿原阿嚕台大懼初上封阿嚕台並其母妻皆為王太夫人王夫人至是聞大軍出其母妻皆詈之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為逆於是阿嚕台盡棄其輜重馬畜於闌旁每以其帑北徙上命焚其輜重收其馬畜遂班師方河

嚕台之入寇也大甯三衛之衆實陰附之至是上謂諸將曰阿嚕台恃烏梁海爲羽翼二寇相結邊患無已時今當移師勦之庚申簡步騎二萬五道並進諭曰軍至寇且西走邀之必獲庚午師次奇拉爾河（舊作屈裂兒河）三衛數萬之衆果驅牛馬車輛西走倉卒過大軍迎戰上麾騎夾擊自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餘皆走散其地背河面左皆山大軍依山而軍上乘高望之見其衆稍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分兵渡河斷其後衆突至盡獲之又麾兵繞出其左先伏神機弩於深林中又命巖障山下以待已而其衆盡棄輜重走左上麾騎合山下兵馳追之及林閒伏發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十人虜牛羊十餘萬蕩其巢而還辛未復分兵徇河西摧斬甚衆甲戌烏梁海餘黨詣軍門降　是月皇太子奏免南北畿山東河南郡縣粮芻共六十一萬有奇以五六月閒霪雨傷禾稼也　工部尚書宋禮卒禮自蜀召還以老病免朝參至是卒於官禮治河著績卒之日家無遺財洪熙改元禮部尚書呂震請予祭葬如制　八月戊戌車駕次玻璃谷諸將分道者俱來獻捷辛丑以班師詔天下　壬寅命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守開平　是月中官鄭和自西洋還　九月壬戌車駕至京師　癸亥下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於獄丙寅下吏部尚書蹇義禮部尚書呂震于獄時皇太子屢遣讒搆上以士奇輔導有闕會呂震壻張鶴朝參失儀太子以震故宥之上聞之怒義不能匡正于是並震及士奇等俱先後下獄尋皆釋之踰年皆復官　辛亥錄從征功封左都督朱榮武進伯都督僉事薛貴安順伯

冬十月癸巳分遣中官及朝臣八十人覈天下倉儲出納之數　十二月辛卯命朱榮鎮遼東　閏月戊寅夜乾清宮災（攷異明人野史皆書阿嚕台弑本雅失里于是年十二月綱目三編輯覽則與正史全異惟證之楊文敏北征記言永樂二十二年金忠來歸言阿嚕台弑主虐民數為邊患似即指本雅失里近事也文敏身歷之事不應歧異今據正史書之十一年而附識其異於此）

二十一年春正月乙未大祀南郊　癸卯榮昌伯陳智追交阯黎利於甯化州車來縣敗之利自被老撾逐後竄入車來至是復遁去　二月壬戌蜀獻王椿薨王以洪武二十三年就藩成都性孝友慈祥博綜典籍容止都雅太祖嘗呼為蜀秀才既至蜀聘禮方孝孺陳南賓等王禕死於滇其子紳往求遺骼王聞其賢資給之聘至蜀待以客禮時諸王皆備邊練士卒王獨以禮教守西陲前代兩川之亂多因內地不逞者鉤致為患有司私市蠻中物或需索啟爭端王定繒錦香扇之屬以為常貢此外悉免需索蜀人由此安業日益殷富川中不被兵革者二百年王之力也至是薨世子先卒孫靖王友堉嗣　己巳柳州蠻叛廣西參政耿文彬會桂林衛指揮鹿榮討平之　三月庚子監察御史王愈及刑部錦衣衛官會決重囚誤殺無罪四人上怒命法司執愈等抵罪即日皆棄市　是月盜竊大祀壇蒼璧二黃琮

二　夏四月衛喇特托歡攻阿嚕台敗之攷異明史本紀不載列傳則但記其宣德元年敗阿嚕台之事據吾學編憲章錄于是月書云瓦剌脫懽攻阿嚕台敗之按是年七月親征詔書已有聞阿嚕台為瓦剌所攻之語又紀事本末記知院等來降言今夏阿嚕台為瓦剌所敗今据系之四月　五月癸未免開封南陽衛輝鳳陽等府去年水災田租　己丑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謀逆伏誅初趙王高燧與漢王高煦謀奪嫡時時譖太子後上漸聞其恃寵不法事誅其長史顧晟褫高燧冠服以太子力解得免至是上不豫其護衛賢等結欽天監官王射成及內侍楊慶養子造僞詔謀進毒於上俟晏駕詔從中下廢太子立趙王時總旗王瑜姻家高以正者為賢等畫謀謀定告瑜瑜乃上變上曰豈應有此立捕賢等得所為僞詔上顧高燧曰爾為之耶高燧大懼不能言太子又力為之解曰此下人所為高燧必不預知乃免賢等悉伏誅陞瑜遼海衛千戶　六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戊戌復親征阿嚕台時邊將言阿嚕台將率眾南犯上曰去秋寇犯興和朕帥大兵擣其巢穴復勦其黨烏梁海其窮甚矣今以朕既得志必不復出朕當帥兵先駐塞外以待之彼不虞我出而輕肆妄動我乘其勞而擊之破之必矣於是部分諸軍命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英領中軍武安侯鄭亨保定侯孟瑛領左哨陽武侯薛祿新寧伯譚忠領右哨英國公張輔安平伯李安領左掖成山侯王通興安伯徐亨領右掖寧陽侯陳懋領前鋒忠潤之子安遠之子也　庚子釋李時勉於獄尋以學士楊榮薦復其官　辛丑命皇太子監國壬寅車駕發京師甲辰次土木河大會諸將命學士楊榮參決軍務戊申次宣府敕居庸關守將止諸司進奉攷異明史本紀七月壬寅車駕發京師是月庚辰朔壬寅二十三日也是月小建八月己酉朔大閱時駐宣府即在宣府出關也紀事本末典彙書發京師於八月癸丑誤今據本紀　是月朝鮮國王李裪遣使朝貢裪芳遠子也芳遠初立世子禔後請廢之詔聽王所擇乃立裪是時芳遠已卒裪嗣位以上遷都北京密邇朝鮮於是事大禮益恭先是敕裪貢馬萬匹至是如數獻之賜白金綺絹裪又請立適子珦為世子從之攷異事見明史朝鮮傳言二十一年七月李裪請立適子珦為世子先是敕裪貢馬萬匹至是如數進之云云明史本紀例書藩貢於本年之末是年不書漏脫耳明史稿是年朝鮮入貢者三今增入　八月己酉朔大閱軍士甲寅車駕發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內廄馬庚申詔塞黑峪長安嶺諸邊險要　丁巳免南北京及山東郡縣水災田租皇太子奏也　九月己卯朔駐蹕沙城故晉王濟熺及子美圭謁行在上見濟熺病惻然乃封美圭平陽王令奉父居平陽並撥恭王故達伯灘田予之初濟熿以構濟熺得為晉王既立益横暴至進毒弒嫡母謝氏逼蒸恭王侍兒吉祥幽濟熺父子蔬食不給父兄及故侍從宮人多為所害莫敢言其後有恭王宮中老嫗走訴於上乃即獄中召晉府故承奉左微問之盡得濟熿譖構狀立命微馳召濟熺父子時濟熺幽空室已十年微以濟熺故棄遼繫獄或傳微死已久及至一府大驚微入空室釋濟熺父子相抱持大慟至是偕詣行在故有是封攷異[illegible]晉王濟熺之謁行在及謝[illegible]

於宣德二年書晉王濟熺有罪廢為庶人三編則彙記濟熺美主事於二年目中今證之諸王傳中事皆顯見惟言濟熺幽空室十年至是帝北征駐蹕沙城乃與其子謁行在帝見濟熺病惻然云云据此則正是年九月次沙城之日也今据增　戊子車駕次西陽河癸己韃靼故知院人等來降言　夏阿嚕台為咸喇特所敗部衆潰散今聞大軍出疾走遠遁不復敢南向意上命賜之酒俱授正千戸遂班師　冬十月甲寅師次上莊堡先鋒陳懋追寇至飲馬河會蒙古王子額森托噶(舊作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降時六師深入寇已遠遁上方恥無功見懋偕額森托噶來大喜賜姓名曰金忠庚申封忠為忠勇王又授其甥及部屬七人皆為都督都指揮等官賜冠帶織金襲衣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矜言胡越一家朕所不取然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患兵甲不用此朕志也遂下詔班師　十一月戊寅朔車駕次懷來甲申至京師陳鹵簿上乘御輦入告祭天地宗廟社稷御奉天門受朝賀時諸番貢使咸集闕下羣臣上表稱賀

明通鑑卷十八

紀十八(起閼逢執徐盡旃蒙大荒落凡二年)

成祖文皇帝

永樂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阿嚕台復犯大同開平初金忠來歸數言阿嚕台弑主虐民實為邊患請討之願為前鋒自効上不許至是大同開平守將先後報鹵侵塞羣臣皆勸上如忠言遂決意親征敕邊將整兵俟命丙戌徵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及西甯鞏昌洮岷各衛兵期三月會北京及宣府　戊子大祀南郊　癸巳復命鄭和使西洋時舊港酋長請襲宣慰使職上詔和齎敕印往賜之　是月下朝覲官錢粮不完者於獄既而釋之　三月戊寅大閱諭諸將親征命柳升陳英領中軍張輔朱勇領左掖王通徐亨領右掖鄭亨孟瑛領左哨薛祿譚忠領右哨陳懋金忠領前鋒勇成國公能之子也　己卯賜邢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己酉車駕發京師命皇太子監國以大學士楊榮金幼孜扈從楊士奇留輔太子　庚午車駕駐隰甯金忠部將獲寇諜者言阿嚕台去秋聞大軍至遠遁及冬大雪丈餘孳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朝廷復出兵走往達蘭納穆爾河(舊作荅蘭納木兒)上曰寇去此不遠命諸將速進甲戌次開安　五月己卯車駕次開平是日雨士卒有後至沾溼者時北地尚寒上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此輩可勿恤諸　甲申上召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言上帝好生者再豈天屬意此寇乎榮等

對曰陛下好生惡殺上格於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唯陛下留意時上意亦厭兵謂榮等曰卿等言合朕意朕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即命草敕遣中官及所獲北寇齎至阿嚕台部落諭之曰往者阿嚕台窮極來歸朕所以待之者皆爾等所知今何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敓我邊鄙虔劉我黎庶其自取之禍也朕以天人之怒統六師征之彼之危猶洪鑪片雪豈復有餘命哉然朕體上帝好生之仁不忍荼毒無辜今所罪者止阿嚕台一人其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順天意來歸者當待以至誠優與恩賚仍授官職朕之斯言上通天地毋懷二三以貽後悔時比年用兵白骨蔽野上惻然乙酉命柳升等率軍士拾道中遺骸瘞之上親為文祭焉　戊子諭諸將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除亂是具首也又謂止戈為武今罪人惟阿嚕台耳脅從之衆有歸降者宜加意撫綏非持兵器向我師者縱勿殺壬辰次長樂諭侍臣曰漢高祖過柏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丙申次應昌是日兩重車皆在後諭諸將曰兵無輜重危道也命分兵往迎之　丁酉宴從征文武大臣於應昌命中官歌太祖御製詞五章曰此先帝所以垂戒後嗣也雖在軍旅不敢忘己亥次威遠州復宴羣臣自製詞五章述敬天法祖勤政恤民意亦命中官歌之　是月皇太子奏免廣平順德揚州及湖廣河南郡縣水災田租　大名府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率僚屬齋戒祈於八蜡祠越三日有烏數萬食蝗盡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耳

浙閩麗水政和二縣山寇周叔光王均亮等聚衆刦掠巡按御史王復奏請發兵勦之上以問楊榮對曰此愚民無知或為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不得已相聚山谷以求苟活耳兵出將益聚不可解宜遣使招撫當不煩兵從之盜果息（攷異此與上王士廉捕蝗事憲章錄皇明通紀俱系之是年五月明史本紀不載按浙江山寇事見楊榮傳云在永樂之末正是年事也今據增）　六月甲辰朔車駕次祥雲屯丙午次翠玉峯命前鋒陳懋金忠覘寇馳奏癸丑次金沙濼懋等得虜寇馬九匹來進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命再覘之戊午次玉沙泉以達蘭納穆爾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庚申次天馬峯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至達蘭納穆爾河彌望不見寇跡亦無車轍馬跡可尋疑竄遁已久上復遣張輔王通等分兵窮搜山谷卒無所見皆引兵還癸亥懋等亦以粮盡還於是輔等奏願假臣等一月粮率騎深入罪人必得惟楊榮金幼孜從容言宜班師上從之甲子次翠雲屯召輔等諭曰古王者制夷狄之道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寇孽所存無幾茫茫廣漠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邪吾寧失有罪誠不欲重勞將士乃班師乙丑議分兵兩路上率騎士東行命鄭享等領步卒西行期會于開平

壬申夜南京地震　秋七月庚辰車駕次清水源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於崖上以紀親征所過使後世知之

丁亥次翠微岡上御幄殿馮几坐榮幼孜侍上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京師對曰其八月中矣上頷之尋諭榮等曰東宮涉歷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重事悉以付之朕得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等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歸心允稱皇上付託上喜賜榮等羊酒而退戊子遣尚書呂震以旋師諭皇太子詔告天下　己丑車駕次蒼崖戍上不豫下令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時上疾已久思夏原吉之言顧左右曰原吉愛我庚寅次榆木川帝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皇太子喪服禮儀一遵太祖儀制辛卯帝崩年六十有五時內臣馬雲等以六師在外祕不發喪密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入謀鎔錫為椑以斂載以龍轝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　壬辰靈轝次雙筆峯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遺命馳赴皇太子壬寅次武平鎮鄭亨等率步軍來會　八月癸卯朔靈轝度開平次雙塔甲辰遺詔至京師皇太子即日遣太孫迎喪於開平　丁未釋夏原吉黃淮等於獄並告原吉以先帝遺言原吉伏地哭不能起

己酉次雕鶚谷皇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壬子及郊皇太子迎入仁智殿加斂納梓宮

明史贊曰文皇少長習兵據幽燕形勝之地乘建文孱弱長驅內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後躬行節儉水旱朝告夕賑無有壅蔽知人善任表裏洞達雄武之畧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成功駿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際倒行逆施慚德亦曷可掩哉

丁巳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詔以明年為洪熙元年罷西洋寶船迤西市馬及雲南交阯採辦從夏原吉之奏也

戊午復夏原吉吳中官　己未命武安侯鄭亨填大同保定侯孟瑛鎮交阯襄城伯李隆填山海武進伯朱榮填遼東隆濬之子也　復置三公及三孤官初洪武置三公官以李善長為太師徐達為太傅三孤無兼領者建文永樂間罷公孤官至是復設以公侯伯尚書兼之　進楊榮太常寺卿金幼孜戶部侍郎仍兼大學士楊士奇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俱掌內制楊溥翰林學士時上以輔導功欲加蹇義及士奇秩士奇謂漢文即位首進宋昌史以為貶請先扈從征行之臣仍與榮幼孜等並進秩士奇謝恩畢閒惜薪司奏請歲例賦山東北京棗八十萬斤供宮中香炭用復入奏言恩詔減歲供甫下二日不宜反汗上從之立命減半尋顧義原吉及士奇曰汝三人朕所倚非輕有事須盡言以匡朕之不逮方原吉在獄有母喪至是乞歸終制上曰卿老臣當與朕共濟艱難卿有喪朕獨無喪乎厚賜之令家人馳傳歸葬有司治喪事原吉不敢復言　辛酉命鎮遠侯顧興祖充總兵官討廣西平樂潯州叛蠻興祖成之孫也　甲子上以古者官不必備今設官太冗廉汙無別賢否並處詔汰其不稱職者

乙丑召漢王高煦入京先是大行在外高煦子瞻圻居京師覘朝廷事馳報一日夜六七行高煦亦日遣人潛伺京師幸有變上知之顧益厚遇遺書召至增歲祿賜賚萬計仍敕歸藩　戊辰官吏謫隸軍籍者悉放還鄉　己巳詔文臣年七十致仕　是月詔歸解縉妻子宗族尋官其子禎亮為中書舍人攷異明史本紀不載据明書皇朝通紀皆系之八月證之縉傳言上即位歸縉妻子宗族仁宗以是年八月即位今据增初文皇手書蹇義等十八姓名令縉疏其短長奏上時帝在東宮以付太子太子因問尹昌隆王汝玉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至是上念縉議建儲舊功因取其所疏諸人示楊士奇曰人言縉狂觀所論列皆有定見不狂也　改禮部尚書金純於工部居二月又改刑部工部尚書李慶久署兵部至是實授之　九月癸酉朔交阯黎利寇茶籠州都指揮方政敗績指揮同知伍雲力戰死之　丙子召尚書黃福於交阯福在交阯凡十九年編氓籍定賦稅興學校置官師數召父老宣諭德意戒屬吏毋苛擾一切鎮之以靜上下帖然時羣臣以細故謫交阯者衆福咸加拯恤甄其賢者與共事由是至者如歸鎮守中官馬騏怙寵虐民福數裁抑之騏誣奏福有異志文皇察其妄不問至是召還命兼詹事輔皇太子交人感其德扶老攜幼走送號泣不忍別福既還交阯賊遂劇訖不能靖　以兵部尚書陳洽掌交阯布按二司事洽以參贊李彬軍務留交阯數年至是命代黃福　庚辰河溢開封遣右都御史王彰撫振之並免今年糧稅　壬午上大行皇帝尊諡廟號曰太宗文皇帝　工部奏修軍器請徵布漆於民上命給鈔市之敕自今官司所用物料於所產地計直市之有科派病民者罪不宥　癸未禮部尚書呂震奏請遵太祖遺詔彷漢文以日易月之制以二十七日易吉服不報震以語羣臣惟楊士奇不可於是蹇義兼取二說以進亦不報明旦上視朝素冠麻衣絰惟士奇及英國公張輔服如之朝罷上顧左右曰大行在殯易服豈臣子所忍言士奇執是也既而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反不及　乙酉增諸王歲祿　丙戌以風憲官備外任出給事中蕭奇李謙等三十五人為州縣官　丁亥黎利復寇清化初利屢為官軍所敗率衆求撫而仍匿俄樂造軍器不已榮昌伯陳智奏請進兵會上方以踐祚赦天下因敕智善撫之初中官山壽鎮守交阯與利善至是還朝力言利可撫狀請往諭之必來歸上曰此賊狡詐若為所紿將不可制壽請以死保之乃遣壽賚敕授利清化知府敕甫降而利已寇清化都指揮陳忠死之利得敕無降意但借撫愚守臣而寇掠不已攷異授黎利清化知府見明史安南傳而本紀佚之但書利寇清化事今据三編增入九月又据明史稿系之丁亥下　戊子始設南京守備以襄城伯李隆為之兼領中軍都督府事為南畿要職　乙未諭兵部尚書李慶以畿內民所養官馬分給諸衛所念民力恐廢耕桑也　上既設公孤官乃進蹇義[illegible]楊士奇[illegible]

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增設謹身殿大學士自榮始為之戊戌賜義等四人銀章各一曰繩愆糾繆諭以協心贊務凡有闕失宜言者用印密封以聞　是月上念山林川澤皆與民共命自居庸以東與天壽山相接禁民樵採餘悉弛之　出前太常少卿周納為交阯知府訥以憂去官至是起復還朝上以其曾請封禪鄙之故有是謫　冬十月壬寅革南北京戶部行用庫初行用庫之設倒易新鈔兼收民閒金銀至是上用夏原吉之言罷金銀交易之禁並廣收民閒鈔入官取昏軟者悉毀之乃增市肆門攤諸稅折收舊鈔俟鈔法通仍復其舊　乙巳復魏國公徐欽爵初欽既襲爵以縱恣為言官所劾文皇宥之令歸就學永樂十九年來朝不辭徑去文皇怒罷為民至是上即位追念中山王功復其故爵　戊申通政司請以四方雨澤章奏送給事中收貯上曰祖宗令天下奏雨澤欲前知水旱以施振卹積之通政司已失之矣今又令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自今奏至即以聞　己酉冊妃張氏為皇后后父騏永城人太祖冊后為燕世子妃授騏兵馬副指揮早卒后自為上妃得文皇及仁孝皇后懽上在東宮數為漢趙二王所間體肥碩不能騎射文皇恚至減太子宮膳瀕易者屢矣卒以后故得保全云　壬子立皇長子瞻基為皇太子封子瞻埈為鄭王瞻墉越王瞻墡襄王瞻堈荊王瞻墺淮王瞻塏滕王瞻垍梁王瞻埏衛王　乙卯詔京外官薦舉德行惇篤行止端方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堪稱識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薦後有犯贓者更立舉主連坐之法　丁巳令三法司會大學士府部通政六科於承天門錄囚並諭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所深知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文致今後審決重囚卿等三人必往同讞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增京官及軍士月廩諭戶部尚書郭資曰往年百官軍士皂從月給米五斗今建都於此皆有家室恐不足以資生往往守義者困於飢寒玩法者恣無忌憚朕欲悉加倍給之京倉之儲不乏用否資對曰不乏遂命增給著為令　丁卯擢歷事監生徐永潛等二十人為六科給事中　是月衍聖公孔彥縉來朝彥縉訥之孫也以永樂八年襲爵時甫十歲文皇命肄業太學久之遣歸至是以上登極入覲上語侍臣曰外蕃貢使皆有公館今以先聖子孫令其假館民家非崇儒重道之意也乃命賜宅於東安門外（攷異孔彥縉賜宅明史稿明書皆系之十月甲辰明史本紀不載今據增）　召前峽山知縣弋謙為大理寺卿謙初為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剴切上時在東宮心識之後謙以忤旨謫陝山知縣復坐事免至是召至京師遂有是擢（攷異諸書系之九月憲章錄系之十一月今據實錄在是月）　改刑部尚書吳中於工部　十一月壬申朔詔建文諸臣家屬在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及習匠功臣家為奴者悉宥為民還其田土言事謫戍者亦如之先是上謂諸臣曰建文諸臣已蒙顯戮然方孝孺輩皆忠臣

也越日遂有是命時齊泰一子甫六歲免死戍邊至是赦還黃子澄一子變姓名為田經遇赦始復姓家于湖廣孝孺獨無後惟克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復洪武二十五年詣闕上書請減湯和所加甯海賦謫戍慶遠衛以軍籍免孝復子琬尋亦釋為民　癸酉詔有司條政令之不便民者以聞凡被災不即請振者罪之　阿嚕台聞上踐阼遣使來貢馬詔宥其罪納其馬自是阿嚕台仍歲修職貢（攷異明書係之九月明史本紀及三編月日與實錄同今據之）　甲戌詔曰朕承大統君臨億兆亦惟賴文武賢臣共圖康濟矧屬亮陰之際尤切倚毗之心嗣位初首詔直言而涉月累旬言者無幾夫京師首善地民困于下而不得聞弊膠於習而不知革卿等宜極言時政之得失輔以至誠毋慮後譴　乙亥遣使敕諭烏梁海官民曰朕承大統凡四方萬國罪無大小悉予赦宥若爾三衛官民敬順天道仍前朝貢朕當許其自新悉聽往來生理諭侍臣曰彼有過而不宥之既無所容將來必為邊患朕不吝屈己以安百姓也　詔近畿官軍吏番詣京師操練從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之請也　丙子遣御史巡察沿邊諸衛稽部曲申號令　癸未遣御史湯濴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諭曰國以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比年牧守官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民不聊生今令爾等分行考察然人才器不同當明白具實以聞無惑於小人毋屈於勢要毋私於親故詢之於衆斷之以公可也至御史朕之耳目勉副朕心必先自治乃可治人若棄廉恥違禮法朕亦不貸往勉之　甲申平陽王美圭來朝奏言先帝所撥賜恭王田濟潢卒不與上以書諭之濟潢卒不奉命　丙戌進蹇義少師楊士奇少傅夏原吉以太子少傅進少保亦賜繩愆糾繆印章（攷異明史本紀但書賜夏原吉銀章事證之七卿表是年十一月晉蹇義少師又楊士奇晉少傅夏原吉晉少保皆在是月今據明史稿增入）時太子少師呂震班在原吉上上命鴻臚引震列其下尋有是擢又命原吉仍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原吉以食三祿固辭乃聽辭太子少傅一日上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詞顧謂士奇及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嘗見前代人主惡聞直言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賢良之臣言不見聽退而卷舌朕與卿等宜深以為戒因取五人誥詞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　己丑禮部奏冬至節請朝賀不許　庚寅敕諸將嚴邊備　辛卯上諭夏原吉曰古者寓兵于農而不奪其時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而有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以致儲蓄不充罷于轉運乃詔天下衛所官凡屯田軍士毋得擅役違者罪之　壬辰詔都督方政同榮昌伯陳智填交阯是時黎利復圍茶籠州智諳懦素無將畧因借撫以愚朝廷且與政迕坐視不救會山壽至力持撫議以故賊益猖獗不能制（攷異明史本紀但書九月黎利[illegible]）

茶籠其再寇在十一月正命陳智填交阯之時智坐視茶籠之圍而不救閏七月頼盖敗明年五月有旨切責今本紀但書十一月智填交阯而不及再圍茶籠事今增入並分書之　是月召浙江巡按御史虞謙還擢大理寺卿謙因應詔上書言七事一曰用人用得其人則治道興非其人則治道隳二曰興學校教育之道本於師範不在於備而在得人三曰端風憲都察院為耳目綱紀之官今俾之耑治獄非設官本意四曰廣儲蓄頻年用兵京師困乏宜預為備五曰惜民力畿內之民困於牧養宜分給無馬郡縣六曰通鈔法鈔法不行由於出多而入少宜多方收之而不輕出則自然流通七曰治奸宄畿民多盜賊宜編為里甲使互相覺察上以其言皆切中時務命議行之未幾有言謙奏事不密市恩於外者上怒改少卿一日楊士奇奏事不退上問欲何言得非為虞謙乎士奇因具白其誣且言謙歷事三朝得大臣體上曰吾亦悔之尋復謙官又諭士奇曰頃羣臣頗懷忠愛朕有過方自悔而進言者已至良愜朕心上之監國也御史舒仲成以言事忤旨出為湖廣按察副使至是欲逮治之士奇曰陛下即位詔向忤旨者皆得宥若治仲成則詔書不信懼者衆矣如漢景帝之待衛綰不亦可乎即罷弗治　加戶部尚書臣郭資太子少師命致仕資治錢穀有能稱蹇義夏原吉以其偏執數誤事且多病請令致仕上以資舊臣不忍棄之並復以問士奇對曰資性強毅人不能干以私然踰祖詔數下資不奉行使陛下恩澤不流者是其過也上乃命資致仕仍優其秩復其家　上以交阯之亂由馬騏以採辦虐民激變甫登極即召之還至是騏復矯旨下內閣書敕復往交阯採辦金珠內閣以聞上曰朕安得有此言騏在交阯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之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竟不誅也　十二月癸卯宥建文諸臣外親全家戍邊者留一人在戍所餘悉放還　辛亥諭尚書蹇義等曰廣官賢否軍民休戚所係昔唐太宗書刺史名於屏朝夕省覽遇有善政各疏於下故當時百官皆思奮勵致治太平以至斗米三錢外戶不閉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兩廊今五府六部朝夕接見得詢察賢否若三司官朕既不識又不悉姓名雖或聞其賢否久則易忘夫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誰復知戒如此何以望治乃命書天下都司及布按二司姓名於奉天門西序　癸丑免被災稅糧　庚申葬文皇帝於長陵　丙寅命顧興祖討廣西叛蠻平之　是月禮科給事中黃驥以曾三使至西域因上疏言西域貢使多商人假託無賴小人遂投為從者乘傳役人運貢物至京師賞賚優厚番人慕利貢無虛月致民失業防農比其使還多齎貨物車運至百有餘輛丁男不足役及婦女所至辱驛官鞭夫隸無敢與校者乞敕陝西行都司惟哈密諸國王遣使入貢者許令來京師止正副使得乘驛馬陝人廄少魁至西域所產惟馬切邊需應就給甘肅軍士其硇砂梧桐鹻之類皆無益於國用請一

切勿受則來者自稀浮費益省上嘉納之以示尚書呂震且讓之曰驥嘗奉使悉西事卿西人顧不悉耶驥言是其印議行　進大學士楊榮工部尚書初解縉等入文淵閣皆編檢講讀之官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上踐阼以來士奇榮等皆東宮舊臣俱掌內制不次超遷然居內閣者必以尚書為尊自榮後諸入文淵閣者皆相繼晉尚書於是閣職漸崇　作觀天臺於禁中　封漢庶子瞻垐等以下五人皆為王是冬漢世子瞻坦帥諸王皆來朝是歲甯王權聞上即位上書欲來朝詔止之權又言南昌非其封國上報曰南昌乃叔父受之皇考二十餘年非封國而何權在文皇時頗自韜晦上自踐阼以來優禮諸藩法禁稍弛因乘閒言之卒不許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

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御奉天門受朝不舉樂先是羣臣習朝正旦儀尚書呂震請用樂惟大學士楊士奇黃淮以為不可上疏請止未報士奇復奏待庭中至夜漏十刻報可朝罷謂士奇曰呂震每事誤朕非卿等言悔無及尋晉士奇兵部尚書兼故官並食三祿士奇辭尚書祿許之　乙亥詔內外羣臣修舉職業諭曰朕祗紹洪圖仰惟祖宗創業守成之難夙夜惓惓嗣位以來蠲逋負赦有罪不急之務一切停罷選任賢良共圖維新之治期天下安於太平今天下庶事未盡理生民未盡安斯朕之責亦爾文武羣臣之責尚思勉之　己卯享太廟　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左選諸臣有學行者入直楊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蹇義薦學錄楊敬訓導何澄詔以繼為博士敬編修澄給事中日直閣中楊溥掌閣事進佐之溥以東宮故一繫十年獄中惟發憤讀經史諸子上憐而敬之至是親授閣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學問欲廣知民事為治道輔有所建白封識以進　癸未以時雪不降敕羣臣修省　丙戌大祀南郊奉太祖太宗配　壬辰朝臣予告歸省者皆賜鈔有差著為令　己亥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熊槩參政葉春巡視南畿浙江察民利病以聞　是月布政使及守令皆來朝兵部尚書李慶上言今歲畜馬蕃息除給軍外尚多數千今朝覲官並集京師請准民閒例人給一馬令牧之歲課其駒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選賢授官而使之牧馬是貴畜而賤士也何以示天下後世上許中旨罷之已而寂然士奇復力言又不報至是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謂曰朕向者豈真忘之聞呂震李慶輩皆不喜卿朕念卿孤立恐為所傷不欲因卿言罷耳今有詞矣因手出陝西按察使陳智言養馬不便疏命士奇草敕行之士奇頓首謝上曰今後政令有不便密以告朕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與語朕以先朝舊人不忍遽退也　進黃淮少保兼戶部尚書金幼孜禮部尚書　二月辛丑頒將軍印於諸邊將初鎮守邊將有佩將軍印者多

係特命請之拄印將軍至是始頒各鎮將軍印雲南曰征南將軍兩廣曰征蠻將軍遼東曰征虜前將軍大同曰征西前將軍宣府曰鎮朔將軍甘肅曰平羌將軍是時陳智鎮交阯亦頒征夷副將軍印

戊申祭社稷奉太祖太宗同配

命中官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和使舊港以去年還而文皇已晏駕至是命之

丙辰上親祀先農耕藉田

丙寅奉太宗神主祔太廟

是月南京地連月屢震凡十有六六安衛亦震攷異明史本紀于是年二月三月四月皆書南京地屢震明史稿二月南京地震凡六三月南京地震凡十六四月南京地震凡三又于五月書云辛奉南京地震三編輯覽皆書之二月日云凡十有六震四月又三震五月復震與明史稿補異證之明史五行志是歲南京地震凡四十有六是又一年之震數也今據三編書之二月而據五行志增入六安地震于二月下

遣漢王高煦次子瞻圻守鳳陽皇陵初瞻圻憾父殺其母在京師屢發其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及上即位高煦入朝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事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乃讒搆至此稚子不足誅遂不封至是謫之

國子祭酒胡儼以疾乞致仕儼以桐城知縣為副都御史練子甯所薦謂其學達天人足資帷幄建文帝召之比至燕師渡江文皇即位以解縉薦授翰林檢討同直文淵閣已而有忌之者謂儼學行堪師表遂改祭酒永樂二年儼居國學二十餘年以身率教動有師法至是乞休上賜敕獎勞進太子賓客仍兼祭酒還歸並復其家

三月壬申前光祿署丞權謹以孝行擢文華殿大學士謹奉母至孝以省侍告歸母年九十終廬墓三年不御酒肉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上出其事狀令侍臣廷誦之遂有是拜謹辭上曰朕擢卿以風天下之為子者謹徐州人攷異據明史孝義傳言謹以孝行特拜是職傳中記其母終廬墓有泉湧兎馴之異三編據之載入目中證之紀聞通紀諸書中有廬墓語而通紀類記其時有王讓者亦以孝行舉有廬墓湧泉之異似湧泉者又一人也今但記其廬墓不御酒肉餘皆畧之

甲戌賜先朝大臣金忠等以下九人贈官予謚許思温等以下九人贈官

丁丑詔求直言初上即位首召弋謙擢任大理謙直陳時政極言官吏貪殘非復洪武之舊及有司誅求無藝民所不堪上多采納之既復陳五事詞太激上不懌於是尚書呂震吳中等劾謙誣罔都御史劉觀令衆御史合糾謙賣直沽名上以問楊士奇對曰謙不諳大體然心感超擢之恩欲圖報耳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優容之上乃不罪謙然每見謙詞色甚厲士奇從容言陛下詔求直言不宜以謙言觸怒今四方朝覲之臣皆集闕下見謙如此將謂陛下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此固朕不能容亦呂震輩迎合以益朕過自今當置之遂免謙朝參令專視司事至是上以言事者益少復召士奇曰朕怒謙矯激過實耳朝臣遂月餘無言卿宜語諸臣朕言士奇曰臣空言不足信乞親降璽書遂令士奇就榻前草敕引過曰朕即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聽納閒者弋謙所言多非實事羣臣遂交章奏其賣直請寘諸法朕皆不聽但免謙朝參而自是言者益少今自去冬無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為臣者懷自全之計退而默然

何以為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羣臣勿以前事為戒於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直言勿諱謙朝參如故尋因中官採木四川貪橫上以謙清直命往治之擢為副都御史並敕罷採木之役　戊子隆平飢時柏鄉縣多貽官麥有司請以貸之上曰即振之何貸為　己丑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非務誅殺也吏或深文傅會以致冤濫朕深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罪或朕以嫉惡故法外用刑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覈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鞭囚背及加人宮刑有自宮者以不孝論非謀反勿連坐親屬古之盛世采聽民言用資儆戒今奸人往往摭拾誣為誹謗法吏深刻鍛鍊成獄刑之不中民則無措其除誹謗之禁有告者一切勿治嘗諭刑部尚書金純曰近日法司務為羅織而言者輒以誹謗得罪甚無謂也純亦承上意務寬大每戒屬吏不得妄椎擊人一時獄中無瘐死者　庚寅命陽武侯薛祿為鎮朔大將軍充總兵官率師巡邊開平大同時鹵寇雲中祿督兵追至大松嶺斬獲甚衆益祿五百石尋有是命　辛卯上以陳智討交阯久不克命安平伯李安往佐之與智同鎮交阯　戊戌上欲還都南京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復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　是月趙王高燧之國彰德奏辭三護衛許之　加賜姚廣孝少師張玉河間王朱能東平王與涇國公王真並配享文皇廟廷上念前兵部尚書劉儁參贊交阯陷賊不屈而死有司未請褒卹至是敕責禮官呂震曰婦人盡節于夫尚有卹典況大臣捐軀為國者乎其贈儁太子少傅賜謚節愍攷異据明史朱能傳與姚廣孝配享在元年三月贈劉儁官謚見儁本傳亦在三月諸書或系之二月今据列傳　夏四月壬寅上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士奇言上恩至矣但須戶工二部與聞上曰救民之窮如救焚拯溺惟恐不及付之有司將以國用不足轉致遲疑遂命中官具楮筆令士奇就門樓書詔上覽畢即用璽付外行之顧士奇曰今可語部臣矣　設北京行都察院　壬子命皇太子謁孝陵時南京屢奏地震廷臣請以親王及重臣鎮之上曰無踰太子矣遂命太子居守南京大學士權謹扈從　乙卯上朝罷顧蹇義楊士奇曰朕監國二十年為讒慝所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以有今日言已泫然義等亦流涕對曰先帝之明亦陛下孝誠之感也即日賜義璽書曰昔朕監國卿以先朝舊臣日侍左右兩京肇建政務方殷卿勞心焦思不恤身家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承大統贊襄治理不懈益恭朕篤念不忘茲以己意創製蹇忠貞印賜卿俾藏于家傳之後世知朕君臣共濟艱難相與有成也又賜士奇璽書曰往者朕膺監國之命卿侍左右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嘉謨入告期予於治正固不二簡在朕心茲創製楊貞一印賜卿尚克交脩以成明良之譽攷異野史載是月癸丑

朝龍顧蹇義楊士奇等云云按明史天文志不載是月星變惟此事見楊士奇三朝聖諭錄附識於此　戊午車駕至天壽山謁長陵己未還宮　是月振河南四州二十三縣及大名飢　南京地震凡二　時廷臣有上書頌太平者楊士奇進曰陛下雖澤被天下然流徙尚未歸創痍尚未復民尚艱食更休息數年庶幾太平可期上然之因顧蹇義等曰朕待卿等以至誠實賴匡弼數月以來惟士奇五上章卿等皆無一言豈果朝政無闕天下太平邪義等慚謝　改南京兵部尚書張本為行在兵部　五月辛未南京復震　癸酉詔修文皇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夏原吉為監修大學士楊士奇等為總裁　翰林院侍讀李時勉復上疏言事其畧曰臣聞上有仁聖之君斯下有忠直之臣臣願陛下節民力謹嗜慾勤政事務正學伏惟陛下新登寶位恩澤所加遠近無間未幾土木遽興重勞民力聞內官催木疾如風火折辱郡縣棰楚小民苟民力既殫而或加以饑饉臣恐陛下赤子無復如前日矣所願節民力者此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斬焉衰絰之中正以禮導民之日側聞中官遠自建甯選取侍女百姓驚疑且大孝尚未終正宮尚未冊恐非風化之原所願謹嗜慾者此也自古人君莫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高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未嘗見日而臨百官今或旭日已旦朝儀方肅似非古人庭燎待賢之意若謂天下大安可以優游于庶政則飛蝗蔽天民食寡乏誠戰兢惕厲之日所願勤政事者此也程子曰人君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自然氣象變化德器成就臣願陛下於萬幾之暇選一二儒臣以侍左右備顧問或求帝王經世之要古人治亂之由參究天人之蘊察知稼穡之艱俾涵養既深本心自正則逸樂無益之事無自而萌芽佛老異端之說無自而眩惑矣所願務正學者此也疏入上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脇折者三曳出幾死己卯改時勉交阯道御史命日慮一囚言一事章三上乃下錦衣衛獄時侍講羅汝敬亦以言事改御史同下獄　諭吏部慎選御史以清風紀又令咨訪可為都御史者以為十三道御史之表率時都御史劉觀以刻弋謙為輿論所鄙有言其受賕交通諸道相率為貪縱上漸疏之　庚辰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敕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於南京辛巳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是日帝崩於欽安殿年四十八帝自靖難師起以世子居守全城濟師其後文皇御極歲出北征東宮監國朝無廢事然中更漢趙二王之媒孽屢瀕於危而終以誠敬獲全故其告人曰吾知盡子職而已不知其它也是可為萬世子臣之法矣在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論者以為與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比隆云　皇太子方謁孝陵聞喪即日就道時南京頗傳凶問又傳漢王高煦謀伏兵於道邀太子羣臣請整兵衛或請從間道太子不可曰君父之義誰敢干之驛道馳還六月辛

丑至良鄉內官監楊瑛尚書夏原吉等奉遺詔至宣詔皇太子哭盡哀入宮始發喪庚戌即皇帝位以明年為宣德元年大赦天下攷異仁宗之崩野史書不發喪鄭襄二王監國明史本紀不載但于六月太子至良鄉下書發喪二字蓋是時因高煦有異謀則不發喪之語近之惟鄭襄二王監國但見通紀今刪之　辛亥敕邊將及南京等處嚴守備　甲寅中官在外採辦者悉召還並罷所市物　秋七月己巳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昭皇帝廟號仁宗　乙亥尊皇后張氏為皇太后冊妃胡氏為皇后　辛卯命鎮遠侯顧興祖討潯州大藤峽蠻平之　乙未諭法司慎刑獄　是月罷浙江布政使參議王和袁旵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善為民和等坐贓遇赦吏部奏擬還職上曰士大夫首重廉恥貪汙之吏豈可復任方面　閏月戊申命安順伯薛貴清平伯吳誠都督僉事馬英都指揮梁成帥師巡邊誠初名買驢以歸附更賜姓名誠七卿表作成　乙丑罷弘文閣詔王進等各還本任召楊溥入直文淵閣與楊士奇等共掌機務　是月敕修仁宗實錄以張輔蹇義夏原吉及成山侯王通為監修大學士黃淮金幼孜楊榮學士楊溥與楊士奇同為總裁蓋兩朝實錄並修也攷異明史本紀及三編皆不載證之吾學編典彙皆書于是年閏月沈氏野獲編所記尤詳蓋是時太宗實錄尚未成此修仁宗實錄者即修太宗實錄之原人惟監修加入王通耳故通紀於是月書勅修太宗仁宗兩朝實錄今並記之　八月戊辰都指揮李英討安定曲先叛番大敗之初洪武間於西番地置安定曲先二衛尋授故元宗室卜因特穆爾為安定王未幾王為沙剌所弒其子撒兒只失加為其兄所殺部眾離散子亦攀丹流寓靈藏永樂十一年五月帥眾來朝自陳家難乞授職文皇念其祖率先歸附令襲封安定王賜印誥自是朝貢不絕二十二年中官喬來喜鄧誠使烏斯藏次黃羊川安定指揮哈三孫散哥及曲先指揮散即思等率眾邀劫殺朝使奪駝馬幣物而去時仁宗御極敕英偕河州衛指揮康壽討之英等帥西甯諸衛及十二番族之眾深入追賊賊遠遁至是英等踰昆侖山西行數百里抵雅令闊之地遇安定哈三等擊敗之斬首四百八十餘級生禽七十餘人獲駝馬牛十四萬有奇曲先聞風遠竄追之不及而還安定王懼隨大軍詣闕謝罪尋論功封英會甯伯攷異據明史本紀書是月戊辰都指揮李英討安定曲先叛番大敗之安定王桑兒加失夾等詣闕謝罪證之西域傳所謂撒兒只失加者即桑兒加失夾也惟據傳言安定王被弒安定王本[illegible]之宗室太祖時封之即卜烟帖木兒者是也其子撒兒只失加為其兄所殺部眾潰散子亦攀丹流寓靈藏于永樂十一年帥眾入朝自陳家難乞授職帝念其祖率先歸附令襲封安定王賜印誥自是朝貢不輟據此則是年因敗謝罪之安定王乃撒兒只失加之子亦攀丹也蓋明史據實錄所記仍其父之名書之又譯音互異耳今據西域傳　壬申敕諭吏部令在京五品以上及御史給事中在外布按二司正佐官及府州縣各薦所知務取廉潔公正堪以牧民者並定舉後犯贓連坐律　癸未詔大理寺卿熊概參政葉春巡撫南畿浙江先是概與周幹奉命巡視南畿浙江幹還劾左參政岳福庸懦不任職土豪肆惡為民患仁宗監國時嘗命概以御史署刑部知其賢及是使遂擢任大理遂令與春同往巡撫巡撫之設自此始概幼孤隨母適胡氏遂冒胡姓洎巡撫自浙還朝始請復姓九

月壬寅葬昭皇帝於獻陵　是月大學士權謹扈上南京監國還自陳年老乃改通政司參議令致仕是時晉權東宮舊僚以左庶子陳山為戶部侍郎洗馬張瑛為禮部侍郎戴綸為兵部侍郎中允徐永達為鴻臚寺卿贊善顧從善王讓為翰林侍講惟中允林長楙以扈從南京後至出為鬱林知州尋又出綸參贊交阯軍務初永樂間綸與長楙俱侍皇太孫講讀時文皇命太孫習武事太孫亦雅好之而綸與長楙以太孫春秋方富不宜荒學問而事游畋時時進諫又具疏為帝言之帝出綸奏付太孫由是遂銜之上即位綸復以諫獵忤旨遂有是命未幾二人皆坐怨望下錦衣衛獄上臨鞫之綸抗辯觸上怒立箠死籍其家長楙遂繫獄十年　冬十月戊寅南京地震　戊子赦公侯伯五府六部大學士給事中審覆重囚著為令　是月改兵部尚書李慶於南京　十一月戊戌顧興祖討思恩叛蠻平之初蠻寇覃公旺等作亂據思恩縣大小富龍三十餘峒固守險阻以拒官軍興祖督兵分道攻之禽公旺並其黨千五十餘人悉誅之捷聞上曰蠻民亦朕赤子殺至千餘豈無脇從非辜者以後宜開示恩信撫而降之如賈琮戍交州可也　辛酉遣鎮朔大將軍薛祿帥師巡邊先是祿備邊開平大同上即位召還陳備邊五事至是復遣之　交阯黎利圍茶籠七月城中粮盡巡按御史以聞奏至而仁宗崩上即位尚書掌布按二司陳洽上言利雖乞降內攜貳既圍茶籠復結老撾及玉麻士官同惡始言俟秋涼今秋已過復言與參政梁汝笏有怨而招集徒眾日益滋蔓乞敕總兵官速行勦滅奏上降敕切責陳智等期以來春平賊智等猶不為意是月茶籠陷又安知府署州事琴彭死之攷異明史本紀宣德元年三月陳智方政等討黎利于茶籠州敗績又安知府琴彭死之按智等討黎利敗績事在明年之三月而茶籠之陷琴彭之死實是年冬事也證之安南傳茶籠被圍在永樂二十二年之冬閒七月粮盡巡按御史以聞則正洪熙元年之四五月中故傳以為奏至而仁宗已崩宣宗即位正是時也追宣宗切責智等智等不為意於是茶籠遂陷其時陳洽上言賊勢滋蔓乞命總兵官速行勦滅上復切責智等期以來春平賊智等始懼乃有元年三月之役傳中敘事前後分明蓋茶籠陷後謀起兵克復又為利所敗也紀事本末典彙等書皆系茶籠被陷琴彭死難于是年之十一月輯覽作七月三編統記其事于元年三月智等敗績之下亦云洪熙元年冬茶籠陷琴彭死之與紀事本末諸書所載同輯覽元年四月命王通討黎利下目中書茶籠被圍注云在去年十月是也又陳智方政討之敗績注云是年三月取脂也元年然則琴彭之死非方政等敗績之時明矣明史紀因元年敗績故牽連並記遂及琴彭之死耳於此見三編輯覽書法之詳且核也

上之即位也平江伯陳瑄上疏陳七事其一謂南京根本之地宜嚴守備又言歲運粮餉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諸府並去北京遠往返踰年上通公租下妨農事宜轉至淮徐等處別令官軍接運上是其言至是遂命瑄鎮守淮安仍督漕運　十二月甲申顧興祖移師討廣西宜山蠻平之　是歲始更定科舉法初洪武鄉試取士雖有定額自十七年再行詔從實充貢毋以額限嗣後遂多寡不一仁宗改元與侍臣議定其額楊士奇請兼取南北士乃定鄉試南京國子監及南直隸共八十人北京國子監及北直隸共五十人江西如之其次浙江福建又次湖廣廣東又次河

南四川又次陝西山東山西皆自五而殺廣西二十人雲南交阯各十人貴州應舉者就試湖廣會試取士不過百人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仁宗從之未及行而上即位遂詔頒式於天下著為令

明通鑑卷十九

紀十九 起柔兆敦牂盡彊圉協洽凡二年

宣宗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

宣德元年春正月丙申朔御奉天殿受朝不舉樂　癸卯享太廟　甲辰南京地震　丁未大祀南郊　癸丑赦死罪以下令運糧宣府自贖　己未遣吏部侍郎黃宗載十五人清理天下軍伍初仁宗時興州左屯衛軍范濟言衛所勾軍州縣多不以實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户行賄得免仁宗謂尚書張本曰軍伍不清弊多類此至是上即位諭兵部曰朝廷於軍民如舟車任載不可偏重有司宜審實無混遂有是命自後遣京卿給事中御史以為常時宗載奉使至浙江　是月詔大學士金幼孜起復幼孜乞歸省母至是母卒遂奪情　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或言其藉以窺伺朝廷上曰吾惟推至誠以待之耳乃以諒陰卻不受攷異諸書載漢王獻燈事蓋覘朝廷也明史本紀不載今增入　二月戊辰祭社稷丁丑耕耤田　戊寅南京復震攷異南京正月二月地兩震明史本紀不書五行志云是年南京地震者九則又不止正二兩月也今據三編　丙戌謁長陵獻陵丁亥還宮　是月盡除開荒田逋稅時巡按山西御史張政上言民人先有逃徙荒廢田土逋負稅糧近奉詔赦宥今其復業所有積逋悉予蠲免歡騰遠邇莫不來歸臣見山西民人多復愁沮緣初逃時有司懼罪未申户部無從開豁今來歸將復徵之恐又逃徙上謂夏原吉曰大赦之後何逋不除豈可謂初未申聞便要徵納其即下有司悉予蠲免　三月己亥征夷副將軍陳智都督方政討黎利于茶籠州敗績先是茶籠陷智等擁兵不救賊勢益熾尋陷諒山知府易先力竭自經死之追智等奉勅切責始與政師兵薄可留關為利所敗還至茶籠又敗政勇而寡謀智懦而多忌素不相能而山壽專招撫逗留又妄不救是以屢敗攷異紀事本末與彙書茶籠諒山先後陷琴彭易先死之琴彭之死恰在去年之冬雖易先死無月日可攷今于方政敗績下牽連記之　癸丑進行在禮部侍郎張瑛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閣瑛以東宮舊恩起用然善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受成而已　夏四月乙丑詔授成山侯王通為征夷將軍充總兵官都督馬瑛為參將討黎利於交阯仍命尚書陳洽參贊軍務平安伯李安掌交阯都司事陳智方政俱奪職充為事官從通立功自贖　是月呂震卒以胡濙為行在禮部尚書時京師仍稱行在震為人佞狹頑愎然有精力能彊記才足以濟其為人嘗兼三部事奏牘益多皆自占奏情狀委曲背誦如流故

歷事三朝雖不見重亦竟以功名終濙以仁宗改元召為行在禮部侍郎上書陳十事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還南京省南北轉運供億之煩帝皆嘉納既聞其嘗有密疏疑之不果召轉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上即位仍遷禮部左侍郎至是來朝留之行在禮部遂進尚書　上以載籍所記前代外戚及臣下善惡足為鑒戒乃採其事製外戚事鑑歷代臣鑑至是書成頒賜外戚及羣臣諭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必自親親始至文武諸臣亦欲同歸于善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故于暇日采輯其善惡吉凶之迹彙為是書以示法戒其擇善而從以保福祿茲乎自製序頒之　五月甲午朔録囚諭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祖宗時遇隆寒盛暑必命法司録囚今天氣鬱炎不分輕重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其即量輕重區别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丙申詔赦交阯黎利許自新時渠魁未平小寇蠭起美留潘可利助逆而宣化周莊太原黃菴等結雲南寧遠州紅衣賊大掠上敕黔國公沐晟勦寧遠又發西南諸衛軍悉赴交阯受王通節制通未至而黎利復犯清化至是下詔赦利罪許以降者仍授官職又停採辦金銀香貨冀以弭衅初茶籠之陷也上責智等期以來春平賊召楊士奇楊榮于文華殿上曰昨諭榮昌伯等敕已行朕有一言獨與卿二人知之昔在南京皇考曾與朕言太祖定天下安南最先歸化黎氏篡陳法所必討求陳氏之後不得故郡縣其地若陳氏尚有後立之猶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靜此語藏之朕心未嘗忘士奇榮對曰永樂三年初征黎賊凡詔敕皆臣等親承面命聖志惓惓在于興滅繼絕上曰其時朕雖髫年尚記一二聖語亦如卿等所言卿二人意與朕合三二年內朕必行之及茶籠再敗敕王通等既出一日上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及士奇榮侍上曰交阯自建郡縣以來用兵無寧歲昨遣將出師朕反復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為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於一旦臣等以為非是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阯唐虞三代俱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為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以賈捐之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布行仁義況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耶上頷之至是遂有赦利之詔

壬寅冊孫氏為貴妃初妃父忠任永城縣主簿皇太后母彭城伯夫人故永城人時時入禁中言忠有賢女遂得入宮方十餘歲文皇命今皇太后育之已而上婚詔選胡氏為妃而以孫氏為嬪及上即位孫氏有寵至是遂封為貴妃故事皇后金寶金冊貴妃以下有冊無寶上特請于太后製金寶賜焉貴妃有寶自此始　丙午赦郡縣瘞遺骸　庚申詔陽武侯薛祿還（致異此與上丙午瘞遺骸明史摘系之四月用四月無丙午庚申蓋上文漏卯五月二字耳今据明史紀）　是月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割

肝煮液飲之遂愈宜旌表上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刲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傷生其罪尤大況太祖時已有禁令令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竝敕禮部仍著一律　六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奏南京輕重錄囚俱解赴行在道中亡故者多況其囚已經大理寺審允又赴行在則複奏宜令南京刑部都察院除軍民職官命婦犯輕重罪及旗軍校尉力士餘丁犯徒流死罪皆監候奏請其餘皆就地依律決遣從之　秋七月癸巳京師地震　乙未免山東夏稅時山東旱無麥也　己亥諭六科給事中凡中官傳旨必覆奏始行時中官有傳旨徑行者命下法司治之遂有是諭　壬子罷湖廣採木時湖廣發民運糧調軍征討會遇旱災民皆艱食工部勘合採杉松大材七萬株巡按御史劉鼎費奏請罷役從之尚書吳中請罷其半不許　是月巡按御史李驥奏請變通薊州軍戶畜馬初以薊州之東地廣草肥宜畜牧令永平衛軍人牧牝馬一兩歲責納一駒免其他役後軍士調發既多畜者皆老幼殘疾之人一人有畜至二三十匹者責駒既難種馬亦耗宜分給諸衛馬少者均養之詔從其議

自六月至是月江水大漲襄陽穀城均州鄖縣緣江民居漂沒者半又黃汝二水溢濬開封十州縣及南陽汝州河南嵩縣　始立內書堂教習內官監也初洪武間太祖嚴禁宦官毋得識字後設內官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書算小內史為之又設尚寶監掌御寶圖書皆僅識字不明其義及永樂時始令聽選教官入內教習之初上即位下詔求直言有湖廣參政黃澤上書言十事其言遠嬖倖曰刑餘之人其情幽陰其慮險譎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大巧似愚一與之親如飲醇酒不知其醉如嚥甘腊不知其毒寵之甚易而遠之甚難古者宦寺不使典兵干政防患于未然也涓涓不塞將為江河漢唐已事彰彰可監上雖嘉歎不能用至是開書堂于內府改刑部主事劉翀為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讀書其中其後大學士陳山亦專是職遂定翰林官四人教習以為常自此內官始通文墨司禮掌印之下則秉筆太監為重凡每日奏文書自御筆親批數本外皆秉筆內官遵照閣中票擬字樣用硃筆批行遂與外廷交結往來矣（攷異設內書堂事明史本紀不載三編輯覽特書之于是之下七月据實錄也明書所載月分同今据之）　八月壬戌漢王高煦反初高煦之國樂安未嘗一日忘反及仁宗崩上即位賜高煦及趙王視它府特厚高煦日有請皆曲徇其意由是益自肆乃遣其親信枚青等潛至京師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輔執之以聞時高煦已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又散弓刀旗幟于衛所盡奪旁郡縣畜馬立五軍四哨部署已定僞授指揮王斌知州朱恒長史錢巽千戶盛堅典仗侯海教授錢常等為太師尚書都督侍郎等官其餘各以差授職議先取濟南然後犯闕御史樂安李濬以父憂家居高煦遣人招之不往

變姓名間道詣京師上變上猶不忍加兵遣中官侯泰賜高煦書泰至高煦盛兵見泰南面坐大言曰靖難時非我出死力不得至是太宗輕聽讒言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上動以祖制繩我我安能鬱鬱久居此尋以兵馬軍器示泰觀之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歸報爾主亟縛奸臣夏原吉等來徐議我所欲泰懼不敢言歸亦不敢以實對錦衣官從泰往者具陳其狀上怒已而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更為書與公侯大臣多所指斥上歎曰漢王果反矣初議遣陽武侯薛祿往討之夜召諸大臣入屏左右密語大學士楊榮首勸上親征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時英國公張輔在侍奏曰高煦素懦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耶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變色退語臣等泣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榮言是也議遂決　癸亥召鄭亨陳英自大同永平還　丙寅宥武臣殊死以下五百二十人罪復其官　丁卯釋軍士徒罪以下令從軍自贖　己巳諭諸將親征詔鄭王瞻埈襄王瞻墡居守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大學士黃淮尚書黃福等協守又敕遣指揮黃謙同平江伯陳瑄帥兵防淮安勿令賊南走　辛未車駕發京師命薛祿等率兵二萬為先鋒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太常卿楊溥扈行　癸酉車駕過楊村馬上顧從臣曰度高煦計安出或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曰彼昔請居南京今必引兵南下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衛軍家屬皆在樂安肯棄之南走乎高煦外彊而中怯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必不肯親征他將之來以甘言厚利誘之僥幸成事今聞朕來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　丙子發哨騎二百前行　戊寅獲樂安歸正人言高煦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覺之防榮不得發又有進討言引精兵取南京者眾以家在樂安不從初聞陽武侯等進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及聞親征始懼上厚賞之給榜令還樂安諭其眾仍遣高煦書曰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今大師壓境王出倡謀者擒以獻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如初自古小人事藩國欲因之以圖富貴事如不成則又反噬以圖苟安王如執迷不悟大軍既至一戰成擒又或麾下以王為奇貨縛之來獻朕雖欲保全不可得矣其審圖之　庚辰薛祿等前鋒至樂安高煦約以詰朝出戰祿馳報上令大軍蓐食兼行夜分至陽信縣一時陽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來朝者　辛巳駐蹕樂安城北大軍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礮大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兇懼諸將請即攻之上不許仍以書諭高煦不報又以敕繫矢射城中諭逆黨禍福于是城中人多欲執高煦以獻者高煦狼狽失據乃密遣人詣行幄願假今夕訣妻子即出歸罪上許之　壬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

將出王斌等固止之曰當一戰死毋為人所禽高煦紿斌等復入宮潛從間道出見上羣臣請正典刑不允以劾章示之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上令高煦為書召諸子皆至餘黨悉就禽赦城中罪凡脅從者皆不問　癸未改樂安曰武定州命薛祿及尚書張本填撫之　乙酉遂班師　庚寅駐蹕獻縣之單橋大學士陳山迎駕山見上言趙王與高煦共謀逆已久宜移兵彰德禽之否則趙王反側不自安異日復勞聖慮楊榮亦從中贊決惟楊士奇不可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可欺乎榮厲聲曰汝欲撓大計耶今逆黨皆云趙實與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時惟楊溥與士奇合約入諫閽者不納上尋召蹇義夏原吉入二人以士奇言白上上亦初無罪趙王意移兵事得寢　九月丙申車駕還京師　戊戌法司鞫高煦同謀者詞連趙王高燧晉王濟熿命勿問時戶部主事李儀請削趙王護衛尚書張本亦以為言上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陛下當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欲封羣臣章示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善更得一璽書幸甚於是遣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觀至趙齎書示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上書謝恩明年復獻護衛由是言者始息上待趙王日益親而薄陳山謂士奇曰趙王所以全卿力也賜之金幣　庚子廢高煦為庶人錮于西內築室居之曰逍遙城王斌朱恒等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為民天津山東諸都指揮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餘皆戍邊上親製東征記書其事明不得已而用兵也　冬十月戊寅釋李時勉于獄復以為侍讀初時勉以諫先帝受杖瀕死既下獄與錦衣千戶某有恩千戶適涖獄密召醫療以海外血竭得不死仁宗之大漸也謂夏原吉曰時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至是有言時勉得罪先帝狀竝及遺言上震怒命使者縛以來朕親鞫必殺之已又令王指揮即縛斬西市毋入見指揮出端西旁門而前使者已縛時勉從端東旁門入不相值上遙見罵曰爾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諒陰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上聞言色稍霽徐數至六事止上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上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上乃太息稱其忠立赦之竝復其官比王指揮詣獄還則時勉已襲冠帶立階前矣　己卯夜大雷電雨　十一月乙未成山侯王通擊黎利于應平敗績兵部尚書陳洽死之通以九月至交阯會榮昌伯陳智遣都指揮袁亮擊黎利弟善于廣威州亮遣指揮陶森錢輔等渡河中伏竝死亮亦被執善遂分兵三道犯交州其攻下關者為都督陳濬所敗攻邊江小門者為安平伯李安所敗善夜遁通遂至亦分兵三道出擊參將馬瑛敗賊于清威

至石室與通會俱至應平之甯橋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且駐師覘之通不聽麾兵徑渡人馬行泥淖中不能成列伏四起軍潰遂大敗死者二三萬人通中脇走洽獨躍馬入賊陣創甚墮馬左右欲扶還洽張目叱曰吾為國大臣食祿四十年報國在今日義不苟生揮刀殺數賊自刎死黎利自清化聞之鼓行至清潭攻北江進圍東關通以父真死事封素無戰功朝廷不知其庸劣誤用之一戰而敗心膽俱喪乃陰許為利乞封而割清化迤南畀利悉撤官吏軍民還東關清化知州羅通不從曰不奉朝命而棄土地是賣城也與指揮打忠堅守利移兵攻之不能下別賊萬餘攻隘留關百戶黃彪等遇害百戶萬琮自南門大呼奮擊乃退初利攻乂安都督蔡福以糧盡降賊賊逼福詣諸城說降至清化通大罵而去福之降也其千戶包宣先通于賊脇福並降之惟指揮僉事周安憤甚潛與眾謀俟官軍至為內應宣覺之以告利利收安將殺之安曰吾天朝臣子義不死賊手與指揮陳麟躍起奪賊刀殺數人皆自刎死所部九千餘人悉被殺甯橋之敗王通詭與賊和而請濟師于朝為賊所遮不得達時何忠為政平知州會利遣使奉表入謝通乃遣忠及副千戶桂勝與偕行以奏還土地為詞陰令請兵至昌江中官徐訓泄其謀賊遂拘忠勝臨以白刃二人瞋目怒罵不屈並忠子皆被害上聞洽死嘆曰大臣以身殉國一代幾人追贈少保諡節愍後上聞安等之死亦嘆息如之　是月左都御史劉觀等言高煦之黨同謀者皆伏法其護衛軍丁居他州者尚多當罪之上曰凡先調衛及商販在外者皆不預逆謀其釋之勿窮治　十二月辛酉免六師所過地方秋糧　辛未命行在刑部都察院錦衣衛三日內悉上所鞫獄囚罪狀上親覽決真犯死罪依律連坐以下免死謫戍追贓流徒以下運甎贖罪及罰鈔釋免有差凡宥免三千餘人　上聞王通之敗大駭　乙酉命安遠侯柳升為征虜副將軍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副之都督崔聚為右參將尚書李慶參贊軍務由廣西進討黎利又命黔國公沐晟為征南將軍總兵官師興安伯徐亨新甯伯譚忠從雲南會之尚書黃福奉使南京陳洽之代福也累奏乞福還撫交阯至是召福赴闕諭曰卿惠愛交人久交人思卿其為朕再行仍以工部尚書兼詹事領交阯布按二司事與升等同行並敕王通守城練兵俟升至同進　是歲以錢塘于謙為監察御史謙生七歲有僧奇之曰它日救時宰相也中永樂十九年進士上即位授御史奏對音吐鴻暢上為傾聽尋扈蹕樂安高煦出降上命謙口數其罪謙正詞嶄嶄聲色震厲高煦伏地戰慄稱萬死上大悅師還賞賚與諸大臣等遂命巡按江西（攷異于謙授監察御史吾學編系之是年證之明史謙傳謙從上樂安還賞賚與諸大臣等遂命巡按江西是謙授御史已在前也今繫于是年之末）

二年春正月庚子大祀南郊　丁未有司奏歲問囚數上謂百姓輕犯法由于教化未行命申教化　是月詔申明屯

田法諭戶部及侍臣曰海內無事軍士量留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給衣食則國家可省養兵之費然朕以為立法固善尤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巡察　南京地震　上既命柳升等出師一日御文華殿召楊士奇楊榮諭曰前論交阯事蹇義夏原吉拘牽常見昔楚子討陳夏徵舒縣陳申叔時以為不可乃復封陳古人之服義如此前太宗初定交阯即欲為陳氏立後時廷臣不能順承今朕欲承先志但叛賊在所必得稍審當求陳氏立之士奇等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斷自聖心上于是益決意罷交阯兵　二月癸亥進行在戶部侍郎陳山為本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直文淵閣又進禮部侍郎張瑛為本部尚書上雖不重山然以東宮舊恩故與瑛先後命之　乙丑黎利犯交阯王通擊敗之斬其僞太監黎秘及太尉司徒司空等官獲首級萬計利破膽遁走諸將請乘勢追之通逗留三日賊知其怯復立寨濬濠四出剽掠未幾勢復張　是月上御文華殿賜輔臣銀章各一楊士奇曰端方貞靖榮曰方直剛正尋又賜尚書蹇義銀章曰忠厚寬宏夏原吉曰含宏貞靖攷異諸書皆紀賜輔臣四人銀章各一其實蹇夏二人非輔臣也又證之二人傳賜銀章在三年亦非同時事今牽連並記仍分別書之　三月辛卯賜馬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愉臨朐人自洪武開科惟三十年夏榜賜韓克忠第一人蓋專試北士也是科始分南北中卷取士而北人預首選亦自此始禮部尚書胡濙請復洪武舊制以朔日臨軒策士上曰設科求賢國家大事從之　是月敕戒羣臣曰執德以廉為要廉者法之公而政得其平治人以仁為本仁者施之厚而下蒙其澤忠以奉國敬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其勗之哉又與夏原吉語及古人信讒事曰讒慝之人能變白為黑誣正為邪聽其言似忠究其心實險是以舜聖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為國之賊朕于此輩每切防閑不使奸言得入枉害忠良汲黯正直奸邪寢謀卿等亦宜以為法　黎利自犯清化不克以昌江為官軍往來要道率衆八萬餘攻之時上復敕調武昌成都護衛中都留守及各省都司行都司兵凡三萬五千人從柳升沐晟征討而賊勢方熾道路梗絕奏報不通傳聞昌江被圍急上敕升等亟進援而賊懼大軍將至攻之益力夏四月庚申利陷昌江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劉順及中官馮智皆死之任等守昌江凡九月餘賊知不能克乃逼降將蔡福招任降任於城上大罵曰汝為大將不能殺賊反為賊用狗彘不食汝餘發礮擊之賊擁福去大集兵象飛車衝梯薄城環攻任與顧福帥精騎出城掩擊燒其攻具賊築土山臨射城中鑿地道潛入城任福隨方禦之誓以死守而諸將率觀望不援至是城陷任福猶帥死士三戰三敗賊賊驅象大至不能支皆自刎死智及順亦先後自經城中軍民婦女不屈死者數千人時諒江被圍亦九閱月知府劉子輔與守將集民兵死守與昌江先後同陷子輔

曰吾義不汚賊刃自縊死一子一妾皆死攷異明史本紀是月庚申黎利陷昌江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劉順知府劉子輔中官馮智死之證之陳洽傳利犯昌江李任顧福劉順馮智四人皆以守昌江抗節死時劉子輔為諒江知府與昌江先後陷子輔與一子一妾皆死之是子輔乃諒江知府守諒江而死者明史紀但書知府不書諒江同入之李任等四人之列蓋牽連並記耳今據陳洽傳分別記之　甲子晉王濟熿有罪廢為庶人初濟熿不與美圭田又聞朝廷賜濟熺王者冠服及宅賚予益怨望仁宗崩不為服使寺人代臨幕中廣致妖巫為詛呪不輟上即位密遣人結高煦謀不軌甯化王濟煥恭王第五子也上告變比禽高煦又得濟熿交通書上皆不問而濟熿所遣使高煦人懼罪及走京師首實內使劉信等告濟熿擅取屯糧十萬餘石欲應高煦竝發其宮中事皆實召至京廢為庶人幽之鳳陽同謀官屬及諸巫悉論死　己巳王通許黎利和為進表及方物通自甯橋之敗志氣沮喪舉動乖張賊圍交州久雖獲城下一勝終不敢出昌江諒江既陷賊遂并力以攻交州通益恇懼度柳升師雖出未能猝至道路多梗會利遣人請和願上表謝罪通欲許之集衆議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衆莫敢言遂以利書聞遣人偕利使至京　五月癸巳命陽武侯薛祿佩鎮朔大將軍印充總兵官督師防護糧餉赴開平時備禦都指揮唐銘等屢奏寇出沒邊境故也銘等又言孤城荒遠薪芻竝難猝遇寇至別無應援請添官軍神銃守備下英國公張輔及羣臣議皆以為添軍則饋給愈難宜准祿初奏于獨石築城立開平衛以開平備衛家屬移于新城且耕且守而以開平及所調守衛官軍選其精壯分作二班每班一千餘人更代于開平舊城備哨新城守禦官軍不足者暫于宣府及附近衛分酌量添撥候發罪囚充軍代還仍敕祿于防護糧餉之餘相宜區畫築城安恤以次集事上命俟秋成後為之　己亥奉仁宗昭皇帝神主祔太廟　丙午上親錄囚襍犯死罪皆就徒徒流笞杖論輕重罰工因謂侍臣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彼能因事改過即為善良若怙終不悛終亦不免又曰唐太宗號稱明君除斷趾法禁鞭背而悔殺張蘊古帝王用刑不可不慎　是月吏部上言自永樂十九年迄今遣回庶官四千三百餘人居鄉多不循分持官府短長請悉召至京考驗才能可用者以次銓敘否則罷為民從之　六月戊寅錄囚　秋七月己亥黎利復陷隘留關圍丘溫時鎮遠侯顧興祖擁兵在南甯不援桂林中衛指揮徐麒與南甯千戶蔡顒守丘溫將吏多棄城遁麒與顒猶帥疲卒固守城陷皆死無一降者上聞之詔逮治興祖至京師攷異明史本紀七月己亥黎利陷隘留關證之顧興祖傳麒顧言宣德中交阯黎利復叛陷隘留關圍邱溫興祖時在南甯擁兵不救徵下錦衣獄據此則陷隘留圍邱溫皆同時事及證之陳洽傳邱溫被圍將吏棄城遁惟桂林中衛指揮使徐麒與南甯千戶蔡顒帥疲卒固守城陷皆死無一降者今據傳補出圍邱溫及徐麒蔡顒二人死節事　庚子錄囚　辛丑四川松潘蠻叛詔都督同知陳懷充總兵官帥師討之初四川巡按御史奏松潘衛所轄阿用等寨蠻寇擁衆萬餘傷敗官軍請討之上意邊將必

有激之者已而四川都司奏至言番本無叛意因千戶錢宏聞調發松潘官軍往征交阯憚行詭言番寇至當追捕以冀免調又領軍突入番族逼取牛馬致番人忿怨又脅以大軍將致討番眾驚潰遂約黑水生番為亂上命逮宏等而責諸司怠玩邊務亟捕諸傷官軍者遣都指揮僉事蔣貴往同松潘指揮吳瑋招撫番寇令調附近諸衛軍二萬人以行時賊已圍松潘城殺指揮陳傑聚眾五萬焚上下四關及諸屯堡又分兵圍威茂疊溪諸衛所官軍屢戰皆敗出掠縣竹諸縣鎮撫侯璉死之蜀王遣護衛官校七千人來援事聞上乃詔懷與貴合師進討並覈諸將之貪淫玩寇者以聞　丁未鎮朔將軍薛祿敗北寇于開平時祿巡邊還駐宣府鹵犯開平無所得而退去城三百餘里祿師精兵晝伏夜行三夕至鹵輕騎蹂敵營破之生禽鎮撫百戶等十二人獲馬八百餘匹牛羊四千餘頭師還鹵躡其後祿縱兵奮擊又敗之虜由是遠遁　是月令官吏軍民入米贖罪定襍犯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納米百石至二石有差納者皆減死罪徙流以下悉免惟無力納米者雖笞杖久繫不釋御史鄭道甯張紳等奏言軍儲倉拘繫罪囚無米輸納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請以罪輕者免其追徵發所隸州縣遣還從之　八月甲子大學士黃淮以疾乞致仕許之淮歷事三朝所獻替皆嘉納然量頗隘同列有小過輒以聞或謂解縉之謫淮有力焉上亦以此疎之然以舊臣故恩禮勿替仍賜鈔萬貫遣歸　免兩京山西河南州縣水旱被災稅糧　是月以戶部侍郎郭敦為本部尚書尋奏詔巡撫陝西明年五月召還復任　上聞諸司於朝廷所下寬恤詔令往往沮格不遵行諭曰朝廷治天下以信為本朕每下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有司沮格致朝廷失信于民不忠孰大焉其嚴禁之有沮格者治以罪　九月壬辰錄囚　乙未安遠侯柳升師次交阯進軍倒馬坡遇伏死之升奉命久俟諸軍集至是始抵隘留關黎利已與王通有成言乃偽為國人書詭稱陳氏有後請升罷兵立陳氏裔主其地升得書不啟封遣人奏聞時賊于官軍經處緣途據險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抵鎮夷關升以賊屢敗易之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言于參贊尚書李慶曰柳將軍詞色皆驕驕者兵家所忌賊或示弱以誘我未可知也防賊設伏璽書告誡甚切公宜力言之時慶與保定伯副總兵梁銘皆病甚慶強起為升言之都事潘禋亦勸升持重廣偵探引甯橋事為戒升不為意進薄倒馬坡與百餘騎先馳渡橋橋遽壞後隊不得進伏四起升陷泥淖中中鏢死從者皆沒其夕銘病卒明日慶亦卒又明日左軍都督僉事崔聚帥兵至昌江賊來益眾官軍殊死鬬賊驅象大至陣亂聚力戰被執賊百計降之不屈死官軍或死或走無一降者安鏞禋及主事李宗昉皆死之攷異據明史柳升傳言升進軍至倒馬坡一時同陷而死者有崔聚陳鏞史安李宗昉潘禋而是時副總兵梁銘及參贊軍務李慶皆以病死明史稿統系之死事中非也惟明史紀書法

詳明本紀是月書云乙未柳升師次倒馬坡遇伏戰死是日保定伯梁銘卒丙申尚書李慶病卒師大潰參將崔聚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死之與升傳合三編亦據明史升傳并補出都事潘禋勸升持重升不為意師潰禋亦死之今据明史升傳參之三編並補入黃福遇賊事升質直寬和善撫士卒勇而寡謀遂及於敗升既敗沐晟師至水尾縣不得進引兵還王通孤軍援絕遂決意棄交阯矣　是月工部尚書黃福行抵交阯聞柳升敗沒退至雞陵關為賊所執欲自殺賊至是始知為福相與羅拜下泣曰公交民父母也公不去我曹不至此力持之黎利聞之曰中國遣官吏治交阯使人人如黃尚書我豈得反哉遣人馳往守護餽白金餱糧肩輿送出境至龍州福悉取所遺歸之官乃還　冬十月戊寅王通以交阯畀黎利大集官吏軍民出城為壇與利盟約退師先是利上柳升書具略言高皇帝龍飛安南首朝貢特蒙褒賞錫以玉章後黎賊簒弒太宗皇帝興師討滅求陳氏子孫陳族避禍方遠竄故無從訪求今有遺嗣暠潛身老撾二十年本國人民不忘先王遺澤已訪得之儻蒙轉達黼扆循太宗皇帝繼絕明詔還其爵祀匪獨陳氏一宗實蠻邦億萬生靈之幸至是通與利盟復教利偽為陳暠謝表稱臣暠乃先王頭三世適孫其餘詞意與利書略同遂遣官偕利使奉表及方物進獻通既與利和因宴利遺以錦綺利以重貨賂通通不俟朝命遂擅許之　十一月鴻臚寺進柳升封上黎利書上頒之越日王通上陳暠謝表亦至上心知其詐然欲藉此息兵乃以書表示廷臣集議張輔曰不可許唯盍發兵討此賊臣請任之蹇義夏原吉亦言許之無名徒示弱天下而楊士奇楊榮知上厭兵且屢有欲棄交阯語因力言陛下卹民命以綏荒服不為無名許之便于是朝罷出暠表示文武羣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義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尋命擇使交阯者義薦伏伯安有口辯士奇曰言不忠信雖蠻貊之邦不可行伯安小人往且辱國上是之乙酉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為正使右通政黃驥鴻臚卿徐永達為副使齎詔撫諭安南人民赦黎利罪令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敕召王通馬瑛及三司衛所府州縣官吏盡撤軍民北還　乙未皇長子生上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又善病孫貴妃有寵乃陰取宮人子為己子上以長子生大喜寵貴妃有加己亥大赦天下免明年稅糧三分之一　十二月丁丑振陝西饑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昨聞關中旱饑已命有司發廩又命卿出京庫布帛往振之此皆朝政闕失所致因作詩志愧卿亦當與朕同憂也時戶部奉詔給絹布凡十五萬疋　是月王通不俟詔至輒令太監山壽與陳智等由水路還欽州而自帥步騎還廣西至南甯始以上聞自交阯內屬者二十餘年前後用兵數十萬餽餉至百餘萬轉輸之費不預焉至是棄去官吏軍民還者八萬六千餘人其陷于賊及為賊所殺者不可勝計天下舉疾通棄地殃民而上不怒也　是年南京地凡十一震攷異明史五行志宣德元年南京地震者九二年春復震者十三編則于二年正月書南京地

襄曰云是年凡十一震按三編本之實錄今据之

明通鑑卷二十

紀二十（起著雍涒灘盡上章掩茂凡三年）

宣宗章皇帝

宣德三年春正月甲午大祀南郊　丙申都督陳懷平松潘叛蠻懷初至臬錢宏于軍中以徇尋率諸軍連敗賊于芃答壩葉棠關奪永鎮等橋復疊溪撫定祀命等十族又招降渴卓等二十餘寨松潘遂平　是月命都督僉事山雲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填廣西（攷異明史本紀不載證之雲傳言宣德二年柳慶蠻韋朝烈等掠臨桂諸縣時鎮遠侯顧興祖以不救邱温被逮公侯大臣舉雲帝亦自知之三年正月命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據此則柳慶蠻之叛在二年因顧興祖被逮廷臣薦雲代之乃有三年正月之命三編系雲填廣西于去年之七月蓋因柳州蠻叛及興祖被逮事連竝記耳今据明史雲傳統系之三年正月下）　初廣西柳州慶遠蠻韋萬黃韋朝傳等聚衆劫殺為民害詔鎮遠侯顧興祖討之興祖以不救交阯被逮公侯大臣舉雲廉勇有智畧遂有是命時賊方寇掠臨桂諸縣聚衆保山顛山峻險挂木于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下木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隨其後驅向賊賊謂官軍至亟斷藤比明木石且盡衆譟而登遂盡破之南安廣源諸蠻悉先後下之尋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餘區廣西自韓觀卒後諸蠻漸橫雲至始懾服　二月戊午立皇長子祁鎮為皇太子皇子生之八日羣臣卽上表請立為太子皇后亦數上表請奉定國本孫貴妃佯驚曰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邪上不允至是遂立于是胡皇后始請遜位　丁卯上奉皇太后游西苑登萬歲山奉觴上壽　是月御製帝訓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言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恤刑文治武備御夷樂餌至是成上自為之序復題其後以詔子孫　三月癸未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為皇后先是上欲廢后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朕年三十未有子今幸貴妃生子母以子貴古亦有之但中宮宜如何處置因舉中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廢后有故事不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為仙妃上問輔原吉士奇何無言士奇對曰中宮母儀天下羣臣子也子豈敢議廢母輔原吉依回其間曰此大事容臣等詳議以聞既退榮義語原吉士奇曰上有志久矣非臣下所能止原吉曰但當議處置中宮士奇意亦動明旦上御西角門問議云何榮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十事上覽二三事輒艴然變色曰曷嘗有此宮闈無神靈乎士奇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亦甚悔願陛下慎之一日上獨召士奇至武英殿屏左右問處置中宮事對

曰皇后今有疾因其有疾而導之辭讓則進退以禮上俞之乃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貴妃遂得立　壬辰錄囚　是月上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從游萬歲山命乘馬登山周覽賜登御舟泛太液池上指御舟曰治天下猶此舟矣利涉大川卿等之力也遂賜宴于西苑是時上方勵精求治諸大臣同心輔政海內漸臻治平上乃仿古君臣豫遊事每歲首許百官旬休選勝宴樂上亦時游西苑諸學士皆從賦詩賡和從容問民間疾苦朝野傳為盛事　阿嚕台遣使四百六十人來朝貢馬及方物是時阿嚕台數敗于衛喇特部曲離散率其屬東走烏梁海駐牧邊塞雖歲修職貢不過窮蹙求撫而衛喇特自此益强　夏四月癸亥詔凡官民建言章疏尚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諭曰致治之道莫先于廣言路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臣民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主視天下猶一堂滿堂飲酒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座不樂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為君德之累今後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　是月吏部尚書蹇義奏裁內外冗員從之　未幾巡撫浙江熊槩請增設杭嘉湖管糧布政使上曰糧稅自有常朕方裁抑冗濫古人言省事不如省官不許　閏月壬寅錄囚　免山西平陽府屬八州三十三縣旱災稅糧　會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遣逐死亡者多上謂尚書夏原吉曰昔富弼知青州民間居處飲食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湖泊之利與民共之所活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甲辰詔各布政使及府縣官加意撫綏隨所在發倉廩振之有捕治者罪之　庚戌王通等至京文武諸臣交劾其喪師棄地請寘之法又言山壽曲護叛賊馬騏激變交民廷鞫皆具服詔與陳智馬瑛方政及布政使弋謙俱論死下獄籍其家自通外壽騏罪尤重而謙實無罪皆同論時議非之廷臣復劾沐晟徐亨譚忠逗留及喪師辱國罪上皆不問亦無意誅通等長繫待決而已時顧興祖至亦下獄　五月壬子李琦羅汝敬自交阯還黎利遣使奉表謝恩詭稱暠於正月物故陳氏子孫已絕國人推利守其國請侯朝命上亦知其詐不欲遽封也　辛酉錄囚　己巳復遣羅汝敬徐永達等齎敕諭利及安南國人令出訪陳氏後并盡還官吏人民及其眷屬　辛未贈卹交阯死事諸臣先是交阯布政使弋謙以都指揮同知李任等十二人死事聞上惻然曰大丈夫為國固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任等可謂無愧矣各加贈官予誥賜祭十二人者李任顧福劉順徐麒周安蔡顒何忠桂勝易先劉子輔及中官馮智凡得贈卹者十一人惟陳麟以嘗與朱廣開門納賊死不掩過故不及　壬申免北京被災夏稅時真定順德廣平所屬州縣有司奏自去年十月至今年夏不雨麥無秋故有是命　是月黎利送還官吏百五十七人蔡福等與焉初黎

利攻乂安福與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曾貴千戶李忠等不戰而降福又斂賊造攻具以攻東關時有官軍九十餘人欲焚賊營福告賊賊盡殺之遂進攻昌江等城又為賊偏說諸城降至是福與廣等六人至京師鞫之服罪皆棄市籍其家　交阯之役土官之被脅降黎利者甚眾亦有助官兵討賊及嚮義自拔來歸者永樂十七年四忙土官之役交阯人陳汝石朱多蒲從方政討賊深入陷陣死之又陶季容者世為水尾土官交阯內屬以為土知縣歷歸化知州遷宣化府同知上即位之元年季容遣所部阮執先等追賊為賊所獲令執先還招季容脅以兵不為動上聞之擢宣化知府降敕獎勞賊復遣人誘季容季容執以送沐晟而導官軍敗賊于水尾王通棄交阯季容帥官屬入朝又有陳汀者古雷縣千夫長數從方政擊賊有功政信倚之王通棄地汀北行為賊所得授以官令守交州東關汀不從挈其家九十餘人從間道走賊追之家屬盡陷汀獨身入欽州上嘉其義以為指揮厚賚之他若土官阮世甯阮公庭皆不願從利歸所部來歸乞居龍州陳州之地上命有司加意撫卹資糧器用悉給之攷異陶季容陳汀等事均據明史王通傳增入　下刑部尚書金純于獄先是純有疾上命醫視療稍間免其朝參俾護疾視事會暑敕法司理滯囚純數從朝貴飲為言官所劾上怒曰純以疾不朝而燕于私可乎命繫錦衣獄既念純老臣釋之落太子賓客尋命致仕　廢汝南王有爋新安王有熺為庶人有爋有熺及祥符王有爝皆周定王橚之庶子也橚薨世子有燉嗣有爋數訐其過上為書諭之有爋與有熺詐為有爝與趙王高燧書繫箭上置彰德城外詞甚悖都指揮王友得書以聞詔逮友訊無跡召有爝至曰此必有爋所為訊之具服有爋少與高煦善建文中嘗誣定王反文皇即位定王請誅之帝不忍從之大理定王老始歸有熺喜食人肝腦薄暮同人于門掠而殺之日未晡即前行跡為斷至是亦鞫服竝削爵看有爝勿問　六月丙戌免陝西西安延安鞏昌所屬四州十四縣被災稅糧旱故也　丁未遣都御史劉觀巡視河道先是上朝罷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至文華門諭曰祖宗時朝臣謹飭年來貪濁成風何也士奇對曰永樂末亦有之今為甚耳榮曰永樂時無踰方賓上問今日誰最甚者榮對曰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御史奉巡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曰然尋有是命　是月下工部尚書吳中于獄中以官廠木石遺中官楊慶作私第甚宏壯上登皇城望見之問左右得實遂繫獄尋釋之落少保奪俸一年　秋七月戊辰錄囚　是月甯王權請乞南昌近郭灌城鄉士田不許　以通政使顧佐為右都御史攷異據明史七卿年表佐任右都在是年七月三編亦書之蓋因罷劉觀命之巡河道又是時右都御史王彰卒故以佐代之諸書有記佐任右都御史王彰卒故以佐代之諸書有記佐任右都于十月者蓋連坐記耳今據年表三編　佐前任應天尹剛直不撓人比之包孝肅至是上出劉觀問誰可代者大

學士楊士奇楊榮薦佐公廉有威歷官並著風采上喜遂擢是職 八月辛卯罷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初仁宗將還都南京因設行府行部凡五府六部文移申達必經行府行部往往重複稽誤至是命公侯伯尚書都御史翰林學士議于是張輔蹇義等言北京既有府部行府行部宜罷從之會李友直自四川采木還改授工部尚書欽諸司尚沿行在稱也 上欲自將巡邊壬辰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北寇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未審何似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農務方畢朕將親歷諸關整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命丁未車駕發京師蹇義楊榮等扈從張輔薛祿等分將各兵渡潞河駐蹕虹橋諭諸將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逸但朝夕思念保民故有此行今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甚憫焉其將士有擾民者殺無赦 是月皇次子祁鈺生賢妃吳氏出也（攷異明史本紀不載三編書之八月蓋是月初三日壬午生也今增入為後景泰立張本） 九月庚戌朔車駕次薊州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田疇既獲頗多遺秉滯穗喜曰使四處皆如此朕復何憂進其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為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古今人材不甚相遠其勉為之 辛亥次石門驛諜報烏梁海萬衆侵邊已入會州上謂諸將曰此寇無能為若知朕在此必驚遁今須擊之不可失也惟喜峯口路隘且險可單騎行朕以精卒三千為諸將先出其不意禽之必矣或請益兵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乃命齎十日糧以行使西寧侯宋瑛武定侯郭玹豐城侯李賢都督冀傑屯兵遵化以俟瑛晟之次子兄琥以洪熙元年坐事奪爵命瑛襲封玹洪武功臣英之孫賢彬之子也 乙卯車駕出喜峯口文臣惟大學士楊榮從日暮抵寬河與寇遇上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竝發寇馬死者過半遂大潰上自將數百騎追奔其衆望黃龍旗知上在焉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斬其酋渠命諸將搜山谷獲軍器馬駝無算戊午饗將士于會州甲子班師癸酉車駕還京師上親製詩歌勞將士謁告于廟 冬十月乙酉上巡邊還以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四人皆春秋高賜璽書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不煩以政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皆祖宗遺老昇輔朕躬今黃髮危齒尚令典煩劇兼有司之事非所以優之也其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治理共甯邦家其勳階爵祿竝如故 是月下都御史劉觀于獄觀居憲職以糾十四道御史劾大理卿弋謙時論鄙之而觀素不謹同僚宴樂聲伎滿前又私納賄賂諸御史尤而效之亦貪縱無忌上旣詢之楊士奇楊榮等即欲治觀以肅臺政已念其三朝舊臣姑遣之出視河道于是御史張循理等交章劾觀竝其子輻諸贓污不法事上怒逮觀父子以彈章示之觀復上疏自辯上益怒出廷臣先後密奏中有枉法受賕至千金者觀乃引伏遂下錦衣衛獄明年將寘

之重典楊士奇楊榮乞貸其死乃謫輻戍遼東而命觀隨往觀竟客死其後士奇請命風憲官考察奏罷有司之貪汙者上曰然向使不罷劉觀風憲安得而肅　命中官郭敬鎮守大同時武安侯鄭亨佩征西前將軍印填大同治軍嚴肅撫士卒有恩而自文皇任宦官監軍分鎮遂至擅用威福激生事端一時邊鎮總兵為所脅制往往畏之敬至亨獨裁之以理與議事無所撓敬雖不悅然以此憚之　十一月癸酉錦衣衛指揮鍾法保請採珠東莞上曰是欲擾民以求曰也乃下之獄　十二月庚子廣西總兵官山雲討忻城蠻擒其首譚團斬首千五百餘級歸所掠軍民三百八十五人（攷異據明史本紀平忻城蠻在是月證之山雲傳言是年之夏者因蠻叛牽連竝記耳紀蓋本之實錄今據之）　是歲封哈密故忠義王弟托懽特穆爾嗣為忠義王初永樂間封恩克特穆爾為忠順王恩克死以其兄子托克托嗣托克托死封其從弟推勒特穆爾為忠義王（前）俱見上即位推勒死遣官賜祭命故王托克托子卜答失里嗣仍封忠順王竝遣中官諭之令遣故忠義王弟托懽特穆爾至京師上以卜答失里年幼復以托懽嗣為忠義王同理國事自是二王竝貢歲或三四至奏求婚娶禮幣命悉予之

四年春正月己未大祀南郊　是月兩京地震（攷異明史五行志是年兩京地震本紀書兩京地震于正月三編北京是年震者三南京震者七皆本實錄今據三編書之）　上郊祀御齋宮召學士楊溥諭曰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今幸海內稍安顧禍亂每生于不虞邇來羣臣好進諛詞朕頗厭聞卿宜勉輔朕勿憚直言溥頓首曰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為難上曰然　二月己丑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禮部請表賀上曰朕嗣位四年民生未能得所騶虞之祥于德弗類不許　三月羅汝敬等自交阯還黎利復表言陳氏無遺種請別命因貢方物及代身金人又言臣九歲女遭亂離散後知馬騏攜歸充宮婢臣不勝兒女私冒昧以請上心知陳氏即有後利必不言然終以封利無名甲戌復命李琦偕汝敬再往訪求陳氏後且以利女病死告之

夏四月戊寅上以書諭甯王權時甯王自以大父行數有干請上皆以理裁之至是又以宗室將軍不宜以祿米定品級奏言高皇帝篤念親親凡宗室子孫雖無品級不與異姓同又言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不論品級皆行君臣禮又請不避斧鉞乞赦高煦語多忿戾上乃自為書責之其略曰來書為高皇帝子孫雖無品級令稽之祖訓錄內載凡郡王之子授鎮國將軍三品孫輔國將軍四品曾孫奉國將軍五品元孫鎮國中尉六品五世孫輔國中尉七品六世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八品是郡王子孫未嘗無品級也必如王言則諸王兄弟子姪同為行列是無尊卑之分苟為而可若靖江府鎮國將軍與羣下相見之禮則洪武二十九年欽定禮儀云凡鎮國將軍與駙馬儀賓公侯相見將軍居左駙馬等居右皆再拜與文武一品至三品官相見將軍居中各官拜將軍荅拜四品以下官相見各官拜將軍坐

受凡遇將軍子道駙馬儀賓公侯讓左並行文武一品至三品引馬側立四品以下下馬令曰鎮國將軍裔旨稱曰官人別無行君臣禮之說若如王言是教子孫越禮犯分春秋之法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豈宜有此朕自嗣位以來體祖宗之心循祖宗之法不敢毫末有所增損往者逆賊高煦包藏禍心謀為不軌求朝廷之過不得輒妄稱大祖高皇帝時未嘗頒給羣臣誥敕以為擅改舊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出洪武中諸司職掌示之俛首無言愧悔不及今王輒有不避斧鉞乞為赦免之說宗廟神靈監臨在上何寬何抑而代抱不平朕覽畢以示公侯大臣咸謂王意非在此也託此為名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而至今始發也朕已悉拒羣臣之言不聽尚望謹之或復不謹非但羣臣有言恐天下亦將言之不已彼時雖欲朕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穰得書乃皇恐謝罪致異明史本紀不載證之諸王傳甯王以宣德三年請乞南昌灌城田明年又論宗室不當祿米定品級帝怒頒有所詰責即是年四月事明史稿系之戊寅是也今據增並據鳳洲襍編補諭甯王語

高煦既不得赦一日上偶幸西內視之高煦伸足勾上踣地上命舁銅缸覆之缸重三百觔高煦頂負之輒動乃命積炭于其上燃之踰時火熾銅鎔高煦死諸子皆伏誅　辛巳總兵官山雲討潯柳二州叛蠻誅從寇二千四百八十人梟首境上遂平之　戊子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略漕運初上即位命瑄守淮安督漕運至是瑄奏濟甯以北水道淤塞計用十二萬人疏濬半月可成上念瑄久勞命福往同經理大臣督河督漕皆自近年始也　是月以吏部侍郎郭璡為本部尚書初尚書蹇義以老命輟部務上欲以璡代之璡厚重勤敏然寡學術楊士奇謂宜別選大臣通經術知古今者上乃止至是仍以命璡並諭以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故事然是時二楊用事政歸內閣自布政使至知府闕聽京官三品以上薦舉既又命御史知縣皆聽京官五品以上薦舉凡要職選擢皆不關吏部璡亦望輕委蛇受成而已　五月壬子錄囚赦者二千二百餘人　羅汝敬還奏交阯廣源州人閉顏岑斗烈譚忠謹初以龍州地歸附授顏本貫知州斗烈判官忠謹吏目黎利叛三人義不從賊咸歸龍州顏臨終屬其子元成曰受天朝官不可貳心從賊今顏已死乞憫其忠量與元成等官職處之善地從之是月命元成仍為龍州知州判官吏目皆如舊俱于廣西布政司支俸有司常加撫卹　六月甲午詔文吏犯贓不聽贖罪時御史王翺言官吏害民蠹政贓犯為甚今官吏罪無輕重運甎復職是貪黷者幸免廉潔者鮮勸非為治之道請自今贓吏坐死但許贖罪不許復官從之未幾文職有贓罪納米者吏部請降一級用上曰納米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為立國之大法自今官吏犯贓者罷納贖例仍依律治之　己亥寇犯開平掠赤城鎮撫張信百戶盧讓死之　庚子命陽武侯薛祿督餉開平　是月初設鈔關初仁宗即位戶部尚書郭資以太

子少師致仕至是上復召還仍以原官掌戶部事資言鈔法不行由商居貨不稅請推廣納鈔例舊制有商稅而無船稅資請照門攤市肆居商貨之例凡舟船受雇裝載者計所載料之多寡路之遠近悉征其鈔設關收之于是始置漷縣濟甯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滸墅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戶部主事監收鈔關之設自此始攷異明史本紀不載設鈔關事見食貨志在是年明書吾學編皆系之是年五月三編輯覽系之六月按請設鈔關乃郭資在戶部所請資以永樂廿二年致仕是年四月召還六月以原官掌戶部事見七卿年表今據三編系之六月與表合　秋七月乙未上幸文淵閣與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等論經史咨政務悉召諸學士及史官諭之曰國史貴詳實卿等宜盡心各賜鈔有差　是月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上曰隋文帝戶口繁殖自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在當時必有良法因享國不永故無傳焉朕謂隋文勤于政事自奉儉薄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大氐人君恭儉取民有制則生齒日繁財賦自然充足矣　八月丁丑遣鄭王瞻埈襄王瞻墡荊王瞻堈淮王瞻墺俱之藩　己卯太常卿楊溥以母喪告歸上命中官護行尋詔起復　九月癸亥釋顧興祖于獄　是月放免南北國子監生年五十以上學無成效及老疾者二百五十三人令還鄉為民時國子監助教王仙奏言學校教養人才固當講習經史至于書數之學亦宜用心近年生員止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餘字學算法略不曉習乞令天下學校生員兼習書算由提調正官按察司巡按御史考試以備因材之用從之　冬十月庚辰上幸文淵閣御製詩賜楊士奇楊榮等　丙戌上自製猗蘭操示大臣曰孔子自衞反魯傷道之不遇而作猗蘭操朕今慮山林巖谷之賢亦有不遇者輒擬斯篇夫以人事君大臣之道也卿等宜勉副朕意　庚寅大學士張瑛陳山罷初瑛與山皆以舊恩直機務無所建白上浸厭薄之一日御門遙見山趨朝問楊士奇曰山何如人對曰山雖侍陛下久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大體上曰然往者趙王事朕幾為所誤至是命山輟閣務專授小內史書瑛亦改南京禮部尚書　甲午上閱武近郊召豐城侯李賢等居守還機密重務詳議卽行仍馳奏乙未獵于峪口戊戌還宮

十一月癸卯詔薛祿仍充總兵官巡宣府恭順侯吳克忠副之命都督譚廣武安侯鄭亨各選士馬聽調克忠恭順伯允誠之子洪熙元年進侯爵允誠蒙古人初名巴圖特穆爾舊作把都帖木兒克忠初名達蘭舊作荅蘭俱以歸附賜更姓名

上去年北巡命都御史顧佐偕尚書張本等居守還賜復佐敕令約束諸御史于是佐糾黜貪縱朝綱肅然居歲餘姦吏奏佐受隸金私遣歸上密示楊士奇曰卿不嘗舉佐廉乎對曰中朝官俸薄僕馬薪芻資之隸遣隸半使出貲免役隸得歸耕官得貲費中朝官皆然卽臣亦然先帝知之故增中朝官俸上渠曰朗臣[illegible]

士奇曰細事不足干上怒上乃以吏狀付佐令自治之佐頓首謝召吏言上命我治汝汝改行吾當貸汝上聞之益喜謂佐得大體是月有告佐不理冤獄者上曰此必重囚教之命法司會鞫果千戶臧清殺無罪三人當死使人誣佐上曰不誅清則佐法不行命磔清于市時佐既振舉臺職而南京都御史時擢福建按察使邵玘為之南京諸司縱弛亦久御史貪婪贓私狼藉玘至考察奏罷不職御史二十餘人紀綱大振與北院顧佐齊名憲臺為之一肅　十二月乙亥京師地震　壬辰罷中官松花江造船之役先是遼東有警鎮守征虜將軍巫凱請罷其役既而中官復造舟凱劾阮堯民等下之吏遂有是命　是歲南京地震者七　免兩畿稅糧十七萬有奇

五年春正月癸丑大祀南郊　壬戌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夏原吉等進太宗仁宗兩朝實錄及寶訓上御奉天門受之賜諸臣金幣鞍馬有差（攷異明史本紀不載憲章錄吾學編皆係正月明書則書正月壬戌按夏原吉以戊辰卒傳言原吉以實錄成賜金幣入謝歸而卒據此則壬戌正係原吉卒之前六日事今據明書日分）　戊辰戶部尚書夏原吉卒原吉歷事三朝完度支二十七年善持大體入參軍務出扈征巡諸所獻替率有古大臣風烈性寬和有雅量人有善即采納之或有小過必為之掩覆呂震嘗傾原吉震為子求官上難之原吉以震在靖難時有守城功為之請陳瑄初亦惡原吉而原吉顧時時稱瑄才或問原吉量可學乎曰吾少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無可忍矣嘗夜閱爰書撫案而嘆筆欲下輒止妻問之曰此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則生死決矣與同列飲它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慎如此自奉儉約三年從上北巡上取原吉橐糗嘗之笑曰何惡也對曰軍中猶有餒者上為之犒將士尋賜原吉以大官之饌上雅善繪事嘗親畫壽星圖以賜其它圖畫服食器用玩好之賜無虛日至是以兩朝實錄成賜金幣鞍馬旦入謝歸而卒贈太師賜謚忠靖並敕戶部復其家世世無所與　是月吏部考察天下朝覲官黜無能者五十五人罷歸為民貪汙者二十五人發戍邊　二月壬辰罷工部採木之役諭曰為國之道農事為急今國家無大營繕當東作時而採運木植不已豈不有妨農事凡已採之木隨處堆積軍夫悉罷歸農　癸巳頒寬恤之令上以四方屢水旱召大學士楊士奇欲蠲免災糧寬民間追償畜馬士奇對曰聖念及此真民生之幸但今宜寬恤者尚不止此因請免積欠薪芻量減官田租額停採買汰工役理冤滯以廣德意上嘉納即命士奇草敕行之　乙未清明節上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攷異乙未係清明節是年立春在四年十二月也法傳錄系清明節于三月下誤）上親櫜鞬以騎導太后輦行至清河橋下馬扶輦畿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稚皆山呼迎拜太后顧上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上奉太后過農家召老婦問所業有進蔬食酒漿者太后取嘗之以與上曰此田家

味也皇帝宜知之時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學士楊溥皆扈從朝太后于行殿太后慰勞之旣退上復語士奇曰太后爲朕言先帝在青宮惟卿不憚觸忤先帝能從以不敗事又誨朕當受直言士奇對曰此皇太后盛德之言願陛下念之　三月戊申上謁陵歸行至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以數騎往視之禁從者勿譁蹕因下馬從容詢稼穡事取所執耒三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官語之乃驚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己酉還宮次日上錄其語作耕夫記示蹇義楊士奇等

辛亥李琦等自交阯還黎利遣使貢金銀器方物復飾詞具奏並具頭目耆老奏請令利攝國政琦等旣歸上復以訪陳氏裔及還中國遺民二事諭之然詞不甚堅姑以此緩其封事待復請而后許之　丙辰免山西平陽十九州縣去年旱災田租　丁巳賜林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楚王孟烷請納兩護衞孟烷昭王楨子也先是平江伯陳瑄密奏湖廣東南大藩襟帶湖湘控引甌越人民繁庶商賈輻聚楚設三護衞自始封至今生齒日繁兵彊國富小人行險或生邪心請以轉漕爲名選其精銳俟至京師因而留之可無後患上曰楚無過不可孟烷聞之懼遂納護衞二而留其一上勞而聽之　夏四月戊寅命陽武侯薛祿築赤城等五堡先是祿巡邊上言永甯衞團山及鵰鶚赤城雲州獨石宜築城堡便守禦從之至是詔發軍民三萬六千赴工精騎一千五百護之皆聽祿節制祿瀕行上賜詩以比山甫南仲祿武人不知書以問楊士奇士奇曰上以古賢人待君也祿拊心曰祿安敢望前賢然敢不勉圖報上恩于萬一　是月進楊榮少傅榮請辭大學士祿許之　五月癸卯追奪贓吏誥敕著爲令　丙辰詔修預備倉出官錢收糴以備凶荒　癸亥擢郎中況鍾等九人爲知府賜敕遣之上以郡守多不稱職會蘇州等九府缺皆雄劇地命部院臣舉其屬之廉能者補之于是尚書蹇義胡濙大學士楊士奇等首薦儀制司郎中靖安況鍾詔以爲蘇州知府一時與鍾同荐者戶部郎中羅以禮知西安兵部郎中趙豫知松江工部郎中莫愚知常州戶部員外郎邵旻知武昌刑部員外郎馬儀知杭州陳本深知吉安陳鼎知建昌何文淵知溫州九人者皆有治績而鍾最著云　六月己卯遣官捕近畿之永平河間蝗諭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于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　是月遷開平衞于獨石初洪武三年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衞守之置八驛東四驛曰涼亭泥河賽峰黃崖接大甯古北口西四驛曰桓州威虜明安隰甯（攷異三編質實作威自度安）接獨石文皇四出塞皆道開平與和萬全間嘗曰滅此殘寇惟守開平則興和大甯遼東甘肅甯夏邊圉永無虞矣已棄大甯畀三衞而興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以北寇數犯開平乃置獨石堡徙開平衞

治之自此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之險而邊地益虛矣攷異明史本紀但書四月棄五堡事而不言徙開平衛三編輯覽据實録分書五堡之棄在四月徙開平衛在六月今據之諸書皆系移開平治獨石于三年十一月據薛祿之議牽連並記耳　朝使自西域還言曲先衛副指揮散即思等數帥部眾邀劫往來貢使梗塞道塗上怒命都督史昭為大將帥左右參將趙安王彧及中官王安王瑾督西寧諸衛軍及安定罕東之眾往討之曲先東接安定洪武時置衛後遭多爾濟巴之亂部眾竄亡併入安定衛永樂四年仍復先朝舊制分為二即以安定指揮三即及散即思為曲先衛正副指揮使雖頻年入貢而邀劫不已至是討之　復命鄭和使西域上以踐阼歲久而諸番國遠者尚未朝貢乃命和及中官王景宏等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和歷事三朝凡先後七奉使所歷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貲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云攷異明史本紀于鄭和使西洋及還之日月皆詳記之獨是年使諸番不載事見和傳而三編書于永樂二年目中亦言宣德五年六月與王景宏奉命使西番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今据增　秋七月癸亥諭吏部甄别守令　是月陽武侯薛祿卒祿以巡邊有功加太保至是以築城有疾召還尋卒祿勇而好謀謀定後戰故所至有功善撫士卒同甘苦人樂為用贈鄞國公謚忠武　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時當食陰雨不見禮官請表賀上不許曰天下之大京師雖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朕方圖修省以達天意其勿賀　己卯改工部尚書黃福為戶部尚書命總理淮北河南山東屯田事攷異明史稿書戶部尚書黃福三編輯覽書工部證之七卿表福本任工部尚書是年八月以經理屯田先因改戶部明史稿但書戶部不言由工部改任三編則徑作工部今据年表著其改任事並參本傳書之是福上書陳足兵食省役之要大略謂永樂間南討交阯北征沙漠加以營建北京而資用未嘗乏比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若不幸有水旱征調將何以濟請役操備營繕軍士十萬人于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東緣河屯種初年自食次年人收五石三年收倍之既省京倉口糧六十萬石又省本衛月糧百二十萬石歲可得二百八十萬石上善之下行在戶兵二部議尚書郭資張本等言緣河屯田實便請先以五萬頃為率發附近居民五萬人墾之但山東近年旱饑流徙初復衛卒多力役宜先遣官行視以俟開墾上從之命吏部郎中趙新等經理屯田福總其事既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營田役益勞擾本等以聞事卒不行　是月上罷朝諭吏部尚書郭璡等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為姑臧長姑臧最富饒而奮守其潔光武知之擢奮武都郡丞夫激濁揚清為治之道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故東漢多循良吏今天下豈無廉吏卿等其甄别以聞一日上與學士楊溥論人才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上曰此尚非探本之論若不豫為教養則人才日壞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也溥頓首稱善　九月丙午擢監察御史于謙越府長史周忱等六人為侍郎巡撫兩京山東山西河南江西浙江湖廣等處各省專設巡撫

自此始謙以御史巡按江西雪冤囚數百上知謙可大任至是手書謙名授吏部擢兵部侍郎令巡撫河南山西又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尤甚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乃用大學士楊榮薦擢忱工部侍郎令巡撫江蘇諸府時與謙等同命者吏部郎中趙新巡撫江西兵部郎中趙倫巡撫浙江禮部員外郎吳政巡撫湖廣刑部員外郎曹宏巡撫北畿山東而謙與忱任最久績亦最著云　乙卯上巡近郊命豐城侯李賢尚書張本都御史顧佐居守己未還宮　是月誅前南京御史嚴皚初皚以受賕為御史劉宏道所劾罷官尋賄劉觀得復職及顧佐代觀奏黜謫遼東踰年皚自戍所潛還京師復齎他賄為佐所奏且言皚將謀陷臣上怒命戮皚于市　冬十月乙亥阿嚕台犯遼東遼海衛指揮同知皇甫斌死之斌忠勇有智略遇警輒身先士卒聞寇至馳赴密城東峪禦之自旦至晡力戰矢盡援絕其子弼以身衛父俱戰死千戶吳貴百戶吳襄毛觀竝驍勇出必衝鋒至是皆死斌等雖死殺傷過當寇亦引退事聞詔有司褒卹　丙子上巡近郊戊寅度居庸關己卯獵于岔道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等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丙戌至洗馬林徧閱城堡兵備遂還壬辰車駕至京師　丙申蓬星見外屏南由東南行經天倉天庾凡八日而沒　十一月己未以給事中薛廣等二十五人為知府皆賜敕如況鍾等　是月總兵官山雲討慶遠蠻寇斬首七千四百平之　十二月庚辰先夕大雪盈尺是日早朝罷上喜而成詩以示羣臣復賜賞雪宴羣臣進賀章上擇其有關警戒者別錄之而自為之序攷異賞雪賦詩諸書多係之十月惟憲章錄書十二月庚辰紀聞書之十月庚辰是時上方巡幸在外竝無途中遇雪事且書中記于十月壬辰回京師之後干支倒誤今據憲章錄　丁亥有星如彈丸見于九斿色黃白光潤天文家以為含譽星羣臣請表賀不許凡旬有五日而隱　癸巳曲先叛酋平史昭等兵至曲先散即思先遁其黨托克托布哈舊作脫脫不花等迎敵諸將縱兵擊之殺傷甚眾生禽托克托布哈及男婦三百四十餘人獲駝馬牛羊無算散即思素狡悍上宥其罪仍怙惡不悛至是人畜多損失乃悔懼明年遣其弟貢馬請罪復待之如初令還居故地并歸其俘自是西番慴服　閏月己未詔內外諸司久淹獄囚者罪之攷異明史稿作十二月己未十二月無己未也明史係之閏十二月己未與實錄同今從之是時直登聞鼓給事中年富奏重囚二十七人以姦盜當決擊鼓訴冤煩瀆不可宥上曰登聞鼓之設正以達下情何謂煩瀆自後凡擊鼓訴冤阻遏者罪直登聞鼓官竝命法司審錄　以戶部侍郎李昶為本部尚書明年十月卒　是歲兩京地震京師震者一南京震者四攷異明史五行志五年正月壬子南京地震辛酉又震三編則于是年十二月書兩京地震目云北京震者一南京震者四據此則兩京雖震在十二月南京四震正月兩震十二月一震此可疑者今據三編書于是年之末　築浙江海隄時巡撫侍郎成均言海鹽去海二里石嵌土岸二千四百餘丈水齧

其石皆已刓敝議築新石于岸內而存其舊者以為外障請如洪武中令嘉嚴紹三府協夫舉工從之

明通鑑卷二十一

紀二十一 起重光大淵獻盡旃蒙單閼凡五年

宣宗章皇帝

宣德六年春正月丁丑大祀南郊　庚辰大雨雷電　是月罷湖廣採木之役先是命侍郎黃宗載往湖湘採宮殿大材又發民運舊所採木赴南京至是上聞湖廣旱災軍民艱苦遂罷之　禮部尚書胡濙兼掌戶部　兵部尚書張本卒以工部侍郎許廓代之廓尋以明年六月卒　二月丁酉命工部侍郎羅汝敬督陝西屯田時陝西參政陳瑛言甯夏甘肅膏腴之地皆為鎮守官及各衛豪橫官旗所占並不報官輸租其卑下瘠地則分與屯軍致屯糧虧欠軍士饑困乞遣官巡視以均之乃命汝敬往同三司經理　乙亥濬封邱縣金龍口引河水達徐州以便漕運時河南布政使又請濬祥符抵儀封黃陵岡淤道四百五十里從之 攷異金龍口之濬始于永樂九年至宣德間漸淤宣德十年以御史李懋言濬之此見于河渠志者志中所載宣德六年則言河南布政使請濬祥符抵儀封黃陵岡故道惟運河條下言宣德六年用御史白圭言濬金龍口引河水達徐州以便漕與本紀六年二月所書合而云用御史白圭言誤也圭以正統六年成進士授御史此時安得有濬河之奏且圭傳中亦無請濬金龍口之語若李懋之請事在宣德之末不可合而為一紀志參差必有一誤今據紀書之仍增入志中濬黃陵岡事而坿刋其誤于此

是月下巡按御史陳祚于獄祚以永樂中言遷都北京不便謫均州上即位命憲臣即均州試諸謫戍者祚策第一尋試吏部復第一遂擢御史巡按福建方面大吏多被彈擊尋按江西時天下承平上頗事游獵祚馳疏勸勤聖學其略曰帝王之學在明理明理在讀書陛下雖有盛德而經筵未甚興舉講學未有程度聖賢精微古今治亂豈能周知洞晰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聖賢格言靡不具載願陛下於聽政之暇命儒臣進講非有大故無得間斷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邪佞之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疏遠天下人民受福無窮矣上見疏大怒曰豎儒謂朕未讀大學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上固無書不讀也上意稍解乃下之獄又逮其家人十餘口隔別禁繫者五年祚父竟瘐死其時刑部主事郭循諫拓西內皇城修離宮逮入面詰之循抗辯不屈亦下獄 攷異下陳祚獄事明史本紀不載證之祚傳作以巡按江西馳疏勸勤聖學觸怒下獄正在是年吾學編明書皆系之是年二月又言作禁錮五年故三編于宣德十年九月記祚之釋並記其宣德間勸勤聖學之事今據之

三月乙亥命吏部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著為令時巡撫江西侍郎趙新奏言今方面官雖出身不同皆由資格陞擢有臨政略無施設者有貪虐為非者名與實異行與言違近吏部勘合令其考察郡縣官吏已不能正焉能正人是以好惡不公去取

多謬乞令吏部先察布按二司賢否分別留黜然后可以責令考察屬吏上是其言遂有是命　夏四月戊戌有星孛于東井長五尺餘　己酉遣兵部侍郎柴車經理山西屯田時巡按御史張勖言大同地雖寒平原曠野種粟麥有收其地多為官軍所據民無地可種日以貧困請遣官往視占多者分與軍民便從之故有是命　是月戶部尚書郭敦卒　灤陽妖人錢成詐言子死復生云見李老君謂其有福可圖大事遂聚眾謀叛有司捕之不獲襄城伯李隆以聞上曰道家貴清淨絕嗜欲後來小人詐言禍福以誑惑愚民謂不忠不孝誦經皆可免罪愚民無知傾心嚮之是以奸人多託以舉事前代禍亂不可悉舉今此輩又欲為張角耶勅隆發兵捕之至是悉就獲械成至斬諸市　五月丁卯交阯黎利遣使謝罪復以前論訪陳氏歸軍民二事飾詞對仍進頭目耆老奏為利乞封上乃許之六月己亥遣禮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賫敕印命利權署安南國事　是月運河溢決徐家等口順天保定真定河間二十九州縣俱水又河決開封沒八縣　秋七月己巳錄囚　壬午遣錦衣指揮蕭敕諭朵顏等三衛許其來朝及往來市易初上即位三衛掠永平山海間上將親討之三衛頭目悉謝罪入貢至是仍撫納之如初　是月上幸太學士楊士奇第攷異明史本紀不載事見本傳三編系之是年七月目中所記與吾學編憲章錄同今據之時上好微行一日漏下十二刻從四騎至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曰朕欲與卿一言故來耳越日遣中官問士奇微行有何不可對曰陛下尊居九重豈能徧察幽隱萬一宛夫怨卒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獲二盜有異謀上召士奇告之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八月趙王高燧薨高燧自上禽高煦後宥其罪自是稍斂戢遂以善終諡曰簡　九月熒惑犯南斗攷異据明史天文志在是月吾學編憲章錄同今据增　宛平民以地施崇國寺戶部請蠲其稅上曰地為小民衣食之資乃以施僧又求免稅甚無謂令還之民　冬十月甲辰都督陳懷復討松潘叛蠻平之攷異明史稿系之十月庚子今据明史本紀作甲辰　丙午上巡近郊庚戌還宮攷異巡近郊及還宮事明史本紀不載惟吾學編書于是月丙午上巡近郊庚戌還宮明書則云丙午上巡近郊五日還五日正庚戌也疑本紀漏脫今据增　十一月丙子始命官軍兌運民糧初平江伯陳瑄行支運法軍民兩便後以官軍多所調遣仍用民運而道遠數愆期上即位之四年命尚書黃福佐瑄經略漕運因建議復支運法乃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百五十萬石于淮安倉蘇松甯池廬安廣德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于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滁和徐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于臨清倉令官軍接運入京通二倉民力稍減至是瑄復上言江南民運糧諸倉往返幾一年有誤農業若令民兌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給與路費耗米則軍與民尤為兩便是為兌運上命羣臣會議吏部尚書蹇義等上官軍兌運民糧則例其加耗以路之遠近為差每石湖廣八斗

江西浙江七斗江以南六斗江以北五斗民有運至淮安兌軍者止加四斗如有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赴倉其不願兌者聽其自便自此兌運與支運參行而軍既加耗又給輕齎銀為洪閘盤撥之費且得附載它物皆樂從事而民亦多以遠運為艱自是兌運者多而支運者少　是月以書戒諭伊王顒炔竝逮其官屬長史以下治之顒炔太祖第二十五子伊厲王㰘之子也嗣位後縱中官擾民洛陽人苦之時河南知府李驥稍持以法遂誣奏驥罪上廉得其實謂都御史顧佐曰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之辱驥耳遂誅其官屬數人而宥驥　十二月乙未誅中官袁琦竝逮其黨十餘人皆棄市琦自幼侍上恃恩縱肆擅遣內官內侍以採辦為名虐取官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獄籍其家金寶千萬計服用僭侈非法上怒命磔之先是上以其黨所遣在外者尚多遣太監劉甯御史張駿子灝等分往直隸福建湖廣江西廣東廣西河南南京雲南等處捕之時裴可烈在蘇松諸郡貪暴尤甚巡按御史林碩將繩以法可烈遂誣碩毀詔書被逮上詢得其實赦責可烈方欲治之而琦事適發遂命械繫至京師獄死內使馮保公左還京至良鄉聞琦事自經有司以聞上曰此正與袁琦同惡害民者命僇其尸梟首于市又中官唐受以公差南京縱恣貪酷事聞捕至具服械赴南京磔梟于市其它宦黨阮巨隊阮誥武莽武路阮可陳友趙淮王貴楊四保陳海等十人皆下獄論死尋命都察院榜琦等罪示天下　致異明史本紀書袁琦等十一人棄市三編覽實據宣宗實錄載之甚詳蓋唐受與阮巨隊等凡十一人其馬俊先自經于良鄉故不在十一人之內今據三編　丁未大學士金幼孜卒幼孜歷事三朝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簡易靜默以功名終贈少保謚文靖　庚戌遣御史二人巡視甯夏甘州屯田水利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詔免朝賀竝敕羣臣修省　癸酉大祀南郊　是月賜司禮太監金瑛范洪免死詔詞極褒美上既罪琦等以此示賞罰之公于是中官之寵任者如故　致異賜中官免死詔事見明史宦官傳三編據實錄系之是年之正月今從之　二月甲午以春和命法司錄囚　丙午修南京太廟　是月上御文華殿謂大學士楊士奇曰恤民詔下已踰二歲今更有可恤者乎對曰前詔減官田租而戶部徵如故上蹙然曰今當首行之廢格者論如法士奇復請撫逃民察墨吏舉文學武勇之士令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又請令廷臣三品以上及在外二司官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之選上皆從之　三月庚申復下寬恤之詔辛酉諭兼戶部尚書胡濙曰朕以官田賦重十減其三乃聞異時蠲租詔下戶部皆不行甚至戒約有司不得以詔書為詞是計臣壅遏膏澤使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有壅遏者罪之乃出減租詩示廷臣　章敞等自交阯還黎利遣使齎表及金銀器方物隨敞等入貢以前月至京師是月遣還利及使臣皆有賜然不遽封也

夏四月辛丑以山西旱蠲逋賦二百四十萬石有奇　壬寅募商中鹽輸粟入邊初洪武時定開中鹽法例召商輸糧而給以引鹽始行之于山西其後各行省邊境皆倣之成祖即位以北京諸衛糧乏悉停天下中鹽專于京衛開中惟雲南金齒衛楚雄府四川鹽井衛陝西甘州衛開中如故數年之後京衛糧米充羨會安南用兵轉餉難繼于是諸所復召商中鹽他省邊地亦以次及之洪熙初尚書夏原吉以鈔法不通請令有鈔之家納鈔給引上即位尋罷之原吉請更定舊則仍照商納米北京至是戶部請推之邊境以十分為率六分支與納米京倉者四分支與遼東永平山海大同宣府萬全甘肅納米者又以甘肅等處道險遠趨中者少許寓居官員及軍餘有糧之家皆納米豆中鹽上以開中舊制軍儲鹽法邊計相輔而行其法至善故復之　乙酉增建國子監房舍諸生有家室者給月糧如南京例

五月上御便殿閱宋史謂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于不振何也對曰宋太祖太宗以兵定天下其子孫率流于弱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然其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為小人所蔽耳大氐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六月癸卯錄囚時御史孫純刑部主事王鎮以監決重囚誤斬首為淩遲法司論純等罪應斬上宥之命罰役以贖既而諭侍臣曰淩遲本律之文命斬首者蓋出于朕一時之不忍純等依律處之非故入之比但不能宣朕德意故姑以此示薄罰耳　癸丑罷遣中官入番市馬　是月太原河汾並溢隄壞鎮守都司李謙巡按御史徐傑以便宜修治然後馳奏上嘉獎之　巡按湖廣御史朱鑑上言洪武間天下各郡縣皆置預備倉積穀多者萬餘石少亦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人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毀宜遵舊制俾旱潦有資從之于是始詔天下府州縣修預備倉

御製官箴以戒百官諭曰朕撫綏兆民實賴中外文武羣臣同心同力興起治功遠臣既不得數見而人諭之近臣朝夕相接亦不能數以言諭因取古人箴儆之義凡中外諸司各著一篇使揭之聽事朝夕省覽庶幾有裨然古之君臣有交儆之道凡在位之君子有以嘉謨告朕者尤朕所樂聞也箴凡三十五篇內自六部九卿以及主事行人外自布按二司各府州縣以及儒學武職則自都督府以及各都指揮內外諸衛各著其職之所宜以為鑒戒　秋七月庚辰御製豳風圖詩揭之殿壁時上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作詩一章命儒臣書于圖右諭曰此周公陳公劉后稷之所由興以告成王使知稼穡之艱難實為萬世人君之鑑朕非愛其圖繪之精欲以此朝夕省覽庶幾無忘農事尋又製織婦詞示廷臣以見蠶事之勞苦　八月乙未諭京官三品以上舉賢才吏部都察院黜方面有司不職者諭曰近惟少傅楊士奇薦舉交阯南靈州知州黎恬等諸臣曠旬積月無一人焉巖藪窟穴豈皆虛哉先是上

作招隱猗蘭詩以示廷臣意在薦賢以自輔比見推舉者少而有司貪暴不職者亦不聞有所糾劾故降勅責之怙以進士授御史因上章力詆大臣出為南靈知州黎利反怙始北歸至是以士奇薦入翰林士奇嘗稱怙在內為良御史在外為良郡守云　是月有男子大呼西華門外語涉誹訕守門者執至上前呼仍不已羣臣請下法司上曰古聖王設誹謗木以來諫者此人甯可罪邪其釋之　改戶部尚書黃福為南京戶部尚書時上于宮中覽福奏漕事便宜疏出以示大學士楊士奇曰福言智慮深遠六卿中無倫比者對曰福受知太祖正直明果一志國家永樂初建北京行部綏輯凋瘵及使交阯總藩憲具有成績誠六卿所不及然福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福四朝舊臣乃朝暮奔走勞瘁殊非國家優老待賢之禮上曰非卿不聞是言士奇又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宮監國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上曰然是時大臣多希旨承順福持正不阿上寖疏福士奇亦忮之（攷異事見明史福傳七卿表改南京戶部尚書在是年八月今據之惟據福本傳言改南京係楊士奇所請以均勞逸而吾學編及李賢天順日錄則言福以剛直見疏于宣宗增綴錄記其不看劇不著棋等語雖不足據而吾學編則直云諸大臣皆依違承順福獨持正不阿故以改南去然則均勞逸之語亦士奇希旨奏也今參吾學編書之）尋有是命　釋故城縣丞陳銘使復任初上以太監劉甯清謹命隨御史馳赴各省捕袁琦黨解送京師甯事畢還道經故城銘素惡內官聞甯至不問所由來輒奮前捽甯手擊之御史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然一時偏于所惡姑宥之仍遣復任內臣有言其酗酒擅擊縱宥之亦宜罷黜為民上曰朕既釋之彼當因此改過也　九月庚午命諸將巡邊　是月蘇州知府況鍾奏言蘇松嘉湖湖有六曰太湖龐山陽城沙湖昆承尚湖永樂間夏原吉濬導今復淤乞遣大臣疏濬上命巡撫周忱與鍾治之並計其所用工役以聞　是秋免兩畿及嘉興湖州水災稅糧　上以江南歲稔詔令諸府縣出官鈔平糴以備振貸時蘇州官鈔所糴得米二十九萬石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支于南戶部蘇松民轉輸南京者石費六斗巡撫周忱奏令就各府支給與船價米一斗所餘五斗通計米四十萬有奇並官糴米共得七十餘萬石與鍾悉心計議會修倉詔下乃合所餘所糴置倉貯之名曰濟農振貸之外歲有餘羨以代民間襍辦及逋租皆依時借給約以秋成抵還是時寬恤備豫之詔屢下有司率視為具文其以實心行實政者惟忱與鍾二人終忱在任江南數大郡小民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云　冬十月八百大甸宣慰司刁之雅遣使來貢方物因奏波勒土酋常糾土雅之兵入境侵掠乞發兵討之上曰八百大甸去雲南五千餘里波勒土雅皆未嘗歸化此等荒服之地豈宜勞中國為遠人役不許止降敕撫諭而已　十一月辛酉召督漕平江伯陳瑄巡撫侍郎趙新等歲終至京師會議糧賦利弊時瑄等方奏行兌運法上以戶部所定則利恐有利于軍而不便于民者

故令議之　十二月修祖陵孝陵　是歲巡撫南畿工部侍郎周忱蘇州知府況鍾奏減蘇州官田租七十二萬餘石初太祖籍蘇松嘉湖官田賦額而四府之糧皆以積逋通賦獨多蘇賦又比它府獨重覈計官民田租共二十七十七萬石而官田之租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上即位屢下詔減之去年二月用楊士奇言詔舊額畝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之三著為令其年九月特擢忱巡撫江南命總督稅糧時鍾守蘇州奏所屬崑山諸縣民以死徙從軍除籍者凡三萬三千四百餘戶所遺官田二千九百八十餘頃應減稅十四萬九千餘石其它官田沒海者賦額猶存宜悉除之臣所領七縣秋糧二百七十餘萬石民糧止十五萬三千餘石其他悉為官田有畝徵至三石者輕重不均如此又請屬縣四年逋賦凡七百六十餘萬石量折以鈔皆為部議所格會忱至與鍾曲算累月奏減七十二萬餘之鉅數民困獲甦

八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南郊　己巳上元節張燈西苑上奉皇太后往觀皇后皇太子咸侍觴上壽竝敕文武諸臣及四夷朝貢之使皆得往觀大學士楊士奇撰聖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皆有奏御之作

陳建曰大臣以陳善格君匡國甯民為職不以阿諛媚悅為恭楊文貞前議塞義謂不當言天下太平及勸上微行以取媚似矣今乃因張燈之盛作太平聖德詩去蹇何能以寸噫當時林長楙陳祚之囚數年矣諸公上太平聖德之詩何如上申救二人之章之為賢耶宜乎李文達追憶解縉之能為魏徵而謂諸人之不及深美黃福之持正不阿而謂諸人依違承順之不暇也

賜文武群臣遊于西苑時致仕大學士黃淮以父喪賜塟祭詣闕謝會燈節賜宴亦預焉竝詔乘肩輿登萬歲山時以為榮　是月天下朝覲官集京師上問吏部尚書郭璡曰前擢任九人為知府亦有來者不璡以何文淵等七人對乃召入便殿命中使傳旨獎勞尋賜文淵等宴于廷以御製招隱詩賜之　二月壬子錄囚凡宥免五千餘人　是月禮部會試命致仕大學士黃淮主試試畢辭歸餞之太液池上自製長歌送之且曰朕生日卿其復來　三月丙辰賜曹鼐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鼐初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辭以年少不堪為人師願改別職得泰和典史時以督所部工匠至京乞預會試至是南宮廷試遂膺首選　庚辰諭衛所優恤軍士竝敕內外風憲官察其苛虐者罪之　是月初宴新進士于禮部遂為令　是春以兩京河南山東山西久旱災民乏食遣使發官倉糧振濟　夏四月戊戌以旱災詔蠲京省被災逋租褋課免今年夏稅賜復一年軍民乏食者有司驗口給官糧如無官糧勸有糧大戶借貸俟

豐稔按數償之敕直隸巡撫御史在外按察使理冤獄減殊死以下赦軍匠在逃者罪有司各舉賢良方正一人巡按御史按察使糾貪酷吏及使臣生事者　上留意文雅是月建廣寒清暑二殿悉置書籍貯之　五月丁巳總兵官都督蕭授討貴州烏羅蠻平之初烏羅知府嚴律已奏所屬治古荅意二酋長石各野等聚眾劫掠出沒銅仁平頭爰橋等處誘脅蠻賊石雞娘及筸子坪長官吳畢郎等共為亂招撫不從請調官土軍分據要地且捕且撫事聞詔授及鎮巡諸司議授乃築二十四堡環其地守之而兵力分卒難扞禦賊四出劫掠殺清浪衛鎮撫葉受勢益張去年巡按御史陳斌奏言生苗之地不過三百餘里乞別遣良將督諸軍殄滅授言殘苗吳不爾等遁入筸子坪結生苗龍不登等政劫湖廣五寨宜令川湖貴州接境諸官兵土軍分路併力攻勦上敕諭曰遣將調兵恐暴師日久轉為寇亂或撫或勦朕觀成功不從中制也至是授果平蠻奏言臣受命統率諸軍進攻賊巢破新郎等寨前後生禽賊首吳不跳等二百一十二人斬吳不爾王老虎等五百九十餘級皆梟以徇餘黨悉平還所掠軍民男婦九十八口悉給所親獲賊婦女幼弱一千六百餘口以給從征將士並械吳不跳等至京師上覽奏謂侍臣曰蠻苗好亂自取滅亡然於朕心不能無惻然也授在鎮前後二十餘年威服南荒　丁夘總兵官山雲討宜山蠻平之先是雲討平桂林蠻上斬勦首級之數上曰蠻寇害我良民辟之蟊賊害稼不可不去然殺之過多亦所不忍賜雲敕戒諭之至是獲賊首蘇公夏等悉撒其脅從之餘黨　是月四川盜起命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　六月乙酉禱雨不應作閔旱詩示群臣辛丑詔中外疏決罪囚　兩京河南山東山西等處自春徂夏不雨有司以聞上復命振之又以湖廣饑免稅糧　是夏日本國來貢初上念四方蕃國皆來朝獨倭久不貢去年命中官柴山使琉球令其王轉諭日本賜之敕至是日本國王源義教始遣使來上報之賚白金綵幣　秋七月壬申詔免江西稅糧時江西自六月以後天雨不止瀕江八府江水漲溢漂沒民田溺死男婦無算　八月癸巳汰京師冗官凡戶兵工三部大理鴻臚光祿太僕及順天府官共七十七員　是月交阯黎利復入貢上命兵部侍郎徐琦等與其使偕行諭以順天保民之道未幾利卒利雖受勅命未得封然已自帝其國紀元順天建東西二都分為十三道東都在交州府西都在清華府皆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二科取士彬彬有華風焉　閏月辛亥西域貢麒麟　壬子有彗星出天倉長丈許　戊午有三星見西北方天門青赤黃各一大如椀明朗清潤良久聚半月形大學士楊士奇奏稽之載籍云四氣和為景星又云天子至孝任賢使能法令清明制作合天四海歡悅則景星見又云德至于天則景星見于天門于是禮官胡濙等請表賀上雖不許然文臣自士奇以

下皆獻頌（攷異明史本紀系之閏月戊午天文志亦云戊午景星三見證之通紀紀聞等書言少詹王直進頌士奇言稽之載籍當為景星于是自士奇以下皆獻頌據此則以為景星者亦臆度耳而是年閏八月彗星凡三見二十四日乃沒今皆據實書之） 己巳彗入貫索掃七公 丁丑有黃赤色見東南方似星非星如雲非雲天文家以為歸邪星云（攷異明史本紀不載具見天文志中李淳風以歸邪含譽為瑞星故明目之獻媚以此實亦天文家臆度耳今據書之） 己卯彗星復入天市垣掃晉星凡二十有四日而滅 九月乙酉遣官分赴各省錄重囚諭三法司曰朕體上帝好生之德惓惓夙夜惟刑之恤今法司所決重囚憑案牘耳外間所具豈能保其無鍛鍊文致者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其遣廉明官分臨各處同三司巡按御史及府州縣公同詳細審實如情有可矜獄有可疑及審訊不服者仍監候具奏與之辯理切勿輕率致人冤抑慎之慎之 己亥阿魯台部皆卜寇涼州總兵官劉廣擊斬之 是秋日本國復貢先是洪熙時倭久不貢而沿海奸民輒為嚮導寇掠頻聞自奉敕之後時復窺伺性最黠常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自是遂為東南海濱之患 冬十月平江伯陳瑄卒十一月命右軍都督僉事王瑜充左副總兵官督理漕運填淮安代之 命內閣禮部選本科及前兩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人進文淵閣與修撰馬愉曹鼐等同命詹事王直教之其優禮給賜一如永樂甲申之例又命內閣試吏部就選外官六十餘人錄其優者知縣孔友諒等七人以備任用 十二月乙亥諭法司宥京官有過犯者 是歲天方默德那國始來貢天方者回回之國祖也其地在西印度之西印度者漢之身毒國一曰天竺皆譯音之異也印度凡五曰中曰東西南北中印度者佛國也佛滅度六百年而西印度之耶穌出是曰天主教耶穌生後又六百年而西印度之穆罕默德出是曰天方教穆罕默德生于默加（今四洲志作麥加在利未亞洲界即今所稱小西洋）行教于天方而葬于默德那又自紀其最初之祖曰阿丹為肇生人類之始故其國總名天方而阿丹默德那則其所分之國皆奉回教者也先是上遣鄭和七使西洋行至故里國始知天方在其西南會古里遣人往天方和因遣人齎貨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經歲市奇珍異寶及麒麟獅子歸于是天方默德那等隨朝使入貢上喜賜賚有加時回人居中國者徧于各省自元以來用其厤法以參校授時洪武之初令設科隸欽天監與大統參用其推算始于隋開皇十四年甲寅蓋穆罕默德辭世之歲也（攷異明史本紀天方來貢系之是年之末外國傳同蓋天方是年始貢也明書系之七年今從明史史分天方默德那阿丹為三國其實皆回教之國同部異名耳）

九年春正月辛卯大祀南郊 戶部員外郎羅通奉詔理宣府軍餉奏言朝議儲餉開平令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二石七斗而致一石今軍民多願輸米易鹽請損舊例五分之二則人自樂輸餉足而兵不疲

報可　二月庚戌振鳳陽淮安揚州徐州饑　乙卯申兩京河南山東山西寬恤之令　是月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民以山東參政召還擢南京戶部踰年改刑部上以民廉介端謹特賜敕令考察南京百官是時以詔書寬恤凡罪囚自十惡外竝減一等有重囚二十餘人例不得赦民亦減其罪後有旨報決乃復追還而逃已數人民自陳狀給事中年富劾民上知民賢不問至是卒于官貧不能斂都御史吳訥稅以衣衾事聞詔有司為營葬事　三月戊寅文武群臣朝皇太子于文華殿　甲申交阯諒山府土官阮世寗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帥所部來歸時黎利已死三子闇弱好目黎問黎察等搆黨仇殺世寗等請從居廣西龍州等處總兵官山雲以聞詔聽隨宜居住竝敕雲戒飭邊兵嚴謹守備　是月山雲討思恩叛蠻平之時蠻首覃公砦等累年作亂雲遣都指揮彭義率兵勦捕斬賊首梁公成潘通天等梟之仍督官軍搜捕餘黨提聞上賜敕慰勞雲又以慶遠蠻林苗猺非大創不服請濟師詔發廣東兵千五百人委都指揮一員赴廣西聽雲調用（攷異明史稿又於三月甲午書山雲討平潯柳叛蠻鑑之明史雲傳言雲先後討平潯柳桂林宜山思恩諸蠻見于紀者平柳潯在四年四月平宜山在八年五月討思恩在九年三月與傳中先後次序合明史刪甲午平潯柳蠻事是也今據傳增入討慶遠蠻事）以王驥為兵部尚書驥以侍郎屢署兵部事至是實授　夏四月己未徐琦自安南還黎利子麟遣使來告其父之喪詔麟權署安南國事利僭位六年私諡太祖子麟一名龍自是其君長皆有二名以一名奏天朝仍貢獻如常制上命侍郎章敞行人侯璡賚敕往復遣行人郭齊朱弼賜弔祭　戊辰錄四

五月壬午詔瘞暴骸　六月甲子雷震大祀壇外西門獸吻（攷異明史本紀不載吾學編系之是月證之五行志乃是月甲子也今据書之）　是月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以永樂戊子舉于鄉明年登乙榜第一授霍州學正歷九年丁憂廬墓終喪起復補蒲州會洪熙元年考績兩學諸生皆請復任而霍州章先上遂許之至是以朔之明日卒于霍諸弟子號哭一州人為之罷市端自少篤志正學見元儒謝應芳辨惑編悅而好之故于輪迴禍福巫覡風水時日世俗通行之說毅然不為所動父為善于鄉而勤行佛老之善信其所謂因果報應者端乃為夜行燭一書進之謂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父欣然從之為諸生上書邑宰請毀淫祠百餘為設里社里穀壇使民祈報年荒勸振存活甚眾其任霍州學正前後凡十六載修明聖學諸生服從其教即一州之人皆化之恥爭訟知府郭晟問為政答曰其公廉乎公則民不敢謾廉則吏不敢欺晟拜受州有樵者拾金釵以還其主人以為異樵曰第不欲愧曹先生耳有高文質者往觀劇中道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其學以力行為主守之甚確一事不容假借蓋立基于敬禮驗于無欲而歸宿于心性嘗曰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腳又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性即理也理之別

名曰太極曰至誠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則一初伊洛之學自河南許衡洛陽姚樞倡道于北北方之學者翕然宗之元亡歷鼎革三十餘載而端起崤澠間倡明絕學論者推為一朝理學之冠嘗作川月交映圖以擬大學學者稱月川先生攷異曹端之卒證之儒林傳在是年紀聞系之七月憲章錄系之九月按南雷明儒學案言先生卒于六月朔之二日此必据其門人所記今改系之六月下　秋七月兩京山西山東河南諸州縣蝗蝻覆地尺許傷禾稼有司以聞甲申分遣給事中御史督捕之　八月庚戌振湖廣饑　甲子勅兩京湖廣江西河南巡撫官及三司巡按御史行視災傷蠲秋糧十之四乙丑罷工部諸採辦　己巳衛喇特順甯王托懽攻殺阿嚕台來告捷初阿嚕台駐牧塞下為故元之後托克托布哈舊作脫脫不花所襲妻子死孳畜略盡獨與其子碩尼堪等徙居穆納山穆舊作母至是托懽復襲阿嚕台並其子碩尼堪皆殺之遣使來獻捷且請獻傳國璽上賜敕曰王能克復世仇甚善至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自用之可也仍賜紵絲五十表裏遣之　是月甯國長公主薨主梅殷妻也初文皇舉兵主貽書責以大義不答及自淮北貽主書命還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主亦不答然文皇故推重主及殷之死恩禮尤厚云　晉楊溥禮部尚書兼學士直內閣攷異溥進尚書見宰輔表在九年八月本紀不書以其直內閣如故也諸書以溥自四年丁憂起復並未入閣故九年進尚書但兼學士而已十年正月始入內閣原修三編据之後修則仍据明史紀傳刪去十年入內閣之文今從之　九月諭曰天下雖安不忘武備今稽事既成朕將親帥六師行邊塞飭武備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等扈從癸未車駕發京師乙酉度居庸關丙戌獵于岔道　乙未阿嚕台子諤博爾濟延舊作阿卜只俺請納欵內附上以其喪敗無依憐而撫之　丁酉車駕至洗馬林諸將言衛喇特獵所去此不遠襲之必大克上以問楊榮對曰陛下屢遣人招諭令其近邊獵牧故感恩而來若擊之是前敕誘之矣且彼聞上至必先遁雖擊何益徒失戎心上曰然乃諭諸將曰朕此來飭邊備耳非為捕寇也己亥大獵庚子車駕發洗馬林　冬十月丙午還宮　丙辰總兵官方政參將蔣貴討四川松潘叛蠻平之初總兵陳懷塡松潘討平諸蠻暴為御史及按察使所劾謂懷曰荒于酒不飭邊備且僭侈踰分上怒召懷還遂以政代貴副之至是諸蠻復叛政諭以禍福皆聽命惟任昌等寨梗化政等分道進勦以次平二十餘寨捷聞進政都督同知　甲子罷陝西市馬　丁卯以兩京浙江湖廣江西饑發應運南京倉米及臨清倉米振之　十一月戊戌停刑　庚子免四川被災稅糧時四川奏旱澇不一所種無收命戶部分別蠲其租　十二月命監察御史巡視各倉時大學士楊士奇言南方運料至京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關防奸人盜竊動輒千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警畏請命風憲官關防巡察從之自是御史巡倉一又一代著為令　是月甲子上不豫命衛王瞻埏攝享太廟

十年春正月癸酉朔上以疾不視朝命群臣朝皇太子于文華殿甲戌大漸罷採買營造諸使乙亥帝崩于乾清宮年三十有八遺詔國家重務白皇太后帝幼為文皇所鍾愛及既冠立為皇太孫巡幸征討皆從仁宗在東宮以讒故失愛于文皇其危而復安太孫蓋有力焉即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安樂歲不能災自開國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焉　壬子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詔以明年為正統元年時上方九齡外廷傳言太后取金符入內欲召立襄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率百官入臨請見太子太后即至乾清宮攜上泣曰此新天子也士奇等伏謁呼萬歲于是浮議始息　丁亥吏部尚書蹇義卒先是義以新君即位告祭齋宿得疾上遣醫往視問所欲言對曰陛下初嗣大寶望敬守祖宗成憲始終不渝耳遂卒年七十三義歷事五朝質直寬和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楊士奇常言張詠之不飾玩好傅堯俞之遇人以誠范景仁之不設城府義蓋兼之仁宣之間政在三楊義雖掌銓衡輒依違其間無所匡拂時亦以此少之卒贈太師謚忠定　庚寅罷十三布政司鎮守中官惟南京守備諸邊鎮守及徐州臨清收糧淮浙巡鹽者如故　丁酉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章皇帝廟號宣宗　辛丑晉戶部尚書黃福少保參贊南京機務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　二月戊申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庚戌尊皇后為皇太后時左右有請太皇太后垂簾聽政者太后曰毋壞我祖宗法第罷一切不急務斥宮中玩好之物時時勖皇帝嚮學而已朝廷大政群臣白太后太后悉令送內閣俟楊士奇等議決然後行太后兄彭城伯昺都督昇惟令朝朔望毋得與聞國事時楊士奇等薦昇賢宜加委任太后不許　辛亥封弟祁鈺為郕王　甲寅罷諸司冗費　是月封平陽王美圭為晉王晉自濟熿廢後不立王者已八年至是始以美圭紹封　釋前鬱林知州林長懋御史陳祚主事郭循于獄復其官（攷異諸書皆在二月三編書之九月蓋據其復官之月分也今牽連記之並據明史列傳增入林長懋）　三月戊寅放教坊司樂工三千八百餘人辛巳罷山陵夫役萬七千人　丙申諭三法司死罪臨決必三覆奏然後加刑　是月江西樂安大盜曾子良等作亂據大盤山眾至三萬詔都督僉事彭森討之時陳本深為吉安知府與森設伏大破之斬子良餘眾潰散本深治吉安政舉大綱不屑苛細大猾既殲府中無事晨起鼓升堂吏無所白輒鼓而休間有所訟呼至榻前析其曲直遣之亦不受狀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子皆得往白久之人恥爭訟無告訐者　夏四月丁卯以久旱考察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　戊辰畿南山東河南蝗遣給事中御史督捕之　五月庚辰錄囚　壬午戶部言浙江蘇松荒田及舊額官田減除稅糧二百七十七萬餘石請加徵覈詔曰減除稅糧以蘇民困也又令覈實必增額為民患不許　是月大學士楊士奇等上言

去年十月奉先皇帝諭明年春煖東宮出學講讀官愼選賢良端謹之士以為輔導今遺言猶在耳皇上沖齡此為第一重事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太皇太后嘉納之　詔自今初任者不得除風憲官　六月丁未令天下瘞暴骸　辛酉葬章皇帝于景陵 攷異諸書多作是月戊申今據明史本紀證之甲子會紀所載日月亦同 　秋七月丙子蠲山西夏稅之半　丁亥太白經天 攷異明史天文志是月丁亥太白書見三編則云太白經天今據之 　是月進刑部侍郎魏源為本部尚書　八月丙午詔減光祿寺膳夫四千七百餘人　是月以甯陽侯陳懋為平羌將軍塡甘肅上初踐阼以懋勳舊命偕英國公張輔參議朝政至是以邊警出之　九月庚寅龍州宣撫司以瑞麥獻有一莖六穗七穗者詔曰今四方旱蝗相望一方稱瑞如天下饑民何自今有若此類者毋進獻　壬辰詔督漕總兵及諸巡撫官歲以八月至京師會廷臣議漕運事宜著為令　是月召修宣宗實錄命英國公張輔為監修官大學士楊士奇等總裁　以王振為司禮監振少選入內書堂侍上于東宮為局郎狡黠得上歡遂越金英等數人任之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閱武將臺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最之有紀廣者嘗以衛卒守居庸得事振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超擢都督僉事自此招權納賂諸大臣自士奇以下皆依違莫能制　冬十月壬寅遣使諭韃靼阿爾台 舊作阿台 多爾濟巴勒 舊作朶兒只伯 先是阿嚕台死其故所立王子阿爾台及所部多爾濟巴勒等復為托克托布哈所窘竄居鄂齊訥路外為納欵而數入甘涼為寇甘肅守臣以聞上猶欲招撫之故有是諭　辛亥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十一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壬子阿爾台多爾濟巴勒犯涼州之鎮番衛將軍陳懋禦之于平川敗之追至蘇武山遂還時上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協贊甘肅軍務兵部右侍郎徐晞巡撫甘肅徼邊備也　是歲廣西總兵官山雲討大藤峽賊平之先是雲奏請潯師勦除慶遠鬱林叛蠻朝廷遣廣東都指揮田眞師兵助之會潯州等處蠻寇刼掠良民雲遣眞率兵禦之于大藤峽前後斬首九十六級歸所掠男婦二百三人雲在鎭先後大戰十餘斬首萬二千二百六十降賊酋三百七十奪還男女二千五百八十築城堡十三鋪舍五百陶甎鑿石增高益厚自是猺獞屏跡居民安堵論功進都督同知璽書褒勞雲謀勇深沈而端潔不苟取廣西鎭帥初至土官率餽獻為故事帥受之即為所持雲始至聞府吏鄭牢剛直召問曰餽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汙不可湔也雲曰不受彼且生疑奈何牢曰贓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乎雲曰善盡卻餽獻嚴馭之由是土官畏服調發無敢後者雲所至詢問里老撫善良察誣枉土人皆愛戴之上即位雲墜馬傷股上遣醫馳視以病請代優詔不許進右都督

紀二十二 起柔兆執徐盡上章涒灘凡五年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前紀

正統元年春正月丙戌罷銅仁金場初永樂間遣官湖廣貴州採辦金銀課復遣中官御史往覈之又于浙江福建開金銀場歲額日增上即位欲封閉坑穴以次罷之是時以貴州生苗方為亂遂首罷焉　大學士楊士奇等上言國家歲用糧儲浩大皆仰給江南軍民轉運不勝勞苦況河道偶有阻窒則糧餉不充實非經久之策計今在京官軍數多除操練造作應用外餘者悉令于北京八府空閒田地屯種倘遇豐年必有蓄積可省南方轉運之費從之庚寅召發禁軍三萬就近地下屯士奇等又言前因巡邊調選大甯都司及南北直隸衛所官軍吏番赴京操備今天下已靖請不必赴京俱令下屯既省轉運之勞又養精銳之氣上命從容行之　二月始開經筵從大學士楊士奇等之請也士奇等又言天子就學其事體與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命禮部翰林院詳定講筵禮儀從之丙辰命太師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學士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王直王英侍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侍講學士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兼經筵官翰林春坊儒臣分直侍講經筵定儀注自此始　是月命僉都御史王翺出填江西時廷議遣文武大臣出鎮遂命翺偕都督武興行　三月己巳賜周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乙亥上御經筵先是經筵進講之制無定地亦無定期至是始定月講御文華殿詔以月之九日行之續定每月三日日以逢二為期以二八月中旬起四十月末旬止寒暑暫免遂為定制時中官王振方用事考功郎中李茂弘謂今之月講不過虛應故事粉飾太平而君臣之情不通睽隔蒙蔽此可憂也即日抗章致仕去 攷異明史稿書二月丙辰定經筵儀註明史不書但書御經筵于三月乙亥蓋二月定儀註三月始御經筵也是年三月丁卯朔乙亥則三月九日證之明會典言經筵月講向無定日亦無定所正統初始著為儀常以月之二日御文華殿進講月三次寒暑暫免据此則英宗初御經筵當以三月十二日戊寅證之王圻續文獻通攷言正統元年春二月始開經筵楊士奇等定禮儀上之制日是以今月初九十九御經筵据此則初定儀注以月之九日為期紀書乙亥與制詞合其改二為期者据通攷言續定經筵儀注每月三日日以逢二為期歲率以二八月中旬起四十月末旬止云云然則初定之期以九後始更之以二明史所紀自据是錄故三編亦系之三月是也惟据明會典但有逢九逢二之期而景泰元年開經筵御史許士達上疏言舊典經筵每月不遇初六十六二十六三日似景泰初又定經筵以六為期蓋正統景泰之間或二或六或九本無定期其逢二之期似是後來所定故會典据之今附識于此

初鎮番之役平羌將軍陳懋遣兵援之遂解去懋以捷聞會參贊侍郎柴車至劾懋失律致寇又取所遺老弱冒為都指揮馬亮斬獲功又劾涼州副總兵劉廣喪師不以實聞嚴冒功要賞詔奪懋祿械廣至京特賜車金幣以旌其直車以廉幹名上簡用之一時調單給餉悉得事宜 攷異

柴車參贊甘肅軍務在去年之冬此則以劾陳懋劉廣故賜金幣以旌其直證之明史車傳大略如此吾學編則統系之是年三月言車劾劉廣上以其可當師旅之任命贊甘肅軍務並賜金幣文綺据此則車以劾廣之故始授參贊不知車之劾廣乃在至甘肅後也至劾陳懋事見懋傳而車傳亦軼之今据二傳增入　詔蘇松浙江等處官田準民田起科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自宣德之末蘇州逋糧至七百九十萬石巡撫周忱蘇州知府況鍾屢請輒爲部議所格至是稍稍蠲減民困少蘇　夏四月丁酉朔享太廟上沖齡踐阼至是始詣太廟行親享禮　是月河北旱蝗遣工部侍郎邵旻等督所在有司分道捕之　五月丁夘阿爾台多爾濟巴勒寇肅州先是寇由鎮番入涼州劉廣等不敢擊大掠而去尋犯山丹指揮陳玘戰没又犯大同千戶葉林等戰没至是圍肅州不克亦大掠去攷異明史本紀系之五月丁夘證之吾學編典彙諸書本年寇山丹又入大同塞明史稿書寇大同于二月寇山丹于三月明史紀皆略之且据諸書則寇山丹在前寇大同在後明史稿亦似創叙今統書于是月寇肅州之下又明史稿五月及閏六月皆書犯肅州蓋五月犯至閏六月始解去也今並系之五月下　壬辰始設提督學校官時南京戶部尚書黃福上言比來生員學藝疎淺宜令布按二司徧歷考試庶得真才于是詔兩畿及十三布政司皆設提學道專理學校事按臣不得侵越兩畿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副使或僉事著爲令是時廷臣舉堪任提學者吏部尚書郭璡首薦薛瑄瑄字德温號敬軒河津人舉永樂十八年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擢御史三楊當國欲見之謝不往出監湖廣銀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至是服闋還朝遂以璡薦授山東提學僉事首揭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才者樂其寛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云攷異明史本紀但書是月壬辰設提督學校官三編輯覽言兩畿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副使僉事證之明史職官志同今增入又薛瑄以僉事授山東提學道證之本傳在正統改元之初吾學編系之五月設提學下今從之　六月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致仕初佐有疾請致仕宣宗命熊概代理院事踰年概卒佐疾良已遂復任是年佐考察御史不稱者十五人奏請降黜時邵宗九載滿吏部考稱佐獨寘之十五人之列遂與尚書郭璡相奏辨上入璡言遂原宗而責佐佐因上章求去賜勑奬慰賚鈔五十貫命戶部復其家佐操履清白性嚴毅每日趨朝小憩外廬立雙藤戶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内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群坐一時稱爲顧獨坐卒以是被擠去家居十一年卒佐既罷以陳智代爲右都御史攷異据吾學編國史紀聞皆系之是年六月證之明史七卿表佐以元年六月致仕陳智任按仁宣以來左右都不並設任授一官而證之佐傳佐任右都御史並未改佐吾學編及諸書作左都又以陳智所代爲左副都皆與史不合今參明史表傳書之　徙甘涼奇居回回于江南凡五百戶又徙在京降人于河間德州　閏月罷陝西織造駝毼永樂間增設内外各織染織造局遂及陝西之駝毼至是以西鄙不靖罷之　是月順天真定保定濟南開封彰德六府俱大水攷異是月順天等六府大水明史本紀不具證之明史五行志在是年之閏六月今据增　秋七月訪聖賢後裔蠲其徭役初宋高宗南

渡孔子四十八代孫端友率其子玠扈從至浙居于衢州高宗紹興初端友卒賜其子玠田五頃命以州學為家廟世奉祭祀四傳至洙元至元間命歸曲阜襲封洙讓爵曲阜之弟治元世祖嘉之命為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然自此衢州之襲封遂罷至是有言端友之裔孫仍有在浙者上命訪之並及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後裔皆復之所在祠墓傾圮者修之 攷異据三編輯覽系之七月傅氏明書系之六月之末今從三編其目云訪求南宋衍聖公孔端友後裔按端友從宋高宗南渡始有南宗而北宗巳屬之金端友既去金人乃以其同母弟端操為北宗而證之明闕里志端友之子玠即端操之子嗣端友而從南渡者也元至元間端操後絕有言衢州之孔洙即端操之後裔故特召之而洙仍讓爵于居曲阜之族弟復歸南宗元世祖忘其本有南北二宗故衢州之封爵遂罷明英宗即位始令訪之直至孝宗弘治末年始訪得洙之六世孫彥繩命祖祀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于是南宗之祀始復明史彥繩傳謂時以在曲阜者為孔氏北宗在西安者為南宗是也程敏政聖裔攷謂北宗皆出于一時之訪求必不得巳南宗猶為近之因謂闕里之大宗當歸之衢族孔氏闕里志辨之甚詳蓋敏政既不知端友端操實同母兄弟又不知端友在徐所立為後者即端操之子又其時北宗孔宏緒與敏政同為大學士李文達公之壻闕里志謂二裔素不相能雖未敢以此排斥聖裔亦其攷据之失詳也餘詳攷證中 徙襄王瞻墡于襄陽淮王瞻墺于饒州　是月南畿陝江湖廣廣東皆大水 攷異此据三編增　八月甲戌以右都督蔣貴充總兵官佩平虜將軍印都督同知趙安副之討阿爾台多爾濟巴勒也貴塡守松潘數有功上即位召還進右都督會阿爾台等數犯甘涼邊將告急遂有是命　是月詔還前學士解縉所籍家產 攷異据明史本傳在是年八月傅氏明書同今從之　始定歲賦折銀入內承運庫初洪武九年天下稅糧許以銀鈔代輸者謂之折色所折之銀俱送南京供武臣俸祿及北京各衛官支俸以為常至是副都御史周銓言行在各官俸支米南京道遠費多輒以米易貨貴買賤售十不及一朝廷虛糜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于南畿浙江江西湖廣不通舟楫地折取白金布絹解京充俸江西巡撫趙新南京戶部尚書黃福亦以為言上以問戶部尚書胡濙濙對曰太祖嘗折納稅糧于陝西浙江民以為便乃仿其制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餘萬石折銀百萬餘兩不送南京悉入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除給放武臣俸餘專供內用其後概行于天下自起運兌運外率糧四石折銀一兩解京以為永例由是諸方賦入折銀者幾半而倉廩之積漸少矣　九月癸卯遣刑部侍郎何文淵戶部侍郎王佐都察院副都御史朱與言督理兩淮長蘆浙江鹽課並敕內官同往有不便于民者具實以聞其阻撓鹽法情犯重者械送京師欽差巡鹽自此始　庚申遣兵部侍郎李郁通政使奈亨齎勅印封黎麟為安南國王初黎利死敕其子麟權署國事麟遣使入貢謝恩上即位改元之四月以宣宗賓天遣使進香又以上登極尊上太皇太后皇太后位號並遣使表賀貢方物閏六月復貢上以陳氏宗支既絕麟事大禮恭欲使正位下廷臣議咸以為宜遂有是命

冬十月上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三發三中上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私

相語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今天子自來顧一杯酒耶然竟無殊擢（攷異明史紀傳皆不載紀事本末及通紀紀聞皆系之十月今從之　駙馬都尉并源仁宗女嘉興公主下嫁者後死于土木之難明書作駙馬都尉薛桓誤也證之明史公主傳宣宗女常德公主以正統五年下嫁薛桓此時安德有駙馬都尉之稱）　十一月乙卯詔京官三品以上舉堪任御史者四品及侍從言官舉堪任知縣者各一人　是月免湖廣被災稅糧　十二月丁丑下兵部尚書王驥侍郎鄺埜于獄時王振初用事欲令朝臣畏己會驥議邊事五日未奏振教上召驥面責之曰卿等欺朕年幼耶即日執驥並埜下之獄尋釋之未幾右都御史陳智劾張輔回奏稽延並劾科道不舉奏上釋輔不問杖御史給事中各二十自是言官承振風指屢摭大臣過自公侯駙馬伯及尚書都御史以下無不被劾或下獄或荷校甚至譴謫殆無虛歲　乙酉湖廣貴州總兵官蕭授討廣西蒙顧十六洞賊平之初授平貴州烏羅蠻踰年復討都勻蠻降下合江蔡郎等五十餘寨會上即位命佩征蠻副將軍印仍鎮湖廣貴州又念授年老以都督僉事吳亮副之先是普定蠻阿遲等叛僭稱王四出攻掠授遣指揮顧勇等擣其巢破之而廣西蒙顧十六洞與湖廣逃民相聚蠭起授督兵圍之再戰悉禽斬其酋餘黨就誅提閘進右都督上言靖州與廣西接壤時苦苗患永樂宣德間嘗儲糧數萬石備軍與比年儲漸乏有警發人徒轉輸賊輒先覺以故不能得賊乞于清浪靖州二衛各增儲五萬石庶緩急可藉報可　是冬成國公朱勇言近衛喇特托懽以兵迫逐韃靼多爾濟巴勒恐既吞併日益强大乞敕各邊廣儲積以備不虞上嘉納之是時二部相讐殺而阿爾台多爾濟巴勒竄居在外非衛喇特之敵故陽乞撫于我而陰行寇掠未幾復犯莊浪都指揮江源戰沒亡士卒百四十餘人邊事益棘　是歲上改元初政三楊當軸各處坑治悉詔封閉撤永宣新增之閘辦官又罷諸處採買及造下西洋船木諸冗費民困少蘇內供之物如糖蜜果品腒脯酥油茶芽秔糯粟米藥材或裁舊數減半或減三之二而上用膳食器皿如南工部造金龍鳳白瓷諸器饒州造硃紅膳盒諸器即位數月撙節頗多而營造所之援例誅求尚膳監之乘時乾沒上雖備帖具書不能禁也其後中官用事徵索紛紜較之舊制又變本而加厲云

僉都御史曾穆奉命捕蝗于大名還以疾卒穆天台人永樂四年進士家居褐衣蔬食足跡不入州府比謁選有司餽之贐穆曰吾方從仕未能利物乃先厲州里乎不受除御史仁宗監國屢上封事劾漢王官校諸不法狀直聲震朝廷遷福建僉事理寃濫摧豪强泉州人李某調官廣西其姻富民林某遣僕酖李于道而室其妻李之宗人訴于官所司納林賂坐訴者繫獄久穆廉得其實正林罪漳民周允文無子以姪為後晚而妾生子因析產與姪屬以妾子允文死姪言兒非叔子逐之盡奪其貲妾訴之官穆召縣父老及周宗族密置妾子群兒中咸指兒類文允遂歸其產民呼

魯鐵面時楊榮當國家人犯法穆治之不少貸榮顧謂穆賢薦之朝上即位遂擢是職卒之日貧不能斂始穆入為僉憲行李蕭然尚書吳中贈以器物不受至是中為治棺衾乃克殯詔給舟歸其喪攷異魯穆之卒據明史本傳在英宗即位之明年乃正統元年也是年河北旱蝗遣官督捕穆之還未知何時故諸書有系之二年者惟憲章錄七年書魯穆巡視江南尤誤耳今據其出使之年牽連記之　以劉中敷為戶部尚書中敷任山東左布政丁憂歸至是奪情起之　宣德八年西洋西域來朝貢者凡古里柯枝蘇門答剌及天方等共十一國滯留未遣是年上始命禮部稽其使臣在京師者悉令附瓜哇貢舟還國

二年春正月甲午奉宣宗神主附太廟　己亥詔大同總兵官方政都指揮楊洪會寧夏甘肅兵出塞先是總兵蔣貴趙安等奉命出師未至而寇犯莊浪巡撫甘肅徐晞上章劾貴廷議以貴方選軍甘州勢不相及而莊郎正晞所統責晞委罪貴貴不問未幾諜報阿爾台多爾濟巴勒等駐賀蘭山後召政與洪出大同迤西貴與安出涼州塞會勦貴等師至魚兒海子都指揮安敬言前途無水草留十日以芻餉不繼欲引還時右僉都御史羅亨信參貴軍務讓之曰公等受國厚恩敢臨敵退縮耶死法孰與死敵貴不能從遂引軍還亨信遂上章劾貴陝西都御史陳鎰亦言狀詔切責貴等　是月太皇太后欲誅王振不果上之初即位也太皇太后悉委政內閣而三楊皆累朝元老振心憚之未敢逞太后嘗遣振至內閣問事士奇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士奇慍三日不出太后聞之怒立鞭振仍令詣士奇謝罪且曰再爾必殺無赦一日太后御便殿召英國公張輔內閣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上西向立太后旁五臣東面稍下太后召問人皆有獎勸之詞及溥乃嘆曰先帝念卿忠屢形愁嘆不意今日得見相也蓋仁宗監國以讒　故宮僚多下獄溥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矣仁宗每于宮中言及東宮時事慘然不樂以故太后言之于是溥泣太后亦泣因顧上曰此五臣先朝所簡貽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五臣所贊成者不可行也有頃宣太監王振至俛伏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時女官加刃振頸上跪為之請五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禍人家國我聽帝暨諸大臣留振此後不得令干國事也振自此稍斂戢已而太皇太后病遂跋扈不可制矣攷異此事明史三楊及宦官傳皆不載皇朝通紀紀事本末及明書皆載之据弇州攷誤言出自何文簡餘冬敘錄而楊文敏行狀及楊文貞三朝聖諭錄皆不及以召對言則似影響宣宗時事若課有誅王振之語則文敏行寔與聖諭錄何故佚之史于太后之聖政王振之蠹國娓娓言之此又何所諱而不書意者何文簡曝聞前輩之言書而筆之不自知其誤也予謂文敏行狀及文貞三朝聖諭錄皆因王振諱也楊榮之卒在正統五年正王振用事之時宜行狀之不書士奇以正統九年卒三朝聖諭錄据其自序成于正統七年壬戌是年太皇太后崩振勢益盛大作威福廷臣人人惴恐士奇雖老耄之年豈不慮異日子孫之禍太后賜王振之死即有其事亦必不敢入錄中弇州之說毋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三編采入此條系之是年正月今從之

御批三編曰誠孝太后既對諸臣數責王振且以刃加振頸不得謂無必殺之心使五臣能因勢而贊成之則去大憝易於反掌乃五臣不但不顯言其惡且為之長跪致請轉若重為申救者良由諸臣阿順幼主為身後計故爾隱忍保全致貽奸惡之禍而不得諉之誠孝太后之優柔寡斷矣且如太后于兄杲昇皆禁其不得干預國事可謂深知大體而三楊則於杲昇請加任委意私揣摩若此又奚有於王振乎

三月甲午錄囚　戊午遣御史金敬撫輯大名及河南陝西逃民　夏四月免河南被災田糧　五月庚寅命兵部尚書王驥經理甘肅邊務時寇數犯甘涼邊境蔣貴趙安等出塞無功而侍郎柴車徐晞都御史曹翼相繼飭防均不能制上乃命驥往以許便宜行事驥奉命疾驅至軍大會諸將問往時追敵魚兒海先退敗軍者誰僉曰都指揮安敬驥之行也上以僉都御史羅亨信劾貴等逗留狀示驥並密勅驥僇敬軍中以徇至是遂承旨縛敬斬轅門尋奉敕責取貴死狀一時諸將皆股栗驥乃大閱將士分兵畫地使各自防禦邊境肅然閱軍甘涼汰三之一定更番法兵得休息而轉輸亦省攷異王驥斬安敬及責蔣貴死狀一事據弇州史乘攷誤謂出自中旨並非便宜行事彭文憲為王靖遠作墓志有似狄招討之僇陳洵者雖快人意恐當以正史為據也余謂王驥非能擅斬安敬責蔣貴死狀之人此不足辯而證之羅亨信傳亨信劾貴逗留狀上以其書示王驥等故驥傳言亦承密旨縛敬斬軍又責貴死狀亦云宣敕其皆出自中旨明矣明史所記較彭志為得其實今據之　壬寅命刑部尚書魏源經理大同邊務亦令以便宜行事先是王驥言邊軍怯弱由訓練無人因薦千戶楊洪詔加洪游擊將軍洪所部才五百詔選開平獨石騎兵益之再進都指揮僉事洪以敢戰著名而部曲多毀之者源甫蒞邊萬全衛指揮杜衡部卒李全訐奏洪罪源素知洪能乃奏謫衡戍廣西而執全付洪使自治時源遣都督僉事李謙守獨石遂請以洪副之

丁未免陝西平涼六府旱災夏稅並諭戶部遣官勘實蠲之　是月有吉安浮梁淮徐等處義名十人各出穀千石有奇助官振濟賜璽書旌勞復其家　六月乙亥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廷時肇慶知府王瑩等以安國作春秋傳沈作書傳真德秀作大學衍義均有功于聖門請從祀孔廟兩廡下禮部議奏稱瑩等言是故有是命

庚辰遣副都御史賈諒工部侍郎鄭辰振河南江北饑時南直隸之鳳陽淮安揚州諸府徐和滁諸州河南之開封諸府奏自四月至五月河淮泛漲民居漂沒禾稼不登特命諒等往振之　秋九月以都指揮僉事楊洪守獨石先是洪副李謙守備赤城獨石謙老而怯與洪不相能洪每調兵謙輒陰沮之洪嘗勵將士殺敵謙笑曰敵可盡乎徒殺吾人耳御史張鵬劾罷謙因命洪代洪雖為偏校中朝士大夫皆知其能有毀之者輒為曲護洪以見得展其才益自奮數敗烏梁海兵禽其酋威名聞嶺北稱為楊王　王驥經理甘肅尋召還未幾甘肅守將報北寇復犯邊冬十月甲子以

鎮守甘肅左副總兵任禮充總兵官授平羌將軍都督蔣貴為督同知趙安副之兵部侍郎柴車僉都御史曹翼羅亨信參贊軍務討阿爾台多爾濟巴勒命驥及太監王貴監督之車盡心邊務糾劾將師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以後患怵之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也每有功賞雖敕下必覆驗而後行岷州土官后能冒功得陞賞車奏請加罪能復請命宥之車反復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實繁有徒臣方次第按覈今宥能何以戢衆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朝廷雖從能請然嘉車賢遣使勞賜之仍進從二品祿　是月敕方面郡守缺令三品以上保舉擢用左通政陳恭言古者擇任庶官例由選部職任專而事權一今令廷臣各舉所知恐開私謁之門長奔競之風下吏部議尚書郭璡遜謝不敢當大學士楊士奇言宣德七年以前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多不得人致為民害是以宣宗皇帝敕令大臣保舉自茲以往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亦緣舉主不察甚或徇私所司不行糾劾以致如此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仍如士奇言　十一月乙巳振河南饑免稅糧

三年春三月己亥夜京師地震庚子又震甲辰又震者再 攷異明史本紀及五行志皆書三月己亥地震三編據實錄並增入庚子甲辰今據之　是月振陝西饑　禁天下祀孔子于釋老廟宇　是春兵部尚書王驥督諸將出塞以蔣貴為前鋒而自與任禮帥大軍後繼與貴約曰不捷毋相見也貴亦感奮會多爾濟巴勒懼罪連遣使入貢敵勢稍弱貴帥輕騎敗之于狼山追抵石城多爾濟巴勒走與阿爾台合　夏四月王驥任禮等帥諸軍出鎮夷關蔣貴將二千五百人為前鋒貴欲深入副將李安沮之貴拔劍厲聲叱曰敢沮軍者斬遂由間道疾馳三日夜抵其巢阿爾台方牧馬貴猝入馬群令士卒以鞭擊弓韣驚馬馬盡佚敵失馬挽弓步鬭貴縱騎蹂擊指揮毛哈阿奮入其陣大敗之乙卯貴分軍為兩翼別遣百騎乘高為疑兵轉戰八十里斬首三百餘禽偽左丞脫羅獲金銀印各一駝馬兵甲千計會驥與禮敗敵于梧桐林至額齊納路禽偽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萬戶二人降其部落窮追至黑泉而趙安等出昌寧至多喇溝 舊作刀力 亦禽偽右丞達嚕噶爾齊三十人分道夾擊轉戰千餘里多爾濟巴勒遠遁西邊悉平 攷異明史本紀系之四月乙卯據其奏報之日月也功臣年表記封蔣貴等于是年之四月七卿年表言王驥以四月召還禮部事皆牽連記之耳證之諸書驥等還在十月論封及升賞王驥柴車等皆在其時今分書之　癸未設大同馬市先是刑部尚書魏源等以衛喇特貢馬援遼東開原例以六事聞曰置馬市選貢馬輸供具嚴禁約擇通事設牙行上以馬市勞軍民不必置待遠人宜厚馬不必選供具取給公帑勿擾民餘如議未巡撫大同僉都御史盧睿復言大同宜立馬市從之　是月宣宗皇帝實錄成楊士

奇楊榮俱進少師溥進少保兼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餘陞賞有差　五月南畿巡撫周忱奏疏通鹽課法去年淮楊水災鹽課虧少上命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撥贓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如數出給通融准作次年預納秋糧令竈戶將私鹽于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米于是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賴之　六月癸酉以旱詔讞中外疑獄　麓川宣慰使思任發叛任發前宣慰思倫發子也初思倫發為其部長刀幹孟所逐洪武之末太祖命黔國公沐春會都督何福討平之歸倫發于麓川仍為宣慰使分其地設孟養木邦孟定三府隸雲南設潞江干崖大侯灣甸四長官司隸金齒永樂初陞孟養木邦為宣慰司久之孟養木邦與緬甸相仇殺時思倫發已卒子行發襲亦卒次子任發遂襲而狡獪踰于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朝廷稍優容之會木邦與緬甸相攻倫發乘機侵奪遂欲盡復其故地稱兵擾邊值宣德之末以交阯四川方用兵民勞未息遣中官賫勅撫諭令勿與木邦爭地抗殺而任發輒連年侵孟定南甸干崖騰衝潞江金齒等處于是黔國公沐晟奏任發叛形已著近已侵迫金齒勢甚披猖已遣諸衛馬步官軍至金齒守禦乞調大軍進討是時上方命晟遣官賫金牌信符諭還所侵地而任發卒不奉詔乙亥命都督方政僉事張榮會晟討麓川攷異據明史本紀系之是月諸書或系之二年之十月或系之三年之十月然以命將攻之紀中系之是年之夏者為得其寔蓋方政等出征當以秋冬間至而空泥之敗政之死難事在明年正月以此推之政之奉命出師在是年之六月無疑也政等既出師而思任發復侵孟養蓋是時任發方修貢以冀緩師沐晟還信其降無渡江意政不勝憤乃獨率麾下出戰　先勝後敗政死之後召切責晟不援故晟亦懼罪暴卒本紀系晟卒于四年三月者是也今据本紀參之雲南土司傳思倫發思任發思機會父子祖孫皆以發名蓋發即法夷人稱其長為法猶中国之稱王也紀事本末言思任發署孟養逐其宣慰刀賓玉遂居騰衝踞潞江仍自稱曰法法滇王號也中國遂訛為思任發云按此所記本之田汝成西南夷傳田官于滇故知之思任田傳任作仁證之明史傳中所記思仁逐刀賓玉居騰衝踞潞江皆思任事是思仁即思任也

秋七月癸未下禮部尚書胡濙等于獄初行在禮部印失上以濙故詔勿問命改鑄至是又失之遂被劾下獄未幾印獲釋之復其官　辛卯下戶部尚書劉中敷等于獄初中官俸糧于通州支給中敷掌戶部改在京倉支給中官諷御史給事中劾奏遂並侍郎吳璽等俱下獄既而釋之　八月辛酉順天貢院火席舍多燬試卷亦殘缺時翰林侍講學士曾鶴齡為考官值初試之夕有司懼罪不敢言更試惟請葺號舍終事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者即此心無私亦欺也禮部官乃具二議以進詔下如鶴齡言　乙亥以陝西饑令襍犯死罪以下輸銀贖罪送邊更易米是年春平涼鳳翔西安鞏昌漢中慶陽凡六府皆以饑告故有是命　九月癸巳蠲兩畿湖廣逋賦凡六十四萬石以元年二年連災故也　冬十月癸丑再振陝西饑　是月召王驥等還論平鹵功封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川伯驥以尚書兼大理寺卿支二俸柴車陞兵部尚書自羅亨信以下皆陞賞有差　十一月逮天下逋逃工匠

四千餘人初宣德間徵天下軍民工匠多所興造上即位悉罷之未幾建宮殿修九門改造五府六部諸司公署又廣建京城內外諸佛寺工役繁興匠多逃者二年二月以後已逃六千餘人至是積四千二百餘人悉命逮之逮至者皆桎梏赴工軍民失望　是月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請定入監事例敬宗任南京國子監司業九年秩滿遷是職至是上書言舊制諸生以在監久近送諸司歷事比年有因事予告者遷延累歲至撥送之期始赴實長奸憤請以肄業多寡為次第又近有願就雜職之例士風卑陋誠非細故請加禁止從之　十二月丙辰下刑部尚書魏源右都御史陳智等于獄源經理大同邊務本年四月召還有御史劾源為御史時曾犯贓冒領誥命上以源有勞置不問比還與都御史陳智相詈于直廬智以聞詔兩責之七月以坐決獄不當與侍郎何文淵俱下獄既而釋之至是以上遼王貴烚罪狀不言其內亂事遂與三法司俱繫詔獄智亦預焉先是巡撫湖廣侍郎吳政等奏遼王貴烚不友諸弟侍庶母寡恩撻死長史杜述居國多過及召訊京師盡得其淫穢瀆倫兇暴諸不法事上以政等所奏及三司所鞫皆不當復命英國公張輔會問得實乃論貴烚重典遂竝政等規避不奏論斬時上嚴繩臣下大臣下獄以為常源一歲兩繫論者皆以為王振作威之漸云（攷異明史本紀但書十二月魏源下獄事證之源傳源是年兩下獄一在七月一在十二月均見七卿年表今據本傳書之又按明史稿書魏源下獄于七月乙未是源初次下獄之日分也）

是歲多爾濟巴勒敗走尋為衛喇特托懽所殺托懽自襲殺阿嚕台後悉收其部未幾又內殺賢義安樂二王盡有其眾欲自立為可汗眾不可乃以托克托布哈（舊作脫脫不花）故元後立之以阿嚕台之眾屬焉托懽自為丞相陽推奉之實不承其號令一時朝臣邊將皆言衛喇特曰強且兩廣合一尾大勢成非阿爾台等殘寇之比也上皆不省但戒敕防禦而已（攷異明史王驥傳言驥等追至黑泉朶兒只伯遠遁三編言其遠遁暴為脫脫不花所殺據明史韃靼傳也傳言瓦剌脫懽襲殺阿嚕台收其部欲自稱可汗眾不可乃以脫脫不花為故元後立之又瓦剌傳言脫懽內殺其賢義安樂二王盡有其眾欲自稱可汗眾不可乃共立脫脫不花以先所并阿嚕台眾歸之自為丞相已襲破朶兒只伯復誘脅三衛窺伺塞下据此則脫脫不花雖為脫懽所奉不過空名而已襲殺朶兒只伯諸書皆屬之脫懽而證之瓦剌傳朶兒只伯之敗在正統三年脫懽之死在正統四年則朶兒只伯被殺即在三年敗後也今据紀傳系之三年之末）

四年春正月壬午都督方政討麓川蠻窮追敗績死之先是政等出師召會黔國公沐晟及晟弟右都督昂共討之思任發者本名思任未襲時曾隸孟養宣慰刀賓玉部下賓玉嘗遣詣晟晟兒畜之洎擁眾麓川侵略鄰境勢日強南甸知州刀貢罕奏麓川奪其所轄羅卜思莊等二百七十八村詔思任還之不聽政等將至思任佯言修貢以冀緩師復略孟養地逐賓玉遂據潞江自稱曰法法夷人王號也政謀進兵而晟輒視思任發易與聞其降遷延不欲度江任發潛遣眾萬餘沿潞江造船三百艘欲取雲龍政欲出戰晟不可政造舟欲濟師晟又不許政不勝憤乃獨帥麾下與賊

將緬簡戰破其大寨賊奔景空指揮唐清復擊破之又追之高黎共山下斬賊共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任發上江上江賊重地也政元攻疲甚求援于晟晟怒其違節制度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至夾象石又不進政追至空泥賊出象陣衝擊軍殲政死焉時晟抵金齒聞敗引軍還　二月丁巳總兵官蕭授討貴州計沙叛苗平之時苗賊首金蟲總牌等糾紅江生苗作亂僞立統千侯統萬侯號授督兵抵計沙分遣都指揮鄭通攻三羊洞馬䧺攻黃柏山破之都督同知吳亮窮追至紅江斬總牌千戶尹勝誘斬金蟲于是生苗盡降授在鎮二十餘年威信大行寇起輒滅前後諸帥莫及也論功進左都督尋以老致仕久之復起視事右府越數歲卒贈臨武伯謚靖襄　是月大學士楊士奇乞致仕上不許命歸省墓差中使護行賜璽書金幣曰卿省墓畢即速來毋久戀鄉土士奇省墓道南京聞少保黃福疾往候之福驚曰公輔幼主一日不可去左右奈何遽出士奇深服其言越二月還朝　閏月辛丑釋魏源陳智等復其官並宥棄交阯王通馬騏罪及弋謙俱罷爲民　三月己酉以春和下寬卹詔殊死以下罪無大小咸赦除之並蠲逋稅　壬子賜施槃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庚申廢遼王貴烚爲庶人俾守其父簡王園已封其弟貴㷿爲遼王　麓川之敗沐晟請益軍詔遣使者責狀仍調湖廣官軍三萬一千五百人貴州一萬人四川八千五百人令吳亮馬翔統之仍勅聽晟節制晟行至楚雄聞詔懼罪丁夘暴卒攷異明史本紀系方政之敗于正月沐晟之卒于三月命晟弟昂總兵討麓川于五月證之雲南土司傳及沐晟傳方政以正月敗沒晟于三月引軍還行至楚雄會朝廷方遣使者責狀晟因懼罪自盡而前召發湖廣貴州兵仍飭晟節制追聞晟死乃改命昂紀中所記月分次第井然悉與傳合諸書所記有在二月者有在五月者而通紀紀聞諸書皆系方政之敗于五月尤爲不合今悉据明史紀傳月日書之　又按晟之死据土司傳言暴卒本傳言慚懼發病至楚雄卒盖野史所記互異史兩存之詳三編質實中　癸酉增南京及在外文武官軍俸廩　初湖廣巡按御史陳祚以奏遼王罪有所隱與巡撫侍郎吳政等先後被逮下獄至是以事定釋之尋改南京雲南道御史

是月左副都御史吳訥致仕上初御經筵訥錄所輯小學集解上之訥議論有根柢于性理之書多有發明歸家環堵蕭然周忱撫江南欲新其居不可家居十六年卒　夏四月倭寇浙東攷異明史本紀不具据日本傳在五月紀事本末系之四月　初宣德間定日本諸國來貢皆給信符勘合上即位倭遣使來貢明年還工部請照例給之又定使臣貢無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毋得多攜軍器倭初奉約束既則貢不如期輒滿載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閒侵掠至是載倭船四十艘連破台州桃渚寧波大嵩二千戶所又陷昌國衞官庾民舍焚劫一空召嚴兵海上備之　麓川思任發既得志遂犯景東剽孟定殺大侯知州刀奉漢等脅孟璉長官等司降之五月庚戌以右都督沐昂爲征南將軍充總兵官都督同知吳亮副之討思任發　壬戌京師大雨雹　丁夘錄中外囚　是月京師大雨水溢壞官舍民居三千三百九十區時順天真

定保定三府州縣及河南之開封衛輝彰德三府俱大水　六月戊寅彗星見畢宿旁長丈餘指西南計五十有五日乃滅（攷異據明史天文志三編亦書于是六年月惟五十五日作五十四日）　乙未京師地震　丁酉以京畿水災祭告天地諭群臣修省戊戌下詔寬卹求直言時翰林院編修劉定之應詔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不可苟且數易二言公卿侍從宜數召見察其才能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人寓京畿者宜漸移之南方四言郡縣職宜以京朝官補使迭相出入五言薦舉之法不當拘五品以上宜彷唐制遷秩時舉一人自代六言五臣子孫宜習韜略七言守令牧養為先毋徒取幹辦八言僧尼蠹國當嚴絕九言富民輸粟授官者有犯宜追奪十言丁憂文臣宜永罷起復所言皆切中時弊疏上竟留中定之永新人　秋七月庚戌免兩畿山東河南江西被災稅糧凡二十一萬三千餘石　壬申汰冗官　是月滹沱沁漳三水俱決壞饒陽獻縣衛輝彰德隄岸勅有司修築　八月戊戌增設沿海防倭官　己亥京師復震

是月白溝渾河二水溢決保定安州隄蘇常鎮三府及江寧五縣俱水溺死男婦甚衆　九月宣大守將楊洪追擊烏梁梅于三岔河等處連敗之洪以去年擊寇于伯顏山馬蹶傷足戰益力卒大敗之璽書慰勞命醫往視賜之銀幣尋以總兵譚廣年老命洪為右參將佐之洪建議加築開平城增置獨石等堠臺六十所寇至屢卻之　冬十月增造海運船　十一月福建僉事廖謨以事杖死驛丞大學士楊溥欲坐謨抵罪楊士奇謂因公致死宜亦薄譴互爭不決請裁于太皇太后王振因進言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各有私意抵償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職太后然之乃出謨為同知自是振漸攬閣臣過侵其權自士奇以下皆莫能難也　十二月四川松潘祈命族番叛丁丑命都督同知李安充總兵官僉都御史王翺參贊軍務討之先是指揮趙得奏祈命番族桑巴（舊桑作商）作亂官軍捕禽之其弟小桑巴復聚浦江新塘等關據險劫掠至是命安等師官軍士兵二萬人往　是歲衛喇特托懽死子額森嗣（舊作也先）稱太師淮王北部皆服屬托克托布哈具空名不復相制每入貢主臣並使朝廷亦兩敕答之稱托克托曰達達可汗額森曰太師賜賚甚厚並及其妻子部長于是額森勢益橫邊境自此多事矣（攷異據明史衛喇特傳脫懽之死在四年諸書皆系之八年誤也正統六年托克托布哈及其太師額森遣人貢馬是脫懽已前死明矣三編紀系之正統七年入貢之下目中追書脫懽之死于四年與明史合今從之）

五年春正月己未大祀南郊　是月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福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公正廉恕當官不為赫赫名事微細無不謹憂國忘家老而彌篤初太宗手疏大臣十人令解縉評之惟于福曰秉心易直確乎有守無少貶上即位令福以少保參贊南京機務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福嘗坐隆側楊士奇寄聲曰豈有孤卿而旁坐者福曰焉有

少保而贊守備者邪卒不變然隆待福甚恭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辭兵部侍郎徐琦自安南回福與相見石城門外或指福問安南來者曰汝識此大人不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識卒之日贈謚不及士論頗不平成化初始贈太保謚忠宣　召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以豐城侯李賢守備南京攷異明史太紀不書吾學編及通紀憲章錄皆係之五年正月證之明史本傳是也惟諸書以豐城侯為李彬不知彬已卒于永樂二十年子賢嗣封此時守備南京乃賢也賢以正統初鎮大同亦見本傳而明史鄭辰傳言辰與豐城侯李彬轉餉大同則亦誤以賢為彬矣今刊正初隆守南京十餘年鎮以靜定最識大體讀書好文尤敬禮士大夫及召還南都士民流涕送之江上　二月乙亥以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入内閣預機務先是王振用事漸厭三楊一日語士奇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令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以咎榮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内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協力尚可為也士奇以為然翌日列愉鼐及侍讀學士苗衷侍講高穀名以進愉鼐遂先被擢用攷異明史本紀馬愉曹鼐入閣係之是年二月乙亥證之愉鼐本傳愉坿楊溥傳中皆云以正統五年入内閣預機務又證之宰輔年表在五年二月與本紀合又證之愉傳言楊榮荅王振云云遂于翌日列苗衷曹鼐及愉名以進又高穀傳言英宗即位開經筵士奇薦高穀及苗衷馬愉曹鼐四人據此則四人入閣雖先後不同皆三楊夾袋中人也愉鼐入閣在五年二月衷穀入閣十年十月明史紀傳表所在悉合而稽之弇州史乘攷誤則所薦四人有陳循無馬愉又鼐等入閣之年分與明史絕不合且亦與弇州自撰之輔臣年表不合其增陳循而遺馬愉則為祝枝山野記之說所誤而至謂曹鼐之入閣在正統九年則尤憒憒語也今據明史馬愉高穀傳及三編書之弇州之誤別詳攷證中　甲申命僉都御史張純大理少卿李畛振撫畿内流民　是月大學士楊榮乞歸省墓命中官護行　三月戊申建北京宮殿初永樂間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稍稍修葺之上即位命中官阮安同都督沈清工部尚書吳中等重建三殿奉天門為正朝大事御正殿其後為華蓋又其後為謹身皆直前壯麗並修繕乾清坤甯二宮凡役工匠官軍七萬餘人　丁巳麓川思任發請罪召宥之　夏四月壬申免山西旱災逋賦　癸未振畿内八府饑　丙戌平松潘蠻桑巴者祈命族番國師也指揮趙諒誘執之掠取其財與同官趙得誣以叛狀王翺訪得其情至則釋桑巴于獄奏請誅諒戍得復桑巴國師使召諭其弟撫定餘黨而松潘遂平　初開中事例商人納米塞下給引在于淮浙長蘆等處支鹽永樂間在場守支有祖孫相代不能得者乃議倣洪武中例加鈔錠以償之願守支者聽至是以守支年久少有上納者乃定長股存積之法以十分為率八分給守支商曰常股二分收貯于官曰存積遇邊警始召商中納然常股價輕循次守支迄不可得存積價雖重可以不次支給于是商人甚苦守支而爭趨存積則常股愈壅　五月沐昂討麓川抵金齒畏賊盛不敢進參將張榮前驅至芒市為賊所敗昂不救遂棄榮符驗軍器奔還勑責昂逮吳亮馬翔等　六月丁丑免兩畿被災稅糧　戊寅錄囚　是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

江西大水江河皆溢陝西平涼諸府山西行都司及蔚州皆大雨雹深尺餘傷稼　中官王振喜僧道每歲必一度之是年五月以前已度二萬一千人至是又度前後共二萬二千三百餘人黃冠緇衣布滿街市自來僧道之多無踰于此　秋七月辛丑遣刑部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備荒之政從大學士楊士奇之請也時太皇太后專以養民為務每遇水旱振濟動億萬計蠲免災糧或數百萬石閭閻安樂雖災不為害迨王振用事悉反初政惟蠲租振荒尚仍之不改云　壬寅大學士楊榮還朝行至杭州武林驛以疾卒榮歷事四朝善處君臣間每諸大臣議事不決觸上怒榮至輒解又或遇人被重譴致不測往往以微言導上意亦旋解嘗語人曰事君有體進諫有方以悻直取禍吾不為也故其恩遇亦始終無間性喜賓客雖貴盛無稍崖岸士亦多歸心焉或謂榮處國家大事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嘗從文皇北征頗通餽遺邊將歲致良馬帝頗知之賴士奇力言榮曉暢邊務不宜以小過介意事乃解榮數短士奇于帝前至是愧之遂相得甚歡晚年值王振用事導上以重法繩臣下榮之歸也靖江王佐敬私餽榮金于京邸榮固不知振欲借以傾榮賴士奇力解乃已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敏　八月乙未令各邊修舉荒政　九月壬寅蠲雲南逋賦　是月封都督張昇為惠安伯昇與彭城伯昶並太皇太后之兄而昶已前卒太后念外氏惟昇一人故別封之　冬十月庚午朔蘭州莊浪地震十日踰月又屢震壞城堡廬舍壓死人畜 攷異見明史五行志据本紀六年正月以莊浪地震躬祀郊廟今于是年十月下据增　十一月壬寅振浙江饑　壬子免蘇松常鎮嘉湖水災稅糧　丁巳下河南僧楊行祥于獄先是有僧年九十餘歲自雲南至廣西詐稱建文帝遣其徒清進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時安遠侯柳溥升之子也以總兵官鎮廣西瑛執送溥城至京會官鞫之僧自言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帝生洪武十年今當六十四歲僧詞屈乃自陳姓名為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游兩京雲南至廣西詔錮之錦衣衛獄越四月死其徒十二人皆戍邊或曰建文帝遜國後為僧于雲南廣西間好為詩行祥偶同寓竊其詩遂冒其名云 攷異明史三編皆据英宗寔錄蓋所械送之僧本非建文安得有迎入大內之說野史多出傳會而薛氏憲章錄誤系之正統十二年又以思恩之升州為府始此弇州攷誤辨之是也今按思恩州之升府据明史廣西土官傳思恩知州岑瑛以正統三年進職知府乃掌州事以其從征蠻寇有功也後因與田州知府岑紹交惡各具奏下總兵三司議于是柳溥請升思恩為府俾瑛紹各守疆土以杜侵爭從之据此則思恩之升府與送異僧事無涉也今從明史三編一概刪之惟楊行祥之詐稱建文野史以為竊其詩者似之證之萬曆間神宗問張居正建文事因取在滇詩以進意即此時械送之僧與詩俱上並入之爰書供證之令存之以為或說　乙丑沐昂討平師宗蠻　十二月壬午免南畿浙江山東河南災糧　麓川思任發請罪廷議罷兵而王振欲示威荒服先已召還甘肅總兵官蔣貴等使待命兵部尚書王驥揣知振意力主用兵振大悅遂絀廷議于是麓川之役起

明通鑑

第五册

DS
753
.H7
v.5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二十三起重光作噩盡彊圉單閼凡七年

英宗睿皇帝前紀

正統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欽天監言日食不應禮官以為當食不食請表賀不許攷異明史本紀言日當食不見非陰雨之謂蓋推歷者之失也典彙言五年歲暮勑群臣曰欽天監言正統六年正月朔日食九十一秒故事食不一分者不救護朕惟事天之誠雖微必謹至期仍救護如制據此則欽天監推是年正月朔日食九十一抄而卒不應故禮官以當食不食請賀而不知其為推歷之誤也三編則直言日食不應今從之　庚戌大祀南郊　乙卯以莊浪地屢震祀郊廟遣使祭西方嶽鎮　大舉征麓川以定西伯蔣貴為平蠻將軍都督同知李安僉事劉聚副之兵部尚書王驥總督軍務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大會諸道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皆王振主之也　二月大學士楊溥請歸省墓尋還　王驥等奉命征麓川陛辭上賜驥貴金兜鍪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許驥以便宜行事驥又薦太僕少卿李賁郎中侯璡楊甯等隨軍贊畫侍讀劉球上疏曰帝王之馭四夷必宥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通緩急之宜為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于玁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即罷兵賜書通好至于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尚守雲中拒之今麓川殘寇思任發素本羈屬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雖渠魁未殲亦多戮羣醜為誅為舍無繫輕重寧書宥罪使得自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十二萬眾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眾客兵不可久淹況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眾紛擾為憂臣竊謂宜緩天討如周漢之于崇越也至于衛刺特終為邊患及其未即騷動正宜以時防禦適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為禦臣竊以為宜慎防遏如周漢之于玁狁匈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量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為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于西北障塞當敕邊臣巡視濬築溝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章下兵部謂南征已有成命不用球安福人　三月庚子下兵部侍郎于謙于獄謙巡撫山西河南十二年威惠大行每入京師無私謁王振銜之謙以在外久乞召還薦參政王來孫原貞自代通政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會謙來朝遂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始釋之左遷大理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久之始復原官攷異明史本紀繫下于謙獄于三月庚子三編亦繫之三月皆據實錄也謙傳謂是時三楊已前卒太監王振方用事適有御

史姓名類謙者嘗忤振謙入朝薦參政王來孫原貞自代通政使李錫阿振劾謙怨望云云遂繫獄三月已而振知其誤得釋按此所記即是年下獄之事而是時三楊惟榮以去年卒士奇溥皆在而忤振之御史以姓名類謙致誤者恐亦非實錄三編輯覽俱作王振銜之是也今從之

是月兵部尚書柴車自陝西召還上令車久勞命與都御史曹翼歲一更代及期病甚請歸治疾未及行越二月卒車介特有宴樂輒不與至斷酒肉　夏四月己卯以災異屢見遣使祭郊社山川甲午遣從省天下疑獄楊士奇請之也　五月庚戌太白經天攷異明史天文志五月庚戌太白晝見三編作經天按是時以天變命理兩京刑獄則作經天者是也經天與晝見同而經天較重三編蓋據實錄書之甲寅命刑部侍郎何文淵大理卿王文錄在京刑獄巡撫侍郎周忱刑科給事中郭璡錄南京刑獄　六月右都御史陳智被劾免擢王文右都御史　秋七月丁未振浙江湖廣饑　八月召提學僉事薛瑄為大理少卿先是王振問大學士楊士奇吾鄉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至是遂召之瑄至京師士奇使謁振不可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一日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振遂銜瑄攷異明史本傳不具年分紀聞典彙皆繫之是年八月憲章錄書于八年因下獄牽連並記耳今書于是年八月下　九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宮成　冬十月丁丑下戶部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瑺于獄中敷等掌戶部以京城草束不足請以供御牛馬分牧民間言官劾其變亂成法並繫獄論斬詔荷校長安門外凡十六日始釋之仍復其官　庚寅免畿內被災稅糧　十一月甲午朔上御奉天殿賜文武落成宴攷異明史本紀系之十一月朔三編系之九月蓋三殿成于九月其御殿賜宴則在十一月皆牽連記事例也今分書之洪永以來故事中官不預外廷宴是日上遣使問王先生何為王先生謂王振也上在宮中呼振先生而不名使至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耶使復命上戚然命開東華中門召振至百官候拜于門外振始大悅時上傾心嚮振公侯勛戚咸呼振曰翁父工部郎中王祐以諂事振驟擢本部侍郎都御史王文陳鎰俱跪門俯首兵部侍郎徐晞屈膝尋擢尚書一時士大夫廉恥道喪相與恬然以宮殿成大赦天下初仁宗欲還都南京命北京諸司仍稱行在至是定都北京始去行在稱　癸卯王驥帥諸軍大戰于麓川拔其上江寨驥馳傳至雲南部署諸將遣參將冉保由東路趨孟定大軍由中路至騰衝分道夾擊遂與蔣貴帥二萬人疾趨上江圍其寨五日不下會大氣縱火焚其柵拔之斬首五萬餘級　癸丑免河南山東及鳳陽等府被災稅糧凡四十四萬三千四百餘石　閏月衛喇特額森入貢詔問馬駝芻菽數戶部劉中敷等不能對王振言于上上怒甲戌復下中敷及吳璽陳瑺于獄踰年釋中敷為民璽瑺戍邊中敷既罷召倉場侍郎王佐代之　十二月王驥等克麓川驥等之趨上江也令副總兵劉聚右參將宮聚等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共山道與大軍會于騰衝長驅抵杉木籠山賊乘高據險築七壘相救驥遣聚等分左右翼緣嶺而上自將中軍奮擊賊大潰連破之乘勝

至馬鞍山進搗賊巢山陡絶深塹環之東南面江壁立不可上賊更從間道潛師出大軍後驥戒軍中毋動而令都指揮方瑛以六千人突入賊寨斬首數百復誘敗其象陣瑛政之子也會冉保亦由東路破諸蠻寨以兵來集驥令截守西峨渡防賊軼乃分督諸將環攻其七壘積薪縱火風大作焚死及溺江死者凡數萬人思任發僅免擒其二子走孟養獲其虎符金牌及宣慰司印又所掠騰衝諸衛所印章凡三十有奇犂其巢穴留兵守之而還捷聞上及王振皆大悦丁未詔班師是役也惟副總兵李安駐潞江護餉聞貴等大破賊自恥無功乃率兵追擊餘賊于高黎共山敗績都指揮趙斌等戰没亡士卒千餘人詔逮安下獄　是歲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皆九載秩滿詔進正三品仍視府事鍾起刀筆然重學校禮文儒剛正廉潔孜孜愛民前後守蘇者皆莫能及先丁母憂郡民詣闕乞留詔起復至是以考最當遷部民二萬餘人走訴巡按御史張文昌乞再任奏聞遂有是命明年十二月卒于官吏民聚哭為立祠祀之本深為政耡豪强息爭訟尤折節士人飾治儒學奏新先儒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祠宦至是當遷亦以部民留進秩仍守吉安又九年政化大行一日升堂聞鼓樂聲問之則廨前民嫁女本深笑曰吾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尚留此耶遂請老既去郡人肖像祀之攷異況鍾陳本深進秩事見明史本傳在正統六年三編係之是年十月今據增入六年之末

七年春正月甲戌大祀南郊　二月庚申車駕謁天壽山陵越四日三月甲子還宮攷異明史稿三月壬戌朔謁天壽山陵甲子還宮明史書謁陵于二月據發京師之日也今從之　乙亥免陝西屯糧十之五旱故也　戊寅賜劉儼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甲午振陝西旱饑是月兩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皆旱蝗命吏部侍郎魏驥等分往各郡縣督有司捕之又免山東山西河南被災稅糧　五月壬申論麓川功進封定西伯蔣貴為侯王驥為靖遠伯侯璡楊甯以下皆陞賞有差攷異明史本紀系之五月壬申功臣年表同諸書係之三月者王驥等以三月還奏連捷記也證之七卿表驥以是年三月還五月封靖遠伯尤為明析今據之　驥受封解部事以侍郎徐晞為兵部尚書　戊寅立皇后錢氏后族單微上欲封其父貴為侯后遜謝故后家獨無封　丁亥倭寇浙東陷大嵩千戶所殺官軍百人掠三百人糧四千四百餘石軍器無算　六月壬子遣戶部侍郎焦宏整飭浙江防倭事兼理蘇松福建沿海軍務　是月吳中致仕越二月卒中前後在工部二十餘年北京宮殿及長獻景三陵皆中所營造規畫井然然不恤工匠家貲巨萬湛于聲色時論鄙之踰月以工部侍郎王卺陞任尚書　秋七月丙寅振陝西饑贖民所鬻子女　思任發之走孟養也詔木邦緬甸能効命禽任發獻者即以麓川地予之既而任發走孟蒙為木邦宣慰所擊追過金沙江走孟廣為緬甸宣慰卜剌當所禽于是緬人挾之以求麓川任發子思機發復帥餘衆據者藍聞任發被禽懼遣弟招賽入貢謝罪廷

議欲因而撫之王振不可　八月壬寅復命王驥總督雲南軍務帥參將冉保毛福壽等以往未至而機發遣其弟招賽入貢朝廷不納會緬甸亦奏獲思任發請麓川地不許敕驥以便宜討思機發且圖緬甸　九月甲戌陝西進嘉禾禮臣請表賀不許　是月始置太倉銀庫先是歲賦折銀謂之金花銀入內承運庫至是復設太倉銀庫專以貯銀各直省派賸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及馬草鹽課關稅凡折銀者俱入太倉籍沒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援例上納者亦入焉銀庫之設始此（考異明史本紀不書證之食貨志在是年吾學編繫之九月憲章錄繫之七月今據吾學編）　冬十月壬辰烏梁海寇廣寧前屯大掠而去時衛喇特額森正強三衛附之泰寧衛頭目以女妻額森皆陰為之耳目入貢輒易名且互用其印上惡其反覆始議討之（考異明史稿書寇廣寧于十月癸丑又云十一月己卯掠塞兒山明史不載己已入寇事其寇廣寧則十月壬辰也今據明史書之）　乙巳太皇太后張氏崩先是太皇太后大漸命中官問大學士楊士奇楊溥國家尚有何大事未舉士奇因上三事其一言建文君雖亡曾臨御四年當修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其二言太宗詔有藏方孝孺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其三未及上而太皇太后已崩（考異楊士奇等所上三事語出枝山野記三編據增入目中今從之）遺詔勉大臣佐帝惇行仁政語甚諄篤太后自宣德之崩以上在沖齡凡宮中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得差遣有事必關白始行委任三楊政在臺閣數年來海宇休息皆太后之力也王振擅權以太后故不敢逞數年來太后有疾漸至驕縱及崩而振益無顧忌矣癸丑上始御門視事

御批三編曰當閹豎擅權肆橫流毒方深大事無過于此者士奇等甯當不以為隱憂即誠孝太后亦未嘗不慮其貽害故爾倉猝垂詢諸臣如果忠于為國當思此事機難得一去而不可復挽即宜列王振罪惡亟舉入告以請速除凶孽或冀其萬一得行猶可有裨國政若建文君臣之復號弛禁即未及陳于平時亦無妨俟之異日有何迫不及待而於呼吸難留之頃舉此以塞白乎至其三未及上紀者亦不言其何事則與前二條之摭拾無當大略相同士奇等為相雖亦有小節足稱而核其實究不免阿容守位至是而老將及之尤不過浮沉自全而已史家豔稱三楊相業果盡可為定評耶

十一月衛喇特額森遣使入貢故事衛喇特使入貢來者不過五十人其後利朝廷賞賚增至二千餘人大同供億費至三十餘萬屢敕不奉約束又所過多殺掠邀索不遂輒造釁端是春上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及秋至大同者仍二千餘人旬日又百餘人詔姑納之使人以馬易弓藏于衣篋不可勝計巡撫羅亨信請于居庸關詰檢之不許鎮守太監歲造箭鏃數十甕遺其使恃王振庇之故上不之知知亦不問也　十二月葬太皇太后于獻陵上尊謚曰誠

孝昭皇后　是冬以僉都御史王翺提督遼東軍務翺前鎮江西陝西上知其能至是遼東寇迭侵將士不能力戰使翺治之翺至諸將庭謁責以失律罪命曳出斬之皆股栗叩頭願効死贖翺乃躬行邊塞起山海關抵開原繕城垣濬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使烽燧相接練將士室鰥寡軍民大悅又以邊塞孤遠軍餉不繼緣俗立法令有罪得收贖十餘年間得穀及牛羊數十萬邊用大饒致異翺督遼東軍務明史本紀不書證之翺傳在是年之冬今從之吾學編通紀皆系之三月誤　初洪武中鑒前代宦官之禍置鐵碑高三尺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時尚存至是振以太皇太后崩益無忌遂盜毀之

八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南郊　是月吏部尚書郭璡致仕先是六年御史曹恭以災異請罷能大臣不職者上命科道官參議璡及尚書吳中侍郎李庸等被劾者二十人上皆切責而宥之至是璡子亮受賂為人求官事覺御史孫毓等復劾璡璡請致仕許之踰四年卒　以禮部侍郎王直為吏部尚書時初罷廷臣薦舉方面大吏專屬吏部直委任曹郎嚴抑奔競凡御史巡方歸者必令具所屬賢否以備選擢時稱得人直子稹為南國子博士考績至部文選郎欲改北學留侍直直曰是亂法自我始矣不可遇王振未嘗少降辭色每坐直先居其右曰太監四品尚書二品也振無如之何更加禮貌焉　吏部侍郎魏驥直道自持時王振怙寵獨嚴重驥呼先生振出六卿皆斂輿避驥一日遇振于崇文門不為避振頗銜之遂改禮部尋以老請致仕吏部尚書王直言驥未衰如念其老宜令去繁就簡乃改南京吏部侍郎復以老請不允尋進尚書　二月己丑汰南京各衙門冗官　戊戌淮王瞻墺來朝丙午荆王瞻堈來朝　三月刑部尚書魏源致仕以戶部侍郎王質陞任代之未幾以失囚謫降戶部侍郎　夏四月以元儒吳澄從祀孔子廟廷先是慈利教諭蔣明建言澄宜從祀大學士楊士奇主之遂從明議致異明史本紀系吳澄從祀于正統元年日月證之禮志言八年慈利教諭蔣明請祀元儒吳澄大學士楊士奇從之明會典亦系澄從祀于八年吾學編續文獻通攷竝同疑紀誤也今据傳年分竝据諸書系之是年四月　王驥抵金齒檄緬甸送思任發緬人陽聽命持兩端驥乃復請濟師圖再舉從之五月己巳復命平蠻將軍蔣貴會驥討思機發調土兵五萬發卒轉餉凡五十萬人　戊寅雷震奉天殿鴟吻上輟朝祭告勅修省求直言壬午赦天下　侍講劉球應詔陳十事致異明史稿系劉球應詔陳十事于五月以是月殿災求言也明史本紀書之六月丁亥下詔連竝記耳今分書之一曰勤聖學以正心德古聖王不作無益故心正而天不違之願皇上勤御經筵數進儒臣講求至道務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自順矣二曰親政務以攬乾綱政由己出則權不下移我太祖太宗日視三朝進大臣于左順門或便殿親與裁決庶政總自一人願皇上守二聖成規使權歸于一三曰任大臣

以崇國體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桎梏箠楚之未幾時又復其職甚非所以待大臣也願自今擇任大臣宜允愜衆論小犯則置之必不可容亦宜下法司定罪使自為計庶不乖共天職之意四曰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清慎習禮之臣然后可交神明今卿貳皆缺宜選擇儒臣使領其職五曰嚴考覈以肅吏治古者省方巡守所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兩漢唐宋盛時數遣使巡行郡縣洪永間亦嘗行之今久不舉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而軍衛尤甚宜擇公明廉幹之臣分行天下考察文武庶人知勸懲而吏治亦修六曰慎刑罰以彰憲典古人君不親刑獄必有理官蓋恐任喜怒而輕重失平也邇法司所上獄多奉勅增減輕重不敢執奏及訊他囚又觀望以為輕重民用多冤宜使各舉其職至運甎輸米諸例均非古法尤宜罷之七曰罷營作以蘇民勞春秋營築必書戒勞民也今京師興作五六年矣曰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況營作多宂亟宜罷工以紓其力八曰寬逋賦以恤民窮各處水旱有司既不振救請減租稅或亦徒事虛文宜令戶部以時振濟核實減免兼安養流民使不失業九曰息征討以重民命麓川近年用兵死者十之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又遣將費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果禽以歸不過梟之通衢而已緬甸挾以為功必求與木邦共分其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蠻坐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跎兵事無已臣見皇上每錄重囚多宥令從軍仁心若此今欲生致一失地之窮寇而驅數萬無罪之衆以就死地豈不有乖于好生之仁哉宜敕緬人斬任發首來獻機發既已歸罪即量削其地分于各寨新附之蠻則一方可甯十曰飭武備以防外患迤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為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京邊官軍衛卒以時訓練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材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廣儲蓄庶武備無闕而外患可弭疏上王振益惡之

六月丁亥下翰林侍講劉球于獄王振尋使人殺之球疏既上下廷臣議惟擇太常官可行令吏部推舉修撰董璘遂乞改官太常奉祀事而獄因之起初球言麓川事振固已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球鄉人也倚振為奸凡天文有變皆匿不奏一時公卿以振故皆趨謁德清球絕不與通德清恨甚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益大怒會璘疏上振私人錦衣指揮馬順喜謂振曰此可以并殺球矣遂誣以同謀並逮下錦衣衛獄旋屬馬順殺球乙未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校直前斷其首血流被地體猶植立不仆遂支解之瘞獄戶下（攷異明史本紀書球下獄及被殺于六月丁亥明史稿書下獄于乙未蓋下獄在丁亥被殺在乙未也若甲辰則薛瑄下獄之日明史稿牽連球事記之今不從）振既殺球遂不問獄解璘得釋歸球之見殺也璘在旁竊其

血裙歸遺球子鉞鉞後復求得一臂裹裙以歛順有子病忽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他日禍踰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者傳為盧氏人球死數日有識校者見其貌瘠色慘詢之校吐實告且曰為勢所迫不敢違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此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悔恨不已未幾亦死璘有孝行既歸遂不復出云攷異據門史球傳記董璘遺球子血裙並馬順子拳蹴馬順事又云俄而子死小校亦死紀事本末則言此校係盧氏人與耿九疇都所云貌瘠色慘即九疇所見而憲章錄謂九疇愛其年少俊美云云弇州史乘攷誤謂清惠正人不宜有此今采入節而書之　甲辰下大理少卿薛瑄于獄振既銜瑄欲因事搆陷之會有指揮之妻不可妾遂訐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部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及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入罪振復諷言官劾瑄等受賄並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末減有差瑄繫獄待決猶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于爨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頗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得釋罷為民　丙午錮湖廣逋賦　秋七月戊午國子祭酒李時勉荷校于國子監門王振矯旨坐之也初時勉請改建國子監上命振往視時勉待之無加禮振銜之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徑取中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並枷國子監前官校至時勉方坐東堂閱課士卷徐呼諸生品第高下顧僚屬定甲乙揭榜乃行方盛暑枷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三千餘人詣闕乞貸有石大用者上章願以身代諸生圜集朝門呼聲徹殿廷振聞諸生不平恐激變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內懟會會昌侯孫忠生日公卿皆為壽忠太后父也助教李繼因公卿請解于忠太后使至忠家忠言今歲生辰殊不樂以公卿皆集獨李先生荷校不至耳使還奏太后言于上上始知振所為立釋之大用朴魯素不為六館所知至是名動京師而繼官于國子監不拘檢柙時勉嘗規切之繼不能盡用然心感時勉言至是遂得其助云　八月致仕祭酒胡儼卒儼家居二十年方岳重臣咸待以師禮儼與言未嘗及私自處澹泊歲時纔給衣食初為湖廣考官得楊溥文大異之題上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為公孫之阿曲世以為知人卒年八十三　以右副都御史金濂為刑部尚書兼侍經筵　九月甲子大師抵金齒思機發遣頭目刀籠肘偕其子詣軍門乞降不許　是月倭寇浙東先是倭犯海甯樂清皆登岸偵伺旋去留二人在民村乞食被獲置極刑梟其首于海上至是復犯桃渚浙江按察僉事陶成擊卻之　冬十月徙封鄭王瞻埈于懷慶時瞻埈留京邸踰年乃之國　十一月宣宗故后胡氏卒先是太皇太后崩后慟哭不已至是亦卒以嬪御禮葬金山后無過被廢天下聞而憐之宣宗亦嘗自悔曰此朕少年事　十二月癸未免山東逃民復業者

稅糧二年　丙戌駙馬都尉焦敬荷校于長安右門王振搆之也　是冬王驥蔣貴等以大軍逼緬甸索思任發緬人佯諾不遣潛載樓船來覘官軍而另以他舟載思任發遁去驥等乃與沐昂分五軍薄之緬人亦聚衆以待驥見緬衆盛未易攻又恐多一麓川敵乃宣言犒師而令貴潛焚其舟數百艘緬人仍堅執予地前約復以獻任發之故慮其子機發致仇為解于是舍之而專攻思機發　大學士楊士奇既耄子稷傲很嘗侵暴殺人言官交章劾稷朝議不即加法封其狀示士奇復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遂下之理時士奇以老疾在告上恐傷其意降詔慰勉之士奇得詔感泣憂不能起

九年春正月辛亥朔雷電　甲寅命右都御史王文巡延安甯夏邊務文至劾都督僉事王禎都督同知黃真等皆逮治邊徼為肅　辛酉大祀南郊　辛未討烏梁海命成國公朱勇出喜峯口都督馬亮出劉家口興安伯徐亨出界嶺口都督陳懷出古北口各將精兵萬人同太監錢僧保曹吉祥劉永誠但住等分勦之會泰甯衛頭目與肥河衛頭目戰于鄂爾坤大敗衛喇特復分道截殺建州亦出兵攻之三衛大困　二月丙午王驥進兵直趨者藍擒思機發巢破之俘其妻子及從賊九十餘人捷聞詔立隴川宣慰司命驥等班師還時機發竊據孟養負固不服自如也　是月新建太學成先是太學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太學日就廢弛佛寺時復修建舉措乖舛何以示天下請以佛寺之費修舉太學李時勉亦言之詔始營建至是遂成　三月辛亥朔車駕幸太學釋奠于先師孔子祭酒李時勉當進講會久病及升堂講尚書詞旨清朗上悅賜予有加攷異明史本紀系車駕幸太學于三月朔日據實錄也三編輯覽同稽之禮志但有正統五年視學無九年視學之事秦氏五禮通攷據之或者太學未改建以前亦有視學之事然實錄何以不書意禮志誤以九年為五年歟明闕里志言英宗視學于正統九年又明史李時勉傳亦記九年視學時勉進講事今據本紀而著其異于此

甲子楊士奇卒士奇自迎附成祖遭遇永洪宣三朝君明臣直以此侃侃得自行其意晚值上沖齡踐阼王振專權太皇太后雖委之以政卒不能制以及于土木之難論者少之初士奇言衛喇特漸強將為邊患而邊軍缺馬恐不能禦請于附近太僕寺關領西番貢馬亦悉給之士奇沒未幾額森入寇識者猶思其言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士奇卒後法司乃論殺稷越二月稷瘐死獄中攷異明史士奇傳言士奇卒後有司乃論殺其子稷憲章錄則云稷逮至京審實斬之士奇以疾在告乃下勅慰諭一言殺稷于士奇卒後一言殺稷于士奇卒前弇州別云稷逮至京文貞疾已甚論死未決故上以赦慰諭之文貞卒兩月而稷以瘐死獄亦未嘗處決也今按弇州說是士奇在時論死未決卒後未遇秋決而死此據國史似不誤今據書之　朱勇等征烏梁海皆以捷聞勇奏敗敵于富峪川亨奏敗敵于土河懷奏敗敵于虎頭山亮奏敗敵于黑山然俱無大功捕其擾邊者奪回所掠人畜而已至是還乙丑論功加勇太保進亨興安侯封亮招遠伯懷平鄉伯諸將士並陞賞有差自

是巡邊者多以斬獲邀功三衛積怨遂為衛喇特額森鄉導之師　夏四月丙戌以翰林學士陳循直文淵閣預機務初廷議天下吏民建言章奏皆三楊主之至是榮士奇相繼卒循及馬愉曹鼐在內閣禮部援故事請上以楊溥年老宜優閒令循等三人預議參決　丁亥振沙州及赤斤蒙古饑　是月旱　五月己未命法司錄在京刑獄辛未命刑部侍郎馬昂錄南京刑獄　是月命刑部侍郎楊甯參贊雲南軍務甯與侍郎侯璡從王驥再征麓川皆有功詔璡與甯二年更代至是召璡還命甯代參贊軍務時麓川甫平甯以騰衝地居要害與都督沐昂築城置衛設戍兵以控諸蠻邊方稍定　六月壬午振湖廣貴州蠻饑　秋七月己酉下駙馬都尉石璟于獄璟詈其家奄振惡其賤已同類也遂搆之下獄　初洪武之末浙江之溫處福建之浦城等處皆有銀場尋[illegible]誅其後福建歲額增至三萬餘兩浙江增至八萬餘兩地力既竭民不堪命上即位詔封坑冶而奸民私開遂屢以盜礦相殺傷嚴禁不可止於是福建參政宋彰浙江參政俞士悅請復開銀場使利歸于上而礦盜自絕下三司議浙江按察使軒輗力持不可謂復開銀場雖一時利而百凡器用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擾其患尤深莫若擇官典守嚴加禁捕盜自衰息朝廷是輗言得止至是處州賊葉宗留及陳鑑胡等聚眾數千盜開福安礦福建參議竺淵捕之不克遂被殺（攷異据三編言宋彰俞士悅首請開礦證之明史軒輗傳無彰名惟丁瑄傳言福建參政宋新賄王振得還左布政亦不言其請開礦事三編質實云宋彰明史丁瑄傳作宋新與實錄異又瑄傳亦云新交阯人與宋彰里貫同是宋新即宋彰也今据三編）　癸丑免河南之開封衛輝南陽河南懷慶彰德等府所屬去年被災糧凡三十萬三千餘石　是月揚子江沙洲潮水溢漲高丈五六尺溺男女千餘人　閏月戊寅復開福建浙江銀場刑科給事中陳傅之請也時中官及言利諸臣爭和之乃命戶部侍郎王質往經理定歲課福建銀二萬一千餘兩浙江銀四萬一千餘兩比宣德時減半而已十倍洪武時官屬供億之費較課額尚過之自是民益困而浙閩之盜遂相繼起矣（三編質實引明實錄洪武中福建歲課二千六百七十餘兩浙江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中福建增課三萬二千八百餘兩浙江八萬二千七十餘兩宣德中福建增課四萬二百七十餘兩浙江九萬四千四十餘兩）　甲申瘞暴骸　壬寅雷震奉先殿鴟吻　是月北畿七府及應天濟南岳州嘉興湖州台州俱大水河南山水灌衛河沒衛輝開封彰德懷慶民舍壞衛所城（攷異据明史本紀書是年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大水江河皆溢又据五行志所載在七月閏七月今据五行志分書之）　八月庚戌免陝西被災稅糧四十八萬六千石有奇詔有司贖民間所鬻子女　甲戌敕邊將備衛喇特額森時額森日强遣人授罕東諸衛都督訥格（舊作喃哥）等為平章又置甘肅行省名號鎮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鎰以聞故有是諭　九月丁亥命靖遠伯王驥與都御史陳鎰巡視延綏甯夏甘肅諸邊初甯夏諸邊軍半歲一更後邊事亟三年乃更又益選軍餘防冬至一家有五六人在邊者軍士日益疲困驥請歲一更代當代

者以十月至而得代者留至明年正月乃遣歸邊備足而軍不勞上善其議命行之諸邊時陝西災沴頻仍鎰條上撫安軍民二十四事亦多議行之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庚午烏梁海貢馬謝罪　是月下監察御史李儼于錦衣衛獄時王振威勢日重自都憲以下見振皆跪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振過之怒其應對不跪遂下之獄謫戍鐵嶺衛 攷異明史本紀不載李儼下獄事三編書于是年之十月與紀事本末同惟王振傳作李鐸未知是一人二人否 王振得志之秋史言都憲以下皆長跪都憲郎指陳鎰王文也弇州攷誤謂王直坐于王振之右此非實錄振得志時抗禮者不過英國公胡宗伯王太宰及內閣三四人而已成國公朱勇尚書侍郎皆長跪豈有敢坐其上者据弇州云云則當時尚書亦有長跪者史失其名今仍据都憲以下書之　十二月甲子錄囚　癸酉再振赤斤蒙古饑

十年春正月丙戌大祀南郊　戊子詔舉天下智勇之士以備邊將之選　是月天下朝覲各官至京師先是給事中鮑輝請于各官來時勅吏禮二部詢訪有廉能著稱治行超卓者禮部官引赴御前面加獎賞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薦舉擢用從之至是舉布政丁鋐等宴于禮部各賞衣一襲鈔百定候吏部遇缺陞用尋擢鋐為刑部左侍郎汝甯知府李敏為應天府尹 攷異丁鋐擢侍郎見通紀憲章錄在是年正月賜宴下弇州別集卿貳表中誤鋐以十年任今從之　王振專權日甚朝臣無敢言者錦衣衛卒王永心不平乃數振罪惡為書揭之通衢又揭于振姪山家為緝事者所獲刑部坐以妖言論斬詔卽磔之不必覆奏 攷異明史本紀不載事見王振傳三編系之是年正月據實錄也證之紀事本末同今從之　二月丁巳京師地震　己未免陝西逋賦　丙寅烏梁海復貢馬請貸犯邊者罪不許詔僇其人于市　壬申車駕至天壽山三月甲戌朔謁陵丙子還宮時上謁三陵諭百官具淺色衣服如洪武永樂例又定制每歲三月謁祭以為常　庚辰麓川思機發遣使入貢謝罪詔納之　庚寅賜商輅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輅湻安人鄉會試皆首選至是廷對復第一時稱三元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庚申詔所在有司振逃民復業及流移就食者以頻年水旱也　是月遣御史提督浙江福建銀場　浙江甯紹等處久旱上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王英往祀南鎮英齋香幣虔誠致禱時民遭厲疫死者甚衆英為民禳厲齋宿三日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野霑足民疫以解皆喜呼曰此侍郎雨也英歷仕四朝在翰林四十餘年屢為會試考官朝廷制作多出其手時年七十以三楊不喜故屢請致仕不許　五月畿輔饑上命大理少卿李奎振濟　六月乙丑振陝西饑免田租三之二　是月以黎澄為工部尚書澄前安南王季犛之子蒼之弟也季犛禪位于蒼蒼以弟澄為衛國大王永樂間獲季犛父子送京師長繫獄中赦澄澄善製神鎗供事內府以監造器仗有功遂拜尚書令專供內府事 攷異据明史七卿年表云安南王子即前所獲黎季犛之次子也弇州攷誤謂枝山野記言季犛死其三子皆在朝長曰澄改姓陳證之于史澄既赦監造內府器仗累官工部尚書並無改姓之說余謂所赦三

人乃澄與蒼及蒼以儀爲太子芮亦非兄弟也弇州工部尚書表所載與明史表合惟以澄爲景泰中任與明史不合今據七卿表　秋七月乙未減糶河南懷慶倉粟濟山西陝西饑民從巡撫于謙之請也謙言山陝饑民二十餘萬皆就食于河南訪得懷慶河南二府倉糧見存六十餘萬石乞減價糶與饑民收鈔解京上諭戶部曰此古名臣救荒良策也其諭謙速行之謙乃令布政使年富安輯其衆授田給牛種使里老司察之流民以安攷異據明史于謙傳糶河南懷慶倉粟濟山陝乃謙所請典彙所記亦同今據增　是月下霸州知州張需于獄需見州民游食者衆每里置簿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桑樹畜暇復躬自巡視分別勸懲于是民皆勤力州用以饒有中官牧馬擾民者需笞其校卒中官譖于王振執需下錦衣衛獄籍其家幾死卒戍邊並坐其舉主順天府丞王鏵罷爲民攷異明史本紀不載三編錄之是月紀事本末同今據之　八月癸丑免湖廣旱災秋糧丙辰免蘇松嘉湖十四府州水災稅糧　九月擢鄺埜爲兵部尚書以徐晞致仕代之也埜以元年進兵部右侍郎明年王驥出征埜獨任部事以邊陲多警請令中外博舉謀略材武士以備任使至是拜尚書又言衛喇特日盛宜嚴爲備因請增大同兵擇智謀大臣巡視西北邊務尋又請罷京營兵修城之役令休息以備緩急時不能用　冬十月戊辰以侍讀學士苗衷爲兵部侍郎侍講學士高穀爲工部侍郎並入文淵閣預機務同日進曹鼐吏部侍郎馬愉禮部侍郎陳循戶部侍郎時內閣六人鼐最通達政體自楊榮沒後士奇老病不視事閣務多決于鼐上亦賢之　以錢習禮爲禮部侍郎王振用事達官多造其門惟習禮恥爲屈遂以講官久滯不遷去年乞致仕不許至是上以六部侍郎多闕命吏部尚書王直會大臣推舉而特旨擢習禮習禮力辭不允踰二年再上疏乞骸骨乃許之家居十五年卒　是月召都御史陳鎰還以都御史王文代填守陝西　十二月丙辰緬甸始獻思任發及其妻孥三十二人送至雲南任發于道中不食垂死千戶王政斬之函首京師　壬戌復輸河南粟振陝西饑攷異明史書于是年十二月壬辰按十二月無壬辰明史稿作壬戌是也今據之　是歲衛喇特額森掠哈密欲降之哈密忠順王之卒也會上即位之初封其子爲忠順王王之母額森姊也時額森役屬西北諸部于是沙州罕東及赤斤蒙古諸衛皆附焉乃挾之以侵哈密圍其城殺頭目虜男婦尋取王母及其妻北還脅王往見王懼不敢往數遣使告難朝廷敕令諸部修好毋相侵額森不從惟送王母妻還哈密未幾又復取之去大肆侵掠仍數趣王往見王外順朝命而懼額森實甚額森破三衛脅朝鮮邊將知必大爲寇屢書奏報朝廷迄不省　十一年春正月己卯大祀南郊　庚辰予太監王振姪林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官並授錢僧保姪亮高讓姪玉曹吉祥弟整蔡忠姪革俱世襲副千戶中官世襲實始于此　乙未日生背氣白虹亘天　二月辛酉有異氣見于華蓋殿金頂及奉天殿鴟吻上遣官祭告天地癸亥詔恤刑獄　三月

戊辰下戶部尚書王佐及刑部尚書金濂右都御史陳鎰等于獄時安鄉伯張安與弟爭祿詔逮治法司與戶部相諉言官劾佐濂等並及刑部侍郎丁鉉馬昂副都御史丁璿程富等俱下錦衣衛獄數日釋之尋命安出鎮廣東　壬申遣御史柳華討礦盜福建銀場既開盜礦者益眾葉宗留為賊首自稱大王詔遣戶部郎中楊謐招撫浙江參議吳昇上言福建礦盜出沒浙江江西廣東諸境東勦則西逃南搜則北竄若合而為一其患不小宜特遣朝臣專董勦捕乃命華督福建浙江江西軍討之華至福建遣兵分捕羣盜令村聚皆置隘門望樓編民為甲擇其豪為長使自置兵器督轄巡夫盜稍稍戢而宗留劫掠如故　癸酉車駕如天壽山謁陵越七日庚辰還宮　是月英國公張輔及諸侯伯等奏願偕詣國子監聽講許之令以月之三日往李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立講五經各一章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時勉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時以為太平盛事云（考異據明史李時勉傳輔等詣國子監聽講帝令以三月三日行蓋講期也帝以九年視學時勉以十二年致仕憲章錄明書系之十一年三月是也聽講當在三月庚午今系之是月）　夏四月倭犯浙西之海甯乍浦　六月丙辰夜京師地震有聲（考異三編輯覽所載與明史五行志合今據之）　是月免湖州等府稅糧十萬有奇　秋七月癸酉增市廛稅鈔復設稅課司領之用戶部尚書王佐議也初上即位凡課程門攤俱遵洪武舊額不得藉口鈔法妄增未幾以兵部侍郎于謙奏革直省稅課司局領其稅于有司罷濟甯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鈔移漷縣鈔關于河西務船料當稅六十貫者減為二十貫商民稱便至是佐掌戶部以軍旅四出庫藏空虛乃請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尋令天下稅課司局一萬五千貫以上者俱請復設稅課司官于是征榷漸繁（考異此據明史本紀證之食貨志作九年三編據實錄亦書之是年七月蓋志中九字疑誤也今仍據本紀）　庚辰大學士楊溥卒溥後士奇榮二十餘年始入閣洪宣之際天下清平朝無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稱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溥嘗自署郡望曰南郡因目為南楊時謂士奇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比榮士奇相繼卒馬愉曹鼐輩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益用事溥卒三年而有土木之變論者追恩三楊在當不至此然依違中旨以釀成賊奄之禍則皆不能無議云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諡文定　甲申太白經天（考異三編不載今據明史天文志增）

八月戊戌免湖廣被災秋糧　庚申下吏部尚書王直等于獄時光祿寺卿奈亨諂事王振擢戶部侍郎亨嘗以事干請吏部不行怨郎中趙敏搆之詞連直及侍郎曹義趙新並下獄三法司六科廷鞫論亨斬直義新俱徒上宥直義奪新亨俸遂釋之仍復亨職行人尚褫上疏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偶因微眚遽陷囹圄事或涉虛旋即復職是今日衣冠之大臣即昨日受辱之囚繫面僚友而統屬官甯能無愧請自今有犯者召至午門大臣會問事實則

疏其輕重請旨裁決不實即奏還其職上頗然之而惑于王振不能改也旐尋授南京御史　是月謫大理寺丞羅綺戍邊先是綺參贊甯夏軍務嘗以事劾指揮任信陳斌二人皆王振黨也是夏信斌許綺不法事下總兵官黃真覆覈真譖綺嘗詈宦官為老奴以激振怒召還京下法司擬贖振改令錦衣衛再鞫指揮同知馬順鍛鍊成獄遂謫戍遼東

九月辛巳廣西猺叛執化州知州茅自得殺千戶汪義自山雲卒後柳溥代填廣西不能守成法過于寬弛雖先後討大藤峽賊及柳州叛蠻頗有斬獲而猺獞相煽為亂訖不能靖　冬十月甲寅遣給事御史分賚諸邊軍士　是月上閱武于近郊　十一月壬申減殊死以下罪　是月命襄城伯李隆巡大同邊賜寶刀一戒敕將士內外凜凜訖還不僇一人明年隆卒　十二月壬寅大雨雷雹翼日乃止　是冬額森攻烏梁海遣使至大同乞糧並請見守備太監郭敬上敕敬毋見毋予糧

十二年春正月癸酉大祀南郊　巡撫宣大副都御史羅亨信奏衛喇特額森專候釁端以圖入寇宜預于直北要害增置城衛為備不然恐貽大患時王振用事兵部尚書鄺埜不敢主其議遂寢不行　三月癸亥車駕至天壽山謁陵越七日庚午還宮　丙子免杭嘉湖被災秋糧凡五十一萬五千石有奇　是月選翰林院修撰劉儼商輅等十人肄業東閣命曹鼐等為之師仍命侍經筵以備他日內閣之選　國子祭酒李時勉以王振擅權不能諂事屢疏乞休至是始得請廷臣及國子生出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鼓樂前導觀者塞塗或遠送登舟候舟發乃還有感泣涕下者　始命天下學校考取附學生員從鳳陽知府楊瓚之請也瓚以趙城知縣課績為山西最擢守鳳陽上言民間子弟多可造者請增廣生員毋限額下禮部議從之于是諸生日眾定制食廩餼者曰廩膳生增廣者曰增廣生皆如舊額以歲科兩考高等充補其額外增取入學者曰附學生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是始（攷異輯覽系之十年四月重修三編改入十二年之三月據實錄也今從之）

初永樂二年置沙州衛授其酋昆濟楞（舊作困即來）邁珠（舊作買住）為指揮使宣德間沙州為罕東西番侵掠不自安乞從察罕舊城耕牧宣宗遣敕止之又敕罕東西番還其所掠人畜會上即位昆濟楞懼衛喇特見逼不能自立帥部眾二百餘人走塞下陳饑窘狀詔發邊粟濟之且令邊臣議所處置請從之苦峪從之自是不復還沙州但遂領其眾于是部眾攜貳亡入哈密赤斤者甚多而罕東久駐牧沙州不去昆濟楞訴于朝朝廷數敕責諸部皆不奉命九年昆濟楞卒長子訥格率其弟恭羅凌戩（舊作克羅俄領古）來朝授訥格都督僉事其弟都指揮使賜敕戒諭既還兄弟乖爭部眾畔散甘肅總兵官任禮欲乘其窘遷之內地會訥格亦來言欲居肅州去年秋禮遂遣使偕訥格先赴沙州撫諭其眾

而自帥兵隨其後比至訥格意中變陰持兩端其部下多欲奔衛喇特禮進兵迫之收其全部入塞居之甘州凡二百餘戶一千二百三十餘人詔徙之山東居其頭目于東昌平山二衛分其部落為三屯居清平博平二縣于是沙州遂空卒為罕東所據初太祖太宗以次置哈密罕東赤斤沙州四衛于嘉峪關外屏蔽西陲及是沙州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攷異從沙州衛明史本紀不載事見西域傳在是年三編輯覽繫之十二年之三月今據之　夏四月丁巳免蘇松常鎮四府被災稅糧凡九十八萬四千石有奇　五月己亥遣大理少卿張驥振濟甯及淮揚饑　六月奪英國公張輔田初太監喜甯侵輔田宅輔不從甯弟勝帥奄奴毆輔家人妻隨喜孕死輔訴于上上宥甯勝而戍奄奴于邊至是甯嗾青縣知縣奏輔占民田二十頃上命以田還民而置輔不問輔實未嘗占也時王振視諸勳戚如奴隸諸勳戚亦望塵頓首惟輔獨與抗禮振亦敬輔輔既衰老又數為喜甯所侮亦稍屈以避禍矣　秋七月甲辰敕各邊練軍備衛喇特時額森糾結諸虜共背中國其部衆有來歸者言額森謀入寇托克托布哈止之不聽詔詰額森不報于是始以楊洪為總兵官鎮宣府又命左參將石亨守萬全　八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九月乙未禮部侍郎馬愉卒愉端重簡默門無私謁論事務寬厚嘗奏天下獄久者多瘐死宜遣官分道決遣上納之邊警言方命將而別部使至衆議執之愉言賞善罰惡為治之本波及于善非法乘人之來執之不武上然之及卒贈尚書仍兼學士贈官兼職自愉始　冬十月礦盜葉宗留反宗留聚衆連掘少陽政和等坑無所得得亦微甚不給用謂其徒曰以吾之衆即索金于市易耳何至自疲山谷間恒苦不給也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至慶元號召得千餘人延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為教師訓鍊武藝由浦城劫建陽從者益衆遂掠建甯官民皆逃匿會閩盜起遂蔓延不可制攷異宗留之反吾學編憲章錄皆繫之是年之十月證之紀事本末誤謂宗留是年二月掘少陽坑九月掘政和坑皆不給用始聚衆反是九年十一年不過盜礦殺官吏而已至此始反也今據書之　十一月庚寅皇長子生貴妃周氏出也攷異明史英宗憲宗紀皆不載三編繫之是年十一月典彙作十月者野史是年閏四月明史推曆更正月明書繫之是月庚寅為十一月二日證之景泰三年上問東宮生日金英對以十一月初二日正庚寅也今據之　是月以邊警罷山西河南巡撫官設都御史專撫山西兼理軍務會大理少卿于謙丁父憂請歸治喪尋起復擢兵部右侍郎　宣大總兵楊洪在邊北久諸部皆憚之至是額森致書于洪且遺之馬洪聞于朝敕令受之而報以禮自是數有贈遺上不疑洪洪亦嚴為之備　福建參政宋彰與都指揮僉事鄧安進表至京以萬金賄王振又屬安具疏薦之為吏科給事中所劾振陰為之地于是上竟允安請進彰左布政使彰抵任計所費令縣官驗戶科斂民不堪命由是盜賊四起　是歲逮南京副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並下獄初銓督南京糧儲御史嘗劾其貪暴遂銜之及掌院事寘功過簿督責諸御史次求其過言御史合宗

楊永劉煒盧祥尚褫等十人不能堪乃合疏訐銓不法事詔徵銓詣獄銓亦訐奏諸御史于是盡逮十三道銓忿得心疾死乃論諸御史或降或謫而霖永以首建議論決永亦忿死獄中霖以恤刑得減死出獄煒祥以事白留任霖出獄數日亦卒（考異建南京十三道御史事諸書皆不載事見明史劉煒傳明書系之十二年七月今系之是年之末）

明通鑑卷二十四

紀二十四（起著雍執徐盡屠維大荒落凡二年）

英宗睿皇帝前紀

正統十三年春正月丁酉大祀南郊　是月詔釋李景隆家屬增枝等三十八人令戚門第得自便　二月太監王振重修慶壽寺凡役軍民萬餘人糜帑數十萬寺在西長安街元初所建振以媚佛故新之（考異三編書于上年興隆之月蓋是年十月也諸書皆作二月三編質實引實錄寺以十月修賜名大興隆寺慶壽乃元所建之本名也今分書之）　三月戊子詔責孟養宣慰司使獻思機發初思任發既誅思機發竄匿孟養屢遣使入貢乞宥罪詞甚哀詔納其貢因敕總兵官沐斌及參贊侍郎楊甯等經畫善後策以聞斌晟之子也晟卒時斌以幼留京邸詔昂代之數年昂亦卒乃令斌以總兵官仍襲晟成封爵上既敕諭思機發許以不死而機發以前所遣弟招賽未歸疑懼不敢出時招賽安置雲南上復遣還來京授為頭目給冠帶月糧房屋隸錦衣衛其從人俱令於馴象所供役冀以招徠機發而機發終不至斌請師蠻兵討之未幾以糧盡瘴作引還王振以斌師出無功必欲生致機發挈其巢穴意乃慊又慮孟養復效緬甸故智故先以是諭之　壬寅命都督同知宮聚佩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帥南京雲南湖廣四川貴州官軍土軍十五萬人往討思機發（考異明史麓川傳作官土兵十三萬今據三編本實錄也）復命靖遠伯王驥總督軍務侍郎焦宏督餉驥至是凡三征麓川皆承振指也賜楊彭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安福人　夏四月辛巳錄四　是月兩畿山東河南湖廣旱蝗陝西江西水浙江亦被災免浙江江西秋糧六十六萬有奇湖廣秋糧八十九萬有奇　初礦盜之亂有江西人鄧茂七者與弟茂八殺人避仇走福建依甯化縣豪民陳政景假信義集無賴為眾所推御史柳華之編里甲也茂七兄弟皆為甲長益役屬鄉民閩俗佃人輸粟于田主例餽少物茂七倡其黨人佃者毋餽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訟于縣縣逮茂七不至下巡檢追攝茂七拒捕殺弓兵數人事聞上官遣軍三百往勦之被殺幾盡巡檢知縣竝遇害茂七遂刑白馬歃血誓眾舉兵反攻沙縣尤溪政景亦率黨攻汀州推官王得仁與守將及知府劉能擊敗之禽政景等八十四人械政景送京師斬之餘賊悉潰獨茂七黨盛不可制有尤溪爐主蔣福成者亦聚

亂聚衆旬日得萬餘襲尤溪據之與茂七為聲援是時兵衛久弛脅從日衆又若布政使宋彰虐政于是相率附茂七為盜者衆至數萬茂七據陳山寨自稱剷平王設官屬攻陷州縣是月遂圍延平巡按御史汪澄至延平聞賊勢熾遽回省會刷卷御史張海在城被圍遣都指揮范真彭璽拒戰于城外先後敗沒海乃躬自登城諭賊賊曰吾等皆良民苦富民魚肉有司不我直耳乞貰死免三年傜役即解散海以聞詔都督劉聚陳榮討之以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攷異明史本紀書鄧茂七反于八月乙卯蓋據遣丁瑄招討之月也諸書皆系茂七反于四月明史丁瑄傳同今據之　五月丙戌遣使捕山東蝗甲辰遣刑部侍郎丁鉉撫輯河南山東災民　是月以鈔法不通申用錢之禁從御史蔡愈濟議也自米麥折色之令行遂弛銀禁其交易之小者則用錢惟折官俸用鈔鈔益壅不行洪武間鈔一貫直錢千文者至是止折三文于是愈濟請禁民交易用錢違者以阻鈔論追一萬貫全家戍邊然鈔仍不行而商民益以為不便其後禁亦漸弛云　召山西布政使石璞為工部尚書時王巹以不能屈意王振致仕去璞為振所善遂擢用之　六月命侍郎楊甯巡撫江西以浙閩盜起流剽入江西境上故有是命　秋七月乙酉朔京師飛蝗蔽天　河決大名之開州長垣沒三百餘里遣使振濟蠲秋糧　己酉河決新鄉八柳樹口漫曹濮抵東昌衝張秋潰壽張沙灣壞運道東入海尋又決滎澤漫原武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歷睢亳入渦口至懷遠界入淮淹地二千餘里壞城垣廬舍漂沒人民不可勝計詔工部侍郎王永和往治之河自永樂九年濬封邱金龍口使復故道又自塌場口會汶水經徐呂二洪運道既通而河南水患亦稍息宣德以後金龍口漸淤河復屢溢開封御史李懋請濬金龍口洎正統初一決范濮一決陽武灌魚臺金鄉嘉祥越數年金龍口亦決河既橫溢分流東趨不專向徐呂而二洪亦淺澀不能濟運至是永和至山東亟令修塞沙灣以通漕運　是月始罷保舉三楊既沒尚書王直稍收其權于吏部于是教諭傳瑢給事中余忭御史涂謙屢以為言至是始詔罷之　都督陳詔擊處州賊葉宗留不克死之　八月甲戌命御史丁瑄招討鄧茂七等時張海奏至上覽之惻然乃下詔撫諭許免傜役三年復召瑄至諭狀使齎敕往而令宮聚張楷等以大軍隨其後　冬十月王振重修慶壽寺成壯麗甲京師詔賜名大興隆寺振延崇國寺僧主之上幸寺中親傳法稱弟子公侯以下趨走如行童焉　十一月丙戌以福建盜日熾張楷等屢請益兵乃命甯陽侯陳懋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珤平江伯陳豫副之太監曹吉祥王瑾提督火器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珤銘之子豫瑄之孫也　甲辰處州賊葉宗留陳鑑胡等流劫浙江江西張楷討福建分兩路進兵令都督劉聚率都指揮劉得新等自江西建昌取道楷自帥都督陳榮等自浙江取道楷至廣信以葉宗留道梗留不敢進折

江布按二司請楷便宜擊之江西巡按御史韓雍亦言宗留近在咫尺門庭之寇臣皆國家事未可曰疆而守楷進退莫決指揮龔禮願得兵五百往勦之都督陳榮謂楷曰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寧遏二寇逗留不進乃遣一部將往朝廷知之何所逃罪耶于是榮以二千人率禮等往行至玉山遇伏榮禮及都督劉眞皆死之楷聞報方益兵進會劉得新等敗福建賊于建陽道始通楷由閩道入閩攷異據吾學編言是月張楷分兵討葉宗留副總兵陳榮戰沒楷進討閩賊按楷保率陳榮等討鄧茂七者其時茂七勢方熾豈能分兵討浙賊而陳榮之沒三編言敗于玉山明史張驥傳言茂七黨甚張宗留鑑胡之等皆附之流剽浙江江西福建境上參議耿定僉事王晟及都督僉事陳榮指揮劉眞都指揮吳剛龔禮等皆先後敗沒云云據此則陳榮雖討閩賊而實敗于浙江江西境上與三編所云敗于玉山者正合再檢紀事本末所記言張楷與閩得新等議分兩路進兵而楷率陳榮等由浙江取道入閩為浙按二司留請便擊處州之賊是以陳榮等有玉山之敗證之明史韓雍張驥等傳大略相符此實錄也今據書之唯戴禮諸書皆作龔禮或別是一人　庚戌詔永康侯徐安備倭山東安忠之子也　是月朝廷慮浙閩賊合命御史朱瑛與中官分守兩省交界要隘瑛榜諭脅從之民示以禍福降者甚衆又以計禽賊黨周明松等數人械至慶元誅報賊衆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為動立梟明松等于市賊聞之皆遁去　十二月庚午廣東猺賊趙音旺等作亂詔有司討平之　是冬丁瑄至閩遣人齎敕往撫鄧茂七等茂七大言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甯塞二關傳檄南下八閩誰敢窺者遂據沙縣瑄率兵二千馳赴沙縣圍之賊首林宗政等萬餘人攻後坪欲立砦拒守瑄亟令通判倪寬等帥衆先據要害而身與都指揮雍埜等邀其歸路斬賊二百餘級禽其渠陳阿巖送京師伏誅賊勢稍卻　鄧茂七遣其黨陳敬德等寇泉州時南昌熊尚初以吏才為都御史陳鎰所薦擢知泉州府值閩盜起上官檄尚初監軍不旬日降賊數百至是賊逼城下守將不敢擊尚初憤提民兵數百與晉江主簿史孟常陰陽訓術楊仕宏分統之拒于古陵坡兵敗三人皆遇害郡人哀之為配享忠臣廟茂七又寇建甯帥賊二千餘迫城結砦四出剽掠建甯知府張瑛帥建安典史鄭烈會都指揮徐信軍分三路襲之斬首五百餘拔其砦賊遂遁朝廷嘉之擢瑛右參議仍知府事烈亦遷主簿　以大理少卿張驥巡撫浙江時閩賊之亂葉宗留陳鑑胡等倚為聲援流劫處州金華莫延不可制御史先後以敗聞乃命驥往督有司捕治會遂昌賊蘇牙俞伯通等剽掠蘭溪武義松陽龍泉永康之衆與之相應遠近震動驥至還金華知府石璟擊斬牙等處州知府張佑擊敗賊衆禽斬千餘人驥勦撫兼施散其脅從之餘黨宗留鑑胡亦自相猜殺踰年茂七既敗浙賊勢亦孤矣攷異張驥巡撫浙江諸書或系之十月或系之十一月證之明史驥傳言十三年冬命驥巡撫浙江今從之並據傳增入石璟張佑敗賊事彙系之是年冬下

十四年春正月甲午大祀南郊　乙巳免浙江福建銀課以鄧葉二寇之亂故也　辛亥太白晝見　是月鄧茂七攻

延平不利退保陳山寨丁瑄遣人撫諭賊黨降沙縣羅汝先黃琴等三十餘人　貴州巡按御史陳鑑上言思機發已遠遁宜責雲南守臣相機　勦滅無勞禁旅王振　怒尋以事下之獄　二月丁巳御史丁瑄都指揮劉福擊鄧茂七斬之先是羅汝先等既降瑄善遇之汝先等願殺茂七贖罪謂瑄曰茂七據險自衛未易攻也必欲取之吾為公說令復攻延平公督大軍分道禦之以逸待勞我主彼客禽之必矣瑄善之汝先等陰攜茂七黨而啗茂七以攻戈之利於是賊悉陳山之眾直撲延平瑄以江浙南六早伏三面而令福建軍素為賊所易者出城挑之賊乘浮橋競進突礮作伏起大軍四面衝擊大破之賊遁走劉福乘勝追之遂斬茂七汝先及黃琴復以計𠇗其偽將劉宗羅海郎七等械至軍門誅之餘黨潰散惟林子得鄧永祖等復擁茂七兄子伯孫聚後洋攻劫州縣瑄撫諭脅從者使復業分兵徇沙縣尤溪會寧陽侯陳懋等大軍至合討之

攷異據明史本紀二月丁巳御史丁瑄指揮劉福擊斬鄧茂七于延平證之瑄傳言十三年四月茂七圍延平瑄偕御史張海奏請招撫乃命瑄往以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大軍繼其後既至令人齎敕往撫茂七不肯降瑄馳赴沙縣圍之遂攻沙縣後坪之賊會其渠陳阿巖明年二月瑄誘賊復攻延平督眾分道衛擊賊大敗遁走劉福追之遂斬茂七又云楷之監大軍討賊也至建寗捐不進日置酒賦詩為樂聞瑄破賊則馳至延平壤其功瑄總脅依違具奏福不能平許之詔責瑄具狀楷等皆獲罪瑄有功不問功亦竟不錄云云三編所記大畧相同而紀事本末及典彙吾學編書皆以平閩為張楷劉之功甚至丁瑄無名令按瑄以十三年八月始奉詔計鄧茂七之命及茂七不降乃議討之据明史瑄傳瑄攻沙縣在十三年之冬而是時張楷有玉山之敗官軍失利陳榮真死之又紀事本末言楷自浙江取道行至廣信為葉宗留所棲會劉得新破閩賊于建陽道始通楷由閩入閩云云据此則明史謂楷兵于建寗者即此時也斬鄧茂七在是年之二月楷不但無功且亦未嘗身在行陣至于茂七既死陳懋等大兵亦至詔楷與劉聚還師討處州賊又復與徐恭石璞等逗留無功而陳鑑胡之降實張驥陶成二人勦撫兼施之力具後楷奏報前後招撫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則其擾功于閩又擾功于浙明甚而野史所記大都据其奏報之文為鋪張其連平三冠之功蓋未覩實錄也明史特于丁瑄一傳詳其顛末是平閩之功全在于瑄當時王振當國賞罰失平故楷班師後卒以無功下獄蓋至英宗北狩王振已死而後公論始定也今所叙次悉据明史紀傳及三編

已巳靖遠伯王驥破麓川思機發于金沙江先是驥師諸將會師于騰衝由干崖造舟至南牙山舍舟陸行抵沙壩復造舟至金沙江發樹柵於江之西岸拒守大軍順流下至管屯會木邦緬甸兩宣慰兵亦列于沿江兩岸緬甸備舟二百餘為浮梁濟師我軍併力攻破其柵寨得積穀四十餘萬石軍士飽騰銳氣增倍賊築大寨於鬼哭山當兩峯上又築七小寨綿亘百餘里官兵土兵分道竝進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思機發思卜發卒遁去時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部皆震讋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真天威也驥還兵其部眾復擁思任發少子思祿據孟養為亂驥慮師老度賊未可滅乃與思祿約使降授以土目得部勒諸蠻居孟養如故立石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于是以捷聞遂班師驥三征麓川卒不能得叛首一時議者謂其黨振邀功老師糜餉遂以一隅騷動天下而四川會川衛訓導詹英抗疏劾之大畧謂驥等多役民夫舁綵繪散諸土司以邀厚利擅用腐刑

詭言進御實充私役師行無紀十五萬人一日起行互相蹂踐每軍負米六斗跋涉山谷自縊者多抵金沙江旁皇不敢渡既渡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路宣翟亨等俟賊解多捕漁戶為俘以地分木邦緬甸掩敗為功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得不問而命英從驥軍自効英知往且獲罪匿不去　辛未命指揮僉事徐恭充總兵官討處州賊以工部尚書石璞參贊軍務攷異通學編系徐恭討處州賊及石璞參贊軍務于去年之七月又證之明史七卿年表亦云工部尚書石璞七月出征浙賊葉宗留惟本紀系之是年二月按明史璞傳言十三年工部尚書王卺致仕璞為王振所善召為尚書明年處州賊葉宗留作亂總兵徐恭等往討以璞參其軍事師未至宗留已為其黨陳鑑胡所殺巡撫張驥招降鑑胡賊勢少息據此則恭之出師璞之參贊皆十四年事與本紀合又四年四月張驥陶成等招降陳鑑胡則鑑胡之殺宗留當在四月之前其時恭等師尚未至若是去年七月命將焉有事隔八九月而不至浙者紀傳是也年表為璞以七月出征或是時遣璞先行與驥等會討後聞陳榮之敗始命徐恭總兵以往其時璞已在浙因即令參其軍事未可知也今仍從紀傳系於是年閏二月下　三月戊子車駕至天壽山謁陵越五日癸巳還宮是鄧茂七黨林子得等轉掠建寧知府張英與從父敬率兵拒之賊敗乘勝逐北陷伏中敬死瑛被賊大罵不屈遂遇害事聞詔贈福建按察使賜祭官其子未幾丁瑄禽子得等誅之尤溪之賊鄭永祖復率四千人攻延平瑄偕雍埜邀擊禽斬五百有奇餘黨潰散會陳懋等大軍至詔瑄還命張楷赴處州會徐恭等討賊　夏四月徐恭等未至處州告急巡按浙江御史遣參議耿定僉事王晟都指揮沈輔帥兵四千往與賊戰于麗水三人皆敗沒攷異沈輔紀事本末作鏞吾學編作輔今据明史張驥傳　庚戌賊犯崇安都指揮吳剛被殺旋入江西廣信境張楷檄永豐知縣鄧顒禦之于上饒顒伏兵截殺甚衆俄賊大至顒刀戰被執罵賊不屈死於是浙賊復熾　壬戌湖廣貴州苗賊大起麓川之役盡調雲南貴州兵連兵十年將士多死列衛空虛于是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貴州之東路遂閉時苗賊所在西至貴州龍里東至湖廣沅州北至武岡南至播州之境不下二十萬王驥班師所至民人皆遮泣陳苗害驥曰吾征麓川不受命平苗也還至武昌始奉朝命討之遂與侍郎侯璡都督宮聚等往璡聚皆從征麓川者也　乙丑遣御史李俊等十三人同中官督福建浙江銀課時罷課之令為中官及有司沮格不行至是以閩浙將平上意欲減其稅故有是命　是月大理少卿張驥浙江副使陶成招浙寇陳鑑胡等降之先是葉宗留陳鑑湖陶得二等寇蘭溪成率兵擊斬數百人遂屯武義立木城以守誘賊黨為內應前後斬首數百生禽百餘人會鑑胡以爭忿殺宗留專其衆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偽署將帥進圍處川然聞官軍漸集閩賊已衰亦頗內懼成見徐恭等屢勤無功欲乘間招撫之乃單騎從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凡前後諭降者三千餘人于是鑑胡勢亦孤巡撫張驥謀于成以賊中多麗水人遣麗水縣丞丁寧率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徑入鑑胡巢許貸其死鑑胡遂偕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就撫仍入山為亂如故攷異紀事本末言葉宗留之死在去年除

榮等玉山敗沒之時宗留亦中流矢死證之明史張驥傳言胡以私忿殺宗留而三編亦云以酒色相角殺宗留今据之鑑　五月丙戌陳懋討沙縣尤溪之賊平之懋至浙江有欲分兵扼海口者懋曰是使賊致死于我也及至建寧茂七已死餘賊聚尤溪沙縣諸將欲屠之懋曰是堅賊心也乃下招撫之令竝立賞格有能自禽相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時鄧伯孫據九龍山賊將張留孫者勇而善鬬自茂七起事恒倚之伯孫亦善任也千戶龔遂榮奉懋招撫之諭親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又偽為貽留孫書許其降命遣書者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黨皆不自安棄伯孫先後來降于是進兵攻沙縣尚書金濂謀以羸師誘之出伏精兵入其壘遂禽其伯孫送京師伏誅　壬辰以京畿旱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錄囚時築壇于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坐抑九卿于內官之下遂為定制　己亥以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預機務益博學彊記三陽雅重之至是遂入直　庚子誅巡按福建御史汪澄竝前巡按御史柴文顯初鄧茂七之亂澄逗留省會檄浙江江西會討尋又以賊方議降止兵毋進既知賊無降意復趣進兵而賊已不可制浙江巡按御史黃英恐以失援被重譴因具白澄止兵狀兵部遂劾澄失機福建三司又言賊初起前按臣柴文顯匿不奏釀成今患遂俱下獄吏成詔磔文顯籍其家澄棄市是時浙閩盜起所在剽掠為民患將帥率觀寇而文吏勵民兵拒守如張瑛王得仁石瑁張佑之屬往往多斬獲于是上降敕誥讓諸將帥都指揮鄧安等因歸咎前御史柳華時王振方欲殺朝士威衆命逮華華已出為山東副使聞命仰藥死籍其家男戍邊婦女沒入浣衣局論者謂華所建置未為過澄文顯罪不至死武將不能滅賊反委之文吏至與反逆同科失刑實甚而虐民激變之宋彰等坐斬遇赦竟以謫戍終徐恭石璞等逗留無功為御史張洪所劾詔俟師旋以聞而張楷之監大軍討賊也至建寧頓不進日置酒賦詩為樂比聞丁瑄破賊則馳至延平攘其功瑄被脅依違具奏劉福不能平愬之詔責瑄具狀卒之楷等有罪不誅而瑄以有功不問亦竟不錄一時以為賞罰失平輕重倒置皆王振主之云　六月庚戌靖州苗犯辰溪都指揮高亮戰沒　丙辰南京雷雹大震風雨驟作是夜謹身殿災延及奉天華蓋二殿門俱燬甲子下詔修省　衛喇特額森寇報頻聞詔河南山西班軍番休者盡赴大同宣府乙丑命西寧侯宋瑛總督大同兵馬　己巳赦天下　戊寅命平鄉伯陳懷附馬都尉井源都督王貴吳克勤太監林壽分練京軍于大同宣府備衛喇特也　是月前太學士黃淮卒淮自宣德八年主會試歸上即位再來朝至是卒年八十三諡文簡　是夏烏梁海盜寇大同參將石亨等邀擊于箭谿山禽斬五十人三衛怨之遂導額森入寇　秋七月己卯朔熒惑入南斗攷異通紀是月十七日甲午駕發京師典彙亦云是月十七日甲午据此則七月之朔為戊寅而明史天文志書熒惑犯南斗于七月己卯朔則甲午當為

十六日又據三編八月英宗北狩日中是月戊申朔實錄云按實錄八月戊申朔駕至大同自戊申自辛酉凡十四日明日壬戌也據此則七月戊寅朔乃野史誤據大建書之耳今據明史三編侍讀徐珵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為不祥乆之不退舍珵曰禍不遠矣亟遣其妻子南還　己丑衛喇特額森入貢初屢貢王振以藻飾太平為名賞賚金帛無算凡所請乞亦無不予既而貢使日增復虛其數以冒廩餼是春遣二千人貢馬號稱三千振怒其詐令禮部覈實汰其虛報者不與而所請又僅得五之一額森恚怒欲誘脅諸部大舉入冦托克托布哈止之曰吾儕服食多資大明何忍為此額森不聽曰可汗不為吾當自為之於是藉減給貢使為兵端托克托布哈亦從之曰儕衛之衆冦遼東阿喇舊作阿剌知院冦宣府圍赤城別將冦甘肅額森自擁衆冦大同參將吳浩迎戰貓兒庄死之詔遣宋瑛井源等各帥兵萬人屯陽和口是時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上親征兵部尚書鄺埜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不聽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力諫謂陛下宜固封疆申號令堅壁清野蓄銳以待之可圖必勝不必親御六師遠臨塞下況今秋暑未退旱氣未回青草不豐水泉猶塞士馬之用未充兵凶戰危臣等以為不可亦不納癸巳下詔親征命郕王居守是日陽和之敗聞西寧侯宋瑛及武進伯朱冕參將石亨將戰為太監郭敬所撓瑛冕戰没亨單騎奔還敬伏草中得免冕榮之子也諸邊守將俱逃匿時廣寧右衛指揮僉事趙忠守鎮靜堡敵圍堡甚急忠乘城固守語其妻左氏曰若城破吾不苟活汝母子宜自為計未幾攻益急訛言城陷妻與三女皆縊死攻圍凡兩晝夜以堡堅解去守臣上忠全城功擢都督同知贈左氏淑人旌其門曰貞烈云　甲午車駕發京師致異即是月十六日也諸書作十七日者大建之誤辨已見上惟憲章錄徑作十七日丙戌此尤誤也丙戌乃是月八日是時擊報尚未至安得有親征之事今月日悉據本紀並刊諸本之誤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帥官軍五十萬人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及學士曹鼐張益等扈行吏部尚書王直留守京師時從行者英國公張輔居首然不使預軍政輔亦老依違而已閣臣惟鼐與益二人而益入閣未及三月相與憂憤鼐乃乘間謀於諸御史之從行者曰不殺王振則駕不可回也今天子蒙塵六軍喪氣切齒於振久矣若用一武士之力捽振而碎其首於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罪然後遣將領前詣大同則天意猶可挽也諸御史惴惴無敢應者尋又欲謀之於輔而不得間遂行　乙未次龍虎臺軍中夜驚丁酉駐蹕居庸關尚書鄺埜屢諫親征謂此兵內犯一邊將力足以制之陛下為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不聽至是扈從出關復首請回蹕振怒令與尚書王佐皆隨大營至懷來墜馬幾殆或勸留就醫埜曰至尊在行敢托疾自便乎辛丑車駕次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恟恟聲息益急于是隨駕諸臣連上章請留振號怒以埜與佐首倡還議忤旨罰跪草中至暮不得請上將朱勇等白事皆膝行聽命丙午次陽和欽天監正彭德清振

私人也密告振曰象緯示警再前恐危乘輿振曰果有此亦天命也學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時陽和之敗伏尸滿野軍士人人危懼　八月戊申朔車駕至大同振尚欲北行中官郭敬密止之會前途敗報踵至振始有還意己酉　命廣寧伯劉安充總兵官塡大同安榮之子也庚戌還師振初議從紫荊關道由蔚州邀上幸其家既恐蹂其鄉禾復折而東時參將郭登武定侯英之孫也從劉安守大同聞之亟言于曹鼐等謂駕宜從紫荊關可保無虞鼐等為振言之振亦不聽丁巳次宣府諜報鹵兵大至襲我後遣恭順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帥兵為後拒庚申克忠克勤力戰敗沒亟遣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救之勇無謀進軍至鷂兒嶺遇伏皆死全軍殲馬　辛酉車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二十里欲入保懷來城以王振輜重千餘輛未至留待之尚書鄺埜再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嚴兵為殿不報埜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者死埜曰我為社稷生靈計何得以死懼我振叱左右掖出之遂駐土木寇四面合圍地無水泉人馬饑渴掘井深二丈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額森已遣兵先據之車駕遂不得發　壬戌額森遣使持書來以和為名詔曹鼐草勅遣二通事齎勅偕北使去振亟傳令移營回旋間行伍已亂行未三四里寇以勁騎四面蹂躪入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軍士裸袒蹈藉死者蔽塞川野官監及宿衛士矢被體如蝟上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兵擁之去帝遂北狩　是役也官軍死傷者數十萬文武從征扈行之及于難者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吏部侍郎內閣學士曹鼐刑部侍郎丁鉉工部侍郎王永和副都御史鄧棨內閣侍讀學士張益通政使龔全安太常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少卿劉容尚寶少卿凌壽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昺監察御史張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齊汪馮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逯端主事俞鑑張瑭鄭瑄大理寺副馬預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墉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玉等凡五十餘人一時諫親征者自王佐鄺埜曹鼐外鄧棨扈從出居庸關上疏請回蹕以兵事專屬大將至宣府大同復再上章皆不報及遇變同行者皆欲脫去棨不可曰乘輿失所我尚何歸君辱臣死分也遂死北征之役郎中胡寧當從以病求代于俞鑑鑑慷慨許之或曰家遠子幼鑑曰為國臣子敢計身家鄺埜知其賢數與計事鑑曰惟力勸班師耳時不能用羅如墉從征瀕行訣妻子以死報國屬翰林修撰劉儼銘其墓儼拒之如墉笑曰行當驗耳果死事定聞于朝皆賜諡贈官有差瀛珪之曾孫珍隆之子塤志之曾孫也諸公侯伯皆追贈晉一等榮

威王貴進贈伯文臣自張益以上皆加贈賜諡龔其全安以下皆贈官錄其子入國子監　帝之北狩也中官喜甯從焉額森初聞車駕至錯愕未之信時有一鹵索衣甲帝不與鹵欲加害會其兄至見帝舉動異人乃擁出雷家站見額森之弟賽堪王（舊作賽刊王）帝問曰子額森乎抑巴延特穆爾（舊作伯顏帖木兒）乎巴延特穆爾者亦額森之弟皆鹵中貴人也賽堪聞言大驚馳告額森召中國係虜之使者使識之果然旁有一虜大言曰天以仇賜我不如殺之巴延特穆爾立叱之出鹵中呼其長曰那顏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因從容謂額森曰那顏毋聽妄人言我輩受大明天子恩何忍負之且兩軍相鬬枕藉死者以數十萬計今以萬乘之尊蹈不測之地而鏃矢不沾寸兵不及知天意固有在也違天者不祥嘗報中國遣使奉迎還國復尋舊好那顏豈不有萬世美名乎衆聞之齊聲應曰者鹵語云者然詞也于是額森擁帝北去居巴延帳中令護之時中官從臣悉犇散甯降于額森悉以中國虛實告之惟錦衣校尉袁彬從陷鹵中額森使侍帝遂不離左右癸亥帝命彬作書遣千戶梁貴齎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守臣亟遣送至京師以是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

甲子敗問至百官皆集闕下相聚哭太后遣使齎金寶文綺載以八騎皇后錢氏復括中宮物佐之時尚不知帝之所在令詣額森營請還車駕不報乙丑皇太后命郕王監國集朝臣議戰守時京師疲卒羸馬不滿十萬人情洶洶侍講徐珵大言曰驗之星象稽之天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尚書胡濙不可曰文皇定陵寢于此示子孫不拔之計也兵部侍郎于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尚書王直學士陳循等議皆合太監興安金英言于太后曰若去陵寢將誰與守因立叱珵出之太后又以問太監李永昌對亦同于是議遂定王奉太后命總百官大小事俱啟聞

丙寅移通州糧入京師徵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畿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守衛皆侍郎于謙議也時議欲焚通州倉以絕寇資會應天巡撫周忱在京言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棄之可惜不如令自取之謙以為然白于王令京官及軍士有能運糧至京者官以脚值給之于是京師始有備人心稍安

召甯陽侯陳懋帥浙兵入衛

戊辰以兵部侍郎于謙為本部尚書

諭文武羣臣曰國家為政莫急于聽言用人人臣為國莫先于輔忠薦士卿等國之股肱耳目凡有治國安民除邪輔正禦災捍患及備賊方畧並許直言無隱

是日額森擁帝至大同先是過宣府額森傳帝令趣開門城上人對曰所守者主上城池天已暮門不敢開且鎮臣楊洪已他往時羅亨信仗劒坐城下令曰出城者斬一時人皆死守額森知不可動乃引去至是郭登守大同亦閉門不納帝遣人謂登曰朕與登有姻何

至拒之若是登奏曰臣奉命守城不知其它時額森索金幣甚急袁彬以頭觸門登令以飛橋縋彬入尋與廣甯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出謁帝伏地慟哭以金二萬餘及宋瑛朱冕郭敬家資進帝以賜額森等初額森索賂許以賄至即歸聖駕至是不應是夕𠙚營城西謀遣壯士劫營迎駕不果明日復擁帝去　己巳立皇子見濬為皇太子改名見深時太子方二歲以皇太后命立之仍命王代總國政卹陣亡將士　庚午王攝朝御午門左門右都御史陳鎰合諸大臣言王振傾危社稷構陷乘輿請族誅以安人心哭聲震殿陛振黨馬順叱之退給事中王竑憤起與刑科給事中曾凱共捽順髮嚙其肉曰汝往時助振惡倚以作威今事至此尚敢爾耶與衆共毆之立斃攷異王竑捽馬順髮與衆共毆之事見竑傳證之明史曹凱傳凱是時共捽順髮今據增又索振黨內使毛王二人太監金英見事急捽之出亦擊殺之曳三尸陳東安門有頃又執振姪王山反接跪于廷衆爭唾罵之一時衛卒洶洶朝班大亂王懼欲起尚書于謙直前掖王止請瑄諭百官曰順等罪當死勿論衆乃定尋命縛山至市磔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六十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宅珍玩無算已而郭敬彭德清皆自大同逃歸並籍其家下獄長繫時猶以為薄云是日事起倉卒賴謙鎮定當排衆掖王時袍袖為裂既出左掖門尚書王直執謙手曰國家正賴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蓋直自以篤老倚謙為重謙亦毅然以宗社安危自任天下賴之　辛未命右都御史陳鎰安撫畿內軍民于謙薦之也　是日帝至威甯海子遂出塞　封總兵官楊洪為昌平伯仍填宣府洪前後守城有功額森挾帝命脅洪開門者三不聽王益重之額森令帝貽洪書洪封上王遣使報洪曰此書偽也自今有書悉勿受洪于是一意堅守攷異據明史功臣表洪以正統十四年八月辛未封證之洪傳言景帝監國論前後功封昌平伯景帝監國在八月乙丑也先擁上皇至大同在戊辰今洪之封去監國僅七日史所云積前後功者是也若其所謂後功者則正以大同不納上皇一事野史乃謂以洪閉門不納上皇逮下詔獄吾學編遂于是年八月書逮楊洪石亨下獄弇州攷誤駁之謂洪之封即在是月辛未石亨以陽和之敗降為事官是年八月擢為右都督九月封武清伯二人初無下獄事也又證之明史功臣年表洪亨二人封伯皆在八月辛未是正史所記並無下獄之事明矣惟亨之封弇州以為九月者近之蓋冠至總京營時也今別記之　壬申命都督石亨總京營兵亨以陽和之散奔還謫為事官令募兵自効至是于謙薦之遂有是命尋封武清伯　甲戌帝至黑松林額森營在馬前帝入營額森侍坐設宴令妻妾上壽歌舞為樂仍奉帝居巴延特穆爾營去額森營十餘里巴延與其妻見帝彌恭謹而額森屢欲伺間謀害會夜大雷雨震死額森所乘馬復見帝寢幄有異瑞乃止帝既入沙漠所居止毳帳敝帷旁列一車一馬以備轉徙而已袁彬周旋患難未嘗違忤夜則與帝同寢天寒甚恒以脅溫帝足又有哈銘者蒙古人幼從其父為通事官入𠙚中至是亦侍帝帝宣諭額森及其部下嘗使銘額森有所陳請亦銘為轉達帝每南望悒鬱二人時進諧語慰帝帝亦為之解顏　乙亥以修撰商輅彭時入閣預機務陳循高穀所薦也時方

以繼母喪乞終制不許　諭邊將自今衛喇特奉駕至不得輕出輸南京軍器于京師　是月辛未月晝見與日並明壬申癸酉夜天鳴有聲如瀉水　召前大理少卿薛瑄給事程信所薦也尋授大理寺丞　以羅通為兵部員外郎提督守備居庸關初通以兵部中從王驥整飭甘肅邊務為驥所劾謫為廣西容山閘官已調廣東東莞河泊所官及是于謙陳循薦通有邊才遂復起通至關相度形勢上言居庸為敵出入之衝大小關口宜各增兵口凡二十有六可通人馬者七宜各增人千可通人不可通馬者二十九宜各增人百仍命大將一人統兵三萬分駐十營于關外備額森藉送駕為名因之入寇從之尋進郎中　廣東賊黃蕭養作亂蕭養南海人以為盜捕繫獄中潛通其黨艤舟在外是月蕭養越獄出凡百餘人遂乘舟遁入海嘯聚羣盜旬日至萬餘人遂攻廣州詔總兵官安鄉伯張安討之　進陳循戶部尚書高穀工部尚書仍兼學士　九月戊寅朔帝在迤北額森遣使來言欲送帝還京師謀入寇也使還賜額森金百兩銀二百兩綵幣二百匹時廷臣合請皇太后曰車駕北狩皇太子幼沖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速定大計以安宗社太后然之羣臣以太后旨告王王驚讓再三避歸邸卽羣臣復固請尚書于謙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會都指揮岳謙使衛喇特還口傳帝旨以王長且賢令繼統以奉祭祀王始受命癸未王卽皇帝位以明年為景泰元年遙尊帝為太上皇頒詔赦天下免景泰二年田租十之三　庚寅張楷報處州賊平前後聽招撫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時值張驥陶成勦撫兼施賊勢已衰楷亦攘其功奏之而陶得二聞赦降未幾復叛楷還廷議楷無功追論下獄詔以寇平功贖罪得放歸　癸巳指揮僉事季鐸奉皇太后命達于上皇時上初立尚書于謙入對慷慨泣奏曰寇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遏京營兵械且盡宜亟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繕器甲修戰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附郭居民皆徙入內文臣如軒輗者宜用為巡撫武臣如楊洪石亨柳溥者宜用為將帥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上深納焉　甲午祭宣府土木陣亡將士瘞遺骸　乙未安鄉伯張安討廣州之賊指揮僉事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安師舟師遇賊于戙船澳方醉臥官軍不能支退至沙角尾賊薄之安溺死清為賊所執擁至廣州城下使諭降清大罵不屈死蕭養屢勝遂潛號改元自稱東陽王據五羊驛授偽官百餘人辛丑擢給事中孫祥郎中羅通為副右都御史分守紫荊居庸關　甲辰遣御史十五人募兵畿內山東山西河南遣都督同知陳友帥師討湖廣貴州叛苗　乙巳遣使奉書于上皇告卽位也　丙午貴州鎮遠蠻苗金臺偽稱順天王與播州相煽為亂圍平越新添等衛半年巡按御史黃鎬死守糧盡掘草根食之王驥頓兵辰沅不進詔調雲南四

川兵會驥討之時上皇北狩廷臣劾王振竝及驥以驥方在軍且倚之平苗置不問　以參議楊信民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廣東初信民為廣東參議清操絕俗先後劾巡按郭智黃翰等又劾僉事韋廣廣遂訐信民與翰俱被逮軍民譁然詣闕下乞留信民詔復信民官而翰廣皆鞫實除名上監國于謙薦之命守白羊口會廣州圍急嶺南人乞信民遂有是命于是廣州士民聞而相慶曰楊公來矣廣州被圍久將士戰輒敗禁民出入樵采絕而鄉民避賊來者拒不納多為賊所害民益愁苦歸賊信民至開城門發倉廩刻木契給民得出入賊見木契曰此楊公所給也不敢傷避賊者悉收保民若更生　是月詔減浙江福建銀場課尋命封閉之　廣甯伯劉安填大同時額森欲以妹進上皇使人言于安安奏聞上切責之未幾自大同馳至京師言奉上皇命來告敵情且言上皇已進巳為侯羣臣交章劾安擅離守地自加侯爵宜正典刑上令禁錮之會雲南提課鹽舉司吏目胡仲倫緣事入都上疏言今日事不可屈者有七降萬乘之尊與諧昏媾一也敵假和議使我無備二也和親之後驕尊自大三也索我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為名乘機入犯五也逼上皇手詔誘取邊城六也欲求山後之地七也稍從其一大事去矣今宜亟命宣大守將固守城池整肅軍伍使敵不敢輕進果其送駕還京密敕楊洪邀其歸路石亨據其險阨俟駕至關堅閉勿出則戰無不勝而聖駕得還矣若不戰而和非計之得也事下禮部議行之　以郭登為總兵官填大同代劉安也登值北狩之後大同軍士多戰死壁壘蕭條城門晝閉人心洶洶登慷慨奮厲修城堞繕器械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為裹創傅藥曰吾誓與此城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上監國進都督同知充副總兵至是代安初竝鎮士卒堪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大同兵遂為天下最　以練綱為監察御史綱舉鄉試入國子監歷事都察院上即位綱上中興八策至是聞額森將入犯復言和議不可就南遷不可從有持此議宜立誅安危所倚惟于謙石亨當主中軍而分遣大臣守九門擇親王忠孝著聞者令同守臣勤王檄陝西守將調番兵入衛上悉從之綱有才辨急功名都御史陳鎰尚書俞士悅皆綱同里念綱數陳時政有聲又所言皆合上意薦之故有是擢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宋鑑上言竊見王振亂天下往者江南寇發輒以誅振為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宦官則亂今額森詭詐百端往來窺伺宜專將帥事權悉罷監軍中貴重懸賞格鼓勸義旅庶大駕可還敵兵自退上雖嘉納之不能從　冬十月戊申額森詭稱奉上皇還遂大舉入寇先是額森以中國喪君有君欲挾上皇要之不可得乃會衆議喜甯請以送上皇為名至邊脅諸將開關召總兵鎮守官出見則留之可以得志京師空虛長驅而入必將南遷大都可有也于是頭[illegible]

兵官郭登不納遣人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額森知有備不敢攻登馳蠟書入奏京師戒嚴　壬子詔諸王遣兵入衛乙卯命于謙提督諸營將士皆受節制都指揮以下不用命者先斬以徇然後奏聞乃議戰守之策石亨請毋出師盡閉九門堅壁以老之謙曰賊張甚矣而又示之弱是愈張也乃分遣諸將兵二十二萬列陣九門外謙自與亨帥副總兵范廣等陣于德勝門以當賊衝都督陶瑾陳于安定門廣甯伯劉安陳于東直門武進伯朱瑛陳于朝陽門都督劉聚陳于西直門鎮遠侯顧興祖陳于阜城門都指揮李端陳于正陽門劉得新陳于崇文門楊節陳于宣武門皆受亨節制（攷異分遣諸將列陣九門三編據實錄書于貭實中今據之）悉閉諸城門絕士卒反顧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于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瑛冕之子興祖以宣德間征交阯敗績論死至是釋而用之　額森自大同至陽和進陷白羊口守將通守備通政使謝澤督兵扼山口大風揚沙不辨人馬或請移他關避賊澤不可賊至兵潰澤厲聲叱賊遂被殺　丙辰額森抵紫荊關喜甯導之夾攻關城守備都御史孫祥都指揮韓清戰死關遂陷長驅而東祥之死也言官誤劾其棄城遁及寇退有司修關得其尸于戰地焚之不以聞祥弟祺詣闕言冤景泰初詔卹其家　丁巳詔宣府遼東總兵官及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巡撫皆入援兵科給事中葉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駕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寇何以薄都城由此以觀邊關不固雖守京城不過保九門而已宣府為大同應援居庸切近京師守之尤不可非人楊洪等既召必求如洪者代之然後可以副重寄而集大功上是之乃分兵遣別將代守　額森擁上皇過易州至良鄉父老進茶果羊酒進次盧溝橋園官進果上皇作書三一奉皇太后一致上一諭文武羣臣戊午額森兵薄都列陣至西直門上皇止于得勝門外是日都督高禮毛福壽敗敵于彰儀門北殺數百人奪還所掠千餘口己未寇擁上皇登土城喜甯嗾額森邀大臣迎駕詔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右通政中書舍人趙榮為太常少卿出城朝上皇進書勑額森與巴延特穆爾擐甲持弓矢侍喜甯復嗾額森曰此小官耳于是額森不見復等令亟遣于謙石亨胡濙王直來上皇亦諭復等宜亟去遂辭歸額森更索金帛萬萬計廷臣欲議和遣人問謙謙曰今日止知有軍旅它非所敢聞額森既不得請四出窺掠庚申遣數騎來覘德勝門謙令亨設伏空舍中遣數騎誘之有頃敵以萬騎來薄伏兵出神機營火器發范廣躍馬陷陳勇氣百倍遂敗敵于城下額森之弟博囉茂諸海（舊作索羅卯那孩）中礮死敵復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鏜斬其前鋒數人敵益兵圍鏜鏜力戰不支欲入城給事中程信督軍守西城不納自城上發箭駭助之會亨分兵至敵稍卻欲還至彰義門副總兵武興與邊擊敗之而內官數百騎欲乘

勝爭功躍馬競前陣亂與中流矢死寇至土城居民升屋號呼爭投磚石擊之囂聲動地會僉都御史王竑督毛福壽高禮援至寇乃引去　壬戌寇退額森深入視京城可旦夕破及見官軍嚴陳待意稍沮至是相持五日要請不應戰輒不利會其別部攻居庸關者五萬天大寒羅通汲水灌城冰堅不可近七日遁走通追擊三敗之斬獲無算額森大沮又聞勤王兵且至恐斷其歸路乃以是夜拔營遁仍挾上皇北行謙諜知上皇移營遠令亨等夜舉火發大礮擊其營死者萬人寇自良鄉而西大掠所過州縣焚毀長獻景三陵寢殿昌平伯楊洪奉詔師兵二萬入衛比至寇已退敕洪及孫鏜范廣等追擊餘寇京師解嚴論功謙及亨為多癸亥詔進亨武清侯加謙少保總督軍務謙辭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固辭不允（攷異據明史瓦剌及楊洪傳皆以追擊也先為楊洪之功其次則范廣孫鏜故楊洪師還論進侯爵錄其功也野史謂石亨追賊于清店大破之李夢陽有清風店歌吾學編據之且鋪張亨之從子彪在安定門持斧擊賊事弇州攷誤駮之謂據于肅愍碑皆無此二事況亨自虜退即進封侯在京營虜奉上皇由良鄉大掠而去以甲子出紫荊關亨何嘗以一兵追之而有此談也按明史于傳亦不載其記彪事不過言其善用斧追襲餘寇頗有斬獲而已今刪去石亨追賊事仍據明史紀傳書之）　甲子額森擁上皇出紫荊關丁卯詔止諸藩及各鎮勤王兵寇退故也　額森之入寇也托克托布哈在後未入關聞敗而遁時衛喇特君臣鼎立額森專國兵最多托克托布哈雖為汗兵較少阿喇知院兵又少三人互猜忌而南犯之利多歸額森害則均受之至是托克托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欲卻之尚書王直胡濙曰彼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厚加賞賚以間之從之　辛未楊洪等追餘寇至霸州破之獲阿歸等四十八人還所掠人畜萬計孫鏜范廣追寇至固安亦捷及關寇返關猶殺官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及　是月大同總兵官郭登將師所部自雁門入援奏至京師解嚴上優詔褒答之登以京兵新集不可輕用上用兵方畧十餘事上嘉納焉　十一月丁丑楊洪還師論功進封昌平侯命師所部留京師督京營訓練兼掌左府事洪陳禦寇三策上以洪宿將所言多采納　癸未以顧興祖為左軍都督同知劉安為右軍都督同知劉聚為中軍都督僉事命修塞沿邊關隘時兵部缺官三人皆起廢用之　辛卯以毛福壽充副總兵官討湖廣辰州叛苗　壬辰上皇至衛喇特自出紫荊關連日雨雪上皇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鞚哈銘隨之既至囟營額森來見宰羊拔刀割肉為敬尋值上皇聖節進蟒衣貂裘設筵宴嘗謂上皇曰中朝若遣使來皇帝歸矣上皇曰汝自送我則可欲中國遣使徒勞往返喜甯聞而怒曰欲急歸者彬也必殺之　乙未遣刑部侍郎耿九疇安撫南畿流民賜復三年時鳳陽等處歲饑盜且起九疇至招徠流民七萬戶境內以安　丁酉命僉都御史蕭琛等填河間保定真定　乙巳冬至免朝賀　是月改刑部尚書金濂于戶部加太子太保以掌都察院事俞士悅為刑部尚書　大學士陳循等以羅通曉暢

兵事請召還參備洪軍務從之尚書于謙言于上曰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都之門戶今洪既留中通復召還宜更選重臣填守乃以左都督朱謙鎮守宣府僉都御史王竑守居庸關謙又請以重臣填守山西防寇南侵皆從之　十二月庚戌尊皇太后為上聖皇太后　辛亥以王驥平蠻為將軍充總兵官討貴州叛苗侍郎侯璡總督軍務時平越圍尚未解苗勢益熾衆至十餘萬　以都督同知董興為副左總兵討廣州賊黃蕭養戶部侍郎孟鑑參贊軍務　癸丑尊母賢妃吳氏為皇太后甲寅立妃汪氏為皇后徙上皇后錢氏別居仁壽宮　丙辰大赦是日彗星見天市垣市樓旁歷尾長二尺餘凡二十日始沒　己未命石亨楊洪柳溥分練京營兵　戊辰祭陣亡官軍于西直門外　叛閹喜甯勸額森西犯甯夏掠其馬直趨江表居上皇于南京袁彬哈銘謂上皇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空取凍餒且至彼而諸將不納奈何上皇亟止甯計甯愈欲殺二人屢譖之額森上皇力解而止　以禮部侍郎楊善為右都御史善以土木之潰間行脫歸額森入寇改左副都御史提督京城守備至是寇退遂進官　是歲浙閩盜赦而復返浙江布政使孫原貞條上方畧請為備至是即命原貞參議軍事深入禽其魁而溫州餘賊猶未滅乃命都指揮李信為都督僉事調軍討之遂拜原貞兵部侍郎參信軍務填守浙江會原貞丁母憂當去副都御史軒輗請留之報可

明通鑑卷二十五

紀二十五 起上章敦牂盡重光協洽凡二年

恭仁康景帝

景泰元年春正月丁丑朔上皇迤北罷朝賀　辛巳築永安城于天壽山之南以居陵衛官軍後遂移昌平縣治焉　壬午享太廟彗星出天市垣外掃天紀星　丙戌大祀南郊　是月以邊事需餉急始定輸納之例凡生員納粟上馬者皆許入監戶部又議令軍民輸納或米或粟或豆草或鞍馬者皆給冠帶官吏罷廢輸納者得復職初行之于宣府大同其後兩畿及諸部政司遼東皆行之已而監生郭佑上言昨以國用耗之謀國大臣欲紓一時之急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今軍旅稍甯行之如故農工商販之徒不較賢愚惟財是授驕親戚誇鄉里長非分之邪心而贓汙吏罷退為民欲掩閭閻之恥納草納粟冠帶而歸前以冒貨去職今以輸貨得官何以禁貪殘而重名器況天下統一藏富在民未至大不得已而舉措如此是以空乏啟戎心也章下廷議格不行時又開輸豆予世襲之例刑科給事中曹凱爭之曰近例輸豆四千石以上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乃令之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

也有功者必相謂曰吾以捐軀獲此彼以輸豆亦獲此是朝廷以我軀命等于萑菽其誰不解體乞自今惟令帶俸不得任事傳襲文職則止原籍帶俸上以為然命已授者聽未授者悉如凱議　閏月甲寅額森寇甯夏叛奄喜甯計也

初洪熙宣德間定禮闈取士之額分南北中卷以百人為率正統中增額至百五十人而分地如故至是從大理寺丞李奎之請仍循永樂間例癸亥詔明年會試取士無拘額本年鄉試亦如之　庚午額森寇大同總兵官郭登擊敗之時寇至沙堝登召諸將問計或言寇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思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逼即欲自全得乎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奮勇擊之諸將繼進呼聲震山谷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又敗之栲栳山斬二百餘級得所掠人畜八百有奇自土木之敗邊將無敢與寇戰是役登以八百人破敵數千騎軍氣為之一振捷聞封登定襄伯予世券　是月免大名真定開封衞輝被災稅糧　侍讀彭時以兵事稍息奏請回籍終制許之時以釋褐踰年參大政前此所未有上方嚮用之以此頗忤旨　二月戊寅耕耤田　癸未懸賞格招陷敵軍民副都御史羅通之請也通請榜文于沿邊諭凡被陷人口有能自還者軍免差役三年民免徭役終身官支全俸各賞銀一兩布二匹有能殺賊一級者軍民人等俱予冠帶賞銀五兩官陞一級仍賞銀如之若能殺額森賞銀五萬兩金一萬兩封國公太師殺巴延特穆爾及喜甯者賞銀二萬兩金一千兩封侯詔依議行之　丙戌命武清伯石亨為鎮朔大將軍帥師巡大同都指揮楊能充遊擊將軍巡宣府能洪之從子也　壬辰叛奄喜甯伏誅先是甯數導誘額森擾邊上皇患之言于額森使甯及總旗高磐等還京索禮物而命袁彬以密書付磐俾報宣府設計禽甯甯抵獨石宣府守將設伏野狐嶺令磐給甯至其地伏盡起磐直前抱持之遂禽甯送京師法司諸臣襍治磔于市上皇在迤北聞之喜曰自此邊竟稍甯吾南歸有日矣甯為都指揮江福所獲而參將楊俊飾奏于朝謂已實定謀遣福等禽之上嘉俊功進右都督賜金幣言官及兵部請如懸賞前詔上以俊邊將職所當為不允俊洪之庶子也久之冐功始露　是月初開經筵甯陽侯陳懋知經筵事文臣自內閣高穀陳循等外禮部侍郎儀銘及俞山俞綱皆以潛邸舊恩兼經筵官銘智之子也上每臨講幄輒命中官擲金錢于地任講官徧拾之時以為媟褻云（攷異儀銘俞綱俞山皆充經筵官見傳憲章錄法傳錄證之明史儀智等傳皆潛邸舊人也擲金錢事見儀銘傳附儀智野史自以為高穀事時勉故事者今不著）　贈前侍講劉球為學士賜謚忠愍立祠于鄉竝追論彭得清時德清已在獄瘐死詔僇其尸球二子鉞及弟釪皆篤學躬耕養母球既得卹兄弟乃出應舉先後成進士　羅通自居庸召還命參楊洪軍務兼理院事通上言諸邊報警率由守將最徼調飾詐以欺朝廷遇賊數十輒稱殺敗數十向者德勝門外

豕知新識幾何而獲官者至六萬六千餘人輦下且然何況塞外且韓信起自行伍穰苴拔于寒微宜博搜將士如信苴者與議軍事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祿之人憎賢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與議也意蓋詆于謙石亨輩謙疏辨言概責邊報不實果有警不奏必致誤事德勝門外官軍升級惟石亨功次冊當先者萬九千八百餘人及陣亡三千餘人而已安所得六萬之多通以為濫宜將臣及亨等升爵削奪有如韓信穰苴者乞即命指薦并罷臣營務俾專治部事疏下廷議廷臣共言謙及石亨楊洪實堪其任又謂通志在滅賊無它上兩解之尋敕謙錄功不得如前冒濫益因通言發也給事中譚浩等謂通本以知兵用不宜理院事乃解通兼職初京城解嚴侍講劉定之上疏曰自古如晉懷愍宋徽欽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及馴致播遷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師奉上皇于漠北委以與寇者也晉宋遭禍亂棄故土偏安一隅尚能奮於既衰以禦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顙森乘勝直抵都城以師武臣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而自去者也國勢之弱雖非旦夕所能強豈可不思自強之說而力行之又其所陳十事具末曰昔者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南宋禦金所恃者張浚彼皆忠誠夙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敗亮辭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何者賞罰明則將士肅也昨德勝門下之戰未聞摧陷強寇但迭為勝負互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乃石亨則自伯進侯于謙則自二品晉一品天下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可令仍循舊秩勿躐新階它日勛名著而爵賞加正未為晚夫既予不忍奪者姑息之政既進不欲退者患失之心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待也書奏上優詔答之謙有社稷功一時忌者輒屢以深文彈劾通定之所論亦多失平然實有中于目前軍務之積弊云　三月己酉衛喇特寇朔州　辛亥詔錄土木死事諸臣後官尚書王佐子道陽鄺埜子儀俱為主事侍郎曹鼐子恩丁鉉子琥副都鄧棨子瑺俱為評事通政龔全安子廷暉太常劉容子鑑俱為部照磨學士張益子翊尚寶凌壽子暉俱為序班又欽監正廖義仲子景明為司歷太醫院使欽謙子智為本院吏目義仲謙蓋五十餘人之外續報同時預難者也（攷異據三編質實云按英宗實錄是年五月辛亥所錄死事諸臣後中有欽天監正廖義仲子景明太醫院使欽謙子智一授司歷一授吏目證之正統十四年備載死事諸臣故無此二人蓋遺漏也今又按野史書護衛樊忠殺王振突圍出殺數十人死之明史不載又明史金英傳石司禮太監范宏從征沒于土木葬香山永安寺宏卽與金英同賜免死詔者此又中官死事之遺漏者也附記于此）　癸丑衛喇特寇甯夏抵慶陽　乙卯又寇朔州時寇分道入邊官軍禦敵亟有殺傷惟甯夏慶陽朔州被敵殺掠衆甚　董興之討廣州也未至而僉都御史楊信民以巡撫坐塡威望日隆乃多方招撫降者日至于是遣使持檄入賊營諭以恩信黃蕭養曰得楊公一言死不恨尅日請見信民單

車詰之隔濠與語賊黨望見皆羅拜有泣下者賊以大魚獻信民受之不疑蕭養且降俄聞大軍至忽中變其夜有大星隕城外七日而信民暴疾遂以是日卒軍民聚哭城中皆縞素賊聞之亦泣曰楊公死吾屬無歸路矣事聞賜祭葬錄其子玖為國子生廣東民赴京請建祠許之成化間賜謚恭惠竝命有司以忌日祭焉（攷異按明史楊信民傳言信民巡撫廣東以三月乙卯卒列傳敘事紀日者最少此以信民卒後奉勅令以忌日祭祠故特書其卒之月日耳今據之）　癸亥以旱免畿內逋賦及夏稅　是月鹵分道入寇陽和大同偏頭關野狐嶺所過殘掠時總兵官朱謙鎮宣府奏敵以二萬攻圍萬全敕范廣充總兵官禦之已而寇退于謙請駐兵居庸寇來則出關勦殺退則就糧京師大同參將許貴奏迤北有三人至鎮欲朝廷遣使講和于謙曰前遣季鐸岳謙往而額森隨入寇繼遣王復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況我與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為介冑臣而恇怯若此何以敵愾法當誅移檄切責自是邊將主戰守無敢言和者　以俞綱為兵部侍郎內閣辦事綱以生員侍上潛邸至是驟遷擢疏辭越三日請佐兵部許之　是春致仕國子監祭酒李時勉家居聞上皇北狩日夜悲慟遣其孫驥詣闕上書請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人褒嘉忠節迎還車駕復讎雪恥得旨褒答而時勉卒年七十七賜謚文毅成化中改謚忠文贈禮部侍郎　夏四月丙子廣東都指揮李昇何貴等追海賊不克死之　辛巳衛喇特寇大同以數千騎奄至總兵官郭登出東門與戰佯北誘之入土城伏起寇敗走登度敵且復至令軍士齎毒酒羊豕楮錢僞為祭家者見寇即棄走寇至爭飲食之死者甚衆　貴州平越被圍九月御史黃鎬置疏竹筒募土人迄援於朝丁亥命保定伯梁瑤都督方瑛會湖廣總督侯璡討之敕王驥還瑛從驥征麓川事平留鎮雲南上即位廷臣薦有將畧召還進都督同知甫抵京而貴州苗賊勢熾驥復請瑛還討乃拜右副總兵　戊子遣大理寺丞李茂錄囚南京考黜百司訪軍民利病以聞時尚書于謙言南京重地撫輯須人中原多流民設遇歲荒嘯聚可虞乞敕內外守備及各巡撫加意整飭防患未然從之遂有是命　丙申衛喇特寇雁門丁酉以三百騎入石峯口燒關門復由故道去敕責總兵官朱謙等　己亥遣都督同知劉安充總兵官練兵于保定真定及涿易通三州僉都御史陳泰贊參軍務泰幼從外家冒曹姓既貴請復之　庚子振山東饑辛丑振畿內被寇州縣　癸卯衛喇特復寇大同郭登擊卻之　是月旱山東亦旱自去東到春災異疊見黑氣四塞烈風拔木御史許士達言災沴數見聖躬痛自修省優詔褒答　浙江鎮守中官李德上言諸臣擅殺馬順同于犯闕賊臣不宜用下王義于謙以為不足問上曰朕亂互斫以安衆志卿等忠義朕已知之勿以德言介意（攷異據明史王竑傳在是年四[illegible]）

上令諸臣勿介意等語今据增　五月乙巳免山西被災稅糧　衛喇特以數萬騎攻雁門都指揮李端擊卻之尋犯河曲及義井屯堡殺二指揮遂圍忻代諸州詔劉安督涿易諸軍禦之寇自代州南下長驅直抵太原城北山西大震詔巡撫朱鑑移填雁門而別遣都督僉事王良填太原援兵漸集敵亦饜乃引去時山西兼遭兵荒鑑外飭戎備內撫災民勞瘁備至　戊申衛喇特復寇雁門詔益黃花鎮戍兵以衛陵寢勅兵部稽在京軍馬數以聞　癸丑廣東賊黃蕭養伏誅先是都督同知董興調江西兩廣兵征討而以天文生馬軾自隨興果銳不能戢下軾輒戒之是春師至廣州賊舟千餘艘蟄甚熾而徵兵未至諸將請濟師軾曰廣民延頸久矣即以狼兵往擊猶拉朽耳狼兵者廣西溪峒土兵也興從之既而兵大集進至大州擊賊殺溺死者萬餘人餘多就撫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以獻俘其父及子等餘黨皆伏誅論功進興右都督留填廣東　壬戌振大同被寇軍民　丙寅總督侯璡副總兵田禮大破貴州叛苗時梁珤等大軍未至禮已進兵解新添平越之圍璡復遣兵攻敗水西諸賊貴州道始通又調雲南兵由烏撒會師開畢節諸路檄普安土兵援安南衛而自帥兵攻破紫墉彌勒等十餘寨會賊復圍平越回師擊退之遂分哨七盤坡羊腸河等處撫定良苗東至重安江與王驥兵會鎮遠道亦通擢閻進璡兵部尚書　衛喇特額森復寇宣府以二千騎屯貴家營總兵官朱謙與參將紀廣等拒以鹿角發火器擊之寇少卻謙軍且退寇復來追都督江福援之亦失利謙卒力戰寇不得入是時寇屢擾邊銳而驕意大同宣府二城可旦夕下而謙與郭登屢卻之會喜寧已誅額森失其間諜所部兵多死傷而托克托布哈阿喇知院自遣使請和後皆撤所部歸于是額森亦欲息兵恥自屈乃令阿喇先通和議卒未阿喇知院遣其參政旺扎勒托歡(舊作完者脫歡)等至懷來貢馬議和邊將以聞上用學士陳循言賚使令還而以勅諭阿喇大畧言謂額森詭詐反覆朕欲從爾講和第聞彼尚聚兵塞上意在要挾義不可從即阿喇必欲和好待衛喇特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　是月浙江副使陶成討處州賊陶得二不克死之得二降而復叛擁衆犯武義先遣其黨十餘輩偽為鄉民避賊者以敝縕裹薪闌入城中及成出戰賊持薪縱火焚木城官軍驚潰成與都指揮僉事崔源皆力戰死事聞贈成左參政錄其子魯為八品官(攷異陶成之死明史本紀不載成傳在是年五月今據之)　初土木之變楊俊自獨石奔還上以洪故置不問而俊恃父勢橫恣在宣府時嘗以私憾杖都指揮陶忠至死洪懼奏俊輕躁恐悞邊事乞令來京隨臣操練許之既至言官交劾下獄復以禽喜寧冒功事覺論斬詔宥之令勦賊自効尋充游擊將軍巡徼真定涿易諸城至是還仍令督三千營訓練(攷異据明史楊洪傳俊為洪庶子以杖殺陶忠乃冒喜寧功論斬詔宥之尋充游擊將軍云云而皇明通紀紀事本末諸書皆系誅俊于是年之五月弇州攷誤謂本雙槐歲抄之誤駁之是也劉安督涿易諸軍)

正在是年之五月則後之巡撫真保涿易皆同時事今系之五月之末　六月壬午衛喇特寇大同總兵官郭登擊卻之越四月丙午額森奉上皇至城外聲言送駕還登與同守者設計具朝服候駕月城伏兵城上俟上皇入即下月城閘額森及門而覺遂復擁上皇去

丁亥下左都御史陳鎰王文于獄時中官金英縱家奴不法事覺下獄司治之鎰等但請抵奴罪不及英于是給事中林聰率同列劾鎰文畏勢長奸竝及御史宋瓚謝琚皆下獄尋以請罪自伏宥之聰在科論事無所諱先是有中官單增督京營有寵朝士稍忤者輒遭詈辱家奴白晝殺人奪民產侵商稅聰發其奸下詔獄獲宥增自是不敢肆至是因治英家人獄復劾瓚琚不任風紀竟調二人于外戊子衛喇特復帥二千騎寇宣府朱謙遣都指揮牛璽等往禦戰赤坡謙見塵起率參將紀廣等馳援自巳至午寇大敗遁去　戊戌免山東被災州縣稅糧　額森之請還上皇也詔下禮部議未決吏部上書王直率群臣上言曰太上皇惑細人言輕身一出至于蒙塵陛下宵衣旰食徵天下兵與群臣兆姓同心僇力期滅此朝食以雪不共戴天之恥迺者天誘其衷額森有悔心之萌而來求成于我請還乘輿此轉禍為福之機也望陛下俯從其請遣使往報因察其誠偽而撫納之奉太上皇以歸少慰祖宗之心上曰卿等言良然但前後使者五輩往終不得要領今復遣使設彼假送駕之名來犯京師豈不為蒼生患賊詐難信其更議之已而阿喇使復至尚書胡濙等復以為言于是上御文華門召廷臣諭以宜絕狀直對曰必遣使毋貽後悔上不悅曰朕非貪天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尚書于謙從容曰天位已定甯復有它顧理當速奉迎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詞矣上乃顧謙改容曰從汝從汝議遂決群臣既退太監興安出呼曰若等欲遣使孰為富弼文天祥者詞色交厲直面折之曰廷臣惟天子使既食祿敢辭難乎安始語塞時禮科給事中李實慨然請行己亥以實為禮部右侍郎大理寺丞羅綺為少卿及指揮馬顯等今齎璽書諭衛喇特君臣遂偕阿喇使俱往　是月尚書于謙以山西近寇請遣大臣往鎮昌平侯洪亦乞遣重臣從雁門關護餉大同上以命參軍務羅通通不欲行請得與謙洪俱謙言國家多難非臣子辭勞之日奏乞躬往上不允卒命通通本謙所舉而每事抵牾人以是不直通云及異命羅通填山西明史紀及三編皆不載證之通傳在是年之六月今據增　上即位之初懲王振蒙蔽大開言路吏民皆得上書言事是時有肅府儀衛餘丁聊讓詣闕陳數事其略曰邇歲土木繁興異端甚起番僧絡繹汙吏縱橫相臣不正其非御史不劾其罪上下蒙蔽民生日蹙因之疫寇犯邊上皇播越陛下枕戈嘗膽之秋可不拔賢舉能一新政治乎昔宗岳為將敵國不敢呼名韓范填邊西賊聞之破膽司馬光居相位強鄰戒勿犯邊今文武大臣之有威名德望者宜使典樞要且延訪智術才能之士布滿朝廷則額森必畏服而上皇可指日

還矣大臣陽也宦寺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近日食地震陰盛陽微謫見天地望陛下總攬乾綱抑宦寺使不得預政遏小人俾不得居位則陰陽順而天變弭矣天下治亂在君心邪正田獵是娛宮室是侈宦寺是狎三者有一足蠱君心願陛下涵養克治多接賢士大夫少親宦官宮妾自能革奢靡戒游佚而心無不正矣仍願陛下廣從諫之量旌直言之臣使國家利弊閭閻休戚言者無所顧忌蘇子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願陛下恆念是言而審察之書奏上嘉納焉後四年讓登進士官知縣（攷異聊讓上書正景泰初大開言路之時明史讓傳書元年六月並紀其四年後始登進士今据增）

秋七月己酉李實等至衛喇特額森在營既見讀爾書畢乃道之謁上皇時上皇仍居巴延特穆爾營惟袁彬哈銘侍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泣因問太后皇上又問二三大臣泣然曰處此踰年始見卿等實等頗以上皇前寵王振太過以致蒙塵請還京引咎自責上皇意不懌實等之既行也會托克托布哈及額森所遣使丕勒瑪尼哈瑪爾（舊作皮兒馬黑麻）等復至趣和詔禮之賜之宴使者因言于館伴曰昨知院使來朝廷遣人偕往今吾等乃汗及太師所命若不報使事必不諧禮臣胡濙以尚書王直等議遣正副使四人往上曰且俟實還徐議之　庚戌總督尚書侯璡大破貴州之賊時璡檄副總兵方瑛攻賞改寨禽苗偽王王阿同等三十四人別賊阿趙偽稱趙王率衆掠清平璡復討禽之會王驥亦俘獲刻平王苗富蟲先後送京師伏誅　李實等將還王直等固請遣使從之庚申遣右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充正使指揮同知王息錦衣衛千户湯允勣副之賫金銀書幣往先是有金齒衛知事袁敏自土木奔還上書曰上皇居九重所服者袞繡所食者珍羞所居者瓊宮瑤室今駕陷沙漠主辱臣死臣子何以為心請速遣官一人或就令臣齎書及服御物問安塞外以盡臣子之義不報至是尚書胡濙等言上皇蒙塵乆御用服食宜付善等隨行亦不報時額森欲還上皇而勑書無奉迎語自齎賜額森外亦無它物善乃出家財悉市彼中所需者攜以往遂行　癸亥李實羅綺自衛喇特還初實自京奉使將行見勑書不及迎上皇驚走白内閣遇太監興安安叱曰若奉黃紙詔行耳它何預實遂行至是額森語實等曰我亟欲送上皇歸而勑書無奉迎語今汝之來通問而已若欲奉迎宜亟遣大臣來歸語皇帝迎使夕來大駕朝發決不食言實等還具道額森意及再遣使奉迎狀上不許于是王直偕寗陽侯陳懋等上疏曰臣等與李實語具得彼中情事其所需衣物資斧者上皇言也而奉迎車駕額森意也昨者托克托布哈及阿喇知院使來皆有報使今額森使以迎請為詞乃不遣使偕往是疑敵而召兵也復不許已而實自言于上上曰楊善已去但以奉迎意致額森即令善迎歸足矣比北使將發直等復上言宜本上皇之心順臣民之願因彼悔心遣使往

報以圖迎復此不待計而決者也不然衆志難犯違天不祥彼將執為兵端邊事益棘京師亦不得高枕卧矣檢討邢讓亦上疏曰上皇于陛下有君之義有兄之恩安得而不迎且今寇假大義以詰我其何詞以應若從群臣請仍命賚齎勅以往述迎復之指雖上皇還否未可必而陛下恩義之篤昭然于天下萬一迎而不許則我得有詞于彼以興問罪之師不亦善乎上不得已乃從群臣議仍遣賚往報既而俟善歸議之卒不遣　己巳楊善等至衛喇特額森遣館伴來迎館伴自言田氏亦中國人飲善帳中語曰土木之役六師何怯也善曰彼時官軍壯者悉南征王司禮邀大駕幸其里不為戰備故令汝得志耳今南征將士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林官技擊可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火器藥弩百步外洞人馬腹立死又用策士言緣邊要害隱鐵椎三尺馬蹄踐輒穿又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伴聞之色動善曰惜哉今皆無用矣問何故曰和議成歡好且若兄弟安用此因出所齎遺之其人喜悉以語額森明日謁額森亦大有所遺額森亦喜善因詰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遣貢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賚金幣載途乃背盟見攻何也額森曰奈何削我馬價予我帛多翦裂前後使人往多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非削也太師馬歲增價難為繼而不忍拒故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也帛翦裂者通事為之事露誅矣即太師貢馬有劣弱貂或敝亦豈太師意耶且使者多至三四千人有為盜或犯它法歸恐得罪故自亡耳留若奚為貢使受宴賜上名或浮其人數朝廷核實而予之所裁乃虛數有其人者固不減也額森數稱善善復曰太師再攻我屠僇數十萬太師部曲死傷亦不少矣上天好生太師好殺故數有雷警今還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幣日至兩國俱樂不亦美乎額森曰勅書何以無奉迎語善曰此欲成太師令名使自為之若載之勅書是太師迫于朝命非太師誠心也額森大喜問上皇歸將復得為天子乎善曰天位已定難再移額森曰堯舜如何善曰堯讓舜今兄讓弟正相同也其平章昂克問善何不以重寳來購善曰若齎貨來人謂太師圖利今不爾乃見太師仁義為好男子垂史册頌揚萬世額森笑稱善知院巴延特穆爾勸額森留使臣而遣使要上皇復位額森懼失信不可竟許善請明日額森引善謁見上皇于巴特穆爾營遂許送上皇歸　八月癸酉上皇發自衛喇特頻行額森設宴餞上皇額森席地彈琵琶妻妾奉酒顧楊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太師著坐便坐善承旨少坐即起周旋其間額森顧善曰有禮巴延等亦各設餞畢額森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其下各獻器用飲食物上皇起蹕額森率部長皆送約半日程巴延送至野狐嶺下馬伏地慟哭曰皇帝行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乃去仍遣其頭目七十人扈送京師（攷異諸書皆言巴延特穆爾送上皇至野狐嶺下馬伏地慟哭而去三編目中則言額森送上皇數十里下馬伏地慟哭去今據明史瓦刺傳）　戊寅祀社

禝　初廷臣聞上皇將還欲奏請奉迎都御史王文厲聲曰公等謂上皇耶額森不索金帛土地而遽送還耶衆素畏
文皆愕然不決而罷及是上皇果還乃詔禮部議迎上皇禮尚書胡濙等議遣禮部官迎于龍虎臺錦衣具法駕迎居
庸關百司迎土城外諸將迎教場門上皇自安定門入進東安門于東上北門南面坐皇帝謁見畢百官朝見上皇入
南城大內議上傳旨以一轎二馬迎于居庸關至安定門易法駕餘如奏給事中劉福等言禮太薄報曰朕尊大兄為太
上皇帝禮無加矣福等顧云大薄其意何居禮部其會官詳察之濙等言諸臣意無它欲陛下篤親親耳上曰昨得太上皇
書具言迎駕禮宜從簡損今豈得違之于是群臣乃不敢言會千户龔遂榮為書投大學士高穀言奉迎宜厚主上當
遜位懇辭而後受命如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袖其書于朝以示胡濙王直等直曰此禮失而求諸野也濙欲以聞王
文不可而給事中葉盛竟奏之同官林聰復劾直濙穀等皆股肱大臣有聞必告不宜偶語竊議濙等因以書進且言
肅宗迎上皇典禮今日正可倣行陛下宜躬迎安定門外分遣大臣迎龍虎臺上不悅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乃遣太
常少卿許彬至宣府侍讀商輅至居庸關迎上皇時上索遂榮書所從得甚急遂榮自縛詣闕言之下詔獄坐遣久之得
釋壬午上皇至宣府許彬迎謁上皇命書敕諭群臣遣祭土木陣亡官軍甲申至居庸關商輅迎謁上皇諭以遜位退閒
意使歸告皇帝（攷異明史本紀書楊善等至瓦剌及見上皇于七月之末英宗還駕在八月癸酉為八月初二日證之劉定之否泰錄則善等謁上皇在八月初二上皇之行在初八皆不合惟十一月次野狐嶺以下悉同但明史多據實錄否泰錄雖目擊之事而塞外道里月日不過據所聞見書之今悉據正史）　丙戌上皇至京師上迎于東安門拜上皇答拜相持泣各述授受意
推遜良久遂送上皇至南宮上帥百官行朝謁禮庚寅赦天下　辛卯以刑部侍郎江淵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預機
務時苗衷致仕以淵代之初徐珵倡議南遷太監金英叱出之踉蹌過左掖門淵適入迎問之珵曰以吾議南遷不合
也于是淵入朝極陳固守之策遂見知于上以侍講超擢卿貳至是遂入閣踰月改户部侍郎兼職如故　是月總督
貴州兵部尚書侯璡以勞瘁卒于普定軍中賜祭葬廕其子世襲錦衣衛千户　御經筵先是御史許仕達上言經筵
之講一暴十寒聖學何以有成正統間上下蒙蔽無敢言者願陛下于經筵之外日召儒臣講論經史稽之千古驗之
于今以應無方之變優詔褒答　九月丁未封都督朱謙撫寧伯論守宣府功也　癸丑進左副都御史王來為右都御
史總督湖廣貴州軍務來巡撫河南至是以侯璡卒進來代之與保定伯梁珤都督毛勝方瑛會討叛苗勝即福壽更
名也初永樂中降人安置近畿者甚衆額森入寇多為內應會西南用兵尚書于謙謀散遣之每有征行輒選其精騎
厚資以往已更遣其妻子內患以息　是月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南京祭酒陳敬宗同致仕驥屢請致仕不許至是復

以老請至京師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間曰公雖位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輩驥正色曰君為輔臣當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朝廷事為一己事其能善終乎竟致仕去敬宗官南京祭酒與李時勉名望相埒時稱南陳北李方王振寵盛時敬宗秩滿入都振欲致之不可得會巡撫周忱亦在京振知其與敬宗善令通意敬宗曰吾為諸生師表而私謁中官何以對同學生徒忱退謂振曰陳公崛強未可以勢力致顧善書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致耳振遂貽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訖署名而返其幣終不往見以是在南太學十七年不調及是與驥同引年歸家居不輕出有被其容接者莫不興起驥在籍二十餘年布衣糲食不殖生產事兄教諭驥雖耄益恭教子孫孝弟力田明理學蕭山故多水患驥率鄉人增修塘堰復宋時縣令楊時所築湖隄邑人賴之攷異魏驥陳敬宗之致仕在是年之九月事見本傳三編特書之今据增

冬十月辛卯錄囚　癸巳免畿內逋賦　十一月辛亥禮部尚書胡濙奏上皇聖節請令百官詣延安門行朝賀禮不許　是月下太監金英于獄英縱家奴事發上怒乃盡發其結黨市恩及縱家人中鹽等事論斬及戍謫有差英下都察院獄亦論斬詔禁錮之自是遂廢不用時工部尚書石璞方奉詔出募義勇還朝法司劾璞嘗賂英遂竝下獄論斬上特宥之命出理大同軍餉初上之監國也徐珵倡議南遷舉朝震動當是時外微于謙內微金英幾岌岌矣薛瑄既起用尋推大理寺卿英嘗奉使南京獨瑄不出見使還上聞所見誰為良者英對曰獨一薛卿耳論者以為英之智識殆非他璫比云攷異明史本紀但載陳鎰王文以鞫金英家人不實下獄事而英之下獄不具證之宦官傳英下獄在是年十一月然亦但書其犯贓下獄而野史所載則以對東宮生日事詳後卷攷異中惟諸書記薛文清推大理正卿在景泰二年其時英已禁錮以未必有奉使之事意文清之推大理寺正卿即在後事也今於英下獄之月牽連記之

十二月丙申胡濙等復請明年正旦令百官朝上皇于延安門不許竝論自今後正旦慶節皆免行給事中林聰欲上疏言之同官葉盛止之曰今上孝弟上皇盛德兩宮帖然安靜若益以言則涉眾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為非便聰乃止御史葉景目盛曰已不為而又沮人為之耶盛曰此大事當熟慮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　是冬王來至靖州賊掠長沙寶慶武岡會梁珤方瑛等連破貴州之賊遂分道邀擊俘斬三千餘人賊魁緯同烈遁去據興隆復刼平越清平諸衛來與瑛邀擊敗之王驥既還命總督南京機務其冬乞世券予之南畿軍素偷惰驥至以所馭軍法教之于謙弗重也朝廷以其舊臣寵之越二年賜勑解任奉朝請

二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庚戌大祀南郊　壬子詔天下朝覲官當黜者令運糧口外　初僧道三年一度上即位特詔停之至是太監興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萬餘人尚書于謙上言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道

太多恐乖本末不報　二月辛未幸太學釋奠于先師時衍聖公孔彥縉率子孫來京師至國子監聽講上嘉之自後幸學必先期召衍聖公著為令禮成上至彝倫堂升坐祭酒蕭鎡講尚書天聰明章詞旨敷暢上甚嘉之鎡代李時勉為祭酒去年以老疾辭既得允監丞鮑相率六館生連章乞留報可至是遂有獨用意（攷異據明史儒林傳孔彥縉至京師聽講因定自後幸太學必先召衍聖公又蕭鎡事見本傳及三編今據增）　戊子填星犯上相庚寅逆行入太微左掖欽天監奏天垂象伏望日新聖德仍勑文武羣臣修省事卯詔曰上天仁愛垂象示警朕當省悔五府六部都察翰林院其計議寬卹條例以聞　癸巳詔畿內及山東巡撫官舉廉能吏專司勸農撥民荒田貸牛種　是月吏部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錯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上善之命翰林寫置左右備省覽尋又陳車戰火器之利亦見采納　三月壬寅賜柯潛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乙酉保定伯梁珤總督尚書王來等大破平越苗禽其偽王韋烈等先是珤自沅州進兵與都督方瑛破賊于興隆賊退保香爐山山陡絕瑛與都督毛勝陳友三道進珤與來大軍繼之先後破三百餘寨會師香爐山下發礮轟崖石聲動地賊黨懼縛同烈並賊將五十八人降餘悉解散俘同烈等獻京師遂分兵共勦都勻草塘諸賊賊皆望風具牛酒迎降捷聞詔班師留珤來填撫尋命來兼巡撫貴州時因黔楚用兵暫行鬻爵例至是來奏稱寇賊稍寧惟平越都勻等四衞乏餉請召商中鹽罷納粟例從之　初貴州苗未平吏部侍郎何文淵議罷二司專設都司以大將填之尚書于謙不可曰不設二司是棄之也議乃寢　甲午衞喇特寇宣府馬營勑游擊將軍石彪等巡邊乙未命石亨選京營兵操練名尚書石璞還參贊軍務彪亨之從子也　是月遣都督僉事孫安守備獨石用尚書于謙議也初楊洪自獨石入衞額森內犯所過八城俱殘毀眾議欲棄之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亦且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使帥輕騎出龍門關據之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尋命右參政葉盛協贊軍務石璞自大同轉餉給之　命左都御史陳鎰巡撫陝西鎰前兩鎮陝西值秦中饑鎰蠲租振貸軍民戴之若父母每還朝必遮道擁車泣再至則懽迎數百里不絕至是陝西復饑軍民萬餘人詣監司請願得陳公活我監司以聞遂復有是命（攷異明史本紀不載事見鎰傳在是年證之七卿表鎰為都御史以二年四月出巡撫陝西今據之耳）　五月乙巳城固原固原本守禦千戶所至是以故原州城置尋升為衞　上皇既歸衞喇特托克托布哈及額森仍循歲貢上皇所亦別有獻上意欲絕衞喇特不復報使額森以為請尚書王直金濂胡濙等皆言絕之恐起衅上曰遣使有前事適以滋衅耳曩入寇時豈無使邪因勑額森曰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遂致失好朕今不復遣而太師請之甚無謂也太師使來朕皆優禮厚給之顧亦須少

人賞賚乃得從厚至是托克托布哈使又至送還所掠招撫使高能等直寄復請報之上曰使臣不遣朕志已定乃禮其使而以書報之　六月戊辰朔欽天監奏是日卯初刻日當食至期不應　己卯詔貴州各衛修舉屯田防苗寇是月學士江淵以天變條上三事一厚結朶顏赤斤諸衛為東西藩籬一免京軍餘丁以資生業一禁訐告王振餘黨以免枉濫詔悉從之淵又言法司斷獄多枉于是刑部尚書俞士悅都御史王文求罷且言淵嘗私以事不聽故見誣上兩置之攷異江淵上書事見明史本傳在是年六月又王文傳並記淵劾文及俞士悅事亦在六月蓋同時事也今据增　是夏復命昌平侯楊洪填守宣府時宣府總兵官朱謙卒于鎮復以命洪並洪從子能信充左右參軍洪奏言臣既佩印充總兵官而兒子能信皆以都督同知僉事充參將子俊亦以右府都督三千營一門父子同握重兵盛滿難居乞賜臣休致或調能等它鎮不許居數月以疾召還又踰月卒洪久居宣府御軍嚴肅士馬精強為一時邊將冠　秋七月戊申普定永寧畢節諸苗復叛詔梁珤留軍會方瑛王來等討之　癸丑夜京師地震自北而南　是月進吏部侍郎何文淵為本部尚書　八月壬申南京地震攷異明史本紀但書是月南京地震事證之五行志七月癸丑京師地震自北而南故三編輯覽並系之七月日中今据分書之　辛巳復永樂間年朝之制從給事中葉盛請也　九月乙卯詔邊事方寧禁諸司毋得援奪情例起復

論曰文臣起復自二楊蹇夏開其端歷永洪宣三朝已成故事而其時臺諫班中無一人能言其非者于是正統以後遂有京官營求奪情而在外方面以下等官往往部民耆老詣闕請留輒聽起復還任至景泰二年始禁諸司起復然未及京官也故天順間大學士李賢以父憂奉詔起復修撰羅倫劾之首引宋仁宗欲以故事起復富弼弼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事二語可謂詞嚴而義正矣弇州謂自有羅一峯扶植綱常一疏而奪情之風少息然則仁宣郅治之朝若有能為此言者其挽回又當易易也

是秋定襄伯郭登以疾名還先是登以老疾乞休舉石彪自代且請令其子嵩宿衛上以嵩為散騎舍人不聽登辭是時邊患稍息登悉心措置思得公廉有為者與俱遂劾奏沈固廢事而薦布政使年富上遂命富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召固還　浙閩盜平攷異明史本紀不載諸書或系之七月据陶成之沒在去年是秋五月据孫原貞傳以元年斬陶得二蓋在陶成敗沒後今並系之初閩賊吳金八等流劫青田諸縣詔副都御史軒輗會兵部侍郎孫原貞討平之原貞復進兵擣處州賊巢斬賊首陶得二招撫三千六百餘人追還被掠男女捷聞璽書獎勵原貞請奔喪踰月還分兵勦平餘寇奏請析瑞安地增置泰順析麗水青田二縣地置雲和宣平景寧凡四邑皆建官置戍盜患遂息輗亦以防禦閩寇有功至是皆進秩一等　冬十月己丑免山西被災

税糧凡一百八萬二千餘石　是月鎮守山西都御史羅通召還仍贊京營軍務命巡撫山西朱鑑兼領其事　廣通王徽煠陽宗王徽焟以謀逆廢為庶人徽煠徽焟岷王楩之庶子也岷王覞次子徽煣嗣位徽煠有勇力家人段友洪以技術見寵與致仕後軍都事于利賓言徽煠有異相當王天下遂謀亂作偽勅分遣友洪及蒙能陳添仔等誘諸苗以銀印金幣使發兵攻武岡苗首楊文伯等不敢受事覺友洪為徽煣所執都御史李實以聞詔徵徽煠入京師會湖廣總督王來保定伯總兵官梁珤復發徽焟通謀狀亦徵入並除爵幽高牆時蒙能方帥苗兵至武岡聞事敗叛入廣西遂結生苗作亂攷異明史本紀不載三編輯覽系之是年十二月按明史諸王傳記徽煠等謀逆事書云時景泰二年十月也三編並據實錄蓋以十月事發十二月論罪也今乃據明史本傳系之十月下　十二月庚寅以禮部侍郎王一寧祭酒蕭鎡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　是月晉戶部尚書陳循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工部尚書高穀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初徐珵以南遷議為內廷訕笑久不遷而珵急意進取因自結于循遺之玉帶且用星術言公帶將玉矣至是循果加少保大喜因屢薦之而是時用人多決于少保于謙珵屬謙門下士游說求為國子祭酒謙為言于上上曰此議南遷徐珵耶為人傾危將壞諸生心術珵不知以為謙之沮已也益銜之循因勸珵更名自是遂名有貞踰年遷諭德　托克托布哈與額森名為君臣抱空質而已布哈妻額森姊也額森欲立其姊子為太子托克托布哈不從額森亦疑布哈通中國將謀已遂治兵相攻布哈敗走額森追殺之執其妻子遣使獻捷且貢馬于謙上言額森雖悔過攄誠而上皇之仇至今未雪今其君臣自相仇殺是天授我復仇之機臣請統京營軍馬分往宣府大同以除邊患而雪國恥上不許攷異諸書或系之七月或系之九十月今據明史本紀及三編又明史稿書是月壬辰　是冬下中書舍人何觀于獄尋杖之觀上言大臣如王直胡濙等在正統時皆阿附權奸釀成大患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又言北虜之來朝者宜驅置于南方等語自正統中劉球以忤王振冤死中外莫敢言事者上懲其失即位以後言路始開凡前後上書者無不優旨褒答而一二中貴見觀疏中有權奸語以為侵己遂激上怒下六科十三道參議吏科給事中毛玉主奏稿力詆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其罪以為進言虛妄者戒給事中林聰葉盛爭之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今雖怒觀猶令我輩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見劉球乎球之死人孰不切齒于王振馬順今雷霆之下萬一不測則是我輩為之而使朝廷受不容直言之名況諸君皆言官獨不為它日身計耶玉乃稍稍刪易之奏上會御史疏亦上中有觀考滿不遷私憾吏部語遂下詔獄杖觀謫九溪衛經歷攷異杖何觀明史本紀及三編皆不載憲章錄系之十月紀聞系之十二月按水東日記言是年之冬今據之

是歲巡撫南畿工部尚書周忱秩滿由戶部侍郎進尚書尋以江西人例不官戶部乃改工部仍巡撫忱撫江南

經理財賦耗羨充盈于是益務廣大修葺廨舍學校先賢祠墓橋梁道路及崇飾寺觀贈遺中朝官資給過客無少吝惜胥吏漁蠹其中亦不甚訾省以是屢召人言正統給事中李素等劾忱妄意變更專擅科斂已而奸民持其短長輒以多徵耗米爲詞上即位之初戶部請遣御史稽覈踰年遂召忱還忱乃自陳臣未任事之先諸郡稅糧無歲不逋自臣涖任設法剗弊節省浮費于是歲無逋租更積贏羨凡向之公用所須科取諸民者悉于餘米隨時支給或振貸未還遇赦宥免或未估時值低昂不一緣奉宣宗皇帝及太上皇勅諭許臣便宜行事以此支用不復具聞以致部民訐奏戶部遣官追徵實臣出納不謹請治臣罪上素知忱賢大臣亦多保持之但令致仕去然當時理財者無出忱右其治以愛民爲本其所弛張變通皆可爲後世法諸府餘米數多至不可校公私饒足施及外郡頻年江北饑都御史王竑從忱貸米三萬石忱爲計至來年麥熟以十萬石畀之性機警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筭忱既被劾上命李敏代之勅無輕易忱法然自是戶部括所積餘米爲公賦儲備蕭然其後吳大饑道殣相望課逋如故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處處祀之越二年卒謚文襄

明通鑑卷二十六

紀二十六 起元黓涒灘盡閼逢掩茂凡三年

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泰三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丙午大祀南郊　是月晉都御史楊善王文皆太子太保善以迎上皇駕功改左至是與文竝加宮銜爲將易儲也　二月乙酉遣副都御史劉廣衡詣南京錄囚　京師久雨雪學士江淵上言漢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仲春少陽用事而寒氣留之占法謂人君刑法暴濫之象陛下恩威溥洽未嘗不赦過宥罪竊恐有司奉行無狀冤抑或有未伸且向者下明詔免景泰二年田租之三今復移檄追徵是朝廷自失大信于民怨氣鬱結良由此也上乃令法司申冤濫竝詰戶部違詔事初洪永間秋糧輸米有折收銀布者夏稅輸麥有折收絲絹者上即位詔免二年稅糧十之三時尚書金濂掌戶部檄有司但減米麥其銀布絲絹徵如故至是淵言之濂上書自辯給事中李侃等請追問有司奉何明文濂恐事敗乃言銀布絲絹詔書未載今國家多用若槪免國計何資于是科道交章劾濂竝發其爲生員時出妻及按福建不發母喪諸陰事上欲宥之而言者力爭不已戊子詔下濂都察院獄三日釋之削太子太保調工部越月吏部尚書何文淵言理財非濂不可遂復還戶部　是月進江淵吏部侍郎蕭

鎰戶部侍郎　三月甲午朔有星孛于畢　戊午都督毛勝討湖廣巴馬苗克二十餘寨禽賊首吳奉先等一百四十斬首千餘級　是月遣刑部侍郎耿九疇巡撫陝西先是召王翺陳鎰還尋以九疇代之又遣僉都御史王竑巡撫淮揚廬三府徐和二州代九疇也竑時奉詔督理漕運遂就命之並兼理兩淮鹽課攷異九疇巡撫陝西事見明史本傳在是年三月諸書有系之二年之冬者據其自江北召還牽連並記耳證之陳鎰王竑傳巡撫江北是代九疇也九疇巡撫陝西是代陳鎰故鎰傳中有三年春自陝召還正與九疇之代填陝西合今分別書之　初王振之亂馬順既誅廷臣因極言官校緝事之弊上切責其長令所緝悉送法司校稍稍斂戢及是上欲陰察外事乃命指揮同知畢旺專司偵訪自此錦衣衛官復漸用事　夏四月賜文淵閣諸臣陳循高穀白金各百兩江淵王一甯蕭鎡商輅半之上自即位後久欲易皇太子以己子見濟代之而難於發言遷迴久之太監王誠舒良爲上謀先賜閣臣以緘其口然猶未發也會廣西土目黃竑以私怨戕其弟思明土知府瑀並滅其家巡撫李棠以聞下有司捕竑父子下獄竑懼亟遣其党千戶袁洪至京師行賂有敎之上書迎合聖意者乃倡易儲議以上其略曰太祖百戰以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輕身禦寇駕陷北塞寇至都門幾危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即循遜讓之美欲全天叙之倫恐事機叵測反復靡常萬一羽翼長養權勢轉移委愛子于它人寄空名于大寶階除之下變爲寇讐肘腋之間自相殘蹙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上曰萬里之外乃有此忠臣趣下廷臣議且令釋竑罪于是禮部尚書胡濙集羣臣會議衆相顧莫敢發言惟都給事中李侃林聰御史陳英以爲不可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容已即以爲不可者勿署名毋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時文武諸臣議者九十一人濙及陳循王文首署名吏部尚書王直有難色循濡筆强之乃署因上言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皇子黃竑奏是制曰可禮部速具儀擇日以聞即日簡置東宮官悉以文武廷臣兼之于是王直胡濙俱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俱太子太傅進儀銘兵部尚書與俞士悅王翺何文淵俱太子太保蕭鎡王一甯太子少師商輅以兵部侍郎兼右春坊大學士勳臣自陳懋石亨以下亦兼官有差攷異明史本紀但記廢太子立皇子事于五月證之宰輔表陳循等加宮僚皆在四月蓋先置東宮官後立太子也立太子在五月初二日則置宮僚之在四月明矣弇州謂易儲之詔兼官之命同日並下今統系之四月之末爲易儲張本

論曰史言陳循等賜白金在易儲之先賜黃金在易儲之後然則先賜者餌之也後賜者酬之也餌輕而酬重景帝亦已傎倒矣惟是白金百兩不足以動市儈之心豈足以饜閣臣之欲而景帝悍然行之者蓋循等之詗諜以爲容逢迎以爲悅帝之窺其隱者已久故姑以此爲嘗試之端使知上意所在耳覯黃竑首建易儲之議帝謂萬里之外

有此忠臣固已箝諸臣之口而奪之氣矣由此言之即無白金之賜循等亦將乘閒請之何況廷臣集議之時陳循王文首請署名則又安知異日之厚酬非出自先期之啗許哉若夫大臣之將順自仁宣以來相習已久乃三楊蹇夏能彌縫於太平之世而胡濙王直卒敗露於晚蓋之年亦其所遇之有幸不幸也

五月甲午廢皇太子見深爲沂王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于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固本于萬年大赦天下命百官朔望朝太子賞諸親王公主及邊鎮文武內外羣臣有差尋又賜諸閣臣陳循等黃金各五十兩攷異弇州考誤謂陳循等六人賜白金在前廢立事定復賜閣臣黃金各五十兩憲章錄以爲賜金銀同在一時者非也今按明史陳循傳言先期賜循等白金百兩比下詔循等遂不敢諍加兼官踰月復賜循等六人黃金五十兩踰月者即五月廢立之日也據此則賜白金在易儲之先賜黃金在易儲之後三編次序亦是如此皆據實錄也今分別書之東宮屬官皆兼支二俸時王直受加等金幣賞頗足歎曰此何等事乃爲一蠻酋所壞吾輩愧死矣同日封上皇子見清榮王見淳許王廢皇后汪氏立太子母杭氏爲皇后上之易太子也獨汪后不可曰如監國之稱何上不悅后以太子杭氏生請讓從之　丙申工部尚書石璞築沙灣隄成河自正統十三年經由沙灣決口入海運道日益淺澀上即位敕山東河南巡撫都御史洪英王暹協力合治積數月無功時議者謂沙灣以南地高水不得南入運河請別引水以灌運甚者言沙灣水湍急投以鐵石沖浮若羽非人力可爲請設齋醮符咒以禳之上心甚憂念命璞往治之並加河神封號璞至濬渠自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而沙灣決口如故復遣中官黎賢阮落御史彭誼助之乃于沙灣築石隄以禦決河開月河二引水以益運河且殺其決勢至是河流漸微細沙灣隄始成璞還朝加太子太保又于黑洋山沙灣建河神二新廟春秋致祭　辛丑詔河南流民復業者計口給食五年　乙巳授顏希惠孟希文並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先是命禮部取顏孟子孫長而賢者各一人至京師至是召見皆官之未幾以希惠非適子乃改官其兄子議　六月乙亥罷各省巡撫官入京議事初巡撫之設本無定員有事則命之宣德中以關中江南等處地大而要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之末南方盜起北寇犯邊于是內省偏隅徧置巡撫以職兼兵事多不便于武官石亨等奏請罷之而是時耿九疇以侍郎巡撫陝西有言侍郎出鎮與巡按御史不相統事多拘滯又文移往來亦多窒礙難行遂以踰年復巡撫並請改授憲職凡出鎮者皆授都御史或副都或僉都著爲令攷異請罷巡撫官入京議事明史本紀據實錄書之春明夢餘錄言石亨所奏以其兼兵事多不便于武官也按是年七月有詔洪英孫原貞薛希璉分行天下考察官吏是時英巡撫山東原貞巡撫浙江希璉巡撫福建以罷巡撫故改命也然證之明史耿九疇傳言侍郎出鎮與巡按御史不相統事多窒礙乃定自後大臣填守巡撫皆授都御史據此則始罷巡撫繼因兵部定授憲職遂仍設之故明史職官志巡撫定遣都御史在景泰四年則是罷後尋復而入京議事亦巡撫之舊例罷則俱罷復則俱復也今彙書之

是月大雨浹旬河復決沙灣北岸掣運

河之水以東近河地皆沒詔巡撫山東河南都御史洪英等督有司修築復遣中官黎賢工部侍郎趙榮等往治之

秋七月兩廣苗寇相尋積年不靖總兵董興武毅推委不任事尚書于謙請以翁信陳旺易之而特遣一大臣督軍務乃薦都御史王翺乙未命翺總督兩廣軍務兩廣之設總督自翺始也翺至鎮將吏讋服推誠撫諭于是蠻酋嚮化寇盜亦平

壬寅禮部侍郎兼學士王一甯卒一甯之入閣也以中官王誠輩嘗受業私相援引遂致顯達士論薄之

是月殺內監王瑶等時御用少監阮浪侍上皇于南宮上皇賜浪鍍金繡袋及鍍金刀各一浪以贈瑶錦衣衛指揮盧忠者險人也見瑶刀袋異常製醉瑶酒而竊之遂令校尉李善上變言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瑶謀復位上怒下浪瑶詔獄令忠證之忠筮于術者仝寅寅以大義折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冀免內閣商輅及中官王誠言于上曰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上意少解乃並下忠獄坐以他罪謫廣西立功瑶磔死錮浪于獄尋亦殺之（攷異明史本紀不載事見宦官傳傳言阮浪王瑶俱磔死三編則云錮浪于獄瑶竟磔死蓋據實錄所載與明史異若吾學編則于是年七月書云殺御用少監阮浪諸書則云殺阮浪王瑶等按浪乃侍上皇于南宮者治此獄時商輅及中官王誠諫于景帝勿聽妄言傷大倫乃并下盧忠獄坐以他罪據此則殺瑶亦當坐以他罪不涉上皇之事蓋輅等請之也不殺浪而錮之于獄恐傷上皇之心三編所記似為得之惟英宗復辟追贈阮浪上念其為己受禍命儒臣立碑記之然則浪之被殺蓋斃之獄中耳今據三編分別書之）

八月甲子熒惑晝見

乙丑振徐邳水災

戊辰遣都御史洪英尚書孫原貞薛希璉等分行天下考察官吏時英等巡撫暫罷故有是命

丁丑振兩畿水災州縣免稅糧

乙酉振南畿河南山東流民

九月庚寅學士江淵母喪起復請奔喪治葬事畢還京許之初侍講學士倪謙遭喪淵薦為講官謙遂奪哀至是御史周文言淵之引謙正自為今日地請并治謙以為營求奪情者戒上以事既處分不問詔自今後有官吏遭喪者皆令依例首制毋得濫保

辛卯以南京地震兩淮大水河決命都御史王文巡視安輯乙未振兩畿山東山西福建廣西遼東被災水縣

初副都御史朱鑑請罷內官監軍不省已而山東布政使裴綸言山東既有巡撫又設內官填守有司供應以一科十實為擾民請下廷議凡內地已有巡撫者填守內官悉名還疏入中官激怒責綸陳狀綸伏罪乃已時臨洮同知田賜謫選知縣單宇陝西舉人段堅工部辦事吏徐鎮俱上言請名還監軍填守中宮詔以為祖宗舊制不可更皆不納是月南京軍匠餘丁華敏上言極陳宦官之害略曰近年以來內官袁琦唐受喜甯王振專權害政國事傾危望陛下防微杜漸總攬權綱為子孫萬世法不然恐禍稔蕭牆曹節侯覽之害復見于今臣雖賤陋不勝痛哭流涕謹以虐政害民十事為陛下痛切言之內官家積金銀珠玉動以萬計原其所至非內盜府藏即下瘐民膏害一也怙勢矜寵占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也家人外親皆市井無賴縱橫豪悍任意作奸納粟補

官貴賤淆雜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巳之私破萬家之產害四也廣置田莊不入粮稅寄户府縣不受征徭阡陌聯亙而民無立錐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引數轉而售人倍支巨萬壞國家之法奪商人之利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商旅倚勢賒貸恃强不償行賈坐廢莫敢誰何害七也賣放軍匠俾辦月錢致內府乏人工役繁重弁力不足害八也家人貿置物料所司畏懼以一科十虧官損民害九也監作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愁苦不堪害十也事下禮部寢不行時又有賈斌者山西都司令史也亦疏言宦官之害引漢桓帝唐文宗宋徽欽爲戒輯忠義集四卷採史傳所記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而宦官恃寵蠹政可爲鑑戒者坿焉乞命工刊布上雖報聞仍飭禮部不必刊行攷異華敏上書明史坿聊讓傳在景泰三年九月三編統書于正統十四年朱鑑請罷內閣監軍之下蓋率連並記也今据明史本傳並彙記朱鑑以後請罷內官鎮守監軍之裴綸等皆据列傳書之 閏月癸未復開處州銀場從浙民請也攷異明史食貨志言景帝嘗封閉以盜礦者多兵部尚書孫原貞請開浙江銀場並開福建按是年開浙江處州銀場明年三月復開福建建甯銀場志所云者是也惟据孫原貞傳言福建福州建甯二府舊有銀冶因寇亂罷朝議復開原貞執不可乃寢据此則原貞乃請罷福建開礦之人豈有先請開浙江銀場遂及福建者原貞本鎮守浙江是年因暫罷巡撫命分行福建考察官吏因留鎮焉据本紀言閏月福建盜起是原貞留鎮討賊也明年開福建銀場原貞執不可正以盜賊甫平恐復因開場起釁耳然則志之所載似失其實且亦與原貞傳矛盾也三編以爲浙民所請蓋据實錄今從之 是月福建盜復起 冬十月戊戌召左都御史王文入直文淵閣預機務大學士高穀薦也時內閣陳循最任事好剛自用穀與循不相能會王一甯卒請增置閣員穀以文强悍思引與共政以敵之遂舉文循亦舉其鄉人蕭維楨而文得中官王誠助遂詔用文 丙辰命都督孫鏜僉事石彪協守大同都督同知衞頴僉事楊能張欽協守宣府備北寇也 是月召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還尋致仕時詔遣大臣分行天下黜陟有司禮部侍郎鄒幹至山西多所論劾鑑請召幹還幹因奏鑑徇護上是幹言召鑑還佐院事初上易儲鑑貽書大學士陳循極言不可且言陛下于上皇當避位以全大義循大駭至是鑑至京師遂不求用家居二十餘年卒 召總督尚書王來還渠珤以來功大乞加旌異都給事中蘇霖駁之乃止來還在道以貴州苗復叛敕回師討之踰年事平召爲南京工部尚書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戊辰都督方瑛討貴州白石崖賊俘斬二千五百人招降四百六十砦進左都督 甲戌安輯畿內及山東山西逃民復賦役五年 是月免山東及淮徐等處水災稅粮 十二月癸巳始立團營兵部尚書于謙定也初京軍凡三大營一曰五軍太祖初制也一曰三千太宗得邊外降丁三千人亦分五軍掌隨大駕一曰神機則征交阯所得火器立營肄習佐以馬隊者也三大營同隸五軍都督府其掌府者治常行文書而已非特命不預營事自上皇之還謙以和議終不可恃必求所以自强者顧營政久弛三大營雖各有總兵不相統壹臨期調撥兵將皆非所素習猝遇敵軍有所呼召甚至彼巳不知姓

名不記者于是始選三營軍十萬分五營團操名曰團營法以五十人爲隊隊有長百人兩隊有領隊官千人有把總五千人有都指揮體統相維兵將相識量敵多寡以爲調法行之一年又請益兵五萬並前五營爲十團營每營置都督一人都指揮三人把總十五人指揮三十人每隊置營隊官二人仍各統以武臣內臣而謙及石亨內臣劉永誠曹吉祥往來提督其餘軍不在團營者歸本營訓練以衛京師名曰老營至是營制既定謙繪圖上進悉依古法而變通之京軍舊制爲之一變詔如謙議依法訓練謙號令明審目視指屈口奏悉中機宜亨雖大將受成而已攷異據明史本紀系之是年十二月癸巳三編系之二年十二月蓋二年立團營三年復增定也三編質實云按明兵志謙請于諸營選勝兵十萬分十營團練于謙傳云擇精銳十五萬人分十營團練其說互殊按明兵志批明所兵修志之謂兵明志景泰三年十二月癸巳謙與石亨議選五軍神機三千營精銳官軍十五萬分爲十營則謙傳爲得實而兵志誤也此時兵志之謂兵今志修今按三編目中所記謂二年立團營係以三營軍十萬分五營團操是每營二萬人也又云明年十二月于謙二明請益兵五萬并前五營爲十團營是以十五萬兵分爲十營每營一萬五千人也置都督一人統一營則十營置都督十人又一營置都指揮三人則二年之置所謂五千人一都指揮者也又一營置把總十五人則二年之制所謂千人一把總者也指揮三十人則五百人一指揮也每隊置管隊官二人則百人爲二隊凡隊長四人也此與二年所定大畧相同惟增兵五萬分爲十營此其異耳三編所載營制即本明時所修兵制之文今據書之

是月免河南及永平被災秋粮

衛喇特額森復遣使來賀明年正旦尚書王直等復請遣使答之詔兵部議于謙言臣職司馬知戰而已行人之事非所敢聞上是謙言仍罷遣使議既而洗馬劉定之言北庭遣使宜敕廷臣公議不當但委之兵部蓋和戰皆所以待敵而兵部必不以和爲請猶之和醫皆所以治病而巫者必不以藥爲言各護其所短而欲見其所長也詔下羣臣更議給事中路壁奏言遣使有五不可上遂從壁議使卒不遣

團營既立上命于謙總其事石亨自以才智非謙敵又上所以任之者不如謙專自是銜之亨恃功驕縱輒爲謙所裁抑益怨甚乃疏辭總兵不許謙上言祖宗朝本無總督近因邊事孔棘命臣兼領此一時之宜非經久之法即令敵情不定將任宜專臣見石亨屢奏辭職以臣爲之軒輊也乞解臣總督軍務俾亨專任其事上亦不許初額森寇京師德勝門之捷亨自以功不如謙而得世侯內愧乃疏薦謙子冕請召赴京師從之冕既至謙言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顧獨私臣子如公議何卒辭之亨之不悅于謙已非一日而謙性剛負才氣遇有不如意事輒拊膺嘆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耎大僚勳戚意頗輕之以此自亨外怨而甞之者益衆賴上知謙深得以自行其志而謙亦至性過人憂國忘身上皇之還以謙從容數語轉移上意而口不言功易儲之際兼宮僚者命支二俸而謙獨再辭故金幣之賞亦不及焉攷異于謙之不與易儲論者疑之弇州攷誤謂易儲之際增置宮僚王直胡濙皆太子太師謙加不過太子太保又不預賞以此決謙不與易儲之謀是固然矣若三編所載御批謂謙在當時實能公忠體國若竟如諸人之阿順苟容必無是理觀賜金之獨不及謙則安知非謙已有造膝之陳景帝稔其意不可復故不復相屬耶不然景帝任謙方深苟非有大拂其隱之嫌何至天順復辟時一聞鐘聲

而有疑是于謙之問卽故此論最足雪忠肅之誣今參觀前後景帝之任謙自易儲之後寵遇少替此可見矣今坿記于謙辭軍務之下額森之入寇也謙留宿直廬不還私第素病痰疾作上遣中官興安舒良更番往視聞其服用過薄詔令上方製賜至醯菜畢備又親幸萬壽山伐取竹瀝以賜或言寵謙太過興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計卽彼去今朝廷何處更得此人其見重如此然自易儲後上之于謙亦不無少替云　是歲鳳陽淮安徐州皆大水饑民死者相枕藉僉都御史王竑巡撫江北奏聞不待報輒開倉振之上聞奏方憂甚及得竑自劾疏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餓死我百姓矣四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辛未大祀南郊　是月上元節詔市羊角爲燈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耿九疇引宋蘇軾諫神宗買浙燈事以奏詔罷之　河復決新塞口之南詔復加河神之封號二月戊子湖廣五開清浪諸苗叛命梁珤會王來討平之　乙未皇太子冠　庚戌免江西去年被災秋粮　是月都御史王文自江淮還晉吏部尚書兼學士文以二品入內閣閣體益崇舊制重冢宰雖內閣歷二三十年不領吏部尚書內閣之領吏部亦自文始也攷異景帝易儲置東宮官惟楊善王文二人先以正月加太子太保故弇州有王不預陞而于不與賞之語今按帝之易儲自元年冬下金英于獄上意已定而先期密謀置始于中官王誠史言文與誠前善又言易儲之際文率先承命然則不待白金之賜及黃竑之上書而文已首倡此議矣先之加太子太保以餌之及奉使江淮不一月卽酬之以內閣踰年至京師又酬之以吏部上書文之所得多矣而弇州以爲不預陞毋乃憒憒今觀文以內閣領吏部此其明證廣西土目黃竑奉敕馳驛至京師召見便殿上以竑有機謀勇略遂擢前軍都督同知竝賜第居京師初巡撫廣西李棠治竑獄檄參政曾翬副使劉仁宅捕竑父子竑使人持千金賄于道且擁精兵脅之翬等佯諾遂誘執竑竝其子下獄甫按治而竑得釋赴召且命出其子于獄翬等太息而已棠以不得竟竑獄鬱鬱累疏謝病歸不攜嶺表一物以清節著聞　三月戊寅開建甯銀塲時浙江銀塲既開戶部以閩相連請倂開從之命少監戴細保提督塲事　是月召都御史王翺還時御史練綱偕同官上言吏部推選不公任情高下請罷尚書何文淵右侍郎項文曜于理尚書王直左侍郎俞山素行本端爲文曜等所困均宜按問上雖不罪文淵等頗以綱言爲直命綱舉堪勝吏部者綱薦王翺年富薛瑄三人時翺填兩廣遂召之攷異王翺召還以何文淵被劾練綱薦可任吏部者三人故有召還之初其實文淵下獄及翺受尚書皆在六月也諸書竝系之三月者牽連竝系耳明史本紀系文淵下獄于六月證之文淵本傳言其爲初綱所劾上宥之至六月再被林總劾始下獄既釋始令致仕而去今分別書之淮徐洊饑僉都御史王竑振之是時山東河南饑民亦相率就食竑以徐州廣運倉有餘積欲盡發之典守中官不可竑曰民旦夕且爲盜若不吾從脫有變當先斬若然后自請死耳中官憚竑威名不得已從之竑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入粟自贖從之復命侍郎鄒幹賫帑金馳赴聽竑便宜竑乃躬自巡行散振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其大小出米作粥以食饑民又勸富民出米麥穀粟參以銀錢絹布分給被災之家凡前後全活

二百一十餘萬人賦牛種及招撫復業者六七萬九千餘戶流民安輯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棺鬻子女者贖而還之還籍者予道里費民忘其饑頌聲大作歌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尚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僉稱其功　太監興安自金英廢後益專用事佞佛甚于王振又見振建大興隆寺請乘輿臨幸忠有以敵之乃請別建大隆福寺費數十萬是月寺成上命剋期臨幸河東監運判官楊浩切諫謂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景嚮今又棄儒術而崇佛教非所以垂範後世也郎中章綸亦上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貽累聖德上乃止自王振佞佛歲一度僧大作佛事數年以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以故釋教益熾選人單宇待銓京師上書言前代人君尊奉佛氏卒致禍亂近男女出家累百千萬不耕不織蠶食民間營搆寺宇徧滿京邑所費不貲請撤木石以建軍營銷銅鐵以鑄兵仗罷遣僧尼歸之民俗庶皇風清穆異教不行疏入爲廷議所格出知外任而國學生姚顯亦上言曩者修治大興隆寺窮極壯麗又奉僧楊某爲上師儀從侔王者藐萬乘若弟子曰上皇北狩曾不能前赴衛喇特化諭額森佛之不足護國彰彰矣自上即位以來廷臣諫事佛者甚衆上卒不能從攷異明史本紀不載三編系之三年六月據始建也其日云明年三月成上剋期臨幸章綸楊浩諫乃止證之明史單宇傳亦云是年三月寺成蓋明史三編皆據實錄也今系之是年三月下並彙記前後諫事佛諸人皆據列傳書之

是春吏科給事中林聰左遷春坊司直郎以易儲異論也學士商輅言聰敢言不宜置之散地尋復之聰上言國家舊制冒喪有禁匿喪有罰近年虜事寧謐在外方面等官已有定例不許起復而在京官員或有奪情者恐遂成故事其流弊將必至貪戀名爵不顧廉恥以奪情爲幸事視父母如路人子道既虧臣節安在乞行改正上嘉納之　夏四月戊子築沙灣新決口復塞之　徐淮饑甚學士王文巡視還請移南京倉粟振徐州從之　己酉詔天下生員納米徐州東倉臨清以振災民者許入國子監讀書初定制八百石後減五百石最後減至三百石行之禮部胡濙等言權宜之制實壞士習未幾遂罷初洪武中監生與薦舉人材參用故其時太學生有布衣登大僚者迨科目行而薦舉廢于是監生亦漸輕至是納粟例開不久即止然其後或遇歲荒或因邊警或大興工作率援前例行之而軍民子弟亦得援生員例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或竟謂之例監而監生日益輕矣　時戶部以邊儲不足又奏請令罷退官非贓罪者輸米二十石給之誥敕都給事中劉煒等言考退之官多有罷軟酷虐荒溺酒色廉恥不立者非止贓罪已也賜之誥敕以爲何詞若褒其納米則是朝廷誥敕止直米二十石何以示天下後世此由尚書金濂不識大體有此謬舉上爲立已之　五月丁巳出徐淮倉粟振饑民　己巳學士王文丁母憂詔奪哀起復尋請奔喪許之正統初文以

陝西按察使遭父憂命奔喪起視事至是凡再奪情云　甲戌徐州復大水以改撥支運及鹽課振之又截留山東應運九十二萬石以備振濟丁丑發淮安倉振鳳陽　乙酉大雷雨又決沙灣北岸掣運河水入鹽河漕舟盡阻時河南水患方甚太僕少卿黃士儁言河分兩派一自滎澤南流入項城一自新鄉八柳樹入張秋會通河竝經六七州縣約二千餘里民皆蕩析離居而有司猶徵其稅乞敕所司覆視免徵巡撫河南御史張瀾又言原武東岸嘗開二河合黑洋山舊河道引水通徐呂二洪以濟漕運今二河淤塞恐徐呂乏水必妨漕事黑洋山北河流稍迂迴請因決口改挑一河以接舊道灌徐呂上皆從之　是月巡按山西御史左鼎上言自衛喇特變作于今五年貂蟬盈座悉屬公侯駮馬塞途莫非將帥民財歲耗國帑日虛以天下之大土地兵甲之衆曾不能一振揚威武則軍政仍未立也昔太祖定律至太宗暫許有罪者贖蓋權宜也乃法吏拘牽沿爲成例官受枉法財悉得減贖亂骫如此復何顧憚哉國初建官有常近始因事增設主事每司二人今有增至十人者矣御史六十人今有百餘人矣甚至一部有兩尚書侍郎亦倍常額都御史以數十計此京官之冗也外則增設撫民管屯官如河南參議益二而爲四僉事益三而爲七此外官之冗天下布按二司不過每司十餘人乃歲遣御史巡視復遣大臣巡撫填守夫今之巡撫填守即曩之方面御史也爲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爲巡撫填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有是理邪至御史遷轉太驟當以六年爲率令其通達政事然后可以治人巡按所係尤重毋使初任之員漫然嘗試其餘百執事亦宜慎擇而久任之疏上上頗嘉納未幾復言國家承平數十年公私之積未充一遇軍興抑配橫徵鬻官市爵率行哀世苟且之政此司邦計者過也臣請痛抑末技嚴禁游惰斥異端使歸南畝裁冗員以省糜費開屯田以實邊料士伍而紓餉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以及不急之工無益之費悉行停罷專以務農重粟爲本而躬行節儉以先之然后可阜民而裕國也倘忽不加務任掊克聚斂之臣行朝三暮四之政民力已盡而征發無已民財已竭而賦斂日增苟紓目前之急不恤意外之虞臣竊懼焉章下戶部尚書金濂請解職不許時給事中敢言者推林聰葉盛凡六科聯署建請多聰盛爲首御史則鼎與練綱卓有聲譽鼎善爲章奏綱有才辯急功名廷臣皆畏其口一時京師語曰左鼎手練綱口自公卿以下鮮不被其彈劾者（攷異左鼎上書據明史本傳在四年下文云踰月以災異偕同官劾大臣遂劾何文淵等今按文淵下獄致仕皆在六月傳以爲踰月是鼎以五月尚書明矣明鑑亦系之四年五月下今從之）　六月壬辰下吏部尚書何文淵等于獄尋釋之時災異見給事中林聰等劾文淵憸邪左庶子周旋疏言其枉聰並劾旋給事中曹凱復廷爭之遂與旋俱下獄先是御史左鼎以災異偕同官陳救弊恤民七事末言大臣不乏奸回宜黜罷其尤用清政

本聰請明諭鼎等指實劾奏于是鼎聰等乃共論文淵竝及刑部尚書俞士悅工部侍郎張敏通政使李錫不職狀上乃罷錫令文淵致仕以王翺爲吏部尚書　辛亥瘞土木大同紫金關暴骸　秋七月庚辰罷諸不急工役　是月上以沙灣屢決復命尚書石璞往治之璞乃鑿一河長三里以避決口上下通運河而決口亦築墻截之今新河運河俱可行舟以濟漕運（攷異石璞再往治河明史本紀不載事見璞傳證之七卿表璞以七月出治沙灣河諸書有系之五月者因沙灣之決嘗連竝記耳三編系璞前次治河于三年因竝記四年再治事今分別書之）以羅通爲右都御史蕭維楨爲左都御史未幾維楨以丁憂去　八月己丑振河南饑時濟甯亦饑上遣侍郎沈翼齎帑金三萬兩往振翼散給僅五千兩餘以歸京庫僉都御史王竑劾翼奉使無狀請仍易米備振從之　甲午衛喇特額森自立爲可汗初額森既殺托克托布哈遂乘勝迫脅諸部東至建州烏梁海西及赤斤哈密遂自稱汗以其次子爲太師　九月都御史陳鎰致仕卒鎰性寬恕少風裁回院後譽望損于在陝時卒贈太保諡僖敏　冬十月庚寅詔天下鎮守巡撫官督課農桑　甲午以徐有貞爲僉都御史命治沙灣決河沙灣屢塞屢決上甚憂之前後治河者皆無功石璞所鑿新河雖成上恐不能久令璞且留處置而命廷臣舉一人以專治沙灣于是陳循等共薦有貞上亦忘其爲珵也遂以諭德驟膺遷擢于是復起用　戊戌額森遣使致書自稱大元特克紳達罕達罕者華言可汗也（舊作田盛大可汗）末署添元元年詔廷臣議報書所稱給事中林聰以爲但敕諭來使不必報書安遠侯柳溥以爲宜仍稱太師章諭以爲可稱衛喇特王而府部大臣則僉言稱汗者從其俗也詔乃報書稱衛喇特汗　十一月辛未皇太子見濟薨諡曰懷獻　十二月乙未免山東被災稅糧　乙巳賚邊軍　是月衛喇特諸酋遣人貢馬尋寇遼東官軍擊卻之　是歲倭人貢至臨清掠居民貨有指揮往詰毆幾死所司請執治上恐失遠人心不許時倭人貢物外所攜私物增十倍禮官言宣德間估時值給錢鈔或折支布帛爲數無多然已大獲利今若仍舊制當給錢二十一萬七千銀價如之宜大減其直給銀三萬四千七百有奇使臣不悅詔增錢萬猶以爲少求增賜物詔增布帛千五百匹終怏怏去

五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戊午黃河清自龍門至于芮城　甲子大祀南郊　壬申罷福州建甯銀場從鎮守尚書孫原貞之請也原貞言寇盜方平且臣覆視各銀場親臨各坑路深遠礦脈微細亦有堅石深泉之處實難開煎伏望仍前封閉俟歲豐民富時徐議其事乃罷之　甲戌遣平江侯陳豫學士江淵撫輯山東河南及兩淮被災軍民時江北洊饑山東河南亦饑值大寒人畜多凍死巡撫都御史王竑屢以爲言故有是命　二月王竑上書言比年饑饉洊湊人民重困頃冬春之交雪深數尺淮河抵海冰凍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者鬻妻子強者肆刼敓衣食路絕流

雝蔽塗陛下端居九重大臣安處廊廟無由得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爲之流涕者也陛下嗣位以來非不敬天愛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臣竊恐聖德雖修而未至大倫雖正而未篤賢才雖用而未收其效邪佞雖屏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寛而寃獄未伸工役停而匠力未息法制頒而奉行或有更張賦稅免而有司或有違制有一于此皆足以干和召變伏望陛下修厥德以新厥治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樂絶異端斯修德有其誠矣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寛賦役節財用戒聚歛卻貢獻罷工役斯圖治有其實矣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上襃納之乙巳赦内外臣工同加修省並求直言攷異据明史本紀二月乙巳以雨暘不時詔廷臣修省披是年江北海饑山東河南亦饑證之王竑傳蓋竑時江北上書因有修省之詔今据增　是月禮部會試初詔會試遵永樂間例不限額不分地上即位之二年辛未會試禮部方奉行而給事中李侃爭之言部臣欲奪以文詞多取南人刑部侍郎羅綺亦以爲言下禮部覆奏臣等所奉詔書非私請也上命詔書不從侃議去年給事中徐廷璋復請依正統間例從之至是禮部奏請裁定于是復分南北中卷南卷應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卷順天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自是遂著爲令攷異明史本紀不載三編統系于景泰元年詔明年會試毋拘額數之下据明史選舉志李侃所奏在二年而廷璋復奏在五年會試之前典彙系之四年八月今彙書于五年會試下　三月壬子賜孫賢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辛酉命學士江淵振淮北饑淵前後條上軍民便宜十數事並請築淮安月城以護常盈倉廣徐州東城以護廣運倉悉議行　命學士王文撫卹南畿先是正統以來蘇松常鎮四府粮四石折白銀一兩民以爲便後戶部復徵米令輸徐淮率三石而致一石有破家者至是文以便宜停之又振饑民凡三百六十餘萬時年饑多盜文捕長洲盜許道師等二百人欲張其功坐以謀逆大理卿薛瑄力辨其誣給事中王鎮乞會廷臣勘實得爲盜者十六人置之法餘得釋越三月還進少保兼東閣大學士　甲子廣東瀧水猺作亂時王翱召還以副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至是破瀧水賊俘其酋送京師誅之　庚辰緬甸執麓川思機發送京師初緬人得思機發仍挾爲奇貨上即位之元年總兵官沐璘奏請緩之聽其自獻爲便從之至是緬人索舊地左參將胡誌等許以銀戛等處地方與之乃送機發及其妻帑六人至金沙江總兵官毛勝以聞尋遣誌等檻送至京師誅勝以平貴州苗功封南寗伯鎮金齒　是月戶部侍郎孟鑑言國子生二千餘人俱仰給官有名無實請留年深者千餘人餘悉放歸從之給事中林聰以災異偕同官條上八事摭引五行諸書累數千言大畧以絶玩好謹嗜慾爲崇德之本而修人事在進賢退奸武清侯石亨指揮鄭倫身享厚祿而多奏求田地百戶唐興多至一千二百餘頃宜爲限制餘如罷齋醮汰僧

道愼刑獄禁私役軍士省輪班工匠皆深中時弊上頗多采納弘異林聰以災異上八事見明史本傳中在五年三月今據之　都督黃竑以易儲議得上眷奏求霸州武清縣地都給事中劉焯偕同官抗章言竑本蠻獠遽蒙重任怙寵妄干乞地六七十里豈盡無主者乞正其罪上宥竑遣戶部主事黃岡謝景往勘還奏果民產戶部再請罪竑上卒不問　夏四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四川草塘苗黃龍韋保作亂自稱平天大王剽掠播州西坪黃灘等處詔左都督方瑛討之瑛與巡撫蔣琳會川兵進剿辛未克之賊魁皆就縛尋分兵克中湖山及三百灘諸苗砦禽其酋斬首七千餘捷聞詔封南和伯瑛爲將嚴紀律信賞罰臨陣勇敢善撫士士皆樂爲用以故數有功廷臣言宜委以禁旅尋召還同石亨督京營軍務　是月以刑部侍郎張鳳爲戶部尚書時金濂卒代之也　懷獻太子之薨也中外屬望沂王欲乘此復東宮無敢發者御史鍾同與禮部郎中章綸語及沂邸皆泣下因約疏請復儲五月同上疏論時政遂及復儲事其畧曰近得賊諜言額森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初秋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廟堂大臣皆恬不介意臣草茅時聞寺人搆惡戕僇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人必能諫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中興劾奸党旌忠直命六師禦敵于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陛下方且鞭撻坐致太平柰何邊氣甫息創夷未復而傷心遽生失天下望伏願取鑒前車厚自警厲毋徇貨色毋甘嬉遊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樹風聲去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訓士然後親率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太宗之十漸即改庶幾天意可回國勢可振又言父有天下固當傳之子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竊以爲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伏願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儀建復儲位實祖宗無疆之庥又言陛下命將帥各陳方略經旬踰時互相委責及石亨柳溥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平時尚爾一旦有急將何策制之夫禦敵之方莫先用賢陛下求賢若渴而大臣顧排抑之所舉者率多親舊富厚之家即長材屈抑孰肯爲言廷臣欺謾若此臣所以拊膺流涕爲今日妨賢病國者醜也疏入上不懌下廷臣集議甯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請納同言因引罪求罷上慰留之越二日綸亦抗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大者謂內官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權後宮不可盛聲色又言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陛下退朝後朝謁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傳位陛下是以天下讓也陛下奉爲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陛下與上皇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讀奉迎還宮之詔曰禮惟加而無替義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踏斯言或朔望或節旦帥

羣臣朝見以展友于之情極尊崇之道更請復汪后于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于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充盈災沴自弭上得疏益大怒時日已瞑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同等甲子同及倫俱下錦衣衛獄搒掠慘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宮狀瀕死無一語會大風揚沙天地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　初額森入寇朝廷仍遣使撫諭烏梁海而三衛受額森指數以非時入貢遣使往來伺察中國既而額森虐使三衛復逼從朶顏所部于黃河穆納（舊作母納）地三衛不堪復陰輸衛喇特情于中國是月三衛請近邊屯駐因乞居大甯廢城尚書于謙以爲不可詔不許　六月戊子錄囚　秋七月癸酉振南畿水災時學士江淵分振淮北淮安糧運在塗者淵悉追還備振漕卒乘機侵耗事聞遣御史按實召淵還諭劾當削籍廷臣以淵守便宜不當罪遂宥之　是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上疏曰臣曩在朝見上皇遣使册封陛下每遇慶節必令羣臣朝東廡羣臣感嘆謂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上皇在南宮願陛下時時朝謁或講論家法或商推治道歲時令節俾羣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又言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習書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豈不美歟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宜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即弭災召祥之道莫過于此疏入不報時上皇在南宮左右數爲離間及懷獻太子薨羣小恐沂王復立讒搆愈甚賴鍾同章綸與莊先後力言皆得罪然上頗感悟（攷異廖莊上書明史本紀系之六年八月下蓋因廷杖牽連並記耳證之明史莊傳言是年七月上書不報明年以母憂赴京須勘合上德前疏命廷杖並封杖杖章綸鍾同于獄中是莊上書在五年七月廷杖在六年八月也三編亦類叙于六年八月下質實云明實錄莊上書在五年七月今分書之）　兵部尚書儀銘卒銘以潛邸舊恩不次遷擢然陳善進諫頗有父風是年蘇州淮安諸郡積雪民凍餓死者相枕沙灣之築役山東河南九萬人責民間鐵器萬具銘從容請于上多所寬恤因災異言消弭在敬天法祖省刑薄歛節用愛人錄皇明祖訓以進深見獎納卒諡忠襄　起復左都御史蕭維楨仍故官　八月丁酉復詔天下巡撫官赴京議事　是月減兩京課鈔時以鈔不行令兩京市肆園場稅悉納鈔戶部按月征之商民以爲病或閉戶不敢市易拔園蔬伐果木以避之給事中陳嘉猷言兩京根本重地不宜當歲歉之時興擾民之政縱使鈔法通行而民已不聊生矣乃詔蔬果等暫免納鈔　九月壬戌免蘇松常揚杭嘉湖七府漕糧凡二百餘萬石別運淮徐臨德四倉糧以補之　福建官臺山民作亂時練綱爲巡按御史捕其渠魁而釋其脅從遂與諸司忤福建按察使楊珏劾綱縱盜而廷臣當事者亦多忌綱名還謫邠州判官　冬十月庚辰命副都御史劉廣衡巡撫浙江福建專司討賊事　十一月戊午罷蘇松常鎭四府織造採辦　十

二月免南畿浙江被災稅粮　是月御史黃溥等劾給事中林聰聰以敢言著自劾何文淵等後諸司皆凛凛而吏部尤甚凡聰所言無不奉行者內閣及諸御史亦並以聰好論建弗善也先是御史白仲賢以久次擢廣東按察使聰言仲賢奔兢不當超擢乃改鎮江知府兵部主事吳誠夤緣得吏部聰亦劾之遂改工部至是聰甥陳和爲教官欲得近地便養聰爲言于吏部于是溥等遂劾聰專選法挾制吏部並訐其前劾仲賢爲私其鄉人參政方員欲奪仲賢官予之與吳誠有怨輒劾誠因並劾尚書王直阿聰不舉發章下廷議大學士王文尤惡聰文致其罪欲論斬尚書高穀胡濙不肯署穀上書論救濙稱疾數日不朝上遣中官興安問疾濙曰老臣本無疾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上亦自知聰遂得釋左遷國子監學正　是冬前南京御史尚褫因災異上書陳數事中言忠直之士冒死陳言而執政者格以條例輕則報罷重則中傷是言路雖開猶未開也釋教盛行煽誘聾俗由掌邦禮者畏中官勢以此度僧日益多宜盡勒歸農以省冗費章下禮部時褫以劾周銓同下獄尋論謫至是疏既下尚書胡濙惡其刺已遂格不行量移豐城知縣浙閩之亂尚書孫原貞兼填兩省其年冬疏言四方屯軍宜簡精銳實伍餘悉歸農以省冗食今歲漕數百萬石道路之費不貲如浙江粮軍兌運米石加耗米七斗民自運米石八斗其餘計水程遠近加耗是田不加多而征斂實倍欲民無困不可得也況今大倉無十數年之積脫遇水旱其何以濟宜量入爲出俟倉儲既裕漸減歲漕數而民困可蘇也又言臣昔官河南稽諸逃民籍凡二十餘萬戶悉轉徙南陽唐鄧襄樊間羣聚爲生安保其不爲盜宜及今年豐遣近臣循行督有司籍爲編戶給田業課農桑立社學鄉約義倉使敦本務業生計既定徐議賦役庶無它日患時不能盡用越十年鄖陽盜起果如原貞言　是歲額森爲知院阿喇所殺額森自立爲汗恃其強日益驕姿荒于酒色阿喇以已當遷太師求于額森額森不許阿喇怒額森亦忌阿喇欲討之恐不勝乃自遣其子守西番名阿喇二子從先鴆殺其次子阿喇懼詐言三衛盜馬請名還其長子合擊之額森先使賽堪達通（舊作賽刊大同）二王與俱臨行觴馬中送阿喇長子亦中鴆死阿喇憤甚紿二王前渡自在後勒部落兵三萬攻額森數其三罪曰漢兒血在汝身上托克托布哈王血在汝身上烏海梁血亦在汝身上天道好還血在我矣額森無以應約明日與戰退而與巴延特穆爾等議帳中有阿喇故部曲三人事額森久額森不之疑因共趨帳中拔所佩劍刺額森殺之並殺巴延等賽堪王聞變領七千人躡之既知額森死棄衆去爲其下所殺達通王領其人馬西奔踰年韃靼部長保喇（舊作孛來）復殺阿喇奪額森母妻并其玉璽求托克托布哈子穆爾格爾（舊作麻兒可兒）立之號小王子自是額森諸子分散衛喇特

遠良而保喇與其屬瑪拉噶(舊作毛里孩)等雄視部中韃靼勢復振云(攷異明史本紀系額森被殺于是年之末三編系之十月證之明史瓦剌傳言額森被殺在六年因遣貢率連並記耳若諸書所記謂額森被殺在天順間弇州北虜志系之天順四年皆因野史致誤明史三編據英宗實錄今從之仍依本紀書于四年之末)

明通鑑卷二十七

紀二十七(起旃蒙大淵獻盡彊圉赤奮若凡三年)

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泰六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戊午大祀南郊　是月以江淵爲工部尚書令視部事淵遂出閣時閣臣不相協而陳循王文尤刻私淵好議論每爲同官所抑意忽忽不樂會兵部尚書于謙以病在告詔推一人協理部事淵欲得之循等佯推淵而密令商輅草奏示以石兵江工四字淵在旁不知也比詔下調工部尚書石璞于兵部而以淵代璞淵大失望(攷異明史七卿表言淵以內閣起復誤也證之宰輔表淵丁母憂起復入閣在四年四月是年則以工部尚書視事出閣也今據本傳)　自是月癸酉至于丁丑凡五日雨大冰(攷異明史五行志不載三編書于是年正月目云自癸酉至丁丑凡五日據實錄也今從之)　二月壬午遣太監王誠同法司刑科錄囚時中外有囚有至十餘年者上以災變有是命由是得減免者甚衆刑部郎中夏時正言通番劫盜諸獄以待會讞淹引時月囚多瘦死請令所司斷決詔從之遂推行天下著爲令尋又命大理少卿李茂等錄南京浙江囚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辛巳敕戶兵二部及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撫按三司官條寬恤事及罷不急諸務　是月韃靼小王子穆爾格爾遣使貢馬駝禮部言迤北未有君長請量減賞賜詔從舊給之以慰其心(攷異諸書皆系韃靼貢馬于天順間今據三編改入是年四月據實錄也明史韃靼傳亦云六年遣貢)　五月畿內旱蝗蝻延蔓淮安揚州鳳陽皆大旱己巳上親禱雨于南郊　是月予太監王誠姪敏舒良弟玉張永兄琮郝義姪安王勤姪質俱世襲錦衣衛職　六月乙亥以宋儒朱子九世孫挺爲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挺世居福建建安縣之紫霞洲至是命主朱子祀挺爲人醇謹言動有則　癸未河決開封　閏月兩畿湖廣水遣官省視振䘏(攷異是年閏六月明史紀凡無事者不書月分故六年六月乙亥下即書七月乙亥又五行志兩書閏六月于景泰六年是閏在六月明鄭吾學編作閏五月誤也朱挺世襲傳氏明書系之閏六月三編改入六月又系振兩畿湖廣饑于閏六月皆據英宗實錄今從之)　秋七月乙亥徐有貞治沙灣決口成有貞至張秋上治河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淺滯運請亟塞決口上敕有貞如竑言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爲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詔從其言有貞乃踰濟汶沿衛沁循大河道濮范相度地形水勢上言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水勢既肆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

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馬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漕運由此阻然驟而堰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於是設渠以疏之起張秋金隄之首引而西南百里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北經澶淵以接河沁內倚古金隄以爲固外特梁山泊以爲泄又置上下二閘以節宣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築九堰以障之堰各長萬丈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至是工成凡役夫五萬八千有奇閱五百五十餘日賜其渠名曰廣濟自是河水不東衝沙灣而更北出以濟漕乃濬漕渠北至臨清南抵濟甯建閘于東昌者凡八用王景制水門法以平水道而山東之阿鄄曹鄆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水患亦息先是有貞倡河決宜疏不宜塞之議廷臣皆難之上遣中使就問有貞乃出二壺而穿其一爲五竅注水其中則五竅者先涸中使還白于上乃決用有貞策及工將竣江淵請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今泄口已合決隄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乃止自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有貞治之決口乃塞然亦會黃河趨徐呂東流之勢漸殺故有貞用是奏功云

辛巳刑科給事中徐正請間言事攷異徐正請間言事諸書皆言之五年證之明史廖莊傳言六年七月辛巳徐正請間言遣沂王之國事傳中紀日分者絕少此云辛巳蓋本之實錄今據之上亟召入乃言上皇臨御歲久沂王嘗位儲副天下臣民仰戴宜遷置所封之地以絕人望別選親王子育之宮中上驚愕大怒立叱出之欲正其罪慮駭衆乃命謫遠任已復得其淫穢事謫戍鐵嶺衛時上雖怒復儲議而于上皇未嘗不眷眷也無何有高平者謂城南樹木多恐生叵測請盡伐之從之值盛暑上皇嘗倚樹憩息至是見之大駭于是離間復行攷異明史廖莊傳但書諸書所記則並及御史木書云英宗復辟正平皆狀誅重修三編據之記于杖廖莊等目中然則是時從中離間之御史尚初狀誅與明史莊傳異今按高平爲御史史所不見故三編質實云高平里籍未詳今參核前後疑編天順元年五月書云御州千户盧忠太監高平伏誅證之明史宦官傳言上皇賜阮浪袋刀浪以醉瑤而竊之以告尚衣監高平令校尉李善上變據此則殺阮浪王瑤盧忠與高平同謀故天順也高平前一年謀殺王瑤等次年復請伐城南樹木兩事實一人野史不攷誤連徐正書之而以爲莊傳亦疑御史無高平故但書徐正事而删郤高平三編但書天順元年殺盧忠高平事亦未詳攷正言事下並書高平請伐南城樹木事爲後年誅正平等張本不書御史亦不書太監以示存疑餘俱詳攷證中

庚寅以南畿屢災及太白常晝見敕諸臣修省攷異明史本紀書七月庚寅以南京屢災敕羣臣修省三編則于七月書太白晝見考明史天文志是月不書太白晝于見事然三編所據皆實錄月日而明史志中言景泰間太白常晝見于三編目中語合今並記之官盛彔杜宥黃讓羅俊汪清等上言府庫之財不宜無故而予遊觀之事不宜非時而行曩以齋僧屢出帑金易米不知節風沐雨之邊卒趨事急公之貧民又何以濟之近聞造龍舟作燕室營繕日增嬉游不少非所以養聖躬也章綸鍾同直言見忤幽錮踰年非所以昭聖德也願罷桑門之供輟宴佚之娛止興作之役寬直臣之囚上得疏不懌下之

禮部部臣稱其忠愛上雖報聞意終不懌未幾詔都御史蕭維楨考察其屬遂希指罷黜敬等凡十六人時又有御史王鑑者嘗于左順門面斥中官非禮中官怒甚因考察屬維楨並去之維楨不可而止攷異倪敬等上書三編系于太白晝見之下蓋以災異應詔言事也證之明史敬傳書六年七月下言帝雖報聞意終不懌詔都御史蕭維楨考察罷黜御史凡十六人敬預焉明史稿書考察御史事于八月乙巳即維楨考察敬等事也今並系之七月下又十六人諸書作十二人　八月庚申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于廷並杖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獄時莊以母喪赴京關給勘合朝見東角門上憶莊前疏立命廷杖八十左右言事由鍾同等倡之上愈怒乃封巨挺今杖同綸于獄同竟死獄中綸長繫如故同永豐人父復以宣德中進士官修撰與劉球善球上封事約與俱復妻勸止之球聞之曰柰何謀及婦人遂獨上之竟死無何復亦病死妻深悔之每哭輒曰早知不祿曷若與劉君同死同幼聞母言即感奮思成父志嘗入吉安忠節祠見所祀歐陽修楊邦乂諸人嘆曰死不入此非夫也方復儲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爲者馬猶盤辟再四乃行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天順復辟贈大理左丞錄其子啟入監尋授咸寧知縣啟請父遺骸歸葬詔給舟車器賈成化中追謚恭愍從祀忠節祠與球聯位竟如同初志方同等下獄時有禮部郎孟玘者亦疏言復儲事竟不罪而進士楊集上書于謙曰奸人黃玹獻議易儲不過爲免死計耳公等遽成之公國家柱石獨不思所以善後乎今同等又下獄矣脫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爲有膽宜進一官處之乃以集知安州莊既杖謫定羌驛丞　是月濬京師城河備雨潦也　九月乙亥振蘇松饑民米麥凡一百餘萬石　冬十月戊午免陝西被災稅糧　十一月乙亥命南和伯方瑛爲平蠻將軍充總兵官討湖廣叛苗初廣通王徽煠既廢其党蒙能竄入苗中爲亂詐作妖書糾生苗三萬餘攻龍里新化銅鼓諸城能自稱蒙王官兵屢勦不能克瑛之名還也貴州巡撫蔣琳奏瑛前守貴州邊境苗蠻畏服乞遣還上不許至是湖廣苗叛復命瑛師京軍討之而使御史張鵬偵其後還奏瑛所過秋豪不犯上聞之大喜攷異明史本紀是年十二月但書方瑛討湖廣叛蠻而證之瑛傳及諸王傳則以廣通王廢後其党竄入苗中煽亂也三編據書于是年十一月目中今從之　十二月己巳免南畿被災稅糧　是歲南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江西湖廣府三十三州衛十五皆旱

七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己卯命兵部尚書石璞總督湖廣軍務與方瑛合討叛苗　壬午大祀南郊　二月庚申皇后杭氏崩甲子營壽陵　三月戊寅免雲南被災稅糧　辛巳天鼓鳴是夜無雲西南方有聲如雷　夏四月乙卯麓川思任發子思卜發遣使貢象馬方物奏稱臣父兄犯法時臣幼無知乞賜矜宥朝議許之賜敕誡諭並賚卜發錦幣及其使鈔幣有差　壬戌彗星北見于胃長二尺指西南　五月癸酉彗星漸長丈餘戊寅以星變及水旱災異敕

內外羣臣修省　戊子彗星西北見于柳長九尺餘掃軒轅星　辛卯以宋儒程頤十七世孫克仁周敦頤十二世孫冕俱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程氏世居嵩縣之六渾周氏本道州人周子葬母江州子孫因家廬山蓮花峯下至是命克仁冕子孫世奉祀事攷異明史本紀於六年六月記朱子裔孫梃世襲七年五月記朱子裔孫冕世襲證之明史儒林傳七年五月尚有程子裔孫克仁與冕同賜世襲下目云復以宋儒程頤十七代孫克仁周敦頤十二代孫冕俱爲五經博士世襲盖連兩年所賜世襲牽連並記故質實云克仁冕之授博士在景泰七年五月此据實錄也惟明史克仁傳書于景泰六年則因朱梃連及之故冕傳仍作七年　甲午彗星見于張長七尺餘掃太微北西南行　是月以福建僉事呂昌奏增祀黃幹蔡沈劉爚真德秀于朱子祠攷異呂昌奏宋儒黃幹等從祀朱子詞亦見三編六年質實中据實錄在是年五月今從之　初詔儒臣修寰宇通志至是成上之大學士高穀晉少保陳循以下皆加兼官商輅初擬進兵部尚書爲王文所抑乃兼太常寺卿贊善兼檢討錢溥擬陞諭德兼侍讀輅謂溥已越眾陞二級不宜復官兼官于是溥以諭德兼編修溥不悅作老秃婦傳以譏輅輅亦不與校也　六月彗星入太微垣長尺餘漸沒　庚申葬肅孝皇后　是月河決開封河南彰德田廬皆被淹沒大雨故也　秋七月兩畿山東河南自夏至秋大雨不止諸水竝溢高地丈餘是時山東河隄多壞惟徐有貞所築如故事竣還朝名見獎勞尋進左副都御史　以工匠蒯祥陸祥爲工部侍郎時營建數起工役繁興蒯以木匠陸以石匠俱援畢功例累擢太僕少卿至是遂爲卿貳仍命督工匠時稱匠官云

明鑑曰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蒯祥等木石之工耳列之卿貳可乎昔李輔國以閑廄小兒參決國事王叔文以弈棋待詔議政中書皆爲後世指摘然猶追論其出身之始也未有正當執役事上之日寵以顯位且即令督其所事若景泰之紕繆者其後嘉靖以雷維學爲工部尚書絕與此類重土木而輕官爵紊朝班而隳綱維奚以勵士大夫之品節哉

八月上以官多擾民敕吏部等議裁冗員于是省叅政三叅議二副使五僉事二同知以下一百五十餘員　是科順天鄉試翰林劉儼黃諫爲考官榜揭大學士陳循子瑛王文子倫皆被黜循等乃以私憾搆儼等劾其校閱不公請如洪武間治劉三吾等罪及重開科考試例蓋欲殺之也詔禮部會大學士高穀復閱取中之徐泰等有優于瑛倫者有相等者亦有不及者惟第六名林挺硃卷無評語亦無私弊應以疎忽論穀因言于上曰大臣子弟與寒士競進已不可況又不安于義命欲以此搆考官乎上欲兩全之九月賜瑛倫俱爲舉人准來年一體會試其巳中舉人惟黜林挺餘毋庸議于是六科給事中請論循文罪而張甯上疏謂宋范質爲相其從子求奏遷秩質作詩戒之韓億之子維舉進

士以父執政不就廷試方之陳循王文賢不肖何如也況應試者千八百有奇而中式者百三十五人倘一概援例于進豈不壞科目之制乎請治循等仍將瑛倫照不中發回原籍是時穀亦請致仕上慰留之卒曲宥循等不問文爲穀所引而自入閣後反與循比穀持正不阿屢爲循文所擠請解機務不許由是閣臣卒不相協而以論救林聰劉儼二事人皆右穀而病文云　詔追謚宋丞相文天祥曰忠烈侍郎謝枋得曰文節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韓雍之請也 攷異追謚文謝事見明史韓雍傳三編据實錄系之是年之九月今從之 雍代楊甯撫江西歲饑奏免秋糧劾奏甯王奠培不法事 奠培事見後卷蓋奠壏訐之也 時雍年甫三十赫然有才望其所規畫措置皆得士民心　冬十月癸卯振江西饑　十一月丁卯以監察御史陳述薦江西處士吳與弼詔巡撫都御史韓雍禮聘送京師與弼年十九見伊雒淵源圖慨然嚮慕遂罷舉子業盡讀四子五經及洛閩諸錄不下樓者數年家貧躬耕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己分少飲食教誨不倦正統之末御史涂謙撫州知府王宇山西僉事何自學先後薦俱不出嘗嘆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難矣至是述請禮聘俾侍經筵或備成均教士之選故有是命然與弼竟不至 攷異据明史儒林傳初聘吳與弼在景泰七年蓋聘而未至係陳述所薦若天順元年則石亨李賢薦也弇州攷誤以爲十一月丁卯今据之丁卯蓋是年十一月朔也　十二月己亥方瑛大破湖廣叛苗先是賊渠蒙能攻平溪衛都指揮鄭泰等擊却之能中火鎗死瑛遂進兵沅州連破鬼板等一百十餘寨遂與尚書石璞會兵于天柱　甲寅彗星復見于畢長五寸東南行漸長越九日沒 攷異是年四月彗見至六月沒見明史天文志三編据書之惟十二月甲寅彗星復見亦見天文志今据增 戊午振畿內山東河南水災竝蠲逋賦及本年被災稅糧　癸亥上不豫詔罷明年元旦朝賀　是歲湖廣浙江及南畿江西山西府十七旱以水災免天下稅糧計米麥二百四十五萬四千二百餘石

八年春正月丙寅朔上皇在南宮 攷異憲章錄皇史紀聞皆書天順元年不書景泰八年三編質實云景泰八年爲英宗天順元年按是年正月壬午英宗復辟丙戌改元天順今依朱子綱目書唐中宗及分注睿宗例大書景泰八年而以天順元年分注其下今按明代本年改元只英宗一人而其事又在正月壬午則十七日也今不没去景泰八年而書壬午英宗復辟之事于其下竝以天順元年與景泰八年同卷自正月丙戌改元爲始則月分日分明白易見惟据本紀景帝崩在二月故于天順元年二月癸丑書郕王薨蓋在廢後貶稱如親王例也今仍書帝崩于西宮而系于壬午之下云踰月癸丑帝崩于西宮以正其生前之名至天順元年二月則但書貶祭葬事而已　戊辰免江西被災稅糧　丁丑上輿病宿南郊齋宮　上疾日甚而儲位未定中外憂懼百官問安左順門太監興安出謂曰公等皆朝廷股肱耳目不能爲社稷計徒日日問安何益衆嘿然安之意蓋謂宜早請建儲也諸臣會于朝議請復立沂王爲太子惟大學士王文陳循議不合文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上意誰屬循不言學士蕭鎡曰沂王既退不可再也乃以早建元良請時都御史蕭維楨舉筆曰我請更一字乃更建爲擇笑曰吾帶亦欲更也己卯諸

臣疏進諭曰朕偶有寒疾十七日當早朝所請不允已而上將郊名武清侯石亨至榻前命攝行祀事亨見上疾甚退與都督張軏左都御史楊善及太監曹吉祥謀謂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軏吉祥善然之乃謀之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為徐元玉善奇策盍與圖之元玉有貞字也亨軏遂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軏曰已陰達之矣有貞曰必得審報乃可亨軏遂去辛巳王直胡濙于謙會諸大臣臺諫請復立沂王推商輅主草大畧謂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皇帝子孫疏成期以日暮奏未入而奪門之變起攷異明史本紀但書巳卯而辛巳再請惟見王直傳中言奏未上而奪門事起則壬午之前一日明矣諸書言奪門在十七日是年正月丙寅朔壬午十七日辛巳則十六日也奪門在十六日之夜故仍于辛巳下書之　是日夜石亨張軏與曹吉祥矯稱皇太后制復會有貞所軏曰報得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因密語定計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利不成門族禍歸人不歸鬼矣時方有邊警有貞豫令軏詭言備非常勒兵入大內亨掌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之既久復閉以遏外兵值天色晦冥軏等惶惑有貞趣行軏顧曰事濟否有貞大言曰必濟進薄南宮城城門錮毀牆入見上皇于燭下上皇問故眾俯伏合聲請登位乃麾兵士進舉皆驚戰莫能舉有貞率諸人助挽以行忽天色明霽星月開朗上皇顧問各以職官姓名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我太上皇也遂入至奉天門升座有貞等常服謁賀呼萬歲時以明日有旨視朝羣臣咸待漏闕下忽聞殿中呼譟聲方驚愕須臾鳴鐘鼓諸門畢啟有貞出號于眾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壬午上皇召諸臣入朝諭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方上皇復辟帝方病臥聞鐘聲問左右為誰既知為上皇連聲曰好好踰月癸丑帝崩于西宮

英宗睿皇帝後紀

天順元年春正月丙戌上告即位于宗廟陵寢詔大赦天下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詔中擴位幽閉之語皆徐有貞所撰也先是上即位即日命有貞以原官兼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明日加兵部尚書尋論奪門功封石亨忠國公張軏太平侯軏兄輗文安伯楊善興濟伯曹吉祥嗣子欽都督同知　丁亥殺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大學士王文籍其家先是廷臣會議請立沂王文與陳循懼忤景帝意遂易以請擇語一時內外譌傳謂文與中官王誠等謀召取襄世子及石亨等議迎復徐有貞恐其中變乃詭詞激亨曰于謙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曰上已知君謀將于十七日早朝執君亨大懼謀遂決有貞以南還及求薦事切齒于謙而亨總十營兵為謙所制不得逞亦銜之上甫復辟即日下謙

文于獄于是有貞與亨等嗾言官劾謙文謀迎外藩入繼大統命鞫于廷文抗辯曰召襄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詞氣俱壯謙笑曰亨等意耳辯何益都御史蕭維禎曰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遂文致其詞竟以意欲二字傳會成獄坐謀逆律當寘極刑奏上上猶豫未忍曰于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上意遂決時薛瑄方召至力言于上乃減一等斬于市文之死人皆知其冤徒以倡易儲議為時論所不與無惜之者（孜異弇州孜誤信天順日錄之語以為迎立襄王文實有是謀而史因追雪于謙遂竝王毅愍之謀掩之遂得與肅愍同贈謚謙初謚肅愍後不知迎立襄王直是莫須有三字明史文傳極稱其冤而所采天順日錄語有斟酌傳中言文之死人皆知其誣以素刻忮且迎駕復儲之議不協輿論敘冤死而民不思云云此論平允可謂良史之筆若王弇州譏其實有迎立之謀而反譏其易儲之不預未免是非顛倒）而謙以定社稷功為舉朝所嫉及奪門事起一時希旨取寵者又藉以為口實至有遂溪教諭吾豫奏請族謙竝誅其所薦舉文武大臣部議持之而止藉沒之日家無餘貲惟正室局鑰甚固啓視則上賜蟒衣劍器也臨刑入市陰霾四合天下冤之皇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嘆累日時有錦衣指揮多喇（鑑作朶兒）者本出曹吉祥部下以酒酹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抶之明日復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逵感謙忠義收遺骸殯之踰年謙壻千戶朱驥歸其喪葬之杭州逵故舉將才出李時勉門下者也　詔謫戍陳循江淵俞士悅于鐵嶺斥商輅蕭鎡等為民皆徐有貞主之也有貞即入閣欲盡攬事權遂佐石亨輩撼去諸閣臣循雖素有德于有貞亦弗恤也上之即位也至便殿復召高穀及輅入溫旨諭之命草復位詔亨密語輅赦文不須別具條欵輅曰舊制也不敢易亨不悅至是與有貞嗾言官劾循等朋奸遂竝及輅下之獄輅上書自辯言復儲疏在禮部可覆驗蓋王直等疏雖未上稿猶留禮部侍郎姚夔所故輅以此請而亨等持之遂不省淵既謫進工部侍郎趙榮為本部尚書　己丑復論奪門功封孫鏜懷寧伯董興海寧伯擢欽天監正湯序禮部右侍郎一時官舍旂軍晉級者凡三千餘人　辛卯以石亨言罷巡撫提督軍務亨在景帝時屢以文臣不宜節制武臣為言至是卒罷之時王竑巡撫江北遂改浙江參政亨與張軏曹吉祥輩復追論竑擊殺馬順事詔除名編管　江夏居半歲上于宮中得竑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感悟顧左右曰竑所奏多為朕也命遷河州尋遣官送歸田里勑有司善視之　壬辰榜于謙黨人示天下千戶白琦請之也方額森之寇京師也謙薦擢職方郎中吳寧為本部侍郎佐謙治軍事寇騎充斥寧立雨中指麾兵士從容鎮靜寇既退朝廷議仍召勤王兵寧曰令畿民猶日數驚相率南徙若再召外兵是益之驚也莫若告捷四方人心自定因具奏行之景泰改元以疾乞歸後不復出嘗為謙擇壻得朱驥驥以世襲武職謙頗輕之寧曰公它日當得其力後驥卒歸謙喪寧言果驗然驥卒坐謙姻親謫戍又有王偉者亦以謙薦擢兵部侍郎自以為謙所引恐

嫉謙者目已為朋附嘗密奏謙誤奠以自解景帝出其奏示謙謙叩頭謝退謂偉曰我有失君何不面規我乃至爾耶
偉大慙沮然竟坐謙黨罷歸越十餘年乃復官請毀白琦所鏤板遂告病歸榜中所示並中官王誠之黨及郕府舊僚
皆預焉甲午殺昌平侯楊俊初俊守永寧懷來聞額森欲奉上皇還密戒將士無輕納至是上復位張軏與俊不協言
于朝遂徵俊還下詔獄坐誅　是月以太常寺卿許彬大理寺卿薛瑄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攷異許彬
薛瑄入閣皆同時事明史稿記許彬入閣于壬午薛瑄入閣于甲申明史則統系之壬午下今並系之正月之末　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以老請致仕許之並賜金
帛給傳歸直在翰林二十餘年稽古代言編纂記注之事多出其手長吏部凡十四年年益高名德日益重上之還也
直最有力焉景帝易儲雖同受金幣之賜非其本意也請復沂王之疏雖未及上上亦雅知故不及于譴濙在禮部久
凡表賀祥瑞皆以官當首署名一時頗病其逢迎然立朝垂六十年節儉寬厚喜怒不形色易儲議起不免依違其間
而以屢請朝賀南宮不忘忠愛故上亦優容之二人既歸直年八十有四濙年八十有九皆得享歸田之樂以令名終
二月乙未朔廢景泰帝仍為郕王遷之西內尋貶所生母皇太后吳氏復為宣廟賢妃廢后汪氏復為郕王妃削孝
肅皇后杭氏謚號改懷獻太子為懷獻世子皆稱皇太后制行之時湯序請革除景泰年號不許　庚子大學士高穀
致仕穀見循文等皆誅竄遂謝病上以穀長者語廷臣曰穀在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帛襲衣給驛
舟以歸穀既去位杜門謝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悉不答越三年卒後贈太保謚文義　癸卯以吏部侍郎李賢兼翰
林學士內閣預機務時賢在吏部王直既去掌部事者為尚書王翺石亨惡之言于上曰翺老矣可令致仕翺聞之遂
上疏乞休許之亨語賢曰翺已休致君當代之矣賢曰朝廷不可無老成人況翺雖老精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安
敢當此重任于是亨復言于上遂留翺未幾賢復以徐有貞薦遂與有貞同預閣務　初上之北狩也廷議推舉將材尚
書于謙獨薦遼東指揮僉事范廣充左副總兵為石亨副積功累遷至總兵官督兵居庸關外及團營既立謙復薦廣
副亨提督團營軍馬而亨所為多不法其部曲復貪縱廣數以為言亨銜之譖罷廣止領毅勇一營廣又與張軏不相
能徒以謙在未發也及上復位亨軏等恃奪門功遂誣廣附于謙謀立外藩下之獄廣詞氣不屈卒搆以謀逆與謙同
罪遂斬于市廣性剛果每臨陳身先士卒未嘗敗衄一時諸將盡出其下以故為儕輩所忌謙與廣相繼死團營亦尋
罷　戊申廣西總兵官柳溥奏破廣西蠻先是潯州大藤峽山寇糾合荔浦等處賊劫掠縣治殺擄居民至是勦平之
尋召溥還　癸丑諡郕王喪葬悉依親王例毀所營壽陵葬之西山謚曰戾以其後宮唐氏等殉葬初欲并及汪后學

士李賢曰妃已幽廢兩女幼尤可憫乃止　戊午南和伯方瑛尚書石璞率左副總兵陳友等進擊湖廣天堂諸砦復大破之克砦二百七十禽僞侯以下一百二人捷聞召璞還瑛留塡貴州湖廣　壬戌免南畿被災稅糧　是月贈鍾同官同贈官賙前　釋章綸于獄召廖莊還擢綸禮部右侍郎莊大理左少卿上釋綸命内侍檢前疏不得内侍從旁誦數語上嗟嘆再三　召副都御史軒輗為刑部尚書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以議事至京師上顧侍臣曰九疇廉正人也時改蕭維禎于南京又以迎駕忤旨追奪李實職為民事見景泰元年乃留九疇為右都御史擢國子學正林總為僉都御史　贈少監阮浪命儒臣立碑記其事　王驥既致仕見石亨徐有貞等驟貴自謂復辟曾預謀而賞不及因上章自訟言臣子祥入南城為諸將所擠墮地幾死今論功不預疑有蔽之者上不得已乃官祥指揮僉事命驥仍兵部尚書亨數月致仕去　改張鳳于南京踰月以沈固代為戶部尚書　三月己巳復立沂王見深為皇太子封皇子見潾為德王見澍秀王見澤崇王見浚吉王初景帝將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憮然蓋帝所言者見濟而英所言今皇太子也或曰景帝之怒英以此汪后之諫易儲也太子雅知之至是請于上遷居舊王府盡攜宮中所有而出與太子母周貴妃相得甚歡歲時入宮叙家人禮性剛執一日上憶有繫腰玉玲瓏索之太監劉桓言在汪妃所命往取妃投諸井對使者曰無之已而告人曰七年天子不堪消受此數片玉耶後有言妃出所攜巨萬計上命檢取之立盡攷異按金英東宮生日之語弇州攷辨之謂英以景泰元年上怒英發其結黨市恩及縱家人中鹽事遂下獄論斬詔禁錮英家幾籍矣豈東宮生日之語在英未下獄之前耶或景帝之怨由此但其時帝方即位殊未萌易儲之念不應有東宮之說英之赦出必在三年間當時儲未已定帝何必復言東宮生日英上在危疑間豈敢作此對日按景帝監國憲宗方三歲而證之懷獻太子傳見濟似長于憲宗故景泰三年立為太子四年二月冠明制太子冠在十五歲又蚤者十二歲然則景帝監國見濟已離就傳之年不遠金英生日之對必係改元前後事弇州未核前後一詳攷耳今彙叙於立憲宗為太子之下餘詳攷證中　癸酉封徐有貞武功伯方有貞以錄奪門功入閣加尚書意猶未慊語石亨曰願得冠側注從兄後至是亨為言于上遂得封太監興安見有貞等俱邀封賞言于上曰當日若附和南遷不知置陛下于何地又安有奪門功耶上嘿然時上以謀外藩事盡磔景帝所用太監王誠舒良等于是給事御史爭劾安預逆謀宜同罪上宥之是時中官坐誅者甚衆安僅免云　乙亥大賚文武軍民　庚辰賜黎淳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上之北狩也巴延特穆爾敬護尤至心感之至是復位即遣都督馬政等使迤北賜巴延妻金幣韃靼保喇遮政等執之遣使入賀且請獻玉璽勑之曰璽已非真即真亦秦不祥物獻否惟爾但勿留我使以速爾禍保喇不受命遂寇延綏都督李懋等敗沒事聞上命忠國公石亨為征虜副將軍討之時石彪召還復以為游擊將軍帥兵備大同　丁亥振山東饑民　是月

下大同巡撫年富于獄初富以景泰二年撫大同提督軍務經喪敗之後法弛弊滋富一意拊循奏免秋糧罷諸州縣稅課局停太原民轉餉大同武清侯石亨等令家人領官庫銀帛糴米入邊多所乾沒富首請按治詔宥亨等抵家人罪亨所遣卒越關抵大同富復劾亨專擅亨輸罪已又劾參將石彪罪彪銜之至是富以罷巡撫歸未幾彪傳前憾遂劾富亨左右之下富詔獄上以問學士李賢賢稱富能祛弊上曰此必彪為富抑不得逞其私耳賢曰誠如聖論宜早雪之上乃諭錦衣衛門達從公鞫實事果無驗尋釋之令致仕去　初袁彬從上在迪北周旋左右寒暑飲食未嘗一刻離一年之間上視彬猶骨肉也及從上還景帝僅授彬錦衣試百戶至是上復辟擢指揮僉事尋進同知上眷彬甚所奏請無不從內閣商輅既罷彬乞得其居第既又以湫隘乞官為別建上亦報從彬娶妻命外戚貴人主之賜予優渥時召入曲宴敘患難時事歡洽如曩時哈銘亦以舊恩擢千戶賜姓楊　夏四月甲午朔以災異數見齊戒露禱于上帝竝命廷臣條軍民利病以聞是時北畿山東竝饑發塋墓斫道樹殆盡父子或相食上甚憂之命侍郎周瑄振北畿僉都御史林聰振山東上恐巡歷不能周徧復遣侍郎黃仕儁繼往聰屢請發帑徐有貞曰發帑振濟徒為里書乾沒耳李賢曰慮乾沒而不貸坐視民困是因噎廢食也上卒從賢言　乙未免浙江被災稅糧凡五百四萬有奇　丁酉方瑛討蒙能餘黨凡克銅鼓藕洞一百九十五砦草洞上隆諸苗震慴各斬其渠來獻　丁未錄囚　乙卯保喇寇寧夏參將种興戰死　是月襄王瞻墡來朝考異明史本紀不載而于天順四年四月壬子書其來朝證之諸王傳王以元年來再朝本紀不書元年之朝蓋漏脫耳三編據實錄增入今從之王在諸藩中最長且賢方上北狩時眾望頗屬之皇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名景帝未立時王上書請立皇長子令郕王監國募勇智士迎車駕踰年上還京師居南內王又上書景帝謂宜朝夕問安率羣臣朔望朝見及上復辟石亨等誣于謙王文以迎立襄王為詞上頗疑王久之從宮中得王所上二書復檢襄國金符仍在太后閣中乃賜書名王比二書于金縢至是王入朝禮待優隆一日宴便殿避席請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概賢以誣逮詔獄願皇上加意上立出槩命為大理卿詔設襄陽護衛命有司為王營壽藏及歸上親送至午門握手而泣別王逡巡再拜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省刑薄斂上拱謝曰敬受教目送王出端門乃還　何文淵卒文淵已致仕上即位削前所兼官而是時有謂景帝易儲詔中父有天下傳之子語出文淵或傳朝命逮捕文淵懼而自縊時文淵子喬新官南京禮部主事奔喪歸里里人故侍郎揭稽嘗受業文淵而與喬新兄弟不協遂奏文淵之死實諸子迫之自經又逼嫁父所愛妾喬新亦訐稽為巡撫時嘗薦黃竑且代草易儲疏皆被逮比對簿文淵妾斷指為諸郎

訟寃獄得少解上亦以事經赦後釋不問孜異通紀紀聞皆系之三月據弇州孜誤謂文淵以四月卒今從之惟文淵自盡據弇州言卒後為人所奏差官驗之果然證之何喬新傳當時揭稽奏文淵乃諸子逼之自經野史遂沿其誤啟棺復驗即此案訐訟之顛末也今據喬新傳　五月辛未命安遠侯柳溥備邊宣府大同時寇遣千騎屯大同邊外窺偏頭關命溥會石亨等合擊之　丙戌彗星見于危芒長五寸指西南　初景帝不豫建臣請立東宮不許御史楊瑄與同官錢璡樊英等約疏爭會奪門事起乃已及是瑄印馬畿內至河間民遮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並列二人怙寵專權狀上以語閣臣李賢徐有貞曰真御史也遂遣官按覈而令吏部識瑄名將擢用吉祥聞之懼訴于上請罪之不許會星變掌道御史張鵬周斌等將劾亨吉祥諸違法事約十三道交章論奏先一日亨西征方歸給事中王鉉遂洩之于亨亨與吉祥泣訴于上誣鵬為已誅內監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為永報讐明日疏入上大怒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名諸御史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語上詰之曰彼率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云冒濫斌曰此輩皆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冒濫而何上嘿然竟下瑄鵬及諸御史于獄　是月磔太監高平及千戶盧忠坐阮浪王瑤獄也語捕黃玹徐正玹聞自殺命發棺僇其尸玹子震亦為都督韓雍捕誅之正亦伏誅孜異明史廖莊傳記徐正事則云英宗復辟于謙王文以謀立外藩誅死其事遂不白云據此則正以被謫後免誅也然明人紀載皆云徐正高平皆以英宗復辟伏誅弇州孜誤多據國史以糾野史而于記何文淵自經一事云文淵以天順元年四月卒黃玹徐正以五月伏誅則弇州固有據矣三編類書于六年杖廖莊日中亦云正平皆伏誅三編所記多據實錄與弇州所據國史合今並磔高平盧忠彙書之　六月癸巳朔彗星見室長丈餘由尾至東壁犯天大將軍卷舌第三星井宿水位南第二星　甲午下右都御史耿九疇左副都御史羅綺于錦衣衛獄時楊瑄等下吏榜掠詰主使者無所引于是石亨等以為九疇綺實主使之遂並坐九疇既罷以刑部侍郎馬昂代為都御史尋出撫山西踰月復以副都御史寇深為都御史　己亥下徐有貞李賢于錦衣衛獄初有貞既譖黜諸閣臣得盡攬事權中外側目而有貞愈益發舒進見無時初為曹石所引既得志則思自異于曹石又陰窺上于二人不能無厭色乃稍稍裁抑之且微言其貪橫狀上亦為之動楊瑄之劾亨吉祥也上以問有貞及李賢皆對如瑄奏遂語獎瑄亨吉祥大怨恨日夜謀搆有貞上方眷有貞時屏人密語吉祥令小豎竊聽得之故泄之于上上驚問曰安所受此語對曰受之有貞且曰某日語某事外間無弗聞上由是始疏有貞會張鵬等獄起亨吉祥謂內閣實主之遂並及賢至是同至上前具陳迎駕奪門功因訴曰今內閣專權欲先除臣等不然諸御史安敢爾相與悲哭不已上心動乃諭言官劾有貞賢圖擅威權排斥勳舊遂並下獄于是瑄及鵬皆論死餘遣戍亨等復譖諸言官上諭吏部簡給事御史年踰三十者留之一時給事中何玘御史吳禎等凡三十六人皆

調外臺諫爲之一空（攷異三編質實云給事御史調外三十六人按明史楊瑄給事中何不調皆玘等十三人爲州判官御史吳禎等二十三人爲知縣尋以災變得復原詔）是日大風震雷拔
木發屋須臾大雨雹壞奉天門鴟吻上敕羣臣修省而亨吉祥家大木俱折二人亦懼欽天監正湯序本亨黨亦言上天
示警宜恤刑獄于是上感悟獄得稍稍解庚子徐有貞李賢等皆出獄謫有貞廣東參政賢福建參政九疇江西布政
使綺廣西參政楊瑄張鵬免死戍遼東十三道御史自鵬外周斌盛顒費廣張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邵銅
鄭冕閻復凡十二人皆謫知縣其前請調外之何玘吳禎等皆令復職　以通政司參議兼侍講呂原入閣預機務學
晉學士原內端外和石亨曹吉祥等皆敬之一日原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爲先生易之原不答　壬寅以禮部侍郎兼
學士薛瑄致仕瑄在內閣數月見曹石用事嘆曰君子見幾而作甯俟終日遂以老乞休去　薛瑄既去上謀代者尚
書王翺薦翰林修撰岳正名見文華殿正長身美鬚髯上遙見色喜既入上問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上
連稱善曰爾巂縣人年正強仕又吾所取士今用爾內閣其盡力輔朕正頓首受命趨出石亨張軏遇之左順門愕然
曰何自至此比入上曰朕今日自擇一閣臣問爲誰以正告兩人陽賀上曰但官小耳當與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兩人
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上嘿然癸卯命正以原官入閣預機務　李賢謫外未行上謂尚書王翺曰賢非有
貞比宜可用翺亦薦之請以爲南京吏部蓋欲使之遠亨等也上曰宜留之左右甲辰復賢吏部侍郎　乙巳巡撫貴
州副都御史蔣琳坐于謙黨棄市　是月游擊將軍石彪備大同與參將張鵬等哨磨兒山遇寇千餘騎來襲彪率壯
士衝擊斬巴圖王（舊作把禿）以下百二十人追至三山墩又斬七十二人捷聞時寇勢日熾石亨無功而還上憂形于色恭
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寇至此上爲默然瑾永誠之孫克忠子也　秋七月乙丑復下徐有貞于獄有貞
既出而石亨等憾未已而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指斥乘輿因奏有貞怨望使其客馬士權者爲之遂追執有貞于通
州並士權下詔獄時錦衣衞都指揮門達承亨等意痛加榜治士權瀕死者數四終無所言　丙寅夜承天門災丁卯
上躬禱于南郊戊辰下詔罪已敕羣臣修省　庚午復命李賢入閣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石亨知上嚮用賢怒
然無可如何乃佯與交懽賢亦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上益親賢顧問無虛日保喇近塞獵亨言傳國璽在彼可掩而
取上色動賢言釁不可啟璽不足寶事遂寢亨益惡之上亦厭亨吉祥驕橫屏人語賢曰此輩干政四方奏事者先造
其門爲之奈何賢曰陛下惟獨斷則趨附者自息上曰不用其言能毋怫然賢曰願陛下制之以漸然是時亨等勢猶
熾賢亦有所顧忌不敢盡言　出內閣許彬爲南京禮部侍郎彬性坦率門下多浮薄士及輔政欲謝客客競騰謗且

為石亨所忌竟不安其位甫行復貶陝西參政旋乞休去　辛未石亨曹吉祥搆修撰岳正謫為欽州同知正負氣敢言驟蒙上遇益感激思自效或為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使正撰榜格正與呂原入見曰為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上是其言遂不問石彪遣使獻大同之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林木間正披地圖詰之曰此地皆沙漠汝梟置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恣甚正言二人權太重恐久不可制臣請以計安之上許焉正出見吉祥曰忠國公常令杜清來此何為者吉祥曰辱石公愛致誠款耳正曰不然彼使伺公所為耳因勸吉祥辭兵柄復詣亨諭令自戢亨吉祥揣知正意因詣上免冠泣請死上內愧慰諭之召正責漏言正對曰臣觀二家必以謀叛滅門欲全上恩故令其自為計耳二人聞之益怒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罪己詔因歷數弊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搆蜚語謂正賣直訕上　上怒故有是謫于時正在閣僅二十八日耳初陳汝言以附亨等謀奪門亨薦之遂代王驥為兵部尚書益相比為姦正以災異極言亨將謀不軌陳汝言以附亨亟去上不省至是正謫外道郭縣以母老留旬日汝言令巡校言狀且言正嘗奪公主田尋逮正繫詔獄杖百戍肅州行至涿夜宿傳舍手拳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醉卒酒脫正拳刲其中且厚賂卒乃得至戍所云

癸酉以災告肆赦時徐有貞在獄亨等慮赦後將釋乃言于上曰有貞自撰武功伯券詞云纘禹成功又自擇封邑武功禹受禪為帝武功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上出以示法司命鞫于廷馬士權大呼曰豈有自撰誥劵露其逆謀理邪及獄具刑部侍郎劉廣衡等奏有貞詐為制文竊弄國柄罪當棄市上以犯在赦前免死癸未放有貞于金齒有貞出獄拊士權背曰子義士也他日一女相託後有貞自金齒歸士權往候之竟不及婚事士權辭去終身不言其事人以是薄有貞而益重士權云　戊子以平苗功晉方瑛南和侯陳友武平伯又論大同功封石彪定遠伯　辛卯大賚諸邊軍士　是月刑部尚書軒輗致仕輗在刑部數月見曹石怙權侵官乃引疾乞歸上召見問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行李僅一簏乃卿耶輗頓首謝上猶欲用之知不可強乃賜白金慰遣歸踰月以刑部侍郎劉廣衡進尚書代之楊瑄張鵬既謫戍行至半道遇赦還或謂瑄等宜詣曹石謝二人卒不往遂復謫南丹　八月甲午以彗星頻月見至是尚有餘芒乃躬禱于上帝　九月甲子以太常少卿彭時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時以請終制忤景帝指遂不用至是徐有貞得罪許彬岳正相繼罷上坐文華殿召見時曰汝非朕所擢狀元乎時頓首明日遂復入閣自三楊後閣臣進退禮甚輕惟時與岳正二人為上所親擢者而上方嚮用李賢數召獨對賢雅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

呈失色賢初小特久亦服其諒直曰彭公真君子也　上復位欲倣先朝故事出廷臣為知府是月以御史林鶚為鎮江知府河東運判楊浩為順德知府陛辭名見文華殿諭所以擢用意賜燕及道里費鶚以邑子林挺預薦陳循等疑鶚有私遣挺考訊久之事得白鶚感上遇益任事知舉廢治甚有聲浩以諫止景帝幸隆福寺名震京師至是遂被擢用　冬十月丁酉賜王振祭葬立祠初振既族誅有言其在衛喇特為敵用者上大怒謂振之死難朕所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或曰土木之難振持上側有護衛樊忠者從帝旁以所持箠箠死振曰臣為天下殺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然振之死于土木上猶追念不已復其官刻香木為振形招魂以葬建祠祀之賜額曰旌忠　壬寅徵江西處士吳與弼時石亨擅權欲引賢者為己重乃謀于閣臣李賢屬草疏薦之上乃命賢草敕加束帛遣行人曹隆齎禮幣往聘與弼以朝廷厚意當赴闕謝恩遂行　丙辰釋建庶人文圭初文圭被幽方二歲至是五十七歲矣上復位念其無罪久繫欲釋之以問學士李賢賢對曰此堯舜之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上意遂決即日白皇太后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乃遣中官牛玉至鳳陽造房屋出文圭及其庶母以下家屬五六十人皆安置鳳陽聽婚娶出入自便給閽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文圭初出見牛馬亦不識未幾卒是月己亥彗星復見于西長五寸餘指北犯角北星及平道東星　十一月甲戌廣西田州苗叛叛目呂趙偽稱敵國大將軍張旂幟鳴鉦鼓率眾刼掠南丹州又據向武州時武進伯朱瑛填廣西以聞詔英會思恩府土官岑瑛討之　己丑免山東被災稅糧

十二月壬辰復論奪門功封曹吉祥養子欽為昭武伯時吉祥以司禮監總督三大營又請官其從子鉉鐸鏞等皆為都督門下廝養冒官者多至千百人　辛丑保喇寇甘涼命安遠侯柳溥佩平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帥都督過興都督同知雷通備邊禦之又命宣城伯衛穎為平羌將軍鎮甘肅　上為石亨營第宅是冬上一日登翔鳳樓見其新第極偉麗顧問公順侯吳瑾曰此何人居瑾佯對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因顧內臣言亨之橫無人敢發其奸者由是益銜之

明通鑑卷二十八

紀二十八起著雍攝提格盡重光大荒落凡四年

英宗睿皇帝後紀

天順二年春正月辛酉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考異通紀系汝言下獄于元年之冬蓋以其贓敗事發牽連並誌耳明史本紀系之二年正月辛酉證之七卿年表同今據之汝

言以諂附石亨，破為會子謙，誅王驥管部事數月解任，乃以汝言代之。至是以贓敗，籍其家財物累巨萬。上召亨等入視，慨然曰：「于謙被遇景泰朝，死無餘貲；汝言未一年，何多也！」亨俛首不能對。汝言尋伏誅。初，謙既死，皇太后始知之，嗟歎累日。徐為上言謙匡濟國難之功及迎立外藩之誣，上亦悔之，至是始益悟謙冤，而惡亨等。　乙丑，享太廟。　甲戌，大祀南郊。　己卯，上皇太后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先是，上郊天後，顧謂學士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依前代尊上徽號何如？」賢頓首曰：「陛下舉此，莫大之孝也。」即命賢擬徽號進，詔告天下。初，天順改元，太后兄繼宗以奪門功進侯爵，諸弟皆官都指揮僉事者，俱改錦衣衛，尋又命繼宗督五軍營戎務，兼掌都督府事。左右又有為其弟紹宗求官者，上召李賢謂曰：「孫氏一門長封侯，次皆顯秩，子孫二十餘人悉得官，足矣。今又請，以為慰太后心，不知初官其子弟時，請于太后，累請始允，不懌者累日，曰：『何功于國，濫授其秩？物甚必衰，一旦有罪，吾不能庇矣。』太后意固如此。」賢稽首頌太后盛德，因從容言：「祖宗以來，外戚不典軍政。」上曰：「初，內侍言京營軍非皇舅無可屬，太后至今實悔之。」賢曰：「侯幸謹，但從此不得為故事耳。」上曰：「然。」已而錦衣逯杲奏英國公張懋、太平侯張瑾及繼宗、紹宗並侵官地立私莊，命各首實，宥其罪，還其地于官。　辛巳，頒優老之政。　是月，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命李賢擬講讀官進，並詢以先讀何書，賢以尚書、大學對。　初，景泰間京師崇信佛教，每三年度僧數萬。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之濫？」敕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著為令。　二月戊申，開雲南、福建、浙江銀場。司禮太監福安請之也。安奏雲南、福建、浙江等處舊有銀礦，採辦煎銷，上納京庫，近年或採或止，今國用不足，宜如舊制遣官開場煎辦。又請于雲南等處令遣內官收買黃金、珍珠、寶石，從之。　是月，保喇寇涼州，柳溥畏懦不出，官軍敗績。　改馬昂為兵部尚書。　閏月己巳，日無光，旋赤如赭。　己卯，詔瘞土木暴骸。　是月，籍前副都御史羅綺。綺自上年下獄，謫為廣東參政，未赴。至是，其鄉人告綺在家，有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與綺言天子仍寵宦官，刻香木為王振形，事相與訕笑，以為朝廷失政，致吾輩降黜。上聞奏大怒，詔捕綺下吏，坐死，籍其家，陳所籍財賄于文華門示眾，家屬戍邊，婦女發浣衣局。（考異：羅綺以居家訕笑朝政下吏事，諸書皆不載，証之明史本傳，特書于下獄之明年閏二月，今據增。）　三月，張軏卒。軏以奪門功封侯，納賄亂政，亞于石亨。于謙、王文、范廣之死，軏有力焉。或曰：廣既死，軏一日遇諸塗，驚為拱揖狀，聞之左右曰：「范廣過也。」歸家發病死。（考異：諸書係之是年二月，書張賜卒，而以為軏之更名。弇州攷誤辨之，為軏為河間王第四子，英宗每呼之為張四，世遂誤四為賜耳。按明史，軏並無更名事，今仍據傳書之。）　夏四月乙丑，皇太子出閣講讀。上語廷臣曰：「東宮講讀宜在文華殿，朕欲移居武英殿，但早晚見太后不便。」乃以左廊居東宮。　辛未，復設巡撫官。先是，上語李

賢曰朕初復位奉迎諸人皆以廵撫官不便一旦革去軍官縱肆士卒疲弛文武官不相制之過也宜爲朕舉才能者復任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需人最急上令賢與王翺馬昂等議乃以太僕卿程信之遼東山東布政王宇之宣府僉都御史李秉之大同監察御史徐瑄之延綏山西布政陳翼之寧夏陝西布政芮釗之甘肅仍以京官廵撫地方如舊制尋又召前山西叅政葉盛至京擢僉都御史廵撫廣東盛己終制不允　是月吏部侍郎孫宏聞喪宏以知縣考滿赴京爲石亨鄉里營求京官又以奉迎有功擢工部侍郎即調吏部上頗鄙其人而以亨故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召李賢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衡侍郎即尚書之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卿以爲誰可賢薦鄒幹姚夔吏稱夔表裡相稱有大臣量乃以夔爲吏部侍郎攷異夔任吏侍據傳在天順二年證之天順日錄爲二年四月紀聞夔與陸瑜任刑尚同列之三年證之七卿表瑜亦以四年十月任刑尚非三年也今分書之　五月處士吳與弼至京師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何職對曰今東宮講讀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授以宮僚爲宜上曰然壬寅召與弼入見即日召吏部授爲左諭德與弼辭曰臣草茅賤士本無高行陛下采聽虛聲又不幸有犬馬疾匍匐京師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堪供職上曰宮僚優閑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官送館次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時上眷良厚而與弼疏辭再三不許乃請以白衣就邸舍假讀祕閣書上曰欲觀祕書宜勉受職令賢諭意與弼留京師二月遂以疾篤請賢復叩其所以不受之故謂敕書崇重聘以伊傳禮意當大用而以宮僚無事處不得即行其志故不受賢爲言于上請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曠舉上言之賜敕慰勞賚以銀幣復遣行人送還令有司月給米二石與弼歸表謝陳崇聖志廣聖學等事攷異康齋辭宮僚遣歸事明史儒林傳多據天順日錄而錄中亦無貶語但言其以授職宮僚未能侍以伊傅之禮以爲固執而已薛氏憲章錄則指其跋石亨族譜及與弟訟訟因首公庭事皆本之尹直瑣綴錄黃氏疑其不實今悉刪之　是月嚴自宮之禁初石亨等收留自宮之人至是乃自首其大名等府金吾等衛軍民人等皆相繼自首乃詔凡自宮自首者皆宥其罪發南海子種蔬　六月己卯雷震大祀殿鴟吻　秋七月癸卯授定遠伯石彪爲平羌將軍充總兵官禦寇寧夏彪先偕高陽伯李文赴延綏備邊尋以疾召還遂有是命　八月戊辰保刺寇鎮番　是月詔修一統志諭李賢彭時等曰朕欲覽天下輿圖之廣我太祖太宗嘗召儒臣纂輯未竟厥緒景泰間雖有成書繁簡失當卿等尚折衷精要繼成初志于是命賢等爲總裁官書成凡九十卷　九月右副都御史林聰奉詔捕江淮鹽盜以便宜擒僇渠魁數人餘悉解散並奏籍指揮之受盜賄者未幾以母憂起復再辭不許　冬十月己未太白晝見　甲子上校獵南海子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以次馳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酒饌吏以所獲分賜侍臣一時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上不許因請乃曰不許擾害州縣及出所

獲獐鹿兔雉多出州縣斂之民間遣人預進上令人咨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俟其歸各杖而黜之　壬午命武平伯陳友爲征吏將軍充總兵官勦寇甯夏　是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上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多倚錦衣官校爲耳目由是指揮門達逯杲俱得幸而杲更强鷙上尤委任之杲遣校尉偵事四出所至官吏震恐多進賂佼貨賄以求免雖親藩亦然無賄者輒破逮每逮一人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横無所忌賢請輒還上不許于是其勢益張　刑部尚書劉廣衡罷擢布政使陸瑜代之　十一月甲寅免山東濟南東昌兖州青州四府被災稅糧凡五十餘萬一千三百餘石　是月罷冬至宴上謂李賢曰節固當宴但殺牲畜太多尚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對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于正旦亦或不宴唯慶成一旦歲以爲常攷異罷冬至宴諸書皆不載憲章錄係之十一月蓋本天順日錄也今從之　保喇寇延綏時楊信充總兵官塡延綏都督僉事張欽副之禦敵于青陽溝大捷欽復敗之于野馬澗等處捷聞封信彰武伯欽都督同知塡守如故攷異諸書多記楊信敗北寇于明年正月證之明史本傳言封彰武伯在二年以青陽溝之捷也憲章錄但記張欽破寇事法傳錄並係之是年十一月惟青陽溝作柴溝今據明史本傳　十二月戊午柳溥以失律罷歸　是冬令百官祈雪　是歲日本王源義政以前使臣獲罪天曹欲入貢謝罪不敢自達乃以書朝鮮令轉請之詔令擇老成識大體者充使而倭仍不時入寇貢使亦不至

三年春正月甲申朔有大星如蛇入危宿　乙未大祀南郊　甲辰保喇復犯安邊營總兵官石彪楊信擊敗之先是保喇屢犯甯夏延綏等處皆敗之至是復以二萬騎入寇彪與信連戰皆捷斬其平章郭勒齊舊作鬼力赤此又一人追出塞轉戰六十餘里復大敗之生擒四十餘人斬首五百餘級獲馬駝牛羊二萬餘爲西北戰功第一都督僉事周賢都指揮李鑑俱沒于陣　是月晦兩廣猺賊起慶遠同知葉禎募健兒與戰生縶其酋其黨憤悉眾攻城禎子公榮戰不克死之禎自帥三百人趨赴道遇賊山下鏖戰手刃一賊身被數鎗與從子官慶及三百人俱殲焉嶺南無雪是夜大雷電雪深尺許賊解圍去諸村寨獲全事聞贈廣西參議命守臣立廟祀之攷異葉禎事見明史本傳而諸書皆不載今按傳記其事特大書云時天順三年正月晦也又記是夜嶺南大雪事不知三編何以失之今据增　二月丁卯遣御史呂洪同內官往廣東雷州廉州採珠從太監福安奏也　是月上幸太監曹吉祥宅吉祥以奪門功得上寵至是邀上幸其宅時有百戶李成者善譎稱沙狐狸隨迯北有功擅入內府求陞職上怒命錦衣衛鞫之指揮僉事哈銘與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此又一人謀脫成罪伺上幸吉祥宅乃報額森特穆爾先期往候比至奏言成有功乞宥之上問知事由哈銘復命錦衣衛監禁久之錄奏罪囚乃降銘千戶調發貴州衛差操　夏四月壬子

巡撫兩廣僉都御史葉盛大破瀧水猺生禽猺鳳弟吉時兩廣盜蠭起所至破城殺將諸將怯不敢戰率殺平民冒功民之從賊者益衆盛以蠻出沒不常請自今攻刦城池者始以聞餘止類奏疏上兵部駁不行　己巳南和侯方瑛平貴州苗初東苗干把豬等僭號稱王攻都勻等衞詔瑛與贊理軍務都御史白圭合川湖雲貴軍四道擊之瑛圭兵進青崖總兵李貴進牛皮箐叅將劉玉進谷種叅將李震進鬼山所向皆捷至是合兵攻石門山賊退踞六美山翁受河諸軍大進生擒干把豬送京師磔之凡先後克六百餘砦邊方悉定　石彪以安邊功進爵為侯彪本以戰功起家不藉父兄蔭然一門二公侯勢盛而驕多行不義馴至于敗（考異明書系石彪下獄于正月憲章錄系之二月皆誤也証之功臣年表彪以四月己巳進封侯蓋以正月安邊之捷也是時彪雖以功進爵而與亨內外握兵柄上已疑之故設以封侯名還使奉朝請非逮也彪之下獄在是年之八月誅在明年二月明史本紀所記亨彪前後事証之弇州史乘攷誤所據國史其年月日悉符今據之）　五月庚子詔都督劉深充總兵官會兩廣守臣討廣西流賊（考異此據明史稿增惟本紀敘于四月己巳夏四月無庚子蓋脫五月字）　六月辛酉復命巡撫官以八月朞京師議事尋諭戶部移文各巡撫以地遠近分年赴京著為令　秋七月召石彪還彪與石亨內外為援上頗疑之欲以封爵使奉朝請而彪謀塡大同令千戶楊斌等保奏上覺其詐收斌等拷訊得實趣彪疾馳入京　八月庚戌下石彪錦衣衞獄令門達鞫之得其繡蟒龍衣及違式寢牀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並逮其黨七十六人彪事既發言官將于朝班劾之有泄于彪者上聞之大怒己未禁文武大臣往來其給事御史及錦衣官不得與文武大臣交通違者依洪武間錢榜例治罪　乙亥免湖廣被災秋糧　是秋建安老人賀煬上書論時事言今銓授縣令多年老監生洎滿九載年已七十苟且貪汚何以為治宜擇年富有才能者其下僚及山林抱德之士亦當推舉又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鎔士類而師儒鮮積學草野小夫夤緣津要初解冤園之冊已厠鵷鷺之群待次循資濫升太學侵尋老耄俸搏一官但營身家之謀無復功名之念及今不嚴甄選人材日陋士習日非矣上善其言下所司行之（考異賀煬上書事見明史張昭傳言是年之秋日今據之）　冬十月己未上獵南苑　庚午石亨以罪罷先是亨聞彪下詔獄懼請罪上慰諭之亨請盡削弟姪官放歸田里亦不許及法司再鞫彪言彪初為大同遊擊以代王增祿為己功王至跪謝自是數數彪出歌妓行酒彪淩侮親王罪亦當死因交章劾亨招權納賄肆行無忌私與術士鄒叔彝等講論天文妄談休咎上乃命錮彪于獄罷亨閒住絕朝叅亨既得罪時方議革奪門功上以問李賢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即非順時亦幸成功耳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未審置陛下何地上悟曰然賢曰若景泰果不起群臣表請復位此輩雖欲陞賞以何為功老臣耆舊依然在職何致有殺戮降黜事致干天象招權納賄何至而起國家太平氣象豈

不益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謂此也上深然之乃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得官者許自首更正凡罷黜四千餘人　是月命法司會廷臣霜降後錄重囚謂之朝審遂爲定制（攷異明史本紀每歲霜降錄重囚明史稿則云霜降前憲章錄則云霜降後證之刑法志亦作後從之）　十一月癸巳振湖廣饑免其稅糧　是月南和侯方瑛卒於鎮所因在湖廣貴州前後克苗砦幾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無與比者至是卒年四十五上聞震悼賜謚忠襄瑛天資英邁通古今法嘗上練兵方略及陣圖老將多稱之是都督僉事李震從瑛平東苗有功至是即以震充總兵官代鎮貴州湖廣（攷異方瑛卒在是年見本傳證之功臣表在三年十一月今據增）

四年春正月丁亥大祀南郊　癸卯下石亨錦衣衞獄亨既罷中官逯杲等奏亨怨望愈甚與其從孫後日造妖言且畜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迹已著廷臣皆言不可輕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應斬籍其家（攷異明史本紀正月癸卯石亨有罪下獄瘐死二月丁卯石彪棄市按亨死獄中弇州攷誤以爲二月癸亥又四日丁卯誅石彪明史稿分書之下獄在正月癸卯籍家在甲辰亨死在二月癸亥彪誅在丁卯今據之）初上以復辟德亨亨復薦千戶盧旺彥敬爲指揮使侍上側自是干請無虛日亨每見上出必張大其言在亨門下者得亨語即揚于衆以爲聲勢一時朝臣奔走恐後以貲之多寡爲授職美惡入之先後爲得官遲早時有朱三千龍八百之謠謂郎中朱銓龍文輩俱以賄被擢也杲本亨所擢受上旨往往伺亨所爲以報會彪謀填大同爲天下精兵處權傾人主群疑其有異志遂及于禍（攷異三編質實云按明史紀事本末瞽人童先者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勸亨舉事亨謂其黨曰大同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可恃也異日彪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荊關東據臨清決高郵堤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及保剌寇延綏帝命亨往禦之童先又力勸亨亨曰爲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未晚也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亨不聽會彪敗罷亨而亨謀漸急事益露其家人上告變逮治之據此則亨不軌之謀乃其家人所發而明史亨傳以爲杲奏存考按傳言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則當時必有發其陰事者抑或杲具奏書時使人告變以爲不軌之左證第野史所記半出傳聞而國史紀聞所載尤多蕪襍今仍參石亨本傳及三編餘悉删之）是月天下朝覲官至京師詔出榜禁約不許交通京官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讐告害上又語李賢曰黜陟之典亦宜舉行對曰此祖宗舊制時吏部都察院黜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禮部筵宴並衣服楮幣遣之　二月壬子廣西猺賊陷梧州　癸亥石亨瘐死獄中法司請僇其屍梟首示衆上以李賢言命瘞之　丁卯石彪棄市後亦伏誅後中天順元年進士助亨籌畫時有都督杜清出亨門下後造妖言有土木掌兵權語益言杜也事覺流金齒亨之敗也有錦衣指揮劉敬坐飯亨直房用朋黨律論死時韓雍爲右僉都御史佐寇深理院事語深曰朋黨謂阿比亂朝政也以一飯當之豈律意且亨盛時大臣朝夕趨門不坐獨坐敬何也深嘆服出之雍以景泰二年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劾奏甯王兄弟相訐事一時王府官皆得罪軍民連逮者甚衆甯

王衡之天順初罷天下巡撫官改山西副使甯王因挾前憾劾其擅乘肩輿諸事下獄釋之尋起故官佐理刑部未幾
復命巡撫宣府大同　是月擢布政蕭晅爲禮部尚書又召致仕副都御史年富爲戶部尚書時沈固罷上以戶部難
其人李賢薦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上然之左右有不悅富者謂賢不宜再舉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恐非年富
不可賢因述其不悅于衆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遂召用之晅以吏部考察薦故有是擢（攷異　蕭晅年富擢召事紀聞系之三年十二月憲章錄在是年正月蓋以晅考察在十人之列因牽連並書召年富事也証之明史年表二人皆以二月間任今系之四月下）　命皇子德王秀王等出閣讀書
陝西慶陽隕石大者四五斤小者二三斤擊死人以萬計又有傳石能言可駭之（攷異明史五行志不載紀聞系之是月二申野錄同今據之）　三月
庚辰賜王一夔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一夔前推官王得人子也　乙酉大雨雪越月乃止（攷異此據明史五行志三編彙記之于四月）
戊戌免南畿被災秋糧　是月召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書軒輗爲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石亨既死上每念二人
廉正不易得故相繼召用之　夏四月己酉分遣內臣盧永等督浙江雲南福建四川銀課浙閩課額大略如舊雲南
十萬兩有奇四川萬三千有奇總新舊額十八萬三千有奇　壬子襄王瞻墡來朝上命百官朝王于邸詔王詣天壽
山謁三陵及辭歸禮送加隆且勅王歲時與諸子得出城遊獵蓋異數也　五月壬午免畿內浙江被災秋糧　己亥
罷中官督蘇杭織造　六月癸亥免湖廣被災稅糧　秋七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自五月雨至是月淮水決沒
軍民田廬遣使加意振卹並所決城壩以次修築　甲午鎮守廣東太監覃記誣奏廉州知府李遜縱民竊珠徵遜下
獄遜悉發記枉人至死及強斂民財物狀上怒令錮記復遜職　是月徵天下逋逃工匠人三萬八千四百餘名命吏
部遣官二十員分往督捕　下工部侍郎翁世資于獄初蘇杭等府織染局歲造上供皆有定數至是上遣內使增造
綵緞七千匹世資請減之上怒下獄尋貶衡州知府　八月戊午上親諭戶部免天下災田稅糧　甲子韃靼保喇與
璫拉噶等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總兵官李文及宣府總兵官楊能禦之文等畏其鋒不敢出癸酉寇大舉
直抵雁門掠忻代朔諸州烽火徹京師居民驚走擁入禁城不能止李賢言于上曰宜出軍紫荊倒馬二關非欲與之
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會兵部奏請遣將統京軍赴大同上曰緩不及事徒勞士馬惟駐關之
策可行也于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荊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寇知有備尋引去　九月庚辰保喇復犯大同右衛
庚午命撫甯伯朱永都督白玉鮑政率京軍巡宣撫邊永謙之子也　甲午免江西被災秋糧　冬十月甲子上御
西苑閱京營將領騎射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以下皆騎射以三矢爲率上親按籍記中矢多寡賜鈔有差　戊辰幸

南海子　十一月丁酉復閱隨操武臣騎射于西苑　是月改蕭晅于南京以南吏部侍郎石瑁為禮部尚書　閏月丁巳以月食失占下禮部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于獄上謂李賢曰月食人所共知欽天監失于推算以致救護不行因言序掌監事遇有災異多隱蔽不言天文吉事卻詳書以進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今序如此豈為臣盡忠之道賢對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聖意是同序罪可誅也尋貶序秩攷異明史本紀不載史稿書閏十一月丁巳蓋望後一日天順日錄書閏十一月十六日是也紀聞作閏十月丁巳証之明史天文志是年閏在十一月蓋轉寫脫去一字耳

己未上幸鄭村壩閱甲仗車馬　十二月戊寅以巡撫直隸副都御史崔恭為吏部侍郎上以王翺年老欲早得一人習練其事翺與李賢合薦恭上以為得人因與賢論人才高下上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祇為石亨輩所害耳即日傳旨釋有貞為民有貞既歸猶冀復召時時仰觀天象謂將星在吳益自負常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征兩廣有功乃擲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耶雍同里人也有貞既不用放浪山水間十餘年而卒攷異崔恭擢吏部侍郎據天順日錄在十二月六日訪其人于李賢等明日恭以薦擢吏部侍郎是月壬申朔六日為丁丑又明日為戊寅至釋徐有貞同在是時而明史本紀不載三編据實錄系之是年十二月與天順日錄合今類書之

是歲朝鮮與鄰部毛憐衛仇殺詔禮科給事中張甯同都指揮武忠往解之甯詞義慷慨而忠饒健張兩弓折之射雁一發墜朝鮮人大驚服竟解其仇而還中官覃包邀甯相見不往尋擢都給事中攷異事見明史張甯傳朝鮮傳在天順四年今增証之

五年春正月庚戌大祀南郊　二月己卯免山東被災稅糧凡二十四萬餘石　甲午保喇寇莊浪詔都督馮宗帥兵討之　丙申鎮守廣東中官阮隨奏大藤峽猺賊出沒兩廣累年為患雖常會兵勦捕而地里遼遠又兩廣軍馬不相統屬宜大舉以創之乃命都督僉事顏彪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調南京江西及直隸九江等衛官軍一萬隸之

是月巡撫廣東葉盛奏廣東珠池經二次採取今珠螺稀嫩須暫停緩方得長大況雷廉等府州縣夫蛋累被廣西流賊劫殺必須大兵甯靖人力寬甦之日方可採撈上命戶部議行　三月壬子免蘇松常鎮四府被災稅糧凡五十三萬餘石　甲寅湖廣貴州總兵官李震勦城步猺獞攻橫水城溪莫宜中平諸砦皆克之長驅至廣西西延會總兵官過興軍克十八團諸猺前後俘斬數千人　是春以劉孜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十府孜以吏部考察舉治行卓異遂自山東按察使陞任左布政至是命撫南畿蘇松財賦自前撫臣周忱立法後多紛更孜至首訪忱善政遺蹟斟酌行之民以為便　夏四月保喇寇邊入平虜城誘指揮許顒等入伏死之邊報日亟乃詔兵部侍郎白圭督陝西諸軍討之攷異是年白圭凡兩命此係督師七月之命則贊馮宗軍務也諸書多混今分記之

是月上與閣臣李賢言今府庫錢糧入少出多且軍官俸一季闕銀

十四萬兩何以為繼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上令賢與吏部兵二部議之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以次調外卹以軍補其闕以省冗費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上頷之賢又言今日軍官有增無減自古賞功之典雖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傳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行革黜者若再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困歲供此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直可慮然亦當徐為之 攷異語見天順日錄書于五年四月今據增 五月丙午保喇犯宣府 丁未免河南被災稅糧凡二十六萬石有奇 是月殺弋陽王奠壏王寧獻王之庶孫也初有錦衣衞指揮緝王烝母事上遣人按問不寔復令奠壏兄寧王奠培具寔以聞奠培奏無其事而是時中官逯杲聽詗事者言以為寔迨上遣駙馬都尉薛桓與杲再按會奠培奏亦至上以責杲杲懼仍執如初遂賜奠壏母子自盡焚其尸是日雷雨大作平地水深數尺眾咸冤之 攷異據天順日錄系之五年二月蓋據事發按問之月也三編系殺奠壏于五月據其見殺之月分本之寔錄其目中所記皆與明史諸王傳合今據書之 下南雄知府劉實于獄實居官二十餘年廉介愛民中官過郡多邀索弗與遂折辱之郡民大呼擁實去中官慚恚誣以罪逮下詔獄瘐死郡人哀而祠之實江西安福人 攷異據明史本傳寔以天順四年知南雄府因記其忤中官下獄事三編系之是年五月據寔錄也通紀系之景泰六年二月証之本傳寔彼時以順天府治中名修宋元通鑑至天順初還原任四年擢知南雄府是其下獄之在五年明矣今據三編書之 六月丙子保喇寇河西官軍敗績關中震恐壬午復命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充總兵官帥京營軍禦之未行而曹吉祥之亂作 戊戌夜彗星見東方芒長三尺許尾指西南 是月以天下水災又值邊警會昌侯孫繼忠吏部尚書王翺等請行寬卹之政以舒民困上有難色不得已令條其不便于民者十數事詔行之 秋七月己亥朔東方有黑氣須臾蔽天 庚子太監曹吉祥及其從子欽反石亨之敗也吉祥內不自安漸蓄異謀家故多藏甲日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皆願盡力結為死黨千戶馮益曾于景泰間請從上皇于沂州復辟後以吉祥庇得不誅因客欽所欽問曰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欽有家人百戶曹福來者得罪逃去奏行捕治欽乃別遣人尋獲至家私掠死為言官所劾上令逯杲按之且降敕偏諭群臣毋自專干憲典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反謀遂決使其黨掌欽天監湯序擇以是月二日昧爽欽自外擁兵入廢帝而吉祥以禁兵為內應謀既定欽召諸達官夜飲時懷寧伯孫鏜奉詔西征將陛辭是夜與恭順伯吳瑾俱宿朝房達官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瑾瑾趨告鏜從長安右門隙投疏入二人皆武臣拙于書惟曰曹欽反曹欽反上得奏急縶吉祥于內而敕皇城及京城九門門勿啟欽以亮逸知事泄中夜馳往逯杲家殺杲斫傷閣臣李賢于東朝房以杲頭示賢

曰杲激我也逼賢草奏釋已罪亾何又執尚書王翶賢乃就翶所索紙俾草疏乃獲免欽又殺都御史寇深于西朝房遂帥眾攻東西長安門不得入縱火守衛者拆河墉磚石塞諸門賊往來呌呼門外鏜遣二子亟召西征軍擊欽于東長安門且大呼曰有獄賊反西征軍奔集至二十人鏜曰不見長安門火耶曹欽反能殺賊者必得重賞欽先攻東安門不克瑾將五六騎覘賊道遇欽力戰死欽復縱火門燬門內聚薪益之火大熾賊不得入天漸曙欽黨稍稍散鏜勒兵逐欽鏜子輒斫欽中膊欽走冕安定諸門門盡閉歸家拒戰會大雨如注鏜督諸軍奮呼入欽投井死其家無大小盡誅之　壬午撫諭京城內外癸卯磔吉祥于市夷其族丙午磔吉祥黨湯序馮益陳守忠丁順等皆籍其家顧森特穆爾舊譯見前以事覺逃至通州被獲械送京師均伏誅　丁未免南畿應天等府被災稅粮凡五十九萬七千七百石有奇

庚戌以禽逆賊詔示天下大赦求直言時李賢上言曹賊就誅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或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以導之或舉旌擢賞勞陞用之典以勸之猶慮其緘默自保或設不言之刑以懼之聖帝明王其惓惓求言若此者唯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奸邪之臣惡其攻已必欲塞之以肆其非由是覆宗絕嗣陷于大僇而不悟矣上曰此吉祥石亨張軏輩實為之宜列之詔中咸使聞之　丁巳河溢開封城中水深丈餘官舍居民漂沒者過半周王及諸守土官皆乘舟筏避于城外軍民死者不可數計詔侍郎薛遠往視　戊午上以孫鏜不行邊報益警乃以馮宗充總兵官禦保喇又以李賢薦起副都御史王竑于家與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考異據明史白圭本傳是年保喇寇莊浪與都御史王竑贊都督馮宗軍務竑傳亦云都督馮宗出師用李賢薦起竑故官與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據此則圭與竑同參贊馮宗軍務明史紀系之七月三編據之皆本實錄明書以為白圭班師誤也　辛酉保喇上書乞和　丙寅彗星自前月晦見至是凡二十九日始滅　是月追封吳瑾涼國公謚武壯贈寇深少保謚莊愍考異明史吳允誠傳瑾謚忠壯功臣表又作武壯三編作武莊疑莊為壯之誤也進孫鏜爵為侯又以馮亮告反授都督考異諸書皆作完者禿亮按亮以達官客曹欽家完者其番民也三編明史皆作馮亮今從之以李賓為右都御史寇深之遇害也上以此職非輕難其人李賢請令六部共舉已舉三人以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居首賢請用之上曰此人曾經吉祥力薦必其黨與非端士也上以大理卿李賓年雖少久典刑名復詢之王翶等遂有是命　八月壬申寇犯永昌甲戌又犯甘州　甲申加李賢王翶皆太子少保時上勅吏部曰學士李賢為賊傷乃能力疾忠勤可嘉宜進秩酬之賢等固辭不許考異事見天順日錄云八月十六日是月己巳朔今據書之

是月保喇寇西番遂入涼州州將都督毛忠禦之鏖戰一日夜矢盡力疲寇來益眾忠意氣彌厲拊循將士復殊死鬬寇亦不能勝會宣城伯衛頴援至寇解去忠竟全師還　上既擢李賓而大理寺卿未除一日與李賢論人

才因及工部尚書趙榮瞀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反時文臣皆畏縮不敢前獨榮被甲走馬呼于軍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忠臣義士勿避也于是從者數十百人上聞嘆曰此忠臣也乃命榮以工尚兼大理卿食兩俸攷異明史七卿表李賓任右都在七月趙榮兼大理在八月今据表分書之趙榮事見明史本傳紀聞作劉榮誤　岳正之在戍也上每念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太膽至是曹石敗上思其言乃放還爲民正自爲像贊述上語以爲之死靡憾人謂其果于自信云　賜兵部尚書馬昂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因得掩其薦欽之罪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　九月壬戌巳時京師地震有聲起自西南方至東南方止　冬十月壬申以西邊用兵令河南山西陝西士民納馬者予冠帶　保喇之乞和也上遣都指揮詹昇賚璽書往諭降自是凡三乞和皆許之辛卯昇等至塞外保喇聽命遣使來貢受約又請改大同舊貢道而由陝西蘭縣入朝議許之初韃靼入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甯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爲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綏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嗣後有韃靼部下阿勒楚爾者舊作阿羅出率其屬潛居河套遂逼近邊出沒爲患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地在黃河南自甯夏至偏頭關延袤二千餘里其外爲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明初置衛控之厥後以曠絕內徙虜始渡河犯邊于是保喇與小王子及瑪拉噶等舊譯見前卷先後繼至掠我邊人以爲鄉導自請改道陝西每歲入貢而寇掠如故河套之患始此攷異河套事通紀系之五年冬證之明史韃靼傳言入河套在天順間而受約入貢及請改道陝西皆在五年此即虜入河套之張本今並系之請降入貢下　十一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攷異諸書多系日食于九月之朔明書以九月之朔爲戊戌明史三編据寔錄爲十一月丁酉日食今從之　丙辰上召閣臣李賢于文華殿語曰曹吉祥非無功一旦犯法誅殛無遺且朕在南城時若輩如何一日得志卻又忘之朕今復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是以每日視朝朝母后畢即親政務覽章奏至于飲食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俱從便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可期上曰願卿勉輔朕躬君臣一德攷異語見天順日錄云十一月二十日是月丁酉朔今据之　壬戌幸南海子　十二月癸巳太白晝見　是冬命李震專填湖廣以李安充總兵官填貴州　是歲四川松潘蠻叛松潘地雜番苗舊設參將一人事權輕會守臣告警朝議設副總兵以都督同知許貴充總兵官填守未抵鎮而山都掌蠻叛詔便道先討之貴分兩哨直抵其巢連破四十餘砦斬首千一百級生擒八百餘人餘賊遠遁貴亦感嵐氣未至松潘卒上爲輟朝一日賜賻及祭葬如制攷異事見明史許貴本傳傳云天順五年今系之是年之末

明通鑑卷二十九

紀二十九起元黓敦牂盡閼逢涒灘凡三年

英宗睿皇帝後紀

天順六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南郊　戊申保喇遣使入貢時白圭王竑巡視西邊圭遇寇于固原川竑遇寇于紅崖川皆破之保喇尋入貢謝罪時保喇與穆爾格爾舊譯見前卷相仇殺會穆爾格爾衆共立其兄蒙古勒克死埒青吉思舊作馬古可兒吉思亦號小王子自是韃靼部長益各專擅延綏邊事日棘矣　二月癸酉以書諭保喇令自後仍從大同入貢　丙戌建東安東上二門　是月遣學士錢溥給事中王豫封黎灝為安南國王灝黎麟次子也初黎麟死子濬立為庶兄琮所弒以濬游湖溺死聞朝廷不知方遣人弔祭而琮已為國人所誅立濬弟灝灝既立連遣使朝貢請封上命廣西守臣覈實奏請從之尋有是命攷異明書系封安南國王于是年二月證之安南傳年月悉同今叅列傳書之　三月癸丑召馮宗白圭還王竑仍留填西邊攷異明史本紀書召馮宗等還證之王竑傳是月白圭召還竑仍留填是馮宗白圭同日召還也今據之　是月陝西管糧通政司叅議尹旻奏寇退河開軍馬衆多人民供輸困極請罷兵朝議慮有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可暫不可久暫則壯久則老且寇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更無退兵之時今陝西人民困極宜如是言暫退軍馬以紓供億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令暫回祗留文武各一員提督城堡軍糧庶為允當上以賢言是命廷議從之　夏四月壬申免河南開封等處五府所屬四十州縣去年被災稅糧凡二十八萬四千餘石　是月朔奉天門奏事禮部尚書石瑁以授勅失儀請致仕許之既念瑁為人篤實復命王翺李賢議留其年十二月卒于任　五月庚子征蠻將軍顏彪討大藤峽猺賊克之先是大藤之亂兩廣猺獞蠭起廣西殘毀殆徧彪至會兩廣巡撫葉盛攻破七百餘砦遂駐軍大藤峽進擊龍山直抵梧潯所向皆捷而彪多濫殺冒功謗者並以咎盛于是復命吳禎撫廣西而盛專撫廣東攷異明史本紀書顏彪討平兩廣諸猺三編則但書破廣西猺賊目中所載即大藤峽賊也證之葉盛傳是時進兵皆在廣西因濫殺冒功並以咎盛乃調盛專撫廣東至三編所記勦撫不盡盜不久即發則所謂討平者亦奏報語耳今據三編

薛應旂曰何喬新言葉盛巡撫兩廣合兵勦賊屬廣東參議朱英督察奸弊參將范信以兵會勦大藤峽信利擄掠馳至橫靡問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屠戮殆盡又欲并進城等鄉屠之以為功英力爭其非辜且遣間使請盛亟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由此觀之當時所謂破賊砦八百禽斬數萬平民之殃及者不知凡幾矣盛被殺降之謗殆亦有由故曰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

己未免陝西被災秋糧　是月禁內外一切酷虐刑具　六月戊辰淮王祁銓來朝　己丑太白晝見　是夏湖廣總

兵官李震師師由錦田江華抵雲川貴嶺橫江諸砦破猺賊俘斬二千八百餘人　秋七月淮安海溢溺死鹽丁一千三百餘人命免兩淮鹽課三十萬引　八月庚午太白歲星同晝見　是月學士呂原以母喪歸詔葬畢起復原請終制不許（致異原丁母憂明史本紀不載明史稿係之十月按原以十一月卒見明史宰輔表證之原傳原乞終制不許乃之景州故父兄殯歸葬舟中哀毀羸瘠抵家甫襄事而卒據此則原之卒去憂歸不止踰月也通紀憲章錄俱系原丁憂于八月今據之）　九月乙未皇太后孫氏崩　是月廣錦衣衛獄初逯杲給事門達左右達倚為腹心及杲得志達反為之用至是杲已死達欲踵其所為益布旗校于四方告訐者日盛尋以囚多獄舍不能容請城西武庫隙地增置之

冬十月戊辰上大行皇太后尊謚曰孝恭皇后（致異明史后妃傳上尊謚係之九月下因太后之崩牽連並記耳證之明書編演志則詔書中云十月初七日是月壬戌朔則上尊謚在戊辰也今據之）　十一月甲午葬孝恭章皇后于景陵（致異明史后妃傳上尊謚係之十月丙戌按三編亦係之十一月與明史本紀同二書皆實錄今從之）　是月保喇要劫三衛寇遼東夏兵敗走之自是每藉入貢之名往來塞下殆無虛日　翰林學士呂原卒初原與岳正劾曹石致上怒上以原素恭謹罷正特留之至是以母喪歸葬哀毀羸瘠甫襄事而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　是冬召王竑還　是歲山西巡撫李侃以考察屬吏奏罷布政使王允李正芳以下百六十人並自劾請罷詔不許其年冬以母喪歸軍民擁泣至不得行服除遂不出家居十餘年　兩廣之亂陶魯時以父蔭授新會縣丞時新會土寇蜂起魯以孤城守禦賊來輒擊敗之會秩滿巡撫葉盛上其績就遷知縣尋以破賊功進廣州同知仍知縣事（致異李侃陶魯事見明史本傳今增入是年之末）

七年春正月丙午大祀南郊　丙辰湖廣洪江苗叛詔湖廣貴州諸將會師討之（致異明史本紀書討洪江苗于是年閏七月戊寅明史稿係之正月丙辰盖一據其奏叛之月日一據其討平之月日也今據史稿並湖廣貴州會討牽連記之湖廣貴州時則總兵官李震李安也）　是月以姚夔為禮部尚書（致異諸書皆係之二月今據明史七卿表夔以正月任又通紀作吏尚亦誤也夔調吏部在成化六年明史本傳可證也今據表傳）　二月壬戌以詹事陳文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呂原之卒也上問李賢孰可代者賢以詹事柯潛對出告王翺翺曰陳文以次當及柰何抑之明日賢入對如翺言文既入閣數撓賢以自異曰吾非若所薦也　戊辰會試貢院火御史焦顯扃其門燒殺舉子九十餘人詔以八月補行會試　是月晦夜半空中有聲李賢奏曰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乃命賢條寬恤事宜以進　三月壬寅詔行寬恤之政時李賢復請罷江南所進緞匹及中官採辦止各邊守臣進貢等事不從尋詔停各處銀場（致異明史本紀書三月壬寅旱證之明書所載寬恤詔文有畿內去冬少雪今春缺雨云云故實錄書旱明史據之其實以鼓妖事李賢奏請寬卹明史五行志所載與天順日錄同此為詔行寬恤之張本以鼓妖五行之異不便見之詔書故云旱耳）　是月進兵部侍郎白圭為工部尚書　福建上杭賊起巡按御史伍驥討平之先是賊擾上杭都指揮僉事丁泉汝上人善捍禦賊屢攻城皆卻之已而賊轉熾驥間立馳入汀州調援兵四集驥單騎詣賊壘賊不意御史猝至皆擐甲露刃驥從容立馬諭以禍

福賊感其至誠有泣下者一時歸附之衆凡一千七百餘戶給以牛種俾復故業惟賊首李宗政負固不服遂與泉深入破之泉力戰遇害驥弔死恤傷激以忠義復與賊戰連破十八砦俘斬八百餘人四境悉平而驥冒瘴癘成疾班師至上杭卒軍民哀之如父母旦夕臨者數千人爭出財立祠成化初以知縣蕭宏請詔與泉並祀賜祠名褒忠（攷異伍驥平上杭賊事見明史本傳在天順七年明書系之三月今據增）　是春復命副都御史王竑巡撫淮揚兼督漕務淮揚士民聞竑再至歡呼迎拜數百里不絕　夏四月壬戌建宣大巡按御史李蕃下獄時錦衣門達遣偵事者四出蕃以擅撻軍職逮治荷校于安左門數日卒　丙戌復遣中官督蘇杭織造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甲寅遼東巡按御史楊璡亦以擅撻軍職逮治　六月丁卯復逮巡按山西御史韓祺荷校于長安門數日卒　秋七月庚戌免陝西被災稅糧凡九十一萬石　閏月甲戌追上宣宗故后胡氏尊謚曰恭讓章皇后孫太后之崩也皇后錢氏為上言胡后賢而遜位其沒也人畏孫太后斂葬不如禮因勸上復其位號上問李賢賢對曰陛下此言天地鬼神實監臨之臣以陵寢享殿神主俱宜如奉先殿式上皆從之（攷異上胡后尊謚明史本紀系之閏月三編同皆據實錄也憲章錄作七月明史后妃傳亦作七年七月蓋轉寫脫閏字耳）　八月禮部奏請補行會試從之並贈被焚之貢士皆賜進士出身　巡撫宣大僉都御史韓雍以議事入覲上壯其貌留為兵部右侍郎復問李賢曰誰可代雍者賢薦山東按察使王越召見越偉服短袂進止便利上喜擢右副都御史遣之　九月甲戌敕廣東總兵官歐信巡撫葉盛會廣西總兵官泰甯侯陳涇勦兩廣猺賊涇珪之曾孫瀛之弟也信以參將守備廣東盛薦其廉勇進都督同知為副總兵官時廣西參將范信守潯梧陰納猺賂縱使越境流刼于是雷廉高肇悉被寇奏聞詔尅期會勦未幾涇以罪徵乃擢范信充副總兵填廣東而命歐信佩征蠻將軍印代涇填廣西　冬十月丁酉振陝西西安諸府饑凡出粟一百八十萬餘石　丁未命巡撫廣西僉都御史吳禎節制兩廣諸軍討猺賊　十一月癸酉廣西猺賊夜薄梧州城時總兵陳涇駐兵城中方會議調兵而賊以三更駕梯入涇不覺賊遂入府治刼官庫放罪囚殺人無算大掠城中執副使周璹為質殺訓導任璩有致仕布政宋欽挺身出諭以大義亦為賊害賊聲言官兵莫動動則殺周副使于是涇但擁兵自衛不敢發一矢縱賊出城而與講和賊亦尋遣璹還時官軍數千賊僅七百騎事聞上降旨切責而已　壬午以刑部囚自縊諸給事中劾紀綱廢弛乃下都御史李賓右副都御史林聰于獄尋釋之（攷異明史李賓紀但書二人下獄證之林聰本傳則以刑部囚自縊給事中劾之也今據增）　是月下錦衣指揮同知袁彬于獄彬與門達同掌錦衣衛事彬恃上舊恩不為達下達深銜之乃誣奏彬罪且言其受曹石賄下之獄上語達曰任汝往治但以活袁彬還我獄鍛鍊成有軍匠

楊瑄者獨不平為彬訟冤上疏言昔者駕在北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誠所不解乞御前錄審俾死無遺憾並羅達諸不法狀擊登聞鼓以進詔並下達治時學士李賢方被寵任數陳達罪達恨入骨欲并去之乃搒瑄究主使瑄知達意謬應曰此李學士教我也達大喜即奏聞請法司會鞫午門外上遣中官裴當監視達欲執賢為質當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訊瑄大言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此實門錦衣教我言之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敢聞坐彬絞輸贖瑄論斬上命彬贖罪畢調南京錦衣衛而禁錮瑄久之瑄亦論釋攷異袁彬下獄諸書皆系之八月蓋據真誣奏彬罪之始也三編據實錄系之十一月證之明史彬傳言彬獄既解越二月英宗崩據此則彬以十一月繹之獄中尋調南京也三編質實云楊瑄或作楊瑄為彩漆軍匠按憲章錄作瑄通紀瑄並書尤失之今據三編

十二月辛卯復下刑部尚書陸瑜及侍郎周瑄程信于錦衣衛獄尋釋之初瑄以刑部右侍郎出振順天河間饑未竣而上復辟有司請召還不許復賜敕命便宜行事瑄徧歷所部大舉荒政先後振饑民二十六萬五千給牛種各萬餘奏行利民八事事竣還轉左時上方任門達逯杲數興大獄瑄委曲開諭多所救正復飭諸郎毋避禍以故刑部定罪者不至寬濫官刑部久意主寬恕不為深文同佐部者安化孔文英為御史時按黃巖妖言獄當坐者三千人皆白其誣僅解首從各一人又論罪及是居部與瑄並稱長者是年瑄以刑侍署工部尚書遂並入瑜獄達治信以天順二年以僉都巡撫遼東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僉事胡鼎發其四十罪信以聞下霖錦衣獄門達以信不當代奏請責令陳狀會寇深方掌都察院修前在遼東都勒信徼下詔獄降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為刑部侍郎至是以獄囚論劾又二人者皆門達所不悅因並構之未幾瑄乃署都察院事攷異下陸瑜等三人于獄見明史本紀七卿表但紀瑜下獄于十二月蓋七卿至都御史而止故侍郎不及也至下獄之由史傳不見以李賓林聰下獄證之意即以刑部論囚一事又其時門達用事從中構之也今參瑄信本傳書之惟瑄傳遺去下獄事

是月保喇復來貢入關上欲卻之以學士李賢言而止

是冬湖廣總兵官李震平赤谿南洞諸苗二部舊置長官司至是叛苗據之震會貴州總兵官李安分道進討斬賊渠飛天侯等破砦二百遂復長官司進震都督同知

是歲擢項忠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忠以天順初歷陝西按察使母憂歸部民詣闕乞留詔起復陝西連歲饑忠發廩振之奏請輕罪納米民賴以濟是年召為大理寺卿部民乞留如前遂晉官忠平洮岷叛羌開龍首渠引水入城又疏鄭白二渠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田七萬餘頃民祠祀之攷異項忠以是年巡撫陝西事見本傳明書通紀書濬鄭白二渠于是年十月亦不言忠所濬今參之本傳並系之是年之末

八年春正月乙卯上不豫

乙未皇太子攝事于文華殿先是上臥疾文華殿有間東宮于上者上頗惑之密告大學士李賢賢頓首伏地曰此大事願陛下三思上曰然則必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皇太子至賢

扶太子令謝太子謝抱上足泣上亦泣讒竟不行　庚申太白晝見　乙丑雨木冰　己巳大漸命太監牛玉執筆草遺詔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多者至數十人景泰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至是遺詔始罷宮妃殉葬閣臣捧詔驚愴以為真盛德事　庚午帝崩年三十有八帝承仁宣之業海內富庶朝野清晏老成勳舊綱紀狹然徒以王振專權遂至乘輿播遷蒙塵塞外復辟之後困心衡慮稍稍振作而宦寺之孽因循不除吉祥既誅紀綱門達輩猶踵覆轍抑何痼蔽之深也若其釋建庶人追上胡后謚號首罷宮妃殉葬此則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

乙亥太子見深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為成化元年免天下明年田租三之一浙江江西福建陝西臨清填守內外官諸邊填守內官凡正統間所無者悉罷之下番使者及緝事官校皆召還　是月釋前參政羅綺于獄赦為民並還其家產　侍讀學士錢溥以罪貶之初溥嘗授內使書東宮內侍王綸從受學焉先帝疾篤綸私詣溥計事大學士陳文與溥比舍居密覘之已而帝崩首輔李賢當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溥綸定計欲以溥代賢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昂賢怒發其事會大歛時綸衰服襲貂上惡之因數綸罪執下獄詞所連者十餘人謫溥順德知縣雍亦文素所不悅者坐累貶浙江參政（攷異明史本紀不載事見陳文傳三編系之正月與憲章錄明書合明書書正月壬午蓋是月二十九日也今系之正月下）

二月乙未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睿皇帝廟號英宗（攷異明史英宗紀作三月乙未蓋沿明史稿之誤也三月無乙未是年二月甲申朔乙未為二月十二日證之明書綸湊志上謚號詔文云茲于二月十二日祇告天地宗廟奉上皇考大行尊謚云云正二月乙未日也今據改正）　庚子始以內批授官舊制授官必由閣部上即位初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為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謂之傳奉官自文武下及僧道濫恩者以千數　是月下錦衣指揮僉事門達于獄初達以王綸將柄用預為結納綸敗達謫貴州都勻衛南行言官交章劾之都御史李賓疏言達恃恩翫法玩弄威權文網苛細大獄屢興假詔上旨官校驛騷子弟姦比罪浮于譴謫當正國法于是逮達下獄論斬籍其家後貸死戍廣西南丹衛達既敗乃以袁彬復掌錦衣衛事達既謫彬餞之于郊並厚贐之一時皆稱彬為長者　晉閣臣李賢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吏部左侍郎彭時右侍郎皆兼學士　復定襄伯郭登爵填甘肅登以陳汝言黨奪爵至是復之（攷異登以天順三年奪爵八年復爵皆見功臣表惟表系復爵于三月壬辰三月無壬辰也弇州攷誤作二月壬辰今系之二月下）

三月甲寅朔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上即位命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希周貴妃旨言錢后久病不當稱太后而貴妃上　生母也且宣德間有故事閣臣李賢彭時持不可曰今日事與宣德異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初不加號今名分固在安得為比中官曰如是何不草讓表時曰先帝存日未嘗行今誰敢草且朝廷所以服天下在正綱常

若不爾損聖德非小人臣阿意順從是萬世罪人也中官復怵以危語時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孰敢有二
心錢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爲之爭義不忍默者欲全主上盛德爾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爲宜賢亦極言之議
遂定將上冊寶時又曰兩宮同稱則無別錢皇后宜加二字以便稱謂從之越數日中官覃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
但迫于周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爭幾誤大事時閣臣使文默無一語聞包言甚愧之考異明史本紀書上兩宮尊號于三月甲寅明諸書多系之正月者因上即位命廷臣議兩宮稱號當連並記耳而明書直稱正月丙子在即位之次日是時大行諡號未上必無先期上兩宮尊號之理又證之明書編年並載上兩宮尊號詔文在三月二日則先期禮成越日詔告天下與明史本紀合其書于即位之次日者仍沿野史之誤耳今從明史本紀　戊午放宮人時日赭無光李賢偕同官上言日者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
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怠則天變自弭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盛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取
宮人太多浣衣局沒官婦女愁怨尤甚宜皆放遣上從之中外大悅　丙寅毀錦衣衛新獄蓋門達所增設者李賢等
屢以爲言至是達敗始毀之　庚午賜彭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蓋去年八月補行會試貢士至是始廷試　癸酉
詔內閣九卿考覈天下方面官黜河南布政使侯臣等十三人以王恕爲河南布政使　戊寅復立團營時會昌侯孫
繼宗等請于五軍神機三千營選壯勇官軍一十二萬分爲十二營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
效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各命侯伯都督等官坐營團練從之詔繼宗同太監劉永誠總督提督每
遇操時仍遣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察　是月召楊瑄張鵬還復岳正官御史呂洪請之曰正自以還朝當大用而李
賢欲用爲南京國子祭酒正不悅有忌正者僞爲正劾賢疏由是賢益惡之考異三編書召岳正還于三月據正自敘所召還在天順五年誅曹石後瑄亦爲民此更復其官今分別書之呂洪請召楊瑄並見正傳今據憲章錄增入張鵬蓋鵬之召還亦見明史本傳　是春御史陳選言韃靼部落保喇最強又容招三衛諸番相結屯
住去冬來朝要我賞宴窺我虛實其犯邊之情已露而我邊關守臣因循怠慢城堡不修甲仗不利軍士不操習甚至
富者納月錢而安閒貧者迫饑寒而逃竄邊備廢弛緩急何恃乞勅在邊諸臣痛革前弊或遣大臣巡視邊防有備
寇氣可戢報聞　夏四月癸未朔欽天監推日食不見上以天文生賈信所言天象非惟術數不精且事涉輕率下之
獄　甲午奉孝恭章皇后祔廟　壬子發內帑七十六萬餘兩犒邊軍　是月召郭登總神機營兵命內官十二人坐
營管操　戶部尚書年富卒富以陝西頻用兵而治餉非人請黜左布政孫毓用右布政楊璿參政婁良及西安知府
余子俊吏部尚書王翱論富侵官請下于理富力辯曰薦賢爲國非有所私也因乞骸骨上慰留之爲黜毓頃之富病
疽卒賜諡恭定考異年富之卒諸書多系之五月今據九卿表在四月　五月丁巳大雨雹大風飄瓦拔郊壇樹敕羣臣修省時大學士李賢上

言天威可畏乞陛下凛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崇信耆成共圖國事上嘉納之(攷異明史本紀作五月丁巳證之五行志同明史稿作丙辰今從明史)

庚申葬睿皇帝于裕陵　是月翰林院編修張元禎上疏陳三事一勤講學毋間寒暑所講必切于修德為治之實不必以亂亡忌諱為諱一公聽政請日御文華殿午前進講午後聽政天下章奏命諸臣詳議可否陛下親臨裁決俾得失利病下情得以畢達一廣用賢請命給事中御史各陳兩京堂上官賢否亦許在京五品官指陳之以為進退又令共薦有德望者以代所去之位有剛正敢言者擢為臺諫不必論其言貌官職出身但不宜委之堂上官恐憚剛方而薦柔媚者以充數以至所舉之人感其推薦不敢直斥其非是以古者大臣不舉臺諫疏入以言多窒礙難行寢之先是上踐阼元禎疏請行三年喪不省未幾預修英宗實錄與執政議不合遂引疾歸(攷異元禎上三事事見明史本傳書是年五月至請行三年喪又在前故諸書多系之三月今牽連書之)

南京給事中王徽與同官王淵朱寬李翔李鈞上疏陳四事末言自古宦官賢良者少奸邪者多若授以大權致令敗壞然后加刑是始愛而終殺之非所以保全之也近有無恥大臣結交內官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應請今後內臣一遵高皇帝舊制毋令預政與其置産立業家人義子悉編原籍為民嚴禁官吏與之交接惟厚其賞賚使得豐足無復它望此國家之福亦宦官之福也又言制置宦官之法莫良于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遠矣疏上不報(攷異王徽等上書事見明史本傳傳言憲宗即位數月證之憲章錄法傳錄皆系之是年五月今從之)

六月致仕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清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為本嘗言自攷亭後斯道大明無煩著作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攷異文清之卒三編系之十月蓋據實錄奏至之日也證之明史本傳在是年之六月今據之)

秋七月壬申立吳氏為皇后先是有司以遺詔請大婚南京吏部侍郎章綸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陛下踐阼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乞俟來春舉行大禮疏至京而冊立之詔已行綸言雖不用一時咸重之　八月癸未御經筵甲申命儒臣復日講之制賜講官柯潛等白金文綺(攷異據是月壬午朔癸未御經筵又云復日講之制即明會典所云日以逢二為期者此為定制)

癸卯廢皇后吳氏

初上居東宮萬貴妃已擅寵及后立摘其過杖之上怒因下詔謂后舉動輕佻禮度率略德不稱位不得已請命太后廢吳氏別宮又言先帝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待期太監牛玉輒以選退吳氏蒙蔽太后成冊立禮宜正玉罪免死謫居南京孝陵種菜吳后父俊先授都督[illegible]至是亦下獄戍邊　是月詔修英宗實錄編修尹直以經筵講官預修實錄總裁時有欲革去景泰帝號引漢昌邑更始為比直辨曰昌邑旋立旋廢景泰帝則為宗社主七年更始無所受命景泰帝則策命于母后當時定傾危難之中微帝則京師非國家有雖易儲失德然能不惑于盧忠徐正之言

卒全兩宮以至今日其功過足相準不宜去帝號時不能難　改兵部尚書馬昂為戶部尚書以副都御史王竑為兵部尚書時言官交劾昂而薦竑及宣府巡撫李秉堪大用下廷議王翱李賢請從其言上曰古人君夢卜求賢今朕獨不能從輿論乎于是復用秉為左部御史命下朝野相慶巡撫廣東葉盛以議事入都給事中張寧等欲薦之入閣以御史呂洪言遂止而以韓雍代撫廣東雍新得罪眾難之竑曰天子方棄瑕錄用雍固有罪竑亦以罪廢者卒用之初編修邱濬與盛不相能閣臣李賢入濬言及是草雍敕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盛不置辯稍遷左僉都御史代秉巡撫宣府（考異馬昂改戶部王竑授兵尚李秉授左都皆見七卿表以八月任葉盛韓雍諸書日月不同按舊制各省巡撫官皆以八月入京議事則除授正在是時今並書之）

后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后處之淡如故譖不行　甲辰立武舉法自洪武二十年用武舉武臣子弟得于各直省應試尋罷不行至是復命直省舉諸武藝人兵部同總兵官考校其弓馬策略分別甲乙以備錄用指揮以下子弟悉令入學又定試武舉式騎中四矢步中二矢以上者為中式騎步所中半者次之帥府試策略教場試弓馬問策二道大略如文闈之式　是月以沒入曹吉祥地為宮中莊田皇莊之名始此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必與小民爭利帝省自足戚畹中貴家多奪民地為莊田矣　禮部尚書姚夔以皇太后生辰請仍故事設齋醮都給事中張寧言無益且傷大體乞禁止上嘉納之（考異太后生辰張寧請罷齋醮事憲章錄通紀皆系之成化元年之二月而證之明史張寧及后妃傳皆特書是年之十月是時有兩太后疑一係十月一係二月誤書致譌之由在此惟明史本之實錄且張寧禁止齋醮見李肅周皇后傳中則十月為孝肅生辰可知且是時兩宮並尊朝議久之方定憲宗為孝肅所生明史必不誤今從之）　十一月丙寅逮南京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獄時中官牛玉以罪被謫徽等復上疏劾之曰陛下冊立中宮此何等事而賊臣牛玉乃敢大肆姦欺罪當萬死顧僅斥陪京全其首領則凡侍陛下左右者將復何所忌憚哉內閣大臣身居輔政視立后大事漠不加意禮官畏權輒為阿附及玉事發後國法難貸刑官念舊竟至苟容而李賢等又坐視成敗不出一言黨惡欺君莫此為甚請並罪賢等以為大臣不忠者戒臣等前疏請保全宮正欲防患于未萌乃處置之道未聞牛玉之禍果作往不可諫來猶可追臣等不敢遠引請以近事徵之正統末有王振矣詎意復有曹吉祥天順初有吉祥矣詎意復有牛玉若又不思患預防安知後不有甚于牛玉者哉夫宦官者無事之時似乎恭慎一聞國政即肆姦欺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為己功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己勢迨趨附日眾威權日張大臣不識廉恥多與交結餽獻珍奇即以為賢而朝夕譽之有方正不阿者即以為不肖而朝夕譭謗之譽者獲顯謗者被斥恩出於內侍怨歸于朝廷內外交通亂所由起臣等職居言路不為苟容雖死無悔惟陛下裁察上以為妄言要譽欲加罪都給事中張寧率同官及御史交

章論救乃竝謫州判官徽得貴州淵茂州一時同列名者朱寬潼川李翔寧州李鈞綏德而草是疏者鈞筆也侍郎葉盛編修陳音相繼請留皆不納最後楊瑄言尤切幾得罪攷異明史本紀不載事見王徽本傳諸書有系之九月者有系之是冬者弇州攷誤據國史在是年十一月丙寅今從之

十二月甲辰赦兩京文武除犯贓外雜犯罪者悉宥之　是歲四川妖賊趙鐸作亂鐸初與綿竹人徐貴有隙貴告鐸家匿群盜縣官捕之急遂反自稱趙王漢州諸賊皆歸之數陷城殺長吏遣其黨何文讓及僧悟昇掠安岳諸縣時都指揮掌四川都司事何洪率所部兵捕之斬悟昇生禽文讓鐸將犯成都官軍分三路邀彰明賊引去追至梓潼朱家河力戰賊少卻洪乘勝陷陣後軍不繼為賊所圍左右跳盪殺賊甚眾力竭與指揮僉事劉雄俱死之事聞贈洪都督同知子祭葬雄都指揮同知詔巡撫汪浩徵官軍合討之攷異趙鐸事三編系之成化元年五月據其討平之年月年諸書皆系之天順八年何洪劉雄事見明史本傳三編不著今據增

明通鑑

第六册

DS
753
.H7
v.6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十 起旃蒙作噩盡彊圉大淵獻凡三年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

成化元年春正月乙卯享太廟　己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甲子兩廣守臣以叛猺不靖流剽廣東又越湖廣江右日益蔓延請發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亦言賊非大創不止韓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莫可于是以都督趙輔充總兵官為征夷將軍太監盧永陳瑄監其軍雍以僉都御史贊理軍務時雍方奉敕代葉盛巡撫廣東遂有是命攷異韓雍巡撫廣東事見葉盛傳而本傳則但言贊理軍務而已又王竑傳言舉雍為總督證之雍傳乃在平大藤峽賊後召趙輔等遷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是雍總督兩廣乃在明年此時改授僉都正與巡撫之加銜同意雍以去年奉敕代葉盛巡撫廣東未行而有是命非傳中脫誤也今分書之　戊辰西域諸國及哈密來貢禮部尚書姚夔等言哈密貢馬二百匹而使人乃二百六十人以中國有限之財供外蕃無益之費非策也乃下廷臣議定歲一入貢不得過二百人制可攷異事具明史哈密傳中明書系之正月戊辰今据之

是月開納粟例以備兩廣軍餉命戶部侍郎薛遠督兩廣餉事　二月戊子祭太社太稷　甲午上親祀先農耕耤田賜百官耆老宴宴畢還宮　保喇誘三衛九萬騎入遼河武安侯鄭宏擊卻之宏亨之孫也　是月雪少保于謙獄先是御史趙敔上言謙等為石亨輩誣陷榜示天下不一二年亨輩亦皆敗露陳循等已邀恩宥無俟臣言獨思正統十四年寇犯京城賴謙一人保守其功甚鉅伏乞收回前榜死者贈卹生者錄用上曰朕在東宮時即聞謙寃謙有社稷之功而受無辜之慘其敕有司急如敔言施行于是謙子冕壻朱驥及前大學士王文宗子龔並釋戍放歸攷異明書通紀憲章錄並系釋陳循江淵俞士悅等于是年正月證之明史陳循傳循因石亨之敗自訟所上書詔釋為民是循在英宗時已先釋之故敔奏中亦言循等已邀恩宥無俟臣言其江淵余士悅之等亦當同時並釋也三編据實錄系之二月又質實中亦辨之今從三編

廣西猺賊流劫廣東遂寇新會初廣東僉事毛吉分巡惠潮二府有程鄉賊楊輝已撫復叛攻陷江西安遠剽掠閩廣間進襲程鄉吉乘其未至募壯士合官軍得七百人直抵賊巢生禽輝破諸洞凡俘斬千四百人揵聞上方嗣位璽書嘉勞移巡高雷廉三府時民遭賊躪數百里無人烟吉不勝憤以平賊為已任按都雷州海康知縣王騏以擊賊死吉進兵破之是時新會告急吉檄指揮閻華署縣事而令同知陶魯合軍萬人至大磴破賊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時已乙夜吉召諸將分三哨黎明進兵會陰晦眾失期及進賊棄營走山上吉命潘百戶者據其營眾競取財物賊自山馳下殺百戶華亦馬蹶遇害諸軍遂潰吉勒馬大呼殺賊軍吏勸且避其鋒吉叱曰眾

多殺傷我獨生可乎言未已賊持刀趨吉吉且罵且戰手刃數賊力竭遂被害是日雷雨大作山谷震動又八日始得其尸貌如生事聞贈按察使錄其子科入國子監尋登進士方吉出軍時費千金為犒費以付驛丞余文司出入已用十之三會吉死文憫其家貧以所餘金授吉僕歸治喪忽是夜僕婦馮氏作吉語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大驚走告按察使夏壎壎至起揖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今余文以所遺官銀付吉家雖無文簿可考令吉負垢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汙我言畢仆地頃之始蘇卒歸其金于官吉死時年四十後賜謚忠襄考異毛吉死難事見明史本傳傳言成化元年二月此與天順三年葉禎死難事絕相似故傳特著其年月諸書不載今据增

有彗星見踰月又見西北長三丈餘三閱月而沒襄陽地震天雨黑黍考異二月彗見事具明史天文志憲章錄書是年正月己酉朔有流星光燭地自左攝提東南行至天市西垣孫氏二申野錄則云有星孛于天市垣與天文志所載同一事而月分異耳三編系之二月蓋据實錄也今從之

三月庚戌四川山都掌蠻作亂山都掌者永甯宣撫司所轄地也正統間屢歲出沒殺掠良民景泰元年招之復叛天順六年撫之又反至是大壩等寨之賊分劫江安合江等縣兵部以聞詔總兵官李安會永甯宣撫司相機勦撫毋釀邊患時侍讀周洪謨上討賊方略六事詔付所司行之

丁巳上幸太學釋奠于先師孔子始加牲用樂停祭酒官以下宴

是月荊襄盜起荊襄之上游曰鄖陽古麇庸二國地也元至正間流賊聚此作亂終元世莫能制洪武初鄧愈以兵勦除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間又多曠土山谷阨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採掘以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衆既多罔禀約束其中巧黠者稍稍相雄長天順間漢中守臣以聞英宗以小民饑寒所迫不欲用兵命御史撫輯謫戍數人餘陽聽撫而大奸潛伏不出尋復縱勢益滋蔓有錦衣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衆宜遣良吏鎮撫漸圖所以散遣之詞甚諄切不報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已境因循不治至是有劉通者少負膂力縣治前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因號劉千斤糾其黨石龍劉長子及苗龍苗虎等聚衆數萬為亂署將軍元帥等號偽稱漢王建元德勝寇襄鄧間指揮陳昇等二十四人皆先後拒之不克死焉時三原王恕為河南布政使詔擢右副都御史撫治之考異明史本紀系討荊襄賊于是年十二月蓋据命將出師之月日也三編据實錄系之三月蓋始亂奏報之月也證之王恕本傳恕以副都御史撫治在前命贊朱永等軍務在後今分書之

晉吏部尚書王翺太子太保時翺年踰八十屢疏乞休輒慰留至是詔雨雪免朝參

以旱災免陝西延安等府稅糧凡八萬七千一百石有奇

夏四月甲申河南鈞州地震有聲凡二十三日止

是月以都給事中張甯為汀州知府修撰岳正為興化知府大學士李賢出之也先是尚書王竑薦甯堪任僉都御史正堪任兵部侍郎賢皆不悅至是廷推兵部侍郎清理貼黃以正與甯名竝上詔責其會舉多私乃託以歷練禀旨出二人于外士論為之不平

五月戊申詔

修比干廟命有司春秋致祭　戊午熒惑守南斗　辛酉大雨雹壬戌上避正殿減膳勅羣臣修省　是月四川賊平先是何洪等既敗綿竹典史蕭讓率鄉兵擊趙鐸破之官兵繼進其黨稍散去鐸勢孤帥餘賊走彰明千戶田儀等設伏捽潼參將周貴分兵直擣賊巢賊大敗夜奔石子嶺儀偵知之追及手刃鐸鐸墮馬斬之傳首成都攷異四川賊平三編系之五月据明史何洪傳書云成化元年正月也按三編据實錄此條係輯覽所遺補入是年之五月必不誤疑明史五字誤作正字

六月庚子革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爵二人俱以奪門功封石亨既敗諸以奪門冒功者皆革奪唯瑾宗襲封如故至是有指揮同知董源等援例乞復道竝革瑾宗以瑾為錦衣指揮使宗指揮同知攷異明史本紀不載三編輯覽系之六月證之明史功臣表為六月庚子今据之

是月僉都御史韓雍大會諸將于南京時朝議用兵兩廣編修邱濬上書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賢善之上于朝詔錄其書示諸將諸將多主其說欲分兵兩廣雍不可曰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之戰是自敝也宜全師直擣大藤峽賊之巢穴所在腹心既潰控制四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可迎刃解耳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益奔突郡邑益殘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諸將皆曰善趙輔亦知雍才足辦賊軍謀一聽之雍遂帥諸將倍道趨全州

秋七月己酉免天下軍衛屯糧十之三　甲子振兩畿湖廣浙江河南饑時給事中袁方等上言比來救荒無術老弱轉死丁壯流移南陽荊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麥無秋乞敕官司振濟於是命撫治河南王恕及浙豫撫按各振其屬攷異振兩畿等省明史本紀系之七月三編系之八月蓋因遣沈義吳琛等牽連竝記也今据本紀分書之紀中不書湖廣今据三編增　甲戌瑪拉噶犯榆林巡撫陝西項忠會諸軍合禦之

八月丁丑復遣工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僉都御史吳琛往淮揚時廷議請緩徵鹽鈔通賦從之義琛奉使無所陳惟條上納粟事例既而皆以不恤民瘼斥罷　辛巳瘞暴骸　庚寅瑪拉噶寇延綏總兵官房能敗之　癸卯修王牒成　是月改右都御史李賓為南京兵部尚書

九月兵部尚書王竑致仕張寗岳正之出外也上以廷推不實罷會舉例竑聞之憤然曰吾尚可居此耶即引疾求退上方嚮用竑優詔慰留日遣醫視疾竑請益力至是始許之竑既去中外薦章百十上竝報寢

是秋韓雍會諸軍趨桂林斬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以徇軍威大振乃按地圖與諸將軍曰賊以修仁荔浦為羽翼宜先收二縣以孤賊勢乃督兵十六萬分五道先破修仁之賊窮追至力山擒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級荔浦亦定乃議趨潯州攷異据紀事本末憲章錄皆書大軍抵潯于十月證之雍傳則先平修仁荔浦其次第也其事當在八九月間今系之是秋下

冬十月韃靼瑪拉噶等復大入延綏詔大同總兵官楊信甯夏總兵官李杲陝西巡撫項忠等合擊之官兵力戰乃引去攷異瑪拉噶寇延綏三編系之是年十月諸書皆在七月證之韃靼傳云是秋散掠延綏冬復大入今据分書之　是月以王復為兵部尚書

十一月韓雍趙輔等帥官兵土軍長驅至大藤峽口先是雍

至潯州延問父老皆曰峽天險不可攻宜以計困之雍曰峽延袤六百餘里安能使困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匱賊何時得平吾計決矣比至峽口有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請為鄉導雍見即大聲曰賊敢紿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愕既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之賊聞大驚曰韓公天神也雍尋督諸軍水陸並進分遣總兵官歐信帥五哨兵自象州武宣攻其北自帥八哨兵與趙輔都指揮白全等自桂平平南攻其南復分二哨兵遣參將孫震等從水路入又分兵扼諸隘口賊魁侯大狗等兇懼移其累重于桂州橫石塘而立柵南山多置滾木礌石鏢鎗藥弩以拒大軍　十二月乙亥朔韓雍趙輔大破猺賊于大藤峽是時賊死拒分守要隘雍等帥水陸諸軍齊進擁團牌登山殊死戰連破石門林峒沙田右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賊皆奔潰官軍伐木開道直擣橫石塘及九層樓諸山寨賊復樹柵數里憑高以拒我軍誘賊發矢石度且盡雍躬督諸軍緣木攀藤上別遣壯士從間道先登據山頂舉礮賊不能支遂大敗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砦生禽大狗及其黨七百八十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墜溺死者不可勝計先是峽中有大藤如虹橫亘兩崖間晝沈夜見賊以為神及是雍用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捷聞賜敕嘉勞尋召趙輔還進雍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考異韓雍平大藤峽賊據明史本紀在十二月證之雍傳則以十月至潯州十二月朔破峽賊中間尚隔一月考紀事本末言雍軍以十一月抵潯州長驅至峽口十二月朔破之又據明史土司傳趙輔等平大藤峽賊奏中言十一月師次潯州期以十二月朔日水陸並進云云則是破賊在十二月之朔若其部署進兵則十一月事也是年十二月朔為乙亥他本有作十一月朔者傳寫之誤耳

初王恕奉撫治河南之命會丁母憂詔奪喪兩月即起視事恕辭不許始涖任懸榜曉諭而未受征討之命賊狃為故常橫掠如故恕聞于朝曰民可撫而奸民好亂者非攝以兵威賊未易平也廷議皆以為然癸卯命撫寧伯朱永為靖虜將軍充總兵官太監唐慎監軍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會恕及湖南總兵官李震合兵討之考異明書及明史紀事本末皆書命朱永白圭等討荊襄賊于五月與明史所記是年之十二月相差半年若謂牽連並記則荊襄之盜據紀三編起于三月紀事本末起于四月而命將出師則有紀載日月可憑非奏報先後遲遠之比也證之明史王恕傳當盜初起時欲以王恕撫治河南勤撫兼施而恕是時丁母憂詔奪喪後起復恕辭不許是恕涖撫治任當在秋間追撫治不效始請出師故恕奏中有民可撫而奸民好亂宜攝以兵威之語據此則是年十二月命將出自王恕之請明矣今據明史本紀及恕傳

是冬無雪

二年春正月戊申更定團營制先是上即位復立團營踰年改元復罷之至是御史魏瀚等上言備邊之策莫要于訓練營兵以為緩急之用今京師軍士不下三十餘萬或占役于私家或借工于公府或買閒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不過老弱充伍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以之折衝禦侮安能挫銳摧鋒又言選練一事尤繫于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處此多事之秋未見其濟上曰王復陞任未久難責近效前于三營內選擬精銳

官軍十二萬分為十二營團練情弊多端益滋廢弛今還歸三營分一等次第訓練仍差給事中御史不時巡察尋由兵部會同京營提督選得一等軍十四萬有奇上以數多仍令分十二營團練名其軍曰選鋒不任者仍歸本營區其名曰老家以供役于是團營復立而其法又稍變云考異明史本紀天順八年憲宗嗣位其年三月復立團營又成化二年正月罷團營三年四月復立團營據此則團營以天順八年復成化二年罷三年又復也三編天順八年三月復立團營目中則云明年正月復罷去又明年復立據此則團營之罷在元年復在二年與明史本紀不合證之憲章錄典彙諸書皆言二年復立團營考之明史兵志二年罷十二營統歸三營團練故諸書或以為罷或以為復三年之復則帝見人數大多仍分十二營操練其實復仍在二年也今參明史兵志彙書之仍據三編年月　乙卯大祀南郊　辛酉奉英宗神主祔太廟　壬戌皇長子生萬貴妃出也上大喜遣中使祀諸山川　己巳命九卿舉堪任布按二司者自是仍復三品薦舉例　二月癸未命禮部侍郎鄒幹巡視畿內饑民振之　己丑虜犯保德　三月甲辰賜羅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倫吉安之永豐人考異江西明時有兩永豐一廣信轄一吉安轄故明史倫傳書其里貫加吉安二字今從之為諸生即有志聖賢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知府張瑄憫其貧周之粟謝不受居親喪踰大祥始食鹽酪至是廷試對策萬餘言直斥時弊名震都下　己酉大學士李賢父卒詔起復三辭不許令奔喪遣中官護行營葬　辛亥冊封萬氏為貴妃　乙卯朱永等大破荊襄賊劉通于南漳先是湖廣總兵官李震方平苗賊歸聞劉千斤之亂乘勝進討屢敗之追及于梅溪賊巢官軍失利都指揮以下死者三十八人有詔切責白圭等大軍至震自南漳進兵合擊敗之會永疾留鎮偵賊巢穴在襄陽房縣豆沙河等處萬山之中列為七屯白圭奏聞議分兵四路蹴之上曰兵不可遙制敕圭等相機進勦　是月詔李震討靖州苗先是湖廣五開諸衛與貴州之黎平等府接壤上乃復命震兼鎮貴州獲賊首苗蟲蝦至是武岡沅靖銅鼓五開苗復蠭起巡撫王儉不能討復以命震考異明史本紀書李震破靖州苗于三年據其平苗之年月也三編書于是年三月據震討賊之年月也證之震傳震兼鎮貴州及獲苗蟲蝦皆在元年今彙書之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上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北虜敢與戰鬭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上命兵部覆奏部臣奏請敕御史往會官點選于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甯州環縣皆選民之丁壯者編成什伍號曰土兵其籍為兵者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詔如法行之　閏月癸酉振南畿饑時江淮大旱人相食詔發淮徐倉米四十萬石振之又副都御史林聰請貸蘇松漕糧及支運餘糧悉以備振皆從之　乙未朱永白圭大破荊襄賊劉通等時賊據險拒我圭等督諸軍分道進擊遂逼其巢通奔壽陽謀走陝西圭遣兵扼其餉道通乃退保大市與苗龍合官軍又破之雁坪斬通子聰及苗虎等賊退保後巖山據險下木石如雨諸軍四面仰攻圭往來督戰士皆蟻附而登賊不能支遂大敗生禽通及其眾三千五百

餘人獲賊屬子女萬一千六百餘人械通至京師磔之其黨石龍劉長子遁去逸入四川考異禽劉千斤明史本紀系之閏三月紀事本末及典彙均系之五月又明史作閏三月乙未明史稿作閏月癸巳今月日皆据明史惟三編元年三月目中記白圭禽劉通等于明年之夏疑所据各不同耳

夏四月倭寇浙東

擢掌新會縣事廣州府同知陶魯為廣東按察司僉事魯從韓雍征大藤峽雍在軍嚴重獨於魯虛己下之用其策輒有功至是兩廣賊平雍請擢用之專治新會陽江陽春瀧水新興諸縣兵考異陶魯擢僉事見明史本傳在成化二年憲章錄系之四月今從之

五月癸酉修撰羅倫劾大學士李賢時倫登第甫踰二月會賢奉詔還朝倫詣賢沮其起復不省乃上疏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大學士李賢臣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不可不慎曩陛下制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于下竊以明人倫厚風俗莫先于孝在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於賢以為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聞也夫人君當舉先王之禮教其臣人臣當守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辭曰不敢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据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起復劉珙矣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祿之實孝宗未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事強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冊書之為盛事士大夫傳之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臣以孝由臣孝可移于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王黼史嵩之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壞亂社稷傾危流禍當時遺譏後代無它君不教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于君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口實可言宜降明詔俾如劉珙得以言事使賢于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于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且陛下毋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水之方圓盂實主之臣之直佞君實召之陛下誠於退朝之暇親直諒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舍獨信之偏見納逆耳之苦言則眾賢群策畢萃于朝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后天下可治哉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不知此人于天下之重何關耶且婦于舅姑喪亦三年孫于祖父母服則齊衰奪情于夫初無預其妻奪情于父初無于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還乃號于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命不許雖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意至于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出於此哉枉己者不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于若人而起復之也今大臣起復羣

臣不以為非且從而贊之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朝致綱常之壞風俗之弊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許賢歸家持服其它已起復者仍令奔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變亦從墨衰之權使任軍事于外盡心喪于內將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法則羣臣效人倫由是明風俗由是厚矣疏入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疏救不報御史楊琅復奏言天下之士氣與國家之元氣相流通士氣之壯弱即元氣之消長繫焉陛下即位以來頒布明詔開廣言路以振作鼓舞天下之士氣未幾而王徽等以進言遠斥士氣為之一沮至是羅倫又以論事補外士氣為之再沮夫士氣之在國家鼓舞振作尚恐其不振況從而沮抑之將諛佞成風聰明日壅甚非朝廷之福也乞追回王徽羅倫等復其舊職以作士氣奏入有旨切責尚書王翺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何可效之卒不聽考異據明史本紀賢丁父憂在三月起復被劾在五月證之羅倫傳言倫廷試授修撰踰二月大學士李賢奔喪畢奉詔還朝倫詣賢沮之不聽乃上疏云云是年三月有閏則所謂踰二月者正五月也又宰輔表李賢三月丁憂五月起復與本紀月分合明史稿書倫劾賢于三月蓋因賢丁憂連記之弇州以為九月非也賢之丁憂去倫登第僅五日明史分書今從之　援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明史三編以為王翺憲章錄皇朝通紀皆作尹直今從正史　己卯禁侵損古帝王忠臣烈士名賢陵墓祀者論罪　是月召白圭還時未永疾愈命帥兵搜勦餘賊　六月甲辰趙輔班師還時韓雍留鎮兩廣散遣諸軍以省饋餉而遺孽侯鄭昂等復乘虛攻陷潯州及洛容北流二縣雍被劾引罪上以其功大勿問　乙巳免今年天下屯糧十之三　壬子瑪拉噶寇延綏詔彰武伯楊信為平虜將軍充總兵官太監裴當監督軍務會陝西巡撫項忠禦之信時鎮守大同兵部尚書王復等議以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算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大同宣府鎮巡諸官亦宜令整飭兵備候期調發于是信復以議事召還　是月巡按湖廣御史王瀛奏賊首石和尚即劉千斤之黨石龍者集衆千餘焚劫四川巫山大昌等縣殺夔州通判王禎奉節縣典史及百戶二人俱遇害兵部王復等請勅白圭督京營山東官軍分往勦捕仍勅四川守臣馳赴夔州調兵策應　秋七月辛巳封弟見治為忻王見沛徽王　戊戌瑪拉噶犯固原　是月學士彭時乞歸省許之　八月丁巳瑪拉噶犯寧夏都指揮焦政戰沒時楊信未至而項忠禦寇于延綏兵部劾忠詔特宥之　丁卯復故少保于謙子冕官冕以蔭授副千戶謙冤既雪詔復冕官自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復遣行人往祭謙墓制詞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一時朝野傳誦之　是月遣兵部尚書王復整飭延綏邊備左都御史李秉整飭大同邊備復至陝西自延綏抵甘肅相度形勢上言延綏東起黃河岸西至定邊營接寧

夏花馬池縈紆二千餘里險隘俱在內地而境外乃無屏障止憑墩堡以守一旦有事軍反居內民顧居外官軍未行而民遭掠已盡矣又西南抵慶陽相去五百餘里烽火不接寇至民猶不知其迤北墩堠率皆曠遠非禦邊長策請移府谷響水等十九堡置近邊要地而自安邊營接慶陽自定邊營接環州每二十里築墩臺一計凡三十有四隨形勢為溝牆庶聲息相聞易于守禦詔兵部議行之秉至大同首劾鎮守中官李良總兵官武安侯鄭宏失律罪軍政肅然

冬十月丁未朱永白圭等誘執石和尚時石和尚劉長子聚衆巫山圭遣參將喜信鮑政都指揮白玉合兵圍之賊餉絕乞降圭遣指揮張英往誘之劉長子遂縛石和尚送喜信營受之長子詣信營乞食信餉之俾居近營已並誘執劉千斤妻連氏及其偽職常通王靖張石英等六百餘人事聞詔搜捕餘賊悉平諸將忌張英功譖于永謂英多獲賊賄以事捶殺之遂班師考異禽石龍月日見明史本紀證之白圭朱永等傳大畧相同而憲章錄及紀事本末較詳紀事並及朱永殺張英事三編質實亦引之又明史朱永傳言永進討石龍馮喜皆捷馮喜諸書皆不見憲章錄以為即劉長子也俟考

十一月庚辰以平大藤峽賊功封趙輔為武靖伯時潯州報至言官交劾輔等而廣西巡按御史端宏謂賊流毒方甚而輔妄報賊盡冒封爵不罪輔無以示戒輔乃自陳戰伐委其罪于守將歐信上皆弗問　甲午皇子薨萬貴妃自此不復娠而擅寵如故　是月磔石龍劉長子等七十三人于市斬其家屬五十二人　十二月甲寅李賢卒閣臣得君自三楊後無如賢者賢亦自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及是卒上震悼贈太師謚文達賢立朝三十餘年一時翕然稱賢相然其自郎署受知景帝洊擢卿貳而著書詆帝荒淫多過其實其抑葉盛擠岳正不救羅倫尤為世所短云

薛應旂曰文達之卒陳文誌其墓謂其量宏而福厚大臣遭遇之隆無與比者夫福誠厚矣遭遇隆矣但其忌張甯岳正王徽王淵俾終身棄置而奪情戀位不能釋憾于羅倫吾未見其量之宏也王鏊言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無如李賢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夫為相而以賄聞此攘竊之流也比來蓋接踵矣雖少有才猷皆矯偽以自文耳安足論哉

丙辰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劉定之入閣預機務時以李賢之卒故有是命定之謙恭質直以文學結人主之知嘗有中旨命製元宵燈詩中使卻立以俟定之據案伸紙立成七言絕句百首上嘉賞之　是月鎮守開原太監韋朗坐失律當逮治時內侍謟事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遂爭假采辦名先後出監大鎮至是朗坐罪其同官瑱守太監李良上言昔武侯失律街亭韓琦喪師西夏兵家之常未嘗以一眚遂棄請宥朗戴罪立功兵部覆奏謂朗私役軍

人貽誤大事豈得援諸葛韓琦以為比宜勿許然內批仍赦不問　是冬工部尚書白圭丁憂詔奪情起復　瑪拉噶復犯延綏參將湯允績戰死楊信等無功搜套師亦竟不出（考異湯允績戰死諸書或系之三年或系之是年之七月證之明史韃靼傳言是年夏大入延綏冬復入延綏允績戰死是瑪拉噶一夏一冬兩犯延綏今据之）　廣西再亂諸賊所在蠭起思恩潯賓柳城悉被擾掠流劫至廣東欽化二州韓雍四路勦捕分遣僉事陶魯廣東高州知府孔鏞大破劇賊廖婆保于欽化二州璽書嘉勞（考異明史本紀十二月書云是月斷藤賊復起證之韓雍趙輔等傳廣西遺孽在輔班師之後故諸書多系之七八月間若本紀所記十二月疑韓雍奏平之月日也又證之陶魯傳言是年冬破欽化二州之賊而證之韓雍傳中亦云兩廣之賊應時殄滅其在趙輔進封之前後可知今据之統系于是年之冬）

是歲刑部員外郎彭韶疏論僉都御史遼東巡撫張岐憸邪請召王竑葉盛李秉忤旨下詔獄給事中毛宏上書論救不聽卒輸贖後遷郎中

三年春正月壬申撫甯伯朱永以平賊功進爵為侯加白圭太子少保　己卯大祀南郊　丙申命朱永充總兵官會楊信討瑪拉噶副都御史王越參贊軍務是時韃靼諸部內爭保喇弒蒙古勒克青吉思瑪拉噶又殺保喇更立他汗而居河套之阿勒楚爾者復與瑪拉噶仇因自殺所立汗逐阿勒楚爾而遣使入貢尋渡河入大同詔永等往禦之會瑪拉噶再乞通貢而別部長頗羅鼐（舊作孛魯乃）亦遣人來貢上許之敕永等駐軍塞上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丁巳李震大破靖州苗平之震平苗蟲蝦後湖廣諸苗復起密邇貴州兩省告警震以貴州終難遙制請專鎮湖廣許之乃還兵由銅鼓天柱分四道進直抵清水江因苗為導深入賊境兩月間破巢八百焚廬舍萬三千斬獲三千三百而廣西猺賊刦桂陽者亦擊斬三千八百有奇當是時震威名著西南苗獠聞風畏慴時呼為金牌李　是月召彭時還御經筵故事經筵講畢辭退上必口宣賜酒饌閣臣講官承旨叩謝出及是劉定之請照例宣賜毋煩玉音自是君臣之間無一詞相接人咸以定之巽順為過云　三月戊辰召商輅為兵部侍郎兼學士復入閣輅自罷斥後英宗以己所取士欲用之終以忌者而止至是召至京師命以故官入閣輅疏辭上曰先帝已知卿枉其勿辭首陳勤學納諫儲將防邊省冗官設社倉崇先聖號廣造士法凡八事上嘉納之其言納諫也請召復元年以後建言被斥者于是羅倫及言事被謫漢陽知府孔公恂等皆召還復其官時給事中毛宏請斷自踐阼而後召還給事中王徽等不許倫亦改官南京居二年引疾歸遂不復出屏跡金牛山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又十四年卒嘉靖初以御史唐龍請追贈左春坊諭德謚文毅學者稱一峯先生　己巳瑪拉噶復犯大同　辛巳復開浙江福建四川雲南銀場以內臣領之　是月召李秉還　戶部尚書馬昂及副都御史林聰清理京營文案閣臣陳文謂必得內臣共事始可剗除宿

弊因薦太監懷恩從之恩原姓戴相傳以為前兵部侍郎戴綸之族弟也踰月進聽右都御史　夏四月四川自去年
六月至于是月地凡三百七十五震壬寅勅所在官吏修省遣使祭其山川　乙巳錄囚　是月改王復為工部尚書
復自延綏還言者謂治兵非其所長乃起復白圭為兵部尚書督十二團營　刑科給事中毛宏偕六科諸臣上言比
塞上多事正陛下宵衣旰食時乃聞退朝之暇頗事逸游礮聲數聞于外非禁地所宜有況災變頻仍兩畿水旱川廣
兵革之餘公私交困願省游戲宴飲之娛停金豆銀豆之費日御經筵講求正學庶幾上解天怒下慰人心御史展毓
等亦以為言上皆嘉納之而不能用　五月壬申宣府大同地震有聲威遠朔州亦震敕鎮巡官警備　是月荊門州
訓導高瑤抗疏陳十事其一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陛下方在東宮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
禍亂何由平乘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甯謐元元樂業厥功不細迨先帝復辟貪天功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
節惠隮祀未稱典禮望特敕禮官集議追加廟號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久不決時給事御史多以建言獲譴言路大
阻惟瑤以卑官建危言卒無罪 考異高瑤請加景帝廟號憲章錄明書皆系之是年之五月證之明史瑤傳特書成化三年五月今據之 復命都御史李秉督師遼東 考異
秉以三月召還五月督師遼東皆見明史七卿表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詔羣臣修省 考異明史書雷震于六月戊申三編亦系之六月皆据實錄也明史稿作七月乙酉蓋下詔修省及
停採辦之月日牽連並記耳今從明史三編 時言官劾罷戶部尚書張睿南京侍郎俞綱等于是陳文彭時商輅劉定之姚夔並乞免上皆
慰留之　辛酉詔襄城伯李瑾為征夷將軍充總兵官討山都掌蠻太監劉恒監軍晉兵部侍郎程信為尚書提督軍
務初四川戎縣蠻數叛上敕總兵官進勦屢破賊寨移兵珙縣進至戎縣貴州兵亦至抵金鵞池遂合攻大壩斬獲甚
多以提督而蠻性叛服不常軍還復出寇至是陷合江等九縣所過屠城赤地千里廷議大發兵討之信言山勢險惡
必得土兵為之鄉導請敕諸土司集兵聽調仍守境勿縱賊逃從之　秋七月乙酉停河南採辦　是月吏部尚書太
子太保王翺以病免翺致仕未出都越三月卒贈太保謚忠肅翺清心寡欲方嚴質直典銓十餘年門無私謁有所論
薦不使人知嘗曰吏部豈快恩怨地耶自奉儉素歷仕五十三年第宅服食不改于舊與李賢同得上眷而方執過之
惟性不喜南士所引用多北人時頗以此少之　八月巡按江西御史趙敔上言江西賦繁官少催徵不力逋負遂多
請增設司府佐貳官俾專督理報可于是增布政使參政一南昌吉安撫袁臨江饒瑞七府同知各一　是月英宗睿
皇帝實錄成閣臣陳文彭時劉定之皆加官餘總裁纂修官陞賞有差　九月辛未振湖廣江西饑　是秋葉盛自宣
府召還遷禮部右侍郎偕給事毛宏按事南京還改吏部以王越巡撫宣府　虜陷開城知縣于達教死之徙開城縣

于固原　冬十月南京司禮監內官家人阮權盜南京大宗神御珠冠金盆等物事覺伏誅　十一月乙亥封周壽為
慶雲伯壽周太后弟也　十二月庚子禮部以追崇景泰廟號不敢擅議請上裁決時高瑤疏報聞左庶子黎淳追論
景泰廢立事且以昌邑更始為比謂不宜復上曰此已往事朕不介意淳為此奏欲獻諂希恩耳議遂寢然上終感瑤
言　辛丑杖翰林院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㫤時以明年上元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奉懋仲昭㫤同疏進諫略曰
陛下命撰鰲山煙火詩詞臣等竊謂非陛下本懷或以兩宮聖母在上欲備孝養奉歡心耳然大孝在乎養志未可徒
陳耳目之娛以為養也今川東未靖遼左多虞江西湖廣赤地數千里此正陛下宵旰焦勞兩宮聖母同憂天下之日
至翰林官以論思為職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曰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以陳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詞豈
仁義之言帝王謹小慎微必矜細行者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也乞停止煙火移此視聽明目達聰省此資財振饑
恤困則災祲可消太平日致矣上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責懋等妄言杖之闕下謫懋仲昭知縣㫤通判時以與羅倫
言事被黜相先後人稱為翰林四諫云　是月李秉為吏部尚書秉自遼東召還仍掌都察院事及是王翱卒廷推
代者上特擢秉任之秉銳意澄仕路監生需次八千餘人請分別考核黜庸劣者數百人（考異秉擢吏部事見本傳證之七卿表以十一月召還十
二月任吏部尚書今據之）　是歲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詔南京僉都御史高明討之明造巨艦名曰籌亭往來江上督戰並江置
邏堡候望賊蹤跡無所匿遂平之內官鬻私鹽者據法沒入官鹽政大治因條上利病十餘事多議行　廣西賊首黃
公漢等猖獗于思恩潯州按察僉事陶魯偕參將夏鑑等連敗之未幾賊陷石康執知縣羅紳魯復偕鑑追擊之六菊
山敗之

明通鑑卷三十一

紀三十一（起著雍困敦盡上章攝提格凡三年）

憲宗純皇帝

成化四年春正月甲戌大祀南郊　是月武靖伯趙輔進封侯予世伯券　給事中毛宏率六科論救章懋等略曰古
人有言曰君明則臣直今懋等敢言直諫實由陛下聖明有以致之既不深罪其言而又改調外任恐遠近流傳非盛
德事也伏望從宜處置以慰人心息物議而于國家大體亦有裨益疏上調懋等南京評事行人等官　二月以水旱
免直隸高郵州成化三年秋糧十六萬五百七十石有奇　三月甲子以湖廣去年旱免荊州等處十四府七十五州縣

並武昌等二十三衛所糧凡一百七萬三千餘石　甲申詔中外勢家毋得擅請田土先是番僧有扎實巴勒實巴舊作劄乞靜海地為常住田嘉善公主求文安地數百頃德王請壽張地四千餘頃皆予之戶科給事中邱宏偕同官上言洪武永樂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詔聽民開墾永不科稅邇者權豪怙勢率指為閒田朦朧奏乞如嘉善公主西天佛子扎實巴勒等求地多者至數十百頃夫地踰百頃古者百家恒產也豈可徇一人之私而奪百家之恒產哉上納其言詔自今請乞皆不許著為令仍敕扎實巴勒等所乞還之于民考異邱宏上疏見明史本傳在四年之春本紀書三月下詔以宏奏故也番僧乞田已見宏疏中上納宏言今還其田于民則其事必在四年三月之前明書系之是年九月誤也今據三編系之三月之末　是月昏霧蔽天不見星日者累晝夜　改戶部侍郎楊璿為右副都御史撫治荊襄南陽流民考異璿撫治荊襄即撫治河南之任也王恕時內遷刑部侍郎故以璿代之憲章錄紀事本末皆系之是年之三月今據增　是春提督兩廣軍務韓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東西分設巡撫從之乃命陳濂撫廣東張鵬撫廣西而雍仍以總督專理軍事　夏四月甲午追封太后父周能為慶雲侯時慶雲伯周壽復以太后弟冒禁求涿州田六十餘頃上不得已許之自是勳戚效尤者接踵矣　丁巳錄囚　陳文卒文素以才自許在外頗著績效士大夫多冀其進用及入閣參大政無所建明惟朝退引賓客故人置酒為曲宴專務請屬遇睚眦怨必報及李賢以奪情為羅倫劾文以己為詹事時方丁母憂益內愧于是陰助賢逐倫益為時論所鄙賢卒後文益恣行名節大喪至是卒廷議謚莊靖御史謝文祥禮部主事陸淵之皆疏論文不當得美謚上以事已施行不許考異陳文卒于四年本紀系之是年四月丁巳下證之宰輔表亦云四月惟明史稿書五月甲寅誤也今從明史　是月加番僧封號是時番僧有扎巴勒燦者舊作劄巴堅參以祕密教得幸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宏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扎實巴勒舊譯見上為清修正覺妙慈普濟護國衍教灌頂宏善西天佛子大國師索諾木巴勒燦舊作瑣南堅參為靜修宏善國師其徒加封錫誥命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棕輿衛卒執金吾杖前導其它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倖倖由茲更進矣　召尚書程信還與白圭同任兵部尚書先是信奉詔討四川山都掌蠻請敕東川芒部烏蒙烏撒諸府兵並速調湖廣永順保靖兵又請南京戰馬一千匹應用比至賊已攻燒上下羅計等寨仍督游擊羅永忠等由永甯赴期分道並進賊敗遁入深箐乘風縱火先後焚賊寨二千斬首三千有奇生禽一千餘人獲鎧仗孳畜無算又討九姓廟之不奉化者改大壩為太平川長官司山都水都分地設官控制之諸蠻悵息四川遂平考異程信自四川召還七卿表系之是年四月證之本紀信平蠻在三年十二月而信傳所記皆在四年今牽連記于四月召還之下其瑾等賞功進爵仍據功臣表分書之
五月癸未遣官錄天下囚　六月丙午以旱災免江西秋糧二百八十八萬六千三百餘石　辛亥開城賊滿俊反滿

俊一名滿四其祖巴丹以洪武初率所部歸附授千戶畜牧蕃息又無科徭俊素獷悍藏匿奸盜會有獄連俊有司跡捕至其家多要索俊遂激衆為亂不數月聚黨數萬關中震動詔陝西總兵官甯遠伯任壽巡撫都御史陳价討之壽甯遠侯禮之子也

甲寅慈懿皇太后錢氏崩初英宗北狩錢后傾中宮貲佐迎駕夜哀泣籲天遂損一目及英宗在南宮不自得后曲為慰解洎英宗大漸遺命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朕同葬大學士李賢退而書之冊上即位周皇后以己子欲獨上徽號李賢彭時力爭乃兩宮並尊及營裕陵賢時請營三壙下廷議中官夏時等希指不可事竟寢至是太后崩周太后不欲后合葬上召大臣議學士彭時首對曰合葬裕陵主祔廟定禮也翌日又問時對如前上曰朕豈不知慮他日妨母后耳時曰皇上孝事兩宮聖德彰聞禮之所合孝之所歸也時閣臣商輅劉定之議皆同乃合詞奏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心為心今安厝慈懿太后于左而虛右以待將來豈非兩全其美上頷之是夕時等復疏言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葬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章獻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寢之制稍有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下禮官及廷臣衆議皆請如時言上曰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其議別卜明日廷臣百四十七人並上疏讀又明日禮部尚書姚夔合諸大臣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皇上當守祖宗成法豈可阿順母后顯違前典上猶豫仍不決于是給事中毛宏倡言曰此大事吾輩當以死爭于是給事中魏元偕同官三十九人御史康允韶亦偕同官四十一人伏哭文華門外中使傳旨命退衆叩頭曰不得旨不敢退自巳至申乃得允衆齊聲呼萬歲出考異明史本紀書太后崩于是月甲寅明史稿則並書姚夔帥百官請合葬祔廟及羣臣跪哭文華門事于七月戊午按太后崩于六月甲寅為六月二十六日戊午則七月之朔也證之姚夔及后妃傳皆崩後三四日間事今並系之六月甲寅下

秋七月癸酉命都督同知劉玉為平虜副將軍充總兵官討滿俊以太監劉祥監其軍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師未行而陳价等之敗問至時滿俊擁衆自署招賢王价及甯夏總兵官廣義伯吳琮會任壽以兵三萬進討敗績都指揮蔣泰申澄被殺賊因官軍器甲勢益張入據石城石城即唐吐番石堡城稱險固非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山上有城砦四面峭壁中鑿五石井以貯水惟一徑可緣而上詔玉等進軍圍之考異陳价等之敗明史稿系之是年七月明史改入八月三編目中亦据之按玉以七月奉詔討賊必在价等既敗之後證之明史項忠傳言玉等師未行而巡撫陳价先以兵三萬進討大敗又明史紀事本末言任壽陳价等既敗賊乃益猖獗事聞逮价壽等下獄命項忠總督軍務劉玉充總兵官往討之据此則任壽陳价之敗在前而玉等之奉詔討賊在後明矣明史分系之七八兩月前後倒置今仍据明史稿書之

戊寅上大行皇太后尊謚曰孝莊睿皇后

八月癸巳京師地震

己酉以平山都掌蠻功進襄城伯李瑾為侯封羅秉忠順義伯

是月逮任壽陳价等下獄時南京大理卿馬文升丁父憂歸即家起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以代价

先是朝廷聞价等之敗欲令撫甯侯朱永將京軍赴援永

多所要請閣臣彭時惡其張大且策項忠能破賊毋煩益兵會忠抵石城馳疏上言臣等調兵三萬三千餘人足以滅賊今秋深草寒若更調邊軍往復需時賊得遠遁且邊兵不能久留益兵非便疏至上遣中官偕白圭程信至閣議時曰賊四出攻掠鋒誠不可當今入石城自保我軍圍甚固此困獸易禽耳信曰安知忠不退師時曰忠處分已定何故退且今出師何時到信曰來春時曰如此益緩不及事事成敗冬月決矣信忿出危言曰忠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后出師衆懼問時何所見時曰觀忠疏曲折知其能若更遣禁軍則退避不敢任賊未可知也時閣臣惟商輅然其言禁軍得不遣考異明史本紀書命朱永代劉玉為總兵官于八月乙卯證之彭時項忠等傳則朱永實未行蓋朝議欲遣永代劉玉以彭時言而止明史所書似係命永討賊已奉明詔然亦不言其中止也今參明史列傳書之而刪去乙卯朱永為總兵官語　九月庚申葬孝莊睿皇后于裕陵　辛酉振陝西饑　癸亥有客星蒼白色芒長三丈尾指西南變為慧掃三台越五十八日乃滅考異明史天文志九月己未有星見星五度東北行越五日芒長三丈尾指西南變為彗星其後晨見東方昏見室南犯三公北斗瑤光七公轉入天市垣出垣漸小犯天屏西弟三一星十一月庚辰始滅按三編書是年九月彗星見日中起于癸亥据其變彗之日即志中所謂越五日者是也惟三編言五十八日乃滅自癸亥推之應以十一月庚申滅而諸書皆言彗星沒于十一月戊午則五十六日若据明史天文志則以九月己未數至十一月庚辰又八十二日矣蓋或据其微或据其沒所記詳略不同耳今仍据三編　辛未奉孝莊皇后主祔太廟　壬申以地震星變下詔自責並敕羣臣修省時萬貴妃寵盛大學士彭時等言外廷大敗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為至要諺云子出多母今嬪嬙衆多維熊無兆必陛下愛有所專而專寵者已過生育之期故也望均恩愛為宗社大計妃長上十九歲時已近四十故云上雖知其忠而不能用　甲申杖給事中董旻御史胡深等九人先是上以星變求言禮科給事中魏元率同官上言其略謂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東方光佛台垣人心洶懼皆陰盛陽微之驗也臣傳聞宮中盛寵匹耦中宮陛下富有春秋而震位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于愛專情一之人而不求所以固國本安民心哉十三道御史康允韶等亦以為言上曰宮中之事朕自有處不聽元等又言四方旱澇相仍民困日棘荊襄流民告變而戶部尚書馬昂等凡遇奏報視為泛常首鼠依違民更何望乞罷征稅發帑銀遣官振濟並請敕昂自陳休致以儆不職于是旻偕給事中陳鶴胡志深偕御史陳宏鄭己何純方昇張進祿先後上書痛詆學士商輅尚書程信姚夔二皆不納越日旻等復劾輅等謂諫官彈章故事達御前者非大廷宣讀則封進未有不讀而面呈者上不悅曰大臣進退有禮旻等敢不循舊章亂朝儀耶于是輅等皆乞休上惟聽昂致仕餘不許夔憤甚復連疏求去旻深復合詞攻而詆夔尤力上怒乃下旻等九人獄先是御史林誠疏劾輅曾預易儲事不宜用上怒曰朕用商輅有何不可而屢奏擾耶因並下誠獄命廷鞫諸言者欲加重譴輅曰臣嘗請優容言者今以臣故反責之如公論何上意少解乃命杖旻等乃

復其職考異杖董旻等九人明史本紀書于是月甲申三編于彗星見日中遺之今參明史商輅魏元等傳增　是秋吏科給事中程萬里上言滿四等據險嘯聚而瑪拉噶往來于宣府大同去邊不遠其情叵測萬一有變畿輔震驚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近我邊地止二三日程彼客我主一也兼并諸部馳驅不息既驕且疲二也比來散逐水草部落四分兵力不一三也宜選精兵二萬統以驍將使偵虜所在潛師擣之破可必也上壯其言而不能用考異萬里上書據明史達靼傳在四年秋憲章錄系之九月今仍據明史書是秋下

冬十月乙未項忠圍滿俊于石城屢敗之伏羌伯毛忠分攻賊巢項忠由木頭溝直抵礮架山下斬獲不少忠乘勝冒矢石連奪山北山西兩峯而項忠等亦克山之東峯及石城東西二門賊大窘相對哭忽昏霧起他哨舉烟掣軍賊遂并力攻忠忠中流矢卒年七十五從子海孫鎧前救護忠亦死忠為將嚴紀律善撫士其卒也西陲人弔哭者相望于道事聞贈侯諡武勇予世券

己亥吏部考覈諸司斥罷中外聽選官三百餘人時吏科給事中毛志言邇者京師地震妖星示警御史康永韶等奏稱兩京官員宜從公考覈以消天變請從之遂有是命而尚書李秉銳意澄清所斥退者多大臣鄉故因之謗議紛起

是月進商輅兵部尚書兼學士直內閣如故輅以請優容建言諸臣上尤重之又進劉定之禮部左侍郎時因久旱萬貴妃擅寵儲嗣未兆郕王女及笄未下嫁定之並論及之疏皆留中不下

以戶部侍郎楊鼎為本部尚書代馬昂也

十一月壬戌項忠擊固原之賊平之毛忠之敗也劉玉被圍于城下諸軍欲退項忠斬千戶一人以徇衆乃殊死戰忠親冒矢石不少避玉得出復連戰數十賊大衂會有星孛於台斗占者以為在秦分不利出師忠聞之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奉詔討罪師直而壯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此何害乃日遣兵薄城下焚賊芻草絕其汲道四面蹙之賊窘欲降邀忠與馬文升相見忠偕劉玉單騎赴之文升亦從數十騎至呼俊等速降賊遥望羅拜忠直前挾俊姪璹歸俊疑懼不敢出有賊將楊虎貍夜出汲被獲忠貰其死諭以購賊賞格且賜之金帶鉤縱歸使誘俊出戰忠伏兵禽馬盡獲餘寇毀石城鑿石紀功請增一衛於固原西北西安廢城留兵戍之送俊至京師伏誅初石城久不下天甚寒士卒頗困忠慮賊奔突乘凍渡河與套寇合乃日夜治攻具歷大小三百餘戰彭時商輅知其才能辦賊不從中制卒用殄滅論功進右都御史與林聰協掌院事

瑪拉噶寇遼東攻指揮傅斌營指揮胡珍率軍來援被賊射死考異明史本紀書虜犯遼東胡珍戰沒于十一月壬戌即下文遼東總兵官趙勝所奏十一月初六日事也乃又于十二月趙勝奏中復及胡珍被賊射死書法重複而據明史稿則書寇犯遼東于丙子又與趙勝所奏十一月初六日不合今胡珍之死仍據明史月日而刪去十二月趙勝奏語

十二月戊戌湖廣地震

己酉瑪拉噶復犯延綏都指揮僉事許甯擊敗之甯故總兵貴之子也

是年之夏日本始遣使來貢詔禮之如制使臣自言本甯波村民請便道過省許之並

戒使臣至家毋引中國人入海其冬復遣使臣清啟入貢傷人于市有司請治其罪清啟奏請帶回本國如法論治上命姑宥之自是外蕃使臣益無忌憚矣　朝鮮國王李瑈卒遣中官鄭同崔安封其世子晄為王巡按遼東御史侯英奏舊制册封正副使皆于翰林院中選有學行文望者充之況今所遣同安俱朝鮮人屬在臣民見其國王不免屈節殊褻中國體乞寢成命或翰林或給事中及行人内選一員充使為便上是其言命今後册封王副使毋遣内官著為令　安南國王黎灝侵據廣西憑祥詔守臣謹備之　中官潘洪奏乞兩淮餘鹽五萬餘引戶部爭之不許未幾賜太監陳玹萬引潘午萬引自是中官奏乞者接踵矣

五年春正月乙丑大祀南郊　是月吏部尚書李秉致仕秉居吏部朝覲考察斥退多人侍讀彭華大學士時族弟也附中貴數以私干秉秉不聽而是時大理卿王槩亦欲去秉代其位乃共嗾同鄉給事中蕭彥莊劾秉十二罪且言其陰結年深御史附己以攬權上怒下廷議左侍郎崔恭以久次當得尚書而秉先得之頗不平右侍郎尹旻嘗學于秉秉初用其言既而疏之于是二人皆言嘗諫不聽刑部尚書陸瑜附會入奏上以秉徇私變法負任使落秉太子少保令致仕復命彥莊指秉所結御史不能對久之乃以劉璧等三人上所論亦多失實上怒遂並彥莊下詔獄謫為大甯驛丞方秉之被劾也勢洶洶且逮秉秉謂人曰為我謝彭先生秉罪惟上所命第毋令入獄入則秉必不出恐傷國體及聞薄責秉乃已秉行官屬餞送皆欷歔有泣下者秉慷慨揖諸人登車去家居二十年與王竑並負重望中外薦章十數上竟不起　李秉既罷廷推吏部尚書商輅欲用姚夔彭時欲用王槩而北人居言路者謂時實遂秉諠謗于朝時稱疾不出侍讀尹直以時槩皆己鄉人恐因此得罪急言于輅遂以崔恭為吏部尚書代秉　南京吏部侍郎章綸以考察與僉都御史高明議不協疏既上綸復獨奏給事中王讓不赴考察且言明剛愎自用己言多不見從乞與明俱罷會葉盛等按事南京詔覆勘而綸子元應者以去秋冒籍舉京闈為給事中朱清御史楊智等所發盛等先已奉旨勘得實至是讓及下考諸臣又連章劾綸綸亦屢疏求罷上不聽而所奏元應冒籍事亦置不問綸性戇好直言上以前請復儲事眷不衰而為侍郎二十年不得遷久之乃請老去既卒其妻張氏上綸奏稿上嘉歎贈禮部尚書謚恭毅（考異李秉章綸事憲章錄皆系之正月蓋朝覲考察皆正月事而證之秉傳則正在禮部會試舉子並集都下之時至葉盛毛宏按事南京亦正在是時今据增）　二月乙卯南京雷震山川壇具服殿之獸吻　是月與化知府岳正入覲遂致仕正既出外欲有所興革鄉士大夫多不利其所為騰謗言正亦厭吏

職逐乞歸歸五年卒嘉靖中追贈太常寺卿諡文肅　衍聖公孔宏緒有罪廷臣請按治上以先聖嫡裔惟奪其爵宏緒者彥縉孫也襲封幼弱詔命其族父公恂理家事英宗復辟宏緒入賀纔十歲進止有儀帝甚悅每歲入賀聖壽帝聞其賜第湫隘以大第易之凡南城賞花西苑校射皆預焉宏緒既少貴又為故大學士李賢之壻漸多過舉賢既卒有司奏劾其貪淫暴虐諸不法狀罷為民以其弟宏泰襲封宏泰沒爵仍歸宏緒子　閏月癸未廣東瓊山縣雨雹大如斗考異見明史五行志憲章錄二申錄所載月日同推明史天文志書五年二月丙申癸亥俱月犯歲星以歷推之丙申在二月癸亥則閏二月也今于目錄是月下校改　三月辛丑賜張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辛巳皇子祐極生柏賢妃出也　是月江西真人張元吉坐擅殺四十餘人有一家三人者下獄論死給事中毛宏等請絕其封毀其府第不許考異據諸書皆在三月今據三編成化九年目中　五月辛丑以禮部侍郎萬安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安有同年生詹事李泰中官永昌養子也齒少于安安兄事之得其驩自為同官每當遷必推安出己上至是議簡閣臣泰復推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閣而泰忽暴病死安外寬而深中既柄用惟日事請託結諸奄為內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安因內侍致殷勤自稱子姪行妃嘗自愧無門閥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數過安家其妻王氏有母至自博興王謂母曰嚮家貧時以妹為人婢今安在母曰第憶為四川萬編修者通心疑是安訪之則安小婦由是兩家婦日往來通妻著籍禁內恣出入安得備知宮中動靜益自固　是月吏部尚書崔恭以母喪歸踰月改姚夔為吏部尚書又踰月進禮部侍郎鄒幹為本部尚書代夔考異崔恭改南京吏部在母喪除服之後通紀誤記恭改南京而夔代之今據明史恭傳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丁巳河決開封杏花營三司具牲醴禱于河神有一卵浮于河大如人首上銳下圓或曰龍卵也其占大水　辛酉錄囚　是月瓊山地震給事中李森疏陳十事時萬貴妃寵盛言者每勸上普恩澤然未敢顯言妃妒也惟森抗疏言之不悅報聞而已考異閏月瓊山雨雹見明史五行志而六月瓊山地震不見于志惟見于李森傳傳言明年夏日食瓊山地震即是年六月癸丑日食事也下文復記森陳十事因類及請普恩澤等語今據增　秋八月辛酉禮部侍郎兼學士劉定之卒贈禮部尚書諡文安

論曰成化初閣臣自李賢以下其可稱者彭時商輅而已史言呂原岳正劉定之三人雖相業未優而原之行誼正之氣概定之之建白咸有可稱予謂定之之建白多在入閣以前至其身躋卿貳侍直內廷不過以文章結主知以巽順保祿位其于貴妃之專寵中人之傳奉若有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敢盡者至于上元張燈章懋等疏請止且禁詞臣進奉詩詞而定之以七言百首伸紙立成詡其敏捷之才失其規諷之旨豈所謂格君心非引君于當道者耶蓋官愈尊遇益隆而志益葸也

是月復御經筵視于朝先是劉定之請經筵兼講太祖御製諸書斥異端邪教勿令害政耗財上留其疏至是乃詔行之　初太后弟周彧奏乞武强武邑地六百餘頃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皆許之給事中李森因日食地震之變率同官上言昔奉先帝敕皇親强占軍民田者罪無赦投獻者戍邊一時貴戚莫敢犯比給事中邱宏奏絕權貴請乞陛下亦旣俯從乃周壽周彧翊聖夫人請無不許何其與前敕悖也彼谿壑難厭而畿內膏腴有限小民衣食皆出于此一旦奪之將何以為生且本朝百年來戶口日滋安得尚有閒田不耕不稼名為奏乞實豪奪而已上善其言而已賜者仍不問至是彧又奏乞武强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為閒田詔遣官按視皆民所墾闢輸賦者因據籍步之每畝百步餘沒入為閒田得七十餘頃或不滿復言于上改命刑部郎中彭韶監察御史季琮覆勘韶琮至不復步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即為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民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等邀名方命復下詔獄言官爭論救乃得釋　冬十月大學士彭時以疾在告踰三月上趣起視事免朝參　十一月乙未瑪拉噶糾朵顏三衛復犯延綏榆林大擾巡撫延綏王銳請濟師詔大同巡撫王越帥師赴之阿勒楚爾之據河套也別部頗羅鼐後至（舊譯見三年三編一作頗羅鼐一作博勒訥與舊譯之孛魯乃同是一人也）與之合未幾又糾其別部釋嘉策凌（舊作亂加思蘭）博勒呼（舊作孛魯忽）先後入套為久居計于是延綏之疾置頻聞（考異明史本紀係阿勒楚爾入居河套于是年之冬證之達延傳則阿勒楚爾之潛入河套在天順間是年又糾其別部先後至為久居計故本紀託始于此今仍据傳書之）

是月罷兩廣巡撫仍起復韓雍總督東西巡務先是雍請分設東西巡撫已總軍事未幾雍以憂歸賊復熾命事陶魯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指臂相使不可離析近賊入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調兵匝月未決以是賊得大肆劫掠乞仍命大臣一人總之庶事權一而責有所歸詔即其家起韓雍仍總督兩廣開府梧州遂為永制・十二月丙辰汝甯武昌漢陽岳州同日地震　是冬無雪燠如夏大學士彭時疏言光祿寺採辦各城門抽分掊剋不堪而獻珍珠寶石者倍估增直漁竭帑藏乞革其弊以惠小民上優詔褒納　是歲土爾番來貢（爾舊作魯）初上即位禮官姚夔等定議土爾番三年或五年一貢貢不得過十人至是遣使來貢其酋阿爾（舊作阿力）自稱蘇勒坦（舊作速檀）奏求海青鞍馬蟒服綵幣器用多違禁物禮官議給綵幣布帛餘不許是時哈密削弱而土爾番日强阿爾欲并之不數年而衅作　巡撫貴州都御史陳宣奏劾太監錢能出鎮雲南道經貴州從行官舍需索百端民吏騷亂乞遣行取回兵部以特旨所定人數不許惟行巡按御史禁治之

六年春正月丁亥河南地震　己丑大祀南郊　壬寅大同巡撫王越（遣游擊許甯）擊馬立葛敗之　丁未大同息兵宮

楊信禦寇于胡柴溝亦敗之攷異明史本紀王越破瑪拉噶在正月命朱永將兵討寇在三月此分書例也韃靼傳中言六年春則因命朱永並記之故三編統系之三月今仍從本紀分書之其壬寅丁未日分據明史稿　是月禮部奏甘露降給事中郭鏜以河南地震不先奏而以瑞應希詔請罷禮官鄒幹等上不悅　韓雍乞終制不許遂涖兩廣任復以平江伯陳銳充總兵官填兩廣　二月辛未遣使分巡州郡先是兵部尚書白圭言陝西屢遭寇掠川廣盜擾未息疫病行于閩越災異見于淮南兩畿齊豫雨雪愆期二麥稿死荊襄流民動數十萬姦盜由之乞簡大臣循行天下便宜興革于是分遣大理寺少卿宋旻侍郎曾翬原傑黃琛副都御史滕昭巡視畿南大名諸府暨浙江河南四川福建訪軍民疾苦考察官吏奏斥貪殘其南北直隸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荊襄兩廣貴州有巡按者江西有撫民按察使者及雲南守土官者皆不遣　丁丑以自冬徂春雨雪不降親詣郊壇祈禱　戊寅振廣西饑

三月辛巳京師雨霾晝晦　甲申免湖廣被災稅糧二十八萬山東三十九萬有奇又免蘇松常鎮四府及蘇太鎮三衛所去年秋糧二十四萬八千屯糧七千一百有奇攷異明史本紀但書免湖廣山東被災稅糧三編據實錄補出蘇松常鎮四府並著所免石數今據增　阿勒楚爾擾邊不止王越報柴胡溝之捷遂引師還抵偏頭關延綏告警兵部劾越擅還詔弗罪而令越屯延綏近地為援壬寅復命延綏屯田朱永為平鹵將軍充總兵官太監傅恭顧恒監軍越參贊軍務以備之　是月兵部尚書白圭以廣駐牧河套奏劾延綏巡撫王銳總兵官房能罷之薦浙江布政使余子俊歷官陝西習邊事從之　翰林院編修陳音應詔陳時政言近日經筵之御僅循故事願引儒臣賜坐便殿從容咨論仰發聖聰異端者正道之反法王佛子真人宜一切罷遣章下禮部越數日音又奏國家養士百年求其可用不可多得如致仕尚書李秉在籍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新會舉人陳獻章皆當世人望宜召還秉等置獻章于臺諫更召還判官王徽評事章懋等以開言路忤旨切責音在翰林會司禮太監黃賜母死廷臣皆往弔侍講徐瓊謀于同官音大怒曰天子侍從臣相率拜內豎之室若清議何瓊慙而中止時都給事中潘榮亦偕同官上言比來雨雪愆期災異迭見陛下降詔自責躬行祈禱詔大臣盡言宜上天感格而今乃風霾晝晦氣赤而復黑豈非應天之道有未盡與夫人君敬天不在齋戒祈禱而已政令乖宜下民失所崇尚珍玩費用不經後宮無序恩澤不均爵濫施于賤工賞妄及于非分皆非敬天之道願陛下日御便殿召大臣極陳闕失而釐革之庶災變可弭時萬妃專寵羣小夤緣進寶玩官賞冗濫故榮等懇切言之上不能用攷異陳音潘榮上書皆見明史本傳傳特書成化六年三月正風霾晝晦郊壇祈禱時也今據列傳增入　是春南京大理少卿夏時正奉敕巡視江西除無民稅汰冗役奏罷不職官吏二百餘人築南昌之豐城堤民賴其利　夏四月庚戌立夏節雷未發聲陰霾四塞壬戌天鼓鳴　是月以水災

免直隸溧水溧陽句容六合江浦當塗蕪湖七縣稅糧凡三萬六千有奇　五月丙申振畿內山東河南饑時三省大旱陝西四川山西兩廣雲南並饑亦先後振之大學士彭時請免夏稅鹽鈔及太僕寺賠課馬又以京師米貴請發倉儲五十萬石平糶下所司行之　丁酉王越奏破河套寇于延綏東路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是月順天河間永平諸府大水時旱澇相仍民食草木殆盡吏部尚書姚夔請遣使振䘏從之　是夏山東河南大旱都給事中邱宏因言四方告災部臣格于成例必覈實始免上雖蠲租下鮮實惠請自今遇災撫按官勘實即與蠲除從之是時萬貴妃有寵中官梁芳陳喜爭進淫巧奸人屠宗順輩日獻珍異寶石輒厚酬之靡帑藏百萬計有因之得官者都人仿效競尚侈靡僭擬無度宏偕同官疏論其罪請追還帑金置宗順等于理因沒其貲以振饑民上不許但申明禁約違者無赦然竟不能禁也京師歲歉米貴而四方遊僧萬數宏請驅逐以省冗食又請在京百獸房及清河寺諸處所育珍禽野獸日飼魚肉米菽乞並縱放以省冗費疏上報聞而已宏與毛宏同居言路皆敢言人稱二宏云　上欲建佛閣于西山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荊襄流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致勞宸慮分遣大臣巡視選調官軍今乃起無名之工為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可以邀福利孰若以之振濟饑民賞勞軍士其為福利豈不大哉上命已之（考異通紀系于是年之春今據憲章錄）　秋七月戊寅免四川被災稅糧（考異明史本紀及三編者書此月免南畿四川被災稅糧無日明史稿系之戊寅而無南畿二字按是年四月以水災免直隸溧水等七縣稅糧即南畿也今日分省分皆據明史稿）　己卯皇子生于西內紀淑妃出也妃廣西賀縣人本土官女以征蠻俘入掖庭授女史警敏通文字命守內藏時萬貴妃專寵而妒後宮有娠者皆墮之上偶行內藏妃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身萬貴妃知而恚甚命婢鉤治之婢謬報曰病痞乃謫居安樂堂久之皇子生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蜜藏之宅室萬貴妃日伺無所得時廢后吳氏居西內近安樂堂密知其事往來哺養上不知也（考異明史本紀不載今據三編增其日分則明書及通紀皆書己卯通紀並云七月初三日是月丁丑朔己卯正初三日也今據之）　壬午朱永奏破河套寇于雙山堡（考異明史稿書朱永破套寇于是月甲辰按是年七月丁丑朔甲辰為七月二十八日史稿書于戊寅之前疑有誤字今據明史作七月壬午為七月初六日）　丙戌太白晝見（考異明史天文志太白晝見為六月丙戌按六月戊申朔是月無丙戌也是年七月丁丑朔丙戌乃七月初十日也今校改）　命都御史項忠吏部侍郎葉盛振畿內饑民　甲辰大同總兵官房能大破河套寇于開荒川先是寇以萬騎自雙山堡分五道至及戰敗皆棄輜重走至牛家寨遇都指揮吳瓚兵少寇圍之指揮李鎬滕忠至復力戰都督劉聚及都指揮范瑛神英分據南山夾擊寇乃大敗斬首百有六獲馬牛數千阿勒楚爾中流矢走是役也雖斬獲不多然諸將咸力戰追敵邊人以為數十年所未有云　是月命都督李杲撫治屯營

通州張家灣等處被水軍民凡二千六百六十戶漂沒房舍六千四百九十處給事中韓文等勘實以聞命所司撫恤之　八月辛亥振山西饑並免今年稅糧　癸丑下寛卹之政以各省水旱相仍故也　已巳廣東高雷二府地震

九月丙子朔太白犯軒轅左角甲午犯左執法已亥犯木星庚子又犯左執法（攷異明史天文志系太白犯諸星于五年九月誤也五年九月之朔爲壬午若六年九月之朔則丙子也志言五年九月丙子朔乃承上文書之脱去六年二字耳其下文甲午己亥庚子皆在六年之九月復檢憲章錄及二申野錄是年金星四犯皆在九月其犯軒轅左角則丙子朔也今特書之以刋正明史天文志之誤）

是月改兵部尚書程信爲南京兵部尚書信以是年春旱應詔言兵事宜更張者四兵弊宜申理者五大畧言延綏兩廣歲遭劫掠宜擇大臣總制四方流民多聚荆襄宜早區畫京軍操練無法功次陞賞未當語多侵尚書白圭圭奏寢之尋改南京明年致仕踰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以李賓爲左都御史賓自都御史遷南京兵部尚書至是以程信改南復召賓内用　冬十月丙午朔東北有流星赤色光燭地自昴宿東北行至井宿而沒　已酉以旱災免河南民田夏稅三十七萬七千七百石有奇軍屯子粒八萬六百石有奇尋又以旱災免濟南兗州等處秋糧二十八萬九千七百有奇濟南昌平青州德州諸衛所子粒七千三百有奇又以水災免保定等衛子粒二萬三百有奇

十一月荆襄流民復亂初白圭討平劉通遽請班師諸郡邑控制戍守事宜皆未及會歲大旱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有李胡子者劉千斤餘黨也千斤敗與其黨王彪走免糾合餘衆小王洪等往來南漳内鄉渭南諸縣復倡流民爲亂僞稱太平王署其黨爲總兵先鋒等又立一條蛇坐山虎等號官軍屢剿不利諸郡騷然癸未詔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荆襄軍務會湖廣總兵官李震討之　是月博勒訥渡河與阿勒楚爾合時朱永王越奉詔討賊數以捷聞論功永世侯越進右都御史而敵據套自如房能之被劾也永等薦都指揮同知許寧才詔擢都督僉事佩靖虜副將軍印代能充總兵官會套寇大入寧與游擊孫鉞禦之于波羅堡相持三日夜寇乃解去亡失多寧以力戰得出卒被賞至是寇入安邊營寧復擊卻之　十二月庚戌遣官十四人分振畿輔　是歲侍講學士尹直上疏乞纂修大明通典並續成宋元綱目章下所司行之　巡按雲南御史郭陽奏稱鎮守中官錢能剛果有爲政務歸一時能方以被劾乞疾陽奏請仍留雲南鎮守一時士論鄙之　巡按江西御史楊守隨疏陳六事一追復郕王謚號一召還李秉一犯公罪者宜復官一西征宜速班師一軍官犯罪援例赦免者不得管軍在外一漕運宜量爲存留以備匱之奏上時不能從

紀三十二（起重光單閼盡閼逢敦牂凡四年）

憲宗純皇帝

成化七年春正月辛巳命京官五品以上及給事御史各舉堪州縣者一人復正統間例從都御史李賓之請也　丙戌大祀南郊　是月擢浙江布政使余子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先是巡撫王銳奏請沿邊築牆建堡為久遠計工未興而罷子俊上疏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獲邊人為導徑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亟宜沿邊築牆置堡況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厓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壘築或挑塹緜引相接以成邊牆于計為便尚書白圭以陝民方困奏緩其役先是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吳堡孤懸鎮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子俊至徙塡榆林增益兵衛攻守器畢具遂為重鎮寇鈔漸稀軍民得安耕牧焉　項忠討賊至襄陽以見卒寡弱請調永順保靖土兵而先分軍列要害多設旂幟鉦鼓遣人入山招諭流民歸者日益衆會王彪引數十人覘軍忠掩其不意禽之事聞時白圭為兵部遣錦衣百戶吳綬贊參將王信軍綬欲攘功不利賊民解縱流言圭信之止土兵勿調忠疏爭且劾綬罷上為召綬還仍聽忠調土兵惟敕嚴禁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至為非者仍分別塡撫之（攷異忠至襄陽請調土兵諸書或系之正月或系之二月今据紀事本末）　二月復設九江蘇州杭州鈔關初鈔關設于宣德間九江及蘇之滸墅杭之北新皆同時建置上即位之四年罷之至是戶部以京庫歲用鈔不足遂議復設　三月丁丑歲星逆行入太微垣（攷異明史天文志作丁卯誤也丁卯在二月三月無丁卯檢明史稿作丁丑是也今校改）　是月工部尚書王復請于直隸太平之蕪湖湖廣荊州之沙市浙江杭州城南三處抽分竹木遣官榷收初止取鈔後易以銀漸增至數萬兩以為宮中營繕之用　朱永王越等分兵五道禦寇于懷遠等堡設伏敗之追至山口及翁郭察圖河（舊作晃忽都）寇敗走游擊孫鉞蔡瑄又破其別部于鹿窖山捷聞璽書獎勞是時永越等以虜寇數萬出入邊塞而我軍堪戰者不及一萬又復分散防守何以禦敵乃上戰守二策而兵部議以馬瘦餉缺命諸將分兵守禦以圖萬全于是搜套之議復寢永等請班師不許（攷異敗寇懷遠等堡事見朱永傳在是年之三月而朱永等上戰守策證之明史韃靼傳中在是年之春皆前後事今統系之三月）　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祭酒陳鑑以事除名初讓在太學力以師道自任修辟雍通志督諸生誦小學及諸經痛懲謁告之弊時以此見稱而名位相軋者多忌之至是以國子監用會饌錢事劾後祭酒陳鑑等並追論讓前在監中同罪坐死諸生詣闕下請代復詔廷臣襍治卒論死贖為民鑑在太學亦有聲既得罪禮部尚書姚夔請起致仕禮部侍郎李紹為祭酒馳召之而紹已卒紹居官剛正有器局時以疾

解職歸其卒也上深惜之

是春京師以頻年饑饉大學士彭時先奏請發倉儲五十萬石平糶續又發二十萬至是又增十萬定值每石六錢而豪猾乘時射利戶部侍郎陳俊奏請平糶以升斗為率過一石勿與饑民獲濟俊練習錢穀四方災傷邊鎮芻餉奏請還至俊裁決戶部尚書楊鼎深倚之 攷異明書系平糶於四月蓋春夏間事證之明史俊傳言發太倉粟八十萬石據明書初發五十萬後發二十萬至是又增十萬與俊傳八十萬之數合又平糶之議發於彭時時傳請發五十萬石蓋初次也今參列傳書之

以都督同知歐信充總兵官填守遼東 攷異信充遼東總兵官事見明史本傳書於是年之春諸書皆不載今據增

夏四月乙卯歲星入太微垣留守端門是日雨土霾丙辰雨黑沙如漆 攷異據明史天文志歲星留守端門在是月乙卯典彙二申錄作己卯形之誤也今據明史

己巳錄囚

五月辛巳瘞京師暴骸時歲饑大疫民多道死戶部奏請無令暴露以干和氣從之詔置漏澤園六所于都城外並令病者委官收恤其軍餘匠役給所親收養所親不能給者許送入養濟院撫視之

是月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馬文升請復修茶政易番馬八千有奇以給邊用

六月巡按直隸御史梁昉上言涿州良鄉等縣密邇京師其民迫于饑寒困于徭役往往隱下稅糧虛賣田地產業已盡征賦猶存是以田野多流亡之民里甲有代償之擾宜令有司查實歸戶以清賦稅下所司行之

秋七月甲午總督荊襄軍務項忠奏前後招撫流民復業者九十三萬有奇賜復三年仍請益土兵搜捕賊黨 攷異忠奏流民復業者九十三萬有奇明史稿系之七月甲午據忠傳忠奏報之文也明史則統系于十一月荊襄賊平之下云流民復業者一百四十餘萬人亦據忠之奏報耳證之忠傳忠疏言臣先後招撫流民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餘黨過入深山又招諭解散自歸者五十萬人合此二數明史所稱一百四十餘萬人其為項忠自報之數明矣史言荊襄之亂流民附賊者至百萬又安得有一百四十餘萬之歸者且招撫之眾編之戶籍猶可以數稽若解散之徒散之四方又安可以數計乎明史紀中據其奏報之數以為實則當日濫殺之誇何自而來諸書所記但云四十餘萬與忠自報之九十三萬已屬懸殊何況此外尚有五十萬忠不過以此掩其所殺之多豈是為盡信之書耶今但據明史稿七月所載書之而仍歸之忠所自奏為得其實

八月甲辰振山東浙江水災時戶科給事中李森等奏山東七府及浙江嘉湖杭紹四府自夏霪雨傷稼漂沒廬舍人畜無算乞遣廉幹名望大臣勘災蠲振從之森以敢言指斥為上所慍會戶科都給事中缺吏部列森名上詔予外任部擬興化知府不允乃出為懷慶通判未幾投劾歸遂不復出

是月王越以方西征辭大同巡撫詔聽之加總督軍務專辦西事以右都御史林聰巡撫大同代之 攷異越辭巡撫聽代之皆見明史本傳在是年而聰以八月出撫大同見七卿表今據之

九年辛未浙江潮溢衝決錢唐江岸千餘丈漂沒居民田宅守臣以聞 攷異據明史五行志浙江潮溢在九月辛未本紀統系于閏九月己未蓋據遣李顒祭及修築之月日實連記耳三編則系之九月日中書是月二日辛未遂及閏月遣李顒事今分書之

丁亥始定漕糧長運法初宣宗宣德間平江伯陳瑄議立兌運法與支運參行支運者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運官分派官軍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累後周忱巡撫江南議以民運糧儲俱于瓜洲淮安補給腳價兌于運軍自是變為兌運而支運者少至是應天巡撫滕昭議變瓜淮兌運為長運令運軍徑赴江南

水次交兌加耗外復給米為渡江之費戶部以為便請行之 攷異三編質實云按渡江法宣德時已與瓜淮兌運並行明史周忱傳云忱與陳瑄議民運至瓜淮水次交兌漕運軍運至通州其附近軍未過江者即倉交兌加過江米二斗所謂附近軍者攷之瑄傳蓋謂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安慶軍士而浙江兌運糧歲六十萬蘇松安慶九十一萬八千附近軍領兌不盡仍多赴瓜淮交兌昭之此議則並令江北軍過江就兌浙江等處石加過江米一斗南直隸等處一斗三升戶部會議定石加腳米六升乃悉罷瓜淮兌運是為長運法之始按前此兌運赴瓜淮交兌者謂民就兌于軍此則直令運軍渡江就兌于民所云水次交兌者如某府漕糧即在某府水次兌之于軍但給過江之費不復自運此仍兌運法變通而行之者質實所記最為明析今並識之又按定長運法明書憲章錄通紀皆系之是年正月蓋據滕昭奏至之月三編系之九月蓋戶部議行之月也三編月日皆據實錄今從之

是月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驥家居二十餘年至是年九十八歲御史梁昉奏稱其有德有壽因舉前史尊養三老五更及乘安車賜几杖故事請施行上覽奏嘉嘆遣行人存問賜羊酒命有司月給米三石使命未至而驥已卒賜祭葬如禮諡文靖其子完以驥遺言詣闕辭葬乞以其金振饑民上憮然曰驥臨終遺命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許之蕭山小民詣闕請祀于德惠祠以配宋楊時報可 攷異驥卒在成化七年見明史本傳憲章錄系之八月據梁昉所奏遣人存問之月也通紀系之九月則驥卒之月也證之明名臣言行錄言是年八月上遣行人至其家存問未至而驥以九月己丑卒己丑乃九月二十日也今系之九月下

閏月己未以浙江海溢遣工部侍郎李顒往祭海神並修築塘岸

冬十月乙亥以王恕為刑部左侍郎總理河道時運河淤塞廷臣言自永樂間陳瑄治河通運六七十年近歲以來規制廢弛灘沙壅塞不加挑濬漕運將阻亟宜命官修治復瑄之舊然自通州至儀真瓜洲二三千里非一人所能獨任當分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為三道各委曹郎暨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總理其事期以三年底績從之尋有是命 攷異據輯覽目中所載言英宗初命官督漕分濟甯南北為二侍郎鄭辰治其南副都御史賈諒治其北至是河道淤塞廷議請分三道云云按明初治漕本兼河道永樂間陳瑄充總兵官兼理河漕其後文臣如尚書侍郎都御史等間遣巡視亦河漕不分據明史職官志總督河道始于王恕自成化後始分設總漕總河據此則王恕之命專在治河三編所載但書河道淤塞分三道治之明史本紀亦但言總理河道不及漕運皆據實錄更正今從之

十一月甲寅立皇子祐極為皇太子大赦 攷異此即五年四月所生之皇子證之后妃傳蓋栢賢妃所生也先是成化二年萬貴妃生子未期而薨後賢妃生皇次子今已三歲故立之史中敘載甚明而法傳憲章二錄直以祐極即萬貴妃出誤矣貴妃生皇長子既薨自是不復娠亦見貴妃傳中陳薛二家失于攷證耳

己未項忠奏荊襄賊平忠前後奏調土兵合二十五萬分八道逼之流民歸者又數萬李胡子勢孤潛伏山寨忠遣副使余洵都指揮李振帥兵掩捕遇于竹山縣乘溪漲半渡截擊遂生禽胡子及小王洪等餘多溺死忠遂移軍竹山搜捕餘孽斬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萬餘人戶選一丁戍湖廣邊衛餘令歸籍給田疏陳善後十事悉允行 攷異此俘斬之數皆據明史忠傳而原奏稱復招流民五十萬斬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招撫之多而俘斬之少亦不實不盡矣今仍據明史忠傳而刪去五十萬及紀中一百四十餘萬語

十二月甲戌彗星見天田西指下詔自責敕羣臣修省條時政闕失丁丑彗復北行橫掃太微垣郎位己卯光芒長丈東西竟天北行二十八度餘犯天槍掃北斗三公太陽入紫微垣正晝猶見自帝星北斗魁庶子后宮勾陳天樞三師天牢中台天皇大帝上衛閣道文昌上台無所

不犯壬午上避正殿撤樂御奉天門聽政先是廷臣以彗久見多言君臣否隔宜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中官乃約以是日御殿召對戒曰初見時情未洽勿多言姑俟它日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觖望乞如舊便上可之攷異三編質實云明實錄御史張斅因星變陳八事其一為兩京官俸薪宜暫減半時所謂御史有疏者蓋謂斅也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與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臣曰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上自是不復召見大臣矣攷異明史本紀日食外星變多不書是年十二月彗見則書之以避正殿撤樂為非常也天文志所載尤詳今日分皆据之諸書言彗始見軒轅在十一月二申錄則言三月有星孛于天田据此則彗見已近一年史特書其甚者耳並記之　癸未召朱永還王越總督延綏軍務　乙酉彗星南行犯婁宿天河天陰外屏天囷　彗之見也大學士彭時上言政本七事一毋惑佛事縻金錢二傳旨專委司禮監毋令他人以防詐偽三延見大臣議政事四近倖賜予太多工匠冒官無紀而重囚死徙者法不蔽罪宜戒淫刑僭賞五虛懷受諫勿惡切直六戒廷臣勿依違凡政令失當宜直言論奏七清理牧馬市地減退勢要莊田皆切中時弊吏部尚書姚夔亦偕羣臣陳二十八事大要以絕求請禁採辦恤軍匠減力役撫流民節冗費為急並見采納是時諭德王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非小謹上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咨治道三曰開言路以疏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裕財用言尤剴摯被旨切責攷異一夔上疏事見明史王得仁附傳中憲章錄法傳錄系之是年十二月星變時是也据傳王得仁本謝姓父避讐外家因冒王氏故二書皆作謝一夔今仍据明史本傳　辛卯錄囚減死罪以下　是歲釋嘉策淩入居河套與阿勒楚爾合時頗羅鼐稍衰又有別部們都爾者舊作滿都魯又作們都埒亦先後來套中兵部尚書白圭議以十萬眾大舉逐之沿河築城抵東勝徙民耕守上壯其議　安南黎灝攻占城破之虜其王槃羅茶全以歸

八年春正月戊戌朔以星變免慶成宴　丙午彗行奎宿外屏漸微久之始滅　庚戌大祀南郊　乙卯太白經天與日爭明　癸亥皇太子薨傳者以為萬貴妃害之也謚曰悼恭　是月瑪拉噶犯安邊營延綏參將錢亮與戰敗績指揮柏隆陳英死之釋嘉策淩復犯固原平涼先是白圭議大舉搜套上敕吏部侍郎葉盛巡邊與總督王越巡撫馬文升余子俊徐廷璋詳議初盛為諫官好言兵多所論建既往來三邊知時無良將邊備久虛轉運勞費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乃會諸臣上疏言守為長策如必決戰亦宜堅壁清野俟其情歸擊之令一大創庶可遏再來又或乘彼入掠遣精卒進搗其巢令彼反顧內外夾擊足以有功然必守固而後戰可議也上善其言而圭主復套方謀出師于是盛議亦寢攷異安邊之敗明史本紀系之正月韃靼傳中言七年之冬因遣葉盛巡邊類記耳證之盛傳具巡邊上疏亦在是年之春蓋盛之奉使在去冬其至邊議事皆在是春今並牽連記于入寇之下仍据明史本紀

四川榮縣盜起殺人攻城據府庫縱獄囚已又焚劫犍為恣行剽掠官軍捕之輒為所敗兵部尚書白圭言昔年越巂之亂一再用兵然後克之今瘡痍甫定宜勅填守官偕巡按御史嚴督三司剋期進勦兵力不敷可徵威茂永寧分守官軍協勦毋如前日養寇上納之尋擢江西布政使夏塤為副都御史巡撫四川任以平盜塤至官立互知會捕法盜稍稍戢　二月白圭以大舉搜套發京兵及他鎮兵十萬屯延綏而以輸餉責河南山西諸府縣民不給則預徵明年賦于是內地騷然兵科給事中梁璟言山西預徵草豆每夫科銀二十兩歲旱民饑逃亡載路太原一縣五日內已亡三百八十餘家人心駭愳乞發帑補買以甦民困事下戶部議格不行時侍講倪岳亦言山西河南之民飛芻輓粟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乃轉輸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徵如何其可預也皆不省攷異明史白圭傳以輸餉責河南山西陝西重修三編据明實錄圭議預徵河南山西料豆各十萬石草各五十萬束以足陝西諸郡不繼之數陝西並無預徵蓋誤也今据三編删去陝西二字但云預徵山西河南諸府縣

三編發明曰預徵非制唐莊宗衰世苟且之法也然同光四年所謂預徵者亦祗于三月徵夏秋之稅如唐代宗之稅青苗而已非懸豐歉不可知之明年而先責其賦也明至憲宗之時國用不節傾內帑以恣中官梁芳輩之侵牟府藏既虛而欲大舉搜套遂至以預徵為籌餉之計謬矣且豫晉為師行經過之區其民方任轉輸尤當減賦緩征以紓其力而乃欲行此苟且之法以重困之民勞不大可念乎況是時所發京兵素號宄怯前後命遣朱永趙輔劉聚三大將又皆畏葸不任戰者徵匱竭之餉以飽媮惰之兵一矢未發而內地且騷然矣雖欲復套得乎

三月癸丑賜吳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辛未始雷　癸酉以京師久旱運河水涸遣使禱于郊社山川淮瀆東海之神　初南京戶部侍郎陳翌因災異陳事請如正統例遣使錄囚部議寢之至是上憶其言乙酉分遣郎中劉秩等十四人會巡按御史及三司官錄囚丁亥復從商輅請遣郎中張文昭等錄天下囚自是遂定為五年一遣之制　項忠之平荊襄也下令逐流民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遣中有司一切驅逼不前即殺之戍者舟行多疫死給事中梁璟因星變求言劾忠妄殺而白圭亦言流民成業在前者宜隨所在著籍又駮忠所上功次與湖廣總兵李震都御史楊璿所報名數不符忠因上疏大略謂流民之衆臣因不忍濫誅故令丁壯謫發遣戍至揭榜曉賊謂已殺數千蓋張虛勢怵之非實事也且圭身在事中今日之事又圭所遣中外議者謂荊襄之患何日得甯今幸平之而流言沸騰輒以臣為口實昔馬援薏苡蒙謗鄧艾檻車被徵功不見錄身更不保臣幸際聖明願賜骸骨勿使臣為馬鄧之續上溫詔答之踰月召忠還進左都御史攷異梁璟劾忠諸書多系之去年之冬紀事本末系劾忠于是年之四月忠致仕于五月憲章錄致仕在六月今二事統系之四月之下

月戊申免陝西山西河南夏稅十之二　癸丑以武靖侯趙輔為平虜將軍充總兵官與總督軍務王越禦延綏諸路並敕都御史馬文升督陝西兵余子俊督延綏兵徐廷璋督甯夏兵及各道總兵參將游擊俱聽輔越節制搜河套也先是葉盛巡邊還白圭請擇遣大將軍專事敵而王越以在邊無功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且休兵與盛偕還而廷議以套寇不滅三邊終無甯日先所調諸軍已踰八萬將權不一迄無成功宜專遣大將調度乃有是命　六月寇入平涼鞏昌臨洮殺掠人畜三十六萬四千有奇　秋七月寇入慶陽時趙輔等師次榆林寇已深入不能制乃與王越奏言搜套非十五萬兵不可今餽餉煩勞公私困竭宜姑事退守會陝西巡撫馬文升復報寇警兵部論輔越擁重兵坐視命給事中郭鏜往勘以聞　是月南畿大風雨壞天地郊壇孝陵宿宇蘇松揚三府亦以水災告浙江海溢杭紹嘉湖甯五府各被水災凡八郡淪沒田禾漂毀官民廬舍畜產無算溺死者二萬八千四百六十餘人　勅修隆善寺成工匠授官者三十八人尚寶少卿任道遜等以書碑皆進秩都給事中王詔上疏力諫不省攷異王詔諫工匠授官事法傳錄系之九年證之明史詔傳特書八年七月憲章錄同按詔上疏言陛下紹承鴻業于茲九載所謂九載者自其踐阼計之非改元也今据明史本傳　八月寇犯甯夏深入環慶固原　九月丙午敕諭安南黎灝初安南破占城虜其王其弟槃羅茶悅逃之山中遣使臣樂沙弄來告難兵部請敕責安南令歸占城國王及侵地上欲俟安南貢使至徐為處分乃先冊封槃羅茶悅為占城國王至是始遣給事中陳峻行人李珊持節往時占城已為安南所據改曰交南州峻等行至新州港守關者不納遂不克入攷異明史本紀不載占城告難及冊封占城事但于是年九月書諭黎灝還占城侵地三編書占城告難于五月證之諸書占城之破在去年告難在本年五月冊封占城在六月蓋欲俟安南貢使之至故遲之也今仍据本紀而統系于是年九月下　辛亥巡按陝西御史王哲言寇據河套去冬至今年夏三入鞏昌會甯近益深入南至通渭秦安西至金縣每入俱由安邊花馬池總兵總督調兵守延綏環慶固原而榆林固原安定會甯相距二千餘里有警難應援宜令輔越專理東路別遣將扼其西路　癸丑巡撫延綏余子俊上言今征套士馬屯延綏者八萬餽餉之費以今年之數約之米豆需銀九十四萬草六十萬每人運米豆六斗草四束應用四百七萬以銀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亟須變計臣前請築牆建堡事屬可行請于明年春夏寇馬疲乏時役陝西運糧民五萬給食興工期兩月畢事時白圭在兵部猶持前議阻之上是子俊言令速舉攷異王哲子俊上書月日皆見明史稿明史刪之故統系寇邊事于是年之末證之子俊傳當在是月今据增　是月巡撫陝西馬文升奏破套寇于韋州先是釋嘉策凌們都爾等屢犯邊文升請駐兵韋州而設伏諸堡待之遂破之黑口禽其平章迭烈孫至是又破之湯羊嶺斬首二百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功而還攷異事見明史文升傳在是年憲章錄法傳錄皆系之是年九月据傳所記亦文升奏報之文明年被劾報功不實即是年韋州之役也　禮部尚書姚夔

以南畿浙江大水請敕廷臣共求安民弭患之術詔付所司議行之　冬十一月己酉以甯晉伯劉聚代趙輔為將軍充總兵官屯延綏先是郭鏜勘邊還稱六七月間寇縱橫邊地輔越等逗留榆林不進致部將遇敵輒以不得號令為詞當治其弛兵玩寇罪時輔越方以寇不戰自屈奏請班師兵部劾其欺謾上不之責至是輔乞疾求代乃改命聚召輔還仍以王越總督軍務　十二月癸酉振京師饑民尋又以旱災免直隸順德真定等府所屬並河間衛秋糧九萬七千餘石　是冬江西巡按御史楊守隨以災異陳時政七事時廷議以四方災傷停遣刷卷御史會昌侯孫繼宗請并停在京者守隨劾繼宗等任情作奸恐罪及假此祈免上置繼宗不問而刷卷如故　初畿輔八府舊止設巡撫一人駐薊州頻年以禦邊不能兼顧都給事中梁璟請分設東西二巡撫東治順天永平駐遵化以薊州軍務屬之西治保定等六府兼提督紫荊倒馬二關駐真定朝議從之遂為定制　初運糧京師未有定額至是因改長運定解京四百萬石不令缺以為常　韃靼別部釋嘉策淩以女妻們都爾立為可汗策淩自為太師

九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南郊　壬子總兵官劉聚及總督軍務王越敗釋嘉策淩于漫天嶺時三遣大將皆以越總督軍務寇每入小擊輒去軍罷即復來率一歲數入將士益玩寇而寇勢轉熾　癸丑免湖廣武昌等府被災秋糧凡三十二萬餘石　是月土爾番阿爾（即阿力見前）據哈密城初哈密忠順王布拉噶（舊作卜列革）卒無子王母甯温達錫里（舊作努温答失里）主國事天順之末釋嘉策淩窺哈密無主襲破其城王母率親屬部落走苦峪遣使來告難時韃靼數擾邊朝廷不得援上即位之二年虜兵已退乃資遣還故土其頭目哀請以都督同知巴圖穆爾襲封（舊作把塔木兒）巴圖者故忠順王托歡特穆爾（舊作脫懽帖木兒）外孫也上因擢為右都督攝國王事又卒其子哈商（舊作罕慎）請嗣職許之而不命其主國事政令無所出是時土爾番酋阿爾方彊遂于去年冬乘機襲哈密破之虜其王母劫金印去留其妹壻伊蘭（舊作牙蘭）據守之至是哈密來告難討之（攷異哈密之破明史本紀及三編皆系之是月證之哈密傳在八年之冬土爾番傳則云九年之春蓋以去年破今年始來告也哈密傳言四月上聞則据遣李文等往諭之月日也今据明史三編而分書遣李文等于四月）　江西真人張元吉坐繫二年竟以賄緣免死杖百發肅州軍言官爭之不納至是其子元慶復為父陳情祈免上許之給事中虞瑤等言律殺一家三人者磔元吉以睚眦殺四十餘人罪不容誅貸死遣戍已為枉縱今又得釋歸田里臣實未諭若以元吉母老子幼情或可矜則元吉所殺四十餘人豈無可矜如元吉者祖法朝綱不可不慎奏入命俟終養遣戍尋竟釋為民　二月壬戌朔免山西被災稅糧　是月吏部尚書姚夔卒夔才器宏遠表裏洞達朝議未定者夔一言立決其在吏部留意人才不避親故每遇災異輒請振卹憂形[illegible]

敏　三月甲午山東黑暗如夜乙未濟南諸府狂風晝晦咫尺莫辨（攷異甲午乃三月初四日見王恕奏疏中明史稿五行志及二申錄皆據書之明史五行志直作甲午是也惟鳳翔明書成化九年三月癸未濟南狂風晝晦三月無癸未疑乙字之誤今校改）　壬寅減雲南銀課之半　庚申振畿內山東饑是時東省饑尤甚骼無遺胔　是月以尹旻為吏部尚書時姚夔卒商輅欲以王槩代會妻喪在告旻通中官以中旨得之　南京大風雨壞太廟社稷壇樹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甲子烏梁海福餘三衛寇遼東總兵官歐信擊敗之時言者以信老請召還巡撫彭誼奏言官軍耆老五十餘人皆言信忠謹有餘累立戰功年六旬而騎射勝壯士不宜召回乃留鎮如故　丁卯山東又黑暗如夜　總督河道刑部侍郎王恕奏山東畿內災及山東晝晦上惻然戊辰詔山東今年稅糧悉與蠲免瘞京師暴骸丁丑復下寬卹之詔　壬午上閱武臣騎射于西苑時以武備廢弛黜指揮李勝等四十六人

是月巡撫山東牟俸以災請發濟南倉儲減價平糶臨清關稅兼收米麥以資振濟又乞開中淮浙鹽百萬引盡蠲州縣逋課詔悉如所請仍命移臨清倉粟十萬石振之于是俸又乞截留漕糧並貸饑民且乞開納粟例令胥吏富民皆踴躍輸振詔悉許以便宜從事　兵部奏言哈密實西域咽吭棄而不救恐赤斤蒙古等衛亦為所脅則我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若使套寇不退關中供億愈難于是命邊臣謹戒備敕罕東赤斤諸衛協力戰守尋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經略甘肅並遣錦衣千戶馬俊往諭土爾番使歸哈密侵地　五月進商輅戶部尚書萬安禮部尚書兼學士直閣如故　六月壬申振山西饑己卯免陝西被災夏稅　秋七月壬辰釋嘉策凌寇邊巡撫延綏余子俊會總兵官許寗敗之于榆林澗　庚戌東直門火　八月刑部尚書陸瑜致仕以王槩為刑部尚書　兵部尚書白圭以憂去詔葬後起復（攷異瑜以是年八月致仕及王槩以八月任刑尚皆見年表通紀紀聞入之八年誤也白圭以憂去本傳不見亦据年表書之）　九月辛卯鎮守浙江中官李義有罪宥之義至寗波衛指揮馬璋餽白金二十兩意不慊遂杖殺之璋母訟于朝詔義自陳義言因公事杖璋璋以病死非杖斃也上竟不問　庚子王越等襲套寇于紅鹽池敗之時們都爾博勒呼釋嘉策凌三酋連兵深入直抵秦州安定會寗諸州縣從橫數千里王越策寇盡銳西出必不備東偏乃帥總兵官許寗游擊將軍周玉各將兵四千六百人為左右哨玉前都督僉事賢之子也諸將從榆林紅兒山出境晝夜兼行八十里涉白鹽灘北又百五十里偵知寇老弱盡在紅鹽池乃分兵千餘伏地所而身率寗玉張兩翼直薄其營伏兵又從後夾擊大破之焚其廬帳而還及諸寇飽掠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顧痛哭自是稍徙北去不敢久踞套中亦不敢恃險深入于是延綏得息肩者數年

是月詔淮徐臨德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為水次交兌先是七年立長運法計四百萬餘石之額其舊入

支運者惟此四倉七十萬石之米未改至是悉改之自是官軍長運遂為一代定制其自支運改為長運者又名改兌云攷異据明史食貨志立長運法在七年下文又言不數年命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兌云云今證之三編七年目中据明史志書之而質實云其改兌則九年九月也此本實錄今從之　冬十月乙丑錄囚　是月巡撫山東年俸復以洊饑檄發東昌濟甯倉粟十萬餘石為軍士月糧而以德州臨清寄庫銀易米振濟奏請伏專擅罪上特宥之又言今救荒者止救其饑不謀其寒縱得食終不免僵死乞貸貧民布棉詔從之攷異俸救荒事具見明史本傳傳中所記三月七月十月凡三次奏請三編亦詳記于山東大饑目中今月分皆据本傳　十一月丁酉復閱騎射于西苑罷定襄伯郭嵩等四人嵩登之兄子也英國公張懋三發皆中上大喜賜金鈔　是月朶顏三衛附虜寇出沒廣甯義州遼東總兵官歐信遣將韓斌等敗之于興中追及麥州斬六十二級獲馬畜器械以千計是時喜峯守將吳廣以貪賄失三衛心故三衛入犯詔徵廣下獄死　十二月兵部奏畿內山東河南等處水旱請免徵民間馬課詔河南直隸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之　王越奏紅鹽池之捷紀功郎中張謹劾趙輔劉聚等濫殺冒功越妄奏虛捷並及馬文升余子俊等初文升韋州之捷不欲夸張以是賞薄至是因越奏大捷亦遣子琇報功而子俊方以築邊牆不預其役奏報多出傳聞故謹並劾之詔遣工科給事中韓文等往勘攷異張謹劾王越等諸書多系之十年蓋因韓文等勘還奏連並記也若紀聞通紀系之是年九月則紅鹽池之捷尚未報也据明史劉聚傳在是年之冬三編十年質實記余子俊築邊牆事遂及張謹之劾趙輔等系之九年之十二月此据實錄年月今從之　白圭起復還朝　是冬都督同知李文等奉使抵肅州先遣錦衣千戶馬俊往諭土爾番阿爾抗不奉命羈俊月餘文等乃檄哈密故攝國王子哈商及赤斤罕東野克埒舊作乜克諸部合討之　是歲翰林編修謝鐸因校勘宋元通鑑綱目將竣上言綱目一書帝王之龜鑑陛下命重加考定必將進講經筵為治道資也今天下有太平之形而無其實名曰振紀綱而小人無畏忌曰勵風俗而縉紳棄廉恥飭官司而汙暴益甚恤軍民而罷敝益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于奔命蠲免有詔而徵斂每困于追呼考察非不舉而倖門日開簡練非不行而私撓日衆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不勸罰窮讞覆之案而有罪者不懲以至修省祈禱之命屢頒水旱災傷之來不絕禁垣被震城門示災是則誠可憂也願陛下考古證今見之行事然後可長治久安而載籍不為無用矣上嘉納之而不能行

十年春正月丁亥朔振京師貧民　丁酉大祀南郊　癸卯命王越總制延綏甘肅甯夏三邊先是刑部主事張鼎上言陝西八府三邊俱有填守總兵而巡撫都御史不相統一遇事各為可否有警不相救援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以一事權下所司議設制府于固原控制三邊詔以越總督文武自總兵巡撫而下皆聽

節制三邊設總制自此始時越以紅鹽池功加太子少保增俸一級于是朝議紛起攷異王越總督軍務數年其辭大同巡撫專辦西事證之越傳在七年代趙輔總督軍務在八年其總制三邊則在十年蓋三邊設總制始于是年也三編目中据實錄書之與明史本傳合通紀紀聞則統系之成化六年蓋未見實錄也今据明史三編分書之　丙午召劉聚還聚太監永誠從子也以邊功得內援遂封伯河套之役前後所遣三大將朱永趙輔及聚皆無功輔還仍督京營聚亦以漫天嶺之捷加給世券故言官劾之尤力聚還數月卒

二月命都御史董方出撫大同改林聰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

免南畿湖廣被災秋糧

吏部左侍郎葉盛卒盛清修積學尚名檢薄嗜好居言路尤多建白卒年五十五謚文莊

三月庚寅崇王見澤之國

是月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請致仕許之初雍在粵不禮于填守中官黃沁沁頗銜之會上年柳濬諸蠻復叛參將楊廣俘斬九百人方更進而賊破懷集縣兵部劾雍奏報不實沁亦訐雍坐視且言其濫賞費財上遣給事中張謙等往勘而廣西布政使何宜副使張斆亦以雍素輕己共醞釀其罪謙還奏事虛實交半遂聽雍致仕去雍有雄畧善斷臨陣躬親矢石不目瞬既承制專決自奉尊嚴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三司皆長跽白事裨將以下繩枷無所假又坦中不為崖岸揮斥財帛不少惜故雖令行禁止而謗議亦易起卒為中官所齮齕公論皆不平兩廣人思其功為立祠祀焉家居五年卒正德間賜謚襄毅攷異韓雍致仕諸書皆系于去年之冬蓋因濬柳之叛被劾在先故自請之至是始得所請而去故三編系之是年三月今從之

給事中韓文自慶陽覈諸將軍功還奏張謹所劾劉聚馬文升王越等濫殺邀功及所報首功百五十僅十九級皆實請論治上曰今寇已平姑勿問已而兵科給事中郭鏜復請治之詔所司移文戒飭而已文復會同官梁璟王詔等奏起致仕尚書王竑李秉而斥王越並及宮闈隱事上大怒召文等至文華殿面詰之詔仰呼曰臣等言雖不當然區區犬馬之誠知為國而已乃杖而釋之攷異韓文等受杖事見明史韓文梁璟等傳文傳所載係覈韋州軍功歸璟傳所載亦在紅鹽池奏捷之後諸書多系之九年十二月蓋因張謹之劾韓文之勘連記及之通紀系之九年九月其時王越等甫敗套寇尚未報捷惟憲章錄書韓文自慶陽還劾奏越等在本年三月今從之

夏四月以陝西布政使朱英為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英先後奏陳安邊二十八事其請從居戎安流離簡貢使于時務尤切云

王越聞總制三邊之命方自以功大賞薄及聞言官交劾遂怏怏稱疾乞還朝許之攷異王越之還諸書皆系之十年正月蓋因總制之命牽連並記也通紀系之四月蓋在韓文覈功之後然證之七卿表越任左都御史兼督團營在明年二月又證之馬文升傳代越總制三邊在明年之春則此時越尚未還得請而已

五月戊申申藏妖書之禁

是月免山西太原平陽被災稅糧八十二萬有奇陝西西安被災夏稅四十五萬有奇

六月趙輔以被劾辭侯乞世伯上許其世伯侯如故僅減祿二百石言官力爭不聽輔復上疏暴功言減祿無以贍老余子俊等復劾之卒不問

閏月乙巳巡撫延綏余子俊築邊牆成上其事且以母老乞終養慰留不許初子俊請築邊牆役運糧民夫上皆從之會王越襲寇

紅鹽池患少息子俊得一意興築東起清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厓築牆掘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砦備巡警又于崖砦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避射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時謂之橐駝城役軍四萬不三月而告竣牆內之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石有奇（孜異子俊築邊牆事見本傳蓋以七年巡撫延綏即建此議八年復請始以九年興工會王越奏紅鹽池之捷寇患少息遂以是年閏六月成之明史本紀及傳所載悉合三編質實云邊牆之築明史兵志謂在成化七年地理志謂在九年孜憲宗實錄八年三月葉盛疏云七年六月內用總兵巡撫議令官軍興築而城堡守備兵不足供役乃請役民夫旋為部議所格是兵志以為七年築者蓋據官軍興築之始也九年十二月張謹劾趙輔等冒功罪有云余子俊方修治邊牆難于概治是趙輔等禦寇韋州之際即已糾衆興工地理志以為九年築者據民夫興築之始也今按子俊以九年築十年成而邊牆之議始于七年三編所載證之明史子俊傳悉合今據書之）

是月以定西侯蔣琬督十二團營兼總神機營兵琬貴之子也先是琬協守南京廷議設三邊總制並舉琬為總兵官上命王越專制三邊尋罷琬不遣至是琬還遂有是命琬上言北京西北隅有土城故址請復築之又言大同宣府諸塞下田宜清覈事下所司議雖不盡行時論是之（孜異琬督團營諸書多系之正月蓋據其召還也證之功臣表領團營在是年閏月今從之）

秋七月甲寅免江西南昌等府被災秋糧凡八十六萬有奇

八月辛卯釋嘉簑凌犯宣府命都督同知趙勝為平虜將軍充總兵官禦之太監劉恒覃平監軍未幾寇退復召還

是月刑部尚書王槩卒

賜廣東按察副使孔鏞僉事陶魯林錦誥命鏞初以連山令從巡撫葉盛征廣西有功薦擢高州知府平猺賊十餘部降其衆數百人已又會陶魯破粵賊于廖婆堡魯以新會丞連破廣西猺賊之流劫高廉肇惠者以葉盛韓雍先後薦擢監司而廉州知府林錦亦以禦寇功陞僉事至是巡撫吳琛具三人治績聞于朝遂有是命錦終按察副使鏞後累官至貴州巡撫而魯遷湖廣布政仍留治廣東兵備兼領廣西事時稱三廣公廣人倚之如長城（孜異賜孔鏞等三人誥命事諸書不載三編據實錄系之是年八月今從之）

九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孜異明書作癸卯朔誤也今據明史本紀）

乙卯以水災免南畿直隸蘇松常鎮四府被災州縣並蘇州衛秋糧共四十三萬四千餘石（孜異明書作免秋糧五十九萬蓋內有馬草十六萬並計之證之憲章錄分書秋糧實得此數今從之）

是月國子司業耿裕言勳戚子弟當先束身禮法乃采輯古諸侯貴戚言行可師者人授一編上聞而稱善乃詔侯伯及駙馬年少者皆入國子監裕刑部尚書九疇子也

冬十月以項忠為刑部尚書代王槩也（孜異憲章錄法傳錄記項忠任刑尚于十二月亦不言改兵部事證之明史七卿表刑尚王槩八月卒故忠以十月代之及十二月兵尚白圭卒忠改兵部以董方為刑尚其遷代皆可孜也今據明史表）

都督同知李文等討土爾番不克引還先是文等引兵至布隆吉爾川（舊作卜隆吉兒）諜報土番阿爾集衆抗據更結別部謀掠罕東赤斤二衛文等不敢進遂請旋師肅州散遣二衛兵固守本土令哈商及黙克埒輝和爾（舊作几兒）畏之衆退居苦峪駐牧章下兵部具如所請文等無功而還土爾番知中國不足畏據哈密久之

十一月丙子免河南被災稅糧三十四萬有奇

是月虜寇復犯宣府入馬營赤城署都督僉事周玉擊敗之捷聞兵部言宣府諸大帥無功王所部三千人能追敵出境請加一秩以酬其勞乃予實授尋充宣府副總兵官是時寇從出套延綏之患少息而宣府大同諸邊頗被其擾矣

十二月己丑罷採金之役時內費日侈帑金不足用命湖廣寶慶等郡開採歲役民夫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僅得金三十餘兩撫臣劉敷奏請已之戶部檄所司開遼東黑山金場遼東巡撫彭誼奏永樂中太監王彥等開是山督夫六千人三閱月止得金八兩請一并已之報可（考異[illegible]寶慶諸府採金子是月憲章錄所載亦傳湖廣寶慶等府三[illegible]增入[illegible]遼東黑山金場罷之證之明史誼傳亦[illegible]之冬王年能朔廣金[illegible]增）　甲午都御史李賓等奏錦衣獄囚獲妖書語多妄誕小民無知往往被其幻惑請備錄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並定傳習罪名俾畏法不敢再犯從之　是月白圭卒項忠改兵部代之以董方為刑部尚書代忠

是冬陳峻等自安南還時安南黎灝復執占城王弟槃羅茶悅奏稱槃羅茶全為其弟槃羅茶悅所弒因自立及將受封又為其子茶質苔所弒其國自亂非臣灝罪朝廷知其詐不能詰但勸令還其土宇亦不聽　是歲山東復饑巡撫年富請發倉儲振貧從之富撫山東五年治尚煩苛然頗盡心荒政所全活甚衆

明通鑑卷三十三

紀三十三（起旃蒙協洽盡著雍掩茂凡四年）

憲宗純皇帝

成化十一年春正月癸亥大祀南郊　癸酉上以哈密失國人民無統敕哈商權主國事並給以衣糧穀種　是月晉大學士彭時少保　吏部奏罷朝覲官布政使楊文琳按察使王琳以下凡一千八十一員　二月甲申禁酷刑時國子祭酒周洪謨言天下有司聽訟輒用夾棍等刑具百姓不勝苦楚請敕法司禁約除人命奸盜死罪外其餘止用鞭朴違者風憲官論治報可時洪謨又以士風澆漓請復洪武中舊規上納其言命禮部榜諭國子監崇信伯費淮怠不就學洪謨劾之詔奪冠服以儒巾赴監讀書並停其歲祿之半學政肅然　是月閉河南宜陽等縣銀洞先是兵科給事中郭鏜請開河南銀礦以備邊用有司勘報礦脈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力事遂寢至是戶部尚書楊鼎以邊儲缺用復請開煎下所司勘報如前詔仍封閉　進王越左都御史兼提督十二團營越既還詔陝西巡撫馬文升節制陝西等處軍務（攷異据明史本紀及王越傳越以十年總制三邊軍務而職官志則以三邊總制設于宏治十年火篩入寇之時證之本紀則王越再起時也參攷前後設三邊總制實始于成化十年因王越被劾辭疾請還因而中止故三編質實云三邊設總制自此始越還朝即罷不設据此則始設總制越固未嘗任而越之實任則在宏治十年故職官志据而言焉惟越既還朝則總制已不復設而明史馬文升傳則云成化十一年春代越總制三邊似三

邊又未嘗罷且文升代越正與越還朝進左都御史同時所以然者蓋越自七年辭大同巡撫加總督軍務專辦西事是時三邊已歸越節制特未授總制專銜耳即馬文升代越亦是如此直至宏治十年始有實授職官志所記本不誤也又据志言始設時稱提督軍務後嘉靖間改為總制後又避制字改為總督云云是則總制之名亦非始設之稱史家所記語多淆混證之弇州史料亦但云文升節制三邊軍務此與七年王越之總督軍務皆專辦西事也非實授之官明矣今于文升代越下刪去傳中總制語仍以節制陝西等處書之

三月壬子賜謝遷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辛未少保大學士彭時卒時上怠于政時與萬安同在閣而安內結中官戚畹大臣希得進見時頗懷隱憂每上言時政或留中或下所司多不見用常悒悒不得志屢請疾在告乞放還不許至是疾革衣冠端坐徐言曰死生常理不足念但冒居大位上不能報國下不能養老父耳卒年六十贈太師謚文憲時立朝三十年持正存大體有所論薦不使人知燕居無倦容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是春韃嘉策凌寇大同參將李鎬等擊敗之　夏四月乙酉以吏部侍郎劉珝禮部侍郎劉吉並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珝先以舊宮僚進官直經筵日講反復開陳詞氣侃侃劉定之稱為講官第一　上亦愛重之入閣後嘗呼東劉先生珝性疏直吉則多智數與萬安比　壬辰乾清宮門災乙未以災告于奉先殿譴躬自責時工部以重建請採木川湖學士商輅言宜少緩以存警畏從之　己亥錄囚　是月宋元通鑑綱目成諸總裁纂修官皆賞陞有差兵部尚書商輅晉兼文淵閣大學士　五月丁卯始召見皇子于西內上自悼恭太子薨恒鬱鬱不樂一日召太監張敏櫛髮照鏡嘆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也上愕然問安在對曰奴言即死萬歲當為皇子主于時太監懷恩侍叩首曰敏言是皇子潛育于西府今已六歲矣匿不敢聞上大喜即日幸西內遣使至安樂堂迎皇子使至紀妃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鬚者即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時猶未翦胎髮髮披地走投上懷上寘之膝撫視久之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亟走內閣道其事閣臣皆大喜懷恩傳上意欲宣示外廷大學士商輅曰宜降敕禮部以定名為詞于是廷臣相率入賀上即命皇子出見于文華門越日冊封紀氏淑妃留皇子于宮中妃仍居西內未幾禮部奏上皇子名上御文華殿召閣臣商輅等皇子侍輅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即立為太子安中外心上頷之 攷異明史本紀但于是年冬十一月書立皇太子而召見西內事不具三編系之五月明書書于是月丁卯蓋十九日也冊封紀氏据明史后妃傳在皇子見之明日今据之

癸酉免湖廣被災秋糧又以水災免南直隸鎮江福建漳州等府秋糧七萬五千餘石 攷異明史本紀但于是月書免湖廣被災秋糧憲章錄免鎮江漳州等府而遺湖廣明書則云免武昌鎮江漳州等府今並書之

六月乙巳淑妃紀氏薨先是妃居西內大學士商輅恐有宅患難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謂皇子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宜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相接而皇子仍藉撫育于貴妃宗社幸甚于是妃遂移居永壽宮數召見至是

妃病篤輅請曰如有不諱禮宜從厚且請命司禮監奉皇子過妃宮問視及薨又請制衰服行禮上皆從之諡曰恭恪莊僖攷異明史后妃傳妃居永壽宮萬貴妃日夜怨泣曰羣小紿我其年六月妃暴薨或曰貴妃致之死或曰自縊也張敏亦吞金死三編質實謂與商輅傳所載互殊蓋傳聞之異也今從輅傳三編目中據實錄書是月乙巳紀聞言是月二十八日即乙巳也今據之

秋七月朵顏三衛以們都爾暴強侵掠皆走避塞下數饑困初國家設遼東馬市一城東一廣寧皆以待三衛正統間以其部眾屢叛罷之至是三衛請復開馬市不許攷異明史本紀不載朵顏傳言馬市開于成化十四年前此再四請不許正此時也明書憲章錄皆系之是年七月三編則統記于十四年目中今分書之

八月辛巳浚通惠河先是漕運總兵楊茂言自張家灣舍舟車輓至都下雇值不貲通州至京舊有通惠河水道石牐尚存修牐瀦水用小舟剝運為便下戶部遣尚書楊鼎侍郎喬毅相度上言舊牐二十四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宮牆外舟得入城今水由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請潴王泉龍泉及月兒柳沙諸泉水使入西湖閘分水青龍牐引諸泉水從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從都城外濠流轉會正陽門併流大通橋牐河隨旱澇啟閉則糧艘可近倉甚便上善其議以災異工未及舉至是命平江伯陳銳等督漕卒七千人疏浚

丁亥們都爾釋嘉第淩遣其使通阿等舊作桶哈來朝貢馬朝廷燕賚甚厚仍以綵緞酬其馬直通阿等九十二人皆授官有差予冠帶時釋嘉第淩等以紅鹽池受創復謀通貢第淩自為太師殺博勒呼舊譯見前卷并其眾益專恣別部托羅該舊作脫羅干伊斯瑪音舊作亦思馬因謀殺之尋們都爾亦死諸強酋相繼略盡邊人稍得息肩

是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無算詔遣使祭其山川

九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癸丑立皇子祐樘為皇太子大赦天下時皇太后居仁壽宮語上曰以兒付我遂居仁壽一日貴妃召太子食太后諭曰兒去無食也太子至貴妃賜食曰已飽進羹曰疑有毒貴妃大恚曰是兒數歲即如是它日魚肉我矣因恚成疾

是月總督兩廣都御史吳琛卒廷議以巡撫甘肅朱英前在廣東有威信詔以英總督兩廣代琛兩廣自韓雍大征諸蠻將帥喜邀功利俘掠名為鵰勦英至鎮以甯靜于是馬平陽朔蒼梧諸縣蠻望風款附又招降荔浦賊李公主之眾數萬為置永安州處之凡為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上甚嘉之初雍在兩廣雖有平寇功恢廓自奉贈遺過侈有司供億公私耗竭及琛代雍務為廉謹至英益特清節其威望不及雍而惠澤過之

十二月戊子復郕王帝號上尊諡曰恭定景皇帝初訓導高瑤上書請復郕王帝號以黎淳議中寢其後御史楊守隨亦請之至是上思瑤等言命閣臣議復郕王位號商輅極言王有社稷功贊成之遂下詔曰朕叔郕王踐阼戡亂保邦奸臣讒搆請削帝號先帝旋知其枉深懷悔恨以次抵諸奸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篤念親親用成先志郕王帝號一仍其舊並加尊諡仍令有司修飾陵寢

丁酉申自宮之禁時有自宮者三百

一十四人先已謫戍復逃至京師倖圖進用上命錦衣衛重杖而遣之仍申前禁考異憲章錄系之十年今據明史本紀改入是冬祈雪

是歲湖廣苗復犯武岡靖州湖湘大震　雲南鎮守中官錢能私通安南于是安南黎灝請改道由雲南入貢不許考異安南事見十二年貢請改貢道據弇州中官考系之是年為明年王恕巡撫雲南張本　浙江參議張敷華平景甯礦盜禽其魁十二人餘悉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辛亥南京陰霾蔽日地震有聲南京科道官上疏言弭災之策乞進君子以正朝廷擇將帥以備邊鄙設法制以弭盜賊並乞飭天下鎮巡官及三司郡縣省刑薄斂拯饑緝盜毋妄興土木毋因公科擾詔下所司議行考異明史本紀及五行志皆但書地震三編則云陰霾地震蓋據南京科道奏疏也憲章錄言南京六科十三道各以陰霾蔽日地震有聲疏請修省今據之　戊午大祀南郊　是月釋嘉策淩寇宣府　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甲午以南京災異勅羣臣修省　三月壬子減內府供用物　壬戌湖廣總兵官李震大破靖州叛苗平之震與巡撫劉敷等會兵分五道進破六百二十餘砦俘斬八千五百餘人都指揮彭倫率右哨兵破其山上之賊賊遁倫渡卭水江直擣其巢乘勝攻白崖塘崖高萬仞下臨深淵稱絕險倫掩其不意得路夜登賊倉皇潰追斬二千餘級遂夷其砦　是春晉商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萬安戶部尚書　夏四月御史薛為學等上言鹵寇縱橫又將大舉入寇恐倉卒之間難于制敵況今災異屢見南京地震陰霾榆林天鳴如礮流星隕于城中有聲大氐皆兵象也乞敕在廷文武大臣及科道等詳議兵備若不先時而慮待患至而圖之不曰將才難得則曰軍士不足不曰器械不備則曰糧餉不給失機貽患可勝道哉詔下所司議之　五月庚申錄囚　丁卯荆襄流民復亂命左副都御史原傑撫治初項忠既平荆襄凡流民已附籍者給復三年未附籍者遂歸其鄉而占籍既久散者復聚忠雖陳善後十事不過增設營堡多置巡司以厲入山之禁不數年禁漸弛黨亦漸眾朝廷以為憂祭酒周洪謨因著流民說畧言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荆州乃僑置松滋縣于荆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西其後松滋遂隸荆州南雍州遂治襄陽今當增置郡縣聽附籍為編氓可實襄鄧戶口都御史李賓善其說聞于上上是之乃有是命傑既至徧歷山溪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附籍乃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用輕則定田賦民皆大悅　六月通惠河成　趙王見濍有罪見濍高燧之曾孫也累世失德至見濍尤甚屢賊殺人又嘗乘醉欲殺其叔父事聞詔奪祿米三之二去冠服戴民巾使讀書習禮以冀悛悔考異事見諸王傳在成化十一年明書系之是年六月今據之　秋七月癸卯皇次子生宸妃邵氏出也　庚戌京師黑眚見時民間傳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貍負黑氣夜入人家至則人昏迷徧城驚擾是日上常朝奉天門侍衛見之而譁頃之始定乙丑上躬禱天地于禁中以

用度不節工役勞民忠言不聞仁政不施自責大學士商輅疏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法王毋濫賜印章四方常貢外
勿受玩好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錄囚省冤獄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設雲南巡撫上優詔褒納戊辰
遣使錄天下囚致異黑眚之見明史本紀系之七月庚戌證之五行志及二申錄皆同明史稿系之乙丑者詔自責之日牽連並記也庚戌青見乙丑韶禱戊辰錄囚明史分書皆本之實錄今悉據之　八月
改王恕為右都御史巡撫雲南治錢能之獄也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能旣通安南遣指揮郭景奏事京師詭言安南
捕盜兵入境上即命景賫敕戒約之而景經自雲南往能因遣安南王黎灝玉帶寶絛蟒衣珍奇諸物灝遣將率兵送
景還欲遂通雲南道景懼後禍給先行白守關者揚言安南寇至關吏戒嚴黔國公沐琮遣人諭其師始返而諸守臣
畏能匿不奏能又遣景及指揮盧安蘇本等交通千崖孟密諸土官納其金寶大學士商輅以雲南僻遠中官不法議
遣大臣有威望者巡撫填壓之乃以命恕　上欲建玉皇閣于宮北命內臣執事禮與郊祀等大學士商輅等奏祖宗
創為郊祀歲一舉行今皇上又欲別建閣祀玉皇無非欲為母后祝釐為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實有未協昔傅說之
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況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乃別立
玉皇之祠祀並用南郊之禮樂則是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伏望停止並將內廷一應齋醮悉
令報罷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為祥上嘉納之命折其祠祭器等件悉送庫儲致異建玉皇閣事見明史商輅傳憲章錄系之是年八月所載尤詳今據增
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軍務巡撫陳鉞貪而狡將士小過輒罰馬價騰湧文升上邊計十五事因請禁之
鉞由是嗛文升未幾仍敕還部致異事見明史本傳在是年八月諸書所載同今據之　甘州守臣上言哈密王母已死城印俱存土爾番請俟
朝廷往諭即獻還上方卻其貢使至是復許之時大臣專務姑息致外番益無顧忌云致異諸書或系之是年或系之明年證之明史外國傳書十二
年八月今據書之　九月辛丑朔始令太監汪直刺事直故大藤峽猺種也初給事萬貴妃宮為人便黠遷御馬監太監會黑
眚見宮中有妖人李子龍者本侯姓名得權易州人少為僧行腳河南遇道士授以符術遂蓄髮變姓名先是有陝西
民李氏產子子龍有異徵得權因冒之往來真定間逃還至京師主軍匠楊道仙家賫緣中官鮑石潛入大內石棠韋
寒等敬信皆北面禮子龍為上師壽錦衣校偵其謀不軌白中官黃賜上變寒自殺子龍及石等伏誅于是上益惡之
銳欲知外事因命直易服將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之知也致異明史本紀不載但于十三年正月書置西廠汪直提督官校刺事事三編則于是年九月書汪直刺
事明年正月書置西廠編年之例分書之是也蓋李子龍之獄發于是年黑眚見後因有汪直刺事之命明年以直刺事有驗始置西廠命領之故諸書皆系誅子龍于是年九月據其刺事之始為明年置西廠張本也今從三
編又憲章錄記汪直領西廠事云去歲九月因黑眚之異侯得權之誅始命直出外詗察據此則直刺事確在是年九月子龍伏誅之後三編蓋據實錄遊明書系之辛丑為九月朔日今從之
庚申湖廣總兵官

李震以平靖州苗功封興寧伯時趙輔劉聚皆先後以功封侯伯論者多訾議之惟震以功高無異言　冬十月辛巳京師地震　丙戌太白晝見　十一月癸亥南京大雷雨 攷異明史五行志書是月癸亥三編目中亦云是月二十三日癸亥也是月辛丑朔 　是月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張瓚討播州灣溪苗破之瓚以十年冬巡撫四川會播州致仕之宣慰使楊輝言所屬天壩干地灣溪諸寨及重安長官司為生苗竊據請王師進討詔瓚諭還侵地不服則征之時輝子愛年幼仍起輝暫理軍事詔瓚親至播州征調機宜悉聽裁處至是瓚督諸軍及輝攻破諸苗凡平山寨十六斬首四百九十六級撫男婦九千八百餘口請設安寧宣撫司灣溪隸焉事聞賜敕獎勞 攷異平灣溪事見明史瓚傳及四川土司傳今參書之惟瓚傳言十二年七月命瓚兼督松茂安綿建昌軍務似平灣溪苗又在其前蓋苗始叛在十年之冬平則當在十一二年間土司傳系之十二年與本紀合着是年七月兼督之命則灣溪之捷尚未報至也諸書皆不載今據本紀年月

十二月壬午陝西蘭州地震 攷異此據三編本之實錄在是月壬午統系之十月地震目中今依之 　己丑始開設鄖陽府治原傑既受撫治之命乃相度地勢以襄陽所轄鄖縣居竹房上津商洛諸縣中道路四達且去府治遠山林深阻將吏鮮至猝有盜賊遂制為難乃拓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並置湖廣行都司增兵設戍而析竹山置竹溪析鄖置鄖西析漢中之洵陽置白河與竹山上津房咸隸新府又于西安增山陽南陽增南召桐柏汝州增伊陽各隸其舊府制既定薦知鄧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縣皆擇鄰境良吏為之流人得所四境乂安以功進右都御史傑數歷于外既居內臺不欲外出荊襄之命非其意也事竣請還朝既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因薦御史吳道宏自代鄖陽之有撫治自此始也 攷異原傑撫治鄖陽之命在是年五月開設鄖陽府及行都司在十二月證之明史地理志鄖陽府下分隸各縣皆書成化十二年十二月置其沿革固可攷也憲章錄系之是年七月據其經營之始猶為近之若紀聞及明書書于是年之正月是時傑尚未受撫治之命亦非牽連記事之體今據明史紀志分書之 　是月以巡撫延綏余子俊移撫陝西先是子俊知西安府興修水利鑿渠引河西水灌田民賴其利行之既久水溢無所洩至是復于城西北開渠洩水使經漢故城達渭公私益便號余公渠又于涇陽鑿山引水溉田千餘頃通南山道直抵漢中以便行旅學校公廨圯者悉新之奏免岷河洮三衛之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戍本土于是邊境乂然民以不擾

十三年春正月丙午以水災免浙江稅糧四十一萬有奇　庚戌大祀南郊　己巳置西廠初永樂中設東廠令宦官刺事權勢與錦衣衛均至是別設西廠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廠勢遠出衛上自是大獄屢興　是月增孔子廟籩豆樂舞之數初洪武四年定祀孔子禮籩豆以十舞以六佾前年秋祭酒周洪謨請備天子之制章下禮部尚書鄒幹駮寢之洪謨再疏爭言孔子像以冕旒十二既用天子之禮而佾舞乃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

禮則禮為僭乞如前所請增籩豆為十二舞為八佾庶禮樂相稱足章尊崇之典從之乃命大學士商輅以增定禮制告孔子廟學士王獻告于闕里　二月甲戌安慶大雪雷電間作應天巡撫牟俸言雷者陽氣之發雪者陰氣之凝十一月一陽初復而震雷早發已乖二氣之常二月四陽既盛而恒雪不已雷電復作陰陽雜糅尤天變之大者乞修人事以弭之上從其奏乃下詔求直言考異事見明史五行志牟俸傳所奏本傳不具三編據實錄采入去年十一月中今據增是月庚午朔甲戌則初五日也　甲午浙江山陰縣地忽湧泉如血　是月汪直以刺事籍建甯指揮同知楊曄曄少師榮曾孫也坐與其父泰殺人為仇家所訐詔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百戶高崇往勘而曄亡入京師因其姊婿禮部主事董序求計于中官韋瑛瑛素無賴子鬻于宦官韋姓為家人冒延綏功授百戶方欲從直刺事無繇也乃諾曄為營解傾取其貲而潛報直謂曄父子殺人懼罪輦金鉅萬匿序所將賄諸用事者以緩其獄直信之即遣人捕曄序顧曄貲已盡于瑛大索序家無所得因考訊曄曄之三琶者錦衣酷刑也以加人骨節皆寸解曄不勝琶妄言寄金于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所瑛遂夜率邏卒突入仕偉家縛仕偉考掠及其妻子翰林侍講陳音與仕偉比屋居聞其聲甚楚乘墉大呼曰爾擅辱朝臣不畏國法耶邏卒應曰爾何人不畏西廠音厲聲曰我翰林陳音也瑛奔縶仕偉去而應奎崇勘獄猶未報直奏其受泰賂與泰並械至京獄具曄瘐死獄中泰坐棄市籍其家時崇亦死于獄乃論應奎遣戍仕偉序並謫官直既發曄事頗誣左右大臣多得曄賄上隱不發然愈謂直可倚任而瑛亦以此結直直遂倚瑛如左右手氣燄薰灼凡西廠逮捕朝臣初不俟奏請下至民間鬭詈雞狗瑣事輒置重法中外騷然考異明史本紀不具事見宦官傳蓋直方見倚任之始傳及三編皆系之武清等下獄之前憲章錄法傳錄明書及紀事本末皆書于是年之二月今据之楊曄明史楊崇傳作業宦官傳作曅法傳錄作畢業與畢以形似而誤惟三編作曄蓋本之實錄疑即据奏報之文今從之董序序諸書皆作與又其官為中書非主事今皆据三編書之惟質實以楊曄為榮之孫蓋脫去曾字也

閏月辛酉免山東被災稅糧凡四十一萬有奇　三月戊子免河南被災稅糧凡三十九萬有奇　是月諭法司慎勘妖言獄時西廠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多為贗書誘愚民而後捕之寃死相屬廷臣莫敢言有通判曹鼎知縣薛方者甯晉人也會罷閒家居廠校誣其邑人王鳳與瞽者康文秀受妖書株連及之發卒圍其家拷掠誣伏既論死鼎方兩家人數聲寃下法司覆驗獄果妄而分守懷來中官廖禮復興妖人趙大獄所收繫甚衆巡撫殷謙等具奏如禮言獄成命官按之亦妄于是左都御史李賓奏請令後妄報妖言者坐斬上但下詔責禮等諭法司慎鞫毋或瞻徇以虐非辜而西廠之刺捕者如故考異三編系此事于三月云上悟其誣始下詔責禮等云云證之憲章錄云都察院奏擬妄報妖言坐斬紀事本末以為李賓時賓正居憲職後坐商輅黨致仕去正以此也今据書之

夏四月戊戌甘肅地裂又震有聲甯夏大震榆林涼州及山東沂州之郯城滕費嶧等縣同日俱震　癸丑刑部郎

中武清廣西勘事還至通州廠校謂其有所齎載不俟奏執而繫之獄鞫訊鞫無驗釋之竟不以聞　丁巳汪直令韋瑛執太醫院院判蔣宗武下之獄以通政使方賢及之也瑛以索院中藥不得遂並執宗武　庚申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及浙江布政使劉福俱下西廠獄章廷綱同使安南還廠校執之鞫其受餽遺有跡奏聞詔冠帶閒住福先已擢副都御史以母憂去尋坐為浙江布政時督造戰船不如法當鐫一級服除命以三品官外補有搆之于直者遂執繫廠獄旋以鞫無實釋之改授陝西按察使　是月商輅兼謹身殿大學士萬安加太子少保劉珝晉吏部尚書劉吉晉禮部尚書　召原傑為南京兵部尚書時傑在鄖陽屢請還朝遂有是命傑以疾疏辭不許遂卒于南陽年六十一鄖襄民為立祠詔贈太子太保諡襄毅（孜異明史原傑傳言傑薦吳道宏自代遂請還憲章錄詔為南京兵尚系之是年四月今據書之）　五月甲戌執左通政方賢下西廠獄時賢掌太醫院事韋瑛以索藥不與遣人恣檢其家得片腦沈香以為盜之官庫且藏有御墨及龍鳳甕器俱以違法論尋謫戍遼東（孜異諸人下獄明史本紀系之四月者無日其方賢下獄別系之是月甲戌蓋先後之次第也今四月干支皆据明史稿書之三編統系之正月置西廠目中其諸人下獄之本末悉据明實錄所載詳註于實中證之憲章錄紀事本末皆同有繫獄而後奏聞者有旋執旋釋竟不以聞者史謂逮捕朝臣不俟奏請即指武清等也今据三編分書之）　丙子罷西廠時汪直韋瑛用事官校勢日橫大學士商輅憂之因率同官條直十二罪言陛下委聽斷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顓刑殺擅作威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摘奸禁亂法不得已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逯杲刺事激成可為懲鑒自直用事人心疑畏士大夫不安于位商賈不安于塗庶民不安于業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上得疏愠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等傳旨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諸近侍在上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輅等同心一意為朝廷除害無有先後詞意慷慨懷恩等以實覆奏傳旨慰勞會兵部尚書項忠亦倡九卿劾之上不得已令直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衛散諸旗校人心大悅然諸人奏皆留中上意猶未釋也時蔣宗武尚繫獄中聞罷西廠竟衣囚服反其家（孜異事見明史商輅傳惟傳言同時萬安劉珝劉吉亦俱對引義慷慨輅因有諸公皆為國如此輅復何憂之語按萬安劉吉中官之黨當輅在閣正言不得不相與附和若謂引義慷慨在劉珝或有之而安吉未必敢也此蓋劉吉後修實錄之飾詞故三編目中雖据明史輅傳而刪卻三人同對語最為得之矣）

是月太監懷恩傳內旨令錦衣副千戶吳綬同在鎮撫司問刑綬貌陋而心險頗通文移善詞翰時上雖革西廠猶密召汪直伺外間動靜且令訪能文事者為之輔有軍卒以綬能寫本通行移報之于直直召至擬三批答封進稱旨遂有是命初綬從項忠征荊襄以罪被劾銜之至是忠劾直直任綬為腹心相與伺之急忠不自安乞疾歸未行

而東廠校之獄起　六月甲辰罷兵部尚書項忠為民方忠之倡九卿劾直也既具草令郎中姚壁持詣諸尚書署名壁夔之子也時尹旻為吏部尚書壁先詣旻而旻素交驩直因言奏出項尚書兵部宜為首壁曰公六卿之長也旻怒曰今日乃知六卿長耶既署名即馳報直直遂與吳綬謀嗾東廠校誣忠以劉江事劉江者金吾左衛都指揮也注選為江西都司巡按御史以其未諳軍政檄使領操而更令僉事掌都司印江不勝忿疏其事以請事下兵部言江妄奏當罪而上方以都指揮例得掌印直江而責兵部阿御史言一時東廠官校受直指忽騰蜚語謂江選都司非例乃賄緣中官黃賜屬兵部得之賜故與陳祖生為司禮監直忮其位在己上不相能商輅之劾直直疑出賜祖生意二人皆閩產直譖其為鄉人楊曄報復出之南京意猶未慊因搆江事誣忠且以傾賜給事中郭鏜等遂上章劾忠詞連興武伯李震交通忠狀震初佐忠平荊襄賊亦綬所惡也詔並下法司會錦衣衛廷鞫忠忠抗辯不少屈衆雖知忠枉而重違直意會綬擢錦衣問刑官遂周內其獄忠既罷江論遣戍壁亦坐牽引與震等謫有差　庚戌復設西廠時上雖罷西廠而任直如故有御史戴縉者性險躁干進以九年秩滿不遷至是探知上意乃假災異上疏言近歲以來災異屢臻敕諭廷臣修省未聞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亦未聞羣臣袪何稗政效何嘉猷獨有太監汪直緝捕楊曄等之奸惡懲治高崇王應奎之贓貪凡所摘發允協公論足以警衆服人特其部下官校韋瑛輩行事或涉張皇為大臣奏罷伏望陛下推誠任人務俾宿弊盡革然後天意可回也縉初為此奏以屬所善吳綬示直草直得之大喜為言于上疏入遂復開西廠直之權勢愈熾云

三編發明曰明自宦官王振亂政御史李鐸以遇振不跪謫戍鐵嶺衛于是言官之氣始懾于宦官然未嘗顯與宦官比也前七年雲南鎮守中官錢能以疾將召還巡按御史郭陽譽能剛果有為乞留鎮守為士論所鄙然猶不至傾朝士以悅宦官也戴縉險躁干進諂諛頌西廠之功而揚其燄且以順直所不悅者嗣後宦官用事遂多與言官相表裏馴至末流崔呈秀倪文煥之徒皆甘心効逆閹鷹犬毒痛海內以速明祚之亡而作俑實自縉始縉罪可勝誅哉

壬子京師雨錢　丁巳大學士商輅請致仕許之輅奏罷西廠汪直譖其嘗納指揮楊曄賄欲脫其罪輅不自安會戴縉復頌直功請復西廠輅遂力求去詔加少保賜敕馳傳歸輅既去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無敢與抗者　秋七月辛未詔翰林院會內閣自考察其屬舊制諸司官屬考察俱由吏部都察院會覈至是以翰林職居清要聽其長自覈奏聞

攷異事見憲章錄明書而明書系之是年七月辛未今從之

是月召陝西巡撫余子俊為兵部尚書南京右都御史林聰為刑部尚書汪直治楊曄之獄誣諸大臣受賄自商輅外並及刑部尚書董方都御史李賓等上頗信之乃戴縉上書並乞令兩京大臣自陳以傾直所不悅者于是方賓皆致仕去一時如署尚書薛遠及侍郎滕昭萬程里等以次陳免者凡數十人而縉以媚直尋擢尚實少卿

八月壬戌錦衣官校執通政使張文質下獄時東廠官校發雲南百戶左昇私事詞連文質遂執送錦衣衛獄上不知也左通政何琮等以掌印請上始知而釋之詔錦衣衛官以擅繫大臣停俸三月攷異明史三編皆書工部尚書而三編目中又書兵部疑兵字誤也然是時王復任工尚文質則以通政司兼署故目中又左通政請印之語今仍書其本官刪去工部尚書字

是月以應天之淮安揚州徐州鳳陽及山東兗州水災分遣刑部郎中張文兵部郎中張謹等五人馳往發倉粟振之並賜文等敕所在有司貪酷者許請逮治攷異振應天等府明紀系是年之末三編據實錄在九月其分遣之官據實言文之兗州謹之淮安揚州則戶部郎中谷琰徐州則吏部員外國泰鳳陽則戶部郎中李炯然皆據實錄中所載也增記之

免江西福建被災秋糧

九月甲戌京師夜地震者凡三攷異見明史五行志三編書于月中云月之十日甲戌夜按是月乙丑朔甲戌正初十日也

甲申吉王見浚之國長沙

是月王恕改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參贊軍務先是恕巡撫雲南盡廉得鎮守太監錢能私通安南及諸不法狀遣騎捕詐稱安南寇至之郭景景懼自殺因劾能私通外國罪當死詔遣刑部郎中潘蕃往按之能又以其間驛進黃鸚鵡恕請禁絕會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甄希賢劾奏能索守礦千戶三人賄意不滿以巨梃杖千戶至死者一人下都察院而王越畏能勢獨緩其獄及蕃自雲南勘還奏恕所劾能遣郭景以玉帶蟒衣私通安南及遣盧安蘇本等通千崖孟密等事皆實都察院請逮能等至京治罪上特宥能但降敕切責罪其下九人恕因再疏言昔交阯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不以安邊徼能大懼急賂貴近請召恕還而是時商輅項忠諸正人方以忤汪直罷遂有是命恕居雲南九月威行徼外黔國以下咸惕息奉令疏凡二十上直聲震天下攷異據明史王恕傳恕在雲南九月計恕以去年秋奉巡撫雲南之命當以歲底至滇而中間勘能之疏屢上皆在是年九月改南之前故弇州中官攷還潘蕃往勘及甄希賢劾奏能杖殺千戶事俱記是年之秋又傳言在商輅項忠忤汪直罷後正是時也今彙記其巡撫雲南以後事統系之九月下

冬十月戊申以土爾番久據哈密乃命邊臣築城于苦峪谷移哈密衛治之仍給以土田牛種

是月余子俊還掌兵攷異明史年表子俊任兵尚以七月召十月任憲章錄記子俊自陝西還于是月與明史合今從之奏申明條例十事又列上軍功賞格俾中外有所遵守

十一月辛未冬至杭州大雷雨虹見巡按御史侶鍾言月令八月雷始收聲二月雷乃發聲今十一月初旬一陽始生正閉藏之時而乃雷電交作虹蜺出見皆為非時乞加修省下禮部移文三司及撫按等官撫恤軍民操練士馬攷異見明史五行志憲章錄二中錄皆系之是月雷雨下有虹見二字證之侶鍾奏疏是也今據增入

戊寅湖廣荊門州大雷電雨雪

是月張瓚討四川松潘衛

叛苗瓚旣平播州苗會松茂番寇邉乃以去年七月命兼督松茂安綿建昌軍務瓚至軍審度形勢改大壩舊設副使于安綿而令副總兵堯彧軍松潘參將孫暠軍威疊為夾攻計乘閒修河西舊路作浮梁治月城避偏橋棧道軍獲安行轉餉無阻　十二月丁巳免南畿蘇松常鎮四府水災夏稅凡五十萬有奇　是月進王越兵部尚書先是項忠之罷越自謂當遷而廷議推余子俊為兵部尚書越彌不平請解領團營優詔不許因自陳搗巢功為故尚書白圭所抑從征將士多未錄乞移所加官酬之子俊亦言越賞不酬功而越方結汪直有內援遂有是命初內閣之論罷西廠也越過大學士劉吉劉珝于朝翻謂之曰汪直行事亦甚公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不能去商萬在事久是非多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何亦為此珝曰吾輩所言非為身謀使直行事皆公朝廷置卿大夫何為越不能對攷異史所載劉珝多取語蓋本憲宗實錄如謂祈王越者乃劉吉而珝默然弇州致誤力辯之今明史已刪之矣蓋實錄出自劉吉所修多不足信今據明史本傳越素以才自喜不修小節為朝議所齮至是乃破名檢與聲小關通因奸人韋瑛自結于直而同時有陳鉞者亦以貪緣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是冬南京鎮守太監覃力朋進貢還以百艘載私鹽騷擾州縣行至武城典史詰之力朋怒擊折其齒射殺一人會汪直刺事蔡得之以聞明年逮力朋下獄論斬竟以憚免而上益謂直不私可倚任云攷異力朋進貢事紀聞系于是年之冬弇州中官攷書于十四年而三編書于復設西廠目中亦以力朋事在明年蓋明年始逮治也今仍據紀聞系之是年冬　是歲擢陝西參政秦紘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紘至劾鎮國將軍奇㵎等罪奇㵎父慶城王鍾鎰為奏辯且誣紘上重違王意逮紘下法司治事皆無驗而內官尚亨籍紘家以所得敝衣數事奏上嘆曰紘貧一至此耶賜鈔萬貫旌之于是奪奇㵎等三人爵王亦削祿三之一未幾復改紘撫河南　以太僕少卿李綱為右僉都御史轉左出督漕運與平江伯陳銳共事綱以進士授御史歷按南畿浙江劾去浙江贓吏至四百餘人時目為鐵御史督運踰年卒銳見笥中惟敝衣揮淚曰君子也為具棺斂聞其清節于朝特詔賜祭葬不為令綱清剛似李佩竝為時所重云

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祀南郊　己卯襄王瞻墡薨王自四年來朝歸六年又召以老辭歲時存問禮遇之隆諸藩所未有謚曰獻　是月吏部考察朝覲官奏免二千十六員浙江按察使劉釪江西按察使趙敔預焉時論惜之攷異事見明書而憲章錄所記尤詳惟劉釪據明史劉球傳係雲南按察使今仍據憲章錄書之　二月戊申皇太子出閣講學上命太常少卿王獻等入侍學士彭華等充講讀官閣臣萬安劉珝劉吉董督之時有老宮官覃吉者朝夕侍太子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上賜太子莊田勸勿受曰天下者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閒吉入曰老伴來矣急手孝經是年太子方九歲端本正始吉有

力馬（致異明史本紀不載三編系之是月日分据明書）

三編

御批曰太子出閣就學豫教所當慎重覃吉卽老成舊閹亦祇可謹視起居若口授章句廷臣中豈無可簡備官僚以資啟迪乃委之侍人實為非體幸而吉尚謹愿不致貽累蒙求然欲以是垂訓後人則如馮保等之挾勢攬權未嘗不由于承華保護史家不知履霜堅冰之義反以端本正始歸功于吉無識甚矣

是月改萬安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劉珝劉吉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尹旻楊鼎鄒幹皆加太子少保　三月戊子朔皇太子冠禮部請每月朔望文武百官奉天殿朝參後皆赴華文殿謁太子制曰可　戊辰免浙江被災秋糧　己卯賜曾彥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辛巳罷四川烏撒衛銀場　丙戌復開遼東馬市初朶顏等三衛以饑困再四請復開馬市皆不許至是陳鉞巡撫遼東復為之請乃許之時都爾已死伊斯瑪音主兵柄三衛復數為所窘而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三衛怨之不復來市及鉞內召始請治二人罪令參將布政司官一人監市毋有所侵尅于是通市如故（致異陳鉞請治通事罪事見三編鉞以明年十二月內召乃開市今類記之）　丁亥以浙江饑罷採辦花木之役　是月福建上杭盜起初天順中巡按御史伍驥平上杭盜搗其巢亂乃定至是有曾宗鄧嵩等復聚眾屯結出掠敕鎮守中官盧勝巡按戴用督撫之而勢益熾時前僉都御史高明方服闋特起為福建巡撫任以討賊明至汀州卽督兵入山不數月盜皆以次禽縛誅首惡三十六人餘減死遣戍析其地置永定縣由是上杭無盜患　夏四月丁酉免南畿山東被災秋糧尋以襄陽江溢壞城郭並免之　是月吏科都給事中趙侃等上言州縣守令親民之職不宜以監生序補乞諭吏部取科目出身者選授之部臣覆稱先年大學士李賢請選監生有學識者授以知州知縣等官至今行之且歲貢久在太學固難以科目拘今從但嚴加考覈仍循舊制為便報可　五月以戴縉為右僉都御史縉既擢尚書少卿意猶未慊汪直復力薦之遂有是命于時御史王億等競效縉尤相導媚直謂西廠摘伏發奸不惟可行之今日實足為萬世法傳之四方無賢愚皆唾罵之羣指縉為罪首而縉驟躋顯秩甘為鷹犬而不辭臺中紀綱為之掃地（致異諸書但載縉請復西廠事惟明書于上年六月庚戌書戴縉王億二人明史紀事本末亦並及之證之三編則王億所奏蓋慕縉之遷擢而效之未必同在一月事也三編記王億事于戴縉擢僉都御史目中今從之）　汪直奏武舉設科鄉會殿試如文科例時直用事欲以建白為名吳綬為撰草奏上上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具奏處置卒行之　六月庚子歲星太白同晝見　癸卯命汪直行遼東邊先是巡撫遼東陳鉞以掩殺冒功激變直

欲自往定之孜異鉞掩殺冒功据明史馬文升傳在十四年春三編目中則云前年冬蓋掩殺在前被劾在後三編本之實錄今類說之系以先是云云上令司禮監懷恩等詣內閣會兵部
議恩欲遣大臣往撫以沮直行文升疾應曰然恩入白上即命文升往直不悅欲令私人王英與俱文升謝絕之疾馳
至鎮宣璽書撫慰無不聽撫者事垂定直恩攘其功因請于上挾英俱往日馳數百里箠撻守令遠近驛騷鉞聞之懼
先遣人賂直左右令所過居民跪迎道左比至鉞出迓于郊望塵蒲伏又盛供帳娛直賂其左右皆爭稱鉞賢直大喜
至開原再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于直然直內嗛文升又與抗禮奴視其左右直益不悅而鉞與文升素不合日夜譖
之直于是必欲傾文升矣　是月四川巡撫張瓚自率兵攻白草壩西坡禪定數大砦斬獲無算徇茂州疊溪所過降
附又討平白草壩餘寇先後破滅五十二砦殲其魁他一百五砦悉獻馬納款諸番悉平留兵戍要害增置墩保乃班
師上嘉其功徵拜戶部左侍郎以請終制辭許之孜異瓚平松潘疊溪叛苗明史本紀書于十三年十一月之下明史稿則書于是年四月證之明史張瓚亦書十四年蓋瓚以十二年七月兼
督松茂軍務閱兩年而從平故奏報之先後互異三編書于是年六月今從之　秋七月丁丑京畿山東大水分遣郎中林孟裔劉道員外郎袁江王臣往
勘災振之　是月江西人楊福以偽稱汪直伏罪福嘗為崇府內使隨入京既逃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直福
乃冒直名而所識者亦冒充校尉自蕪湖乘傳食廩歷蘇常由杭州抵四明有司及市舶中官亦屏息奉命威福大張
既抵福州為鎮守太監盧勝所覺執問如律時直勢震天下故小人乘之以擾害人大率類此孜異据弇州中官攷系之成化十四年憲章錄
紀事本末皆系之是年之七月今据增　八月癸巳遣南京刑部侍郎金紳巡視江西時江西亦大水以各路災傷詔廷臣條卹民事宜于是
科道應詔言近歲工匠以斧斤微勞濫膺祿秩旗校以捕獲妖言輒得遷官前雖赦法司慎鞫斯獄而緝捕希求陞賞
其中豈無誣枉刑賞過中災祲或亦由此疏入下所司議之　戊戌旱朝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者因辟易不成列衛
士爭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孜異明史本紀不載事見五行志明史稿書作戊申然按之志及憲章錄二申野錄皆作戊戌疑稿中誤戊為申也今据明史志　庚戌免湖廣被災
秋糧凡十六萬有奇　甲寅下巡撫蘇松副都御史牟俸于錦衣衛獄初俸巡撫山東陳鉞為布政使兩人負氣不相
下遂相惡也鉞既為汪直所喜欲修前憾于俸數短之于直直信之會俸議事至京直請執俸下詔獄先是俸所親學
士江朝宗除服還朝俸迓之九江賒舟竝下所至有司供張頗盛直因謂朝宗有所關說竝下獄詞連僉事吳璠等十
餘人俱逮繫　九月己未命御史三人捕盜畿南孜異明史本紀不載見明史稿畿輔以南也見時畿內竝無捕盜事諸書不見證之憲章錄言甲兵之異上命御史究其事所從起
竟不能得疑即以甲兵之異遣御史密捕借盜為名耳今据書之　是月擢嘉興知府楊繼宗為浙江按察使繼宗守嘉興以一僕自隨署齋蕭然性
剛廉孤峭人莫敢犯時集父老問疾苦為袪除之大興社學遇學官以賓禮師儒競勸文教振興御史孔儒來清軍里

老多撻死繼宗榜曰御史杖人至死者詣府報名儒怒繼宗入見曰為治有體公但奮剔奸弊勸懲官吏若比戶稽核則有司事也儒不能難心銜之瀕行突入府署發視之敝衣數襲而已儒慚而去中官過者索錢於繼宗即發牒令取庫金曰金具在與我印券中官咋舌莫敢受比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上一日問直朝覲官孰賢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宗一人耳至是秋滿超擢是職數與鎮守中官張慶忤慶兄敏在司禮每于上前毀繼宗上曰得非不私一錢之楊繼宗乎敏惶恐遺書慶曰善遇之上已知其人矣（致異三編系宗事于是年之九月蓋本實錄按法傳錄是年七月浙江按察使楊瑄卒九月以楊繼宗為浙江按察使與三編同書皆不載今據增）　河決開封壞護城堤五十丈河南巡撫李衍上言河南累有河患皆下流壅塞所致宜疏開封西南之新城下抵梁家淺舊河口以洩杏花營上流而自八角河口抵南頓則當分導之以散其勢庶可免祥符鄢陵睢陳歸德之災詔衍酌行之踰年還滎澤縣治于河北然衍所疏浚者不久亦壅　冬十月加萬安太子太保尚書余子俊林聰皆加太子少保王越加太子太保　十二月甲午免畿內被災秋糧凡二十萬有奇　是歲占城齋亞麻弗菴遣使朝貢請封初安南既執槃羅茶悅立前王孫齋亞麻弗菴為王以國南邊地予之至是請封上遣給事中馮義行人張瑾往封之義等多攜私物行至廣東聞齋亞麻弗菴已死其弟古來遣使乞封義弟處空還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孫請封之後即為古來所殺安南以偽敕立其國人提婆苔為王義等不俟奏報輒以印幣授提婆苔封之得所賂黃金百餘兩又過滿剌加國盡貨其私物以歸義至海洋病死瑾具其事並上偽敕于朝而安南黎灝方請遣朝使申畫郊圻興滅繼絕其據占城如故朝廷知其誕妄亦卒弗能討也（致異事見明史占城傳特書其朝貢于十四年明書及憲章錄皆系之是年八月今書于是年之末）　土爾番蘇勒坦阿耳死其子阿哈穆特（舊作阿黑麻）嗣為蘇勒坦遣使來貢甘肅巡撫王濬請乘間納哈商俾復其國敕以便宜圖之

明通鑑卷三十四

紀三十四（起屠維大淵獻盡昭陽單閼凡五年）

憲宗純皇帝

成化十五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南郊　庚辰免山東被災秋糧　辛巳振山東饑　是月加吏部尚書尹旻太子太保汪直為之請也改王恕以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蘇松代牟俸也恕參南京軍務考選官屬嚴拒請托同事者咸不悅而錢能歸屢譖訴于上上亦浸厭恕數直言遂有是命尋起致仕薛遠為南京兵部尚官吏科都給事中趙侃御

史王濬等交章劾遠濬往京師黄綵起用益指汪直也不聽　二月庚寅免湖廣被災稅糧凡二十二萬餘石考異明史稿以去歲旱免秋糧而明書憲章錄皆云水災今仍據明史但書被災云　壬子免廣東廣肇高雷廉五府通賦　甲寅詔修開國功臣墓時南京禮部上言國初勳臣李文忠等十三人墓俱在南京城外文忠曾孫李萼等以歲久頹壞請修治許之並令無後者置守家一人明年復命修耿再成墓從其曾孫俊之請也考異三編質實據明實錄勳臣十三人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馮國用吳復俞通海康茂才趙德勝張得勝丁德興吳禎吳良凡十三人附記于此

三月癸未免江西被災秋糧　是月遼東巡撫陳鉞復以邀功失事激變為言官所劾上遣汪直偕定西侯蔣琬尚書林聰往勘時馬文升至遼東還仍掌部事會兵部尚書余子俊亦劾鉞鉞疑出文升傾之益急考異明史本紀系文升下獄于五月諸書皆並記鉞激及直往勘事明書系鉞激變于三月證之明史文升本傳亦云是年春蓋文升下獄張本也今據書之

夏四月丙午免南畿被災秋糧凡四十萬有奇　壬子下附馬都尉馬誠于錦衣衛獄考異諸書不載惟見明史本紀以下獄之由亦無可攷疑出自汪直構陷也今據書之

是月以方士李孜省為太常寺丞尋改上林苑副監孜省者初為江西布政司吏骫法受贓既歷京考得冠帶而贓事發遁為民不敢歸時上好方術孜省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籙得幸中旨授太常寺丞御史楊守隨言祖宗官人之制必考素行是以奸邪裒止流品不淆孜省故犯贓之吏其資格則刀筆也其情罪則靡胥也太常職司祭祀廢選尤重奈何用此贓賄罪人以瀆事天地宗廟給事中李俊亦以為言上不得已乃改命之然寵幸日甚賜以印章二曰忠貞和直曰妙悟通微許密封奏請孜省因與芳等表裏為奸干亂國事

五月壬戌下兵部右侍郎馬文升于獄汪直故惡文升而庇陳鉞欲卸其罪因奏言文升行事乖方禁互市農器故致邊患然文升在邊實禁市軍器非農器也蔣琬林聰畏直勢不能異奏皆如直言遂逮文升下錦衣衛獄尋與年俸論謫戍戊辰謫俸戍湖廣鎮遠衛庚午文升戍四川重慶衛初俸為江西按察使治吉安知府許聰之獄入同知黃景隆言致死至是巡按御史奏劾景隆升任吉安府自十一年至十三年以淹禁凌虐故勘人犯至死者凡三百八十七人逮治至京師下獄瘐死會俸獄起方竟而以前事不為公論所與故人皆知其為直所陷然無白其冤者踰年卒戍所考異俸治許聰獄見明史本傳證之憲章錄黃景隆以上年逮治是年三月死獄中正與俸被陷謫戍皆同時事因連並記之

癸酉以年俸馬文升事中旨責科道官互相容隱緘嘿不言令自陳狀于是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合詞請罪詔廷杖各二十時文升謫不以罪俸贓證不明俊等畏直勢不敢辯冀以巽詞獲免卒拜杖云

論曰汪直之勢焰甚矣當其時如戴縉王億等欲以媚直求遷擢者不足論矣若廷之大臣如王越陳鉞尹旻輩欲借直以張權勢邀邊功者亦不足論矣至如萬安劉吉薛遠之等亦保祿充位之鄙夫固不復望其有所論列而如劉

翊林聰輩亦一時之錚錚矯矯者今据史所記翊能折王越于朝而卒不能持之于西廠復設之日其後萬安見直寵衰復邀翊奏罷之翊辭不與安乃譖之于帝卒與吉排而去之豈非授之以瑕乎聰奉使勘文升獄而直稍假之詞色遂不敢自樹異同然則史謂其以舊德召用時望益峻特据其傳狀中歸美之諛詞耳至于直庇陳鉞聰不能爭卒亦不能不爲惜則甚矣晚蓋之難也

己卯免湖廣河南被災稅糧七十六萬有奇　秋七月癸酉命汪直行大同宣府邊時宣大塡巡官屢以邊警報而釋嘉策淩己爲伊斯瑪音所殺部下方内亂實無意南侵邊臣欲虛張守禦功以覬賞兵部不知而誤信之乃有是請上竟命直往所至餙廚傳供張百里外都御史服櫜鞬偕其屬伏道左泥首迎謁須過乃敢起至館易服請見膝行起居叱之出乃唯唯退左右索賂不貲各傾帑以應邊儲爲之一空　八月乙未遣戸部郎中裴慧等七人巡視兩畿山東河南水災　九月四川播州諸蠻復亂初張瓚平播州灣溪苗置安寧宣撫使以楊輝之庶長子友爲之所屬天壩干地等砦舊以僻阻棄不問生苗耕其地居之頗相安及立宣撫爛土諸蠻惡其逼遂引齋果等攻圍安寧時輝子愛新襲友告警力不能支求援于川貴二鎭兵部奏請仍起輝再統兵勦之又敕川貴兵爲助至是敕齋果復糾合九姓豐甯及荔坡賊萬人攻剽愈亟巡撫貴州陳儼請調川湖等官軍五萬合貴州兵聽儼節制時貴州總兵官吳經緩之兄也與儼合請兵部尚書余子俊曰賊在四川而貴州請討是邀功也五萬之師以半年計須軍儲十三萬五千石山路險要輸運之夫須二十七萬衆況天暑瘴癘可虞上然之敕責守臣玩寇命塡守太監張成及經儼等相機勦撫然迄不能靖（攷異据憲章錄言是時總兵吳經請兵會勦余子俊以經乃吳綬之兄畏勢欲准其奏上不許核與明史子俊及四川土司傳所記不合今按錄中又言儼奉命相機進止畏經弟綬之勢遷延于家以致經大肆殺僇冒濫邀功据此則畏綬勢者乃陳儼非子俊也今參二傳書之）

陳鉞既傾馬文升復諷汪直請大發兵樹邊功直言于上遂許之冬十月丁亥命撫寧侯朱永爲靖鹵將軍充總兵官直監軍鉞賛參軍務是行也王越急功名私于永諷其薦己督師而鉞以討沮之于直遂有是命于是越益心豔之　閏月汪直陳鉞等出遼塞遇貢使六十人誣以窺邊掩之焚其廬舍更發骿髏以張級數先是直奉使東征余子俊議以自古羈縻之國不犯邊者毋令驚擾而鉞欲以媚直邀功請如此則損威示弱故六十人之死皆以招誘得之自是報復爲有名矣（攷異朱永汪直東明史本紀系之十月諸書牽連並記遂及其掩殺貢使事惟憲章錄分書之事也但錄中所記謂建州貢使四十餘入俱械至京師令部察院錦衣衞禁錮之核與明史官傳及三編目中所載不同今仍明史三編書之）

十一月庚子振河南饑　是月吏科給事中王端上言天下按布二司進表官令各陳地方利病上惡其紛擾命杖之時湖廣江西撫按官以所部災傷盜起請免有司朝覲瑞偕同官言歲祲民

困有司由不職正宜加罪乃復為之請留如此則人才進退何由審辨是朝覲考察大典皆從此廢壞矣上從其言命
吏部禁之攷異王端被杖見明史本傳憲章錄系之是月今從之　十二月辛未論東征功進朱永保國公加汪直歲祿陞賞者二千六百餘人
丙子太白晝見　是月戶部尚書楊鼎禮部尚書鄒幹工部尚書王復俱致仕許之時汪直用事廷臣謀遷擢者嗾
科道以災異劾大臣于是鼎等請賜骸骨歸召陳鉞還以功晉戶部尚書張文質禮部尚書劉昭工部尚書　免四川
江西被災稅糧　是冬安南黎灝還兵八百餘人越雲南蒙自界聲言捕盜築室據居守臣力止之始退灝自破占城
志意益廣親督兵九萬闢山為三道攻破哀牢侵老撾復大破之又須偽敕于車里徵其兵合攻八百為所敗邊吏守
臣以聞上敕廣西布政使檄灝歛兵而灝妄稱未侵老撾且不知八百疆宇何在是時汪直好邊功欲乘閒取安南言
于上索永樂閒討安南故牘兵部郎中劉大夏匿不予密告尚書余子俊謂邊衅一開生民靡爛子俊悟事得寢大夏
華容人攷異據國史紀聞兩書凡事一成化八年言是時朝廷好寶玩有中官迎合上意欲仿三保太監下西洋故事因至此兵部查出西洋水程項忠為兵部尚書劉大夏任郎中檢舊案匿他處忠索之不可得云云以下所記
與此事畧同按此係野史傳聞之詞而八年任兵尚者確係項忠是年任兵尚者確係子俊所記亦俱不誤惟西洋與安南事異而證之安南傳則灝侵老撾正在十五年之冬惟大夏傳言安南敗于老撾所記微誤蓋安南自侵老撾後
徵兵役於八百據安南本傳所記則敗于八百非敗于老撾也今據正史竝參明史二傳書之　是歲擢吳道宏為大理少卿撫治鄖陽襄陽荊州南陽西安漢中六
府攷異此即鄖陽設撫之始據原傑傳傑將遷薦道宏自代是道宏撫治鄖陽在十三年三編書于十五年據其推大理時也是時道宏己任鄖陽撫治明自景泰末巡撫例加京官銜定授副都僉都御史之等此以撫治官秩亞于巡
撫故僅授京卿之職治之加卿銜猶巡撫之加都御史銜也　起張瓚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
十六年春正月辛卯曉雨水氷　甲午大祀南郊　丁酉伊斯瑪音犯延綏詔朱永為平虜將軍充總兵官禦之汪直
監其軍改命王越提督軍務越垂涎督師不可得會延綏守臣奏寇潛渡河入靖虜越乘機說汪直而陳鉞時已內召
遂改命越時謂越鉞相競云　辛丑免南畿被災稅糧　是月遼東寇復內犯擁眾深入雲陽清河等堡殺掠男女皆
支解以徇邊將歛兵不出而陳鉞方內召亦隱匿不以聞于是邊地騷然　兵科給事中孫博奏陳數事末言東西二
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于大臣縱使所訪皆
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以為不諳事體姑宥之而汪直聞事涉西廠怒甚呼博面加詰
責時皆為博危之　二月癸酉免湖廣被災稅糧凡七十五萬有奇　戊寅王越襲寇于威寧海子敗之越須知敵無
犯延綏意何求方洋移帳威寧欲以襲計之而懲遼東之役永不援己與偕也乃說直奏令永率大軍由南路己與直
將輕騎循塞垣而西俱會榆林越至大同偵直以敵帳在威寧則盡選宣大兩鎮兵二萬出孤店分數道進值大風雨

雪晦冥潛行至威甯海子時伊斯瑪音等竝無寇邊意不虞師之猝至也倉卒乘馬避之不及因殺其老弱報首功四百三十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師不至榆林而還永至榆林不見敵故無功攷異明史本紀作戊寅明史稿作庚辰相差二日耳其事皆據本傳書之　是月逮河間知府滕佐下獄時中官陳喜以事出河間會歲饑佐率屬分振在外失迎謁倉卒治供具不當意喜怒歸白于上遂逮佐等尋論謫戍有差　三月戊子以歲歉詔減光祿寺供用物時京畿山東洊饑諭禮部曰比歲以來順天北直隸山東府縣旱潦相仍朕甚憂之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甯朕重賴吾民供奉王食于上而吾民有不飽半菽者日當典膳進御輒念及此為之輟食其令被災府縣應徵入光祿寺供用量為減省自今有可恤民之事其議以聞

是月王越還論功封威甯伯歲祿千二百石又增汪直歲祿千三百石越以文臣受封宜入西班不得復領都察院事攷異威甯之捷在二月王越受封在三月諸書有系之二月者有系之三月者皆牽連竝記體也證之七卿表越以三月回院封威甯伯則捷在二月封在三月明矣今參明史越傳分書之于是御史許進等請援王驥楊善例仍領都察院事竝兼督十二團營汪直從中主之制曰可是役也宋永以無功賞不行久之進太子太傅

薛應旂曰王越之逢迎汪直獵取爵位許進等又從而附會之一時皆謂之名臣士風習尚可知矣予謂進以率同官論救強珍為汪直所怒擠之下獄摘進他疏譌字廷杖之幾殆此同時事何前後之不類毋亦與王越有舊而論之獨覺遂同預于頌功之列與不然吾未見此越之賢于彼鉞也

夏四月巡按遼東御史強珍之陳鉞冒功啟釁事不聞初御史王崇之巡按遼東即上書劾鉞鉞恐謀之汪直以崇之受都指揮庭參不為禮違制下獄輸贖謫延安推官至是珍代其任見汪直與鉞方論功而寇謀大入鉞與鎮守中官韋朗等匿不以聞鉞既召入為戶部尚書朗始上聞珍往巡按得其狀請正鉞等欺罔罪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奏如珍言乃命停鉞等歲祿攷異強珍劾鉞諸書皆系之是年六月三編據之證之弇州中官攷珍之奏劾在前吳原之奏劾在後故原奏中已有停俸帶罪之語蓋因珍劾後始有此處分也三編目中綜其前後故竝王崇之之劾亦牽連記之其實珍之劾在四月原之劾在六月紀事本末竝吳原之劾系之四月者亦牽連記事體也今分書之　五月免河南被災秋糧三十五萬有奇　六月癸丑禁勢家侵占民田　是月兵科都給事中吳原復劾陳鉞及總兵官緱謙鎮守太監韋朗謂鉞等啟釁冒功失機匿罪以祖宗法度為不足畏生靈血肉為不足恤不忠不仁莫此為甚今因強珍之劾僅予停俸不免情重法輕請重治之以為人臣欺罔者戒御史許進等亦以為言且謂陳鉞如宋黃潛善賈似道語甚剴切上是之卒置鉞等不問

秋七月甲午倭寇福建　八月辛酉申存孤恤老之令時戶部言大興宛平歲廩孤老七千四百九十餘人凡贍糧二萬六千九百餘石近有司疏于稽察董其事者日肆侵牟無告之民不霑實惠宜敕府尹月巡再視俾惠澤下流毋負

朝廷恫瘝至意上命具請且敕諭天下有司殫心存恤所在巡按御史廉其怠者請逮治之　是月汪直自遼東還聞强珍劾陳鉞罪銜之會鉞聞直還郊迎五十里訴珍誣己直益怒奏聞命勑皆妄詔遣錦衣千戶蕭聚往勘械赴京比至直繫治珍于御馬監榜掠備至然后奏聞命法司廷鞫皆不敢忤直意坐以奏事不實當輸贖直心未慊降中旨責珍欺罔謫戍遼東而免鉞等所停歲祿且責兵部及言官先嘗劾鉞者各停祿三月　冬十月南京十三道御史徐完等復劾陳鉞停俸罰輕不誅何以示戒六科給事中章元應等亦言鉞玩寇殃民冒功希賞乞明正典刑皆不報　十一月以災旱免直隸順德所屬九縣秋糧一萬八百石有奇　十二月庚申伊斯瑪音犯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也大同鎮守官告警丙寅命朱永汪直王越禦之永等師未出己巳大同鎮將范瑾拒之出境（致異此據明史本紀月日蓋邊寇自秋入塞至此始命將也明史雖輕傳言是年之秋諸書有系之九月十月者皆類記耳）　是月潯梧高廉賊起總督兩廣都御史朱英與總兵官陳政分道擊之再戰俘斬甚眾政平鄉伯懷之孫也是時廣西田州頭目黃明聚眾為亂知府岑溥走避思恩英復調參將馬義率軍捕明明敗走為恩城知州岑欽所殺竝族屬誅之傳首軍門英在粵持法無所假借與市舶中官韋眷忤眷劾其專權玩賊潯州知府史芳以事見責亦訐英奸貪欺罔按皆無驗上責眷鐫芳二級而諭英協和共事　是歲擢湖廣布政使何喬新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初項忠驅流民過當原傑奉招撫至南陽引喬新自助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遂遷湖廣右布政至是撫山西禁邊地軍民出塞伐木捕獸曰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尋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襍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　廣東布政使彭韶請罷市舶其略曰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闢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之有儲蓄人民衣食艱于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需無造作營繕之費而富强反不及何者以害財之多也文武之煩冗日增宗戚之親疏日眾僧道則寺觀聯翩賓貢則四夷絡驛加以進獻多門供御無紀徵斂煩苛採辦駢驪若不及今撙節一旦更啟宄端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即時中官奉使紛還鎮守顧恒市舶韋眷珠池黃福皆以進奉為名所至需求民不勝擾韶先後劾奏不避權勢遂為中官所銜然韶與何喬新同官內外竝有重名一時稱何彭云　十七年春正月壬午大祀南郊　是月兵部尚書余子俊以母憂去改陳鉞代之以戶部侍郎翁世資為本部尚書代鉞先是子俊論陳鉞掩殺貢夷罪上以汪直故寢之鉞銜之摘子俊于直會以憂歸得免　以方士顧玒為太常寺少卿玒以扶卟術得幸于上遂由傳奉為太常丞至是復晉少卿時李孜省用事玒與趙玉芝凌中倚以為奸玉芝亦善方術因中官高諒進中善書給事文華殿皆累擢至太常卿（孜異事見明史）

宦官傳三編據實錄系之正月今從之　二月甲寅南京地震鳳陽盧州淮安揚州和州兗州及河南州縣同日地震有聲禮部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災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今所動不止千里又況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係尤重乞敕有司恤冤抑矜孤寡以弭災異廣儲蓄以備歲荒修渠堰以防水災從之致異甲寅地震事見明史五行志三編書之日中云是月初十日甲寅也是年二月乙巳朔憲章錄則但云南畿四府三編有和州無淮安二申錄兼有江西今仍據明史志書之　壬戌詔遣官分覈天下庫藏分納之數　是月免山西太原等府及浙江杭嘉湖等被災稅糧凡九十五萬有奇　以禮部侍郎周洪謨為本部尚書時文質以憂去也

方士顧玒以母喪乞祭誥故事品官未滿三載無給誥賜祭者上特予之時吏尚尹旻欲獻媚于玒因請並賜誥贈其父未幾玒二子亦以中旨授官上方崇信左道故佞倖之徒猝至榮顯如此　王越偕汪直朱永出師大同會寇掠邊境追擊至黑石崖斬首百二十餘人獲馬七百匹踰月還加越太子太傅永世襲于是越從勳臣例改掌都督府事且覬封侯矣　三月辛卯賜王華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傳陞戴縉為右都御史　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乞命大臣迎受職方郎中陸容上言獅子為獸在郊廟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服馭無用之物不宜受禮部尚書周洪謨亦言不當遣大臣乃敕內臣往迎之　夏四月庚申以久旱風霾敕羣臣修省戊辰命法司慎刑獄並遣太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自定五年一審例率以丙辛之歲京師內臣審錄以為常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太監行之初成祖始定熱審例決遣輕罪仁宗命閣臣會審重囚英宗又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會審謂之朝審至是罷閣臣會審之制而內臣大審所矜疑放遣常倍于熱審云三編質實按明史刑法志成化時會有弟助兄毆殺人者太監黃賜欲從末減尚書陸瑜持不可賜曰同室鬭者被髮纓冠救之況其兄乎瑜不能難卒為屈法致瑜于成化八年致仕賜于十三年以汪直譖罷斥則憲宗之遣內官會審不自是年始矣特是年始定為大審之例耳

三編

御批曰中涓錄囚濫觴于正統體統淩夷已非一日但熱審朝審之制自永樂以來守而不變何至憲宗竟盡改舊章概行罷廢而以會讞大典專任宦官廷臣遂無由過問紀綱倒置甚矣況其矜疑放遣較常倍增則由若輩欲假姑息博美名不復顧明刑本意濫縱之失豈可勝言乃權勢既崇法司惟視其意指則其所寬者必其通苞苴者也不然必其流離貧賤與彼無涉者也而其所嚴者必其有讐隙或受囑託而欲致之于死者也國法尚可問乎而史家猶以多所矜放為美真不識事體之甚矣

癸酉伊斯瑪音犯宣府　五月己亥王越為平胡將軍充總兵官汪直監督軍務率京軍萬人禦之比至大將吳儼等已

追之出塞復為寇所邀死者過半上皆置不問仍命直越留屯宣府　六月癸亥雨雪攷異明史五行志載三編並據實錄也其目云是月十九日癸亥按是年六月甲辰朔則癸亥當為二十日疑大小建各異也今但據書癸亥　秋七月甲戌朔免南畿被災秋糧　丙戌南京大風雨社稷及太廟俱災　甲午詔所在墳守總兵巡撫聽汪直王越節制　己亥雷震郊壇攷異三編書之七月其目云是月二十五日己亥也按是年七月甲戌朔推之十三日為丙戌亦竟三編目中己亥當為二十六日非二十五日疑轉寫之誤也　八月癸亥太白晝見　是月以李孜省為右通政上寵孜省欲驟貴之乃寄命俸于通政司仍掌上林苑事同官王昶惡其奸邪亂政遇之無加禮孜省銜之譖之于上左遷昶太僕少卿故事寄俸官不預郊壇分獻上特以命孜省自是廷臣懲昶事無敢執奏者　冬十月壬戌振河南饑又免湖廣被災田租十之六　是月以道士鄧常恩為太常寺卿自李孜省進後方伎僧道無不夤緣中官以冀恩澤一時取中旨授官者累數千人名傳奉有白衣躐至卿寺者常恩因中官陳喜進導上祀淫祠上為之動是時嶽鎮海瀆諸祠並置石函周以符篆中藏金書道經一卷雜貯金銀錢寶石及五穀為厭勝皆常恩所為也　十一月戊子取太倉銀三分之一入內庫初太倉庫之設始于正統七年後積至數百萬兩續收者又分老庫中庫之目至是以內府供應繁多乃取中庫三分之一以供內庫之用　丁酉江南大雷雨雪　是冬汪直王越以寇退請班師不許初陳鉞王越交結直邀邊功遂先後進官封爵自强珍等發其奸狀于是惡直者指王越陳鉞為二鉞有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于上前為醉者謾罵狀人言駕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人但知汪太監也又為直狀操兩鉞趨上前人問之則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也上忻然笑稍稍悟然廷臣尚未敢攻直也有東廠中官尚銘者始因直進附于直直方自威寵還會有盜西內物者上命廠校捕之急而銘在東廠捕得之以聞上大喜賚銘甚厚直且怒銘之自以為功也曰銘敢負我銘聞之懼將傾己謀發直事以先之直初與王越甚昵時或泄禁中語于越後直主陳鉞議用兵遼東言官多以啟釁劾鉞越方領都察院事不能制也而鉞譖于直謂皆越所嗾者直怒而窘辱越越乃挾前所泄語以抵之直乃沮辱二人意釋交如初顧所泄語頗聞于人銘悉廉得之乘直監軍在外白于上上始疑直直請班師者再皆不許其還而鉞尚未知也時鉞方長兵部遂復為直請班師上切責鉞于是直越乃大懼已大同總兵孫鉞卒即命越代之而以直總鎮大同宣府悉召京營將士還攷異直等請班師明史本傳皆在是年三編綱書之五月寇犯宣府目中以請班師為是冬事今據之　是歲復以書諭安南黎灝先是安南侵老撾據占城如故詔諭解之不奉命本年之秋滿剌加又以被侵告而占城遣使朝貢故王之弟古來奏稱其兄齋亞麻弗菴權國未幾遘爾隕沒臣當嗣立不敢自專仰望天恩賜之冊印臣國所有土地本二十七處四府一州

二十二縣凡三千五百餘里請特諭交還本國章下廷議英國公張懋等請遣有威望之近臣賜敕諭安南使還侵地會安南貢使方歸即賜璽敕令毋抗朝命先是南安攻老撾議者恐其內寇詔問兩廣總督朱英處置之宜英之奏言彼不過爭甌脫耳諭之當自悔懼上從其言未幾安南果上表謝入貢如故　初遼東貢使之役邊境驛騷會朝鮮入貢舊由鴉鶻關至是請改由鴨綠江尚書議許之郎中劉大夏曰鴨綠道徑祖宗朝豈不知顧紆回數大鎮此殆有徼惠不可許乃止時有中官何九者其兄任京衛經歷以罪為大夏所劾九譖之于上捕大夏繫詔獄令東廠偵之無所得會太監懷恩力救乃杖二十釋之

十八年春正月壬午大祀南郊庚寅閣臣劉吉以父憂奉詔起復吉三疏懇辭而陰屬貴戚萬喜為之地得不允

二月逮沛縣知縣馬時中下獄時太監郭文自南京還過沛怒時中供張不時搒掠時中子不勝楚溺于河時中赴救之起呼冤文益怒褫時中衣縶以行縣民憤甚繞船大呼叱之不退文使家人持兵擊之殺二人時中訟于朝而上先入文愬命錦衣衛械時中至京尋謫降廣西慶遠府經歷未幾有尚膳監中官齎薦新節物道出南旺湖辟行舟或避之緩縛其人懸于檣笞之死管河通政楊恭以聞命刑部郎中朱守孚往勘守孚右中官請治恭等巡河不能禁約之罪上皆勿問孜異此事諸書皆不載弇州中官考亦疑之今據三編增入是年二月下　三月己巳朔振南直隸饑先是淮陽巡撫張瓚以鳳陽淮安饑請發兩淮鹽直五萬振之至是南京給事中劉璣復告南直隸諸府州災詔以淮安倉糧三萬石振鳳陽以蘇松常鎮四府歲儲餘米及徐州倉糧一萬石各振其地之民以南京常平倉三萬石振應天滁州以揚州鈔關及稅課司夏季應征之鈔准貫納米淮安揚州敕瓚與蘇松巡撫王恕董其事敕甫下而瓚已卒恕奏免秋糧六十餘萬石周行振貸全活二百餘萬口　壬申罷西廠先是汪直王越以久鎮不得還寵日衰于是言者始交章請罷西廠未報可閣臣萬安知尚銘譖已行上已浸惡直乃上章極言東廠法制之善人易遵循西廠事出權宜當革從之一時中外欣然　是月隙鉞以罪免時右軍都督馬儀言鉞撫遼東時侵留年金交結近侍私役軍官入京詗事擅殺貢使乾沒方物與汪直誣陷侍郎馬文升御史強珍謫戍其子澍冒功授錦衣千戶亦倚勢為奸利事下都察院請遣官按治時上已知鉞為直黨儀所劾皆實而馬文升諸人之謫雖由鉞等所搆實上命也頗惡儀言及之不欲窮其事乃令鉞致仕去調于永平衛右所而儀亦南京閑住　以張鵬為兵部尚書鵬自甯夏巡撫召還歷任兵部左右侍郎至是遂晉尚書時守珠池中官韋助乞往來高肇瓊廉會守巡官捕寇鵬執不可上竟許之南北印馬率遣勳臣內侍後以災傷止遣御史是年

上欲復遣內侍鵬執不可上勉從之後仍如舊制　夏四月癸丑哈密故王子哈商（舊譯見前卷）興師攻哈密復其城初哈商寄居苦峪十年土爾番將伊蘭守哈密城甘肅總兵王璽遣城閒諜悉得其虛實于是哈商糾罕東赤斤二衞得兵一千三百人與其部下兵共萬人夜襲哈密城破之伊蘭遁走乘勢連復八城遂還居故土王璽及巡撫王朝遠上其事上喜賜敕奬勞朝遠請封哈商為王且言土爾番已與哈商議和宜乘時安撫取還王母孫女及金印俾隨王母共掌國事哈密國人亦乞封哈商廷議不從乃進左都督　甲子免山西被災夏稅凡五十四萬有奇時山西大同等處饑戶部主事汪洪奉命往徵邊儲知其狀請緩徵故有是命已洪又請命山西巡撫何喬新大同巡撫郭鏜檄所屬郡振從之（攷異此據明史本紀汪洪之請具見三編三月振南畿目中）　是月召鉛山知縣張昺為監察御史昺善治獄所雪冤獄至多其令鉛山時邑有嫁女者及壻門而失女訟于前令不能決昺至行縣界見大樹妨稼欲伐之民言有神巢其顛不聽率眾往伐有衣冠三人拜道左昺叱之忽不見比伐樹血流出樹閒眾懼欲止昺手斧之卒仆其樹則二婦人墮焉一即前所失女也有巫以隱形術宣淫邑中昺執巫痛杖之無所苦已竝巫失去昺馳縛歸印巫背鞭之立死乃悉毀諸淫祠嫠婦子為虎所噬其母訴于昺昺齋戒檄城隍神期五日必驅虎至縣庭聽鞫及期二虎伏亭下昺叱曰孰傷吾民法當死無罪者去一虎起斂尾去一虎伏不動昺射殺之以畀嫠婦曰虎抵而子死矣一時政聲聞于朝乃有是命時與昺先後以治行稱者有陳綱丁積綱令黔陽縣當沅湘合流數決壞廬舍綱募人操石甃堤千餘丈水不為害南山匡官道數里徑仄甚行者多墮厓死綱積薪燒山沃以醯拓徑丈許行者便之綱病民爭籲神願減己壽益長官壽遷長沙通判其卒也黔陽長沙竝祀祠之積為新會知縣宦者梁芳邑人也時方用事其弟長橫于鄉官吏莫敢誰何積捕之繫獄自是權貴屏迹令甲民出錢輸官供役曰均平錢其後吏貪復使甲首出錢供用曰當月錢貧者至鬻女積一切杜絕歲大旱築壇祈雨昕夕伏堂下八日雨大澍而積遂得疾卒士民聚哭于途一嫗哭極哀或問之曰來歲當甲長丁公死吾無以聊生矣然三人者惟昺以最遷陳丁二人竟以吏終（攷異張昺事見本傳諸書皆不載惟三編據實錄書之蓋擢御史之年月也昺為都御史楷之孫見明史本傳三編質實則但言昺先世慈谿人後徙鄞不言昺與楷為祖孫而據陸粲庚巳編則昺為楷之子俟攷至陳綱丁積等同見質實中竝見明史循吏傳今彙書之）　五月甲申免山東被災稅糧（攷異明史本紀無日史稿書五月甲申今據之）　六月壬寅伊斯瑪音犯延綏都指揮劉寧敗之于塔爾山巡撫何喬新指揮同知支玉敗之于天窊梁中衞千戶白道山敗之于木瓜園總兵官許寗敗之于三里塔參將周璽游擊董升等敗之于黑石崖越以調度功益祿五十石方余子俊等築邊牆也或疑沙土易傾寇至未可恃至是寇入犯被扼于牆塹不得出遂大衄于是邊

人益思子俊功云（考異：明史本紀是月壬寅寇犯延綏汪直王越調兵禦敗之證之三編則以余子俊邊墻之築寇為所扼故直與越因之以邀功也今據三編目中書之）秋七月庚午詔副都御史程宗往雲南勘木邦獄初木邦置宣慰司其所轄有孟密蠻婦曩罕弄者即故木邦宣慰之女嫁于孟密者也宣慰曰罕揲法已卒孫落法嗣于是曩罕弄以尊屬不受節制嗾族人與之爭遂以景泰中叛木邦逐宣慰成化十年侵掠隴川兵力日盛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宣慰黔國公沐琮奏委三司官往撫曩罕弄益驕蹇不服且欲外結交阯逼脅木邦八百諸部至是琮等復以聞兵部尚書張鵬主用兵詔廷臣集議皆以孟密與木邦仇殺並未侵犯邊境祇宜撫諭乃遣宗馳傳與譯者序班蘇詮往（考異：明史本紀不載此據明史稿月日書之明史土司傳特書云成化十八年時今據之）是月劉吉起復仍入閣南京太常少卿陳音貽書勸其固辭不悅遂與音有隙　八月癸丑遣使振畿內及山東饑　辛酉免河南被災稅糧是月調王越鎮守延綏以延綏都督同知許寧代鎮大同時汪直與越俱留鎮大同大學士萬安等以越有智計恐誘直復謀內召乃調越延綏以離之兩人勢益衰（考異：越調延綏明史本傳在寇退之後紀事本末系之是年八月今從之憲章錄系之閏八月）衛漳滹沱並溢漕河岸自清平抵天津決口八十六河南霪雨三月漂損廬舍三十一萬四千二百餘間淹死軍民一萬一千八百餘人

閏月壬申下倉副使應時用于獄時內府供用日繁守備分府中官布列天下率以進奉為名糜帑納賂動以巨萬計而江西浮梁之景德鎮燒造御用瓷器尤多且久費不貲時用請罷遣中官率論謫輸贖時有中都留守指揮郭玉亦上言守備中官徇奴隸之言掣諸司之肘決獄惟貨多不以情請罷勿設上以臨濠乃祖宗根本之地特命中官往鎮寄以守備之權循祖制也玉何人敢議罷革下巡按御史逮問妄奏之罪（考異：按以上二事諸書皆不載一見明史本紀一見三編今據以增）是月詔天下刑官毋滯訟時山西巡撫何喬新奏劾按察僉事尚敬劉源視獄多淹滯乃下詔曰刑獄重事也周書曰因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蓋言慎也今有司乃或瘝厥職推鞫不以時凡罪囚應首事者亦梏拲而久囹圄之一旦瘐死是有司殺之喬新言是其即治敬源曠官罪自後有司滯訟半年以上者所在巡按御史奏聞治逮令凡天下刑官勤于決讞以副朕意　刑部尚書林聰卒于任自景泰以來論諫之臣聰獨稱首後皆汪直鞫遼東陳鉞獄不能爭時論惜之卒謚莊敏　以刑部侍郎張鎣為本部尚書　九月庚戌太白晝見　癸亥歲星晝見　冬十月取太倉銀四十萬入內庫　十一月免畿內陝西遼東被災秋糧　十二月庚午御製文華大訓成以教皇太子也書凡二十八卷列綱四曰進學曰養德曰厚倫曰明治上親製文并其首命詹事彭華中允周經等進講文華殿太子每起立拱聽首輔萬安以為勞請坐聽華與經不從乃止　是月以書成晉萬安太子太傅兼華蓋殿大學士劉珝太子太保兼謹

身殿大學士劉吉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彭華以下纂修官陞賞有差

十九年春正月丙午大祀南郊　二月錄故大理寺丞鍾同次子越為通政司知事同長子起已錄入國子監授官至是上復念曰死于忠義雖已廕一子未足酬之詔賜越一官並給同妻羅氏月廩　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為福建右參政大夏在兵部久明習故事尚書皆倚重之時兵部左侍郎缺中官有欲薦之者冀大夏一見卒不往吏部議遷太僕卿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豈不甚願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之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為不可但恐人員官耳吏部乃陞大夏授是職以政績聞未幾父喪聞赴一宿即行攷異大夏為福建參政明史本傳紀之是年惟大夏方在兵部為尚書所倚重一旦外遷傳中不言其故檢國史紀聞言大夏不願轉京堂自請外任證之本傳大夏改庶吉士館試當留自請試吏以此推之福建之任出自大夏自請明矣今據之　三月丙辰免湖廣被災稅糧　是月戶部尚書翁世資致仕召余子俊代之　改戴縉南京工部尚書以副都御史李裕為都察院右都御史　中官梁芳有寵假市珍玩名侵盜庫金以數十萬計不足則給以鹽上即位之初太監李棠等乞開中遼東鹽萬引許之自是請者益眾芳前後請兩淮存積餘鹽不下數十萬引皆估罷輒行于是戚畹家人亦有希恩妄乞者計臣不能執爭凡所乞中鹽至無算商引壅不行邊儲日匱至是中官王鈿復請支河東鹽二萬四千引上始厭其擾曰祖制內臣無私產矧敢牟利中鹽乃命戶部榜諭禁之三編質實明史食貨志洪武時定額兩淮歲辦大引鹽三十五萬二千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所輸邊甘肅延綏寧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六十萬兩浙歲辦大引鹽二十二萬四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倍之所輸邊甘肅延綏宣府大同蔚州歲入太倉餘鹽銀十二萬河東歲辦小引鹽三十萬四千引弘治時增八萬引歲輸寧夏延綏固原餉銀三萬六千餘兩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餘鹽者竈戶正課外所餘鹽也存積鹽者正統時從巡撫忱議以淮浙長蘆鹽十分為率八分給守支商日常股二分收貯于官遇邊警始召商中納謂之存積　夏四月癸亥朔太白晝見　丁丑免河南被災稅糧　五月汪直報大同寇警請調京軍赴援兵部尚書張鵬以時方盛暑師難久戍計大同各邊士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臣僇力同心足敷守禦奏上勿遣鵬又言控制邊方必須養心蓄銳于無事之時方能折衝禦侮于有事之日邇來工役頻繁未遑訓練猝有徵發恐不足用乞遣罷歸營停諸雜役是時盧溝堤岸及京倉通州倉諸役一時並興是春又命襄城侯李瑾督軍萬人修大慈恩寺凡團營見軍九萬三千四百有奇更番赴工者至五萬二千人故鵬言及之會保國公朱永亦以為言乃罷京倉之役餘令趣工速竣即休舍之然于時團營弊日滋營帥中官習以軍士供私役謂之應役市井遊販之徒以賂竄名軍籍避操憚調卒賄將弁祈免謂之買閒而提督守營諸官又詭以空名支餉缺伍輒以萬計尋定西侯蔣琬奏其狀上命懷恩偕戶尚余子俊閱實之而其弊迄莫能革云　六月乙

亥調汪直南京御馬監時許寧既與王越易鎮至大同以爭坐不協于汪直巡撫郭鏜以聞遂調直南京別遣中官蔡新代塡而邊釁已屢告矣　丁丑廣西桂林平樂諸猺叛攻城殺將總督朱英會總兵官平鄉伯陳政分兵十二道擊破之（攷異據明史本紀但云廣西猺今據朱英傳書之）　秋七月辛丑迤北小王子犯大同先是諜報寇至巡撫郭鏜問戰守計于許寧寧皆不應至是小王子驟率三萬騎大入連營五十里寧既未有備禦猝見敵至勢方盛不敢攖其鋒乃欲示以持重伺其惰邀擊之因斂兵城守而令別將劉寧董升軍西山周璽屯懷仁相犄角癸卯寇縱兵大掠焚代王別墅王趣戰衆哭于轅門寧猶不聽會有自京師至者服佩頗異守門卒報曰行事校尉來矣寧不得已與郭鏜蔡新等將中軍營城外寇以十餘人爲誘新遣部騎馳擊寧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死者千餘人劉寧董升聞中軍失利督衆自守寇圍之數重幾陷發巨礮擊之圍乃解時許寧奔夏米莊鏜新馳入城勢方急會璽自懷仁還兵來援道遇敵乘勝前銳甚璽厲將士曰今日有進無退大呼陷陣寇少卻久之短兵接璽臂中流矢拔鏃戰益急與子鵬及麾下壯士擊殺數十人會劉寧兵至中軍潰卒亦稍集寇乃退而許寧竟掩敗以捷聞　己未授朱永鎮朔大將軍充總兵官率京軍禦之以蔡新監其軍時寇得志長驅入順聖大川掠諜犯宣府劉寧將兵二千遇之聚落站西連戰敗之　八月甲子小王子寇宣府都督同知周玉將二千人前行巡捕秦紘帥兵繼進至白腰山擊敗之指揮曹洪邀擊敗之於西陽河都指揮孫成又敗之于七馬房時寇乘勝氣銳甚竟爲玉等所挫未幾復至玉伏兵又敗之會朱永至大同復會玉會擊敗之鶻領峪而山西巡撫邊鏞參將支玉等亦邀攻破之大同西路參將莊鑑復遮其歸路戰于牛心山寇遂遁先是諸將失利許寧以下皆被逮惟周璽劉寧轉勝爲敗而莊鑑以所部無亡失皆論功陞賞有差　乙丑命戶部侍郎何喬新巡視邊關時寇入大同畿內震驚喬新至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厲器械爲戰守備有獲虜諜知小王子在邊守者多老弱請選精兵間道出擣之會虜引去不果行（攷異巡視邊關明史喬新傳不載此據本紀月日又證之紀聞同並據史稿增入李行）　壬申貶汪直南京奉御其黨王越戴縉等皆罷黜直既失勢言官劾其八罪一負恩欺罔二冒功濫殺三侵盜帑金四誣善獎奸五擅作威福六招納無籍七朋邪亂正八妄開邊釁詔從末減遂有是謫越以黨直奪詔券編管安陸州二子以功蔭得官者皆削籍戴縉吳綬並斥爲民韋瑛前已調萬全衛陳鉞亦先致仕皆不問明年瑛欲邀功希復用誣報衛人劉德與謀不軌覆驗之妄上惡其檢悉誅之而直後竟得良死又得工部郎中張順亦以媚直得遷至是亦令致仕去一時直黨先後斥逐公論快之而越鉞縉順之等皆進士出身時以爲科名之玷云　九月（攷異明史稿九月丁巳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量加田租明史刪之今按諸書皆

不載而明史食貨賦役志中亦無是年量加田租之事不知明志稿何据今亦刪去

妖人王臣伏誅時中官進奉多借購書採藥之名所在騷擾賄賂公行臣以妖術為內監王敬所信任敬奉使蘇常等府挾臣及百戶王完等十九人以從所至陵虐官吏矯旨搜括民間珍玩因奪室女縱淫長吏不從者多被辱至蘇州召諸生寫妖書辭不赴即令有司捕繫至驛中亂箠之諸生大譁敬奏其抗命下巡按御史逮問巡撫王恕疏言當此凶歲宜遣使振濟顧乃橫索玩好昔唐太宗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褙子進琵琶桿撥鏤牙合子諸物李大亮蘇頲不奉詔臣雖無似有慕斯人又言王敬賫來駕帖止開前往蘇常採取藥餌收買書籍別無行拘大戶要索銀兩緣由何期敬動以朝廷為名需索要求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目下王敬方來太監段英又至造辦藥材冰梅蘇松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徽州廣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于松江索銀二千兩王敬又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國等府逼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艘數百發去江北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逼賣不知又得幾千萬兩至蘇常等府倚勢逼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兩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及南京沿途索要官民軍銀不知有幾千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而敬聽伊撥置舳艫相銜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心謹將臣該管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留意于難保之天命割恩于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以告天下時常州知府孫仁為敬誣奏被逮恕抗章救之凡三疏劾敬會中官尚銘亦發敬奸狀上乃下敬等獄戍其黨十九人而棄臣市傳首江南中外稱快然以為敬等猶倖免云攷異王敬事明史本紀不載三編系之九月與明書憲章錄同弇州中官攷則兩載之一云九月則尚銘始發其事之月日也一云十一月則王恕所劾蓋是時恕凡三疏劾敬又論救孫仁故弇州據國史分書之今仍據三編統系之九月下

三編發明曰汪直王敬之橫恣甚矣憲宗一旦譴斥時共快之然商輅發直之奸甫踰月而直復用王恕論敬之罪至三疏而敬自如特以尚銘一言譖訴乃始貶而直下敬于獄則憲宗之譴斥宦官者仍以信任宦官直敬貶而尚銘用事銘固直敬之類也厥後梁芳之廢以蔣琮劉瑾之誅以張永亦皆其類之自相傾軋而非在上者果能察其亂政務決去之此明世宦官之禍所以蔓延而不可圖也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裕以汪直既敗偕副都御史屠滽請雪諸忤直得罪者上以事已處分惡其紛擾各停俸半年尋復馬文升強珍官　召廣東舉人陳獻章獻章舉正統中鄉試再上禮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歸築陽春臺靜坐其中其學以靜中養出端倪為指要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久之游太學祭酒邢讓重之言于朝以為楊龜山復出由是名籍甚京師朱英彭韶交章薦之至令就試辭疾不赴乞放歸田里就醫奉母乃授翰林院檢討歸　江夏僧繼曉以

祕術因中官梁芳進封國師至是為其母朱氏乞旌許之朱本娼家女也詔不必勘覈遽旌其門　冬十月壬申召朱永還永之復將也以王越汪直已得罪至則會周玉李瑛等擊敗之歸仍督團營或投匿名書言永圖不軌永乞解兵柄不許尋手勅加太傅太子太師　十二月始罷傳奉官先是陝西巡撫鄭時上言傳奉之官日益冗濫因首劾中官梁芳及其引用李孜省僧繼曉等上不懌謫降貴州參政陝西人哭送如失父母上徼聞其事頗悔悟至是吏科都給事中王瑞倡同官上言爵賞天下公器自非功德才能難以乞獲近年倖門大開鬻販如市恩典內降徧及吏胥武階蔭襲下逮白丁或選期未至超越官資或外任襍流驟遷京職以至厮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攀援妄竊名器踰濫至此有識寒心乞斷自宸衷悉予汰以存國體御史張稷等亦言傳奉各官至于末流賤伎妄厠公卿屠狗販繒濫居清要文臣有未識一丁武階亦未挾一矢白徒驟貴間歲頻遷或父子並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甚有軍匠逃匿易姓進身官吏犯贓隱罪希寵一日而數十人得官一署而數百人寄俸自古以來有如是之政令否上得疏為之動居三日貶李孜省一秩凌中等十二人皆罷黜朝野稱快然上特借以塞中外之望卒亦不罷芳也　是歲調廣東布政使彭韶于貴州時太監梁芳之弟錦衣千戶海在雷廉私採禽鳥以進貢為名官民被擾韶奏劾爾芳怒遂有是調廣州父老皆涕泣送之

明通鑑卷三十五

紀三十五 起閼逢執徐盡彊圉協洽凡四年

憲宗純皇帝

成化二十年春正月庚寅京師地震永平諸府及宣府大同遼東皆同日地震壬辰勅諭廷臣曰朕仰惟祖宗丕緒夙夜兢惕圖治未遑邇者地震京師天戒至矣齋心滌慮省愆修德爾文武羣臣與朕共天識者得毋有竊位苟祿以召災咎者乎自今宜痛自懲艾以毗朕志于時御史徐鏞何珖請暫免慶成宴以法古者減膳徹懸之意上以其妄議變制下錦衣衛獄訊之已並謫知縣（攷異是年正月己丑朔庚寅初二日見三編目中惟憲章錄書于是月己丑朔且有星變二事錄則己丑星變庚寅地震今按星變在明年正月朔是年元朔星變明史志傳中皆無所見今從正史明史稿書地震於壬辰者據下詔之日也）詔以災異減貢獻飭備邊罷營造理冤獄寬銀課工役馬價卹大同陣亡士卒　丁酉大祀南郊　是月太監尚銘有罪銘既傾汪直益擅權勢鬻爵市官恣為奸利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織得重賄乃已上尋覺之杖之百謫充南京淨軍籍其家輦送內府數日不絕初銘以附直得領東廠其黨李榮蕭敬援之

入司禮監銘既貶而榮敬猶用事于是都給事中王瑞上言二人者昔黨汪直壞事于前繼黨尚銘壞事于後祖宗大業豈容小人屢壞之京師之人皆曰直開西廠兆以黑眚之變銘入司禮應以地震之災若非宸衷內斷早見而勇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今榮敬尚在竊恐汪直尚銘之禍未艾也乞竝加貶斥以絕根株則宗社生靈幸甚疏入上竟置榮敬不問而以太監陳準代銘督東廠準為人謹愿既蒞事誡諸校尉曰有大逆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若勿預也自是都人稍稍安之　二月命戶部尚書余子俊兼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兼理糧餉尋加太子太保　小王子寇大同　三月庚寅賜李旻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己酉以定西侯蔣琬充總兵官會余子俊備寇大同宣府太監張善監督軍務（攷異明史本紀琬會余子俊備大同證之諸書蓋先命子俊後命蔣琬故七卿表亦書子俊督大同于二月今分書之）　是月以大理少卿侶鍾為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荊等關改南京刑部侍郎盛顒為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寇入大同廷議遣大臣巡視保定諸府乃以命鍾至則巡撫其地山東自牟俸後不設巡撫者十年至是歲旱饑盜起廷議復遣大臣往撫之遂以命顒顒下車禱雨大澍槁禾復蘇條荒政數十事下所司修舉顒前令東鹿以縣多豪家徭役不均乃立為九則法豪家皆奉法惟謹及撫東省頒九則于諸府行之盜不禁而戢　處士餘干胡居仁卒居仁性行淳篤聞吳與弼講學往從之游其學以主忠信為先以求放心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遂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鶉衣簞食晏如也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日眾皆告之曰學以為己勿求人知又曰吾道相似莫如禪學世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于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騖于空虛與溺于功利者均失知其患有二一在所見不真一在工夫間斷時以為篤論居平不求仕進闇修一室布衣終其身人以為薛宣之後粹然一出于正者居仁一人而已卒年五十一萬厤十三年追諡文敬　夏四月戊午錄囚　是月增設山西副使僉事各二員時余子俊奏大同宣府二處倉場隔遠政務殷劇請增設監司督理糧餉乃舉南陽知府雍泰成都知府毛松齡授為山西副使慶陽同知李蕚鄜州知州周寅授為山西僉事　五月甲午再錄囚減死罪以下　甲寅山西代州地凡七震　是月起馬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文升至是凡三至遼東民聞其來皆鼓舞益禁抑中官總兵使不得朘削眾益大喜　改王恕仍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軍務時錢能仍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敬事而已恕坦懷待之能卒斂戢（攷異文升巡撫遼東恕改南京兵部據明史本傳皆在是年憲章錄系之五月今從之）　逮大同失機之許寧郭鏜蔡新俱下獄巡按程春震發之也法司會鞫以寧等輕率致敗降指揮同知閻住鏜降六官新以初任降三

官　六月庚午設雲南孟密安撫司先是曩罕弄之役遣程宗蘇詮往勘而曩罕弄貳于木邦畏鄰境不平潛使人從間道至京獻寶石黃金且重賂閣臣萬安請別立孟密安撫司開設治所直隷雲南布政司下內閣議安欲許之劉珝劉吉曰孟密故隷木邦今叛而請命于朝若許之是周天子命三晉大夫為諸侯也土官誰不解體安曰不從則當伐之往日麓川之敗不可不戒珝對曰何以伐為但命守臣嚴邊備而敕鄰境土官合兵討之彼奚能為事遂寢及宗率詮往詮受曩罕弄子思柄金導宗迎安風旨示意曩罕弄復遣人入貢如前請會雲南巡撫吳誠卒于官即令宗代下其事于宗議可否宗遂言曩罕弄與木邦仇殺久已勢難再合別立安撫司因命思柄為孟密安撫使于事為便從之孟密地有寶井恣行賄遺而木邦兵力積弱不能報思柄恃有朝命益肆侵奪先後占踞木邦地凡二十七所自是諸部擾攘中國用兵且數十年　乙卯免陝西延安等處被災稅糧六十萬有奇又免南畿江北等府被災稅糧（致異明史稿是月己卯免陝西被災稅糧明史但書六月無日又同月免南畿被災稅糧證之明書蓋南直隸江北諸府也今統系之六月下）

是月改都察院右都御史李裕為南京都御史裕承戴縉之後欲振臺綱諸不悅者咸謗之至是上亦厭其紛擾遂有是命召朱英為右都御史　秋七月庚寅以陝西旱命停歲辦物料　八月壬申太白歲星同晝見（致異三編書于八月其日分見明史天文志今據之）　九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戊子陝西山西旱大饑人相食山西巡撫葉淇請發帑金三萬振山西是年夏秋間山東湖廣河南及畿南江北各省災傷疊告遣大臣分道振之並免稅糧不足又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令輸粟給牒濟山西饑（致異各省災傷三編統系之六月下明史本紀書之是秋今仍據明史稿分書）之

是月北寇伊斯瑪音等復入居河套　冬十月丁巳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及都督府經歷張黻于獄時歲大饑僧繼曉方以左道擅寵先後賜美姝十餘人金寶不可勝紀又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居民數百家糜帑數十萬于是俊上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臻京師地震陵寢動搖日月繼蝕監戒之昭莫此為甚陝西山西河南頻年饑饉人民流離道殣相望振濟無從可為流涕而僧繼曉以妖言熒惑聖聽遂竭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當斬繼曉以謝天下然縱繼曉之惡者梁芳也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數年之間假名乾沒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騷擾汪直莫能過今內而朝臣外而市井之徒皆痛心饑民之死莫不欲食芳與繼曉之肉而卒不敢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何忍畏罪不言以誤陛下疏入上大怒下俊錦衣獄拷訊黻上疏論救言今三邊未靖四方災旱軍民愁苦萬狀凡有世道之憂者惟恐陛下不得盡聞人臣不敢盡言耳今林俊上言而反得罪則遠近相傳以言為戒豈朝廷之福哉上怒黻回護並下之獄欲誅二人司禮監懷恩力爭上怒

投以硯曰若助俊訕我思免冠伏地號哭上叱之出遣人告鎮撫司曰汝曹謟芳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遂稱疾不起上怒亦漸解命各杖三十謫俊雲南姚州判官黻師宗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震都下為之語曰御史在刑曹黄門出後府

癸酉罷雲南元江諸府銀坑

是月以倉場侍郎殷謙為戶部尚書仍兼倉場事

十一月南京兵部尚書王恕聞林俊張黻先後得罪復上言天地止一壇祖宗止一廟而佛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內帑且數十萬此舛也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今悉寘之于法人皆以言為諱設再有奸邪誤國陛下何由知之疏入留中先是懷恩諷兵尚余子俊救俊子俊謝不敢至是恩見恕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中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為太子太傅舊制凡加大臣保傅皆賜敕授而旻獨以傳奉得之又與丁憂之中書杜昌同日受命皆前此所未有也

陝西之饑待振孔急有陝西人南京戶部主事張倫以事至京師因陳餽運事宜言黄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路無礙請量撥淮安瓜洲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倉糧十萬石運至澠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以五萬石存留懷慶等處五萬石給平陽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振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十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下所司議行竝令倫督運

封哈商為忠順王哈商貪殘國人失望

十二月辛未免山西被災夏稅乙亥免河南被災稅糧凡共三十八萬有奇

是冬余子俊還朝

是歲大學士萬安等言漕運多取給于江南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懷慶地方築隄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宿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寧上下運道令沁水衝決堤岸流入黄河汶泗洸諸泉歲久不浚亦多淤塞以致河流淺澀運道稽遲請敕工部重臣自通州至淮揚會山東河南撫按相度經理從之敕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晃員外郎李濬往董其役（攷異事見明史河渠志杜謙之往在明年憲章錄系之是年據朝議之始也今從之）

初占城遣使請封其使者具言古來實王弟其王病死非弒惟提婆苔不知何許人乃命使臣暫往廣東俟提婆苔使至審誠偽處之使臣俟命經年提婆苔使者不至乃令還國仍敕古來諭提婆苔使納原降國王印宥其受偽封之罪仍為頭目提婆苔不受命乃遣給事中李孟暘行人葉應冊封古來為占城國王孟暘等言安南搆兵不得已提婆苔又竊據占城邊地稍或不慎反損國威宜令來使傳諭古來使詣廣東受封古來乃自老撾挈家赴岩州孟暘等竣封而還古來又欲躬詣闕廷奏安南罪許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光自中天墜化白氣曲折上騰踰時復有赤星如椀自中天西行轟然如雷震（攷異星變

在是年正月之朔甲申也明史稿書丙戌者據下詔之日自庚寅以下類記發帑金及分遣大臣振饑事明史皆各有日分今據紀中分書之

丙戌詔羣臣極言時政庚寅赦天下詔行寬恤之政諭曰往者災沴迭興天時亢旱歲竟不登河南山東畿內率多饑饉山西陝西尤劇至有棄恒產家室不顧者元元何辜罹此危阨朕博采羣議發內帑金儲敕所司多方振濟期此矜人咸歸樂土不意歲首星變有聲朕愈兢惕載敕廷臣備陳時政得失采納而行方春和時祗承資始之仁誕敷寬恤之典　乙未大祀南郊　乙巳遣戶部侍郎李衍刑部侍郎何喬新僉都御史賈俊以帑金二十五萬振山西陝西河南饑喬新奉使山西所全活三十餘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戶　是月廷臣以星變各應詔上封事吏部尚書尹旻戶部尚書余子俊都御史朱英等皆條陳政事而於傳奉官論者尤多吏科給事中李俊率同官上疏曰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倖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十餘人一事而參六七輩分布藩郡總領邊疆援引憸邪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方責賄兵民坐困官吏蒙殃殺人者見原僨事者逃罪如梁芳韋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紀奉使于外者悉為召還用事于內者嚴加省汰則近幸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非夤緣內臣則不得進非依倚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貿官彼以官黨財無怪其賂受四方而計營三窟也如尚書殷謙張鵬侍郎艾福杜銘南京尚書李本侍郎劉俊皆老而懦尚書張鎣大理卿田景暘南京尚書張瑄侍郎尹直皆清論不愜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為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方士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延之戲掾吏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皆國之租稅民之脂膏不以養賢才乃以飽奸蠹誠可惜也如李孜省鄧常恩輩尤為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官毋令污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都城佛剎迄無寧工京營將士不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靡耗特甚中外切齒願陛下內惜資財外惜民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為名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畫圖製簪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留府庫之財為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西山西河南赤地千里屍骸枕籍流亡日多萑苻可慮願陛下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貴倖鹽課暫假造寺貲財移振饑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疏入上優詔答之一時先後陳言者兩京諸臣則給事中盧瑞秦昇童柷御史汪奎員外郎崔陞彭綱主事張吉蘇章周軫李旦中書舍人丁璣等言尤剴直大都為李孜省僧繼

曉及傳奉之冗濫而發上時過天變方懼乃降孜省上林丞繼曉先為林俊所論自知清議不容乞空名度牒五百道歸養其母許之至是亦革國師黜為民傳奉官以次斥罷而林俊張黻得免謫授南京散官一時朝野稱快然是時瑀等所言因中官方士之等浸及宮闈上銜之因密諭吏部尹旻等且書六十人姓名于屏俟奏遷則貶遠惡地于是自瑀以下相繼貶斥俊亦尋調外惟陸章應遷以部臣遷奏得免奪俸以糾儀稍緩廷杖謫楚州通判而孜省常恩等寵卒不替云　星變之言事也一時在外大臣則彭韶方以副都御史巡撫應天上言彗星示災見于歲暮遂及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陛下嗣位之初家禮正防微周儉德昭用人慎乃邇年以來進奉貴妃加于適后寵其家幾與先帝后家埒此正家之道未終也監局內臣數以萬計利源兵柄盡以付之犯法縱奸一切容貸此防微之道未終也四方填守中官爭獻珍異動稱敕旨科擾小民此持儉之道未終也六卿並加師保監寺兼領崇階及予告而歸廩食與夫濫加庸鄙爵賞一輕人誰知勸此用人之道未終也惟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亦言近者林俊張黻蒙召復職繼曉亦已遣歸惟是諸司之中固嘗有先林俊張黻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豈無後繼曉而肆術者請敕吏部通查數年以來因言事而降調閑住者悉令復職仍許直言無隱及敕都察院行委巡城御史嚴加禁治如有奸妄巧伎邪術之徒不許潛住京師敢有藏匿者並罪都佑如此則崇正黜邪災變可弭而和氣交應矣上得疏皆不懌而韶時方召為大理卿遂停其擢（攷異星變言事諸臣悉據三編目中書之而所指為言尤剴直之盧瑀等即下文所云書六十人姓名于屏者是也據憲章錄法傳錄言一時言者浸及宮闈秘密事蓋指萬貴妃也帝以其干涉貴妃遂密書其姓名而斥逐之彭韶一疏明斥貴妃是以上不懌而停其內召今據明史韶傳增入）

二月己未吏部奏敕免傳奉官凡五百六十餘人上為留六十七人餘皆斥罷時御馬監王敏請留馬房傳奉者上許之敏謁司禮監懷恩恩大罵曰星變專為我曹壞國政故今甫欲正之又為汝壞天雷行擊汝矣敏遂愧恨死　壬申奉安地震　丁丑免陝西被災夏稅　是月復命余子俊兼副都御史往宣府大同等處總督軍務初子俊巡歷宣大請以延綏邊墻行之兩鎮因歲歉而止及復出銳欲行之言東起四海冶西抵黃河延袤千三百餘里舊有墩百七十應增築四百四十墩高廣皆三丈計役夫八萬六千數月可成而是時巡撫宣府李岳等以連歲兵荒軍民罷困令東作方興驟以修邊為事未免動眾妨農乞暫停止以俟豐年兵部尚書張鵬等謂差官修邊已有成命請自聖裁詔以明年四月即工然是時公私耗敝驟興大役上下難之子俊又欲責成于邊臣而已不親其事由是謗議紛起（攷異據明史子俊傳總督宣大軍務在去年二月其冬還朝是年復奉行邊之命因有請築宣大邊墻之議據此則子俊去冬還朝今春復出而以議修邊與廷臣議不合謗議之起實始于此今參憲章錄及子俊本傳書之惟是冬改填大同及明

年被劾致仕張本　三月壬午朔奉安又震聲如雷泰山動搖丙戌復震　庚寅開納米例振河南饑　癸巳乙未奉安相繼震庚子又震是時太監梁芳韋興糜帑藏為奇技淫巧結萬貴妃林俊之下獄也上亦疑芳等一日視內帑見累朝金七窖俱盡謂芳興曰糜費帑藏實由汝二人興不敢對芳曰建顯靈宮及諸祠為萬歲祈福耳上不懌曰吾不汝瑕後之人將罪汝矣芳大懼遂說貴妃勸上廢太子而立邵賢妃之子上為之動召司禮監懷恩微示其意恩免冠叩頭曰奴死不敢承命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哭不起上大怒謫鳳陽守陵次及覃昌昌曰以恩力猶不能回天況昌乎會泰山屢震占者謂應在東宮上懼事得寢攷異易太子事見明史萬貴妃及懷恩傳恩之斥居鳳陽三編亦据之惟書記其伏地痛哭之語此野史之可信者蓋恩非强諫不至上寢其事而仍明斥居鳳陽也今据書之　夏四月戊午以泰山屢震遣官祭告于東嶽之神　壬戌轉江南漕運四十萬石振陝西饑　戊辰錄囚　甲戌免南畿山東被災稅糧凡五十七萬有奇攷異明史本紀書免稅糧于是月今日分据明史稿　是月以康永韶為禮部侍郎永韶故為御史以言事謫知縣久之有薦其知天文者中旨召還授欽天監正進太常少卿掌監事永韶為御史有直聲及是乃以迎合取寵占候多隱諱甚者以災為祥是時陝西大饑永韶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賴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之福上甚悅中旨擢是職仍掌監事未幾坐歷多譌字落職歸　閏月兵部尚書張鵬罷鵬初為御史抗直負重名後敭歷中外惟事安靜羣小竊柄閣臣萬安劉吉陰附之張鵬不能有所匡救是春星變張鵬偕僚屬言傳奉武職至八百餘人乞悉令閑住者非有軍功毋濫授四方填守守備內官非正統間原設者悉宜召還廷臣亦交請之下敕兵部覆覈而張鵬畏中官卒不敢堅其議遂盡留之時論皆咎張鵬奸民章瑾獻寶石求為錦衣衛鎮撫懷恩不可鵬知上意屬瑾即推用焉故臺諫劾大臣不職者多及鵬鵬力求去遂賜敕及給驛歸　五月壬戌京師地震攷異三編目中書云是月十三日夜　丙子振京師饑民　是月左遷巡撫順天右僉都御史楊繼宗為雲南副使楊繼宗撫順天按行關塞武備大飭會星變應詔陳言歷指中官及文武諸臣貪殘狀且請召還中官出鎮者益為權貴所嫉治中陳翼訐其過諸權貴因中之遂左遷　市舶中官韋眷奏乞均徭戶六十人添辦方物廣東布政使陳選以時方減省貢獻持詔書爭之上命予其半眷由是怨選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剌使臣入貢私市易眷利其厚賄將許之選立遂之去撒馬兒罕使者自甘肅貢師子將取道廣東浮海歸云欲往滿剌加更市以進選疏言不可許恐遺笑外番輕中國上納其言而眷憾選益甚攷異三編係選卒于二十二年九月據其在道卒之年月也證之明史選傳事發于二十一年是年因星變減省貢獻與傳中書二十一年韋眷添辦方物之語合今据憲章錄書于是月下　六月辛巳令武臣納粟襲軍職時廷臣條時政闕失多以官爵太濫為言詔下兩京部臣覈實澄汰至是南京

兵部覈武職之冒濫者具名以聞革多內臣廝養乃寢前詔令援納粟事例任如故　癸未詔盛暑祁寒朝臣所奏毋得過五事以星變陳言恐紛擾也　秋七月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英卒英入掌院事尋加太子少保星變疏陳八事請禁邊將節旦獻馬鎮守中官武將不得私立莊田侵奪官地燒丹符咒左道之人當寘重典四方分守監軍內官勿進貢品物罷撤倉場馬房上林苑增設內侍召還建言得罪諸臣請內府收白糧積弊治奸民投獻莊田及貴戚受獻者罪權倖皆不便執政多持之不行英造內閣力爭竟不能盡從也時流民集京師者多英請人給米月三斗幼者半之報許卒贈太子太保正德中追諡恭簡英既卒以副都御史屠滽為右都御史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是月以萬通家人徐達為指揮僉事予世襲通少業賈以萬貴妃弟驟貴貪黷驕橫刑科給事中馬中錫再疏劾之再被杖後遂無敢言者日命家人牟利四方達以善居奇為通所喜因得官百戶通沒上眷通不已戾子方二歲養子方四歲俱授官而達亦以此擢四品秩竝傳襲不替達嘗奏請兩淮鹽引三萬時上已漸惡乞鹽之擾猶命立予之其荷恩寵如此初通父貴性醖謹見子姪皆得官每憂形于色曰吾家德不勝福何以堪之諸子或屑越賜物輒戒曰縣官所賜皆著籍它日復宣索汝曹將重得罪諸子竊笑以為迂自貴卒後通與其兄喜弟達等遂日驕橫其家憑倚恩眷聲勢烜赫矣（攷異萬通家人世襲事諸書皆不載三編據實錄系之八月今從之）　九月甲子劉珝致仕去時閣部大臣萬安與南人相黨附珝及尹旻王越又黨于北人顧珝性疏直自以宮僚舊臣遇事無所回護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也珝于上前解之李孜省輩左道亂政欲動搖東宮珝密疏諫上皆不悅珝又素薄安嘗斥安負國無恥安忿日夜思中珝未有以發也會汪直寵衰安偵知西廠可罷邀珝同奏珝懲商輅前事且見言官方交章請罷因辭不預及疏上上頗訝無珝名安陰使人訐珝與直有連會珝子鎡邀妓狎飲安又使人為劉公子曲增飾穢語雜教坊院本奏之上大怒欲罷珝遣中官覃昌召安吉赴西角門出上手封書一函示之安等佯驚救次日珝具疏乞休令馳驛賜月廩金幣甚厚其實排珝使去者安吉二人謀也（攷異按弇州攷誤謂萬安劉吉力救珝然二人實合策逐珝者也明史傳中本之若明人國史則有珝言西廠事有何不公道吉安言公不欲吾當自為之弇州以為誣史蓋以憲宗實錄修自劉吉故也至傳旨謂珝貪財好色及納王越賄等事皆不可信諸書多載之明史傳中刪之是也惟珝不預罷西廠事而以為汪直寵尚未衰此似亦實錄中鍛鍊語今竝刪之）維時內閣三人安貪狡吉陰刻珝稍優顧喜談論人目為狂躁珝既倉卒引退而安吉之黨如彭華尹直者相繼入內閣于是安吉之寵乃益固　冬十月免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被災稅糧凡合二百五十五萬有奇　是月復李孜省左通政鄧常恩太常卿　十一月丙辰太白晝見　丙寅京師地震　韋眷之通番也番禺知縣高瑤沒其賂貲鉅萬陳選移檄獎之且聞于朝至是眷誣奏選瑤朋比

為僉墨詔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往勘之又行巡撫都御史宋旻勘報皆畏眷勢不敢發未幾選與瑤俱坐罪　是月召馬文升為兵部尚書文升撫遼之踰年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淮徐和饑請移江南糧十萬石鹽價銀五萬兩振之至是召掌兵部時李孜省方怙寵文升入朝頗惡其為人而孜省亦深嫉文升不相容　十二月甲申以彭華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當是時朝多秕政四方災傷日告上崇信道教李孜省鄧常恩方進用安因華潛與結藉以排異己一時諸大臣相繼被逐而華遂由詹事擢侍郎入閣華深刻多智數善陰伺人短與安敎省比一時人皆惡而畏之尋又晉劉吉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甲午振南畿饑　是冬小王子犯蘭州莊浪鎮番涼州　是歲星變南京兵部尚書陳俊率九卿陳時弊二十事皆極剴切上亦多采納而權倖所不便者終格不行明年致仕去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未大祀南郊　乙丑免河南被災秋糧　是月寇犯臨洮　二月庚辰免畿南六府及湖廣被災秋糧　余子俊築宣大邊墻未成遽以去冬疏請還朝上入蜚語命改左都御史巡撫大同于是中官韋敬譖之于上謂子俊假修邊多侵耗又劾其以私恩怨易置將帥兵部侍郎阮勤等為之白時勤方以巡撫陝西內召力言子俊築邊墻實一勞永逸之舉上怒讓勤等而給事御史復交章劾子俊中朝多欲傾之者上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往勘平情按之是月謙等還奏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雖無私然用官銀百五十萬米菽二百三十萬耗財煩民不得無罪遂落太子太保致仕去（攷異諸書記子俊事有系之去年者有系之今年者證之明史本傳子俊改撫大同在去冬請還朝之時上已入蜚語因中官韋敬之譖復命杜謙往勘來往數月故傳中于其致仕下特書云時二十二年二月也證之憲章錄亦同今據其致仕年月書之）　三月小王子復犯開原　夏四月戊寅錄囚　乙未清畿內勳戚莊田　是月封金闕玉闕二真君為上帝命大學士萬安祭于靈濟宮（攷異祭二闕真君憲章錄系之是年四月證之明史萬安傳正李孜省等構逐朝臣之時今據之）　奪尹旻太子太傅授太子少保旻掌銓衡最久而與閣臣萬安不協安屢欲去之以劉珝與旻同鄉相厚數為所沮及珝罷歸安欲援尹直入閣而直與旻尤有怨安與直因彭華謀之李孜省遂構尹龍之獄龍旻子也先是旻有鄉人武選郎鄗襲者以司吏樊忠韓錫盜敕事發生防範不謹調外襲素與龍及侍讀焦芳善因謀為指揮張旺等一百二十三人保留襲疏上之下吏部議旻曰此公論也乞復襲官時上已疑旻有私于襲問曰爾何繇知為公論然猶勉從旻議不深詰也未幾東廠緝事者發龍襲等交通狀旻自伏罪上責其徇情妄奏遂有是貶又未幾而龍諸陰事竝發矣（攷異尹旻子龍事諸書多系之五月據龍下獄之月日也證之三編質實載憲宗實錄言是先因鄗襲交通事奪一秩而特書云時二十二年四月也下文云甫踰月而廠校又發龍納賄事乃下龍獄命旻以尚書致仕諸書所載但言發龍諸陰事而不及鄗襲交通一獄又

但言卒旻太子少保而漏脫前月旻落太子太傅事由未見實錄耳惟明史七卿表于尹旻下注云四月奪太子太傅授太子少保五月劾免與三編所載實錄同今分書之竝據實錄書其子龍下獄之本末五月東廠復發尹龍交通官吏納賄狀萬安彭華等又嗾給事中張雄劉清劉旻御史陳孜等交章劾龍竝及旻上宥旻而下龍錦衣衛獄詔法司會鞫于午門通判王範經歷張璲竝以賂龍得官逮訊詞連郎中劉紳員外郎董寅同知朱紳副使謝顯王錦馮藺六人獄上命旻以尚書致仕龍削籍範等謫有差侍郎耿裕黎淳以阿黨停祿三月而焦芳坐為龔草保留疏謫同知于是御史呂璋等劾侍郎侶鍾秦紘大理寺丞劉瓛寺副蘇奎太僕寺卿張海順天府丞黃傑洗馬羅璟給事中馬龍御史劉璧于璧高輔張鼐編修王敕員外郎楊滎袁弼皆以山東人坐旻黨或調或降云攷異尹龍一獄之本末悉據三編所載明實錄書之惟憲章錄載張雄等原疏又有知縣孫盛送銀三百兩指揮吳昂送銀五百兩實錄何以不及而詞連之而紳董寅等六人憲章錄亦不及也今據實錄增入之

六月乙亥敕羣臣修舉職業攷異明史稿敕羣臣修省按是年無災荒事明史作修舉職業為是蓋是時尹旻等事發以此教戒也今據明史

乙酉免南畿陝西被災稅糧

甲午諭法司慎刑

是月戶部尚書殷謙致仕

秋七月小王子犯甘州指揮姚英等死之

故致仕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卒輅再入閣前後預機務二十一年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輅平粹沈重寬厚有容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可奪既謝政劉吉過訪邸第見其子孫林立嘆曰吾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也輅曰正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耳

八月謫江南巡撫閔珪為廣西按察使江西南贛諸郡多盜率獻賞強宗投為僕事發輒倚庇拒有司捕珪請連坐其主以清盜源法司議從之而尹直謝一夔即王一夔見前卷皆江西人怒珪謀之李孜省取中旨責珪以不能弭盜遂被謫孜省亦江西人也珪被謫命下一夔喜謂人曰珪之謬也非吾則孜省密啟上前吾鄉縉紳尚得高枕乎人乃知珪之左降孜省為之也珪撫江西以風力聞故江西人官於京師者皆忌之時尹直比孜省以傾尹旻父子又搆珪及羅璟馬文升楊守隨等一時物論喧騰朝野側目攷異三編書閔珪鄭時二人左降于是年八月證之諸書及明史列傳時謫貴州參政在成化十九年冬罷傳奉官十二人之前言時首劾中官梁方謫貴州參政陝人哭送如失父母上頗悔悟尋因王瑞之言乃罷傳奉官十二人據此則時之左降與閔珪相差三年疑三編牽連並記而目中所云斥傳奉官十人繫六人獄者仍是十九年事今據明史鄭時王瑞諸人傳但書閔珪左降事而仍系時謫貴州于十九年下

是月以吏部侍郎耿裕為本部尚書改工部尚書劉昭于戶部以李裕為工部尚書代昭

御史姜昂偕同官劾李孜省罪上怒其妄言命杖之午門外

九月丁卯以尹直為戶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直躁于進取性矜忌不自檢飭前為侍讀學士覬擢禮部侍郎而尚書尹旻不欲薦直直竟以中旨得之翌日遇旻于朝舉笏謝旻曰公所謂簡在帝心者由是兩人益交惡直尋以憂去服闋起南京吏部侍郎就改禮部凡在南部八年鬱鬱不得志屬其黨萬安謀內召旻輒持不可諸朝臣亦皆畏直辛其在南卒倚安及

李孜省力召為兵部侍郎益比孜省與彭華共傾旻以洩怨至是復由中旨改戶部入閣時論鄙之　是月免河南廣東被災稅糧孜異明史稿但書是月乙卯免河南被災稅糧令據明史本紀增廣東　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改馬文升為南京兵部尚書恕以論救林俊張黻侃侃論列無所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或又曰公疏且至矣已而果然時為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于是貴近側目上亦浸厭苦之是時傳奉官前罷者復當緣干進恕言政令不宜數改語尤激切遂忤旨會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致仕忽附批曰王恕老劣矣亦令致仕而文升為孜省所譖遂出以代恕一舉而間廢兩名臣朝野大駭工部主事王純疏請留恕比之漢汲黯以為無愧古社稷臣上怒純出位妄言命杖之尋謫貴州推官　改都御史屠滽于南京召劉敷代之明年任不久尋罷　逮廣東布政使陳選道卒先是勘使李行等至粵中官韋眷以選及高瑤貪墨無跡賄選所黜吏張聚令誣證聚堅不從拷掠無異詞行等畏眷竟以誣獄上于是選及瑤俱被逮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出選行至南昌疾作行等阻其醫藥竟卒年五十八編修張元禎為治喪斂之聚痛選死乃上書曰竊見故罪人選才處羣邪之中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瑤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勸以激貪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宋旻及徐同愛怯勢養奸致眷橫行胸臆纖鱗清流勘官李行頤指煅煉竟無主證臣本小吏詿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取眷意臣憾選嗾以厚賂臣雖胥役敢昧素心行等乃文致其罪選故剛直不堪屈辱憤懣旬日身嬰重疾行等幸其隕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倖毒一至于此臣屏黜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不忍忠良銜屈而為聖朝累也不報選以天順間進士巡按江西斥貪殘吏上即位之初督學河南汪直出巡都御史以下皆拜謁選獨長揖久之進按察使重囚多所平反決遣輕繫數百人囹圄為空治尚簡易獨于贓吏無所假在粵數年卒以發奸及難瑤即前請復景帝年號者以訓導遷知縣至是同被逮竟謫戍永州釋還卒　遣刑部侍郎何喬新往四川勘播州土司之獄也初巡撫張瓚設安寧宣撫以授楊輝庶長子友為使而友忮其弟愛嗣輝宣慰職欲害之輝既沒友與長官張淵謀刺愛不果遂誣奏愛居處器用僭擬朝廷又唐通府密書往來私習兵法天文謀不軌事喬新奉勘將行請曰楊氏主治播州五百餘年諸蠻服從久矣歷代寬以文法蓋治之以不治也今但宣二人面質真偽無令驚疑上是之及至盡得其始末白愛誣而奪友官遷保寧羈管斬張淵播州遂安　冬十月乙亥錄囚　是月內閣萬安晉少傅兼太子太師劉吉晉少保兼太子太傅彭華晉禮部尚書太子少保尹直晉兵部尚書太子少保　改耿裕為南京禮部尚書李裕代

為吏部尚書謝一夔代裕為工部尚書耿裕以持正不為萬安所喜而李孜省方用事欲引其鄉人為援會李裕自南都御史赴都考績留為工部尚書至是遂以代裕而一夔之權亦孜省主之也李裕與一夔皆有時望至是以孜省故名頓損　刑部尚書張鎣以憂去進刑部侍郎杜銘為尚書代之　十一月癸丑占城王古來來奔先是古來為安南所逼欲來求援朝議欲遣大臣兩解之未行而兩廣總督宋旻之奏至　十二月免江西廣西被災稅糧　戶部尚書劉昭罷昭尹旻黨也旻子龍交通事發詞連昭子紳于是六科十三道交章劾昭比尹旻而聲勢相倚子紳復比尹龍而夤緣陞官上勿問至是昭子綺以納粟授錦衣千戶復夤緣遷官事覺科道復交章劾昭乃奪太子少保令致仕去

二十三年春正月庚戌大祀南郊　辛亥貴妃萬氏薨妃服用器物窮極僭擬中宮佞倖錢能覃勤汪直梁方韋興輩皆假貢獻苛斂民財傾竭府庫以結妃歡四方進奉異物皆歸之父兄弟姪皆授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性嫉妬掖庭御幸有身飲藥傷墮者無數至是薨上輟朝七日諡曰恭肅攷異據明史妃傳妃以暴疾薨而憲宗實錄則云是日慶成宴罷上還宮聞妃卒凡云暴卒者皆不良于死傳中加一疾字是責妃之薨亦一疑案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其為諱易東宮懦事不成它日恐受魚肉之禍因自經耳今據正史　己巳免陝西湖廣被災稅糧　是月遣南京右都御史屠滽護送占城國王古來歸國並傳檄安南宣示禍福滽至廣東募健卒二千人駕海艘二十至占城安南以滽大臣奉特遣不敢抗古來乃得入攷異據明史占城傳言古來欲身詣闕奏安南罪二十三年總督宋旻以聞朝議遣大臣往乃命屠滽云云是古來但有欲詣闕之請並未自至而本紀記其來奔于去年十一月癸丑意彼時古來已至廣東而宋旻以來奔上聞故史據實錄書之今分書仍據明史紀傳　應天府丞楊守隨以母憂起復至京師初守隨劾李孜省改上林監副孜省銜之至是吏部以無缺議註不許命除外任遂謫南寧知府　召余子俊復為兵部尚書子俊致仕而去上徐悟其無罪會馬文升改南遂召代之尋加太子太保　以李敏為戶部尚書代劉昭也是時敏督漕運召拜之敏昔撫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餉至者道遠耗費乃會計歲支外悉令輸銀民輕齎易達而將士得以其贏治軍裝交便之至是並請畿輔山西陝西州縣歲輸糧各邊者每糧一石徵銀一兩依時值折軍餉有餘則召糴以備軍興從之自是北方二稅皆折銀由敏始也　二月乙酉命副都御史邊鏞通政司參議田景賢巡視大同諸邊以備北寇　是月以李孜省為禮部右侍郎初孜省復用益作威福既構尹旻父子又假扶鸞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於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禮部郎中黃景南京兵部侍郎尹直工部尚書李裕禮部侍郎謝一夔皆因之以進間採時望若學士楊守陳倪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余子俊李敏諸名臣悉密封推薦縉紳進退多出其口執政大臣萬安劉吉彭華從而附麗之所喜者則援之通顯所惡者則構之貶斥至是進官仍掌通政司如故一時佞倖竊權寵者無與倖比　三月丁未彭華

得風疾致仕去華以賄孜省得擢時人為之語曰八百憲台升李裕三千館閣薦彭華考異華得風疾詔見明史萬安傳八百三千二語據三編質實言華之卒孝宗實錄載此二語令于華致仕下增入

三編發明曰明季門戶之習為一代深錮之患然當成化以前未有顯然援結庇其鄉里連及閹宦者也自李孜省擅寵薦引鄉人彭華入閣復假邪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而同省大臣皆因之以進厥後孜省既敗焦芳用事銜孜省輩之黜已遂減江西解額且榜禁之使不得選朝官釁兆誠南相尋報復黨禍之結自此始矣夫人臣植黨樹援未有不害于國者然多以學術意氣私相矜許久之乃成角立之勢若孜省者一佞倖小人習五雷道法迎合憲宗意旨與奸僧繼曉竊取尊顯偶假扶鸞仙鬼之伎遂開朋黨比附之門使朝局為之一變可不慎歟

丁巳賜費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癸亥免山東被災稅糧　夏四月乙亥免浙江被災秋糧　庚辰錄囚　丙戌上周太后徽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考異明史本紀不載據后妃傳在是年四月明書據詔書繫之丙戌今從之　五月乙卯旱遣使分禱天下山川丙辰敕羣臣修省　是月工部尚書謝一夔卒先是僧繼曉請建大永昌寺未成而去梁方輩復請興工一夔前有謹妄費以足財用之疏因使督建永昌寺以難之一夔遂憤恚得疾卒考異一夔即王得仁子本姓謝已見前憲章錄以閏之讒乃尹直所為而鄉人有忌一夔者因入之憲宗實錄中然一夔江西人其因孜省以進蓋亦不能為之諱也今據明史直書之　朵顏三衛數為韃靼所窘去年有韃靼別部那孩擁三衛眾入大甯金山涉老河攻殺三衛頭目巴延等掠去人畜以萬計是月三衛攜老弱走避邊塞守臣劉潺以聞詔予芻糧令于近邊地駐牧考異韃靼別部侵三衛據明史韃靼傳事在二十二年此據其避入邊塞依本紀書之明史稿書于六月己巳今從明史　六月己丑免陝西南畿被災秋糧考異明史無日此據明史稿又稿中無陝西據憲章錄是月以災傷免陝西西安等府糧十八萬六千四百餘石與明史合　是月以賈俊為工部尚書俊歷工部左右侍郎時尊重進士舉人無至六卿者俊獨以重望得之　秋七月戊申封皇子五人為王祐杬興王祐棆岐王祐檳益王祐樺衡王祐橒雍王皆以年幼不之國

三編

御批曰史家紀萬妃之事皆謂其驕妬橫行至于後宮有娠盡遭藥墮令以憲宗封諸子證之知其說殊不足盡信蓋憲宗偏寵萬妃及妃之恃寵驕妬固當時情事所有若謂其專房溺惑則後宮必進御無期何就館之多竟爾繩繩相繼如是年及孝宗初受封共有十人其最幼者乃憲宗第十四子而所云飲藥墮胎者尚不可勝計其生不為不蕃萬妃果妬毒豈能聽魚貫及眾而誕生成立者且如是之多乎總之宮闈事祕傳聞已不可憑或由眾人深嫉

萬安之假附亂政遂以爲無稽之語以歸罪萬妃紀載家耳食滋訛于成化間事幾不知漢成時之昭陽禍水而不顧其跡之矛盾亦可怪也

是月萬安進少師　八月庚辰上不豫甲申命皇太子視事于文華殿戊子大漸己丑帝崩遺詔皇太子即位諭文武羣臣帝早正儲位中更多故而踐阼之後上景帝尊號雪于謙冤抑黎淳而召商輅恢恢乎有人君之度矣顧以寵萬貴妃中官乘之以進遂任汪直開西廠至于季年韋興梁方擅寵于內李孜省僧繼曉通賂于外婦寺之禍遂與之終始云　九月壬寅太子即皇帝位詔赦天下以明年爲宏治元年　丙午太白晝見　丁未斥諸佞倖李孜省及太監梁芳外戚萬喜等時六科十三道交章劾孜省及其黨鄧常恩趙玉芝交結太監芳外戚喜等諸不法事上以宅憂諭芳南京少監喜指揮使孜省常恩玉芝等皆戍陝西邊　乙卯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純皇帝廟號憲宗　是月御史曹璘上言梓宮發引陛下宜衰絰杖履送至大明門外並率宮中行三年喪貴妃萬氏有罪宜告于先帝削其謚遷葬他所上納其奏而戒勿言貴妃事　冬十月丁卯朔汰傳奉官罷右通政任傑侍郎蒯鋼指揮僉事王榮等凡二千餘人又罷遺禪師真人及西番法王國師之等一千數百人（孜異明史稿任傑等五百六十四人蒯鋼等一千三百五十八人未及武職明史加入僉事王榮等故据其總數云二千餘人）地（明史稿又云罷左善世等一百二十人法王佛子國師等七百八十九人證之明史佞幸傳尚有僧道官等今据佞幸繼曉傳書之）初傳奉之例既開文武僧道濫恩澤者數千李孜省用事羣奸中外蟠結士大夫附者日益多進士郭宗由刑部主事以篆刻爲中人所引擢尚寶少卿日與市井工技伍趨走闕廷兵部左給事中張善吉謫官因祕術于中官高英得召見因自陳乞復官士論以爲羞一時諸雜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僕尚寶者不可悉數至是上即位用科道言斥革謫戍有差憲宗初即位以道士孫道玉爲真人厥後西番法王國師之等皆錫誥命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椶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錦衣玉食幾千人取荒冢頂骨爲數珠髑髏爲法盌僧繼曉貴幸所引用緇衣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自二十一年星變之後稍稍斥罷而諸番僧如故至是詔禮官議汰奏諸寺法王至禪師四百三十七人喇麻諸僧七百八十九人中國人爲禪師及善世覺義諸僧官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士及正一演法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請俱貶黜詔法王佛子遞降國師禪師都綱真人高士降正一演法餘悉落職爲僧道遣還本土並追奪誥敕印章及儀仗諸玉器等物　乙亥尊皇太后周氏爲太皇太后皇后王氏爲皇太后上在東宮太皇太后親加撫育省視萬方故上事祖母至孝時以爲兩世孝同一揆云　丙子立妃張氏爲皇后　丁亥萬安罷安以首輔草登極詔書禁言官風聞言事中外譁然安亦悔之至是

詔廷臣廣陳天下利弊御史壽州湯鼐詣閣安從容曰此非內廷意吾輩維持君等耳鼐以告人謂安歸過于君無人臣禮于是庶吉士合州鄒智御史廣德姜洪等交章列安罪狀先是有歙人倪進賢者粗知書無行諂事安日與講房中術安昵之因令就試得進士授庶吉士除御史上一日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者末署曰臣安進上令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及諸臣彈章入復令懷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去志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去矣始惶懼歸第乞休去安時年七十餘在道猶望三台星冀復用居一年卒安在政府二十年每遇試必其門生為考官子孫甥壻多登第者子翼為南京禮部侍郎孫宏璧編修安卒後皆相繼死遂絕　壬辰追謚母淑妃為孝穆皇太后初孝穆之薨外廷藉藉指萬貴妃上即位魚臺丞徐頊請上母妃尊謚遷葬並追究薨故于是廷臣議逮萬氏戚屬下錦衣衛鞫治萬安懼不知所出曰我久與萬家無往來劉吉亦以有連自危與尹直共擬旨寢之然上仁厚終恐傷先帝意卒不問　癸巳以吏部左侍郎徐溥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　萬安之被劾也湯鼐實首發之鼐上疏之明日宣至左順門中官森列令跪鼐曰此旨耶抑太監意耶答曰有旨鼐始跪及宣旨言疏已留中鼐大言曰臣所言皆國家大事柰何留中安既斥鼐亦出鐵輔印馬馳疏言陛下視朝之餘宜御便殿擇侍臣端方謹厚若劉健謝遷程敏政吳寬者日與講學論道以為出治之本至如內閣尹直尚書李裕都御史劉敷侍郎黃景奸邪無恥或夤緣中官或依附倖幸不早驅逐必累聖明司禮中官李榮蕭敬曩為言官劾罷夤緣復入遂摭言官過貶竄殆盡致士氣委靡宜亟正典刑勿事姑息諸傳奉得官者請悉編置瘴鄉示天下戒且召致仕尚書王恕王竑都御史彭韶僉事章懋等而還建言得罪諸臣以厲風節疏入報聞　初萬安等居政府鄒智時在諸生中憝之會上年舉鄉試弟一入都道出三原謁致仕尚書王恕慨然曰治天下惟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毒痛四海而公顧屏棄田里智此行非為科名欲上書天子別白賢奸拯斯民于塗炭耳恕奇其言笑置之是年成進士授庶吉士遂上疏曰陛下於輔臣遇事必咨殊恩異數必及亦云任矣然或進退一人處分一事往往降中旨使一二小人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陛下豈不欲推誠待物哉由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致陛下之厭薄及與議事又唯諾惟謹似倪倪若有所不敢反不如一二俗吏足以任事此陛下所為疑也臣竊以為過矣昔宋仁宗知夏竦懷詐則黜之知呂夷簡能改過則容之知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可任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拒契丹西臣元昊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事也願陛下察孰為竦孰為夷簡而黜之容之孰為衍琦仲淹弼而擢之日與講論治道不使小人得參其間則天

工亮矣臣又聞天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與輔臣等乃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為美以應對捷給為賢以簿書刑獄為職業不畏天變不恤人窮或以忠義激之則曰吾非不欲言言出則禍隨其誰吾聽嗚呼既不能盡言效職而復引過以歸於上有人心者固如是乎臣願罷黜浮冗廣求風節之臣令仗下糾彈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霽色接之溫言導之使得畢誠盡蘊則天聽開矣臣又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君子之有益人國也大矣以陛下之聰明甯不知君子可任而故屈抑之哉乃小人巧讒間以中傷之耳今碩德如王恕忠鯁如强珍亮直剛方如章懋林俊張吉皆一時人望不宜貶錮負上天生才之意陛下誠召此數人置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則天心協矣臣又聞高皇帝制閹寺惟給掃除不及以政近者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其手內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藩方倚之為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宮禁此豈高皇帝所許哉願陛下以宰相為股肱以諫官為耳目以正人君子為腹心深思積慮定宗社長久之計則大綱正矣然其本則在陛下明理何如耳竊聞侍臣進講無反覆論辨之功陛下聽講亦無從容沃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願陛下念義理之難窮惜日月之易邁考之經史驗之身心使大業日新終歲無間則聖學明而萬事畢治矣豈特四事之舉措得其當已耶疏入不報未幾上嗣位御史姜洪亦上時政八事歷詆太監蕭敬內閣萬安劉吉學士尹直侍郎黃景劉宣都御史劉敷尚書李裕李敏杜銘大理丞宋經而薦致仕尚書王恕王竑李秉去任侍郎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獻章僉事章懋評事黃仲昭御史强珍徐鏞于大節給事中王徽蕭顯賀欽員外林俊主事王純及見任尚書余子俊馬文升巡撫彭韶侍郎張悅詹事楊守陳且言指揮許甯內官懷恩竝拔出曹輩足副任使他所陳多斥近倖疏幾萬言大指與智及湯鼐合上嘉納之卒為所斥者憾不置云時又有麻城進士李文祥上封事其畧曰祖宗設內閣六部贊萬幾理庶務職至重也頃者在位多匪人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讋視言官公行賄賂阿之則交引驟遷忤之則巧讒遠竄朝野寒心道路側目望陛下密察渠魁明彰國憲擇謹厚者供使令更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然後體統正而近習不得肆也祖宗定律輕重適宜頃法司專徇己私不恤國典豪强者雖重必寬貧弱者雖輕必罪惠及奸宄養成玩俗兼之風尚奢靡禮制蕩然豪民僭王者之居富室擬公侯之服奇技淫巧上下同流望陛下申明舊章俾法曹遵律令臣庶各守等威然後禮法明而人心不敢玩也然國無其人誰與共理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孤忠自許齒力未衰南京主事林俊思南通判王純剛方植躬才品兼茂望陛下起列朝端資其議論必

有裨益可胡明時且實才難得自古為然習俗移人豪杰不免惟兹臣庶不盡庸愚能知自愧即屬名流樂其危畓乃為猥品願陛下明察羣倫罷其罔上營私違天蠹物者餘則勉以自新既開改過之路必多遷善之人臣見登極詔書不許風聞言事古聖王懸鼓設木自求誹謗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為戒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昔李林甫持此以禍唐王安石持此以禍宋遠近驟聞莫不驚駭願陛下再頒明詔廣求直言庶不墮奸謀足彰聖德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之利諂問倘及必肆中傷如有所疑請試面對疏奏宦官及執政萬安劉吉尹直等咸惡之數日不下忽詔詰左順門以疏内有中興再造語傳旨詰責文祥從容辨析而出謫授陝西咸甯丞　萬安之既去也尹直亦尋罷而劉吉獨留為首輔會是月星變鄒智復上書言今日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由宦官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卒制於弘恭石顯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卒間於陳源甘昪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附和而唐政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表裏而宋室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繫此曹之盛衰願陛下鑒既往謹將來攬天綱張英斷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高皇帝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是時上新嗣位多更弊政智喜以為其志且得行乃更上之　十一月癸丑尹直罷時給事中宋琮御史許斌劾直自為侍郎以至入閣夤緣攀附皆取中旨上于是薄其為人令致仕去一時言官復交章劾吏部尚書李裕工部尚書劉敷皆因孜省以進裕連疏辨遂與敷同乞休去　乙卯以詹事劉健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尋進禮部尚書健自為編修謝交游鍵戶讀書人以木彊目之然練習典故有經濟志曾充東宮講讀受知于上遂有是命（攷異劉健入閣憲章錄紀聞皆系之宏治元年正月今據明史紀及七卿表）

戊午復逮梁芳李孜省等下獄芳等既被謫太監蔣琮復發其罪大不當赦狀遂有是逮孜省不勝搒掠死芳廢死而玉芝常恩等尋遇赦免　是月召王恕為吏部尚書調馬文升為左都御史恕致仕家居一時論萬安劉吉者輒首薦恕司禮監懷恩亦力言于上遂即家起用之而文升亦以時望得内召（攷異馬文升任左都諸書系之明年正月今據明史年表）

禮部左侍郎邱濬進大學衍義補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止述修身齊家事而治國平天下闕焉乃博采羣書以補之至是表上于朝上覽稱善進濬尚書賚金幣詔刊行其書既濬以書中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下内閣議行之報可　十二月壬午葬純皇帝于茂陵孝穆太后祔焉　是月免江西湖南被災稅糧　始建奉慈殿祀孝穆也上既追謚遷葬又以不得祔廟下廷臣議禮臣周洪謨倪岳上言周禮有祀先妣之文謂姜嫄也魯頌之閟宮是已唐宋推尊太后不配食祖廟者别立殿以祀之故宋之章獻之懿二后皆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

儀今孝穆神主宜于奉先殿傍別立奉慈殿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儀從之上追念太后遣人求太后家先是　太后在宮中嘗自言家在賀縣姓紀幼不能知親族也于是有妄冒太后戚畹以希寵貴者十數輩後事露皆謫戍而太后家終不可得厥後禮臣上言可仿太祖封徐人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號立祠桂林致祭以上慰聖母之靈遂封后父慶元伯母伯夫人立廟桂林府有司歲時祀焉大學士尹直撰冊文有云覩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上燕閒誦之輒欷歔泣下（攷異遷葬及建奉慈殿事諸書多系之十月追封下蓋同時事也憲章錄系之葬純皇帝下今從之又冊文為尹直撰直即以是月罷官其為是年之冬又可証也）　上之嗣位也起用正人言路大開時將建棕棚于萬歲山以備登眺有太學生虎臣上疏切諫祭酒費誾懼禍及鋃鐺繫臣堂樹下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旨慰諭曰若言是棕棚已毀矣誾大慚臣遂名聞都下頃之命授七品官為雲南知縣卒于官（攷異建棕棚事法傳錄明書皆以為憲宗正月事明書所記尤詳據明史高瑤傳以為孝宗踐阼今從之系于是年之末）　是歲鬱林陸川賊黃公定胡公明等作亂廣西參將歐磐偕按察使陶魯等分五道討平之

明通鑑卷三十六

紀三十六（起著雍涒灘盡上章掩茂凡三年）

孝宗達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弘治元年春正月己亥享太廟　丙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己未始命考察在外填守武臣如文官例　是月以何喬新為刑部尚書喬新初為刑部侍郎以剛正為萬安劉吉所忌上嗣位安等擬旨出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借升秩以遠之中宮懷恩不平詣閣正色曰新君立當用正人何為出何公安等默然既而刑尚杜銘罷羣望屬喬新而吉代安為首輔終忌之久不補至是以王恕復薦乃有是命　御史湯鼐復上書言劉吉與萬安尹直奸貪等耳安直斥而吉獨進官不以為恥請大申黜陟明示勸懲又劾李榮蕭敬而薦謫降進士李文祥為臺諫是時上更新庶政封章旁午言路大開而鼐意氣尤銳其所抨擊閣及海內人望先後劾馬文升周洪謨倪岳張悅等浸及王恕以故大臣多畏之而吉尤不能堪（攷異事見明史鼐傳特書于是年之正月今據增）　閏月敕修憲宗實錄　詔天下舉異才（攷異明史本紀不載修實錄舉異材事今一據明書一據紀事本末增）　是月言官劾兩廣總督宋旻漕運總督邱鼐等三十七人宜降黜中多素有時望者閣臣劉吉竟取中旨允之章不下吏部尚書王恕以不得其職拜疏乞去不許時陝西巡撫缺恕推河南布政使蕭禎詔別推恕執奏曰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任臣銓部倘所舉不效臣罪也今陛下安知禎不才而拒之是必左右近臣意有所屬臣不能妄承風旨以固祿

位且陛下旣以禎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賜骸骨上乃卒用禎（攷異王恕論劾推事諸書皆不載據明史恕傳特書于是年之閏正月今據增）二月戊戌祭太社太稷　丁未耕耤田禮畢宴羣臣教坊以褻伎進都御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耶卽斥去之耕耤之禮自成祖以後惟登極一行之至是始定于每歲仲春上躬自行禮定爲制（攷異定耕耤自是每歲躬行三編據明史禮儀志增入並著之質實中今從之）　丙辰禁文武大臣請託公事　是月封哈密左都督哈商爲忠順王哈商旣復國會成化之末衞喇特揚汗王（舊作養罕）謀犯邊哈商知之來告邊將嚴設備揚汗不得利去憾哈密還兵掠其拉木城（舊作剌木城）甘肅巡撫唐瑜因請假哈商以名位使益固臣節至是其國人復訴衞拉特之逼欲得中國封以威鄰部乃命哈商仍襲前封時衞拉特已與哈密和且約婚不復擾而土爾番阿哈穆特聞哈商之封怒曰哈商非忠順族安得立乃僞與結婚而圖之　中官郭鏞請上豫選妃嬪以廣儲嗣庶子謝遷上言山陵之工未畢諒闇之慟猶新此必宦豎巧爲諛詞以動上非陛下本心也陛下富于春秋俟祥禫之後徐議未晚願亟寢前命詔罷選　三月乙丑命吏兵二部疏兩京文武大臣在外知府守備以上官姓名揭之文華殿壁有遷罷者易以新除　癸酉幸太學釋奠于先師孔子加幣用太牢改分獻曰分奠尚書王恕請之也禮畢御彝倫堂命祭酒費誾等進講誾舉商書說命篇敷陳時憲欽若之義詞旨了暢上聳聽良久徐諭曰六經載聖人之道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朕與爾師生勉之　乙亥小王子寇蘭州都指揮廖斌擊敗之是時伊斯瑪音已死入寇者復稱小王子云　丙子御經筵（攷異是月乙丑朔丙子十二日正後定之講期故會典据之以爲定制）先是吏部侍郎楊守陳請遵祖制開大小經筵日再御朝其畧言大經筵及早朝但如舊儀若小經筵當擇端介博雅之臣以次進講必于聖賢經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講之明而無疑乃行之篤而無弊凡前朝典籍祖宗謨訓百官章奏皆當貯文華後殿退朝披覽日令內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有疑輒問一日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心清臨政不惑得于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則御文華門大臣臺諫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舉厓畧口奏陛下詳問而裁決之在外文武官來覲俾條列地方事面陳大要付諸司議其陛辭赴任者隨所職任而戒諭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使大臣各盡其謀勿相推避不當則許言官駁正其它具疏進者召閣臣議可否以行而於奏事辭朝諸臣必降詞色詳詢博訪務竭下情使賢才常接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以爲聰明則資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如或經筵常朝祇循故事百官章奏皆付內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疏入上深嘉納　丁丑復命儒臣日講時謝遷爲講官務積誠開上意每進講敷詞詳切上數稱

善（攷異：守陳上疏，據明史本傳在宏治改元之正月。三編書于開經筵日中，標以「先是」二字，今從之。）壬午，始視午朝于左順門，吏部尚書王恕復請之也。恕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雖聖主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于左右之人。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于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欲察識之眞，必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使，亦可以啟沃聖心。」從之，不久尋罷。

是月，都御史馬文升陳時政十五事，曰：選廉能以任風憲，禁撫拾以戒貪官，擇人才以典刑獄，申命令以修庶務，逐術士以防煽惑，責成效以革奸弊，擇守令以固邦本，嚴考課以示勸懲，禁公罰以厲士風，廣儲積以足國用，恤土人以防後患，清僧道以杜游食，敦懷柔以安四裔，節費用以蘇民困，足兵食以禦外侮。上頗采其言，下所司議行。其節用一事，則云：「一應供應之物，陛下量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言尤剴切。

上之嗣位也，起用言事謫降之林俊、强珍等，命科道官闕者悉增補。於是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上言：「先朝直諫諸臣，旣蒙軫念，起改官資，而前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尚弃嶺海蠻瘴之間，臣甚惜焉。又前進士李文祥，當陛下御極之初，倡衆敢言，冀益新政，大臣厭其少年，陽示培植而陰挫抑之，天下皆知非陛下意右。今增補諫官，乞召此五人，寘之風紀論思之地，言論丰采，必有可觀。」疏入，上命部臣以次起用。吉與璣皆以星變言事被謫者，而毓元預焉；純以抗章留王恕故；文祥以劾萬安、劉吉故，安雖死而吉銜文祥次骨。于是吏部擬擢官，多爲吉所糾駮，頗不盡起用。

夏，四月，甲寅，以天暑錄囚，自後歲以爲常。

是月，天壽山震，雷風雹，樓殿瓦獸多毀。禮部尚書周洪謨上書請修省，上深納之。維時庶子張昇亦因天變疏言：「陛下卽位，言者率以萬安、劉吉、尹直爲言，安、直被斥，吉獨爲首輔，復又傾身阿佞，取悅言官，昏暮欵門，祈免糾劾，許以超遷，由是諫官緘口，廷臣靡然附之。李林甫之蜜口腹劍，賈似道之籠絡言路，吉實合而爲一。」因數吉十罪，請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左遷南京工部員外郎。（攷異：天壽山震雷雨雹，明史五行志不載，證之明史周洪謨傳，則是年四月事。又張昇傳亦言因天變上書，與憲章錄、國史紀聞、二申錄所記皆同，今據書于四月下。惟諸書皆作大風雨雹，此據明史洪謨傳。至以比李林甫、賈似道，則參憲章錄增入。）

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請釐正祀典，下尚書周洪謨等議，以：「釋迦、文殊、上清、太上老君，不宜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古禮幽禜祭星，今北極紫微大帝像之爲人，稱之曰帝，非典。至風雲雷雨，本合祀於南郊，復隆秋報，今徇道家言，又有雷聲普化天尊之祀，是瀆也。歲以正月十五日爲眞君張道陵生辰，遣官祭告，非制。大小青龍神禱雨無應，不足祀。梓潼帝君，昔傳神姓張，名亞子，蜀人，仕晉戰沒，人爲立祠，唐宋屢封至英顯王，元加號爲帝君。景泰中因京師舊廟新

之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神廟食于蜀宜也與文昌六星無涉其祠在天下學校者當毀永樂中以道士周思得傳王靈官法有驗乃建天將廟祀靈官謂宋徽宗時有西蜀薩堅授法于林靈素者其師也因于廟立祖師殿宣德中改大德觀封靈官曰崇恩眞君祖師曰隆恩眞君成化初改顯靈宮歲易袍服其費不貲當革靈濟宮祀金闕玉闕上帝蓋五代時徐温子知證知諤也神世系事蹟非甚異其僭號亦當革于是祀典爲之一正洪謨又建議謂元武七宿不當信道家武當山修煉之說城隍非人鬼不當有五月十一日誕辰之祭東嶽泰山既專祭封内且合祭郊壇則朝陽門外東嶽廟之祭實爲煩瀆上以崇祀既久不盡除也洪謨矜莊寡合與萬安同鄉安居政府時頗與之善至是以言官先後論奏致仕歸又三年卒謚文安（攷異洪謨之卒憲章錄系于是年之十月蓋據其致仕連書也今據明史本傳卒在宏治四年）

五月庚午太白晝見

丙子南京雷震壞洪武門獸吻又壞孝陵御道樹

是月嘉興盜起時嘉興百戶陳輔以盜販鹽爲邏者所發革官遂招集無賴作兵器四出剽掠郡縣吏置不問輔益恣與其父端子文壻鄧夔等率衆攻府治知府徐霖踰墻走因據府庫縱獄囚劫軍器執千戶白鑑大掠城中奪舟趨太湖官軍不能遏塡守中官張慶以聞先是二月間浙江景寗縣屏風山有異獸萬餘大如羊白色銜尾浮空去巡按御史暢亨請罷温處銀礦而寘塡守太監張慶于法至是上諭戶部曰浙江財賦甲天下有銀礦鹽場之利易以生盜而官吏怠玩武備廢弛嘉興城守輳集之地尚爾寇賊縱横則山谿僻縣姦宄潛伏乘機竊發者更不可詰乃遣刑部侍郎彭韶馳往巡視偕鎭巡官督諸司討平之

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乙未小王子率部落潛住大同近邊營亘三十里遣使千五百餘人欵關求通貢巡撫許進以便宜納之聞于朝所上書自稱大元汗時朝廷方務優容許遣五百人詣京師（攷異明史本紀不書今據明史稿系之是月乙未雖其書寇大同宣府證之韃靼傳言宏治元年夏小王子奉書求貢自稱大元可汗朝廷方務優容許之所記與三編合今據三編書之）

甲寅歲星晝見

是月清理淮浙鹽法淮浙鹽自成化間爲勢豪乞中者所撓有司不敢與忤每事姑息以是鹽法日壞商病而課不充邊儲匱乏戶部尚書李敏請簡風憲大臣整理上以彭韶方在浙即命韶理浙鹽而別遣戶部左侍郎李嗣清理兩淮鹽法嗣至淮乃建買補餘鹽之議初洪武創制商支鹽有定場毋許越場買補竈戶勤者正課外有餘鹽送場司二百斤爲一引給米一石其鹽召商開中不拘資次給與成化後令商收買而勸借米麥以振貧竈至是嗣請令商人買餘鹽補官引而免其勸借且停各邊開中俟逋課完日官爲賣鹽三分價直二充邊儲而留其一以補商人未交鹽價由是以餘鹽補充正課而鹽法小變部以浙商苦抑配爲定折價額蠲逋負憫竈戶煎辦徵賠折閱之困繪八圖以上條具利弊奏行之

秋七月戊辰減浙江温處等銀課萬餘兩

汰管理銀場官　是月文華殿日講畢賜講官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南京御史張昺偕同官上言邇臺諫交章論事矣而扈蹕糾儀者不免錦衣捶楚之辱是言路將塞之漸也經筵既舉矣而封章屢進卒不能回寒暑停免之說是聖學將怠之漸也內倖雖斥梁芳而賜祭仍及便嬖是復啟寵倖之漸也外戚雖罪萬喜而莊田又賜皇親是驕縱姻婭之漸也左道雖斥而符書尙揭于宮禁番僧旋復于京師是異端復興之漸也傳奉雖革而千戶復除張質通政不去張苗是傳奉復啟之漸也織造停矣仍聞有蟒衣牛斗之織淫巧其漸作乎寶石廢矣又聞有戚里不時之賜珍玩其漸崇乎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以爲戒上嘉納之攷異諸書不載事見明史昺傳蓋是年五月昺以大風拔孝陵柏樹劾劉吉等十二人是冬昺之被貶此二事其張本也今分書之御史曹璘上言星隕地震及金木二星晝見請御經筵罷斥劉吉等又請罷內史書堂以消天變上不懌降旨譙讓攷異此亦據明史璘傳特書元年七月今據增　八月乙巳小王子犯山丹永昌辛亥犯獨石馬營是時小王子又糾其別部曰巴延蒙克王舊作伯顏猛可王與俱入朝自是屢以入貢爲名沿邊寇掠且漸往來套中矣　丙辰減雲南銀課二萬兩攷異浙江雲南銀課減數見明史食貨志明史稿漏卻浙江明史漏卻雲南今分系之七八兩月　是月張九功復請更正文廟祀典大略言從祀諸賢如荀況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程敏政言戴聖身陷贓吏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爲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爲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簒弒杜預爲吏不廉爲將不義得罪名教皆宜黜祀顏子曾子子思配享于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宜別立啟聖一祠祀叔梁紇而以顏無繇曾晳孔鯉及孟孫氏配祭酒謝鐸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詔廷臣議之學士吳寬侍郎倪岳則言馬融王弼之徒雖立身不無可議而六經煨燼賴以守缺抱殘自是唐之注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多引其說何可盡廢于是從祀之議中寢攷異據憲章錄明書請更正文廟祀典俱系之是年八月以其與上文釐正祀典同在張九功一奏中也明史禮志云初洪武時司業宋濂請去像設廟主禮儀樂章亦多更定太祖不允成宏間少詹程敏政謂馬融等八人當斥給事中張九功推言之竝請罷荀況公伯寮蘧瑗等而進后蒼王通胡瑗爲禮官周洪謨所卻而止至是以張璁力主不敢違毀像蓋用濂說先賢去留略如九功言與是年八月事合至謝鐸請罷吳澄從祀則明史鐸傳中詳之且言鐸請進宋儒楊時而罷吳澄禮部尚書傅瀚持之乃進時而澄從祀如故是又議禮中寢之證也今據增八月下　九月己卯錄四　冬十月乙卯振湖廣四川饑　是月召南京尙書耿裕爲禮部尙書代周洪謨也尋又改倪岳爲禮部左侍郎時裕因災異條上時事及申理言官先後陳言甚衆値公私侈靡耗費日增裕隨事救正大都歸于節儉岳好學博綜經世之務佐理部事一切禮文制度裕皆取決焉　十一月甲申妖僧繼曉伏誅繼曉既罷爲民歸至是給事中林廷玉復請逮治乃令有司執送京師法司論其罪以犯在赦前免死給事中陳璚言繼曉罪大不當宥命弃市同時有戶部員外郎周時從疏請寘先朝遺奸汪

直錢能蔡用輩于重典而察核兩京及四方鎮守中官諸宦官因摘其奏中宗社字不越格命法司逮治已而釋之

乙酉免河南被災秋糧　是月土爾番阿哈穆特潛師至哈密城下誘哈商（舊譯見前三編一作哈尚）盟執殺之復襲破哈密城仍令伊蘭據其地留六十人助之尋遣使入貢稱與哈密結姻乞賜蟒服及九龍渾金膝襴諸物使至甘州哈密都指揮阿穆呼朗（舊作阿木郎）告變朝廷亦不罪番使但令還諭其主反侵地阿哈瑪特竟不奉命復遣使來貢禮官議薄其賞而拘其使臣　是冬太監蔣琮劾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昺閣臣劉吉搆之也先是孝陵雷震之異紘率六科昺率十三道交章劾吉等十餘人吉銜之至是紘昺奉命閱軍軍多缺伍兩人欲劾奏守備中官琮知之乃先劾二人章下內閣吉修郤擬黜之外尚書王恕抗章曰不治失伍之罪而罪執法之臣何以服天下再疏爭言官亦論救乃調紘南京光祿寺署丞昺南京通政司經歷（考異二人被劾調外事諸書皆不載明史昺傳書于是年之冬並著二人被劾之本末今據增）　擢貴州布政使王詔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雲南土官好爭襲所司入其賄變亂曲直生邊患詔至悉革不通繩之以法且去弊政之不便者又以前尚書吳雲在洪武中繼王禕死事後禕賜謚歲祀之而不及雲詔以爲請乃謚雲忠節並祀稱二忠祠（考異王禕吳雲並祀京師稱二忠見洪武八年此所請乃並祀雲南今據明史本傳）　是歲侍講劉戩以上即位頒詔安南由南甯乘傳抵其國交人大驚戩依舊制受陪臣拜謁不交一語越宿即行餽遺一無所受使人要于塗固致之卒麾去時與前奉使之徐琦章敞並為交人所重云

二年春正月丁卯收已故內臣賜田給百姓　辛未大祀南郊　二月癸巳截湖廣漕米二十萬石振四川饑時蜀中大饑先後遣戶部郎中江漢王宏往振仍發帑金二萬爲饑民耕種之具先是流民逐食四出巡撫謝士元檄所部置廣室十餘區作糜食之且令所在給符遣歸道經郡縣驗而廩之粟乃漸復業時朝廷雖命轉湖廣漕久不至賴士元區畫民得以濟會湖廣歲亦歉轉漕竟止不發四川故多盜有野王剛者嘯聚且五年矣刦掠夔州新甯往來大甯大昌諸縣前守臣畏罪匿不以聞乘歲饑土番大小娃復煽亂士元託行邊馳詣其地大小娃懼泥首迓道左立諭散之剛更轉入湖廣竹山竹谿據陝西漢中金州平利西鄉諸郡縣副都御史戴珊方撫治鄖陽請集湖廣陝西合四川兵川兵討之于是士元亦遣兵會討賊聞風潰珊督湖廣兵擣其巢盜悉平　是月兵部尚書余子俊卒俊以先朝舊臣上待之獨厚改元以來疏陳十事已又上邊防七事多允行至是疾亟猶手削奏稿陳救荒弭盜之策甫得請而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子俊沈毅寡言有偉略凡奏疏文移必自屬草每夜分方寢嘗曰大臣謀國當身任利害豈得遠怨市恩爲自全計故榆林始事怨讟叢起子俊持之益堅竟以成功爲數世利　擢馬文升兵部尚書代子俊也並命

兼督十二團營時兵政廢弛西北部落不時窺塞下文升嚴覈諸將黜貪懦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門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上聞詔錦衣衛緝捕給騎士十二人衛出入文升乞休慰諭之文升又請于團營內選馬步銳卒二千遇警徵調且遵洪永故事五日一操以二日走陣下營三日演武皆報可以屠滽代文升為左都御史　下監察御史湯鼐于獄初鼐與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交善益自意氣裁量人物劉吉之被劾也諸人有力焉而鼐章屢上不已吉銜之次骨使人啗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鼐行僉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鼐短于是吉人之獄起時上方遣官振四川饑吉人上言宜遣四使分道振且擇才能御史為巡按庶荒政有裨因薦給事中宋琮陳璚韓鼎御史曹璘郎中王沂洪鍾員外郎東思誠評事王寅理刑知縣韓福及壽州知州劉槩可使而巡按則鼐足任之璋遂草疏偽署同官陳景隆等名言吉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上怒下入錦衣獄令自引其黨人以鼐璘思誠槩福對璋又嗾同官陳璧等言璘福思誠非其黨其黨則鼐槩文祥智及知州董傑是也槩嘗餽遺鼐白金貽之書謂夜夢一人騎牛幾墮鼐手挽之得不仆又見鼐手持五色石引牛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國姓也意者國將傾賴鼐扶之引君當道耳鼐槩等自相標榜詆毀時政請并文祥智傑逮治疏上吉從中主之遂悉下詔獄時槩知壽州鼐里也上之即位也槩上言刑賞予奪人主大柄後世乃有為女子小人強臣外戚所攘竊者由此輩心險術巧人主稍加親信輒墮計中愛者乘君之喜而游揚之惡者乘君之怒而微中之使賢人君子卒受曖昧而去然後薦易其歎欵美易制者以行其交通餌引之計故刑賞予奪名雖人主獨操實一出于其所褻弄黨立勢成復恐一旦敗露則又極意以排諫諍之士務使其君孤立于上耳無聞目無見以自便其私不至其身與國俱敗不止故夫刑賞予奪必由大臣奏請臺諫集議而後可行則讒佞莫能間而權不下移矣會考績赴都遂遇禍傑以進士授外任方入都謁選會尚書王恕請暑月輟講為鼐所劾傑亦抗疏爭之尋授沔陽知州甫數月遂就逮智與文祥皆吉所深恨者時文祥方以王恕薦召為兵部主事未踰月吉輒嗾其黨魏璋並入二人名智身親三木僅屬喘息慷慨對簿曰智見經筵以寒暑輟講午朝以細事塞責紀綱廢弛風俗浮薄生民憔悴邊備空虛私竊以為憂與鼐等往來論議誠有之不知其他也然是時讞者皆承吉意吉欲以一網盡置之死賴尚書何喬新侍郎彭韶力持之外議亦洶洶不平乃坐槩妖言律斬鼐受賄戍肅州人一欺罔削籍智文祥傑皆謫官吏部尚書王恕奏曰律重妖言謂造作符讖類耳槩書詞雖妄不過推詡湯鼐等今當以妖言設有如造亡秦讖者更何以罪之上得疏意動命姑繫獄既而熱審喬新等言槩本不應妖言律且槩五歲而孤

無兄弟母孫氏守節三十年曾被旌老病且貧槩死母必不全祈聖恩矜恤乃減槩死戍海州 考異湯鼎等下獄謫戍三編系之是年之二月正遣使振四川饑時也紀事本末同惟憲章法傳二錄皆書於元年之四月今按王恕請暑月毅讞鼎上章劾之事在元年之六月安得有下鼎等于獄之事若謂因劉吉之恨章連並記則放時四川之饑報未至遣振之諸臣無闇相差治及一年其為外謬明甚至憲章錄分書其事以下獄系之去年謫戍系之今年亦非也据三編所記本之實錄下獄謫戍皆在二年振四川饑之後證之明史鼎傳時事悉符今据三編參明史書之

復起南京御史姜綰之獄南京沿江蘆場故隸三廠給中官採用成化初江浦縣田多沈于江而瀕江生沙洲六民請耕之以補沈江田額洲與蘆場近奸民輒投獻守備中官指為蘆場收其利民失業而歲額祖課仍責償之民上即位詔勢家悉返投獻地縣民乃相率訴於朝下綰覆按南京守備中官蔣琮屬綰求右已不應尋上疏言琮以守備重臣不宜與小民爭利因歷數其變亂成法之十罪疏入下南京三法司請遣官覆治先是御史余濬劾中官陳祖生違制墾後湖田湖為之淤奏下南京主事盧錦勘報時錦與給事中方向監後湖黃冊黃冊者洪武中置庫于後湖令主事給事中各一人守之而錦故與祖生有隙向亦嘗率同官繆樗等劾祖生及文武大臣不職狀又因雷震孝陵柏樹劾大學士劉吉等十一人而詆祖生益力祖生銜向次骨遂訐向錦實侵湖田詔下法司勘勘未上而琮為綰所劾于是琮祖生及吉合謀復陷南京科道等請逮治之 考異据明史姜綰傳綰劾蔣琮在是年二月三編系之三年正月者据其被逮下獄之年月也今分書之

三月己未免陝西被災秋糧三分之二

乙丑寇犯宣府獨石

戊寅閱會川衛銀礦

是月以秦紘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紘奏中官奸利及賞功所歲儲金錢數萬費出無紀請從都御史勾稽詔從之

大理寺評事夏鍭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名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罹今日之禍祇成後世之名所惜者獨非人主之福耳人主知此之故使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而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矣疏入留中鍭前四川巡撫頊子也 考異据紀聞憲章錄紀事本末諸書皆系之是年湯鼎下獄之後惟明史本傳言四年鍭以進士謁選入都上書救鄒智李文祥等件旨下獄得釋久之除南京大理評事與諸書異並識于此

夏四月庚戌錄囚

丁巳復減浙江銀課

是月吏部尚書王恕乞致仕不許詔免其午朝及風雨朝參恕以請寒暑輟講經筵為湯鼎等所劾恕自認過乞放還上優詔勉留之恕感激眷遇益以身任國事方以疾在告聞上顧擢用宦官至有賜蟒衣給莊田者具疏切諫中官黃復請起復匠官潘俊供役恕力言不可以小臣壞重典再執奏竟報許而是時劉吉方用事多尼之會兩京獄起吉所構陷之湯鼎劉槩姜綰及張昺周紘等恕皆抗章力救吉益恨乃合私人魏璋等共排之凡恕先後推用之羅明熊懷強珍陳壽邱鼎白思明等咸嗾璋等糾駁恕自知不得行其志連章求去賴中官懷恩數于上前左右之得不加害 考異恕求致仕詔免午朝等事皆見明史本傳傳中所記正湯鼎姜綰獄起之後事

明書系之四月是也今從之並據本傳增入

五月庚申河決開封自原武由開封黃沙岡抵紅船灣凡六所又決埽頭五所東北入沁河溢流為二一決南岸自于家店經蘭陽縣南東至歸德由徐邳入淮一決北岸自封邱縣之荆隆口漫祥符潰儀封縣之黃陵岡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郡邑多被害汴梁尤甚議者請遷開封城于許州以避患布政使徐恪持不可乃止命所司役夫五萬人治之

六月京師及通州等處大雨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畜多溺死書致異此據憲章錄紀聞等書明史五行志入之七月据下詔月分且是時順永河保四府州縣皆大水奏報之先後不一今分月書之

秋七月壬戌赦兩京錄囚

癸亥以京師陰雨南京風雷詔文武羣臣勉加修省政事有闕失當更正者以聞于是給事中韓重等應詔陳四事一存敬畏以契天心一慎用人以奉天命一袪弊政以消天變一謹號令以肅天威上嘉納之惟御史歐陽旦上言七事極詆閣臣劉吉不職狀乞罷歸田里上以其妄言切責之戶部郎中周軫請革皇莊言天子藏富于民不宜有莊與民爭功宜捐付民佃種責其租稅疏入留中時尚書何喬新亦以京城大水請恤被災民戶又慮刑獄失平條上律文當更議者數事悉為閣臣劉吉所格不行

戊寅振畿內水災給貧民麥種復遣官分振河間永平戶給米一石

八月丁酉復四川流民復業者徭役三年

壬寅敕孟密歸木邦侵地時雲南守臣奏孟密曩罕弄先後占奪木邦地二十七處又誘其頭目放卓監等叛其勢非盡吞併不已乞敕八百宣慰司與木邦和好互相救援亦敕木邦宣慰收拾人心親愛骨肉勿使孟密得乘間誘叛自致孤弱如孟密聽諭方許曩罕弄孫承襲報可並敕雲南守臣親詣金齒曉諭復降敕詰責前填巡官所以受賂召侮啟釁者致異据明史稿系之八月壬寅明史不載證之本邦傳正在是年今据增

己酉奉憲宗神主祔太廟初憲宗既葬將行升祔禮而是時九廟已備議者咸謂德懿僖仁四廟宜以次奉祧禮部尚書周洪謨侍郎倪岳議國家自德祖以上世次莫推則德祖宜視周后稷為不祧之始祖太祖太宗則所謂文世室武世室者也今憲宗升祔當祧懿祖宜于太廟寢殿後別建祧殿如古夾室之制歲暮則奉祧祖合享如古祫祭禮時吏部侍郎楊守陳言天子七廟祖功而宗德德祖可比商祖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非禮之正今請并祧德懿僖三祖自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太祖擬契稷而祧主藏于後寢祫禮行于前殿時享尊太祖祫祭于德祖則功德並崇恩義亦備上從禮官議建祧廟于寢殿後遣官祭告宗廟上具素服告憲宗几筵祭畢奉遷懿祖神主衣冠于後殿牀幔御座儀物則貯于神庫自後奉祧仿此

九月以白昂為戶部侍郎修治河道賜以特敕令會山東河南北直隸三巡撫自上源決口至運河相機修築致異憲章錄紀事本末等書皆記命白昂于三年四月河決陽武之下證之明史河渠志書河決開封于是年五月命白昂在九月

白昂上書論治河在明年正月而明年四月河決陽武則伕之蓋是時昂方修治功未竟也至昂之奉命上書志中分書年月皆可攷證今從之 冬十月乙巳罷浦城銀冶 己酉錄因
十一月戊午以順天饑發粟平糶 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辛卯賜故少保于謙謚給事中孫需上言謙功在社
稷宜賜贈謚廟祀時謙子冕為應天府尹亦請之上曰謙能安社稷以遏寇略其定國捍患之績著矣中罹權奸之害
雖先帝已嘗昭雪優加褒卹而不使之廟食于後猶未足為効忠者勸乃加贈光祿大夫上柱國謚忠愍立祠墓所賜
額曰旌功學士程敏政為作旌功錄祠成郎中李夢陽為之記萬歷中改謚忠肅 攷異于忠肅請謚据明史謙傳用給事中孫需言三編則謂子冕所請蓋
据實錄是二人先後奏請今並書之忠愍明史作肅愍三編質實亦云据實錄 是歲西域賽瑪爾堪舊作撒馬兒罕入貢獅子土爾番亦貢馬先是土爾番遣將伊
蘭據哈密哈密將阿穆呼朗舊譯見上覘知伊蘭勢弱請援于邊臣調赤斤罕東兵夜襲破其城伊蘭遁去因命哈商弟恩
克保喇舊作奄克孛剌襲都督同知給新印而阿穆呼朗等以力薄不能守尋引還土爾番復據哈密城如故至是來貢上言
願獻還哈密城印禮臣請卻其貢上不從並敕兵部還其前拘之使臣命內官張芾護行諭內閣臣劉吉等言
阿哈穆特背負天恩殺我所立哈商宜遣大將直擣巢穴滅其種類始足雪中國之憤或不即討亦當如古帝王封玉
門關絕其貢使猶不失大體今寵其使臣厚加優待又遣中使伴送此何理哉陛下事遵成憲乃無故召番人入大內
看戲獅子大賚御品誇耀而出都下聞之咸駭嘆以為祖宗以來從無此事奈何屈萬乘之尊為奇獸之玩俾異言異
服之人雜遝清嚴之地況使臣滿剌土兒即哈商之外舅忘主事仇逆天無道而阿哈穆特方聚人馬謀犯肅州名雖
奉貢意實叵測兵部議覊其使正合事宜若不停張芾之行彼使臣還國必謂中土帝王可通情希寵長番賊之志損
天朝之威莫甚於此疏入上止芾行而問閣臣興師絕貢二事吉等以時勢未能但請薄其賜賚因言飼獅日用二羊
一歲則七百二十羊又守獅日役校尉五十人一歲則一萬八千人若絕其餧養聽其自斃傳之千歲實為美談上不
能用明年復遣使從海道貢獅子始卻之 攷異据明史本紀云是年土魯番入貢撒馬兒罕貢獅子鸚鵡卻之證之土魯番及劉吉傳則土魯番及撒馬兒罕俱貢獅子也且二傳俱云諸臣請卻
其貢上不能用又土爾番傳中已有召番人入大內看戲獅子之語是則本紀所載並明年再貢卻之之事彙連並記耳又据土爾番傳初貢獅子在三年之春再貢在秋蓋奏報及使至之先後不同耳非紀與傳之自相矛盾也今年月
据本紀參一傳書之 上嗣位陞陝西布政使梁璟以右都御史巡撫湖廣是歲兩京饑璟奏免南北漕糧八十九萬餘石從之
上登極詔書已罷四方額外貢獻而提督武當山中官復貢黃精梅筍茶芽諸物武當道士先止四百至是倍之所度
道童又倍之咸衣食于官月給油蠟香楮及灑掃夫役以千計璟奏請停免多見采納 擢太常少卿周經為禮部右
侍郎時中官請修眞村尼寺祀孝穆太后土爾番貢獅子不由甘肅假道滿剌加浮海至廣東經倡議毀尼寺卻番貢

不與通尋改吏部進左侍郎通政經歷沈祿者皇后姑壻也尚書王恕在告中官傳旨擢祿本司參議經言非面承旨又無御札不敢奉詔復與恕疏爭之雖不能止朝論韙焉　劉廷瓚為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初廷瓚以湻安知縣內遷太僕寺丞時以貴州新設程番府地在萬山中蠻獠襍居特擢廷瓚為知府政平令和巡撫陳儼上其治行憲宗令久任九載秩滿始遷山東參政尋進布政使廷瓚自令至守淹留踰三十年至是去知府止三歲遂得開府尋以母憂歸令服闋還原任

三年春正月甲子大祀南郊　是月再發倉米三十萬石振畿南諸郡縣　下南京御史姜綰等十人于獄尋貶官南京後湖田之獄會楊守隨為應天府尹劾中官守備蔣琮罪且雪方向盧錦等琮乃嗾其黨郭鏞並劾守隨時鏞奉使兩廣道南京駕方舟泛湖御史孫紘以擅遊禁地劾之鏞怒歸訴于上言守隨勘向錦失出御史不劾奏獨繩內臣上乃遣太監何穆大理少卿楊謐再勘後湖田及綰琮互訐事比報謂守隨失出如鏞言綰琮互訐皆私忿方綰疏之下三法司也刑部尚書何喬新請移南京法司勘治琮因條辨綰疏謂已嘗奏下李孜省獄綰與喬新皆其鄉人欲以傾己圖報復至是謐等因論琮不應先囑勘官後誣指綰與喬新為孜省黨綰等亦不當逞忿瀆奏並宜逮治乃褫錦職謫守隨向有差于是與綰同官之孫紘劉遜金章紀傑曹玉譚肅徐禮余濬及給事中繆樗皆在逮中給事中陳璚言不宜以一內臣而置御史十人于獄不省卒宥琮不問而貶綰等為州判官陳祖生雖違制墾田亦獲宥是時大學士劉吉方惡言官遂結內官頻興兩獄于是兩京臺署為之一空尚書王恕言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李敏亦言琮綰同罪異罰失平而上先入吉譖不知也由是中外惡吉為之側目　戶部侍郎白昂上書論治河其略曰臣自淮河相度水勢抵河南中牟等縣見上源決口水入南岸者十之三入北岸者十之七南決者自中牟楊橋至祥符界析為二支一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塗山入于淮一經通許等縣入渦河下荊山入于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過鳳陽之亳縣亦合渦河入于淮北決者自原武經陽武祥符封邱蘭陽儀封考城其一支決入荊隆等口至山東曹州衝入張秋運河去冬水消沙積決口已淤因併為一大支由祥符翟家口合沁水出丁家道口下徐州此河流南北分行大勢也合潁渦二水入淮者各有灘磧水脈頗微宜疏濬以殺河勢合沁水入徐者則以河道淺隘不能受方有漂沒之虞況上流荊隆諸口雖暫淤久將復決宜於北流所經七縣築為隄岸以衛張秋但原敕山東河南北直隸而南直隸之淮徐實河所經行要地尚無所統上乃并以命昂昂舉郎中婁性協治役夫二十五萬築陽武長隄以衛張秋

引中年決河出滎澤濬宿州古汴河又濬歸德睢河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南北分治水患稍甯攷異白昂治河在去年九月此其蒞事後所上方畧明史河渠志特書于是年之正月今据之　二月壬辰免河南被災秋糧以河決後民困未蘇也甲午戸部復以南畿之鳳陽淮揚湖廣之鄖襄及河南南陽諸郡水旱請免徵芻糧及麥絲之稅詔曰凶年當損上益下必欲取盈如病民何部臣言甚稱朕旨亟如所請行之已而潞沁二衛所屯田被災舊制屯田災及三分乃免糧部臣格于例不敢請蠲上聞之曰歲饑方將振之安可復徵特免之攷異明史本紀是月免河南及南畿湖廣稅糧據三編則戸部所請兼及三省之芻糧麥絲及潞沁二衛屯田之稅皆据實録增今從之

召后父張巒至京師巒以鄉貢入太學上優禮外家踰年遂封壽甯伯　三月丙辰命天下預備倉積糧以里數多寡為差凡州縣十里以下者積穀五千石十里以上二十里以下者積一萬五千石二十里者積二萬石其上以是為差八百里以下限積十九萬石衛千戸所積五千石百戸所三百石考滿之日稽其多寡以為殿最不及三分者奪俸六分以上謫官著為令　庚午賜錢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甲戌詔兵部侍郎張海左通政元守直閱邊　是月劉吉偕同列上言陛下聖質清羸與先帝不同凡燕樂游觀一切嗜好之事宜悉減省左右近臣有請如先帝故事者當以太祖太宗與故斥退之祖宗令節宴游皆有時陛下法祖宗可也是時吉于閣臣居首而同列徐溥劉健皆正人故兩人有論建吉亦署名去年二月旱上命儒臣撰文禱雨吉等言邇者奸徒襲李孜省鄧常恩故術見月宿在畢天將陰雨遂奏請祈禱覬一驗以希進用倖門一開邀寵召禍實由于此五月七月又以災異言事請上修省慎終如始是年之春又以西域再貢獅子請卻番貢凡此皆不盡由吉而吉之領袖以竊美名皆此類也攷異事見明史劉吉傳書于是年之三月並類記前後事今從之　中官乞鷹場牧馬地千頃戸部尚書李敏言場止二百餘頃餘皆民業不宜奪耕種之地以為飛走之所從之攷異事見明史敏傳明書及紀事本末皆系之是年之三月今從之惟中官明史作貴戚稍異　夏四月丙戌寇犯宣府獨石　五月甲子錄囚　六月韃靼別部巴顏蒙克舊譯見上遣人貢馬　秋七月起侍講謝鐸為南京國子祭酒鐸兩遭親喪服除以親不逮養遂不起上即位言者交薦以言官召修憲宗實録至是遂擢是職上言六事曰擇師儒慎科貢正祀典廣載籍復官饌均撥歷其正祀典則請罷吳澄而進宋儒楊時為禮部所持卒不行明年謝病去攷異鐸請罷吳澄從祀已見元年釐正祀典下蓋明史禮志因議祀典諸臣並及之也鐸之請据本傳在是年憲章錄系之七月惟傳言進楊時而罷吳澄為禮部尚書傅瀚持之乃進時而澄從祀如故今攷瀚為禮尚在宏治十三年楊時從祀在八年且鐸以是年擢南京祭酒明年謝病歸十年復起則時從祀時鐸已去朝蓋建論在先從祀在後也又攷瀚傳孝宗嗣位擢太常少卿兼侍讀歷禮部左右侍郎然則明史傳中尚書二字蓋侍郎二字之誤也今但書為禮部所持云云　九月庚戌禁內府加派供御物料　是月土爾番使者至京師先是土爾番再貢獅子朝議卻之其使乃潛詣京師禮官請治沿途有司罪仍卻其使當是時中

外人安大臣馬文升耿裕輩咸知國體于貢使多所裁損阿哈移特始知中國有人稍稍斂戢　閏月癸巳禁宗室勳戚奏請田土及受人投獻上之登極也詔勢家所受獻地悉還之民尋有南京蘆場之訟其弊如故至是刑科給事中胡金復以為言乃申是禁然上性寬厚雖屢申禁不能盡執法也　是秋詔修齋于大興隆寺理刑知縣王嶽騎過之中使捽辱嶽使跪寺前御史任儀劾中使罪姓名偶誤乃並儀下吏貶知縣　冬十月辛亥錄囚　十一月戊戌有彗星見天津南尾指東北大學士劉吉等言通者妖星出天津歷杵臼近營室稽之載籍其占為兵為饑為水旱今兩京河南山西陝西旱蝗四川湖廣歲不登倘明年復然恐盜賊竊發禍亂將作願陛下節用度罷宴遊屏讒言斥異教留經史講求治道沙河修橋江西造瓷器南海子繕垣牆皆非急務宜悉停止上嘉納之甲辰詔停工役及罷內官燒造瓷器　十二月戊申朔彗入營室　辛亥以星變敕羣臣修省陳軍民利病吏部侍郎彭韶上言宦官太盛濫授官太多亟宜裁損杜倖門又請午朝面議大政毋祗具文上善其言而不能用（攷異明史本紀書彗見在十二月詔修省下詔之月日也天文志彗見始于十一月三編據實錄系之十一月今分書之）　己未京師一日地再震（攷異三編目云是月十二日也是月戊申朔）　庚申彗見天倉漸沒　壬戌減供御品物並敕罷明年上元燈火　是歲廣西思恩城州土知州岑欽攻逐田州知府岑溥初溥既與欽共誅黃明（事見成化十六年）已復與欽交惡欽遂攻奪田州與其黨泗城知州岑應分踞其地至是總督秦紘以兵入田州逐欽欽與應復交殺紘乃還溥于田州留官軍戍之亂乃定

明通鑑

第七册

DS
753
.H7
v.7

明通鑑卷三十七

紀三十七

[illegible]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十七 起重光大淵獻盡閼逢攝提格凡四年

孝宗敬皇帝

宏治四年春正月癸未以修省罷上元節假　己丑大祀南郊　辛卯停慶成宴　是月戶部尚書李敏致仕時敏有疾在告上遣醫視療已復力請詔乘傳歸未抵家卒贈太子少保謚恭靖敏生平篤於行誼所得祿悉以分昆弟故人里居時築室紫雲山麓聚書數千卷與學者講習及巡撫大同疏籍之于官賜名紫雲書院掌戶部力請革皇莊時不能用繼以論救姜綰與中官相惡遂不得行其志云敏罷踰月進戶部侍郎葉淇為本部尚書　二月己巳敕法司曰曩因天變示讁勅天下諸司審錄重囚矜疑放遣者數十百人朕以為寬之于終孰若慎之於始嗣後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問刑官務存心仁恕持法公平詳審其情罪所當毋姑息毋苛刻毋傳致于一時冀不坐于他日庶協古人欽恤之訓焉　是月召南僉都御史白昂為都御史以屠滽罷也　三月逮兩廣總督秦紘先是紘在鎮劾總兵安遠侯柳景貪暴不法詔逮景下獄景訐紘勘無左證法司當景死景連姻周太后家有奧援訐紘不已乃並逮紘連鞫卒無罪詔宥景死奪爵閒住而紘亦坐罷尚書王恕請留紘不納紘自成化末被誣為尹旻黨謫官上即位以恕薦督漕運尋督兩廣軍務在制府二年多所飭治時中官武臣填兩廣者率縱私人擾商賈干預公事賊殺無辜又交通土官為奸利前督臣宋旻屠滽嘿不敢言紘至輒疏于朝請申條禁填守官益銜之會田州之亂遣兵安定方議討平黎猺勦山從之賊而逮治之命已下紘部署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衛騶從仍如開府儀踰嶺囚服就繫語官校曰兩廣蠻夷襍處總制體尊逮就拘執恐損國威既踰嶺真囚矣人皆服其知體　夏四月乙丑遣司禮太監韋泰同法司錄囚　辛未太白晝見　是月以禮部公廨火尚書耿裕侍郎倪岳周經被劾下獄已釋之停其俸攷異事見明史裕傳據七卿表在是年四月今按五行志禮部官廨火在是年二月戊午蓋諸人被劾至此始下獄也今據本傳　六月辛亥京師地日凡三震攷異三編目云月之六日也是月丙午朔今從之　是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孔昭在成化中由工部主事改吏部文選司進郎中故事選郎率閉戶謝客孔昭曰國家儲才猶富家之積粟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日乃可以濟用每公退遇客至輒延見訪以人才書之于冊由是銓敘平允居平嗜學篤行與陳選林鶚謝鐸友善並為士類所宗嘉靖中追贈禮部尚書謚文毅攷異孔昭之卒據明史本傳在是年憲章錄系之六月今從之

秋八月庚戌以水災停蘇州浙江今年織造　乙卯南京及淮揚二府同日地震攷異明史本紀但書南京地震證之五行志則淮揚亦同日震三編亦據增于六月京師地震目中今從之是日南京晦冥　己未封皇弟祐楮為壽王祐梈汝王祐橓涇王祐樞榮王祐楷申王　丁卯以憲宗皇帝實錄成劉吉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徐溥進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劉健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是月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在刑部值閣臣劉吉仇正人屢興大獄喬新率據法直之吉愈憤數摭他事奪俸二年屬大理丞闕御史鄒魯覬遷而喬新薦郎中魏紳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魯即誣喬新受賕曲庇吉取中旨下其外家詔獄喬新乃拜疏乞歸頃之窮治無驗魯坐停俸喬新亦許致仕喬新居官廉介與人寡合氣節友彭韶學問友邱濬而已時論惜之攷異喬新致仕憲章錄紀聞等書皆系之是年之春蓋據其外家起訟之月也至諸書皆云喬新坐受饋遺下獄證之明史本傳則下獄者乃其外家非喬新也今據七卿表喬新致仕在八月其本末參本傳書之

九月丁酉皇長子生攷異明史本紀書皇子生于十月丙辰據下詔之月日也三編彙載于五年立太子目中云前年九月丁酉據實錄也諸書作九月二十四日是月甲戌朔丁酉正二十四日今據之

是月擢吏部侍郎彭韶為刑部尚書代何喬新也韶與喬新同以氣節相尚佐吏部與王恕甄人材覈功實仕路為清至是遷掌刑部會柳景為秦紘劾罷坐贓數千徵僅十之一以其母訴免韶執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不奉詔景無元舅之親贓非負租之比獨蒙宥除是臣等守法媿于澳也不從

冬十月癸丑錄囚　丙辰以皇子生詔天下　戊午河決開封懷慶及宣武睢陽諸衛皆被災命有司分振之　乙丑晉禮部尚書太子太保邱濬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初大臣入閣自景泰閻王文始然猶都御史也至是濬以尚書入閣而閣體愈崇故事大學士秩五品非加三孤及宮傅者仍班尚書下時王恕長六卿位濬上濬自以閣部相兼欲示尊異而恕仍舊制不讓濬不悅已而內宴濬徑居恕上自是由侍郎詹事入閣者班皆列六部尚書上實自濬始也攷異據王弇州二史攷誤言以大臣入閣者前有王文邱濬王瓊雙溪雜記以為尚書入內閣自焦芳始誤也三編質實引之然王文以都御史入閣而以尚書入閣者實自濬始並敘之

是月改封興王于安陸　前庶吉士鄒智卒智以湯鼐獄謫廣東石城所吏目比至廣東總督秦紘檄召修書乃居會城聞陳獻章講道新會往受業自是學益粹至是得疾遽卒年二十六天啟初追謚忠介　十一月庚辰振南畿災

十二月甲子土爾番復貢獅子請還金印及所據哈密十一城甘肅總兵官周玉為之奏請許之果以城印來歸攷異據明史土爾番貢獅子在是年之秋蓋邊臣奏聞之日也至是貢使入都紀據書之詔還其所拘之使臣並厚賚之　是月鳳陽陵火時有遺火山場者遂延爇九十餘里巡按官劾留守中官王正等罪贖杖還職　復召秦紘為南京戶部尚書時言官交章論紘無罪詔起之紘自為大臣先後以劾宗戚屢得罪賴廉直受主知又所在著勞績為廷臣所推故再仆再起云　是歲以河南布政使徐

恪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恪所部多王府持法嚴宗人多不悅平樂義甯二王遂訐恪減祿米改校尉諸事勘無驗坐恪入王府誤行端禮門欲以平二王忿上知恪無罪而以二王幼降敕切責命與湖廣巡撫韓文易任吏民罷市泣送數十里不絶比至湖廣值岐王之國中使携鹽數百艘抑賣于民為恪所持阻不行其黨密搆于上居一年中旨改南京工部侍郎恪上疏曰大臣進用宜出廷推未聞有傳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進請賜罷上慰留乃拜命後以考績入都得疾遂致仕卒　召右副都御史侶鍾為戶部侍郎鍾以三年巡撫蘇松諸府盡心荒政至是召佐戶部總督倉場未幾改吏部

五年春正月壬午大祀南郊　二月丙寅詔封安定王之族人善巴（舊作陝巴）為忠順王時土爾番既獻還哈密城兵部尚書馬文升言番人素畏蒙古必得元裔填之有安定王沁布（舊作千奔）之族人善巴乃故忠順王托克托之近屬從孫可主哈密從之時又有綽爾濟者沁布弟也初哈密無主廷臣固嘗屬綽爾濟而綽爾濟憚哈密多事不欲立及事定又覬得爵兵部以其反復持不許會諸番亦以善巴奏請遂有是命而以阿穆呼朗為都督僉事輔之　庚午減陝西織造絨毼之半巡按御史張文請之也文言陝西歲歉之後民病未甦司禮監近下帖子降圖式織造絨毼數百事並宜停止以其價振業貧民命減其半　三月戊寅立皇子厚照為皇太子赦天下　錄太廟配饗功臣後初功臣佐太祖定天下卒後追封王者六人中山開平岐陽甯河東甌黔甯是也其子孫皆襲侯至是不替爵者惟中山黔甯而已上以立太子頒恩詔及之命吏部訪以聞（攷異諸書皆系諸臣裔孫襲封于是年惟明史本紀分書之蓋訪錄在先子襲在後也三編統係之六年二月目中亦類記訪錄功臣後于五年蓋本紀之分書其月日皆據實錄也今參三編所記分書之）　辛卯古田獞叛初廣西猺獞惟古田種類最繁其強者曰韋曰白曰閉而皆并于韋賊首韋朝威據古田縣官竄會城遣典史入縣撫諭烹而食之事聞命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千戶王珊等進討皆遇伏敗死詔奪兩廣總督閔珪等俸令益兵進勦　是月進后父張巒為壽甯侯先是巒封伯請勳號誥券尚書王恕言錢王兩太后正位中宮數十年錢承宗王源始邀封爵今皇后立甫三年巒已封伯遽有此請累聖德不可許至是仍以后故晉封爵　夏四月丁巳錄囚　是月大學士邱濬上言成化時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五六百震邇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春秋二百四十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三今乃屢見于二十年之間甚可畏也願陛下體上天之仁愛念祖宗之艱難正身清心以立本而應務謹好尚不惑于異端節財用不至于耗國公任使不失于偏聽禁私謁明義理慎儉德勤政務則承風市寵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而天災弭矣因列時弊二十二

事上納之（攷異據明史濬傳上書在是年憲章錄二申錄皆系之是年之四月今據之）　五月乙亥太白晝見　是月詔求遺書從大學士邱濬之請也濬言高皇帝當至正丙午之歲始肇帝業首求遺書既克元都得其館閣祕冊又廣購民間一時所積不減前代太宗當多事之時猶集儒臣纂永樂大典以備攷究今承平百年中外無事烏可使經籍廢墜夫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廣有儲藏即儲藏亦不能久遠所賴石渠邃閣積聚之多收藏之富扃鑰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闕畧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工散佚者有購訪之令然后不致廢壞闕失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近內閣書目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未聞考核在外未聞購求及今失之恐遂放佚自古藏書不一所漢有東觀蘭臺鴻都唐有祕書監集賢院宋有崇文館祕書省國朝罷前代臺監館省之官並其任于翰林院設典籍二員掌文淵閣書籍南京國子監雖設典籍僅掌梟朝頒降之書及舊錄書板而已令請敕內閣所藏書籍令學士以下督典籍官彙若干冊冊若干卷檢其有副本者分貯一冊于兩京國子監若內閣所無或不備者乞敕禮部行天下提學官榜示購訪俾所在有司校錄呈送其藏書之所二在京師曰內閣曰國子監一在南京曰國子監使一書而存數本一本而藏三所每歲三伏時令翰林院僚屬同赴閣監曝書畢事扃鑰廷臣有因事欲稽考者奏請詣閱以為常規則于文治有裨焉疏入上嘉納之故有是命（三編質實按宋書王儉傳稱明帝置東觀祭酒晉志稱魏蘭臺選二御史居殿中唐志稱龍朔二年改祕書省曰蘭臺則宋亦有東觀魏唐亦有蘭臺不獨漢也通典稱漢延熹二年置祕書監唐志稱東宮官崇文館學士二人唐六典注稱魏有崇文館則祕書監非始于唐崇文館亦非始于宋也宋志稱祕書郎掌集賢院圖籍則宋亦有集賢院不獨唐也唐宋皆設祕書省其官皆稱曰監亦非唐謂之監而宋謂之省也濬云然者特臨文偶舉耳）

加兵部尚書馬文升太子少保文升請崇正學抑邪說節財用省工作所論奏甚衆至是以民困賦役極陳其害謂今民田十稅四五其輸邊塞者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一兩若絲綿布帛之輸京師者交納之費過於所輸南方轉漕通州至有三四石致一石者中州歲役五六萬人治河山東河南修塞決口夫不下二十萬蘇松治水亦如之湖廣建吉興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壽二府山東衡府通計役夫不下百萬諸王之國役夫供應亦四十萬加以湖廣征蠻山陝防邊供餽餉給軍旅者又不知凡幾賦重役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宜嚴敕內外諸司省煩費寬力役毋擅有科率王府之工宜速竣庶令困瘁少蘇上皆嘉納之（攷異事見明史文升本傳證之是年河決江浙水災及征蠻防邊皆用工役之時今統系之是月加太子少保下）

六月丁未免南畿去年被災稅糧　是月下御史彭程于獄程巡視光祿寺見造皇壇祭器皇壇者憲宗齋醮之所也程上疏言光祿金錢皆民膏血用之得當猶恐病民況投之無益之地先帝篤信李孜省繼曉輩意在求福今二人已伏辜尚不能自免禍焉能福人陛下即位若輩廢斥侍盡何復有皇壇煩置器果復有此

則宜遏之將萌如無之請治所司逢迎罪時上初無造皇器之命特光祿仍故事未革置以備也及得疏以程暴揚先帝過下錦衣獄給事中叢蘭亦巡視光祿繼上疏論之上宥蘭奪光祿寺卿胡恭等俸付程法司論罪刑部尚書彭韶擬程贖杖還職不許詔復抗章申救且言光祿寺糜用無籍經費不支牲物賒之市肆大為賈人累及今不節恐無以善後程欲為國家惜經費心本無他但不應引李孜省事疏入上令光祿寺籍歲出之數以聞而戍程及家屬于邊程母李氏年老無他子叩闕乞留侍養南京給事中毛珵等亦奏曰昔劉禹錫附王叔文黨竄遠方裴度以其母老為請得改連州陛下聖德非唐中主可比而程罪亦異禹錫祈少矜憐全其母子不許子尚隨父戍所遂舉廣西鄉試明年上念程母老放還

秋七月甲午振南畿浙江山東饑時山東久旱南畿浙江水災兵部尚書馬文升疏請振卹從之先是浙饑餘杭致仕尚書鄒幹疏言浙江水旱相仍民窮且盜乞亟行振卹上以幹家居憂國賜羊酒文綺勞之乃特遣侍郎吳厚巡視浙江督有司振濟給事中吳世忠復上疏言近者各行省以災告而浙江為甚致廑宸衷屢飭百司經畫乃振恤之典荐加而惠澤之實未究良由府縣官吏發粟不時文書勘報動淹旬月俟既得食而饑者已死流者已遠又況書吏胥役因緣為奸更有不可勝言者今欲約之以法莫若稽諸冊籍以産之多寡驗民之窮富凡遇給振視此為則富者不得濫支貧者獲沾實惠庶弊革而惠行因條上興水利復常平倉二事詔舉行之（攷異明史稿書振南畿山東于是月而振浙江吏系之八月乙卯明史統書之是月三編綱目亦書于七月下令從之）

是月河復決數道入運河壞張秋東堤奪汶水入海漕流絕命工部侍郎陳政總理河道集夫十五萬治未效而政尋卒（攷異諸書皆系之是年之七月惟明史運河條下書于四年據明年命劉大夏治河則政卒當在是年今牽連書之）

八月癸卯劉吉罷吉居內閣十八年柄政久權勢烜赫上初加委任後眷亦漸衰而吉無去志及是上欲封后弟張延齡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盡封二太后家子弟乃可上不悅遣中官至其家諷令致仕給驛歸吉性機詐善傅會銳于營私屢為言路所攻晉官不已人目之為劉棉花以其耐彈也吉疑其言出下第舉子因請舉人三試不第者不得復會試時適當會試期舉子已麕集都下禮部為請詔姑許入試後如令已而吉罷令亦不行歸踰年卒（攷異據明史吉傳言帝欲封后弟伯爵是年后父張巒卒巒時已進侯子鶴齡于是年十一月襲侯爵則此所指蓋延齡也證之恩澤表延齡封伯在八年十一月蓋帝欲以是年封因吉言中止耳今據表傳參書之）

乙丑停南京蘇州浙江額外織造召督造官還災故也

是月壽寧侯張巒卒追贈昌國公命其子鶴齡襲為侯巒以后父故特賜祭葬欽天監革職監正李華擇葬地中旨復官大學士徐溥等言即位以來未嘗有內降倖門一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詔乃止

冬十月丙辰錄囚

壬戌貴州都勻苗叛初有苗賊七千人攻圍楊安堡都指揮劉英統兵覘之為所困詔填巡官往援

乃得出至是復有苗黨乜富架長腳等煽聚為亂會巡撫鄧廷瓚涖任乃詔鎮遠侯顧溥率官兵八萬人以廷瓚提督軍務太監江德監軍往討之溥興祖之孫也（攷異明史本紀書貴州黑苗叛證之土司傳及廷瓚傳即都匀苗也今參二傳書之）　是月更中鹽法初洪武時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方菽粟無甚貴之時成化間始有折納銀者然未嘗著為令也商人納米鈔給鹽恒苦守支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乃奏請召商人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諸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中米直加倍而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百餘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踊于是邊儲因之日虛

三編發明曰葉淇召商納銀之議論者多咎其更開中法以致邊儲日匱而不知明代邊儲之匱自在屯政不修而不盡關於鹽法其鹽法之壞又在勢家乞中而不關淇之變法也蓋產鹽有盈有絀邊地不能懸知則但知召商開中而初不為支鹽計故守支之弊在永樂時已所不免逮憲宗之世勢家爭先奏乞所賜鹽引動以萬計且許其越場支鹽不限年次于是商人益困守支而鹽亦壅閼不行夫商人挽輸數千里外守支至數十年之久而不得鹽及既得鹽復為奏乞鹽所壅閼而不獲速售然則商人之病開中亦極矣雖日下令招之其誰應哉淇見報中之急乃為更制以利商商利則報中多報中多則國課裕是亦救弊之策也如云商屯撤業邊粟翔貴獨不思塞下之地商可屯軍不可屯乎明食貨志稱成化時屯田法廢戍卒多役于私家子粒不歸于公廩論者不深究此而徒責淇變法亦昧于輕重之計者矣

十一月丙申閉浙江溫處銀坑　是月停納粟例初成化末以陝西河南諸省饑始開事例凡納粟者許為監生吏典等項至是尚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闕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一遇災傷輒行捐例以致正途壅滯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年已向暮誰肯盡心職業又況前項人員既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己欲它日不貪財害民何由可得上是其言立命已之　十二月丁巳荊王見瀟有罪見瀟者荊憲王之孫靖王子也靖王三子次見溥封都梁王與見瀟同母見瀟怨母之暱見溥也錮母奪其衣食竟死出柩于竇召見溥入後園捶殺之紿其妃何氏入宮逼淫之從弟都昌王見潭妻茆氏美求通焉見潭母馬氏防之嚴見瀟髡馬鞭之囊土壓見潭死械繫茆妃入宮嘗集惡少年輕騎微服涉漢水掠人妻女弟樊山王見澋懼禍及己密以聞上召至京師御文華殿命廷臣會鞫見瀟引伏廢為庶人錮之西內　是歲吏部主事蔡清上疏畧曰今日

急務在朝廷之綱紀而其次在邊境今士大夫皆謂罪可以計免功可以權得苟利其家朝廷之事不暇顧也民之貧者與立錐之地而宦官廝養富過王侯朝廷錙銖取於民以為士馬資者半入於庸將之家而轉輸於權倖之門于是兵弱而不能衛民蓋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勢也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功必賞罪必罰此紀綱之大要也若其本則在人主之一心心正而後事可理理明而後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真氏大學衍義一書不易之則也上嘉納之攷異諸書不載蔡清上書事此据明鑑補證之明史本傳言王恕時長吏部訪以時事清乃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据此則清乃上恕札恕納其言復行上奏耳明鑑所載在是年十月今系之是年之末

六年春正月己卯大祀南郊　是月吏部考察大學士邱濬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及一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上然之敕吏部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令復任雖經三考非有貪暴實迹者亦勿黜時王恕主吏部爭之不得遂有隙　二月甲寅吏部訪得開國勳臣常遇春元孫復李文忠元孫璿鄧愈五世孫炳湯和六世孫紹宗以聞詔襲指揮使奉先祀時有滁人郭琥自言滁陽王子老舍四世孫老舍當宣德間嘗以滁陽王親來朝至是琥遂冒之命予冠帶奉祀已而為宥氏所訐宥氏者故滁陽王鄰太祖復其家令世守王墓者也禮部審滁陽王碑文王實無後老舍非王子復奪其冠帶　丁巳擢布政使劉大夏右副都御史治張秋河是時張秋屢決上深以為憂命廷臣薦才識堪任者時大夏方為浙江左布政使以王恕薦賜敕遣之攷異据明史本紀三編在是年二月證之河渠志黃河條下特書宏治六年二月與本紀合而運河條下以為七年之春蓋大夏以六年往七年議治河志中未分析且下文所載正直夏汛將至漕舟鱗集皆七年大夏經營之本末非二志自相矛盾也今分書之　是月兵科給事中吳世忠上言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甯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伏節以死夫太宗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諸臣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經也世之論者徒以諸臣之迹為疑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太宗嘗謂羣臣曰若練子甯在朕固當用之仁宗即位之初即詔赦諸忠臣子孫此二聖之所以行者且仁宗既罷李時勉而日後又有忠文之謚英宗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舉祖宗雄畧渾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為心褒贈諸臣九廟神靈豈特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竟格不行攷異諸憲章錄法傳錄明書皆係吳世忠請褒卹方孝孺等于是月三編不載今據增　三月癸未賜毛澄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甯夏地震連三年共二十震　夏四月己亥土爾番復據哈密善巴既立諸番索犒賞不得皆怨之尋阿穆呼朗又引別部默克埒舊作也力克人掠土爾番牛馬阿哈穆特怒潛兵夜襲哈密圍之三日諸番莫肯捍禦沁布忌其立亦不援默克埒衛喇特以兵來助

俱敗去乃執善巴禽阿穆呼朗支解之伊蘭復據其城事聞邱濬謂馬文升曰西陲事重煩公一行文升曰西域人嗜利自古未有能為中國患者徐當靖之濬復以為言文升請行廷臣僉言北寇方張本兵未可遠出請改命大臣己酉遣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同知緱謙經畧哈密　庚申錄囚並命南京法司暑月錄囚如京師　辛酉久旱敕修省求直言庶子李東陽條摘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吏部侍郎張悅陳遵舊章卹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上皆嘉納 攷異久旱求言据本紀在是年四月丙東陽本傳列之五年其實五年並無久旱求言事疑誤記也　是月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劾吏部尚書王恕大學士邱濬使之也濬與恕素不相能是年考察恕奏罷二千人濬調旨留之者九十餘人恕遂求去文泰者故往來濬家以求遷官為恕所沮銜之恕里居日嘗屬人作傳鏤板以行濬謂其沽直謗君文泰心動乃自為奏草示除名都御史吳禎潤色之訐恕變亂選法且傳中自比伊周于奏疏留中者槩云不報以彰先帝拒諫無人臣禮欲中以奇禍恕奏辨且言文泰無賴小人此必有老于文學多陰謀者主之請賜廷鞫蓋指濬也詔下文泰錦衣獄詞連濬諸言官亦交詆濬請並逮禎對簿上不悅降文泰御醫 攷異據明史七卿表王恕致仕在閏五月蓋文泰之劾在是月故明史稿書之四月癸丑今繫之是月下而分書恕致仕于閏月　五月丙寅小王子犯甯夏殺指揮趙璽　閏月乙未免南畿被災秋糧凡一百八十萬石有奇應天巡撫侶鍾復以饑告請截留蘇松常湖四府漕糧三十萬石分振被災郡縣從之　是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致仕文泰之貶也上責恕沽名令焚所鏤板而置濬不問恕再疏辨不省乃力求去聽馳驛歸不賜敕廷論以是不直濬

王世貞曰按搢紳之論皆以文泰此舉出自邱公然三原止合畧辨其事力求歸休不當疏請廷鞫又以老學陰謀肆加詆斥大臣恬靜之體與事君恭順之道惜乎無為三原謀者蓋公北人伉直少文之故而憲章錄為賢者諱亦似未攷其事之顛末也

六月庚午京畿大旱飛蝗過京師自東南而西北日為之掩者三日戶部請遣順天府丞畢亨行縣督捕其直隸府衛及各布政司並令正佐官行視從之　壬申總督湖廣右都御史閔珪擊古田叛獞破之上年馬俊等之敗沒也詔切責珪等珪乃與總兵官毛銳復進兵連破七寨餘皆就撫遂連定百餘寨獞患漸戢于時南京戶部員外周琦上討獞三策謂桂林之古田柳州之馬平山勢綿亘徑複岡連大軍北進則賊南走西進則賊東走師甫退則賊盤據如故以是屢發兵討迄不能剷賊所當厚集兵力環四面銳攻遏其奔竄之路以覆其巢撫定殘獞召還逋民編戶給田薄租

賜復或析村附鄰縣或因俗置土官三年安堵然後班師此為計長久之策如不能然仍止調附近官軍與土兵進勦則師期不可不早往者討獞之師大抵秋徵冬集春初入山雨水既多瘴癘將發勢不能久駐若予六月調發霜降進攻不致迫于撤兵則深阻可窮而功乃克集且獞賊之叛雖常數十洞蝟起而倡亂特一二凶渠郡縣既聞竊發四五百里稟命制府議撫議勦輒淹旬時賊得以其間連結諸獞勢乃益熾若責成分鎮軍官乘其蠢動即率所部偕郡縣吏以時撲滅則可不徵師不糜餉而事濟此二者亦創賊之策也琦馬平人生長諸獞出沒之地知其情勢故所陳策頗得賊要領廷議皆是之下兩廣守臣議行而古田壽告捷守臣幸紓患目前遂置琦策不用（攷異周琦上討獞三策諸書不載三編書之是年目中據云琦策方議行而古田壽告捷是二事同在一年今據增）

是月改耿裕為吏部尚書以禮部侍郎倪岳為本部尚書岳任事未久會詔取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岳力諫不省給事中夏昂御史張禎等相繼爭之事竟寢時營造諸王府規制宏麗踰永宣之舊岳請頒成式從之（攷異諫取四川國師事法傳錄系之九月證之明史岳傳即擢尚書後事今彙連並系之是月下）

秋七月刑部尚書彭韶致仕韶蒞任三年昌言正色與王恕何喬新稱三大老時內官王明苗通高永殺人遣成昌國公張巒建墳踰制役軍至數萬畿內民冒充陵庿戶及勇士旗校輒免徭役致見戶不支流亡日眾韶抗章極論皆格不行貴戚近習深疾之韶因連疏乞休竟得請去

八月辛未雨雹大如彈丸平地壅積禮部尚書倪岳疏弭災急務勸上勤聖學開言路止無功之費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多見采納先是四方所報災異禮部歲終彙奏視為具文岳在部乃以日月先後彙分條析復援證經史為上懇切言之

甲戌免順天之河間保定等府被災夏稅是年以災蠲者兩京外蠲山西太原諸府平陽諸縣夏稅河南開封諸府夏稅之半祥符諸縣秋糧又免瀋陽衛屯糧六萬四千餘石振則自蘇松外山東饑甚巡撫王霽先後請發帑金五十餘萬米二百餘萬石選廉能吏驗口給之凡活饑民二百六十餘萬（攷異以上各省蠲振三編統系之閏五月免應天蘇松田租目中證之明史本紀于南畿山東之振皆遺之今據三編彙記于是年八月下）

是月以都御史白昂為刑部尚書代彭韶也復召屠滽為左都御史以代昂

九月丁酉免陝西被災夏稅（攷異是年蠲振悉具三編閏五月目中惟漏陝西今據明史日月增之）

是月賜荊王見潚死見潚既繫西內復自繫中撫奏見濠罪誣其與楚府永安王謀不軌詔遣使往按問不實見濠更奏見潚嘗私造弓弩與子祐柄有異謀驗之得實乃賜見潚令自盡廢祐柄而以見溥子祐橺嗣為荊王

冬十月丙寅以災傷罷明年上元燈火庚辰停甘肅織造絨[illegible]

十一月庚申振京師流民

是月詔舉天下材德之士隱于山林者順天府尹唐恂舉布衣潘辰辰景甯人少孤隨從父家京師以文學名吏部以其生長京師不錄至是恂復奏而給事中王綸夏昂亦交章薦乃授翰林待詔掌典

籍會典成進五經博士累官至太常卿一時士大夫重其學行稱為南屏先生（孜異潘辰事見明史陳濟傳傳言詔舉才德之士在宏治六年明書紀之是年十一月今從之）　十二月乙丑太白晝見　辛未以災傷復開銀米事例備振濟之用　己卯敕天下塡巡官修省　是月南京大雷雨拔孝陵樹　巡按河南御史涂昇疏論治河其畧曰黃河之為患南決病河南北決病山東昔漢決酸棗復決瓠子宋決館陶復決澶州元決汴梁復決蒲口然漢都關中宋都大梁河決為患不過瀕河數郡而已今京師專藉會通河歲漕粟數百萬石河決而北則大為漕憂臣博采輿論治河之策有四一曰疏濬滎鄭之東五河之西飲馬白露等河皆黃河由渦入淮之故道其後南流日久或河口以淤高不洩或河身狹隘難容水勢無所分殺遂泛濫北決今惟躧上流東南之故道相度疏濬則正流歸道餘波就壑下流無奔潰之患北岸自無衝決之虞矣二曰扼塞既殺水勢于東南必須築堤于西北黃陵岡上下舊堤缺壞當度下流東北形勢去水遠近補築無遺排障百川悉歸東南由淮入海則張秋無患而漕河可保矣三曰用人薦河南僉事張鼐四曰久任則請專任大夏且於歸德或東昌建公廨令居中裁決也上是其言詔大夏議行之（孜異涂昇論治河諸書不載具見明史河渠志書于六年十二月今據增）　是歲擢布政使何鑑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兼理杭嘉湖三府稅糧

七年春正月丁酉大祀南郊　是月興王之國安陸舟次龍江有慈烏數萬繞舟至黃州亦然時以為瑞謝疏陳五事上嘉之（孜異事見明史本傳明人諸書皆系之是年正月以世宗故記之特詳今據之）　二月甲子以去冬孝陵風雷之變遣使祭告敕兩京羣臣修省求直言並命內外慎刑獄決輕繫從給事中馬子聰御史劉琬之請也　是月工部尚書賈俊罷以侍郎劉璋陞任代之　河復決張秋時劉大夏以夏汛將至漕舟鱗集乃先自決口西岸鑿月河以通漕　三月癸巳貴州苗平先是巡撫鄧廷瓚奉提督軍務之命以副使吳倬善計畫引贊軍事倬遣熟苗詐降富架誘之入寇伏兵禽之乘勢深入連破百餘寨生禽長腳以歸羣苗震慴廷瓚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九長官司以土人世官自用其法恣虐激變苗民亂四十餘年今元凶就除非大更張不可請改為府縣設流官與土官兼治庶可久安于是設府一曰都勻州二曰獨山麻哈縣一曰清平苗患自此漸息（孜異升都勻為府屬二州一縣據地理志在宏治七年五月蓋平苗奏報在先處置在後也今並記之）　戊申敕兩畿捕蝗民捕蝗一斗者給米倍之　夏四月丁亥錄囚　是月張海等自土爾番還海與緱謙皆庸才行至甘州遣土爾番人歸諭其主令還侵地身駐甘州待之至是阿哈穆特遣使求貢詭言願還善巴及哈密廷議以番人譎詐謀弃善巴閉嘉峪關絕番貢海等聞之大喜遂逐番使封關而還言官劾其罪下獄尋貶秩（孜異據明史土爾番傳海等還在是年三編類記于六年四月目中亦云明年[illegible]）　五月甲辰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往會劉大夏治張秋決河（孜異憲章[illegible]

河成于是月蓋因命李興等牽連並記也明史紀遺治在五月河成在十二月今據分書之　是月宣府山西河南有星晝隕　六月築高郵湖隄成賜名康濟河

初白昂治開封決河訖工遂自山東循運河而南抵揚州議治之時御史孫珩郎中吳瑞方董南河事皆謂高郵州運河九十里自州西北三里入新開湖道湖凡五十里湖東直南北為隄洪武中障以土正統中固以石屢決而復修其西北則與武安張良七里珍珠甓社諸湖相灌注縈迴數百里每風濤作挾舟觸隄石輒壞多覆溺者當于湖東開複河以避其險昂遂上其議召工開鑿起杭家嘴歷清水潭抵丁志港長竟四十里兩岸壅土為隄隄首尾置牐與湖通堤之東又置牐四㳫洞一至是成會大夏治張秋河奏上之考異白昂治開封決河在前築高郵堤在後諸書並系之二年之冬牽連並記耳三編據其成之日列其事于目中今從之

秋七月乙巳京師地震三編目云月之十九日乙巳也此據實錄明史五行志無月日　丙午命工部侍郎徐貫往蘇湖會巡撫副都御史何鑑經理南畿水利時三吳水道湮塞給事中葉紳巡按御史劉廷瓚乞遣官濬治乃命貫往貫上言自永樂初命夏原吉濬治時以吳淞江灔沙浮蕩未克施工逮今九十餘年港浦復塞臣相度地勢疏吳江長橋導太湖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入海開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由白茆港入江開斜堰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了港入海下流既通于是開湖州之漊涇洩天目安吉諸山水自西南入太湖又開諸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入大江上流亦通東南水患少息並奏以主事祝萃自隨從之　南京六七兩月復大風雷壞孝陵樹　八月以李東陽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典誥勅時閣臣徐溥等以詔敕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推東陽入閣典之　晉徐溥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邱濬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健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九月丁亥以水文停蘇松諸府所辦物料留關鈔戶鹽備振　是月南京地震時御史宗彝等請召致仕尚書何喬新彭韶不報考異明史五行志于是年書云是歲兩京凡六震三編據實錄書于七月京師地震目中云九月戊寅南京地震十一月壬子京師地復震凡可致者三南京一見即是年之九月惟九月無戊寅戊寅為八月二十二日蓋八月丁巳朔也三編戊寅二字疑誤否則九月二字當為八月之誤今但書是月不書戊寅　加吏部尚書耿裕兵部尚書馬文升俱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葉淇刑部尚書白昂都御史屠滽俱太子少保　冬十月己未錄囚　是月立僉民壯法初正統景泰間嘗募民壯願自効者然未定僉法至是以給事中孫鼎言令州縣七八百里以上里僉二人五百里三人三百里四人百里以下五人俱于丁衆糧多之家選年力強者充之有司以時訓練遇有調發給糧以行而禁占役賄縱之弊富民不願者則上直于官官自募之考異諸書皆系僉民壯于二年今據三編本實錄也　廣洋衛指揮石文通奏太監蔣琮僭侈殺人掘聚寶山傷皇陵脈及毆殺商人諸罪琮竟減死謫充孝陵淨軍　十一月壬子京師地復震　十二

月甲戌張秋河工成初劉大夏奉敕治河時河流湍悍決口闊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當治上流于是即決口西南開月河三里屬之舊河使通漕運乃濬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潁上東入淮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俱會于淮然後沿張秋兩岸築臺立表貫索連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沉艦壓以大埽且合且決隨決隨塞連晝夜不息功乃成上遣行人往勞改張秋名曰安平鎮（攷異明人諸書皆係張秋河成于四月今月日悉據明史紀志）　己卯小王子數犯甘涼永昌莊浪諸被掠者敕塡巡官恤其家給以牛種　是歲免北京河南湖廣陝西山西被災夏稅（攷異是年免各省稅糧明史本紀不書月日統系于是年之末三編同今據之）　前翰林院檢討莊昶以成化初與章懋黃仲昭等諫內廷張燈廷杖被謫尋授南京行人司副居三年母憂去旋丁父憂服除不復出居定山二十餘年學者稱定山先生巡撫王恕嘗欲葺其廬辭之薦章十餘上部檄屢趣不赴大學士邱濬惡昶語人曰率天下士背朝廷者昶也是年有薦昶者應詔起用昶念濬當國不出且得罪強起入都閣臣徐溥欲復起為翰林濬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乃復以為行人司副俄遷南京吏部郎中得風疾明年乞休部臣不為奏又明年京察尚書倪岳以老疾罷之居二年卒天啟初追謚文節　前威甯伯王越以汪直黨被謫時議頗以為越功大罪輕然竟無白之者上嗣位赦還是年越屢疏訟冤詔復左都御史致仕越時年七十耄矣復結中官李廣以中旨召掌院事給事中季源御史王一言等交章論乃寢（攷異以上二事據明史本傳皆特書于是年諸書不載今據增）

明通鑑卷三十八

紀三十八（起旃蒙單閼盡著雍敦牂凡四年）

孝宗敬皇帝

宏治八年春正月乙未大祀南郊以太皇太后不豫免慶成宴　壬子韃靼寇涼州時韃靼北部伊旱喇伊木王等（舊作亦卜剌因）入套駐牧小王子及陀羅海之子（舊作脫羅子）和碩（舊作火篩）居賀蘭山後與之相倚勢日強至是入寇甘肅總兵官劉甯與戰禽斬五十餘人相持至暮收輜重南行寇復來襲禽其長一人明日參將顏玉來援副將陶禎兵亦至寇乃遁俘其羸弱獲馬駝牛羊二千論功進甯右都督未幾寇犯宣府是年三入遼東卒為東西諸邊患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攷異諸書皆作三月乙酉朔日食明史推曆改正今從之）　戊午邱濬卒濬在內閣五年嘗以寬大啟上心忠厚變士習廉介嗜學所居邸第極

湫隘四十年不易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然議論好矯激譏范仲淹多事謂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有再造功聞者頗駭其言性褊隘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于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卒㗖所私劉文泰訐之去及是卒文泰往弔濬妻叱之出曰以若故使相公齮王公負不義名何弔焉贈太傅謚文莊

論曰黄南雷明儒學案謂邱文莊喜進惡退一見之于定山再見之于白沙與尹直相去不遠今按尹直瑣綴錄言邱濬修憲宗實錄謂陳獻章作十絕句媚梁芳自是為世所鄙予謂此即尹直平日以此誣白沙者濬遂據而筆之實錄中又據王弇州引憲宗實錄謂獻章貌謹厚詩文亦有可取者然于理學未究也一時好事者妄加推尊形諸薦奏雖其鄉里前輩以德行文章自負者亦疑之及授官歸沿途擁騶從列仗槊揚揚得志而去云云薛氏憲章錄謂此語出自張元禎之筆不過因鄉里前輩之語非出于濬之所自道然又安知非出于濬之所指授遂筆之實錄中南雷見元禎極稱獻章遂以為尹直等之所為然元禎固力詆康齋者而白沙則康齋弟子也憲宗實錄主自邱濬而張尹二人實秉筆焉乃至藉代言之體以逞其撼樹之誣豈非昔人之所云穢史哉

乙丑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入內閣預機務時遷方居憂力辭許俟服除拜命　己卯黄陵岡河工成先是劉大夏治張秋決口成復上言安平既塞下流已治惟黄陵岡居安平鎮之上流河口廣九十餘丈荊隆等口又居黄陵岡之上流廣四百三十餘丈黄河至此寬漫奔放必築塞諸口導河上流使南下徐淮庶可為運道久安之計廷議從之是年正月大夏乃興工築塞黄陵岡及荊隆等口凡七處五旬而畢于是上流河勢復歸蘭陽考城徑歸德徐州入運河會淮水東注于海南流故道以復又築大名府之長隄亘三百六十里起胙城抵徐州復築荊隆口等隄凡一百六十里起于家店歷銅瓦廂抵小宋集大小二堤相翼培以石壩潰決之患始息勅建黄河神祠以填之賜額曰昭應初黄河自金明昌中南北分流其後南流盛而北流漸微國朝正統景泰間嘗東決大清河入海雖即修治而支渠猶有存者至是黄陵岡塞黄河始全入于海而北流遂絕（攷異據明史河渠志議築黄陵岡在去年張秋河成後興工以在本年正月成于二月己卯則三編所云五旬者確合志以為旬有五日未知何據今從三編）

國朝孫嘉淦論治河曰北之大清河為濟水南之大清河為淮水皆能滌河之淤宋熙甯二年河決澶州分而為二一由南清河入海一由北清河入海南北分流歷久無患南渡以後河遂南徙論者謂地勢南高北下宜順水之性導之北行不可引之南下至正初決金隄等處命賈魯治之大開黄河故道水遂安流賈魯稱善治河乃道之北行未

嘗令南徙也明洪武初河決陽武東過開封南入於淮而河之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河決張秋沙灣東流入於海景泰時又決張秋宏治時又決金龍口趨張秋衝會通河以入海張秋之東不及百里即東阿之山山下即大清河黃河決水不能踰山東走必自順河北行故凡言決張秋者皆由大清河以入海也自劉大夏築大行隄二百餘里逼河南行河遂全入於淮逆水性而禍民生亦可謂拙於謀矣我　朝運道河流皆沿舊制順治康熙年間決北岸者十之九決南岸者十之一北岸決後潰運道者半不潰運道者亦半凡其潰運道者皆由大清河以入海者也蓋以大清河之東南皆泰山之支脚故其道亘古不壞亦不遷移從前南北分流之時已受黃河之半嗣後張秋潰決之日又受黃河之全然史但言由此入海而已並未聞有衝城郭淹人民之事則此河之有利而無害亦百試而足徵矣至於運道尤易為力即從張秋入海順河北行五六日可至利津距天津海道不過五六百里計大清河所經之處不過東阿濟陽濱州利津等四五州縣即有漫溢不過偏災忍四五州縣之偏災即可減兩江二三十州縣之積水并解淮揚兩府之急難此其利害之輕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三月壬辰免湖廣被災稅糧　己亥陝西甯夏地震十二次聲如雷　夏四月甲寅蘇松各府治水工成凡修濬河涇港瀆湖塘斗門隄岸百三十有五所役夫二十餘萬徐貫悉以任之祝萃功為多然是時迫于成功疏白茆未深廣十數年後仍復壅塞　壬戌諭吏部都察院考察進退人才務得實跡以聞　乙丑封后弟張延齡為建昌伯　壬午錄囚

是月下山東副使楊茂元于獄茂元吏部侍郎守陳子也初上遣中官李興等偕劉大夏治河興威虐縶辱按察使且多索供億茂元代攝司事上言治河之役官多而責不專有司供億日糜百金諸臣初祭河天色陰晦帛不能燃所焚之餘宛然人面具耳目口鼻觀者駭異鬼神示怪夫豈偶然乞召還興及陳銳二人專委大夏功必可成且言后戚家威權太盛請加禁防畫工藝士宜悉放遣山東既有內臣填守復命李全填臨清徒滋民擾亦宜撤還疏入下山東撫按官勘奏言焚帛之異誠有之所奏供億多過其實而興銳連章劾茂元妖言詔遣錦衣百戶胡節逮之茂元涖官有惠政父老遮道愬節乞還楊副使比入見茂元長跪不伏上怒下錦衣獄節徧叩中官備述父老愬冤狀中官多感動會言官交論救部議贖杖還職特謫長沙同知尋謝病歸（攷異諸書多記茂元事于去年五月遣李興陳銳下證之明史本傳茂元上書在李興等既至之後下獄當在八年三編據實錄系之是年之四月今從之）

五月己丑免南畿被災秋糧時應天之蘇松等府浙江之嘉湖等府並以災告因命工部侍郎徐貫協同巡撫何鑑振之凡給穀米五十六萬三千餘石幣金三千九百五十餘兩所活饑民百二十萬有奇[illegible]

本紀是月但書免南畿秋糧不及振應天浙江今據三編綱目增入　是月定國子監生撥歷事期初洪武中國子監設六堂課諸生行積分法以八分為率不及者仍坐堂肄業又令諸生分習吏事謂之歷事又謂之撥歷其期以入監之年月為先後送吏部選用其超異者奏請上裁多擢顯官其常調者為府州縣六品以下官已而進士日重監生日輕雖積分歷事不改初法而監生淹滯撥歷或至十餘年之久景泰以後乃頻減撥歷歲月以疏通之每歲揀選優者輒與撥歷遂有坐監未及一年者及是監生在監者少而吏部聽選至萬餘人又不得官禮部尚書倪岳乃定議監生諸司歷事一依舊例必日月滿後方許分撥由是諸生在監稍久而選人亦不至壅滯矣時林瀚為祭酒以監生不敷撥歷請增貢額岳亦議行之瀚典國學垂十年饌銀歲以百計悉貯之官以次營立署舍師儒免僦居自瀚始　秋七月丁亥封宋儒楊時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初正德中訓導王昌請以時入祀孔廟下禮部議未及行其後祭酒謝鐸亦以為言至是特命從祀位司馬光之次三編質實孝宗實錄言時位在司馬光之次而明史禮志所述先儒位次光之次為程頤頤之次為時蓋分列兩廡則時位次光而就左右廡序之則時又居頤之次也　戊子廣西府江平樂獞叛府江者灕江之水自興安流入桂林府東北復繞而南行入平樂府境夾江兩岸皆高山紆迴六七百里猺獞之所聚也由府江而西南百六十里曰永安州州之西有荼山力山諸獞憑險阻與府江賊相聲援遂並起為亂總督閔珪調兵六萬分四哨討之參將歐磐自象州修仁直擣六峒所向摧破偕諸軍連破山砦百八十六斬首六千有奇磐以功進都指揮遷廣西副總兵　是月召崇王見澤不果見澤以成化十年就藩至是太后以春秋高思一見之因敕召工部尚書倪岳言數年來諸王之國道路供億民力殫竭今召王復來往返勞費兼水旱洊臻舟車所經恐有它虞親王入朝雖有故事然英宗復辟襄王奉詔入朝實以塞疑謗之隙非故事也大學士徐溥亦以為言上重違太后意不允既而言官交章論之乃已致異事見諸王及徐溥倪岳傳而崇王傳中特書于是年之七月今據之　八月癸亥以四方災異數見敕羣臣修省時耿裕主吏部大臣應詔陳時政者禮部侍郎周經為具奏草而斥戲樂一事語尤切直上遣中官廉草奏者裕曰疏首吏部裕實具草經曰疏草實出經手即有罪罪經時兩賢之　是月命右副都御史金澤總制江西湖廣福建軍務勦撫羣盜是時上杭盜復起故有是命致異明書憲章錄與彙諸書皆系上杭盜起于六月命金澤總制三省在八月本紀不載今據增　改馬湖土知府為流官知府馬湖為安氏世襲知府傳至鰲者殘虐其民歲計口斂財以萬計縱淫所部土婦用妖僧百足魘魅殺人怒其屬長官王大慶不阿己遣人殺之大慶聞而逃乃殺其弟橫恣且二十年有司利鰲賄不問及是僉事曲銳請遣巡按御史張鸞按治按察使洪鍾贊決之捕鰲送京師寘極刑馬湖自漢為牂柯郡地後没于爨唐設羈縻州四統名馬湖郡安氏

租稅其地為所據者蓋數百年至是始設流官云　九月南京地震　是秋召劉大夏還授左副都御史尋遷戶部侍郎　冬十月陝西妖僧據終南山為逆巡撫張敷華禽之送京師伏誅先是朝廷議用兵會敷華自山西移撫入陝兵部尚書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辦此敷華果以計縛僧平之（攷異敷華移撫陝西諸書皆系之是年之四月明書系誅妖僧于十月正敷華莅任後事也今据之）　南京地再震（攷異憲章錄載南京地震于十月明史五行志云是歲南京地再震證之二申野錄則九十兩月也今据之）　詹事謝遷服闋始至京師遷儀觀俊偉秉節直亮與劉健李東陽同輔政而遷見事明敏善持論時人為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天下稱賢相焉　十一月己酉免直隸被災稅糧　是月僉都御史許進進兵討土爾番初土爾番既執善巴令牙蘭據守哈密僭稱可汗侵沙州迫罕東諸部附己兵尚馬文升謂此寇桀驁不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乃薦進巡撫甘肅又以指揮楊翥熟悉番情召詢方畧翥備陳罕東至哈密道路請調罕東兵三千為前鋒漢兵三千繼之持數日糧間道兼程進可得志文升喜請敕發罕東赤斤及哈密兵令副總兵彭清將之令受進節制進蒞鎮與總兵官劉甯厚結土爾番世讐什埒圖（舊作小列秃）使以四千騎先往殺數百人什埒圖中流矢卒其子布拉噶岱（舊作卜六阿歹）憤欲報父仇進復厚結之使斷賊道無令東援伊蘭而重犒赤斤罕東及哈密遺種之居苦峪者令出兵助討至是清以精騎五百出嘉峪關前行甯與中官陸誾統二千五百騎繼之越八日至伊濟穆爾川（舊作羽集乜川）諸軍俱會薄暮大風揚沙軍士寒栗僵卧進出帳外勞軍有異鳥悲鳴將士多雨泣進慷慨曰男兒報國死沙場幸耳何泣為將士皆感奮夜半風止大雨雪時番兵俱集惟罕東兵未至眾欲待之進曰潛師遠襲利在捷速兵已足用不須待也及明冒雪倍道進又六日奄至哈密城下伊蘭已先遁去餘賊拒守官軍四面並進十二月辛酉拔其城復善巴妻女俘其守者八百人則皆哈密人為伊蘭所劫者或欲盡殲之進不可遣使撫諭悉降遣分守要害而疏請懷輯罕東諸衛為援散土爾番黨與以孤其勢遂班師（攷異明史本紀系克土爾番之衆在十二月辛酉此据其拔城之月日也證之進傳彭清進兵在十一月下云越八日至羽集乜川又六日抵哈密城下計辛酉在十二月之上旬是十一月進兵十二月克也今分書之）　丙子湖廣長沙大雷電丁丑江西南昌彭湖俱大雷電雨雪雹大木折　是月詔撰三清樂章時上崇信齋醮命內閣為之閣臣徐溥等言天至尊無對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列人鬼于天神矯誣實甚郊祀樂章皆太祖親製今使製為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褻瀆尤甚臣等誦讀儒書不敢以非道事陛下上嘉納之遂寢前命（攷異事見明史徐溥傳中特書八年十二月三編据之明鑑系之八月下蓋彙書于是年之末耳今仍据三編年月）　是歲占城復奏安南侵擾上欲遣大臣往大學士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令遣使

至其國人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上命已之　西北別部默克埒其長曰亦剌思王曰滿哥王曰亦剌因王各遣使欵肅州塞求貢且互市巡撫許進總兵官劉甯為之請尚書馬文升言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乃卻之　召巡撫貴州右都御史鄧廷瓚掌南京都察院事甫數月命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九年春正月壬辰大祀南郊　是月吏部尚書耿裕卒裕在吏部秉銓數年無愛憎亦不徇毀譽銓政稱平自奉澹泊兩世貴盛家業蕭然父子並以名德稱贈太保諡文恪（考異諸書皆系裕卒于八年之二月證之明史本傳特書九年正月卒七卿表同今據之）踰月以都御史屠滽為吏部尚書　土爾番之敗也阿哈穆特始知畏懼欲還善巴而哈密屢破遺民入居者旦暮虞寇至是阿哈穆特復來攻固守不下訖散去諸人自以窮窘難守盡焚室廬走肅州求濟邊臣以聞詔賜牛具穀種并發流寓之回回等三部番人及哈密之寄居赤斤者盡赴苦峪及瓜沙州俾自耕牧以圖興復（考異事見明史哈密傳明書系之是年正月下今從之）　二月己酉朔太白晝見辛亥歲星晝見四日　庚午免河南被災稅糧　辛未詔右通政張璞大理少卿馬中錫閱邊尋擢中錫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　是月增文廟佾舞七十二人如天子之制（考異據明史禮志增文廟佾舞在九年明書系之是年之二月今從之）　三月丙申賜朱希周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閏月上御文華殿少詹事王華進講時上方信任中官李廣華進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指陳甚切上命中官賜食勞焉（考異事見明史王守仁傳明書及紀事本末皆系之閏三月今從之）　夏四月戊子下武岡知州劉遜及給事中龐泮御史劉紳等六十二人于獄遜以偕南京御史姜綰等劾中官蔣琮得罪謫澧州判官尋遷武岡知州岷王膺鉟以支歲祿不時給訐遜于朝詔錦衣官校逮遜按治于是泮紳等偕同官上言錦衣天子親軍非重事不宜輕遣遜坐給祿衍期事微而王奏章左證百人勢難盡逮請敕撫按官勘報上以親王劾一州官輒交章奏沮乃下泮等同官四十二人紳等同官二十人于錦衣衛獄六科署空吏部尚書屠滽請命尚寶司及中書代收部院封事侍讀學士楊守阯貽書極詆滽失尋滽與府部諸臣申救泮等尋釋遜貶四川行都司斷事而守阯書頗傳于世滽甚憾之守阯侍郎守陳弟也　丙午錄囚　是月戶部尚書葉淇致仕以禮部侍郎周經代之時上寬仁而戶部尤好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謗毀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法無所顧寬逋緩征裁節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除每奏官監稅課入多者與下考苛切之風為之少衰　改禮部尚書倪岳為南京吏部尚書先是南吏尚缺廷推吏部侍郎徐瓊而瓊與后家有連謀代岳至是詔加岳太子少保改南而瓊果代為禮部尚書尋改岳南京兵部尚書參贊軍務　以閔珪為左都御史珪時遷南京刑部尚書至是以屠滽擢吏部召珪代之　六月庚子免江西被

災稅糧時江西南昌等九府並以災告共免稅糧五十萬八千餘石　是月詔舉將才初宣德間定舉將才之制令天下都司歲選一人資送京師都督府甄別録用自天順末立武舉法材勇多由科目進後雖特詔舉用將才罕有應者至是兵部尚書馬文升請廣選舉令府部臺省諸人別其材所堪者以聞仍會官考校如武舉制上然其言故有是詔已而給事中蔚春又請敕天下郡縣訪有山林之士材堪將帥者以禮聘遣或擢總兵營或命專大鎮遂有成效賞及舉者上亦從之然卒無以應詔也　致仕尚書尹直上表賀萬壽並以太子年當出閣上承華箴引先朝少保黃淮事冀召對上鄙其獻諛希恩卻之（攷異直賀聖節据明史本傳在是年明書系之六月蓋七月孝宗萬壽節也憲章錄系之十月今從明書）　秋七月小王子等連犯大同宣府　八月壬寅免湖廣被災秋糧　是月擢工部侍郎徐貫為本部尚書以劉璋罷也　九月己酉禁勢家侵奪民利是時外戚長寧伯周彧與壽寧侯張鶴齡經營私利兩家忿爭至聚衆相鬭都下震駭尚書屠滽偕九卿上言憲宗皇帝詔勛戚之家不得占據關津陂澤設肆開廛侵奪民利違者許所在官司執治以聞皇上踐極亦惟先帝之法是訓是遵而勛戚諸臣不能恪守先詔縱家人列肆通衢邀截商貨都城內外所在有之觀永樂間榜例王公僕從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今勛戚多者以百數大乖舊制其間多市井無賴冒名罔利利歸羣小怨叢一身非計之得通者長寧伯周彧壽寧侯張鶴齡兩家以瑣事忿爭喧傳都邑失戚里之觀瞻損朝廷之威重伏望綸音戒諭俾各修舊好凡有店肆悉皆停止更敕都察院揭榜禁戒擾商賈奪民利者聽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有司執治仍考永樂間榜例裁定勳戚家人不得濫收科道亦以為言上嘉納之（攷異事見明史周能傳特書九年九月今明史本紀系之八月己酉下八月無己酉蓋上文漏去九月二字也證之五行志亦書九月己酉今更正）　乙丑録囚　冬十月中使取寶坻港銀魚巡撫順天都御史屠勳以為横索害民詔止之　十二月刑部吏徐珪上書請革東廠上初即位員外張倫請革東廠不報及是司廠中官羅祥楊鵬用事遂起滿倉兒之獄法司承鵬指問擬失平珪憤因抗疏論之滿倉兒者千户吳能女也先是能以女付媒者鬻于樂婦張給曰此慶雲侯家後轉鬻樂工袁璘所能沒妻聶訪得之女怨母鬻己詭言非己母聶與子劫女歸璘訟于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笞璘璘歸數日而死御史陳玉主事孔琦驗瘞之鵬從子嘗與女淫教璘妻訴冤于鵬而令張指女為妹引前媒者證聶女因鬻于侯家此非是奏下鎮撫司坐哲爵等罪復下法司錦衣衛讞索女慶雲侯周彧家無有復命府部大臣及給事中御史廷訊張與女始吐實法司坐哲因公杖人死當徒爵玉琦及聶母當杖而科女罪與母同珪言聶女之獄哲斷之審矣鵬拷聶使誣服鎮撫司共相蔽欺陛下令法司錦衣會問懼東廠莫敢明至鞫之朝堂乃不能

隱夫女誣母僅擬杖哲反坐徒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見鞫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或校尉挾私誣陷或為人報讎或受首惡賄令傍人抵罪刑官洞見其情無敢擅更一字以致枉殺多人臣願陛下革去東廠以絕禍原則太平可致臣一介微軀左右前後皆東廠鎮撫司之人禍必不免願與其死于此輩孰若死于朝廷願陛下斬臣首行臣言雖死無恨上以其狂誕發原籍為民哲等亦放歸觀政進士孫磐上疏曰近者言官劾人率乘勢敗而排觸奸倖反出胥吏議者羞之請定建言為四等最上彈劾權貴其次補拾闕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國家皆分別擢敘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黜之時不能用　是冬無雪

十年春正月庚戌大祀南郊　甲寅歲星晝見凡三日　戊午京師山西地震　甲子太白晝見凡四日　是月吏部考察京外官侍講學士楊守阯時掌院事上言臣等各有屬員進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坐堂上退而聽考又當候階下我朝優假學士慶成侍宴班四品上車駕幸太學坐彝倫堂內視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與考察則學士亦不應與臣等職司講讀可否在聖鑒何待考察詔可學士不與考察自守阯始　二月上游後苑畢御講筵侍講學士王鏊進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反覆規切上為動容講罷上顧李廣曰講官所指殆為若輩好為之自是遂罷游獵攷異事見明史鏊傳明書及紀事本末俱系之是年之二月今從之　上自八年後視朝漸宴中官李廣以齋醮燒鍊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極論曰舊制內殿日再進奏事重者不時上聞又嘗面召儒臣咨訪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章奏批答不時斷決或稽留數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體經筵進講每歲不過數日正士疎遠邪說得行近聞有以齋醮脩鍊之說進者宋徽宗崇道教信符籙卒至乘輿播遷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信柳泌以隕身其禍可鑒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毀無餘彼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陛下若親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說哉自古奸人蠱惑君心者必以太平無事為言唐臣李絳有云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視之雖若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歛百出士馬罷敝閭閻困窮愁嘆之聲上干天和致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為妖四方奏報殆無虛日將來之患灼然可憂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緘嘿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為陛下言者疏入上為之感動攷異諸書皆系溥等上疏于去年之冬證之明史溥傳特書是年二月蓋三月召溥等議政此其張本也今分書之　三月辛亥以旱蘀敕羣臣修省求直言戶部主事胡爟蕪湖人首應詔上書言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輩藉左道濫設齋醮惑亂聖聰耗蠹國儲乃有不肖士大夫昏暮乞憐于其門交通

請託不以為恥言官有所舉劾輒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何由弭因極論方士中官傳奉乞員之害疏入留中不報同時祠祭司郎中王雲鳳給事中葉紳御史張縉等皆應詔陳時事大略如燿言紳疏八事而末言去大奸專劾李廣八大罪誑陛下以燒鍊而進不經之藥罪一為太子立寄壇而興燬疏之說罪二擬置皇親希求恩寵罪三盜引玉泉經繞私第罪四首開倖門大肆奸貪罪五太常崔志端真人王應裿輩稱廣為教主真人廣郎代求善官乞賜玉帶罪六假果戶為名侵奪畿民土地幾至激變罪七四方輸納上供威取勢逼致民破產罪八內而皇親駙馬事之如父外而總兵鎮守稱之為公陛下奈何養此大奸于肘腋而不思驅斥哉雲鳳則請斬廣首以弭災變語尤激厲廣銜雲鳳次骨令校尉日伺其出入欲中傷之不得會上祠祭省牲還雲鳳騎馬從駕後遂劾下錦衣獄謫知陝州時人皆為燿等危踰年廣得罪燿等竟得免攷異諸書皆記胡燿上書在八年十二月蓋彼時亦有修省求直言之詔也然證之明史燿傳及三編皆系于是年之二月蓋本之實錄也又諸書皆系旱蝗求言于四月或五月今悉据正史

甲子上御經筵罷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于文華殿從閣臣之請也既至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旨上上應手改定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上曰盍就此面議既畢賜茶而退自成化間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再見舉朝傳為盛事然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溥時年七十引年求退不許詔風雨寒暑免朝參攷異明史本紀言召閣臣議政後以為常此例語耳至憲章錄書七月復召溥等法傳錄又有明年正月之召皆歸美孝宗之語獨溥傳載此一召為得其實證之十二年張宏至之疏言自十年二月後不復再召與溥傳合今据之

是月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脩大明會典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宜會于一乃命溥等條次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類以頒降羣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領其屬事職于官以成一代之制攷異修會典在是年三月具見明會典卷首敕諭中通紀据書今從之

夏四月加屠滽太子太保滽驟擢六卿之長又晉宮銜時言官交章論劾以為交通李廣得之云

五月戊辰小王子犯潮河川指揮王玉偕劉欽等出禦敵佯走追之遇伏敗績欽等二十七人戰死玉僅以身免己巳復縱兵犯大同連營二十里巡撫劉瓛等惟報寇警而已時寇數入邊無虛歲京師民訛言震驚兵部請榜諭給事中屈伸曰若榜示人心愈驚漢建始中都人訛言水大至議令吏民上城避之王商不從頃之果定今當以為法事遂寢明年洪鐘撫順天以潮河川去京師二百里居兩山間廣百餘丈水漲成巨浸水退則坦然平陸因言古北口東三里許其山外高內庳約餘二丈可鑿為兩渠分殺水勢而于口外斜築石堰以東水置關堰內守以百人使寇不得馳突可免京師北顧憂且得屯種河壖地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請從之比興工鑿山山石崩壓死者數百人言者請罷役不聽未幾工成侍郎張達往視還言石洞僅洩小水地近邊垣多沙石不利耕種屈伸因劾鐘欺妄罪諸言官及

兵部皆請逮鐘上以鐘為國繕邊不當罪停俸三月　六月丙子太白經天　己卯命侍郎劉大夏李介俱兼僉都御史督理宣府大同軍餉兵部尚書周經謂大夏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為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納以故中官武臣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售于是勢家欲牟利無所得不兩月諸積充羨邊人蒙其利時寇已退介乃大修戎備察核官田牛具錢還之軍以其資償軍所逋馬價邊人感悅先後條上便宜二十事下所司議行　秋七月癸丑命都督楊玉率京營軍備永平先是大同警報至上命中官武臣練京營兵以待至是聞寇退命備永平以防內犯　八月癸未太白晝見

九月振山東水災時濟兗青登萊五府皆大水命有司分振之　加兵部尚書馬文升柱國文臣之加柱國者始自正統間以授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然猶內閣也成化間加吏尚尹旻然亦吏部也至是文升以兵部得之時稱異數云攷異文升柱國見七卿表與尹旻同然宰輔表楊士奇楊榮皆不見本傳亦無之今據王弇州柱國表序　冬十月壬申錄囚　是月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越嘗緣中官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被劾而罷至是韃靼諸部數犯邊遼東宣大延綏甘肅俱被蹂躪廷議復設總制先後會舉七人不稱旨屠滽乃以越名上詔起原官總制甘涼軍務越言甘鎮兵弱非籍延甯兩鎮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從之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守王宮主禁衛北軍護京師聽征討各有所掌而南軍尤託以心腹我太祖法古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屬五府以備征討即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置十二衛又選精壯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敕大臣揀選操練令更番直各門官為鈐束出入從之　十一月庚子土魯番歸哈密善巴乞通貢許之時諸番以朝廷閉關絕貢不得入咸怨阿哈穆特阿哈穆特始悔之因送善巴及哈密之衆乞通貢如故廷議謂無番文不可驟許必令具文乃從其請善巴既還貝令暫居甘州俟衆頭目歸心然後修復哈密城斬使復舊業從之會王越總制三邊命兼經理哈密　是月振四川水災　是歲免南畿山西陝西被災稅糧攷異明史本紀十年之末云是年免南畿山西陝西被災稅糧振山東四川水災今據三編振山東在九月振四川在十一月其免稅無月日仍系之是歲之末

中官李廣勸上建毓秀亭于萬歲山復遣官至河間修建廟宇吏科給事中周璽上疏略曰陛下即位之初諭天下有司一夫不許擅役一錢不許擅科乃近來興作相繼費出無經民困于科派軍困于力役　壽甯侯宅第與毓秀亭之建未得休息近又遣官至河間修蓋廟宇夫京師腹心也河間數府肢體也若肢體傷矣腹心能無恙乎伏望陛下深憫斯民罷止興作則太平可致也疏入上嘉納之攷異此疏明史本傳不載今據明鑑增入是年之末　壽甯侯張鶴齡兄弟出入

宮禁嘗侍內廷宴上如廁鶴齡倚酒戴上冠中官何鼎性忠直怒鶴齡無禮他日鶴齡復窺御帷鼎持大瓜欲擊之奏言二張大不敬皇后聞之激上怒下鼎錦衣獄給事中龐泮御史吳山張泰主事李昆進士吳宗周等論救上怒詰外廷何由知內廷事令對狀大學士徐溥尚書周經等復以為言乃罷諸言官不問后怒鼎甚竟使太監李廣杖殺之上後追思鼎賜祭勒其文于碑攷異事見明史何鼎傳證之徐溥周經諸傳正是年事也今據增　始設南贛巡撫兼理南贛汀韶等處明年改提督軍務

十一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南郊　二月己巳小王子遣使求貢　是月以皇太子將出閣講讀加徐溥少師兼太子太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李東陽謝遷皆太子少保改健戶部尚書東陽禮部尚書遷兵部尚書皆兼大學士又六部尚書屠滽等都御史閔珪皆兼東宮官　三月皇太子出閣就學先是太子方四齡馬文升即請早諭教擇醇謹老成知書史如衛聖楊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語動作悉導之以正若內廷曲宴鐘鼓司承應元宵鰲山端午競渡諸戲皆勿令見至于佛老之教尤宜屏絕恐惑眩心志上深納之至是太子八歲矣給事中葉紳請擇講官侍讀尋有是命時東宮官暨不欲太子近儒臣數以事間講讀詹事吳寬上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之古人八歲就傅即居宿于外欲令離近習親正人庶民且然況太子天下本哉上納之　夏四月辛卯録囚　五月戊申小王子犯肅州參將楊翥擊敗之于黑山　六月丙子桂林地有聲如雷旋陷九處大者四十七丈小者七丈或三丈　是月京師有熊自西直門入城兵部主事何孟春曰當備盜亦備火宋紹興間熊抵永嘉城州守高世則以熊字能火戒郡中慎火果延燒廬舍此其兆也是年城內多火災未幾遂有清甯之異攷異事見明史五行志憲章錄亦載之今據增　河決歸德管河工部員外郎謝緝上言黃河一支先自徐州城東小浮橋流入漕河南抵邳州宿遷今黃河上流於歸德州小壩子等處衝決與黃河別支會流經宿州睢甯由宿遷小河口流入漕河于是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流漸細河道淺阻且徐呂二洪惟賴沁水接濟自沁源河內歸德至徐州小浮橋流出雖與黃河異源而比年河沁之流合而為一今黃河自歸歸南決恐牽引沁水俱往南流則徐呂二洪必至淺阻請亟塞歸德決口遏黃水入徐以濟漕而挑沁水之淤使入徐以濟徐呂則水深廣而漕便利矣上從其請攷異諸書不載見明史河渠志中下文八月振祥符民被河患者即是時河決歸德後也今據志並增入謝緝請治河大畧如此　秋七月己酉總制三邊王越襲小王子于賀蘭山後敗之時小王子居山後久熟知徑路招伊瑪克埒也克力等擾邊無虛日至是越分三路進俱有所獲

日晡收兵別伏他道寇至復追殺至柳溝獲駝馬牛羊器械千數頻年寇出入宣大延綏間守臣不能禦至是越等連敗之邊人咸以戰勝賀捷聞論功進越少保未幾古北口報警寇入遼東指揮王臣死之　癸亥華蓋殿大學士徐溥致仕溥以目眚乞休上眷留之三疏乃許溥在內閣十二年值上方向治所言多聽從承劉吉恣睢之後塡以安靜務守成法與同列劉健李東陽謝遷協心輔治事有不可輒共爭之遇大獄必委曲調劑天下陰受其福焉踰年卒贈太師謚文靖　八月癸未振祥符民被河患者　甲申歲星晝見　是月王越經畧哈密上言哈密不可棄善巴亦不可廢宜仍其舊封令先還哈密量給修城築室之費犒賜三種番人及赤斤罕東什埒圖（舊作小列禿見前）默克埒（舊作也克力見前）諸部以獎前勞且責後效報可于是復封善巴為忠順王上年土番之請貢也時哈密無主都督奄克孛剌為之長亦遣其黨奄音和珊（舊作寫亦虎仙）等來貢給帑帛酬之使臣猶久留大肆咆烋禮官徐瓊等極論其罪乃驅之去至是善巴復立奄克孛剌者哈商弟也與善巴不相能當事患之令善巴娶哈商女與之結好然善巴嗜酒掊克失眾心部下阿爾保喇等（舊作阿孛剌）咸怨之　是秋上以少監莫英等三人監督倉場自成化之末裁減倉場監督中官至是復增之戶部尚書周經上疏力爭上以已遣不聽會內靈臺請錦衣餘丁百人供洒掃經等諫不納經曰祖宗設內臺其地至密今一旦增百人將必有漏洩妄言者上立已之崇王見澤乞河南退灘地二十餘里經言不宜予興王祐杬前後乞赤馬諸河泊所及近湖地千三百餘頃經三疏爭之竟不許上以肅甯諸縣地四百餘頃賜壽甯侯張鶴齡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毆民至死下巡撫高銓勘報銓言可耕者無幾請仍賦民不許時王府勳戚莊田例畝徵銀三分鶴齡奏加徵二分且概徵之沙鹻地經抗章執奏命侍郎許進偕太監朱秀復覈經言地已再勘令復遣使徒滋煩擾昔太祖以劉基故減青田賦徵米五合欲使基鄉里子孫世世頌基今興濟篤生皇后正宜恤民減賦俾世世戴德何乃使小民銜怨無已也頃之進等還言此地乃憲廟皇親柏權及民恒產不可奪上竟與鶴齡如其請加稅而命償權直除民租額經等復抗疏言權乃先帝妃家亦戚畹也名雖償直實乃奪之天下將謂陛下惟厚椒房親不念先朝外戚上終不納大同缺戰馬馬文升請太倉銀以市經言糧馬各有司存文升不宜以兵部侵戶部權上為改撥太僕銀給之給事中曾昂請括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不節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費而欲括天下之財是斂也內官傳旨索太倉銀三萬兩為燈費持不予經剛介方正好強諫雖重忤旨不惜一時宦官貴戚咨憚而疾之（攷異周經事見明史本傳特書是年秋紀事本末系之九月今類記之）　僉都御史劉大夏三疏請移疾歸築東山草堂讀書其中　冬十月丙寅命工作不得役團營軍士　丁卯錄

四　甲戌清寧宮災清寧者太皇太后宮也于是大學士劉鍵等言近年以來災異頻仍而清寧宮之災為尤異恐議者謂天道渺茫變不足畏此乃漫天之說或謂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適足以褻天或以縱囚赦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敝適足以長惡向來奸佞之徒每以此熒惑聖聽妨蠹聖政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雜工役繁興徵斂百出公私耗竭軍民困憊而大小臣僚被其脅制畏罪避禍箝口結舌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仰干和氣災異之積職此之由伏望特降綸音戒諭臣工痛加修省廣求直言指陳弊政並加採擇次第施行以收人心以回天意實宗社生民之福疏入上嘉納之丁亥以災告天地宗廟社稷罷明年上元燈火敕羣臣修省言時政闕失　是月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廣以符籙禱祀獲上寵會毓秀亭成幼公主殤未幾清寧宮災日者謂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遂飲酖死上疑廣有異書遣使即其家索之得賄籍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百千石上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上怒下法司按問諸臣皆懼昏夜赴壽寧侯張鶴齡求解時方以宮災求直言編修羅玘因言今日之事如癭瘤之劉去易而身危消之去遲而身安竊見文武官賄廣求進廉恥掃地其間有部寺之尊將帥之寄天下四裔方以為丙魏姚宋方召衛霍今一旦指名暴其惡恐啟遠人慢朝廷心雖實有方召丙魏之徒亦不復信此大可憂也如遂已之廉恥愈衰臣請降敕密諭賄廣者使引疾退或可消已成之党絕未起之禍章下所司而言者猶許大臣不已一時未得賄籍主名各以意揣遂及尚書周經經憤甚上疏曰昨科道劾廷臣奔競李廣闌入臣名雖蒙恩不問臣實含傷忍痛無以自明夫人奔競李廣冀其進言左右圖寵眷耳陛下試思廣在時曾言及臣否且賄籍具在乞檢有臣姓名否請嚴鞫廣家人臣如有寸金尺帛遺廣或曾一造其門即治臣交結之罪斬首市曹以為奔競無恥之戒若無毫毛干涉乞亦為臣洒雪否則含汙忍垢即填溝壑目且不瞑上慰答之並下其章于所司廣雖懼罪自殺上猶憐之廣黨蔡昭等復為之請詔予祠額葬祭大學士劉健以廣贓跡昭著爭不當予乃罷給祠額仍撰文賜祭　免畿內順天廣平順德河間保定五府旱災稅糧凡四萬七千八百餘石（攷異明史本紀免兩畿山西陝西廣西廣東被災稅糧于是年之末三編據實錄系免畿內糧于是年之十月今據之）　十一月壬子罷陝西織造羊絨　是月給事中吳仕偉以李廣贓敗因疏論宦官不可用乞盡召鎮守中官還上不能從然是時中官出鎮者屢申敕戒諭之福建鄧原浙江麥秀河南藍忠宣府羅清頗以廉潔愛民稱賜敕獎勵

閏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己巳詔自壽節祈報外所有齋醮悉罷之　乙酉罷福建織造綵布　是月下御史胡獻給

事中胡易于獄獻舉九年進士改庶吉士至是改御史踰月即極論時政數事言屠滽為吏部尚書王越李蕙為都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廣得之廣得售奸皆陛下任廣太過也今廣事已往然當慎于將來今之弊政有亟宜格者京通二倉總督監督中官每收米萬石人索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石計之人四千兩矣監督倉儲自有戶部焉用中官乞賜罷遣京操軍士自數千里至總兵坐營等官勒令辦納月錢乞嚴革以蘇其困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邇者但為中官外戚泄憤報怨如御史武衢忤壽寧侯張鶴齡及太監楊鵬主事毛廣忤太監韋泰廠校推求細事誣以罪名舉朝皆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言之必為所惱然臣弗懼也又言陛下遇災修省去春求言諫官及郎中王雲鳳主事胡爟皆有論奏留中不報雲鳳尋得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疏入上不懌鶴齡與泰各疏辯會易劾監庫中官賀彬貪黷八罪彬亦訐易遂並獻下詔獄謫獻藍山丞久之釋易獻未赴官遷宜陽知縣馬文升數薦于朝遷南都察院經歷攷異胡獻等下獄事見本傳諸書皆不載三編明鑑系之是年閏十一月今據增

十二月庚子榜禁中外奢靡踰制

壬子以清寧宮災詔赦天下攷是據詔書在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月壬辰朔

時以修清寧宮議採木于四川尚書馬文升請發內帑免徵派詔停採木之役

是月以吏部侍郎侶鍾為右都御史

是冬王越卒越方經理甘肅會李廣得罪死言官交章劾廣黨皆及越越聞憂恚卒于甘州初越舉景泰二年進士廷試對策忽旋風起颺其卷去更給卷乃畢事及秋朝鮮使至言其王視朝時有卷從風中墮謹持以獻視之乃越卷也帝語吏部曰此當任憲官因授越御史不五年即擢大同巡撫其後屢告邊功晉威寧伯督兵既久健將武校多出其門賞予略無吝惜嘗一夕值大雪越故豪縱方圍爐飲諸妓擁琵琶侍一小校詗敵還陳敵情未竟越喜酌金卮命飲即賜之卮語畢益大喜指妓絕麗者立予之校感激所至為盡死力越膽智過人自負豪傑而比汪直得封爵既罷復結李廣謀起用士大夫以其破敗名檢咸鄙之

清寧之災給事中華泉上言有二事一請廣言路以開天下之壅蔽一請明國法以誅天下之大奸謂李廣雖死其餘黨猶蟠據中外諸大臣賄賂公行納諸宦官之門以為固結之計乞亟發廣私籍收其私人合其數十百萬之賂內充帑藏之虛外舒軍國之用亦足以寬一分之民力非止弭災之一端也檢討劉瑞請罷醮壇治故閹李廣汪直之黨起用直言之楊茂元王雲鳳等戶科給事中叢蘭疏陳弭災六事末言中官梁芳陳喜汪直韋興等先以罪貶斥復夤緣還京師請按治

時南北言官指陳時政皆有論劾上以劉健李東陽之請皆置不問國子生江瑢劾健東陽杜抑言路健等請罷上慰留之而下瑢于獄二人力救乃得釋

是歲免南畿山西陝西廣東廣西被災稅糧

明通鑑卷三十九

紀三十九 起屠維協洽盡元黓掩茂凡四年

孝宗敬皇帝

宏治十二年春正月辛未大祀南郊免慶成宴　是月遼東總兵官李杲等誘殺朵顏三衛人以捷聞初三衛自成化末為韃靼所逼走匿邊塞勢衰久不振自小王子及和碩即火篩譯見前相倚曰彊為東西諸邊患遼塞屢失事杲與巡撫張玉塡守中官任良欲冒功掩罪策三衛積弱可欺乃令都指揮崔鑑王璽魯勳設酒席誘其來市者三百餘人盡殺之而詭稱三衛分道入寇官軍敗之遂以捷聞朝廷以三衛安輯久頗疑杲等詐顧未有以發也既而朵顏諸部來責詐其事乃命副都統御史顧佐往覈之　二月壬辰免山東被災稅糧　戊申嚴左道惑衆之禁　三月戊辰太白晝見凡五日　丁丑賜倫文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禮部之試士也大學士李東陽禮部侍郎程敏政為考試官舉人徐經唐寅預作文與試題合給事中華昶劾敏政鬻題乃下經寅及昶于獄時榜未揭詔敏政毋閱卷其已錄者令東陽會同考官覆覈二人卷皆不在所錄中東陽以聞上意欲置之而給事中林廷玉復攻敏政可疑者六事敕廷臣會鞫　夏四月癸巳勅宣大延綏備邊　是月免湖廣江西被災稅糧　下程敏政及林廷玉等獄坐徐經嘗贄見敏政寅嘗從敏政乞文皆黜為吏敏政勒致仕而昶以言事不實與廷玉俱調謫敏政出獄憤恚發疽卒後贈禮部尚書或言敏政之獄傅瀚欲奪其位令昶奏之雖事祕莫能明而敏政自言夙搆試題為其家僮竊賣則瀚之搆釁亦敏政自有以取之云三編質實按明選舉之志程敏政唐寅傳具載此獄志于寅有惜詞敏政傳于此獄有疑詞惟唐寅傳云江陰富人徐經鬻題于敏政家僮然言之不詳蓋由明孝宗實錄極詆傅瀚華昶以為瀚嫁禍于敏政故明史存疑而不詳其顛末敏政傳所謂事秘莫能明者亦以此也攷雷禮列卿記載禮部尚書徐瓊事蹟附記此獄頗悉又王世貞史乘攷誤則謂實錄所載乃焦芳為敏政掩覆之詞今竝錄以備攷列卿記云瓊于己未知貢舉是年主考為李東陽程敏政敏政發策以劉靜修退齋記為記人罕知者其昵幸門生徐經平日獨向得之嘗與南議解元唐寅陳說至是果以發難舉答無遺二子矜誇雀躍輿論沸騰謂敏政賣題受財給事中華昶劾之瓊閱知敏政在閣皇惑無措自言發攝為家僮竊賣乃繙閱試卷凡知策問出處者俱黜落揭曉後給事中林廷玉復疏言敏政受賄雖無指實而自言家人竊賣跡有可疑詔逮以敏政經等俱下獄經服稱平日嘗以變綺鐀敏政敏政受之出入門下夙搆試目實從家人構得之獄成敏政勒致仕經寅俱黜為吏史乘攷誤云焦芳修孝宗實錄謂傅瀚嫁禍程敏政後果代其位時劉健當國既偏溺于恚怒莫之能辨適大學士謝遷諭德王華俱憾敏政而都御史閔珪與遷華皆同緣乃屬科道數輩內外併力交攻羅織成獄而華昶之甘心鷹犬者不足道也世貞按傅文穆有傾程之意人亦知之至于家僮鬻題事已彰著且與劉謝不相閱蓋芳乃南陽李賢門客程則南陽婿也故頗為掩覆而劉謝與芳有隙遂肆其醜詆若此按三編所載全據明史敏政傳而發明中謂有敏政自取之咎今從之

前禮部主事楊循吉上言建文君乃高皇帝適孫躬受神器從太宗入繼大統削位號百餘年來未嘗顯復夫建文雖以左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實則生民之主也請復尊號如景皇帝故

事底幾禪葢先聖有光大孝下禮部議仍格不行（攷異諸書但載六年吳世忠請卹建文諸臣而是年脩吉請復建文位號事軼之三編增入目中並及六年事今分書之）　五月戊寅免南畿被災秋糧　六月甲辰闕里文廟災戶部郎中陳仁疏請脩省給事中吳世忠亦因災陳八事時不能盡用　秋七月己卯遣太常卿李傑詣曲阜祭告先師並敕山東撫按官重建（攷異明史本紀統書于六月甲辰下明史稿別系遣官祭告于七月蓋奏報在先遣使在後也今據分書之）　八月復免南畿及河南被災夏稅　九月壬午普安賊婦米魯作亂米魯者霑益州土知州安民女普安司土判官隆暢妻也（攷異三編引實錄以米魯為隆暢之妾實錄前以魯為安民女後又言魯匿其姪安民家是又以米魯為安民之姑蓋奏報異詞也今據明史土司傳）初以罪為暢所出居其父家暢老子禮襲有營長曰阿保者與米魯通因諷禮迎歸同烝之暢聞怒誅禮毀阿保寨阿保挾米魯與其子阿鮓等攻暢暢走雲南時東甯伯焦俊為總兵官與巡撫錢鉞和解之既歸米魯于道中酖暢死遂與阿保據寨反暢別有妾曰適烏生二子出居安南衛阿保欲並殺之築寨圍其城又別築三寨于普安而令阿鮓等防守名所居寨曰承天自號無敵天王出入乘黃轎官軍不能制撫巡官以聞乃發諸衛及土兵萬三千人分道討之　甲申重建清甯宮成上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皆好佛老至是宮成命灌頂國師設壇慶讚又遣中官齎真武像建醮武當山使使詣泰山進神袍或白晝散燈市上大學士劉健等力諫而上重違太后意曲從之但優詔褒答而已　是月小王子入居河套初小王子通貢遂駐牧套中然冰堅則來冰泮則去雖出沒為寇猶不廢朝貢尋以入貢賞薄益大肆虜掠至是入居河套延綏之間益為敵衝矣（攷異小王子入貢在元年入套駐牧在八年以後皆見明史韃靼傳惟復入河套紀傳皆書于十三年之冬三編改系之是年之九月蓋本實錄今從之）冬十月己亥錄囚　是月命採珠于廉州舊制廣東珠池十年一採而守珠中官英宗始設天順間嘗一採之至是以中官請復有是命（攷異采珠見明書及法傳錄在是年之十月今據增）　十一月乙丑太皇太后還居清甯宮太后弟長甯伯周彧家有賜田有司請釐正之上未之許太后曰奈何以我故亂皇帝法卒使歸其地于官（攷異太后以是年清甯宮成還居之見明史后妃傳其月日據明書增入）　十二月吏部尚書屠滽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請罷傳奉官上初即位罷成化時傳奉官尋修京城河橋成從太監李興請授工匠四人官已又傳陞通政司經歷沈祿為參議王恕周經爭之不能止嗣後傳奉漸多及是一月中陞授二百餘人滽言傳陞文職過多請惜名器之濫究夤緣之奸文升言祖宗設武階以待軍功非有臨戰斬獲不得輕授實欲奔走天下豪傑責其效死以報國家今傳奉指揮張玘輩特畫工耳歲有俸月有給亦既可償其勞或優寵之賞以金帛榮以冠帶足矣乃竟槩銓武職悉注錦衣准其襲替則介冑之士衝冒矢石著績邊疆者陛下更何以待之倖門一開恐不足為天下勸不報是時言官亦皆上疏極諫而給事中張宏至陳初政漸不克終八事其言尤切曰初汰傳奉官殆

盡近匠官張宮甯等一傳至百二十餘人少卿李綸張玘等再傳一百八十餘人異初政者一初僇方士李孜省斬僧繼曉近則燒煉齋醮不息異初政者二初去萬安李裕輩朝彈夕斥近被劾數十疏如尚書徐瓊者猶靦然居位異初政者三初嘗諭有大政召大臣面諭近自十年三月召見文華殿不復再召上下否隔異初政者四初停增設內官近已還者復去已革者復增異初政者五初慎重詔旨左右不敢妄干近陳情乞恩率奉俞允異初政者六初令兵部由舊章有妄乞陞武職者奏治近乞陞無違拒異初政者七初節光祿供億近冗食日繁移太倉銀貯市廛物異初政者八章下所司而已（孜異此據三編在是年十二月據實錄也明鑑系之十一年十二月蓋明鑑溷去十二年不書其所記此事及王守仁疏陳邊務此二条實十二年事也今据三編書之）

是歲餘姚王守仁成進士奉使治王越葬還時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條八事上之一曰蓄才以備急聚公侯之子教之武學生歲升其超異者兵部兩侍郎更迭巡邊擇科道二三人以從使周知虛實則一旦有急不患無人二曰舍短以取長邊將驍勇者多以過失擯弃誠使立功自贖賢於不知地利者遠矣三曰簡軍以省費邊將之請京軍徒以事不濟則責有所分耳誠以賞京軍者賞邊卒數萬之銳卒可立致也四曰屯田以給食三邊之戍不輟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各食其力可以少息輸餽也五曰行法以振威邊將失機立正軍法則軍威肅矣六曰敷恩以激怒兵方失利士氣銷沮誠恤其孤寡宣以國恩喻以復仇則氣可奮矣七曰損小以全大小有剽掠一以為當救一以為可邀遂以疲勞致敗今許以便宜惟責大效而小挫不問則我師常逸矣八曰嚴守以乘敝嬰城固守使食足威成然後出奇制勝所謂立于不敗之地而後能敗敵也疏上授刑部主事（孜異明鑑書守仁陳邊務上文濕去十二年字辨見上蓋守仁以是年成進士王越以去年十二月卒明史本傳謂治王越還葬正十二年事也今據明鑑仍改入是年之末）

起丁憂布政使雍泰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泰蒞任參將王傑有罪泰劾之下泰逮問泰又請按千戶八人上以泰屢抑武臣方詔都察院行勘而參將李稽坐事畏泰重劾乞受杖泰取大杖決之稽乃奏泰淩虐上遣給事中徐仁偕錦衣千戶往按傑復使人走登聞鼓下訟泰妄逮將校至八十六人并及其壻納賂事法司覈上議為民（孜異據明史泰傳泰撫宣府在是年其劾參將被逮事當在次年今類記于是年之末）

初田州土知府岑溥以岑欽等既死命復還田州（事見宏治三年）九年總督鄧廷瓚請復溥職令帶土兵赴梧州聽調是年溥為子猇所弒猇亦自殺次子猛方四歲溥母岑氏及頭目黃驥護之赴制府告襲未幾驥爭權首亂又黨于思恩土官岑濬攻劫田州殺掠萬計廷瓚奏請治濬罪而田州岑猛亦宜乘此區畫降府為州毋甚異日尾大之患從之然是時濬方據舊田州不果行

十三年春正月乙丑大祀南郊　己丑禁民間收蓄軍器　二月戊子免山西被災稅糧　庚寅詔更定刑部條例初

洪永間定制法司斷獄一依律擬議英憲以後巧法之吏往往舍律用例于是條例日繁五年以鴻臚少卿李燧請命刑部尚書彭韶刪定問刑條例及是給事中楊廉復言高皇帝肇造之初特命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且諭之曰立法貴簡若條例繁多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為奸聖祖重律輕例之意見矣百三十年來律行既久條例漸多近令法司詳議汰其繁瑣臣以為非深于經者不足以議律非深于律者不足以議例望特選素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貴簡之意為主一切近代冗襍之例悉為革去俾以例通律之窮不以例淆律之正庶刑官有所遵守上嘉納之乃下尚書白昂會九卿定議擇條例可行者二百九十餘事與律並行詔如所請頒之中外時上所任前後刑官如何喬新彭韶及昂閔珪持法皆平會情比律一歸仁恕天下翕然稱頌焉　是月檢討陳獻章卒獻章自序其為學言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數年而未得此心此理之湊泊處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以之應物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以之認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始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是乎張元禎叙其學謂其靜坐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無動靜無內外大小精粗一以貫之後之論者以為實開姚江之宗派而于禪學亦遂不能無疑云（攷異據憲章錄在是月稽之明儒學案則二月十日也今據系于二月之末）　夏四月甲午夜彗星見室壁間芒尺許漸長至三尺餘給事中屈伸上言災異頻仍邊方多警願惕然敬畏以應天赫然震怒以禦侮納之　庚子歲星太白同晝見凡六日　和碩寇大同先是寇自大青山數道入威遠衛游擊將軍王杲登城望之見敵騎不多易之曰失此不擊令他人分吾功都指揮鄧洪固止之不聽遂帥兵出寇佯走杲馳赴之既見敵騎漸衆知墮計急駐兵伏騎七千餘譟而出衝突官軍陣離為五襍將死者五十二人軍士失亡千餘人戰馬兵仗稱是時副總兵馬昇參將秦恭分兵列營距杲戰所僅十里許逗留不敢進杲孤軍無援遂大敗守臣諱不以實聞命給事中許天錫往勘乙巳以平江伯陳銳為靖虜將軍充總兵官太監金輔監軍戶部侍郎許進提督軍務禦之壽天錫還言狀論杲恭昇罪死總兵王璽謫戍巡撫洪漢奪官　庚戌錄囚　壬子召閣臣議軍政先是大同之警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別京營諸將上乃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英國公張懋等自陳疏面議去留乃罷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鏞甯晉伯劉福三人（攷異議軍政事見明史劉健傳特書是年四月三編據實錄在是月壬子蓋二十九日也）

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丙辰復召劉健等三人面議朝政上親書手

敕召鎮遠候顧溥督團營時上視朝頻晏健等復以為言顧之而已（考異據此則召內閣臣面議自十年三月以後至此始連月行之以邊警故也然孝宗之勤于此見矣）　癸亥和碩復冠大同時寇以威遠得志去乃復擁五萬騎入大同左衛縱掠游擊將軍張俊（考異俊明史本紀作浚三編據實錄及明史本傳改今從之）遣兵三百邀其前復分兵三百為策應而親率軍出擊面被數箭猶力戰敵乃卻時陳銳為大帥怯懦無將略副總兵劉甯從銳軍雖宿將顧已老病又與銳不協敵至銳令諸軍堅壁毋出戰故敵所向無阻俊獨奮擊之以少卻眾為一時奇功上聞大喜立擢都督僉事頃之代王璽為總兵官　辛巳夜彗由太微垣入紫微垣踰月而滅　是月吏部尚書屠滽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皆以星變請致仕許之滽加柱國經瓊加太子太保昂貫加太子太傅賜敕馳驛廷臣爭上章留經一時中外論薦者至八十餘疏咸報寢　以右都御史侶鍾為戶部尚書禮部侍郎傅瀚為本部尚書左都御史閔珪為刑部尚書工部侍郎曾鑑為工部尚書　起侍郎劉大夏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敕使及門攜二僮行廣人故思大夏鼓舞稱慶大夏為清吏治損供億禁內外鎮守官私役軍士盜賊為之衰止（考異據明史大夏本傳以十年移疾歸越二年起總督兩廣憲章錄系之是年之五月今從之）

六月甲申免江西被災秋糧停山陝採辦物料　庚子言官劾陳銳金輔等玩寇無功並及許進皆召還進尋致仕去復益兵改命保國公朱暉為靖虜將軍太監扶安監軍　是月召南京吏部尚書倪岳為吏部尚書屠滽既罷廷推馬文升掌吏部御史魏英等言兵部非文升不可上亦以為然乃命岳代而加文升少傅以慰之　召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為左都御史又以侍郎史琳為右都御史經略紫金關　秋七月己巳京師地震（考異三編目云是月十七日己巳夜地是月癸丑朔）　八月辛卯江西復以水災告詔巡撫等官發粟振之　九月下行人司行人王雄于獄時上方召還陳銳代以朱暉出師禦寇雄上言克敵在將得其人選任不可不慎比者寇入大同廷臣首推陳銳以眾之死生國之存亡試之謀勇無聞之人寇益猖獗今斥銳而用朱暉特以暉從父征伐嘗經戰陣顧錐之處囊末猶未見安知暉之多于銳耶願陛下及暉未發而止其行責前日舉銳之罪然後拔其生長邊陲久歷行陣者俾專閫外勿署監軍提督以撓之今之監督即唐觀軍容使與監軍之任也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略而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九節度皆潰相州況其下乎上以雄妄言下獄謫縣丞比暉至寇已退乃還　冬十月丁未太白晝見凡三日　戊申兩京地震鳳陽亦同日震（考異鳳陽震見明史五行志今據增）　是月小王子諸部復寇大同　十二月辛丑和碩寇大同南掠百餘里張俊亦竟不能禦也　是歲小王子以居河套犯延綏神木堡時廷議用兵延綏吏部尚書倪岳論西

北邊患其略曰近年來寇屢入邊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于屯牧故敵頻據其地擁衆寇掠諸將怯懦率嬰城自守遇敵驟至既莫敢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致命將徂征四年三舉曾無寸功且軍旅一動輒報捷音以希爵賞其甚者妄殺平民謬稱首級功賞所加非私家子弟即權門厮養而什伍之卒轉餉之民則委骨荒城膏血野草天怒人怨非細故也京營素號冗怯留鎮京師猶恐不及顧乃輕于出禦用褻天威為敵人所侮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大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桎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一萬助力以援延綏而不慮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苦于轉移馬力疲于奔軼夫聲東擊西者寇盜之奸態也批亢擣虛者兵家之長策也精銳既盡于西老弱乃留于北萬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離必至首尾衝决遠近坐困至于延綏士馬屯住糧餉不貲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轉粟之役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得至束芻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寇身且不保地何足云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何其可預也又令民輸粟補官輸粟給鹽官爵日輕鹽法日沮而邊儲之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給邊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輸輕齎于邊者歲又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日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于養兵之中寓養狙之術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為準折糧價實則侵尅軍需故朝廷有糜廩之虞軍士無果腹之樂因上行私大率似此及訪禦敵之策則又議論紛紜有謂復受降之故城守東勝之舊鎮然塞外既無屯兵出孤遠之軍涉沙漠之地輜重之累餽餉之艱設遇抄掠進不能戰退不得歸一敗而聲威大損矣又有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武威掃蕩窟穴使河套一空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武之法以逸待勞今乘危履險以覬萬一之倖一旦情見勢屈為敵所困既失坐勝之機必蹈覆沒之轍其最無策者又欲弃延綏勿守使兵民息肩不知一民尺土受之祖宗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于延綏而關陝震動今弃延綏則它日之害鍾于關陝而京師震動寇愈近而禍愈大因陳重將權增城堡廣斥堠募民壯去客兵明賞罰嚴間諜實屯田復邊漕數事時兵部方主用兵不能盡用也攷異倪岳論邊患事見明史本傳在任吏尚之後而岳以明年十月卒通紀系之是年之末今據之中間猶微一段與成化七年諫大舉搜套語複蓋據三編所載乃岳為侍講時所上此因論西北用兵復申言耳今分書之

延綏大同之役兵科給事中吳世忠上言國初七十二衛軍士不下百萬近軍政日壞精卒不能得一二萬人此兵足憂也太倉之儲本以備軍近支費日廣移用日多倘興師十萬犒賜無所取給此食足憂也正統己巳之變尚有石亨楊洪所用李杲阮興趙祖劉溎之屬先後皆敗今王璽馬昇又以失事告此將帥足憂也國家多

事大臣有以填之邇者忠正多斥貪庸獲存既鮮匡濟之才又昧去就之節安能摧強敵振國威此任人足憂也政多乖舛民日咨怨京軍敝力役京民苦催科畿甸覬恩尤切顧使不樂其生至此臨難誰與死守此民心足憂也天變屢徵火患頻發雲南地震壓萬餘家大同馬災踣二千匹此天意足憂也願順好惡以收人心肅念慮以回天意遣文武重臣經畧宣大以飭邊防棄免不職諸臣而起素有才望如何喬新劉大夏倪岳戴珊張敷華林俊諸人以任國事削寇將望風遠遁而邊境可無憂矣上以言多詆毀切責之然已起用大夏岳珊等如世忠言　副都御史顧佐勘三衛還奏李杲等誘殺冒功屬實乃取任良朝鶚崔鑑王璽魯勳各一級杲及張玉俱令致仕時科道交劾杲玉欺飾罪當顯戮而優以致仕之禮恐三衛聞之積憤反側非所以儆邊臣懲有罪上不問朵顏諸部恨次骨遂北結和碩謀復讐數寇廣寧寧遠諸衛所由是遼塞益報警矣　福建建安書林火吏科給事許天錫言去歲闕里孔廟天災今茲建安又火古今書板蕩為灰燼闕里道所從出書林文章所萃聚也春秋書宣榭火說者曰榭所以藏樂器也天意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禮樂不行天故火其藏以示戒也頃師儒失職政教不修上之所尚者浮華下之所習者枝葉此番災異似欲為儒林一掃積垢宜因此遣官臨視勘定經史有益之書其于培養人才實非淺鮮章入下所司議從之攷異建安災事見明史天錫傳在是年五行志有十二年建陽書坊火未知是一事二事年分偶差否今按許天錫疏中言去年闕里孔廟災則建安書林災在十三年今據天錫本傳

十四年春正月庚戌朔陝西延安慶陽二府同華諸州咸陽長安諸縣潼關諸衛連日地震有聲如雷朝邑尤甚頻震十七日城垣民舍多傾壓人畜死甚衆縣東地坼水溢成河于是兵部尚書馬文升言陝西與敵為鄰延慶二府尤密邇河套乃地震不已此外寇侵凌之兆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長和碩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其患非小且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伏乞行仁政以養民講武備以固圉節財用停齋醮止傳奉究官禁奏乞閒田撤還陝西織造內臣振恤被災之家上從其言南京操江御史林俊疏述古宮闈外戚內侍枋臣之禍乞罷齋醮減織造清占役汰冗員止工作省供應簡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又請豫教皇儲因薦侍郎謝鐸少卿儲巏楊廉致仕副使曹時中處士劉閔堪輔導報聞俊以成化中請斬僧繼曉被謫尋復官改南京上即位累遷雲南副使按察使九年引疾不待報徑歸久之薦起廣東布政使不拜尋起是職累疏乞休薦時中自代不許　是日河南之永寧盧氏山西之蒲州安邑同時地震　己未大祀南郊　二月乙未蒲州地復震踰月方止凡二十九震　己亥罷陝西織造中官　是月寇犯榆林　三月鴻臚卿陳壽以右僉都御史巡撫

延綏先是寇犯神木堡乘勝掠紫陌蒲鎮巡不以實聞爲官所劾上命給事中艾洪刑部郎中黃暐往勘至是洪等還言總兵官陳瑛退避玩寇巡撫王嵩坐視蒙蔽宜治其罪乃逮嵩等下法司以壽代壽至蒐軍實廣間諜分布士馬爲十道使互相聲援軍勢始振　保定武臣獻白鵲以爲瑞禮部尚書傅瀚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　是春吏部侍郎王鏊上禦邊八策一曰定廟算二曰重主將三曰嚴法令四曰恤邊民五曰廣招募六曰用間七曰分兵八曰出奇又言今日和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虛深可畏也比年邊將失律率令戴罪殺賊人心日懈士氣不振望陛下大舉乾綱有罪必罰有功必賞專主將將權起致仕尚書秦竑爲總制節制諸邊右都御史史琳坐塡京營遥爲聲援厚恤沿邊死事之家召募邊方驍勇之士更請倣前代制科薦舉之例以收異材時不能用（攷異王鏊上邊策事見明史韃靼傳特書是年之春蓋大同之役以後延綏之役以前今據之並參王鏊本傳增入後段語）　夏四月庚辰以寇入延綏　命工部侍郎李鐩督軍餉戊子命朱暉仍爲總兵官史琳提督軍務太監苗逵監軍分道禦之先是小王子和碩諸部連兵大舉自紅鹽池花馬池入縱橫數里延綏寧夏皆告警巡撫陳壽督兵捍禦寇先以百餘騎來誘諸將請擊之壽不可以自出帳攤數十騎據胡牀指揮飲食寇望見疑之引去諸道乘勢襲擊斬獲甚多會朝廷遣暉等帥衆兵至則壽已奏捷上嘉之加祿一等方壽之奏捷也或勸其注子弟名籍壽不可曰吾子弟不知弓馬寧當與血戰士同受賞耶時朱暉統都督李俊李澄楊玉馬儀劉寧五將往比至寇已入寧夏飽掠又分掠固原而去　戊戌免山西陝西一切物料　甲辰錄囚　五月庚戌振大同被兵軍民免其稅糧　辛酉免陝西被災稅糧　戊辰遣使修闕里文廟並命各布政司上所屬地里圖　是月雲南參議郭緒諭孟養降之初孟密宣撫司之設也實割木邦宣慰司地既而孟密思揲復于界外侵木邦地二十七所屢諭之還不聽乃調孟養宣撫思祿兵脅之思揲始還所侵地然多殺孟養兵思祿讐之發兵越金沙江奪木邦故割孟密地十有三所兩酋搆怨不已巡撫陳金承詔遣緒與副史曹玉往諭旬餘抵金齒參將盧和先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而舍遣官馳驛往諭皆留不報和懼還軍至干崖遇緒語故戒勿進緒不可至以疾辭緒遂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峻險不可騎乃斬棘徒步引繩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土官以象輿來緒乘之往行毒霧中泥沙踸踔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舍手自爲檄使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意蠻人相顧驚曰中國使竟至此乎發兵率象馬數萬夜渡江持長槊勁弩環之數重從行者懼請勿進緒拔刀叱曰明日必渡江敢沮者斬時祿既得檄見譬曉禍福甚備又聞至者纔數人乃遣酋長來聽令且致饋緒卻之出勑諭宣示思祿亦繼至緒先敘其勞次

白其冤狀然後責其叛諸酋聞咸俛伏呼萬歲請歸侵地緒索前所留使人乃盡出而歸之和及王聞報馳至則已歸地請降矣攷異事見明史郭緒傳書云時宏治十四年五月也三編書之十六年正月下蓋据其入貢歸侵地之年月耳今從本傳分書之　六月甲申貴州官兵討普安賊婦米魯敗績初米魯作亂敕鎮巡官帥土兵進討事見十二年九月竝責安民獻米魯民乃攻斬阿保父子米魯亡走而安民陰資魯兵五百襲殺適烏及其二子據別寨殺掠又自請襲為女士官鎮巡官受魯賂請宥魯嚴旨切責必得魯乃已會焦俊卒曹愷代為總兵遂與巡撫錢鉞中官楊友等發兵進討而副使劉福陰索賂于米魯故緩師賊益熾官軍敗績都指揮吳遠被擄普安幾陷友等請濟師從之攷異明史本紀但書是年七月命王軾討米魯事明史稿則於六月分書遣雲南貴州守臣討米魯蓋先命守臣率官兵進討踰月始命將也證之土司傳是時官兵已敗績普安幾陷是命雲貴守臣討米魯又當在命王軾之前又證之三編据實錄所載之書是年六月官兵敗績云云据此則是因敗問至始命王軾也今据三編及明史土司傳分書于六月為下文用兵張本

戊戌寇犯延綏清水堡　是月陝西巡撫熊翀以鄠縣民所得玉璽來獻謂秦璽復出也禮部尚書傅瀚率同列言秦璽完毀具載簡冊今所進形色篆紐皆不類蓋後人仿為之且帝王受命在德不在璽太祖製六璽列聖相承百三十餘載天休滋至受命之符不在秦璽明矣請姑藏內府上是其言攷異明書系之十三年七月今据輯覽　秋七月丁未泰寧衛人犯遼東時海西有僧格者舊作尚古以不得通貢數以兵阻諸蕃入貢諸蕃竝銜之總兵官蔣驥巡撫陳瑤旋招僧格議款于是衛入以僧格為詞駐兵塞下攻遼王迤東諸堡分守副總兵孫文毅等帥官軍四千禦之敵窺迤西無備乘虛毀邊牆四十餘道擁騎八千分道直入長勝諸堡遼東大震鎮巡官諱之巡按御史車梁以聞遣給事中鍾勃等往勘狀勃還奏如梁言且劾驥瑤納侮邀功致寇深入方下刑部議會廣寧復敗驥瑤偽以捷聞給事中屈伸御史耿明等交章劾其欺罔乃下巡按御史核實刑部請逮驥瑤廷鞫乃召驥等還攷異据明史本紀及三編所紀皆泰寧衛入寇事明史三衛傳僅記尚古納款而入寇遼陽不載其攻毀邊牆及深入長勝本末乃于韃靼傳中滑入此事以為小王子之等殆誤也今据本紀參三編目中語書之　癸亥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提督軍務討貴州賊婦米魯是時貴州守臣請兵上以命軾軾未至而楊友等議招撫賊揚言願降益擁眾攻圍普安安南衛城斷盤江道又乘間劫執友右布政使閻鉦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宗武郭仁史韜李雄吳達等皆死焉于是賊勢益熾　丁卯朱暉使琳等襲寇于河套以捷聞是時寇已徙帳不在套中暉琳及中官苗逵率劉寧等大發兵由紅城子墩直擣其巢無所遇遂還以斬首三級聞驅孳畜千餘歸賞甚厚　庚午分遣給事御史清理屯田　閏月乙酉小王子以十萬騎從花馬池入官軍敗于孔壩溝都指揮王泰死之時寇分道散掠開成寧夏境戕殺慘酷關中震動鎮將嬰城不敢出而朱暉等又逗遛不急赴奉旨切責　戊戌振兩畿江西山東河南水災　八月丁未知順諸部犯固原　己酉苗奇

南被災稅糧　辛亥寇復分道散掠葦州環縣萌城靈州皆自花馬池入諸路官軍先後得敵人首級十二復以捷聞

己巳減光祿寺供奉悉如元年初制時上以軍興缺餉屢下廷議大學士劉健等言天下之財其生有限今光祿歲供增數十倍諸方織作務為新巧齋醮日費數萬太倉所儲不足餉戰士而內府取入動四五十萬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利者亦數千萬計土木日興科斂不已傳奉冗官之俸薪內府工匠之餼廩歲增月積無有窮期財安得不匱願陛下絕無益之費躬行節儉為中外倡天下幸甚上納之初成化時光祿寺增坐家長隨八十餘員傳添湯飯中官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不足乃責買于京師舖戶價值不時給市井負累兵部尚書劉大夏亦因天變言之乃裁減中官歲省銀八十餘萬　是月和碩諸部復犯寧夏東路　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丁亥遣大理丞劉憲太僕少卿王質募兵于延綏寧夏甘涼時有建募土兵之議者故有是命　甲辰召史琳還起秦紘為戶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代之紘以十一年引疾歸至是廷臣薦紘雖老可用乃起紘總制三邊紘至按行敗所躬祭陣亡將士掩其骼奏錄死事指揮朱鼎等五人劾治敗將楊琳等四人罪更易守將練壯士興屯田申號令軍聲大振初寇既出河套平涼開成皆內地無患自小王子諸部復往來駐牧開成當兵衝為平慶臨鞏門戶而城隘民貧兵力單弱商販不至紘乃拓治城郭招徠商賈改開成為固原州以州境迤北延袤千里屯田數十萬頃其曠野近邊無城堡可議者依于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築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役軍五百人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歲賦米五石可得五十萬石詔令規畫行之　冬十月戊午錄囚　辛酉南京地震　是月吏部尚書倪岳卒岳狀貌魁岸風釆嚴峻善斷大事每盈廷聚議決以片言聞者悅服及長吏部嚴絕請託不徇名譽銓政稱平贈少保謚文毅岳父謙累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謚文僖明世父子官翰林俱謚文自岳始　改馬文升為吏部尚書代倪岳也尋召劉大夏為兵部尚書文升在班列中最為耆碩上推心委任特敬禮之歲時賜賚諸大臣莫敢望也大夏自兩廣至再以疾辭不允仍趣之入見既至問曰朕召卿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對曰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不辦故辭耳上默然　十一月癸巳分遣刑部侍郎何鑑大理寺丞吳一貫往振兩畿山東河南饑民

攷異明史紀閏月振兩畿江西山東河南水災此復書者先命有司自振至此復遣使也江西但命有司振卹不遣官故不再書統見于三編十一月日中

萬振之　是歲免畿內山東山西湖廣江西被災稅糧　劉大夏之內召也以南京刑部侍郎潘蕃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帳下士舊不下萬人蓄逃汰之纔給使令而已　起前南京祭酒謝鐸為吏部侍郎嘗祭酒事辭謝病家居將十

年薦者益衆至是廷議兩京國學當用名儒遂起鐸及南監缺議以章懋補之懋自成化初改官南京評事遷福建僉事滿考致仕歸屏跡不入城市奉親之暇讀書講學從游者日衆海內稱楓山先生中外交薦以親老辭不赴及是奉命方遭父憂不就時南監闕司業且二十年詔特以羅欽順為之命南侍郎楊守阯攝祭酒而虛位以待懋時以為異數云（攷異憲章錄系起謝鐸章懋于是年證之明史本傳鐸以四年謝謝病至此已十年懋以十六年用正在是年今並系于是年之末）

十五年春正月丙子朱暉師師還暉本非制勝才師行紆迴無紀律邊民死者徧野轉輸徵發動數十萬而先後僅獲首功十五級時寇已出套暉留兵三千以參將楊玉領之遂引兵還都給事中屈伸疏劾暉等西討無功班師命甫下而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旨且此一役糜京帑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而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餘萬易一無名之首也所上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殲一渠魁如和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賚而報功又不知幾萬萬也請寘暉等于重典不報時所上搗巢有功將士萬餘尚書馬文升大學士劉健持之上先入苗逵等言竟錄二百十人署職一級餘皆被賚及班師上猶遣中官齎羊酒迎勞暉以十三年命督三千營領右府事至是言官交劾不問仍督團練如故　丙戌大祀南郊　是月吏部考察朝覲官舉治行卓異者六人浙江按察使朱欽預焉未幾僉都御史林俊又舉欽自代乃遷湖廣左布政使　江西盜起新昌王武為首巡撫韓邦問不能靖命操江御史林俊巡視俊身入武巢武請自効悉禽賊黨詔即以浚代邦問浚引朱熹代唐仲友包拯代宋祁事力辭不允乃更定要約庶務一新王府徵歲祿率倍取于民以俊言大減省甯王宸濠銜之俊屢裁抑之王請易琉璃瓦費二萬俊言宜如舊且引叔段吳王濞故事以戒王怒伺其過無所得會俊以聖節按部遂劾奏之停俸三月尋以母憂歸（攷異俊治江西盜事見明史本傳憲章錄明書皆系之是年正月今從之）　二月癸丑免河南被災稅糧　是月傳瀚卒以禮部侍郎張昇為本部尚書代之　三月癸未罷饒州督造磁器中官先是即位之初以浮梁景德鎮所造御用磁器最多且久費不貲命督造中官還尋復遣之至是復撤

庚寅賜康海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壬寅振京師貧民　乙丑錄囚　五月庚子免湖廣被災秋糧　是月以災異修省詔羣臣言時政闕失大學士劉健請早朝以勤政日講以視學節儉以省費剛斷以決事上納之（攷異明史本紀不載見劉健傳特書是年四月三編系之五月據實錄也蓋詔下在先上書在後本傳牽連並記耳今從三編）　六月歲星連日晝見　秋七月己卯錄劉基九世孫瑜為指揮使初景泰中錄基七世孫祿與顏孟二氏後並為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仕偉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裔不當為博士乃命瑜為處州衛指揮使予世襲（攷異錄劉基裔孫諸書皆系之六年錄開國功臣子孫之後三編據實錄系之是年七月今從之）　己丑王軾平普安

斬賊婦米魯先是軾至師以便宜調廣西湖廣雲南四川官軍土軍八萬人合貴州兵分八道進是年正月參將趙晟破其六坌砦賊遁過盤江都指揮張泰等渡江追擊指揮劉懷等遂進解安南衛之圍賊復還攻平夷衛及大河扼勒諸堡都御史陳金以雲南兵禦之賊遁歸馬尾龍寨至是官軍環攻益急僉事王懋中土官鳳英等追及之英臨陣格殺米魯餘黨遂平用兵凡五閱月破賊砦千餘斬首四千八百有奇捷聞賜勅嘉勞尋召還錄功加太子少保已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軍務攷異明史軾傳特書正月破米魯事蓋據趙晟等之捷及解安南衛之圍而賊之攻平夷衛又在其後故傳言用兵凡五閱月是正月至五月賊黨已平本紀書之七月又據其奏報之月日也今牽連記之

辛卯命各邊衛設養濟院漏澤園

八月庚戌以南畿災遣官祭告孝陵太廟及皇陵辛亥勅南京羣臣修省先是六七兩月南京鳳陽霪雨江溢又大風連日催孝陵神宮監及懿文陵樹木吏部尚書文升請減膳撤樂修德省愆御經筵絕游晏停不急務止額外織造振饑民捕盜賊時湖南湖廣亦大水京師苦雨沈陰兵部尚書劉大夏請凡事非祖宗舊而不便于軍民者悉條上釐革皆褒納之攷異明史本紀系之是月據遣官祭告之月日也證之五行志書于六七兩月竝參列傳增入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攷異憲章錄于是年五月九月皆書庚午朔日食二申錄同五月誤也今據正史

丙戌南京徐州大名順德濟南東昌兗州同日地震

丁亥錄囚

戊子放減內府所蓄鳥獸從光祿寺卿王珩之請也珩列上內外宮役酒飯及所蓄鳥獸料食之數凡百二十事及降旨有仍舊者有減半者有停止者于是放去乾明門虎南海子貓西華門鷹犬御馬監山猴西安門大鴿等各減省有差存者減其食料

冬十月癸卯罷明年上元燈火先是太監李興請辦明年上元燈火有詔裁省至是因禮部尚書曾鑑奏盡罷之

丁卯南京地復震

是月戶部上天下會計之數尚書侶鍾言常入之賦以災傷漸減常出之費以請乞漸增入不足當出正統以前軍國費省小民輸正賦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日廣額外科索河南山東邊餉浙江雲南廣東䉪辦皆昔所無民已重困無可復增往時四方豐登邊境無調發州縣無流移今太倉無儲內府殫絀而冗食冗費日加于前願陛下惕然省憂力加撙節且勅廷臣共求所以足用之術吏部左侍郎韓文亦以為言上乃下廷臣議議上十二事其罷傳奉冗官汰內府濫收軍匠清騰驤四衛勇士停士觀齋醮省內侍畫工番僧共應禁王府及織造濫乞鹽引令有司徵莊田租皆權倖所不便者疏留數月不下鍾乃復言他皆報可而事關權倖者終格不行攷異事見三編蓋據明史鍾傳而韓文之奏明鑑采之所論冗食冗費語意略同今據增入

十一月壬申瓊州黎賊作亂初前任瓊州知府張桓貪財私斂繼以余濬賊虐尤甚黎人苦之遂有符南蛇等聚衆為亂鎮兵討之不能下戶部主事馮顒上言瓊州在大海中周三千里其五指山林菁深密川澤險阻兵不可入黎衆聚散無常攻之則巢穴難窮置之則侵掠無已乞勾考熟知

夷情者今各集土兵聽巡守官節制有能禽斬首惡者復其祖職此以夷攻夷數月間當見俘獲不煞師旅之興無時已也上是其言時潘蕃總督兩廣檄副使胡富調狼土兵討之而賊方攻圍儋州富與參將劉信往覘賊突至殺信富手斬劇賊一人賊乃退　甲午始罷廣東採珠召中官還自十二年之採中官歲守之費以萬計而所得不償是年得珠較多而歲久珠老不堪用上始悟而罷之　是月雲南景東衛晝晦凡七日　十二月己酉大明會典成凡一百八十卷大學士劉健等表上之 攷異明會典初修于宏治再修于萬歷明史藝文志言二百二十八卷者萬歷重修之卷數其宏治初修一百八十卷之數見御製序中未署宏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蓋是月己亥朔也今據書之　辛亥上以疾不視朝時廷臣以南京鳳陽大水上言時政久之不下閣臣劉健等因極陳怠政之失請勤聽斷以振紀綱上皆嘉納 攷異據明史本紀為明年改卜郊張本　是月免南畿被災稅糧凡三十萬有奇　是歲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刑部尚書何喬新皆卒忠倜儻多大畧練戎務彊直不阿以劾汪直得罷 事見十三年　直敗復官致仕家居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喬新既罷歸後巡按江西御史陳論奏其始終全節中間祇以受親故餽遺之嫌勒令致仕進退顯昧誠為可惜請先取任用不報後中外多論薦竟不復起至是卒年七十六江西巡撫林俊為彭韶及喬新請謚吏部覆從之有旨令上喬新致仕之由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忠勤剛介老而彌篤御史鄧魯挾私誣劾一詞不辨恬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罕接士大夫莫不高其行若必考退身之由疑旌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矣胡紘輩嘗誣奏朱熹矣未聞以一人私情廢萬世公論也事竟寢正德十一年復以廣昌知縣張傑言贈太子太保明年賜謚文肅　升陝西之開成縣為固原州設總制府用總制秦紘議也自和碩諸部出沒河套開城遂為衝衢至是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將游擊等官遂為重鎮 攷異諸書皆系之是年證之明史地理志宏治十五年置固原州屬平涼府今據之　御史車梁以災異條列時政中言東廠錦衣衛所獲盜先嚴刑具成案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請自今徑送法司毋先刑訊章下未報主東廠者言梁從父郎中霆先以罪為東廠所發挾私妄言遂下梁詔獄給事御史交章論奏乃得釋出之于外終漢陽知府　擢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為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尚書劉大夏之薦也西番故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以去疾太祖著令以蜀茶易番馬資軍中用久而浸弛奸人多挾私茶闌出為利番馬不時至一清嚴為之禁盡籠茶利于官以服致諸番番馬大集 攷異時見明史本傳通紀亦系之是年之末今從之

明通鑑卷四十

紀四十 起昭陽大淵獻盡旃蒙赤奮若凡三年

宏治十六年春正月癸酉享太廟以疾遣官行禮　是月雲南宣撫司思祿入貢並歸木邦侵地孜異孟養請降在十四年五月此據其入貢分書之明書亦系之是年正月三編蓋牽連並記耳　二月辛丑上疾愈始視朝戊申大祀南郊改卜也孜異三編目云帝有疾自正月己巳朔至是月辛丑始視朝乃改卜于十一日戊申令從之將郊賜大學士劉健等三人各蟒衣一襲閣臣賜蟒自健等始　是月以會典成加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謝遷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副總裁吳寬王鏊以下皆陞賞有差　勑取河南牡丹三十本巡撫都御史孫需諫命已之　三月癸巳免山西被災稅糧　夏四月辛亥敕宣大嚴邊備　乙丑錄囚　是月南京國子祭酒章懋服闋復固辭不允乃之任六館士人人自以為得師時謝鐸在北論者以為李時勉陳敬宗後至此始再見云　五月戊子以雲南災變敕兩京羣臣修省並遣南京刑部侍郎樊瑩巡視雲貴察官吏問民疾苦先是雲南晝晦之異值景東大疫又隴川宣撫司雨雪如手掌盡殺禾稼宜良地屢震暴風曲靖大火數發貴州亦多災異上以災變非常皆由官不得人以致小民含怨上干天和特命瑩視之瑩至劾塡巡官黜文武不職者千七百人廉知景東之變由指揮吳勇侵官帑以災異可停貢政因雲霧晦冥虛張其事即奏劾勇罪巡行所部修城池厲兵馬振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初瑩巡按雲南甚有聲諸蠻慴服至是有訴土官奪其牛者瑩還其牒諭土官歸其牛他土官聚兵仇殺瑩聞曰吾在賊敢爾耶果爾當擣其巢覆其族土官聞之懼各斂兵還明年召還擢南京刑部尚書　瑩之巡視雲南也戶部員外郎席書上疏言災異係朝廷不係雲南如人元氣內損然後瘡瘍發四肢朝廷元氣也雲南四肢也豈可舍致毒之源專治四肢之末今內府供應數倍往年冗食官數千投充校尉數萬齋醮寺觀無停日織造頻煩賞賚踰度皇親奪民田宦官增遣不已大獄據招詞不敢辯刑官亦不敢伸大臣賢者未起用小臣言事謫者未復文武官傳陞名器大濫災異之警偶泄雲南欲以遠方外吏當之此何理也漢遣八使巡行天下張綱獨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今樊瑩職巡察不能劾戚畹大臣獨考黜雲南官吏舍本而治末乞陛下以臣所言弊政一切釐革他大害當袪大政當舉者悉令所司條奏而興革之時不能用　六月減蘇杭織造三分之一先是上納諸大臣言召還織造中官中官鄧瑢以請又許之工部尚書曾鑑極言之乃有是命　吏部尚書馬文升以考滿晉少師兼太子太師　是夏京師大旱兵部尚書劉大夏引咎乞致仕不許　秋七月辛卯歲星晝見壬辰太白晝見　是月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討瓊州黎賊平之符南蛇在海南聚眾數萬勢益熾蕃

請益兵進攻破賊巢十二百餘所斬符南蛇瓊州遂平會歸善南海諸賊方蜂起蕭移師討之遂平歸善劇賊古三仔
唐大髻等　八月上念故贈侍講學士劉球之忠詔有司訪其曾孫祠錄為通政司知事攷異錄劉球裔明史本傳不載三編據實錄系于是年之八月今從之
九月丁丑振兩畿浙江山東河南湖廣被災軍民分遣都御史王璟巡視浙江副使汪舜民于淮揚僉事閻璽
于廬鳳舜民前副都御史奎之從子也其北直隸山東河南湖廣被災州郡皆敕有司如例振之又以廬鳳二府滁和
二州災尤甚發南京戶部見餘米給振時韓文為南京兵部尚書以米價翔踊請預發軍餉三月戶部難之文曰救荒
如救焚有罪吾自當之乃發廩十六萬石米價為平璟至浙陳荒政十事奏減杭嘉湖甯紹台六府稅省杭湖糧三十
餘萬石活饑民四十餘萬人舜民用便宜發粟活饑民百二十萬人流民復業者八千餘戶璽亦多所全活云　詔清
理鹽法初奸商投外戚張鶴齡乞以長蘆舊引十七萬免追鹽課每引納銀五分別用價買各場餘鹽如其數聽鬻販
上許之自後奸民援例乞兩淮舊引至百六十萬自此鹽法大壞奸人橫行江湖官司莫能禁也一日上召見閣臣劉
健等于便殿論及理財李東陽因極言鹽法之壞由乞者眾劉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都尉歐陽倫以私販
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倫事誰敢為陛下言者上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乃命戶部覈議鹽法利弊以聞是時上在位
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面議而健等三人竭誠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每
進見上輒屏左右有從屏後竊聽者但聞上數數稱善攷異明史本紀不具明史稿系之是月丁丑三編明鑑皆書于九月今據之
月桃李華　進建昌伯張延齡為侯　冬十月丙午錄囚　十一月甲戌罷營造器物及明年上元燈火是時工部尚
書曾鑒言諸省方用兵且水旱多盜賊乞罷諸營繕及明年煙火龍虎山上清宮工作報從遂有是命　是月免南畿
被災秋糧　十二月丙午免淮揚浙江所辦物料
十七年春正月辛未復振應天饑上恐閻璽等分振未周專敕南京工部侍郎高銓振之銓陳荒政八事報可　甲戌
大祀南郊　壬午嚴誣告之禁　是月考察京官都御史戴珊廉介不苟合給事中吳舜王蓋自疑見黜連疏詆吏部
尚書馬文升並言珊縱妻子納賄珊等乞罷上慰留之御史馮允中等言文升珊歷事累朝清德素著不可因浮詞發
計典乃下舜蓋詔獄命文升珊即舉察事珊等言兩人逆計當黜故先劾臣等今黜之彼必曰是挾私也苟避不黜則
負委任而使誹議者得志上命上兩人事蹟皆黜之已劉健等因召對力言蓋罪輕宜調用時上方嚮用文升珊卒不
納　以道士崔志端為禮部尚書志端李廣之黨也習步虛聲音吐洪暢成化中傳奉歷官至太常少卿久之進卿互

是驟擢尚書仍掌寺事言官以志端羽流不宜清秩抗疏力爭上曰先朝有之既擢用矣不聽　二月戊戌太白晝見　丙午截留漕糧振鳳陽諸府饑民從應天巡撫張縉之請也凡發米十五萬五千石縉請期以三年償之于官上曰民困甚矣今既振之毋令償也　己未申讖緯妖書之禁　庚申免浙江被災稅糧　是月詔建延壽塔于朝陽門外除道士杜永祺等五人為真人大學士劉健等力諫得寢（考異建延壽塔輯覽載之十六年二月三編刪之今證之健傳特書十七年二月今據列傳）　詔每歲官錄重囚毋限一日故事會官錄囚率以一日告竣兵科給事中潘鐸言審錄數多一日不能詳定恐致寃濫太宗皇帝時刑部上大辟三百餘人諭各官再訊遲十日不為害祖宗好生之仁萬世所當遵也從之　復以災詔減光祿寺供奉十之二諭曰歲饑民貧朕實痛焉其務節約毋濫費尋有是詔時尚書劉大夏亦以各省被災乞命撫按官𠟭減租役專務生養上命事當興革者所司具實以聞大夏乃會廷臣條上十六事皆權倖所不便者相與力尼之上不能決下廷臣再議大夏等言事屬外廷悉蒙允行稍涉權貴復令察核臣等至愚莫知所以久之乃得旨傳奉官疏名以請幼匠廚役減月米三斗增設中官司禮監覈奏四衛勇士御馬監具數以聞餘悉如議制下舉朝歡悅（考異大夏陳興革事諸書或繫之十五年或繫之十六年證之明史本傳特書十七年二月三編亦類記之減光祿寺供奉目中本紀則但書二月甲寅供減用物料而已今並繫之二月下）

土爾番阿哈穆特死（即阿黑麻譯見前）先是哈密部下阿爾保喇等（即阿孛剌譯見前）以怨善巴故陰構土爾番迎阿哈穆特幼子展特穆爾（舊作真帖木兒）主哈密善巴懼挈家走苦峪時恩克保喇（舊作奄克孛剌）舍音和珊（舊譯見前）俱在肅州邊臣以二人為番眾所服令還輔善巴與百戶董傑偕行傑有膽略既抵哈密阿爾保喇與其黨五人約夜以兵來劫傑知之與恩克保喇等謀召阿爾保喇等計事立斬之其下遂不敢叛乃令善巴還復主哈密展特穆爾還土爾番而展特穆爾之母即哈商女也（土爾番與哈商結婚誘殺事見元年）聞其父阿哈穆特已死兄莽蘇爾（舊作滿速兒）嗣與諸弟相仇殺懼不敢歸願依外家邊臣慮其與善巴隙居之甘州（考異事具明史哈密傳特書是年春諸書皆繫之是年之二月今從之）

三月壬戌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睿皇后　癸未定祔廟制初慈懿錢太后崩雖合葬裕陵而異隧距英宗元堂數丈許窒之虛右壙以待隧獨通至是上御便殿出裕陵圖示閣臣劉健等曰陵有二隧一窒一通皆先朝內臣所為未合禮昨見成化時彭時商輅等章奏先朝大臣忠厚為國如此先帝亦甚不得已耳因與健等議欲通隧欽天監奏恐動地脈乃止後詢祔廟禮健等言漢以前一帝一后祔二后自唐始祔三后自宋始曩時定議慈懿太皇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用唐宋故事上曰事須師古宋世不足效祖宗來惟一帝一后今若竝祔是變禮自朕始也乃援孝穆紀太后別祭奉慈殿為言下廷臣議禮部尚書吳寬言魯頌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

廟子是英國公張懋等援春秋考仲子之宮胡安國傳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所以此觀之廟無二配而周禮有祀先妣之文疏云姜嫄也唐宋推尊太后不配食者皆別立廟祀之亦得閟宮之義宜倣故事于奉先殿外建廟奉祀爲宜上然之將建廟欽天監奏年月不宜姑議暫祀太皇太后于奉慈殿正中從孝穆居左終明世皆用其制　夏四月己酉葬孝肅皇后于裕陵　丁巳振淮安火災　閏月辛酉闕里文廟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東陽自曲阜還上疏曰臣奉使遄行適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于此北地呰窳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變之生恐不可測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況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鉅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王之藩供億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託名皇親僕從每於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官縱羣小掊擊閘河官吏莫不奔駭鬻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成于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敕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廷貴戚者動爲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爲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詳加採擇斷在必行上嘉歎悉付所司　庚午免山東被災稅糧　乙亥以四方災異敕羣臣修省先是給事中楊褫言兩畿河南山東自春徂夏不雨黃河以北窮民晝劫淮揚嘉湖頻報災荒乞敕百官修省從之　庚辰諭曰庶政滋弊害及軍民上干和氣朕甚軫焉令所司詳議以聞時外戚近侍多干恩澤上深知其害政奮然欲振之至是尚書劉大夏應詔復陳數事首以爲言上嘉納之　己丑錄囚　五月壬辰罷南京蘇杭織造中官從尚書劉大夏之請也先是以曾鑑言僅罷三分之一至是大夏請悉罷召中官還令鎮巡官領之　是月戶部尚書侶鍾致仕鍾以忤權倖東廠偵事者發其子瑞受金事鍾屢疏乞休命馳驛歸以秦紘爲戶部尚書代之　六月癸亥太白晝見是日京畿雨雪攷異明史五行志上文是年二月書鄖陽均州雨雪下文書六月癸亥雨雪其下文不書地即京師也三編亦据實錄書六月雨雪日云是月四日癸亥也今据書之　乙亥更定兩京考察制故事方面官三年朝覲一考察兩京堂上官不與至五品以下十年始一行居官率九載年勞轉遷或服除改補多不及期給事中許天錫請京官六年一考察大僚令自陳簡去之又以內官冗濫竝請考察以定去留其略言

祖宗御內官恩不泛施法不輕貸內府二十四監局及在外管事者竝有常員近年諸局掌印僉事多至三四十人他管事無數留都亦然馮陵奢暴蠧蝕民膏第宅連雲田廬徧野膏粱厭于輿臺文繡被乎狗馬凡此之類皆足召災之敕司禮監會內閣嚴行考察此後或三年五年一行永為定制上善其言于是令兩京四品以上竝自陳聽命五品以下六年考察遂著為令而內官考察事格不行

辛巳召閣臣劉健李東陽于煖閣議邊務以和碩諸部謀犯大同也先是韃靼諸部上書請貢許之竟不至時入大同殺掠墩軍都指揮鄭瑀禦之會游擊將軍衛勇副總兵官黃鎮與都指揮尉景李敬等分護官軍番上者事竣還值和碩擁衆數百與瑀戰于焦山衛勇等合兵援之寇衆五千餘忽集持長矛四面圍擊迨暮復益騎萬餘官軍殊死戰凡十數合殺傷相當瑀戰久力屈猶手刃數人而死敵就前支解之事聞上召閣臣諭曰墩軍我赤子被殺如此即日遣京軍一萬征之健言京軍恐未可動東陽曰近韃靼與朵顏相結潮河以北古北口甚可慮若彼聲東擊西而我兵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遂罷議而中官苗逵力勸出師上為之動越三日癸未大同敗問至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于便殿問曰卿在廣聞苗逵搗巢功乎對曰臣聞之俘婦稚十數耳賴朝廷威德全師以歸不然未可知也上默然良久問曰我太宗頻出塞今何不可對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當時淇國公小違節制舉數十萬之衆委之沙漠柰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時都御史戴珊同召亦從旁贊決上遽曰微卿曹朕幾誤由是不果出（攷異據明史本紀召劉健李東陽在是月辛巳而墩軍敗問越三日癸未至似閣臣召見不止一次然據明史劉大夏傳則大夏召閣臣之第三日今据明史本紀書之而補出召見大夏于未之下）

上之召大夏也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稅歛有常何期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粵東西歲取香藥木材固以萬計宄可知也又問天下軍若何對曰窮與民等上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尅且過半安得不窮上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為人主先是大夏陳兵政十害且乞致仕上不許令詳具弊端宜革者以聞于是大夏舉南北軍轉漕番上之苦及邊軍困敝邊將侵尅之狀極言之至是召對略如前乃下詔嚴禁上察知大夏方嚴練事數召見咨決同時惟都御史戴珊以材見每有宣召或專及大夏或兼及珊諸大臣不能與也上嘗諭大夏曰臨事輒思召卿慮越職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頓首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矣揭帖滋弊不可為後世法上稱善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難太急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矣（攷異明史稿書劉大夏召對于宏治十六年之五月乙未且云自後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都御史戴珊數召見今攷孝忠自十三年以後屢召閣臣固不始于十六年而文升大夏戴珊之召明史本傳所載皆十七年事又據大夏本傳論民窮財盡及問苗逵廣東事特書于十七年六月蓋即在六月辛巳召對）

閣臣之後所謂越三日者是也輯覽明鑑書之十六年五月者蓋沿稿之誤重修三編始據實錄改正今從之惟明史本紀十七年但書馬文升戴珊召對事而遺卻大夏亦一疏漏也今召對人名年月皆據三編附識其異于此

甲申江西廬山鳴如雷次日大風雨平地水丈餘星子德安二縣人溺死者無算考異三編系廬山鳴于六月書據明史五行志在甲申今據之　秋七月癸巳命工部侍郎李鐩大理少卿吳一貫通政司參議叢蘭分道經畧邊塞　甲午左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參議熊偉分理邊餉以京營不出故也　八月戊辰命天下撫按三司官奏軍民利病士民建言可採者所司以聞　甲申免南畿被災夏稅　丁亥召吏部尚書馬文升都御史戴珊于煖閣諭以明年考察務訪實蹟柬公黜陟又以文升年高重聽再呼告之命左右掖之下階始文升為都御史王恕在吏部兩人皆以正直任天下事恕去人望皆歸文升迨為吏部年已八十修髯長眉遇事侃侃不少衰、是月復召劉大夏論軍務上欲宿兵近地為左右輔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為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為東衛從之先是大夏嘗乘間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上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不敵一鎮守其煩費可知上曰然祖宗來設此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用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大夏每被召跪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輒引避嘗對久遺不能興呼司禮太監李榮掖之出榮等陽修好于大夏而陰銜之至是因請設東西衛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揭蜚語宮門上以語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得行

明鑑曰中官監織造苛擾貪黷其弊百出孝宗以劉大夏之言罷之可謂能斷矣然既知中官之不可監織造寧不知其不可為鎮守者而猶以祖制為詞鐵牌之禁獨非祖制乎夫昏椓之倫其性皆全于陰其才則狡險而已其志則富貴而已而乃以廉望之是以望君子者望小人也若麥秀之在浙鄧原之在閩千百中不一二且度亦不過彼善于此耳何若專任畺吏之為得乎使大夏更力陳之孝宗未必不從其議何乃一聞擇廉之語輒為頓首稱善此三編

御批所以深為大夏惜也

九月庚寅錄囚諭法司不得任情偏執致淹獄囚　甲寅命太常少卿孫交經略宣大邊務　丁巳御煖閣召輔臣劉健等曰諸邊首功巡按御史察勘動淹歲年非所以示勸自今奏報以遠近立限違者詰治　經筵進講太監李榮等有以觸忌為言者上聞之諭輔臣曰講書須要明白直言不諱可傳語諸講官不必顧忌是時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觀望規諫不聞故特示之俾知上意所嚮云考異明史本紀書于是月丁巳下據憲章錄所載則以李榮來說講章內有以善道啟沃他也字不是對上語

上徵矣後恐諸講官因此顧忌乃時宣示並書于是月之晦日王圻續文獻通考亦云九月三十日正丁巳也今據本紀參憲章錄書之　是月復置起居注初洪武間設起居注後廢至是太僕少卿諸嶬言古者史官記言記動與至重也臣見陛下宣召羣臣多係帷幄造膝之言近臣不得與聞史官莫由紀錄失今不圖恐歲月綿遠傳聞各異無以究其始末乞敕廷臣曾蒙召問者備錄呈覽宣付史館庶幾聖君言動舉無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報可　冬十月戶部尚書秦紘聞召以年老連章力辭乞致仕賜敕乘傳歸明年九月卒年八十贈少保諡襄毅紘廉介絕俗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性剛果勇于除害不自顧慮其督兩廣威望尤著時以為偉人　十一月戊子罷雲南銀場上初即位減雲南銀課二萬兩十三年巡撫李士實言雲南九銀場四場礦脈久絕乞免其課報可及是從巡撫陳金言罷之　辛卯寇入莊浪　是月逮大理寺少卿吳一貫先是泰寧衛部十餘騎射傷海西貢使故都指揮僉事張斌以罪廢孫天祥入粟得祖官斌欲冒功起廢使天祥出關掩殺他衛三十八人指為射貢使者巡撫張鼐奏捷巡按御史王獻臣疑之方移牒駁勘會指揮張茂及子欽與天祥有郤詐為前屯衛文書呈獻臣具言天祥掩殺狀獻臣以聞未報而獻臣嘗令步卒導從遊山為東廠所發被徵以余濂代上命一貫偕錦衣指揮楊玉會濂勘之盡得其實論斌等死天祥斃于獄天祥叔父洪屢訟冤上密令東廠廉其事還奏所勘皆誣上信之欲盡反前獄出東廠揭帖示閣臣命盡逮一貫等會訊闕下劉健言東廠揭帖不可行于外既退復爭之上再召見青健等健對曰獄經法司讞皆公卿士大夫言足信上曰法司斷獄不當身且不保言足信乎謝遷曰事當從眾若一二人言安可信健等又言眾證不可悉逮上曰此大獄逮千人何恤苟功罪不明邊臣孰肯効力者健等再四執爭見上聲色厲終不敢深言東廠非一貫等既至上御午門親鞫之欲抵一貫死閔珪近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上不允珪執如初上怒命更擬珪終以原擬上謫一貫嵩明州同知獻臣前已貶上杭丞再貶廣東驛臣濂雲南布政司照磨茂父子論死而斌免洪得論功上勵精圖治委任大臣中官勢稍絀惟天祥及滿倉兒事皆發自東廠廷議猶為所撓云　召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為戶部尚書　十二月庚午申閉糴之禁　己卯寇犯靈州　甲申免湖廣被災秋糧

是月戶部覈奏天下戶口之數戶凡一千五十萬八千九百三十有五口凡六千一十萬五千八百三十有五　是冬以南京鴻臚卿王璟為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時以莊田故遣緹騎逮民二萬餘人畿輔騷動璟抗疏切諫尚書韓文等在內力持之管莊內臣稍得召還　是歲兩廣總督潘蕃請討思恩土官岑濬濬與岑猛相讐殺不已前制撫慶撫不服蕃平瓊州之亂奏請移兵勦之廷議未決而濬復掠上林武緣諸縣死者不可勝計又攻破田州猛僅以身免掠

其家屬五十餘人聞于朝兵部乃議調兩廣及湖廣兵合勦之

十八年春正月己丑小王子諸部圍靈州入花馬池遂掠韋州環縣自秦紘召還尋致仕遂虛制府不命官塡巡官無統攝邊備遂踈至是寇復分道入詔戶部侍郎顧佐往理陝西軍餉　乙未大祀南郊　甲辰小王子復陷甯夏清水營上曰清水營堡乃西陲要害寇直入焚掠邊弛甚矣其令巡按御史閱實以聞尋寇以攻靈州不克散掠內地指揮仇鉞邀其歸路與總兵官李祥擊走之　是月考察京外官一日上御便殿劉大夏戴珊同侍上曰時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者雖日見客何害因袖出白金賚之曰少佐爾廉且屬勿廷謝恐為他人忌也珊以老疾乞骸骨優詔勉留已大夏燕見復為珊請上曰彼屬卿言耶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强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朕以天下事付卿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歸大夏出以告珊珊泣曰臣死是官矣屬以新君嗣位不忍言去力疾視事疾作遂卒攷異諸書皆係之十六十七兩年今證之本傳言帝晚年且是年方嚴考察故有時當述職諸臣閉門之語其為是年之正月無疑也傳中敘其卒即在本年證之七卿表蓋十二月也　二月戊辰御奉天門諭戶兵工三部曰方今生齒日繁而戶口軍伍日就耗損此皆官司撫恤無方因仍苟且所致其悉議弊政以聞于是戶部尚書韓文等上言耗損之故有二有因災傷斂重逼迫逃移者有因懼充軍匠諸役賄里長匿報者若不加招撫之恩嚴稽查之法則逃移者永無復業之望匿報者別無清理之術如荊襄流民尤多宜簡命大臣一人往理其它各行省敕撫按等官招撫復業若逃避軍匠等役許首報更正違者罪之自後歲一稽覈仍令有司輕徭薄征以寬恤之上從其議三編質實引王世貞弇山堂別集言國家戶口登耗有絕不可信者如宏治十七年口至六千十萬五千八百三十五十八年戶至一千二百九十七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而正德元年戶僅九百一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三頗減三百八十二萬一千二百一口僅四千六百八十萬二千五十減一千三百三十萬三千七百八十五自是而劉六等亂中原藍鄖等亂楚蜀江廣無處不被兵而八年以後口部增至六千三百三十餘萬然則有司之造冊與戶科戶部之稽查皆兒戲耳　是月上御經筵學士張元禎請講太極圖西銘等書上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元禎家居閱二十年中外交薦不赴宏治初召修憲宗實錄累遷至學士充經筵日講官上頗向用元禎體清癯長不踰中人每日講上特設低几聽之至是欲大用不果　三月癸卯賜顧鼎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下戶部主事李夢陽于錦衣衛獄時上優禮外家皇后弟壽甯侯張鶴齡建昌侯延齡並驕縱多犯法夢陽上書陳二病一曰元氣之病謂士氣日衰也一曰腹心之病謂內官日橫也又陳三害一曰兵害二曰民害三曰莊場饑民之害又陳六漸一曰匱之漸二曰盜之漸三曰壞名器之漸四曰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蠱惑之漸六曰貴戚驕侈之漸累數千言而末言貴戚則專斥張鶴齡招納無賴罔利賊民勢如翼虎鶴齡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語誣夢陽訕母后罪當斬后母金夫人復訴

手上前上不得已下之獄已問劉健曰夢陽言事何若健曰小臣狂妄謫遷曰赤心為國耳上頷之踰月即降中旨宥出僅奪俸三月金夫人愬不已上不聽左右知上護夢陽請無重罪而予杖以泄金夫人憤亦不許未幾劉大夏召見于便殿謂曰若輩欲以杖斃夢陽耳朕寧殺直臣快左右心乎他日上遊南宮鶴齡兄弟入侍酒半皇后及金夫人起更衣上出游覽獨召鶴齡語左右莫聞也惟遙見鶴齡免冠首觸地自是稍斂迹（攷異據三編夢陽下獄在三月其上疏在二月出獄在四月皆見空同集令類記于三月下其游南宮一事亦見夢陽祕錄中蓋得之光祿卿張璞云云明史本傳及三編俱采入今從之）

夏四月戊寅命刑部侍郎何鑑撫輯荊襄流民從戶部尚書韓文之請也鑑周歷河南湖廣陝西連界閱實戶口得戶二十三萬五千有奇口七十三萬九千有奇因疏善後十事及軍民利病以聞

甲申上不豫

五月庚寅大漸召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諭曰朕承統十有八年年三十六歲遘疾殆不能興故召卿輩健等皆慰藉上曰朕自知命也朕守祖宗法度不敢怠荒天下事重煩卿輩又曰東宮年十五矣未選婚可亟令禮部行之皆應曰諾即令司禮太監授遺詔命就榻前書之執健手曰卿輩輔導良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卿等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越日辛卯召太子諭以法祖用賢午刻帝崩帝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寧民人康阜仁宣而後此其中興之令主歟

明史何喬新等傳贊曰孝宗之為明賢君有以哉恭儉自飭而明于任人劉謝諸賢居政府而王恕何喬新彭韶等為七卿長相與維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開元慶歷盛時矣喬新韶雖未竟其用而望著朝野史稱宋仁宗時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孝宗初政亦略似之不然承憲宗之季而欲使政不旁撓財無濫費滋培元氣中外乂安豈易言哉

壬寅太子即皇帝位以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除宏治十六年以前逋賦

戊申小王子犯宣府時寇乘喪大入連營二十餘里總兵官張俊遣諸將李稽白玉張雄王鎮穆榮各帥三千人分扼要害俄寇由新開口毀垣入稽邀前迎敵玉雄鎮榮各帥所部拒于虞臺俊帥三千人赴援道傷足以兵屬都指揮曹泰泰至鹿角山被圍俊力疾益調兵五千人持三日糧馳解泰圍又分兵救稽玉等皆潰圍出獨雄榮阻山澗援絕死諸軍大困收兵還寇追之行且戰僅得入萬全右衛城士馬死亡無算俊及中官劉清巡撫李進皆徵還御史郭東山言俊扶病馳援宜令贖罪許之

庚戌命太監苗逵監督軍務保國公朱暉為征虜將軍充總兵官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禦寇宣府

辛亥太白經天

六月庚申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敬皇帝廟號孝宗

秋七月加大學士劉健左柱國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謝遷

少傅兼太子太傅踰月東陽遷亦加柱國　八月甲寅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癸亥太白晝見凡六日　朱暉等出師分駐大同宣府會寇轉掠大同參將陳雄擊斬八十餘級還所掠人口二千七百有奇虜引去暉以捷聞丙子召暉等還加太保史琳太子少保琳尋卒暉之奏捷也列有功將士二萬餘人侍郎閻仲宇大理丞鄧璋往勘所報多不實而中官苗逵力持之會太監劉瑾用事乃悉如暉請　辛巳歲星晝見凡三日　京師自六月霪雨至于是月時東宮舊豎劉瑾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八人俱用事謂之八黨亦謂之八虎日導上遊戲由是怠于政事遺詔中當興罷者悉廢格不行大學士劉健等乃上言陛下登極詔出中外歡呼想望太平今兩月矣未聞汰冗員幾何省冗費幾何詔書所載徒為空文此陰陽所以失調雨暘所以不若也如監局倉庫城門及四方守備內臣增置數倍朝廷養軍匠費鉅萬計僅足供其役使寧可不汰文武臣曠職僨事虛糜廩祿者寧可不黜畫史工匠濫授官職者多至數百人寧可不罷內承運庫累歲支銀數百餘萬初無文簿司鑰庫貯錢數百萬未知有無寧可不勾校至如放遣先朝宮人縱內苑珍禽奇獸皆新政所當先而陛下悉牽制不行無以慰四海之望上雖溫詔答之而左右宦豎日恣增益日盛眾每上出帶刀被甲擁駕後內府諸監局僉書多者至百數十人光祿日供驟益數倍健等極陳其弊請勤政講學報聞而已　九月甲午申刻河鼓北斗晝見是日南京及蘇松常鎮淮揚寧七府通和二州同日地震（攷異明史本紀但書甲午南京地震今據五行志）　丁酉振陝西饑　以副都御史屠勳為右都御史　上踐阼未數月漸改先帝之舊戶科給事中劉茝疏諫曰先帝大漸召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於榻前託以陛下今梓宮未葬德音猶存而政事多乖號令不信張瑜劉文泰方藥弗慎致先帝升遐不即加誅容其奏辨中官劉瑯貽害河南宜按治僅調之薊州戶部奏汰冗員兵部奏革傳奉疏皆報罷夫先帝屬健等輔陛下乃近日批答章奏以愚侵法以私撓公是閣臣不得與聞而左右近習陰有干預矣願遵遺命信老成政無大小悉咨內閣庶事無壅蔽權不假竊報聞　冬十月丙辰小王子帥數萬騎犯固原總兵官曹雄軍隔絕不相聞副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時在平涼率輕騎晝夜行抵雄軍為之節度多張疑兵脅寇寇移犯隆德一清夜發火礮響應山谷間寇疑大兵至遁出塞　庚午葬孝宗敬皇帝於泰陵　十二月甲申御文華殿日講大學士劉健等請之也　辛丑命太監韋興填守湖廣興自成化末得罪久廢至是夤緣出守科道官言詔革天下填守內官非舊額者墨猶未乾乃復遣興無以示天下信方上之踐阼也劉健等釐諸弊政凡先帝所欲興罷者悉以遺詔行之而四方填守中官易置者多僅撤均州齊元而韋興復夤緣代均州于是兵

部尚書劉大夏復議上應撤者二十四人又奏減皇城京城守視中官皆不納頃之列上傳奉武臣當汰者六百八十三人報可大漢將軍薛福敬等四十八人亦在汰列於是福敬等故不入侍以激上怒上遽命復之而責兵部對狀欲加罪中官甯瑾頓首曰此先帝遺命陛下列之登極詔書不宜罪上意乃解至是復以興故大夏等再三爭執皆不聽

十二月丙辰長甯伯周彧請加侯封吏部言封爵重典其以恩授者皆出特旨未有如彧之自請者上是之時彧與東光民訟田為言官所劾尋有是請蓋效尤張氏兄弟也　丁巳詔修孝宗實錄英國公張懋為監修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為正總裁吏部侍郎張元禎焦芳為副總裁元禎以上嗣位擢居卿貳入東閣專典誥敕然元禎素有名譽晚而復出館閣諸人悉後輩見其言論意態以為迂闊又名位相軋遂騰謗議言官交章劾之元禎七疏乞休劉健力保持之健去元禎亦卒（攷異從實錄明史本紀不具明書系之是年十二月據武宗實錄為是月丁巳從之）　是月南京御史陸崑疏陳重風紀八事一獎直言古者臣下不匡其刑墨宋制御史入臺踰十旬無言有辱臺之罰令郎署建言如李夢陽楊子器輩當加旌擢而言官考績宜以章疏多寡及當否為殿最二復面劾舊制御史上殿被劾者趨出待罪即唐人對仗讀彈文遺意近率封章奏聞批答未行彌縫先入乞遵舊典面奏立取睿裁三明淑慝尚書劉大夏王軾以病乞休張元禎陳清屢劾不去賢不肖倒置實治亂消長之關宜勉留二人放還元禎等四覈命令近者言妨左右頻見留中事出所私輒收成命乞令諸曹章奏俱具數送閣已行者備考稽未行者便奏請五養銳氣御史與都御史例得互糾行事不宜牽制六均差遣御史以南北為限顯分輕重自今除巡按面命外其它差遣及遷轉資格宜均擬上請以示一體七專委任河南道有考覈之責請擇人專任八勵庶官郎中田岩姚汀員外郎李承勛胡世甯等二十人皆宜顯擢章下所司時不能用　禮部尚書張昇條奏四方災異自今年正月至九月天鼓妖星山崩地震霾雨暴風雷火水旱之變凡百三十餘處而南京根本重地地亦震尤變之大者然兆于先帝賓天之前示于陛下踐阼之始天心仁愛伏願陛下清心潔己延訪公卿聽用忠諫屏去邪諛節省濫恩謹修邊備以協人心而回天意疏入下所司議當興革者以聞　是冬小王子諸部入鎮夷所指揮劉經死之　是歲平思恩州先是岑濬攻破田州總督潘蕃奏請調集三廣官士軍十萬八千餘人與總兵官毛銳太監韋經等分六哨各取道共抵賊砦尋賊分兵阻險我軍緣崖而進濬勢蹙遁入舊城諸軍圍攻急濬自縊城中人獻其首前後斬捕四千七百九十級俘男女八百人盡平其地捷聞璽書嘉勞兵部議濬既伏誅不宜再錄其後而岑猛世濟凶惡亦宜停襲請改思恩田州俱為流官以雲南知府張鳳平樂知府謝湖俱陞廣西右參政掌

恩恩田州府事　哈密忠順王善巴卒子巴爾濟舊作拜牙即襲昏愚失道國內益亂先時土爾番酋恭蘇爾方嗣位桀黠踰于父見哈密不振復有併吞之志

明通鑑卷四十二

紀四十一柔兆攝提格盡一年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

正德元年春正月乙酉享太廟　己丑大祀天地于南郊　甲午大學士劉健等言郊壇廟享內官內使隨從數多今祭太社耕耤田在遍地方窄狹至釋奠大典太學生徒圜橋觀聽尤不可無以肅觀瞻乞查照正統以前舊制定為名數勿使仍前冗濫上嘉納之　乙未以山陵甫畢免宴並罷上元燈火　戊戌兵部言陝西守臣各報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寇擁眾數萬毀邊牆散入固原諸處宜敕都御史楊一清隨宜徵調延寧游兵及莊浪土兵相機戰守別選錦衣千戶一人星馳赴彼偵探實情乃敕千戶居璋往　是月召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為左都御史　以巡撫陝西左副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等處邊務兼督馬政時一清上言寧夏花馬池與武營亙抵高橋二百餘里為寇入邊門戶近因警報議調延綏遊兵土兵分布防禦而無一人至者以事關各鎮不相統攝彼此牴牾故也宜簡大臣一人為總制無事則常駐慶陽有警則往環縣韋州諸處居中調度如彼出套即行經略花馬池一帶庶幾有備無患全陝可安兵部尚書劉大夏即請以一清任之一清遂建議修邊其略請陝西各邊延綏據險寧夏甘肅扼河山惟花馬池至靈州地寬延城堡復疎寇毀牆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皆受患成化初寧夏巡撫徐廷璋築邊牆緜亙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年後邊備疎牆塹日夷宏治之末寇連侵略以至于今秦紘僅修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塹七百里不足捍敵臣久官陝西頗悉形勢寇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既至召援輒後時欲戰則彼不來久持則我師坐老臣以為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今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襄唐之受降城也夫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扼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屬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

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因條上墩臺守軍及置衛所增兵備各地勢事宜上可其議大發帑金數十萬使一清築牆未幾而劉瑾搆之僅成要害間四十里之地而止（攷異一清請築邊墻本末見明史本傳諸書多系其總制三邊去年之冬蓋因寇犯固原隆德一清自平凉往援為疑兵而寇遁遂牽連並記耳證之正德實錄命一清總制三邊在是年正月癸卯惟憲章錄系之正月與明實錄合今據之參本傳書于正月之末）二月壬子御經筵大學士劉健等請之也上自去年冬月後以天寒輟講健等乃以正月復請之始定遣官知經筵同知經筵事至是仍循每月初二日例　乙卯巡撫保定僉都御史王璟請革皇莊上之即位也太監夏綬乞于真定諸府歲加葦場稅少監傅琢請履畝覈靜海永清隆平諸縣田太監張峻欲稅寗晉小河往來客貨詔皆許之又以莊田故遣緹騎逮民魯堂等二百餘人畿南騷動璟抗疏切諫下廷臣議僉言此千百頃瑣瑣之利恐不足以孝養兩宮宜悉革之通給小民領種有旨令再議于是尚書韓文等覆題謂畿民宜加存恤若謂莊田以奉兩宮不可給散小民則宜移文巡撫官覈實召人佃種畝徵銀三分解部輸內庫進用其管莊內官仍悉召還庶地方得免侵漁之害上曰卿等為民意良厚但朕奉順慈闈事非得已管莊各留內官一人校尉十人餘悉召還子粒如擬徵銀不許分毫多取如有仍前生事為民害者令巡按御史具實以聞大學士劉健等復言皇莊既以進奉兩宮自宜悉委有司不當仍主以私人反失朝廷尊親之意因極言內臣管莊擾民不省（攷異王璟請革皇莊事見明史本傳系之武宗嗣位之下惟劉健傳特書元年二月證之實錄蓋是月乙卯也請革皇莊始于王璟廷議從之因上令再議韓文始有召佃徵銀之請上復欲留管莊內官一人校尉十人故劉健復有責之有司撤還內官之請實錄所記尤為明析今據書之）　丁巳遣官行釋奠禮于先師　乙丑耕耤田　戊辰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言事為宦官所撓傳示上意令閣臣調旨大學士劉健等不奉命別擬以奏上不聽健等力諫謂奸商壞亂鹽政武臣負罪玩法壯征將士無功授官御用監書篆濫用匪人皆宜痛抑令陛下不信大臣而信羣小欲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舊制臣等豈敢苟從所擬四疏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健等又言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更迄無寧日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為之再擾查革弊政則謂之紛更憂在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逕行改易比為戶兵等部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日未奉玉音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既非亦當明加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如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朱熹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居乎其位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上慰留之然疏仍不下又數日健等復歷數政令十失而指斥貴戚近倖尤切因再申前請上不得已始下前疏令所司詳議健等知志終不行各上章

乞骸骨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上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益切齒初孝宗之末外戚慶雲壽寧家人及商人譚景清等奏請買補殘鹽至百八十萬引戶部尚書韓文條鹽政夙弊七事論殘鹽尤切孝宗嘉納未及行而崩即入上登極詔中罷之侯家復奏乞下部更議文等再三執奏弗從竟如侯請于是內閣及言官復論之詔下廷議文言鹽法之設專以備邊今山西饑寇方大入度支匱絀飛輓甚難奈何壞祖宗法致誤邊防景清復陳乞如故文等請執付法司事始已戶部疏中首論奸商壞亂鹽政即指景清也于是失利者以為事始于文銜之尤甚　癸酉罷採寶石西珠時中旨傳采辦下戶部尚書韓文請屏絕珍奇以養儉德從之　己卯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皆先後上疏乞致仕不許　三月甲申上幸太學釋奠于先師禮畢御彝倫堂祭酒司業進講畢還宮　乙酉錦衣千戶屠璋自陝西勘事還奏稱鹽池之役陣亡十八人亂馬川之役指揮張瑛中流矢死者又十八人今寇已出套東渡宜行一清督各鎮守臣隨宜區處時都給事中艾洪等劾太監陸誾御史劉淮等冒功掩罪而所報衝鋒三次當先之將士或身在京師而冒報名姓或令人頂替而妄作已功因及苗逵朱暉敷奏失實淮等紀功之冊宜行覆勘報聞俟查明酌處之　丁亥大學士劉健等言自開講以來不時傳旨暫免者多以兩宮朝謁為詞近又云擇日乘馬臣等愚見以為乘馬等事似與講學兩不相妨至于慈宮問安往來不過頃刻且兩宮以宗社為念見皇上勤于講學亦必喜動顏色今以頃刻之問安而廢一日之學業恐非所以慰慈顏承尊意也伏乞日勤聽講除舊例假日外其餘尋常之日不暫停免使臣等得以少効涓埃則聖德日隆聖治日新矣報可　先是正月天鼓鳴二月陝西地震星斗晝見于是六科給事中張文等十三道御史李鉞等先後上書請重輔導抑權幸清弊政未言劉健等執奏鹽法等十事未及施行而薊州草場雖有查撥之命小民未得實業大臣如南工部尚書李孟暘等之不職宣府巡撫都御史李進之失機都督僉事神英父子之贓罪皆未明正黜典弊之大者也詔下其章于所司　夏四月癸丑五府六部等衙門英國公張懋等合詞上疏其略曰自古人君未有不以憂勤而興驕佚而壞者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成王初政周公作無逸以訓之誠見夫廢興之機于此焉繫不可以不慎也我太祖高皇帝百戰而得天下深懼後世溺于宴安故作皇明祖訓首謂守成之君當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為心則能承受天眷若生怠慢禍必加焉貽謀之遠蓋與古人異世而同符也仰惟皇上嗣位以來日御經筵躬親庶政天下喁喁望治邇者忽聞燕閒之際留心騎射甚至羣小襍沓徑出掖門游觀苑囿縱情逸樂臣等聞之不勝驚懼昔漢文帝從霸陵欲西馳下峻阪袁盎諫曰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騁六飛

馳不測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宋孝宗常親鞍馬薛季宣諫曰毬馬之事惟陛下所以習勞講武至于衛生之害積于細微銜橛之危起于所忽則不可不慎夫家累千金坐不垂堂蓋謂所託者重也陛下負託之重豈但千金之子而乃自釋端拱之安以犯垂堂之險萬一御者蹉跌銜轡有失左右不及致力將如之何仰惟天縱聖明初無此念必左右近侍引之非道陛下不察而誤蹈之臣等實為寒心況去歲以來災異迭見若復從事佚樂何以感動天心疏入上嘉納之是時上好微行故懋等言之尤切攷異法傳錄載張懋等諫騎射于三月明書載上始微行于五月證之武宗實錄在是月癸丑疏中所言皆微行騎射事也明史張輔傳言武宗即位與羣小狎遊懋率文武大臣諫其言皆切直然此疏諸書皆不載全文今據實錄增　御馬監太監陳貴葉陽以馬房屋宇傾圮奏欲開耕草場地以資修理費戶科都給事中張文等言我朝養馬仿周人牧師之制于內甸民耕之外各營設置草場每夏秋收放縱其馳逐馬大蕃息而武事以修所以尊國勢而防寇患也近日錦衣指揮傳聰御馬太監錢能各緣父兄之故請草場為業既誤許之于是貴陽遂有此奏臣等考之正統時提督人員有侵其地者英宗皇帝令改正戒再犯必殺毋赦成化中太監李良都督李玉等又各侵苜蓿地詔罰玉俸三月仍遣官覈實以正其經界近年太監覃昌陸愷奏討香河等縣草場壽府仁壽宮奏撥永清等縣草場給事中周旋查出先帝又令照數還官夫莫尊于母后莫親于皇弟先帝不得而私之貴陽聰能何人乃敢以香火為請而留數百畝以修理為詞而乞數千畝是欲以一時之私情而壞累世之成憲將必至于草場蕩廢馬政空虛而後已武備削弱戎狄生心患莫大焉乞絕其私請令原差科道官通行覈實辨別定界並揭累朝禁約之旨使知遵守不敢輕犯上是之仍令修理工完即止　丁巳吏科給事中胡煜以災異上書其略曰臣聞變不虛生必有由致惟人主一心與天心相為感通苟不務勤學則無以正心修身夫一念之不純一動之失中皆足以干陰陽之和故近古之君不但勤于晝學而又擇選名儒夜直禁中不時召對所以防非窒欲為持守身心之助也今陛下以英妙之年正力學之時暮夜既無召對之條晝日又鮮勤學之益雖曰日御經筵然儒臣之講未畢而已有鴻鵠之思几席之讀未幾而倏興逸樂之想惟閒與近倖導諛者不時游玩雜巧滿目一暴十寒得之方微耗之已甚聖學如此何由緝熙光明伏望日新以清化源遠佞以端好尚又必選文學名臣侍從左右朝夕講誦以開廣聰明凡內外章奏悉付內閣大臣議定而行則憂勤惕厲之心勝宴安愉佚之志亡正心以正朝廷何患天下之不治天變之不消耶下所司知之　吏部尚書馬文升請致仕許之初文升承遺詔汰傳奉官七百六十三人詔留太僕李綸等十七人餘盡汰之既而中官王瑞復請用新汰者七人文升持不可給事中安奎劾得瑞納賄狀劾

之瑞恚誣文升抗旨更下廷議皆是文升上終不聽文升因乞歸不許是時朝政已移于中官文升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推兵部侍郎熊繡可任繡不欲出外頗怏怏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私文升連疏乞休至是始得旨乘傳歸賜璽書優禮之攷異文升致仕實錄分書于三四兩月蓋連疏乞休至是始許之也據實錄致仕歸在是月丁巳三編亦系之四月今從之

癸亥兵科給事中楊一渶以上好騎射時出微行上疏言人主不可有他嗜好馳驟弓矢尤非所宜況深居九重必出清道豈易輕易游行秦皇巡幸變起副車武帝微行戒嚴柏谷蓋天下重器置之安處則安置之危處則危萬一不虞所關非細疏入下所司知之

丁卯以吏部左侍郎焦芳為本部尚書代文升也芳粗鄙無學識好嫚罵劉健謝遷諸正人皆惡之芳既積忤廷臣乃深結奄宦以干進上初即位廷議以國用不足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何況縣官諺云無錢揀故紙今天下多逋租匿稅不是撿索而但云損上何也上聞大喜至是文升去遂代之

是月南京祭酒章懋乞致仕不許　文升之罷也言官卬俊石介等薦南京吏部尚書林瀚上用焦芳乃改瀚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命未至瀚引疾乞休因陳養正心崇正道務正學親正人四事優詔慰留尋及南京諸臣條時政十二事語涉近倖多格不行

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隨奏每歲熱審行于京師而不行于南京五歲一審錄詳于在京而略于在外請更定兩京內外皆一例從之

五月丙申減蘇杭織造歲弊三分之半從工部尚書曾鑑之請也時內織染局奏蘇杭織造上供錦綺為數二萬四千有奇鑑力請停罷乃有是命

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大夏以請汰填守中官及武臣不悅于上未幾又言填守中官如江西董讓薊州劉瑯陝西劉雲山東朱雲貪殘尤甚乞按治上皆勿問大夏自知言不見用遂連疏乞骸骨至是許之加太子太保賜勅馳驛歸給事中王翊張襘請留之吏部亦請如翊襘言不報

戊戌科道毋得挾私舉劾先是馬文升致仕廷議推補吏部御史王時中言銓衡重寄如閔珪劉大夏不宜在推舉之列戶科給事中劉菃言別天下之賢才在公論寄天下之公論在科道若公論不明賢不肖倒置天下未有不亂者大夏官至二品不為子乞恩歷官數十年家不踰中人之產蓋亦一時之望而言者齗齗不可是非之乖謬甚矣乞究治造言無實之人庶老臣得安其位而行其志時閔珪亦連疏請休上慰留之乃有是詔攷異事見明史劉菃本傳證之實錄即在大夏致仕之後而閔珪亦以四月請致仕此蓋為留珪而發也今從之

甲辰諭戶部會各官議經制事宜先是總督倉儲戶部侍郎陳清兵科給事中徐忱各疏言倉庫空虛可慮給事中張文等亦以為言于是尚書韓文會英國公張懋等議謂京庫銀兩歲入者為一百四十九萬兩有奇以歲用言之給邊折俸及內府成造實冊之類為一百萬兩餘皆貯之太倉以備餉邊急用故太倉之積多或

至四百萬少亦半之近歲所入以積久逋除虧于原額而所出乃過于常數蓋一歲之用已至五百餘萬兩矣今海內虛耗兵荒相仍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費若非痛懲侈靡務為減節豈能轉嗇為豐以濟一時之急邪因條具經制八事一崇節儉二裁冗食三節冗費四贓罰解部五處置鹽法六清查積朽七錢鈔折銀八清釐草場詔下所司詳究近年支用日漸增加多至數倍之由及運送各邊銀兩已用未用之數並有可行長策仍議處以聞　丙午擢兵部侍郎許進為本部尚書代劉大夏也進始起佐兵部兼督團營時劉瑾用事進亦多委蛇徇其意而瑾終不悅方督團營時與瑾同事每閱操談笑指揮意度閒雅瑾及諸將咸服一日操罷忽呼三校前各杖數十瑾請其故進出權貴請託書示之瑾陽稱善內竊銜之 攷異許進代劉大夏為兵尚事見明史本傳七卿表系之五月證之實錄則本月丙午也法傳錄憲章錄書召總制宣大右都御史劉宇為兵部尚書又並劉大夏致仕同繫之九月皆誤也宇以明年四月代閻仲宇為兵尚蓋進以是年十月改吏部而仲宇代之明年仲宇致仕乃以宇代之三年進以吏部致仕宇又代進證之明史進傳與七卿表相代年月皆合今據之　六月辛亥以內官監太監劉瑾提督十二團營　乙卯南京科道官牧相等奏請自今百司章疏若朝廷大政必由內閣六部而以公論付臺諫勿令徑從中出禮部覆奏謂宜從其言上曰朝廷自有處置不省　辛酉禁吏民奢靡踰制　免陝西被災稅糧是日大風雨雷震郊壇獸瓦庚午敕羣臣修省于是大學士劉健等上言自古人君以勤敬為德怠荒為戒伏覩陛下近日以來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游戲漸廣茲當長夏盛暑之時經筵日講俱各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何以消日且更有何事大于此者夫奢靡無度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鈞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鬬之象不可施于宮禁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褻于前臣等不勝憂懼疏入上曰自古帝王不能無過而貴于改過覽卿等奏具見忠愛之忱朕當從而行之一時廷臣以災異應詔陳言者禮部尚書張昇工科給事中陶諧禮科給事中葛嵩監察御史王渙吏部主事孫磐及六科給事中連名之張良弼十三道御史連名之熊卓等下內閣議于是健等上言臣等看得府部等衙門災異陳言各本詞意懇切有臣等所不及知者竊恐萬幾之繁不暇徧覽謹擇其所陳時政切要者恭錄以進請置坐隅分為數類曰無單騎馳驅出入宮禁曰無頻幸監局泛舟海子曰無事鷹犬彈射曰無納內侍進獻飲饍伏望朝夕覲省以成聖德報聞 攷異事見明史劉健傳傳中所言錄廷臣所陳時政切要者不著姓名亦不言何時所陳今證之實錄自劉健等以下府部臺諫皆以災異應詔陳言下之內閣健等因條錄其切要者以進即張昇等諸人之疏也今參健傳並武宗實錄統系之庚午下　丙子南京暴風雨雷震孝陵白土岡樹　秋七月己卯以夏儒為錦衣衛指揮使尋進中軍都督府同知時上將大婚儒皇后父也　辛巳減光祿寺供奉時國用不足給事中張文等疏請節用戶部集議請韓文

等所言冗食冗費宜令光祿寺查看每年所徵廚料及內外近侍官員每日所費酒饌有不急之用悉從減省得旨准行予〻定該寺會計膳羞供應視宏治元年日增一倍禮部言日費如此歲費益多宜令開具凡昔無而今有者去之昔少而今增者減之必使仍復舊規以紓民力而充國蓄詔從之　壬午南京六科給事中李光瀚等因災異言事謂災異所見大都陰盛陽微意者戎狄宦官之應如北寇屢犯邊疆而太監苗逵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無功冒賞實足啟戎心而輕中國大學士劉健等所陳鹽法邊功利害留中不報而太監高鳳李榮納賂招權顛倒國是將使老臣不安其位乞追奪逵等賞贈裁抑鳳等權寵然後精選內外主將親信內閣大臣議其興革之當先務者十三道御史陸崑等亦以為言並請裁革新添南京守備內臣廣開言路屏絕宴遊騎射疏入俱下所司知之　癸未戶部尚書韓文復會英國公張懋等議覆近年支用加增之由及再陳可行長策言臣等追維其故銀兩之用由于京軍屢出調度頻繁山陝饑荒供億加倍往者孝廟登極賞賜悉出內帑戶部止湊銀三十餘萬兩今則銀一百四十餘萬皆自戶部出矣往者內府歲造金冊皆取諸內庫今則戶部節進過一萬四千八百餘兩矣在者戶部進送內庫銀止備軍官折俸今則無名賞賜無益齋醮皆取而用之矣此銀費所以日增也招收投充之匠傳陞乞陞之官役占影射之軍皆夤緣權貴蠹公營私或臣下建白而裁革不行或方行裁革而旋復仍舊深根滋蔓潛耗京儲此冗食所以日增也光祿寺供應每告不敷內監局工作略無停息至如玉帶蟒衣一槩濫賜其各瑣屑不能枚舉此冗費所以日增也伏望陛下深懲夙弊俟諸司查奏至日應裁革減省停止者即賜施行其各邊解送銀兩已用未用數目及有無冒支侵耗之弊宜行各邊巡按御史清查造冊以憑追繳至可行長策則各處稅課司河泊所及山場湖陂田土或被奸民侵占或係王府舊嘗陳乞為業者盡取還官召人佃種如例徵租解庫備用而沿邊屯田昔年禾黍盡入荊榛宜勅各邊總制會同巡按督同巡守管屯等官清查舊友及新增頃畝除已給軍領種外召人佃種如例徵銀或增或減便宜行之似此數事亦可稍助公家之費上曰然屯田積穀乃飭邊上策前代及國初太祖成法昭然可攷今沿邊及遼東屯田其擇御史能者分行覈實責效不可虛應故事　戶科都給事中張文給事中劉蒞薛金等以災異應詔陳五事一謹內批謂邇者中外請乞直從批答無不賜准其為各科參論或諸司執奏者一切報罷是非不一事理乖舛書而不法後嗣何觀請謹嚴以杜罔上行私之漸一裁冗員謂內臣遷改增添紛然襍出如劉杲吳祺等之兼督倉場溫祥范亨等之驟進司禮余慶黃準等之同守南京官多事擾乞通查裁省以遵明詔一節恩禮謂貴戚宗藩比多請乞如駙馬崔元林岳建昌

侯張延齡之乞田土崇府德府之奏子粒嶽府之撥屯地蜀府之買引鹽宜一切停止以拯民窮一肅京儲謂京通倉提督太監蔡用等欲將己革疆夫囤基各色錢物仍追收備用奏賜俞允歲計銀七萬四千兩其它巧取固可類推乞寘之法以儆奸貪一清牧地謂頃議清查馬房草場土地以餘畝空閒委棄可惜與其為小人壑欲之資孰與助邊方萬一之急而太監甯瑾陳貴等奏蒙停免仍留牧放以便己私乞申前命差官清查仍寘瑾等于法以戒將來疏入忤旨責文等具狀自劾文等復執奏如初但以言之戇率請伏罪姑宥之仍罰俸各三月　己丑夜有星見紫微西藩外如彈丸色蒼白越數日有微芒見參井間漸長二尺如帚西北至文昌欽天監奏言恐日久不消為咎非淺蓋慧之漸也　庚子夜彗星見光流東南長三尺越三日壬寅長五尺許掃下台入太微垣攷異據三編庚子是月二十三日蓋是月戊寅朔也實錄書庚子則云青州府諸城縣彗星見有光流東南云云證之明史五行志皆不言起于青州今仍據三編書之　是時八黨竊柄朝政日非災異迭見于是南京御史陸崑偕同官上疏極諫其略曰自古宦豎欲擅主權必先蠱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以極耳目之娛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天下喁然望治乃未幾寵倖閹寺顛覆典刑太監馬永成魏彬劉瑾傅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為蒙蔽日事宴游上干天和災祲數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輩必謂宮中行樂何關治亂此奸人蒙君之故術也陛下廣殿細旃豈知小民窮簷蔀屋風雨之不庇錦衣玉食豈知小民祁寒暑雨凍餒之弗堪馳騁宴樂豈知小民疾首蹙額赴訴之無路日者雷震郊壇彗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翔貴京城盜賊橫行可縱情恣欲不一顧念乎伏望側身修行屏永成輩以絕亂源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疏入上不省　是月司禮監傳旨以大婚禮需銀四十萬兩先是尚書韓文以上即位後山陵大婚及賞賚需銀一百八十萬兩有奇部帑不給請先發承運庫詔不許文又請賞賚自京邊軍士外請分別給銀鈔稍益以內庫及內府錢並暫借勛戚賜莊田稅而勅承運庫內官核所積金銀著之籍且請罷諸不急費上不欲發內帑命文以漸經畫至是文以戶庫空虛請先發十萬兩因言海內虛耗加以水旱頻仍邊儲缺乏皇上初服宜慎儉德懷永圖禮有定制非臣下所敢輕議然百凡賞賚必酌時宜從省約庶幾以身示樸由近及遠而財用以充監察御史趙佑言左右以婚禮為名將肆無厭之欲計臣懼禍而不敢阻閣臣避怨而不敢爭用如泥沙坐致耗國不幸興師遣饑饉將何以為計哉其後有詔得減四之一　八月乙卯命內官監崔杲等往南京織造綵粧緞匹工部尚書曾鑑言皇上嗣位詔停織造德音方布何乃輒復沮之今東南水旱相仍生民失業況綵粧緞一匹用數十人之工踰半年而後可完夫服以彰德賞以酬

勞賚之有節則得之者寶藏珍重以爲奇濫則亦以尋常視之耳伏望躬行節儉裁抑賜予勿使重困地方六科給事中陶諧等十三道御史杜旻等亦以爲言不聽攷異南京織造之遣據明史本紀在八月乙卯與實錄同三編列之九月攷之實錄是因織造奏請長蘆鹽引故陶諧杜旻等以爲不可許且并請停織造三編蓋牽連並記耳今據實錄分書之 戊午立夏氏爲皇后 丙寅劉健等言視朝太晏近者兩月以來或至日高數丈侍衛執役人等不能久立俱縱橫坐臥棄仗滿地四方朝見官吏外國朝貢使臣疲于久候非但精神困倦抑且廢時誤事夫早朝乃人君首務天下觀瞻于此焉繫況當天變民窮之日恐懼修省猶恐不及若君怠于上臣荒于下太平之治何以能成臣等叨膺重寄憂切于中誠恐聖心別有所繫妨誤不小故敢冒死上陳上曰知之矣尋又以災異上言人君所畏惟天惟祖宗皇上紀元之初天變迭見所以仁愛警戒者至矣祖宗之制每日早起祝天拜廟然后視朝遇節日忌辰因事祭告必親自行禮近來每遣親王代行似于尊祖敬宗之義有所未盡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中世雖以日易月亦止行之宮中今先帝大喪小祥未久雖大昏事重吉禮告成而思慕之誠自不能已向嘗屏去鷹犬停止騎射小大臣民莫不欽爲聖德近者傳聞或有群小引誘造成玩器深夜之際廣爲游樂萬一有之似于諒闇之禮有所未合前代之典凡遇天變必減膳撤樂今當修省之時而爲怠荒之事似于敬天之義有所未安況視朝日遲午奏多至日暮誠恐起居無常寢膳失節以致耗費精神妨誤政事伏望敬天勤民節財省役進賢去佞賞功罰罪庶幾民心可慰而天意可回上曰卿等所言皆爲朕憂民之事朕當從而行之然羣小錮蔽日深不能改也 是月致仕吏部尚書王恕上言自古明王之治天下良臣之輔太平其嘉謀讜論之大要無過乎大公至正而已如發號施令進賢退姦賞善罰惡安邊治內與凡一切政務必須處之得其公正然後可以服人心而成善治至如嚴軍法以肅邊境裁冗員以節財用重官爵以惜名器禁僭侈以化民風存羨餘以備不虞給民業以均貧富皆今日致治保邦之急務也老臣無以報國輒効愚直以仰副陛下詢謀求治之盛心伏惟采而行之臣死且不朽先是上登極覃恩遣使賚敕存問且諭以有嘉謀讜論毋有所隱故恕有此奏云 九月戊寅上御經筵先是經筵既開以暑月停免至八月大學士劉健等以爲請而是時上方大婚命俟九月至是司禮監復傳旨欲免午講健等以先帝故事日再進講且四書尚書聖賢之大道固當先務若通鑑大學衍義皆指陳治道之書不可不講伏乞聖明少留數刻令臣等照舊每日二次進講庶幾盡保傅之責以免曠職之愆諭以知之然卒力爭不可得 中官崔杲等督織造將之南京奏乞長蘆往年支剩鹽一萬二千引上欲許之給事中陶諧徐昂御史杜旻邵清楊儀等先後諫尚書韓文等言鹽課之設專備邊餉與織造無干

成化宏治年間弊端始開先帝深知其害即已停止近奉極詔書復申其禁今若允杲等所奏是詔爲虛文何以令天下請並織造停之如詔杲等所言不允劉健等復言之上召健等至煖閣面議頗有所詰問健等皆以正對上不能難最後厲色曰天下事豈皆內官所壞朝臣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因命盬引悉如杲請健等退再上章力言不可上自愧失言乃俞健等所奏一時中外咸悅以上庶幾改過于是健等始有去八黨之計　冬十月丁巳大學士劉健謝遷等戶部尚書韓文等請誅太監劉瑾等不果瑾自以內官監兼督團營漸見信用日與馬永成等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導上佚游又勸上令鎮守內臣各進萬金奏置皇莊增至三百餘所畿內大擾健等謀去之連章請誅瑾等皆留中不報會給事中陶諧御史趙佑等交章論劾章下閣議健等持之甚力先是尚書韓文以八黨用事每朝退與僚屬言輙泣下郎中李夢陽進曰公泣何爲比諫官疏劾諸奄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固爭去八人易易耳文捋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縱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報國即令夢陽草疏既具文讀而刪之曰是不可文文恐上弗省不可多多恐覽弗竟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其略曰臣等伏覩近日朝政日非號令失當中外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邱聚劉瑾高鳳等造作巧僞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俳優襍劇錯陳于前至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攸占恐非吉兆緣此輩細人惟知蠱惑君上自便其私而不知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齏粉若輩何補于事竊觀前古奄宦誤國爲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其明驗也今永成等罪惡彰彰若縱不治將來益無忌憚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奮乾綱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明正典刑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祚疏入上驚泣不食乃遣司禮中官李榮王岳等至閣議一日三反欲安置之南京遷以爲處之未盡欲遂誅之健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于是健遷聲色俱厲惟李東陽語少緩王岳者素剛直嫉邪慨然曰閣議是具以健等言白上八人者乃大懼以瑾尤巧佞很戾敢于爲惡乃謀使瑾入司禮監執事權以爲脫禍固寵計謀既定會焦芳微聞閣中議遣人馳告瑾謂健將以明日約文及諸九卿伏闕面爭而岳從中應之于是八人者夜伏上前環泣以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餧狗矣上色動瑾進曰害奴儕者王岳也上曰何故瑾曰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此上大怒立命收岳擢瑾掌司禮監永成大用掌東西廠各分據要地詰朝事遂中變　戊

午大學士劉健謝遷致仕是日韓文等方再請誅瑾等忽有旨召諸大臣入至左順門傳迎謂曰事毋濟公等第堅持尚書許進曰過激恐生變健不應有項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遽寘于理幸少寬之上當自處耳衆相顧無言韓文乃抗聲數八人罪侍郎王鏊助之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榮曰上非不知第欲少寬之耳鏊直前曰設上不處奈何榮曰榮頭有鐵裹耶敢壞國事遂退于是健遷即日求去東陽亦繼之故事輔臣乞休必俟三四疏乃允瑾等惟恐其去之不速又見上屢以逆耳獻之遂矯詔聽健遷致仕歸而獨留東陽岳謫充南京淨軍瑾復遣人追殺之于途于是中外大權悉歸于瑾文臣之禍自此始矣攷異據明史紀傳及崆峒集所記皆丁巳戊午連日事丁巳則韓文等請誅劉瑾之日戊午則劉健謝遷致仕之日中間擢劉瑾掌司禮監馬谷二人分掌東西廠則在丁巳之夜戊午之朝蓋處分既定而後召諸大臣等示以自處之諭故健等知事已變乃請致仕諸書所記次序不明今參實錄書之健等致仕即在是日紀中特著之證之實錄則瑾等矯詔許之故事輔臣乞休以下數語皆據實錄增入　己未李東陽復請致仕詔慰留之先是請誅瑾等疏相傳以為東陽秉筆後以閣議少緩故不及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泣為使當日多出一語與我輩同去矣東陽嘿然攷異健等請誅劉瑾之疏明史稿系之八月下所謂留中者是也十月丁巳之疏則韓文率九卿請誅瑾而閣臣力持之紀中以為劉健等主之者是也健等之劾主稿者東陽文等之劾主稿者李夢陽故東陽秉筆之語明著之實錄中諸書不載今据增至于東陽之留人亦幸其留則似後修實錄之曲筆也今不取　壬戌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侍郎王鏊兼翰林學士並入內閣預機務初許進輩以年資推芳入吏部劉健不悅曰老夫不久歸田此坐即焦有恐諸公俱受其害耳及是果附劉瑾謀柄政而廷議獨推鏊瑾迫公論令鏊與芳同入閣芳裁閣章奏一阿瑾意鏊雖持正不能與之抗事有不可與東陽彌縫其間多所補救東陽雖居首輔嘗委蛇避禍芳嫉其位己上日夕構之于瑾會通鑑纂要成瑾以謄寫不謹欲因以為東陽罪東陽大窘芳為解乃得無事　戊辰奉詔停免日講大學士李東陽等上言先帝初年日講恒至歲暮皇上去年亦至十二月十四日方止況今冬節甚遠天未甚寒停止講讀似乎太早伏乞收回成命仍舊日講不納　己巳大學士焦芳辭吏部印許之芳實欲兼掌部印專進退百官之權以東陽勸之乃辭自是彌不悅攷異据明史七卿表芳入閣仍掌吏部印此初命也證之實錄則芳辭吏部聽之諸書不載今据增　癸酉戶科給事中劉蒞刑科給事中呂翀抗疏請留劉健謝遷其畧言二臣不可聽去者有五孔子稱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為難二臣皆先帝所簡以遺陛下今陵土未乾無故罷遣何以慰在天之靈不可一也二臣雖以老疾辭實由言違計沮不得其職而去陛下聽之亦以其不善將順非實有意優老也在二臣得去就之正在陛下有棄老臣之嫌不可二也今民窮財盡府藏空虛水旱盜賊星象草木之變迭見襍出萬一禍生不測國無老成誰與共事不可三也自古剛正者難容柔順者易合二臣既去則柔順之人必進將

一聽陛下所為非國家之福不可四也書曰毋遺壽耇健等諳練有素非新進可倖今同日去國天下將謂陛下喜新進而猒舊人不可五也不聽先是給事中艾洪劾中官高鳳姪得林掌錦衣衛諸疏傳至南京為守備武靖伯趙承慶所得應天尹陸珩錄以示諸僚兵部尚書林瀚聞而太息于是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徽率南京科道官合疏言元老不可去宦豎不可任劉瑾大怒遂矯旨逮銑彥徽等並蒞翀洪俱下詔獄南京都御史陳壽抗章論救勒致仕攷異事見明史劉蒞及呂翀傳中實錄但載翀名蓋翀居首又據翀傳為翀主稿故五不可之疏列之翀傳下仍據實錄也三編亦據明史傳並類記南京科道疏證之實錄皆在同時被建中今據書之　是月改許進為吏部尚書踰月以閻仲宇代為兵部尚書攷異許進改吏部在丁巳戊午之後數日陞閣祕錄有吏部尚書許進過激恐生變之語弇州致誤謂彼時為吏部尚書者焦芳也進初拜兵部尚書非本頭也空同身與此謀誤稱焦為許紀事之鼎如此今謂焦芳已洩閣議至此方欲藉以擠健等必不肯作此緩頰語蓋夢陽偶誤記兵部為吏部耳憲章錄記進語尤詳進言此輩得疎斥足矣若嘆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既而果貽縉紳數年之禍云云據此則過激生變之語實出進口且憲章錄明言兵部尚書許進不言吏部其非專[illegible]祕錄明矣附議于此　劉瑾之亂政也時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故御史瑄之子也上言自今年八月初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不止大角天王之坐心宿中星天王正位也俱宜安靜今乃動搖其占曰人主不安國有憂意者陛下輕舉逸游弋獵無度以致然也又北斗第二第三第四星明不如常二為天璇后妃之象后妃不得其寵則不明廣營宮室妄鑿山陵則不明三為天璣不愛百姓驟興征役則不明四為天權號令不當則不明伏願陛下祗畏天戒安居深宮絕嬉戲禁遊畋罷騎射停工作申嚴號令毋輕出入抑遠寵倖裁節賜予親元老大臣日事講習以修聖德而弭災變疏下禮部尚書張昇等稱源忠愛報聞　十一月癸卯冬至節以大喪未畢免朝賀　甲辰戶部尚書韓文罷時劉瑾恨文甚日伺文過不得及是有以偽銀輸內庫者遂以為文罪詔鐫一級致仕給事中徐昂疏救中旨責其黨護遂落文職並除昂名又謫及戶部郎中陳仁並坐文罪謫文出都門乘一騾宿野店而去瑾又憾李夢陽代文草疏踰月亦謫山西布政司經歷勒致仕　十二月丁巳太監李榮傳內旨六科給事中俱令守科日至酉乃出仍令錦衣衛直指揮不時點閱違者以名聞其奉京差非違出者亦如之　乙丑謫兵部主事王守仁為龍場驛驛丞時劉瑾矯旨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論救瑾怒廷杖四十遂有是謫龍場居貴州萬山中苗獠雜處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為屋以棲守仁攷異文成謫龍場驛丞諸書多係之明年正月證之實錄乃是年十二月乙丑也劉健謝遷之罷在十月劉蒞等論救即在其時文成之得罪又因救劉蒞等而年譜乃作元年二月恐傳寫者誤脫十字耳今據實錄　丁卯景帝后汪妃薨禮部議疑其禮學士王鏊曰妃廢不以罪宜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乃命輟朝致祭如制　癸酉詔除曲阜孔氏田賦初正統初令訪求孔氏後裔之在浙江者洎宏治之末衢州知府沈杰始訪得孔洙之六世孫彥繩請授以官至是授彥繩翰林五經博士子孫

世襲𡵓亦言其先世祭田徵稅日重請改輕則以供祀費于是竝減衢州祭田之稅自是孔氏有南北二宗云　甲戌罷工部尚書楊守隨左都御史張敷華韓文等之罷也言官論救者皆得罪守隨憤甚乃上疏極論之曰陛下嗣位以來左右近臣不能祗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而更張之盡誣先朝碩輔而剗汰之天下嗷嗷莫措手足內臣劉瑾等八人奸險佞巧誣罔恣肆而瑾尤甚日以荒縱導陛下禁內鼓鉦震于遠邇宮中火礮聲徹晝夜淆褻尊卑凌夷貴賤引車騎而供執鞭之役列市肆而親商賈之為致陛下日高未朝漏盡不寢此數人者方且竊弄威權詐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邀阻封章廣納貨賂傳奉冗員多至千百招募武勇收及孩童紫綬金貂盡予爪牙之士蟒衣玉帶濫授心腹之人附己者進官忤意者褫職內外臣僚但知畏瑾不知畏陛下夫太阿之柄不可授人今陛下于兵刑財賦之區機務根本之地悉以委之或掌團營或主兩廠或與司禮或督倉場大權在手彼復何憚于是大行殺戮廣肆誅求府庫竭于上財力殫于下武勇疲于邊上下咨讟神人共憤伏望大奮乾綱立寘此曹重典遠鑒延熹之失毋使臣蹈蕃武已覆之轍疏入瑾銜之次骨先是廷臣之論殘鹽也中旨詰是何大事守隨語韓文曰事誠有大于是者于是文遂偕九卿伏闕論八黨實自守隨啟之及廷臣交論瑾等內閣力主之上猶豫未決敷華乃上言陛下近日政令與詔旨相背行事與成憲交乖致天變上干人心下拂今給事中劉蒨御史朱廷聲徐鈺等連章論列但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請但云朕自處置臣竊嘆惑請畧言時政之弊如四十萬庫藏已竭而取用不已六七歲童子何知而招為勇士織造已停傳奉已革尋復如故鹽法莊田方遣官清核而奏乞之疏隨聞監督京營填守四方者一時屢有更易政令紛紛弊端滋蔓夫國家大事百人爭之不足數人壞之有餘願陛下察審疏入不報已而朝事大變宦官勢益張至除夕忽傳旨敷華與守隨俱致仕然瑾等之憾猶未釋云（致異事見明史楊守隨張敷華本傳三編二人致仕同列之十二月據守隨傳二人致仕同在除夕今據之是月三十日蓋甲戌也）

是月以戶部侍郎顧佐代韓文為本部尚書　晉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焦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王鏊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明通鑑卷四十二

紀四十二（起强圉單閼盡著雍執徐凡二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二年春正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是日不御殿免文武羣臣朝賀　乙酉大祀南郊免慶成宴　閏月丙午上始視

朝時上以疾傳旨暫輟視朝者凡半月至是始復常　庚戌杖給事中艾洪呂翀劉菃及南京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徽等二十一人于闕下劉瑾以其請留劉健謝遷憾之也詞連林瀚及府尹陸珩俱勒致仕趙承慶以傳錄諸彈章削半祿二十一人皆謫為民銑受杖創甚尋卒其後仍列之奸黨云

攷異二十一人據本紀所載證之實錄則云杖洪菃翀等三人銑等六人彥徽等十二人合之正二十一人與紀合又攷宦官傳則言呂翀劉菃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御史薄彥徽等十五人證之實錄及明史陸崑戴銑傳六人者銑及李光瀚徐蕃牧相任惠徐暹也十五人者崑及薄彥徽葛浩貢安甫王蕃史良佐李熙任諾姚學禮張鳴鳳蔣欽曹閔黃昭道王宏蕭乾元也其時所逮之十五人昭道宏乾元三人未至今于南京闕下杖之據此明本紀云二十一人蓋杖之京師闕下者彥徽等十二人銑等六人加以洪翀菃三人本紀所云二十一人之數正合也憲章錄以為戴銑薄彥徽等二十人又在翀菃之外似連昭道宏乾元數之而與實錄本紀皆不合也惟南京科道之外實有艾洪劉菃呂翀而宦官傳中無洪名蓋漏脫耳今據本紀參實錄書之而並附記其姓名于此

乙丑下尚寶卿崔璿湖廣按察副使姚祥工部郎中張瑋于獄璿以冊封還祥以御史外陸瑋以巡河舊例奉使遠出者率乘轎以為常至是劉瑾秉政欲厲法禁以示威于是璿等皆以違例乘轎為東廠緝事者所發下鎮撫司獄具內批枷號兩月璿等不勝幾死大學士王鏊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輩何顏居此于是李東陽復上言璿等罪犯自有法司論擬若枷號乃至重之典死生係焉由儒生而入官者豈能忍死至一兩月之久命在旦夕實可矜憐況今枷號業已數日亦足示懲伏乞稍霽威嚴曲賜矜宥詔始釋之仍發邊衛充軍

攷異明史本紀不載明書憲章錄皆繫之正月證之實錄蓋閏月乙丑也今據之

是月禮部尚書張昇刑部尚書閔珪工部尚書曾鑑皆乞致仕鑑尋卒時秦府鎮國將軍誠澂請襲封保安王昇執不可遂忤劉瑾珪久于法官年踰七十再疏求退會劉瑾用事九卿伏闕固諫韓文既斥珪復連章乞休始許之鑑與韓文請誅宦官不勝諸大臣留者率巽順避禍鑑獨守故操上欲拓皇親夏儒第鑑執不從至是中官黃準守備鳳陽請賜旗牌鑑言大將出征諸邊守備乃有旗牌內地守備無故事卒寢之比見瑾勢日橫力求致仕許之即以是月卒于官贈太子太保　以南吏部尚書李傑為禮部尚書都御史屠勛為刑部尚書工部侍郎李鐩為本部尚書右都御史劉宇代勛為左都御史　劉瑾用事一月之間中官傳旨幾無虛日瑾欲全竊大柄乃日構雜藝俟上玩弄則多取各司章疏奏請省決上每曰吾用爾何為乃以此一一煩朕耶自是瑾不復奏事無大小任意剖斷悉傳旨行之上多不之知也　二月己卯大學士李東陽等疏請早朝謂一則聖躬志氣清明二則朝廷氣象嚴肅三則侍從宿衛俾免守候可以整飭朝儀四則文武百官不至弛懈可以理治政務五則鐘鼓有節可以一都市之聽聞六則引奏有期可以聳外夷之瞻仰一舉而眾善咸具秖在聖心一轉移頃耳上曰已知之矣　戊戌杖江西清軍御史王良臣于午門巡按直隸御史王時中荷校于都察院門皆劉瑾矯旨搆之也良臣以戴銑等被逮馳疏論救瑾怒逮付鎮撫司

責其回護朋黨杖之三十罷為民時中出按宣大鯢貪汙者甚衆瑾謂其酷刻命以重枷繫之院門滿一月時中病甚其妻往省遇都御史劉宇哭且訴宇不得已為言于瑾釋之謫戍鐵嶺衛　三月丙辰封后父都督同知夏儒為慶陽伯　己未以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楊廷和為南京吏部左侍郎翰林學士劉忠為南京禮部左侍郎時上御經筵二人皆直講講畢因致諷諫語上退語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又添出許多話來瑾因奏曰二人可令南京去于是並遷南京侍郎外似陞之實遠之也故事南京六部止設右侍郎一員時廷和掌誥敕且與忠俱日講當以次入閣矣廷臣中有陰擠之者會講筵中有指斥佞倖語瑾亦惡之託言吏禮左侍郎缺遂有是命 致異講筵中指斥佞倖語見明史廷和本傳實錄則謂二人在詹事翰林時皆不私謁瑾憲章錄乃謂廷和見事勢難處亦欲改南官為自全計嘗善為辭以託于瑾因得是擢云云此蓋于廷和有微詞以其尋遷戶尚入閣疑其為瑾內援也弇州致誤謂廷和黨瑾諸事皆出雙溪雜記而高氏鴻猷錄薛氏憲章錄似因之不知晉溪與楊公交惡其言豈足據耶予謂二人之改南以指斥佞倖則其先之見惡于瑾可知若後之黨瑾似亦疑案雜記之語不過詆其始終黨瑾耳至實錄所載謂二人改南係計進為吏部尚書受瑾指推之議者謂進素伉直若此類其阿瑾亦多矣云云此亦必修實錄者詆進之語今皆不取　庚申總制三邊右都御史楊一清以疾乞退許之令馳驛歸病痊之日有司以聞仍俟召用　南京國子祭酒章懋五疏乞休皆不許至是復引疾懇辭許之仍令病痊之日有司以聞　乙丑戶部郎中劉繹往遼東總理糧儲東廠校尉復發其違例乘轎事下鎮撫司獄獄具仍荷重校于戶部門滿一月乃釋　辛未劉瑾憾健遷不已又憾其朋黨多人次第論列乃矯詔列健遷及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磐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茝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等凡五十三人目為姦黨榜示朝堂並朝罷傳宣羣臣跪于金水橋南劉瑾以教授鴻臚宣戒之先是覊獄時獨任諾王蕃抵不預知然廷杖及姦黨之數皆列焉遂有恥道其姓名者敕諭之文乃瑾私人屬草或曰即焦芳為之 致異五十三人具見明史宦官傳三編並列之任諾實錄作任訥餘皆同至任諾王蕃抵不與知則實錄己于廷杖二十一人中摘出之即三編所本也至疏出焦芳亦見實錄今據增　諸言官之劾瑾也南御史蔣欽既下詔獄廷杖為民居三日欽獨具疏曰劉瑾小豎耳陛下乃以腹心股肱耳目視之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國之賊也臣等待命拄席目擊時弊有不忍不言者昨瑾要索天下三司官賄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與則貶斥與之則遷擢通國寒心而陛下寘之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賊而以賊為腹心也給事中劉茝指陛下闇于用人昏于行事而瑾削其秩撻辱之矯旨禁諸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于坐視言之則虐以非法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前後是不知前後有賊而以賊為耳目股肱也一賊弄

權萬民失望陛下懵然不聞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乎幸聽臣言亟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瑾使朝廷一正而萬邪不能入君心一正萬欲不能侵臣之願也疏入命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曰臣與賊瑾勢不兩立賊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間起釁乃其本志陛下日與嬉游茫不知悟內外臣庶懍如氷淵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獄中終難自默願借上方劍斬之朱雲何人臣肯稍讓臣骨肉都銷涕泗交作七十二歲之老父不復顧養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于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誠殺瑾梟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逄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疏入復杖三十方欽屬草時燈下微聞鬼聲欽念疏上且掇奇禍此殆先人之靈欲吾寢此奏耳既而嘆曰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為先人羞不孝孰甚復奮筆曰死即死此稾不可易也杖後三日竟卒于獄南京御史之劾八黨也陸崑為首其請留健遷也蔣彥徽為首而彥徽公疏出自貢安甫屬草故諸人皆列之姧黨而安甫遂為南御史之首云　是月命天下鎮守太監悉如巡撫都御史之制干預刑名政事時劉瑾欲以廣布私人分擅天下之柄令內閣撰敕給之

夏四月兵部尚書閻仲宇致仕改左都御史劉宇代之尋起致仕尚書屠滽掌都察院事皆以媚瑾得遷擢者也是時瑾勢傾中外公侯勛戚莫敢鈞禮諸司科道以下私謁皆相率跪拜批答章奏瑾不學輒持歸私第與妹婿禮部司務孫聰及松江市儈張文冕相參決詞率鄙冗焦芳為潤色之凡內外所進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皆稱劉太監而不名都察院奏讞誤名瑾瑾大怒詈之滽率十三道御史謝罪跪階下瑾數責之皆以首觸地毋敢仰視宇倂焦芳結瑾為都御史承瑾指摧折臺諫御史有小過輒加笞辱瑾以為賢瑾初通賄望不過數百金宇首以萬金贄瑾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尋擢是職　五月壬子杖監察御史馮允中于午門時允中刷卷南京劾指揮張翰等罷翰等職其復命時枉道還家先發奏聞下獄拷訊並坐參究不實命司禮監杖之三十尋褫職為民而被參之翰等竟置不問　戊午度在京在外僧道四萬人時僧錄司左善世等謂已及十年給度之期宜如例舉行禮部侍郎張澯等覆奏請照缺度補不可濫給蠹耗民財不省　逮順天府丞周璽于獄璽屢與中官牴牾劉瑾等積不能堪及是命璽與監丞張淮侍郎張縉都御史張鸞錦衣都指揮楊玉勘近縣皇莊玉瑾黨也淮等三人皆下之璽詞色無假且公移與玉止用牒文玉奏璽侮慢敕使瑾矯旨執付鎮撫司榜掠死　己巳復甯王宸濠護衛初甯靖王奠培以有罪革護衛歸之地方為南昌左衛至是宸濠請仍改護衛賜府管轄兵部執奏不從蓋劉瑾受宸濠重賂而陰主

之也宸濠輕佻無威儀而善以文行自飾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其有異表又謂城東南有天子氣宸濠益喜時詗朝中事而重賂瑾以為內援上不知也　六月甲戌奉孝宗神主祔太廟　戊寅罷修邊牆之役時楊一清引疾去兵部奏請別簡大臣往督各塡巡官將未完邊牆乘時修築俾垂成之功不至廢弛因會推侍郎文貴副都御史張鼎等以請詔且止之今所餘未用錢糧巡撫等官覈實輸送京師時劉瑾憾一清不附已劾其破冒邊費故有是詔未幾復逮一清下錦衣衛獄大學士李東陽王鏊論救乃得釋未幾仍摭他事先後罰米六百石輸費京師考異明史本紀但載罷邊牆三編則于六月載楊一清下獄事證之明史本傳一清致仕在先下獄在後耳今據三編彙連記之　戊子賞大同等處軍功在京者一千五十二人宣府六百十二人大同一千六百十二人山西四十四人陝西三百人計銀四千四百餘兩絹布有差此外仍有衝鋒破敵先入賊陣及三次當先之名邊賞自此益濫矣　秋七月癸卯歷代通鑑纂要成劉瑾矯旨黜謄寫不謹官二十餘人　乙丑謫翰林院編修謝丕為民丕前大學士遷之子也劉瑾怨遷焦芳既入閣追憾遷去時曾薦王鏊自代不及已會丕請疾乃取中旨罷之尋又罷遷弟兵部主事廸　戊辰以災免河南開封等府睢陽等衛山西大同府並大同衛夏稅　是月擢南侍郎楊廷和為南京戶部尚書　八月丁丑太監李榮傳旨取太倉庫銀二十萬兩太僕寺馬價銀十五萬兩入內承運庫　己卯工部以接濟工程奏請令陰陽僧道醫官有缺許其生徒及仕宦子孫農民納銀送部免考授官其等有四軍民客商人等納銀許授七品以下散官榮其終身仍免襍徭其等有三民間子弟納銀許授都布按府州縣諸司承差知印吏役其等有八詔皆從之時方修理南海子及製造明年元宵燈諸項工程所費動以萬計自正月來已用銀二十餘萬因以此為權宜之計前此納粟輸邊之例無此冗濫也　丙戌作豹房上為羣奄蠱惑乃于西華門別搆院籞築宮殿而造密室于兩廂勾連櫛列命曰豹房初上令內侍仿設廛肆身衣估人衣與貿易持簿握籌喧詢不相下更令作市正調和之擁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官于永巷所張酒肆者也坐當壚婦其中上至襍出牽衣蜂簇而入醉即宿其處楊守隨前疏所謂親商賈之為者以此至是既作豹房朝夕處其中稱之曰新宅日召教坊樂工入新宅承應久之樂工以承應不及請檄取河南諸府樂戶精技業者遣送入京教坊人至者日以百計羣小見幸者趨承自便不復入大內矣　是月以通鑑纂要成晉焦芳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東陽僅加俸一級吏部尚書許進兵部尚書劉宇俱太子少保　九月江西提學副使蔡清乞致仕許之清剛正不與俗諧時甯王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先廟而後王王生辰令諸司朝服賀清曰非禮也

去蔽滕而入王積不悅會王求復護衞清有後言王欲誣以誣毀詔旨清遂乞休王佯挽留且許以女妻其子清力辭竟去明年三月劉瑾知天下譏己用蔡京召楊時故事起清南京國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清之學初主靜後主虛敬以虛名齋平生飭躬砥行所著易經四書蒙引後皆奉詔刊行萬厤中贈禮部侍郎追謚文莊攷異事見明史本傳諸書皆系之是年證之實錄則九月也劉瑾起清為南京祭酒則傳中特書云時正德三年三月也今類記之乞休下

冬十月癸未熒惑犯太微垣上將先是䨪霧時作欽天監監正楊源上言此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下將叛上引譬甚切劉瑾怒矯旨杖三十釋之至是源又言占得火星入太微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收攬政柄思患預防蓋專指劉瑾也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為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則一也又矯旨杖六十謫戍肅州行至河陽驛以創卒其妻斬蘆荻覆之葬驛後時謂楊氏父子以忠諫名天下為士論重而源小臣抗節尤人所難云天啟初賜謚忠懷攷異事見明史楊瑄傳諸書多類記于元年十月下惟憲章錄入之本年八月然證之明史五行志及實錄則大星入太微在十月故三編系之十月下是也惟十月䨪霧事明史源傳書之元年十月下恐上下文有漏脫也二事實錄俱不載今據三編書之

甲申逮各邊巡撫都御史及管糧郎中下獄時兵科給事中王翊等查勘遼東每歲運送官銀及關中徵收糧料草束之等還奏所勘定遼等衞各倉場糠粃浥爛虧折之數因劾知州章英等及管糧郎中王藎劉繹分守參政今升甯夏巡撫冒政參議方矩前巡撫今陞南京右都御史張鼐致仕侍郎馬中錫見任都御史鄧璋皆令錦衣衞逮至京師下鎮撫司謫黜有差

丙戌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廷和改南上不之知一日問楊學士何在瑾以南京戶部對乃召入閣

己丑免山東濟南等府七十州縣夏稅

辛卯逮蘇松巡撫都御史艾璞下獄初魏國公徐備與無錫縣民鄒塾等及妙相院僧爭田巡按御史曾大有委蘇常二府推官往勘以備奏無實復差兵科給事中徐忱錦衣千戶屠璋往會巡撫璞同大有覆勘忱等履畝查究詢之鄉民皆云備家初無田土乃斷給僧民備復奏改大臣勘問詔戶部左侍郎王佐同大理少卿王鼎錦衣指揮僉事周賢往勘于是佐等奏查文案黃冊並無洪武初欽賜魏國公之莊田卷僅有備家所收無錫佃戶勘合二紙可據又據無錫鄉民許祿等供稱中山王以平吳越有功賜莊一所其後子孫以永樂初發鳳陽閒住田遂荒蕪塾等以己業相鄰混收入冊請斷還魏國府于是上怒大有等扶同妄報命錦衣衞差官械送京師下璞于獄杖之五十全家遷南海為民餘俱謫降有差是役也以重賂劉瑾得之許祿則罷黜之縣吏欲以媚備為作供證故佐等所具獄詞皆出祿口因之連坐前後勘官遂興大獄蓋皆承瑾指也攷異據明史徐達傳言備嘗與無錫民爭田賄劉瑾為時所譏即此事也諸書不載今月日皆據實錄

是月禮部尚書李傑致仕以禮部侍郎劉機代之

十一月丙辰授三

氏學生員孔聞禮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子思祀事時衍聖公孔聞韶奏稱子思廟在鄒縣主祀缺人請擇族中之賢者授以博士世職俾主其事並以聞禮名上從之攷異据明史儒林傳事在正德三年今据實錄改入是年十一月　辛酉詔宥田州土官岑猛濬之誅也猛亦降千戶從之福建平海衛猛逗留不肯行掌田州府事謝湖為猛所拒不即之任旋納猛賂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陳金劾湖曠職而以猛悔罪願改附近衛所聽征殺賊是時猛納賄劉瑾求復故地賜敕撫之並遣官逮湖械至京師攷異此即明年逮劉大夏之張本三編系之三年九月今据實錄年月書之　癸亥陞文華殿書辦等官張駿等數由光祿寺卿擢禮部尚書其他陞光祿鴻臚太常尚寶卿及中書舍人者凡十餘人先是通鑑纂要成劉瑾以謄寫不謹命右少監陶錦提調駿等改謄至是謄畢皆超進官秩裝潢匠役奮瑁等七人亦陞文思院副使吏有不與謄寫而廁名授卿授序班者皆瑾矯旨為之　十二月壬辰開浙江福建四川銀礦時上以庫帑所入國用不敷令各填巡官查照先年事例開礦採辦戶部奏請行查不許時中官秦文等賂劉瑾復興是役既而浙江守臣言礦脈已絕乃令歲進銀二萬兩瑾誅乃止

三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南郊　己酉以上元節賜文武羣臣假十日　辛亥吏部會都察院考察內外官吏凡罷黜及降調者方面官以上五十餘人忽附批翰林學士吳儼帷幙不修令致仕引疾御史楊南金無病欺詐令為民儼家多貲劉瑾遣人求金啗以美官儼峻拒之瑾怒南金素清鯁都御史劉宇惡其不阿己笞辱之南金恚甚告疾歸宇遂譖于瑾乃藉考察並罷之中外聞者莫不駭異　是月逮前郎中李夢陽下錦衣衛獄劉瑾既謫夢陽憾猶未已至是復摭他事械至京師將寘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夙以詩文相倡和夢陽在獄書片紙出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海與瑾同鄉瑾曾招致之不肯往及是因夢陽故遂謁瑾瑾大喜為倒屣之迎海因詭詞說之夢陽乃得釋同時都御史張敷華致仕歸行至徐州洪舟觸石幾死瑾恨不已欲藉湖廣倉儲浥爛坐以贓罪海復過瑾曰吾秦人愛張公如父母公忍相薄耶瑾意稍解然海竟以是坐瑾黨瑾敗遂落職攷異夢陽下獄實錄不載事見明史本傳憲章錄明書及紀事本末皆系之是年之正月今從之並据張敷華傳補入海救敷華蓋同時事也　二月己巳朔光祿寺寺丞趙松歸省違限劉瑾聞之曰凡省親丁憂養病皆託故營私曠職者也乃定制違限三月者宥之四五月者罰俸六七月者逮問八九月者致仕十月以上削籍于是吏部查奏違限文武凡百四十六員皆如新例處之又定養病一年以上者亦令致仕然松卒以厚賂瑾踰月仍擢本寺少卿　是月刑部尚書屠勛乞致仕許之加太子太保賜敕馳驛歸時廷推南京兵部尚書何鑑鑑前撫江南嘗按千戶張文冕罪文冕已去投瑾構之遂不用會南京都御史王鑑之甫授官未行遂以內批擢是職或言勛之去即鑑之擠之以求代云

三月乙卯賜呂柟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焦芳欲置其子黃中為一甲黃中素無學李東陽王鏊循以芳故置之二甲首芳不悅言于劉瑾遂以內批授黃中翰林檢討芳以黃中故時時詈東陽瑾聞之曰黃中昨在我家試石榴詩甚拙顧恨李耶芳始愧沮　是月召前南京右副都御史雍泰仍起原職提督操江上之即位也給事中潘鐸等薦泰有敢死之節戡亂之才尚書馬文升奏起之固辭不赴至是許進為吏部復起泰前官劉瑾泰鄉人也實授進意而泰之官卒不謝瑾遂銜之　復起致仕尚書周經為禮部尚書時尚書劉機丁憂經壻兵部侍郎曹元方善劉瑾因言經老可用乃有是召經固辭不許强起受事　逮御史涂禎下獄禎自江陰知縣行取御史巡鹽長蘆瑾縱私人中鹽又命其黨畢真託取海物侵奪商利禎皆據法裁之比還朝遇瑾止長揖瑾怒矯旨下詔獄江陰人在都下者謀斂錢賂瑾解之禎不可喟然曰死耳豈以汙父老哉遂杖三十論戍肅州創重竟死獄中瑾怒未已取其子樸補伍瑾敗乃還復禎官賜祭禎新淦人（攷異涂禎事見明史周璽傳實錄不載諸書皆系之是年三月今從之）　夏四月乙亥復以餉用不足令軍民輸銀者授指揮僉事以下官　己丑逮致仕工部尚書楊守隨下獄瑾憾守隨不已會讞河南民獄以守隨前在大理任內覆讞失出遂有是逮尋罰米千石輸塞上贖罪踰年復以坐庇鄉人重獄除名追毀誥命再罰米二百石守隨家立破瑾誅始復官

是月致仕吏部尚書太子少保王恕卒恕敭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致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等皆一時名臣它賢才久淹草澤者拔擢之恐後宏治十八年間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為極盛者恕之力為多至是卒年九十三訃聞上輟朝贈特進上柱國晉太師諡端毅　五月壬寅下吏科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于錦衣衛獄時奎等奉使覈甯夏等處邊餉還奏劾文武一百三十餘員忤瑾意以不分情罪輕重下獄拷訊枷東西長安門外又譴及戶部尚書顧佐等大學士李東陽力救始釋之奎彧俱黜為民　六月丁卯朔工科都給事中許天錫暴卒天錫奉使安南還見朝事大變諸敢言者皆斥大憤會奉詔清覈內庫得瑾侵匿數十事知奏上必罹禍及以是夜具登聞鼓狀將以尸諫令家人于身後上之遂自經時妻子無從者一童侍側匿其狀而逌或曰瑾懼天錫發其罪夜遣人縊殺之莫能明也時有旨令錦衣衛點閱六科以天錫三日不至訊之死矣聞者哀之天錫閩縣人（攷異事見明史本傳特書于六月之朔證之實錄是月己巳錦衣衛點閱六科給事中是日該直指揮余寘奏工科給事中許天錫不至詢之則初一日已死矣明史月朔及三日不至云云蓋皆據實錄也惟天錫上書實錄不具但云以朝廷耳目之官畏中官之橫甯就死以免禍害可哀也夫蓋天錫既死疏亦未上諸書所記大畧相同今據本傳書之）　瑾之用事也尤惡諫官一時懼禍者往往自盡以求免下獄廷杖之辱海陽周鑰為兵科給事中勘事淮安時奉使還者瑾皆索重賄鑰至淮安商于知府趙俊許貸千

金既而不與鑰計無所出行者至桃源自刎從救之已不能言取紙書趙知府誤我遂卒事聞繫俊至京責鑰死狀竟坐俊罪平定郄夔官禮科給事中奉使覈延綏邊功瑾屬其私人夔念從之則違國典不從則懼禍及遂自經死瓊山馮顒初為主事尚書劉大夏亟稱之上即位偕中官高金勘涇王所乞莊田清還二千七百餘頃後以事忤瑾為瑾所誣遂自經人皆惜之瑾誅始具復官賜祭且恤其家攷異事皆見明史天錫傳中惟郄夔覈延綏邊功事在五年今仍據本傳類記之

己巳逮兵科給事中潘布曾御史劉子厲下獄二人奉敕覈湖廣貴州邊儲僅劾千戶二人未及經管文武內旨責其回護欺罔下鎮撫司拷訊尋逮湖廣巡撫湯全及管糧管屯之參議副使等時全已致仕仍即其家捕之于是人皆側目而視重足而立矣

壬辰午朝退有遺匿名書于御道歷數瑾罪者瑾矯旨召百官跪奉天門下頃之令堂上官起瑾出立門左翰林院跪白于瑾亦令起御史甯杲訴曰某等素知法度豈敢為此此或新進士所為瑾曰與新進士何預由若輩壞朝廷事吾整治之遂懷怨望若輩未聞太祖法耶是日酷暑太監李榮乘瑾入以氷瓜啗羣臣曰君等且起比瑾出榮曰來矣速就跪瑾瞥目見之怒于是太監黃偉憤甚謂諸臣曰書所言皆為國為民事挺身自承雖死不失為好男子奈何枉累他人瑾愈怒曰匿名書罪已當死況置之御道是何好男子耶即日逐偉南京勒榮閒往及日暮悉收下錦衣獄凡三百餘人明日大學士李東陽等奏言匿名文字出于一人之陰謀諸臣在朝倉卒拜起豈能知之況今天時炎熱獄氣薰蒸數日之間人將不自保矣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為衆獲免而刑部主事何釴順天推官周臣禮部進士陸伸已暍死其它因暍而病者無算

三編發明曰瑾因匿名書數己罪敢更矯旨召百官長跪甚至有暑甚暍死者瑾之橫至此極矣向非廉知其同類所為則此下獄之三百餘人遭其慘毒當更有不可言者觀其書不出于外人而即出于其儕黨益信衆怨所歸人心不昧雖若輩亦知其為法所不容而武宗乃恣其所為而不之覺可謂好惡與人殊矣至翰林官怵于凶燄竟至跪白乞憐而甯杲身為御史脂韋其辭以訴且欲嫁禍于新進士尤為可鄙轉不若黃偉數言猶能抗直何士氣之委靡一至于此哉

甲午大學士李東陽等上寬恤數事末言各省查覈糧儲有虧折浥爛者罪坐所司不宜逮及巡撫蓋職有大小事有專今責之管糧管屯等官固難辭咎若巡撫則覺察不嚴如別無侵盜情節請從輕減因及近口官校真偽不分假名撓法適足為地方之害上是之章下所司既而戶部覆奏言糧草虧折事有專司巡撫官總攬大綱失察自有明條不

宜一概逮問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中外駭嘆　是夏西廠太監谷大用遣邏卒四出刺南康縣民吳登顯三家于端午競渡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偏州下邑見華衣怒馬京師語音輒相驚告官司密賂之人不貼席矣同時塡守河南太監廖堂擅保奏司府州縣官員且擬陞調某職吏部多所覆從吏科給事中何紹正論駁上是之切責堂令自陳所奏官員令巡按官察實以聞論者謂近日惟此一舉尚近法耳致異此二事見紀事本末一系之五月一系之六月證之弇州中官致載于六月匿名文書之前今據之編系于是年之夏　秋七月己亥平廣西柳州叛獞先是柳州所屬馬平洛容二縣獞賊數萬為患總督兩廣都御史陳金偕總兵官毛銳發兵十三萬討之俘斬七千餘人奉敕奬勞進左都御史時斷藤峽苗時出剽掠金念苗嗜魚鹽可以利縻也乃立約令民與苗市改峽曰永通苗性貪而黠初陽受約既乃不予直殺掠益甚潯州人為語曰永通不通來葬江中誰其作者噫嘻陳公蓋咎金之失計云　壬子上諭鐘鼓司太監以近來音樂廢缺非所以重觀瞻下禮部議選三院樂工嚴督教習又諭該部移文各布政司精選通藝業者送京師供應以充三院樂工自是筋斗百戲之等充襍禁廷矣　是月陞操江副都御史雍泰為南京戶部尚書甫四日即勒致仕以其終不附劉瑾也　八月癸酉吏部尚書許進罷時劉瑾欲去進以劉宇代之焦芳亦以干請不得因擠進會南京刑部郎中關適員外郎無實授者進循故事以署主事二人上瑾以為非責令對狀進不引咎三降嚴旨譙責進不得已乃請致仕遂以宇代之又以進故譴及侍郎白鉞及文選郎中員外主事等皆罰俸　辛巳立內廠時東西二廠橫甚道路以目瑾猶未慊復立內廠自領之尤為酷烈中人以微法無得全者凡所逮捕一家有犯鄰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屢起大獄寃號相屬又矯旨悉逐京師客傭命寡婦盡嫁喪不葬者盡焚之于是輦下益洶洶瑾恐激變罪其失業首倡言者一人以安衆心　庚寅劉瑾憾前尚書韓文甚捃摭萬端會戶部偶遺故籍欲以為文罪屬尚書顧佐上其事委咎于文佐不可奪佐俸三月尋逮文及侍郎張縉俱下錦衣獄數月始釋詗知文康家素貧因創罰米法以困之罰文千石輸大同縉五百石輸宣府尋又假它故罰文米再家業蕩然佐以失瑾意再疏乞病始得歸以劉璣代之瑾憾不置三罰米輸塞上至千餘石家貧稱貸以償自是忤瑾者悉誣以舊事入之罰米例中中外文武無甯日矣　是月山東盜起時有曹州等處賊首趙實等劫掠鄉鎮欲與歸德已禽妖賊趙忠為亂守臣以聞詔山東鎮巡三司等官捕之無使滋蔓並行河南兩直隸鄰境集兵防守　以曹元代劉宇為兵部尚書元柔佞滑稽不修士行與劉瑾有連自瑾侍東宮即與相結及瑾得志遂夤緣躐進是職兼督團營踰月又加太子少保　晉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　九月癸卯削致仕

尚書雍泰馬文升許進劉大夏籍泰既罷瑾憾不已坐進私泰又追論前薦泰者遂及文升大夏並給事中趙士賢御史張津等皆斥為民其它罰米者吏科都給事中任良弼御史陳順等凡五十六人人三百石進二子誥讚在翰林俱輸贖調外任　庚戌劉瑾責令前後諸官罰米者皆定限完報下戶部議在京者自今日始限一月在外及去任者俱自移文至日為始依水程遠近定限赴倉輸納違者聽內外管糧官舉劾一時列上前後罰米官員之數自一千石韓文以下凡罰米五百石至二百石者一百四十餘人惟南副都御史陳壽坐延綏倉儲虧損罰米二千三百石布千五百匹貧不能償上章自訴瑾知其貧竟免之諸官之罰米也多以公事及邊儲虧折而中傷之往往鬻產倍納或稱貸償之瑾實假此納賂後有因事詿誤而罹其網者往往賂瑾求免雖平日號清謹者懼遭械繫之苦亦遷就以為自全之計矣攷異罰米諸人散見明史列傳中明史本紀系之八月明史稿系之九月證之實錄則八月創罰米例九月定完限也至罰米諸人據實錄九月所載一百四十餘人但就九月之前後言耳若明史潘蕃傳覈廣東庫藏一獄罰米者凡八百九十九人其它見于實錄者錢無虛月皆瑾之藉以納賂也今據實錄書之　辛酉逮致仕兵部尚書劉大夏于獄初孝宗時大夏在兵部劉宇巡撫大同私市善馬賂遺權要大夏于宴見時為帝言之宇聞深憾大夏及是與焦芳譖于劉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會田州岑猛賂瑾求復故地械謝湖至京湖訟冤以為激猛叛者由鎮守太監韋經及總兵官毛銳巡撫都御史潘蕃也經復訟冤謂猛之初叛由大夏主兵部時請與思恩俱改流官降猛千戶徙之遠衛以致怨望瑾遂坐大夏激變論死閣臣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激變都御史屠滽亦言劉尚書無死法瑾謾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瑾亦詗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之歸也遂與蕃同論戍肅州時大夏年已七十三徒步荷戈至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嘆息泣下大夏既遣戍瑾猶摭他事搆之不已蕃與大夏前曾總督兩廣既而瑾從戶部郎中莊樑言遣太監韋霦覈廣東庫藏奏應解贓罰諸物多朽敝梧州貯鹽利軍賞銀六十餘萬兩不以時解復逮蕃大夏及前左布政沈銳等八百九十九人皆罰米輸邊大夏又坐它事罰者再　癸亥振南京鳳陽等府饑　是月復逮前御史葛浩陸崑下獄浩等前已杖謫為民瑾憾不已至是坐劾奏武昌知府陳晦不實命南京錦衣官校執送內外守備官杖之三十仍為民蓋瑾受晦賕也攷異據明史陸崑傳崑以劾武昌知府陳晦不實與葛浩貢安甫王蕃李熙姚學禮六人逮杖闕下證之實錄但書崑浩二人明史或別有所據抑或安甫等四人逮而未至故不書耳今仍據實錄而附識于此　冬十月辛未振湖廣河南饑命南京工部右侍郎畢亨兼僉都御史往監振事　是月陞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尋勒致仕泰清謹劉瑾專權朝貴爭賂遺泰奏表至京惟餽土葛瑾憾之乃藉陞擢以罷之如雍泰故事泰以明年七月卒瑾復摭他事罰米數百石瑾誅賜祭葬如制攷異事見明史本傳特書于是年之十月實錄同　罷送各邊

年例銀兩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令尚書顧佐查天順以前年例銀數佐曰天順以前並無此例瑾怒曰此戶部官通同邊方巡撫共盜內帑之明驗也奏請悉罷

薛應旂曰按自成化間開設榆林衛巡撫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至宏治間戶部尚書葉淇奏改商人赴邊納糧中鹽之法令納銀運司解部分送各邊自此始有年例銀兩而鹽法屯田一時俱壞商人既不上納本色而邊方米價湧貴市糴艱難鹽課銀兩不敷支用遂日漸增加迨至數萬益以各鈔關商稅猶且不足而加賦於民內帑漸虛東南民力日竭若鹽法復國初之舊則邊境田地皆為商人佃種以供本色而年例銀兩可以盡革惜顧佐不盡言於瑾而復正鹽法迨後邊儲告缺而年例銀兩終不可罷自茲輾轉侵漁其弊日滋而邊方屯田盡皆荒蕪國計民生將何底極雖逆豎猶知年例之為害邊墻之無益恐不可以人而廢言也

劉瑾矯旨出翰林修撰何塘為開封府同知塘武陟人在翰林為宿學所推獨伉直不附瑾同官有入而拜見者塘獨不往見瑾但長揖而已瑾怒一日瑾贈諸詞林川扇獨不及塘諸受贈者復拜謝塘正色曰何僕僕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塘直應曰修撰何某瑾益銜之遂有是謫塘知必不為瑾所容尋致仕去時有翰林學士張芮亦以不附瑾坐事謫為鎮江府同知聞者駭異攷異塘事見明史本傳憲章錄案出張芮于十月紀事本末並載出何塘事惟塘傳但言致仕不言出為開封府同知紀事本末必別有所據蓋論未謫之官而致仕故史畧之今仍據紀事本末 禮部尚書周經引疾致仕許之以吏部左侍郎白鉞代 戶部侍郎僉都御史韓福奉詔釐理湖廣缺餉尋召還福前督蘇松糧儲未幾召入為右副都御史坐累下詔獄劉瑾以同鄉故立出之自此遂為瑾効力福喜操切務為嚴苛湖廣民租自宏治改元後逋六百餘萬石福欲追徵之劾所司催科不力自巡撫鄭時以下凡千二百人奏至舉朝駭愕戶部議從之瑾忽大怒取詔旨報曰湖廣軍民困敝朕甚憐之福任意苛斂甚不稱朕意福引罪求罷乃召還

十一月乙未朔戶部奏鳳陽淮安揚廬等處人荒重大宜簡命大臣往理振事詔撥補未解事例銀十五萬兩並南京各衛倉糧三十萬石敕南京戶部侍郎王瓊會同鎮巡官分道振之 辛丑給事中白思誠御史儲珊等復參劾遼東倉庫自宏治十五年至正德三年前後各任挪移虧折之數遂及都御史王宗彝陳瑤張鼐馬中錫韓重原任兵部尚書馬文升侍郎熊繡原任戶部尚書佀鍾顧佐韓文侍郎王儼李孟暘王佐張縉及郎中給事中御史等凡數十人

除病故者勿追餘俱各罰米輸邊自一千石以下有差其中所罰有至再至三者時劉瑾權傾中外諸奉使者承望風旨于是有行人張龍以附瑾擢兵科給事中出覈遼東餉至以腐豆四石逮問監守諸臣罰郎中徐璉以下米三百石有差瑾以為能擢通政參議　是月工部尚書李鐩致仕廷推戶部侍郎吳文度及南京戶部侍郎王珩二人者皆瑾所不悅而文度前巡撫雲南瑾以地產金寶屢責賄文度無以應瑾深銜之及是內旨改文度為南京戶部尚書與珩俱致仕命下舉朝駭異踰月乃以南京都御史洪鍾為刑部尚書　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謝鐸請致仕許之鐸經術浩深為文章有體要為國子師嚴課程杜請謁增號舍擴廟門置公廨三十餘居其諸生貧者周恤之死者請官定制為之斂家居好施與自奉布衣蔬食而已後二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肅　是冬無雪遣英國公張懋祭告京都城隍之神　是歲劉瑾請于朝陽門外作宮祀北極元帝以延聖壽至是宮成賜名曰元明宮上親書額閣臣李東陽為之記

明通鑑卷四十三

紀四十三　起屠維大荒落盡上章敦牂凡二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四年春正月丙午大祀南郊　丁未工科給事中吳儀覈甯夏固原等處倉場粃爛虧折之數劾歷任巡撫都御史徐廷璋賈俊王珣冒政孫需楊一清等十六人侍郎顧佐及管糧郎中副使僉事徐鍵等十八人又通判董全等一百八十八人又以馬價鹽課劾巡撫甯夏僉都御史劉憲巡撫陝西右都副御史楊一清及苑馬寺卿僉事知府同知及管屯衛官十餘人皆入罰米例重者五百石輕者三百石以下致仕者半之時憲已病故仍罰米五百石一清雖致仕仍罰米三百石　己酉憲廟廢后吳氏薨劉瑾欲焚之大學士王鏊持不可曰服可不成葬不可薄也從之　庚申遣給事中張禬段豸御史房瀛等十四人盤察南北直隸各行省錢糧先是諸司官朝覲至京畏瑾虐熖恐罹禍各斂金賂之每省至二萬餘兩往往貸于京師富豪朝回任後倍償之名曰京債上下交征恬不為異瑾私人侍郎張綵以媚瑾擢佐吏部考察內外官糾摘嚴急間亦薄罰諸司臺諫不堪譴辱因之賄賂肆行已見瑾急賄天下怨次骨因乘間說曰公亦知賄入所自乎非盜官帑即剝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之一而怨悉歸公何以謝天下瑾大然之乃欲藉此自掩其迹于是有禬等之遣時有監察御史歐陽雲工科給事中吳儀方奉差回仍循故例厚賂瑾適綵

建是議說瑾勿受官差餽遺乃籍二人有貪跡用考察黜為民自此因賄得罪者甚衆攷異遺張綵等事見明史張綵傳本紀不載三編系之二月蓋因賄瑾者先後得罪章連並記也證之實錄在正月庚申歐陽雲吳儀二人適同時事故歸入正月考察中今並據實錄月日惟吳儀弇州史攷作貝儀　是月刑部尚書王鑑之致仕改工部洪鍾代之以兵部侍郎才寬代為工部尚書　二月丙戌黜前大學士劉健謝遷為民初健遷在內閣時詔天下舉懷才抱德之士至是浙江大吏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四人應詔劉瑾焦芳方日伺健遷過無所得遂以禮等皆遷鄉人而草詔由健欲以此為二人罪矯旨謂天下至大豈無應詔者何餘姚處士之多也乃下禮等鎮撫司獄屬主者周內入健遷欲遂逮二人籍其家大學士李東陽為力解焦芳從旁厲聲曰縱輕貰亦當除名旨下竟如芳言禮等咸論戍邊劉宇復劾兩司以下訪舉失實皆入罰米例且榜禁餘姚人不得選京官　三月甲辰振浙江饑撥納銀事例及該解贓罰等款凡六萬二千餘兩以備振用又停止本年應解襍款銀六萬兩以寬民力仍俟豐稔徵解償之　是日上御經筵自正月以來屢奉停免至此始行　己酉詔吏部考察京官不必以時從侍郎張綵之請也綵初入吏部一意事瑾顛倒威柄箝制百官既創為非時之舉又增入舊例所未有者首今堂上官四品以上皆自陳于是自閣部以下無不先後乞休皆得旨慰留惟閣臣王鏊去志已決　夏四月乙亥大學士王鏊致仕許之賜璽書乘傳歸是時中外大權悉歸于瑾鏊初開誠與言間有聽納及焦芳專事媕阿瑾橫益甚鏊自度不能抗凡去疏三上始得請李東陽在內閣與鏊多所補救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見逮之平江伯陳熊輩皆幾得危禍東陽潛移默奪善類賴以保全而氣節之士多非之遂有湘江春草之謠子規鵁鶄之諷其後侍郎羅玘勸之早退至上書請削門生之籍東陽得書俛首長嘆而已鏊既辭位東陽復援楊廷和共事而閣臣代者皆劉宇曹元之等于是東陽勢益孤　壬午孝宗敬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李東陽等表上之初修孝宗實錄焦芳為副總裁劉健謝遷去後芳入內閣遂操史筆凡所褒貶多挾恩怨舊時大臣如何喬新彭韶謝遷皆天下所推許以為端人正士而芳輒肆詆誣反自詡以為直不恤人言同官李東陽等畏避其惡皆不敢為異同故奏表中有傳疑傳信庶以備于將來之語蓋為芳改竄實錄之張本云先是瑾以宏治間所修會典多糜費又摘其小疵降尚書梁儲為侍郎庶子毛澄諭德傅珪等皆奪陞職東陽亦坐罰俸至是以實錄成始復之攷異憲章法傳二錄皆系上孝宗實錄于五月證之實錄蓋四月壬午也諸書言降奪諸人惟李東陽如故明書則云出自內旨今證之實錄並無此語而東陽罰俸實錄猶云瑾以為未能盡法其無內旨明矣今據本傳　是月命工部尚書才寬兼左都御史總制延綏甯夏甘肅等處軍務先是各鎮巡等官奏三鎮有警不相應援兵部乃請仿王越秦紘等故事仍設文職大臣總制三邊鎮巡以下皆受節制遂有是命　起山西

按察副使王鴻儒為國子祭酒鴻儒先以病乞致仕至是劉瑾欲以人望收之遂有是命　五月壬子吏部論陞纂修實錄翰林官忽附内批調侍講吳一鵬于南京刑部侍讀徐穆于南京禮部編修顧清于南京兵部汪俊于南京工部皆員外郎編修賈詠李廷相于兵部温仁和于戸部劉龍于禮部翟鑾董玘于刑部崔銑于南京吏部陸深于南京禮部檢討王九思于吏部汪偉穆孔暉于南京禮部易舒誥于南京戸部皆主事初瑾憾諸翰林不下已欲盡出之外為張綵勸沮及是又持前議綵復力沮而焦芳父子與檢討段炅輩謂可乘此以擠所不悅者乃疏名上之瑾慫恿成之謂之擴充政事圮始漏網有語焦黄中者明日附他批補出與詹事主簿李繼先同降知縣上自改之乃降刑部　丁巳逮山東巡按御史胡節下獄節奉使將還度無以藉手見瑾微露意于布按二司因貸修曾子廟宇及香費等銀三千兩至京仍循故事餽瑾而張禴奉使山東已發其事瑾遣官校立捕之下獄並歸其賄于官獄具節謫戍肅州布按以下皆降罰有差禴以發奸有功令吏部記名候陞　是月以實錄成進焦芳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東陽加正一品俸而已　六月甲子免蘇松常鎮四府被災稅糧　戊子以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宇前在兵部賄賂狼籍及為吏部權歸張綵而文吏贐遺不如債帥嘗悒悒嘆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至是劉瑾欲用綵代宇乃令宇以原官入閣宇宴瑾閣中極驩大喜過望明日將入閣辦事瑾曰爾真欲相耶此地豈可再入宇不得已乃乞省墓歸　庚寅以張綵代為吏部尚書綵由郎署三遷遽長六卿每瑾出休沐公卿往候自辰至晡未得見綵故徐徐來直入瑾小閣歡飲而出始揖衆人衆以是益畏綵見綵如瑾禮綵與朝臣言呼瑾為老者凡所言瑾無不從以此中外餽遺金帛相望于道性尤漁色撫州知府劉介其鄉人也娶妾美綵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賀曰子何以報我介皇恐謝曰一身外皆公物綵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内牽其妾輿載歸又聞平陽知府張恕妾美索之不得令張禴按致其罪擬戍恕獻妾始得論減其横如此　是月江西樂平盜汪澄二汪浩八等作亂肆刦村落知縣汪和率民捕之不克和被虜殺民兵三百餘人淮王以聞未幾東鄉瑞州之賊並起自是江西盜風日熾攷異三編作姚源賊質實云在萬年縣東里許深司十五里蓋與樂平連界也然正德七年始分餘干之萬春鄉置萬年縣而據陳金傳則又以姚源為南昌所屬證之志萬年有桃源洞桃源水出焉亦別無姚源之名疑皆傳寫之誤今仍據實錄書樂平　秋七月戊戌劉瑾復鐫旨遣御史喬岱等往覈兩浙鹽課追論歷次巡鹽御史及運司官賠償商課自數千兩至數百兩按歷年深淺及欠課多寡以定賠納之數皆令輸京師内承運庫遂有謫戍已故之御史彭程家貧止遺一孫女鬻產不足償並女鬻之行道者皆為之流涕攷異事見明史彭程傳三編之三年八月詳米目中今據實錄年月分書之彭程野史有誤程為詔者蓋詔亦曾奉詔整理鹽法因之致誤今據明史本傳　癸丑刑部侍

郎張鸞印綬監少監李宣指揮同知趙良（趙三編作張今據實錄）自江西勘事還賂白金二萬兩循故事賂劉瑾瑾納其賂輸之
內承運庫因請按三人罪鸞致仕宣良俱發南京閒住因及都御史林俊等三十一員凡江西及見任致仕者俱各罰
米三百石　是月四川流賊劉烈等轉掠漢中聚衆二千餘人守臣以聞詔四川陝西湖廣三省塡巡官隨宜勦捕毋
致滋蔓　八月辛酉劉瑾以各邊罷送年例銀兩邊儲日匱奏請遣御史等官清理屯田時副都御史韓福方整理湖
廣軍儲還命督理遼東屯田福以徵斂爲能所在驚擾至是有義錦等州戍卒高眞等脅衆爲亂焚毀廨舍𠥼逐委官
守臣懼激變發銀二千五百兩撫諭之亂者始息事聞劉瑾歸罪于鎭巡官不能宣布威福論巡撫都御史劉瓛以下
罪踰月給事中徐仁劾福苛斂狀瑾不得已勒福致仕一時分遣清理屯田之胡汝礪周東等皆承望風旨各邊僞增
屯田數百頃急令出租人不聊生東在甯夏尤爲苛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寘鐇謀起兵以誅瑾爲名
瑾之禍自此始（攷異福事見明史本傳據實錄激變在是月明史本紀云是月義州軍變是也福致仕在九月今類書之）　九月丙午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史等奏兩廣
江西湖廣四川陝西等處自本年正月以來盜賊縱橫大肆焚掠其餘未經奏聞者若薊州大𡽢等處被害頗多請勅
所在塡巡三司地方軍衛等官隨宜勦撫詔下所司行文各省斟酌行之是時江西之賊自樂平東鄉外則贛州之大
帽山賊何積欽等負嵎四掠蔓延福建廣東境上而四川則保甯賊藍廷瑞自稱順天王鄢本恕自稱刮地王廖惠自
稱掃地王擁衆至數萬自是累年用兵腹地騷然　閏月小王子犯延綏圍總兵官吳江于隴州會參將王勛統兵來
援寇尋解圍去于是總制尚書才寬及太監劉保以捷聞賜勅獎勵已巡按御史胡瓚劾奏江逗留無勇總兵侯勛輕
率寡謀是役也斬獲九十餘級我軍死者亦略相當所喪馬至二千七百餘匹奉詔切責兵部議臨敵未可易將仍
令江等戴罪自贖從之　巡按廣東御史袁仕劾奏廣東所屬府州縣官周夔等四十餘員吏部覆議宜如朝覲考察
例行制曰可自張綵倡不時考察之議御史楊武與瑾同鄉復附和之其後段豸按陝西亦劾其所屬且請行之各省
通行各撫按隨時考覈自此天下官以微罪而去者顧多于朝覲矣　都察院左都御史屠𣲽致仕改南京戶部尚書
陳金代之　冬十月戊戌太白晝見凡八日　是月山東督漕運官奏黃河北徙恐奪漕運疏陳修築事宜初黃河水
勢自宏治七年劉大夏修理後由南清河口入淮十八年北徙三百里至宿遷縣小河口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
徐州小浮橋本年六月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飛雲橋俱入漕河自南河故道淤塞水惟北趨單豐之間河窄水
溢決黃陵岡尚家等口曹單田廬多沒至圍豐縣城郭兩岸闊百餘里若不及早修治恐經鉅野陽穀二縣故道則濟

甯安平運河難保無虞詔下所司議攷異語見明史河渠志志言河北徙在六月實錄載之是月據奏至之日也今從之 十一月甲子寇入花馬池總制尚書才寬率兵禦之頗有斬獲敵伏兵沙窩寬乘勝深入中流矢卒總兵官曹雄擁兵不救踰月始還其子謚龥奏詣京師佯引罪乞解兵柄並自陳闖敗統軍與寇戰于鼠湖追數十里斬獲數倍收寬尸還雄瑾黨也奏至瑾俾謚貌妻以從女讒詔褒雄今居職如故劾雄者反被責云攷異明史本紀系才寬戰沒于是月甲子據曹雄原奏也證之實錄是月甲子不載寬戰沒事直至十二月曹雄令其子賫奏至奏稱寬于十一月初五日寇入花馬池兩戰皆捷明日追沙窩伏寇中流矢死按十一月己未朔寬戰沒于初六日正甲子也惟寬以尚書總制三邊戰死沙場陝西去京二千餘里踰月之久始行奏聞其情劉瑾為護符可知雄之子締婚于瑾亦必先有成約始遣讒奏也今參實錄書之 是月尚書張綵洪鍾皆加太子太保鍾尋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刑部侍郎劉璟為本部尚書

十二月戊戌平江伯陳熊以罪削爵謫戍海南熊督漕運有同宗陳俊欲以湮潤官求貿銀輸京熊許之為緝事者所發熊橐忤瑾瑾遂摭其事下詔獄論贓私欲寘之死李東陽力爭乃解然猶謫戍追奪誥券同時總督漕運副都御史邵寶素不與瑾通瑾以危言撼之不為動至是遂坐熊勒致仕去攷異紀事本末系陳熊事于正月憲章錄系邵寶致仕于正月而陳熊奪爵又別系之九月皆誤也實以正月方授副都御史督漕運見之實錄中其坐熊致仕紀事殆因其授官之日牽連並記耳若熊之奪爵功臣表書于是年十二月戊戌與實錄合憲章錄法傳錄系之九月明書系之十月蓋據其事發逮問之月日耳今據明史功臣表書之

庚戌追奪前致仕大學士劉健謝遷及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誥命時健遷等已罷為民瑾芳二人憾未已于是都給事中李憲復追論之詔並追還所賜玉帶服物同時奪誥命者凡六百七十五人皆希瑾芳指也 是月以畢亨為工部尚書代才寬也

五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南郊 己卯劉瑾焦芳矯旨裁革江西鄉試解額並仕者不得選除京職著為令初成化末芳坐尹旻黨被謫疑出萬安彭華意華安福人屢誚芳無學芳以此銜江西人次骨去年滿剌加國遣使朝貢有使臣亞劉者本江西萬安人曰蕭明舉先以罪逃入海外至滿剌加至是與其國人端亞智等同來攷異事見明史焦芳及外國傳書曰亞劉本江西人證之實錄則云亞劉者本江西人據此則劉字絕句本字屬下讀三編書之四年日中云亞劉本者故江西萬安人既以本字屬上讀又易下本字為故未知何據今從實錄中塗謀入浡泥國索寶物且殺亞智等事聞方下所司劾奏芳在內閣即署其尾曰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李孜省彭華尹直等素干物議且具他鄉試解額過多于是請裁五十名及停授京職例芳又言王安石禍宋吳澄仕元皆宜榜其罪戒他日毋濫用江西人楊廷和解之以一奸民波及一方既裁解額矣宋元人物亦欲并按邪乃止芳深惡南人嘗論古人亦必詆南而譽北嘗作南人不可為相圖進瑾又欲自私其鄉以瑾乃陝西人諷給事中趙鐸奏言鄉試額不均遂票旨增陝西額為百以媢瑾自增其鄉河南為九十五並及山東山西俱增至九十其徇私變法大率類此瑾芳敗皆復舊攷異裁江西解額語見明史芳傳證

之實錄大書稿同惟五十人重修三編作十五人攷明史選舉志正統間江西解額定為六十五人其後漸增然無出百名者成化間江西官于朝者最多而據高氏鴻猷錄言禮部以瑾故議增陝西九十五名與江西等然則江西之額已近百名可知今減去五十名則四十五名也三編十五人之語惟見王弇州二史改而證之實錄上下文皆減江西額五十人未知三編有所別據弇州識于此

庚辰籍故尚書兼都御史秦紘家紘致仕歸卒其婦弟楊瑾為經紀其家家奴憾之乃以紘所遺火礮投緝事校尉誣瑾蓄違禁軍器劉瑾怒歸罪于紘籍其家無所得言官張九叙涂敬等復希瑾意劾紘士類嗤之

是月兵科給事中高淓奉使覈滄州地劾前任都御史及歷年巡按御史以下凡六十一人皆逮問淓父銓嘗巡撫保定滄州其所轄也淓欲媚瑾遂並誣劾其父以此不齒于人云攷異淓劾其父事見明史三編系之四年二月目中今據實錄在是年之正月

二月癸巳以曹元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元代劉宇入閣瑣瑣無能在閣中日飲酒諧謔道里巷鄙語而已

辛丑兵科給事中屈銓請頒行劉瑾所定見行事例按六部為序編集成書頒布中外以昭法守詔下廷臣議行時瑾所創新例變亂成憲擅作威福天下側目重足朝不謀夕銓乃承望風旨助瑾為虐廷臣鄙之兵欲緩其事國子祭酒王雲鳳復以為請將刊行而瑾敗攷異三編系之三月今據實錄為二月辛丑

三編發明曰瑾以私智擅威福之權紊典章之舊其所施行一時已為側目又豈可垂諸久遠貽毒將來且令者人君所自操渙大號而昭示中外海宇共之子孫守之尤非閹宦所得假竊者屈銓恬不知恥請將瑾所創例編集頒行以獻媚于逆璫可謂小人之尤者矣乃武宗亦竟詔下廷議廷臣雖明知其不可而亦竟議行但欲姑緩其事向令逆瑾不敗則其事能終緩乎武宗之深信不疑若是諸臣之依違遷就又若是何怪乎王雲鳳之復請乎雲鳳在孝宗時嘗以劾宦官得罪而一旦易節盡反所為憸人矯飾一時末節盡露良足哂矣

是月晉楊廷和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以兵部左侍郎胡汝礪為本部尚書代曹元也汝礪以同鄉黨于瑾奉使清理宣府屯田至是召還遂有是擢未至任而卒踰數月瑾始誅遂弗及于罰

太監張永總神機營初黨于瑾已而惡其所為瑾亦覺其不附己也言于上將黜之南京永知之直趨上前愬瑾陷己上召瑾與質方爭辨永輒奮擊瑾上令谷大用等置酒為解由是二人益不協然是時上方嚮用故瑾之間卒不行攷異事見宦官傳實錄不載憲章錄紀事本末皆系之是年之二月證之永瑾二人傳皆叙于討寘鐇之前上方嚮用永則其事蓋相去不遠也今據系之二月

三月甲子黃霧四塞大風霾天色晦冥者數日

鎮守湖廣總兵官毛倫奏安陸漢沔襄陽地方連年凶荒寇盜蜂起因劾昔年整理糧儲之侍郎韓福追徵失宜詔逮留湖廣今年起運米十萬石仍取貴州布政司銀十萬兩及前此侍郎畢亨奏留餘銀八萬四千餘兩易穀借振倫亦瑾黨故敢劾福然福時已閒住竟宥不問

辛未以天時亢旱風霾累作遣官祭告禱雨並省釋獄囚大學士李東陽等復陳寬恤數事從之

以水旱免湖廣河南山東貴州浙江江西陝西山西四川廣西及南北直隸被災州縣正德三年逋賦　乙酉以江西賊熾御史沙鵬奏言南贛地遠界連湖廣廣東福建三省不相統屬乞專遣大臣一人總其事吏部議南贛舊有巡撫近年裁革宜如鵬言添設巡視乃以南京右僉都御史王哲巡視江西南贛等處　以都御史洪鍾總制川陝河南鄖陽軍務兼振湖廣饑　是月擢兵部侍郎王敞為本部尚書代胡汝礪也　是春日本國王源義澄遣使宋素卿來貢時劉瑾竊柄納其黃金千兩賜飛魚服前所未有也素卿本鄞縣朱氏子名縞幼習歌唱倭使見悅之而縞叔澄貿其直因以縞償至是充正使至蘇州澄與相見尋以通番事發當死瑾庇之謂澄已自首並獲免 攷異事見明史日本傳書于是年之春今從之

夏四月庚寅錄囚先是大學士李東陽等因風霾請寬恤而是時三法司會審僅二人得減死論戍皆承劉瑾指也　安化王寘鐇反寘鐇者慶靖王之裔孫分封安化性素狂誕術者言其當大貴遂覬覦非分與其黨指揮周昂千戶何錦丁廣衛學生孫景文輩潛蓄異謀會周東方以偽增屯田為瑾斂 何錦周東等事見四年 戍卒皆憤怨而巡按御史安惟學數杖辱將士妻將士銜刺骨寘鐇知眾怨令景文飲諸武臣酒以言激之多願從者會有邊警游擊將軍仇鉞與副總兵楊英率兵出防禦總兵官姜漢簡銳卒六十人為牙兵令周昂領之昂遂與何錦為寘鐇定計設宴招鎮巡官飲于第惟學東不至錦昂率牙兵直入殺漢及太監李增鄧廣于坐分遣丁廣等殺惟學東于公署遂焚官府釋囚繫撤黃河渡船于西岸以絕渡者即使人招楊英仇鉞降英眾潰單騎奔靈州鉞時駐玉泉營佯許之引兵入城寘鐇奪其軍分隸羣賊出金帛犒將士偽署昂等官有差令景文作檄以討劉瑾為名檄至諸鎮皆畏瑾不敢以聞延綏巡撫黃珂封上之因陳討賊便宜八事　癸巳巡撫陝西都御史黃寶奏四川賊流入陝西湖廣三省大擾時已命洪鍾總制三省詔更于陝西湖廣各增設副總兵一人以莊浪右參將吳鉉及致仕都指揮同知康泰充之　庚子封左軍都督府致仕署右都督神英為涇陽伯賜誥劵歲祿米八百石英以媚劉瑾自陳在邊鎮舊功遂有是封　丙午起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甯夏延綏甘涼軍務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游擊將軍仇鉞副之討寘鐇又陞協守延綏副總兵侯勳充總兵官塡守延綏　戊申游擊將軍仇鉞襲執寘鐇遂平甯夏先是鉞解兵隸寘鐇歸臥家稱病何錦等信之時時就問計鉞亦謬輸心腹而陰結壯士遣人潛出城令還報官軍旦夕至鉞因紿錦等宜亟出兵守渡口遏東岸兵勿使渡河于是錦及丁廣等悉傾營而出是時副總兵侯勳參將時源分兵扼河東陝西總兵曹雄聞變遣指揮黃正以兵三千駐靈州楊英檄督靈州兵防黃河而指揮韓斌亦以兵來會雄更遣靈州守備史鏞淳渡奪西岸船營河東焚大

小二壩積草賊大懼鏞潛遣人通鉞書約爲內應錦等既出獨留周昂守城會寘鐇以犒牙召鉞閒鉞稱病亟遣昂來視鉞方堅卧呻吟伏卒猝起捶殺昂鉞乃被甲横刀提昂首躍馬大呼壯士皆集徑馳詣寘鐇第縛之傳寘鐇令召錦廣還而密諭其部曲以禽寘鐇狀衆遂大潰錦廣單騎走賀蘭山皆獲之檻送伏誅寘鐇自舉事至是凡十九日而敗 攷異寘鐇以是月庚寅舉事明史本紀月日與實錄同是月丙戌朔故諸王傳及紀事本末皆云四月五日惟實錄不載禽寘鐇及命太監張永監軍日分而明史本紀書于四月辛亥命張永督甯夏軍務是日游擊將軍仇鉞襲執寘鐇據此則禽寘鐇在辛亥爲四月二十六日而證之明史傳中則云寘鐇舉事凡十八日而敗重修三編多據列傳而改十八日爲十九日今攷寘鐇以庚寅舉事十九日而敗則四月二十三日也紀事本末書禽寘鐇直云四月二十三日以庚寅舉事計之至戊申正十九日或三編據而改之抑明史數庚寅之越日爲十八日故三編明書十九日以與舉事之庚寅相應不然何以上下文皆據列傳獨改十八日爲十九日其爲據紀事本末之日分可知也至明史本紀書禽寘鐇于辛亥則距庚寅二十二日蓋據奏至京師之日分耳今仍據三編十九日語系之戊申爲得其實

先是楊一清奉命將行俄傳鉞降于賊廷議欲追敕還閣臣楊廷和曰鉞必不從賊今知朝廷擢用志當益堅不然棄良將資敵人耳乃寢之已而事果定一清及監軍之張永等未至鉞之捷奏已聞

辛亥命太監張永提督甯夏軍務詔赦天下 攷異武宗實錄不載命永監軍月日而于五月突書張永請賞功銀牌又禽寘鐇亦不載而于五月書曹雄奏捷亦第以寘鐇已禽甯夏平七字了之疑鈔本轉寫四月之事必有漏脫而張永監軍明史本紀之辛亥必有所據今從之至憲章錄載禽寘鐇于五月法傳錄又系之六月皆誤也

是月大理寺評事羅僑以京師旱蝗上疏請慎逸游屏玩好放棄小人召還舊德又請敕法司慎守成律毋妄有輕重時朝士久以言爲諱僑自揣必死輿櫬待命劉瑾大怒矯中旨詰責令廷臣議罪大學士李東陽力救得改原籍教職其秋瑾敗尋召僑復官卒引病去

五月丙辰湖廣盜劉惟華洪景清等掠桂陽指揮鄧旻禦之遣千戶楊泰先往未至而遇旻馳進力戰死賊殺指揮翟翔劉懷百戶朱鏞趙樟橋百戶于江率所部力戰殺惟華景清餘黨并力剿江死焉事聞賜贈恤亟逮楊泰論罪

壬申以甯夏平召總兵官神英班師還張永楊一清仍往甯夏安撫地方及械送寘鐇于京師

癸未焦芳罷芳居內閣五年凡劉瑾濁亂朝政荼毒縉紳流惡海內皆芳導之諂事瑾至稱千歲自稱門下士四方賂瑾者必先賂芳洎芳以子黃中不得一甲詈讀卷官瑾亦漸厭之會張綵以媚瑾游擢吏部尚書芳父子鬻爵薦人無虛日綵搆之于瑾遂疏芳而叚炅見芳勢稍衰轉附綵因盡發芳陰事于瑾瑾大怒于衆中斥責之芳不得已乃乞歸黃中丐閣蔭以侍讀隨父還皆許之

六月癸巳巡撫四川副都御史林俊奏劉烈之亂自眉州逃遁保甯山中諸不逞者率假其名四出剽掠詔洪鐘自湖廣移師討之時俊懸二千金之賞購禽烈者至圖形以捕之不能得而藍廷瑞鄢本恕廖惠勢益張衆十萬餘僞署四十八總管延蔓秦楚間廷瑞與惠謀據保甯本恕謀據漢中取鄖陽由荊襄東下三省大震 攷異紀事本末系之四月今據實錄林俊原奏在是月

巡按御史周廷徵勘報延甯二鎮功次推甯夏總兵楊英所部斬獲最多宜優陞

賞內批謂此功本曹雄奏報乃獨歸之甯夏且混入延綏職名兵部失于查參于是尚書王敞等亦以為言因自引咎
詔各奪俸兩月是時劉瑾方結婚于雄故以甯夏功盡歸之雄廷議不敢難也　庚子上自稱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
明自在大定慧佛命所司鑄印上之上于佛經梵語無不通曉內臣誘以事佛遂有是命于是番僧乞田百頃為法王
下院中旨下禮部稱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禮部侍郎傅珪佯為不知執奏大慶法王何人敢與至尊並書大不敬詔勿
問然所乞田亦竟止　是月致仕吏部尚書馬文升卒文升有文武才朝端大議待以參決功在邊鎮外國皆聞其名
致仕歸後坐朋黨除名及是卒年八十五瑾誅後始復官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賜謚端肅　劉宇請致仕許之宇以
展墓還知劉瑾不相容乃有是請仍賜之敕遣之　秋七月丁巳降副使甯杲為山西參議先是杲以僉都御史撫治
真定有盜于內丘縣刼修撰康海財物海貽書于瑾瑾責令有司捕賊遂論順德知府郭紘及捕盜官坐奪俸又以杲
勘報稽遲遂降官海言于紘曰所失非吾財皆瑾寄橐也紘不得已斂諸州縣民財至數千兩償海其事始寢攷異明史海傳
不見此據實錄書之海坐瑾黨不得以李夢陽事藉口而明人以名士故諱之今據增　壬申總制川陝湖廣等處洪鍾平湖廣沔陽州之賊時賊首楊清邱仁
等僭號天王將軍往來洞庭上下遂攻破臨湘圍岳州鍾與總兵官毛倫調土漢官兵檄布政使陳鎬副使蔣昇及都
指揮潘勳柴奎等擊破之湖湘底定詔鍾移師入蜀　八月乙酉免福建銀課一年時礦脈微細得不償費守臣復以
地方旱災為請故有是命　癸巳總制楊一清奏請蠲甯夏被兵稅一年從之　甲午張永自甯夏還俘寘鐇及其親
屬十八人上御東安門受之何錦及諸從逆者數百人皆反接由東華門入獻俘既畢金鼓之聲徹于大內　是日劉
瑾謀反事發初瑾在八黨中尤狡悍為七人所推及專政七人有所請瑾俱不應咸怨之及張永方繒用奉詔西征上
戎服送之東華門寵遇甚盛瑾愈忌之永至甯夏楊一清與之結納相得甚歡知永與瑾有隙乘間扼腕言曰賴公力
定反側然此易除也如國家內患何遂促席畫掌作瑾字永難之一清慨然曰公亦上信臣今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
上意可知曷以此時功成奏捷請間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恐變生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
用悉矯弊政安天下心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于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首據
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為公動苟得請即行事毋須臾緩永勃然起曰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哉意遂
決時瑾信術士俞日明言謂其從孫二漢當大貴遂謀不軌會瑾兄都督同知景祥死將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
因作亂及永捷奏至請以是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欲事成並禽永或馳告永永先期入獻俘畢上置酒勞永瑾及馬永

成等皆侍比夜瑾退永密白瑾反狀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上已被酒俛首曰奴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緩則奴輩當齏粉陛下安所歸乎永成等亦助之乃命執瑾瑾宿于內直房聞喧聲問曰誰應曰有旨瑾披青蟒衣出就縛之夜啓東華門繫之菜廠發明據實錄是月甲申朔甲午乃八月十一日也十五日係戊戌所謂先期者在十五之前四日故實錄書獻俘與禽瑾同日蓋即以甲午之夜禽之也紀事本末乃誤以甲午為望日又云劉景祥死將以八月甲午葬不特與史所云先期之語不合而甲午乃是月之十一日並非望日也蓋由不推曆而致誤今據明史本紀及實錄書之　乙未上出張永奏示內閣謫瑾奉御鳳陽閒住

三編

御批曰劉瑾罪惡貫盈擢髮難數固神人所共憤然張永本其黨與即稍有猜嫌亦未必遽肯自傷同類楊一清乘機慫恿而永尚懷疑慮知非復可以大義相規因以瑾誅公益柄用一語中其所欲遂慨然直任不辭一清蓋能洞見小人肺肝而譎以行其正者

丁酉籍劉瑾家上既謫瑾意猶不欲誅之及是籍其家得金銀累數百萬發明王弇州引震澤長語詔籍沒劉瑾家黃金一千二百五萬七十八百兩白金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而憲章錄皇明通紀因之致誤王莽時黃金尚餘六十萬斤梁孝王沒黃金四十萬斤以十六兩為一斤計之則莽之金尚不及一千萬而孝王亦不及七百萬至于漢盛時大司農錢四十餘萬萬水衡錢十八萬萬而已董賢產直錢四十二萬萬梁冀產直錢三十萬萬其時錢最貴止于萬錢為一金者大概俱不能當瑾二十之一恐當時傳聞如此未必真有此數證之正史則但云累數百萬此得其實今附識于此珠玉寶玩無算及袞衣玉帶甲仗弓弩諸違禁物又所嘗持扇內藏利匕首二上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獄于是六科給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賀泰等列奏瑾罪凡十九事請亟賜誅僇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衛會百官鞫訊于午門外都給事中李憲瑾私人也至是亦劾瑾瑾聞之笑曰憲亦劾我邪鞫之日刑部尚書劉璟噤不敢發聲瑾大言曰公卿多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稍稍卻避駙馬都尉蔡震曰我國戚得問汝即使人批瑾頰曰公卿皆朝廷用云何繇汝抑汝何藏甲也曰以衞上震曰何藏之私室瑾語塞獄乃具即日有旨巡撫兵備官裁革者及鄉會試中額增減者俱如舊制考察京官仍依朝覲例江西之萬安南城浙江之餘姚仍選京官其翰林院調外任者具名以聞文武官誥俱免追已追者仍給之追賠逋欠糧米並以事輕罰米者皆免之職官籍沒家產不在叛逆律者仍還之其餘應改正者令所司詳擬以聞發明據實錄更正劉瑾所定之新例此數事皆見之同日詔中者而據明史列傳所載瑾定江西人不得選除京職惟實錄所載則但萬安南城兩縣萬安以蕭明學故而南城無所致又是時瑾所最恨者惟彭華何以不及安福疑轉寫有誤字也至科道等劾瑾十九罪瑾之惡散著于明史本傳者皆入焉今並錄于注中○武宗實錄八月六科給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賀泰等列奏瑾罪曰近者寘鐇謀反由瑾差官丈量田地尅害軍民致彼得借以為名幾危宗社罪一私藏軍器偽造御寶扇中藏刀出入禁闥陰謀不軌罪二擅鄧壇從王以營私室罪三令春下獄瑾以恩不已出復矯詔沮格充軍者仍解原衞罰米者仍令追納冠帶閒住者仍令革去選卒取回者仍遣四出新例病民者仍復引用

擅弄威權違背詔旨罪四嘗府已革讀衛瑾受賂復罪五諸司章奏皆關白而後行在外鎮巡官奏事皆先以揭帖取選上于私宅或奏未進先授以旨中外傳揚及次日奏下無一字異者人呼瑾為立地皇帝罪六羅致占候者日與私語及天象有變奏聞者輒加罪責四方笑貫湖令帶奏罪七非罪濫及良善三四年來枷號死者何止數千人罪八受神英賂封澤附治陳熊瀾薄革爵還庭罪九以其黨劉宇張綵曹元為心腹楊玉石文義為爪牙孫聰張文冕為刀筆宇初任巡撫瑾受賂數萬得入掌院毀還陶富入閣其子奉拜瑾為父罷授指揮次子仁傳奉為庶吉士尋授編修焦芳朋比黨惡其子黃中及鄉人胡纘宗俱傳奉編討又變成法多列制畫二遣奏及一年黃中傳授編修又陞侍讀內外官不時諳察任意黜陟罪十用侍郎韓福肆虐湖廣贖銀至十餘萬兩盜贓緣此蠭起又革四川江西兵備副使巡撫無以制盜罪十一都御史劉憲劉孟以小過械繫憲死獄中孟枷部門順天府丞周璽與楊玉有隙文致其罪死于杖下故都御史錢鉞王嵩尚書秦紘侍郎王景道啟遂珍當以於照籍及其家罪十二陞遷官員拜謁門下仍發賂遣謂之謝禮否則輒加罪譴朝覲官至京索賂動以千數謂之拜見禮各官回任倍取之民以致民窮盜起罪十三內外官不分公私過名皆遣奪誥敕罪十四官員罰米動至數千少亦不下數百雖年遠身故者不免又各倉糧草有浥爛虧折者械繫歷年巡撫都御史加倍責償罪十五以嚴刑峻法箝天下之口臺省科道皆不敢言罪十六緝事校尉分道四出所過有司莫不郊迎厚賂賈吾禍福禁其一言天下騷動罪十七增陝西等處解額改會試南北中卷又因私忿令餘姚萬安南城三縣不選京職功立廢充政事名目改調翰林院官罪十八曹雄子謚為瑾姪婿先已輸粟入監輒立改文就武名目陞千戶罪十九請亟賜誅僇上以慰祖宗之靈下以雪臣民之憤奏入上是之

戊戌下吏部尚書張綵都察院獄時追治瑾黨並掌錦衣衛事都指揮楊玉掌鎮撫司事指揮使石文義同下獄綵既罷起前禮部尚書劉璣為吏部尚書

己亥曹元罷元聞瑾敗上疏自陳不職罪請開更生之門歸守先人墓詞哀而鄙詔許致仕既而言官交劾黜為民

辛丑科道奏劾內外官為瑾奸黨者內閣則焦芳劉宇曹元尚書則吏部張綵戶部劉璣兵部王敞刑部劉璟工部畢亨南京戶部張澯禮部朱恩刑部劉纓工部李善侍郎則吏部柴昇李瀚前戶部韓福禮部李遜學兵部陸完陳震刑部張子麟工部崔巖夏昂胡諒南京禮部常麟工部張志淳都察院則副都御史楊綸僉都御史蕭選巡撫則順天劉聰應天魏訥宣府楊武保定徐以貞大同張禴淮揚屈直兩廣林廷選操江王彥奇前總督文貴馬炳然大理寺卿則張綸少卿董恬丞蔡中孚張禬通政司則通政吳釴王雲鳳參議張龍太常則少卿楊廷儀劉介尚寶卿則吳世忠丞屈銓府尹則陳良器府丞則石祿翰林則侍讀焦黃中修撰康海編修劉仁檢討段炅吏部郎則王九思王納誨給事中則李憲段豸御史則薛鳳鳴朱袞秦昂宇文鐘崔哲李紀周琳其他郎署監司又十餘人于是綵論死福以在湖廣所餽白金數十萬兩封識宛然遂謫戍餘或謫外或閒住或除名一時朝署為清又並及與焦黃中同傳奉之檢討胡纘宗與劉仁同傳奉之編修邵銳黃芳主事李志學韓守愚俱調外

攷異此所劾瑾黨姓名皆據明史焦芳傳三編所謂六十餘人者皆是也證之實錄先劾者二十六人亦有不在此六十餘人之數者如河南僉事白思誠參議王欽去任司務孫聰掌真定府事參政楊儀順慶知府莊釋徽州知府何璜杭州知府楊孟瑛蓋傳中所列皆京官外官則但有巡撫故白思誠等七人皆不著非漏脫也若武官內臣皆不在此數今隨事書之而附錄于此

給事中張瓚等劾奏陝西總兵官曹雄與劉瑾交通賄賂結為婚姻並都督毛倫納賄冒陞并及家人陳鑑亦傳陞指揮使伏羲伯毛銳求管漕運納賂不貲浙江都指揮僉事劉祖備倭僉事魏文禮前任揚州備倭官袁傑涼州副總

兵徐謙俱以賕進內外交通乞執送法司明正其罪時雄倫方有功別有旨銳著回京自祖以下或閒住或為民 甲辰浙江道監察御史舒晟奏劾劉瑾之黨除已劾處分之焦芳劉宇等又稱趙松之違限略免（松事見三年）而反得美官左布政使潘楷按察使張禎貪濫倖進按察使仲本奔競取容主事侯自明之輕浮員外郎徐璁寺丞紀世梁之貪財怙勢皆請按治會禮科給事中李貫等亦以為言且及副使閻潔郎中高選夤緣陞遷均乞罷黜上以科道官職居言路不能先事發奸故凡論劾者皆從輕典云 丙午詔前調之翰林吳一鵬等十六人除王九思入劉瑾黨外餘皆復職 丁未復革甯府護衛以科道官劾其賂瑾奏請更正從之 戊申劉瑾伏誅時法司上瑾獄令毋覆奏即依凌遲律磔之市三日怨家爭購其肉生噉之瑾從孫二漢及張文冕等俱坐反逆並瑾親屬劉傑等十五人皆論斬婦女送浣衣局 己酉釋劉瑾所謫戍諸臣 是月進楊一清為戶部尚書代劉璣也 前吏部尚書許進卒進以忤劉瑾致仕歸又坐薦雍泰削籍追奪誥命未幾瑾又摘進在大同時籍軍出雇役錢失勾校欲籍其家會瑾誅得解復官致仕未聞命卒（攷異許進忤瑾事見明史本傳憲章錄于進有微詞謂雖不媚瑾亦不與抗事多調停朱灜欲傾進乃言于瑾謂許尚書詳為恭謹而外示伉直會瑾以怨雍泰因及進云云按此沿實錄之誣也實錄言進素悻直敢于犯權貴以此屢遭挫抑而名輒隨之然亦多權術人不能測其為吏部瑾所用書辨官劉逵劉淮常出入其門進退百官多徇瑾意凡所陞用能賂瑾者輒聽之瑾屬與善地以悅瑾其得罪也蓋焦芳劉宇陰中之又言進將行以金銀賂瑾覲免後禍反為瑾所薄日進銀或取之俸薪金則何自得之云云按進果有臨行賂瑾之事何至歸後削籍奪誥命不已又欲籍大同籍軍事籍其家是進之終不附瑾可知此與雙溪雜記所在楊廷和賂瑾事大畧相同疑亦修實錄者有憾于進而為之詞耳今皆不取） 復給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潘蕃誥命吏部以劉瑾誅請更正也是時廷臣奏瑾所變法請更正者吏部二十四事戶部三十餘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詔皆如舊制 九月乙卯以旱災免山東濟南等府五十四州縣稅糧應天之太平甯國安慶等府大水溺死者二萬三千餘人戶部奏請覈實蠲稅仍以所在公錢振濟從之 斬逆賊何錦等于市 丙辰以平寘鐇功封仇鉞咸甯伯劉瑾以暱曹雄盡歸其功而抑鉞鉞竟無殊擢巡按御史閻睿訟其功坐奪俸三月及是瑾誅始進署都督僉事充甯夏總兵官尋論功封給世券 初甯夏之變都指揮僉事楊忠在巡撫公署適賊衆衛入殺都御史安惟學忠罵曰賊狗何敢犯上反耶遂遇害都指揮僉事李睿聞變馳至寘鐇府門閉不得入因大罵遂為亂兵所殺寘鐇脅百戶張欽不從夜遁至雷福堡遇賊不屈死楊一清總制甯夏始具其事以聞丁巳諭曰朝廷養兵本以禦患也臨難守義每難其人深可慨嘆今忠等守義不屈亟宜旌之以勵臣節于是三人皆贈官予廕表忠睿曰忠烈之門欽曰忠節之門 戊午以吏部尚書劉忠梁儲並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忠先以忤劉瑾改南禮部侍郎尋進尚書改吏部焦芳薦之乃還瑾見忠頗負氣岸甚悔乃傳旨以吏部尚

書兼翰林學士專典誥敕儲以修會典爲瑾摘其小疵降左侍郎尋復尚書調南京吏部至是瑾敗二人遂同召入閣

己未以平寘鐇劉瑾功封太監張永兄富泰安伯弟容安定伯是時永兩建奇勳自閣臣李東陽以下交請之會有涿州男子王豸嘗刺龍形及人王字于足永以爲妖人禽之兵部尚書何鑑乞加永封下廷臣議永欲身自封侯引劉永誠鄭和故事屬廷臣内閣以爲非制永意沮乃辭免恩澤尚書楊一清言宜聽永讓以成其賢事竟已　癸酉封義子朱德太監谷大用兄大寛馬永成兄山魏彬弟英皆爲伯攷異朱德實錄言其不知所自出初爲裴太監廝養冒裴姓後賜姓朱能造西域食餌有寵賜姓朱云云然則蓋上之義子也弇州史攷時上義子少故崇封之其後世宗時下獄始知其爲山西人又名皮德蓋北音裴皮同稱也英亦非魏彬之弟冒魏姓耳尋又以平寘夏叛逆功晉東陽左柱國楊廷和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劉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梁儲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六部尚書皆有陞賞御史張芹奏稱劉瑾亂政之時閣臣李東陽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内變又攘以爲功冒膺恩蔭乞賜罷斥疏入不報時瑾雖誅而張永用事政仍在内魏彬馬永成等擅竊威柄閣部仍斂手而已

庚辰南京十三道御史張俅等劾奏劉瑾黨除張綵張龍等已處外有南京鴻臚寺卿趙履祥湖廣參政尹灝山西參議甯杲原任荊州知府王綬俱交結劉瑾納賄轉遷者得旨黜綬爲民餘降調有差　辛巳斬張文冕于市妻妾遠送浣衣局

是月禮部尚書白鉞改内閣管誥敕以禮部侍郎費宏爲本部尚書工部尚書畢亨坐瑾黨改南京復召李鐩代之

國子祭酒王雲鳳請休致不許改南京右通政初雲鳳爲陝西提學副使笞辱生徒同于拷訊有至死者瑾聞而喜之復以張綵薦遂擢祭酒及進謁瑾瑾笑其多髭雲鳳皇恐跪謝後既上章請頒瑾新例又欲請瑾臨太學如唐魚朝恩故事士論鄙之及是爲科道所劾内不自安乃有是請然猶以平日虛名終得免于罪云　禮部請給還前大學士劉健尚書許進馬文升原賜玉帶衣物内批已之蓋是時劉瑾雖敗中官之黨猶憾健等未已也　是秋河復衝黃陵岡入賈魯河汎溢橫流直抵豐沛御史林茂達亦以河北決安平鎮爲虞而請濬儀封考城上流故道引河南流以分其勢然後塞決口築故堤工部侍郎崔巖奉命修理黃河濬祥符董盆口滎澤孫家渡又濬賈魯河及亳州故河各數十里且築長垣諸縣決口及曹縣外堤梁靖決口功未就而驟雨堤潰巖上疏言河勢衝蕩益甚且流入王子河亦河故道若非上流多殺水勢決口恐難卒塞莫若於曹單豐沛增築堤防毋令北徙庶可護漕且請別命大臣知水利者共議於是上責巖治河無方而以侍郎李鐩代之鐩言蘭陽儀封考城故道淤塞故河流俱入賈魯河經黃陵岡至曹縣決梁靖楊家二口侍郎巖亦嘗修濬緣地高河澱隨濬隨淤水勢不多而決口又難築塞今觀梁靖以下地

勢最早故泉流奔注成河直抵沛縣藉令其口築成而容受全流無地必致回激黃陵岡堤岸而運道妨矣至河流故道堙者不可復疏請起大名三春柳至沛縣飛雲橋築堤三百餘里以障河北從從之攷異據明史河渠志河決在九月實錄系之十月者蓋奏報在完修治在後也今据志系之是秋

冬十月己丑斬劉二漢及劉瑾親屬十五人于市　己亥磔張綵尸于市綵初以交結劉瑾論死遇赦當免法司因改擬與瑾謀反遂瘐死獄中詔仍僇其尸籍其家妻子徙之海南方劉二漢臨刑曰吾固當死第吾家所為皆焦芳與張綵耳我處極刑綵下獄論死而芳獨宴然豈非冤哉瑾之敗也芳子黃中坐黨黜為民久之芳使黃中賚金寶遺權貴上章求湔雪復官為吏科所駁于是吏部覆奏請械繫黃中法司以彰天討黃中狼狽逋走芳居第宏麗其後大盜趙鐩入泌陽火之發窖多得其藏金乃盡掘其先人墓磔牛馬骨焚之求芳父子不得取芳衣冠被庭樹拔劍斫其首曰吾為天子誅此賊鐩後被獲臨刑嘆曰吾不能手刃焦芳父子以謝天下死有餘恨芳父子竟良死攷異張綵焦芳事見明史本傳惟据實錄斬劉二漢等在己丑磔綵死在己亥相距十日而芳傳謂二漢臨刑有我與綵俱處極刑之語三編則直云我處極刑綵剉尸其實綵之剉尸在二漢死後而綵瘐死獄中二漢又何從而知其處極刑耶蓋綵時已改擬謀反不赦之罪二漢知其必不免故以焦芳之不預為冤明史本紀但書磔張綵尸于己亥而斬之實錄在證劉二漢後之十日今但書下獄論死云云

乙巳霸州盜起和畿輔多盜馳馬鳴箭號曰響馬有司患之募捕盜者有霸州文安人劉六名寵其弟劉七名宸應募至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等協捕數有功會劉瑾家人梁弘徵賄于寵等不得誣為盜令捕之寵急乃投大盜張茂茂素招納亡命為逋逃主家與太監張忠鄰結為兄弟黨緣馬永成谷大用輩出入豹房侍上蹴踘而乘間為盜如故後數為河間參將袁彪所敗茂窘求救于忠忠置酒私第招茂彪東西坐酒已舉觴屬彪字茂曰彥實吾弟也自今毋相扼又舉觴屬茂曰袁公善爾爾慎毋犯河間彪畏忠唯唯而已既而茂為御史甯杲所禽斬寵宸等相率詣京師謀自首忠與永成為請于上且曰必獻萬金乃赦寵宸無以應逃去及瑾誅有詔許自首寵等乃出詣官兵部奏赦凡三十四人令捕它盜自効寵等憚要束未幾復叛

庚戌以水災減浙江湖州嘉興甯波三府夏稅

十一月戊辰論曹雄戍海南雄以黨劉瑾結婚瑾敗降指揮僉事尋言官交劾之逮繫都察院獄論死至是念其平寘鐇功赦之寘鐇之平也仇鉞為首功雄既至則就禽已二日矣一時劉瑾以其功盡歸之雄人皆不服然雄聞變即統兵壓境上而賊之不得渡河者雄遣史鏞奪船之力為多又令鏞潛通書于鉞俾從中舉事論者以為是役也功雖成于鉞而居外布置賊不內顧雄有勞焉既以平賊功受上賞不自安乃引咎自劾推功諸將故雖以黨逆被劾而寬政之及蓋有由也

是月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林俊言劉瑾謀逆未覺之先臣嘗草一疏俟賊平隨上幸天假手張永先發其奸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誠國家之

大幸。然臣徐思之，昔夙沙衛殿師楊思勗平亂，前史書之，謂政出閹寺，國為無人。今賊瑾謀逆，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內臣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武臣之不如永也。臣又聞近日大臣有缺，與二三內臣曾推。夫百官統于冢宰，九伐掌于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周制之矣。我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弊端未可自今日始也。夫為戶部莫如韓文，許進為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方撥亂反正之始，而不引忠良端謹不可屈之人，治未可望也。伏望慮遠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為戒，循用先朝舊人，修復舊治，則聖政日清，盛業允昌矣。」謹錄前稾附進。上以瑾已正典刑，俊乃不陳之于亂政之時，而追論于既誅之後，有旨詰責。攷異：林俊此疏，明史本傳不載，今據實錄增。惟實錄于俊有貶詞，言當瑾用事，出為巡撫，俊欲避禍以全身，目及瑾既敗，又覬保完名，故上此奏，然為計已拙，士類笑之。予謂此亦必惡俊者為之詞耳。史稱俊歷事四朝，抗詞敢諫，以禮進退，始終一節，即以此奏而論，劉瑾雖敗，張永、馬永成之等復起，而後仍指斥內臣不宜預吏部兵部之柄，故奉旨詰責，亦必出自內批，未可以其追論劉瑾而疑之也。

十二月乙酉，以霜災免山西渾源、蔚、朔等州，山陰、馬邑等縣秋糧。

己丑，四川賊破江津，僉事吳景、典史張俊死之。先是藍、廖、鄢三賊謀取荊襄東下，巡撫林俊議遏通江，而廖惠已至，圍其城，殺參議黃瓚、僉事錢朝鳳等。適官軍自他郡還，賊疑援兵至，遁去。俊發土兵蹴之龍灘河，賊墜崖溺水死者無算，遂禽惠。藍、鄢二賊奔陝西西鄉，越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官軍追及，復大破之。而瀘州賊曹甫復糾眾寇川南綦江等縣，大肆劫掠，殺照磨漆堅等，遂犯江津。俊聞亂，自率兵馳救，而廷瑞等因乘間招集散亡，勢復熾。

是月，吏部尚書劉機、刑部尚書劉璟皆以瑾黨被劾致仕。

詔發太倉庫銀三十萬兩入寶藏庫，應用。戶部尚書楊一清言：「太倉錄尊備三邊軍餉，宏治間各邊皆有積餉，自劉瑾括天下之財斂之京師，半入公帑，半歸私橐，故太倉雖稍有蓄積，而四方庫藏為之一空。即今大同邊警，各省災傷乞省，無益之費為天下惜財。」詔以十萬兩送庫。

是歲，下禮科給事中陳鼎于獄。初，鎮守河南中官廖堂，福建人，其弟鵬之子鎧冒中河南鄉試籍，物議沸騰，畏堂不敢難。鼎上章發其事，遂除名。堂、鵬大恨。會霸州盜起，鼎陳弭盜機宜，堂屬權倖摘其語激上怒，下詔獄掠治，坐前籍平江伯，皆產附劉瑾，譖估物價，疑有侵盜。尚書楊一清力救之，乃釋為民。

方劉瑾之敗也，刑部員外郎夾江宿進疏陳六事，言忤逆瑾死者，內臣如王岳、范亨，言官如許天錫、周鑰，並宜卹贈；又附瑾大臣如兵部尚書王敞等，及內侍餘黨，俱宜斥。疏入，上怒，將親鞫之，命張永召閣臣李東陽。東陽語永曰：「後生狂妄，且日暮，非見君時。」幸少寬之。永入，少頃執進至午門，杖五十，削籍歸，未幾卒。嘉靖初，贈光祿少卿。

劉宇、曹元既罷，劉忠、梁儲入閣，政事一新，而內臣猶用事，導上嬉遊如故。皇子未生，多居宿于外，又奏興豹房之役。閣臣李東陽憂之，累疏乞諫，不報，連乞致仕，亦不許。

明通鑑

第八冊

DS
753
.H7
v.8

紀四十四（起重光協洽盡元黓涒灘凡二年）

武宗毅皇帝

江西永寧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正德六年春正月壬子朔巡撫林俊大破瀘州之賊于江津俊以藍鄢二賊未滅遣人招諭曹甫甫佯聽命而令其弟瑄劫掠如故指揮李蔭斬瑄首賊遂移江津分七營將攻重慶俊發酉陽播州土兵助蔭遂以元旦掩破其四營賊遁入民家焚之盡斃乘勝搗老營指揮汪洋中伏死蔭復進去賊十五里而軍甫以數十騎突出遇蔭兵敗走官軍乘勝進圍之俘及焚死者二千有奇（攷異紀事本末憲章錄俱系破江津賊于是年正月之朔中有元旦夜半語蓋據奏報之文也實錄中載之二月據其奏至之日月也今據紀事參明史俊傳書之）　甲子大祀南郊　戊辰林俊奏報吳景死事狀言賊至江津御史俞緇避入重慶委景及都指揮龐鳳禦之鳳要景與俱走景不可率典史張俊迎敵手殺三賊矢被面亟收兵入保而城已陷乃大呼曰寧殺我毋殺百姓賊強之跪不屈遂與俊俱死詔贈恤賜祭葬仍立祠江津祀之（攷異吳景死事在去年十二月實錄所記正月蓋報奏之日月也推陷江津之賊明史林俊傳作瀘州賊曹甫據實錄則云重慶人曹弼并識于此）

癸酉四川賊陷營山分巡僉事王源死之源行部川北會藍鄢諸賊自大寧竹山轉掠通巴至營山源率典史鄧俊禦之賊縱火焚門源開門力戰遂與俊同遇害維時總兵洪鍾已至蜀檄陝西湖廣河南兵分道進勦而林俊方破江津之賊不遑顧曹甫眾潰遁俊乃還兵與鍾會而鍾與俊議不合軍機牽制盜卒不戢　乙亥以四川布政使高崇熙為右副都御史巡視四川會洪鍾等討賊　丁丑南京御史周期雍王佩奏前忤瑾建言諸臣牧相任惠貢安甫等及以事獲罪于瑾之趙士賢李夢陽等如其年力才識可用者乞復其原職吏部覆以為請從之　是月改楊一清為吏部尚書以孫交掌戶部又以南京兵尚何鑑為刑部尚書　以王守仁為吏部主事守仁以五年陞廬陵知縣其年冬聞瑾敗始入覲授刑部主事至是改吏部又起李夢陽為江西督學副使（攷異守仁陞廬陵知縣在五年尋陞刑部主事在五年十二月證之文成年譜其年冬入覲改授刑部是年復改吏部今据之）　二月丙申寘鐇伏誅錮其子孫五人于西內　壬寅巡視四川高崇熙奏播州楊友之亂請撫之責令立功贖罪初友編置保寧與其弟愛不相能諸苗搆煽挾友糾眾攻播州焚愛居第及公私廨宇畧盡愛屢奏于朝至是四川盜熾恐友乘郵而起故崇熙以其與江津不同因以撫請兵部議友叛逆已著若復柔之以德慮諸蠻效尤宜調土人及四川兵征之俟其悔過歸誠撫之未晚從之　停江西徵派物料及燒造甆器以地方災故也　巳

酉起左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等處軍務時樂平姚源洞賊汪澄二等攻安仁縣陷之巡視御史王哲及鎮守太監王嵩會兵討之不克指揮秦勳通判梁奎等死焉而東鄉賊王鈺五徐仰三等瑞州賊羅光權陳福一等及贛州大帽山之賊何積欽等方熾廷議以江西盜賊蠭起官軍屢失利宜簡大臣一人總制軍事時金守制家居遂起之南直隸浙江福建廣東湖廣文武將吏俱聽節制都指揮以下不用命者得專刑戮嵩等請調廣西狼土兵為助金亦以屬郡兵不足奏請從之尚書楊一清復薦雲南按察副使吳廷舉蘇州同知李嘉言俱有才畧乃授為江西參政僉事俾統領土兵佐金等平賊　是月召工部侍郎李鐽還鐽築大名堤工未竣又請增築陳橋集銅瓦廂設副使一人專理會河南盜起命姑已其不急者乃召鐽而委其事于副使堤役自此復罷（攷異据明史河渠志李鐽召還在是月今從之）　三月甲寅山東賊四十餘騎剽掠彰德府回龍驛入延津轉封丘長垣東明曹等縣百戶張世祿死之詔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巡撫都御史防守要害　丁巳巡撫蘇州都御史李貢等奏霸州劉六劉七齊彥名等流劫山東殺甕京營指揮張英等六人詔巡撫都御史蕭翀會貢分督副總兵守備統領官軍隨賊所在討之　戊辰賜楊慎等進士出身及第有差慎大學士廷和子也　庚午小王子諸部入河套寇掠沿邊諸堡巡撫延綏都御史黃珂會同填巡官擊卻之斬首六十四級獲馬九十三匹捷聞賜敕奬勵　命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帥京營銳卒討畿輔山東河南之賊先是劉六等既叛復四出剽掠部檄下有司緝捕安肅知縣獲齊彥名繫之獄六等率衆刦去旬日間號召至數千畿南大震有趙風子鐩者故文安諸生聞劉六等之亂挈家匿渚中賊得之驅之登陸將汚其妻女鐩素驍健有膂力手格殺二賊賊聚執之遂入其黨為渠魁自是賊勢益橫延蔓山東河南界上連攻濱州臨朐臨淄昌樂日照蒲臺武城陽信曲阜等縣及泰安州皆破之日照典史余清巡官司福禦之皆被殺尚書楊一清建言推用大將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遂有是命　丙子太監張永傳旨近來各處盜賊縱橫多因水旱衣食維艱有司不能振恤遇朝廷下詔蠲免視為具文徵解重複以致小民冤抑無伸流離失業相誘為非苟延性命日復一日實可矜憐其令都察院出榜分給直隸山東河南四川江西湖廣陝西福建兩廣甲兵地方凡被寇之府州縣概不稅糧一年　己卯賊犯信陽州指揮僉事馬振等督兵城守賊解去追擊至湖廣應山縣境官軍失利振及信陽衛指揮陳鎮皆死焉詔參將宋振分兵千人赴河南會守臣協勦　夏四月癸未大學士劉忠致仕累疏乞休不許至是復以省墓為請賜敕給驛歸是年忠典會試甫畢上以試錄文義多舛召李東陽示之忠知為中官所齮遂有是請抵家再上章乞致仕許之（攷異据薛氏憲章）

言忠致仕之由謂禮部費宏摘其會試錄中疵謬語粘貼文字旁托中官入奏張永進之于帝遂有致仕之請王弇州史乘攷誤辨其必無此事今按明史忠傳但言忠為中官所齮三編目中並言張永嘗遣廖鵬謁忠忠僕隸遇之又卻餽永大恨云云然則忠之以會錄得譴即永所搆也證之實錄但云上摘其文字之疵不言中官亦無一語及費宏是憲章錄之不足信明矣且據實錄忠省墓之請在會錄未進之先而以此謂為宏所搆是巫宏也今第據明史書之餘詳攷證中

癸卯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都御史陶琰等奏淮安贛榆等處盜賊蠭起乞處置兵食下戶部議請以運司鹽課銀十萬兩及截留本年鈔關所入給之因言淮民造麴者歲糜麥數十萬石請權時禁之不許　霸州賊五六百騎自青城過壽光攻濰縣知縣張志皋先期遁去防守指揮張陞知事杜德銘死之　五月甲寅四川盜藍廷瑞自鹽亭縣焚刦富村及柳邊驛殺百戶賈雄茂州知州汪鳳朝與戰馬蹶而死盜遂攻破梓潼掠蓬劍二州劍州判官羅明及其子介義官王思政鄭廷祿等禦之不克明父子罵賊死思政廷祿並遇害詔贈䘏死事者而令洪鍾會林俊合兵討之　庚申以蝗災免陝西華州渭南十一州縣去年稅糧　己巳河南盜由湖廣應山縣破雲夢掠黃州官兵追敗之乃趨江西掠星子縣都指揮趙鉞敗之于左蠡復還湖廣　丙子命太監張永會兵部尚書何鑑及科道官各一員選京營軍南京太監黃偉會科道官各一員選南京軍備討賊也　是月以提督軍務右都御史馬中錫為左都御史右副都御史王鼎為右都御史中錫俟賊平回掌院事兵部尚書王敞坐瑾黨乞致仕改何鑑為兵部尚書明年始以刑部侍郎張子麟進尚書代鑑　四川松潘之賊復起有綽嶺寺僧倡之遂聚眾焚紅花屯指揮胡寧與戰被執復據黃土坡山殺千戶史寬總制洪鍾請改巡視都御史高崇熙提督松潘軍務兼理巡撫從之　六月癸未山西盜李華等起逆瑾黨亡命者多從之眾至千人衣幟皆赤與劉六等合掠壺關縣之趙村大肆焚戮藩王乞師詔切責鎮巡官令軍衛有司失事者俱停俸帶罪殺賊攷異明史本紀是月山西盜起證之實錄在是月癸未諸書以其與劉六等合不備載今據實錄增　南京十三道御史周朝佐等上言三事一重操江謂長江之險武事日弛若徐鳳之盜犇突而南九江之盜順流而東何以備之請敕操江都御史及總兵官慎選久任之士卒俾練習舟師一選官軍謂南京操備軍士壯者占役私門老弱濫充行伍其把總管隊官又皆非將材乞令南京兵部會科道官閱選有例外多占軍伍投充勢要者太監總兵而下悉令指實劾奏一嚴守備謂南京城中盜出入自如往歲有盜洪武門金獸環者守衛之疎可知矣乞令各城門守臣嚴加戒備有私役賣放者據實重處詔下所司依議行之　己丑江津賊曹甫餘黨方四等以正月之敗遁走綦江旋流入貴州之思南石阡等府不受撫與花水盜任倖身合聚眾至二千人號萬人勢復振官軍與戰不利踰月遂陷婺川龍泉坪焚烏江屯寨四十巡撫湖廣都御史陳鎬奏調永順保靖土兵征之　甲午霸州賊楊虎等自河南至山西由山西十八盤山還破

武安縣毀臨洺關掠威曲周武城清河故城等縣及景州東西關由淮鎮店渡河直入文安與劉六等合六七等自湖廣江西仍由故道入長清齊河等縣直抵霸州所至縱橫如陷無人之境時都指揮桑玉迎勦與劉六劉七遇于文安村中六七匿民家樓上欲自刎玉素受賊賂故緩之有頃齊彥名持大刀殺傷官軍數十人直至樓下大呼救兵至六七遂彎弓注矢出射殺數人去守臣請益兵詔署都督同知張俊充副總兵率京營兵千人援之　乙未江西華林山盜陳福一等攻陷瑞州府指揮通判皆先期遁詔陳金分兵捕之　戊戌巡撫陝西都御史藍章奏請撫四川賊先是湖廣永順土兵敗賊于陝西之石泉藍廷瑞遂走漢中都指揮金冕圍之食竭力盡時章統兵駐漢中廷瑞遣其黨何虎等詣章乞還川就撫章以廷瑞本川賊恐急之必致死陝且受患遂令冕護之出境至是以聞兵部以為非策且令總制鎮巡官會議便宜行之（致異明史紀事本末藍賊請撫在六月與實錄合而所載六月十四十五十六日之事皆誤也實錄据藍章奏至之日系之戊戌而賊之請撫又在其前今以為藍賊約期出降延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圍已外誤而至謂十五日廷瑞結昏于永順土舍彭世麟冀得間逸去世麟佯受之密以白鍾鍾授方畧使圖之遂以十六日禽藍鄢等此尤誤也鍾等之禽二賊事在八月明史本紀及實錄皆同而實錄記其請降以後之事皆以七八月間則紀事之明著日分必有脫誤所謂六月十五十六等日者恐即八月誤八為六耳今據正史）　是月起右副都御史周南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守臣奏其地四省接境盜賊出沒宜仍設巡撫官以統治之故有是命（致異明史周南本傳言巡撫之設自南始誤也南贛設巡撫始于宏治十年見職官志中後復裁之至是又請設實錄所載甚明今据之）

秋七月丁巳賊陷棗强縣知縣段豸死之先是賊薄城豸率眾捍禦斬賊二百餘人賊首一人賊怒攻圍益急越三日城陷豸身中數矢一鎗猶瞋目奮呼曰殺賊殺賊知不可為乃赴水死賊怒殺其為首者遂屠其城死者四千八百餘人絕者五十餘家時參將宋振駐兵縣東門與賊對語不發一矢賊尋引去事聞贈豸太僕少卿錄其子科道交劾振詔令戴罪自贖　壬申劉六劉七楊虎等合犯文安密邇近郊京師戒嚴癸酉兵部尚書何鑑以盜賊縱橫非京營軍所能制延綏二鎮游奇兵多邇來邊警稍緩請調副總兵許泰馮禎遊擊將軍郤永各領所部泰永千人由居庸關至涿州禎千五百人由紫荊關至保定聽提督官調遣從之調邊兵討賊自此始是時又有賊二三千人自稱劉六攻破南宮縣執知縣孫承祖燬縣治放獄囚又掠寧晉皇莊事聞兵部請停二縣掌印巡捕官俸責限滅賊且許招募土兵立功陞賞毋為賊用從之　是日太白晝見踰月方止凡十二日　乙亥盜攻江西臨江府破之總制副都御史陳金前經調兩廣土兵未至詔復趣之　八月己卯命兵部侍郎陸完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統宣府延綏及京營官軍勦直隸山東河南之賊時馬中錫師久無功兵部尚書何鑑劾其玩寇奏遣完代之故有是命

總制都御史洪鍾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禽斬四川盜首藍廷瑞鄢本忠及其黨二十八人初廷瑞等倡亂蜀中二

三年間烏合十餘萬人僭號稱王置四十八營攻城殺長吏流毒三省俊及鍾連年征討不克及賊為湖南土兵所敗走漢中求撫巡撫藍章遣人護之還蜀鍾傳令至東鄉聽撫而賊意在緩師遷延累月依山結營要求營山縣或臨江市屯其衆要官為質鍾令漢中通判羅賢入其營本恕來謁約既定會官軍有殺其樵採者賊復疑懼遂殺賢剽掠設欲乘間脫走官軍為七壘守之不得逸廷瑞乃以所掠子女詐為己女結昏于永順土舍彭世麟世麟佯諾之密白鍾鍾授方畧使圖之及期廷瑞本恕暨其黨王金珠等二十八人皆來會伏發悉就禽惟廖麻子得脫其衆聞變驚潰渡河鍾還兵追擊俘斬七百餘人于是鍾俊及藍章各以捷聞得旨陞賞賜敕奬勵（攷異禽斬藍鄢二賊明史本紀系之八月己卯實錄同是月戊寅朔己卯乃八月二日也紀事本末以為六月十五六等日者不特月分相差即支干亦全不合今悉據本傳）

甲申陸完出師至涿州忽報賊犯固安上召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宜令兵部追還陸完使東出東陽等曰甚當但恐官軍在北賊若南奔蓋不可制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効力必有成功上頷之

丙戌召總兵官張偉都御史馬中錫還中錫書生不習兵事偉亦紈絝子見賊强諸將怯度不能破賊乃議招撫謂賊本良民由中官貪黷所激若推誠待之可不戰降遂下令賊所在勿捕過勿邀擊饑渴則食飲之降者待以不死賊聞欲就撫相戒毋焚掠猶豫未定尋朝議調宣府延綏兵中錫欲戰則兵未集欲撫則賊時反覆終不得要領既建議主撫不能變會劉六等聞邊兵且至退屯德州桑園中錫輿入其營開誠予之酒食慰諭之衆拜且泣送馬為壽六㨿慨請降七乃仰天咨嗟曰騎虎不得下今奄臣柄國人所知也馬都堂能自主乎遂罷會而是時方詔懸賞格購賊六等偵知之益疑懼徑去焚掠如故獨至故城戒毋犯馬都堂家由是中錫謗大起謂其以家故縱賊言官交劾之下詔切責中錫猶堅持其說以請兵部尚書何鑑謂賊誠解甲則貰死即不然毋為所誑既而六等終不降乃遣陸完代之

乙巳下都御史馬中錫惠安伯張偉于獄以六科十三道先後劾之也下法司獄問皆論死中錫死獄中偉革爵初中錫受命討賊大學士楊一清曰彼文士耳不足任也竟無功（攷異明史恩澤表偉無革爵事以嘉靖十四年卒贈太師謚康靖或以外戚故旋革旋復耳實錄亦云革太保祿米間住今據明史中錫傳書之）

九月己酉流賊楊虎等二千餘人攻滄州奪船為浮橋列兵圍之數重知州張奇鹽運使楊遂等分城守禦焚其橋圍三日不克會浙江解兵器至以弓弩藥矢焚賊攻城梯具劉六劉七中流矢走先是六等倡亂官兵望風先遁至是副總兵許泰游擊將軍郤永等兵出霸州平口迎戰斬數百人賊始懼南奔于是天津指揮賀勇等遏之于信安鎮又敗之泰復追擊于東光半壁店禽斬二百七十餘人永再破之景州鑑橋集未幾馮禎破之于阜城郤永破之于棗强

永又會泰敗之于叅老集及薛官屯皆楊虎黨也餘賊東奔皆從劉六于是勢復熾　庚申四川賊藍鄢餘黨復自陝西漢中流入寧羌州沔縣等處遂及略陽徽州成縣皆破之指揮王韶屯河不敢出徽州知州成縣知縣皆不戰而遁畧陽扶風知縣敗而遁千戶侯爵百戶亘劉舍人郭玘等皆死馬先是任扶風知縣者為孫璽巡撫藍章以畧陽為漢中要地舊無城璽檄往城之工未竣賊至縣令嚴順欲遁璽拔刀斫坐几曰欲去者視此乃率僚屬堅守數日城陷璽被執大罵不屈賊磔殺之順遁去誣璽俱逃溺于江以他人尸斂璽子紹相訟于朝稱其父拒守凡五日力屈而死盗殺之江中下巡撫覈實如紹相言踰年方賜贈䘏（孫璽事見明史忠義傳在是年令彙記于扶風畧陽被陷之下）　癸亥命都指揮張勇充副總兵官赴江西勦賊先是陳金以兩廣土兵將至議調參將金堂及勇統之至是以兩廣多賊黨分守潯梧不可去乃以勇統兵別設把總二人　丙寅陸完請益兵詔再調宣府及遼東兵給之　己巳廣東流賊三千餘人入江西永豐縣（此吉安府所屬縣）知縣朱璉逃去遂破樂安新淦參政趙士賢及知縣皆被執士賢吏走臨江索銀贖之仍敕陳金趣調兩廣土兵分道勦捕　是月四川賊方四等復攻江津林俊督酉陽播州石柱等分兵三道擊破之尋遣人招撫不從翌日副使李鉞分兵為六哨四面蹙之破其中堅禽賊首任鬍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禽方四妻妾米幾賊見官兵少還擊殺千戶田宣冉廷質等方四妻妾復逸去遂率餘賊二千餘人遁入思南境內　冬十月癸未流賊入山東長山縣典史李暹與戰殺數十人中流矢卒　甲申賊劉六等攻濟寧州不克焚糧艘千二百有奇陸完遣張俊往援運船不及遂與漕運總兵鎮遠侯顧仕隆都御史張縉及濟寧州衛官俱被劾詔俱停俸帶罪自贖　丙戌劉六寇漕州屯裴子嚴馮禎郤永等迎戰斬首三百餘級又追至集北禽斬千八百餘人又獲賊首朱千戶餘黨遂遁　丁酉小王子犯陜西山丹境都指揮張鵬擊郤之尋犯甘州副總兵白琮與戰于黒柴溝斬首百六十三級獲馬駝牛騾甚衆賜敕奬勵　戊戌賊方四等四千餘人自貴州石阡踰馬腦關復入四川綦江縣陷之百戶柳芳義官曹騰皆戰没巡撫林俊奏調總兵楊宏都御史高崇熙會勦從之　是月太監張永奉敕揀選團營官軍得十二萬三千七百有奇永請于將臺下精選六十萬為正兵又每營各選三千為奇兵共四萬二千人隨時操練以備調遣　提督軍務侍郎陸完奏賊千餘人自宿遷渡河攻虹縣去鳳陽皇陵不遠而賊劉六等在沂莒間京邊兵少不能兩援請敕河南都御史鄧璋直隸都御史張縉會兵防禦南直隸京操班軍亦宜留守諸從之仍令完度賊勢緩急別議調軍　十一月庚戌命太監谷大用提督軍務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統領京軍五千人會陸完討賊時完奏邊兵屢捷大用

謂賊可即平故謀督軍以出蓋亦如寗夏論功也考異谷大用毛銳領京軍明史本紀所載月日與實錄合明史紀事本末系之八月誤也憲章錄系之十月亦非今據本紀實錄至大用之出諸書皆以此事非書生所能辨惟實錄謂完討賊屢捷大用等亦欲如寗夏論功故有是請此得其實今據之　丙辰命戶部侍郎叢蘭振濟南直隸及河南南京戶部侍郎王瓊振濟北直隸及山東時各省災祲被寇給事中張潤等奏請發帑分振戶部覆奏四川江西等處令巡撫督有司振之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特遣二人遂有是命蘭奉使未至而河北賊自宿遷渡河將逼鳳陽乃命蘭以本官巡視廬鳳滁和兼理振事　巡撫四川右都御史林俊致仕俊在軍與總制洪鍾議多左而中貴子弟欲冒軍功者輒為所格御史俞緇走避賊而僉事吳景戰沒緇懟欲委罪于俊遂劾俊累報首功賊終不減加以鑿井毀寺逐僧徒迫為賊于是俊前後被切責會藍鄢二賊就禽方四屢敗俊辭加秩及賞乞以舊職歸田詔不許辭秩仍聽致仕言官交請留不報俊歸士民號哭追送考異事見明史俊傳特書云時正德六年十一月也證之實錄在十一月丙辰憲章錄系之八月乃平藍鄢二賊之月俊之加秩蓋在其後紀事本末系之九月亦誤也今據本傳及實錄

戊午京師地震保定河間二府薊州及畿南八縣三衛同日震皆有聲如雷動搖居民房屋霸州尤甚三日中十有九震又山東武定州亦同日震考異明史五行志但言八縣三衛證之實錄八縣則良鄉房山固安東安寶坻永清文安大城也三衛則萬全懷來隆慶也十九次實錄作十次又志言山東武定州亦同日震蓋實錄所書皆畿輔也今仍據明史志書之　辛酉詔百官修省　乙亥命用兵所在瘞暴骸　十二月丁丑小王子犯宣府龍門所守備趙瑛都指揮王繼死之　己丑以旱災免浙江長興天台等六縣暨昌國衛稅糧　癸巳以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是秋宏自侍郎進尚書上耽于逸樂早朝日講俱罷宏上疏切諫報聞而已及是劉忠致仕　遂以宏代宏既入閣以禮部侍郎傅珪為本部尚書尋進楊一清少保兼太子太保一清固辭不許　甲午黃河清自清河口至柳鋪九十餘里自是至丙申凡三日　辛丑四川賊麻六兒等自陝復入川剽掠兵備副使馮傑率兵追擊于蒼溪縣之鐵山關敗績死之考異馮傑戰沒于鐵山關據實錄在是年十二月辛丑又系之于七年正月癸亥蓋因奏報至而複記也今據實錄六年月日　是月以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張鳳巡撫山東仍兼河道右副都御史彭澤巡撫直隸保定等府　以旱雹災免陝西慶陽西安等府稅糧　是冬谷大用等出師見賊勢方熾駐臨清不敢進劉六尚在山東而楊虎陷宿遷執淮安知府劉祥靈璧知縣陳伯安連陷虹永城虞城夏邑及歸德州邊兵追及賊退至小黃河口百戶夏時設伏蹴之虎溺死餘賊奔河南復推劉三名惠者為首大敗副總兵白玉軍攻陷沈丘縣丞杜斌死之殺都指揮王保都指揮潘翀射殺河南布政司經歷任傑北陷鹿邑有黨陳翰者與寗龍謀奉惠為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副之翰自為侍謀軍國元帥府長史與龍立東西二廠治事分其軍為二十八營以應列宿各置都督聚眾至十三萬欲歧出以牽制官軍于是惠鐩擾河南劉六兒弟及齊彥

名等擾山東黨分為二已而劉六復轉而北郤永敗之濰縣還走霸州會上以明年正月有事南郊舊制以十二月朔省牲于是賊謀以是日乘間犯蹕尚書何鑑奏聞亟召陸完赴援即夜嚴設守備厥明鑑請上早出安人心遂成禮退賊知有備西掠保定諸州縣以去完擊破之文安賊南至湯陰完又督諸將追敗之先後俘斬千人　劉七之入山東也所過州縣率閉城守或棄城遁或遺之芻粟弓馬乞賊勿攻先後破者九十餘城惟樂陵知縣許逵慨然為戰守計縣初無城督民版築不踰月城成令民屋外築牆牆高踰簷啟圭竇纔容人家選一壯者執刃伺竇內餘皆入隊伍日視旗為號違者軍法從事又募死士伏巷中洞開城門賊果至旗舉伏發竇中人皆出賊大驚擾斬獲無遺後數犯數郤之遂相戒不敢近事聞進秩二等同時知縣能抗賊者益都則牛鸞郯城則唐龍汶上則左經濬縣則陳滯然所當賊少而逵屢禦大賊有功遂與鸞俱超擢兵備僉事其抗節不屈而死者則登州通判邵章萊陽縣丞陳韶萊蕪知縣熊駿主簿韓塘也（攷異熊駿韓塘見明史忠義傳據實錄七年正月贈登州府通判邵章為知府萊陽縣丞陳韶為州判各賜祭一壇二人當亦在是年死事之列竝據增）　賊之擾河南也上蔡知縣霍恩與典史梁逵共守賊至恩語妻劉曰脫有急汝若何劉誓同死乃築臺廨後約曰見我下城即賊入矣及城陷恩拔刀下城劉臺上見之即縊未絶以簪刺心死恩被執賊脅之跪罵曰吾此膝豈為賊屈乎賊日殺人以懾之罵益厲賊以刀抉其口支解之逵自經死西平知縣王佐聞賊起練民兵為守具拒賊于城上手殺數十人矢斃其渠帥賊忿急攻三日佐力竭被執罵不絶口賊懸諸竿殺而支解之縣丞毛繡亦遇害葉縣知縣唐天恩賊至與其父政等七人俱死永城知縣王鼎城陷繫印于肘端坐待賊不屈死裕州同知郁采與都指揮詹濟鄉官任賢共堅守斬獲多城陷被執采罵不輟賊碎其輔頰而死濟亦不屈死賢嘗為御史方里居招邑子三千人拒守罵賊死一家死者十三人西華知縣李景拒賊死教諭孔環自來安知縣為劉瑾黨所陷左遷是職賊陷西華環被執賊曰呼我主即釋環厲聲曰我恨不得碎汝萬段肯媚汝求活耶遂被殺固始丞曾基被執使馭馬不從遇害夏邑丞安宣方之官聞賊至或勸勿往宣兼程進抵任七日賊大至拒守有功城陷死之息縣主簿邢祥已致仕城陷罵賊死時又有鹽運使同知徐天英封御史朱紀皆以守城被害又陣亡指揮景瑞等三十三人皆不得其月日其賊擾南畿抗節而死者則靈壁主簿蔣賢指揮同知梁文也（攷異此所載死事諸人皆是年河南山東被擾前後事竝據明史忠義傳又西華知縣李景及徐天英以下三人皆據三編補入）

七年春正月甲寅賊復犯霸州京師戒嚴兵部尚書何鑑請敕陸完及谷大用毛銳還禦近畿其分擾山東之賊責之邊將許泰郤永劉暉李鋐河南之賊責之邊將馮順時源神周金輔周英子也　丁巳賊入大城縣知縣張汝舟與王

簿李銓迎戰不克皆死之汝舟子策與故典史張俊之子信生員楊思恭醫士孫堂同遇害詔分別賜贈卹攷異據明史本紀及忠義傳惟載主簿李銓與汝舟同戰死其汝舟子策以下四人皆據實錄增　己未大祀南郊是時賊方敗于湯陰北走交河還京師團營分布近畿又調遼東兵至屆期成禮而還　癸亥賊自安肅博野攻蠡縣遂至臨城主簿張俊率兵拒之斬其酋一人遂遇害詔從重褒卹攷異張俊死事明史不載此亦據實錄增此與大城典史之張俊似非一人蓋姓名偶同耳　是月兵部奏議平賊賞格各官軍能用命擒斬賊三名賞加一級獲賊首一人者授世襲正千戶賞銀千兩其將領亦陞三級賞如之有能擒滅劉六楊虎之等者如寧夏例待以封爵無所吝報可是時賊黨雖衆多脅從者其精銳不過千餘人自兵部首功令下官軍追賊賊輒驅良民當之急則棄所掠逸去官兵所殺皆良民故捷書屢奏而賊勢不衰　伏羌伯毛銳勦近畿之賊會賊自臨城出遇于長垣銳與戰大敗谷大用擁衆觀望不敢進銳率師至真定復大敗身被傷失將印會許泰援兵至銳僅以身免言官交章劾乃與谷大用竝召還攷異事見明史毛忠傳特書于是年之正月而實錄不載諸書亦系之正月今從之　二月丁丑以咸寧伯仇鉞為平賊將軍偕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討河南賊太監陸誾監軍時河南賊劉會趙鐩等連破州縣親王守臣告急日至乃以命鉞兵部會議請以文臣一人提督討賊事澤方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未行復有是命澤陳便宜十一事厚賞峻罰以激勸將吏從之　己卯賊陷利津　山東賊犯萊州界指揮僉事蔡顯率兵禦之不克與其三子淇英順同力戰死舍人劉勲劉仲武臣等皆殉焉詔贈顯父子官卹其家攷異事見明史忠義傳惟據實錄有舍人劉勲以下三人今據增　丙申副總兵時源敗河南之賊于陽武斬首三百七十餘級　是月四川賊方四等復入川南陳金以兩廣土兵至先議勦東鄉之賊遣參議徐蕃等分屯要害　三月丙午朔巡按山東御史張璿言山東生民被害已極賊之自北而東也則由樂陵海豐壽光安丘以入青州其自南而西也則由莒沂滕嶧以趨東兗縱橫荼毒朝廷命將出師宵旰不遑而渠魁未殲徒黨愈熾一月而兩趨霸州震動畿輔者其害有三一曰蠲征無實令賊徒被脅自首者得免糧稅三年而瘡痍溝壑之民迫于官司以辦公家之稅不早停免是為盜敺民也一曰冗兵太多令奏帶將士皆膏粱遊子未經戰陣遇賊輒藉邊兵以自衛而邊兵則有功輒怙勢而奪之何以服人心而一軍令一曰事權不一令總督提督互相是非發謀命將經宿而後定故事機泄而功不成其言皆切中時弊詔下所司議行　己未賊陷碭山蕭睢寧等縣睢寧主簿金聲邱紳義士朱用之皆力戰死之　辛未副總兵時源敗績于河南都督僉事馮禎死之先是劉惠趙鐩連陷河南州縣駐師西平會詔仇鉞彭澤出師又以河南之賊專責之禎源等于是禎源會參將神周金輔敗惠鐩于西平賊奔入城官軍塞其門乘夜焚死千餘人斬馘

甚衆餘賊潰而西時仇鉞彭澤等尚未至巡撫鄧璋等以為賊不足患朝崇王于汝寧宴飲連日賊招散亡陷駙陵棠陽汜水鞏遂圍河南府三日諸軍始集賊屯洛河峴官軍饑疲迎戰右哨金輔不敢渡洛禎及源固方陣而後哨參將姚信所部京軍先馳失利遽遁還陣亂賊乘之禎下馬殊死戰援絕死焉由是賊勢復張禎殉難之地明年是日風霾大作又明年亦如之敎有司建祠歲以死日致祭　夏四月丙子太監谷大用奏請陞賞陸完許泰等下兵部議以四方益賊蠭起雖捷書屢奏而賊首未禽宜通俟功成之日奏請定奪其有功者且令紀功官勘實以聞于是僅賜大用敕獎勵時大用召還慙于無功故有此奏　甲申以水災免淮安府稅糧十六萬石　戊子振畿內山東饑又發通州天津德州臨清四倉米二十萬石遣侍郎王瓊會各巡撫官振之　是月副都御史彭澤至軍引見諸將校責以畏縮當死諸將校股栗伏罪久乃釋之遂下令鼓行薄賊是時賊聞澤至乘夜奔汝州官軍扼之于要害賊乃走寶豐復由舞陽遂平轉掠汝州東南敗犇固始屯朱皋鎮　五月丙午劉六等自山東敗于滕嶧乃犇東萊總制陸完師次平度州令游擊郤永參將温恭等迎勦副總兵許泰軍萊陽策應敗賊于古城集東復令指揮傅鐘張椿夾攻其左右賊大敗山東遂平是時賊分為二一西走騎兵追及之于淮河易服而遁一復北走霸州犯香河寶坻玉田等縣殺參將王杲于武清畿輔復震而賊復轉南至冠縣副總兵劉暉連敗之遂奔邳州　戊申湖廣永順宣慰使彭明輔及都指揮曹鵬等敗河南之賊于朱皐鎮賊倉卒渡河溺死者二千人斬首八十餘級餘衆悉走光山　甲寅陳金勦東鄉之賊令副總兵張勇土官岑猛等竝進連敗之于赤峰隘嶺等處禽徐仰三戴王鈺五等克栅二百六十五斬首萬一千六百餘級俘七百五十餘人撫州遂平移師姚源（攷異明史本紀系平東鄉賊于是月陳金傳則書二月蓋以二月進兵五月始平故傳記移師姚源于五月是撫州之平在五月也今分書之）

丁巳巡撫南贛都御史周南討贛州大帽山賊平之先是南之任徵集江西福建廣東三省兵督副使楊璋僉事潘相指揮孫堂義民林富等分道進勦江西總制陳金亦遣兵來助至是江西兵自安遠入克其砦七廣東兵自程鄉入亦克七砦福建兵自武平入克其砦八禽斬賊渠何積欽劉隆李四仔張時旺等先後斬獲五千人遂平贛州南乃移師會金討賊于撫州（攷異諸書皆系平大帽山賊于正月而三編日中則云平東鄉之前一月是四月也明書本紀據實錄而實錄多據奏報之月日且撫州賊平在前而此言周南移師會討撫州之賊是平大帽山之賊又當在前三編所記未為誤也今仍據實錄書之而辨識于此）

丙寅盜殺總督南京糧儲都御史馬炳然于武昌江中時劉七等五百餘人自鄖州南渡抵固始聞劉六等敗于河南遂走湖廣由團風鎮奪船十三艘溯流至夏口炳然自蜀攜家赴南京道遇賊詐稱胥吏來迎遂登舟殺炳然投之于江其妾吳氏亦自沈死已賊焚刦漢口指揮滿弼等追及之禽斬六十餘人其一

中箭溺水死獲其尸即劉六及其子仲淮也　閏月戊寅山東餘賊陷濰縣時楊虎已死其妻崔氏曰楊寡婦者率千
騎犯境指揮喬剛禦之賊少郤僉事許逵復追敗之于高苑令指揮張勛邀之于滄州米家屯凡俘斬二百七十餘
人張巽明史紀事本末作昭利津令据實錄係濰縣從之　巳卯獲四川賊方四磔于市四破綦江僉事馬昊率土兵敗之綦婆川復剿梁山縣
與曹甫不協相攻衆遂散四變姓名潛逃開縣義官李清獲之遂伏誅四之略梁山也時梁山主簿時植攝縣事賊至
拒郤之斬獲數十餘級踰月復至相拒數日城陷賊說之降不屈脅取其印不予大罵被殺妻賈聞變即自縊女九歲
赴火死詔贈植表其妻女曰貞烈　方四之亂士民之冒死殺賊者有梁山諸生趙趣同友人黃甲李鳳何環蕭銳徐
宣楊茂寬趙采誓死拒守城陷皆死都御史林俊嘉其義立祠祀之又有徐敬之者亦梁山人衆推為部長以拒賊陷
陣死雷應通嘉州人與賊戰于百丈關父子七人倡義死戰被執俱慷慨就殺袁璋江南人素以勇俠聞林俊委勦賊
所在有功後為賊執其子襲挺身救之連殺七賊亦被執俱死襲死三日兩目猶瞠視其父俊表其門曰父子忠烈
甲申咸寧伯仇鉞追擊江南之賊于光山遣諸將神周姚信時源金輔左右夾擊大敗之斬首千四百有奇盜衆潰奔
六安　巳丑北部伊畢喇伊木等寇甘肅指揮王杲等擊郤之　壬辰仇鉞彭澤等討河南賊平之先是賊敗于光山
會湖廣軍亦敗其別部賈勉兒于羅田賊沿途潰散自六安陷舒城復還光山至商城官軍追之急賊復南攻六安將陷
陷時源等涉河進敗之七里岡賊趨廬州至定遠西又敗還至六安分其衆為二劉惠與趙鐩二弟鐇鎬率萬餘人北
走商城而鐩道遇其徒張通及楊虎遺黨數千人勢復振掠鳳陽陷泗宿睢寧定遠于是澤與鉞計使神周追鐩時源
金輔追惠姚信追勉兒勉兒復與鐩合信連敗之宿州追奔至應山其衆略盡鐩薙髮懷度牒潛至江夏飯村店軍士
趙成執送京師伏誅輔追劉惠連戰皆捷惠窘走南召指揮王謹追及于土地嶺射中惠左目自縊死勉兒亦為都指
揮夏廣所敗獲之項城餘黨皆先後被禽凡出師四月而河南賊悉平　趙鐩之起也稍有智計定有部伍勸其黨無
妄殺移檄府縣約官吏師儒毋走避迎者安堵由是以風子名橫行中原勢出劉六等上嘗攻鈞州五日以馬文升家
在州中舍之去有司遣人齎招撫榜至鐩具疏附奏言今權奸在朝舞弄神器濁亂海內誅僇諫臣屏棄元老舉動若
此未有不亡國者乞陛下睿謀獨斷梟羣奸之首以謝天下即梟臣之首以謝羣奸益其桀黠如此攷異河南賊平明史本紀系之是月
甲申據實錄也趙鐩之入鈞州諸書或系之去年之冬或系之令年之春蓋與入泌陽焦芳家皆同時事而明史仇鉞
傳謂鐩攻鈞州以馬文升方家居舍之去此沿史之誤也野史皆云馬文升卒于七年正趙鐩入鈞州傳聞以為是
時文升尚在不知文升卒于五年六月霸州盜起于十月故王弇州致定國史以糾皇明通紀憲章諸書之誤明史馬
文升傳亦記其卒于五年是與仇鉞傳中文升方家居之說自相矛盾蓋沿野史之書未及更正耳令但云文升家在鈞

川爲得其實　六月癸卯四川賊方四餘黨犇寗羌遂犯沔縣官兵擊敗之追至老馬山賊與苗蠻合千戶黃虎死之　丁巳劉七等自武昌黃州下九江經安慶太平儀眞以達鎮江所過殘掠南京守臣奏乞增兵防禦廷議鎮江四達之地東南抵浙江西北抵山東逆流而上抵湖廣沿江而下則濱海傍江均宜防守請敕彭澤仇鉞統兵自湖廣而下駐南京以東陸完自山東淮揚而南駐蘇常浙江便地督操江坐營鎮巡及備倭巡海兵備三司府衞等官水陸巡防分守要害以防竄寇北遺從之　壬戌黑眚見初自河間順德二府及涿州夜出傷人有至死者尋見于京師形兼赤黑大者如犬小者如猫若風行有聲居民夜持刀斗相警達旦不敢寢踰月乃息後又見于河南封丘縣　乙丑戶部侍郎王瓊奉命振北直隸山東被寇者時順天河間保定眞定大名廣平六府及山東濟南青兗登萊東昌被賊殺戮男婦六萬五千有奇陣亡官軍民快人等一千五百有奇詔俱恤其家　丁卯南京御史周朝佐等奏賊以犇敗餘孽自湖廣越黃州下九江抵鎮江其舟不過十三衆不過五百而豕突縱橫如入無人之境操江都御史陳世良武靖伯趙宏澤宜如馬中錫張偉例械繫京師別簡才能大臣代之兵部亦請如奏上不許仍令世良等戴罪自効　秋七月丁丑四川賊陳二等降陳二即曹甫也時副使馬昊偕總兵官楊宏副使張敏等分擊賊于營山蓬州等處斬千三百餘人賊勢大蹙總兵尚書洪鍾乃遣人分詣賊營撫諭敏單騎入甫營甫聽命而廖麻子忿甫背己殺之并其衆敏被拘留既而送還然是役也甫黨散者幾二萬人廖麻子收甫餘衆復轉掠川東官兵仍不敢擊潛躡賊後馘良民爲功土兵虐尤甚民間謠曰賊如梳官軍如篦土兵如鬀言愈搜愈密也論者咸歸咎鍾之不能戢下云　贈卹四川陣亡官軍其死事之都指揮樊煜推官吳伯鈞各贈二級賜祭一壇　初河南虞城訓導折琮以守城禦賊被害至是其子自勝陳奏令贈卹如例　戊寅以副總兵劉暉時源郤永李鋐俱充總兵官分守山東河南南北直隸時河南山東已平令各率所部千人仍于各部選留五千人屬之假以總兵名目暫留鎮守仍聽提督官征調　壬午罷陳世良趙宏澤以副都御史俞諫懷寗侯孫應爵代督操江事　癸未吏部奏請起致仕尚書劉大夏韓文等詔大夏等已復職致仕勿復言　癸巳江西按察司副使周憲討賊于華林敗績死之初賊累敗食盡憲連破賊于仙女雞公嶺斬獲千餘人乘勝進攻北門三戰賊少郤憲與子幹先登蹴之賊下木石如雨憲中鎗顛幹前救父力戰墮壓死憲創重被執罵不絕口賊怒支解之事聞贈憲按察使幹附二級令有司旌其門曰孝烈　丁酉振四川飢　是月山東殘賊自冠縣刦朝城大同指揮謝岑率兵追之斬首七級力戰而死時流賊雖已敗犇間復嘯聚少者百人多或千人寗陽鄒費臨邑高

唐諸州縣復遭蹂躪巡檢劉斌潘佑皆死之詔分別贈卹　上以黑眚之異京城內外譌言迭起欲命谷大用仍舊提督官校內外緝訪大學士李東陽力諫不納　八月己酉總制都御史陳金勦姚源洞賊平之初姚源賊殷勇十洪瑞七鄒成七等復先後起積年猖獗金受總制之命募鄉兵得五六萬人令參政董朴吳廷舉等分營餘干貴溪安仁鄱陽樂平遏其要害金親統軍擣其巢勇十創重死會副總兵張勇以土兵至毒弩射殺瑞七等俘斬五千餘人金以捷聞時賊聞敗沿途潰散而土兵虐而貪姚源敗賊賂之乘夜遁走貴溪廷舉以土兵追及于弋陽賊復轉掠徽衢間金更假作賊僭號以張其功朝廷不知賊首王浩八乞降竟許之（攷異金平姚源賊事見明史本傳而土兵受賄賊復逸去轉掠徽衢間皆見實錄今參書之）　初劉七等賊在長江一帶乘潮上下官兵所遇輒敗已而賊治舟孟瀆陸完等至鎮江留仇鉞防守令溫恭以騎兵駐江北自督劉暉郤永等以舟師趨江陰福山港七月十八日賊至通州其夜颶風大作舟壞乃奔狼山二十一日完遣同知羅瑋等為鄉導率諸將登狼山列陣以戰賊敗犇山頂石矢交下暉自山北永自山南皆蒙盾自蔽揮刃而上齊彥名中鎗死劉七率其親信數十人下山謀奪小舟逸官兵列岸攢矢射之七中矢溺水死餘黨殲焉霸州之賊至是遂平（攷異實錄七月壬申朔八月壬寅朔而皇明通紀紀事本末所叙日分皆係七月干支而系之八月中及攷之實錄則破狼山之賊實在七月而書八月癸亥者據奏至之日月也實錄所記七月十八日賊至通州遇颶風及二十八日破狼山之賊事原奏月日至八月癸亥始奏至京師故據書之大氐實錄所載多據奏報月日而破賊必在前一月兩月不等諸書系之八月亦自不誤而所書丁丑壬辰等日丁丑則七月初六日壬辰則七月二十一日是誤以七月之干支繫之八月下此則其推厤之失詳也今仍據實錄書八月癸亥而別系破賊月日于癸亥報捷之前）

癸亥陸完等以捷聞賜敕獎勵是役也以數盜橫行中原殺人滿野村市為墟喪亂之慘百數十年所未有京軍再出無功乃調諸邊之兵竭天下之力經三載賊以舍陸從舟困于暴風實天厭其虐非專恃兵力所致云　是月江西增設東鄉縣于撫州府以臨川縣之孝岡又析金谿進賢餘干安仁四縣地置焉又增設萬年縣于饒州府以餘干縣之萬春鄉又析鄱陽樂平及貴溪三縣地置焉從總制都御史陳金請也（攷異諸書或以為陳金或以為俞諫惟三編目中系之九月平華林賊下明史地理志七年八月置則陳金任內事也實錄系之八月庚午今據書于八月之末）

九月乙酉陳金討華林賊平之先是副使周憲遇害于華林軍潰南昌知府李承勛單騎入憲營眾乃復集金即檄承勛代之賊黨王奇聽撫授其裹刃釋之置麾下奇感激誓死承勛遣奇密入砦說降其黨約期為內應至期承勛率銳卒五百人夜銜枚登山令奇前導歷重險抵賊壘羣賊方酣寢奇拔柵率眾入五百人大呼奮擊內應者起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為四奔山谷尋斬賊渠羅光權及其黨胡雪二等華林遂平自金出兵勦東鄉南八閱月破劇賊幾盡惟所用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于賊有巨族數百口闔門罹害者所獲婦女率指為賊屬載數千艘去民間謠曰土賊猶可土兵殺我金亦知民患之

方倚以討賊不為禁又不能持廉軍資頗私入士民皆深怨焉　戊子召總制四川軍務洪鍾還以彭澤在河南有平賊功擢右都御史總制四川軍務代之鍾以不能戢下為巡按御史王綸紀功御史汪景芳所劾尋四川賊自合州渡江陷銅梁榮昌等縣殺驛丞侯忠等直趨內江遂寗諸州縣綸再劾之遂有是命鍾既召還尋乞歸　丙申賜義子一百二十七人皆國姓初中官奴卒及市井桀黠偶為上所悅者輒收為義子永壽伯朱德及都督朱寗朱安為首其次朱國朱福朱剛皆至都督餘則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旗舍之等時有朱靜等五人皆亡虜亦至千戶自後賜姓者日益多云　是月狼山餘賊十二人奔入泰興王薄黃璉率兵追之為賊所殺贈知縣　冬十月戊申旌表直隸沙河縣生員王得時等女玉梅等十人玉梅為賊所奪欲污之不從遂支解之其九人則大名縣民李欽女王得山女錢雄女駢珩妻王氏王表妻張氏黃縣民馮茂女李瓚妻馮氏魏縣民楊善妻劉氏及其女皆死于賊者也　甲子增建豹房工部上言豹房之造迄今五年所費白金二十四萬餘兩今又增修房屋二百餘間國多民貧何以為繼乞即停止或量減其半不聽　是月免河南江西浙江被災及被寇者稅糧　以平賊功加陸完太子太保時王鼎罷遂擢完都察院左都御史侍郎李士實為右都御史　十一月壬申命鎮守河南總兵官時源佩平賊將軍印充總兵官會總制彭澤討四川賊澤請之也　丁亥留宣府大同遼東兵于京營先是河南賊平兵部議以仇鉞所部邊軍酌留三之一備賊餘悉遣還其劉暉時源郤永李鋐分鎮山東河南等處亦令各留千人餘亦遣還至是遼東宣府大同軍過闕賞勞上方好弄兵時大同游擊江彬隸總兵官張俊赴調過蘇州殺一家二十餘人誣為賊得賞嘗與賊戰于淮上被三矢其一著面鏃出于耳拔之再戰上聞而壯之及還軍過京師彬因錢寗得召上見其矢痕曰彬健乃爾邪彬狡黠有力善騎射談兵上前上大悅遂與宣府守將許泰皆留不遣擢彬都督僉事出入豹房同卧起寵在寗上寗心忌之彬知寗不相容顧左右皆寗黨欲藉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饒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言官交章諫閣臣李東陽疏陳十不便皆不省　是月太監張永罷初永在御用監託以稽查令庫官吳紀等竊出銀七千餘兩舁歸私室至是御用監太監丘聚發其事執紀等下鎮撫司鞫治具得其實永多方營救乃調御用監閒住　十一月丁卯大學士李東陽致仕東陽乞休前後章數上至是因調邊兵力持不可上坐乾清門趣之東陽卒不奉詔翌日復以老病請許之賜敕給廩隸如故事　己巳巡按御史王綸等奏四川流賊廖麻子攻破綿竹樂至金堂等縣都指揮許鳳西安衛指揮殷輔千戶伊佐等十四人力戰死時洪鍾方召還彭澤未至巡撫高崇熙恇怯主招撫麻子等陽受約崇熙遂許罷諸軍

令副使張敏從開縣臨江市民空其地處之許給復三年為請于朝副使馬昊力爭謂臨江市上達重叙下連湖湘地土饒衍奈何棄以資賊自貽患宗臣不從昊乃益治兵以防其變　是月免南畿山東山西陝西被災寇者稅糧　是冬祈雪

明通鑑卷四十五

紀四十五 起昭陽作噩盡閼逢閹茂凡二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八年春正月癸酉以右副都御史俞諫代陳金討江西賊初金及張勇討姚源之賊狼兵受賂縱賊復主招撫賊渠王浩八陽聽約未幾復叛率五崗鑾兵與東鄉賊分剽州縣言官交章劾金乃召金還　辛巳宣府守臣奏送降虜托克托泰等舊作脫脫太至京命充御馬監勇士尚書何鑑等言漢魏徙氐羌于關中郭欽江統皆勸晉武以蚤絕亂階符堅處鮮卑于塞南符融亦慮其窺伺虛實以生邊患此既往之明驗也今使降虜出入禁闥萬一結外寇以為內奸將來之患可勿深慮仍乞徙之遠方以杜後患不聽　韃靼小王子犯大同命宣府延綏及山西諸鎮兵禦之　壬午大祀南郊　乙酉以邊將江彬許泰分領京營皆賜國姓是時邊軍調集京師而神周坐罪謫寅緣入豹房復官已而復召劉暉彝設勇士營周暉分領之又立東西兩官廳軍彬泰分領之名西鎮兵又名外四家云　癸巳命戶部右侍郎叢蘭以右僉都御史巡視西路自居庸關至龍泉右僉都御史陳玉巡視東路自山海關至古北口以大同之警故也　是月以旱災免陝西西安延安等府南直隸鳳陽等府被災州縣稅糧　追卹狼山陣亡之石頭港巡檢溫聰等三百九十二人　二月辛丑以四川賊復熾罷總兵官楊宏時宏為言官所劾遂繼洪鍾召還宏怯懦寡謀數為賊敗或傳其在德陽賊縛之樹而毆之宏急示以印乃引去宏僅以身免士民多怨之竟免于罪云　甲辰贈西安後衛指揮使雲海為都指揮同知初藍廷瑞等剽掠川陝海領兵與戰身先赴敵射殺數萬人賊圍之數重海提刀力戰而死至是奏聞始賜贈卹　乙巳以浙江水災竈丁多溺死者巡鹽御史林季瓊奏請免歲辦鹽課八千九百餘引仍令巡視都御史量為振濟從之　丙午以平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大亮陸誾姪永皆為伯時大用等欲如寧夏例求封兵部執不可謂仇鉞獨建奇謀削平禍亂今羣賊殄滅乃諸將併力非一人之功且諸將如劉暉郤永時源皆出萬死一生而大亮永藉父兄之勢坐而得之其誰不解體上令再議兵部復請比朱寧例加陞至右都督而止仍不許尋內批竟

封之賜誥券歲食祿千石　癸亥江西紀功給事中黎奭奏姚源賊王浩八等刦弋陽上饒等縣尋入浙江開化境上
時上命塡守徐邳總兵官李鋐協同俞諫提督江西軍務令統所部大同官軍一千人副總兵李瑾統湖廣官軍二千
人會勦詔俟俞諫及鋐等至分道討之　三月戊子置鎭國府處宣府官軍　癸巳逮四川巡撫高崇熙至京師以廖
麻子復叛也崇熙既至撫遣張敏處賊于臨江市買田安置比敏至新寗賊以為誘已執之屠殺數百人言官劾崇熙
不俟命罷兵遂就逮尋調延綏兵千八百人以指揮同知杭雄統之寗夏慶陽固靖三鎭兵共千五百人以署都指揮
僉事楊義統之仍聽彭澤時源節制擢馬昊四川巡撫代崇熙　甲午以今春少雨風霾屢作令英國公張懋祭告天
地社稷敕百官修省　夏四月壬寅平鎭筸叛苗初鎭筸五寨平頭烏羅等處苗賊龍童保龍麻陽等連年搆亂湖廣
貴州塡巡官調土漢各軍攻之禽麻陽以歸至是都御史沈林總兵李昊率都指揮張泰等分四路攻之破其砦禽童
保等六十餘人平九十七寨捷聞賜敕獎勵守臣請增設鎭筸守備一人從之　癸丑姚源賊首王浩八等聚衆萬餘
屯開化分掠婺源休寗諸縣有章仁者故石埭諸生也少習妖書為羣盜亡命與浩八合詔巡撫御史張縉購懸賞格
有能禽斬浩八仁及賊徒自禽斬以獻者俱授正千戶賞銀千兩　庚申上御經筵以講官修撰何瑭語觸忌諱傳諭
內閣欲撻之閣臣楊廷和等委曲申救乃以舉止不恭謫為開州同知攷異事見明史瑭傳而實錄謂其敝衣垢面言詞蹇澀幾不能終篇蓋修實錄者誤信中官傳
諭之詞而是時江彬被寵瑭進講時必有指摘故史以為觸忌諱者此實錄也今仍據本傳書之　乙丑總制四川軍務彭澤等敗賊于劍州廖麻子之叛也澤尚未
至至是與總兵時源屢戰敗之麻子衆潰奔羅江馬昊以五千騎與澤敗之游擊將軍閻勳追及于劍州之青林口賊
棄馬登山拒戰勳射而顚邊軍黃回兒等爭揕之斬麻子首以捷聞既而紀功給事中王萱言勳之禽賊由龍州土官
把事王臣實為鄉導且用鐵爬擊仆之回兒等始爭取首級以去兵部請覆勘不許　是月副都御史俞諫督江西浙
江福建諸軍討賊先是右參政吳廷舉從陳金破賊于姚源王浩八乞撫許之既而復叛又有胡浩三者亦降而復叛
廷舉乃以單騎入浩三營撫諭之為所執廷舉居三月盡得其要領因識其左右有謀勇者陰結之使為內應竟送廷
舉歸賊之入開化也副使胡世寗僉事高賓以聽撫賊艾如七等二百人為新兵而如七所過縱兵虜掠執安仁縣官
氏二女欲汙之不屈俱赴水死給事中黎奭劾世寗等並及廷舉詔以廷舉右被拘執世寗亦討賊有勞令停俸戴罪
自贖會諫至與世寗畫討賊之策乃檄都指揮白宏參將李隆與嘉興同知伍文定等分道進兵　五月辛巳小王子
犯大同由白羊口入掠平虜井坪乾河等處官軍敗績于黃土嶺寇解去遂趨朔州犯馬邑巡撫都御史高友璣等乞命

將出師以彰天討詔咸寧侯仇鉞充總兵官統京營軍六千人會填巡官禦之　癸巳都御史俞諫等破姚源之賊先是賊屯開化諫檄白宏與湖州知府黃衷軍馬金鎮李隆伍文定與僉事儲珊都指揮江洪軍華埠賊黨劉昌三等潛入馬金破之執宏軍士死者十餘人王浩八突華埠文定擊敗之斬汪十二及其黨二十人隆珊追至池淮擣其巢斬首百七十二級而江洪以奇兵深入賊佯敗走以金帛擲地眾兵競取之賊遂反攻執洪及指揮張琳等文定等殿後得還嘗抵華埠而是時賊勢亦衰遁歸江西德興以所執宏洪等為質求撫于按察使王秩秩受之為傳送姚源浩八等卒不降考異姚源之賊王浩八為首而吳廷舉被執之賊為胡浩三明史廷舉傳可證而三編目中則云有賊渠胡浩三者廷舉往諭為所執是胡浩三亦浩八之黨而實二人紀事本末以為廷舉被執之賊即王浩八固誤野史又有以為胡浩八者亦誤也池淮明史伍文定傳作地淮誤也實錄作池淮三編質實云池淮溪名有二源一出歙嶺一出開化縣西百里大榕嶺合流至縣西三十里滕巖下之池淮畈曰池淮溪皆本之一統志今據之

六月戊戌朔河決黃陵岡廷議以其地界大名山東河南守土官事權不一請專遣重臣乃命管河副都御史劉愷兼理其事愷奏率眾祭告河神越二日河已南徙尚書李鐩因請祭河且賜愷羊酒愷于治水束手無策特歸功于神曹單間被害日甚　庚子巡撫山東都御史趙璜奏霸州賊之亂曲阜縣治被賊殘破而闕里廟廷又在曠野請移縣治就闕里并為一城庶易守從之　丙午給事中潘塤等復劾奏游擊江彬討流賊次新河縣蘇添村不進乃殺其居民康強等四十一人關學等九人耦而耕又召而殺之都指揮張銘亦于鉅鹿韓家寨殺耕夫趙五漢等二十八人至隆平又殺六人以冒首功請行勘按治詔令彬等停俸竟不之罪也　乙卯命諫破賊于青溪時王浩八等至姚源仍不受撫復奔據青溪之裴源山餘眾復集連營十里諫檄按察使王秩副使胡世寧參政吳廷舉等列屯要害斷其歸路躬與都督李鋐乘夜冒雨潛進大破之俘斬數千人遂禽浩八捷聞賜敕獎勵然是時賊黨潰走玉山而有司急于報功仍議詔撫越兩月而勢復熾　辛酉江西豐城縣西南隕火星如斗光赤明日火起既滅復作者累日焚官民廬舍二萬餘間死于火者三十餘人戶部以火災異常請敕巡撫官查勘被火之家分別振之　是月戶部尚書孫交禮部尚書傅珪皆致仕二人均以忤中官罷之也時征討流寇調度煩急加以歲凶正用不足交區畫必先其急者四方告饑輒請蠲振以故民不至甚斂而小人用事者皆不便之雲南鎮守中官張倫請采銀礦南京織造中官吳經奏費乏交皆力爭流寇之擾河南也太監陸閭謀督師監神鎗軍廷議莫敢先發珪厲聲曰師老民疲而賊日熾以冒功者多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令賊橫行肘腋間民嚣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安得首鼠兩端由是議罷疏上竟遣閭而中官皆憾珪珪奏災異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變六十九事今自去秋來地震天鳴雹降星隕龍虎

出見地裂山崩凡四十有二而水旱不預焉災未有若是甚者極陳時弊十事語多侵權倖權倖益深嫉之至是遂傳中旨與交同罷兩京言官交章請留不省以戶部侍郎王瓊為本部尚書吏部左侍郎劉春為禮部尚書　是夏北部領布勒（舊作亦卜剌）與小王子仇殺初領布勒竄西海阿爾托蘇（舊作禿廝）與之合逼脅洮西屬番屢入寇巡撫張翼不能制漸深入至是擁眾來川遣使詣翼所乞邊地駐牧修貢翼啗以金帛令遠徙領布勒遂西掠烏斯藏據之自是洮岷松潘無寧歲　秋七月總制四川彭澤奏廖麻子之黨有喻老人王長子等二百餘人自昭化渡江襲殺都指揮姚震百戶周增轉入通巴利州判官曾鏈井研主簿張岐力戰遏賊死之賊復謀趨陝越寧羌犯略陽夜走渡廣元為官軍所遏還趨通巴招餘黨總兵官陳珣不敢擊詔逮珣且責馬昊刻期滅賊　八月丁酉免南畿水災稅糧　戊戌總兵官仇鉞奏小王子等寇萬全衛沙河境督參將昌佐等與戰斬首三級以捷聞時陣亡官員二十餘人馬百四十餘匹論者謂是役也所失十倍所獲鉞威名以是頓減　庚子王浩八之黨劉昌三蔡六二郴三十等奔據玉山縣之懷玉山寺列險屯柵俞諫會巡撫南贛周南江西巡撫任漢都督李鋐等集三省兵四路邀擊前後斬首二百餘級生禽五百餘人昌三等走匿西源為知縣陳攬所獲餘賊千餘復奔姚源　壬寅追贈江西瑞金知縣萬琛為光祿寺少卿初琛知瑞金劇益大至縣人洶洶逃竄有勸琛亟走者琛斥之率民兵數十人相持至明日力屈被執罵不絕口賊攢刺之乃死同時有廣昌知縣王祐者賊至民盡逃援兵又不至祐拔刃自刲其腹曰有城不能守何生為左右奔奪其刃後援兵集賊稍退越七日復突至祐倉皇赴敵死之事在宏治之末至是始得旨贈卹（攷異事見明史忠義傳琛死事特書于宏治十八年之正月實錄紀于是年之八月據請贈卹之年月書之也今據實錄仍追記其死事于宏治之末）　是月東鄉萬年之賊復起先是陳金所撫東鄉賊隸胡世寧部下為新兵以所過殘掠為言官所奏乃下令散遣于是賊艾茹七樂庚三等懼罪復叛眾至二千餘入萬年界萬年雖立縣賊尚眾吏胥多賊黨官府動息必知副使李情治峻急眾欲叛畏都督李鋐在餘干不敢發會是月十六日鋐疽發背卒于是萬年縣賊王垂七胡念二等乘間起殺縣丞馬環主簿冬禎典史孔阜于羗塘縱火毀公私廨宇殆盡遂殺情及浙江督補指揮邢世臣饒州通判陳達奏碧千戶許政隸卒死者甚眾事聞命鎮守山東右都督劉暉往代鋐（攷異實錄記李鋐卒于十月乙巳據奏報之月日也其奏稱鋐以八月十六日疽發指卒于是萬年賊起云云又據六月所載俞諫破貴溪之賊有司仍議招撫越兩月而變復作即指是月玉山東鄉萬年之役也又據明史本紀十月丁未俞諫破賊于東鄉是實錄據其奏捷之日追書之明矣今仍據奏報也語系之八月下）

土爾番復據哈密初哈密巴爾濟之立也部人不順會土爾番莽蘇爾嗣其弟展特穆爾尚在甘州宏治之末莽蘇爾遣使求展特穆爾廷議持不可以甘州守臣言送之還遂輸邊情于莽蘇爾于是莽蘇爾復有吞併哈密之志而哈密巴爾濟

心怵國人害已恭蘇爾因數以甘言誘之至是巴爾濟竟棄其國奔土爾番恭蘇爾奪其印遂遣和卓塔實依舊作火者他只據哈密攷異哈密土爾番事見宏治十七十八兩年舊譯俱見二十五卷巴爾濟即拜牙即恭蘇爾即滿速兒展特穆爾即真帖木兒也今悉據三編目中書之　九月甲戌俞諫破賊于桃源攷異此據明史稿在是月據史稿前作桃源此作桃源與地理志合先是桃源賊胡浩三送吳廷舉還其黨不協浩三遂殺其兄浩二官軍乘間攻之諫遂會李鋐督廷舉及參政王子言副使李情僉事李嘉言等合剿禽浩三等俘斬四百餘人會徽州知府熊桂等亦破賊于休寧婺源遂以捷聞　癸未以旱災免大同州縣衛所夏稅之半又免河南開封等府睢陽等衛夏稅有差　乙酉巡視江西右僉都御史王哲卒哲為御史有風裁巡按江西劾鎮守太監董讓怙勢驕縱諱盜不聞擢臨清副使外裔來朝貢者私市違禁事發哲清没入之而返其直人稱得柔遠體及巡視江西病不能事事而寧王宸濠屢以計去守臣不附已者哲自濠所宴飲歸以病暴卒時以為濠毒之云攷異明所設巡按巡撫外仍有撫治巡視名目但不常設耳哲以正德五年三月巡視南贛巡撫則周南江西巡撫則任漢似是時哲仍係巡視而諸書及實錄皆作巡撫今仍據本紀五年所命巡視之官書之再哲以宴歸暴卒實錄繫之是年九月乙酉而據明史孫燧傳言寧王惡哲不附已毒之得病踰年死與實錄小異附識于此　冬十月丁未俞諫討東鄉賊平之先是艾茹七等之叛守臣匿不以聞臨川縣民陳琦等連章上愬且言茹七等各有窩主潛為間諜不盡誅之亂無已時詔俞諫等相機撫勦至是諫遣參將桂勇李隆等分道進兵大敗之遂擒茹七庚三等及其家屬窩主十九人俘斬三百餘人又禽萬年賊首王垂七等送京師伏誅江西遂平方事之殷也諫懲陳金失一意用兵而巡撫任漢巽懦先為布政使嘗贊金主撫亟上首功追賊遂緩以致餘黨復熾至是言官劾漢並及諫南贛巡撫周南兵部請召漢還命諫兼領巡撫　甲子江西新淦縣賊張元二等作亂知縣劉天錫縣丞朱公儆等率兵剿之而公儆通賄于賊棄兵逃去天錫傷于賊幾死尋獲公儆巡撫任漢請治其罪詔逮公儆仍令都御史俞諫會鎮巡官尅期剿滅以靖地方　十一月巳巳江西紀功給事中黎奭奏姚源之賊尚有數千時懷反側東鄉諸處仍宜防禦而溫處南贛之兵多病死逃回所恃者惟邊軍然止長于騎射未能舍馬而戰請增調附近永順保靖等處精銳土兵三千人相為犄角以殄殘賊兵部議以苗蠻反復徵調非宜必不得已則福建浦城縣民快亦驍勇可用從之詔選浦城土兵一千選二司官一人統領仍聽俞諫等調遣

薛應旂曰正德間平中原盜用邊兵平蜀盜用苗兵平江西盜用狼兵而兩京十三省之兵舉無一可恃自是以後不但邊兵日益驕悍而福建省城之兵亦效尤矣

癸未以災傷免浙江寧波府五縣衢州府四縣及衢州守禦千戶所秋糧十八萬石有奇　是月兵部尚書何鑑致仕

鑑以諫詔邊兵設勇士忤上意中官尤忌之寗王宸濠謀復護衛鑑力遏之都督白玉以失事罷厚賄豹房諸倖臣求復鑑執不從至是倖臣嗾詞事者發鑑家僮取將校金錢言官交章劾鑑遂罷歸以左都御史陸完代之完有才智急功名善交權勢劉暉許泰江彬皆其部將後竝寵倖用事完遂得其力又與宸濠素善濠久萌異志致是聞完掌本兵致書盛陳舊好踰年遂請復護衛宸濠亂階始此都御史李士實致仕以侍郎石玠代之　十二月辛丑吏部尚書楊一清論救逮問下獄之巡按陝西御史劉天和王廷相二人者太監廖堂搆之也初鏜填守陝西誅求無厭天和廷相相繼按其地稍裁抑之遂致怨鏜之弟指揮使鵬時諂事中官錢寗拜為恩父寗每自豹房歸輒過鵬家止宿會鏜以事謫南京閒住因鵬求解于寗遂復職未幾鏜奉旨蘭州采辦宜關白巡按天和以蘭州為馬溥然所轄辭不往洛川妖民邵進祿謀為亂事覺自首于官廷相釋之鏜遂摭奏天和違命竝及廷相釋賊事詔遣官校械繫二人至京師下鎮撫司拷訊獄久不釋先是有巡按雲南御史張璞為填守雲南太監梁裕所搆逮問死獄中一清等因言巡按御史責在振風紀禁奸貪否則人將指而議之且填守內臣縱皆安靜其隨從官舍頭目人等豈能盡循禮法今以小加裁抑既成大隙信口摭拾何患無詞迺聞璞已死獄中天和等或疾疫相染或驚憂不測傳之中外未免駭動人心又恐此後巡按官相率隱忍因之風紀掃地奸貪肆行其所關係實非淺鮮伏望特敕有司將天和等早具罪狀奏請發落以全大體而安人心疏入詔即鞫實勘處以聞久之獄乃具降天和為金壇縣丞廷相贛榆縣丞（攷異天和廷相事弇州中官攷系之九年據其謫降之年月也證之實錄一清等論救在是年十二月辛丑今據之鏜明史作堂）

總制四川都御史彭澤奏廖麻子之黨喻老人等為官軍所敗率數十人走匿大巴山川陝之兵已足搜捕請罷邊兵還從之　甲辰遣南京刑部侍郎鄧璋振江西先是巡撫任漢奏江西自夏徂冬不雨省城內外竝各府縣火災屢發延燬民居不可勝計加以溫疫流行寇盜為害乞蠲糧稅仍振之乃命璋發本處預備倉及兩淮折鹽課銀十萬兩備振　辛亥追贈誠意伯劉基太師始賜謚曰文成禮部議竝及翰林學士承旨宋濂國子祭酒宋訥皆賜謚于是謚濂曰文憲訥曰文恪（攷異明史基傳賜謚在正德九年蓋以八年之冬議賜謚九年始奉旨得之今據實錄書于是月辛亥）

癸丑以水災免陝西平涼等六州縣夏稅一萬六千三百石有奇　是冬祈雪

九年春正月乙丑朔進右副都御史周南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丁卯南京十三道御史羅鳳等上言寗王自交通劉瑾陳乞護衛愈生驕恣侵奪腴田掊尅富室自省城以至鄉境利之所在百計牢籠商旅不敢出入舟楫不敢停泊民之受害何可勝言撫按三司為其所餌莫敢喙息寗負君恩不敢買奇禍以忤宗室高煦寘鐇可深鑒

也伏望諭令寧王改過自新無預有司之事仍榜諭江西百姓凡被王府侵佔田產房舍者俱准訴復及令本省巡三司各官謁見有時宴飲有節非禮餽送不許接受王府人役有生事擾民者執治其罪以消禍患之萌疏入不報

丁丑大祀南郊　庚辰乾清宮災上每歲張燈費浮數萬及是寧王宸濠別為奇巧以獻令所遣人入宮懸掛多著柱附壁以取新異上復于庭軒間依欄設氈幙貯火藥其中偶不戒延燒宮殿乾清以內皆燼焉上往豹房臨視回顧光熖燭天猶笑語左右曰是一棚大烟火也壬午以災御奉天門視朝撤寶座不設遂下詔罪己竝諭文武百官同加脩省　癸未大學士楊廷和等以宮災自劾奏請援漢廷策免例各賜罷歸別簡賢能以充委任竝請陛下念皇天付託之重祖宗創業之艱天下生民仰戴之切早朝宴罷以延接群臣深居簡出以頤養聖體九廟之蒸嘗必親其事兩宮之孝養必致其誠經筵勤日講之御殿廷復面奏之規大開言路以達下情遣還邊兵以防外患革禁中市肆以肅內令出西僧于外以絕異端罷皇店之設以通商賈停不急之工以紓民力減免各處織造以節民財任用正直忠良之士親信老成持重之人夙夜孜孜勤求治理將見人心感悅天意可回疏入上優詔褒答諭令仍舊供職而疏中所陳惟皇店欲嚴禁下人工作織造令所司條陳緩急來奏姑取一二事勉徇所請而已　戶科給事中呂經言乾清宮者陛下之正寢祖宗之意欲萬世聖子神孫法天之行而永清海內也陛下舍乾清宮而遠處豹房忽儲貳而廣蓄義子疎儒臣而暱近番僧棄文德而罷用邊戍輕朝政而創開酒店信童豎而日事宴游君臣睽隔紀綱廢弛是以天心赫怒顯示譴告陛下震驚不安悔悟求言臣望乘此悔悟之機痛懲往日之弊數詔儒臣講求消復之道退朝之暇端處寢宮四時廟享必親其事義子番僧邊戍童豎俱宜罷遣豹房酒店俱宜拆毀政事委諸六部各省委諸撫按讒諛賄賂奸貪不法委諸科道法司仍令各以職掌詳陳利病之源且以考驗各官忠佞而進退之將見元首既明股肱自良庶事皆康而災變自可弭矣河東巡鹽御史張士隆上疏曰陛下前有逆瑾之變後遭劇盜之亂猶不知警方且興居無度狎暱匪人積戎醜于禁中戲干戈于卧內徹旦燕遊萬幾不理寵信內侍濁亂朝綱致民困盜起財盡兵疲禍機潛蓄恐大命難保惟陛下深鑑之工科給事中潘塤上疏曰陛下涖祚九年治效未臻災祥迭見臣願非安宅不居非大道不由非正人不親非儒術不崇非大閱不觀兵非執法不成獄非骨肉之親不干政非汗馬之勞不濫賞臣聞陛下好戲謔矣臣以為入而內廷琴瑟鐘鼓人倫之樂不必遊離宮以為懽狎群小以為快也出而外廷華裔一統莫非臣妾不必收朝官為私人集遠人爲勇士也聞陛下好佛矣臣以爲南郊有天地太廟有祖宗錫祉迎庥佛於何有番

僧可逐而度僧可止也聞陛下好勇好貨好土木矣臣以爲誅奸遏亂大勇也不須馳馬試劍以自勞三軍六師大武也不須邊將戍軍以自擁任土作貢皇店奚爲闤闠駢闐內市安用阿房壯麗古以爲金塊珠礫也況豢豹乎金珀熒煌古以爲塗膏釁血也況供佛乎是數者之好豈非可已而不已哉是時先後應詔陳言者部臣則楊一清劉春等翰林則侍讀呂柟上言六事編修王思言三事科道則十三道御史羅縉等言六事監察御史施儒等言八事戶科給事中石天柱雷雯及戶部主事馮馴中書舍人何景明等語皆切至而天柱則以前星未曜儲位久虛陛下既不常御宮中又不預選宗室何以消禍本而永靈長景明亦言聖躬單立皇儲未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上不懌悉以煩瀆置之皆不報　是月起致仕南京右副都御史陳壽爲右都御史巡撫陝西時太監廖堂鎮守陝西以貪暴著尚書楊一清以壽剛果特請起之　二月乙未朔南京十三道御史汪正等疏言陛下嗣位九年儲位尚虛請擇宗室幼而賢者一人置之左右以代宗廟之禮盡晨昏之職俟皇子誕生遣之歸國不報（攷異據實錄在是年二月據奏至之月日也諸書有系之八年十二月者自南京奏也）　庚子上始微行夜至教坊觀樂　辛丑以兵部右侍郎鄧璋爲右副都御史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等處軍務時小王子北部皆犯邊諸番部落爲所侵擾往往寄寓甘肅城外居民驚竄耕牧皆廢廷議請增設總制大臣乃命璋往時璋奉使振江西命大理寺卿燕忠兼理代之　甲辰南京禮部尚書喬宇等疏言近見邸報知乾清宮災累朝列聖寢息之所一旦蕩爲灰燼臣等不勝惶懼歷稽前代如魯新宮災漢凌室災未央宮東闕災史備書之以示警戒今日之災更有甚焉謹按五行傳王者鄉明而治賢佞分別官人有序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乃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官故災變之發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禳之敬天以實不以文近年以來陛下視朝勤政不無踈濶經筵講學未見頻繁國本當建而宗藩之簡注不聞名分當正而義子之寵榮益盛番僧異端常留禁寺優伶賤役尚侍起居皇店設立盈耳嗟怨之聲邊兵拘留馳心戰鬬之事京師土木之繁與南京織造之工費凡此十事皆今日之甚且急者陛下思所以消弭天變莫先于此伏願復視朝之常規舉經筵之舊典選宗室之賢以備眷注黜義子之名以別嫌疑遂番僧斥優伶罷皇店遣邊兵停止京師土木之役取回南京織造之官而又簡任賢能修舉職業若臣等瘝曠宜先賜罷以謝天譴庶可化災爲祥轉禍爲福也疏入不報　丙午以禮部尚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貴以宮僚舊臣故有是命（三編質實按王瓊雙溪襍記云內閣劉忠去位楊廷和欲引門生靳貴代之朝廷以禮部尚書費宏代貴臧之後讒斥罷宏仍以貴代宏然攷明史武宗紀及明實錄宏以五月乙丑致仕在貴既入閣之後）

並非以貴代宏且宏之去位以卻寧王護衛之請事見明史宏傳亦非由貴讒搆之所記皆不得其實也今按雙溪蓋以此詆廷和因及新貴耳弇州致誤極爲廷和辯而此一事偶遺之三編之論是也

癸丑彭澤討四川賊平之先是喻思俸即喻老人等奔入通巴僅百餘人據險時出虜掠澤會總兵時源督諸軍圍之賊窮蹙降敗略盡思俸復率其黨走匿西鄉山中官軍追至木竹溝夜擒之並斬其黨數十人思俸創重死遂以捷聞于時澤駐漢中請班師命未下而內江賊駱松祥榮昌賊范藻等復熾澤又移師討之擒松祥等再請班師巡按御史王汝舟請暫留澤鎮撫詔澤移駐保寧尋進澤左都御史太子太保初澤將西討問計于大學士楊廷和廷和曰以君才賊不足平所戒者班師早耳澤後平鄢本恕等即請班師而餘黨復蠢起不可制澤既發復留乃嘆曰楊公先見吾不及也攷異憲章錄系平川賊于正月紀事本末系平駱松祥于八年十二月平范藻于本年正月實錄蓋据奏報月日也

是月大學士楊廷和費宏梁儲再請致仕皆慰留之

三月丙子江西副使胡世寧上疏曰江西之盜勦撫二說相持臣愚以爲無難決也已撫者不誅再叛者無赦初起者亟勦如是而已顧江西患非盜賊寧府威日張不逞之徒群聚而導以非法上下諸司承奉太過數假火災奪民屋地採辦擾及旁郡蹊藉偏于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起爲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自朝廷出矣請于都御史俞諫任漢專委一人或別選公忠大臣塡撫敕王止治其國母撓有司以清亂源消意外變章下兵部尚書陸完議以撫勦事宜委之于諫至所言違制擾民疑出僞託宜令王約束之得旨報可

辛巳賜唐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寧王宸濠請復護衛屯田初陸完還兵部尚書宸濠貽書欲復護衛屯田完答書令以祖制爲詞宸濠遂遣人齎金帛鉅萬寓所善教坊臧賢家徧遺用事貴人屬錢寧爲內主完應之事既成大學士費宏從弟寀其妻與宸濠妃兄弟也知之以告宏宏入朝完迎謂曰寧王求護衛可復乎宏曰不知當日革之何故完曰今恐不能不予宏怫然曰公自任之會宏充廷試讀卷官月之十五日寧王奏至中官以疏下內閣擬旨竟許之宏不知也是時大學士楊廷和在內閣不能力爭時論以是惜之攷異憲章錄謂復護衛事票旨寔出廷和故中官持奏過東閣言只請楊師傅到閣諸公不動勞弇州史乘致誤謂此出雙溪雜記之說寧王請復護衛閣臣惟鉛山一人持正不予若楊新都爲首輔自有不能辭其咎者第不得以汙名蠛之耳今按實錄中亦無此語故三編據書之但云中官賫奏諸內閣宏執不予而明史諸王傳亦但言乘宏讀廷試卷取中旨行之不及廷和票旨之事此得其實今從之明史本紀系復護衛于四月丁酉据詔之下月日諸書系之三月振下內閣之月日也今仍書之三月下爲復護衛張本

是春江西巡撫俞諫擊臨川賊斬其魁陳九疇等遣叅將李隆等擊新淦賊賊踞萬山中僭稱王且八年隆等深入悉就擒俘斬千七百餘人先是有劇賊徐九齡者初嘯聚建昌醴源巳出沒江湖間積三十年黃州德安九江安慶池州太平咸被其害命諫移師討之攷異平臨川賊明史俞諫傳書于是年諸書皆系之三月而平徐九齡紀事本末系之八年十二月据實錄則十年七月事也明史因平賊前後事彙記耳今分書之

夏四月丁酉詔復寧王護衛並屯田予之六科給事

高涝十三道御史汪錫等（攷異錫明史陸完傳及實錄作賜惟三編改作錫注仁和人今據之）力爭章並下部而陸完從中庇之久不覆　丙午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復上疏曰自古親親莫如兄弟然必以義制之者所以防其過而全之也秦鍼以多車出奔鄭段以貳鄙自隳漢文之時七國方睦而賈誼鼂錯切切爲帝言之卒有吳濞等之變蓋寔者宸濠潛蓄不靖英廟革其護衛屯田及逆瑾亂政重賄謀復瑾既伏誅陛下又革之正所謂制之以義而安全之也乃曰驅使乏人夫晏居深邃靡征討之勞安享尊榮無居守之責何所用而乏人且王暴行大彰剝削商民脅制官吏招誘亡賴廣行刦剠致舟航斷絶邑里蕭條萬民莫不切齒及今止之猶恐不逮顧可縱之加恣假翼于虎乎貢獻本有定制乃無故馳騁飛騎出入都城伺察動静况今海内多故天變未息意外之虞實未易料宜裁以大義勿徇私情罪其獻謀之人逐彼偵事之使宗社幸甚時宸濠輿援甚衆疏入人咸危之上但責其妄言而已又請擇建儲貳不報　五月甲子振順天河間眞定保定大名廣平等被災州縣饑發存留本年起運京邊糧十之二三以備振濟又減免逋稅　乙丑大學士費宏致仕宏以持宸濠復護衛屯田事權倖之受宸濠府賄者交銜之錢寧數偵宏事無所得以御史余珊嘗劾宏當國其從弟寀宜引避不得留翰林寀亦嘗峻絶濠使寧遂以此譖于上責宏陳狀宏自伏乞休並寀罷歸恩禮無所及惟給驛而已　癸酉罷江西布政使鄭岳斥爲民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冠帶閒住初夢陽提學江西令甲副使屬總督而夢陽與陳金抗禮金惡之監司五日會揖巡按御史夢陽不往揖又諭諸生毋謁上官即謁長揖毋跪于是御史江萬實亦惡之淮王府校與諸生爭夢陽笞校王怒奏之下御史按治夢陽恐萬實右王訐萬實詔下金行勘金檄岳勘之夢陽僞撰萬實劾金疏以激怒金並搆岳子沄通賄事時夢陽爲宸濠王撰陽春書院記王亦惡岳乃往夢陽劾岳萬實復訐夢陽短及僞撰奏章事遂謝病去而參政吳廷舉吉安知府劉喬樹與夢陽有隙廷舉因奏夢陽侵官尋亦乞休不俟命徑去夢陽再劾喬受賕事是時金以軍事繁又夢陽方善于寧府乃請付巡撫任漢勘理漢時已謝病乃命大理卿燕忠會紀功給事中黎奭勘理于是給事中王爌言江西多事之秋各官不能協濟時艱乃逞其私忿自相搏噬均宜究治故岳既得罪而夢陽亦以陵轢同例挾制上官忠既往鞫覊夢陽廣信獄中諸生萬餘爲訟寃不聽時夢陽以黨于宸濠亦干清議遂坐廢（攷異夢陽鄭岳事俱見明史本傳而胡世寧奏寧王事已爲鄭岳訟寃故實錄系以初字敘其顛末至此事處分實錄系之是月癸酉今從之夢陽黨于宸濠明史傳中但摘其爲撰陽春書院記而實錄則謂其剛愎險薄又藉寧府以報仇由是得罪公議無復有齒錄之者語雖過當亦非盡誣今仍据明史本傳書之）　己丑命右都御史彭澤提督甘肅軍務經理哈密初土魯番既據哈密復遣使赴甘肅言巴雅濟（舊譯見前）不能守國故遣將代守乞犒賜總制鄧璋甘肅巡撫趙鑑以聞且請遣大臣經

略各臣楊廷和等交章薦澤澤時駐四川保寧數請班師方召還未行而有是命澤久在兵間厭之以鄉士為辭且引疾推璋及咸寧侯仇鉞可任上優詔慰勉乃行督延綏寧夏固原軍駐甘肅　六月壬辰朔寧王宸濠奏請鑄護衛及經歷鎮撫司千百戶所印凡五十有八詔予之仍致書于王于是宸濠益自恣遣承奉劉吉等招江湖劇盜楊清李甫王儒等百餘人入府號曰把勢　乙卯開雲南銀礦時有雲南瀾滄衛軍丁周達奏雲南如大理楚雄洱海臨安等處皆有銀場可採辦以益國課下戶部議銀礦之弊多派貧民賠納而利歸奸徒況近年久已封閉豈可復開並請治達罪詔不許乃以太監梁裕等理其事　丙辰罷工部署員外郎韓邦靖為民初邦靖言廷臣頃因災變極陳闕失未見聽納前後以言得罪者未蒙召用乞開延攬採擇之門以收人心上怒遂下錦衣獄會以天熱疏遣獄囚而不及邦靖給事中李鐸等言邦靖雖狂妄之見出于忠懇之誠乞原情聽斷以全國體乃付法司擬罪詔邦靖出位妄言罷為民且諭吏部自今凡言事黜謫者毋再起用（攷異韓邦靖三編作兵部員外郎證之實錄蓋工部主事署員外郎疑即本部也今從實錄）　秋七月乙丑小王子犯大同宣府先是小王子與官軍戰于萬全衛得利去總兵官仇鉞以捷聞而寇益深入肆掠至是連營數十復入宣大塞而別遣萬騎掠懷安總制叢蘭告急京師戒嚴乃命太監張永提督宣府大同延綏等處軍務都督白玉充總兵官發京營官軍二萬人以都督僉事咼佐指揮姜義充左右參將統之又發宣府京營諸軍凡六千二百四十人命太監張忠監督而以都督溫恭充副總兵官仍聽永節制　戊辰寇自懷安掠順聖川游擊將軍張勛守備田埼廣虎皆力戰死之御史于鏊參劾總兵官劉淮副總兵陶杰等請逮治兵部議以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俟事平勘處從之　丙子以旱災免順天河間保定三府所屬州縣稅糧　壬午巡按湖廣御史王相奏致仕兵部尚書劉大夏歷官中外四十餘年關節不通門無私謁天下高之今年踰八十家徒壁立乞如例優其廩隸並錄其子下戶部議復謂宜從公論特加優禮未幾忽傳內旨已之蓋大夏主兵部時于中人多所裁抑故復為所沮云　是月加陸完太子太保中官錢寧力也　初韃靼別部額布勒阿爾托蘇等（舊作阿爾禿厮）避小王子居甘肅塞上漸深入攻破堡寨五十三殺掠官軍居民一千二百有奇孳畜器械糧餉亡失以數萬計巡撫張翼等匿不奏襲取塞上老弱殘病及小王子所敗亡者斷其首冒為首功凡一千九百餘級其所斬獲不及二百以捷奏者先後十一次每奏輒賜勅獎勵至增祿米賜蟒衣而寇熾如故至是巡按御史成文紀驗功次因劾翼等欺蔽狀會僉事張璡亦與翼訐奏翼疑文主之乃與總兵王勛摭奏文事因辯其驗功之枉詔復遣給事中邵錫刑部郎中閔槐往勘具得其實內批且宥之蓋翼等皆有內援故也　八月辛卯

朔日有食之　癸巳寧王宸濠奏遜者宗枝日繁多以選用儀賓點檢校尉爲由巧索民財肆其橫暴乞降敕痛懲前弊其有怙惡不悛者許臣繫治尚書陸完等舉譽其忠勤請如奏戒敕榜諭及許王並治其不法者于是優詔襃答並通行各省巡撫一體禁約是時宸濠逆焰方張其爲此奏一以掩飾己罪沽取美名一以束縛宗支肆其吞噬而上不之覺也　丁酉以災傷免山西平陽府各州縣稅糧　辛丑以災傷免真定等四府稅糧之半　小王子寇白羊口及浮圖峪連營數重詔保定副總兵張勇游擊將軍劉寶馳往禦之　乙巳京師地震歲星晝見凡十日　己未小王子入寧武關掠忻州定襄寧化守備指揮陳經率官兵三百餘出城鏖戰久之矢盡持刀奮擊力盡死之三百人幾殲焉巡按御史劾副總兵神周屢遭挫衄請逮治詔周停俸戴罪經及死事軍士贈恤有差　以災傷免陝西西安府蒲城等二十一州縣稅糧　九月壬戌小王子率五萬餘騎自宣府萬全衛新開口入蹂懷安趨蔚州等處刦掠又三萬餘騎入平虜城南都御史叢蘭總兵官白玉等領兵追擊潛使人于田間寘毒飯中如農家餉而設伏以待敵至中毒伏猝發多死者乃引去　癸亥以旱災免盧鳳淮陽等府縣夏稅　庚午上以狎虎被傷踰月不視朝先是上觀搏虎一日虎迫上前江彬趨撲乃解上戲曰吾自足辦安用爾至是果爲虎所傷編修王思疏言孝宗皇帝子惟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近者虎逸于柙驚及聖躬臣聞之且駭且懼陛下即位以來于茲九載朝亡不勤政太廟不親享兩宮曠于問安經筵倦于聽講揆厥所至蓋有一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之心日忘縱恣之欲日進好惡由乎喜怒政令出于多門紀綱積弛國是不立上天示警日食地震宗社之憂凜若朝夕夫勇不可好陛下已薄有所懲矣至于荒志廢業惟酒爲甚陛下露處外宮日湎于酒廝養雜侍禁衛不嚴即不幸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大憂也疏入留中者數日忽傳旨降遠方雜職遂謫爲三河驛丞前此言事謫官者率有譴責語至是不言謫之也思爲吏部尚書王直之曾孫人以爲無忝厥祖云　是月填守陝西太監廖堂進上用鋪花氈幄一百六十二間先是傳旨以紙式尺寸令堂及巡撫陳壽依式製造重門堂廡庖湢戶牖之屬無不悉具自是上出郊祀陳設幄幕不復宿齋宮矣堂以此朘削贏金數萬將遺權倖壽撤所司留備振堂銜之謀傾壽未幾壽調南京兵部侍郎　冬十月甲午刑部主事李中上疏曩者逆瑾竊弄威權陛下悟而誅之天下莫不仰陛下之聖武夫何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敝瑾既誅矣而善治一無可舉蓋陛下之惑於異端也夫以禁掖深嚴豈異教所得雜今乃于西華門豹

房之地建護國佛寺延進番僧日與起處愚忠言曰遠邪說曰滋臣願陛下毀佛寺出番僧以謹華夷大防又妙選儒臣朝夕進講則以上諸弊可以次第革矣疏入不報尋謫廣東驛丞　己酉工部以修乾清坤寧宮上請命尚書李燧督營建工部侍郎劉丙總督四川湖廣貴州採木而以署郎中主事伍全于湖廣鄧文璧于貴州李寅于四川分理之又遣官于浙江江西直隸嚴州等處收買竹木既而傳旨令太監谷大用張雄總理皆賜之敕　戊午敕左都督劉暉充總官兵填守山西地方兼提督三關從兵部議也　降吏科給事中張原為貴州新添驛驛丞原上疏言六事一汰冗食一慎工作一禁貢獻一明賞罰一廣言路一進德業時原拜官未數月傳旨原驟陞言路輒摭往事奏擾遂有是謫

十一月庚申命兵部選團營官軍六千人分前後二營與勇士並四衛營營各三千人以右都督張洪都指揮桂勇賈鑑李隆分領之于西官廳操練洪勇士營勇前營鑑後營隆四衛營　辛酉廢歸善王當沍為庶人王魯荒王裔孫莊王陽鑄幼子也初流賊攻兗州當沍率家衆乘城取護衛弓弩射卻賊賜勅獎諭遂以武健聞數與卒袁質舍人趙巖校射質巖家東平武斷為鄉人所惡同里吏部主事梁穀少不檢頗倚質等為助既貴厭苦之又與千户高乾有怨會有銜質巖者誣穀云質巖且為亂穀心動因並指乾等告變于尚書楊一清兵部議以大兵駐濟南伺變而當沍父魯王入長史馬魁譖言當沍結質巖欲反慮禍及奏于朝上遣司禮太監溫祥大理少卿王純等往按問圍當沍第索其兵械則前射賊弓弩半敝讞穀所指皆平人魁懼事敗乃諷所厚陳環及術士李秀佐證之復以書及賄抵填守太監畢真使逮二人詰問已而二人以實對及書賄事為真所發于是御史李翰臣劾穀魁誣罔而近倖方欲邀功責翰臣爲叛人掩飾下之獄謫德州叛官而釋穀等不問御史程啟充書言穀魁煽惑流言死不蔽罪縱首禍而謫言者非國體不報廷臣議當沍罪卒無所坐乃以藏護衛兵器違祖制廢當沍爲庶人戍質等肅州所連逮多瘐死魁坐誣當斬中官送當沍之高牆當沍大慟曰冤乎觸墻死聞者傷之（攷異事見明史魯王傳中明紀本紀系之是月辛酉據實錄也今從之）

三編發明曰趙巖袁質隸卒賤人耳而當沍與之善其武斷鄉曲亦未必不倚藩府爲聲勢當沍豈得爲無過然不過交遊之濫誣以作亂初無實據而兵部張皇其事即議駐兵伺變遂至馬魁挾怨而售譖魯王懼禍以證子追捕問無狀讞訊已明當沍卒無所坐之罪而以射賊既敝之弓弩摭拾以斷斯獄在近倖貪功而樂禍固不足深責彼廷臣既正魁首則宜爲當沍昭雪其誣而復廢爲庶人仍使含冤而死於非命豈得謂持讞之平哉

庚午小王子等入花馬池掠牧放官馬五百三十二匹參將尹清追之兵出百餘里與寇戰方山中中流矢死陝西總

制鄧璋以聞詔巡按御史査勘　癸未以災傷免河南開封等府陽武等二十四州縣秋糧　是月晉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時給事中王昂以選法不公劾一清奉旨切責一清上書自劾而保留昂不許謫昂休寧縣丞昂不避權貴一清能受盡言時兩賢之　十二月壬辰太白晝見自上月甲申至是凡九日　甲寅工部奏營建宮室庀材鳩工計直白金百萬兩請于南北直隸及天下各府州縣加賦于民歲征十之二恐徵輸不及暫于內帑借其半以給用上終不欲動內帑乃令于一歲中盡徵之自是催科旁午海內騷然矣攷異明史稿是月甲寅加兩畿浙江賦一百萬兩建乾清宮攷明史則云建乾清宮加天下賦一百萬兩據此則一百萬之賦乃加之天下非獨兩畿浙江也證之實錄甲寅工部奏營建宮室料價工役當用銀百萬兩宜派浙江等布政司益南北直隸府州縣城賦于民每年帶徵十之二史稿所記似即本此然既云浙江等布政司則不但浙江也明史改爲加天下賦此得其實故三編亦據之目中言帝終不欲假用內帑令于一歲中盡徵之明史食貨志不具今據三編書之　是歲乾清宮災廷臣應詔言事者後先相望會崐山周廣自莆田吉水知縣以治最徵授御史乃疏陳四事其略曰三代以前未有佛法況刺麻又釋教所不齒者耳貫銅環身衣赭服殘破禮法肆爲奸邪宜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奈何令近君側爲群盜興兵口實哉昔禹戒舜曰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紂之迷亂酗于酒德今之伶人助慢游迷亂者也唐莊宗與伶官戲狎一夫夜呼倉皇出走臣謂宜遣逐樂工不復籍之禁內所以放鄭聲也陛下承祖宗統緒而群小獻媚熒惑致三官鎖怨蘭殿無徵雖陛下春秋鼎盛獨不思萬世計乎中人積有資產猶畜妾媵以圖嗣續未有專養螟蛉不念祖宗繼嗣者也義子錢寧本宦豎蒼頭濫寵已極乃復攘敓貨賄輕蔑王章甚至投刺于人自稱皇庶子僭踰之罪所不忍言陛下何不愼選宗室之賢者置諸左右以待皇嗣之生諸義兒養子奪其名爵乃所以遠佞人也末復言近今討賊不效如陳金陸完輩宜加切責令剋期成功以贖前罪寧見疏大怒留之不下傳旨謫廣東懷遠驛丞主事曹琥論救亦被謫寧怒不已使人遮道刺廣廣知之易姓名變服潛行四百餘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鎭廣東承寧風旨以白金試廣廣不受伺廣謁御史攝致軍門箠擊幾死御史力救之始解攷異事見明史廣傳傳中不言因災變陳言而疏中所論皆近日事今增系之是年之末

明通鑑卷四十六

紀四十六起旃蒙大淵獻盡柔兆困敦凡二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十年春正月癸亥享太廟薄暮乃成禮還　乙丑以大祀天地誓戒致齋比夜乃傳旨免朝　戊辰大祀南郊是夜漏下二鼓始還宮攷異享太廟不常書此以薄暮識失禮也實錄享太廟不書薄暮而謚之王良佐疏中言正月初五日躬祀太廟薄暮方出行禮故明史于太廟南郊皆書薄暮今據之　乙亥大學

士楊廷和等請謹視朝之節以觀示臣民嚴宫衛之防以消弭禍變庚辰[illegible]一清等言比歲視朝太稀又復失晩或日西或薄暮入春以來漸至昏夜日月之光既違上下之情不達又[illegible]陛下親閲禁兵以天子之尊行將帥之事以禁密之地為攻戰之場震撼喧呼以夜繼日既無警蹕之規復乖堂陛之分皆不報于是六科給事中李陽春十三道御史于鏊等皆以為言而給事中王良佐言尤切其畧曰郊廟之祀天子必省牲必誓戒散齋致齋有常期有專所當祭之日夙駕而往行禮之際無貳爾心期昭假也邇者正月初五日躬祀太廟薄暮方出行禮則登獻夙興之儀不將致惡與祭斂戢之容不浸懈怠者寡矣初十日郊祀初七日當誓戒臣等導駕與百官具朝服候至夜漏下忽見執駕之人一呼而散宿衛之士聲噪而奔臣等佇集左掖昏暗中傳聞免朝不知旨從何出皇懼失措徘回久之至初九日車駕當臨齋宫百官莫不晨趨以竢乃薄暮方往倉卒至壇行禮行禮甫畢旋即下營臣愚不知陛下此行果事天邪抑游幸也及次日駕還復至夜分城門失啟閉之常禁闥縱馳騁之樂一切非時與制矣又凡令節大朝賀每至昏暮而司晨之官尚報卯時傳之四方所損非細乞自今祭祀朝賀之期經筵講書之候起居寢興之節務各及時遵制舉行則事天事祖與百凡綱紀無不畢張矣天下幸甚不報　是月小王子犯潮河川　御史張翰上言旬日以來民間相傳謂朝廷欲博選女子以充後宫凡有女之家未字者不擇壻而配及笄者不備禮而成甚至藏于姻黨之家致帷薄之議京師如此傳之天下驚疑益甚上虧聖化下斁彝倫乞敕禮部榜諭以解萬民之惑不報尋有無賴子數輩挾二媼為媒氏乘夜猝入李姓者家强舁其女去次夕復强舁祁氏女不從相詬爭為邏卒所獲詰其名乃蔡明馮玉吳綱安亨也錦衣衛以聞詔令都察院禁約之人心始安　二月庚寅直隷定遠縣流寇之亂婦女不受賊汙而死者有司奏請旌表居氏丁氏等凡五十六人禮部議立坊人衆不能徧及宜如近例刻石于旌善亭以彰貞烈人給銀一兩以資斂葬報可　巡按廣東御史高公韶奏韶州故有唐宰相張九齡祠歿九齡子拯為伊闕令時安祿山陷河洛拯不受偽官堅守臣節忠義著聞而獨遺從祀以為闕典禮部議覆祔祀九齡祠時部議又請以故大學士邱濬祔祀蘇軾于瓊州奇甸書院亦從之　辛卯免南直隷鳳陽等府滁徐二州及中都留守司所屬州縣衛所被災者去年秋糧　丁酉給西域烏斯藏大德法王誥命上崇信西僧常襲其衣服演法内廠有綽吉我些兒者出入豹房有寵遂封大德法王至是遣其徒二人還烏斯藏請給國師誥命如大乘法王例歲時入貢且得齎茶以行禮部尚書劉春持不可上命再議春執奏曰烏斯藏遠在西方雖設四王撫化其來貢必有節制使不為邊患若許其齎茶給之誥敕萬

一假上旨以誘羌人妄有請乞不從失異俗心從之則滋害奏上罷齎茶卒與誥命攷異事見明史春傳證之實錄在是月丁酉今據之　乙卯寇入延綏甯夏地方時總督彭澤奏甘肅稍甯宜令鄧璋處置陝西一省有總制總督恐多牽制並以疾乞休致不許至是兵部議令澤將原調延綏固原人馬發回本處防禦從之　三月丙寅大學士楊廷和丁父憂請回籍守制上令內閣吏部查奏起復例廷和不俟復上疏言臣自母喪至今不得見父者十有四年一旦抱恨終天冀得早從禮制親視殯葬此心庶可少安陛下幸以禮全臣臣今五十六歲計制滿不及六十古者大夫七十致仕臣若未即就木尚有十年堪備任使是臣以三年報父以十年報陛下是盡孝之日少盡忠之日多也用是不俟查覆輒敢以情上瀆惟陛下察其悲衷不使臣以哀苦抑鬱成疾雖臣父亦啣結于九原矣不允攷異明史本紀廷和丁憂在是月壬申證之實錄係丙寅蓋廷和三請始准奔喪本紀蓋據其得請之日牽連並記耳今據實錄　凡三請壬申始得旨令奔喪勅給驛遣行人一員護送仍俟葬畢起復比廷和至家復三疏辭始聽終制閣臣之得終父母喪者自廷和始也　癸未廣東布政使羅榮等入覲各言填守內臣入貢之害禮部尚書劉春因列上累朝停革貢獻詔旨且言四方水旱盜賊軍民困苦狀乞罷諸填守內臣不納　謫戶部主事戴冠為廣東烏石驛丞冠在戶部見寵倖日多廩祿多耗乃上疏極諫其略曰古人理財務去冗食近京師勢要家子弟僮奴苟竊爵賞錦衣官屬數至萬餘次者繫籍勇士投充監局匠役不可數計皆國家蠹也歲漕四百萬石近水旱所入不及前而歲支反過之計此輩所耗蓋三之一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養此無用之蠹乎兵貴精不貴多邊軍生長邊上習戰陣足以守禦今遇警輒發京軍而宣府調入京操之軍屢經臣下論列堅不遣還不知陛下何樂于邊軍而不為關塞慮也天子藏富天下務鳩聚為帑藏是匹夫商賈計也逆瑾既敗所籍財產不歸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創新庫夫供御之物內有監局外有部司此庫何所用之疏入上大怒遂有是謫　夏四月丙辰下江西副使胡世甯于獄初甯王宸濠聞世甯劾己大怒乃奏世甯離間列其罪偏賂權倖必欲殺世甯章下右都御史李士實宸濠黨也與左都御史石玠等劾世甯狂率當治命未下宸濠奏復至指世甯為妖言乃命錦衣官校逮捕時世甯遷福建按察使聞之間道走京師自繫都察院復奏其畏避掩飾得旨下鎮撫司拷掠于是御史徐文華言世甯之論甯府非特為朝廷亦為甯王慮也安有所謂妖言誹謗離間懿親者耶甯府隱蔽之事豈惟世甯知之痛之憂之中外之臣亦知之痛之憂之矣但人多顧忌而世甯則忠於謀國耳乃以忠獲罪始令御史逮繫復發官校捕解世甯恐懼間關赴訴其情蓋有難於顯白者夫人臣上為國家下為宗室發憤畢誠圖畫安危言適啟其口而災旋逮於身亦可哀已比見甯王乞護衛則予護

衛乞屯田則予屯田凡璽書之褒嘉恩禮之稠疊諸宗藩未能或之先也威勢日以張大失今不戢容有紀極乎江西之臣畏其隱禍莫敢顯言世甯一言及之寘之重法異日誰復敢為陛下言者臣以為杜天下之口奪忠鯁之氣弱朝廷之勢長宗藩之威招意外之虞皆自今日始可不為寒心哉乞履霜謹始曲賜優容庶遠僭逼之嫌全治安之體不聽世甯於獄中三上書言宸濠逆狀卒不省繫歲餘言官程啟充等又交章論救楊一清以危言動錢甯乃論謫戍居三年而宸濠果反（攷異紀事本末明書及憲章錄皆記世甯下獄於十年十月蓋據其謫戍遼東牽連並記耳明史世甯傳在九年而未言歲餘論謫戍則下獄在九年謫戍在十年也今證之實錄書是月丙辰從之）

閏月辛酉以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先是一清再推內閣不用及是楊廷和以憂去遂代之一清言累朝簡用內閣皆翰林館閣之英其自別衙門進者僅有李賢薛瑄蓋極一時之選近年援此濫及士林以為訾議如臣者論才行既非前李賢薛瑄之倫又出今劉春蔣冕之下顧使處非其據必至自貽罪愆疏入溫旨趣令供職不必固讓一清再辭新命不許　戊寅召總制甘肅左都御史彭澤還初澤奉命未至賊遣兵分掠赤斤苦峪諸衛聲言與我金帛數萬乃歸城印澤抵甘州謂番人嗜利可因而款也遣通事馬驥諭還侵地及王當子重賞恭蘇爾（即滿速兒見前）偽許之澤即賜舍音和珊（即寫亦虎仙見前）以幣二千銀酒鎗一往賂未得報澤輒奏番酋悔過效順事已平上乃召澤還巡按御史馮時雍言城未歸澤不宜遽召不納既而哈密卒不能復　癸未兵科給事中安金奏言京師四方之則比年俗尚太奢宴會豐腆居室宏麗錦繡珠玉下飾於倡優巷院禱祠深惑乎民庶乞嚴加厲禁會南京吏部郎中歐陽詔奏請續增問刑條例禮部議以禁止奢俗增入例中通行天下報可時大臣有設宴以會錢甯者一席之費遂至千金蓋風俗之壞自上導之雖有禁令徒為具文耳　丙戌時方建乾清坤甯二宮役重費繁而內官監復請營太素殿及天鵞房船塢等工大學士梁儲偕同官靳貴楊一清切諫不聽　是月以陸完為吏部尚書王瓊始擢戶部尚書至是改兵部代完也是時廷議以尚書首推彭澤而瓊以中官之援內批特用由是澤與瓊遂有隙　烏梁海朶顏衛入寇時朶顏都督有花當者恃險而驕數請增貢加賞不許至是花當子把兒孫以千騎敗鮎魚關入馬蘭谷大掠參將陳乾及指揮談茂千戶馬英百戶田營等皆力戰死之（攷異事見明史三衛傳實錄統系之六月下蓋據遺桂勇往禦之月日故其敘馬蘭谷之役系以初字明書及憲章錄皆系寇馬蘭于閏月今從之惟憲章錄謂朶顏通小王子部落烏梁海入寇誤也烏梁海即朶顏三衛與小王子部落自別明史傳中但書陳乾戰死其談茂馬英等據實錄增）

五月壬辰雲南趙州永甯衛地震踰月不止有一日二三十震者黑氣如霧地裂水涌壞城垣官廨民居不可勝計死者數千人傷倍之地道之變此為最烈云　戊戌禮部尚書劉春奏西番俗信佛法故祖宗承前代之舊設立烏斯藏諸司及陝西洮岷四州

松潘諸寺令化導番人許之朝貢貢期人數皆有定制比因前番僻遠莫辨真偽中國逃亡罪人習其語言竄身在內又多創寺請額番貢日增宴賞繁費宜嚴其期限酌定人數每寺給勘合十道緣邊兵備存勘合底簿比對相符方許起送並禁自後不得濫營寺宇報可　是月都察院左都御史石玠遷戶部尚書彭澤還任左都御史起前僉都御史王璟為右都御史　六月庚申起致仕參政吳廷舉為廣東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副使時嶺西猺賊竊發廷臣薦廷舉才略可任故有是命　巳巳朵顏衛花當等分道內侵命都督僉事桂勇充副總兵官禦之虜衆五百騎入板場谷千騎入神仙嶺又分掠水關洞勇統團營西官廳三千人守馬蘭谷花當退屯紅羅山遣其子入朝請罪詔釋不問　辛未大學士梁儲等言近竊聞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不知臨幸何所臣等初聞未敢遽信既而道路相傳衆口籍籍使臣等心志憂惶神魂飛越切惟天子出入必備法駕傳警蹕將士環列百官扈從所以嚴至尊之分防意外之虞也且如南郊大祀不過一宿虎賁之旅鷹揚之將周旋左右而直廬拱衛官軍萬餘警柝之聲夜以達旦至于皇城各門亦令勳戚把守祖宗之法至為詳備今聖駕無故而出不知防衛者何兵扈從者何人居守者何官文武群臣茫然不聞萬一銜橜之虞寇盜之變出于意外之所不及未知何以備之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陛下一身乃宗廟社稷之主縱不為身惜獨不為宗廟社稷計乎此必有左右群小貢諛希寵倡引事端蠱惑聰聽伏乞陛下端拱深居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陛尊卑之分戒非時之宴遊屏無益之玩好仍遣查究導引出入之人寘之于法以彰剛斷之德解臣民之疑宗社幸甚疏入不報　秋七月乙未俞諫討江西賊徐九齡平之初諫至建昌九齡率其黨奔湖廣已復挐舟遁還醴源諸軍進蹙之豐城知縣吳嘉聰率衆先登禽其從顏曰和等二十一人餘賊衝入高安主簿袁瑤敗之瑤亦戰死九齡引衆夜遁副使宗璽扼之于青頭岡會南昌同知汪頴兵合擊之斬九齡及其黨余長子徐九祥等並擒首從四百八十一人俘一百四十一人　醴源逆空提聞進諫右都御史巡撫如故　巳亥建太素殿成比舊尤華侈凡用銀二十餘萬兩役軍匠三千餘人歲支工米萬有三千餘石鹽三萬四千餘引是時工役繁興禁中自乾清大役外如御馬監鐘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藥庫皆一新之中外因緣為利權奸奄人所建莊園祠墓及香火寺觀皆取給于此時以為木妖土災云　是月總制陝西鄧璋奏鹵入民亭隆德等處官軍禦之斬首五級千戶王友等九人死之

攷異明史五行志書是年七月文安水忽僵立是日大寒結為冰柱高圍俱五丈中空旁穴數百而賊至民避穴中生全者甚衆弇州史乘攷誤謂語本楊慎丹鉛餘錄錄言正德中事土人謂之河僵此固災異也不知五丈之冰穴藏得幾許人又不知不為照見否不凍死否我能往寇亦能往避兵之說恐未可信也按文安被賊乃六年事故二申錄載之六年辛未似為近之若實錄則十年七月並無此事也今附識于此不入正文以年月恐誤耳

月丙寅小王子以十萬餘騎自花馬池入固原聯營七十餘里肆行剽掠城堡爲空巡按陝西御史常在奏劾總兵官潘浩都御史邊憲及太監廖堂等詔遣給事中一人往會巡按御史勘實以聞（攷異明史本紀系犯固原于是月丙寅據實錄巡按御史劾潘浩等事在九月奏稱八月十二日虜自花馬池入固原是月乙卯朔丙寅即十二日史蓋據原奏中語也今從之明史稿同）　是月禮部尚書劉春以憂去春掌禮三年慎守彝典宗藩請封請婚及文武大臣祭葬贈謚多所裁正至是以吏部左侍郎毛紀代之　九月辛卯小王子犯隴州其別部額布勒復犯洮岷命右都督張洪充總兵官提督陝西軍務領京營兵五百人以行洪以兵少請調宣府遼東兵五千許之給事中安金等言延甯甘陝兵可十萬素稱雄勁何必復出禁軍調度往返動以旬月又赴遠數千里外遲回道路而寇已過河矣況三屯營山海關兵馬俱以應援薊州密邇京師備亦未可輕撤詔已有處分不納　壬寅起前總制江西左都御史陳金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時府江賊王公珣等爲亂廷議起金討之故有是命　冬十月庚申兵部尚書王瓊奏首級論功乃嬴秦之弊政行之邊方猶未爲害未有內盜竊發而行首功之令者也頃年盜起部臣誤建此議差官紀功但憑耳記致使官軍惟貪首功無志滅賊如江西四川等處妄殺平民何止千萬官日濫陞賊復彌熾皆是故也向使令領軍官有能勦滅劇賊者不吝陞賞惟不許開報首功則豈有今日之獘哉從之遂革前議　甲子以水災免南直隸長洲常熟嘉定及蘇州衛秋糧　丙寅浙民日者曹祖告其子鼎爲建昌侯張延齡家奴與延齡謀不軌狀擊登聞鼓上訴詔下之獄將集廷臣鞫之祖忽仰藥死時上頗疑延齡復命刑部窮詰祖死狀而獄無左證事遂寢然自是上亦疏鶴齡兄弟遂罷朝參（攷異事見明史外戚傳證之實錄言壽甯侯鶴齡兄弟蓋延齡實主之也明史又言延齡後爲指揮司聽所許並及祖前所首事是前後皆延齡一人事而祖之死核之延齡後殺司聽焚其尸則祖死亦必延齡爲之特廷臣畏勢不敢窮詰耳今仍據明史本傳）　是月擢河南布政使孫燧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初甯王宸濠有逆謀巡撫王哲死董傑代之僅八月亦死自是任漢俞諫皆歲餘罷歸燧以廷臣薦代之聞命嘆曰是當死生以之矣遣妻子還鄉獨攜二僮行（攷異王哲巡視江西見前然據本傳似哲實爲巡撫而任漢董傑代之若攷其時事則哲與漢同在江西並非漢代傑哲也今據本傳書之俟攷）　十一月甲辰福建巡按御史毛伯溫劾奏大理寺卿陳珂先任福建布政贓跡昭著今儼在九卿之列乞即罷黜或令自陳以爲貪利者戒不許　丙午以水災免浙江杭州府八縣湖州府六縣台州府一縣夏稅　己酉命司設監太監劉允往烏思藏賫送番貢等物時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人謂之活佛上欣然欲一見之命查永宣間侯顯入番故事遣允乘傳往迎閣臣梁儲等言祖宗朝雖嘗遣使西番蓋因天下初定藉以化導愚胡塡撫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止因其來貢厚加賞賚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其地今忽遣近侍往送幢幡朝野聞之莫不駭愕而允奏乞鹽

引至數萬動撥快馬船至百艘又許其便宜處置錢物勢必攜帶私鹽騷擾郵傳為官民患今蜀中大盜初平創痍未起在官已無餘積必至科斂軍民鋌而走險盜將復發況自天全六番出境涉數萬之程道塗絕無郵置人馬安從供頓脫中途遇寇何以禦之虧中國之體納外番之侮無一可者所齎敕書臣等未敢撰擬上不聽禮部尚書毛紀都給事中葉相御史周倫徐文華等並切諫亦不聽允行以珠琲為寶幡黃金為供具賜其僧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以鉅萬計敕允往還以十年為期所攜茶鹽以數千萬計允至臨淸漕艘為之阻截總督漕運叢蘭往謁不見索舟五百餘艘役夫萬餘人蘭馳疏極陳其害不報比入峽江舟大難進益以艨艟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錦官驛不足取旁近數十驛供之又治入番器物估值二十萬守臣力爭減至十三萬工人雜造夜以繼日居歲餘始率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以行越兩月入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人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馬疾走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則上已龍馭上賓矣考異三編書于十月今據實錄系之是月己酉日並終言之

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是日以明年南郊大祀省牲禮部請移之次日因言視牲乃郊祀之始日食乃天變之徵今大禮將舉忽遭此變上天之戒亦昭然矣伏望順承天意益加敬畏自茲以往凡郊社有事起居必以其道出入必以其時一遵祖宗典訓而慎行之至于朝賀讌享莫不然則天心感格災變不足弭矣不納

浙江布政使方良永乞致仕是時錢甯鬻鈔于浙鈔敝價重皆抑配于民良永上疏言浙省近年兵荒相繼食且不給豈有贏餘買此無用之物若借公帑以奉私征臣又不能請詰責罷之疏入甯大怒欲中以危法或說之曰彼豈畏罪害之適成其名耳甯乃止密召所遣人還良永待罪久之乃以母老身病再疏懇辭許之

丙辰下甯波知府翟唐于獄先是浙江市舶太監崔瑤籍貢物擾民為唐所裁抑奸民附瑤為惡唐執而笞之尋病死瑤奏唐阻格貢獻笞殺所遣人上怒逮下鎮撫司拷治巡按御史趙春等交章救之給事中范洵亦言唐被逮日軍民遮道涕泣請宥令還任不納上方寵任宦寺勢甚遂中外官與抗者為所誣陷輒得罪時太監在邊者凡四人瑤主市舶王堂為鎮守晁進督織造張玉管營造爪牙四出民不聊生僉事韓邦奇疏請禁止堂亦奏邦奇阻格下獄有工部主事王鑾出轄徐沛牐河織造中官史宣過其地索輓夫千人沛縣知縣胡守約給其半宣怒自至縣捕吏鑾助守約與抗宣奏于朝逮繫獄御史張經出按宣府發鎮守太監于喜貪肆狀為喜所訐同時又有主事王瑞之及御史施儒等皆入中官譖先後逮治于是給事中徐文溥言朝廷刑威所及乃在奄寺一言旗校絡驛

于道途搢紳駢首于狴犴遠近震駭上下屏氣向一瑾亂政于內今數瑾縱橫于外乞治瑾等誣罔罪上終不省文溥遂引疾去于是唐邦奇等或謫外或罷為民邦奇員外郎邦靖兄也及異二編系下獄于是月因彙記中官搆邦奇等諸人皆兩年實錄唐下獄在是月丙辰而中官所搆諸人皆兩年前後間事今彙連記之並據明史文溥傳中補入王瑞之范儒二人　戊午甯王宸濠奏淮王祐棨過失並請逮淮府官校濠不俟命輒捕其長史莊典箠擊之死獄中詔遣官勘問皆如濠指乃逮淮府官校坐謫戍邊衞者二十八人仍勅諭淮王戒飭之初淮王先世有古琴名天風環珮其音殊絶宸濠謀之不得遂搆此隙時濠久蓄異志以饒郡湖地泆衍陰懷吞噬心王畏其威訖不敢奏辨也　己卯以旱災免廬鳳淮揚四府及徐州被災秋糧　是冬北部額布勒自洮岷入犯松潘衞番人磨讓六少等乘機作亂為之鄉導西土大震巡撫都御史馬昊招土番為間發兵捕擊之千戶張倫等夜率熟番禽磨讓六少額布勒遁去昊以松潘地險阻番人往往邀劫饋運乃督參將張傑等修築墻柵自三舍堡至風洞關凡五十里賜敕襃之攷異據實錄系之十二月丙辰蓋據馬昊報捷之月日也其寇入松潘系以初字核以九月額布勒寇洮岷則入松潘在十月以後也今統系之是年冬下　以冬無雪遣定國公徐光祚禮部尚書毛紀等祭告天地社稷及山川城隍之神

十一年春正月戊子浙江道御史程啟充上言自古帝王莫不勤惕匪懈所以昭天命收人心勵臣工威中外者也近者正旦令節文武百官四夷八蠻待漏入賀迄酉而禮始成及散朝則夜已久矣枵腹之衆犇趨赴家前仆後躓互相蹂踐有將軍趙朗者竟死禁門其它臣僚以下失簪笏毁冠裳至相慰以得生為幸而午門左右吏覓其官子呼其父僕求其主喧如市衢聲徹庭陛萬一變起倉卒何以禦之即今郊祀在即伏願昧爽而起勤于視朝屏棄游宴則與古帝王一道矣疏入不報　乙未大祀南郊先是大學士梁儲等請以是日子時詣大祀殿行禮從之越日給事中潘塤言頃者大祀天地鳳駕出郊行禮有度頒宴以時臣工頌于朝軍民歌于市莫不曰聖德維新太平有象矣臣願陛下思今日所以動人心之歡即知前日所以拂人心之望日之出為朝朝則志氣清明君子聽政時也日之入為夜夜則精神收斂君子宴息時也故古先聖王驗出入之景制寢興之節而或倒置晝作夜者詩人刺之邇來視朝漸稀每朝必晏群臣因而偷安或過朝不入或入朝不早喧呼蹂踐甚者元旦之賀蹂死力士而使外藩蠻使見之不惟傳笑亦且生侮此非細故也至于經筵不舉廟祀不親游神于離宮役志于群小輔臣不得言近臣不肯言群臣不敢言所以任情逸豫至于此也誠願自今伊始早朝聽政率循舊規廟祀必躬經筵必舉任一時之勞貽四海之安則斯勞也祇其所以為樂歟昔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故臺池鳥獸之樂得以享之陛下欲享其樂當自勤政始疏入不報

庚子給事中徐文溥等言儲貳者天下大本國家治亂所攸繫也陛下飛龍以來久螽斯未衍為臣子者咸懷隱憂切

惟漢文帝即位二年羣臣請豫建太子唐憲宗立四年而李絳請宗真宗改元五年而田錫請仁宗未及十載預育宗室宮中高宗甫二十四擇立藝祖之後此數君者未嘗以蚤為忤誠明哲知大計也陛下改元踰四君之期春秋越高宗之歲豈宜復有待耶竊願援前代故事擇宗親育之禁中俾中外知聖心所屬杜絶覬覦實為萬世至計疏入不報未幾大學士梁儲復力言之亦不報　二月甲寅給事中潘塤言邇聞西安門外積慶鳴玉二坊居民譁傳以爲朝廷有所興作或云欲添設教場或云欲創造私第今京師軍民房屋皆呑并于勢豪二坊託帝居以爲固且猶不免此必左右近幸時出新奇可喜之事以惑聖心非陛下本意請諭坊民以安其心時四鎮軍操練毀二坊民居造皇店酒肆建義子府故塤言之御史熊相曹雷亦以爲言皆不報　戊午遣刑部郎中留志淑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審録罪囚舊制審録官率五年一遣以正德五年盜起暫免至是以御史周倫言刑部請如舊例從之　庚申召巡撫江西右都御史俞諫還先是寧王宸濠以諫不附己諷所厚御史張鰲山首劾之遂有是命諫尋乞致仕許之　壬申傳旨以太監張忠都督許泰分領東西兩官廳都督江彬兼領之上又別領羣奄善騎射者為一營號中軍晨夕馳逐甲光照徹宮苑呼噪聲達九門上時臨閱謂之過錦言望之如錦也諸軍悉衣黃罩甲中外倣之雖金緋盛服亦必加此于上下至市井細民亦皆披之泰等更于遮陽帽上飄靛染天鵝翎以爲貴飾貴者飄三翎次二翎時兵部王瓊得賜一翎冠以下教場自謂殊遇時論鄙之（攷異東西兩官廳設于八年初以江彬許泰分領至是東官廳易以張忠改命江彬兼領也今據實録分書之）　戊寅巡按直隸御史屠僑言近奉旨令居庸關太監李嵩等擒致虎豹生者臣惟虎豹非一人之力所能致必廣集徒衆而後可得今邊關烽火方急顧乃撤防守諸兵盡赴山澤捕虎豹邪且居庸東北陵寢在焉今爲捕虎豹震驚陵寢尤非所宜乞寢前命不報　三月壬午內旨授馬昂為右都督昂初為延綏總兵官以奸貪驕横劾罷有女弟善歌能騎射嫁指揮畢春有娠昂因江彬奪歸進于上召入豹房大寵遂陞昂職其弟炅景並賜蟒衣大璫皆呼之為舅賜第太平倉東熏灼動京師都給事中呂經等言陛下果為皇儲之圖自宜傳選世族以備嬪御奈何溺卑污以自褻且聞昂及其子弟出入宮禁肆無忌憚又樹立徒黨以為羽翼小人之情無厭失今不治後悔何及伏望將昂顯示誅戮並斥所入孕婦以息人言御史徐文華張淮等亦以為言文華言中人之家尚恥再醮之婦以萬乘之尊而顧為此反之于心則未安宣之于口則不順傳之于天下後世則可醜為陛下進此者其罪可族若謂其多技能而甚宜于陛下悅彼甘言已婚未婚有娠無娠皆不及計萬一防杜未周不幸而有李園之徒抵隙以進豈細故哉望早賜誅遣以絶禍源皆不報越數日都給事中石

天柱復上疏曰臣等議出孕婦未嘗進止竊疑陛下之意將遂立爲己子歟秦以呂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而馬滅彼二君者特出不知致墮奸計謂陛下亦爲之邪天位至尊神明之胄尚不易得而況么麽之子藉使以陛下威力成于一時異日諸王宗室肯坐視祖宗基業與它人乎內外大臣肯俛首立于其朝乎望亟遣出以清宮禁消天下謗卒不報上數從數騎過昂飲一日酒酣召昂妾昂以妾病辭上怒而起昂懼復結太監張忠進其妾杜氏遂傳陞旻都指揮旻儀眞守備昂喜過望又進美人四人謝恩然馬氏寵後亦漸衰　庚寅巡按直隸御史盧雍言近日軍民人等相傳謂朝廷欲于宣府蓋造行宮惟宣府北鄰虜冠風土氣候與內地不同人君一身爲宗廟社稷主豈有輕于臨幸之理而小民無知互相煽惑以爲萬一營建規制必廣民居必被折毀土木之役又將取給其何以堪請榜諭明示以社民疑不報時江彬寵倖數道上遠遊因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踰年而遂有宣府之幸攷異爲上幸宣府張本證之雍言則是年已建行宮矣今據實錄年月增　夏四月丁巳以久旱命定國公徐光祚等禱雨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時大學士梁儲等以災異請策免得旨慰留　丙寅賜寧王宸濠所建書院曰陽春從其請也濠久蓄異志厚賂中人凡所奏請朝入夕允又假文墨以誘致賓客而奏章上請乃以河間東平自擬云　先是以旱災禮部奏請修省報曰上天示戒災異頻仍事關朕躬者已知之中外官其同加修省以回天意　癸酉給事中徐文溥上言陛下頃因災異下令修省謂事關朕躬者皆已知之臣惟茲一念之誠足以事上帝迓天休矣雖然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陛下誠能經筵講學早朝勤政布寬恤以安人心躬獻享以重宗廟孝養慈闈敬事蒼昊舍豹房而居大內遠嬖倖而近儒臣禁中不爲貿易皇店不以罔利還邊兵于故伍斥番僧于外寺毋昵俳優盡屏義子馬氏已醮之女弗留于後宮馬昂梟獍之族盡奪其兵柄停諸路之織造罷不急之土木汰倉局門戶之內官禁水陸舟車之供奉出留中奏牘以達下情省傳奉冗員以愼名器則陛下所關朕躬者非徒知之且一一行之而不轉禍爲福者未之有也疏入報聞攷異此據實錄在是年四月大旱之時其言事關朕躬者皆已知之即先期敕廷臣修省詔中語惟明史文溥傳特書十年四月誤也旱災在十一年而事關朕躬之語文溥敘入疏中其非十年之四月明矣且傳書文溥上疏之下復敘其諍救翟唐等五人而系以初字蓋論救唐等在十年十二月奏災異在是年四月傳中系以初字本不誤疑上文十年下漏去一字耳今刊正　戊寅振河南饑發銀五萬兩竝移開封府東南州縣及南陽汝寧等處倉粟賑之從巡撫副都御史李充嗣請也攷異明史稿書于四月戊寅據實錄也惟實錄又複書于五月癸未發銀三萬兩與前異今據四月日分　是月科道官周金錢如京等論奏織造太監史宣崔瑤及差往烏斯藏太監劉允皆宜召還所乞鹽課悉令停止戶部覆奏請如金等言不納　五月甲申南京六科給事中殷雲霄等十三道御史范輅等復請誅馬昂竝斥昂妹于外語皆切直不報　己丑賑陝西饑

庚寅土爾番歸哈密城初彭澤遣舍音和珊(即寫亦虎仙)賂恭蘇爾(即滿速兒)舍音和珊者素桀黠雖爲哈密臣居肅州而陰通恭蘇爾爲之耳目據城取印皆其謀主而澤不知也澤還巴雅濟(即拜牙即)遂不得返其據城之和卓塔實鼎(即火者他只丁)亦不肯退復邀重賞始還城印而巴雅濟留如故至是巡撫都御史李昆上言得恭蘇爾牒言巴爾濟不可復立即還哈密人心已失難保無變乞下廷臣議仍求安定王後裔立之如必欲仍取巴雅濟亦乞降敕宣諭恭蘇爾並實鼎蛒仍乞厚賜繒帛以懷遠人事下兵部集議以經略西番已踰三年而巴雅濟迄無還期宜絕其貢使以兵威之惟今城印已歸宜從昆請責而撫之如其不從則閉關嚴兵以為之備詔如議(攷異此據明史本紀年月增之實錄同明史哈密傳系彭澤還于十一年土番爾還城印與十二年皆誤差一年也澤還在十年閏四月還城印在十一年五月實錄及明本紀皆有日月干支可據且彭澤經理哈密在九年至十一年正三年與兵部覆奏語合今從實錄)　甲辰錄自宮男子三千四百六十人充海戶月給米人三斗時有無票帖不錄者尚數千人復扣禮部門求錄用令遞歸原籍再至京奏擾者罪之然卒不能禁也　是月致仕兵部尚書劉大夏卒大夏既歸以在孝宗朝裁抑中官權貴嗛之不已御史王相廣東布政吳廷舉請復廬隸輒爲用事者所持不許大夏家居教子孫力田謀食稍贏散之故舊宗族預自為壙志曰無使人餙美俾懷愧地下也嘗言居官以正己爲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釋及是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初大夏被劉瑾陷逮方鋤菜園中入室攜數百錢跨小驢就道赦歸有門下生爲巡撫者枉百里謁之道遇扶犁者問孰爲尚書家引之登堂即大夏也朝鮮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劉東山久矣安南使者入貢曰劉尚書戍邊今安否其爲外國所重如此(攷異憲章錄載劉大夏卒于正德六年弇州史乘攷誤辨之謂大夏以五年自甘肅赦還十二年始卒證之明史本傳實十一年五月據實錄也實錄系之是月庚戌然亦據奏至之月日耳今系之五月之末)

六月甲寅太白晝見凡六日　丁巳遣尚衣太監浦智往蘇杭等處織造紗羅紵絲一萬六千七百餘疋工部以其地連歲兵荒乞裁減其數或十年五運以紓民力不從　戊午宣府大雨時游擊將軍靳英遣兵三千禦寇于龍門行至漫嶺遇東山山水暴漲官軍溺死者七十餘人　乙丑六科給事中呂經十三道御史程昌等皆疏論山西左布政倪天民右布政陳逵右參議孫清登州知府張龍爲天下四害且言登州之金滿贏襄陵之酒盈載潞州之紬嘉興之絹杼軸一空蓋皆取之于窮民散之于豪貴故劾疏曰上而不報往年方面官一被舉劾則朝廷不能容大臣不能庇而在已亦自知無所容以得全歸為幸未有排之甚力而居之益安如四臣者誠不知其果何所恃邪朝廷留之則爲容姦長亂大臣庇之則爲害正黨惡使其依社馮城壞天下非小也詔下吏部時四害中清樂工臧賢庇之龍錢寧庇之天民逵或以為楊一清庇之故疏中大臣之

語蓋有所指云　戊辰南京六科給事中孫楙等言臣等累有論建皆留中不報不審果經聖覽以爲不急而姑置之耶抑左右壅蔽未之達耶夫明目達聰堯舜所以成聖治偏聽獨任秦隋所以致敗亡復願以堯舜爲法以秦隋爲鑒不報　秋七月甲申鎮守太監黎鑑奏東嶽泰山有碧霞元君祠請收香錢爲修繕費許之工科給事中石天柱言祀典惟東嶽泰山之神無所謂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禮可更崇重之乎疏入下所司知之　己丑河南巡撫李充嗣奏近時鎮守太監進貢有古銅器窯變盆黃鷹角鷹錦雞貓犬羔羊皮之類皆假名科斂自爲取財計此外又有拜見銀復知銀圖本銀税課司銀及椿草馬價甲夫河夫等銀動以數十萬計而左右隨從賣馬賣布賣紙鈔鋪陳又沿途抽索客貨其數甚多乞行禁止以甦民困詔進貢如舊但不許下人科斂河南自太監廖堂附逆瑾勢假以進貢無名之征百出其後繼之者率以爲常卒不能禁　甲午免山東等府濟南等衛所旱災税糧　乙未小王子犯薊州白羊口命太監張忠監督軍務左都督劉暉充總兵官率東西官廳軍禦之　丙午命工部右侍郎趙璜於順天等三府右侍郎俞琳於保定等五府整飭邊備皆兼僉都御史時北寇近邊京師戒嚴防其深入也　是月致仕大學士李東陽卒初劉瑾等壞政時閣臣劉健謝遷皆罷而東陽獨留以是爲清議所持累疏乞骸骨晚始許之然當瑾勢日張衣冠之禍未知底止東陽潛形默奪保全善類蓋不爲無功云爲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隸書碑版篇翰流播四裔罷政家居求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至是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攷異東陽以戍籍居京師故憲章錄言其病劇楊一清梁儲靳貴就問之一清等知其不起慰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公如不諱請以謚公東陽侍榻頓首遂卒皇明通紀又易其詞謂東陽頗以謚爲憂此皆野史之傳聞也一清等問疾此必有之事而至于許其請謚文正恐出清議之口以其依違劉瑾不應得此美謚故托爲預要之說耳今不取又按三編於諸名臣卒皆書其年月獨東陽不書示貶也

八月辛亥命左都御史彭澤提督京營兵防邊攷異明史本紀命彭澤朱輔同系之八月丁巳證之實錄則命澤在辛亥命輔在丁巳本紀蓋牽連並記耳又按實錄及明史澤傳言廷議初以許泰將兵澤總制東西兩邊軍務及詔下罷泰不遣又不命澤總制澤言文臣不任鋒鏑王瓊乃奏遣朱輔云云據此則遣澤在前遣輔在後今據實錄分書之時小王子分道入寇總兵潘浩敗績于賈家灣裨將朱春王唐死之張永等遇于老營坡被創走居庸敵遂犯宣府凡攻破城堡二十殺掠人畜數萬宣府告急故有是命　癸丑以旱災免順天永平保定河間四府及陝西西安府所屬州縣山西大同州縣衛所夏税　丁巳命成國公朱輔充總兵官偕彭澤行先是廷議以許泰領兵澤總制東西邊軍務及詔下罷泰不遣又不命澤總制但令提督兩遊擊金輔陳珣兵六千人以行至是澤言臣文臣摧鋒陷陣不能獨任請仍遣許泰同行如泰別有差委乞推名望素著之將官一人統領官軍兵部王瓊始議遣輔從之復命給事中俞泰汪元錫隨軍紀功　庚申振宛平縣民被寇者人米二石　甲子大學士楊一清致仕初一

清入閣張永方得罪罷而錢寧用事寧故善一清有搆之者因蓄怨會一清因災異自劾極陳時政有狂言惑聖聽匹夫搖國是禁廷襍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籬之託語譏切近倖上弗省寧與江彬輩聞之大怒使優人于上前爲蜚語刺譏一清寧又嗾武學生朱大周訐一清前任吏部考察不公吏部駁大周誣罔大周復上書醜詆一清吏部以其撓銓制傷國體乞下法司究治寧從中主之詰責吏部互相掩飾令陳狀戶科都給事中周金等上疏曰考察內外官皆吏部會同都察院奉命舉行此累朝故事也問刑條例備載考察被劾之人不得挾忿摭拾大周前後具奏瀆亂宸聽開群枉之門闢僥倖之路迹其肆言無忌必有主使之人舞亂國經未有若是之甚者請嚴鞫大周以爲將來之戒御史陳軾亦以爲言皆不聽一清乃力請骸骨歸　戊辰擢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初南贛之賊爲陳金俞諫先後討之稍戢不數年復嘯聚爲亂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浰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郴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于是江西福建廣東湖廣之交千餘里皆亂前巡撫文森託病求去尚書王瓊劾罷之薦守仁才遂有是命 攷異明史王守仁傳系之是年八月證之實錄則是月戊辰也年譜系之九月時文成在南京據其奉旨之日又記其十月歸省明年正月始至贛州諸書皆據之而紀事本末書于十月尤誤也今據實錄及明紀本傳　南京地震湖廣武昌府亦同入震 攷異三編書云是月十九日也　是月 實錄是月庚戌朔　丁丑以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冕清謹有器識雅負時望至是以一清去代之

寇犯清河鹹場地方官軍陣亡及傷者五十餘人詔逮問分守都指揮王宣守堡指揮趙鐸等　九月癸未寇犯龍門所官軍失利陣亡三十人詔撫按逮治守墩百戶張鎮領軍千戶王隆等及守備參將並分守太監張鳳等　庚寅以旱災免陝西鞏昌等府衛州縣及山東濟南府州縣稅糧之半　辛丑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奏上猶盜謝志山合廣東樂昌盜高快馬等千七百餘人掠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玭戰死兵士陣亡者五十人詔燧會南贛巡撫王守仁調兵進剿　丙午改南京祭酒魯鐸爲國子監祭酒鐸自司業累擢南祭酒成均教士務爲切實不事章句士有假歸廢學者訓飭之悔過乃已初鐸爲司業與祭酒趙永皆大學士李東陽門生也東陽生日兩人相約以二帕爲壽比檢笥亡有徐曰鄉有饋乾魚者盍以此往詢諸庖食過半矣以其餘詣東陽東陽喜爲烹魚置酒留二人飲極歡乃去

是月土爾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初哈密都督舍和和珊與莽蘇爾通已忽有隙莽蘇爾欲殺之大懼求和于和卓塔實鼎爲之解許賂幣千五百匹期至肅州畀之且啗之入寇曰肅州可得也莽蘇爾喜令其壻嗎哈穆特舊作馬黑木等俱隨入貢以覘虛實且徵賂時巡撫李昆慮它變羈其使甘州而驅舍音和珊出關和珊懼弗去和卓塔實鼎有弟曰

和卓繖扎爾舊作火者撒者兒亦充貢使偕來為所羈塔實鼎聞之怒遂復奪哈密城請莽蘇爾移居之分兵據沙州擁萬騎寇嘉峪關游擊芮寧與參將蔣存禮都指揮萬紫王琮各統兵往禦寧以七百人先遇寇寇悉衆圍寧而分兵綴諸將寧援絕死焉一軍盡沒遂薄肅州城副使陳九疇固守先絕其內應下舍音和珊于獄寇知事泄慮援兵至大掠而去初彭澤之賂土爾番也九疇奮曰彭公受天子命制邊圉不能身當利害何但模稜為乃繕營壘練卒伍常若臨大敵者至是果卻之攷異明紀本紀系土爾番復據哈密于是月無日實錄書于明年之正月蓋據奏報之月日而所叙據哈密攻肅州事皆在前一年故諸書皆系之是年九月明史哈密傳言十二年正月羽書閒則奏報之至在明年正月而命彭澤總制恰在二月今分書之　改禮部尚書毛紀掌詹事府進禮侍郎李遜學代之　冬十月己酉朔享太廟遣駙馬都尉游泰代行禮　甲寅免直隸順天等四府南直隸池州府六縣河南開封等五府陳州鄢陵等二十四州縣福建泉州等三府州縣被災稅糧　己未下監察御史徐文華于獄文華為御史好建白人多憾之至是因議禮論祧廟及祔食之失下禮部議謂孝宗勅下廷臣議擬裁定一遵成憲傳之萬世而不可易者臣等未敢別議詔以文華出位妄言尋黜為民　十一月甲申免湖廣武昌漢陽等八府沔陽安陸二州及山西太原平陽二府澤潞二州被災州縣稅糧攷異明史本紀書是月甲申免湖廣被災稅糧證之實錄兼有山西二府二州今據增　壬辰六科都給事中葉相等言邇來月不數朝朝或入晏今冬至正旦令節在邇天下諸司官朝覲及宗藩四裔皆入賀朝廷舉動四方儀法不可不慎伏望夙興視朝以示法天下　十三道御史屠僑等亦言無日免朝日多視朝日少百官司辟惟知有左順門之趨候而已伏望罷順門之傳旨復奏事之舊規皆不報　十二月丁未朔上以明年南郊視牲是日車駕暮出比還宮已夜分邊軍馳騎擁門扈從群臣為其蹂踐幾不得入　己巳賑河間水災　乙亥免南直隸鳳陽淮安揚州三府及徐州所屬州縣被災稅糧　是冬小王子以二萬騎分掠偏頭關諸處協守延綏副總兵安國偕游擊杭雄禦之敗之岢嵐州斬首八十餘級獲馬千餘匹寇遂遁先是白羊口之役張忠劉暉等統京軍至寇已飽掠去忠暉恥無功紀功御史劉澄甫擬國等功歸之大行遷賞忠等悉增祿予世蔭國僅以署都督僉事實授寧夏總兵官意不平乃具疏力辭為部卒盡傷者乞叙錄兵部始議進都督同知當是時倖幸擅朝債帥風大熾獨國以材武致大將克盡其職在鎮四年卒　是歲安南社堂燒香官陳暠與其二子昺昇作亂弒其主黎晭而自立詭言前王陳氏後仍稱大虞帝改元應天貶晭為靈隱王晭臣都力士莫登庸初附暠後與黎氏大臣阮宏裕等起兵討之暠敗走獲昺及其黨陳燧等暠與昇奔諒山道據長寧太原清節三府自保登庸乃共立晭兄灝之子譓以登庸有功封武川伯自是登庸遂專國政攷異事見安南傳書于是年憲章錄系之是年四月今據書于是年之末

明通鑑卷四十七

紀四十七　起彊圉赤奮若盡著雍攝提格凡二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十二年春正月戊寅召內閣府部大臣及科道官傳旨十三日郊祀畢駕幸南海子觀獵於是大學士梁儲等上疏曰朝廷至大至重之事無有過於郊祀者今祀禮未舉而先有意於游獵則精誠已分矣祖宗百五十餘年來未聞有此舉動況塵埃草野之中車馬叢雜等威不辨警蹕不嚴萬一可虞之事或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者則臣等雖萬死不足以贖誤國負君之罪矣尋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大理等衙門及成國公朱輔等皆以為言不省考異明史本紀正月己丑祀南郊遂獵於南海子三編則於目中書戊寅召百官至左順門明告以己丑郊竣將幸南海子蓋據實錄也武宗蓋慮臨時諸大臣之諫阻而先傳旨明告可謂不畏天怒不恤人言儲等之諫亦何益哉　己丑大祀南郊禮畢遂獵於南海子文武諸臣追從之上方縱獵門閉不得入日晡傳旨令諸臣先還俟於承天門夜中駕始入御奉天殿羣臣行慶成禮明日以所獵禽獸分賜府部翰林五品以上及科道官初上時出微行猶諱之自是特宣諭外廷無敢力爭者旬日間再獵南海子西北巡邊之行自此始矣　壬寅甘肅守臣以土爾番侵肅州羽書上聞並言先後入貢番使宜隨所在羈之而巡按御史王光亦劾諸將失律罪請遣文武大臣有才略者往經略之考異實錄書土爾番事于十是月壬寅實據奏報之日而明史稿遂據之後修明史改入于十一年九月蓋參核彭澤傳土爾番之復擾哈密乃十一年事惟哈密傳于十一年五月下書彭澤上言土爾番劾順請賜臣骸骨歸里下文言明年五月甘肅巡撫李昆上言恭蘇爾謂巳爾濟不可復立如必欲其復國請敕諭恭蘇爾兄弟云云按此即十一年五月事故實錄系之五月庚寅其非十一年之明年可證也且上文既云十一年五月下文又言十二年正月不應中間複出明年五月四字今詳加參核彭澤名還在十年傳中敘九年彭澤文略事下當書十年五月因轉寫一行字如此則澤請賜骸骨在十年而下文所謂明年五月者正十一年之五月與本紀及彭澤傳脗合而上下文義亦一氣貫注矣今記土爾番事年月悉參實錄本紀書之並刊土爾番傳之誤于此

是月王守仁行抵贛州開府郡中選民兵行十家牌法其法仿保甲行之又以連年調狼兵土軍動經歲月糜費逾萬有損無益乃集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四省之兵選其饒勇者每省或五六百人或四五百人分隊統帶責之分守兵備官時左右多賊耳目守仁乃呼老黠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貰其罪令詗賊賊動靜無弗知於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之賊　二月庚戌命左都御史彭澤提督陝西等處三邊軍務填守甯夏右都督郤永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監軍　增設陝西織造中官給事中任忠言陝西地瘠早寒民多穴居衣皮鋪氈無它生計況沿邊郡縣屢遭寇掠耕牧曠廢其腹裏不被兵者又以調集士馬輓運儲糧亦皆疲敝糶麥稿於春夏苗稼盡於雪霜逃竄流移十室而九近聞復遣太監往監織造費輒數萬催督峻急民不堪命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攫臣不勝意外之虞

民或啄以攫也疏入不報　己未免陝西鞏昌府秦隴等被災州縣去年稅糧　三月己丑免大同府所屬州縣被災稅糧　癸巳賜舒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芬進賢人是日上微行騎出北安門軍士從者纔數人至順天府大街而還比夜始傳制　戊戌陝西填巡官復以織造為言請將兩淮浙江四川河東鹽課充陝西織造之用從之　夏四月壬子靳貴致仕貴在閣三年無所建白初貴主辛未會試以家人通賄鬻題為言官所劾是科復主會試人言藉藉給事中王俊民復劾之貴始乞休仍賜敕給廩隸如例　丙辰甘肅副總兵鄭廉及哈密都督阿爾保喇見前即奄克字剌等敗土爾番于瓜州斬獲七十九級乃遁去又與衛拉特即瓦剌相攻力不敵移書求款巡撫李昆以聞且請罷兵于是彭澤張永等皆止不遣總兵鄧永已先發命暫駐甘州近地俟事甯乃還　是月毀積慶鳴玉二坊民居給事中石天柱等疏請停止不省　五月丙子以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代靳貴也紀以屢諫有名望同列皆倚重之　戊寅甯府典寶副閻順典膳正陳宣等潛走京師告甯王所親信典寶正涂欽與致仕都御史李士實都指揮葛江等謀不軌乞敕法司勘治有旨執付錦衣衛獄已王亦奏順等背義私逃杖之五十發孝陵衛種蔬時內外權貴皆受宸濠賂雖上變勿問　癸未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宋甯所營建也窮極壯麗至是邀上幸之　乙未都御史彭澤以衰病乞休許之馳驛給夫廩如制六科給事中黃鐘十三道御史潘倣等交章請留而為兵部尚書王瓊所尼不報初瓊與澤以廷推有隙而澤常使酒陵瓊復時時謾罵錢甯甯聞大怒遂與瓊爭澤事欲共傾之舍音和珊之繫獄也其黨實巴伊克舊作失拜烟荅被捶死及事平械和珊至京下獄實巴伊克子旋以入貢至京探知王瓊欲傾澤遂訟父冤法司行甘肅訊報瓊欲因此興大獄奏遣科道二人往勘　是月巡撫南贛王守仁討大帽山賊平之時賊首詹師富等據長富村為巢守仁督副使胡璉等破之逼之象胡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擣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遂禽師富散其脅從者四千餘人攷異事見明史守仁本傳然系之是年正月似誤也文成以正月至贛州調兵團練一切部署亦無是月遽平劇賊故憲章錄紀事本末皆系之正月而證之實錄六月丙辰始以捷聞則五月破大帽山賊可證也若具年譜謂是年二月平漳寇四月班師駐軍上杭則正與明史本傳合蓋平漳寇後移師上杭故討詹師富等即在是時本傳正字疑係五字之誤也　六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乙卯命安遠侯柳文防守古北口署都指揮趙承序防守白羊口華勳防守黃花口以諜報寇在宣府沿邊駐牧也　是月禮部尚書李遜學改管誥敕以吏部侍郎毛澄代之王璟遷左都御史代彭澤也以刑部侍郎張綸為右都御史　秋七月乙亥朔享太廟遣會昌侯孫銘代行禮　陞山東按察僉事許達為江西副使達以屢破劇賊威名大著擢授是職會宸濠方謀逆其黨橫甚達至以法

痛繩之語巡撫孫燧曰甯王敢為暴者恃權臣也權臣左右之者貪重賄也重賄出于盜藪今惟剪盜則賄息賄息則黨孤燧深然之　丙戌下大理寺評事沈光大及司務林華于錦衣衛時有緹衛校卒喧爭三法司道上華出不避因杖之校卒仍不避光大復杖而囚之錢甯遂奏校乃執駕人役二人擅辱之有旨俱下獄拷訊且令法司從重擬罪法司議降調內旨黜光大為民華調外時緹衛聲勢赫奕校卒至各部白事呼卿佐為老尊長卿佐亦降顏禮遇之皆錢甯江彬等與援也　庚寅命巡撫南贛僉都御史王守仁提督軍務先是江西盜蠭起守仁至稍稍平之因奏盜賊日滋由于招撫之太濫招撫太濫由于兵力之不足兵力不足由于賞罰之不行乞假以令旗令牌得便宜行事兵部王瓊議請許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為伍伍有小甲二伍為隊隊有總甲四甲為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為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為陣陣有偏將二陣為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于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于是乃議討大庾之賊　是月上納江彬言將幸宣府巡視居庸關御史張欽上疏曰比者人言紛紛謂車駕欲度居庸遠遊邊塞臣謂陛下非漫遊欲親征北寇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將徂征豈宜親勞萬乘英宗不聽大臣言六師遠駕遂成己巳之變匹夫猶不自輕奈何以宗社之身蹈不測之險今內無親王監國又無太子臨朝國家多事甘肅有土番之患江右有華賊之擾淮南有漕運之艱巴蜀有采辦之困京畿諸郡夏麥少收秋潦為沴而陛下不虞禍變欲縱轡長驅觀兵絕塞臣竊危之已聞廷臣切諫皆不納復疏言臣愚以為乘輿不可出者有三人心搖動供億浩繁一也遠涉險阻兩宮懸念二也北寇方張難與之角三也臣職居言路奉詔巡關分當効死不敢愛死以負陛下疏入不報攷異欽諫辭宣府事見明史本傳特書于是年之七月蓋欲諫止上行非臨時奏也諸書皆系之帝幸宣府之八月今據實錄書之為下幸宣府張本

八月甲辰朔上微服如昌平乙巳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及于沙河上疏請還不納己酉至居庸關時傳報出關甚急巡關御史張欽命指揮孫璽閉關納門鑰藏之分守中官劉嵩欲詣昌平朝謁欽止之曰車駕將出關是我與君今日死生之會也關不開車駕不得出違天子命當死關開車駕得出天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土木我與君亦死甯坐不開關死死且不朽傾之上召璽璽曰御史在臣不敢擅離乃更召嵩嵩謂欽曰吾主上家奴也敢不赴欽因負敕印手劍坐關門下曰敢言開關者斬復夜草疏曰臣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廷臣集議其行也六軍翼衛百官扈從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寂然一不聞輒云車駕即日過關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句賊者臣請捕其人明正典刑若陛下果欲出關必兩宮用寶臣乃敢開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達使者復來欽拔劍叱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為上言張御史幾殺臣上大怒顧錢甯為我

趣捕殺御史會儲等至沙河再疏請還宮于是禮部尚書毛澄給事中王瀚暨成國公朱輔英國公張崙等皆合詞疏請回蹕欽疏亦至丙辰上不得已始自昌平還戊午夜視朝　庚申大庾賊陳曰能盤踞山峝與上猶刹頭諸賊相犄角守仁督副使楊璋潛師以入乘夜縱火焚巢破十九砦禽曰能俘斬五百六十餘人時橫水賊謝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季斅擊敗之（攷異事見明史本傳紀事本末系之七月實錄書于八月庚申據報捷之月日也三編目中書禽曰能在十二年九月蓋橫水賊之破又在其後牽連竝記耳）　癸亥以廣東布政使吳廷舉為右副都御史振湖廣饑先是巡撫秦金奏武漢荊岳黃襄德常安沔等府州並所屬俱水災請特遣大臣一人發銀往振從之　是夜南京祭歷代帝王廟風雨大作雷震死廟房吏　丙寅上復微行夜出德勝門趨居庸關時御史張欽巡白羊口上夜宿羊房民舍辛未疾馳出關數問御史安在欽聞追之已不及欲再疏諫而上已命谷大用守關毋納京朝官欽感憤西望痛哭而已癸酉大學士梁儲等請回蹕不報　九月甲戌朔車駕駐宣府江彬營鎮國府第悉輦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上遂忘歸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索其婦女富民率厚賂彬以求免軍士樵蘇不繼輒毀民房屋以供爨市肆蕭然白晝戶閉閣臣梁儲尚書毛澄等南京尚書吳儼等僉都御史胡瓚禮科給事中陳霑等皆先後諫不報　辛卯河決城武　壬辰上駐蹕陽和時上自署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所駐蹕稱軍門凡有徵發悉以威武大將軍鈞帖行之閣臣梁儲等言舊制一應軍馬錢糧非奉敕旨不許擅行支應今一旦以此帖行之異日設有姦人乘機詐冒軍衛有司不能辨其真偽安能保無它患伏望停止並請即日還宮以安中外不報　庚子有旨戶部發銀一百萬兩輸宣府以備賞勞戶部尚書石玠力持之不納乃輸其半　冬十月癸卯朔車駕駐蹕順聖川會韃靼小王子入寇先是上在陽和聞小王子以五萬騎駐邊將入寇上喜以雄略自見遂命大同總兵官王勛副總兵張輗游擊陳鉞孫鎮軍大同遼東參將蕭滓軍聚落堡宣府游擊時春軍天城副總兵陶杰參將楊玉延綏參將杭雄軍陽和副總兵朱巒軍平虜游擊周政軍威遠時前月戊戌也其月辛丑寇分道南下勛等帥所部禦之上命春滓往援政巒及參將麻循高時尾敵後又調宣府總兵朱振參將左欽等俱會陽和參將江桓等為之策應是月甲辰勛與敵遇督軍步戰寇南循應州而去明日勛等復遇敵于應州城北五里寨戰數十合殺傷相當滓暮寇傍東山去既而分兵圍勛等比曉天大霧圍解勛等入應州城巒及都指揮徐輔兵至明日勛等出城大戰時春滓兵亦至寇復以別騎迎敵官軍不得合丁未上自率太監張永魏彬張忠都督江彬等兵自陽和來援眾殊死戰敵少卻諸軍乃得合日暮即其地為營乘輿止焉明日敵來攻上復督諸軍禦之自辰迄酉戰至百餘合敵退引而西上

與諸將躡敵後至朔州遇會大風霧晝晦官軍亦疲困辛亥還駐大同是役也斬首十六級官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輿幾陷命勛等以捷聞于朝 攷異此九十兩月事實錄統書之于是月甲辰下三編全據其文證之明史本紀外國傳亦大畧相符而至於官軍死傷乘輿幾陷等語雖韃靼傳皆佚之且云是後歲犯邊然不敢深入叙據正史之文然不如實錄所紀之詳而信也今悉據書之

甲子歲星晝見凡六日

是月王守仁討橫水左溪令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等各一軍會于橫水南安知府李斅及守備郟文等各一軍會于左溪又令吉安知府伍文定等遏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犂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謝志山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怒見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搏戰文定等自右出賊倉卒敗走諸軍遂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龔福全禽斬千人乃奏請設崇義縣于橫水隸南安府從之

十一月丙戌總督兩廣都御史陳金討府江賊平之府江地方綿亘二千餘里皆賊巢穴金偕總兵郭勛太監甯誠調兩江土兵及湖廣官軍分六路討之禽斬賊首王公珣等百餘人餘賊六十餘人俘獲男女千五百餘人捷聞以功進金少保兼太子太保尋召還

丁亥命大學士楊廷和入內閣供職先是廷和服闋召至京上已北巡吏部為請至是已踰月乃得旨 攷異此據實錄之原文云廷和至京上已北巡則以八月後至也云吏部為請踰月乃得旨則以九月請也明史本傳亦言廷和至帝方獵宣府惟下文言帝在宣府賜廷和羊酒銀幣廷和疏謝因請回蹕不報復與大學士蔣冕馳至居庸欲身出塞請帝令谷大用扼關門乃歸云云按武宗北巡及出居庸閣令谷大用拒閉門皆八月事無論廷和未到即到亦未上聞何從有羊酒銀幣之賜若使帝有所賜廷和復有疏諫實錄中不容無一語及之且廷和傳言與蔣冕馳至居庸而冕傳言上出關時冕方以病在告因上疏諫云云則是冕亦何嘗至關凡此非楊文襄諛墓之詞即升菴行狀歸美之語今不取但據實錄書之

戊子上還至宣府

辛丑冬至上在宣府文武諸臣行遙賀禮

南京六科給事中汪元錫十三道御史孫孟和等上疏諫親征且請返蹕不報

十二月壬寅朔上在宣府傳旨以閏月朔省牲大學士楊廷和等請明降諭旨振旅還京師

癸亥太監張永等自宣府還傳旨以邊報未甯未得還京自閏十二月初一日為始遣官省牲及大祀皆照例舉行于是楊廷和等復上疏言我祖宗列聖百五十餘年來每遇郊祀前一月躬往省牲歲之首月卜日行禮所以天心克享而天下久安今陛下駐蹕關外顧以關報未甯遂欲費此百五十餘年盛典萬一天下臣民及各處宗藩疑而問故則將何說以應之伏望收回新命即日車駕遄還以成大禮禮部尚書毛澄等科道官朱鳴陽袁宗儒等亦以為言皆不報內閣大臣及九卿赴行在請還宮行至居庸關不得出關而還

閏月壬申朔上在宣府大學士楊廷和等代行省牲禮復傳旨京城九門守門官毋放朝官出城

甲申楊廷和等言近日武清東

安等縣盧溝橋清河店等處俱有盜賊少則四五十人多則百餘人刦掠村店燒毀房屋殺虜人口搶掠財物道路為之不通而京城之內東直門諸坊强賊白日剽殺該部奏請調度兵馬未奉明旨不敢輒行恐誤事機竊恐盜賊之起固由饑寒所迫實亦數月來窺知乘輿遠狩京城居守無人投間抵隙肆無忌憚若不及早撲滅恐日漸滋蔓不但如近年劉六楊虎之禍而已況今郊祀天地時享太廟及正旦朝賀諸大禮相踵在邇所以聳四方之觀聽繫天下之人心請及早還京次第施行此實治亂安危之機臣等故敢昧死言之不報　丁亥立春上命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飾大車數十兩令僧與婦女數百雜載戲謔上觀之大笑以為樂

十三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在宣府　壬寅佛郎機來貢其地近滿刺加因襲而據之至是遣使臣加必丹永等貢方物請封至廣東鎮巡官以海南諸番國無其名又使臣亦無本國文書未可信乃留其使者以請詔給其方物之直遣還其人久留不去已而夤緣鎮守中貴遂入京攷異佛郎機即今之佛蘭西亦曰法蘭西大西洋歐羅巴州之一國也萬麻間利瑪竇至中國自稱大西洋禮臣不知其後艾儒畧出其所撰職方外紀始知歐羅巴洲中七十餘國統名大西洋而意大里亞佛郎西皆在焉攷之明代自正德以前大西洋朝貢未嘗通于中國即鄭和七下西洋歷諸番數十國亦僅至西南洋而止故大西洋之通中國實始于佛郎西而其時明人不審但以其自滿刺加來遂以為地之相近不知佛郎西遠在大西洋時因來自南洋開通市舉滿刺加即南洋之一國今所稱麻六甲者佛郎西據之而非其本國之相近也明史外國傳但知意大里亞為大西洋而不知佛郎西亦大西洋又因佛郎西取滿刺加遂併佛郎西亦誤以為南洋之一國自西人地理書出輿圖瞭然今仍據明史書之而坿識于此

癸卯戶科給事中邵錫言去秋雨水為災秋成失望順天保定河間被災尤甚真定大名等五郡次之人民艱食流移日多盜賊漸起陛下近發戶部銀兩德州倉糧遣郎中二人振濟恐所發不足以贍所振請敕大臣一人專司振事仍乞量予蠲免從之于是以僉都御史李鉞督順天河間保定等府與巡撫李瓚臧鳳分道振之　丙午車駕至自宣府先是禮部具迎駕儀令京朝官各朝服迎候而傳旨用曳撒大帽鸞帶竝賜羣臣大紅紵絲羅紗各一具綵繡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麒麟五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官不限品級皆預焉惟部曹以下不預言官論其非制不納及是迎駕德勝門外羣臣具綵帳綵聯皆金織字序詞惟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尊號衆官列名其下亦不敢稱臣各陳羊酒白金綵幣手紅梵夾候道左蓋皆中官預傳上意也時上戎服乘赤馬佩劍邊騎簇擁遙見火毬起戈矛間烟直上乃知駕至羣臣齊伏地叩首上下馬坐御幄大學士楊廷和奉觴梁儲注酒蔣冕進果槅毛紀捧金花稱賀上曰朕在榆河親斬敵首一級亦知之乎廷和等皆頓首稱聖武上遂馳馬入東華門宿豹房是日大雨雪駕至夜已久廷臣迎駕僕馬相失曳走泥淖中夜半入城有幾殆者攷異此据三編皆本實錄之全文而明史廷和傳謂廷和獨不可曰此里俗以施之親故耳天子至尊不敢瀆獻帝使使諭意執不從乃已今證之實錄廷和竝未嘗執奏而綵帳羊酒稱賀之事未見中止疑亦志狀中歸美之詞

而明史因之且傳中亦言上多過失廷和諫不聽亦不能有所執奏以是邑邑不自得此紀實之語與上文執不從之語矛盾矣大氐野史所記廷和附權貴事多出仇口弇州辨之是也而至于武宗失德廷和依違其間此實有之三編多据明史列傳獨此一段刪之具有斟酌今從之

丁未罷南郊致齋初至不及也　庚戌大祀南郊祀畢復幸南海子先是南京尚書吳儼等言臣等初聞車駕出幸昌平會具疏極論不蒙采納既而又聞出居庸幸宣府大同宰輔不及知羣臣不及從六軍之士不及衛護臣等戰懼驚惶未測其故既而思之是必因邊圉告急陛下慮羣下之不力憫邊氓之被俘急于制御遂不暇咨謀而行耳然今在廷之臣文武如林寧無一人可委任者而陛下必欲自行耶方車駕之初出臣民引領北望首謂回蹕必在九月萬壽節時則以天下之朝賀者畢至蕃服之貢獻者在廷豈宜使之空行及九月既過人謂回蹕必在長至令節時則以九廟有灌献兩宮有慶賀豈宜遣人以代及長至既過又謂必在明年元旦時今過元旦又十日矣車駕還否遠不可知萬一未還則郊祀大禮尤非臣下所敢代者將遂缺而不舉歟若謂寇尚在邊則待寇滅而後還歟又萬萬無此理況近者內外人心搖動口語籍籍轉相傳播徐淮以南饑饉千里去冬雨雪為災民無衣食至于父子流移兄弟離散略不繫念甚有自引決者民窮至此安保其不為盜臣恐所禦之寇尚在藩籬而不虞之患或起肘腋此不可以不慮也時戶部侍郎張津應天府丞許廷光給事中孫懋御史潘埰先後馳疏請回駕皆不報三編質實

按是年正月辛丑朔武宗以丙午還京乃月之六日吳儼疏有過元旦十日語蓋儼官南京尚未知武宗之已還也

復以親征所獲刀械衣器示羣臣縱觀之　丁巳留盧鳳淮揚並徐州兌運糧五萬五千石及折糧腳價銀四萬兩淮浙鹽價銀各三萬兩分給被災府州縣以大水故也攷異三編叙于正月振京師目中云二月發運糧及鹽價等銀證之實錄即正月丁巳也今据之

己未賜文武羣臣銀牌于左順門一品重三十兩二品三品十兩鏤其上曰慶功四品五品及都給事中五兩左右給事中四兩給事中御史三兩鏤曰賞功又各被以花紅先是廷臣對綵帳及賀儀其出銀以品級為差故所賜亦如其數翰林以無賀儀是日遂不預賜云　辛酉上復如宣府廷臣從者四人餘以次追及于是楊廷和等復上疏言臣等蒙賜襲衣擢品又給花紅銀牌終夜思之不勝踧踖竊惟自古帝王雖以武功定天下而恒以文德致太平有虞之時三苗不服帝乃誕敷文德而有苗來格漢武帝窮兵黷武卒致海內虛耗後雖有輪臺之悔抑已晚矣伏望陛下以虞舜為法漢武為戒即今四方水旱相仍餓殍載道朝廷每差官振濟猶恐不及若復勞師費財其何以堪伏望深居大內頤養天和疏入不報　壬戌都給事中汪元錫等言前日頒賜賞功銀牌臣等實不敢受竊念應州之役殺虜人民難以數計六軍之衆損折亦多得失相較實為懸絕而君臣動色相賀不知寇退之時亦有此等大賚如中國之為乎民之拘係于

北庭南向而哭者亦望吾君臣有以救之乎由此言之則前項賜物非惟臣等不敢受抑亦不忍受矣貴州道御史李潤等亦共疏辭免皆不報　是月又振山東水災給京師流民米人三斗瘞死者　提督南贛軍務王守仁討浰頭賊平之初守仁之平詹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橫水浰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池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為戰守備詭言珂志高讐也將襲我故為備守仁佯杖繫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于外疑我乎悉引入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于門諸賊入以次悉擒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浰斬馘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乃于下浰立和平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　二月庚午朔上在宣府丁丑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黃瓚以災異上言天道遠而難知然徵之人事亦有可得而言者伏見皇輿北巡累月弗返輔臣百官至有涕泣郗欵于邸舍而不忍言亦且不敢言是以譴見于天以警動陛下陛下自視遠寓邊將之家孰與夫金闕紫宸之壯麗邊土擊牛炰羔孰與夫大官尚食之珍腴乃快意于彼而忘於此者殆必有邪慝者為之地主使陛下微服混迹臣庶兜鍪加于龍袞刁斗徹于宸聽堂陛淩夷莫甚于此伏望及今還宮以振天下紀綱循祖宗法度則災變猶可止也不報　己卯慈壽太皇太后王氏崩越三日壬午上至宣府乃發喪　癸未降監察御史張士隆許完為判官士隆晉州完定州初士隆出按鳳陽織造中官史宣列黃梃二于騶前號為賜棍每以抶人有致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隆劾奏之又劾錦衣千戶廖鎧奸利事且曰鎧虐陝西即其父鵬虐河南故習也河南以鵬故召亂鎧又欲亂陝西乞置鎧父子于法錢甯素暱鎧見疏大恨會士隆按薛鳳鳴獄鳳鳴者寶坻人先為御史坐事削籍謟事倖倖尤善甯與從弟鳳翔有隙嗾緝事者發其私下吏論死刑部疑有冤竝捕鳳鳴屬鳴懼使其妾訴枉自刎長安門外詞連寶坻知縣周在及素所讎數十人悉逮付法司而鳳鳴得釋士隆與完先後按治復捕鳳鳴對簿釋在還職甯愈怒令鳳鳴女告士隆完治獄偏枉竝下詔獄尋謫外（攷異士隆劾史宣事在十一年据明史本傳言甯恨士隆遂因士隆按薛鳳鳴獄以陷之證之實錄士隆謫外在是年二月今据之並記其被搆之本末）　禮部尚書毛澄等請上視朝文武羣臣行奉慰禮上曰朕哀痛方切未能視朝乙酉澄等再請仍不允　丙戌傳旨以大行山陵將開隧道朕欲輕騎往視啟土工畢徧祭諸陵大學士楊廷和尚書毛澄等言山陵之役祖宗列聖以來皆以付之有司雖梓宮發引送之不踰禁闕其為慮也深矣伏望勉

從家法以安人心科道朱鳴陽等言梓宮在殯陛下于視朝聽政猶且不允輕騎遠出豈禮所宜且吉凶異禮喪祭異
宜陛下欲徧祀諸陵不知服從吉乎抑以凶乎以衰絰之哀慘行俎豆之雍容尤不可之甚者也修撰舒芬上言陛下
三年之內當深居不出雖釋服後儼然煢疚也且自古萬乘之重非狩亂逃匿未有不嚴侍衛者等威莫大于車服今
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輅袞冕而羸車褻服是御非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不報　戊子諭以二十二日西角門
視事　兵部主事蘭溪陸震上疏言日者昊天不弔威降大戚車駕在狩羣情惶惶陛下單騎衝雪還宮百官有司莫
不感愴以為陛下前蔽而今明也乃者梓宮在殯遽擬游巡臣知陛下之心必有蹙然不安者且陛下即位十有二年
矣十者千之終十有二者支之終當氣運周會正修德更新之時顧乃營宣府以為居縱騎射以為樂此臣所深懼也
古人君車馬遊畋之好雖或有之至若以外為主以家為客挈天下大器賞罰大柄付之于人漠然不關意念此古今
所絕無者伏望勉終喪制深戒盤遊不報越五日癸巳給事中石天柱見廷臣屢諫上意不回思所以感動之乃刺血
草疏其略曰臣竊自念生臣之身者臣之親也成臣之身者累朝之恩也感成身之恩欲報之于陛下者臣之心也因刺
臣血以寫臣心明臣愚忠冀陛下憐察近者昊天不弔禍延太皇太后喪禮大事孫子所當自盡陛下于太皇太后未
能盡孝則羣臣于陛下必不能盡忠不忠將無所不至猝有變故人心瓦解矣方今朝廷空市城空倉廩空邊鄙空天
下皆知危亡之禍獨陛下不知耳治亂安危在此行止此臣所痛心為陛下惜復昧死為陛下言也凡數千言當天柱
刺血時恐為家人所阻避居密室雖妻子不知既上即易服待罪聞者皆感愴而上終不悟　是月大學士楊廷和以
上失德屢諫不聽時以疾在告再疏請致仕不許　下巡按御史董相及刑部主事鄭懋德林桂于錦衣衛獄相以行
部遇江彬為營卒報怨遣百戶朱英執人于平谷勢張甚相杖而繫之方欲奏聞彬遽愬于上坐擅辱軍職得罪懋德
桂在刑部部中獄卒例有供食錢後移為公使費而以囚糧之贏者給之相沿已久會錢甯所善錦衣千戶王注有督
者善毆出入其家督者兄與人鬥不勝注為執鬥者搒掠之尋死其家訟于刑部懋德捕注待質甯庇之不發乃陰諷
東廠發盜用囚糧事懋德與桂相繼提牢遂坐罪刑部尚書張子麟力解乃寢不治久之二人皆謫外　三月壬寅恭
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謚曰孝貞純皇后　壬子勒致仕都御史彭澤為民並逮甘肅巡撫李昆副使陳九疇至京師初
王瓊憾澤遣官往勘哈密事欲中澤以危法至是勘還于澤一無所引瓊又遣人嗾夷人之拘館中者令暴澤短會同
館主事張潔不可瓊計沮乃自劾澤擅遣使妄增金幣遺書議和失信啟釁辱國喪師並及昆九疇等下廷臣議多不平

然畏瓊不敢言尚書毛澄稍折辯之瓊厲聲曰使械至闕前鞫以重刑當自吐實澄曰是何言也古者刑不上大夫于
是給事中王爌石天柱皆曰事不可枉瓊迫衆議乃援筆易奏稿謂澤歸踰年乃失事請宥其逮治奉旨從輕奪職為
民昆謫官九疇削職澤材武知兵然舒闊負氣其經略哈密事頗不當瓊與錢甯之交爵亦有以也攷異彭澤致仕在十二月五月王瓊
欲搆之遣科道二人往勘證以明史本傳澤以致仕之明年罷為民蓋勘還澤無所生故瓊復摭其通賄請撫事諸書或系之十一年皆據其經略哈密及致仕之前後牽連並記耳明史紀事本末書于十二年六月正彭澤致仕後事遣
人往勘當在六月以後實錄系澤罷為民于是年二月正勘還覆奏之時今據之　戊午調給事中石天柱王爌于外時以彭澤事二人論救尤力瓊憾之竟
取中旨調天柱雲南臨安府推官爌廣東惠州府推官　戊辰上如昌平　夏四月己巳朔車駕謁六陵遂幸密雲吏
部尚書陸完等六科給事中朱鳴陽等皆請返蹕不報　癸未逮永平知府毛思義下錦衣衛獄時上在密雲民間競
傳欲括子女歛財物以充進奉所至避匿思義下令謂大喪未畢車駕必不出此必奸徒矯詐自今未有府部撫按文
書妄稱駕至擾民者悉捕治之上聞大怒遂逮下獄降雲南安甯知州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車駕駐喜峯口上欲招
朶顏三衛至關宴勞巡撫薊州副都御史臧鳳言此夷雖朝貢不絕而野性難馴今屈萬乘之君以臨之彼懷譎詐未
必肯從即使率其部落而來無以塞無厭之求請早回蹕垂拱大廷四夷自來王矣閣臣楊廷和等亦以為言皆不報
丙午巡按直隷御史劉士元言招三衛入貢有不可者四請亟還宮以示威重時給事中汪元錫等亦以為言皆不
報未幾三衛窺邊事亦中寢　戊申車駕自喜峯口還宮　丁巳執巡按御史劉士元于京師繫錦衣衛獄先是上幸
河西務指揮黃勲以供應為名科擾侵盜士元按之勲逃至行在因嬖倖譖言士元聞駕至令民間藏匿婦人盡嫁其
女遂命裸縛士元而訊之野次無杖取生柳杖四十幾死因繫車後馳入京師並執知縣曹俊等十餘人皆下錦衣衛
獄于是左都御史王璟六科給事中陳霽十三道御史牛天麟等交章論救皆不報　是月巡按江西御史范輅請定
出使官朝見諸王禮儀時甯王宸濠令諸司以朝服見輅不可因奏言高皇帝定制王府屬僚稱官後乃稱臣其餘文
武京官出使者皆稱官朝使相見以便服今天下王府儀注制未畫一臣以為尊無二上凡不稱臣者皆不宜具朝服
以嚴大防章下禮部議宸濠馳疏爭之廷議請如輅言宸濠銜之尋輅又奏劾甯府伶人秦榮僭侈請按治又劾鎮守
太監畢真貪虐十五事疏留不下真乃摭它事誣輅遂下詔獄值上巡幸淹繫經年始謫龍州攷異事見明史本傳謫之實錄在是年五月而
輅之下獄即在六月蓋實錄但言宸濠卒中傷之而七月南京御史曹銓等論救且言輅已械繫至京而真晏然在位是朝廷之法獨加于耳目之官不及于近幸之臣也據此則輅之下獄即五月以後七月以前事今類記之　六
月庚辰太行太皇太后梓宮發京師上戎服從癸未至山陵遣官祭告后土六陵及天壽山之神是夜上飲于帳殿遂

宿焉　甲申葬孝貞純皇后于茂陵乙酉車駕發昌平己丑至京師壬辰祔孝貞純皇后神主于太廟逮暮乃入廟雷電風雨大作燭盡滅言官上疏請修省不報孝貞皇后之祔廟也迎主自長安門入修撰舒芬上言孝貞皇后作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正門昨孝貞之主顧從陛下駕從旁門入他日史臣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門將使孝貞有不得正終之嫌其何以解于天下後世昨祔廟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祖列宗及孝貞皇后之靈儆告陛下也陛下宜即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不報芬遂乞終養不許攷異事見明史舒芬本傳即是月孝貞皇后祔主後所上也云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皇后主入長安門而本紀則云乙酉至自昌平攷之實錄甲申葬孝貞皇后于茂陵乙酉上奉神主至京百官奉迎于德勝門外據此則明史本紀誤以發之日為至之日而芬疏中云云乃其目見之月日必不誤也今據實錄書乙酉發昌平己丑至京師昌平至京師不過兩日程以中間行再虞三虞四虞至己丑行七虞禮皆在途中至恐五日也又芬此疏實錄及三編皆不載不知何以遺之今據明史本傳增

秋七月己亥上將復巡塞上傳旨以北寇屢犯邊疆誠恐四方兵戎廢弛其遼東宣府大同延綏陝西甯夏甘肅尤為要害今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率六軍往征令內閣草敕朱壽者上自名也有頃復召內閣大臣及九卿科道官至左順門諭意是時閣臣楊廷和蔣冕皆在告梁儲毛紀泣諫眾亦泣皆不納　錄應州功陞賞敘蔭者凡五萬六千四百餘人兵部援昔年禦寇例議當陞賞者九千五百餘人得旨謂朕此次親統六師全捷而歸比之命將分討事體殊異仍敕依原冊擬六科十三道復言陞賞人員有未聞出國門而冒名者乞賜宸斷處以至公不報尚書王瓊復援征勦流冠子蔭例以媚張永谷大用等于是中官武職皆蔭其弟姪為錦衣千百戶等軍功之濫至此為甚　癸卯令兵部議加威武大將軍公爵內閣言陛下躬膺天命所居者祖宗之位則所行者當遵祖宗之法以上順天意下慰人心今手敕威武大將軍公爵傳之四方必將羣聚而議之曰所謂威武大將軍者果何時官制所謂總兵官朱壽者果何人姓名且親統六師之說陛下既自任之矣何為又舉而歸之總兵官為總兵官者豈可曰統六師乎至于神功聖武之一言乃臣下褒頌君上之詞今以之施于大將軍至欲加以公爵公爵雖尊亦人臣而已豈可以當神聖之名乎事之不經名之不正言之不順一至于此自古及今未之有也不知陛下何為而樂此哉或曰此陛下假飾之詞姑以為戲耳然不避之名無故而加諸人人必怫然而怒陛下貴卑而賤尊惡祥而喜異況人君一言一動上通于天豈可戲言以干天怒邇者陛下久不親政天下人心危疑憂懼若復聞此其為疑懼又當何如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為言不知陛下將何以處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惡為名不知陛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傳身亡家固不足惜但恐朝廷之上禍亂將從此始耳伏望追寢前旨以釋天下之疑弭未

諫之禍疏入不報攷異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又欲加公爵楊廷和等諫三編亦載其疏于九月中而證之明史廷和傳無諫語梁儲傳則言是年七月廷和蔣冕皆在告儲及毛紀泣諫不納已而紀亦引疾儲獨廷爭累日帝竟不聽據此則實錄所云廷和等者以廷和為首輔故儲等所諫必署廷和為首此內閣例也實錄亦別無梁儲諫疏此可見矣今但仍之內閣不書姓名　丙午上復北巡黎明發京師由東安門出廷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　丁未車駕度居庸關思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初上以豹房為家及江彬導上宣府之行治行宮乃輦豹房子女珍玩實焉上甚樂之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至是彬導上復出再度居庸及戒守者毋出京朝官自是遂以宣府為家云　己酉提督南贛汀漳軍務王守仁奏江西諸賊盡平賜敕獎勵尋進右副都御史初朝議賊勢强發廣東湖廣兵合勦守仁疏止之不及桶岡既平湖廣兵始至及平浰頭廣東尚未奉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遂平數十年巨寇而王瓊在兵部任以事權不為掣肘以是成功獨速云攷異守仁平賊實錄及史稿本紀皆系之是月己酉蓋據其既平奏捷及賞功之月日也明史守仁本傳言其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等語三編據之此得其實而實錄所記謂守仁之改提督實結王瓊得之故凡奏捷章疏專歸功于瓊極其諛佞瓊亦稱獎奏請無壅賞賚稠疊權譎相附識者鄙之云云此蓋修武宗實錄者與晉溪有郤而文成為晉溪所薦故交譽之弇州史乘攷誤言武宗實錄廷和為總裁費宏繼之而以副總裁專任者董玘也實錄敘前後平賊及禽宸濠之功獨抑文成蓋楊王二人本有郤而文成奏捷之書皆歸美于兵部而一字不及內閣費以忤宸濠被禍文成巡撫江西亦無一疏相及故玘修實錄既內忌文成之功而外欲以媢楊費遂為誣史予謂弇州此論得之至于晉溪獨識文成而文成感其知遇故前後奏捷之書皆歸功于瓊以為發蹤指示之力此是實錄其餘皆醜詆之詞今不取但據明史本傳參三編書之

是月上以威武大將軍行邊時大學士蔣冕病在告聞之疏諫曰陛下為天地神人之主中國四裔孰不尊陛下為皇帝猶稱天為天稱日為日誰敢以威武大將軍稱者陛下命名于先帝自祭告外誰敢稱名況公爵雖尊下王爵一等倘車駕所過諸王竟以大將軍禮見陛下何詞以折之景睿皇帝北征六軍官屬近三十萬猶且陷于土木今宿衛單弱經行邊徼寧不寒心請治左右引導者罪不報　八月戊辰朔上在宣府　庚午六科給事中徐之鸞十三道御史李潤等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並居師保重地主憂與憂主樂與樂適者敕諭中外將有戰場之行廷和等先後稱疾家居比至駕行竟不一出今六飛臨邊且踰月矣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寄于空城之中正大臣身繫安危之日也猶復杜門堅卧以求决去其自為計則得矣居守之事將誰是托中外之心將誰是恃三臣者正宜納約自牖憂形于色乃徒以疾求去冀以感悟聖心亦已迂矣萬一意外之虞起于倉卒大疑無所取决而復至于僨事三臣者將何詞以白于天下哉伏望陛下以天下為念君臣同心共圖化理則人心固宗社安矣俱不報　乙亥南京尚書喬宇等上疏曰昔太康畋于洛表羿拒之周穆王宴于瑤池徐方叛之自古逸豫害德未有見其利者且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漢高祖唐太宗然高祖伐匈奴而困于白登太宗征高麗而困于鴨綠佳兵不祥足以為鑒然猶以外言也抑聞季氏伐顓臾而不知憂在蕭牆秦人築

長城而不知禍在望夷亦根受病可勿寒心不報　乙酉上自萬全左衛歷懷安天城陽和至大同　九月戊戌朔上駐蹕大同大學士楊廷和等言聖駕出巡今已一月內外人心慄慄危懼又有譌言傳播威武大將軍名號及巡幸山陝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之說愚民無知轉相告語甚至扶老攜幼逃避山谷此風一傳關係甚大自古人君乘輿遠幸皆因不容已之勢乃有不得已之行今陛下當無事之時為有事之舉雖有內外左右忠良之臣諫亦不聞言亦不入不知聖明之見何以出此方今邦畿遠近盜賊公行各處災異奏報不捷天變于上人怨于下竊恐朝廷之憂不在邊方而在腹裏也不報　庚子上至偏頭關工科都給事中實明等言南北直隸竝山東河南為建乾清坤甯二宮徵派物料民已不堪今又傳車駕不日臨幸有司科擾百姓流移至以幼女適人不待禮聘萬里外傳聞之誤又不知何如也乞敕撫按官禁約民間非時婚嫁及有司之科斂病民者不報時車駕所至近侍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聞且令有司餼廩之外別具女衣首飾為賞賚費遠近騷動民多逃匿而上不知也

癸丑上在大同降敕自封為鎮國公歲支祿米五千石令吏部如敕奉行時楊廷和蔣冕皆在告于是梁儲毛紀馳疏諫曰陛下謬自貶損既封國公則將授以誥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靈亦肯如陛下貶損否況鐵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壽福無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詳之詞臣等決不敢阿意苟從取它日僇身亡家之禍也廷臣皆相繼極諫皆不報　江西鉛山縣民李鎮等作亂巡撫孫燧討平之初費宏致仕歸鉛山甯王宸濠以其力持護衛屯田事銜之宏抵臨清濠遣人焚其舟資裝盡毀及歸杜門謝客濠復求與通不答濠益怒會李鎮及周伯齡吳三八等三姓人與宏族人訟濠遣人誘致鎮等諭以意使專賊宏于是鎮等三姓恃濠援遂據險作亂費氏舉族避之縣城中三姓率眾斬關入破縣獄大索執所與訟者支解之宏亦幾不免守巡官以下畏濠置不問鎮等勢益張眾且三千發宏先人冢刦掠鄉民二百餘家遠近騷動宏遣人走訴于朝下燧按治燧以屢撫不服乃調饒信官民兵檄副使王綸討之執鎮于陣伯齡解甲降三八走匿濠府諸俘獲者多所縱遣及獄上論斬濠復欲脫鎮燧覺乃搒殺之餘多瘐死或有從濠反者後殲于陣　甲寅封都督江彬許泰皆為伯時上張大應州功陞賞敘廕復以二人領東西廳兵尤假重乃親為定爵名封之給事中劉濟御史張景暘等言彬無俘馘泰足跡未至應州賞不當功乞愛惜名器收回成命不納　丙寅免直隸河間府所屬被災州縣稅糧　是秋秦王惟焯請關中閒田為牧地江彬錢甯江忠等皆為之請上排羣議許之命內閣草制時楊廷和蔣冕皆在告上怒甚梁儲度不可爭乃上制草曰太祖高皇帝著令茲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

其土廣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富而且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王今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毋聽狂人謀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上駭曰若是其可慮事遂寢攷異此事實錄及明史秦王傳皆不載惟見梁儲傳中敘于是年九月下而憲章錄及諸書皆系之十二年七月今據去年七月廷和尚未至京師至亦未入閣安得有在告之語是誤差一年也今繫之是秋下

冬十月丁卯朔享太廟遣駙馬都尉馬誠代行禮　戊辰車駕渡河　丁丑大學士楊廷和等言每歲法司會審重囚例該冬至前後處決先期該科三覆具奏皆出聖裁去年因聖駕在外該決囚犯有旨監候今冬至漸近三覆奏本已下未知所處將欲如上年暫留不決則奸宄何所懲戒且奸獄積多已不能容凶惡搆結慮生它變將欲遂行處決設有訴冤于登聞鼓下者臣又安敢擅便議擬伏祈聖駕速回以遵舊典不報　己卯上駐蹕榆林　庚寅副都御史王守仁辭陞秩且請致仕不允攷異文成年譜言是年三月疏乞致仕不允遂平大帽浰頭諸寇證之實錄文成三月竝無致仕之請而其平上中下三浰事在正月餘賊奔竄亦必經數月之久始克盡平故其奏捷至京師在七月其平賊當在四五月間而據本傳平三浰賊後追及于九連山禽斬無遺安得有復平大帽山之事其敘守仁平大浰乃籍大帽山之降賊盧珂等集兵以助並非珂之復叛年譜蓋誤記也文成平大帽山賊在去年五月年譜但以平漳寇三字了之其實大帽雖山連廣東福建亦非漳寇也然則年譜蓋誤以平大帽賊在後故相差一年不知明史本傳所敘皆有次第可攷今參以實錄尤得其詳云文成進右副都御史據實錄即在是月故其請辭陞秩及致仕彙記之年譜系之六月以為旌橫水桶岡之功不知平賊之奏以七月至蓋是時三浰之賊盡平若如年譜所載則陞秩在前奏捷在後此亦誤也至文成辭陞秩一疏實錄全載其文蓋其疏中事事歸美兵部遂為內閣諸人口實今但據實錄年月繫皆不取

是月內閣禮部及六科十三道官以將屆冬至朝賀及大祀省牲之期請先時返蹕以成大禮皆不報　十一月丁酉朔上在榆林　庚子以火牌調西官廳勇士及四衛營兵六千二百餘人馬六千五百餘匹赴宣大又徵太監甘清高忠等九十一人赴延綏其家人匠役之等皆給傳以行時車駕遠發凡所徵調皆遣夜不收持火牌下所司施行蓋循用邊帥之體後遂以為常云　乙巳大學士楊廷和等言祖宗以來凡有政令下各衙門均以旨意批紅經由內府司禮監傳奉發出竝無火牌發與外衙門施行者且調遣官軍事體重大仍不用旨意惟用火牌萬一奸人乘機真偽莫辨意外之患將由此起況火牌乃在外官府倉卒行下所部文移豈可行于堂堂朝廷之上一旦創見不勝驚駭又況勇士官軍皆天子禁兵所以擁護宗社防守宮闈關繫甚重豈可無故遠調以失居重馭輕之勢伏望恪遵祖宗舊制亟賜收回仍停所調官軍勇士則事體順而人心安矣不報　丙午冬至上在榆林文武百官于奉天門行遙賀禮　己酉以水災免江西南昌等七府夏稅又免應天安甯池太等五府稅糧　壬子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尋納其女江彬導之也　十二月丙寅朔上在榆林諸大臣代行視郊牲禮　己巳免山東濟南等六府被災州縣秋糧　癸酉振杭嘉湖三府饑　戊寅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石州文水時巡按陝西御史張文明以駕將幸陝馳疏諫且請

誅江彬不省　戊子車駕次太原先是上在偏頭關索女樂于太原晉府樂工楊騰妻劉氏善謳上悅之載以俱歸大見寵幸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與諸近倖皆母事之稱劉娘娘云　是歲欽天監博士朱裕請修改厤法初宏治中欽天監推月食屢不應日食亦舛正德十二三年連推日食起復皆不合裕乃上言至元辛巳距今二百三十七年歲久不能無差若不量加損益恐愈久愈舛乞簡大臣總理其事令本監官生半推古法半推新法兩相交驗回回科推驗西域九執厤法仍遣官至各省候土圭以測節氣早晚往復參較則交食可正而七政可齊部覆言裕及監官厤學未必皆精今十月望月食中官正周濂等所推算與古法及裕所奏不同請至期考驗既而濂等言日躔歲退之差一分五十秒今正德乙亥距至元辛巳二百三十五年赤道歲差當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不經改正推步豈能有合臣參詳較驗得正德丙子歲前天正冬至氣應二十七日四百七十五分命得辛卯日丑初初刻日躔赤道箕宿六度四十七分五十秒黃道箕宿五度九十六分四十三秒為厤元其氣轉閏交四應併周天黃赤道諸類立成悉從歲差隨時改正望敕禮臣併監正董其事部奏古法未可輕變請仍舊法別選精通厤學者同濂等以新法驗參更為奏請從之

明通鑑卷四十八

紀四十八 屠維單閼盡一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十四年春正月丙申朔上在太原　戊戌車駕將還京師發太原　辛丑享太廟遣官行禮　甲辰改卜郊先是太常寺奏以是月十二日郊祀至是以聖駕未回請改卜內批改次日既又命改卜于是禮科給事中邢寰等言祖宗以來郊祀必于正月上旬所以重一歲之首昭莫大之敬也今改而又改日復一日褻祖宗相循之制亦且非祇畏天地之道請如期返蹕以成大禮先是尚書毛澄等見車駕未有還期因馳疏諫曰去歲正月以來乘輿數駕不遑寧居今茲之行又已半歲矣宗廟社稷享祀之禮並係攝行萬壽正旦冬至朝賀之儀悉從簡略今歲律既周郊禋已卜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格怠慢則禍生今六龍遐翳旋軫無日萬一冰雪阻違道途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執玉帛于上帝前陛下何以自安仰惟趣駕遄還躬親禋享宗社臣民幸甚皆不報攷異甲辰改卜郊據實錄也其下又言太常奏以是月十二日則丁未也蓋甲辰已及致齋之期而帝無還日故請改卜三編則云郊祀于是月甲辰是臨期改卜蓋牽連並書證之實錄改卜于三日前者似為近之今從實錄　壬子車駕至宣府上自宣府抵西陲往

返數千里不御輦率馳馬腰弓矢衝風雪以行從者皆病憊而上不以為勞也　壬戌欽天監奏擬郊祀日期傳旨令
擇二月上旬以聞太常寺奏仲春當釋奠先師及祀社稷而郊禮未成請俟郊後擇丁戊日行禮報可　二月壬申車
駕至自宣府文武羣臣具綵帳銀幣羊酒迎駕如先年儀先是御史虞守隨言去年迎駕文武諸臣皆曳大帽鸞帶此
非法之服豈可以為常制請自今迎駕儀禮毋拘前旨疏入不報至是仍用之竝賜閣首級器仗及廷臣屐牌花紅皆
如初　丁丑大祀南郊上擁百餘騎馳入郊壇禮畢仍獵南海子是日京師地震風霾戊寅上夜還宮風霾乃止　甲
申大學士楊廷和等請明詔天下自今以後不復巡遊先是上還宮郊祀禮畢廷和以所奉居守敕進繳傳旨朕今不
時巡幸其勿繳廷和等憂懼而風聞聖駕欲往山東江南等處因上疏言東南乃國家財賦所出之地近年大水為災
兼以征徭為重民不能堪若復軍旅經過日費不貲其將何以應之且裏河一帶路狹河淺今營建大木及漕運糧艘
尚未能如期而至又加以皇船數多擁擠而行大木必不能前運船必不能急誤事匪輕況意外之虞尤有不可測者
伏願端拱深宮頤養身體以延敝寢之祥宗社幸甚臣民幸甚一時部寺大臣及科道官皆連章請止巡幸遂留中不
發時刑部主事汪金疏論南巡不可者九所宜戒者一謂酒也上嗜飲常以杯杓自隨左右欲乘其昏醉以市權亂政
故多備罌罍伺其既醉而醒又復進之或未溫亦輒冷飲之終日酣酗顛倒迷亂故金力言之時以為對病之藥云
己丑上降手敕諭吏部曰鎮國公朱壽宜加太師又諭禮部曰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今往兩畿山東祀神祈
福復諭工部急修黃馬快船備用閣臣楊廷和等諫不聽禮部尚書毛澄偕廷臣上言陛下以天地之子承祖宗之業
九州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號今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者臣等莫知所指夫出此旨者陛下也加
此號者陛下也不知受此號者何人如以皇儲未建欲徧告山川祈福則遣使走幣足將敬矣何必躬奉神像獻寶香如
佛老所為哉因縣陳五不可不報既而廷和等以聖學久曠請以三月御經筵亦不報　三月丁酉六科給事中邢寰
十三道御史王度等疏諫巡幸南京六科孫懋十三道張翀等亦以為言皆不報一時在京科道官徐之鸞楊秉忠等
請賜批答相率伏闕俟命自辰至申上令中官宣諭乃退既而鴻臚寺請以望日升殿視朝傳旨朕因氣感疾免朝蓋
欲託以為伏闕者罪也攷異此据實錄增為下文諸臣跪杖之根本　癸丑以諫巡幸下兵部郎中黃鞏等六人于錦衣衛獄跪修撰舒芬
等百有七人于午門五日時上決意南巡羣臣憂惶計無所出于是鞏具疏言陛下臨馭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
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

下知之晚矣因陳最急者六事一崇正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幸五去小人六建儲貳其言正名號曰孔子有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至于民無措手足名之所繫重矣陛下近日以來忽無故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駭以為怪事陛下聰明智勇上法唐虞下躋商周何所不可顧乃自輕如此夫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臣等竊實恥之言戒遊幸曰昔益之戒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之告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由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遊戲不出大廷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陝西榆林延綏諸處所至費財動眾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以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幾何不驅之于死亡流而為盜賊也一旦變生陛下悔之晚矣彼居位之大臣用事之中官暱昵之近侍皆欲陛下遠出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否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言去小人曰易言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竊觀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于首邊開事以兵為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不已者則江彬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凶很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亂將日熾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邪伏望大整乾納寘彬于法以為奸邪小人迷亂之戒末言凡此六者并曝愚忠輒敢盡言死生進退不遑顧恤天下安危治亂之機誠不忍視陛下自取覆亡為後世笑此臣等所以相對痛哭臨楮嗚咽而不知所裁者也會員外郎陸震亦草疏將諫見羣疏稱嘆因毀己稿與羣連署上之羣莆田人修撰舒芬見言官伏闕諫者皆被譙讓又念甯王宸濠久蓄異謀與近倖相結恐生意外之虞乃與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主事萬潮庶吉士汪應軫要諸曹連章入諫眾皆許諾芬應軫遂偕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馬汝驥曹嘉同上疏曰自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遺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若陛下之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行樂而已非能行巡守之禮者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鑒矣近者西北再巡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倉昊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故一聞南巡詔書皆鳥驚獸散而有司方以迎奉為名微發嚴急江淮之間蕭然煩費萬一不逞之徒乘勢倡亂為禍非細

且陛下以鎮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或遽勛臣之禮以待陛下將北面朝之乎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實深求悖謬之端則左右倖臣無死所矣尚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畜劉濞之衅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陛下為奕棋以革除年間為故事左右寵幸智術短淺無能以此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將警蹕而出尚敢輕騎慢遊哉疏入尚書陸完迎謂曰上聞有諫者輒恚欲自引決諸君休矣勿歸過君上沽直名芬等不應而出有頃良勝潮過芬扼腕且恨完會太常博士陳九川至芬酌之酒曰匹夫不可奪志君輩可遂已乎明日良勝潮九川遂連疏入于是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俸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鏊亦以其術諫畧言養身之道猶置燭然室閉之則堅風之則淚陛下輕萬乘習嬉娛躍馬操弓捕魚玩獸邇復不憚遠遊冒涉寒暑關門不戒饍飲不調誠非養生之道也況南方卑溼尤易致病乞念宗廟社稷之重勿事鞍馬勿過醉飽喜毋傷心怒無傷肝慾無傷腎勞毋傷脾就密室之安違暴風之禍臣不勝至願諸疏既入上與諸倖臣皆大怒遂下良勝潮九川鏊及翬震詔獄分及衍瑞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乙卯又下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于獄丙辰又下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何遵蔣山卿三人于獄是時諸人連名疏相繼上上益怒泣下詔獄俄令叙廷瓚大輅三人與翬震等六人俱跪闕下五日加梏拳焉至晚仍繫獄諸臣晨入暮出纍纍若重囚道塗觀者無不歎息泣下而廷臣自內閣外莫敢有言者尚書石珤論救被詰責請罪乃已于是諸大臣出入士民爭擲瓦礫詬詈之諸大臣皆恐入朝不待辨色因請下詔禁通政司有言事者格勿受是時天連日風曀晝晦南海子水涌四尺餘金吾衛指揮僉事張英曰此變徵也乃肉袒戟刃于胸持疏諫當蹕道跪哭即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衛士奪其刃得不殊因縛送詔獄杖之八十遂死攷異明史本紀下黃翬等六人于獄謂黃翬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也舒芬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据實錄張衍瑞等十四人陸俸等五十五人姜龍等十六人孫鳳等十六人則一百一十三人加以舒芬及連名之汪應軫崔桐汪暉王廷陳馬汝驥曹嘉共一百有八人多一人而明史夏良勝傳言陸俸五十三人人如此則又少一人据傳中黃翬等六人既下獄復同跪午門不在芬等跪數內也至實錄載甲寅楊廷和等論救黃翬等六員孫鳳等百一十二員則又有百七人外多五人疑紀載之異抑或百有十二人中有內援庇之不入罰跪之數亦未可知至所杖之人明史夏良勝何遵兩傳紀載特詳今据列于下然亦不全具也陸俸五十三人等仍据明史坿著其異于此

丁巳南京禮部侍郎楊廉等上疏諫南巡不報

戊午杖舒芬等一百七人于午門各三十以芬及陸俸張衍瑞姜龍為倡首俱調外任仍戒吏部科道官毋得推舉錄用各罰俸六月方芬等之受杖也江彬怒諸臣斥其罪惡陰助上怒杖之特重呼號之聲徹于禁掖芬創甚幾斃舁至翰林院中掌院者懼得罪命標出之芬曰吾官此即死此耳既謫裹創就道時以為榮　夏四月甲子免南畿被

災稅糧　戊寅杖郎中黃鞏員外陸震等六人六人名見上即前繫獄者也及大理寺正周叙主事林大輅行人司副余廷瓚三人各五十餘三十人各四十周叙余廷瓚兩疏連名共三十三人亦見上鞏震及夏良勝萬潮陳九川皆黜為民叙等三人降三級外補徐鏊謫戍瘴方餘皆降二級鞏震之繫獄也上怒甚仍令日跪午門眾謂天子將出鞏曰天子出吾當牽裾死之既黜為民江彬憾不已遣人刺于道治洪主事知而匿之間行得脫歸震在獄與鞏講易九卦憂患之道既杖創甚江彬必欲致之死絕其飲食震李子體仁年十五變服為他囚親屬職納橐饘焉震竟卒獄中一時同受杖者吏部則姚繼巖行人則陶滋已思明李錫顧可久鄧顯麒熊榮楊奏王懋黃國用李儼潘銳劉澂張岳大理寺則寺正金罍寺副孟庭柯張士稿郝鳳升傅尚文郭五常評事姚如皐蔡時竝謫官攷異此據明史夏良勝傳中亦本實錄也惟實錄二十二人中有行人王翰無吏部姚繼巖翰名見下其與震等同杖而死者二部主事何遵上之南巡也以進香為詞遵抗言淫祀無福萬一宗藩中有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隨蓋指宸濠也諸權倖受濠賄者格其疏不進會黃鞏等已得罪遵乃偕同官林大輅等上疏極言江彬怙權倡亂鞏等無罪乞賜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上怒下詔獄廷杖四十創甚肢體俱裂越二日卒諸曹之諫南巡也以次得罪而諸奸又日以危言恫喝以故戶曹不敢出疏工曹諫者止三人惟大理闔署諫上怒加甚評事林公黼主疏草夜聞泣嘆聲不顧比入獄鞏與語歎曰吾取友徧天下乃獨遺質夫質夫者公黼字也竟以體羸不勝杖卒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李紹賢孟陽詹軾劉槩李惠皆與遵同死杖下其先遵受杖死者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珏刑曹之疏校所草也杖將死大呼曰我無恨恨不見老母耳子元男年十一哭于旁校曰爾獨不識事君致身義乎善事祖母及母母媿爾父遂絕其以創死稍後者禮部員外郎馮涇驗封郎中王鑾行人王翰皆被創先後卒然當廷杖時死者傷者相繼上亦為之感動竟罷南巡蓋諸臣力也攷異兩次廷杖明史本紀月日皆據實錄蓋三月戊午所杖皆跪午門之人四月戊寅所杖皆繫獄之人證之明史諸人傳則鞏震等六人及周叙等三人亦入午門罰跪之列是此九人者既繫獄又跪午門及其受杖仍各五十加重也其杖而死者十一人三編皆據實錄書之則陸震何遵余廷瓚劉校劉珏林公黼李紹賢孟陽詹軾劉槩李惠也惟明史何遵傳更補出創死稍後之馮涇三人又補出同時受杖之姓名姚繼巖等二十二人今據書之惟劉校劉珏據實錄在十一人之列而明史何遵傳則云劉校劉珏先遵受杖而死似此二人之死又當在前月所杖百有七人之列今證之明史一百七八中之可攷者有刑部郎中陸俸等五十三人是劉校所草刑曹之疏郎此時也如此史以為先遵受杖而死者必有所據故本紀亦云先後受杖死者十一人此得其實

癸未謫巡按御史劉士元為廣東麟山驛丞士元自去年五月被杖逮至京師淹繫經年至是錦衣奏刑部議贖杖還職不許遂有是謫維時南京六科給事中何邦憲等言邇聞巡撫雲南都御史范鏞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巡撫山東都御史武符巡按直隸御史劉士元巡按陝西御史張文明潘倣相繼繫獄是數臣者事之是非罪之輕重臣等雖未能盡知竊聞其所坐或差委偶誤

或議處失宜或迎候愆時或敢言過當似皆在可原之列伏望通加寬宥若果有罪亦宜敕下法司付諸公論不報

是月戶部尚書石玠致仕許之詔倉場尚書楊潭回部管事　五月己亥詔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湖廣流民歸業者官給廩食廬舍牛種復五年　丙辰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江西宣諭甯王宸濠初宸濠久蓄異謀交通肘腋因上巡幸不時人情危懼遂日夕覬覦與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等圖不軌閻順等之上變也事見十二年嬖人錢甯臧賢庇之得不問而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指使殺儀家及典仗查武等數百人巡撫孫燧疏上其事中道為邀不得達燧念左右皆宸濠耳目陰察副使許逵忠勇可屬大事與之謀乃託禦他寇預為備先城進賢次城南康瑞州患建昌縣多盜割其地置安義縣以漸弭之而請復饒撫兵備不得復則請敕湖東分巡兼理之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道權兼攝南康甯州武甯瑞昌及湖廣之興國通城此據明史孫燧傳三編武英殿本傳寫誤以興國二字連瑞昌書入江西下質實遂誤以贛州之興國縣當之今據明史本傳校改以便控制廣信橫峯青山諸窯地險人悍則請設通判駐弋陽兼督旁五縣兵又恐宸濠劫兵器假討賊盡出之它所宸濠瞷燧圖己使人賂朝中倖臣去燧而遺燧棗梨薑芥以示意燧笑却之去年江西大水宸濠素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念四等出沒鄱陽湖燧與逵謀捕之三賊走匿宸濠祖墓間于是密疏白其狀且言宸濠必反章七上皆為邀所阻然宸濠反狀雖著猶以上無儲貳冀其子入嗣可得大統又不受悖逆名故蓄謀不發重賂錢甯求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廟甯言于上用異色龍箋加金報賜異色龍牋者故事所賜監國書箋也宸濠大喜列仗受賀復脅鎮巡官及諸生父老奏闕下稱其孝且勤時江彬與太監張忠欲傾甯及臧賢秉間為上言甯賢盛稱甯王陛下以為何如上曰薦文武百執事可任使也薦藩王何為者忠曰彼稱甯王孝譏陛下不孝耳稱甯王勤譏陛下不勤耳上曰然下詔逐王府人毋留闕下宸濠益與士實養正謀遣奸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浹旬往返蹤跡大露諸權奸多得宸濠金銀匿不以聞南昌人熊浹官給事中草奏盡列其狀授御史蕭淮上之時上已疑宸濠而錢甯在上前輒詆淮妄言離間宜罪上曰虛實久當見之果誣淮將焉往遂以淮奏示內閣大臣楊廷和等令議處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勛戚大臣宣諭乃遣義等往並取其護衛宸濠知事泄義等未至而濠已反攷異廷和請收宸濠護衛事見明史本傳而憲章錄謂東廠太監張忠初黨于濠助楊廷和為濠復護衛已而知其有異謀且知上入張忠等言乃與廷和謀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云云紀事本末明皇通紀皆據之此亦晉溪一輩人語弇州以為仇口者是也證之實錄但言太監張鋭見上無繼嗣與錢甯等欲結濠為異日地已而濠勢日横徧賂近倖及諸大臣有謝議者南昌人出入鋭所發濠反狀勸鋭勿受其賄而鋭是時與甯方有隙亦欲藉以傾甯遂書濠諸不法事因御史熊蘭授蕭淮上之並不及廷和一語是初黨于濠乃張鋭而所謂賄諸大臣者乃指陸完輩非廷和也太氏宸濠反狀已著非趙王之比廷和此舉未免優柔少斷野史之訾抑亦所謂連得間矣今據本傳

六月丙子宸濠反巡撫

江西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死之先是賴義等行京師競傳謂且禽治甯王王所遣偵卒林華者聞之即兼程逃歸先一日為宸濠生辰宴鎮巡三司等官聞報大驚罷宴遂密召劉養正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詰旦諸守官入謝宴可就禽之殺其不附己者因而舉事乃夜集賊首吳十三等皆衷甲以俟是日各官入謝拜畢左右帶甲露刃侍衛數百人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孝宗為李廣所誤抱民家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眾相顧愕眙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濠曰毋多言我今往南京汝宜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毋二日我豈從汝為逆哉濠怒叱燧燧益怒急起不得出濠入內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燧逵奮身起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賊并縛逵二人且縛且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逵同曳出先是宸濠反狀著逵勸燧先發燧曰柰何予賊以名且需之至是逵謂燧曰我勸公先發者知有今日故也濠素忌逵將曳出問許副使何言逵曰副使惟赤心耳濠怒曰我不能殺汝邪逵罵曰汝能殺我天子能殺汝汝反賊磔尸萬段悔之何及遂與燧同遇害于惠民門外尋執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參議黃宏許效廉布政使胡濂參政程杲劉棐副使賀鋭僉事賴鳳王疇指揮許清馬驥白昂王玘郟文等皆羈之獄黃宏被執憤怒以手梏向柱擊項是夕死賊義而棺斂之思聰亦抗節死一時從逆者布政使梁宸參政王綸季斅僉事潘鵬師夔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而綸受偽兵部尚書位左右丞相李士實劉養正下于是宸濠集兵十萬馳檄遠近指斥朝廷皆養正之主也攷異實錄是月癸亥朔丙子十四日也先一日為宸濠生日偵卒即以是日至故諸書皆云十三日明史孫燧傳特書六月乙亥者是也其殺孫燧許逵及擊兵反則在次日史以為明日諸守官入謝者是也其一時執下獄中及從逆之人明史諸王傳分書之三編據之而附識于實錄中云王金下獄見明史諸王傳而孫燧傳則謂金從逆稽首呼萬歲欵王守仁集處置從逆官員疏云參政王綸脅受贊理僉事潘鵬師夔被脅招降撫民情罪尤重知府鄭瓛已經別案問結外參照布政使梁宸參政劉棐程杲參議許效廉副使賀覺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或行咨撫守或盤庫放糧勢雖由于迫脅事已涉于順從鎮守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布政胡濂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僉事王疇都指揮馬驥許清白昂郟文或被拘于城內或脅隨于舟中事雖涉于順從勢實由于迫脅據此則金周始下獄而後脅從者也又胡濂程杲許清明史諸王傳作胡濂程杲許清皆誤按質實分別下獄從逆兩等據守仁處置官員一疏而王金之先繫後釋己見實錄中惟據此疏則先下而後脅從者以不上王金一人而明史諸王傳所載如程杲劉棐許效廉賴鳳據疏中所勘同同在行皆撫守盤庫放糧之列則亦脅從之確證而疏中所指之賀鋭王玘則又遺之證之實錄但云黃宏憂憤卒數日馬思聰亦卒其餘則自梁宸以下十九人皆云稽首呼萬歲濠令各羈置之則是脅從之人其初亦皆下獄也實錄據初次奏報之文似不如守仁處置一疏之得其實然如賀鋭王疇馬驥王玘郟文五人則明史所遺而與守仁處置之疏實合此外又有參議楊學禮則明史與守仁疏皆遺之今所記多據明史三編惟王金仍入下獄中而增入太監王宏副使賀鋭及僉事增入王疇指揮增入馬驥王玘郟文皆據守仁處置一疏惟揚學禮一人據實錄後載已陞陝西參政令之任故不在處置之列耳

丁丑宸濠偽授賊首閔念四吳十三凌十一等為都指揮等官與承奉涂欽等領兵攻九江南康並掠運舟于吳城又遣校尉趙智如浙江報太監畢真令助兵又遣儀賓李蕃等如瑞州招華林瑪瑙等寨偽參贊王綸移檄招姚源等

洞賊兵又使妃弟婁伯募兵于進賢廣信偽參政季斆持檄諭南贛王守仁等直至廣東時濠即欲僭大號改元順德李士實劉養正等請俟至南京行之從之　戊寅宸濠兵陷南康自知府陳霖以下皆先期遁去己卯陷九江副使曹雷知府江穎等亦遁濠急欲東下乃署師夔為偽兵備副使守九江濠兵之東下也欲先取進賢以通廣信之路李士實曰大事既定彼將馬往進賢知縣劉源清聞之積薪環室命家人曰事急火吾家一僕逸手刃以徇縣中諸惡少與賊通者悉杖殺之濠妃弟婁伯募兵過進賢源清邀戮之賊檄至立斬其使會餘干知縣馬津龍津驛丞孫天祐亦起兵拒賊賊自稱七殿下者奪舟于龍津天祐與戰殺數人賊党募兵過龍津天祐追殺之焚其舟婁氏家眾西下亦為天祐所遏禽七十餘人賊兵不敢經湖廣以窺兩浙者三人力也（攷異事見明史詹榮附傳證之實錄書于是月戊寅蓋濠既東下復謀取水陸兩路以通兩浙之兵故遣將四出即在東下之時今系之陷南康九江下）　庚辰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會吉安知府伍文定起兵討宸濠先是守仁方奉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聞宸濠反遂亟趨吉安文定聞守仁至急以卒三百逆之峽江進曰此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其勢必無成公素望重且有兵權勤王之師在此一舉守仁慨然任之乃與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馳疏上變即移檄數濠罪集諸守令將士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南都不保吾欲以計撓之使少遲數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徧檄府縣言都督許泰郤永將邊兵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為檄書遺士實養正獎其歸順之誠令慫恿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濠益大疑十餘日詗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之也（攷異守仁起兵以是月十八日紀事本末系之庚辰與實錄合惟年譜言文成以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變趨吉安十九日馳疏上變按丙子係十四日而十九日係辛巳非庚辰也年譜干支錯誤又以七月干支繫之六月中今據實錄）初兵部尚書王瓊薦守仁巡撫南贛尋以平賊假便宜提督軍務比宸濠反書聞舉朝惴惴瓊曰諸君勿憂吾用王伯安贛州正為今日賊且旦夕禽耳未幾果如其言（攷異文成以是月十五日至豐城聞變即趨吉安蓋與文定議討賊也而實錄所載謂守仁勘事福建以宸濠生日將屆取道往南昌賀之會大風舟不得前行至豐城聞變遂載小艇潛逃還贛及至吉安文定請發兵守仁初不許既深然之乃檄各都邑起兵云云此皆修武宗實錄之誣詞故明史不取今悉據本傳書之）　己丑宸濠兵圍安慶　秋七月壬辰朔宸濠統兵發南昌先是濠將發聞王守仁等在上流起兵乃遣涂欽並賊首凌十一等領兵為前鋒而自留居守既聞守仁兵尚未集乃與李士實劉養正等謀留兵付宜春王拱樤內官萬銳等及降官胡濂劉棐許效廉唐錦賴鳳王玘等使守城而自引兵東下選護衛及所擕賊兵市井惡少及脅從之眾合八九萬人聯舟千艘將行祭天纛牲几折牲覆于地又僞封宗室宸澅為九江王使前驅舟始發雷雨驟作澅震死觀者皆知其不祥也　丙申謫御史張文明為電

白縣典吏初文明諫北巡不納及朝行在諸權倖隨駕者文明復裁抑之所需多不從太監張忠因譖之于上復摭它事執繫京師下詔獄是年春言官交章請宥不報比駕旋命執至豹房上將親鞫文明自謂必死及見命釋之尋有是謫

甲辰宸濠反狀聞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宸濠之策上亦欲假親征南巡遂傳旨言宸濠悖逆天道謀為不法即令總督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統各鎮兵征勦命安邊伯朱泰為威武副將軍帥師為先鋒大學士楊廷和等力阻不聽

巡撫都御史王守仁起兵于南贛先是守仁傳檄四方諸軍漸集議所向守仁曰兵家之道利在速戰今逆尚在南昌非其時也我師遷延不發示以自守彼必他出然後尾而圖之先發省城擣其巢穴彼必悉兵來援然後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至是聞濠東出傳檄勤王時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士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咸先後赴軍而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眾議所往或謂宸濠經畫旬餘始出留備南昌必嚴攻之恐難猝拔今聞濠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以大兵逼之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必敗彼既敗南昌不攻自破矣守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下與逆相持江上安慶之眾僅能自保必不能援我于中流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糧道腹背受敵非計也不若先攻南昌逆賊志在東下精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新集氣鋭可一鼓破也彼聞我攻南昌必解安慶圍還兵自救比聞南昌已破喪膽奪魄首尾牽制此成擒矣眾皆曰善

丙午宸濠攻安慶不克先是都督僉事楊鋭與知府張文錦指揮崔文等禦之江上見賊勢熾收兵入城誓以死守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圍十餘日濠至泊黃石磯躬自督戰令軍士運土填塹攻城城上矢石如雨多死傷者濠慚憤語其下曰安慶且不克安望金陵哉尋遣偽僉事潘鵬諭降鵬遣家人持檄至城下鋭手斬之支解其尸以徇濠引兵乃去鋭復遣兵襲擊敗之方濠之謀逆也瑞州知府宋以方修城募兵濠忌之又以徵索不應遂逮鎮守劾繫南昌獄將東下脅之降不可械舟中至是兵敗問地何名舟人曰黃石磯江西土音則王失機也濠以為不祥斬以方祭江遂行（攷異濠兵攻安慶在四月己丑是月丙午解圍去故實錄以為凡被圍十八日而解者是也計濠發南昌在是月朔丙午十五日正濠抵安慶時也今據實錄）

戊申王守仁師至臨江樟樹鎮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都指揮佘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安吉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寧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己酉次豐城以伍文定為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縛拱樤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攷異文成平宸濠事明史本傳及諸王傳記其

月日皆有干支雖實錄不俱載而證之憲章錄紀事本末參之年譜無不脗合至于克南昌殺掠之事實錄所載至于積尸橫路雞犬不鳴未免過當故不但明史刪之即憲章錄諸書亦不載也今所記克南昌本末悉据明史本傳書之為得其實

乙卯伍文定等敗宸濠于黄家渡守仁克南昌居二日遣文定與邢珣戴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邀宸濠而使胡堯元等設伏以待會濠還兵遇于黄家渡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及余恩乘之德孺與徐璉張雨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官以次復二郡丙辰復戰官軍卻守仁斬先卻者文定親督官軍殊死戰身犯矢石火燎鬚不為動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為方陣悉出金寶犒士丁巳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濠妃婁氏以下皆投水死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萬安知縣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楊璋等皆就禽士實養正死于獄中凡三十五日而賊平 攷異明史所載守仁文定兩傳月日皆與實錄符惟實錄以惡晉溪遂及文成又以忌文成之功遂及文定等因言軍中爭據濠積文定所獲以數十萬計徐璉邢珣謝源伍希儒亦皆數萬惟戴德孺一無所取此豈非仇口語乎今皆不取並附識之士實養正之死實錄亦載之是月惟言守仁與養正交比就禽養正猶冀守仁活之守仁畏其口逼令引決傳首京師又言守仁自南昌還養正母喪暴露使人葬之且祭以文曰君臣之義不得私于其身朋友之情尚可伸于其母云云王弇州史乘攷誤辨之以為朋友之情瘞其母可也祭而重之以文則不可今按葬母祭文一事亦見年譜中以非正史故不錄

是月兵部尚書王瓊等給事中汪元錫御史吳闇等皆諫親征不報御史陳察復以為言得旨罰俸一年再有犯顏來奏者治以極刑不宥　八月壬戌命江彬提督東廠兼錦衣衛彬具疏辭不允優詔答之時張銳居東廠錢甯居錦衣衛而彬又兼之自是中外大權皆歸于彬矣　己巳命太監張永提督團營及宣府北路官軍贊畫機密董務兼嚴勘宸濠反逆惡黨及改逆效順者即于軍門奏請處分仍查覈宮眷庫藏　乙亥大學士楊廷和等請以宸濠謀逆詔告天下並條陳寬恤事宜從之既而寬恤之詔竟寢不行　上將親征命草威武大將軍制又欲以江彬為威武副將軍並下內閣楊廷和不可曰朝廷親征奉行天討誰敢云差遣又誰敢稱威武大將軍近聞逆濠移檄方以失政為名威武大將軍是何政令耶上心恚會推南京吏部尚書劉春理誥敕以廷和私其鄉人切責之廷和謝罪乞罷不許梁儲等請與俱罷復不許廷和方引疾不入上乃罷彬副將軍但傳旨以威武大將軍敕行之癸未車駕發京師命廷和及毛紀居守梁儲蔣冕扈從 攷異廷和不肯草敕遂有廷推切責之事此見明史本傳而據高氏鴻猷錄但云廷和辭疾而以力辭草制歸之梁儲一人又言儲不肯草制上乃自稱之不復言草制彬亦罷副將軍而薛氏憲章錄又增入更命廷和草之之語楊慎丹鉛錄辨草制出自梁儲內閣有敕書稿簿綴撰者姓名于其下焉可誣也王弇州信其說以為梁儲果有抗顏直諫之事以為生平第一節何以楊文襄于墓志一字不及然則草此敕者甯非梁公即不然將為毛文簡也予謂薛氏言梁儲不肯草敕而廷和草之固非即丹鉛錄謂其父不肯草敕而梁儲草之亦非也二公皆非草敕之人廷和兩次引疾即其不肯草敕之張本而至于十三年草鎮國公之敕廷和在告梁儲毛紀泣諫豈有前諫至于泣而南巡無一語亦必不然故高氏之歸美梁儲雖不足信而其言竟罷草制及彬副將軍此得其實若升菴謂梁儲草制有敕書稿簿撰人姓名然廷和是時引疾則內閣姓名自以梁儲為首未可以此定儲之獨草也弇州又引楊文忠行狀謂公不肯草敕因言朝廷親征誰敢云差遣又誰敢稱威武大

將軍云云當中官傳旨來內閣閣臣必有詞以折之此數語似是紀實而至于下文謂上復遣蕭敬等來以阻撓軍機脅之不為動迫敬等相率跪拜仍不從敬等知不可奪乃去遂有八月十九日因廷推切責之事此似亦升奄歸美其父之語與高氏薛氏之歸美梁儲皆有私意惟明史于楊梁二傳寥寥數語是亦不信兩家之說可謂斟酌盡善詞意謹嚴今所敘仍据本傳惟參用行狀朝廷親征以下四十四字

丁亥車駕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且諫親征其畧曰臣于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揚威武先攻省城擣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惰歸今宸濠已禽逆黨盡獲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定竊惟此逆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廣播奸細臣下之奏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于沿途伏有奸黨期為博浪荊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禽法宜解赴軍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有意外之變臣死有遺憾矣疏入上祕不發大學士楊廷和馳請班師梁儲蔣冕等亦以為言皆不省攷異此據明史本紀而守仁捷奏之至諸書皆云駐蹕良鄉則去京師僅七十里也實錄無發京師至涿州日分但云戊子至保定疑中間有漏脫也車駕以癸未發京師涿州去京師一百四十里五日始至而保定去京師三百五十里安能以至涿州之次日遽抵保定本紀謂丁亥至涿州亦恐未確今据書之俟攷

是月上至保定府攷異据實錄書戊子令依本紀丁亥至涿州則至保定當在月終也實錄于九月書駐蹕保定府則以前月至保定明矣

九月壬辰朔上駐蹕保定宴于府堂巡撫都御史伍符及巡按御史管糧主事皆侍宴行酒上與符為藏鬮之戲符探得鬮上不悅飲符至醉乃大笑癸巳上發保定

戊戌車駕至臨清方上之南發也劉姬疾不從約以玉簪召上過蘆溝橋馳馬失簪索之不得及至臨清遣使召姬姬以無信約不肯往于是上復自臨清北行乘單騎晨夜疾趨至張家灣載與俱南從官無知者凡往返者踰月于是巡按山東御史熊相亟馳疏言陛下挾一二親倖單舸微服野宿宵行萬一不虞如太后何如宗社何昔漢文帝忽于馳坂之險以袁盎之諫而止元帝不畏從舟之危以薛廣德之諫而罷陛下之爲是行亦危且險矣伏望思垂堂之戒嚴警蹕之儀天下幸甚清軍御史劉玴亦以為言皆不報攷異車駕至臨清明史本紀不載史稿次之癸丑證之實錄帝以戊戌至臨清因遣人召劉姬往返十五日至癸丑乃回舟而北踰月始返也史稿蓋据其發臨清之日書之耳今据實錄

丁未王守仁械宸濠將獻俘至杭州授太監張永初守仁上宸濠反書因請黜奸諛諸嬖倖恨甚及事平又欲相與倡功且懼守仁發其罪競為蜚語謂守仁初與宸濠通謀慮事不成又起兵乃欲令縱宸濠湖中待上自禽之于是命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率禁軍往江西守仁秉其未至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守仁不與間道趨玉山上書請獻俘止上南征上不許至是行抵錢唐遇永永時提督軍務在忠泰上而故與楊一清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為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不可徑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聞上將至淮揚復自杭州趨京口攷異文成獻俘以是月丁未至杭州付張永此据實錄也年譜謂其壬寅發南昌六日而至疑發南昌尚在壬寅前今据實錄至杭州之月日記之至張永之行亦是邀守仁令回江西而實錄謂守仁攜家而還永潛遣人邀其輜重守仁懼乃以宸濠付永且厚結焉此亦修實錄者誣衊文成之詞今

據明史本傳

冬十月戊辰大學士楊廷和等復請班師且言時享已過而臘居冬至朝賀及十二月省牲正月南郊大禮所在曠廢非宜請乘輿速返以順天意而協人心扈從之梁儲蔣冕等亦以為言計自乘輿發後累疏數十上皆不省

壬午上發臨清　甲申御史謝源言逆藩宸濠謀為不軌久矣當時固有先事折其奸謀而反為中傷者在今日尤宜錄其功如大學士費宏及其弟編修寀之去以沮復護衛也布政使鄭岳之為民以不遂侵求也副使胡世寧之謫戍御史范輅之褫職以發其奸惡也此五臣者其明能逆料于逆謀未露之前其枉尚未白于大害既除之後伏望召還諸臣復其官秩以為忠義之勸御史伍希儒等亦以為言且請起都御史俞諫皆下其章于所司　十一月辛卯朔車駕過濟寧丙申至徐州辛丑御龍舟自徐州順流而下乙巳至淮安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時上巡所至捕得魚鳥分賜左右受一臠一毛者各獻金帛為謝至是漁于清江浦累日南京及河南山東淮揚等處文武官迎送車駕皆戎衣步行而江彬不時傳旨徵索旗牌官拷縛縣長吏有如奴隸通判胡琮懼而自縊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彬長跪總兵官鎮遠侯顧仕隆稍不為屈彬數窘辱之又遣官校四出至民家矯傳上旨索鷹犬珍寶古玩民皆惴惴不敢詰近淮三四百里間無免者　壬子冬至車駕駐清江浦扈從及撫按等官朝賀于張陽第　丁巳上至淮安府屏侍衛徒步入城幸總兵官顧仕隆第　羈管太監錢寧于臨清密遣人繫其家屬以通逆濠事發也先是上將發京師留寧居守寧恐離上左右為人所發乃求扈從許之江彬素與寧爭寵至臨清進間因止寧董皇店役彬于途中遂盡白其通濠狀上大怒曰我固疑之黠奴乃敢爾耶時將渡淮遂令即所在繫之籍其家玉帶至二千五百束金十餘萬兩銀三千箱胡椒數千石它珍玩財貨不可勝計初寧之通宸濠也樂人臧賢主之上將發京師事始洩杖之午門詞連寧及發遣寧遣人殺之張家灣欲以滅口也考異憲章錄是年七月逮吏書陸完太監蕭敬及秦用盧明錢寧臧賢俱下獄弇州考誤辨之甚詳蓋指逆諸人惟臧賢下獄最先錢寧次之其餘中官如盧明等及尚書陸完之下獄皆在十五年十一月據弇州考證蕭敬則並無下獄事也今據正史分書之

己未上至寶應漁于氾光湖　是月王守仁自京口復返南昌考異年譜言文成趨京口大學士楊一清止之楊家京口也據此則文成至京口始返而紀事本末則云以宸濠付張永乘夜渡浙江過越還江西誤也過省則必歸越年譜不應漏脫證之明史本傳亦云身至京口而年譜記其自湖口返省則由大江取道非由浙河明矣惟楊一清之沮年譜載之明史王楊二傳皆不見今不取先是守仁至京口欲朝行在會上命守仁巡撫江西乃自大江取道還是時張忠許泰等已先至恨失宸濠執知府伍文定縛之文定罵曰吾不恤九族為國家平大賊何罪汝等天子腹心屈辱忠義為逆賊報仇罪當斬忠益怒推文定仆地文定求辭任不報忠泰必欲誣守仁與宸濠通詰責濠左右皆言無有嚴詰不已曰獨嘗遣弟子冀元亨詣宸濠論學耳初宸濠懷不軌而外務名高貽書守仁問學守仁使元亨往

濠以語通之佯不諭獨與之論學濠自為癡他日講西銘反覆君臣義甚悉濠亦愧服至是忠等聞其事大喜搒元亨加以炮烙終不承乃械送京師詔獄比守仁至故縱京軍犯之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為動撫之愈厚病與藥死予棺遣喪于道必停車慰問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為內應可按籍稽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懽呼忠泰氣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聞之無不泣下思歸忠等不得已乃班師　十二月辛酉朔上至揚州先是江彬謀奪富民居為威武大將軍府知府蔣瑤執不可彬閉瑤空室挫辱之脅以上所賜銅爪不為懾太監吳經矯上意刷處女寡婦民間洶洶有女者一夕皆適人乘夜爭門逃匿不可禁瑤詣經懇免麾之去忽夜半遣騎卒數人開城門傳呼駕至令通衢燃炬如白晝經徧入人家捽婦女出破垣毀屋必得乃已尋以諸婦分送尼寺寄住有二人憤恚不食死瑤為具棺斂自是諸婦家皆以金贖乃得歸會上漁獲一巨魚戲言值五百金彬以畀瑤責其直瑤懷其妻簪珥袿服以進曰庫無錢臣所有惟此上笑而遣之府故有瓊花觀詔取瓊花瑤言自宋徽宗北狩此花已絕今無以獻又傳旨徵異物瑤具對非揚產上曰苎白布亦非揚產邪瑤不得已為進五百疋當是時權倖以揚繁華要求無所不至微瑤民且重困云　壬戌上以數騎獵于府城西遂幸上方寺自是數出漁獵以劉姬諫而止總兵神周奉旨至泰州取鷹犬城中騷然　丙寅免河南開封府被災四十五州縣秋糧　辛未大學士梁儲蔣冕以郊祀期近請返蹕先是傳旨以郊祀不及欲暫于南京行禮儲等言郊禮犧牲制帛等項皆須先期備辦嚴謹督視若倉卒措置取具一時鹵莽苟簡徒為褻瀆且南京郊壇配位洪武時止有仁祖永樂初方增太祖一位遷都以後京師郊壇止以太祖太宗並配今若欲于南京舊壇行禮既不可除去仁祖配位又不可增設太宗配位事體重大臣等尤不敢妄議時上欲藉以緩班師之期諭議再四儲等力陳不可事遂寢　戊寅上閱諸妓于揚州撫按官具宴卻之令折價以進己卯至儀真時上巡幸所至禁民間畜猪一時屠殺殆盡　免大名真定順德三府被災十一州縣稅糧　癸未漁於儀真之新閘命江彬祭告大江　明日幸民黃昌本家閱太監張雄及守備馬昊所選妓以其半送舟中　乙酉車駕渡江丙戌至南京（攷異憲章錄書駐南京于十月紀事本末又系之九月未見實錄也若以南京為南畿之通名則武宗十月方發臨清冬月朔始過濟寧實錄所記月日皆詳計其至南京已在十二月下旬明史本紀及三編皆據實錄今從之）　是歲土爾番求通貢許之哈密都督舍音和珊（即寫亦虎仙見前卷）繫京師獄至是減死遂夤緣錢寗與其壻得入豹房侍上左右悅之賜國姓授錦衣指揮扈駕南征

明通鑑卷四十九

紀四十九 起上章執徐盡重光大荒落凡二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十五年春正月庚寅朔上在南京詔百官戎服朝正旦尚書喬宇不可羣臣朝服賀江彬索諸城門鑰宇語都督府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禁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予雖天子詔不可乃已彬跋扈甚惟宇與應天府丞寇天敘挺身與抗彬為之稍斂　癸巳改卜郊先是禮部奏以是月八日行南郊大祀至是以車駕未還傳旨本年郊祀改卜二月上旬　丙申諭行在閣臣以宸濠將至議處分梁儲蔣冕請如宣德間親征漢庶人例罪人既得即日班師還告天地宗廟下廷臣及各王府議其罪不納　械太監劉瑯畢真及廖鵬之子鏜下錦衣衛獄言官發其通逆濠狀也　丁酉立春上迎春於南京仍備諸戲劇如宣府故事　辛亥大學士楊廷和等言近欽天監改卜二月十三日郊祀又孝貞太皇太后大祥神主祔廟亦在二月十日此禮皆皇上所當躬自舉行者今日期漸近內外人心不勝懸望伏乞早迴乘輿不報　甲寅免南直隸鳳淮揚三府徐滁和三州所屬被災州縣稅糧以去年淮揚大饑人相食也　戊午免湖廣武昌安陸等十五府被災稅糧　復械太監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瓛等皆繫錦衣衛獄與畢真劉瑯同俟宸濠至日鞫訊定擬　是月王守仁被召至蕪湖得旨仍返江西張忠等讒之也初張永自杭州復械宸濠至江西留數旬偕張忠許泰等歸永見上極言守仁之忠而忠泰等嗾紀功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等讒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一日忠泰復讒之於上曰守仁在杭州竟不赴行在陛下試召之必不來永遣急足先告守仁守仁聞召不逮食即與偕行比至蕪湖忠泰仍沮之不令見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上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聞召即至何謂反乃復傳上意令守仁還鎮重上捷音乃返（考異事見明史本傳三編系之閏月目中據其重上捷音及受俘之月日也實錄自守仁至杭州以宸濠付張永後凡數月不及文成一字故弇州以為修實錄者忌之是也據憲章錄文成聞召至蕪湖而返系之正月而年譜所載亦云趨至上新河竟為諸權倖讒沮不得見其為忠等尼之明矣今據增入）　二月庚申朔上在南京　兵科都給事中汪元錫等言宣府報寇警稱有萬騎自威遠東行京畿逼近去年冬白羊口所獲奸細皆云使探聖駕消息乘幾深入不可不慮伏乞乘輿亟歸以防寇患不報　大學士楊廷和等請罷養豕及牢殺之禁不報　己巳孝貞太皇太后大祥遣壽寧侯張鶴齡祭茂陵其神主祔廟日期令改擇　三月己丑朔上在南京　戊戌清明節太常寺奏陵寢祭牲已有定制豕為必用之物請弛其禁從之　辛丑大學士楊廷和等以郊期屢更嫌於褻玩又睹

届廷試之期御殿傳臚一不宜無事曠廢乃玉音屢下而返駕無期恐非所以示天下梁儲蔣冕及禮部尚書毛澄六科給事中邢寰十三道御史唐符等相繼上疏皆不報　夏四月戊午朔上在南京　己未振淮揚等府饑時巡撫都御史叢蘭巡按御史成英以振濟不給為言請截留蘇松漕運十萬石及輕齎銀七萬二千餘兩鳳陽揚州儲庫事例銀六千一百餘兩備振從之　甲申大學士梁儲蔣冕言臣等自去年八月隨駕而南罪人斯得今宸濠解至又兩月餘矣比夏令已深天氣炎熱不時暴風作或將賊船漂沉或值賊眾病斃則陛下此行櫛風沐雨越江涉湖徒勞無益何以祭告郊廟詔諭臣民邪且因討賊而廢大祀天地之禮又廢太皇太后升祔之禮以至殿試傳臚朝覲考察之期無不違誤竊恐陛下必有不能自安者伏乞振旅早還以順天意而悅人心南京六科給事中孫懋十三道御史蔣亨等亦以為言皆不報　五月戊子朔上在南京　辛丑以水旱災免南直隸寧國池州太平安慶四府所屬州縣稅糧

壬寅都御史王守仁奏江西諸郡大水千里為壑舟行於閭巷民棲於木杪室廬漂蕩烟火斷絕為數十年來所未有非常之變厥咎在臣因自陳四罪請賜罷黜下其章於所司考異語見實錄據年譜亦系之五月惟實錄言守仁自負其功以為人所抑故上此奏亦誣詆語也今不取

六月丁巳朔上在南京駕幸牛首山宿焉諸軍夜驚左右皆不知上所在大擾久之乃定傳者或謂江彬欲為逆云

癸亥大學士梁儲蔣冕言近南京錦衣衛重囚反獄隨捕未獲臣等竊以重囚在監尚且逃逸今反賊宸濠並逆黨船泊江上舳艫相銜啟逆奸細豈無潛匿蹤跡往來窺伺潛蓄異圖者使聞反獄之變萬一因風縱火乘機劫奪倉卒之間何以禦之伏乞早迴乘輿以消未形之患不報　甲申兵科都給事中汪元錫等言陛下臨幸南都踰年不返隨行人馬不下數萬供億之費連及數省陛下不及知也奸究之徒詐充官校陵虐有司索騙財物陛下不及知也軍士在外妻孥隔絕不諧風土客死道旁陛下不及知也少女老婦充牣離宮苦雨淒風多成怨魄陛下不及知也夫天下可恃者理也不可恃者勢也易見者形也難見者幾也陛下不以宮闕為重專事遠游欲望久安長治豈可得哉不報

是月以陳金為右都御史　秋七月丁亥朔上在南京　辛丑大學士梁儲蔣冕等言陛下駐蹕南京欲乘秋後獻囚振旅而行近數日來遠近惶惶或至夜間爾我相傳以為耳目有所聞見互相驚恐常不自安及行質問則又彼此推託莫知所自竊惟聖駕所經萬靈擁護豈宜有此或者因郊祀未舉廟祭未親太皇太后升祔未行祖宗之心容有未安在天之靈以此警動陛下未可知也南京科道官亦以為言皆不報時行在有物若豕首墮上前色碧又進御婦人室中若懸人首狀人情益驚故儲等云然　是月小王子犯大同宣府　王守仁重獻捷於京師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畧

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張忠等讒乃已　八月丙辰朔上在南京　癸未免江西稅糧　上之南巡也在京之大學士楊廷和毛紀行在大學士梁儲蔣冕前後諫請班師疏凡數十上皆不省及是守仁捷書至儲等復動以危言於是始有還意而羣小猶欲導上游浙西泛江漢儲冕益懼復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酉上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儲等叩頭言未奉俞旨不敢起也上不得已許不日還宮乃叩頭出　上之南巡也江彬縱其黨橫行州縣將抵常州民大恐時知府武進知縣咸入覲推官張曰韜兼綰府縣印召父老約曰彬黨至若等力與格又釋囚徒令與丐者各具瓦石以待已彬黨果累騎來父老直遮之境上曰常州比歲災物力大屈無可啗若曹府中惟一張推官一錢不入即欲具芻秣亦無以辦言已彬黨疑有他變乃稍退馳使告彬曰韜即上書巡按御史言狀御史東郊行部過常州謂曰事迫矣彬將以他事縛君命曰韜登己舟先發自以小舟尾之彬黨果大至索曰韜誤截御史舟郊使嚴捕截舟者而陰令緩之其黨恐御史上聞咸散去曰韜遂免彬亦戒其黨毋擾由是常以南諸府得安　閏月丙戌朔上在南京　癸巳受江西俘上欲自以為捷命設廣場戎服樹大纛環以諸軍令釋逆濠等去桎梏伐鼓鳴金而禽焉然後置械行獻俘禮　丁酉上自南京返蹕是夕發龍江辛丑至儀真壬寅漁於江口癸卯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遂次鎮江幸大學士楊一清第樂飲兩晝夜賦詩賡和以數十又徧覽一清所藏書籍取冊府元龜二百二冊以歸先月致仕大學士靳貴卒至是上幸貴第臨其喪攷異上幸一清第樂飲賦詩事見明史本傳其取冊府元龜以進則據實錄增也惟傳中言一清從容諷止帝遂不為江浙行是時業已返蹕或一清以迎駕時有此諫耳然江浙之行實梁儲等挽回之力傳中所載恐亦後人歸美語耳今不取　庚戌上發鎮江宿望江樓癸丑至揚州　九月乙卯朔上駐蹕揚州戊午發揚州庚申至寶應復漁於氾光湖鎮守太監邱得索進貢物不得以鐵絙繫知府蔣瑤窘辱備至數日乃得釋扈駕至臨清而返　辛酉上駐蹕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等進賀功金牌花紅綵帳上戎服簪花鼓吹入城先是有司治故尚書金濂第至是遂幸之　丙寅上至清江浦復幸張陽第己巳漁於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大恐爭入水掖之出自是遂不豫　丙子上至東昌戊寅至臨清是日萬壽節百官稱賀於鎮守太監第　是月以水災免順天永平保定河間四府所屬州縣夏稅又以旱災免陝西鞏昌臨洮二府及蘭州甘州等衛夏稅　冬十月庚寅上至天津庚戌至通州上之北還也每令宸濠舟與御舟銜尾而行意甚防之及抵通州謂左右曰吾必決此獄乃召入勳戚大臣議宸濠獄時上久駐於外京師洶洶人情危懼大學士楊廷和毛紀等請還大內然後獻俘誅宸濠不納羣臣請如宣德間處置高煦例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敕天下諸王議罪乃明正以法亦不聽至是用江彬言命治交通宸濠者罪　十

一月庚申執吏部尚書陸完赴行在先是中官張永至南昌搜逆濠籍得完平日交通事上之大怒還至通州執完並收其母妻子女封識其家完至通州錢寧畢真劉瑯劉璟廖鵬齊佐王準王瓛等皆先就執寧之通濠也江彬盡發之真始鎮守江西與濠親厚濠為出貲夤緣改浙江及濠反密遣人馳報真真倡言寧世子來取浙浙中大震三司及府縣官先夕收城門鑰令官軍甲以俟遂不得發瑯守備南京欲自託於濠遣弟璋事之比聞濠舉逆聚家丁百餘攜火葯軍器欲為濠應事洩乃已璟瓛鵬皆與濠通貨賂佐準則濠婿也至是鞫訊皆服而上以完大臣寧素所信任顧負恩通逆尤恨之欲寘之極刑皆命裸體反接揭其姓名於幟雜俘囚中列凱旋前部以行　逮太監商忠杜裕少監盧明秦用趙秀錦衣衛都指揮薛璽陳喜及監察御史張鰲山河南布政使林正茂等俱下錦衣衛獄皆以通宸濠有迹也初官兵克復南昌得濠簿籍所記平日餽送姓名徧於中外多者累數萬少亦以千計李士實疑其太費濠笑曰此為我寄之庫耳王守仁以簿籍連及者眾令焚之張永所發者僅百之一二云　辛酉傳旨司禮太監蕭敬李英閒住亦以嘗與宸濠通也　十二月甲申朔上在通州　己丑宸濠伏誅先是有旨召皇親公侯駙馬伯内閣府部大臣科道官俱至通州治宸濠獄至是列其罪狀上之並同逆之宗藩栱樤等皆論死上令從輕賜自盡仍焚弃濠尸是時江彬欲亟治宸濠獄竣勸上復幸宣府仍上言臣奉鎮國公朱壽指示方略禽宸濠及其逆黨十五人乞速正典刑上乃下詔褒賜鎮國公次及彬歲加祿米百石廕一子世襲錦衣衛將欲西幸會上體憊甚左右力請還朝越三日乃返京師　甲午車駕還京師文武百官迎於正陽橋南是日大燿軍容俘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生者標其姓名死者懸首於竿皆標以白幟凡數里不絕上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諸俘者自東安門踰大内而出彌望皆白識者以為不祥云　以親征凱旋遣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蔡震武定侯郭勛祭告天地太廟社稷　丁酉大祀南郊初獻上拜疾作嘔血不克成禮遂還齋宮踰宿乃入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慶成禮傳旨免宴　庚子免四川保寧順慶二府被災州縣稅糧　丙午免陝西西安府所屬被災州縣秋糧又以霜災免山西行都司並大同府所屬衛所州縣秋糧　是月改王瓊為吏部尚書　是歲佛郎機使者在京師上之南巡也其使者火亞三夤緣江彬得入豹房侍上左右上時學其語以為戲於是御史邱道隆請責令還滿剌加疆土方許朝貢又御史何鰲言佛郎機最凶狡兵械較諸番尤精前歲駕大舶突入廣東會城礮聲殷地留驛者違制交通入都者桀驁爭長今聽其往來貿易勢必爭鬭殺傷南方之禍殆無既極祖宗朝貢有定期防有常制故來者不多近因布政吳廷舉謂缺上供香物

不問何方來即取貨致番舶不絕於海濵蠻人雜沓於州城禁防旣疎水道益熟此佛郎機所以乘機突至也乞悉驅番舶及番人潛居京師者疏下禮部議從之已亞三從駕入都侍上驕甚居會同館見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撻之江彬大詬曰彼嘗與天子嬉戲肯跪汝小官邪明年彬敗亞三始下吏自言本華人為番人所使乃伏法絕其朝貢攷異事見明史外國傳實錄系之是年十二月與傳合今增系之是年之末　四川芒部隴氏亂初芒部土舍隴壽與庶弟隴政及兄妻支祿爭襲仇殺所部夷蠻阿又磉等乘機倡亂流刦事聞命鎮守中官會撫按官捕治至是貴州參政傅習都指揮許詔督永寧宣撫司女土官奢爵等討擒阿又磉等四十三人斬一百十九級事乃定

十六年春正月乙卯以旱災免淮鳳揚徐二十三州縣及長淮等十三衛稅糧　庚申以旱災免陝西西寧洮州二衛稅糧　癸亥以上不豫改卜郊　癸酉刑科給事中顧濟言人情之至親而可恃者莫如子母室家陛下久居在外兩宮隔阻至情日疎今復聖體違和所恃以為安者何人哉昔漢高帝以病卧數日樊噲排闥直入且曰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今羣臣之中豈無樊噲之憂但拘於形迹不敢盡言伏願慎擇近臣如內閣宮坊並府部寺院科道等官輪日各一二員更番入直凡起居動靜皆令與聞膳羞藥餌必令檢點或時賜召對以通下情其餘淫巧雜技傷生亂德之事一切屏去則保養有道聖躬不患不安矣不報　是月以兵部侍郎王憲為本部尚書代王瓊也憲時從幸黨於中官至是廷推居末內批特擢用之　二月甲申朔上以疾不視朝　庚寅疾不果郊　己亥巡撫雲南副都御史何孟春討雲南苗平之初雲南彌勒州十八寨阿勿阿寺等交納寧州土舍祿民為居民害都給事中劉洙屢以為言命孟春及巡按御史陳察會塡巡官軍進兵禽寺斬勿俘其黨千七百餘人至是以捷聞並奏請設永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從之　乙巳大學士楊廷和等言各處地方水旱相仍災異迭見歲賦錢糧小民拖欠各邊軍士奏請餉需殆無虛日欲徵之於民而脂膏已竭欲取之於官而帑藏已空其畿內州縣及山東河南陝西等處盜賊千百成羣白晝刦掠若不早圖拯救厚賜寬恤則將來事勢有大可憂者陛下近日聖體漸康乞將前項詔書早賜頒降以慰四海雲霓之望不報　刑部員外郎周時望言聖體違和輟朝累月天象變異人心憂皇乞念宗廟社稷之重建立國本以杜邪謀御史王琳主事陸澄陳器亦以為言俱不報　是月冠犯威遠松山等堡軍士陳玉死之　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庚申傳旨改西官廳為威武團營以西官廳監督太監張忠及江彬等提督團營教場與威武團營操練令別闢團營教場彬矯旨也於是六科給事中汪元錫十三道御史張仲賢等言別置教場拓地則不免侵民廬墓興工則

不免費官財力且威武團營既為陛下自將則泰等不過奔走麾下乃概加以提督之名不已僭乎兵部亦以為言不聽命團營官軍暫即五軍營教場操練其團營教場令所司亟相度以聞　乙丑大漸諭司禮監曰朕疾不可為矣其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與閣臣審處之前事皆由朕誤非汝曹所能預也　丙寅帝崩於豹房年三十有一

三編

御批曰武宗為宦官所誤至於元氣孱削不克享年乃回顧生平不憚引為己愆而於羣小則特明其無預武宗固蠱惑滋深亦不應始終不悟若此當時豹房寢疾左右無人其言僅出自中涓之口安知非若輩恐朝臣追論其罪故矯傳此命以託為解免之由豈足為憑信哉

是日太監張永谷大用等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遂頒遺詔先是司禮中官魏彬以帝無皇嗣至內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萬金購之草澤大學士楊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倫序之說諷之彬等唯唯至是帝崩永大用至內閣議所當立廷和出祖訓於袖中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易之今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啟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廷臣一如內閣請遂定策遣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及中官谷大用韋彬張錦奉遺詔迎興世子厚熜入嗣皇帝位故事奉迎當以內閣一人偕禮官往廷和欲留蔣冕自助而處梁儲老或憚行乃佯惜之儲奮曰事孰有大於此者敢以老辭遂與禮部尚書毛澄偕光祚等行廷和又以遺詔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兵分布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南北要害廠衛御史以其屬扞振於是事大定攷異事見明史楊梁二傳與實錄所載同惟實錄言定策時吏尚王瓊以己不預厲聲排掖門入三編目中亦採之而明史廷和及瓊傳皆不具按修實錄者處處指摘晉溪不過為新都修報復耳定策事由內閣非銓除之比且新都是時密議禁中方忌晉溪之生異議而謂遽洩之於瓊必不然矣傳中刪此數語似有斟酌今從之

罷威武團練營諸邊兵入衛者俱重賚散遣還鎮革皇店及軍門辦事官校悉還衛哈密土爾番佛郎機諸貢使皆給賞遣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樂人南京快馬船諸非常例者一切罷遣又以遺詔釋南京逮繫囚放遣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金寶歸諸內庫　戊辰頒遺詔於天下　庚午以皇太后懿旨下江彬神周李琮於獄彬知天下惡己又見罷遣邊兵益內疑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詭稱疾不出陰布腹心東甲觀變令許泰詣內閣探意廷和慰以溫言彬稍安乃出成服於是廷和謀以太后懿旨捕誅彬遂與蔣冕毛紀及司禮中官溫祥謀張永伺知其意亦密為備司禮魏彬者故與彬有連廷和以其弱可脅也因題大行銘旌與彬祥

及它中官張銳陳嚴等為言江彬反狀以危語脅之魏彬心動惟銳力白江彬無罪廷和面折之冕曰今日必了此乃臨嚴亦從旁贊決因俾祥彬等入白太后良久未報廷和冕益自危頃之嚴至曰彬已禽矣蓋是日上坤寧宮脊吻遣彬與工部尚書李鐩行禮彬吉服入衆不得從祭畢張永以計留彬鐩共飯於宮外會懿旨令收彬彬覺亟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門者擁之遂被執拔其鬚且盡有頃周琮亦縛至琮罵彬曰奴早聽我豈為人禽既下獄籍彬家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計　甲戌奉太后旨遣太監溫祥孫和惠安伯張偉兵部右侍郎楊廷儀領官軍三千人迎護嗣君　夏四月癸未興世子發安陸　辛卯禮部奏遣詔以日易月是日當除服令新天子未至宜勿除懿旨從之　癸卯興世子自興邸至京師止於郊外有議用天子禮奉迎者尚書毛澄曰今即如此後何以加豈勸進辭讓之禮當遂廢乎乃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禮世子顧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楊廷和請如禮臣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趣廷臣上牋勸進乃即郊外受牋是日日中入自大明門遣官告宗廟社稷謁大行皇帝几筵朝皇太后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頒詔天下言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大赦天下卹錄正德中言事罪譴諸臣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自正德十五年以前逋賦悉免之　上之未至京師也楊廷和總朝政者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為安及上即位廷和草詔自卹錄蠲租外凡先朝蠹政釐剔殆盡所革錦衣內監旗校工役凡十餘萬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朝野僉稱新天子神聖且頌廷和功而諸失職之徒銜之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旁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　甲辰禮部尚書毛澄等言大行皇帝大喪成服已畢伏望皇上以宗廟社稷為重少節哀情於西角門視事文武百官行奉慰禮上曰朕哀痛方切未忍遽離喪次其以二十七日視朝具儀來聞於是澄等具上儀注曰本月二十七日上服衰服御西角門視事文武百官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行奉慰禮二十八日以後如之至五月十八日遵遺詔二十七日服制已滿自十九日後合依孝宗敬皇帝服制上釋衰服易素翼善冠麻布袍要絰御西角門視事俱不鳴鐘鼓文武百官仍素服朝參至百日後變服如常制曰可（攷異此据實錄徐氏讀禮通攷亦据之以為世宗服二十七日如子為父之服以為稱武宗之證按武宗以三月丙寅崩至此已過二十七日之期此以世宗入京師至喪次成服計之故以五月十八日為二十七日之期世宗初入惟此一議最為得禮諸書不載今据增）　丙午遣使奉迎母妃蔣氏於安陸　召費宏復入內閣宸濠既敗諸言事者屢請起宏不報至是始召之加少保入輔政並復其弟寀編修官　戊申詔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時上即位甫六日於是禮部尚書毛澄請於

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此足為典據矣澄稱善　己酉下尚書王瓊於獄瓊自搆彭澤於錢寧中以危法又陷雲南巡撫范鏞甘肅巡撫李昆副使陳九疇於獄中外多畏瓊而大學士楊廷和亦以瓊所誅賞多取中旨不關內閣弗能堪至是言官交章劾之繫都察院瓊疑出廷和指力訐廷和上愈不直瓊下廷臣雜議坐交結近侍律論死瓊疏辨減死戍邊　是月戶部尚書楊潭兵部尚書王憲罷工部尚書李鐩致仕　五月乙卯罷雲南大理銀礦　丙辰大學士梁儲致仕儲從上自安陸還給事中張九敘等劾儲結納權奸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命賜敕馳傳遣行人護送歲給廩隸如制　戊午毛澄會諸文武羣臣六十餘人上議曰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主後興國又考宋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為考於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為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於孝宗為弟於陛下為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凡宗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為萬世法議上上大愠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命再議

論曰天子諸侯有統而無嗣凡經史之言嗣者皆嗣統之嗣非嗣續之嗣也繼統之義不可以倫序言故春秋僖公不書即位公羊傳曰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何休注曰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又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左氏言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杜注云臣繼君猶子繼父公羊傳曰譏逆祖者武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何休注云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亦猶祖也春秋之義後世議禮者皆宗之杜氏通典晉武帝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為後移太常博士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三年例又東晉康帝為成帝之母弟入繼大統有司奏請一周除服而帝深維君親相準名教之重遂終三年其後哀帝嗣位於穆帝則大功昆弟而王琨江霦議禮援春秋先禰後祖之義請於大行奠祭之文悉稱哀嗣宋太宗之繼太祖亦兄弟相及雖以日易月亦行斬衰重服故其後哲宗崩徽宗以弟嗣位太常寺請用開寶故事為哲宗服重衰若宗廟祝詞則當宋真宗時禮官議稱太祖皇伯戶部尚書張齊

賢謂天子絕朞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並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
稱孝子嗣皇帝此即春秋祖閔公而禰僖公之例也世宗之天下受之武宗繼武宗之統則當禰武宗而祖孝宗楊
廷和等乃舍歷代兄弟相繼之事足為世宗今日鐵證者概不之及而但引定陶濮懿二事之不相類者以為據於
是舍武宗而考孝宗又以興獻之於孝宗與濮王之於仁宗倫序相當因襲其稱濮王為皇伯父者而稱興獻為皇
叔父不知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稱興獻為皇叔父則夷之於臣下之列世宗之心必有所不安而至於舍武宗
而考孝宗遂為繼統不繼嗣口實　今觀世宗初入喪次舉行重服當日詔旨所命與禮臣所上儀注皆與古制不
謀而合自廷和澄等議考孝宗一語遂起後來無限波瀾而以興獻為皇叔父遂為後來改孝宗為皇伯父張本則
甚矣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己未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毅皇帝廟號武宗　壬戌以吏部侍郎袁宗皐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宗皐
由進士授興府長史上以藩邸舊臣甫即位擢至卿貳至是遂入閣　丙寅補庚辰廷試賜楊惟聰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壬申錢寧伏誅武宗時內臣得幸豹房者寧為首張銳張雄次之銳居東廠雄入司禮監招權納賂勢行中外
宸濠前後餽送各萬計次則張忠屢以提督軍務冒功受賞於經首開皇店又於張家灣宣大等處稅商榷利怨聲載
路額進之外皆為己有孫和謀領團營挾勢取賂劉養營造侵欺公私盡耗劉祥邱得吳經顏大經許全馬錫張信始
賄銳雄繼賄錢寧江彬扈駕巡遊與雄等張皇聲勢所至搜求婦女科索民財甚於狼虎帝為此輩蠱惑而莫之悟天
下莫不恨之至是言官交劾悉執送都察院鞫治　乙亥毛澄復會廷臣上議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自天子至庶人
一也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既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以臣等前議欲令崇仁王厚炫主興獻王祀至於稱號陛下宜
稱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自稱姪皇帝名以宋程頤之說為可據也本朝之制皇帝於宗藩尊行止稱伯父叔父自稱皇
帝而不名今稱興獻王為皇叔父大王又自稱名尊崇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錄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
疏進覽上不從命博考前代典禮再議以聞澄乃復會廷臣上議曰臣等會議者再請改稱興獻王叔父者明大統之
尊無二也然加皇字於叔父之上則凡為陛下伯叔諸父皆莫能與之齊矣加大字於王之上則天下諸王皆莫得而
與之並矣興獻王稱號既定則王妃稱號亦隨之天下王妃亦無以同其尊矣況陛下養以天下所以樂其心不違其
志豈一家一國之養可同日語哉此孔子所謂事之以禮者其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似為非禮推尊之非莫詳於魏

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程頤之議至當之禮要不出此並錄上魏明帝詔書時廷和蔣冕毛紀復上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後賢莫若漢光武亦未聞追崇所生父南頓君惟陛下取法二君疏皆留中不下攷異毛澄兩次上兩議皆在五月明史本傳一書五月七日戊午一書是月二十四日乙亥皆本實錄蓋是月壬子朔也三編系之四月目中蓋因詔議崇奉興王典禮牽連並記耳惟目中上文漏去五月戊午四字而下文所謂是月二十四日者乃五月日分也今據本傳參書之

論曰伯父叔父乃天子臣諸父而稱之之詞此經義也故張璁之言曰陛下稱聖母為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然則繼統不繼嗣之說豈非乘其間而攻之乎至澄等謂加皇於叔父之上以示崇異不知皇亦大之稱而已曲禮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其見於特牲少牢者皆大夫士祭其宗廟之祝詞也若服問言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則庶婦尊其夫之所生者亦然然則皇考亦生我之稱而非至尊之號明矣且以伯叔稱其所生之父於古未之前聞即後世士大夫之出繼者亦臨文不易其考妣之稱未有決然夷之於伯叔之列者唐宋以來諸家之文集可證也世宗謂父母之稱豈可移易此實至性中語澄等此議不足以動世宗之心又焉能關張璁桂萼諸人之口而奪其氣乎父母為所生之尊稱宋時政府已發此議詳具明史攷證中至祭告署名姪皇帝則毛奇齡大禮議辯之最晰

是月復起孫交為戶部尚書彭澤為兵部尚書林俊為工部尚書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石珤為吏部尚書珤玠之弟也　錄正德中忠諫諸臣陸震等死者加贈蔭餘皆次第起用　詔內外諸官一遵舊制革其旗牌諸物不許干預他事　遣使存問致仕大學士謝遷遷弟迪起為參議子丕復官翰林遷遣子入謝勸上勤學法祖諸事優詔答之　六月戊子江彬伏誅先是福建道監察御史王鈞劾奏司禮太監魏彬與逆惡江彬結為婚姻內外盤據御馬監太監張忠於經蘇縉或爭功啟釁排陷忠良或首開皇店結怨黎庶或導引巡幸流毒四方今彬既捕治此輩亦宜亟賜併處以明法紀以清姦黨得旨魏彬已有處分忠等從寬發充孝陵衛淨軍既而給事中楊秉義復請亟治彬罪給事中徐景嵩吳巖並劾許泰張忠等得旨令錦衣衛執泰送都察院鞫治而魏彬等仍寘不問於是雲南御史蕭淮等奏太監谷大用邱聚張永等蠹惑先帝黨惡為奸並宜誅僇以謝天下得旨大用聚降奉御孝陵司香彬永閒住時京師久旱江彬誅遂大雨而哈密舍音和珊亦伏誅惟許泰張忠以賄緣貴近得減死戍邊時以為除惡未盡云攷異明史本紀戊子上脫六月二字今據明史稿增　乙未縱內苑禽獸令天下毋得進獻　丁酉革錦衣衛冒濫軍校三萬餘人　戊戌振江西災　壬寅革傳陞僧道教坊官三百餘員盡削內外金剛老及把總大管家各色名目　癸卯振遼東饑　己酉停陝西織造絨服

是月以南京尚書金獻民為左都御史以陳金王璟皆致仕也　秋七月壬子進士張璁上疏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陛下嗣登大寶即議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立為嗣養之宮中其為人後之義甚明故師丹司馬光之論行於彼一時則可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未嘗著為人後之義則陛下之興實所以承祖宗之統與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聖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自無子絕其父母之義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不得廢其尊親則可謂為人後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後則以兄孫繼非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也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帝方扼廷議得璁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亟下廷臣議廷臣為之大駭弦異明史本紀書張璁上疏於是月壬子是月辛亥朔壬子初二日也明史毛澄傳書八月庚辰朔則七月之朔當為辛亥而璁傳作七月朔不繫干支憲章錄書七月庚戌庚戌亦非七月之朔證之實錄六月壬午朔則庚戌乃六月之晦今據本紀書壬子刪去傳中朔字　癸丑詔自今親喪不得奪情著為令　丁巳小王子犯莊浪指揮劉爵禦郤之　甲子召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於文華殿初廷和授大議於毛澄曰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時璁方成進士觀政在部與禮部侍郎王瓚言上入繼大統非為人後瓚微言之廷和恐其撓議改官南京至是璁見廷議三上三郤乃揣上意言之上銳意欲尊崇所生屢召廷和慰諭欲有所更定廷和卒不肯順上指毛澄等執奏如故及璁疏至上遣司禮太監持示廷和廷和曰秀才安知國家事復持入於是上召廷和等授以手敕欲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為壽安皇太后廷和等持不可封還手詔于是給事中朱鳴陽史于光御史王溱盧瓊交章劾璁皆不聽弦異楊廷和等封還手敕史稿本紀連敘於壬子張璁上疏之下證之實錄召廷和等在甲子憲章錄明書皆同今據之　丙子革錦衣衛及監局寺廠司庫旗校軍士匠役投充新設者凡十四萬八千餘人　丁丑寧津盜起轉掠至德平知縣龔諒率吏民禦之力竭被害事聞贈濟南通判恤其家　是月吏部尚書石珤改掌詹事府典誥敕自羣小竊柄銓政混濁珤剛方謝請託諸犯清議者多見黜時望太孚而內閣楊廷和有所不悅甫二月仍改故官　八月庚辰朔再命廷臣集議尚書毛澄等復上疏曰先王制禮本乎人情武宗既無子嗣又鮮兄弟援立陛下于憲廟諸孫之宗是武宗以陛下為同

堂之弟考孝宗母慈壽無可疑矣可復顧私親哉疏入上不懌復留中會給事中邢寰請議憲廟皇妃邵氏徽號澄上言皇妃誕生獻王實陛下所自出但既承大統則宜考孝宗而母慈壽太后孝宗于憲廟皇妃宜稱皇太妃則在陛下倫既正恩義益篤疏入報聞　是月以南京尚書喬宇為吏部尚書　九月乙卯袁宗臯卒宗臯初入閣以疾辭不允至是甫踰四月亦無所建白云　庚午葬毅皇帝于康陵　癸酉上母妃蔣氏自安陸至通州先是下廷臣議奉迎禮尚書毛澄等請由崇文門入東安門上不可乃議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又不可比母妃次通州聞尊稱未定止不肯入上聞而泣欲避位奉母歸藩澄等仍執議如初上乃自定議由中門入仍下廷臣前䟽更令博采輿論以聞攷異蔣妃至京師明史本紀書之于十月壬午證之毛澄等傳蓋以九月末至通州故諸書皆系之九月癸酉是母妃以尊稱未定故久留也今從之是月免山東山西被災州縣稅糧　冬十月己卯朔追尊父興獻王為興獻帝祖母憲宗貴妃邵氏為皇太后母妃蔣氏為興獻后先是尊崇禮未定會母妃在通州又聞朝議考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為它人子于是張璁益喜著大禮或問上之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章既下毛澄等知勢不可已乃謀于內閣請以皇太后懿旨行之遂頒詔壬午興獻后至京師謁奉先奉慈二殿初欲廟見以廷議而止攷異明史本紀書追尊興獻帝后于是月己卯朔之毛澄傳則云十月二日庚辰相差一日今從本紀又澄傳詡稱興獻帝妃曰興國太后與本紀稱興獻后者異按初封太后係興獻其改稱興國是見明年三月詔中本紀分書之是也今據本紀毛澄等之考孝宗也時兵部主事霍韜私為大禮駮之澄貽書相質難韜上書力辨其非已知澄意不可回是月韜上疏其畧言廷議謂陛下以孝宗為父興獻王為叔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儀禮喪服章云斬衰為所後者又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于所後者無稱為父母文而于本生父母又無改稱伯叔父母之云也漢儒言為人後者為之子果如其言則漢宣帝當為昭帝後矣然昭為從祖宣為從孫孫將謂祖為父可乎唐宣宗當為武宗後矣然武宗姪而宣宗叔叔反謂姪為父可乎是考之古禮則不合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孟子言舜為天子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輕也若宋儒之說則天下重而父母輕矣是求之聖賢之道則不通也武宗嗣位十有六年孝宗非無嗣也今欲强陛下重為孝宗之嗣是孝宗有兩嗣子而武宗無嗣子可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則孝宗獨不可以伯享姪之祀乎既可越武宗而繼孝宗獨不可并越孝宗直繼憲宗乎武宗無嗣無可如何矣孝宗有嗣復强繼其嗣而絕興獻之嗣是于孝宗無所益而于興獻不大有損乎是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也已而巡視松藩御史熊浹亦馳疏如韜言而是時興獻帝后之稱已定使下所司　十一月庚戌復振江西災　丁巳錄平宸濠功封王守

仁新建伯初上在興邸深知守仁平逆功甫即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廷和以王瓊故銜之廷臣亦多忌其功乃　託言國喪未畢不宜賜宴行賞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守仁以親老請歸省至是論功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封伯爵世襲歲祿一千石然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云　甲戌乾清宮成上入居之御史鄭本公上言事之可思者六是宮八年營構一旦告成陛下居安思危當遠羣小節宴遊以防一朝之患重妃匹廣繼嗣以為萬世之計慎終如始兢兢業業常若天主之臨求言益切訪政益勤用防壅蔽之患持聖心遠貨色毋溺于鴆毒重興作惜財力永鑒于先朝上嘉納之時上方欲加興獻帝號本公力言不可然不能用　罷廣西貢香諭各塡巡守備官凡額外之征悉罷之　是月敕修武宗實錄　十二月己丑復傳諭興獻帝后皆加稱皇子內閣楊廷和封還手敕尚書毛澄抗疏力爭又偕九卿喬宇等合諫皆不納（攷異明史本紀不見毛澄傳云十二月十一日己丑蓋是月己卯朔也今據之）　初宸濠謀逆于南昌守臣死事之最烈者巡撫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濠既禽之明年守臣上其事于朝不報至是歲上即位追贈燧禮部尚書謚忠烈逵左副都御史謚忠節明年改元復加贈逵禮部尚書竝祀南昌賜祠曰旌忠又追贈參議黃宏太常少卿主事馬思聰光祿少卿竝配享旌忠祠燧生有異質兩目爍爍夜有光死之日天忽陰慘烈風驟起凡數日逵當事急以文天祥集貽其友給事中張漢卿而無書漢卿語人曰寧邸必反汝登其為文山乎逵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及副使即為文易服哭人怪問故曰副使必吾兒也南昌吏民見天變亟走收兩人尸尸未變黑雲護之蠅蚋無近者伍文定起義兵于吉安設兩人木主于文天祥祠率吏民哭之宸濠已禽燧子堪率兩弟墀陞扶櫬歸凡弟廬墓蔬食三年服除以父死難更墨衰三年世稱三孝子逵長子瑒好學有器識既葬父日夜號泣六年而後就廕語人曰吾父死乃因之得官忍就廕耶痛哭不能仰視二家子孫孫氏最貴顯許亦能傳其家云　方宸濠之謀為變也西江士民受害者不可勝紀初遣閹數四出籍民田廬收縛豪强不附者有萬本鄭山俱新建人集鄉人結砦自固賊黨謝重一馳入村二人執之積薪張睢陽廟前縛人馬生焚之濠黨不敢犯二人飲江上為盜淩十一所逼趣見宸濠而椎之皆罵賊死趙楠南昌諸生凡模嘗捐粟佐振宸濠捕模索金楠代往脅之不屈被掠死同邑皐增見迫抗節不從一家百口皆死諸生劉世倫儒士陳經官義士李廣源皆被掠不屈死葉景恩者以俠聞族居吳城宸濠將作難捕景恩脅降之不從死獄中宸濠兵過吳城景恩弟景允以三百人邀擊賊賊分兵焚劫景允家其族景集景修等四十九人皆死